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二三七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二三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1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二三七册目次

集部・別集類

偶然云十卷首一卷末一卷

〔清〕湯之錡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十二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偶然云集十卷》提要

偶㸐云序

天地萬物皆道也君子以一心觀其會通於事畢矣語言文字云乎哉古之大聖大賢有語言文字而道明異端曲學諸子百家有語言文字而道晦此世調

張序

先生有心於世道人心而不樂爲語言文字也雖然言又烏能已哉心之所之謂之志志所欲言則爲詩爲文無可無不可也偶㸐云者言志而已矣非有心於詩與文也既不能得時而駕

衣被蒼生而欲研吮筆墨自附於作者之林先生之所醜也故偶然云者言志而已矣其遇窮故其言境也苦其分定故其言心也樂其情至故其言人倫也敦篤而深長其志大故其感懷

也亘古今而不窮嗟乎先生之文至於無文矣是乃先生之所以爲文也 烺先生之門外人也先生不以門外人視之故以是編見示余亦未嘗爲文及讀是編竟而余於是乎有文矣嗟乎

百家之言極其艱深而道晦聖賢之言極其簡易而道明然則偶然云者豈偶然云乎哉已未夏五邑晚弟張烺拜譔

偶然云總目

宜興湯之錡世調父著　荆溪後學許重炎編次

偶然云續錄引

悲乎已夫余小子霏其不復聞吾　師之訓言也夫霏侍吾豈
師久見吾　師之律身而知所以教也見吾　師之處家而知
所以教也見吾　師之應務而知所以教也動靜語默何一非
吾　師之學則何一非吾　師之教而謂教專於言乎雖然教
即不盡于言而終不可謂言之非教也故凡出於　師之所言
者或爲詩歌或爲答問或爲記述無慮片言隻語一皆根之理
要發於文辭得之者殆不啻琬琰圖訓之珍其有弁髦視者誰
哉庚申之歲學子彙集詩文錄之成帖請名于　師師曰是偶
然之云也名以偶然云固當於是凡屬　師門者悉有偶然云
之錄矣霏讀之終集凡　師所贈示於霏而爲霏所什襲者得
數十篇尙未入錄因呈原稿　師檢而存之以俟諸他日以足
知　師之所著者富而吾黨之所錄者有未備也在昔河南大
子之門各錄所聞質于正公先生先生曰顧在未須看此先生
固不欲以言教也而尹謝游楊之輩亦恃其　師之存未敢逖
之于語言文字之間在今吾黨其又敢徒求之語言文字之迹
哉而無如　師之不我留也夫可得之言而言可緩與不可得
之言而言益尊者相去蓋天壤矣是錄也於昔所錄之外無間
新舊一皆登之於集雖其間容有辭旨重複音律不齊而于吾
師則固性情學問感時立教之深思也思吾　師而不得見見
師之言而如見吾　師爲後之人欲悉吾　師之爲人而不可
得見見所錄吾　師之言而亦如吾　師之面命也然則是錄
也在吾師爲偶然云者其在吾黨夫豈偶然即在吾黨於　師
存之日視爲偶然云者其在於今則又豈偶然也哉悲夫

門人萬錦霏百拜譔

通志儒林傳

湯之錡字世調宜興人至性純篤居親喪一循古禮就地寢苫事諸父如父於儒先書無不讀而以周子主靜之說爲宗倣高忠憲復七規春秋兩會四方學者翕然宗之延陵書院暨錫山東林書院各延主講席不就有詢朱陸異同者則曰顧吾力行何如耳多辨論何益其卒也整襟危坐而逝

府志孝友傳

湯之錡字世調宜興人崇禎末隱居不出安貧力學性至孝居喪一循古禮就地苫塊三年於書無所不讀尤篤信周子主靜之說既而得高忠憲靜坐復七規喟然曰此入學之門乎聞其風者不

憚數百里就學學校高其行欲舉節孝之錡力辭著有靜坐約言偶然吟諸稿

縣志儒林傳

湯之錡字世調安貧力學隱居不仕性至孝遭喪一循古禮就地寢苫久之受濕致隱疾終其身其事諸父悉體先人至曲意承順力爲庶叔完配諸昆弟無間言於書無所不讀尤篤信周子主靜之說既而得高忠憲公靜坐復七規喟然歎曰此入學之門乎於是一宗其說爲春秋兩會聞其風者不憚數百里來就學焉郡守駱公請關西李中孚講學於常特聘之錡堅辭不赴後延陵書院暨錫山東林亦爭延致俱不赴學師顧公高其行造廬訪之會奉部舉節孝學校共推之諸及門體其意力沮焉錡以爲堅臥過情君子所恥而布衣之士與當道抗衡非分也平生爲學專務切近絕無緣飾有詢朱陸異同陽明致良知之說則曰顧吾力行何如耳自問較前賢奚若而徒多辨論其何益一日抱微疾遂與家人作訣整襟危坐而逝著有偶然吟易說讀麟隨筆諸稿乾隆　年從祀鄉賢

楊懷遠

湯之錡字世調號默齋生而不凡一切世俗嗜好不以入其心年十餘歲輒飄飄然有世外之想泛濫於二氏之說者數年及讀周子主靜立人極之語乃毅然以聖人爲必可學已又得梁溪高攀龍靜坐說復七規則益信爲主靜之所從入痛自發憤窮日夜不寐又恐飽食恒致昏怠每日止食粥數盂外之乃覺胸中陰翳頓開洞然如洗有議其近於禪者之錡曰程子見學者靜坐即歎其善學易言聖人齋戒以神明其德靜坐即古人齋戒之禮非禪也以此自厲亦以此教人爲春秋兩會集諸學者循高公七日之期教人於靜中體認聖賢所以事心之語聞其風者不遠數百里來

就學之錡多方誘掖有時爲剸兕之利刃有時爲育物之春風能使人心開意消蕩滌一切晉陵金敞年長於錡以師禮事之且曰吾不見先生幾終身不聞道也年二十四遭甲申之變遂棄舉業不復事父促之應試則長跪涕泣而已嘗論出處之道曰學者只學得一個是耳不爲學則已苟爲學則於今日固無所謂出也又言潛要確潛若不確則遯世不見知而悔矣古來多少高明人爲此一悔所悞只是他學原不務實耳晚年益貧乏或終日不舉火而一室詠歌浩然自得康熙丁未郡守駱公鍾麟延致盩厔李顒講學於常特聘之錡堅辭不赴或言先生之學與李同而似微有不同之錡曰亦正自顯有不同蓋不欲以名鬧當世而惟確守布衣之節其素志也性至孝其喪母也年三十有一尚未舉子父命之稍從權幸早得孫之錡泣對曰生子有數使違禮而豚子不亦抱無窮之痛乎卒艱苦三年以受濕致隱疾凡三蕪緦功之喪必循古禮一歲中或喪服居半燕私無褻容雖酷暑必衣冠危坐望之儼然學校高其行欲公舉節孝諸及門體其意力沮焉其論大學格物指歸大約宗陽明謂學者不於躬行上考求而於見解上尋討總與修身爲本全無干涉每事必反求諸己有同學責人不率教者之錡曰教令不行於彼在我只有自反徐思所以不行之故而內求自盡之道況世之賴有君子者不過此數輩難安頓人安頓得恰好耳若止責人則諺所謂不善使船嫌岸灣者也戚有

孳婦歸寧者婦有孕已彌月矣其父母兄弟皆恚立促之還蓋俗謂嫁女産於母家爲不利也歸舟未半途果腹痛而去家尚遠舟人亦大噪戚皇急叩門之錡曰此喜事吾當讓卧室處之遂入産一子其不牽於俗類如此以康熙壬戌三月三日卒年六十有二金敞及梁溪顧培等思其道教建湯子書院於惠山之麓歲再舉復七會如師法旁郡邑至者常數十人皆俎豆湯子所著有靜坐約言偶然吟論易諸稿之錡於書無所不讀精顏魯公書法其視文章著述未嘗稍留意閒有緒言皆本心得後人獲其殘編零墨於修身經世之指亦可以見其大畧云

宜興湯之錡世調父著

後學許重炎補錄
門人萬錦霏原編
孫男　保極校字

復七規附及門會約

靜坐約言

夫靜坐之說雖著於景逸先生而其實則始於濂溪夫子濂溪生於有宋開理學之祖主靜立極得孔孟不傳之秘二程夫子親承道州指授圖書遺蘊闡發無餘說者又謂吟風弄月唯明道不失此意一傳而龜山先生再傳而豫章先生又再傳而延平先生皆

以靜坐中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而求所謂中者為及門學的則靜坐之說良有以也自宋及明諸儒蔚起雖存誠主敬互有所宗而究厥指歸莫逾主靜景逸先生居學絕道喪之日欲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前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亦何難別標一指以新耳目而顧規規焉發靜坐之說立復七之規夫誠有見於主靜立極之旨而非敢以己意為創解也乃或則有曰自古聖人未有以靜坐立教者入靜之說出於佛氏今以靜坐復七為宗將毋類於禪乎曰否聖人立極不專於靜而聖人齋戒以神明其德是即靜坐之精意也至用之於祭祀則尤見聖人教人之深微焉嘗考祀之禮三日齋七日戒惟寅惟清變食遷坐靜莫靜於此矣每祭必備三日七日之期而歲必數四舉行功莫密於此矣自祀典廢而齋戒之禮亡佛氏竊此意以立說而溺於辭章訓詁之習者遂謂靜之一法唯棄人倫遺物理者為之而非吾聖人之道也嗟嗟使靜而非聖人之道則傳何以曰默而識之而且曰仁者靜乎記又何以謂定而后靜靜而后安乎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學記之云更何為乎且辭章訓詁之學所羣奉而尊信者無如紫陽夫子紫陽學本主敬而其立教亦以半日靜坐半日讀書示學人指趣則靜固聖人之道也可謂佛氏竊之而吾儒顧以靜坐為諱乎凡我同人有志聖學者其亦由高子之說以仰遡濂溪而希聖人可也爰立規條以期共勉

約規

一每歲會期以春秋為約春則在燈節之前秋則在重陽以後蓋諸友多有館責為已為人或難兩全唯此二時可以擬一旬之冗集麗澤之資其有志自立者雖百務紛挐無難立解

一同約坐期以七日為率前一日即須赴約齊集會所或靜玩先儒緊要語錄或體貼高子復七規及靜坐說字字句句了然於心以俟密證靜中所得嗣後俱不得泛覽羣書

一諸友於同約中推一謹嚴持重足司糾過之責者以司起坐或有非時舉動私相笑語與夫動不以禮者糾遡約束之

一同約人靜以香為期每坐香二炷經行半炷坐則收斂精神毋

即於息行則澄心體驗毋即於嬉其有懈者糾巡示警

一初學之士未辨入頭只務體貼聖賢切要之言消胸中妄念其同會論議不須多聽致生支節蓋此事原非言語可以承當即使推測而知終非自己性體況言語支離重增蔽錮貽悞不淺凡我同人俱各謝默靜會勿論行坐請毋煩言博說以妨正業即或平時確有定見藉非各令相質亦不許遽以所得舉示同人

一辭章訓詁之習如油入麵未易澄清靜中多有融會書理明徹遂作本色體會此何異認賊作子差若毫釐謬以千里尤當致審故凡入靜者務將平時傳註見解盡情割捨勿使一字一意

留於胸中放教心地潔潔淨淨則本體自易呈露纖翳稍存性終不顯勉強終期故吾不改戒之戒之

一會諸友於靜中或有所悟或有所疑欲舉以相質須於別室中逐位輪流請益不得於衆前舉示蓋諸友見地各有不同功候亦非一致恐議論煩多反啟他岐之惑至所質之友凡有疑情務必再四審問窮其曲折慎毋含疑不吐以愆窺聖學此係入門第一路頭決不可輕易承當輕易放過

一同志之士既以聖學爲歸切宜飭厲躬行始終如一內外如一

一恪遵朱子白鹿洞規爲正誼明道之學盡擇善固執之功以興起後學共臻聖域其藏修之暇止可彈琴雅歌投壺臨帖一切博奕戲玩之具不可漫爲邪妄傷慢之言不得妄發自暴自棄之行不得妄行如有悞犯同人知者須互相戒勉若或不悛下期不準與會

一會中不無少年力學之士平時師友切磋尚工制藝其於禮教或多未遑今同約於終期之後摘講家禮儀節及呂氏藍田鄉約俾有持循是亦橫渠夫子以禮教人之遺意也

一坐期要于可久各持旬日資粮赴會靜坐供給所費一遵高子遺規不飲酒食肉以滋昏倦其有高年及抱疴不甘粗淡者聽自製用不拘此例

同會日課 癸丑上元受業監田同學人訂定

每人設司磬一人司香一人

推會中舉動端重志意謹嚴者任之先衆而興後衆而息以司督過之責諸友於初期拜　聖像畢各向司香磬者四揖以求舉過終期謝師拜已仍各向司香磬者四揖以謝舉過之勞

每日炷香入坐三鼓後寢息雞初鳴即起

其年高幼學及抱疴羸弱者不拘此例若夫奮志之士勇往向學肯徹夜不寐者聽之

每日雞初鳴司磬起擊磬諸友悉起磬止司香即炷香諸友入坐天將明盥漱用茶點懸　聖像拜畢各對三揖復就坐每二枝諸友一起行坐一枝（行半枝）半磬三擊悉起行復三擊入室就坐磬畢

而不就位非係以私事如大小便增減衣服告過聚談失次者司香註過罰跪香初入會者三犯一枝再會者二犯一枝久會者每犯一枝其有非時笑語諠譁閒論者司磬舉過司香註罰罰如上例其夜卧戲謔飯後縱語早眠宴起而不循條約者有犯各罰跪香一枝司磬失舉司香失註厥罰惟鈞其講書歌詩聲韻音節各有不同聽者須息心靜氣體會古人立言設教至意毋或以易心承之其有失於媮者罰如聚談縱語

每日供給用素饌二種每席四殽四位一席同會者衆但許增殽不許多品晨昏小菜亦然清晨點心以米作茶午後粥麪間用他物不必費也晚酒惟嚴寒暑用三行即止多則恐或不給事要於久惟儉為宜山中隻雞尊酒古人已有成言與茲集者豈屑較此至於罰過一法非繩之近刻蓋以少年深染文社氣習戲謔便易慮犯聖人羣居之戒故寧嚴毋恕寧刻無縱若夫老成持重自不蹈此或亦偶談諧借案頭香以作自訟之律為少年模範何如

共學山居會約湯子卒武進金敞至宜謀建書院未遂後十年卒與無錫顧樞建共學書院于惠山之麓歲再舉復七會如師法旁郡邑至者常數十人皆俎豆湯子及敞卒諸等亦附敞祀書院中並次誌

辛未秋始與二三同志結廬錫山之麓為讀書習靜之所顏曰共學有過而問業者不肖無能相長竊嘗服膺師說以為為學規條備於朱子白鹿洞規後顧端文先生繼起東林恭為模楷而高忠憲先生復七規尤為入門要訣謹節錄成編仍附管見于後俟有道者正焉關齋金敞識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右為學之序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顧先生曰朱子白鹿洞規至矣盡矣東林之會唯是講明而服行之然而發端易究竟難誠欲持久勿壞其必傍四要破二惑崇九益屏九損而後可

四要者一識性繹白鹿洞規則可以識性二立志以聖賢必可學為志三尊經以五經四書為常道而尊之四審幾審當下一念誠耶偽耶為己耶為人耶四者入學最緊切關頭故提之為要

二惑者一曰講學迂濶而不切高遠而難從如朱子之規皆須臾不可離曷云迂濶夫婦可行曷云高遠此不當惑者也一曰顧九

行何如耳若講之而所行則非何益不知病在所行非所講耳豈得倚逆其行而先詬講學也此不必惑者也世之病講學者靡不藉口二端故爲之破其惑

九益者國家設學本敎人爲聖爲賢非止科名講學庶幾不負一也廣聯同志二也指視森嚴三也整肅習氣四也舜思從友五也廣博聞見六也一日之中可以拔既往可以縛將來七也人之責望我者愈重八也我之自樹立者方奧九也凡此諸益陶鑄生平豈繫細事故欲人知所取

九損者比昵狎玩鄙也黨同伐異癖也假公行私賊也評議是非浮也談論瑣怪妄也文過飾非怙也多言人過悖也執是爭辯滿也道聽塗說莽也於此少不敬謹有不覺日入於損者故欲人知所戒

高先生曰存心必繇靜坐而入窮理必繇讀書而入靜坐讀書必繇朋友講習而入

復七規云復七者取大易七日來復之義也凡應物稍疲即當靜定七日以濟之所以休養氣體精明志意使原本不匱者也先一日放意緩形欲睡即睡務令暢悅昏倦剛濯然後入室炷香趺坐凡靜坐之法喚醒此心卓然常明志無所適而已志無所適精神自然凝復不待安排勿著方所勿思效驗初入靜者不知攝持之法惟體貼聖賢切要之言自有入處靜至三日必臻妙境四五日後尤宜警策勿令懶散飲後必徐行百步不可多食酒肉致滋昏濁臥不得解衣欲睡則臥乍醒即起至七日則精神充溢諸疾不作矣

謹按復七規本高先生與吳子往歸季思一二同志行之專以涵養爲主至以此會友以此講學乃荆溪湯先生接引來學之意今遵遺講謹列條約如左

一是會之約本期共矢眞志務以聖人之學爲歸首在遵行高忠憲復七規以爲所從入之路凡諸友初會即須同靜坐七日惟不畏簡束庶可相砥有成如循交接常儀未免流入世俗聲氣不敢相稽信宿也

一閒修之遊[illegible]同一堂雖極交摩自各勉思振拔至別後家居[illegible]能無氣質偏異一觸即發乎能無積習深重見獵心喜乎能無偏意自適苟安姑待乎能無斜牽情面失已相徇乎能無世機熟滑不復自持乎能無委曲護痛終甘淪陷乎良知不昧反炤自明劉念臺先生之訟過曆一蒿先生之過成式具在以此省身亦以此互警庶幾不虛斯會

一朋友集益義取相下講習論辨務必虛心平氣如偏執自是之意毫髮未化則心不虛氣不平不虛不平則理之是非輕重愈不能出而論者或激而爲忿爭或流而爲矜勝夫如是則廠堂揖遜之時已陰植一各不相下之種子此從來學者最易犯者

大病亦卽從來學局中最可畏之大獘願各人默默自勘不使此種根芽絲毫伏匿于吾之靈府以敗吾之學斯可以言克己斯可以言大勇

一先儒宗旨各有入門各有得力自周程張朱數子外豈必盡無可議然吾輩今日共以聖人爲的刻刻自反無一息懈何暇爲前人推求分疏況昔人之辯詳矣又從而附和不旣多乎昔儒有見人議某賢短者輒謂之曰且學他長處此可以爲法

一學以澹泊爲尙復七期中尤禁昏濁酒止三行肴止五簋雜以蔬菜寧少無溢非獨道義相取力黜浮華抑亦善始維艱務爲可久故耳

一七日之內重在主靜有所請益必皆關切身心毋及閑談致此心放逸亦必在起身散步之頃勿于坐內紛紛舉示以擾靜功

一有志之士固宜引進然而隨聲附會易啟好名生事之嫌諸友各務潛藏韜斂勿事表暴其交遊中必擇眞心向道之人方同斯會如浮慕虛名未能深信者勿濫相援引以滋弊端

共學山居會語 無錫門人 顧培著

一我輩今日做工夫須是先體認得主腦分明當下方有路可走有家可住主腦者何至善是也至善雖無聲臭中和乃其面目此德與生俱生人人具足惟因心有妄動遂至離其本善而流于不善苟能于其動時隨覺卽止止之又止至于止無可止則大本旣立達道流行日用語默之間莫非至善之發而吾之此心亦如水不波如鏡斯朗隨感隨寂咸得其正而畧無昏擾之患矣正之一字所以從一從止者蓋謂一止卽正卽本體卽工夫初無許多手脚勞擾也易曰艮其止書曰安汝止可爲明證矣

一吾人欲止至善必須善養其未發氣象常使不拘于氣不役于欲便是聖凡合德物我同原處且不必說到一念不起高深元遠之境竊謂觀不是思思則發矣之說雖于未發已發界限剖判分明其實思所當思卽是止所當止亦不害其爲未發也

一在此靜坐非是偷閒習懶正是篤志力行克己復禮切實工夫

如背欲使之直手欲使之舉任是神思昏倦筋骨酸楚不敢屈爲姑息及至熟後便有身心相得之樂蓋心猶天也常使之健則無遺理而有以綱此身于軌物身猶地也常使之順則無廢事而有以從此心之敎令先正云天君泰然百體從令此之謂也

一默坐澄心譬如盆置渾水澄致淸徹則渣滓自在盆底然一經動搖仍然洄濁必須另傾一器革去渣滓方是變化氣質脫胎換骨工夫故今日靜坐只是澄水法若欲革去渣滓全在動處着力

一變化氣質先須理會氣象古所云氣象好時百事自當則我輩

今日舉凡容貌辭色處處宜還他安和兩字假饒事幾冗迫我這裏只是不改常度久之自有得力處至于靜時一心無所偏倚便是中九容無不整肅便是正中正體段即于此可識其大槩中正而安和其于言動之失必鮮矣

一應事接物事事物物俱有自然之天則固須一一踐得又須一一覺得覺得踐不得遂是虛見踐得覺不得終屬盲行

偶然云卷二文錄上

宜興湯之錡世調父著
後學許重炎補錄
門人萬錦雯原編
孫男　保極校字

乾卦說

昔伏羲畫一奇以象陽畫一偶以象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奇一偶之謂易此卦六畫皆奇上下皆乾伏羲示人以學易之法即示人以學聖之法也濂溪先生通書即發明此旨曰或問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有一爲要一者無欲也伏羲示人以最初無欲之體又示人以終始如一之象自一而二而三爲內卦三才之體立矣自三而四而五而六爲外卦三才之用行矣且上下四方位有不同體用內外上下常變隱見晝夜行藏富貴貧賤无不協于一是則主一之學學聖之學盡於此學易之學亦盡於此　人生天地間上下四方只有此六位所以聖人畫卦亦有六位上下二畫謂之无位者所謂上天下地非人之位也乾卦六畫皆陽正見上之下之无非此也左之右之无非此也前之後之无非此也縱之橫之无非此也縱目所視縱耳所聞縱心所發无非此也正指示人最親切處人苦不自知耳

乾天德也无欲者人心之本體所謂乾也人參天地爲才上不參天下不兩地无以爲人人之所以能參天兩地者以其有至一無

欲之性也　一畫未有以前天地未形人物未兆無容擬議庖犧氏於此洞徹根源無從指示於人就有象以顯無象就有形以顯無形於是仰觀俯察畫三奇而爲乾乾心也乾天也乾健也人之心如天之無不覆卽天亦在所覆之中而況於下此者乎人之一心如天之健行而不息卽天之健行亦在人心健行不息之中而況於下此者乎元者萬物之始始者賴此心而始亨者萬物之長長者賴此心而長利者萬物之遂遂者賴此心而遂貞者萬物之成成者賴此心而成人心之用如此而人顧小之人心之健如此而人自息之庖犧不得已而畫姬文不得已而彖元聖不得已而象先師不得已而翼而後世更泥象數而遺本體泥文辭而失精微無怪乎知心者少而知乾者少體乾者少而知心者愈少也故曰乾心也元者明此心之大而無外亨者明此心之淵通無間利者明此心之時措咸宜貞者明此心之亘古亘今而不變不壞者也故曰乾元亨利貞

九者陽數之全陽者心也陽用其全卽全用其心也九而居初本無聲無臭者也理無形也必假象以顯理心無形也必假象以明心心外無理理外無心也龍之爲物靈變不測者也人心之靈變如之然心之靈變不測擬之而無可擬議之而無可議故曰潛也初九在一卦之下爲始物之端其端以無端爲端故曰潛也然當潛之時不肯潛非龍也不能潛非龍也論心之本體有端可尋非心也有名可加非心也勿用者所以顯心之體也勿用者所以顯心之勿用而無所不用也所以顯此心之無所不用而原勿用也故曰初九潛龍勿用乾爲六十四卦根本乾初九爲三百八十四爻根本所謂卷之則退藏于密者此也所謂芥子納須彌者此也

九者陽也陽者心也以九居二心德之渾全見于實事者也田實地也龍飛物也在田則以飛物而行實地象以無形之心而見之于實行故象見龍在田也傳云其德已著言心之德著見之于外也大人者全得此心之人所謂裒其大體而合于乾者也不能見龍在田雖見大人猶不見旣見龍在田而不見同德之大人亦不能澤及于物故曰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在田之龍必待雲雨而興故九二之大人利見九五之大人也

九者陽也陽者心也以九三居下之上乃危地也位雖下位德則君德君德者乾德也乾德者大人也不稱大人而稱君子何居乎以體乾之大人而行學者之事惟恐一息有違于心天則危厲之咎隨之矣故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體乾之實功也體乾之功如此雖危何咎乎

以九居四全此心德而居上之下者也有若無實若虛淵者上空下洞幽深不測之所龍之所安也若無若虛淵深不測心之所安也又何咎乎

以九居五五者上之中也全此心德而位乎天位者也不離人而

天不待翼而飛造化在手古今在手然莫爲之後雖盛弗傳故利見同德體乾之大人也

以九居上全此心德而在下之人所不能見其隱微者也同事之人不能見其隱微必待事定而後見一時之人不能見其隱微必待後世而後見時處其亢聖人不得不處其亢時當有悔聖人不得不代一世受其悔故曰亢龍有悔（亢龍有悔非龍德有悔乃時有悔非聖人不能處此悔如伊尹周公初時雖有悔至伊尹復辟周公勤天依舊爲无悔矣）

用九者用此心也人用手足耳目鼻口人皆見之人之用心從何處見人之用心既無可見處處時時即手足耳目口鼻以用其心更何可見乎龍有形之物也然潛亦不可見見亦不可見惕躍飛

亢俱不可見不可見則同于無形矣以有形合于無形如人以乘足耳目鼻口之有形者處處合于心德之無形也此之謂踐形此之謂從心所欲不踰矩也有不吉乎

大哉乾元猶言大哉心元也萬物資始萬物資此心以始也乃統天天亦萬物中之一物而心能統之也乃者以人只知天大于人不知心大于天故曰乃也雲行此心之行也雨施此心之施也品物流行此心之所流也大明終始此心之大明所以始其終終其始而循環無端也六位時成此心隨時而成此六位也時乘六龍以御天時乘一心以御天也如御車者東西南北之所向遲速進退之所操皆在乎人御天者亦然天之氣運皆隨聖人以轉之動

乾道變化心之變化也全此心之道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使無知無覺之人盡變化爲先知先覺之人使各全此心以正其性命使各正性命以保合太和方完得此心之量也或曰乃利貞首出庶物此心以首之出之也萬國咸寧此心以寧之也所謂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也

夫運行不息于天地之間者水與風也人亦生天地間其心之運行不息水不足以象之以其虛而有形也風不足以象之以其雖無形而有聲也故乾象爲天行健乾象爲天行健即心象爲天行健也君子何以自强以此心而自强何以不息以此心而不息也天何以能行健以其無思無慮也心何以能行健以其能無思無

慮也此心一事不合天何思何慮之體即一事不自强一念不合天何思何慮之體即一念不自强一事不自强則息于此一事矣一念不自强即息于此一念矣此君子法天之學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陽在下道藏于器無可指無可名言故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德施普者功之所施有及有不及言之所施有及有不及惟德之所施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普反復道者以人而合天以心而合乾以陰而合陽以身而合心皆反于道如遊子歸故鄉反者還也如失業者復得其本業也復者得也或躍在淵進无咎如此乾惕而進進不

原缺第六葉

艮以止之貞于坤內而爲謙之象身之欲大可畏非嚴持以恐懼振作之神則自便震以動之奮于坤外而爲豫之象故受之以謙與豫身益治而性益完道在斯乎噫人之否比比矣人以持世人之否正世之否也有心斯世立人而已立人之道法離之明決艮之止法震之奮用三象之道以性爲身使乾坤交而成泰無以身爲身使乾坤不交而成否焉可矣

坎卦說

吾人自有血氣以來此身無日不在坎險之中自有心知以來此心無日不在坎險之中外險日交乎內內險日交乎外習坎也習有重之義焉乾德行恒易以知險坎得乾之中任有險境無不可

以易處之任有險事無不可以易處之雖大舜處嚚傲之險無不成底豫之功雖大禹處懷襄之險無不就平成之績習又有習之義焉故習坎曰有孚若不遇盤根錯節不足以別利器也坎險有不亨者境有險也事有險也惟以易心應之則境有險而無險矣事有險而無險矣無不亨者故曰惟心亨凡處險而爲險所陷則險爲陷人之險處險而超然如身不在險之中則險爲成人之功故彖曰行有尚往有功也水流而不盈水之信也行險而不失者也境變而心不變人之信也履險而如夷者也即所謂剛中也地險之山川邱陵人盡知之天險之不可升人莫之知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人止知設山川邱陵之險而不知全設不可升之天險以守其國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君子設險以守其身人止知設禮樂教化以守其身也而抑知亦全設不可升之天險以守其身乎故曰險之時用大矣哉　坎中四爻有離體有中孚之體有頤體有震體有艮體見處坎之時全以光明孚信行之乃有尙也即自養之道也震體在內見險在心宜動而去之艮體在外見險在境宜止而安之先天坤居正北乾居正南自後天乾交於坤即成坎自有天地以後无時非坎无處非坎自有人生以後亦无時非坎无處非坎如人一有形骸一點靈光便將隨氣稟流轉此內險也如人以一身涉世一點靈光又將隨流俗轉移此外險也習坎固重重習之義亦兼服習之義人一生此身便時時在險中習爲氣稟拘蔽流俗波靡便陷于惡矣

習者狃行此心於至險之中而不爲險所陷也故鳥數飛曰習此心一刻稍放即入於險矣如鳥翅一刻不動則墮于地矣此坎中一陽非陷於二陰而求出險正欲入於二陰以鍛鍊其剛明之性而不爲陰所蔽且將鍛鍊群陰皆抵于剛中故曰孚曰亨曰行曰水流曰行險曰剛中曰往有功曰常德行習教事故重險之下險不能入入之則凶故象曰失道凶也極險之境陰不能居居之亦凶故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人但能自養其剛明中實之體无險不可入無極險不可行人但能自養其剛明中實之德凡天之下地之上一切險難俱若坦途凡人設險欲制天下之險王公不設險而能制天下之險其作用之妙爲何如是之謂眞設險故曰乾易以知險

水之流也習而不已則成大川人之學也習而不止則成大賢故君子之常德行亦如水之有常以之習教事亦如坎之相習而已矣出一身之險在乎常德行出一世之險在乎習教事習坎而入於坎窞謂入於坎底也初以不知其險而與之相習習之久而與險相忘不至於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不已也豈不入于坎底而凶乎故曰失道凶也以其失易以知險之道也 彖言習坎爻獨係之初者在重險之下故也剛而居此猶知自拔以求出險初六陰柔既无剛中之德終无可尙之功爲入於坎窞而已險不能出陷且愈深凶可知矣失道者失於入也坎以入爲失也苟得其道雖險可易雖入可出矣所謂得道亦要本之有孚而已

九二以剛中處險似乎可以无險而曰坎有險聖人警人之意深矣此一陽乃乾之中體也人人具此乾之中只爲不知有險便人人入於險遂坎有險者知其有險也求小得者陽大陰小天體本無虧欠但於小處求合於中卽得矣得者得其天德也象曰未出中者若出於中而求之便不能得矣此爻卽常德行之事

來之坎坎以險禦險之詞也德行恒易以知險習坎而有功者也若胷中先存一險機而見來之者無非險也而以險禦之則卽此險機足以致險而猶自恃以爲禦險之良策故曰險且枕也枕者首之所恃以爲安者也如此豈有不入於坎底者乎故曰勿用言不可用也然人之險機用之既熟每恃此以爲有功故象又戒曰終无功也坎本尙往而不尙來六三爲二所求故來之遂坎而反溺于坎是險且枕也非但不能出二之險乃枕二以爲安方與初而同入坎窞之凶終不免矣行有尙者往有功爲其能往也來之坎坎則終无功矣欲圖功者安可不求之往耶

天下之險惟禮可以已之樽酒簋貳用缶禮之至約者也納之自牖委曲以將之者也如此習坎終无咎也六四雖陰柔居外卦如人遇外境之險凡人遇外境之險者若用剛躁便入于險六四以陰居陰故曰剛柔際也二言求小三既勿用則所求惟四四最近五故能出二五之險而通上下之心雖一樽之酒簋貳之食而上有盈缶之孚卽可用之以通乎二下有尙往之約卽可納之以通于五其不自戶而自牖者正其委曲以通之者也此所以能成濟險之功而終得无咎也

坎之險以其盈也坎不盈則無險矣祇敬也既平而敬則無不敬者矣自然无咎象曰中未大大則能有功矣止可无咎而未能有功故曰中未大也見有其位者不可不涵養其中體也

三來之坎坎曰勿用曰終無功心有險機而未行險事也上六繫用徽纆固不可解寘于叢棘尤不可破乃自繫之自寘之也用此險機以禦險至三歲之久不得出險而終無轉機焉得不凶乎象曰上六失禦險之道至于三歲之久其間因險而益其險者不知凡幾也而猶不悟所以凶也曰凶三歲也猶言凶在久而不知返也

咸卦說

咸者萬物皆備於我之謂也以此言感雖獨居一室而與天地萬

物相通有不亨乎以此爲感則爲感之正舍此非正矣故曰利貞
取女吉者天地生一男便生一女以配之則所取之女乃天之所
分定者乃人之所固有者故曰吉也若外此而動於少男少女之
私情則不吉矣則非天地之至情矣
乾坤不交而成否乾坤上交交而成咸乾者人之性也坤者人之
形也人能復其性斯能通古今徹上下而爲一身則形而下者皆
爲形而上矣故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可見分
上分下分天分人皆未得咸之用者也皆乾元未透入坤元坤元
未透入乾元者也止而說止而不說知學而不能復性者也說而
不止浮慕乎學而未致其功者也惟止而說則性體一復形骸俱

化矣男下女男不下女則夫婦之道不成人不復性則踐形之學
不信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乾元坤元交而成咸咸卽元也曰亨
利貞四德俱備者也乾之四德俱備生知安行之聖人也咸之四
德俱備學知利行困知勉行者造乎知之一成功一者也咸感也
盡人事以感乎天者也咸速也盡人事而可以速化者也咸皆也
以皆有之性而皆可以復之者也然非求端於艮止无從入之功
也非徵驗于兌說尙未爲自得之樂也取女吉少男少女其情最
眞而无有不正故取女謂之定情之曰咸以情之定而喩性之定
也乾坤二氣不相與而萬物不化不生則乾坤或幾乎息矣烏能
成咸天地感而萬物化生人性感而萬物皆備致曲之聖人自曲

能有誠至形著動變化而天下有不和平者乎若未能德爲聖人
烏足以感人心不能感人心烏能使天下和平不能使天下和平
可謂感乎人只知性之善而不知情之善不知情之善故有絕情
以言性者矣若陽城兄弟皆不取而爲學是不知取女之吉也不
知天地古今生生化化而无息者只此情而已矣故情兼欲而言
則有不善之情情同性而言情卽爲至善之性故曰觀其所感而
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莊溪許濟科曰咸感无心感以虛也人我
其遊于太虛之內而本體愈親則形骸愈
化故以亨與之卽此是亨卽此是利　之銷曰以太虛之內人我
其遊所謂本體愈親形骸愈化人誰信　之惟于少男少女无心之
感可從情之亨而見性之亨矣亦可從情之貞而見性之无
不利故曰吉也故復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德高如山中虛如澤山上有澤之象君子以虛受人以虛受爲感

感之至者也如大舜之善與人同是也　人祇見澤之虛而不見
山之虛凡山皆虛其中者也故山澤通氣山上有澤不獨有形之
氣池爲澤也凡澤之氣透于山之頂而爲雲爲霧皆澤也故觀遠
山者如觀遠天以其體本虛也艮爲山至高至大之象艮山一下
萬感皆通艮德胡以能下以其止也君子旣欲成至聖之功安能
不擴如天之量所謂虛受不獨逆來順受謂之虛眞有一夫不獲
時予之辜之意山澤通氣而成化育之功君子虛受而養和平之
德此君子之咸也
君子而不能太虛无我何以感人故爲有形之感者皆不得咸亨
利貞之道者也君子以中國爲一身譬之天下則其拇也國則其

腓也家則其股也君子不致其未發之中而欲成天下和平之功无此事也曰志在外以其志不在中也國則近乎天下矣存乎天下者有其志存乎國者遂有其事矣故曰凶而居則吉順不害也言能順其所居之位而能思不出其位則吉矣不害即其吉也中者君子之居也不居其居能不害乎腓體之小而妄動者也是顧外而動也股者亦不能自止者也不能自止則亦不能自動其所執者乃隨人之志而已執此以往豈不吝乎　君子之處即君子之中也亦不處也承居吉而言亦不能隨時以處中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不能得大處之中體而又欲得以虛受人之名其中无主勢必至於游移无定隨人遷轉若

執此以爲感人之策亦可謂策之最下者矣

貞吉悔亡无感人之志而自守其正則吉而悔亡若天德未能透體而欲感人不但人已不能得其利將人已俱欲受其害故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九四不言心妙甚言心則爲有心之感矣且心亦无可言者也亦不待言者也但曰貞而已故夫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無邪者貞之謂也　許濟科曰貞者得其本體之謂也心之本體無思也寂然不動者也有心爲感則非貞而不能无悔矣即所謂憧憧往來朋從爾思矣即有感有應皆私而不公偏而不全近而不遠矣

咸其脢者界于忘世之人也老氏所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者也故象曰咸其脢而无悔則志亦末矣

上六不但不能得咸亨利貞之道以虛受人而爲无心之感至僞以口舌感人可謂末之末者矣六爻俱說不能咸之而強欲咸之之弊若得吾性之全體一以感人則初之咸拇无微不格也二之咸腓動即无妄也三之咸股人自服從也四之貞吉正已而物正者也五之咸脢以美利利天下而天下不知其所利者也上六咸其輔頰舌言滿天下世爲法則也

隱公論上

說者曰隱桓一案桓之舌僅矣不待喙矣獨隱公者公羊以爲賢穀梁以爲讓胡氏以爲諸大夫攀而立然總本末而縱論之則隱之與桓固爭也而非讓且攀也何言之夫天王歸賵則王固侯桓也書惠公仲子則惠固嫡桓也唯侯桓故天王弔而不弃不賻凡伯聘而戎伐以歸則隱不王王而仇王矣唯嫡桓故元年改葬惠

公而弗臨衛侯會葬惠公而不見則隱不父父而仇父矣仇王仇父則所恃者國人之擁立耳邾請公弗許而豫徑行新作南門而不禀公命公辭宋師而羽父固請以行則國人之不君隱而君桓也可知是桓有君父之命隱無腹心之臣隱有必攘之心桓無可乘之隙且齊鄭之交未固子宋之勢方張桓固宋出也故元年盟宋于宿四年遇宋于清會伐于鄭且根蒂未固始以攝讓緩宋兵而延于勢之無如何耳迨鄭輸平齊年聘則嘗取郜取防其離宋者不遺餘力孰知外威既張則隱之氣益驕而隱之防益懈宋師既挫則黨桓者之心益懼而黨桓者之計益深此鍾巫之禍所以一發而莫知所備也是始之好宋實出于不得已卒之仇宋實欲

甘心于桓而推刃于宋耳不然區區一介失詞何至舉數年交好棄之若脫屣哉如曰讓也舉也吾未見不君君父父而能弟弟也且聖人作春秋大旨不過誅亂臣討賊子若隱公者非亂臣之首而賊子之雄與然公穀獨以爲讓而賢之何也夫亦嘗莵裘而將老之一言執以爲據也不知伐鄭之師羽父違命伐宋之役翬實先行翬之藐隱而爲桓隱固知之熟矣故翬以殺桓嘗隱隱亦以將老愚翬君臣之間相欺相詐同險如谿詭如蜮也不然譏間之詞未入隱耳而誅譏之斧已摧翬胸矣翬亦何敢以兇悖不經之說投之式好無尤之昆弟哉

隱公論下

說者曰隱公一生無一善狀無君無父黷武渝盟天下之極惡矣而論者方且賢之以爲讓國以成父志也又或惜之以爲舜義而受禍烈也即議之者亦以爲不必讓而讓以自貽禍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若[illegible][illegible]之言不信不幾疑爲善之氣而長亂臣賊子之風乎夫亂臣賊子如翬桓輩非罪惡昭灼史臣亦能識孝子慈孫弗得而改也若隱公者內懷爭慣之心外竊讓國之譽仇君戕父而天下不以爲非黷武窮兵而後世不以爲罪反或賢之惜之是猶以弒君爲忠臣以弒父爲孝子而樹亂賊之幟也人心安得不壞世道安得不衰聖人安得不懼而作春秋也歟故春秋誅亂臣不首桓而首隱以桓之惡顯而隱之惡隱也猶之書弒君者獨嚴黨惡之誅以首惡之罪顯而黨惡之罪隱也是聖人誅心之法也不然春秋開簡而首之以爲善得禍之隱公何以爲忠臣孝子勸何以爲亂臣賊子懼哉

或爲隱公計曰推君父之愛而居己于公旦之班其或可爲情至而義盡者歟然而長幼之倫終未可廢也隱而佐桓是開後世奪適之端而彰君父寵妾之過也且羽父之弑豈愛桓哉夫亦欲邀定策之賞耳設桓立而以弟臨兄則挾隱之戈未必不轉而挾桓矣然則爲隱公者當奈何曰伯夷太伯其極軌也處人倫之變而仍欲坐享千乘之榮此必不可得之理也說者又曰國有長君奸

雄猶有異志若遺弓甫泣而采藥潛蹤則襁褓之嬰能必羽父輩之終守臣節乎不知亂賊操戈未有無所挾而舉事者鍾巫之變時有桓作之媒耳設桓君矣隱遜矣羽父縱有欲逞之兇其如在廷無可藉之口何且天王命之先君授之外有子宋爲之援內有益師衆仲諸大臣爲之佐固非隱之上下無與者比也翬縱窮兇其敢生二志耶不然以長幼則隱公君也以父命則桓公君也國有二君而欲媒孽之不生吾未之前聞此泰伯所以必荆蠻夷齊所以必首陽也歟處隱之時際隱之位舍泰伯與伯夷其何法之從

春王正月說

說者曰夏殷周三正迭建而秦建亥夫子告顏氏子則曰行夏之時作春秋則書春王正月而后世聚訟之端從是開也紫陽之註騶書曰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以爲周改夏月不改夏時而仲默說尚書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謂三代皆以寅月起數惟胡覲頒曆則以丑月行政謂之正朔而稱十有二月胡氏傳春秋亦以爲春王正月本周之十一月而夫子以夏時冠周月以周正紀事近代新建新都琅琊諸公謂改正朔者時月皆改若從胡氏之說則魯史舊文必曰冬十一月而夫子改曰春正月也從紫陽之說則舊史冬正月而夫子改冬爲春也從新建之說則舊史春正月而夫子因之也嘗因是而折衷之甚矣安國之謬也周十一月而曰正月是作史者之正月爲在其爲王正月也必曰以夏時冠周月則當曰春王十有一月今曰正月爲在其爲冠周月也曰王正月而所紀者周十一月之事爲在其爲周正紀事也所紀周十一月之事而冠以春正月是以夏時夏月冠周事爲在其爲夏時冠周月也必若安國之說周人第改朔不改時而夫子欲伸其行夏時之意以乖法後世惟當於元年之下首紀寅月之事直書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及邾儀父盟於蔑三月鄭伯克段於鄢如此則名實庶無乖舛而乖法之意亦白今以春秋考之正月公即位子月也正月無冰子月也二月無冰丑月也十月隕霜殺菽酉月也是周先王不改月而夫子反代爲之改夫子方詔萬世以行夏時胡乃

代周先王而創改夏月哉其月則非周之月而夏之月其事則非此月之事而前此兩月之事此支離不可通之說也從新建諸子之說則經文直捷顯白無復可疑然執此以說尚書又不可通矣吾嘗思之在昔干支之肇制也始乎子卒乎亥建子爲天之首月也此本然之序也以年統月則建子者其宜也四序之名不知昉於何代意者古聖人將定建寅之制而立此名也若曰寅卯辰爲春春首四時而寅又春之首雖非首月而亦可移爲歲首云耳而因改寅月爲正月至商人建丑第取與民更始耳而丑之月冬之中皆非其始安得稱正月乎其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皆爲正朔行政無疑也其爲時月皆不改無疑也若夫周人而建子實子月故首月也而仍稱曰正月又何疑既改夏月因并夏時改之若曰子月陽生謂之春亦可耳午月陰生謂之秋亦可耳遂以夏商之冬十一月而改爲春正月爾矣夫子傳易而曰兌正秋也夫兌之爲正秋孰不知之意者爾時固以酉戌亥月爲冬而夫子特揭而正之若曰此宜屬正秋不應謂初冬耳然則始乎子卒乎亥者十二月之順序也始乎寅卒乎丑者四時之順序也夏之建寅於時爲順于月爲逆殆改月以從時周之建子於月爲順于時爲逆爰改時以從月是皆理之可通者惟商與秦建丑建亥時與月皆不可爲首則仍乎夏時已矣明乎此而後春秋與尚書可以無矛盾矣是說也于豳風乎正之可已其曰一

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則依乎周正而爲詞其日四月五月以迄九月十月則依乎夏正而爲詞是固子與寅皆可稱正月之明徵也假令周不改月安所得三之日四之日之名而稱之一詩而二代之典制具焉自非至聖孰能爲之其詩史之祖與若雅詩六月棲棲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等篇皆邁夏月郎豳風稱一之日二之日之義也此如後世詩文紀今事而稱古昔之爵里爲爾予感夫三說之聚訟而無所決別豳風以斷之

州公如曹說

說者曰州稱公與祭公同則州公固王室之重臣矣何以如曹傳曰度其國危而托朝禮以行也然考之經傳亦絕不言國危之故

與危之者之人就經所書而懸擬之秋書王如曹書爵明年春正月實書名則州公之出或者因王師之挫衄將出聘列國以圖再舉而一雪其恥迨既出而見山東諸國或叛逆或篡賊或惴惴焉而莫敢誰何濟濟多侯莫可告語因以知王室之終不可事事矣斯雪恥之氣索然而畏禍之心頓起因逡巡竄匿而置王事于弗顧耳故聖人于冬之如曹書爵而不書名予之也予其拮据勤王而無愧乎大臣之職也春之來曾稱名而不稱爵貶之也貶其苟且全身而不免爲匹夫之行矣不然同一人也同一事也而聖人前後褒貶何條忽懸殊哉

非非堂記

慨自天下書院之毀而士不知所歸士不知所歸而士風遂卑[illegible]不克自振其從事于科舉之學而大悖于設科取士之本旨者不必言矣間有不安流俗以豪傑自命者高則乞靈于二氏次則圖不朽于詩文求其爲明物察倫之學能自考于躬行履踐之間者蓋不數數見也張子林宗爲予友錫儒吳翁之館甥予初聘時見其聰覩非常不可一世吾知其有過人之姿而未敢輕與之言也既而時過錫翁齋中得見張子或逾時一見或逾年一見覺其氣漸下色漸斂予心知其必有過人之學而亦未敢輕發之于言一日者張子以非非名其堂而索予爲記予辭之張子復持刺枉顧索予之言意懇甚余愧不能文安得不即向之所欲言而未言者

令一爲張子言之乎張子之言曰予之非非非非竺乾氏非非想之說也予曰善又曰予之非非亦非因近日李中孚先生悔過自新說而始爲此名也予曰甚善以予言之非非之旨蓋莫善乎先師夫子之言也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非爲衆人言之爲賢者言之也衆人之不知非不足責也衆人之知非不自訟亦不足責也既志于學而爲賢者賢者之自命也不苟求諸千載之上有師友焉放乎四海之內有同志焉垂之爲世之後有知己焉一其心而定其志證其期而後其獲不有得于人將有得于天下不有取于今將有益于後來設知剛而不知柔知彰而不知微知得而不知失知是而不知非其何能是不自是而爲賢賢不自賢

而為聖聖不自聖而為神乎是知非非之學乃作聖之基而貫徹古今之學也何也人非聖人不能無非也人非聖賢不能知非也誠能非其所非以是非非之說揆之大易則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之旨也揆之虞書則危微精一允執厥中之傳也揆之于詩則思無邪之一言可蔽三百之全詩也揆之于禮則毋不敬儼若思之訓可該經曲之全文也揆之于春秋則貶其所當貶而褒其所當褒可貫數萬之文數千之旨也揆之千聖千賢無不合者是非非之旨即夫子能見其過而內自訟之旨也上下古今烏有不貫者乎甚矣林宗張子有過人之姿而又有過人之學也張子自此遠矣從此而為詩文則為不朽之詩文從此而為事業則為無窮

之事業從此而建功名則為不世之功名非所為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也哉果一其心而定其志遠其期而後其獲既有得于天必有得于人將有益于後來必有以顯于天下夫如是求諸千載之上有師友真師友矣放乎四海之內有同志真同志矣垂之萬世之後有知己真知己矣張子以非非名其堂而日處其中以為學將見其是不自是而為賢賢不自賢而為聖聖不自聖而為神皆從此非非堂中而自得之矣乎安得不即向之所欲言而未言者今一為張子言之乎若竺乾氏非非之說非張子非非之說也不濺于二氏張子自此遠矣若因乎游離自新說而為此名亦非張子豪傑自命之志也不襲迹于他人張子自此更遠矣設從此而挽回士風振興絕學使士子知所歸向而孔子孟子之道復昌明于天下吾于林宗張子有厚望焉遂書之以為記且贅數言以為之銘銘曰

人之有生誰不聖人有耳自聰有目自明有思自睿有身自誠事君知敬事父知親對兄能恭交友維情造端夫婦大道維欽順帝之則生知安行知誘物化習與非萌聲非蔽聰色非蔽明思非蔽睿身非蔽誠事君而非持祿保身事親而非挾愛恃恩伯仲而非弗箎弗塤朋友而非弗規弗箴家室而非媟褻凡孱非不知非乃獸乃禽非一知非乃聖乃神張子林宗尙志能貞爰即其堂非非為名內外交惕觸目警心非其所非去非反真言若非非吐辭成

經行若非非先民是程靜能非非慮則通明動能非非直用直行處而非非淵潛孔深出而非非富貴不淫非非之至耳聰目明非非之至思睿身誠非非之至明物察倫非非之至誰不聖人愧未非非僭為茲銘僭為茲銘慰似張君

種德堂記

予族某築堂于園而祠祖若父於其中顏之曰種德曰吾將朝斯夕斯欲有所言如對吾祖父焉欲有所行如對吾祖父焉凡欲有所飲食起居無不如對吾祖吾父焉以是終其天年含飴弄孫於其側則吾之承先者存乎此吾之啟後者亦存乎此矣吾之所謂德者此也吾之所謂種德者此也子其為我記之嗟乎當吾世

言德難乎其言之矣嘗吾世而言種德益難乎其言之矣賢智者求之遠而失之近愚不肖者忽于實而迷于虛此德之所以不明于天下而天下之命及於種德者蓋甚罕也德者何人得之于天所以爲人者是也種德者何能盡乎人而上達乎天者是也既人得之以爲人則凡愚不減賢聖不增在事君曰忠在事父曰孝在夫婦曰別在昆弟曰友在朋友曰信皆此德也皆所以爲人之實也故人而不求盡乎五倫者非人也不求盡乎五倫而虛談心性謬夸玄遠者益非人也是不可不求于種德之說也千尋之木始于萌芽萬仞之淵源于涓滴參贊之能本于孝弟然當萌芽之始而語人以千尋之高就涓滴之泉而語人以萬仞之深卽一家之

孝弟而語人以參贊之神明其誰信之噫乎夫惟不信是以不行夫惟不行是以無成無教法安得有學術無學術安得有人才無人才安得有治效故天下之不平皆由于家之不齊家之不齊皆由于孝弟之行不實修之于身孝悌之行不實修之于身皆由于祖若父之責望于子孫者止求爲秋榜之人春榜之人而不求子若孫爲聖者之徒賢者之徒以至今日也豈不可慨也耶今某之築堂以祠祖父而以種德名之是有鑑于斯而將爲其子弟登千尋之木故灌其根積萬仞之淵故濬其源也爲古之眞聖賢皆爲古之良子弟吾家之良子弟卽吾家之眞聖賢至于尊爵厚祿不以其道得之者亦烏足貴耶若尊爵厚祿必以其道得之者含孝悌又將何所修耶而教子若孫以孝悌之行必由乎身之不忘乎祖父始也又不待言矣自今以後吾知凡吾族之後起及凡後起之登斯堂者皆繩繩乎種德之人皆昭昭乎明種德之說也其爲功豈有旣耶何以知之蓋不種而得者吾未之前聞種而不得者吾所未之前聞也書云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可於斯堂驗之矣

內訟齋記 庚戌

余與吳子震遠說齋論內自訟章余曰此言專爲賢智而有志于學者發吳子曰何謂也余曰天下之無志于學者旣自暴自棄矣有志者往往以聖賢自待以愚不肖待人盡取不若己者以自況

不覺臨深爲高遂有獨爲君子之意卽此一念已流入于下愚而不自知於是正念時挾習氣而行人欲反資天理而盛只見人過不見已過責之以其言不讓則曰當仁不讓於師責之以攻發人之陰私則曰不直則道不見責之以與朋友交而不信則曰朋友數斯疏矣如斯類者難以枚舉皆由不內自訟之故以此而居官不能除暴則託之仁者愛人濫用匪人則託之不恥下問苛刻少恩則託之執法如山亦難以枚舉以此而立朝則或以不禁奸邪爲寬大或以首鼠兩端爲中庸或以摧折良善者爲有才或以薄已惠民者爲無用如此類者亦難以枚舉皆由不內自訟之故天下之無志于學者旣自暴自棄矣號爲有志者而又如是焉夫子

不覺喟然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吳子曰然
則宜何如余謂之曰誠有志于聖賢學聖賢必先[illegible]人之心者
一日之間視聽言動何處非過舉心動念何時非過刻刻以聖人[illegible]
對勘便覺無地可容處事無過或不能稱之于心[illegible]敢慎無過或
不能不乘之于忽于誠有志于學自昕而晝自晝而夕刻刻不內
訟自少而壯自壯而老無時不內訟則自士而希賢自賢而希聖
自聖而希天何不可至之有哉且訟者有造其備之時絲毫微罪
不肯容留其相發覺能見其過者亦如是焉則幾于聖也無難矣
吳子曰聞先生之言即欲以內訟名齋且乞數言記之因以自策
遂書此以貽之

鏡圜記

鏡者何能畢炤萬物而一物不留者也圜者何以百卉具陳而與
日俱新者也鏡圜者何取鏡以喻溪水之明淨而搆圜其濱倒影
於溪而不留其迹并自忘其影之爲真真之爲影也茲圜也乃伯
父所遺于錦西五弟者而鏡圜之名則弟自命之其命斯名也吾
不知其果有悟于鏡圜之旨而名之者乎抑僅以其迹而名之也
如悟其旨而名之則吾心一鏡象也外之衆緣皆圜若也擴然而
大公物來而順應鏡圜之象豈不大矣哉如僅以其迹而名之昔
朱子于半畝方塘得天光雲影之遂知源頭活水之來而況以萬
頃之天光雲影晝夜之川流不息今亦可謂親見之且朝斯而夕
斯矣而不一留意可乎人亦有言西施持鏡則喜自慶其妍也嫫
毋持鏡則怒自慙其醜也妍醜不在于鏡喜怒遂異于已然而非
鏡則無所於知也則吾弟求炤乎太虛之體顧可不汲汲研居斯
圜也即之以自鏡而自鏡焉亦無不可者且吾嘗集同人於圜行
高子復七規倘同人得自鏡其鏡於以炤四方照萬世於無窮也
名之曰鏡圜又誰曰不然是爲記

宜興湯之錡世調父著

後學許重炎補錄
門人萬錫霏原編
孫男　保極校字

同善會序

先王之世井田之法行百姓知相拯恤一國猶一族一邑猶一家然猶恐其未至也復於同姓之人立大宗小宗之法以維其心是以上下親睦風俗和厚歷世最久六七百年而不壞豈非治之得其道故耶自井田壞人各顧其家家各務其私至於兄弟且相攘奪况他人乎於是佛教入中國而道教亦興皆竊其意而行之凡老而無子孫幼而無父母壯而無室家者咸歸焉二氏之徒於以日多二氏之教於以日盛吾儒之學浸以日衰嗟乎聖人之志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逆知後世之弊不可不救者在此戚戚然不能已於懷讀聖人之書者不知行聖人之事徒欲竊聖人之言以取世資及有民社之寄濟人利物之政可以行矣而以肥身肥家之念奪之不但聽斯民之自生自死于天地間而不為之賑恤不為之救濟而且朘削之無虛日嗟乎斯民何不幸而生于斯世乎有心者目擊而心傷之而又不忍無法以處之同善之會所繇起也昔錢起莘先生倡同善會于毘陵高景逸先生亦行之于錫山作同善會序陳幾亭先生行之嘉善以實心行實事無不得其濟者其會歲以季舉會者人有所捐各隨力隨願自九分以至九錢止聚而儲之見有隱于中者施之于是無告之人寒者得衣飢者得食病者得藥死者得櫬同會者人得為善是為同善其法在陳幾亭先生集中近日荆西吳沛生周明遂許

余沙瀨上呂丙生鄭省徵與地同心各出泉布思欲補天之傾與地之缺復有同善勝會其盛舉也或曰今瀨江令裴公鋤强遏惡賑飢息訟不特本邑之人敬之如父愛之如母即鄰邑人聞之無不舉手加額求為子民而不可得也在下之人烏用此舉為余曰唯唯否否善不惡其多同生此世同為斯民善無不同何分上下凡有心者見人之飢如已之飢見人之寒如已之寒見人之病如已之病見人之不善如已之不善見人之善如已之善則同善之會不獨同此形骸也此氣血也所謂南海北海與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凡今之同此形骸同此血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者諒亦不肯袖手旁觀而不同此同善之會也於是可以抑二氏之盛可以扶儒學之衰聖人之志可畧見之于行三代之風庶可少存其萬一也是為序

邵我成日記序

歲次庚戌余年五十邵子年四十有九聖人所謂不足畏之時矣余館于邵子適[illegible]不可息彼此之情如猶在髫齔之年欣欣然竟若忘其視茫茫而髮蒼蒼者因與邵子言曰吾輩

每日或讀書有得或應事合宜或有過失檢各須有記可以自考并可以相勸相規凜如嚴師在望絕非以功準過之陋規也則自今以往或十年或二十年或三十年甚至或四十五十年皆不可必則學之所進正未可知昔聖人十五而志學吾輩五十而志于學猶可勝夢夢而生夢夢而死者所謂晝有爲宵有得瞬有養息有存者須各倩管城子記之毋忽邵子曰余有省身錄在請以此言書之于首以當韋弦

日記自序

庚戌二月六日爲邵子我成書日記序八日爲張子晉山書日記序是夜煞坐榻上點檢生平弱冠負志白首徒然五十臨頭寸心

未慊遐念二人悔之何及痛之何及自今以後重整生涯從前四十九年已自虛生浪死向後盡未來日務期息養瞬存每日心之所思口之所言身之所行夜必劄記有善必遷有過必改有念必懲有慾必窒不然負我天地負我二人負我師友忝爲人何異禽獸枋哉枋哉愼終如始勿隱勿欺毋荒毋怠

徐氏族譜序

辛亥夏旱連旬呼號遍野草木焦灼隨所見聞肺腸欲裂敬讀正學先生集聊藉此以遣憂也讀至諸譜序不禁踊躍而喟然嘆曰今設有如其法而行之者眞不難于變天下之俗也倘有旱乾水溢之患哉何則天下之無風俗者以無人材天下之無人材者以

無教化教化之行莫先于睦族始人有族而睦焉自一而二二而三以至漸于十百千萬於以徧天下也無難於是一族和而漸至于一方和一方和而漸至于天下和則和氣蒸蒸宇宙間尙有旱乾水溢之患哉但持其說以告人未有不嗤其迂而無當者先是戚達徐子以譜序見囑余辭之固徐子囑之益堅余性懶甚壓閣案頭且閱月矣讀正學譜序之言猛然追憶更不禁喜躍而起舞曰是矣是矣余可即先生之言以荅徐子之意并可即徐子之意以告天下之爲子若孫者矣正學先生之言有曰睦族之道三爲譜以聯其族謁始遷之墓以繫其心敦親親之禮以養其恩爲譜之法正月之吉會族以修譜也四時孟月會族以讀譜也十二月

之吉會族而書其行以爲勸戒也謁墓之法春序飲以申禮義秋序飲以明憲章也親親之道喜戚相慶弔周郵也老壯稚弱相敬讓慈愛也役相助也力相藉也難相拯而死相瘞也斯三者並行不難于變天下之俗況鄉閭之近乎近者宜其易爲然而莫有爲之者以知道者鮮也先生之言如此徐子果能如其法而行之以睦徐子之族天下之爲子若孫者皆如徐子之意而行之以共睦其族則有族者皆睦天下誰與爲不善乎不善者不得肆和氣蒸蒸宇宙間至治可幾矣尙何旱乾水溢之患哉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徐子勉之吾與徐子共勉之又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徐子勉之吾與徐子共勉

之且與天下之爲子若孫者共勉之爰書之以爲徐氏族譜序

金氏族譜序

從有天地來爲太極作譜者河圖洛書是也爲圖書作譜者六十四卦是也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河圖之序也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洛書之序也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六十四卦之序也而譜之序之者何人也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伏羲畫一奇以象陽陽者人之大體也凡夫視爲虛者而聖人寔之畫一偶以象陰陰者人之小體也凡夫視爲寔者而聖人虛之明虛寔而正用其大體者聖人也昧虛寔而反用其小體者凡夫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人皆可以爲堯舜由是言之凡夫之可爲聖人特一反掌之間耳毘陵金廓明先生得无悶之學者也其家學淵源幼得之庭訓者居多老而好學彌篤爲之鍮忘形長友且朝夕所心師之而服膺弗舍者也先生爲毘陵鉅族子姓蕃多其先劉也後改爲金卽三十四公一支已盈千累百先生于聖人之學見之眞信之篤誠恐子姓以可賢可聖之身而不免爲小體所引慾爲次序其先世之譜而派分之有立德者有立功者有立言者更或有碌碌終身者皆具此百年之身而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也鑒其前卽可警其現在也譜旣成先生命某爲之序某何以序先生之譜哉但願爲金氏子姓者人人立必爲聖人之志以副先生作譜之苦心至性可也善乎起莘錢先生有言曰人之一身有首有腹有足有股有耳有目有手有口此等形軀會有變壞者何足爲貴須要體認得乾爲我之首我如不能自强不息而屈於物欲之下是無首者也坤爲我之腹我如不能厚德載物而隘陋以居之是無腹者也震爲我之足我如不能恐懼修省出門一步遂不能無失足是無足者也巽爲我之股我如不能申命行事而隨足妄動是無股者也坎爲我之耳我如不能常德行習教事而天聰以爲聰是無耳者也離爲我之目我如不能繼明離照四方而天明以爲明是無目者也艮爲我之手我如不能思不出其位而執守之不堅是無手者也兌爲我之口我如不能以朋友講習而朶頤之是觀是無口者也今譜中之子姓誰不有首有腹誰不有足有股誰不有耳有目有手有口使人人能正用其大體而不反用其小體卽人人能用九用六上可參天下可兩地而不負祖宗之所遺父母之所生矣某嘗自揚云從有天地來高曾祖淵源相繼代至吾身豈不任大責重自爲子孫從昆仍雲來永無窮傳此一心敢忘履薄臨深此某之所自勉者亦願與先生共勉之并與先生同譜之子姓共勉之則太極之譜可自我作圖書暨六十四卦之譜皆可自我作矣成變化而行鬼神皆人身中所固有者人可忽視此身乎哉譜者身之所從來也人可忽視此譜乎哉不忽視此譜不忽視此身而欲以凡夫之身躋於聖人之域非好學何繇成

非篤信何繇入乎故聖人之教人篤信好學之外無他說也人胡爲昧虛寔而反用其小體不明虛寔而正用其大體也哉是爲序

始祖伯鎭公墓祭序

十世孫錡嘗讀忠憲公高景逸先生譜序歎其言之宏深而警切毎欲書一通告之族中子弟而未果丙午淸明族人舉始祖伯鎭公墓祭西星弟屬予序其事余愧不文無以應且有父兄在亦不敢不獲已卽述高先生之說以告之高先生曰吾作譜而滋懼也夫譜以譜其可知者已爾錡亦曰吾于祭始祖滋懼也夫祭始祖亦祭其可知者而已爾先生曰繇可知者推而上之何如也祖也繇不可知之祖推而上之何如也天也然則吾之一呼吸而在吾

之親在也吾親之一呼吸而在吾之祖在也吾祖之一呼吸而在不可知之祖在也不可知之祖一呼吸而在天地始交之呼吸在也嗚呼嚴哉吾之身卽親也卽祖也卽天也吾之兄弟吾之宗吾之族皆親也皆祖也皆天也是故君子之孝沒身焉而已無不孝也則無不敬也出于敬入于刑矣嗚呼嚴哉夫天與吾一呼吸也其感其應一呼吸也以爲不信則祥之爲何以出于冰宗之竹何以筍于冬江之流何以湧于詩之會諸如此者動于此應乎彼如含矢之及于鴻焉善者如是何怪不善者之必以誅而不聽耶今世人所求者富貴耳夫富貴者善人之貧不善人之刑也其出道也彌甚入刑也彌階盡昭昭于耳目之前人猶俄頃之欲而弗顧也悲夫是故君子一舉念而弗敢忘親一舉口而弗敢忘親一舉足而弗敢忘親懼其僇吾身以僇吾親也是故修諸心者謂之五德修諸躬者謂之五事修諸世者謂之五常修此三者之謂敬而謂不忘其親也是故貴而可賤而可富而可貧而可壽而可夭而可險而可夷而可其順德也其順福也其不順非刑也君子弗畏也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夫豈其彰彰恍惚焉而直爲此兢兢乎高先生曰嗚呼訂頑其至矣哉蓋爲天下萬世而譜其祖也錡亦曰訂頑其至矣哉蓋爲天下萬世示人以始祖之淵源而使人皆知祭之也嗚呼凡爲吾始祖之子孫者務以高先生之言爲衣帶戶牖之銘敬修其五德五事五常咸懼僇辱吾身以僇辱吾親也庶大孝光天不外于守身之謨訓焉則所以不忘吾始祖者不僅在几筵俎豆之間而已也使人人能若是則吾始祖之子子孫孫傳之永久而不替者雖與日月爭光天地不朽可也豈夸言哉故述其說爲吾族之子弟正告之幸毋忽

送謝廷鑑歸中州序

天之生高山不數數見也五嶽出而羣山爲之俯首矣天之生大水亦不數數見也滄海成而萬派爲之朝宗矣天之生奇才亦不數數見也聖人起而英豪爲之斂息矣昔楊子云百川學海而不至于海邱陵學山而不至于山是故惡夫畫也固也予亦曰邱陵固學山而邱陵不能高如山百川雖學海而百川不能大如海是

故惡夫物而不能變變而不能化也人則不然人有生知安行者有學知利行者有困知勉行者人而能學不獨生安者能聖卽困勉者亦能聖人而不能學不獨困勉者無望也卽學而知利而行者亦難及於聖是則人之所以異于物者安在哉以其能變也以其能化也人之所以能變能化者安在哉以其能學也雖然今之言學者亦不一矣有禪焉有玄焉有權謀術數焉有詞章訓詁焉皆以學自名而非聖人之學也聖人之學何學哉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智也仁也勇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何也無欲也人不能去欲而智者失其智仁者失其仁勇者失其勇充類至盡以至君臣無義父子無親夫婦長幼朋友無別無

序無信以是而號于人曰人耳人耳人哉人哉聖人見人之能學者皆可造于聖人痛人之不能學者至淪于禽獸而猶不自知也乃不得已教之以執中教之以安止教之以顧諟教之以緝熙教之以默識要歸主靜以復其性焉蓋人自有生以後拘于氣稟蔽于物欲若非主靜以復之不獨無以自見其性并無以自見其欲也不自見其欲何能去其欲不能去其欲何能復其性不能復其性何繇變其所不能變化其所不能化而有望于聖人之學乎聖人之學非禪也而無聲無臭之天誠昭焉非玄也而浩然之氣塞乎天地焉非權謀術數也而權謀術數有所不能外非詞章訓詁也而詞章訓詁有所不能違故舍聖人之學而言學非學也舍聖人之道而言道非道也舍主靜立人極之教而言教非教也錫山忠憲公暨逸高先生是以有復七之規靜坐之說也斯規也斯說也先聖所謂執中者此也所謂安止者此也所謂顧諟者此也所謂緝熙者此也所謂默識者此也以至歷代先儒之統宗無非此也今之學者烏可不敬之如神明親之如父母哉向予將以此學與同邑中人言之非笑者在在而是久之得一二人同學又久之得三四人同學又久之得十餘人同學今之同志者幸日已廣也向學之機且蒸蒸然動矣天中汝州郟縣謝子廷鑑尊大人君錫翁官于吾宜因家于吾宜廷鑑亦生于吾宜有弟六人皆生于吾宜廷鑑七歲歸中州長于中州娶于中州生二子一女于中州其

弟二人先受業于吾門廷鑑二十三歲來宜省親亦同學于吾門因遵景逸高先生復七遺規而教之以主靜立人極焉廷鑑未嘗從事於章句而天資有過人者予喜甚時廷鑑歸期甚迫祇與講中庸一部廷鑑了然無疑且云原來聖人之言盡是吾人所自有者予喜益甚癸丑冬又來宜省親且述中州河南府賈子亦山與之同學予喜益甚樂聖學之有同心且遠達于二千里之外也甲寅重九又與之同本邑武進靖江泰州諸友同行復七遺規靜坐七晝夜而謝子之學更有進焉

周母許孺人六十序

天下何由而治哉以人人皆孝子悌弟也天下亦何繇而亂哉以

人多不知父兄爲何人孝弟爲何事也父母俱有兄弟無故此古今所健羨爲不能常得之奇遇也而人之遇之者於父母則漠漠然但知挾恩而恃愛于兄弟則切切然但知論長較短以王天下不與存焉之樂境反視如窮人無所歸之苦境者比比是也亦何愚至是哉因見利而忘義狥私而廢公歲遷月化日深日甚不覺其至于此極也會至樂而成至苦豈不惜哉余恨未徧遊天下每覩于鄉而疑天下之未盡然也及驗之世務之紛紜又疑天下之無不皆然也往往思有以動其天性易其愚情愧身未行道而無其端又思能動之易之者愧所交不廣而未嘗見其人也乃竟于殷公朋先生之賢配許孺人見之孺人生丈夫子四烈女一膝下

有孫且十八焉于戊午秋見子若女篤念父之遽然棄養也遂命四子將已分之局而合爨焉于是長君率諸弟承母之命冢婦率介婦承姑之命烈女慫恿以成其美而長孫更率羣從孫舞足蹈於祖母之前而樂其同乎一體也太和之象不在天下而已在一家既在一家而將及乎天下此不待燭照數計而逆卜者也何則入其門見四子各盡其職而無不盡力者四婦各盡其職而無不盡誠者諸孫則長者誦幼者嬉無不秩秩雍雍者即外而臧內而獲無不安其分者令人如遊三古之上而并忘今之世是何世也是舉也鄉之人有能不然之者乎鄉人皆曰然漸可使鄉之人動其性而易其情矣國人皆曰然漸可使國之人動其性而易其情矣天下皆曰然漸可使天下之人動其性而易其情矣將見爲子爲弟者皆知孝爲不容已之性弟爲不容已之情豈不將人人皆孝子人人皆悌弟乎誠如是也天下何由而不治耶是舉也豈非轉亂而爲治易近今而爲三古之一大機哉而竟開之自許孺人成之自許孺人也其遺澤于子孫爲功于天下後世者寧有旣耶聞之有大德者必集大福祿位名壽不待必之于天而可必之于其德矣將見子孫之祿也位也名也皆孺人之祿位名也而孺人無疆之壽固不待祝而自有無涯量者在也昔婺之浦江在宋中世有鄭綺者以義聞當時而教其子孫不異爨歷元迨明凡數十世如其初初止鄉人稱之後則浙水之東稱之旣而天下無不稱

之名賢鉅儒遂發于文辭以歌咏之余愧不文不能咏歌乎孺人之德以俟大江南北薄海內外之高賢歌咏稽歎于無窮可耳今己未七月二十日爲孺人六袠初度謹述其事聊引其端而爲之序

乞言爲胡孝子作

胡孝子者高淳人也幼隨母寄居宜興山中自幼醇謹母有命輒不敢違今年三十二歲如一日也力田養母母有所欲不遠數十里必致之而止有事在外雖夜半不畏行虎狼窟中必歸侍母而心始安母性嚴甚稍不如意即加朴責孝子輒跪求母息怒惟恐母以怒有傷也孝子無妻室亦無他嗜好母年七十餘目不能覩

乘贏頓支離十數年中耳目手足皆孝子代之終日純純然竭力耕田惟懼得罪于母此外一無所知也不知者以癡呼之嗟乎孝子不識字不讀書而能暗合道妙如孝子者豈非大智如愚者哉錡偶採親山中聞之率男往拜而孝子適患病未獲一面因見孝子居破草廬中訪之鄰右云孝子貧甚日用不支爲之惻然愧力不能助惆悵無措因思誰無父母誰無人子好善之性人所同然因爲轉告同人乞隨力周其不給幸爲父母者急助孝子以爲末俗之勸爲人子者急助孝子以致錫類之誠且吾聞之昔有懊役一孝婦而致三年大旱今若捐資稍助孝子得以展其孝思豈不足致時和年豐也哉嗟乎讀聖賢書爲聖賢學事親竭力固本職

也若一字不識而賦質獨全如孝子者實一方之祥瑞萬民之師表幸同人勿以爲細民也愚民也而忽之幸甚幸甚

舅氏艾菴吳公傳

公諱國瑞字輯五號艾菴姓吳氏曾大父　大父　公生而仁孝性成迥異凡稚少喪二親育於大母白孺人至成立而孺慕無改奉大母朝夕不離左右同室劉孺人晨昏修定省禮息不敢先起不敢後大母齒衰物有不便於齒者必百計圖之以進大母通文史常談內則論德哲公必率劉孺人肅恭以聽大母喜鼓琴公與劉孺人必和絃以待大母曰凡人子若婦或有能盡職者至孫與孫婦若汝二人者吾見亦罕矣願汝子孫世世如汝二人愛敬可也公年三十而大母終遺命用飛花布以製殮服公因大母不用帛殮遂終身布素內衣及履寸絲不用惟遇慶賀外袍或易一色衣至括髮巾則終身用白不忍更也遇諱日變服嗚咽悲不自勝時食不薦不敢嘗嘗讀李密陳情表歎其千數百載情事相符求叔父石雪公書懸之座右高祖文肅公有上舅氏徐文靖公乞終養祖母書公以文肅公亦育於祖母者幷求石雪公書爲一軸旦夕玩視改其堂爲報劉所著詩名報劉堂集公事叔如父必誠必敬數十年如一日有公產價累千金讓焉且曰吾幼孤凡有所遺皆叔父賜敢均之乎性好施與宗族鄉黨間有長者稱貧乏婚喪必量給之出必攜錢以施丐者遇瞽者尤加意爲生平分大

母遺命雖盛暑不赤身不跣足遇人必謙抑對客無褻語私居無惰容非孝友直諒之人弗接也乙酉歲　清兵下江南徇宜邑有卒持刃向公中一人止之曰此善人也傷之不祥卽出囊中金散其黨使去或又敓其冠驚曰髮尙在何以得生其一人又曰我代除之無害也因取小刀爲公割髮亟令走避夫以素不謀面之人倏爲知爲善人不惜多方爲之免死豈孝弟之至通乎神明固有莫之爲而爲者耶石雪公錡外祖也幼年嘗侍於外祖得時接見舅氏艾菴公丰範委蛇容與非有養者不能也其殆不愧漢時之所稱長者歟昔人有言天地至和之氣時得之而爲春日得之而爲煦風得之而爲薰皆所以長養萬物其化至溥其理至醇備[illegible]

理者在唐虞爲八元在周爲仁人在漢始稱長者其取義以爲能長育人材先躬行而尙本質有長盛昌大之道故善治天下者必貴之長者之爲用寬大忠厚得聖人之度人主能用之其國必興後嗣必蒙其利非若才智之士淺而易窮也長者之用粱肉也才智之效藥石也以所聞所見推之國有忠厚之治者後必不衰家之久存而不墜者必長者之子孫也錡於艾巷舅氏之子孫可預卜之矣於是述其遺事之有關於名教者而爲之傳

從兄克知翁像贊 并序

兄八歲失母十八歲而失父父屬纊時諄諄以讀書爲善二事爲囑迨亡後諸伯叔父輩以其貧故譏使廢業業幾廢矣二十娶嫂

某氏賢力勸以卒業繼先志兄業遂得不廢決志勤讀列膠庠未幾而世際滄桑不克竟其遠大之志然較之廢本業而庸碌梏梏于流俗者相遠不啻什伯千萬矣壬子歲兄壽六十又二矣圖其容而命錡爲贊錡愧不文爲序其事如此後之子若孫者觀此不奮然自厲敬守前人之業以光大其未竟之志者非夫也因爲贊之曰

恭以持己巽以接物直氣凜然危言正色若使之立朝彈劾奸慝必聞風而震駭庸邪恐潛遁而胆裂今獨養高于林藪恬退乎溪山之側守一經而爲樂植時花以自適無所累其心故老而不衰有以養其氣故仰而不屈外如不足而內實有餘觧合于今而以古爲則嗟乎使斯人而爲斯世之所喜吾必謂風俗已復乎淳古而無匹

則古徐公暨配孔孺人合贊 并序

凡爲人子者孰不願爲父母圖不朽也哉孰敢置父母之嘉言懿行湮沒而不傳也哉然人子欲爲父母圖不朽者不必于父母求之人子于父母之嘉言懿行不致湮沒而不傳且欲永其傳於後亦不僅於父母之言行傳之何則爲人子者父母全而生之子必全而歸之則身之所在卽親之所在也若能爲父母守身明孔孟之道而盡其性焉可以運陰陽而順四時輔天地而遂萬物遂可以濟世安民窮可以希賢希聖苟不如是爲子之職未全父母之

心猶未慰也爲人子者患不能修身以自立耳寧患不能爲父母圖不朽不能傳父母之嘉言懿行乎則人子所當切切以求之者固在乎此而不在乎彼也吾邑有威遠徐子者從事于養生家言而有所得繼有志于正學與余遊有年一日特以二尊人狀囑余爲傳余何人敢傳徐子二尊人乎且在徐子之所以圖不朽于二尊人者固不待予言而徐子二尊人之嘉言懿行徐子之能永其傳於後者亦不待予言余辭之不獲已作頌言以贊之以附于大君子筆墨之後此余小子之分也卽其狀而贊之敢夸辭乎贊曰

則古先生爲鄉祭酒純粹淵深溫恭孝友廓乎有容酬酢萬有飮人以和義斷可否後學楷模先型法守隱迹韜光知時不售

洎然寡營文壇淵藪以貽後人德施永久配孔孺人聖門之右紡織惟勤婉娩恐後事姑能恭妯娌能厚課子辞誨夜以繼晝語默動靜循循善誘最可傳者言堪不朽讀書學道藝術無偶葬以薄棺古風何友如不共然祿養可覦堅棺厚椁徒歛足手吾曰不瞑痛心誰救聞者淚盈言之不苟後嗣子孫毋敢或負

小子述言拜手稽首

邵母王孺人節孝贊并序

有聖賢之器有豪傑之資不幸而生爲女氏或以孝稱或以節傳皆古昔之所難而近今之所罕覯者也予嘗謂爲臣而死忠易爲婦而守節難忠臣之死忠也即刀鋸鼎鑊當前拚一死赴之旬日間事也節婦之守節也下以撫孤上以養老時時在刀鋸鼎鑊之中或五六十年或三四十年或一二十年其爲難若易何如耶若青門邵氏王孺人者眞其人哉余讀其紀實內以守志外以禦患下以撫孤上以養老不禁其唏噓而流涕曰嗟乎世有若人胡不生爲男子而竟爲女人其世道之大不幸矣乎使孺人生爲男子幼而秉禮童而篤孝少而守節不爲利惑不爲欲移爭急遽苟且傾覆流離不以得失動其心而篤于大義推此數端其能托孤寄命砥柱狂瀾免斯民于塗炭也必矣今不爲天下之瑞而爲一家之禎悉竊悲之爲之贊曰

家人之卦利在女貞正位乎內家道永成孝以秉德禮以衛生節以貞志才以裕昆嗟嗟孺人爲邵氏之禎以此垂後子孫繩繩以此正俗風節稜稜以此訓世高岡鳳鳴問其淵源若非寒梅節婦之玄孫胡能使閨其風者頑夫[illegible]薄夫敦有如是耶

祭于永康哀辭

嗚呼永康胡爲乎竟以疾而夭死哉永康之[illegible]友愛之凡見之者無不同其愛也其死也非惟[illegible]凡聞之者無不哀其不幸而同其悲也嗚呼永康胡爲竟以疾而夭死哉予猶憶子與雲偉爲子之言曰吾生二十有二年矣所議姻事年甫一十有二至年三十而娶適與古人符而吾求志之學亦庶乎其有定向矣嗚呼永康言猶在耳使得克其才氣將必卓然有立爲正學梁棟胡爲志學逝夭子五年壽命少顏子十年竟以疾而夭死哉凡或聞或見者無不愛其生而悲其死也而又何況乎予哉予之得永康也以意外其失永康也亦以意外其深予意中之痛爲何如也耶今永康死將十年所矣無晨無夕不在予懷也乙卯冬乃兄允輝欲得予一言識其槪且書之家乘以志不忘也予何言哉予欲有言而不覺益動予之哀思也筆舉而不能下筆下而不能詳古人云欲哭則不可欲泣爲其近婦人哀從中來不可斷絕情不容已哀見乎辭辭曰

嗟予永康兮死且十年思予永康兮涕出潸然如圭如璧兮溫

潤而方嚴如金如錫兮純美而剛堅身若不勝衣兮而學術明乎千聖之同然口若不能言兮而詩文湧如始達之泉源抗志于雲霄之表兮遁身于湖山之顚飄然輕舉兮或疑其爲仙脫然無累兮或疑其爲禪蹈仁履義而無失兮孰知其爲儒者之賢世何幸而得覩斯人兮嘗求其似于三代之前世何不幸而不得壽斯人兮令予獨隱痛于方寸之間也

䟦東坡先生墨跡後 庚申

東坡先生孝友氣節文章政事俱足千古卽翰墨不必精妙後世得其片紙隻字猶當貴實珍藏重如連城况筆精墨妙耶此卷幼方得之不意價更廉甚而字畫沉着痛快骨秀而體逸信非東坡

先生不能作一波拂其爲眞跡無疑因憶昔年曾於友人案頭得見先生草本醉翁亭記筆法變化妙不可言其題䟦云係農人得之土中止易豆數斗耳每歎古跡不遇賞鑒家與英賢不遇明君相無異也使農人當日稍識數字得醉翁亭記不必責其寶貴珍藏卽以爲奇貨可居亦不必至易豆數斗矣此卷併未有數斗之直直如塗炭之中拾取夜光奇寶若以其拾之易也仍取夜光奇寶置之塗炭之中豈不痛甚吾頗幼方什襲藏之不可褻視每一展觀因其筆法如見先生儆當師其孝友師其氣節師其文章師其政事其爲夜光之照乘有既耶若徒以其筆精墨妙也而以玩物視之其與置之塗炭者相去能幾何其與農人之易豆數斗者相去又幾何耶

半江先生眞書墨蹟䟦

余往見半江先生草書其起止屈折如天造神運變化倏忽[illegible]端倪令人驚歎自失至眞書則未之覩也今從磐石兄卷內見[illegible]數字眞如析鄧林之一枝分崑山之片玉不忍釋手相對者累[illegible]夜信乎東坡先生曰眞如立行如行草如奔未有不能行立而能奔者也苟眞書不能深造若是草書安得夭矯離奇如彼乎

余友幼節邵兄半江先生之裔孫也嘗爲余言曰先高祖半江公世共傳其書法之精詩歌之妙而不知其知人之鑒不可及也因曰聞之祖父云錫山二泉邵先生爲諸生時讀書僧寺其年蝗爲

災二泉先生書一詩于壁云今日蝗飛來明日蝗飛去吾爲吾民憂蝗蟲有去處半江先生偶過寺中見壁間詩卽尋二泉先生識之曰子公輔器也厚自愛至京師先生有同年友適典江南試先生與言曰江南有一諸生公輔器也子此行能得之方不辱命曰其人如何先生爲誦前詩同年曰君不必言吾能得之及畢試事入京師先生問之曰吾已得之矣其第四名名邵寶者意卽其人乎先生亦愕然共爲笑樂先高祖知人之鑒如此卽此觀之一以見古人之留意人才隨處不輕放過一以見古人之爲國求賢眞有得于語言文字之表者關中開文時已將其人之終身定于一旦矣豈若後世之貿貿從事者乎卽一時士子俱必務正學以立

言敢爲夸辭以欺世乎因見先生之書有感乎盛世高賢一舉一動與若祥麟威鳳之不可多覯矣豈特一藝足傳而已乎

偶然云卷四　文錄下

宜興湯之錡世調父著

後學許重炎補錄
門人萬錦霏原編
孫男　保極校字

寄四明周證山書　辛亥　茂山評詩註　疑即周

人生幾何良朋一別忽已一十八載不通音問時於道路之口詢得起居知兄序順承懽且獲嘉耦并好兒郎不勝喜躍每於西溪溪上風清月朗溪明山秀未嘗不感歎流連也最可恨者向年所登大觀樓已爲俗惡道流拆去回念昔年晤語時不能不增一番惆悵耳別後乙未年得一子今十七歲矣已亥年喪一幼弟庚子年喪妻嫁女辛丑年婢生一子今十一歲壬寅年八月十五日先君見背抱恨終天癸卯冬五喪並舉并四壁不能存立戊申冬并一婢亦卒顧影自奇亦復自笑惟吾兄異地骨肉不免䙝䙝至此一諒不我叱也數年來但得數同志友共商性命之學亦寂寞中一樂事更追恨昔年相晤時未同大兄究竟此事也吾兄近若有獨得處幸不惜寸紙遙賜一音近況亦祈見示一二使弟千里如面不勝慶幸

與金廓明　諱敞號闇齋武進人

前月廿三日謝生歸兼得手教知先生別後途中即有貲恙總因在宜邑時勞費過甚皆眺錡有以致之負無可自容茲會謝生言

先生容顏尚未復舊曷勝愧悔晚錡自正月相別即營辦先祖葬事幸于六月十四月已得安厝謝謝晚錡亦以病軀拮据其間尚賴朋友之力身體羸憊已甚至今暑有微勞便發寒熱總之吾輩年與時馳力不從心凡事務宜減省即萬不容已亦須動中習靜少留餘地即此便是目下緊要功夫不可視爲兩事也不然氣壹動志爲害非輕記云老者不以筋力爲禮豈無爲乎武花之居將來固未可卜目下竟同桃源先生若果惠然何不暫以此爲息肩之地以費輕而勢便故也君子安其身而後動且暫安身容再緩圖以吾輩貧士舉動難免捉襟露肘又烏能一勞永逸隨心所欲乎據愚見且宜逐步挨去不可造次也至欲擇善地近又與聖涵

看一處所局面甚大然大費經營以此尚未有人任過好處在此難處亦在此也總俟面商不能多及

又

別後雨雪連綿嚴寒倍於往年山中時與楚傳坐談深幸先生於至前起程不至受此寒信及接手諭知十四日即爾渡江何其速也臘月初六日起同楚傳暨熊偉男父子靜坐七日雖極寒凍駿體不至困頓驗來教學生即諸病俱發只緣中氣不足故也解館歸知吳存菴竟作故人不勝感傷不意顧滄亦失一良友知已云亡深可痛悼也閣瘡中尚時作痛自今以後七情竟須少動奉如嚴師身病痊可時心病亦可霍然矣無其在我逐步挨去此二語

處常處變無不宜之即治身治心亦無不宜之功夫熟後如順水行舟自有妙處吾輩當此不得不如此艱澀做去也令姪有恙極爲懸憶然亦不可過爲焦心有傷背瘡也茅楚老坐地已定于曹錫如家衆乾聚徒之局亦成知懸念之切并聞臨楮不勝翹企

又

前楚老來宜接得藥方不勝感佩述尊體患臂痛未愈愈即南來懸懸之甚准擬即有山中快晤不謂時已近暑尚留滯江干豈尊臂尚未愈耶抑別有他事羈留故來遲遲耶每與楚老坐談不勝憂懸切心南北之隔又不得一音苦何可言弟亦多病種種不如意事并有難爲知已述者回思去年同在山中雖先生病甚弟輩

憂甚俱爲難得之境矣七八二位令甥能時作良晤否近日學業能不懈否季世澆漓寔以此學爲事者殊難其人二位令甥眞斯世不多覯之人也先生時爲引掖之則先生之在江北勝于來江南多多矣偶因汝礪兄之便草草數言餘不及

按金先生年長于湯子以師禮事之湯子亦尊之以先輩稱爲先生大人自稱同學晚弟兩先生德盛禮恭兩不相掩各行其是自宋大儒程張後罕見此種風槩眞足令百世欽仰　垂炎識

寄朱愼人

前承古人之誼感佩非可言罄尚未能踵門叩謝罪不勝書謝學生來知仁臺又有弄璋之喜多賢濟濟理學開基將來轉移風教

端有瘢焉私心之慶不獨爲老仁翁賀克家已也健羨健羨來教云欲力行於人情物理之中此便是切寔功夫何反云功夫日疎耶但應物稍疲亦須隨時歛息不然恐應務太煩防心氣粗浮認欲爲理或附欲于理都不能自見矣不識高明以爲何如楚老館況亦佳身體無恙書已收訖便當致之餘不多及

與朱式屏

令春得令弟來宜喜甚令弟以通敏之材篤志正學更得老弟沉毅之力互相資益如此十年不論出處無不有成兼使小令弟輩童而習之養成大都一門濟濟昌明倫紀之學於天下豈非斯世斯人之大幸乎秋期暫歇一以世事紛紛未定今時知學者少正

宜閉戶潛修一以同學之友俱有志而未成章氣習未能盡化恐於中反生流弊得罪聖門關係非輕豈容不畏故爾暫歇每與楚傳談及昆仲雖在數百里外同氣如蘭無殊覿面目令人材難得高者托於二氏次者騖於詩文又次者流於術數下者溺於時藝獨於儒者原本之業反視爲塵飯塗羹而棄之得老弟輩共出隻手挈修人紀能致中和則聖人之道如千年暗室一燈熠破矣今須合動合靜平平常常不違天則不犯非禮修德講學遷善改過在昆仲則兄弟爲朋友於謝生則朋友爲兄弟孜孜黽勉日邁月征何患不到聖賢地位乎前復七約言發明齋戒之禮雖言之尙未行之昆仲可先於春冬二大祭行之使人情漸漸不以爲怪便可四仲行之如不能行二次先每歲行一次起大抵此禮久廢復之當以漸不可不愼也如何如何

與式屏昆仲

不佞在山中承氷幢禪長賜顧具道昆仲相念至意不勝感感因有數字託寄未知曾入覽否初十日接得謝峻臣帶來書具見昆仲斯世斯人之慮千祈爲道自愛尙友古人若但與今人較長絜大遂自覺鳳凰翱於千仞其於古人不能冀其萬一矣良可懼哉此事須刻刻戒愼恐懼方與二氏之處處便宜不同中庸第十一章不可不時時三復也謝生口述與茅先生說令姨翁金先生病勢不痊飲食少進憂懸切心如何如何

又

去冬接手扎備悉道義至情曷勝感佩賢昆仲叙天倫之樂事讀古聖之遺書少年光陰刻刻不可輕擲也每與楚老談及任道之器必以昆仲爲首稱願昆仲秉時習之訓以無負同人之期許可也日用工夫朱子半日靜坐半日讀書爲不易之規但吾輩居家安能無事幾亭先生又三分之以一分靜坐一分應事一分讀書又更切當學者之心多喜動而不耐靜學問之道必以靜入且以靜爲本蓋不獨靜時要靜卽應事讀書亦必要靜靜功不得力應事時工夫必成兩概讀書亦必竟草草故學者讀書必認眞由靜入手以香爲節靜中務令常止常定廓然大公不令浮思妄想與

刻攝吾靈府斯心不違仁而止于善至于讀書恪遵朱子之法熟
讀精思切身體貼寧少無多乃爲得之昆仲毋以余之常言而忽
之也謝生今歲又得共朝夕甚好亦須直言規切彼此交盡忠告
之誠不佞憚于應酬仍假館山中特以老病日增艱于跋涉爲苦
然亦無可如何也茅先生坐地在城中曽舍親處象乾在家亦有
數生數百里外切切懇懇足徵友道之篤古風不墜非昆仲尙誰
賴哉臨楮曷勝切切

復任王谷

接來教見老母舅爲道之切景羨景羨細閲來諭只有一病所云
領悟所到非實踐所到也卽來諭敢一一爲老母舅列陳之静時

昏散應事走作總不能實踐之故周子云主静以立人極此聖門
嫡派也所以程門以静字相傳若實踐得到不消說敬而無動無
静無不一于敬矣以不能實踐反[illegible]敬字無依據無滋味不得不
向整齊嚴肅處强作主宰矣君子不重節卽孟子所云無暴其氣
功夫也若認此爲先務卽使坐中[illegible]時依然走作矣聖
人唯恐人錯認下文卽云主忠信總之能實踐得本體威重乃是
徹上徹下功夫如實踐未到以此爲先務譬以小學爲大學甚不
可也大學之道則在明明德聖人恐知及仁守之人不能莊涖故
發此論今外用整肅內用根據爲觭輕觭惰則可總之以直透無
欲之原爲主不得其原傍恐昏散卽附于根據之中走作卽乘于

整肅之際不可不察也芻蕘之言不識有當于萬一否

高子曰心中無一事之謂敬此善言敬者又云以其清淨不容
一物故謂之平常又云所謂敬者此也此合動合静合內合外
合體合用之訣也

與吳存菴

細閲尊稿所見處無不正當但不于躬行上考求而于見解上持
守縱說得亂墜天花與修身爲本總無干涉有一曲喻試爲台翁
呈之大抵聖人之言如白日中天東方觀之則在西西方觀之則
在東南方觀之則在北北方觀之則在南中央觀之則在頂言中
者是矣而執言東西南北皆不是則不可所謂執中無權猶執一

也夫子論達曰質直而好義足矣又云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則
何爲乎每見台翁坐而論之則是作而行之則非卽書而論則是
離書而論則非究也作而行之者既非坐而論之者尙未是也離
書而論者既非卽書而論者亦未是也所以然者尙落見解窠臼
中而未眞見性體也且先以朱子之說爲台翁晰之如明德註云
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所謂復其初者復其本體
之明之未嘗息者也此朱子之致知在格物也既曰本體之明非
台翁所謂至善乎既曰復其本體之明非台翁所謂止至善乎且
曰格至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其註物有本末則
曰明德爲本新民爲末事有終始則曰知止爲始能得爲終既曰

明德爲本矣謂至善之外有明德乎既曰明德爲本矣謂止至善之外有明明德之功乎既曰知止爲始矣謂非卽台翁之所謂止至善乎况曰窮至事物之理程子曰性卽理也謂至善之外有理乎謂理非至善乎謂台翁之說與朱子無別可也此一貫之學也但朱子欲學者兼盡多學而識之功且欲學者先用多學而識之力所以從入之途未免紆廻也且夫子何以不言致知在止至善而言致知在格物乎物者可見可聞者也至善者不可見不可聞者也不可見不可聞之妙處處在可見可聞上用功如行住坐卧語默動静五倫五事中在在與至善之體無絲毫間隔卽夫子所謂故有物必有則也所謂則者非至善而何所謂則者非格式之

格而何謂台翁之說與格式之格無別亦可也但於物上格至善不可謂物卽至善也物卽至善但可以之說物格而不可以之說格物昔人所云物格則無物矣正謂此也心齋王先生云格物物格之本又謂知本知止也台翁以爲庚戌九月十一以前見得如是本無差也既而謂物爲止止爲物故反以後說爲精也若說物爲止止爲物夫子何以不言致知在格止乎不可因止不離物而竟云止爲物物爲止也台翁曰知止又知本如明鑑在我妍媸坐炤權衡在我輕重稾稱故曰知之至弟則曰知止卽知本如明鑑在我妍媸坐炤權衡在我輕重稾稱故曰知之至又曰知止乃入門起手工夫未便可謂止於至善也誠所謂不識本體者不可謂工夫矣物格而後知至方可言知止聖經結語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聖經本合而一之不可分而二之也大抵聖人之言如化工肖物不可增一字不可減一字移一字不得換一字亦不得說物處還他物說止處還他止說明德處還他明德其中一本千枝條條不得如何如何

與某書

竊聞先師夫子之言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弟每遇他人恒懼有失言之悔而遇吾兄恒懼有失人之悔弟欲有言於吾兄非一日矣而未敢輕言者豈懼有失言之悔而然哉懼因輕言而失人則其悔更有不勝悔者在也昨聞吾

兄之詩并聞家庭之化小心應戶役之事且聞與民同患之高情迹不嗜殺人之說及現在　之語弟歸而思之不勝踴躍鼓舞而不能已於言矣其或聞吾言而使弟悔失言乎其或聞吾言而不使弟悔失人乎皆吾兄之有幸有不幸非弟之責也亦斯世斯民之有幸有不幸并非吾兄之責也弟今將發口而言矣而猶未敢也吾兄非精神寂寞孩其情而聽之終不能言也弟請先進聽言之說昔伯牙訪方子春於東海中至蓬萊山成連既去子春不來旬時不返伯牙心悲然後見海水也山林也羣鳥也仰天而嘆曰無煩別尋方子春矣弟固不敢方之海水山林或可自同於羣鳥之悲號乎意吾兄聞弟悲號之聲亦未能不如伯牙之仰天而

嘆也

呈舅氏

去歲接老母舅手書非備歷艱難深通世務誰能道其隻字甥此
時已將千古之人期之知老母舅久已將千古之人自期矣甥竊
于幽獨中心口相語不謂生當今世見此人傑且生于吾鄉更且
生吾母黨何幸如之甥此時已知外祖之柩必歸及歸而踴上下
大小畢歸而舅母大人及二位表弟獨未歸甥更喜出望外知老
母舅必自有說非尋常俗子所可妄而意之者然老母舅之歸有
敬之羨之者有愛之慕之者亦有忌之惡之者從古聖賢豪傑不
過于為人臣為人子二大節可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而已今老

母舅萬里扶櫬歸鄉可謂盡子道矣然外祖遺骨猶未歸土正寢
苫枕塊泣血救過之不暇也而遽有昨日云云在老母舅以千古
之人自期未宜遽有此舉動也且昔人云、無報人之志而使人疑
之拙也有報人之志而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者危也雖
老母舅之所搏者兔也非象也然古人搏象全其力搏兔亦全其
力不可不知也若謂報仇雪恥正大丈夫之所為當先其大于此
者不觀之胯下之餓夫與臥薪嘗膽能辛苦之句踐乎良足法也
且大丈夫一息尚存乾坤重擔正未有息肩處惟老母舅裁之察
之并宥之幸甚幸甚、

節徐斗一

自科舉之學興世人惟知舉業之師座師房師為師而正學之師
遂絕而不講今吾兄獨能行舉世所不能行而認真師弟子之道
則大道之興有日矣敢不額首稱慶哉前相會時承吾兄垂問率
意答一語未詳其所以聞吾兄有意督過之因返棹甚廹相別時
不獲再罄鄙懷雖托貴門人畧述鄙意未識曾此致否弟所謂中
孚先生不宜輕身而來者其說甚長其義甚廣不可以筆代舌不
可以傳述代面談不得已聊先以一語託貴門人致鄙意云令師
認真師弟子之道亦身擔荷此學則李先生此來為不虛矣竊念
近世學文者多學道者少學二氏之道者多學吾儒之道者少蓋
世人惟知好畫龍不好真龍非不好也良以真龍不可得而見也

今吾兄認真吾儒之學得師心傳必有月異而歲不同者豈非異
日之真龍乎譬如千年暗室中得一夜光之珠其慶幸當何如而
尚敢有異同之見存于胸中哉況本無所異同也今世讀聖人之
書者竟不知聖人之學為何學有談及此學者而故為輕薄鄙賤
之言且有立身宮牆自命為豪傑不肯以流俗自期待反恃佛門
之權教曲說妄議孔子之學為淺于佛公然斥孔子為外道如患
盲聾喑啞而舉世無一人敢出一言以相救此乾坤何等時耶不
佞稍有知識稍有肺肝而忍是非顛倒好畫龍而不好真龍諒必
無之事也但前說有不便見之于筆墨者故不敢率勒奉聞容俟
異日面商臨楮不勝翹企之至、

與謝廷鑑

令尊竟成故人使老弟抱終天之痛何恨如之遠隔二千里每欲寄一音而不得何悶如之不佞每念友朋中如吾子忠信篤行者不多有也每思與子相同數年共成聖賢博大之業以遂平生之志而世事乖違聚散無常徒切懷想爲之烏悒奈何奈何四令弟如爲鬼迷近來顛倒殊甚五令弟亦悠悠度日不思向進使老朽一片熱心付之東洋大海豈不可惜六令弟雖未知學然其直心爽氣猶可不埋沒于塵土中但家境太艱難愛莫能助增吾慚恨耳郟縣既少朋友須以文清集時時玩之自有得處令弟到日即以聞報之日爲居喪之始三年之中當依禮而行不可苟也以近

來喪禮盡廢人鮮有知之者即知之鮮有行之者願吾弟萬萬不可忽視也至囑至囑

與路允宜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子既知所以存之矣當豎起鐵脊梁不可一日放過不可一事放過不可一念放過一日放過即一日的禽獸一事放過即一事的禽獸一念放過即一念的禽獸須知千日萬日只在一念間千事萬事只在一念間上有千古下有萬年只在一念間一念放倒萬事瓦裂便與草木同腐豈不負天地生我之恩父母育我之恩師長訓誨我之恩孟子曰恥之于人大矣愚夫愚婦或詈之爲禽獸未有不

怫然而怒者何也恥爲禽獸也不知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仁即爲人不仁即爲禽獸若仁不能守雖得之必失之若既失之後而求復得不可得矣須兢兢業業念念戒愼恐懼自今以後直以考終命爲期何患不到聖賢地位耶勉之勉之

與雲倬允宜兩門人

別後工夫不知有自得處否吾儒之學與二氏不同須合動靜合內外合大小做去於應事接物處得力方驗得靜中得力於靜中得力方驗得應事接物處甚省力凡一切事長上交朋友不可欺已不可欺人言必忠信行必篤敬切實行去拚一生做個痴獃漢自有到家時節方信得名教中自有眞樂不枉負天地父母生養

此身不辜負孔門聖賢徹骨徹髓爲人一片血心千般痛論也直須壁立萬仞豎起脊梁徹始徹終做去凡外境有隔礙處當痛自克已自然時時進益若不會使船却嫌岸彎吾儒斷無此理萬無此事也千萬珍重珍重千萬

與子一表弟

昔有盲者因目廢而專用耳每有所聞輒心識之偶聞人言某所有寶山由某路行便可到彼凡人間所稱希世之寶無不具備聽其力之小大可恣取焉盲者心健羨之搥手頓足恨不能行然日夜念之不能忘也每向人輒閉目仰天言之言之而莫有信者奚止不信從而詬厲者甚衆盲者無以自解免也輒悵悵而退遂默

默者積有歲年。然深信其闢之眞切而不爽也。終莫能忍。更嘵嘵言之。詬詈者減半。不止幸免詬詈。竟有妄信之者。不止幸獲妄信。竟有遵路而行。以驗其說之非誣者。然雖如是。謂盲者闢人之言而言之則可。謂盲者親到寶山則未也。不佞無乃類是。頃接老表弟瑢章見寄序。暨詩皆可誦可歌。而不佞則愧死無地矣。但祈老表弟立不拔之基。以扶植斯世斯民爲己任。修持綱常名教爲己責。則老朽或得天假之年。轉藉有目者攜持。竟至寶山未可知也。能如是乎。豈不幸甚。即或盲者不能親到。而兩耳不廢。獲親聞有目者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也。斯時也。鼓舞爲樂。少雪向來不信者之詬詈。亦何快如之。及時克己。及時復禮。寸陰無忽。細行必矜。專俟專俟。前月謝峻臣歸。金先生有字來。意欲卜居吾邑。幸爲留意。茅楚老諒已具悉之。金先生年高而志篤。才大而心虛。不但近今所無。求之於古亦爲稀有。眞吾郡一大老也。得此一人來。宜其成正學。豈特一方一邑之幸已哉。千萬留意。留意千萬。至囑至囑。收麥時或入山圖一晤也。甫此代言。不多及。

又

自去冬別後。舐犢之痛。尅意除之。不禁陡然而至。隱隱已受傷矣。至念令祖伯父大人一生至誼。時不能忘。予亦不自知其何心也。每因思念長者。而喪明之私。牽連而至。只得一齊放下。且欲爲令祖作一挽詩。而筆不能舉。思不忍措。不得不姑俟異日。痛定而思痛矣。奈何奈何。賤體疝氣時發。如冰教行之。亦有微效。但時欲忘之。不能勤服耳。不敢望三月全愈。即倍之再倍之而愈。亦幸甚矣。遠煩垂念。感愧如何。館中頗安適。但精神不足。疏漏殊多。顧影自驚。徒增悲歎。三房令叔外境難支。中心無主。莫能助。內外均然。誠所謂旋渦裏佛。欲救水底羅漢。徒有迫切之私。無容自解而已。近閱讀心齋先生高先生二集。甚善。不佞近來益覺九容之教。容持之徹動徹靜。徹內徹外。徹近徹遠。徹始徹終。三歲童子當下能行。至聖至神無容或外。自小學基始。直至篤恭而天下平。一以貫之。所謂窮至事物之理。所謂致良知。所謂有物有則。所謂主靜。所謂主敬。所謂隨處體認天理。無非此也。不識老表弟以爲何如。

四月初又爲復七之會。以山城遙隔。不及通知爲恨。老表弟既爲此學。須豎起脊梁。捨身捨命做一出頭。爲本學津梁。不勝幸甚。若老朽乖鄙之人。可爲前車之鑒也。渴欲入山一晤。以館事羈身。不克如願。不知何時得快談衷曲。一暢鬱鬱之懷也。楮短意長。草廢不一。

又

從古聖賢。只做一件事。動靜不可分作兩㨾。靜中虛靈之體。即在應事上體驗。所謂不可須臾離也。動靜一分。則不及持者便多矣。文章性學亦不可分作兩事。與諸生應酬處。便是教人不倦。教人不倦處。便是學而不厭。所以夫子示子張云。能行五者於天下爲

仁矣須於根本之地有眞見庶幾由枝見本可希漸獲耳不然總在泥裏洗土塊那有清脫時耶至鼎鑊之憂自刻刻不能忘亦刻刻不可忘根本之體正在忙冗中見不得過爲分別只分理欲不分事應也鄙見如此高明以爲何如

又

接手教知進學之勇自得之眞不勝慫恿總之吾輩爲學習氣既深不得不漸漸消枝葉之邪皆緣根本不正只在根上求不必在枝上討然不得不在枝上驗愈要在根上求體用一源必做到顯微無間內外無殊方爲入手一槩順逆境遇可豫者豫之必不能豫只得隨時順應勉强支撑雖古人處此亦別無巧法不然何

必言守死善道乎

與子開宗

汝患泄瀉不知已愈否寒煖不時保養身體爲第一要務愼言語節飲食寡交遊勤訓讀肅九容每日作文一篇不必循三六九成例也陳介眉稿甚好宜以心體之以身驗之吾亦知不必過於諄諄祗犢之私有不容自已者今年邀天地祖宗之福若生一男汝亦當知此矣何如何如

館中不得與朋友往來小學生不可頃刻離者愼言語節飲食懲忿窒慾熟看四書本經常習靜戒輕跳不得與人會文至緊至緊目今官報多不可信至妄傳之言尤可不信聞人之言切莫輕信而妄傳之至緊至緊切戒切戒有便可寄一信少慰我懸憶在館中教學生須盡心小學生須善養之規矩要嚴功課要寬所謂規矩者全在自嚴其師範而已讀書寫字須要耐煩看了他每日須教學生六分自用四分不可泄泄也

我在山中亦無不可但以汝不在身傍恐汝日就縱放一路易染時下文人惡習不知自儆耳若果能刻刻收歛德器日深文藝之增進有不待問者

汝在家須十分保養身體時時刻刻如見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治心養身爲學施教盡於此矣九容不可不時時儆點此徹上徹下之學以之入門可也以之涵養可也卽由此能神而化

之聖人之踐形亦不外此也黙而識之識此也學而不厭學此也誨人不倦誨此也聖人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者此也顏子爲聖門第一流亦曰約我以禮下此者可知矣且吾儒之學日在飲食男女中要處處不違天則刻刻臨深刻刻履薄曰如之者此切指之詞非形容之語也能無戰戰能無兢兢乎不可不知之不可不行之也勉之勉之

十七日接爾字知媳婦胎氣甚安不勝喜慰然須百分謹愼先事豫圖藥斷不可不服者謝先生病體不知如何四學生寄來銀四兩須親自送去親自交付至緊至緊可親見四嫂說須將此銀竭力爲公用若病有轉機竭力調理復舊所係甚大萬一有不測四

學生不在家所係更大矣不可爲小而失大也恐女人家見短不可不與說知至緊至緊汝在館中氣甚昏倦想因坐後又因動後故也須力行九容不可淺視之作聖之基全在於此我如今亦勉强力行汝年少肯從此做入後來受用不盡目今士風之壞壞在此處矯枉行之其功亦不小也勉之勉之

汝前去後心甚懸懸直至船歸方得放心水勢至此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汝尗至館以前已多天啟四年一寸今又長尺四五寸矣姊夫田盡沒亦無可奈何憂死餓死等死也憂早而餓遲寧取其遲空憂無益也姊姊且寬慰他暫過目前先憂死了亦枉然耳卽他西門舊居亦在水中氣運至此欲何所怨尤乎汝正在少壯有道可謀何暇謀食況今無可謀食更何如謀道有道可憂何暇憂貧況今憂貧無益更何如憂道水勢至此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謀道而死死亦安謀食而死死則若憂道而死坦蕩蕩憂貧而死長戚戚孰得孰失是耶非耶試推其輕重度其長短取彼乎取此乎在人而已孰禁我哉天性觸處不覺縷縷幸弗以爲老生常談迂遠而不切於事情也

汝在家不可浪搭匪人外甥須要着一番精力訓誨他不可偷頹不可欲速教書須要粗訓不可爲自已讀時文要緊而視爲泄泄也至着碁一事汝既非爛柯山中人又非致仕家居林下高致下此則爲牧猪奴戲耳年少光陰耳聰目明何書不可讀何事不可爲須思幼年根器亦非凡流日流日下將何所底汝當自愛自惜自損自悔若萬不能自改時文之習亦須溯流窮源先本經而後四書何如壬戌錫山館中

宜興湯之錡世請父著

後學許重炎補錄
門人萬錦霏原編
孫男　保極校字

乾繫

易本無言有言非易稍通一綫落二落三以言剡言莫妙於畫以意剡意莫妙於乾橫身六宇包地包天无象有象示之以端有象无象徹底掀翻

九位於初純一不二未可及人而安汝止

九位於二出潛離隱昭明有融其德斯普

九位於三下體之上人事伊始无敢或放

四位有九陽以濟陰綽有餘裕不失其倫

九而居五世風醇古若非一人安變九土

九居上位形迹非常聖人處此不失其詳

人能用乾无所不可人能用乾无處不是縱之橫之純常無奇純常無奇千變萬化達此旨者斯可與言達此旨者亦不待言

坤繫

純坤之象則乾而行乾為坤體坤為乾用透體通明形質無礙不知坤學乾為虛體不違乾元坤於何始六位皆虛六位皆實任運遊行如天不息

初入於陰愼不可輕萬險千阻由之而生

六處於二居位之中陰而得中體乾為功

以六居三處下之上愼之愼之則乾為象

以六居四純陰之象順而又順守而勿喪

六居五位中順無對與天同功幸免無罪

以六居上陰極相亢陰而亢陽變易之象

人能用坤乾始得實人能用坤坤始得虛隨方自在任運悠游何以得斯念茲在茲念茲在茲念於何始撒手游行乾坤無體遇明眼人都如囈語

道體篇

最初返無始最簡而最盡一盡於太極陰陽為再盡三下不無遺萬物多遺剩三才而四象五行六爻應七情至八卦九宮十數定人心惟寂然不動斯太極太極發揮後鮮有能反一言不能盡意是以欲無說若能返厥初群言皆可息

陰陽發為氣久則必淆亂淆亂雖或久此氣未嘗換生陰與生陽分之以為變變化神之為闔闢分之漸

質無恒存氣無恒分開非始有混非終泯

有無不相離人視有無二有無視為二天下物皆二人我心與迹體用及生死得喪毀譽二從來遠矣

天與地為偶地終難偶天日與月為偶月偶日為難地處天之中

月取日光圓君臣與夫婦五倫無不然事則有本末理則體用先
凡事無弗偶一則無偶焉鶩之則有失專之無不全
凡形不能動動者氣運之人物之游行羽族之高飛矢石之流擊
唯氣為驅馳
凡氣不能止止者形拘之筒[illegible]烟可飲瓶盛雲可飛毬可貯呼吹
唯形不可離
形大莫如地誰復能運之氣大莫如天誰復能拘之是以天常動
止則地難移地自不能動天惟日夜馳非有使之者形氣性所宜
言性卽是理程門語無疑
曰形而上者天地所從生萬彙不可齊皆天地所成天地形而下

父母所由稱
獨陰而獨陽名一而實半其於生成功缺然無可見一陰而一陽
名兩實不判大生與廣生終古常不變
天地界乎道道包乎天地中國有五方齊之以不齊天下有
治之以不治包則人知之界則人不知有廓雖曰宏適隘反成私
天地自不滿疇或能滿諸凡生天地中何物能自如山川無全吉
人形無全瑜世福無全享極盛至唐虞朝尙有孔壬野尙有鰥夫
古今無全治一室有賢愚誰為得全者堯孔心德居

大道篇

大道直如矢迷人自紆步斯螽動其股莎雞振其羽萬物任自然

人事亦隨遇林猿獻技巧執矢死不悟乳燕逐市塵啣泥隨所附
近人人自親忘機物不忤鑄金忽踴躍徒被大冶惡妄存出塵想
出塵恐入霧矜心與作意反受聰明誤
日落夜行黑忽疑前有窟用力重置足遇坦反一蹶杯弓積蛇影
所患在億逆處事有成心得失生憂慼得失何足恧卽此暗中鉄
聖賢不將逆意必亦兼絕天下皆坦途往來無留跡
大木臥平途往來無傾跌移置臨深淵足戰不可蹈乃知氣中餒
非關有勇怯注異分金瓦心隨境遷革至人貴靜養浩然氣充溢
卓哉夏侯子震柱不變色神完無喜懼利害莫能惑
積善云有報此卽是私意造化本無心何暇織悉計榮枯與盛衰

不離陰陽氣春夏草木蕃秋冬物凋瘁人心亦同然何必求天地
和煦等春陽陰毒霜雪類卽或恃正直孤孑屬秋義激烈無含蓄
剛方少生趣以此相感召禍福所從繫香絜芝蘭秀腐穢蚋蠅至
曲木無直影器大堪重寄若稍涉虛假徵日雜陰翳一暴繼十寒
發育安可冀
心隨幻形生形滅心亦寂試以夢徵心此言殊未的凡夢所紛擾
不離意與識妄想互為因變幻由玆集遍問夢中境從未以鼻食
乃知念所無其根夢始絕人死若大夢渙散水猶濕曾閧生時恚
或化為虺蜴結習未能忘志動氣亦壹此語儒弗道幽明理無隔
有感卽有應機動若箭疾危哉旦晝昏長夜安可測心淸若澄波

塵影庶可息至人稱無夢涵養在平日
天地日滋生萬類紛無極既各賦形氣乾坤已辭職力田自獲穀
養蜂自獲蜜其間有盈縮萬事本難一譬如花滿樹安能盡結實
百鳥爭一鼠安能無得失人世羨富貴不過羨服食上天視區區
何足掛眼睫猶彼群蟻行適爾遇腥骨同耕獨得饑遇値非驅逼
遐哉宇宙寬浮漚任起滅兵坑四十萬命豈同日絕乃知稱命數
但爲下等說此說解悲憤亦足懈修習君子勤人事無愧便已畢

山居自詠

大山之居上漏下濕晝望日光夜窺月色土石爲墻竹木爲壁俱
用自然不假粉餙有水環流其聲琤琤有樹遶屋其葉青青有客

到門無酒無羹有友談道絕嚣去塵饑飱麥粥渴煮山茗健行若
竹倦眠草根問我何師深山野人

和長干送別韻贈同學諸友

克念遂作聖罔念卽爲狂不有先聖言至道烏可望人苟不知學
空談羲與皇念念古今通知能貴厥良罔慮氣質偏可憂嗜欲戕
如馬自有銜如澤自有坊行之成事業發之爲文章反已正斯人
黜覇歸純王哀哉人有心出入不知鄉賴我至聖師筆舌扶三綱
亞聖生戰國似禹平河江宋興諸大儒濂洛啓津梁皇祖開中華
抒發無遺藏從祀四先生敎施各有方末運生忠憲高踪追澤長
遵朱救流弊岐路泣亡羊一時知學者濟濟升其堂朝野倚之重
仰示以周行逆璫竊朝柄虐焰反天常時無醫國手二豎匿膏肓
極刑加正人削奪爲平常卓哉高夫子念之增感傷滄桑變易時
天崩隻手當至今止水波靜夜猶湯湯遺我復七規心淨患可防
彝之靜坐言嘉惠傳無疆願我同學儕日就且月將任重道逾遠
終身不可忘

詠懷

小樓方端坐曉日到窗櫺淨掃外來塵惜我分寸陰展拜先師像
曠古已及今及今如自棄不數千黃金黃金不可失況乃萬古心
一息足千秋所難在知音嚴霜枯衆草松栢自森森衆草何其多
松栢夫誰任

少壯不復返莫謂桑榆晚跼蹐天地間誰是超然者曰若古帝堯
心光格上下人之所同然薪盡傳於火不能違其天何處堪瀟洒
齷齪閭里士誰復知大雅烏雀縱橫飛鸞鳳胡其寡少見而多怪
怪者終何可

日用箴

晨昏須定省朔望必欽承祭祀宜齋戒居處務端凝舉步無輕忽
出話貴存誠與人防儕傲應事戒紛紜讀書益神智臨池收放心
聽講袪昏惰日課在專精聞鐘當起坐將卧先凝神晝夜分內外
古禮慎遵行如此平常法平常不易能

自述

鬱鬱不知時白髮一半强猶憶生三歲瘦骨齊書長血性堅不拔
受誑則悲傷五歲入小學知識如囊藏又如長河流中遭崚隄防
決裂不可問憔悴秋葉黃十三學文章天下云小康所爲皆俗尙
何自得升堂漸及十五六奇懷益悽凉冷淡習淸靜處處履寒霜
十九號成人世事多更張二十餘五年四海都茫茫皆醉我獨醒
悲歌不能忘虛生到今日何以對穹蒼

自責

學問無眞力不免師鄉愿徇俗失大義胸中多迷亂切近尙如此
違大胡能斷纖毫起利心卽與盜跖券往者不可追來者愼無肱

聞過有感

求名非我志避謗亦無由跼蹐高厚間老厥滋沉憂教言日夕至
救寒須重裘追思數十年何地可淹留滄桑幾更變偷生天一陬
着我小民冠群視如仇讎自視小如蟻敢不應呼牛戒愼若無耳
恐懼若無眸舌徧嘗辛苦鼻豈辨薰猶一身同槁木天君獨懷愁
中道遇良友卽著爲我籌人生天地間營營似蚍蜉日惟志安飽
夜則憂危樓降衷有恒性久矣忘天猷不聞古傳言頑石能點頭
乾坤亦大矣雜群猿與猴古來聖與賢寧敢矜獨修譬入佳山水
何如結伴遊古人善生謗莫如孔與周况此百年中倏忽亦知否
聞之失一笑此理亦頗優從此歌伐木一身叢愆尤迷窮俗眼白
矜彼有良謀笑爾說三綱笑爾論九疇終歲一寒氈如鳥聲啾啾
垂白守閭里未嘗動輪輔會見昔賢篆長年壁底休是固無賢者
有必與古侔不能希世榮借此文情偷落魄破屋中藍縷面無油
收召好名士放言輕九州動稱起瘡痍身疾多不瘳況有數端事
鑿鑿眞可羞良友述以告涕泗欲滂流老厥得聞此心和氣更柔
再拜服嘉言可以同千秋

卽事寫懷步東坡韻

不能買靑山結廬在城市閉戶簡藏書出門走僧寺或觀盆竹影
時枕曲肱睡所營在適已已適了無事客來何所供淸談爭掃地
蟬聲白雲外爲我送鼓吹

述懷

心同造物遊不避塵囂境寂寂空天籟飄飄絕孤影葉鳴風色驕
岸激波聲冷兀兀坐虛齋萬象宜兩省
辛酉江南生先生生於辛酉三月初三日一生不爲巧稍長厭羶腥萊羮不能
飽豈無大官秩使我窮乏好苦無希世資動市跡如掃卒歲敝緼
袍詩書恣探討松栢有高枝肯羨春前草

洗心集

心同造物遊身慰尋常境曉發聞淸籟胸開入雲影童蒙問字頻
衡泌門庭冷靜覺天源深胡爲不猛省
有生來人間未嘗識機巧禍福常不完疏食亦不飽豈無勢利途
令我聲聞好恐傷恥與廉市朝跡如掃拚此百年貧古訓時探討

不有同心人堂深十尺草
我生天如何一事未能了學書書難成作文文莫曉年年似飄蓬
栖栖若飛鳥何時登太山得見天下小
秋空清若洗悠然淨我心惜玆分寸陰憩此小竹林韞我匱中玉
不換千黃金況有古人書一卷十廻吟
每笑太白狂長生慕錢鏗亦有東坡癖相師如弟兄唐宋數百年
死若携手行才藻縱横發恨不同時生波瀾滄溟濶文思九霄清
氣可蒸雲漢力足摅堅城二子如聞道不下顏與曾如何羡遊仙
符此寥廓情
之子胡爲者胸中無所留時覩霞燦燦懶聽鹿呦呦萬念都蠲盡

毫端莫可求童蒙功課畢此外別無愁
回念趨庭日高樓對月初挾恩言笑疾恃愛捧承徐子職慚何盡
親懷痛莫餘夢中或一面悲淚獨踟躕
寂寞書齋裏吾心本太虛扶搖天際翼變化北溟魚世事同流水
人情似轉車所慚非烏雀何但局階除
君子畏虛聲惟憂已不成仁義工山重功名毛羽輕一息通千古
千秋係一生此心此理合今古可同行

感遇

岸曲不礙舟心多非避境所以武陵源漁父不能引此意向誰陳
余但贈余影不見與許儔厭動矜其靜

翻疑我獨異舉世罕所同幸有天地存猶生日月中依依楊柳綠
片片桃花紅不必漁人引何春不好風

偶行

偶行溪水上遥對數峯晴雪色分山色風聲合水聲鳥飛雲外遠
帆入望中輕懷古情何極狂歌莫與賡

新秋望月

尋常秋夜景得月便玲瓏世界塵埃外庭除藻荇中閒情端有助
往事憶無窮正爾不堪寂遥聞遠寺鐘

同福星坐月

涼月雖未圓花香徹肌骨重門洞開豁客散喧聲寂閒得吾兩人
坐消此良夕放懷空明中千載幾人悉

五鼓聞鐘

何處鐘初動冷然御遠風有心驚短夢無意徹高空浩浩雲天曠
深深今古通路焉吾喪我舉似向誰同

卽事

童子初歸去清泉澡浴新歛襟一危坐藏此百年身空際鳥聲遠
虛中幽意深長吟杯酒後聊對有青鈞

不寐

淸夜不能寐愁來卽咏詩吟成幾個字洗盡萬千私不數陶和杜
誰知白與維浩歌[illegible][illegible]直想見月輪移

兀坐

兀坐高樓上樓高四壁空片雲飛去後萬籟寂然中獨對寒峯月
時來簾外風目前難舉似幽意與誰同
釋然煩念淨安在更求心浩月寒潭浸奇花靑鏡森觀山忘石險
樂水聽波深與日推移去乾坤已到今

詠蘭

本是人間種偶生幽谷中霜深根愈潔雪厚葉加鋒遠性原非僻
奇香不待風一枝雲外放塵境杳然空

初聞子規

百端忽交集一聲春去了人生驚老幼日月自昏曉舊嶺起新雲

微風托高鳥俯仰天地寬吾身良不小

對月

不知天上月運行何時起不知天下人看月何時已慨此百年身
不見萬古人幸玆萬古月猶見百年心

論學步杜韻

學問無他道不受妄情欺已往豈可復未來當及時遠追千里驥
何待用靑絲孤軍遇勁敵捨身試搴旗
爲學同爲將見敵不見身惡衣無可恥惡食無可嗔境遇如逆旅
天性爲至親坐看流水去[illegible]增悲辛

對月

雲來月始昏照雲還是月雲能掩月光不能損月魄

夢中作

望望江門路時人莫知處欲尋碧玉樓念向白雲去

和高先生應事詩

應事本無事無事順應事若起好事心如何應得事
無事與有事當適爲一事有事實無事故名爲一事
大事本無事於何說有事有無皆大事何必說無事
勿放過一事事事皆大事不明一大事事事都不是

戲和山居隨筆

惜陰如敬客身世斯有主成位乎兩間便稱足千古

縱目雲霄上反覺天地小吁嗟萬古身甘作籠中鳥
今人須學古古人須學天學古莫循迹學天神乃全
夜靜耳生疾風聲似水聲返觀聲未起頃刻又晨與
山中無一事時時自返觀斗室誰云窄寸心天地寬
萬里無片雲九野盡空明對境渾忘我油油怡我情
萬古擁吾懷此懷孰能滿頭鬚早已白不自知衰晩
奮與何所似風雷爲知音去來本無迹深藏萬古心
靑春不惜春偸安閑坐眠有書尙未讀何事可留傳
此心卽琴心此操卽琴操未識此心者焉知此琴妙

偶筆

人生得丈夫萬一幸爲備寸心含宇宙不樂復何如

破壁

屋破靑天補白雲朝暮來月明光代燭雪厚玉成堆

坐而假寐

一夢入羲皇終古爲吾有醒而覺有身此身如樞紐

集句

林卧觀無始萬世同一時杳然遺天地好與白雲期
茫茫吾何思先天誠爲美深居觀元化映水秋聲起

病卧聞琴

夢裏聞鳴琴琴聲滿淸聽身與大化融廓然了無朕

聲音與性通性與琴相會萬籟莫不然洞然誰有礙

鶴高飛歌

慕容冠軍客長安秋颾迅擊鷹欲搏聚聲驚蹴士雅眠中宵劍舞匣吐寒安能鬱鬱久居此不飛則已飛翀天君不見九皐之羽烟霧質一朝失足爲人得瓊圃丹霄夢想中堦除求活何偪側偪側曾無苑沼棲荒臺濁瀌身塗泥腹餒那邀糠覈飽形殊翻受雞鶩欺此時庭前有兩鶴一愚一慧同盤躩愚者甘隨飲啄畢慧者悲鳴動魂魄悲鳴永夜聲徹雲舉足欲翥還蹭蹬花發江南愁庾信雪深塞北黯蘇卿鍛翮幾長長輒試試罷旋遭加翦劇短衿禿尾仍婆娑旁池照影增哀淚我爲語鶴汝莫悲善藏其用云何哉羽毛脩滿愼勿洩快翮乘風奈汝爲鶴聞此語似有識側目癡思諸以臆自此徘徊轉益低宛立亭亭淸皓月皓月淒霜晨復昏瘦骨崚嶒如病人忍饑啣粒不敢食乃今知欲輕其身孟冬高風動天末隼翔鶻鳴晶白日潛養雙翰欲已全夬起中庭逈弩疾非不顧儔侶亦或念舊人孔雀恥爲涸河嚇鼠升座閒剛肉生命須振翼峻蒼旻俯視下土紛埃塵嗚呼此鶴倘非能早覺猶同愚者伶仃躄躠行吾聞大鵬六月息智哉此鶴直欲達萬里雲霄不借力頡頏鸞鳳排閶闔我獨長歌懷憤激歌罷酒酣兩耳熱丈夫意氣森有神跋扈飛揚一駭府

楊花歌

三月楊花飛似雪年年空裏增春色去年楊花杳無迹楊花今又風中織一年一度見楊花一度一年今與昔今與昔兮可若何悲愁慷慨發長歌百度楊花飛將半來歲楊花春又換我笑楊花何太忙楊花笑我鬢如霜今宵有酒今宵醉莫放閒愁入眉際閒愁愁緒來無端脫盡閒愁天海寬君不見傀儡棚中一夕戲王侯將相須臾事利名不作傀儡觀深負浩天生我意此身若作傀儡觀浩天生我豈徒然楊花楊花飛不息楊花詔我春當惜無限春光無價珍百度楊花百度新楊花飛飛飛日夕對此楊花莫輕擲

步子一韻

目前何事可刪除頃刻千秋總不虛兀兀忘言觀大始孜孜斂行

見全書尋常嚮策與能吞頭沛操存敢曰迂疏節盤根當大任從
心所好樂無餘
一息還元萬累除時時太極孰云虛握拳搖扇凉生骨放眼觀花
香透書寂爾無言忘有我翛然萬籟了非迂古人字字皆真實夕
惕朝乾愼厥餘

夜坐示諸生

人豪原不待文興大造茫茫孰與鄰半縷香烟接今古一檠燈火
照寒更風聲習習空中遞夜氣源源靜裏深諸子斐然堪大任慚
余德薄未能純

館中即事

未得山居倚館居半間清室一牕虛耳司聽聽目司觀口職狂呼
手職書午課未完慚午供晨光方起慮晨疏兢兢養得蒙正贊
化參天在厥初

和前賢韻

陽羡城邊有舊廬頹垣破瓦不成居欲栽五柳天應許擬植三槐
地未除閉戶藏修期尚友出門游息勝高車蕭然四壁清風滿得
意惟開一卷書
頹垣破瓦乃吾廬陽羨城邊得隱居名亦有家成逆旅時因禴祭
到庭除塵方去案旋緘戶席不暇煖又登車問渠何事憧憧者天
命人間老教書

狂來

狂來獨與古人遊何暇偷閒營竖正孔孟源流嗟近晚詩書事業
嘆從頭百王心法童蒙裏千古光陰片葉秋履薄臨深增戒懼敢
同達士數輕鷗

咏白蓮

節節玲瓏透底通亭亭香徹九霄空高敷廣葢成團蔭密護深心
斂玉躬不蔓不支尤不倚宜雲宜月更宜風全身泥水全身潔自
在清凉大火中

咏菊

品花亦以無心貴此語誰知不浪投識得有心皆劣品花開何地

不風流

絶句

此心原自不容欺指點回頭已是遲直用直行無挂礙何殊日出
正東時

示學者

少年不學浪悠悠老去無成空隱憂寄語青春強健客及時黃卷
好埋頭
為學如登萬仞山層巒須用小心攀前頭儘有無窮趣只是功夫
不斷難
戰戰兢兢貴日新日新端的在天倫修身為本千秋訓天倫至處

卽新民

感興

半生不肯同流俗年來差識古人狂虛生中國稱男子辜負頭顱已半蒼

萬鍾之富侯王貴不易明牕一卷書未得古人眞樂意幾人塵芥視金車

不行天下難行事好讀人間其見書太平無用馳千里何妨騏驥服鹽車

蒼顏皓首百無成終日孜孜道未明回想昔賢全盛日講筵匝地盡儒臣

高堂何處舞斑衣履薄臨深凜所遺此身在處吾親在高子名言百世師

後生不學最堪憐老大傷悲嘆盛年不時播種奚秋望輕棄膏腴等石田

萬化根源總在身於身無疚始稱人厲行莫將名當實愛身無棄玉爲珉

寫懷

淒風苦雨忽天晴簷際時花向日明我亦此情同草木與花相對共欣欣

本原能與天同體三代功名始可歲士品有三皆淺論若非道德就功名

新秋和韻

白頭終日對南山偶寄危樓萬卷間誰謂山林了無事古人忙處今人閒

桃源詠

桃源處處啟玄關別覓玄關便隔山莫似漁郎尋昨夢落英多處漫躋攀

乾坤何在不深幽雲自空行水自流滑滑鶯聲花徑外芊芊芳草碧池頭

三月桃林處處花莫緣花徑自忘家此身不在桃源外何問桃源學藝麻

又步前韻

利名久已破重關人境逍遙卽遠山畫裏有人人在畫桃源縹緲不容攀

滿目雲山曠且幽杖藜隨步聽泉流桃源樂意堪忘老不信於今已白頭

梅花初放又桃花一幅桃源卽我家浩浩雲天今古濶臥遊樂事勝宣麻

讀白沙先生詩

洗心聊倩白沙歌歌罷頹然更若何遠浦牽罾怯烟水雨田耕耨

懷梓裏

山中四季

身居塵境樂深山　入深山竟似仙豈是山靈知我意故遨風雪與盤桓

偶然云卷六　詩錄中

宜興湯之錡世調父著

後學許重炎補錄
門人萬錦霏原編
孫男　保極校字

讀白鹿洞志和朱子韻

欣覩白鹿志遥念高山阿歷世千百年古賢共婆娑我生愧不辰未嘗一相過何幸殘編內得咏古人歌何時出我門俯身牽藤蘿一心亘千古今昔寧有訛盛世同心人濟濟何其多宮中奏雲門宇宙涵太和砥柱無其人奚自振頹波服膺紫陽師守死奪靡他身在蓬廬中心已馳遠坡超然謝塵網永矢碩人邁

卓哉紫陽師興教白鹿塲巍巍其成功煥乎有文章今幾五百年學規惟孔張一志傳千古山水餘輝光後學無繼起聖訓空洋洋小子愧虛生未能升其堂撫時深嘆息懷古增慨慷教思天地遠中心何可忘

讀正學先生集

展卷風雲起先生心膽殊氣能光日月筆可作天樞灑淚聲難讀廻思猶欲呼人心今不死獨力苦君扶

惠山謁二泉先生祠時有小雨

未識粱谿路今遊第二泉人名同水勝水更藉人傳挹水淵源遠懷人况味玄今日復何日冒雨且盤桓

深樹傍門入門標紫易臺徘徊更延佇遥念古風規庭宇依然在
增除不易窺卯人詢往迹非問卜居來門有買卜標題
第二泉何在原來第一流流清能見底來遠莫知由过旦無增減
人人慊所求潺湲聲滿耳靜對豁雙眸

和高先生靜坐吟

我愛山中坐不記春秋時桃李自欣欣桂菊非遲遲白雲無故色
好鳥鳴新枝山峰起危石兀兀亦如之萬物各有得何者不怡怡
我愛水邊坐瑩澈有餘情汩汩西來泉東去以爲貞行雲不能擾
映日非加榮灑然豁空遠烈風本無驚我與水不異源潔流惟清
我愛花間坐生香空我心無心香自溥閒香香又陰泉色炤我目

瓊枝集奇禽見斯靜者理幽意誰能尋兀兀坐終日花與我俱深
我愛樹下坐嘉樹自翩躚迎風滿清聽蔭日本自然昂霄而聳壑
藤蔓胡能牽盤松明月下雙桂曉風前陶陶有餘樂可爲知者傳

題讀易居額係倪文正公筆

薄言遊莫春爰造先生廬仰首見齋額齋名讀易居字畫吐奇光
直冲牛斗墟驚怪嘆希有詢知文正書文正千古人對之增躊躇
節似冰霜冷心同日月孤先生標此額深情貫六虛

題萬間室

函丈無涯際何爲號萬間太虛全斗室眼底徹人寰箇裏乾坤遠
其中日月閒誰能知此意千古有會顏

題仙人臺

憑虛一片石千古碧雲中挈伴歌其頂飄飄塵界空

石壁

石壁侵雲漢樵人不敢登豁然清我目誰是雲端人

一綫天

峭壁巖中一綫天人人識得此中玄無如失足塵途者不向深山
早結緣

讀李白望鸚鵡洲懷禰衡詩

相傳李白一醉人筆舌誕放呼仙神明皇召見雖借字宦官宮妾
終謀傾書生慣弄山開月步入金門便顛躓禰衡塚骨知未寒同

情應泣同病究才高識寡不知極遥望芳洲邊胸臆奸雄魏武難
口爭斗筲黃祖無從責孤鳳飛鳴鸞鶩中何不棲梧飲雙翼滔滔
天下多險途保身秘術惟持愚飲酒若逐失此意清平曲罷長嗟
吁

題陟山弟小影

處世如蕉兮無心持身如石兮介而貞潔清無礙兮如水之無迹
而無垠凝其神而儼若思兮縱筆寫青天之雲兮方於古人中求
之而何幸其生吾鷲嶺之麓巨匯之濱也

讀萬子雲俾清夜吟

偶讀萬子清夜吟凄凄切切不忍聽一言兩言淚堪把三言五言

傷肝心讀之未徧急掩卷拋卷徒增嘆息豈丈夫慚生此天地無力挽回天地貧推牕向天問明月明月無言空皎潔星光燦燦銀漢橫兮我愛然思古人

和雲倬家居雜咏

自舂

太極圖中涵萬象一中行處別陰陽時時舉處時時放脫體全彰好簸揚

一推一推復一推緩緩功夫緊緊追功深力到粃糠淨粲粲奇光昔不來

初從惟一造惟精到得惟精一始神粒粒全彰奇寶色掀翻透底

見圓明

自樵

一綫刀鋒萬里光碧雲深處闢洪荒淸風明月橫肩去傳得空山萬古香

自汲

隻手攜來天一源淵淵斟酌又焉貪一片空明今古潤千波萬浪印時圓

自炊

泉香火潔米珠圓爽理陰陽掌握間火候到時生轉熟不驚七箸淌加餐

結褵箴

薇爾寒衷爾足毋妄行毋退縮震无咎惟戩穀

解褵箴

解爾紱去爾纓燈有光影爾足無愧焉斯不辱

三無愧 為邵我成作

我成兄見示云飽食安坐搖扇淸凉此人生不多得之日乞書示所以不愧乎此者數條以當鞭策

尊人在堂兄弟隨侍諸孫羅列融融洩洩伺候顏色進以甘旨五十孺慕忘親忘已諭親於道第一無愧

一縱目間徹乎天地一傾耳處達乎無始飽食三餐如轍轉車安

坐百刻如流瀉水搖扇淸凉第二無愧

腹飽詩書目接聖賢耳聞善言身遠聲色勤勤不已無間晨夕惟日不足乃為吉人第三無愧豈非是云

有懷金沙某先生 金沙有孝廉于孝尼者介節自持絕意仕進嘗至吾邑洮湖潘氏家縕袍疏食有餘然自得之致乙巳後因潘氏昆弟友於吾師是詩頗見推重之意疑非于公不足以當之也霽識

不登岱華巔誰知天之高不觀滄海瀾孰知地之遥不考古奇士孰知人之豪漢有管幼安避地居荒徼晉有陶元亮得酒心自超唐有杜少陵寄情歌且謠不謂今天下有如先生操兼有古人長不獨志寥寥大道以晦冥何自能昭昭聞聲未謀面相思為劬勞安得雲門奏友朋皆漆膠

壽長洲徐昭法（名枋文靖公汧之子前壬午舉人文靖殉國後隱於天平山之麓地名上沙重炎識）

上沙與荊溪相去能有幾君如天之上僕如水之底雲影時來淵淵心見天[illegible]相照迹相懸景仰情難已思之數十年聞君六旬系四海一空亭江山藏[illegible]裏閉戶不見人樂天誰與比知今是何世桃源正在此一息貫千秋千秋一息耳有友索余言祝君多壽祝君壽萬無疆期頤胡足齒稽溪老釣翁視君猶小子忍作東山遊不爲蒼生起

短歌贈徐州張先生

每嘆古人不可見不信四海皆空虛亦思足跡徧天下深山大澤求驥珠無何又畏行路難獨擁蓬廬增長吁天高地下日月[illegible]

然畢竟與時行縱謂近今風頽綱維斯世[illegible]無人斯世人心不可問滔滔日下江河既仙耶佛耶救不能救之惟在明五倫五倫講習賴朋友一倫既明無不明讀古人書誦其詩性命真交古亦稀如何輕嘆古人不可見不見古彭城中尚有瑰奇磊落偉男兒

黃九煙先生醉歌（諱周星溧陽人[illegible]進士）

九煙先生胡爲[illegible]胡不守彝常誰能識得彝常解不死申申[illegible]常行不父生父父養父彝常人子鬪亦怒[illegible]食[illegible]中騏驥逸足凝千里下乘駑駘栈豆耳鳳凰麒麟本彝常雖駑駘駿欲偃蹇令萬事黃金貴黃金不多父亦忘不貴黃金貴毛裏先生特起扶人紀俗人但見有黃金反說先生負罪深先生有恨向誰陳寸心惟有蒼天明甲申桑田變滄海先生忍死觀河水　必有時艱難辛苦倚嘗之三十七年如一日一日舍生何易決閱盡人情與世機無如長臥碧流溪先生一死三綱正三綱既正千秋慶三閭之後有先生先生之風江水聲

曉吾一短歌

吁嗟乎今之世兮四海一空囊毋得一人兮如日出乎扶桑有君有親兮誰復知其不可忘爲臣爲子兮誰復堪與古人同頡頏吁嗟乎孝子兮難得其人膽父閭關兮不敢託養毋以爲名父有兇兮登聞可擊不敢辭艱兮借言保身爲明哲父有疾兮滌濯必親

不敢少懈兮懇祝天而代以身生雖二十有八兮千秋可則誰云孝子無嗣兮有弟三人將見萬古繩繩而不絕愧余未得識面兮猶幸得與尊君結爲心知結爲心知兮稔話蹤聊節數言兮以誌余之景從

公兗先生避暑養病於吾宜仰高風者踵至不能休憩感而賦之

匪爲溪山散客愁偶來村墅欲羈留浮生此世如空幻更際今時似野舟逃世世從逃處入避名名向避中收如何得入桃花洞任意逍遥物外遊

大觀樓遇周茂山（名楷四明人國初隱於僧淚遊至宜先生過之曰觀君意態絕不是僧周答曰如君）

誦言頗亦不俗自是定交遂成心契保極註

不惜流光迅寧來古殿中如何芳草徑亦有上樓翁莫道知音少
翛然遊興同豈煩開口笑相對坐春風

懷周茂山

丈夫亦爲謀生計好友相逢遂別離難盡懷中千古意無聊方外
一身非雲根有我疑多怪溪畔留君亦自奇酒罷五杯應耳熱茂翁
受尊大人戒飮止五杯
遥情已逐晩風馳

丹陽荆與可見訪既去過其泊舟處有懷而作

過君舟泊處寸步幾回頭安得雲天誼能如江海悠十年同旦莫
一笑足千秋佇望高齋約連牀話舊遊

贈戴元宜

世際刀兵刧救人爲第一但用救人心莫助殺人力殺人以救人
不可輕易說毋學假英雄嗜殺爲功烈不見曹將軍子孫世其澤
爲臣欲盡忠莫若愛斯民斯民入水火天地爲之蔫水火深更熱
如何合天心天心不可合大業何由成儁閩楚蜀間千里無人生
如此空天地狠虎日縱橫雖有侯與王何以成其尊民惟邦之本
本固邦斯寧古人有成訓不可不書紳
交淺而言深大易戒浚恒我所欲言者先我必有人樂道人之善
何必我居名欲言人未言之責無形有疑須愼闕不可逞多聞
無疑不克愼尤愼爲之辭言行爲樞機常談願君聽

和楊燕侯先生中秋坐月韻

秋風來大地郊原胡遲遲山桂開已落茲花未滿枝信知大化中
運會各有時人生何所尚所尚植倫彝浮雲富與貴轉目不容思
茫茫今古內誰雄竟誰雌俯仰天地間浩氣縱横之欲爲齊物論
不覺已參差天步偶如此固窮安敢辭

贈張樵水

君生三十我三九一水一山不相友狂言天下少奇人索居長嘯
嘆無偶或傳桃溪有張子閉門懶癖無倫比半畝荒園給粥甕千
張茶葉供薪水有志三軍不可移襟懷浩浩同滄海卒然驚動求
友誠雙足如龍不容已余性疎略毋善忘忘君名姓詢市傍市傍
罕有知君者忽見破門署樵水因而叩之卽見君始知聲氣默相
親覩君四壁空如谷筆花鼎樹如雲簇接君顔貌溫如玉高談雄
論驚汙俗使君生兮不同地亦將使君生兮不同時
猶將異地遥相思不謂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偉人特出佐明時千秋事業
從茲始既作男兒[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贈任王谷

人生重意氣知已古難稱況値今天下同時得見君君雖萬里外
寤寐欲相親何幸有良辰更能同地生勁筆敢回天高言闢我襟
有書子能讀有田奴可耕蒼蒼不用問總總忍相聞蕭寂古門庭
風流不近名孔顔百世師此樂正堪尋能摧萬里浪長風將可乘

何時得相對端坐聽雲門

和王谷五十自祝

人壽惟百年日行不遲遲百年已過半無閒澳在茲天命知不難難知在知非所貴對前聖淸夜無忸怩可以續既往可以敢將來自救救斯人先天奉天時尼友爲性命孔孟眞吾師當仁莫可讓舜誰我復誰南海北海興此心千古垂貢戴同皈佩朝端等山陂寶茲未來日日日愼斯須

此生萬古長鍐鏤猶爲天三年去一矜一息何容傲旦暮足千秋坦然宏大道長約更長樂心安無不好天宇自空明萬物徒擾擾逍遥樂此生悠悠不知老

讀書破萬卷何必論多少字字註我躬前賢各居要開天有濂溪垂統惟明道子靜擴塵翳足以空懷抱落落覩羣書得吾心所好筌蹄久已忘魚兎珍其妙陽明持一燈千年闢與奧更得忠憲公徑路都分曉

吾人何所事所事惟事天念念在躬行不貴多語言天地與萬物人事同轉環一念苟不慾萬世無推遷願學惟前聖何友賴古賢萬有八千日彼此欣弄丸

贈在翁張先生

先生高隱南山南小子深潛北山北先生何志厭囂塵小子狂僥愛山谷涉澗踰峯過考槃往往談言留信宿先生門內古人風相對怡怡致友恭傍觀益日羲皇上方信桃源路本通後起繩繩都問學年少英英見頭角方今大道正難支亢如九㸃懸輕絲半逐辭章半聲利雷鳴瓦釜黃鍾棄不謂乾坤竟到今孔孟絶學文好僞萬仞狂瀾砥者希言之痛心堪揮涕千秋大業果誰傳盡是當年賢子弟聖功養正貴童蒙後生可畏錚當礪從此光陰不浪消佇見仁風翔大地不見涓涓山下泉日夕汪汪奔注海

贈陳公治塞外省親

有子有子在天之南有父有父在地之北

有子有子在海之角有母有母在天之涯

子兮子兮何爲乎天之南兮父兮父兮何爲乎地之北兮

子兮子兮何爲乎海之角兮母兮母兮何爲乎天之涯兮

父也天只無父何怙瞻望父兮極北蒼煙何渺渺兮

母也天只無母何恃瞻望母兮白雲天末何杳杳兮

瞻望父兮父之去子痛父之心瞻望父兮父也來思何夕何晨

瞻望母兮母之去子牽母之襟瞻望母兮母也來思爲爽爲亘

父思子兮無旦無昏子思父兮無寐無寤

母思子兮無晦無明子思母兮無秋無春

父兮父兮思而子兮而不得見兮何以爲形子兮子兮思而父兮而不得見兮何以爲人

母兮母兮思而子兮而不得見兮何以爲群子兮子兮思而母兮

而不得見兮何以爲生
山兮川兮雖修且遠兮寧不同乎日月之照臨
邇兮闕兮雖寥且濶兮寧或殊乎天地之生成
幼而無知兮空號且泣兮無識無能父兮母兮子罪巨深
生幸爲男兮既冠且婚兮生女生孫父兮母兮子願曷伸
跋兮涉兮于邁于征萬里非遐兮計日可程
水兮陸兮有航有輸險阻非艱兮天階可升
吁嗟乎此生生得見父兮何分乎鵷鷺與大行
吁嗟乎此生生得見母兮何異乎乘風而御雲

有子有子兮何憂乎在天之南兮有父有父兮何憂乎在地之北兮
有子有子兮何戚乎在海之角兮有母有母兮何戚乎在天之涯兮
父兮母兮思綿綿兮終古無期
子兮子兮走踆踆兮樂豈云疲

聖涵祚上詩以贈之 周立五子

有子行役言入京都荊山燕水遠乎遊乎遊乎遠矣匪朝伊夕客路三千邁征一月
有子行役言觀京國燕水燕山樂爾遊息遊乎樂矣君可慕矣君可慕矣親亦可懽矣
有子行役言念皇都皇都壯麗百卿嵩呼嵩呼有日高堂雖得日淸日温時不可失亦既有孫兮何未能越而代乎子職

贈邵我成

往日亦如君有母往日寧知今日苦今日亦如君有母今日希將往日補往日有母不如君不如今日君奉親今日有母不如君如君奉親今不能今日徒將往日悔往日徒深今日罪如君歌舞老親傍何異神仙在玉堂朝朝暮暮雲霈上綵服中人誰敢方

訪王崇雅先生兼仰守齋先生遺澤

幽徑籬門隱者欺相傳其義昔賢廬一庭瀟灑流風遠四壁高吟積慶餘淸白家傳千古志典型世守百年書盛朝遺範今親炙如見當年劍佩徐

和史修齡韻 名榮程一字玉涵

問余何事過東關曰有良朋樂隱淪曲徑疏畦天下士時花修竹上皇人一池蓮葉香偏遠滿架詩書學不貧何必桃源問津去杜門早已隔風塵

送子一赴館言懷

避人慚我拙借館到君家有志期招隱無緣遇達槎山深懸石古水曲亂雲斜恰似魚人入傾心付落花

壽金廓明至館 名儆武進人寓居靖江年高於先生篤志好學執弟子禮甚恭歲必渡江候問先生復擒家武花與茅齋傳同居以爲卒業師門之爵壽讌

翩然良友至相對好懷開道左能傾蓋霜清欲溯洄底須悲白髮且共酌金罍倘遂山居約棲遲願莫違

書錫山顧昀滋來宜 名培鳳事先生破產建書院於錫山至今祭享重炎識

小樓兀兀坐黃昏萬籟初希聞叩門問是何人勞乃眷心知我友遠相存連牀暫對談無了千載爲期志弗諼握手不勝情默默雲山杳渺思頻煩

贈芳楚傳 名鳴珩泰州人

不信乾坤遂乏人逢君一笑忽忘貧蜃樓海上原非實雞犬雲中豈爲秦教授兩州時化雨講筵三世火傳薪 胡安定王心齋皆泰州人 高風披拂千秋遠特起雄豪更絕塵

有懷楚傳

匆匆一別上行舟彼此同深萬古愁君到桃溪天近暮我居孤館夢難求山中猛虎知君在世上狂心到子休良晤先期雖有約何當一日似三秋

書朱式屏至衆述饑荒流離之慘感而記之 名廷宁靖江朱慎人子

不畏江濤瀾扁舟訊老夫相逢堪起舞感還忽驚吁鄭俠圖雖繪長沙淚欲枯叮嚀無別語戒慍保微軀

別朱中泊 名廷宮式屏弟

一別于今已七年光陰似水去無邊與君若作十回別彈指空過七十年知君近作燕邸遊燕山燕水何盡頭高着眼光雲際看人

間何事可傳流少年一刻千金價千金難買一刻鑄揮乎中庸就能久頃刻服膺隨放下天生我才必有用贊地參天今古共莫嗟遯世不見知聰明聖知天所縱七年之病三年艾苟爲不畜難能待與君贈別無他言瞬存息養直天載

送謝生廷鑑歸中州 汝州郟縣人父王恩荊溪遊擊兄弟皆學於先生霽志

余生江之左子生河之南水遠而山遙相思會面難數年得一見聚首能幾番不覺一載餘匆匆又言旋不忍遽分手胡能久留連情與事相違彼此不容言誰云隔千里此心無間然同居日月中同生天地間同心師孔孟胡在別山川慎之重慎之言行懲其慾少壯不再得莫待雪盈顛一息無輕棄光陰似流泉學非獨成已好友莫混損友如性命千里同比屬聯遠數千里莫輕辭往還州里無儕忽必察其所安十室有忠信引掖莫自寬敬爲學之半學爲教之原人已共相濟麗澤有明占子才良可進時宜親簡編文左而武右不可泥一偏學成能用世蒼生何幸焉臨別贈斯語情思頗纏綿別後時觀之如得親余顏

贈謝生廷僴

爾祖郟鄏之遺人父官陽羨因家云陽羨溪山峭且深買田卜宅古有名溪流浩蕩山光潑特鍾奇秀生奇英江南謝氏今載興文采風流何足名子年十七來吾門高公忠憲有規程七日來復見天心追隨四載服習勤生在今時師古人行有餘力斯學文文情

奇曠絕古今轉移風尚端有因子今姑徃就昏姻人生大闢宦與
婚、、、、、新婚不變宦可徵察乎天地首人倫風自火出家義精文象家
人利女貞男正乎外斯有型初九閑家悔可泯威如之吉在反身
言則有物行有恒助爾為學際風雲將以斯道覺斯民百年行履
開千春皆從此日為之根慎之慎之毋不欽

喜路允宜同居

奇君特發千秋志前承徃古後迎來何幸生同兩溪內相逢心共
一天開緼袍疏食風流遠默坐高歌逸興催先覺從來瀟灑甚小
樓樂意勝蓬萊

青選熊子自瓜步來入山見顧問其近業以學醫對率句贈
之

學醫須學范希文只為良醫可救人願子速成醫國手普天同病
在心經

識得人心大病原方知已病亦同然直方藥去吾心病贊地參天
非等閒

黃金自有黃金價決不和砂售與人學醫若為謀生計紙費恒言
可作箴

此心原與天同體此學無非復此心通天通地通人物方可從師
讀難經

喜金沙于氏表姪至

而之祖母吾之姨子之先翁吾之弟吾姨吾母相繼亡更無舅見
同見娘㡯幾兄弟一對面握手述懷談悲涼不聞而翁棄我去輒
夜思之增憂傷忽聞門外來年少倉皇一見喜欲狂而生二十有
二年尚未識面如參商細述祖父瓜葛因彼此離憂倍感愴匆匆
別去坐孤館百端交集九迴腸而年正少吾已老無以贈而深慚
愧勸而力學追古人莫逐流輩工辭章聰明男子莫輕棄一日回
心卽千里六經孔孟有真傳不同方士不同禪老祖在堂宜孝養
一刻千金不可放丈夫自有千秋期莫趁市兒同遊嬉須知孝友
傳家寶忘此二字終身迷有弟急須勉以學不學將落寧我欺彼
丈夫兮我丈夫舜何人也謹相祈歸見祖翁述我意失禮長者罪
與邱山齊

聞吳門史氏母子貞廉感而賦之吳為存庵先生族婦食貧苦節母女煢煢織紝自給歲凶艱食朝夕不能具饘粥存庵倡族衆為升斗之供其女以為非義勸母堅辭不受吾　師羨而賦之並誌

天胡以為清地胡以為寧日月胡以明風雷胡以行山胡以能高
水胡以能深考古而知今豈不存乎人人能參天地惟克盡彝倫
為子而盡孝為臣而盡君丈夫分內事尚欲起謳吟矧茲一女流
立茲天地根夫亡守高節志一不可更敝廬不足蔽風雨時相侵
微田不足耕米珠桂為薪餓死事極小獨奉大賢箴尚曰有遺孤
可以觀厥成遺孤六齡殤益勵終古誠族人欽厥操贈粟稍周貧
介然義形色所實惟廉貞間氣鍾其女侍母甘苦辛殷勤向母言

玆惠不可承啜粥艮自適違心恥難伸此生父母外愧受他人恩
女年未及笄高志薄層雲母子同峻辭賻者返逡廵㷀㷀母若子
威鳳兼祥麟聞之增余慚玫嗟生不辰同時更同地可幸艮可欽
不謂今天下乃能性其情不忘溝壑志神聖維玆心力可砥狂瀾
義足扶乾坤邈然登雲車可望不可親

爲徐節母賦

陽羨溪山天下無幽曠高深連具區溪山靈氣鍾人骨藍田艮玉
夜光珠君不見徐家少婦甘高節從容守志潔其躬誰謂婦有女
有女不堪爲祭主誰謂婦無兒夫有兒兮卽我兒夜深星月入空
室一盞青燈照寥寂方哭艮人二十三爲臣死忠易爲婦守貞難

清操竹有節淨志井無波有子善繼前人志婦兮子兮千載名不
磨

景張貞烈女詩效康節體

乾坤今鮮奇男子砥柱中流一女人一息痛成千古恨及笄人作
萬年身
及笄人作萬年身取義成仁不有生飄然撒手同歸去不負人間
走一廵
不負人間走一廵父天母地立乾坤人間始識眞夫婦肯比尋常
鳥獸羣
肯比尋常鳥獸群光天大孝在明倫五倫全恃一倫始一日心明
萬古心
一日心明萬古心何殊携手入青雲馮虛得了今生事十七年同
百鍊金
十七年同百鍊金百千年內幾如君人心頭刻還三古立懦廉頑
百世人
立懦廉頑百世人百千年後死猶生聞風興起猶驚絶親炙高蹤
愧莫倫
親炙高蹤愧莫倫守身不敢負雙親人間慎莫輕看女暗室千年
藉一燈
暗室千年藉一燈乾坤正氣屬閨門須臾節立千秋節頭刻身成

萬古身
頭刻身成萬古身男兒到此尙逡廵如何怯怯深閨女日月光生
一片心

偶然云卷七 詩錄下

宜興湯之錡世調父著

後學許重炎補錄
門人萬錦霏原編
孫男 保極校字

辛卯九月哭母 此卷敘年

庭際海棠開又謝慈幃寂寂語音遥虛中恍惚呼兒到痛殺從前侍養驕

秋風瑟瑟入總櫺恍惚樓頭喚子聲幾回驚起渾如夢月白霜清何處尋

十一月桃溪哭母

山頭雪已盡天際白雲空月色寒煙裏泉聲亂石中飄飄驚落葉渺渺送飛鴻淚盡高堂夢淒然向晚風

除夕哭母

徒爾名爲人寒暑同流泉舊歲過今日慈母誨兒言病顏雖罕潤白髮尚未繁變曰忽常談竟成莫贖愆閒中忽驚起直欲走窮山冥冥今何嚴迢迢不復還母去言常在益令悲苦纏神仙不可遇何自得長年餌藥未能供山谷憂變遷我母有深懷念之涕沱然

壬辰忌日

余生二十五世事方披猖我母生六人幼弟生而殤幼妹嫁毘陵未幾身先亡有弟生二旬卒然天一方兵騎紛縱橫音問不得將傳聞湖舟中刀箭爭殺傷骨肉葬魚腹萬頃空蒼茫長妹避兵戈相依忽殀亡六人四先喪念之摧肝腸況有孫四齡早慧反不祥我母不能悲悲深入膏肓五十有九年不顧兒女行音容不可接有恨問天長去年五月終病勢正倉皇今日復何日血淚灑空堂

癸巳洞山謁墓

遥見洞山如見母兩足雖疼健如虎匍匐墳頭喚母頻不見慈顏見黃土

聲聲喚母母不應聲聲喚兒兒不聞淚盡腸枯無可訴分付風聲與水聲

寂坐墳頭聽水聲如聞我母誨諄諄叮嚀囑付無他言只教痴兒

謹守身

我母遺兒忽兩年於今悲苦更難堪隨聞隨見風刀割飲淚吞聲寧忍言

墓歸

昔日出門歸欣然見我母我母喜動顏問我從來路諄諄復諄諄細細須悉數兒性拙而畧應對多莽鹵今日入門來忘母歸黃土猶欲向慈幃爲說登山苦恍然驚若夢空堂對木主默默空淚垂哽噎不能語

三月

驚思我母骨毛寒何日呼兒重整冠忽忽音容如可接依依手澤

倍難看昔年未信生如寄今日空教淚若湍教子未成身已化懸知遺魄何難安

兩週

母去高樓在樓前草色深兩年空灑淚百感叢驚心畏見東牕月愁聞靜夜吟有言憂夢短無語對遺簪

步陶韻癸巳

不善將迎色屢欲逃深山羿與日俱生三十有三年喜鳥入尚林羨魚潛深淵慚無百斤力種得十畝田俯仰聊自得昂藏天地間不隨天子後不在王公前朝看嶺頭雲暮歌村里煙或時宿草中或時棲樹顛懷中無一事耳目有餘閑四體縱勞瘁何處不超然

甲午歲余仍館桃溪內家內家有小孋年十歲餘乃妻母生時不離左右者也余以癸巳歲十二月十四日歸至新正初九日到館不見小孋詢之已於十二月念有八日爲中殤矣心甚痛之賦短章以誌慨

死生同夢幻倏忽亦尋常轉盼生者死當此情難忘悲辛動中懷百感增憂傷雖云隔一歲時日猶未長奈何骨肉寒早已棄塞傍念玆代謝因痛絕摧肝腸如何得生者虛消日月光

遊張公洞辭乙未

洞發兮山巔從遊兮杳然旣屈曲兮奇幽何峭削兮巖巉放余目兮騁懷轉余步兮雲開見遊人兮石上如飛鳥兮方來杳不知兮西東石峨峨兮煙濛濛懷伊人兮焉在如聞太息兮似翁

石磊磊兮如雲水深深兮難尋悚心神兮頓易何窅窅兮無垠夫何爲兮奇峰紛然來兮雲中目瞻顧兮不暇足踉蹌兮難從

又

兩石兮人形終古兮相向翁少下兮乘雲媼現身兮在上目窅窅兮無涯石嶙峋兮參差眄深淵兮莫測渺何方兮自疑羣遊兮石屋水泠泠兮如玉思仙翁兮浩歌音鏗然兮在谷奇曲兮無方巍巍兮高堂豈玆洞兮吾老何憂思兮難忘或後兮或前或右兮或左見遊人兮如石覩磊石兮如我

同友登周孝侯墓乙未十二月廿七日

三十年前同此日余方五齡君未出三十年後此日同君亦我然稱老翁今朝正是君三十與君談笑終日夕城郭高邱偏一登慷慨長歌懷古人古人生長同城邑高風千載如親炙當時不改少年行安得芳聲百世聞余視君生多五載悲嘆無聞弗可悔相期來日師古人分寸光陰莫敢輕君不見西溪水向東溪行咫尺波生一萬層

和龍溪王先生韻乙未

天地高且遠萬彙之逆旅況在此乾坤滄桑呼吸起曠觀斯世情鳥入樊籠裏慚愧少壯時未悉躬胼胝朝看嶺上雲暮悅淸溪水

浩然塞天地逍遥寧有此畏我同心人稱我爲知己匪敢故相違
吾心已而已亦匪學焚任果哉非果矣

丙申四月十八

風能枯河流日能枯河流河流終不枯源在天西頭
目則殆於明非明目不盲耳則殆於聰非聰耳不聾心則殆於知
非知心不迷有能能皆殆殆成不及改萃禍繇其能反之惟克己
愚者安其危如寶不暫邊國亡天下僇樂此不知酢
大地曠無涯兩足踐盈尺恃其所不踐運行無留迹
以目視目目不熒以耳聽耳耳不聾以心復心心不蒙
以目視目目則熒以耳聽耳耳則聾以心復心心則蒙
以目觀目目則[illegible]以耳聽耳耳則聰以心復心心則通

五月初九日聞兒一週哭母

邊母忽六載生兒方一週孫生母不見漸長淚增流嬉笑俱成痛
啼號轉益愁縱然能念祖提命孰從求

獨步有感 丙申

向夕天無雲月光白於雪小飲覺微醺出門隨所適岸下往來船
城頭舊時石一鳥空中飛波紋簇如織孰大高下聲漁燈亂明滅
放步代狂歌仰天聊自得悠悠我心憂欲言誰與悉

偶成

不知今夕是何夕寒氣侵人徹肌骨小寓不忍遊閉獨坐對月
月不出反袖彼肩聊行行行欲踵踵不得蛩發高吟吟不休蚓
悉長歌歌不輟慚余偶影影亦濟蛩蚓不如徒兀兀

纔足

纔足應須日夜馳叮嚀莫在一男兒功夫澈後開眉看萬里青天
月出時

感懷 丁酉

我意猶兒童日月來不已三十七年中蒙蒙如夢裏短髮驚星白
長形同敗葦那知是何世但甘穿故紙汪汪千頃波乘風破萬里
二者素所羨死灰吹欲起

偶筆

三十七年來學得安閒法冰中好避寒火中好避熱或笑余爲頑
其然豈其然

偶言

未嘗離故土如受要荒謫未嘗涉江湖如爲萬里客甘作霜中葉
欣爲玉邊石古人不可見靜對遥天碧

生日有感 己亥

此心同太古此日我生初白日自浩浩輕風何徐徐年年芳草綠
樹樹好香餘自有桃源在失路空躑躅

遣懷

終日坐庭除餘生慚短裾躡無三尺劍樂有一牀書遊可空山虛

潸同淵水魚桃源何處是攜手莫疏徐
舌隱桃溪上四望山爲城但見空林影不聞鳴鳥聲長歌愁自放
逸與倦猶生杯酒聊云適處齋經自楙

自勉 庚子

虛生高厚間四十還如玆蕭蕭白髮生自笑不知時若非大聖人
難言湼不緇古人書尚存賴此決吾疑空願非一日痛與俗情辭
無聞不足畏斯言當繹思莫因年自棄但恐心自欺斯須不顧諟
永爲世笑之宣父所雅言執禮并書詩

傷内

茹荼二旬餘身亡遺一子每歸登空房愁懷何可倚撫此無母兒

稍寬亦至理
空房不見人誰復能遣此三杯酒入脣浩浩忘所以始識陶淵明
種秫有玄理八荒爲庭除醒者胡能爾

感遇和陶韻 壬寅

余性懶且拙學咨益成疏千秋作宵晨天地爲籧廬老大訓童蒙
隙陰還讀書率意寡所諧不羨乘高車亦欲學老圃無地可滋蔬
謀道不謀食藉口與之俱古人雖已渺剩有桃源圖披圖覽再三
此風皆焉如
忽爾四旬餘無復昔時顏忘懷不覽鏡行興猶當年亦欲作小隱
無錢堪買山知音杳何許含情對與言

高累作深谷深谷爲高嶺秋月與春花皆同夢中景偶然念及之
炎暑冰霜冷夏夜天不明不殊冬夕永莫謂無知音相和欣余影
晝短心空長歷歷所歸隨地作深山無聊堪習靜
四十有二春春春送花柳羨人別我去暫離必不久疑聯二十年
人涉卬無友有懷託高歌無聊寄林酒短髮星星白頭角空相負
三復愧南容永言躬自厚光陰不知惜往日復何有

人定聞鐘有感

余生辛酉又壬寅已別城居三十春人定乍傳鐘過耳聞聲猶似
昔爲隣紛紛往事同雲影浩浩虛懷映月明交集百端誰告語無
言兀兀守余身

癸卯清明前四日哭父

哀哀吾父兮怫鬱抑以終身哀哀吾父兮怫鬱抑以終身腹兒四
十有二年兮一旦棄兒以長行腹兒四十有二年兮何一旦棄兒
以長行兒之未生兮祈得兒以欣欣兒之初生兮如獲百朋之奇
珍兒之既生兮慮疾病以殀兒齡此朝而彼夕兮忘寢食以保兒
嬰兒適炎天患痘兮外延醫而內禱乎神明閱七日七夜兮未嘗
解衣而脫巾五歲入小學兮日望兒之學有所成十三學爲文兮
日憂兒之文不從新延師十有五年兮兒質愚而有辜吾父之苦
心喜見年之方長兮兒年十九爲兒畢姻兒二十有二而舉孫兮
吾父幸其有後見孫四齡而早殀兮吾父哭之爲目昏遭亂離而

顛沛兮家計爲之日傾有弟歿於亂兵兮吾父悲咽而隱痛之深
賴吾母之盤桓兮聊以遣窮愁之寸陰兒年三十有一兮吾母溘
焉長逝兒心如沸兮如喪吾父失老友兮兒如大地之忽乎沉斯
時尙未舉孫兮吾父益憂乎後嗣之伶仃恐一子爲險子兮爰取
側室而反受其憑陵雖生一躬兮終朝反目棄之以他奔有弟亦
八齡兮患痘而醫師錯用夫參芩自吾弟之殀亡兮吾父益悲楚
而不暇夫涕零兒念莫與慰朝夕兮禮言養老尙須以婦人更覓
一婦以左右兮羌未盈乎八百有十旬壬寅八月十五兮哀哀吾
父竟鬱抑以終身冢婦早亡兮未獲送吾父歸乎九冥長孫僅八
齡兮猶冀目擊其冠婚次孫雖娩出兮猶喜其學語而未成音哀

哀吾父兮何一旦棄兒以長行言行無大小兮教誨必頻頻出入
無近遠兮訓戒必諄諄憂兒之愚鈍兮日慮生斯世也而獲戾多
門患兒之迂拙兮日慮際斯貧也而生計艱辛兒雖四十有二年
兮猶同孩抱之恃愛而挾恩一朝失怙兮煢煢無歸如高天之忽
爾摧崩口體何不能養兮何志與事之可云菽水尙不能供兮何
色與善之能純嘗見販夫販婦猶能供甘旨於二人兮慚兒空讀
聖人之遺文哀哀吾父兮初不知生斯兒也竟如茲之一無所能
不知其長之爲薦兮初猶惜此目前爲我之菁菁哀哀吾父兮有
事兒不能爲之述兮有志兒不能爲之伸擬兒爲蘭蕙兮兒忽變
爲蕭萯之根期兒爲黃鍾兮兒不能爲瓦釜之鳴不知兒爲金中
之廢鐵兮誤寶之爲百鎰之兼金不知兒爲木中之朽株兮猶日
冀其昂霄而拂雲哀哀吾父兮兒罪當萬死而烏容覘息於人羣
冀兒爲千鈞之重兮而不意如蟬翼之輕冀兒爲隨和之璧兮而
不意兒實碔砆之倫冀兒爲千仞之鸞鳳兮而不意且無斥鷃之
翮冀兒爲空羣之逸足兮而不意兒不若蹇驢之騰哀哀吾父
兮兒自悔兮孰可悔兒自恨兮孰兒懲哀哀吾父兮兒胡以爲親
之子兮兒胡以副人之形哀哀吾父兮竟鬱抑以終身服兒四十
有二年兮何一旦棄兒以長行天地有時而改兮兒之悔恨莫能
與之更日月有時而遷兮兒之悲悽不可使人聞

忌日哭父

昔年此日正會皇今夜今年倍感傷忍爾三週一彈指淒然片楮
數枝香承歡奚自空遺恨備物無從念莫將徃事只盈雙眼淚忍
當明月又臨牕

寫懷和杜韻 丙午

夜深坐孤館長吟抱余膝造夕思雞鳴佇望東生日顧影與之言
惟我與爾匹萬事盡空名爾名亦無實悠悠空際雲浩浩東流疾
世務不及談無聊惟捫蝨一身如飄蓬千秋業難畢安得聽雲門
友朋皆膠漆愁消數卷書興至一揮筆如何天日遠久使浮雲密
天下皆好竽而我獨鼓瑟豈乏鍾子期竟爾擇斯術
于思千慮息百慮百翻休恐以旦夕陰致滋終古憂河洛有淵源

足以恣窮搜深微無底壐靡谿玄幽日月迅西遊江河矢東流
丈夫生百年何以命千秋古道棄如土軒黃不可求俯視八荒內
何異古皇州狂叫古之人天地亦爲愁滄海似蹄涔太山如蟻邱
有目不敢開有足不敢投愛此七尺軀敢爲溫飽謀

寫懷寄友

二十年來好一琴無絃絃外賞知音洗空愁緒惟含笑刪盡浮情
幷廢吟孤坐忽忘餘我在曠懷何俟入山深相逢未得連牀話子
獨翩翩向遠岑

聞老僕婦唐氏病篤身歸錫邑以病體不能歸辦終具情見
乎辭

雙親去我久無從親面顏思之不可見恍惚夢想間見親在左右人
儼如親在前餘者無復存止爾一人焉爾年七旬餘爾病良可憐
藥餌苦不足勉支已經年客歲我未病爾勢已難延忽爾病稍愈
我病幾奄然我病幸再起遠遊梁溪間聞爾病勢篤惻然不容安
渴欲棹舟歸病體不勝難遣兒歸視汝念爾淚潸潸自爾今去後
舊事將誰傳侍我親最久遺言誰復諳勸爾安心去不必苦[illegible]
生此兵戈世又且值荒艱薄棺斂爾形埋爾南山邊莫生不足見
逍遙返爾天

有感 庚戌

有家常作客無序不居前五十年飛度千秋志未完如何天地廣

不見古人顏落落歌聲遠援琴一再彈

和陶 原註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辛亥七月廿一夜夢中時以此語自警

太山與鴻毛豈不在一生君子愼斯須寧爲身後名曾讀古人書
戒之甚分明美疢與惡石耳提如聞聲蹉跎五十年忽已臻頹齡
年少不可復出否宜盡傾亭亭雪中幹春花誰比榮大道久寂寞
念之起深情分陰縱能惜尙恐終無成

和正學先生韻

欲破萬里浪會須乘長風長風杳無期欽檝非途窮古人不可幾
恒在困鬱中休嗟行路難兢兢勉所終
鼎鼎百年內如鳥棲一枝顧得遂所樂安問寒與饑尙友惟古人

千載爲心期人生各有志三軍安可移
弱冠希大道白首尙無成古來百世士豈不在一生詎覺五十年
猛思骨欲驚樂善喜不倦致知公與卿
不事雕蟲技又乏黃金貲淚述古人言詎不啞笑之虛生一世中
無以澤孤嫠夙夜忝所生身沒無可稱
幼懷千古志不存安飽間滄桑幾更變愁緒來無端筆舌了餘生
被服常不完鼓琴以自娛竊師我曾顏
五十有一年日日增慚愧神發古人前形役令人內欲默默未能
欲言言莫謂葉支枝盡除敢師手植檜
伊古生人來幾人能百年五十已衰頹鬢霜況滿顛莫將高嶺雪

甗爲金石堅老至不發憤虛生眞可憐

偶成 壬子

一輪白日雲如洗兀坐明牕對古編此心恰似天無際前徹千秋後萬年

嘐嘐狂子久無家一似輕鷗逐浪沙誰識吾心眞樂事朝披雲錦晩餐霞

羅念庵有夜坐詩十首館中夜坐即韻和之 乙卯

勿忘勿助自惺然當下乾坤未畫前靜夜鼓聲通四表高樓燈影徹遥天此身時在羲皇上片念微分今古㶁湛湛澄澄合外內不知何處有高堅

養性非同馴野牛逍遥豈是學莊周平平不謂天同我蕩蕩渾忘身在樓視聽聰明非耳目納呼出入任沉浮漏聲點點如流水無羨無欣念念休

學人在在貴知先少問斯須被物牽蕭蕭齋居絶游夢沉沉兀坐省耽眠坤生乾始功猶判兩地參天領獨全公溥明通本無欲千秋指訣一言傳

二氣五行無極眞乾坤變化始生人因茲三萬六千夢昧爾朝乾夕惕神通得古今惟此性塞乎天地是吾身加功不用安排力顧諟天明刻刻新

兀兀終宵或爾朝心官寧與物相交全身無累師羲易斗室安危

藉有巢極樂惟堪知已共玄關祇許小心敲廓然天際原無我起滅微私盡可抛

寒漏聲聲可作箴自古天下到於今昃宵有幸吾觀我何日無慚語與襟用意求前還泛泛忘言返息自深深千賢罔不欽斯夕復性幾微在見心

心放忘求眞可嘆鮮能知味枉加餐誰云出不由斯戶何莫新常警爾盤坤簡乾知無不易孝親悌長有何難兢兢戒謹緣何事不到中和總不安

中宵惕惕在修齊類鳥高飛不敢棲大化融和酣似酒百骸從令坐如泥返聞無朕覩無迹三鼓燈殘五鼓雞統御乾元知化育誠

中一念貫專提

此身此世兀如忘終日惺惺[illegible]淋燈燦放時瞻物性桃源深處得吾鄉干休自爾千秋合一息還同一刼長不顯亦臨無斁保自然人性合天章

爲學年多得未會膺言膺行有何能靜時暫解安爾止動處深憂性未凝入得孔門方是道修吾人紀豈同僧孳孳夙夜唯遷善寡過難能聖所稱

同泉友復七記言

二之六日于焉復七七日之前寒風凜冽

二之六日于焉復七七日之中和風暢日

二之六日于焉復七七日之後山天一色

乾元復七偶成并告同學

挈伴尋山學隱居此身安處卽吾廬誰云七日光陰少能展千秋歲月舒一念通明天地位片時呼吸古今如從茲識得希天路不用階梯透紫虛

・仲春十日復七東臯卽事

春日遲遲百卉肥況兼梅徑雨成離登山臨水尋常與弄月吟風今古稀莫負良朋遠來意須知嘉會正堪期儼然童冠偕行樂誰讓嘐嘐歸詠時

館中

館中何事欲開關靜裏身如入遠山天未明時心欲起鳥方喧處日初還莫思千古與亡事寄箇孤身宇宙間憑几忽然吾喪我此心樂處似偸閒

和高先生戊午吟

人人靚面有眞機說向高立早已非退藏一似龍方蟄不息還如鳥數飛須信虛中涵有象誰知顯處悉幾微時時奉若人功盡直達先天天弗違

性本天成道貴修敢將私欲自拘囚欲求永得先無失須信千休止一休食息起居時勉勉艱難險阻自悠悠百官萬務尋常事在調考槃時可留

復七紫雲書舍第三日讀白沙先生和楊龜山先生此日不再得詩卽韻和之兼示同志 己未

此日知何日世事多滄桑爲學貴及時平步升穹蒼不見堯與舜時時著謙光不見羲與文抑陰崇其陽一息貫千古斗室徹遐方窮神與知化愼之在毫芒自有天地來惟學能久臧戰戰復兢兢恐令外物戕珠玉固塵垢軒冕亦粃糠所性有眞樂何分行與藏丈夫生世間一一堪流芳天德自行健金石遜其剛此志或少懈此身空皇皇百年旦暮耳心同天地長知及仁能守尤須涖以莊基命在宥密緝熙貴成章勘破聲利妄俛仰夜登場今日已三日釋欲如驅羊鍵戶焚香坐勿助而勿忘原始暨反終君子惟自强

宣聖有成法爲我濟川航孝弟平天下達道在綱常只從一念間可以驗存亡放心不知求哀哉良可傷克念卽爲聖罔念卽爲狂

復七流霞草堂步狄碩翁牡丹志韻

九十春光正未休先天遺種解人愁無端綠葉亭亭上萬種深心寄寄收逐味遊蜂無可見貪飽蛺蝶幾能求欲知富貴由天性直待他時香滿樓

生來不識帝王州一任時人呼馬牛萬里雲天供我樂三春花鳥笑人愁振衣千仞登峯頂砥柱狂瀾障海流舉步桃源隨處是此身刻刻在瓊樓

當下休時當下休隨行隨坐絶閒愁一堂冷淡風流古片席蕭是

意氣收相對無言願欲解反觀忘我更何求最欣小阮能知學不
負名花香滿樓

四月八日有洗聖峯之夢覺後詩以記之

峯既聖兮焉用洗聖峯不洗即凡峯聖心淨處凡心盡凡境空時
聖境通須臾有間千秋隔一息無私萬古同洗到羣峯無迹處如
雲高峙碧虛中

和正學先生韻 庚申

眼昏難治經頭白恥論文追痛少年日何不搜典墳悲吟雜浩嘆
卓犖誰為羣但負虛憍氣不知老少分倏然歲月去六十尚無聞
讀誦不能矣恭已事天君

於邵我成處復七咏此以勉諸生

不離形色見天心下學須知上達因道在邇中難在易靜無昏散
動無矜如何作聖惟無欲若問希天在有恒至聖至神無別行貫
維長長與親親

重九復七偶言

同人共學一堂中删盡人間荆棘叢一息存存千古潤鳶飛魚躍
海天空

若箇天心不現前一身各具一全天片雲遮得全天照照徹全天
本寂然

辛酉正月浣花精舍復七偶言

動處照照靜亦如寂然不動是遵處隨間隨見皆天則無臭無聲
似太虛終日悄然無一事千秋死爾在羣居人人識得平常理旋
轉乾坤綽有餘

二月怡素樓復七和陽明先生韻

孔顏樂處正堪尋此日春光共照臨萬卉發時生意滿百花香處
玉樓深贊參天地惟知性旋轉乾坤在一心寄語同人須愼惜養
成毛羽貫深沉

五月復七浣花深處咏九容

形形色色性天通下學誰非上達功足重手恭而下定目端聲靜
見聞融色莊口止貌言正氣肅立齋乾惕中坐則如尸頭自直希
天希聖古今同

題浣花深處

花香浣不盡浣花香滿衣更有深深深處趣人知未知

除夕

又是人間一歲除不知身世竟何如微軀早已聾兼瞶問世誰分
寓與居作客經年暫為主無妻廿載亦稱夫詎云白首未更事曾
歷滄桑幾度餘

示兒

六歲兒亡母依依二十年不免舐犢情慚愧義方嚴養成驕惰習
不能革其愆爾年幾三十奮從應無前豈可挾私恩猶恃懷中[illegible]

丈夫固有志千秋希聖賢力行不在違言行爲其端反觀吾性始莫爲情蔓牽克已有明訓敬身知所先我已六旬餘來日苦已[illegible]有言宜謹習勿視作空談今皆命汝歸須戒似臨淵

宜興湯之錡世調父著

後學許重炎補錄
門人萬錦雯原編
孫男 保極校字

孝經說

學者千心萬心只是誠孝一心四書五經道理名目雖多不過表出孝之體段前聖後聖工夫入路雖多不過尋究孝之本來古今經綸事業雖多不過完得孝之志願舍此而言道理總成邪說舍此而言工夫總成詖行舍此而言事業總成伯功

當時至聖至神全副本領許大經綸都在孝經十九章中覺得學庸語孟字字皆從孝經流出易詩書禮言言皆與孝經合符孝經與諸經猶山川之有海岱也漢獨尊之爲元經唐亦列于十三經之首

不敢毀傷云者明哲保身自然災害不及非趨利避害而偷生以全軀之謂也顏子四勿之功不離視聽言動洪範五事之用不外貌言視聽思吾儒所由與二氏異者喫緊爲人全在於此啟手啟足體其受而歸全此聖門立教大原頭曾子所以獨得其宗也

大學說

或問止於至善先生曰[illegible]止詩咏文王曰於緝熙敬止此止至善新傳之脈也蓋善非添入之善而止非枯寂之止艮背行

庭是止根鳶飛魚躍是止𥩟收視反聽是止神經民緯物是止境
戒愼恐懼是止功中和位育是止量欽明溫恭是止極光被時叙
是止化是故一止能止衆止亦唯無不止能一止忘乎止者而後
止無所不符為君止仁為臣止敬為子止孝為父止慈與國人交
止信如摩尼之珠不自為色而色色映出是故明明德而非得於
止則無眞學術親民而非得於止則無眞事功
聖學莫妙於止艮之不獲不見幾忘乎其為身矣而庸知政所以
修其身也蓋身原至善之身修亦至善之修修身為本體用交攝
顯微無間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者此也若認本不眞或馳之乎末
如枝枝葉葉風吹鳥動不勝飄搖寧有止息由是言之聖學之止

有不得其本者乎是故無得於至善之止終日談修固墮魔障止
而不歸於本終日談止亦入夢境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善
言知止之要也

易說

乾者心性之象坤者形氣之象心性本虛而實之形氣本實而虛
之原始要終之論也人惟不見性意擬性為虛而不知天體流行
無時無事而不實人惟不反身執著身為實而不知與時推移無
時無事而不虛且人身未生以前此性亘古常存性安得謂之虛
人身既死以後此性亦亘古常存身安得謂之實故乾則實其中
者欲人以虛者實之也坤則虛其中者欲人以實者虛之也故曰

原始要終之論也

辛亥五月我成兄書問云六十四卦總是用九用六然不違群
龍無首之義則九何以用不違利永貞之義則六何以用無首
永貞二義安在

六十四卦總是乾坤二卦二卦原是一卦用六只是用九利永貞
只是見群龍無首不違群龍無首之義則九不能用不違利永貞
之義則六不能用一日之間開口動舌舉足動步拱手掉臂耳目
動定舉心發念何處不見群龍無首於人情事變上飲食男女中
處處不違天則便是利永貞愚見如此請質高明更求賜教

我成兄又見示云九是全用六是半用此陰陽對位之定理也

惟全不用而後能全用故用九之義在於無首倘有一毫意必
未盡即是人為便非天則矣惟具全用之力而後可以半用故
用六之道在於利永貞倘小物不勤終累大德故永貞之義以
大終也

九是全用六在其中六是半用對九而說惟全用而見其全不用
故用九之義在於見群龍無首倘有一毫意必未盡安在其為見
群龍無首乎惟具全不用之力而後可以半用故用六之道在於
利永貞倘小物不勤終累大德故曰一部易專為利貞二字而發
至永貞之義曰以大終也所為用六即用九之說若更就無極而
太極觀之用九亦是半用就以大終觀之用六亦是全用請質高

明更新賜教

我成兄又云統論乾坤道理則用九用六固非二事若就時位上看則用九用六又確然不可合而爲一愚意易體是一因時位而有變易必見易而後識時位識時位而後能處處盡其宜但時位有在世局上看出有在自身上看出世局之時位易見自身之時位難見非見易者未足以語此臆見前後皆謬不知易義何居吾兄之說又未甚明痊姑述此以就教

就時位論無一時可不見群龍無首無一位可不見群龍無首無一時可不利永貞無一位可不利永貞至其中之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則隨時隨位各有不同至所謂易見者亦互見群龍無首而

巳世局身局非二局也不得分離易也今且止就所見用去用至熟時自無不合者

兩澤相麗爲兌此澤不足則彼澤灌之彼澤不足則此澤輸之如朋友之講習然講而不習虛言也習而不講妄行也朋友不講習五倫百行皆非也故八卦大象獨繫之以此一語豈苟然哉　余目擊耳聞之人曰有明以東林講學亡天下噫乎東林諸大賢皆爲魏璫極刑致死盡拆毀天下講學書院天下之學從此而廢天下之朋友從此而絕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可勝歎哉每誦少陵詩云宮中聖人奏雲門天下朋友皆膠漆不禁潸然出涕而神往也自書院廢而時文之學盛時文之學盛而君父之命輕天下以道學爲諱無知者遂以道學爲可鄙可嗤而不可爲者矣是有明以不講學而亡天下痛哉但天下書院以魏璫而毀後人不復之不能無遺憾云東林末年亦有講而不習之人竄於其中而沽名牟利者間亦有一二有志之士見此等人亦譏學不免有鄙夷之意後人慎毋以畫龍之不能飛騰而疑真龍之無用可也或又曰學何待講學亦何可講余曰不修德而講講爲無益修德而不講則爲孔子之憂不習而徒講講爲空談欲習而不講則聖人繫八卦大象獨曰以朋友講習寧可忽視之哉

筆記

吾儒學問大宗旨大頭腦固未易言然聖賢千言萬語無非欲人

識其性之本體學問千頭萬緒亦只求復其性之本體故曰歸根復命曰無極太極假如今人爲子而孝爲臣而忠以至兄弟夫婦朋友種種稱善個個道好道理合該如此爲人亦不得不如此然此是作用處還是第二義至其所以然者則有性體存焉要於此處識得便是吾儒大學問

若佛氏之旨則并其道心而無之

修道之功必兼動靜固已若說戒懼不覩不聞與慎獨爲二事則又無定見矣自古聖人只做一件事

一日一日如霜如雪無學無成可悲可泣　壬寅自警

不節哀樂喜怒不可以言養性不盡子臣弟友不可以言躬行不

力學問思辨不可以言工夫不明仕止久速不可以言出處
前有千古後有萬世在此一息安敢或肆
一日五更夢作大人賦記一首句云緊左目如日右目如月今覺
德性而紛披
功夫須在動中做或云須在動中求靜因曰要知功夫在動靜之
外與動靜了無交涉又要知功夫即在動靜之中於動靜了無隔
礙須得後語前語方圓若有求靜之心是多一礙也
君之德貴慎厥終 夢中所警
示門人語
每日雞鳴起就牀上靜坐天明而起 日間應事只將非禮勿視

四句刻刻操持 父母教訓時當生難得想須細心下氣謹慎聽
受父母責怒時益生自幸想思此世上與我同年生而不及事父
母而爲以下缺
箴文稾
無力者自爲而已與其爲之而無力詎若爲之而有力乎爲之而
有力將以是嘖嘖之口收天下之知音者相與扶學術建事功救
民於水火何畏乎不知音者而顧緘口結舌以避其嗔矣乎嗚呼
君而人今天下正學中柱石之人乎更等而上之將言而言言不
失人時不言而不言亦不失言其至人乎上者一等不失言不失
人者也次於上者一等有力而爲之嘖嘖於口者也次於有力者

又一等爲之而無力嘿嘿者也又次於爲之無力者一等嘖嘖而
不爲者也凡四等皆正學所繫屬之人也又次於不爲而嘖嘖者
一等嘿嘿而不敢詆者猶不絕於正學也其下一等則背而詆其
最下一等則竊而僞者也總而論之凡七等願天下嘿嘿於正學
則嘖嘖者出矣願天下有嘖嘖於正學者不患無爲之者也願天
下有無力而爲之者不患無有力者也願天下有爲之而有力不
顧不知者之嗔矣而嘖嘖不患無不失言亦不失人者也人乎人
乎曷其勉之
孟子謂仁則榮孔子謂仁者壽今之榮壽亦可以徵仁乎榮有內
外壽有遠近仁之徵有大小 令聞廣譽溢乎四海王侯不得而

增士庶不得而減可不謂榮乎黃憲之父牛醫也至今百祀不沒
可不謂壽乎
有明三百年全以聖人之道治天下爲秦漢唐宋所未有如高皇
帝與靑田先生書云我最感先生者每導余以孔子之言即此洋
洋聖謨見靑田先生實有功於萬世者也國朝儒宗如崇祀四先
生外孜孜汲汲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者隨時而見隨時而有皆
列聖累朝培養教育之功也獨有聘君吳先生者直以聖人自期
待者也而多見詆於士林此陳建作偏而吠聲者衆也人雖欲自
絕其何傷於先生乎
生今之世而知學聖人之道者豈易得其人哉人咸溺於記誦詞

章以博取人間富若貴漸涵浸漬深入骨髓習以成性至於求富而得貧求貴而得賤亦且如鴟之嗜腐鼠蠅之嗜糞穢濵死而不悟豈不大可痛哉余求之天下幾三十年遑一時意興而來學者亦或有之時進時退者十人而九或出或入者十人而六七求其年少不為時俗所搖撼而卓然有以自命者蓋難乎其人也

張晉山日記有功過格之說先生謂之曰聖賢只有見過自訟之文絕無記功邀福之語至於功之一字何處可言雖大舜之孝大禹之功不過完得本分內事且書曰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自今以後吾輩須將從前習見習聞一刀斬盡以學聖人為志以盡其性為歸或讀書而心開則記或交友而聞善言則記或有過而未改則記庶爰日之誠與日俱新則自今以往之年不仍如前半生之虛度也

門人語錄　　李其泰儒岳

欲為學先要立志須是為義不為利務實不務名

問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莫是未有天地先有道否先生轉一語曰此時身在何處忽有省曰亦即在太極中先生曰可見物物一太極事事一太極時時一太極易只要人明此理耳

曾子子貢得聞一貫人只說是積學功至後夫子點化他却不知此正是聖人傳授心法說與個入門話頭識得原本便好尋向上去即如顏子心齋坐忘服膺勿失亦只是於一處著力但只把衆感萬緣一齊放下廻看那赤子時不識不知性體直是清淨不容一物要知此清淨不容一物中其實萬理畢備有無窮妙用含蓄得在裡許故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動靜原不是兩截一日三分之說甚好謂一日內一分靜坐一分讀書一分應事

問致知在格物如何講先生曰不宜問如何講宜問如何行曰物即是身心意知家國天下否先生曰然問宜如何行先生曰朱子云格至也窮至事物之理到那極處也至字含行字在內學者修身之要九容最是要緊須時時內外交相培養

問讀書當以何者為先先生曰當先小學性理四書五經曰性理亦曾讀過却是易忘先生曰讀書原不是僅僅涉獵一過便可云讀須是讀熟了便字字句句向自己身心上體當務要躬行實踐方為有益至性理一書須先於讀書法太極圖西銘定性書顏子好學論等篇看起自有入頭處

讀書須要隨得隨錄昌黎云紀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凡是書中有大關於人心風俗世道人品因革損益大綱大政所在則纂錄之酌古準今以備濟時實用

讀書無論經史子集總要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方切於為已方為開卷有益

經書不可全泥傳註詩小序是當時國史所記孔門另有宗本當

求讀之可以正今註之誤

春秋胡傳多有謬處卽如夏時冠周月之說便已大差了聖人手勒此書將以明王道正人心教天下萬世那有自已先是生今而反古之理既曰天王又何得以夏時冠之此與答顏子爲邦之問不同蓋爲邦是夫子建百王之大法春秋是聖人示尊周之微意豈可以此意硬挽入去

禮記一書雖襍出漢儒之手然古人前言往行無不備存頁後人作聖模範其泰因說古人九容是內外交養絕妙準繩先生曰說起九容後人煞有可笑處彼謂足容重一句何以居首妄意倒置之不知此九句俱有一層一層的節次大率聖賢之語貴原其命意所存不然便錯認了卽如說謀道不謀食人便謂職業都不消要了後儒欲救其弊遂說儒者以治生爲急又一味專心治生營情富厚了聖人說謙以居躬便看得自已不及芥子了聖人說自命高貴却又看得自已大於須彌了聖人說作聖工夫不離當下人便說淺近易極似不足爲了聖人說爲學工夫終身無盡却又看做高遠難行自諉不能了總之於自家本體上見得不真便都没有個是處把聖賢千言萬語都誤認了

大明會典所載典故亦是集前代之成有王者作制度斷不能脫這本子學者所當熟譜

劉誠意是一道學真儒以聖賢之學佐成大業漢唐以來罕得其

匹真王佐才也其術數乃是所學之餘世徒以此目之則淺矣其文集亦不可不讀

問古詩卽今之曲請問歌詩如何先生曰歌詩聲韻抑揚字字合春夏秋冬昔黃元初先生在太學中七年曾親見禮容樂歌的又曰古人鄉飲酒禮是極宜行的蓋凡遜讓之禮一鄉之父兄行之子弟便習見其事今人都不行又安得何知遜讓

五十年來人不識讀小學則士子無本原不識行鄉約則天下無風俗

問家庭事親先生曰史贊大舜曰殺之不可得求之嘗在側不識者便認舜如鬼神之不可測了殊不知舜只是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見親怒將甚則遜避之想親怒息了將要有事須他做則又趋侍左右聽其使令先意承志始終只是起敬起孝此終於大孝光天也

問人才之壞先生曰人才出於學校太祖之制事事斟酌盡善而學校之教尤嚴舊制諸生廩於學宮月試歲課所讀書自六經四子外性理綱目俱務熟讀又令各做王虞顏柳諸家書法日五百字兼習國朝典故大比三塲特重時務五策荒謬者經義雖工不在取數所以士皆通今學古爲有用之才而今學校之教不修士多爲利祿所溺於詞章訓詁之外置而弗問有不知兼經爲何物者以故士習日卑士風日下而士用日鮮也

又問方今科舉法弊取人當用何法先生曰法久則弊自生若欲救今之弊庶幾用漢法辟掾爲得蓋上之良法美意不得下逮而貪殘日甚者固繇官府胥濫半亦出於吏胥耗蠹此輩見朝廷不與以出身遂不以廉恥自重而士子由科目而仕者刑名錢穀不習於平日勢不得不授柄於吏胥以素不相知信之人委之事權奸術者盤踞於中因以上下其手則小民之膏血飽蠹腹而莫知吏利其貲官受其罰弊固久矣而有司之不肖者或反藉手胥徒以恣貪欲更安望民安而吏戢乎若得如漢法使州縣守令得自行辟掾兼重以保舉之令則必嚴於審擇取其有才能德行通達世故者自佐其治而又開以功名之路吏於邑而良者升之府府

無敗事則升之省省得試以簿尉之職積有功効則由省以升之朝考校其能之大小而次第之論定而命之官躋於正途則人人得以自奮勵後有貪殘敗行則追咎其始辟之人自朝以下於省於府於邑以究其弊而重其科罰則又人人將自慎重而無敢徇於私不惟吏道可以不雜而士類亦將無不通之世務矣看來惟是此法爲善即或行之既久不能無弊而救今日之弊則莫過於此至其始教之道則當行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民之制養以禮樂中和通以藝能時務明體以適於用斯爲善養士耳

問天地災異古今成敗莫是天之氣數一定否先生曰天人總是一體其感召最爲微妙人事將乖故天道變於上古之聖賢只是返躬責己盡其人事耳然人事亦正不易盡也

一日進謁坐次先生問曰近日工夫何如荅曰早晚常靜坐覺得靜中恍然有異於平日者蓋靜中虛明之體原是不容一物平時只曉然於靜時求靜却不知靜時能靜全是動時從容順應不躁急不妄作就是 行住坐卧語言應對俱不得恍惚匆忙稍不從容則心體便覺煩擾即靜時亦不得靜矣近日將盡心幾章書細心體認知向時看書用意只是要在作時文使於自己身心絕不干涉誰知聖賢說話字字開導心源莫非真實了義若不從自家身心上體認躬行則書文傳註終屬含糊無所闡發先輩嘗說知得到方行得到此言尙隔一層蓋舍行別無知了惟躬行體認自家

心裏實[illegible]見得如此方是真知知之既真覺得聖賢[illegible]說仍是吾心自[illegible]理不過先爲此理透發一番耳[illegible]此地位方悟人生世上惟是修身體道上法古人爲此生莫大事繇本體以全大用由[illegible]是事功方是大學問大本領人至于一切世俗庸庸富貴[illegible]之不得妄想欣羨徒爲無益即使倖而得[illegible]究竟有何真[illegible]年畢碌碌不能做真實學問者只爲名利心未淡耳先生[illegible]如此見得真識得破有定志有定力誠爲吾道[illegible]

問[illegible]何如先生曰吾少時全是一個木篤人吾自七八歲至十七八歲此十年無刻不在紛華靡麗中過却喜只是遂

他木篤篤地做戲也隨人看但不知如何是好戲女色也逐時見
并不知如何是好色全全像個痴子若使知識稍稍伶俐些斷壞
盡了一生行止到得二十來歲遂留心釋氏將禪家宗旨日逐討
究亦覺少有得處意中看一切世間事俱撇向空去只心裏終不
能帖然安一直至三十時讀高先生集靜坐說中直抉性命之與
本體工夫一齊都到乃知聖賢學問自有真實際二氏見地終是
有差儘他說玄說妙却與孔孟天壤懸隔遂于此得力一意做到
如今自信得工夫不錯雜可見要體會道理全不在聰明頴悟上
到是沉深質樸的人可望其有進自後資性遲鈍者切莫自棄就
是遇着遲鈍的人亦不可棄絕他孔子謂木訥者近仁蓋此意也

偶然云卷九 語錄下

宜興湯之錡世調父著

後學許重炎補錄
門人萬錫霏原編
孫男 保極校字

同會紀言

乙卯孟春人日郡中金廓明先生暨江朱愼人同邑吳存菴與及
門諸子復七於周立五之別館終期偕請於先生願示爲學大旨
霏進而請曰六經四子內聖外王之學先儒闡發備矣至小學一
書集自朱子以爲幼學規範而自來諸儒咸謂人無小學之功便
無所持循後來便無爲學根基而涇陽先生且謂有功於天下萬
世者三不專四書集註而專小學則小學之于人誠切至矣願先
生一爲指示使知其要庶可不誤所學先生曰甚矣問之之切也
今世正學不明弊皆始于不知小學之過夫人自幼不知所以學
長而不知所以教時代相循日流于下弊也久矣若是幼時知得
爲人之禮將那明倫立教敬身的道理句句講明字字體貼于衣
冠瞻視間整齊嚴肅收拾身心立得個根基不放教馳驁傲慢到
入大學時工夫易做生敬而敬存誠而誠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
身一齊都到何等直截了當後世溺于辭章之習一到讀書便以
科名爲第一義不但不做小學工夫且不知小學意義不但不知
小學意義并不令讀小學書又將一個天命本然性善之人日逐

雕章琢句沉埋俗學中到得成人時徹骨徹髓純是一付心腸六經四子都爲勢利塗轍身不知敎倫不知明教不知立塊然立于宇宙爲名教罪人無非是不知小學之功始所以涇陽先生尊言小學而謂朱子有功于天下萬世也諸友其亦知小學名稱之意乎夫小學所以學也而先之以立教教者修道之謂也凡人之生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惟人得其秀而靈是卽天命至善之性也得其全者循是而行卽爲道或有氣稟不齊則不能無待于教教莫先于豫方胎之始正是先天一氣不雜人爲從此便導之以正無一毫邪僻之干純乎天理則是已成了一個聖賢胚胎及至從師就學撥歸正路無費手處矣所以古人在胎中便立了

個教法以全其天性之眞此是爲父母的道理而爲子者尤要細心聽受父母教誨勿以怙過而成巳之惡勿以文過而遂巳之非則自能卓然成立做個好人至於立教之大莫過明倫庠序學校三代之教其實都只是明這個倫理仁義禮智信性也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倫也倫理卽是性理明倫卽是盡性舍五倫之外別無教亦舍五倫之外別無學吾輩今日窮居講學最當明者尤在一家之倫文公先生首集內則一條謂鷄初鳴咸盥漱以適父母舅姑之所未冠者佐長者行事何等敬謹何等嚴肅諸友及事二人者能如是乎夫事親如事天事親如事君卽如今人事君凡朝無行不于鷄初鳴而進謁者獨至父母則不然是豈謂父子之

倫不若君臣也乎只是一種習心謂事君而不如此便不免于譴罰于父母則不妨事耳豈知道一點習心便是不可與事君之心便是不可與事親之心詩經上說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平時于鷄鳴便起以事父母故到此卽不能寐以懷我二人矣是豈不是一個習心毋見今人說到事父母上便道圖得功名以榮父母及于飲食供奉毫不着意這也是一片勢利的心腸縈結于胸中所以只圖進取不顧父母之養却不知父母不能待我到得自巳功名到手父母早巳多不在了此時雖欲盡孝又誰爲孝鼎烹文繡僅榮妻孥巳耳至于匿喪冒改亦復藉口顯揚此尤是不明倫理之甚者三年之喪尙猶不終他更何言哉兄弟乃一體之親分形而

連氣者所以有手足之喩父母在時當和樂以順親心父母沒後尤宜友愛以體親心幾見有手足傷殘而尙得稱全人者可不自省乎到得夫婦一倫人皆謂專屬帷閨未免褻視不知此乃正始之道人倫之事由茲以起所以古人謂爲萬世之始孝經謂閨門之內具禮矣乎而易之序卦且謂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這豈不是極大之倫後生所斷斷不可忽者若夫朋友之倫尤不可輕易看過人倫之內更且大者尤在于此今人以朋友爲意氣任俠之事便覺得有勢利一路以故看得不甚關切若如聖賢所說責善輔仁却是身心性命那一刻可少得朋友且要知得人有在朝不可與君說的有在家不可與父子兄弟妻子說

的并有自已畢志竭慮千思萬想不能決斷于一心的必是要與朋友商量可見朋友乃是吾身最有關係最是切緊的大易於卦于兌繫之以朋友講習講即所以講此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倫習亦所以習此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倫必期于明而已此其可以易視哉至于敬身一事則又是爲學之大者家語云身也者親之枝也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親便是傷本本傷則枝從而亡孝經又說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則是一身所係乃明倫立教之原若使惰慢邪僻不能戒慎恐懼陷此身于非義踰閑蕩檢敗壞名節更何底止然其敬與不敬也只在一念之間不過敬怠義欲而已莊敬日强敬之吉也安肆日偷怠則凶矣君子小

人義利之辨亦只如此曲禮首言無不敬便說到安民敬之一字何等緊要明道先生說一部禮記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敬之時義大矣哉吾輩今日爲學大要不出一敬字程子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體貼得此意即是靜坐中不着安排不着方所不思故驗矣靜中得力到得動中得力靜時與動時一色動時與靜時一色衣冠瞻視間何莫非身之敬也由是而明倫由是而立教又何莫非敬身之功也陽明先生謂靜坐之法別無他道只爲吾輩平日爲事物紛拏無下手處借此靜坐以補小學一段工夫亦可以証涇陽先生尊稱朱子小學之書與太極圖解通鑑綱目有功于天下萬世之說矣

大學聖經章義

存菴吳公纔先生講四書疑義究曰諸友謂靠曰程子以大學爲初學入德之門吳存老聖經一章析疑猶句釋也仍未知所從入之途似非可實見之躬行者願偕君同請于吾師以究其旨靠唯而起請益于先生先生曰大學一書本是明白易曉所以紛紛議論終成聚訟者只是格物之義耳殊不知以格物言格物故論說滋多若就明明德言格物則一語可以了當亦惟以朱註解格物所以紛紛聚訟若以明明德証格物亦甚是直截如吾輩今日在此靜坐體認本性原來本色以認此無動無靜之體此即明明德與格物之功也靜坐說謂淸淨不容一物非即傳註所云虛靈不

昧乎其所謂性體平平常常者亦即是本體之明之未嘗息者也謂天理之自然須在人各各自體貼出來又何異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乎如此看來朱子何嘗不明白示人以從入之途向來只作傳註會了且見得傳註只好作制義用便有許多牴牾扞隔耳至于親民親字亦是不消執着仁者渾然與物同體豈不是個親字成已所以成物盡其性以盡人物之性豈不又是個新字之義總只是明明德內事至善二字是天德王道之全明明德而不能親民非至善也親民而不本于明明德亦非至善也止于至善建極之義矣合下說一知字使人當下便有下手知止此知知所先後亦此知知至此知知本亦此知知即是明明德

之明也、明明德於天下、直說到致知、致知焉盡矣、而曰在格物、此格物二字、明是實下手做工夫處、物有本末、朱子明以明德為本、親民為末訓之矣、即此而觀、物又寧從外求、後又以修身以上為明明德之學、是物之本也、齊家以下為親民之事、是物之末也、格只要格這個物物之本末、格得停停當當、即此是明德、即此是知止、所以經文下面就物格而後知至、直貫到天下平、乃或者以通字訓格字、謂通徹三極而無間者也、或者以扞字訓格字、謂扞格物欲、不使淆吾本體也、或者以正字訓格字、謂格其不正以歸於正也、朱子則以至字訓格字、謂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說雖不同、而其意則皆是為明明德實下工夫耳、其所謂通徹

三極而無間、明明德也、所謂扞格物欲、不使淆吾本體、明明德也、所謂格其不正以歸於正、亦明明德也、即朱子窮至事物之理、到那極處、亦只就是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虛靈具衆理應萬事之初體也、比如適京師者、繇常州可以去得、繇靖江可以去得、繇如皋可以去得（此時諸處各有同會者故云）、雖道常州是適京師的大路、江北人有路可以去、畢竟不從彼起脚、要轉到常州去不成、所以從古聖賢、只幹一件事、並不走兩條路、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此即是人皆可以為堯舜的意思、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卿大夫有宗廟、此身則統乎貴賤而有之、一切有身、那得不修、特地拈出個本字來、與物有本末本字相呼應、以見天下人皆是

此明德之理、知得修身、則本末厚薄一齊都了、即此便是知止、即此便是知所先後、即此便是知本、即此便是知至、合此別無明明德之學、舍此別無格物之功、故不別為格致立傳、而直接誠意也、大學明明德之要、只是誠意而已、故他傳皆連上釋、此獨專釋本體上著不得一些意見、著不得一毫依傍、畧有些毫、即非本色、即是自欺、故必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不留些子餘地躲閃遮藏、則欺的根子方盡去、得一分欺則得一分慊、去得十分欺則得十分慊、這工夫却全在獨處對勘照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知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無絲毫假借、無頃刻懈弛、方是慎獨工夫、若稍自寬假、不及隄防、警惕在自已、方認做靜中境界、殊不知

已落了小人閒居一邊、一閒則自有不善之念萌動、畧有不善、則牽引雜沓、自是無所不至、靜存處差了、更何處說動察、一邊揜著、一邊自覺、肺肝皆見、獨中良知、自是具足、祇緣不慎、便至自欺、所以下文直指個獨中境界、於無所指視之中、而形其指視、不啻十手十目、昭昭靈靈、何等森嚴、何等儆肅、即欲畧為盖藏、直是無有一點盖藏的地步、從此慎獨、毋自欺而自慊、意無不誠、意誠而心自正、則心廣矣、意誠心正而身自修、則體胖矣、大學之要、又寧有外於誠意乎、下文雜引詩書、自道學至聽訟、格物致知明德親民、都在裏許、以故格物致知不煩傳釋也、如此看去、又何一語不親切、又何一語不是可下手實做工夫、程子所謂初學入德之門、大

旨不過如此
褚之亥字子聲吳郡人問正名一章胡氏謂請之天王告之方伯命公子
郢而立之或是可行否先生曰此恐未然那有其人誠心待我為
政而我先行斥逐之理聖人也只是正其父子之名使知天下無
無父之人迎蒯聵於國而讓之位則便名正言順了或曰輒已正
位恐不可讓之父當如後世太上皇之說迎養於宮中豈更較穩
否霏曰當時衛輒之難并後世父子兄弟相爭之禍皆是起於不
可讓三字萬一當初衛輒誠心讓父退然自居於世子之列蒯聵
亦自知得罪於父幸而有子得以歸國未必確然有為君之念雍
容揖遜於一堂豈不是唐虞氣象先生曰此說甚當或曰當日南

子猶在聵亦恐未便歸國霏曰國不可一日無君公子郢既辭位
於前出公輒復讓位於後南子即欲不納蒯聵其如國之無君何
故亦患輒不極誠而讓耳又何患南子之不納哉且世未有至誠
而不動者輒若誠心讓父南子應亦自知愧悔遂為母子如初也
未可知先生曰然且又要知聵之得罪於父與他人不同處故無
斷然不可歸國之理

有問為人後者稱謂宜何如先生曰就服論期則降而伯叔稱謂
自應不同然也要看時事何如若所後者立愛於生前於本生自
當異稱若所後者已故而本生猶在則但當降服於身後而不必
別異其稱因論世宗朝議禮諸臣多執宋濮園故事當考孝宗而
降興獻王殊不知事有不同世宗實是繼統不繼嗣自不應考孝
宗當時諸君子堅執此議遂使小人得行其說感動君心厭棄正
人後來驅逐殆盡諸君子無一存者衆小人遂連類而起嘉靖一
朝政事因此大損而國運亦因此日衰不可謂非諸君子之過也
然此亦只因不講學之故耳古人有云天下事壞於無識之庸人
亦壞於偏見之君子當時被斥諸臣謂非君子不可也然卻不是
禮適有以問陽明先生者陽明不為答此意㝡是或問陽明若在
朝有言責則將何從先生曰繼統不繼嗣萬世不易之論也此時
只有反覆辨論挽廻諸君子潛移默奪其主此意以定一代之禮
苟不見從惟當一默以去若大廷廣衆中確然而昌言之則其說

雖是而實與君子樹敵矣且使小人挾我之說以排斥諸君子則
為禍不更烈乎且不特言之於朝使陽明先生因或人之問而加
之是非當時就有許多議論蓋小人往往借君子以傾君子并使
君子自攻君子而小人復議其後者宋之洛蜀朔黨然矣所以不
答為是先生之學識可與言權

一日同顧敦復字文山吳郡人侍先生為言人心好惡不得其正意之所
以不誠也大學謂好善必如好好色惡惡必如惡惡臭此謂自慊
今人卻是好其所當惡惡其所當好怎能得意誠因說如好好色
豈不是惡事今人說到好色卻無有不好者又且好之必極其至
大都好惡皆相反了即明明知得好所不當好惡所不當惡及至

應事接物便爲事物所溺豈不是自欺意又如何得誠然此亦是
父却一段格物工夫耳格物自不爲事物所蔽自不溺於事物
論取友先生曰只取夫子所稱忠告善道直諒多聞爲標準友而
非此皆足以致損盖朋友雖爲五倫之一其實所係甚重易經八
卦大象不言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而獨繫之以朋友講習則所講
習不過講明此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道而習行之耳若使不是
個忠告善道直諒多聞之友如何望得有善相勉有過相規以講
習此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道所以固學之功擇交爲第一敦復
曰如今安得有此友先生曰若不是此等朋友則不如勿交
這件事至大至重却又不易脫卸將來便須出頭擔這擔子趂而
今硬着脊梁做一番後面好任事不然大段要决撒
輕言謔語最害事且壞心術與人相同見人戲謔亦便當切戒若
只是自家謹飭他人所爲一切任之即便是爲人謀而不忠究竟
必爲所惑此處斷須致審
吾人處心積慮刻刻要戒慎恐懼若一念稍疎衆邪叢集便與禽
獸不遠君子慎獨小人閒居若將此心放鬆便有不善之念乘暇
竊發爲不善無所不至也只是不戒懼起書曰凶人爲不善惟日
不足者是見之於行亦何至無所不至惟是隱微幽獨之中實有
無所不至之理假如吾輩坐此豈無私念相乘覺之而早旋起旋
滅操持稍緩安必其不爲無所不至而流爲禽獸之歸者

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其理自然不爽然亦有衆所稱
爲善而得禍衆所指爲惡而得福者此只在各人自心裡顯見出
來何則大凡善惡之著於事者易見其隱於心者難知儘有人外
邊修行甚善心中私慾夾雜或是作德而即祈福報或是爲善而
憚於擔荷或豆羹而德色或市義而好名流俗之眼便認他做好
人豈知冥冥之中直是從心窩裡對勘將他那人所不見處報他
故每有善人而子孫或微弱衰落這却不是福報之爽至於世俗
指爲惡人而其後或昌熾這亦不是天道闇於禍淫也或是其人
性氣剛愎不與衆爲和同忿時戾俗爭是非於片言闢異端於群
類俗眼相看便成衆惡其實此人胸中坦直有一段熱心腸吉凶
同患對奸惡之人或是十分刻激而善良則陰受其福雖或財分
有限而見人之急實是關切不忘此種真心乃是人所不見的冥
冥之中却又從這裡報他故其後嗣多致顯揚天道福善禍淫全
憑這隱微幽獨處爲報施不可執衆人之好惡爲天心之善惡也
吾輩一言一動切須善自檢察不可有貌爲善人之念且造物忌
名無論色取仁而行違得罪於天地鬼神即使爲善心誠而名利
根芽一毫不淨究必入於利欲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慎之慎之
而今別無他事可做只有幾個同志之士大家講明此理力行不
懈延此如線之脉以俟諸來者若仍然或作或輟使聖賢之學自
我而絕則又不如不知學者矣須要識得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

懈此心與天地相似天化有一息之間斷則時行物生之理或幾乎息矣工夫有一息之懈怠則視聽言動有多少不當理處故曰死而後已若不具此志力終是擔當不得這道理
此學不是一霎時理會了便休直須下萬死一生工夫方幹當得所以白沙先生說千休千處得一念一生持
先生嘗謂大道之行夫豈不欲然有不必身親之者王心齋先生以布衣當明盛之時躬承理學之統薦章數上終於不仕而教澤所被門下士類多見之施行吾輩今日正當循此局做去鍛鍊成就後學以待用於他日正不必急急輕身以殉因舉黃陶菴自夫人有急於濟事之心則其術將無所不爲自夫人有無所不爲之術則其事終於一無所濟以爲喜功好事之戒
曹兼淵字漢升同邑人問明道先生云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之字指心說或是指理先生曰子却又只理會字義了此都是作時文拍子學者只須理會自家的子且說誠敬是甚麼心是甚麼只誠敬處便是心若認做誠敬是誠敬心是心勢必硬靴着一個心在這裡而以誠敬存之豈不大費力要知卽理卽心卽心卽誠敬不必就字義上强分此處須是識得故程子曰學者須先識仁又曰識得此理不識得如何存得
二氏之學只是一個無忌憚說得驚天動地究竟不出自私自利四字大段是怖死生天下有爲一已之死生而棄君親遺妻子將一個爲聖爲賢的身子躲在毀傷髮膚的隊裡去尙得謂之道乎明道先生有言傳燈錄中千七百人有一個知道的臨死時必封一尺布裹着頭去正謂此也至其所謂大善知識却又呵佛罵祖儒家那有此規矩近世正學不明畧有根器人多入其敎到後來都歸到無忌憚竟有奴隸周孔之意口說無生法身却滚在聲色貨利場中其教安得不壞
書院廢而讀書登第者不知爲已之學遂爲釋氏引去以談禪爲淸高毅宗之末禪學竟爲擅遂貴豪顯秩家畜一僧從竇所通牛由緇流則是儒道之衰釋氏誤之也近日禪門衲子又借仕宦以張大其法其徒每以勢利相尙遂取禍敗而釋教之衰又近儒誤之也正學一廢兩敗俱傷若欲振興吾道救衰起衰須是聖人在位行王道而王盡一世人俱使之明倫理重廉耻立身於名利之外如是者三二十年然後可復不然則人心之陷溺莫知所止將來煽惑人心之術當又出釋氏下也可深慮哉
練習時事當博求之近人文集採其可用處劄記以備經濟之策蓋世違則於事不切而應變惟在於因時
祭祀必齋旣發其義於約言矣今後當實實踐而行之蓋吾輩靜坐不知者或疑爲異論以爲坐功以爲鍊七强而語之終難覺悟若行齋戒之禮這便是人人所當爲夫誰得而議我故一歲之中當於其祭之大者致其誠敬三日齋七日戒而後舉行有同志者

亦自不妨其此一期

送喪用浮屠鼓樂甚非浮屠乃胡樂鼓樂所以為樂也豈有居父母之憂而樂之者今人於喪事不能如古人必誠必信以慎厥終徒事於此以悅人耳目間有不用者衆必以為薄其親聰陋矣若人子居父母之喪而能每事一遵古禮必誠必信勿之有悔則又何恤乎人言也然非豪傑之士大有為者未易及此

因論兵事先生曰薄伐玁狁至於太原王師之仁也必以肅殺為期則有傷天地之和且天道好還今日從極南而至極北後日必從極北而至極南不可不戒

王覇之辨專在一念義利之間後世之犂庭掃穴未免近於覇功

若欲培養國家氣脉斷須力行王道以慈祥愷悌服物譬如一人之身元氣旣固則外邪之沴不侵矣

儒者隱居求志最忌言兵事機未至而時起殺心則於事無益而於心有損要知天地間只有一個感應之理一念慈祥便是景星慶雲一念狠戾便是震雷擊雹學道人切不可妄生他念念之所發他日事竊或應之陽明先生每以戎事為懼嫺廷有多少事當幹辦的何苦乃以武職命我抑知這個機緣亦是先生自家感召得來先生自幼喜習兵事故後來遂有兵權之掌雖以武功列爵五等畢竟所損者多用以自悔

一日論舉業先生曰人家子弟大半皆被父師教壞了今日且將大的與他理會即讀時文亦須檢先輩真正性靈文字可以開發他忠孝念頭培養他為善根基的與他講讀其餘尖巧文字切勿便使他學迫學得會了其人已不可救藥矣

又舉丘文莊公大學衍義補學校一段說考試命題守令上之學臣學臣上之禮部與國學詞臣校勘無取割裂聖賢語氣以致有妨書理此亦八股中救弊一要道也古云明經所以窮理窮理所以致用今日作文動以枯寂截搭棘手難人殊不知章句之學已無關切正經道理而又設此以試人適足使人銷耗精神耳若除去此等而止以正句正節考校專在道德性命政事治道上用功未必不有補於世教也或謂近日名手亦作此等題雖不相關合

者說得極有關合亦可見人靈心巧妙先生曰便是此等為無益古人如方正學楊忠愍諸公流離屈辱不保首領可謂拙矣近日如周鍾項煜心靈手敏琢句追章文名膾炙人口後來竟不如一乞兒死國巧亦何取哉君輩還道文重乎人重乎還取其拙乎取其巧乎吾寧從其拙者

乙卯歲從弟霞字晉函有北行之志將以謀於先生及晤微啟其意先生曰尊慈在堂有膝下歡明歲館地吾尚猶以為遠弟不敢竟其說乃遂中止

偶然云卷十 行狀

前處士默齋湯先生行狀

先生諱之錡字世調號默齋其先淮安人元末有伯鎮公以避亂卜居於宜興之土城是爲先生始祖家世孝弟力田修長者之行六傳至痴龍公任湖廣宜城主簿徙居邑城西隅四子秀溪公以太學生任徐聞縣主簿延堪輿擇兆黃潼澗時謂非聚財地然塋後可得二子且當出名賢嗣果生子二長太學生南明公諱士望爲南陽經歷管署某縣事治行甚著生子六長邑庠生寶池公諱道行卽先生父也素淳謹有古儀法然每至大節所在輒堅持可否獄獄然時輩無以難也娶湖廣參議吳公正巳女生先生先生

生稟上根潔清中正凡有生以來人世之所爲貴勢錢財玩好綺麗聲歌技能機械甚辨一切可喜愕可愛戀之事未嘗有絲毫入其胸次故十餘歲時輒飄然有世外之想而泛濫於二氏之言者數年既讀宋先儒書至周子主靜立人極之語始喟然歎曰吾儒自有正學奚溺於二氏爲於是益毅然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矣志淬厲闇修力踐一日偶以父命隨侍往謁一方士士故有異術每見人輒能洞悉其意中事百不失一一時喧閧皆驚以爲神獨至先生乃不能道一語父謂之曰汝念動則彼可立決矣先生卒泊然如未有聞見者方士術遂窮始大慚謂先生曰子非吾法之所得而知時先生蓋尚未三十也繼是又讀梁溪忠憲公高先生復七規靜坐說則益篤信爲主靜之所從入體驗涵養非以此爲歸不可因遵而行之數日覺工夫殊無得力處乃益痛自發憤誓以身殉窮日窮夜不敢一息稍自寬假又恐飽食恒致昏怠每日止食粥數盂而已一日至夜分坐久假寐忽如有人拊背呼之者儼然如見 先師夫子也乃大驚起趨像前肅拜心中便覺陰翳頓開洞然如洗自此之後日用動靜間方覺有眞把柄在而讀書亦益親切有味方實信本體未真工夫未是之語由是益自韜晦充養數年始慨然以明道淑人爲己任與人交輒勸之學然信者終鮮至或有笑且訕者而先生卒自若時邑中路子允宜亦好讀周程張朱之書日鍵戶習靜終苦不得其所從入遂因患瘵疾者

數年先生往視之與之語其疾立已允宜由是北面稱弟子遠近始有聞而尊信之者相率從遊者日以益衆先生每與相接必磬竭誠意曲盡引掖之方晝夜講習不倦又爲春秋兩會大集諸就學者循高先生七日之期教人於靜中體認先聖賢所以事心之語各使之自尋入處自有所得旣而見學者工夫得力者甚少而偎用者頗多蓋心之神明難犯手勢用力猛者意念束縛有以心捉心之蔽用力緩者志氣散慢有茫無下手之憂間有一二自謂有得者則又止見夫休養氣體之妙幾無別於立或乍見心氣澄清空諸所有而墮入於禪總因二氏之學中于人心不知不覺早已拍合究與聖學全無干涉爲害益深故因朱子九容九思便是

涵養之言合高子不着意之意整齊嚴肅之旨遂提出九容教學者循守力行以爲攝持之實際每謂手足目口聲頭氣立色此形而下者一攝之於重恭端止靜直肅德莊則卽是形而上矣此天理之自然所謂物之則也二氏惟不識此故虛而不實學者須實信得如此則安不如此則不安如此則是不如此則不是習之久則人欲無自而入積習由此而變該動靜一顯微此正徹上徹下工夫下學在此上達亦卽在此卽聖人之所謂修身卽聖人之所謂踐形而總以一敬盡之又云九容亦止是默默體認法只稍存其意如不重則還他重如不恭則還他恭之類高先生所謂不着意之意亦止如此要使內外相養身心相攝此聖人所以言敬義立而德不孤也先生嘗言不正人心無以爲學不正已心則不可以正人心明善以立其體爲善以致其用此正已心之極則也善卽是性性中本無一物故湛然虛明而萬理畢具自有知識以後便有種種俗情俗見入而橫拔於其中所以不虛不明展轉葛藤出脫無期所以爲學只要剝落剝落以至於盡則性復而本立矣故其教學者每謂枝葉之邪皆緣根本不正吾人爲學只要在根本上求不必專在枝上討然尤不得不向枝上驗向枝上驗愈要在根上求矣從古聖賢只做一件事動靜不可分作兩橛靜中虛靈之體卽在應事上體驗所謂不可須臾離也又言知者何以失其智仁者何以失其仁勇者何以失其勇欲也以至君臣無義者

有焉父子無親者有焉夫婦長幼朋友無別無序無信者有焉皆欲也能克已則無欲無欲則復性而盡性又言人之所以異於物者以其能學也以其能化也人之所以能變化者以其能學也能學則人皆可以造於聖不能學則其習之所至自有淪入於禽獸而猶不自知其爲禽獸之勢故聖人不得已教之執中教之安止教之顧諟教之緝熙教之默識皆要歸於主靜以復其性蓋人自氣拘物蔽不靜以復之不獨無以自見其性并亦無以自見其欲不見其欲卽不能去欲不能去欲卽自不能復性而無由變其所不能變化其所不能化故高子示人靜坐之法卽先聖執中安止顧諟默識諸法也乃時之議者猶或以爲恐近於禪學先生則謂程子見學者靜坐卽歎其善學其實吾儒靜坐卽古人齋戒之體也緝熙敬止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則不二不雜正是平居無間斷工夫不着齋戒色相而已刻刻齋戒矣此易所謂聖人齋戒以神明其德者也今反以爲取禪家之所長豈不大謬故其論易則謂伏羲畫一奇以象陽陽者人之大體也凡夫視爲虛者而聖人實之畫一偶以象陰陰者人之小體也凡夫視爲實者而聖人虛之故明虛實而正用其大體者聖人也昧虛實而反用其小體者凡夫也人人能用其大體而不反用其小體卽人人能用九人人能用六可以參天地而稱全人矣又曰成變化而行鬼神皆本人身中之所固有人人皆凡夫之身卽人人皆聖人之身但非好學與

無由而成非篤信則斷無由而入故聖人教人千言萬語只此篤信好學四字其論格物則謂學者不於躬行上考求而於見解上持守總與修身爲本全無干涉所以坐而論之則是作而行之則非卽書而論則是離書而論則非究也作而行之者旣非則坐而論之者尙未是也離書而論者旣非則卽書而論者亦未是也所以然者只是落在見解窠臼中而未嘗實見性體也朱子明德註云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所謂復其初者復其本體之明之未嘗或息者也此朱子之致知在格物也旣曰本體之明非卽所謂至善乎旣曰復其本體之明非卽所謂止至善乎且曰格至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其註物有本末則

曰明德爲本新民爲末事有終始則曰知止爲始能得爲終旣曰明德爲本矣謂至善之外有明德乎旣曰明德爲本矣謂止至善之外有明明德之功乎旣曰知止爲始矣謂非卽止至善乎況曰窮至事物之理程子曰性卽理也謂至善之外有理乎謂理非至善乎此一貫之學也且夫子何以不言致知在止至善而言致知在格物物者可見可聞者也至善者不可見不可聞者也學者於不可見不可聞之妙尤須處處在可見可聞上用功如行住坐卧語默動靜五倫五事中在在與至善之體無絲毫間隔卽夫子所謂有物必有則也所謂則者非至善而何但於物上格至善不可謂物卽至善也物卽至善但可以說物格而不可以說格物昔人

所謂物格則無物正謂此也又曰知止卽知本如明鑑在我妍媸在權衡在我輕重最得故曰知之至今人謂知止乃起手入門工夫未便可謂止於至善是誠所謂不識本體不可謂工夫矣故物格而後知至方可言知止聖經結語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聖人本合而一之不可分而二之也其論學術則嘗言學者有二患一則喜靜厭動專以閉戶養高爲自得却與斯世斯民痛癢隔斷則天地生生之機便當自此而絕一則厭靜喜動而專言事功一專言事功則其流自不得不流入於申韓一入於申韓則爲禍於天下益無有窮極矣故聖學之所以救天下萬世只在求仁求仁只在克己己克則己大矣虛矣惟大惟虛故能平一己之情以通

天下之情此天德王道之所由一也故嘗與學者共矢於聖人之前則曰願爲天地立心願爲生民立命願爲千聖繼絕學願爲萬世開太平又曰一戒鄙夫之患得患失一戒鄉愿之同流合汙一戒楚狂沮溺之果於忘世一戒自暴自棄之怠緩失時其論出處則曰學者只學得一箇是耳吾人不爲學則已苟爲學則于今日固無所謂出也者此處一含糊一苟且尙何學之可言又曰潛要確潛若不確則遯世不見知而悔矣千古來多少高明人爲此一悔所誤只是他學原不曾實或問何以又云修身見於世曰道明德立自有光輝足以照映衰俗而人自信服之便亦自有可以成物之理故曰見非謂吾道當否塞之時亦仍有巧法可以希一見

之用也其論處境則言不論順逆可豫者豫之必不能豫者亦惟有隨時順應不萌一毫分外之想雖古人處此亦別無巧法守死善道只是如此又曰時時放一死字在面前卽有所處萬萬不能堪者自亦寬然有餘便覺處處踏着實地其論處人則嘗言聖賢之所以大者全在委曲成就人不徒以處之適如其分遂謂畢其能事又嘗言聖人說安人安百姓只是一修巳以敬原不從安人安百姓上着氣力可知只有一箇自盡便是處人之法有同學責人過激而不已者問之先生先生曰吾之教令不行於彼在我只有自反徐思所以不行之故而內求自盡之道是卽所以處之矣況世之賴有君子者不過此數輩雖安頓人安頓得恰好耳若止

專責人此俗語之所謂不會使船嫌岸灣者也又如父之於子師之於弟亦惟有因其資性之所近者而誘掖之若其所不近者原不能强也强之而旣不能盡之又奚益乎又問有大不肖人勢復不能決去則將若何曰吾不以不肖待彼則彼之自絕也不堅此夫太去甚之法也吾不能容而又使彼不能自容則不至盡發其不肖不止是實吾益之毒也其論人才則曰人才自有本原士子之所以爲學卽其本也今父之所以教子師之所以教弟其日夜之所講求者不過欲作好文字求富貴此今日之士之所以爲學者也爲子弟者自幼耳濡目染以此爲主故其終身畢智竭誠止成一工於求富貴之學術而其父兄長者遂無不竭口以爲賢以

爲才則今日之所謂才亦止如是吾君吾民究將何所恃賴故欲求治平之才必自正人心始欲正人心尤必自正士子之心始士子之心正則士子之才正然則正士子之心若何曰此非在下者之所敢言惟在上之人愼選知學之學臣久其任重其權與士子力崇正學敦勵實行以復孝弟力田之科陳仲醇有言使天下不得不爲君子此救弊反本之急務也又曰天下之童子爲天下之人才所自出朱子小學爲萬世養人才開太平之書今欲救人才當卽從此處做起又曰一天下之士於八股不如一天下之士於孝弟朝廷以此爲的則日日與天下之士講學矣正學安得不昌人才安得不盛又曰士不力田貧者勢必不能自立而不得不求

養於外至求養於外始足以潛耗其强立不反之氣而恥心亦爲之不固故必兼孝弟力田以合士於農先使之足以治生而士之才品始于是乎出蓋亦上有以成之也朝廷設官必使祿足以養廉而後可以廉責之況養育人才全爲國家子孫黎民之用安可不有以計之周慮之遠乎上則王政之授田次則後世之限田上之人俱不能則倣伊尹區田之法人治二三畝輒可足貧家數口之食此亦貧士所斷宜破恒俗之見以致力於此者也其論吏治則嘗謂親民之官急在守令守令之不肖者原不必論卽有不甘以膺祿自處亦欲勉勵以求有益於地方而百姓終不得實蒙其惠則吏胥禍之也大率此輩以神奸積猾盤踞深固巧伺官府之

意旨以肆其蠹國殃民之毒民固痛心疾首無如之何即官亦往往明知其奸而去之則勢有所不能至彼考滿而得官則又儼然使居於民上以為民之殘賊蓋以此輩惟知貪利原不知所為道義曰又以上官待之甚輕彼亦明知前途不遠益復無所顧恤是朝廷為地方設立此輩實明明培植數十百貪冒無恥之徒以始終厲民也此豈為計之得乎故竊以為不如用士人使其始而教之庠序也既必先課責其實行而次及於文義文義則於制藝之外尤必使之兼治文移別通吏事教之數年而有成則於學使者考察之外仍畧倣鄉舉里選之意即著宗族里黨據實申報如覆加詳核確有廉孝實跡即舉而試之於本處州縣使各分掌六

房之事別之以章服優之以禮貌見上臺則拜而不叩有過犯則罷而不撻而又有不次擢用與循次升授之階以鼓之舞之於其後則自當益知所以自重求利其桑梓以為不負宗黨舉報之人之實而守令亦樂得讀書明道之人以為之輔且其間如更有嚴介端誠之品日日侍於其側亦足以潛消庸下人苟且自利之心則有裨於政治者甚大況以本縣之士子而治本縣之事則其地方之為利為害本自熟諳於平日而其責亦得以其所職掌直白之於守令而非如昔日承行吏役於分有不得盡言之比則壯行自近亦大足覘士之所養而其才亦於此而益鍊此亦朝廷成就人才之實着也乃或者又以為辟掾之法行之於本處則恐有與

而不公仍有不堪任用之弊而不知正不必慮也教之者豫則已明知在上者舉錯之所由判將人人有爭自濯磨之心而堅不可易之下愚必少且其里中父老皆奸胥之為害者久矣必不肯再狥此不肖之徒以自貽伊戚況一有不當則鄉里有鳴鼓之攻在官仍有妄舉之罰乎夫如是則舉報之不失實者必多矣其論異端則曰人為僧道非幼而孤即老而獨者朝廷設立養濟院專為此項人至後則不但法久弊滋有名無實人亦有見其猥雜而恥為之者故因恐去而為二氏以坐享不必勞力之奉養於是乎民生之食亦因以大耗所以幾亭先生謂聖人復起自宜永禁剃度則異端漸除而化之無迹吾以為王政行則此事可行王政不行

則此事未可輕議也今夫幼孤老獨之人大率一里之中約亦不過數人此數人者既生長於本處鄉里自亦必有親戚宗族與朋友鄉黨可為依倚王政人有授田衣食既定而又申之以姻睦任恤之教違者罪必無赦則人之從之也必易而自可不至於無養不然即倣古者餘夫之田之法與近代里有役田之制每於通里增設若干畝即責之本人之親族或均派通里使之輪流收領帶耕贍養以俟夫幼者之壯與老者之終則為僧道者必少而又較養濟院為尤善也如再不然則仍如盡其人而農之工之之議嚴募化坐食與一切創造華飾之禁使之各執一恒業力營飽煖以漸免耗蠹之害此則幾亭先生為不可易之本論矣先生為人齋

莊淵靜天性篤孝母沒一慟幾絕居喪遵古禮時年三十有一尙未舉子父命之曰汝母未及抱孫臨死猶以爲恨汝於此禮稍爲權宜使早得孫令而母含笑地下寧非孝乎先生曰先王制禮不肖者不敢不及且生子亦有大數使違禮而不得子不亦抱無窮之痛乎卒寢苫受濕負隱疾以終其身後喪父貧益甚治後事勿使有悔始已三年中哀毀骨立見者爲之愛歎事諸叔委婉承順售其所居以獨營祖之葬事五喪並舉人以爲難有庶叔壯而未室竭力爲之婚娶繼更索養仍以館穀分贍之年二十有四遭甲申之變痛憤殊不欲生遂棄舉子業後父命復使應試惟長跪涕泣而已居恒時與學者痛陳大義與持身之不可不嚴立志之不可不剛故終身恪守布衣之節郡守駱公延李中孚先生講學毘陵來聘不赴縣學博造廬請見閉門不內楚直指某至邑欲訪之山中聞已先遠避歎息而去時議者謂先生與李先生學脉心源雖各處數千里外若合符節但亦終似微有不同耳先生曰亦正自顯有不同蓋先生自顧此時惟欲全此區區之志實不欲以姓名通當世故也先生授徒立教恒不一格大旨專務考德問業以措之於日用事爲之際者爲實學間亦因俗習課以八比論析文義或者終疑之先生曰必欲得不治八比之人而教之盡天下不可得矣則將盡棄之耶必無是理也舊習不易頓革正須包蒙俯就涵育薰陶以冀其漸化即陽明先生亦嘗言之矣又先生嘗之

其館止數月闔門下士竊有以時見輕正學者先生曰義不可止矣遂歸主人再四率其子執判力叩以請先生曰君固必欲予還耶予還則我失矣我既失又使君之子終不識此理亦豈所以爲訓君子者是君亦失也君當更熟思之主人悟後益歎服尊先生益虔當時君子謂先生之去也愈於留嗚呼今日之知此者寡矣則先生之必不肯包容苟就又如此里人某有夙逋於父父以其數違約而言悖也怒甚命僕繫之將送官訊治先生察其貧然事不可解乃陰爲之力措償金代其求解於父父忿平釋之去而父與某皆不知也戚有挈婦以歸寧者婦蓋有身久矣父母兄弟皆恚之蓋俗謂外來者之入產於室爲不利也立促之還不肯容其刻纔歸舟至半路婦果腹痛舟人亦大譟且卽廹之登岸時已暮矣距山中尙百里戚皇急叩門告之故先生曰此寧俟問哉予卽讓臥室以待可速扶之來家人咸難之先生曰此喜事奚怪焉戚因挈婦入產一子則先生之於事理蓋已每見其全而處之曲當又復斬截不費纖毫力也做一日侍先生行山中見一富人取道上遺粟甚力先生指而笑曰此卽理欲之介也做問故先生曰以事言之則貧瘠其棄於地且珍惜天物不敢不敬理也以若人之所以取之者言之則利雖微而必取不肯放空一處則欲也出此則入彼學之所以宜講者如此又一日將於某宅議營一學舍蓋某正在奢時也有同學持議頗堅衆皆然之先生曰子輩姑緩恐

亦嘗為彼一致思也眾皆瞿然則先生精義之學不遺纖悉大率皆此類也先生陋巷數椽不能蔽風雨惟山中有田歲入尚可三十餘石然猶以此分餉親族緣手都盡歲以為常時時炊煙斷絕卜叔不飽裋褐不完而恒啜歠一室浩然自得每對人講論不輟終日愉愉無幾微怨悔不能堪之意則誠樂之矣性尤誠于愛士每學者至亟忘倦忘貧愛護體恤開導獎掖皆無不極其周摯又恒一見輒能精於鑒別如於某某輩皆早決其邪正向背及善敗遲速後皆果然先生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敝喪亂後嘗數過義興歸慕先生者數年辛亥之春始偕泰州茅鳴珩謁先生於邵氏又三年始執弟子禮侍先生於武花敝時適病疽幾死先生救之者百方時時攜童子歌詩榻前以相慰解憶先生時謂敝曰子今老且病不能做工夫吾第為子誦說子聞之覺得胸次開豁親切有味便是入處便已是做工夫也蓋先生至誠惻怛盎然元氣或為導師或為慈母有時為蓟兒之利刃有時為育物之春風皆能使人心開意消蕩滌一切則真恩同所生矣壬戌之春侯先生於梁溪先生曰昨夢古衣冠者六七人謁予云是周元公約予同行吾其歸矣乎即命買棹還起居飲食如平時尚與賓客酬對娓娓不倦至晚忽斯逝之刻猶拱手肅容諷馮少墟先生做個羲皇以上人之句蓋是歲之三月三日也享年六十有二配何孺人崇禎壬午恩貢何公 信斯女與先生比德能安貧且悉出其奩資以嫁

幼姑贖祖塋山以安其先靈皆議自孺人卒於庚子九月廿九日享年四十子一開宗娶孫氏文學修五公次女女一適無錫文學錫侯王公第五子楨先生昌明繼續之功在聖門提撕警覺誘掖獎勸之苦心在學者循守扶植之志與力在千古之大經大法盛德積行在宗族鄉黨遺老耕氓寵婦咨嗟涕洟之口惟近俗一二閧聲好為議論之徒尚不能無疑於先生蓋其大端有二一則謂先生未嘗廣交遊合聲氣以大昌其學故其迹未免涉于孤高自許而有落落難合之嫌也夫如是則所為學者已大非闇然之學而講求聲援結納之學也先生自為遺民以來止以潛修默証與二三學者務以切實力行相砥礪而猶惴惴焉懼以近名為正學之累信斯言也則必使先生改頭換面持剌候門以齒牙之借助為聲華以著撰之流傳為德業也而後可是益不足以當智者之一噱矣一則謂先生不赴講席之招而自遠其明道淑人之願也嗚呼今日之所謂學所謂講[illegible]則亦嘗竊聞之矣口之所論說與其邂逅生徒之所反覆切劘未嘗不言心性未嘗不言踐履而其實則止欲自樹標榜以快其長雄壇坫之心所以擲棄摧剝悉力排擠往往足以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是明明以聖賢之學為自私爭勝之秘藏也惟時先生蓋憂之甚懼之甚憂則憂夫正學之愈晦懼則懼夫人心之愈險而世道之愈不可救也故先生嘗謂講學一事今昔之時不同數十年前之講學爭勝者尚在局外今日

之講學爭勝者即在局中惟在局中故宜退歛以泯其勝心而或
可各黨其漸反嗟乎先生不得已之心如此而又豈一二流俗人
之可得而窺測者哉大抵先生一生無一事不反之於至關之地
故其視文章著述尤不啻如空華眼𦦨而未嘗稍稍留意以求知
於人即其所存偶然云與論易諸稿亦大都出自一時心得之餘
殘編零墨之所偶記而非今日文人之文所得而比擬者也微故
約取其要言大義之有關於吾道之所由以明及風俗人心治術
之所由以得失者著之於篇使後之君子有斯世斯民之責者庶
幾有所考鏡至所節舉之一二遺事本於先生爲綱行然學者於
此可以見天理流行隨處充滿之實故不可以不書謹狀庚午七
月望日毘陵門人金敞百拜狀

子湯子庸行錄　　萬錦霏

子湯子名錡後更之錡字世調號默齋遠近學者咸以字稱曰世調先
生先生少稟異質自入小學知以敬身明倫爲先而以降志辱身
爲恥祖母年高樂甘旨之奉先生童年即能曲體親心私蓄肥脆
以供饌之弱冠集同志爲五經會講求旨要慨然有世道人心之
責先生孝友之德出於性成事父母極色養之道居恒命坐而坐
命食而食命退而退雞初鳴而起侯立寢門外門啓入問退即坐
一室讀書晚侍榻前寢而後退戶既闔猶拱立侯熟睡乃就寢日
以爲常盛暑必衣冠執具以養親或微慍長跪請罪雖或事不繇
已亦必跪請以解親顏疾病侍醫藥夜不解帶執母夫人喪寢苫

枕凷斬衰食粥飲水三年不入內居衛芷翁喪亦然時館於他氏
館中不便衰絰外襲以布而服麻於裏隆冬不易寢則藉草就地
食不茹果醯醬期年不笑不詈哀至而泣三年猶失聲濡泣一誠
終身不懈
衛翁世厚於貲季年產已中落翁處之洒如先生惟恐一不當翁
意而致其憂乃力爲順養之事翁嘗讀書語及何書當讀先生即
買於坊客或借之友人以進於翁翁嘗交友偶念及某友久疎先
生即訪延之爲終日懽諸父或有求於翁先生必悉意經營不遺
翁慮先生外家頗饒裕何孺人歸有所贈遺悉举以爲親歡
庚子辛丑聞霏始獲侍先生時或館出遇衛翁於途趨而進再揖

卻步以侍翁有問則答無所語亦不敢問翁行先生乃隨行翁容
色怡怡見後輩藹如可親先生則嚴翁不敢越路而與人言也其
事諸父亦彷彿如翁焉
先生諸父數人皆能文以科名自期許不事家人生産既耄不過
而貧先生歲爲覔館以爲安養地諸弟有告緩急者先生必傾儲
佐之終身無閒言且不敢示不足於諸父以阻其來請有庶叔貧
而無養時以硯田所入分給之叔或債耕而逋其租則代之償債
樵而逋其直則又代之償不能舉火則時時貸之鄰而亦待償於
先生先生一一應之無他詞也年四十餘尚未有室先生百方謀
爲之配既又艱於俯畜向先生絮絮然曰吾一身自足度日多此

累也卽挈其婦置先生家而去先生奉禮之朝夕必恭等於諸母
其婦不自安逡巡而歸語其夫曰有姪如此何忍累之且待養於
人者其能久乎幸自爲計後如不給寧忍寒餓不欲享至誠人一
綵一粟也叔感悔竭力耕作數年竟足飽煖先生卒叔哭之哀逾
諸父弁語諸子曰吾家無此人則無擔當大事者矣蓋先生於凡
親屬死喪婚嫁事以及公私逋負稍涉艱難無不畢力相助以免
於患也其於族中伯叔或見之贈言或命書扇箑必尊稱曰第幾
行伯父叔父不敢如世俗之字以某翁也雖其服盡而年少者亦
必曰叔父云
先生毋黨特蕃凡遇舅氏尊行以及從母之家雖年齒少長相懸

先生必致恭盡禮稱呼不以字而以行卽平日與諸生語次相及
亦必曰幾房第幾外祖第幾母舅並未嘗僅舉其字也雖於中表
之尊者亦然老儒楊燕侯先生與先生同五經會楊齒加長先生
執隅坐之禮後至頒白每見循循旁坐遇於途而行則不敢肩視
親授業者禮有加焉
先生年二十四當甲申之變慤國祚淪喪將效懷沙以卒志以二
親在故不卽於死亡遂絕意當世苦心篤行力爲聖賢之學因年
少篤志雅負重望聞者皆傾心締蘇願得一見締交世所稱逸人
遺老如江右彭躬菴熊魚山先生桐城方先生潛暘黃先生晉陵
薛先生無有不知先生者或且寄書及詩以示契合之情先生則

受而見志不藉聲援一意終遂閉戶潛修身心以外悉委於命而
不求倖焉
丁巳夏邑大夫秦橡舉節孝邑士以孝行首推先生公舉以應旌
子某叙述先生内行將授於儒學申詳府院先生時館於武花山
舍聞人或以告焉乃力辭中止謂非先生意也先生歸深是之且
曰微子得吾情而從衆議吾將投老於窮山絕谷中永不作城市
遊矣且事親乃人子當盡之職敢博一日之名乎況生事葬祭無
一可以自慊今以思惟有強親以從己志者耳何嘗有一善以
順親心而孝云乎哉因俯首泣下蓋先生少便文藝翁望先生
起家中第勵草後先生决志法尹彥明以善養爲請於翁翁遂之

父子怡怡甘食貧以終老故先生每念及益感悼也

先生篤學深造自得後益肆力經傳上溯濂洛關閩下迨河會姚江靡不深探奧旨而所兢兢取衷者則在忠憲高先生靜觀默識苦心研精不求人知者垂二十載功深力到根心生色見者咸目為有道之容後學景行問業益衆爰舉高子靜坐復七規接引後進歲凡兩會并著復七約言以示學者統宗其與生徒辨析疑義則自六經四子以及諸儒語錄隨問而答儕悉靡遺聽者雖未獲領悟微妙亦無不各滿其志以去家儲甔無儋石士以願學就正者脫粟萊羹信信宿宿殆懽然有樂乎朋來也一室敝陋不蔽風日即其座者春風和氣盎然於几席之間

同邑周庶子啓嶲吳司理晉剡以道義自樹立因與先生交互相劘切兩家子弟悉從受業他如晉陵金隱君敞金沙于孝廉鑛驥江朱主政鳳台各深親炙之思或身依講席或遣子就學皆贏糧以從歲且再至讀書談道老而彌篤凝靜專一步趨先正醇如也

先生與人為善之心所性而有有以學業請者與之言亹亹不倦嘗至忘食若相同散步出門數里不惈勞也或過知已快談每至日晡猶未及朝餐門人以過勞進規先生曰當此世而有道及此事者真如空谷足音聞之欲喜若知而不言是欺人也言之而不盡是自欺也何恤乎吾身而敢以勞為辭哉

先生待人一本於至誠與子言孝與弟言悌與父言慈士有不自檢束者聞先生之風多愧而求益先生屢加提醒便知悔悟往往率德改行先生深識事變語能中人心曲又復不念舊惡凡潔已而進無不乘機以啓其自新之路人故樂其教而親之

先生於學者之至一見便識其誠偽底裏洞然金沙有一友欲受業於門介門人潘錫疇引見執禮甚恭且言欲卒業門墻因覓館於宜以便朝夕從事後每見即跪叩先生答其禮不受門人問之曰若其終非人情不可近者吾憐其毋苦飾故不却其見而思一救正之耳若欲及門吾不敢也又邑人某求見先生自云究心理學有年欲及門以就正言近切實先生亦固却之門人問此人何如先生曰此與金沙友相似一則恭而無禮一則偽為恭敬均非

實心學問人也此來殆欲借我門頭作一好話柄以行彼法耳後兩人皆敗名裂檢如師所識別云

邑有壻與翁計奩粧而令婿坐索於家者翁貧而無措壻將撰神丐翁家以鳴其負來訴於先生先生曰婚姻論財繇今之通其誰曰不然吾慮此舉一播則今歲所產女渰溺而死當無算也其人駭問故先生曰生女而召壻撰神鳴鼓以攻則為人父母者何樂有女耶其人曰彼誠負我先生曰所負豈券約而借貸乎若非有女則此翁與子陌路耳寧有今日不幸而貧負汝已為不樂而樂於使以負汝聞之通邑乎彼以子為前車而渰溺其女者不種種耶其人卒自慚謝向婿翁引罪而歸

先生於二氏之學深悉其與異故其徒之號爲有得者先生辟而闢之俱各心服其稍有識者咸願正於先生先生則舉人倫物理啓發而開悟之亦多有悔其師說之非是逃墨而歸儒者

吳之羊山浮石僧自立一宗招致文士推墨而附於儒其徒曰立雪者以其教遊士林欲廣其術凡不得志於儒者往往從之至宜見先生先生知其識有過人處乃默行轉移示以儒道之大重以君臣父子之責僧大悔悟遂棄其學歸俗卒有室以成家云

先生之居半割於門人路永錫永錫卒後產歸嗣子爲狎邪者儌居日夕混謔絃索歌曲不絕於耳同學相聚叩問幾不辨音義先生處之夷然也門人有謀欲逐之者先生正色曰在諸君相愛之情固爲至當但我自愧德不足以動之而又軋之以威其於睦鄰之義何居也況產非吾屬擇鄰之事吾無與焉安知後至者不更甚於此乎門人乃止其人亦終不敢忤先生云

先生鄰居皆無藉卒隸動輒兇暴酗鬭先生待之不惡而嚴或有以不平相訴者先生各爲勸解雖兇暴者一見先生辭氣冲和無不頓釋以故居非仁里而橫逆之事終鮮

先生平日事神極虔每遇神祠必趨而揖其所常祀先祖外唯竈與戶耳他不濫及曰祭祀有定制世俗所爲本以徼福抑知福未必得而制已違矣吾敢以非禮瀆鬼神乎

先生平日無纖芥之欺一日偶從外歸有貧者倚門丐錢先生與之曰無有也乞丐去先生急出門呼之靠旁倚而問先生曰吾雖無錢而手實持銀包倘有零星在內一時錯失相忘漫爾云無是欺之也乞至即解紙傾與之

先生素不識銀色亦不倩人估計人亦以是不忍欺紿偶有買客以銀易米先生不疑而售之及持以入市人曰此假銀也復償之他人亦云假銀先生即舉而投之於河曰寧受人欺毋敢更欺人也或曰何不覓原主易之曰彼已忍於誑我決不肯自認爲誑徒煩口舌不若棄之愈也

甲寅滇方之變先生謝遣鄰人謂諸生曰時事猝變亦未必其幸成但一時人心惶懼依草附木者當不止一處吾輩學問事自無與於世故然徒衆相聚恐滋物議知幾之脉延之數載未忍中斷鄙各因所聞自作工夫可也先是郡邑諸同學暨江北至者每會二三十人俱定期於元宵之前重陽之後至是遂不復期會有願學者至就館地靜坐一期或集友延師同坐會無常所

鎮江顧公來教宜邑傾心先生之學執刺就見先生辭之再至復辭之託人致詞曰愧不就諸生列未敢以庶人與師長抗主賓禮也且禮制非諸生不得入黌門歲朔謁聖亦於門外行禮斷不敢違素行顧訪於學中諸役人咸謂然顧益重先生行辭去隨從攜一童步訪先生適他往不遇旋持揭造門拜階下以謝亦不面也

邑大夫之鄉親李御史留意正學偶於先生門人茅楚傳處見先生

生夜坐詩讀之遂託友致願見之誠先生謝之李意益切先生乃避之武花李攜舟至張渚先生辭以疾而遠避之亦託芽苑傳致意晌李公以詩知某故欲見某然某之意已盡於詩故不必見李公也李終以不見先生爲歉先生毎戒門人曰此事不是騰口說的但得君輩數人實心肩荷潛修密證合符古人三五輩足矣敢過求之時俗乎

武林駱刺史令二曲深服李中孚先生學行大爲尊禮及守毘陵延致江南敦請升座講學武無二邑衆士畢從而先生不以爲然謂非布衣行道時也以故東林之會主席者待先生先生不赴延陵書院主者虛席待先生先生亦不赴後有以李先生薦者有司

促行辭疾不起至絕食求免備嘗險阻而後完節以老然後知先生始終毎進真能以儉德自避也

錫山顧刺史谷知先生學有淵源延訓子弟爲築東皐別業以居之無何以疾辭歸尋愈飲食步履延賓論學無異常時一夕忽與人作訣語整襟危坐不數言而逝生平雅慕陶靖節詩亦宗之然不多作與會之適偶一吟哦而其所志亦復時時見於言外

偶然云　附錄

與湯默翁書

江陰　張光家德御　樗李

側聞老道翁潛心正學敦厲躬行一時同志聞風興起以得出門牆爲幸當此聖緒絲懸之日歸然爲斯道主盟撤拜下風不勝慶慰丙辰冬底從驥江晤金廓老論湯大教方欲深談因渡江甚急不獲詳叩淵源迄今耿耿固無日不神馳函丈也光家賦資拙鈍三十時讀高子遺書實深向往丁亥問道於先師鳳超華子授遺像而歸頗治易學四十外先師遇難提命無人出入禪門者六年至庚子館錫得高彙旃陸桴老之推挽講切始復求初志而年已老矣然求友一念猶黽勉不衰嗣春秋二仲常到東林奉教於四

方君子而私心竊有所大慮也吾徒講學有二病難除不管自己性情但爭他人門戶此一病也古聖賢到至極處只是舍己從人今人學到結果處只是自以爲是此二病也總之不徹原本終成面牆道翁先生教人先從復七覯入則其求之原本必至深至密易簡理得二病自除真末學之扁盧也渴擬登龍請益以年老多病不便遠行中心怏怏便鴻附訊不備

答湯世調　　任元祥王谷

吾邑有湯子皎皎白雪姿質性旣高潔丹鉛屛勿施舉止動如法禮義以自持世人目以愚心實與世違少可本多怪況値屯蒙時衆中獨好我遺我尺素書上言道義交下言百世師所志在孔顏小儒安足爲何以持報君願君弘道規戾俗古所戒詩人賦委蛇春風動百草旦旦生光輝往復有至理天地無窮期

丙午早春同湯子靜坐

大道日持世正學何寥濶生民自行習儒者鮮著察孔孟旣絕調周程殊間出曠代陽明子紹往信奇傑格物致良知千聖快一轍譬如旭日升魍魎盡銷滅心契願任其恣忽乍離即立志愧未堅任道苦不力何幸習湯子涵養對誰昔惠我十百朋言論徹心骨稱門覿未發高坐靜復七復七豈虛言弱喪返安宅日出知遊遊日入知燕息風雨立棟宇饑渴作衣食遊者汨汨汨所寓坦無極天長與地久洒然見開闢

輓湯世調　　吳　唐仲文

古人貴直諒此道今已稀握手出笑言心中知爲誰永言平生友箴切及幾微惜我歲月逝策我登雲梯淺深可共斟寒燠各自知把袂臨路衢借別且遲遲吁嗟斯人往荆棘塡荒蹊蕩蕩若周行草茅已塞之伯牙絕五弦爲無鍾子期郢人已物化斤斧安所施慷慨懷斯人掩淚獨傷悲

湯夫子六十壽序　　金　儆

庚申歲之三月二日爲我　湯師六十降辰諸同學友門下士將進觴函丈而屬言於儆儆謂諸子欲以言祝　師之壽當先以心體　師之學蓋　師之學即　師之所以壽也何以言之自古千聖無二道卽千聖無二學自堯舜姬孔之後子思子憂道統之失傳發明未發之中上接虞廷之旨而宋明諸先賢皆於此闡關精蘊以教學者雖其間亦有淺轍之或殊然皆不害其爲一吾　師奮起於學絕道喪之日教人力守高忠憲先生靜坐之法從一念入微處以致其戒懼愼獨之功此卽堯舜姬孔之道之學也嗟乎人亦孰無此一念卽此一念亦正未可易言矣吾與諸子試自體

勘果能無內外無將迎耶果能不參以知解卜度不增以矯强固護耶吾　師之教明白易簡所謂正心者正此也所謂誠意者誠此也所謂格物者格此也故其至也浩然與物同體自以天地之心爲心所以能爲天地立心自以生民之命爲命所以能爲生民立命此無他本立故也若今之學者口之所論說日夜之所披誦與其遠近生徒之所反覆切劘未嘗不言心性未嘗不言立本而其實則止欲自樹標榜以快其長雄增拓之心所以一遇夫皎然特立之士明知其不可相下則必悉力排擠以摧抑之蓄惴惴然惟恐其一旦出已上也嗟乎今學者之用心乃如此吾嘗見前此之號爲名下士者聯社盟立門戶紛紛角逐滿天下亦止制義云

耳尙不過數十年遂由此以結三百年之局至今幸而有事於吾
道乃又復踵其故習而益張大之居然以聖賢之學爲彼自私爭
勝之秘藏是其平日之所致力講求者適以成其猜忮陰刻敲剝
君子之才而已矣將自此正學愈晦人心愈險愈危世道愈不可
救反不若向者之徒事制義之各爲一途而正學之猶可望也豈
非足爲大懼者乎雖然君子之自信也亦信之於道而已矣考諸
三王而不謬不謬於其道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不惑於其道
也吾信吾道則非千駟萬鍾之所得而移刀鋸鼎鑊之所得而奪
一國非之而不顧天下非之而不顧君子於此亦惟倍自凜其潛
惕之學安能與彼紛紛者較一旦之得失哉　師之生也旣特稟

淸純神穎之資幼志聖學而又未嘗有世俗柔靡薰染之習好與
機械慧辨之徵遂以稍稍消其志慮闇修力踐專一積久始一旦
沛然於聖人之道故　師學獨澄淨完潔粹然一出於正而於人
倫庶物之間天下安危治亂之故尤無不洞極精要初非漢唐以
下人之規規於典章以爲極則故　師嘗謂正學不明則天下必
自此爭言經濟至盡人言經濟必盡人爲中韓生民之禍恐未有
已故不得不急以正學救之此吾　師救世苦心世或指以爲濶
遠無當則亦弗思爾已然則今者天蓋篤生吾　師以擔荷堯舜
姬孔之道爲天下萬世默啓太平之運則　師之身固卽堯舜姬
孔之身而亦卽天下萬世之身也卽於一念入微處上孚千聖洞

徹萬年壽寧有踰此者乎且長君英資夙具今方以蓄德尊和肇
始振緖之祉而諸子亦咸以篤信斯道從遊有素第皆實以心體
　師學不負訓迪期望之誠則今日之雍然肅然以環侍　師之
左右者皆　師之身也諸子之所以答　師者在是　師之所以
答天者亦在是如是而後謂之大年知必吾　師之所爲大慰者
矣諸子曰敢不敬勉以爲　師壽於是書此以敬進吾　師一觴
門人金徹頓首百拜撰

錫山書院祭文

金敞

遡自東林顧高同堂道南一脉正學以昌乃逢否運閹禍胡烈人亡邦瘁斯文綫絶天心未喪佑啓後人維我湯子黙成其眞周曰主靜程曰識仁入德伊始救獘梁津致知格物行力敦倫生民爲命天地爲心此理之同千聖一室繼往開來皎如白日匪俗匪異慥慥篤實先生全歸逮今十載遺思及門廉且靡晦在錫顧培敬倡建祠擇茲惠麓靈爽綏之敞惴昔旨敢告同學能憂其憂乃樂其樂憂蹈鄙夫得失營營憂入鄉愿汚流同聲憂墮石隱果於忘世憂自暴棄日月已逝憂陷中韓流弊可畏微乎痛勘學斯爲貴惕若欽承道岸最登於昭在上宜樂有朋湖光山色共此無極伏惟鑒臨是憑是式尙享

楊懐遠曰湯子卒金敞至宜謀建湯子書院未遂後十年卒與無錫顧培建共學書院于惠山之麓及敞卒培等亦附敞祀書院中

記張宣之先生語

許重炎

張先生宣之父諱煐字月陵與湯子黙齋最契厚嘗稱湯子爲卧龍予以先生逮事湯子從容訪之先生言湯子性行純一學問淵涵相其所成當在曾閔之後予問湯子亦有所短乎先生曰湯子門下駁雜時人皆咎其濫收湯子生於叔季急欲覺悟斯人不無濫焉然亦當知其苦心也予問湯子終當從祀孔庭乎曰至德幽光誠不可掩但恨宜與後生庸劣殊甚鮮有能問及湯子者是可悲也語及湯子遺像曰先生德容最難摸寫予侍其側往往覺其屢變似有月異而歲不同者此予所獨覺也

先生述黙齋先生辭旨愼重我輩被湯子駡一句如撻市朝無甚

身處湯子外兄某居母喪于大宿夜嚴督兒子讀書絮煩特甚湯子愠之曰汝直在此唱也一言之下威于鈇鉞此是何等氣象

記潛鐵爐先生語

先生曰予幼從湯世調先生一日湯先生問予仁義二字予對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湯先生曰如何是心之德愛之理如何是心之制事之宜予無以對湯先生曰然則子終不明仁義二字也予因問曰如何湯先生曰子自然行之已而湯先生同予立門外見一瞽者走差了路予急向前扶瞽者逆至大路上去久然後返湯先生呼予日子知仁之説乎子已行之矣予茫然湯先生曰子見瞽者之差路而憐憫之念生自然而然非有

所强也非汝心之德乎又扶而送之愛之理固然也又一日子過娼家門妓者候門甚衆子俯首疾趨而過之湯先生曰是子之義也誰强汝俯首誰廹汝疾趨是你自家心上裁制定了故能爾非心之制乎事本該如此做非事之宜乎如此指點方於身心上有實得若待向講說上索解縱勉强解得去終於自已不相干也先生曰一日子從湯先生在一友家見一老嫗攜童子自門外入至階謹扶而上之曰好好走上去至堂曰先生們在此作揖畢然後攜之入室湯先生曰一聖人走進去矣子問曰何謂也湯先生曰方纔此老嫗扶持童子進來彬彬有禮師見見一章書被他實實做到了難道不是聖人大抵聖人本無大奇處只是盡得日用事物當行的道理人能件件行所當行便是聖人矣

偶然云集十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湯之錡撰之錡字世調宜興人是集冠以約言一卷江南通志稱其論學以周子主靜之說爲宗仿高攀龍復七規春秋兩會即指是約也文錄二卷解易春秋獨多餘亦講學之文詩錄三卷仿擊壤集體語錄二卷大抵衍先儒緒論行錄行狀共一卷則其門人所輯也其隱公論謂隱公仇君弒父未免鍛鍊深文春王正月解謂始乎子者十二月之序始乎寅者四時之序惟商與秦建丑建亥時與月皆不可首亦未免勇於非古解大學以明明德爲格物又云物者可見可聞者也至善者不可見不可聞者也然既不可見聞矣又烏從而止之乎至於假寐見先師孔子拊其背而呼之未卒之先夢周公約其同行又與與弼日錄之續矣

皐軒文編十卷

〔清〕李光坡撰

山西省祁縣圖書館藏清雍正三年李鍾份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皐軒文編一卷》提要

唐以前絶重三禮學國家有大事皆取證焉名儒而解釋諸經若賈馬鄭孔咸以三禮爲主考辨是非精研同異釐然有章朱子亦欲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彙爲一書吳草廬輯三禮詮次比附自成一家言雖所見不同咸以禮爲儒者當務之急蓋孔子云克已復禮約之以禮禮乃道之實而可據者言道而不言禮非學也安溪

李茂夫先生文貞公介弟文貞既爲海内儒宗而茂夫先生兄弟閒自相師友亦卓然以儒術顯今讀其文通曉古今薈萃經史其根氐乃精于三禮是謂儒者實學承學之士讀是編而興起振揚絶業以經術經世務朝常國典一衷聖籍而不爲紛紜聚訟其亦不負先生立言不朽之心也夫通家姪汪漋拜跋

皐軒文編目録

卷一

卷二

卷三

傳

跋

卷四

壽文

卷五

書札

卷六

碑文

記

卷七

誌銘

卷八

行狀

卷九

祭文

卷十

詩

皐軒文編卷一

清溪李光坡茂夫甫著　四男鍾份世實校梓

雜著

性論上

三王四代言性自湯始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言命莫善于劉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亦亦中也至哉中乎以形觀之偏於一方則有羨不足而惟中則均拘於一方則有明與昧而惟中則周舉其一方則有勞與逸而惟中則齊故中者無餘無缺其處於中雖少有羨不足而可均則近其立於中雖少有明昧而可周則近其舉其中雖少有勞逸而可齊則近通此者其知天地之生乎兩間之繁氣爲物中氣爲人故曰人者天地之心心中也陰陽之交交中也鬼神之會會又中也氣無不中則理無不全其餘物氣環於中氣之外以乾父坤母言之雖同得是理以爲性同得是氣以爲形然得此缺彼均則否矣見此昧彼周則否矣能此舍彼齊則否矣故言性則曰人性曰物性言善則人也而物不與通此者其知孔孟之旨乎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曰其

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曰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皆含物而言人何以見人性之善蓋仁義也堯舜有之物有之乎而人有之則善仁義也堯舜能之物能之乎而人可能之則善然善不皆善何以不一言及氣豈知不云爲不善非才之罪求得舍失者不能盡其才降才匪殊而陷溺者乎然則夫氣雖有清濁而可以復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亦既明且盡矣去物而專人則非僅論性之原也言性而責才程子曰才禀於氣則非不論氣也其與孔子相近之說異歟

非也蓋仁義也堯舜有之物則遠之而人之仁義則與相近非善乎堯舜能之物則遠之而人能仁義亦與相近非善乎誠以同在一中之內其氣皆正其理皆全卽有蔽明强弱之等而相去不遠亦猶其處於中雖少有蔽不足而可均其立於中雖少有明昧而可周其舉其中雖少有勞逸而可齊由其無虧則曰善由其不遠則曰近一也故降衷受中之訓傳心之要也推此以見天之命明性之一昌黎韓公所云自孔子歿獨孟氏之傳得其宗信夫

言理刻覈文體酷類荆舒。天地之性亦中而已矣故

贊易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惟人與天地相似伯兄甚

性論中

自孔孟之後言明道守正者必推荀楊而荀子之論性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謂好利有疾惡好聲色爲人之性情順之則爭且殘故必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此卽好色好鬬好得之云也若此三事則禽獸之所長而與人最遠何不槩以師法化而禮義道之也謂聖人化性而起僞禹於衆者性所以異而過衆者僞夫聖人之性旣與物同矣又何所因而有此大僞之本乎謂途之人於仁義法正皆

有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故皆可以爲禹積而不息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然則有可知之質可能之具非性善乎皆可以爲禹非聖愚本同一性乎禹聖人作僞者也猶明天地亦有僞乎以良弓得撒良劒得礪良馬得馭喻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辨知非得賢師友則不日進於仁義然非良弓則排撒何所正非良劒則砥礪何所成非良馬則轡策何所馭非性善則師友何所施且性質美而心辨知者是性乎僞乎善乎惡乎其他自抵牾者猶多迹其[illegible][illegible]皆憤世嫉俗之爲非明道者也楊子自謂於荀子[illegible][illegible]

而異戶讀其書似亦寡過然謂人之性也善惡混學者所以脩性則未知性之果善而未嘗有惡渾全而無所餘缺可以言復而不可以言脩也且云氣者所適善惡之馬又若人身僅有空氣而別有善惡在天地之間可以適而從之者惟唐韓子原性之篇朱子稱其於諸子中最爲近理葢是時也禪學方盛指虛空爲性謂仁義四者不曰所生即曰所包而公獨目爲所性之實體與公同時自任以道如李翺者作復性之書爲滅情之說而公獨指爲五性之實用惜乎未深察夫天命人心之本而是孟子於荀楊之

間取夫子相近不移之近似以爲依違兩可之論竊恐非惟未足以補孟子之缺抑且無以服荀楊而折其心葢三品之決或難以爲據也何也使一世之內天下之中生后稷文王者若而人生越椒叔魚者若而人生可習於善陷者若而人則信如三品之云矣不然則公亦曰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即安可執千世萬世貞元挺生之上哲與夫保姓受氏數百年間有之敗類而列爲常品以槩天之命定性之等乎且曰性之品有三情之品有三則未知以性情之理即有三品乎抑附於氣而後有三品乎猶不免於劉向所云性情相應性不獨善情不獨惡之差也且曰下焉者畏威而寡罪苟非其性之本善安能知畏安能有寡夫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走獸何以不若人之可制也則公不移之言漏於是矣故言性者自孔孟之後歷千餘年至程朱而是非堅定

性論下

人身有神有性神者靈覺也視性則微有迹方諸魂魄精氣則妙矣以其內足以運夫仁義秉彜之良而外以管乎四支百骸之用動靜由己變化無方幾幾乎性之事惟有

虛實之分耳聖賢於此欲別而二之則仁義禮智非有境然四物在氣之外欲混而指之則恐流於生之謂性作用是性之異說所以或謂道無方體性有神靈朱子既稱之而又云神靈二字非所以言性玩而復之其於精粗離合之際亦可以自得矣朱子歿而微言絕或者雖知神靈不可以言性又見人生以後處心制事莫非知覺之用不更思其所覺之本但以爲皆氣之爲而所爲理者特於氣之發見中節處見之此虛齋理氣先後之疑整菴於氣之轉折見理之論所由來也或者見云爲之際皆明覺爲之宰

不復體其所覺之實而但以所爲靈者當之此守溪性至虛至靈如鑑之懸物來則照物去不留之言陽明表而出之而不悟其仍於釋氏之見是也由前之說則性在氣中强弱由氣使有志之士漫然無所察識以知其有泛然無所執持以培其根由後之說則仁義禮智由外鑠我使小慧之徒高者逃於幽禪卑者至於狂悖深原其故一則泥於理氣合一不敢以離合目之一則謂道體無爲不敢以動靜言之又一則見知覺即性不復於實理參之然周子出太極於陰陽之上張子分性與知覺何嘗不離合目之

也周子言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邵子曰氣以養性性以乘氣故氣存則性存性動則氣動何嘗不動靜言之也朱子曰知覺不專是氣是先有知覺之理理未知覺理與氣合便能知覺譬如灼火因得此脂膏遂有光燄何嘗以知覺即性也可以離合目則不必致疑於理氣之先後矣可以動靜言則不當以涉於動靜即皆爲氣矣理氣合而成覺則不當以無善無惡名之矣是故能覺者心之靈也所覺者性之理也見孺子入井而惻隱見嘑爾蹴爾而羞惡知惻隱知羞惡者神也傷之切痛之深無所爲而爲羞之甚惡之辭寧身死而不受是專虛靈之神乎抑有實然之性乎是自外照乎抑由中出乎是理在氣中發見乎抑超于氣上而爲之主乎然則必有是性爲所知所覺之實際而不淪於虛爲能靜能動之本體而不雜於氣也明矣末學回陋不知王氏之是非但見爲其學者放狂浮寄故於虛齋之學盡心焉而所謂性終盡卷而茫然也故竊意謂楚固失矣而齊亦未爲得也誠於二者之閒而知所以折中焉庶幾乎得程朱之旨以達於孔孟者

右性說今歲元兄所命作者此理自朱子之後漸以微

失有明三百年閒名公鉅儒互相詆訾操戈前人究其所執不出此二端使學者徵文攷事皆不能無疑丁丑來京師元兄指示親切歸而按之詩書之閒若有以得之者故此論未畧述所自元兄不用也念攘善無績還心性之大師承授受粗有知識敢忘由來不可不識也

丙戌七月望前二日謹識

本性

昔在寺中有修浮圖者浮圖自下至頂數十丈頂上雷又斜高工直陟其頂出至雷前當時見之不能仰視腰闕[illegible]

輭如不可勝因思之曰是氣乎氣止於運動運動不過能視此而已是神乎神止於知覺知覺不過知視此而已如此不忍根於眞誠發於不容已似不在神氣限内畢竟何也乃悟孟子孺子入井一節非是以情見性明是直指性體使人識取聖人之至誠念念事事皆如此心其次之思誠念念事事皆求如此心王者純此心也伯者假此心也日用閒認此作主則自立志主敬窮理修身工夫皆有着落存之於心念念懇到非實心乎見之於事節節親切非實事乎離此者非邪乎假此者非僞乎天地之大德曰生

聖人之修道以仁學者之强恕求仁自此玩之是眞實法自此充之是究竟法自程朱後性之理又晦所以數百年中儒者按本用功渾無主宰其閒豪傑之士不範馳驅者遂認神作性揚眉瞬目自爲得之而當時有欲於氣之中折中見理者有疑理氣先後者所見又出其下其弊似以人生之後皆氣用事而凡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發不過是理在氣中發見如此其於所謂不離乎陰陽者則近矣試細分之氣不過運動神不過知覺此一處非氣非神別乎神氣之外則所謂本體不雜乎陰陽者豈不眞且切乎

易論

班史言易之所自作惟引繫辭下傳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一節朱子亦據此以爲是作易之原而河圖洛書之數爲特巧而著耳河圖是從微至著之理一陽生而至於盛盛而至於極則陰生於内矣一陰生而至於盛盛而至於極則陽生於内矣此陰陽進退交互之義而伏羲所由以畫八卦者也洛書之位列布置則因河圖十數而寓乘除之法因參天兩地之理而著三才並立之道大禹所由以叙九疇也要之河圖著陰陽往來之義

洛書明陰陽奇偶之數皆爲先天之所自出可也先天圖邵子以爲伏羲所作而以說卦天地定位一節當之蓋兩極儀象卦生出之橫圖規而圓之其義之精微廣大一出於自然非先天莫能也參同契納甲之序正與此卦位圓朱子所謂方外之士陰相付受以爲爐火丹竈之術是矣故自漢以來惟傳後天一圖觀後世所有六壬風甲剋擇葬經及諸鬼神吉凶方位日時皆出於此而邵子以爲文王所定者蓋因坤象西南東北之文咸象取女之義知之然以震坎艮三陽主歲之始終而以巽離兌三陰助陽生

物於中乾居西北則所謂知大始坤居西南則所謂作成物其體大而義精未易言也古來所傳惟此二圖至如今易文首所有大小橫圖及大圓圖方圖則朱子因繫辭極儀象卦之語邵子一本雙幹之說演出故於答袁機仲書自注曰橫圖乃是今日以意爲之寫出奇偶相生次第今人易曉是也但其生出次第位置行列不待安排而燦然有序比之幷累三陽以爲乾連疊三陰以爲坤然後以意交錯而成六子旋相加而後得爲六十四者其出於天理之自然與人爲之造作葢不同矣重卦之說古今不一班

志以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然周禮太卜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則羲皇重成爲得其眞至六十四卦之序析觀之皆以正反相從如屯反爲蒙屯後即繼以蒙之類也合觀之則文王必有取於卦畫可知矣孔子專以名義釋之有以相因爲序者如蒙之繼屯是也有以相反爲序者泰繼以否是也然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卦如左傳歸妹之睽之類則相變亦可爲次若取其名以發義則通書之乾損益亦可爲次矣雜卦析觀之亦以反對爲義合觀之則雲峰胡氏所推亦似非偶然若而以大過以下發互體之例明非錯簡尤見其巧合然左傳所言屯固比入坤安震殺之類則卦卦可以相雜要之序卦相生雜卦相對然兩卦相爲貞悔必有相生之義亦必有相反之義以是例之卦卦相生卦卦相對無不可若而程子所謂易中只是言反覆往來上下者可謂一言以蔽之矣互卦之說則左傳敬仲之筮略見其端而後儒以雜物撰德非中爻不備爲夫子正言其義王弼不主之然諸儒推說多合不可得而破除也自漢以下各因所傳推說去其附會存其所是皆羽翼也焦贛

卦法自乾至未濟並依易書本序以一卦直一日乾直甲子坤直乙丑至未濟直癸亥乃盡六十日而坎直冬至夏至震春分兌秋分不在六十卦輪直之數此即京房六十卦氣之法但房主六日七分此但主一日耳要非關易之大義也惟易林每卦變六十四卦共四千九十六卦卦爲之辭其辭雖未必皆合而六十四卦之變則朱子之所宗也京房卦氣起中孚終頤內一運列後天坎震離兌四正卦二十四爻以司一歲二十四氣中一運除四正卦餘六十卦分公辟侯大夫卿卦主六日八十分日之七凡五

百六十爻以司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外一躔又取中運内十二辟卦凡七十二爻以司一歲七十二候隆山李氏辨之曰既以六十卦主七十二候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辟卦乃主十二月三百五十四日上下不相應其失一也六十卦每卦直六日七分辟卦亦在其中是亦六日七分矣而又列之于下使主一月上下不相應其失二也然房以卦氣言事多驗史稱其說長於災變是也火珠林京集載乾坤二卦而成此書者不知何人其法以世爲主應爲賓而身則世之所以爲主大抵以所遇

陰陽盛衰五行生剋斷吉凶用十二辰以定父子官財兄弟之等爲兆六十又以十干之所運者乘之爲六百兆又以加於世應者乘之總爲千二百兆倣古龜法之遺其用最爲有驗而郭璞之洞林亦火珠林法也然納甲與參同契合亦先天之一證矣楊雄太玄其畫四以方州部家爲次自上而下上一畫爲方第二畫爲州第三畫爲部第四畫爲家每四畫爲一首玄生三方三方生九州九州生二十七部二十七部生八十一家合八十一首以象易六十四卦首雖四畫而贊則有九一六水二七火三八木四九

金五土共七百二十九贊末一首上九後獨增踦贏二贊以象易三百八十四爻亦用京房卦氣法然房去四正卦止用六十卦故卦直六日七分雄亦去四正卦而重二十一卦爲八十一則亦陋矣以七百二十九贊分配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之晝夜尚不足九辰以踦贏補之又多三辰故朱子曰太玄甚拙又曰太玄紀日而不紀月無弦望晦朔然方州部家次第因重康節演易之極儀象卦一每生二恐從太玄悟出故終身稱之則有易之功未可泯也關朗洞極有一一一畫與太玄同但玄分方州部家

爲四故相乘爲八十一極分天地人爲三故相乘爲二十七其序以洛書九宮爲主故以文王八卦分配九宮而[illegible]坎一坤二震三巽四中五乾六兌七艮八離九之序此即六壬遁甲太乙飛宮之法也朱子曰二十七象最亂道者是關子明有識必不作此矣司馬光好太玄作潛虛以擬之以河圖五十有五兆數五行各設二名以配生成而位次則河圖之序也其分震東離南兌西坎北者乃後天之序蓋是時尚未見先天也作氣體性名行命六圖以發之然體圖自王至庶人十等如京房卦氣公辟之類耳行圖

除元餘爲外每名有七自袁至散五十二名以七乘之著得三百六十四變以配一歲之日即太玄卦氣之意其以七爲變者本律呂七聲之法恐皆牽合補湊之見非自然也九峰蔡氏洪範皇極以洛書之位爲主六一俱爲水八三俱爲木二七俱爲火四九俱爲金兩陽相對則數少者藏數多者否兩陰相對則數多者藏數少者否五中則平此亦以意分配而非若易之吉凶悔吝有定理也以八十一數配二十四氣七十二候而均攤於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之中每數當直四日半有奇亦太玄卦氣

之意耳要之諸子之中惟邵子有功於易爲大故程子曰堯夫推數方及理朱子曰邵傳羲畫可爲定論矣至經世所云則朱子以爲易是卜筮之書經世是推步之書與易自不相干只是加一倍推去當時只說與王某不曾說與伯溫是此書不傳久矣班史諸子目錄序曰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使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才也吾於諸家之易亦云

周易稱時論

易之用皆以趨時而舉時以贊其大者凡十二卦稱時者四時而稱義者五時而稱用者三夫時者何也曰時者天也有順而播者有逆而成者義者何也曰義者宜也有宜此以致其時者有值其時而宜此者用者何也曰用者可施也有不可而用之以成美者有可而用之以有功者頤大過解革何以稱時也解以生之頤以養之此天地之仁氣所謂順而播之也革以更之大過以固之此天地之義氣所謂逆而成之也非無義也非無用也而時爲大豫隨遯姤旅時而稱義何也以致豫則於順動宜以致隨則於貞宜此兼善之義也以明決者宜於遯以見幾者宜於姤

以柔正者宜於旅此獨善之義也無時不有無用不然故稱義焉坎睽蹇時而稱用何也坎非所用而於設險則固睽非所用而於男女則別此不可而用之以成美者也此非常用而於見險則智此可而用之以有功者也因其時當其宜故稱用焉何以皆爲大也曰時者天也終始萬物之道大何加歟義者宜也不離道不失義大哉時之經也用者適也時則用不時則不用大哉時之權也曰盡此[illegible]曰舉天地聖人盈虛消息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悉之矣[illegible]此者以此類之異此者以此通之皆時也皆義也皆用也

故曰易之用皆以趨時也

太玄擬易說

昔者聖人仰觀天俯察地近取遠稽知道不外於陰陽而陰陽之往來錯綜不可以一端窮也是故自太極而兩儀自兩儀而四象八卦生出之序若由於人力理勢之自然則固不可損益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得其全理乃假於象數以明之非意爲象數而強理以必從之也故民用可前吉凶可察天地貞觀日月貞明天下之動貞夫一至矣哉非惟不可擬即擬之亦無庸也楊

子雲太玄擬易之作蓋由於漢太初以律起曆法也其法起於一玄分而爲天地人之三玄天玄一方也地玄二方也人玄三方也三分其方而以一爲三州三分其州而以一爲三部三分其部而以一爲三家合八十一家準易之六十四卦天玄始於中配中孚終於事配蠱地玄始於更配革終於昆配同人人玄始於減配損終於養配頤以象四時八節一歲之運家有九晝合七百二十九贊準易之三百八十四爻以象一歲晝夜之數不及九辰復作踦嬴以足之此玄擬易之大較也嗚呼此何爲哉天下之理不外乎一陰一陽日之曉午昏夜月之晦朔弦望歲之春夏秋冬大而元會運世之推遷天地人物之所以盈虛消息以二紀之則皆準以三推之則不行且天主乎始地成乎終人參其中玄之以天地人爲序或亦未免於失次否也易之陽不純吉陰不純凶失位或吉而當位或凶中正不皆吉而失中失正不皆凶各因其時觀其理而已玄之諸贊則晝吉而夜凶特於吉凶之中微分輕重此又膠於一定之迹而未講乎易道屢遷之理也雖然易數不傳久矣八卦之象皆以爲連斷三畫而不復知有生出自然之妙

獨玄之方州部家與易之極儀象卦根幹枝葉之所由出互相發焉或者邵子有得於此而神明之於易故終身[illegible]之不啻口乎存此者亦足以爲邵朱先天之學之證也是則斯書也僭易之罪不可恕而存易之功未可泯

太極先天出自希夷之辨

易之書自四聖人之後言象者則附會穿鑿失易簡之道言理者則雜引老佛以證成其說鮮有能通其原者蓋晦蝕已千餘年矣周子太極邵子先天明易之書也有太極而後知陰陽五行之生有原有委有先天而後知陰陽生

出之序有根有幹其所以綱維大道之要發明消長之機簡嚴易直眞能得四聖之心者也顧其爲書精約而二先生又不苟以授人至朱子始知其立象盡意實得大易之旨爲之恢而大之然後燦然大行於世乃當其時有言二先生之書皆出於希夷陳氏夫以濂溪得太極圖於穆伯長穆伯長出自陳圖南此朱子發之言也然太極之名孔子於易傳已言之以明兩儀四象八卦之所由生非出於希夷者獨無極之云而老氏亦曰復歸於無極希夷老氏之流也爲出於希夷乎但彼之言無極者無窮之義也此

之言無極者無形之意也安可以此定其授受歟獨胡五峰頗知之以先生非止爲种穆之學者然亦以此圖之來爲有所自又未爲知先生者且种穆之它文不見於世使其所言誠有端緒則朱子亦及之不當惟云周子也蓋朱子嘗以清逸潘氏銘先生墓文考之知其爲先生所自作而非有受於人矣如此則言太極出自希夷者妄也邵子之學原于希夷則程子已言之蓋易數不明太卜失官而方外之士陰相付受以爲爐火丹竈之法至邵子然後反之於易推之於天地而萬象之理昭焉賾之於陰陽而萬象之數覩焉以數推時以時從道顯之而立卦生文釐然而有序微之而吉凶消長曠然若發蒙雖其師傳之功不可厚誣然所以契四聖使後人有知者則自得多矣二先生之生與二程子同時也乃性與天道程子不啓學者以躐等之病故太極之書始終不及表章而邵子之學則又未暇學也是以數傳之閒龜山猶有先天之疑陸氏猶據朱子發以辨太極向非朱子烏足以知是且非歟學者生千載之後學朱子之學以通於二先生其不出於希夷者知吾道自有傳人其出於希夷者問禮問官亦孔子之志

也是爲辨

五行氣質論

朱子太極圖五行節解之曰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夫等五行耳理而氣氣而質非判然二也其序不同而陰陽亦異何哉試論之蓋天地之功惟水火二者乃水又最初火者水之煖氣也孔子曰精氣爲物言精先氣焉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玆非其驗歟土者水火之融結也木者陽

氣舒而資於陰濕金者陰氣斂而鑠於陽燥也五行之布於四時非强合也春夏秋冬之氣可以覩焉五行之五色非虛也草木春實者青夏實者紅秋實者白冬實者黑穀土也而生成於四時五行之體迭相宅也水生於燥火生於濕而日之冬南夏北春躔義方秋麗仁域亦其類也五行之用當時藏也春木不華夏無用火於南白露之時範金多泐固陰沍寒水泉則涸五行之動迭相竭也木盛而金衰水寒而火囚五行之生有和有仇也坎之艮艮之震生者逆而相克離之坤坤之兌克者順而相生此五行之所以本於天發於地變於鬼神列於四時凝於人物參錯重見而卒莫之窮也五行之配陰陽者金木不變惟水火殊耳夫陽盡午中陰盡子中陽生於子陰生於午故冬春夏皆可謂陽夏秋冬皆可謂陰水木陽也火金陰也生之序者反其所自生也木火陽也金水陰也行之序者據其所已成也且夫氣質離而求之則非也春生夏長秋實冬成其出爲陽其內爲陰不知其氣視其質水滋而木暢火烈而金肅其生爲陽其殺爲陰不知其質視其氣特語生者五行之體也故曰質語行者五行之用也故曰氣依其

類則燦設而各分終始求之則錯綜而盡變善通其意乃知言者也曰周子五行之位無以加乎曰其說至矣然周子姑循月令之文必求其用之各得也則當如後天於東西之維位艮坤焉斯盡之矣

讀正蒙

張子之名道爲太和者以其無外逆無乖戾而言也故其言曰天下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爲理也順而不妄其太和之說與復名爲太虛者象理之無形如周子所謂無極也其言太虛即氣者蓋以明理氣合一之意言氣之聚散皆太虛之所爲則太虛非離氣而入于渺茫氣非離太虛而徒爲形器如老氏有生於無之論佛氏以山河大地爲見病之說也蓋老佛分有無而二之張子則合有無而一之耳其言聚散而不言有無者則言氣之聚也理在氣中氣之散也太虛常在不隨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蓋不以無視太虛之理所以闢諸子分有分無之謬又非如佛氏輪廻之云也然而語合一者不及夫子形上形下之精語有無者未若周子無極太極之妙故龜山有云言理只是言氣言聚散流于輪廻之議也要亦辭氣之間抑揚未

盡而深玩其意則精義入神毫釐不差信乎秦漢以來未有臻斯理者也

正蒙天道性心四名之說

張子曰論天道性命者不入於老氏有生於無之論則陷於浮屠以山河大地爲見病之說入德之要不知擇術而求以蔽於詖淫也故推本其所從來焉大同一太極耳全於天毅於道其降爲性其官於心也合之則同原而共貫分之則隨在而異名不知其合則理氣天人不相待非吾所謂道也不知其分則恍惚指象亦終無以求得其端矣

故解之曰天之名由太虛而有也道之名由氣化而有也性者合虛與氣之名也心者合性與知覺之名也夫天道之通復即太虛之誠天道之始終即太虛之元其全體太極而爲物不貳可以爲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者此天之所以爲天也由是而大氣之升降飛揚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道也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道也蓋氣之迭運而不已即道之闔闢動靜之機也由是而生人生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渾然爲道生心爲性性也者理居人物之先而名則在人物而後有也生之理曰性氣之精曰知覺合而爲心心者神明之會獨靈於其他臟腑所以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今以此四言而合於古昔聖賢之說則太虛名天者即所謂天專言之則道也氣化名道者即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合虛與氣以名性即中庸之天命謂性也合性與知覺以名心即大學之明德也嗚呼宇宙無更理聖賢不更心千載而上千載而下言不必相師而理則相符如此蓋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道一無二者可謂於心既得而脩辭無差矣信乎秦漢以來未有臻斯理者也道學不明儒佛老莊混爲一途高者道於虛無卑者滯於形器斯言也將使學者知復虛靈不昧之體而去其氣質之所偏則有以盡心性之理通晝夜之知而與天道爲一矣

讀皇極經世內外篇

右邵子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若干卷竊以爲先生悟先天之要精思力踐以神明之周由四方以樂玩之觀之既熟因有以得其共見共聞者發明而開示焉夫元會運世之數繁矣而法曰年之數不可見時之數不可稽及乎月有十二日有三十則人共知也故以十二三十爲數之本

反覆相乘以至於無窮而元會運世皆可以近而明之矣至於生物必四人常疑之然水火爲生物之本而雜四陽坎四陰則以四者括天之行盡地之道立人之紀錯綜往來無往不得其合焉又皆可以心存目驗而必得之也天聲之十爲韻卽通止等二十四攝者也地音之十二爲切字卽見端等三十六母者也干支相乘子母相唱以窮萬物之數以通三才之類焉夫是數者衍之至於不可知舉之則存於日用先生獨及覺於尋常耳而無先生大本之清明者則固不能知其所以覺之之端也說者又謂先生有前知之道凡見於雜傳者不足爲信獨史載其聞杜鵑之語耳此亦何足爲異夫天時冬而趨夏胎育之候也夏而趨冬慘肅之漸也先天圖自坤而乾自乾而坤所謂壯而南則治南而壯則亂者豈不易簡而云難知乎驟而語之人以爲異爲知其皆得於環中之趣也外篇乃弟子記其聞於先生者集爲別卷推年運之數甚詳其理與內篇相經緯其文有公穀之遺焉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榕邨講章

此章孟子以實其事親從兄爲仁義之實之說也夫子既沒有楊墨皆起而侵亂之稱仁道義而本末失衡其流至於無父無君使天下不知反之邇且易皆放蕩然失其所爲良心於是孟子切指之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則既明且盡矣又恐天下疑其或出於一人之私而非必爲仁義之實體也是以此章發其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以見其初非强勉而實出於天命之本然推其無不知愛無不知敬以明其達於天下而非由私情之偶合使人卽是而求之事親從兄之閒則仁義之道至邇至易固將有以自得之而本末不差推行有序彼爲我兼愛之云不待辭闢而自廓然矣竊嘗論之孟子性善之旨則夫子所論烝民物則之詩其淵原也而其所靜觀自得者則因見孺子入井之惻隱而知人性之皆仁見嘑爾蹴爾之不受不屑而知人性之皆義因仁義之不假强爲而知人性之皆善因人性之皆善是以義利之分王霸之辨養氣知言之功察識擴克之道而七篇之中無非此旨蓋其平生

學問於良心發見之處反覆推尋至爲端的故其所以告人者亦樂以此處開示警發如於齊宣則因其愛牛而道之以足王教人仁義則因其不爲不欲而勉之以充類至盡夫孟子之用意亦若此耳故又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豈而務徑約竪此良知一義爲講學題旗與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明有學問二字在焉坡謂不學而能不慮而知則必有當學而能當慮而知者豈致其良知之外即都無事乎彼自謂其出於孟子則未知孟子之意果出此乎否也其餘諸儒且有辨矣

聖人作曆之原

聖人作曆大抵爲順天以授時而已天道之大在寒暑四時而寒暑四時運於無形不可見也於是即日月星辰之行度以爲氣序之準則是故察日之出沒而晝夜明焉察月之往來而朔晦明焉察日之發斂而冬夏明焉書所謂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易所謂治曆明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皆謂是也寒暑晝夜者天道之綱民用之本其驗繫乎日星故聖人定四方候昏旦參四時考晷景以測日數漏刻以推星而分至啓閉無所爽其候焉至於朔晦望弦雖非民事所關而聖人亦欲其參合而無間故復立閏法以紀月正次舍以定辰使寒暑朔晦日月星辰皆相成而不相悖蓋所以裁成其道而輔相其宜者如此此堯典數章所以爲萬世治曆之祖也至其所以治之之具曰曆與象曆者曰曆紀數之書也象觀天之器也有曆而無象焉不可也所謂象者大端有四一曰儀璿璣是也蓋天度渾淪日月五星經緯異道遲速異勢其閒離合遠近不可以目力齊也故爲儀以象渾天刻南北東西相距之度數列日月經天之行道轉而望之以知躔離進退之常伏逆

遲留之變則雖尋徑之閒而天體無所遁其形矣二曰管玉衡是也雖以儀窺天而人之轉睇難定故復以管定之橫於璣之上而凝睇焉則考宿度望中星皆可以不失其位矣三曰表土圭是也所以致日景而辨分至定四方者也以長短之極察之則知二至以長短之中裁之則知二分以二分出入之景揆之則知東西以午中之景正之則知南北故辨分至定四方皆由此也四曰漏分日爲百刻而節水爲漏以數其刻斯又所以權衡乎儀管表晷之闕定其分限以爲測候之準者也四者互相參質以求天驗

之詳則所謂施之於曆頒之於天下者其推步不至於或差矣蓋唐虞三代之遺法其可考者如此

推驗脩改之實

夫天道大矣在天爲尋丈者在人未有分杪之可名毫末之可察也曆雖至密毫末之下豈所能分差之毫釐積久成者理勢然也是故治曆不免於脩改而脩改莫先於推驗推驗之要曰測晷景以驗氣考交食以驗朔候合見以驗星亘億萬年而不可易者也夫日躔之無常者東西而其有定者南北以其晷而測其躔積年累歲以數相稽則氣分宜可定矣由是以月蝕之衝捡其所在而日躔宿度亦可明矣交會之顯者爲交蝕其微者爲朓朒數漏以考其薄蝕之時刻分杪窺儀以推其朓朒之東西早暮積年累歲會其變執其中則朔分宜可得矣五星之遲速雖無定勢而合見則有常期展管窺候積年累歲稽其有常之期以律其無定之勢因其合日之行以步其周天之道則星行宜可正矣其間節目雖多而大端不外乎此此司天之道所以必本於實測而不可以私術臆見斷焉者也以此求天不亦易且簡乎而逞其意以紛紛也奚庸

禘祫議解

昌黎禘祫議朱子本其意而明之然謂獻祖居初室百世不遷是以獻祖爲太祖矣景皇帝欲於何室乎謂太祖以下以次列於諸室諸室則親盡當毀矣太祖安能百世不遷乎遷則安足名太祖乎愚以爲此非韓公意也韓公以四時之祭不及毀廟之主七廟各祭於其室太祖處百世不遷之廟配天右享極其尊嚴是所伸之祭至多也至禘祫也毀廟之主當與則獻懿在焉欲列爲昭穆則屬爲祖父不然則無其所故當禘祫獻祖暫居東向太祖之位而懿祖與太祖父子暫序昭穆之列等於羣室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此乃三年五年始一舉行是所屈之祭至少也可謂灼幽明之故知鬼神之情獨有以得夫烝烝孝子不忘其初之心而知之明處之當萬萬無一可疑者或曰獻懿二主宜藏何所韓公不明言之何也曰未禘祫之時二主藏於夾室韓公未嘗非之也但議者欲永藏焉雖禘祫不得與則爲非耳如此固未明言藏於何所而緣文求之自然藏於夾室可知也程子不敢以輕易讀公文朱子稱其禮學精深信哉

雜記三條

實理為天地人物之所自成實心為萬事之所自成則人當有實心已在言中而道自道也足人之當誠非與自成句對敵並重蓋道乃我之所當自行而非人所能代我謀也使人能代我謀則我此心可以誠可以不誠惟為我之所當行而非人所能與則不誠安能行道乎愈見其當誠也此說余童子時之師云

成己仁也四句且泛言其理至故時措之宜方曰君子特患吾心有未誠耳吾心一誠則仁智兼得仁智既得則時

而未見於物也措之己者人欲淨盡天理流行而已得其宜矣時而見於物也措之物者知明處當而物得其宜矣此師述一友之言如是

甥將為父喪問曰長孫代父服斬然長孫之母在服重服矣則長孫之妻何服坡曰或如庶孫婦服可此禮於經無攷但儀禮喪服適孫期傳曰有適子者無適孫鄭註長子在則皆為庶孫又曰孫婦亦如之鄭註適婦在亦為庶孫之婦以此例之適婦在則適孫婦亦同庶孫婦今適婦在服重服而適孫婦與諸庶同服宜也

擬復鄭玄廟祀疏

嘉靖九年輔臣張璁奏更聖廟祀典內一件請改祀于鄉者五人鄭玄鄭衆盧植服虔范甯其疏語曰此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若五人者得預從祀則漢唐以來當預者多竊以為璁言之謬也自五帝成均之立三代之間漸復褒飾有先聖有先師四時釋奠皆以道德之人能傳經授業述往哲俟來者當之而功行事業之科不在此族漢承秦火六籍灰燼歷代以來諸儒收拾遺亡保殘守缺世主美其功錫命追爵

秩而祀之學宮蓋倣三王四代崇儒重道之意中間舉為誠如諸葛亮勳業如郭子儀等者不與焉以此知其選矣按鄭玄等五人功在人倫世無遺議而鄭玄尤其特出者內行完好令德四孚雖黃巾賊徒亦知敬而列拜公車累召高尚不就而獨挖三禮遺經研究始終觸類推明因此通彼得制作之條貫整百家之不齊故朱子稱為大儒又推其有一副禮樂其他稱道不一而足所以推崇之者至矣如張璁者市井無賴背禮叛經以希世寵眞聖門之蟊賊烏足以知五人之所至即以其言論之曰

雖若無過夫終身無過此其所至居何等也且僅曰所行
未能以窺聖門而不明指其未能窺者何在僅曰所著未
能以發聖學而不明指其未足以發者何處僅曰漢唐以
來當預者多而不能明指漢唐之閒何人何書可以遠過
五人與頡頏五人者若干可謂虛辭滔天自納於非聖無
法之誅矣伏惟 皇上道全德備推表正學大者爵其子
孫小者榮以扁額令此五人被毀拖惘百有餘年詐曰蔽
芾甘棠勿翦勿伐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尊其書而廢其祀
乎希怨 聖明推先河後海之義示反本修教之道 特

沛德音復其從祀或欲再加詳定未輕盡舉則鄭玄一祀
先望 酌復使經明行修之儒得蒙昭雪於百代將則古
稱先之士咸遵 皇極於萬年矣

防海

言險者莫如水海尤水之不測者也益巨浸稽天既不可
以里道計而奸宄駕舟重洋渺如浮漚之著水又不可以
追程及所以古來環海攻守其法甚備只可以紀一時之
宜終難據爲長策竊嘗攷籌海之篇有慎設其守焉有擇
止泊而遏之有度要需而絕之三者行則小醜不[illegible]也

我 皇上德被八荒威加六合地彌天匝界軼海外而且
沿海諸州設大帥整巨艦星羅碁置未然之防周且密矣
茲又 命督撫大臣會巡邊海量度機宜斯誠久安長治
之至計也愚請敬陳之夫奸船雖往來海中然非處處皆
可登岸必有泊步下碇之所然後奸船可止奸民可出宜
嚴檄沿海帥將追尋前朝湯和所築自登萊至浙五十九
城周德興所築福建海上十六城故址擇其要害量置兵
守詰其出入捕其奸細使之孤危無黨所謂慎設其守者
此也俞大猷曰沿海安嶴可避四面颶風者二十三處可

避兩面颶風者一十八處然則奸船雖踏不畏死而疾風
怒濤亦必擇善地而停泊焉豈能揚帆鼓枻常出洋外宜
飭邊海巡儌舟將不必以擒賊爲功惟密偵其巢穴即以
大師擣之自然可絕此探止泊而遏之之謂也奸船必需
料糧伺掠米商能得幾何所恃漁舟陰載內米與之交通
且日需淡水宜登陸汲取此水按程計處皆有常所當責
成督撫嚴檄濱海州縣凡採捕漁舟只許單桅平底朝出
暮歸不許造雙桅尖底經月不返凡海船取水井泉之處
可湮者則湮之不可湮者令土著之民十家輪守設兵專

汛嚴立條格犯者抵死此前朝名將俞大猷鄧鍾所反覆
丁寧以爲此二事實心行之可以千古永絕海患然則度
要需而絕之又是三事之最要也

皐軒文編卷二

清溪李光坡茂夫甫著　四男鍾份世賈校梓

序

禮記述註序

諸經註疏其嚴禮記朱子教學者看註看疏自好然文字
浩汗班史謂說五字之文至二三萬言者蓋漢唐講師之
體爾也又與諸經連部合梓價重匹士家不能皆有即有
而讀之亦何得於制舉故是書不講殆千年矣宋末有[illegible]
氏集說學者喜其便祧註疏而崇焉明初爲之大全[illegible]
列於太學坡始受之竊病其未盡及讀註疏又疑其未[illegible]
如序內稱鄭氏祖讖孔氏惟鄭之從不載它說以爲可恨
夫祖讖莫過於郊特牲之郊祀祭法之禘郊祖宗而孔氏
正義皆取王鄭二說各爲縷列不特此也攷之全經自五
禮大者至零文單字備載衆詁在諸經註疏中最爲詳核
何妄詆與又禮器篇斥後代封禪爲鄭祖緯啓之秦皇漢
武前鄭數百年亦鄭預啓之乎又多約註疏而成鮮有新
解時而指註疏爲舊說舊說似矣時而著鄭氏曰疏曰至
著鄭曰疏曰蓋有德色若不遺蒭菲者凡此之類抵冒前

人即欺負後生何以示誠乎抑譏漢唐儒者說理如夢此
程朱進人以知本吾儕非其分也今於禮運則輕其出于
老氏樂記則少其言理而不及數其它整篇完文多指爲
漢儒之傅會遂節不往復其文義通章不鉤貫其脈絡而
訓禮運之本仁以聚亦曰萬殊一本一本萬殊燕居之仁
鬼神仁昭穆亦曰克去己私以全心德欲以方軼前人恐
未得其退舍也許魯齋曰宋文章近理者多然得實理者
亦少世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眞學者須著眼目知要之言
可以發矇矣至大全所集尤爲狼籍未論其它彼陳氏方

恨孔惟鄭從不載它說而其首例云一以集說爲宗不合
者不取何自悖也今者不量其力本述註疏朱子之教也
陳氏雜合註疏諸儒爲文或仍之或以註疏增其未備損
其枝辭標集說曰從其實也凡諸篇皆妄次第爲之條理
童而習白首而脩尊所教於父兄者以施於子弟切磋究
之爲就正之資而非敢曰有得也若夫侈口經緯廣張質
文何異以丹青之陳色繪日月之生氣柳州所謂非愚則
惑不敢犯也

周禮述註序

坡昔者年及壯始治周禮患其難讀因求解於今人之所
爲註者亦復惘然後受註疏以卒業得能成誦而於詁釋
聖言之法且微測其端緒丙寅春被命元兄使類所聞以
爲編於是本述註疏捜索儒先以相發明更以愚見次其
先後脩成周禮集註若干卷可繕寫嗚呼唐虞之書根柢
數語夏商之禮蕪畧無徵然明物察倫所因所革聖聖相
授遠有淵原則求觀二帝三王所以反本脩教之道者舍
是書何適乎傳其心者雖存乎人酌其通者雖存乎變而
其正大之情周密之義如身焉其血氣之順逆至於一毛

之披皆關於心如治室焉數計之書錄之細大幽顯皆[illegible]
於意所謂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者雖百世而見之
也若揭焉乃衆說紛羅或疑信相參肆其胝排以爲非聖
之書或借其大意敷陳上下如射策之文或分割諸官隸
屬顚倒求其切實訓詁開解支條自信於心示信於人者
葢鮮歟夫道之大原出於天有廢興而無存亡若禮樂制
度一不講學則掃地無餘矣夫子惓惓於斯文之興喪朱
子晩而於三禮之文尤加意者誠以六經之書言道者所
以崇其知言禮者所以卑其行知崇禮卑致廣大而盡精

微極高明而道中庸二者都不可偏廢故斷簡殘編依遲顧惜先聖後聖爲萬世慮至深遠也然則緣其文求其義去其師心武斷如前所云者而原本先聖所以顧惜之意固不必卑視訓詁妄指康成爲支離已爲方員者稟規矩帆江海者由通津高下異量要於屬厭區區鄙鈍豈敢自內僭踰之皐顧奉承師言庶幾異日就正君子存一得於千慮抑亦小人之心哉

儀禮述註序

禮有大節三曰儉曰節曰均取其備物不美其財賄適其中節不責其多儀貴者不重賤者不虛又爲之擯相以詔之成禮以及之等級相役以授之故國不費而禮常行節不越而分各得終事逮下皆足不餘儀禮十七篇冠昏相見飲射聘覲喪虞饋食所著其上下衣服冕服絲衣朝服布衣瓦尊漆器綌冪萑席牲狗羊豕體骨肉儀黍稷葅醢乃定上下位著堂室簾階東西門庭坐立遠近升降裼襲君父報禮臣子拜伏有數有度乃及均惠冠昏媵御飲射之鍾人閽人饋食之私臣有司皆與獻酬自尊及卑次第以至吉無止息凶無陵節信儉矣節矣均矣遂誦之若至繁而非便反復之實條理而精簡是以敬意嘉於神人歎心美於大小也後世浸失禮有積重凍餒之防賈生譏墻壁被文繡程子歎不教盡禮而使加禮行今益寡復之無由昌黎韓公久已致感於是矣雖然由今之禮師古之意服食用器靡而樸之儉可復也上驕下諂酌而通之節可復也尊者成禮而後及次貴者成禮而後及賤均可復也文不相襲道則不變人自不復非復之無由也難者曰世誦禮如聚訟何可一也曰此因諸儒不分經傳之失也三代之禮存者惟周官儀禮爲經耳三傳禮記及子史言禮

者則皆傳也如郊社左氏公羊曲禮皆言不卜穀梁言卜而冢宰有卜日則言卜得矣晏子春秋言四時祭祀皆用孟月而大司馬明著四仲則仲月得矣如此之類議禮者以傳博經之詳畧以經正傳之是非楊子謂衆言淆亂則折諸聖聖存則人聖亡則書其統一也知其統一何聚訟之二乎若乃平時幽寘而不究其變臨辦則亂掇而堅守其殘誣周官爲莽歆竄入指其陰雜病儀禮推士以及天子小其不完則非所知也

儀禮圖序

儀禮全經諸圖及旁通圖信齋楊先生本朱子遺意而作者湛思縷析細大不捐可謂精且密矣然圖各在本經節後頗患方於前板讀經又揭次板觀圖彼此數目互相推挽乃思古人左圖右書則去此患盖圖書異部一左一右庶徽吟而緩視兩適其求丙戌在京師與從子世憲謀憲性靜又善推索遂校讎自繪歷一時而成果良於所本歸家促尋欲謀付梓而憲殁矣近年有事述註因從憲家求覩圖本命書童摹得一循其周折曲直而歸底本於其子

校古易序

易經傳亂者二次復古二次漢費直初以彖象傳釋經綴附於卦爻辭之後鄭王宗之又折附卦爻辭之下增以乾坤文言始加彖曰象曰文言曰以別於經而繫辭傳以後自如其舊歷代不改是爲今易程子所仍以作傳者自嵩山晁說之始攷訂古經釐爲八卷未能盡合至東萊呂氏乃定爲經二卷傳十卷是爲復古易而朱子本義所從者明永樂朝胡楊輩編脩此經大全不攷古今之正意其但以分勢相權謂朱當從程因割本義以隷傳何其陋也三百年舉場中連彖象之傳合爻象之辭綴以爲題司文命之選人講之傳會牽合無復倫理而自新學小生先故宿儒告以卦辭爲彖爻辭爲象彖曰象曰乃夫子之傳或幽寘而大怪嗚呼失其義陳其數且曰賤工況此猶非數不通著書名目耳此之不辨則於至賾之象至微之理深於此者豈當望哉檢孔疏正義十翼篇目仍稱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不著傳名又恐生亂竊取蔡先生蒙引所論列者訂成十二卷爲經爲傳守各昭然存如左方

性理大全後序

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孔孟既沒而經書又灺於秦漢之塵儒理遺文次殘編守聖人之經使後人有知焉其於扶樹教道實勞且苦隋唐之代間生君子如碩果之在剝於存道惴矣至宋聖賢迭出而後天命人心劃然復正益嘗論之漢唐諸賢方之有宋以德則不及以功則相等譬之水然河海雖大川流之積也川流雖分河海之原也周程張朱其心領神會固超然獨得於語言之表然使微文無稽載籍壞亂而欲質離合於千載之後其得失勞逸益難言之也是則觀巨海者遡淵源于廣澤大川亦遠有端緒哉顧自程朱而後宋元之末學者涉獵師說輕觝前人不有

公心而務好勝是末之思也夫使前者已邈後者未興六經幽遠而難貫異喙爭鳴而競奔當此之時諸子生乎其閒無程朱以爲依歸果能默契道體卓然於公私邪正之分如董仲舒王通韓愈諸君子乎抑將有以軼之乎無亦僅止於此也嗚呼其亦不恕甚矣有明學者竊性天之餘緒剽厭飫之句章倜焉操戈入室排擊其宗祖遂使傳經諸師多廢祀與夫諸師功在天壤豈以靡言爲顓晦乃薦聖不先在程朱亦有諸姑伯姊之誼而狂呼誕謾徒自納於非聖無法之誅益不能無憾於宋元之季諸儒失言之

過也胡楊之徒纂修五經大全採摭羣言雜而不貫識是以晦先聖先師之旨而亂學者之觀聽至性理一書則又斷自宋元而下噫漢唐諸儒研極經傳昭示來人雖未必以希望程朱豈都無格言至論可附於上蔡龜山之後歟然諸先生之成書語錄燦然具在分門彙合又便覽觀故仍舊編服而習之實亦未能釋然也

韓文後序

坡昔年二紀始從宗兄受韓公文五十餘篇蓋於時未知學又以鄙鈍少小所習經書及貢士之文過而輒忘至讀公文一二讀而口舉而心迎之久而存之私自幸謂耳目心思或未至絕塞者因從友人得公全書伏讀竟年後又遍攷小戴記春秋三傳及周官儀禮二經皆少所不能以句者求識之自志公文始也因不忍有去於是而中以程朱之言合之抑又卓然而非諸子之所及竊謂公能知道者非獨其外之文也夫以五常爲性次之以三品則亦純粹至善而有剛柔善惡中之謂也仁義爲性而以博愛行宜之用言之則亦愛曰仁宜曰義之謂也濂溪者程朱之所宗也公之言濂溪之所合也引經不盡格致則緣佛氏

清淨寂滅有近吾儒誠正之功因以山河大地爲見病不復有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故舉以祛其蔽而格致之事從佛未嘗及之是不害爲因事立言而本末不差者也它如書敘表狀傳牒所以明道察經定禮斷事德刑之後先兵法鹽政之弛置遠乎公鼎侯碑皆足知其沉潛信古無有剽賊而領其本根懇惻條理非如儒生文士止守偏業邏準不阿見衰識之直意也嗚呼於前聖數百年之後蹶然而有起於後聖數百年之前中立而取衷坡每觀於立言數公晚多內外於二氏不雜如公者一二焉公於是乎賢

遠於人矣而生程朱之後者一涉師書侈然自謂知道[illegible]觝公于俗儒詞章之閒此其是非功過萬世自明之於公未有損益也坡非能言公者獨是知習公書於今十年矣亦述所見挂于篇後以俟涩故之功方就有道而正之焉

西墅先生詩集序

坡少時受書先子出明殿元曾先生所為廷對策課以六日讀盡其編雖所不能自六經疑難旁及律曆搜原錄委千支百湊聚散抑揚卒澤於程朱仁義之旨辟儒雜家譁衆取寵者莫能與校其尋尺意其有他文別見於後而五

十年中無所更索今夏邑使君曾侯先生之世也示以西墅殘集蓋先生詩之僅存者授而卒業竊謂詩者六經之一體也抑不本於五常則無以感物造端非游文於六藝則不能材知深美故曰登高能賦可以為列大夫觀先生之造詞麗而則不淫不佻其班史稱術屈有惻隱古詩之義乎取材工致去其逃難怪迂而湛容無窮至璞不雕猶為初戚之齊若呂黎韓公所云陵暴萬類誅求蟲鼠者則又李義山皇甫冉之亞匹真異才也嗚呼歷世遠矣侯言先生之祀三世失祚而精爽不二依遷於什一鼬鹿之中以待二十年登進於　御集老氏言子孫祭祀不輟為壽又言死而不忘為壽是故烈士重名柳子厚之沒也與劉夢得書曰以遺紙累故人彼其付寄於生前之促膝與先生寘感於遠世之賢昆神無久近幽明之閒其垂意不忘均也今傳矣掌於外史聞於四方身賢賢也揚賢又賢也不腐之業非侯之誠其孰能卒之李咏君平曰安知天漢上白日懸高名少陵弔李曰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夫縣天漢者必不寂寞先生今與李杜游其自知之矣感侯惠輒為校乙而書五十年所以心儀且得僅見者以志其私文不足道也

李芝麓學使太翁文集序

古之君子無時不學安居深念勉持其心平其血氣其誦讀前經後史汲汲焉無斯須不察其理通其曲折而服其精粗出則蒞官治法入則事親撫幼所習上古當今之事不遠遺於孝子貞婦不聽瑩於誣妄所識名物方言必索其由夜而息夢寐幽明必怵其動蓋大至寒暑春秋之變小至曉午昏夜之異勉强勤苦皆必有事焉所以終身於折矩引繩之中而不為利疚於回者雖賁育莫之奪即時

作爲文章又皆懇惻條理而有可旨之味若錫翁宗先生其於古君子吾何後先焉讀其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於物理其學自謹小慎微以往脩其遊心睿志辨疑著信其要在於立身存道不以生死易一民之命自學之不講也人士擬其毛皮擴其土苴少而成名則少舍之壯而成名則壯舍之以苟媮之學而惰棄於既得之後所以日失月忘其覥爲言語無以異於常人而加詫焉使俗下以儒爲訢讀先生之書古之道其亦知所以自楷也已令子芝麓使君視學閩中清以遠俗師法古風卓然典型淵源所漸見先生之澤長也坡受以卒業因復自感丁卯之歲受命於元兄曰成註周禮甚善但冬官原闕非箙脫五官之内吳臨川方正學樊然附離恐非其的丙戌夏至京師命註離騷而曰以屈子繫心懷王恐中閒虙妃佚女二姚乃思賢助治非歷九州而相君者令觀先生周禮通義問及讀離騷志跋與兄云不少異焉昔太史公周由四遠博長老所稱以合於古文況賢士大夫之特識哉謹撮要旨着于經端以卒兄志斯妙契神合無俟後世之楊子雲豈非厚幸哉

曾石巖詩集序

班史曰詩以正言義之用也言之不足故咏嘆之淫佚之終軌於道而後志可見義可用矣韓公譏晉宋以下之凋耗蠧剽盜爲言而不知正者近儒謂韻不必沈語惟所意故誤以鄉音閒以俚辭自爲正而已非言矣古者太師教六詩非其言則不體本六德非其正則不類一不少審焉其失義均耳邑侯曾使君示予所爲詩玩而復之澹艷而澼不靡力運紆慘而氣不傷平衍紆餘時見瓌怪擢焉感懷敘物而雜興以逸緒閒景此皆碩儒宗工所採於三百而爲抉秘者侯固深入其阻矣若夫格律之高選調之美其胚胎於陶白而得其肖乎涖邑一年政事修治清而容物善不近名誦其詩知其無蔽心見其行知其無逸義班史之言知德哉邑人士慕而願得善哉武城之歌單父之琴以小邑令名萬世學者猶惜其鏗訇鼓舞不傳於後可以理其音想見其爲人令侯之治師門之所漸也侯之詩弦歌之遺也異日者政成而民和宮商以宣之金石以諧之有二子之名而留其逸響者將於是乎在故叙而行之

曾石巖時文序

竊謂取士自三物之後抑制義猶近之葢其理依倣經傳其文之上下比義丞反減進猶有禮樂之餘皆之能自立者畧引切其程式而奮之以古辭懋之以經術不顧於所遇之枯菀有司之好惡然碩儒宗工由是道者多卒得之故居有可守之志出有可行之學而文之在世辭理又皆周古而有可旨之味其敝也家秩其書人習其事而意則背馳焉儌倖一試稺年得之即稺年棄之壯年得之即壯年棄之貌未脫嬰孩而衰然自為先輩達人數年之後其衣冠言動皆欲蹴好滅裂苟媮鄙不類儒一出而試官無

得於己無可以及於人使上下以儒詬病噫此貌儒之過也而豈儒者之罪哉邑侯曾先生來守吾縣其行政施惠以經術潤遠矣興學勸文會諸生課必自著以楷之坡皆從讀焉深迴高邃未能卒窺惟知其澤於程朱經之理也摹於正始辭之古也較尋丈於絫黍不差式之程也諸生幡焉日異而歲不同非得於己其能及人至是乎今 天子大聖日日乾行性於經粹於理又以學古通經風厲九土所謂周行多俊乂 朝廷半老儒者先生其選矣顧夫子曰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氣異日羽儀 朝家輝映中外此數篇其行首已識者其反復之悠揚之勿漫讀也

孫思哉福安課文序

古者教民之官擇使有道者有德者仕不出其鄉而其所以教則防僞之禮防情之樂內以中和材成焉今之儒官官不過鄰近州邑則古鄉官之遺也其職以經籍輔道邑士使之由經知道作為文章勉就程式其氣必適於理其文必和於氣猶禮之進揖退揚樂之大鳴小鳴亦中和之教也顧為文者如拾級觀文者亦如登梯苟欲與一邑之

士較理於分寸候氣之存亡非理明氣定者則處下而[illegible]高將不暇以審吾甥孫君精通四術沉潛奧旨追章鏤句扶陳著光受業於太宰伯兄之門師弟閒自為知己諸友雖賢莫敢望焉昔年分教福安修廟廷頻課士循循引掖未幾而列於學舉於鄉者皆所第之最也近服除改授[illegible]之泰寧出所試福安之文擇其可者若干首余受以卒[illegible]而言曰福安之信齋楊氏樵川之公晦李氏皆文公朱子之門人也文公教以涵養須用敬則定氣之本教以進學在致知則明理之要令君前後分符皆文公師友之地蓋

山仰止舉四術而崇之以揚文公之化邑人士趾其先正以服君之教斂氣求理服膺斯文擇善而從皆蒸鳫之良行道之幟也信齋儀禮公晦記錄吾嘗盡心焉用世之文與傳後之書辭意雖異而以理為主以氣為輔則均吾老矣猶樂於知己覩其盛也

萬爾言文集序

昌黎韓公言文志乎今則切近昧陋志乎古則當用而迂夫今文各以代尚具具而因剽盜為辭不求得於心謂切近昧陋是也夫古文者取是於理取材於古乃後法經傳為體翦截浮言存其精實使人誦之則為文舉而施之則用用之有宜否則迂不迂見矣今世荒句弁辭以市井往來劄牘之體謂之古文稍優者乃知搜疑難之字訓拾僻子之怪談以飾其醜即以示制舉之士覘墨切繩者猶知意惡而何論於用何論於迂不迂之末及古者益通人之所難言也吾友萬君集近著賦及文若干篇坡受而讀之丹黃點勘篇為之評語在篇後要而論之其材美工巧檃之括之無枉木焉砥之礪之無頓刃焉非今人之今文則進於古矣非今人之古文則絕於今矣下州上喬擢其秀

榦特達無君比也詩疏曰取彼素絲織為綺縠或色美而材薄或文素而質良惟善實者別之感君能自力以進於是故妥舉古今美其大都毋岀身僭末辨名實者得以緄之

萬爾言詩集序

昔人事無鉅細皆有彀率古者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興曰比曰賦曰雅曰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益言先有奈行又就彀率使之體不失正聲不踰節而後五音以和之金石以播之三百篇律法精嚴顧寧人之本音備矣唐世如李杜韓柳傑卓一代而古詩通韻本三百篇穪農氣之始近體用律校於聲病無毫髮之差乃知賢人君子藉已成之法以斂其才平其氣所以通古今之宜適雅俗之程其傳世行後非偶然也吾姻友萬君爾言寄吾所為詩號而復之縷脈分秀風操蔡茂一篇之中氣候無停態而渠范森然其工於彀率者乎吾昔在家見君及先人貴感時悯悯不縱為浮靡遨放之習其敦行夙已心識今二十年矣能自力為詞章以玩於時而進於古質有其文者誠樂之康節詩云雪月風花未品題朱子稱其有與點之

意君勉哉代匱之身老而投閒雪月風花尚能與君賦之若夫冶金伐石銘鍾鏤鼎君自有之不以為言也

林默仲詩集序

康節詩云自從刪後更無詩蓋言聖筆所登所下化工之神後有刪者不盡合聖雖有如無耳眞西山先生詩選或議其使徐庾不得為人陳隋不得為代即是意也若謂後世之碩儒宗工不及曹檜之風人則失其旨矣夫君臣父子至性之所觸風雲月露悲愉之所感宇宙之誠終古無改則古今之本誠而出形為歌詩何不可相及之有林君默仲涵才積學凡感於倫劾於情觸物成方一發於詩合數年手其編甚鉅玩而復之辭皆感心摯矣意無佻儇厚矣掐章擢句取節於五際不苟矣摯誠也厚誠也不苟又誠也一唱三嘆讀之而有遺音誠意之感而入也君可謂得深於此矣君之分門部居名友各為之序而命坡曰子書其後坡每念詩者經之一體學之其宜然少長於三百篇中自顧誠心未立雖中林之夫漢上之女猶至今莫曉其義故時有搜春摘卉終發慚而不敢出也感君能自力以至於是竊述所聞以推大之而騂然焉

同邑友池君詩緯序

莊子曰語道而非其序則非道也朱子以為然恒舉似之夫大匠作室規一室之鉅細於尺度大自宗桴小至閒柄長短之所以相得題鑿之所以相入有倫有類分寸不苟況號以為經常也法也則其章句後先之開精者乃理之幽顯乃用功之次第猶者亦支湊之分合脈絡之唱和朱子教學者析之極其精而不亂而又合之盡其大而無遺益甚重此序也漢註簡嚴欲人涵泳而自得之唐疏閒言其序而不皆詳然易有生出之序夫子又有序卦之傳書則四代春秋則編年禮則五經獨詩風雅頌之序僅見於周禮春官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耳至風之十五國雅之變正與其篇什之終始論者多及而漫不能省朱子詩傳猶然闕之況其他乎吾友同邑池君明毛鄭詩通於古義卓思多年今春惠示坡以詩緯玩而復之本述朱傳參以小序鈎連篇章各有條理無艱深之辭無詭正之旨輔翼經傳卓哉其各自名家也嗚呼斯道之不復久矣主司忌諱而命題苑生揣合以備數號通經者揀綠章句至舉場乃畧涉之幸而得一名獲一第蹇修

自以為先生前達而通易者與言否剝訴卦通書者與言顧命諸篇愕然如兒童之聽雷電如沒溺之望津涯不惟幽窅莫舉其義且不知易有否剝書有顧命之文也然則幸成苟就僅庸夫孺子榮之耳信今楷後亦將以是加損乎無也太史公稱砥行立名者附青雲而聲施故漢唐之註疏宋元之大全諸儒以解經名顯者如五緯垣星希日月之光自託於無極則君之可傳必矣雖然坡之言者古道也非志古道與君朋者慎勿以斯文觀之

王三槐一得集序

自秦炧六藝易以卜筮書在太卜獨存抑不知先天圖失以何年至西漢末九流棼然陰陽占相山經日曆法之所起皆自後天如焦易以六十四卦配周歲而去坎離震兑楊子太玄起中孚交復及去此四卦與焦同是也惟參同契納甲彷彿先天之序太玄方州部家以次相生與易之一每生二合但易自下而上太玄及關子洞極則自上而下耳洞極以文王八卦分配洛書九宮其法以節氣分陰陽以陰陽分逆順而飛九宮以定局焉此即六壬遁甲太乙飛宮之法也六壬主於時日之旺相休囚遁甲則以八門所加之方太乙則以太乙所臨之地蓋皆以二十四氣周一歲之運其氣同而其術異也至康節先生發明先天圖及八卦生出次第而後易道復明方術之書更相祖述吾友三槐王君習儒學而通於楊廖家言以山川形勢陰陽向背所值理氣雄正相生勝盈虛休旺以決吉凶干支百凑參錯重出舉斯道者莫與究其涯涘指畫瑩兆稱量而畀不以隱約富貴稍二心焉蓋有道而逸者出其一得集曰為戍序之坡未學此深不至而淺無當也惟少小受易自註疏傳義之外如易林至潛虛諸書祖易倣易者皆

一涉其門戶今觀集之首圖即邵子先天大圓圖其生出之序朱子所謂八卦之上各加八卦者次圖卦氣用後天然空乾坤坎離似雜用焦京邵子之易三爻變曜自上而下似摹太玄洞極之法三圖子父才官本火珠林上中下三元及重卦名本太玄洛書九宮本洞極而皆不同意必後賢推明師其意而更新其術今君能會而貫之以分以合受除堂理此固諷標題取青紫者之所甚愧也百家之書班史云亦六經之支與流裔然山經坡有取者誠以辨五土之方相民宅知利害周官詳之雅詠公劉相其陰陽

觀其流泉卯瑕淺濟新田深厚紀於春秋其來既久其道寖眞且善君力進其微視俗士之茍貪貨食遂誣山川迴然淵瀞也故樂序而行之

僧愧斯語錄序

余幼時未識敬體持心甚苦後得上蔡謝先生惺惺之訓始去拘局旋知自常喚醒乃一禪師如此先生葢用其說也故心性之語時好與高僧質銳峯者吾祖父時尊宿也往來尤密一夜語余曰一人成道十方世界隕滅余曰和尚寂寞曷不云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乎又一夜語余曰

臨濟一喝具四教余舉手開指曰此指是有夾指中間是無非有非無其似也何於後之數日銳峯手一刮細木置及自結纓拂弗余曰以供清用前夜所言者尚有其半後當自得之年來雜見佛詩有云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乃知所隕滅者根塵也即私欲淨盡之意也又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乃知寂寥非有也爲主非無也即無形有理之意也追思銳峯得半之言未嘗不發嘆也愧斯學本齋戒談資義學心宗禪理凡大乘經藏無不閱玩僧徒多爲

極博所至人人著信十餘年中收伯郡紳延以昇座講法者凡二次遍拄錫月峯巖集前後問答爲語錄俾余序其其後余不習西方之教烏足以知是且非乎伏念師友道喪每心性切近之言出以語同學朋多指爲怪迂而俗學所誇復者人皆味陋而無可旨之味反不如方外尊宿迥然向上故爲舉銳峯往復一二使觀此語錄者知可以証悟可以發疑即儒者亦可因彼種之有秋而恥吾穀之未熟皆注茲挹彼之藉也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凡鬼神仙道士農工賈技藝之屬莫不遍參歷和彼家精勤能不遺一

法如此觀者其留意焉無爲貴耳賤目也

送同邑李九扶序

同邑李君少治儒書有逸志中間輟去寓於技以能名詩琴字畫鐫章雜治出其手者皆有神明貴人達官以至儕流慕而求焉歲月已久積若干卷李柏卿曰以儒術之儘資口耳也神會心得工於藝者反能之吾聞昔有傳生善鐫章或從之學授以石曰且刓之圓者信圓方者信方自能矣刓之餘二年圓者信圓方者信方果能矣夫道之大小豈有殊哉心中運目中轉手中習使規矩繩墨生則方

圓曲直不可欺方圓曲直不可欺則於道不可勝用矣夫傅生一技耳而其得若此今君所能既多多而且暢其微吾兄周卿云視之殆若無能也敀之靡所不有嗚呼海涵坤負不覘覘於見美則著於編者其大都耳應心動物之妙李君之所得不止於此也因緣幸會吾其偕之遊以廣吾志焉李君諱鵬字九扶

皋軒文編卷三

清溪李光坡茂夫甫著　四男鍾份世賁校梓

傳

代伯兄爲仲父家譜傳

通判伯父日燦字蔚甫號漁仲先君兄弟六人伯父其次也幼遲重有度不類常兒稍長嗜學善爲文雖應舉爲詞章而綜有經書運以古力俗下怯束我猶什餘年十八補弟子員人十餘年受際一時前輩鉅公見其拔出莫不懼慕顧致之門甲午年以　恩命發鄉貢先是時鼎革之初竊賊與蓮猶或未靚去就結仇黨依萑苻以逆官吏爲鄉邦害壯瀰沙尤南傳漳界其大酋屯安永之境上歲乙未先君與季父舉家陷賊先君開脫先地兄弟從季父爲賊取置窮山中要重賂先王父以憂卒伯父時在省來奔喪既哭而息曰賊欲利吾財我且盡山田產夾以金帛庶其可釋即自從一僕敀賊壁賊魁姪故是義俠林興洙遮半道留曰汝欲效入壘爭死乎今賊不古比汝歸若何伯曰吾辭先人來矣可則生歸購幣以贖不可將俱死也遂入見其魁與要言誠求欷歔魁義而許之明日辭歸至家傷弟

姪寒露饑餒乹減午食益以兄弟六人二當一食叔季居
中故爲損中飱焉作減食辭其序曰云云詩曰云云自賊歸悉
書山田券貸多金以遺賊賊受産與金終無歸意遂墨縗
起兵賊立保峭壁盤踞十餘年官軍熟視莫何伯懸厚格
募人鄉道得永人郭九遂宵選死士與俱行黎明入其保
會氛霧薄空二十八人分道遮殺賊大驚潰自相殺傷踐
蹈遂破其壘奪季父及從弟以歸後又大敗之於龍通砦
賊遂衰輙戰不利至親在賊者次第奪歸伯奉檄且戰且
撫賊窮困遂踰漳降事平如京　廷試授府通判倦遊而

歸惟以學問文章自娛嘗語光祖曰自先人以來吾世甚
樸及吾而從事於學上下[illegible]鏗鏘陶冶亦或見古人
庶幾焉今汝等已能自立於時吾爲藝祖矣至古作原委
經傳瀰漫於嬴劉而得其有他人極心繩削不及也康熙
己未重脩譜牒與世紀傳皆出伯手裁定三百年間親賢
事蹟詳贍有體可爲後式伯氣仁語温風度儼然雖臨金
革倉卒言動不異於常暴慢之人見伯者莫不願說慕效
自少至疾未病未嘗一日去書癸未光地撫畿內獲見
便殿以伯急難始竟奏　聞　上動容稱羨翼日　賜在

原至誼額書遣弁將送致昌黎韓公有云富貴無能磨滅
誰紀今者　皇王俞錫焜燿無極伯之篤行好修幸托不
腐以視膴仕高科殆不啻什伯而千萬也伯父生於年月
日卒於年月日娶佘氏

高士高先生傳

高士高姓諱踰騈字特騁富遷人家世習儒學高士少時
入塾異常兒十八歲爲邑諸生有能名乙酉棄家離俗
放跡齊魯聞其兄躋訪數月得之告以父母老且相念遂
歸敎授於邑之東湖厓陸氏家以事其親丁酉父母俱歿

遂辭家去不返女一男曰晤高士既去成立婚娶衣食指
誨其經紀勤劇皆自兄躋高士之在塾也尚幼同學兒有
癡者羣童潛水師席而推過焉師撻之歸飯時諫於道以
爲樂高士正色曰若等不慼屋漏鈇鉞與爲諸生時邑富
人妻之以女先期美爲衣冠送至其家高士婚夕竟著故
衣不服也在陸家月歸省其親不入內寢宿館中繭帷藁
秸坐盡夜不就枕十餘年率以爲常或坐友榻亦必揭其
茲席曰異日巖洞坐起安從資此耶所得主人錢帛求者
與之未嘗計留父母歿而復去也前去時每語人曰入山

林猶可物色得者皆濡忍欲歸故挂漏名字我不其然君等且觀之去今四十餘年子晤幼長哀求終不可得如其言高士高耿有氣交友待人不以貧賤易心嫉惡輕財稟然樹立初體羸其後神志清炯食倍恆人余友徐壇長云所謂導引輕舉者高士之去非果有樂於此矣坡謂人情一耳即或激而起托而行然往者日遠來者不極枯槁異彤時接於日夏日冬夜時變於心而能結情皎日矢志丹赤故列黍離於國風爲志義之冠者以其見稷之穗見稷之實時物變矣而其悲傷憔悴不少改而愈深此其所以

難也跡高士之行少而知誠長而堅刻去而爲父母歸父母歿而果遂其去卓然本末既非自激脩行獨立空曠者比則必不惑於清虛久視而有樂於此決矣而乃去親愛爲辛苦寘自遠於宮山浙水不可尋窺其將有立於所重乎柳姑弛置爲樂不肯拘攣於塵埃乎已而已而彼之跡既自匿則其心也吾又烏從得之壇長高士鄉人立節緊善文章授坡以高士行誼如前

跋

聖政恭紀跋

吏部題爲懇請援例守制事吏科抄出陝西巡撫吳題前事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該臣等議得陝撫吳疏稱布政司戴通親母孀居時乃有本佐頭下原任員外郎吳堪珠娶爲妻室康熙十年繼父病故並無遺有子嗣孀居伶仃接回奉養二十餘年于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訃報母于本年七月初九日在京病故懇請離任守制但親母復回本姓亡故似應離任守制等因具題前來查康熙三十二年五月內原任江南廬鳳道鑲白旗傅作楫之母出嫁復回本姓隨任亡故准其離任丁憂于三十二年五月初七日具題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今該撫

既稱布政司戴通親母出嫁復回本姓亡故似應離任守制照傅作楫之例准其離任丁憂可也奉　旨依議

甲戌年與仲兄在郡閱此以斯事古未嘗有禮所不及古者爲出母齊衰杖期而爲父後者無服又有既出而復歸者皆夫在乃然未有夫歿而嫁既嫁無依而復歸于初夫之家者也母出與廟絕夫亡而出生無復歸之禮故死無制服之文雖然宇宙日新禮以義起制禮作樂天子之職也傳今楷後儒修[illegible]事也謹記而傳之使天下萬世或有類此者知所[illegible]焉嗚呼爲父後者爲

出母無服而伯魚爲出母期孔子固不禁矣君子不奪人親斯禮也　聖主亦緣人情之厚乎

諸祖像後跋

右自初祖至七世舊有小像一冊在翰林先兄在明家翰林長子出以授先大夫云乃其祖南雄府推官翠巖公命工所作者南雄爲六世祖第五子距諸祖僅百餘年其傳必信遍示諸工亦謂墨氣丹青果非近手八世祖像不傳高祖像得之季父晉祖舊有像先妣淑人初歸時猶及見之每語諸孤曰貌類阿祖但差瘦小後屋亂乃失今亦不

敢强摹闕之王父王母及考妣像各有數軸擇取尤肖者上合諸祖致姻友黃君中和聚圖焉嗚呼讀父書者念手澤舉杯棬者悲口澤孝子慈孫見似目瞿聞名心瞿而況乎遺容適歷也代更三朝世傳十七平陂治亂幸而僅存是吾祖之靈敢不副貳登圖以示子孫使春秋陰陽以時思之不必感霜露而悽愴設有轉徙不虞負主戴像輕微易舉而存形以依神悉生卒葬兆亦聊以當譜牒此者祖宗佑命忽此者本實先撥敬之敬之之死而致生之孝子悌弟貞婦吾以觀仁焉

府君傳贊後跋

四兒先坡曰一夜先府獨坐惟坡侍謂坡曰吾平日有慊心二一者明季無紀將校擁其所部入邨索米不得則屠之有陳帥故與予善徵餉於南斗邨拒命即攻其砦砦人來乞救吾馳至火已焚砦西北角帥立一寺外厲聲言汝又來乎吾曰特省公非他何慍也帥蹋蹐因善色他語曰君深寄陰陽人言山脈貫在此寺某以爲在砦吾曰在寺帥曰脈脊隆起甚瞭君誤矣吾曰以今日卜之砦之數百民命呼吸在公於彼乎於此乎帥喜曰君善言惟君命從

即鳴金滅火吾爲酌輸帥引去父老謝曰老幼五百人少遲緩灰燼矣一王父墳吾與而母在此庀工行店人告曰有異鄉人挾一室女若掠賣者吾召見之曰進士董奉先之服姪女也遷嵒窮餓父母俱亡與叔偕來幸適人冀免溝瘠耳數日其叔以家累委女去吾少資遣之而母欲使女侍吾女亦願侍吾命之曰而吾女也吾無它置之別寢吾與而母食令之餕不雜諸婢飯爲擇士人妻焉嗚呼自常情視之生全五百人與不漁一女事之大小迥然然君子堅刻慎微不忍薄匹夫匹婦於厄此念可以橫塞而片

言乘機多濟人危未必能修屋漏衛武公之念迷亂而謹威儀者夙興洒埽不爲小修車戒戎不爲大豪傑之士誠心滿量在精粗而不在鉅細先府之行其叡聖之心乎坡奉斯訓五十餘年崄塗難盡見漸近而愈遠謹述所聞冀賢者之從之也

仲父傳賛後跋

從子光坡曰仲父序中言幼姪呼門即坡也季母教坡然時見仲父長號仆地良久乃甦魁感泣旁賊皆雪涕掖行數百步猶聞哭聲以爲至痛也百其形容且不如當事之

愷惻况仲父之高文至心猶非可以丹青盡乎今備載減食之序與詩則當日死生之不二義勇之旁魄太和元氣所以格神感衆修扞多艱者不待講說而自明嗚呼消千屯之邅厲召今日之庶祥臨難蹈危性命尚置度外而同祖蒙庥百家曳縞刺肥反以微瑕細故動相校量賢者子孫省今日福至之所由則懼後此禍至之無日天人之際和則祥乖則沴不可以戲豫也故推揚先德頌以爲規焉

季母傳賛後跋

從子光坡曰吾祖之繫心祖廟生而或知禮或強善者能之死則形往而神微矣豈強爲之項乎乃三請乃含首肯如生聖言死而後已祖則死而不已也仲父之急難猶在情中而踔百里拒賊壘將至卻從僕曰吾將歸死子其行矣斯言也寧復有死生之私作反顧之計乎季母之讓妣先歸不計後之安危已難矣矧踐言如性忍饑而哺我寧寒而藉我六十年念此劬勞猶依依罔極也嗚呼俗云愛如流水下而不上吾祖之歿子孫猶在難不遑痛於此而瞑目於祖斯孝也其在日月爲明百穀爲生之處乎或問從井救人若君父在井當如何朱子曰可則救不可則從

君父言其極非君父則有不從者仲父季母加於人一等矣孝子悌弟貞婦或千百年而見其一行或千百家而得其一端誦其詩讀其書式爲仁孝之良執吾家全之而皆造其至以方古人無不及而或過之也祖仲父志緒詳本傳吾宗譜例女士非節雖賢不書季母不可名以節亦不可以一節名然婦順知其意近其似皆足以節顯故特立傳以爲諸節之表

授長兒瓊儀禮跋

儀禮十有七篇依古經錄出其斷節分註則本之信齋楊

先生夫其辨寢廟之四方位名吉凶之尊卑節級拜興之
繁省體名肉物之貴賤餕設之陰陽嗚呼小子來前若是
其雜也抑小而非大也而深察之非節欲强力者不足以
終其事非心存無放者不足以紀其數非忠厚惨怛者不
足以致其情大道依之以為實體精爽管之以為守氣何
以識其必然如今禮簡矣爾心或不存力或不足即容且
失莊立且失位拜興且忘其數況多文縟節如斯禮乎豈
特如是即試讀斯經爾口誦之心思之則經曲章句錙銖
可竭不然則雖盡篇底卷終置書而茫然以此而推之讀

斯書也履斯禮也必一息無間者乃能之必一念無荒者
乃能之無間無荒乃仁義不去諸心者能之是雜也小也
正聖人所謂卑也禮愈卑則業愈廣爾其學之習之玩之
復之昌黎韓公有云子誦其文則思其義習其儀則行其
道則將謂子君子也小子勉之

授長孫清駒周禮跋

吾初受周禮時無師友又無明解韋勉俗本混淪讀之多
不能句沉潛註疏博證諸家辛勤四十年乃敢章分句斷
雖不必於是然師友問焉則有可對疑焉則有可釋非苟

徒也錄以課子夫其簡奏之精約子且誦之熟之求訓詁
之詳明吾方為子講之少立工程大作工課道雖云遠覗
前一步吾之始學亦若此而已

註禮記成紀跋

丁亥仲春坡在京師伯兄壽以三詩而回所註周禮欲序
而刻之但數處能再引落使其辭約更得分章提節尤便
覽觀今當南歸非旬月可訂至家係為之是詩姑見大意
又十年丙申兄拓里因問報曰固數修如命兄曰子方有
事禮記併成可謀授梓今書成而兄歿矣奉讀遺詩隕涕

薰心謹挂經端以識兄惓惓所以終始之意至或土苴可
棄抑或溲勃可收則宣城梅翁固云存與不存不關刻與
不刻也

書歸震川貞女傳後

余友壇長示余以李殿所作其鄉高貞女碑文中言震川
歸氏於此事弗善也有論以非之因求覩其書竊謂先進
有時名者將立一說見之貴精度其是非不謬不得已而
後言不然徒使庸衆疑惑宕佚者藉口不如勿作之是也
謂聘為父母之事女子固不自知身之誰屬夫女子許嫁

笄而醴之係之以纓明有所屬及同牢之夕主人入親說婦之纓然則既聘之後綴纓爲誰女子尚不知其何屬乎是纓也聘則爲夫係之嫁則夫爲說之不幸而有與爲係無與爲說從之以死何廉耻之防而不可踰歟引曾子問壻之父母死辭婚女氏女氏待其免喪弗娶則嫁此事先儒嘗以爲疑即使不疑亦何關於夫死可嫁之義乎何不援娶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往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之文也既有齊斬之服則禮已成其夫婦之恩有相弔之事則當有哭泣之情有既葬之除則遂有始終之義即是禮推之傷而自死者猶不失爲厚而必安然若不相[illegible]以待嫁爲禮者則亦歸氏之禮而未必古今之通義也[illegible]比之以奔奔者慕悅相就求淫者也死者慘怛自斷求仁者也擬之非倫一何悖歟曾不以今世之婦棄夫敗倫爲乖氣傷和而乃以矢志幽貞之死靡他者當之吾聞之野夫云鄉有貞烈即多旱災歸氏傷和之論無乃淵源於此斯非陋乎或曰周官媒氏禁嫁殤者今有貞女合葬之事得乎曰夫女未廟見而死猶歸葬於女氏之黨何況生未以禮相接死而合之殆於不可[illegible][illegible]能執干戈以衛社稷

則汪踦可以勿殤則彼之注心舍命以紓其不渝之氣倒以權法其亦聖王之所諒歟

書復卿詩集後

康節詩云自從刪後更無詩蓋言聖筆著削化工之神後有刪者不盡合聖雖有如無耳真西山詩選或議其使徐庾不得爲人陳隋不得爲代爲執理之過即是意也若謂後世之碩儒宗工不及曹檜之風人則失其旨矣夫君臣父子至性之所趨風雲月露悲愉之所感宇宙之誠終古無改則古今之本誠而出形爲歌詩何不可相及之有吾兄復卿涵才積學凡感於倫[illegible]於情觸物成方一發於詩自壯至老年其編甚鉅玩而復之殆所謂本誠而出者也其所範者以鍾倪爲鵠倪吾未之業鍾吾見其選詩矣執意偏好棄取失衡則其爲詩將無類是與然則吾兄直假其音節之工以自抒其誠真善學鍾倪而及於古者太史先兄前叙有誠之言坡因推其意以後長者作讚詞焉

書復卿醫冊後

明道夫子云病委之庸醫乃比於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循復斯訓竊謂大人君子未有不通此者欲[illegible]

焉玩愒日月悶然不及也吾兄復卿沈潛於經書泛濫於史氏晚而於岐伯榆柎之術尤專至焉蓋十餘年搜奇抉良病而求者應手皆除坡嘗讀周禮醫師凡病者先以五氣五色五聲察其劇易而後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乃見今世之醫僅僅然隔幃手脈武斷用方心甚恨之今兄所為冊援據先訓精而有要辨君臣佐使之制別温涼燥濕之宜審表裏吐內之方達造化性命之理其於道也幾矣故不辭而書其後今雖未能及也苟得幸會從兄而盡其傳實區區懷之

皐軒文編卷四

清溪李光坡茂夫甫著　四男鍾份世　校梓

壽文

代伯兄壽潮鎮馬侯文

曩者藩臣負鄙為難而吾閩八州竊命者二　天子授師諸王勛戚子弟才能者皆與於行維時大將軍康親王駐旆於越以專嶺表之征令潮帥馬侯實在麾下侯方弱冠每遇敵必前士卒掠其堅賊以連挫上下推能豁仙霞之防師行無阻侯功為最蓋自浙之南閩之北二省相交山邱攢立夾道皆修木雜卉茂薈不通樵蘇依山為道斗起勢絕賊又多置防具乘高坐一卒則千夫尺寸不行故數十里外不容以單軫匹馬交綏於中路侯能用故吏致關將揮軍先入以濟我師可謂偉矣奪關之後逆藩束身鄭氏猶沿江置戍師渡與戰敗之又敗之于莆敗之于泉長驅至漳侯水則先舟野則先陣登城肉薄先陴者皆侯馬侯結髮從軍四五年閒發憤　國事且有先侯之恨惟是朝夕介冑凡所以為君若親者蓋將不顧其身之利害而為之也忠誠感心先事以為智當事而勇隨之豈徒英年

能決機數番州嗣平即授旂節知潮州軍甲者不肆塵者不易處山海者不戒柝而安 天子召見京師褒賚有加艱難為良將帥盛世為賢牧伯非惟一方賴之侯之能行當顯於天下也地昔困於逆者三載感侯為國之義抑憂患相拯於情尤厚而家昆光復嘗受先侯忘分之交某月令序為侯誕辰兄弟謀所以壽者夫岡陵之詩為期頤者祝耳侯春秋方富不以是頌獨念先侯撫閩之歲侯始以幼年守宿衛今能以忠自顯取弓鉞立名績使天下拭目觀父母加榮焉既忠且孝是可壽者也

代伯兄壽施怡園提督文

余始識施先侯于京師維時東海未靖造膝相咨於風潮信候生涯斷港運臂使指迎虛邀實皆屈指恢恢輒先處其所以未幾 天子用侯為帥果卒平之於是策爵畀以長海劇任閩初餘魂未殄侯時命舟將巡徼重載囊土若商船然賊舟追之將及乃推囊入水使舟輕迅疾掩捕無脫者又以得賊金貨聽將士分挈以去無所顧問更為格賞以勵之至于今海無根蔕之奸山無伏莽之慝三十餘年矣君為侯第六子用名將子起家或裨或專皆有功績可紀壬辰冬自粵東移節虔侯之任連山巨浸抵於南一限界海外實維雄藩 天子所以慎簡其選追念舊勳謂紹先多莫踰君也君果舉其職守先畧而加謹焉吏民皆喜曰真吾侯子能世其家者書傳所紀惟唐西平李氏宋魯國曹氏父子先後並授節居藩為邦家令人特書於史而光榮之今君世與李曹相焜耀千年為三矣其居家要束子孫又極莊謹不挂於過虎吾儕所以深自刻慎勉修廉隅者良由負荷 厚恩尸素大位雖未能道揚風教致俗淳美亦且共知恥懼自敦清約陸宣公有云誠知無補

大猷所冀免貽深累可念也君於是乎賢遠於人矣九月某日為君生五十之朝禮無相壽以文然凡有樂酒厚相期必曰眉壽而侑酒有幣授幣有辭夫辭者文之類也故本文好與其行義稱美願福致厚期之意焉

代伯兄壽陳鱗長總戎文

曩吳中丞以偏師援泉余亦致里卒會于興泉竟上余三弟在行歸謂余曰有陳帥者沉毅魁傑先中丞至遇賊橫陣披靡莫程其勇真大將也公亦推置余弟得從姻婭之後者自此始東海未靖沿邊設戍更立二節將以統之公

遂以神旗戟纛開府於金不數年卒奏海功公之在金也用意拊循外爾備禦內集流逋於其封內其來如歸則又以公餘之暇與人士分期校文而詳第其高下及學使君至則裒然驟首者皆公閞之上駟也新春首序為公令辰文武賓佐及州民之耆老門士請余辭以壽公余惟金之為島在環海之中嘗聞昔時水陸貨貝乘風潮互市諸州之所出百國之所入磊落無所不有繁富甲於縣邑人以之為利藪寇以之為齎糧以故行權宜之計清廣斥之野失居徙業靡所止戾敢望有今日歟而今日者桑麻被野

旦夕先邱烟火上下之樂安集還定而知所由來乎民之祝宜也昔者金革未已將坐旗鼓之下兵無裁服之甲暑不得更休寒不得傅火而今日既絕朝警又釋扞掫以飽以騰爾知所由來乎僚佐之祝宜也雖然吾且有祝二島盛時文人相武今五十年閒不聞貢於州縣名於有司者先達不為振興故後生無所承楷耳而公獨能加意焉則公之武事雄偉不常人之所共知也公之儒雅以為功於文事尤吾所深知也吾之為士人祝宜也永錫難老小大祝之夙夜有譽同位祝之屏翰受福　天子又將祝之期耋之介竹帛之勳蓋不止於此也吾且有進

代伯兄壽安令許侯文

詩之序云魚麗美物多也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南山有臺樂得賢也故作為歌詩以致其懽欣備物之意以足其壽考維祺之思與懷古道與吾今日頌邑侯之心一何似也侯江右名族以文章顯有威名於時謁吏部出宰吾邑吾得見於京師言本仁義行有枝葉其善氣好生可以福澤斯民者吾固心存而私幸之自下車來矯除故事衣食之資於市者買儥如民不以供億動擾踵前之失倡明學問

賓接人士有能讀書為文辭者加愛而禮之由是人皆矜勸知士之貴百姓之進見於庭者必假與顏色使得自達有獄訟者必教之以忍小忿式大讓無陷於僇辱為諄誠行之數月政修事治吏不容奸人懷自愛堂皇之上無急刑焉狴犴之內有豐草焉其催科也不苛而肅邑有下里凡六在萬山中稽年負逋至不可究切侯一家到而戶譬之或撞搪以懼侯者或抵冒以干侯者皆原除之惟告以長吏奉法非有所苦於民食毛輸賦汝分宜爾民大感悟相率共命宿逋以清善哉彼雖愚亦人也特以生於窮山

扃澤不識長吏寬嚴而奸猾之徒又恐之以神明雷霆之威以故卻步不前凡有輸將不假於里正則假於胥役胥役里正分割坐享民有所輸而官實無所入其有一二欲自理於使君之庭者則箝涅飛誣拘囚搒掠以一鄉一族之逋責之一身數年不免遂致棄亦子之心為龍虵之行脫羈馬之範肆猰貐之狂若侯者弛其細章道其知義豈以強教之弟以悅安之有父之尊有母之親稽其成效雖使剛強摯斷者萬不逮此而其化民成俗之方慘怛忠利之教又不啻什伯而千萬焉侯於是乎賢遠於人矣吾宗

父老子弟合辭來曰侯之為德吾鄉至矣俯仰食息皆侯賜也雖不敢私其大恩抑又烏能忘情乎新秋首序為侯令辰子其頌之地曰唯已夫法度修而魚麗作賢者安下得其所而嘉魚興為國之基立而南山有臺咏以侯之德方古之道若合符焉則以古之頌祈侯之祉又何加焉侯之德音茂矣自此而陟台司便章左右是邦家之基邦家之光也自此而躋上齡介景福是眉壽也黃耇也有矣多矣綏之又之若夫動引佺籛吾不能徵其世耕耘五德吾不能名其術援考詩書稱述古道猶近質歟

代伯兄壽德令傅侯文

分邦域而理者所部之內稽其田賦日月之要會力征之上下施教化明善俗之方分爭辨訟以法教中之理而又趨走其下者里胥伍伯且將數百人皆衣食於法故嘗須廉辨之長慈惠之師則疎數緩急惟宜法以均吏以戢民毗承休遂濟於康樂焉踰吾邑之北二百里為德化縣治在山谷之中土曠民瘠歷有賢侯撫綏之今者其屬士庶相造而請曰吾邑幸遘仁守長之祉屢矣雖然未若吾傅侯之淑也侯山左名族其先昆少保星巖以鼎元躋宰輔

裒然為當代巨人侯之文行遠有淵源初試烹鮮於吾[illegible]始者故事相緣凡侯下車有器用之具日用則有禾米[illegible]薪時節則有貨賄之餽應是役者累貲而莫可供侯至之日皆罷除之約己取足其買儥於市者如民之相市也[illegible]衣淡食無席前之豐輿馬之飾是不可謂難乎民之輸[illegible]賦者官有定式而始掌于里正繼入于守藏之吏交手出沒每取盈焉侯則聽民自便惟取賦充不復假於胥吏田戶之籍叢多飛詭掛一漏萬多寡無所稽侯則按籍而區分之雖窮村小民皆知凡目急公者樂而負逋者無所逃

責焉而又神明洞達凡待訊於庭者求民情斷民中其剖決若分水其斷洽若家人無深文巧法多取罰鍰以病民財狴犴之內稱平反焉令將以其一年之俸入修學宮延學校師弟子率生徒以興愷悌之風度其心凡有益于民將治之使無遺便者也故其勇於必行也如金之不流石之不泐其鋤奸盡也如耔澤田以水涉草以為芟殄其愛民而育教之也如布陽和而麥秀桐華皆咻淳氣宜乎鼓舞躋堂吾民欲有祝也四月一日為侯誕生之辰欲得鄉人之直而不華者一言以為重而因以介於予夫播頌傳詩治金伐石在今日大抵襲為溢美而通國之振振有辭則灼乎其不可欺也今侯之來也甫數月乃繼至而交請者有加進焉是賢者也是所謂廉辨之長慈惠之師能濟民於康樂者也公卿大夫今古相望而卓魯以治縣稱及其進陟台司為朝野倚毗觀其所為一如蒞縣之守而已則侯今此之斂惠一方與後此大行於　朝其清修愷澤可以預恭惟而祝之者又豈第一方已哉故余於祝侯也而竊為侯願之

代伯兄壽富歲上文

歲庚申余官閣學於時四方逆亂畧就除剗而東寇猶劇跨陵濱海州縣　天子延英顧孰政疇咨節將欲與立功余亦屢被　睿問休沐私第嫻兄歲上富君往來頗稠盛言施侯名能治兵習風潮舟楫之利且與寇三世夙讐果為將必心無他揚美無虛口語聞公卿間遂啓　帝心卒帥施侯以成海功于國內奇君畧而君之尊府為尚書禮部侍郎余以先輩禮朝夕因抵君居縱言及詩文嘐然皆方軌少陵羅穿經傳一不擬意於俗下文字余謂國家以經術造士甚正而士之求速化者非其正也童而習之白首而不能力一經窮而工之居位而不得一言之用如君湛深好古雖未大見於時而資經術以決巨政庶幾乎國家設科選士之本意而昌黎韓公所謂士不通經果不可用也若當侍郎在朝貴盛處族黨里閭未嘗挾資介恃如布衣然近年以來族黨里閭之待君者一如貴盛時不以先後致異乃知一貴一賤見交情者自翟公之不善審處而居位去位如一日者張公之訓君果允蹈矣君今試吏南方其地於漢唐為西徼生番之域川原嶺障民生其間雜俗羌猺不稱易治君出其知人之畧勤選付以理絲棼

出所侍族黨里閭者以撫柔人民文武卷舒修於昔而措於今羽儀　天朝吾知其不遠也仲秋令序君年六十親友邏余文以寵之余脫褐衣時侍郎爲延譽名我於朋友遇難抗疏侍郎爲奏其可獲眷於　天子自念十餘年以孤立旅長安致官九卿爲牧伯皆先輩推挽之力而達賢讓善侍郎宜有後者也君又以才德克世其家次子爲余季壻好學能文比三世始以師友通家而終以婚姻之好焉夫何敢辭若乃期耋臻臻百禄修其平格　天子倚以三壽訝不丏朝野而鄙余文尚能爲君頌之

代伯兄壽從伯必甫文

夫將大之家必休於氣得之者往往有壽考之人以開福先焉益吾宗遡觀從登上壽者凡六七公然而究年既永則福之贏縮相半如高深上下之於造化者比比矣未有淳氣之會如吾巨伯之兼者也伯氏今歲適八十矣考于禮國有杖朝之貴鄉有五豆之榮其子若孫處者厚儲焉出者齒名焉或治詩書或綜庶業扶牀坐膝有攜有嬰父子祖孫四世相望不惟有之而且多之多矣哉吾伯氏之福可謂全也已矣伯氏之爲人也不拘細節而見樸茂之意不設畛畫而平山川之險不尚奢麗而大布之衣苴冠而革屨不多接人士而見善事聞善言則心會而融其遊也不在東阡則在北陌少長咸樂連袂卬須惟其大歡於時而勿屑乎區區天真流行任所類放雖狎於博塞之羣而無忤於法拂之士固已不煩於繩削而自合矣地嘗執此觀人百無失焉委蛇其言紆藏其迹貌美心厲動與物乖豈以爲非刺不加而蕩然無陰陽之診哉莊周云邀乎小哉所以屬於人曠乎大哉獨能成其天然則係世滋大之理惟其心之險夷徵焉虧盈變流害福皆未有不定

于斯者也吾伯氏之有此也率其徑遂無陂亦何意今日者衣冠明備絺繡文章有以張大其質而吾兄弟子孫[illegible]駟乎有此文也夫前者倡之後者恢之樂其文則師伯氏之質而濡之以大雅澤之以祖父之詩書以成其文以實其質此大順之徵也大順所積元氣加長將有百年之祜與吾兄弟樂之

代伯兄壽族姪世寬文

昔吾先君不爲崖岸之操亦不爲翕翕同行不執于正所與處者非其類益未嘗以顔色假也晚得吾族子世寬與

之反往而氣行如合符兩無違志凡十有五年如初焉世寬之為人吾稔知之矣少而與兄弟依母以生家故單薄凡所以為衣食百須皆克自成立者也跡其阜貨自細而鉅其起家自約而豐多出於什一之計而未嘗取較於錐刀之末當歲荒歉中谷仳傷民負逋越境以免索負者設置衆以追其償世寬不獨舉委其傳別而又陰為行粻以資遣之由是衆樂其誠將去者先來告期以歸所有利不虧而義聲益焉以視夫今之操贏而籌甘心於三倍之利而不顧天行之消息以自豐者其於相去義利何如也吾

先君慨宗祠之久燬首聚族人經紀其堂室世寬於此時又獨斥私財治其寢門改作東西兩序而遂煥然焉以至郡東之祠郡西之廟先后次第修舉庀材鳩工世寬悉心從之世寬前時嘗僦屋以居而勇於公義如此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居室為後世寬非性能而樂之安能動與禮合乎有以五行術推君始生干支王相謂其某年有咎世寬不惑為善益篤掩骼施食除道平梁凡可以濟人者為之至于今康寧未艾子長者列於上舍幼者立于膠庠夫天道遠人事邇吾未敢操劵而必得也而其遇災傷

行與夫罔有敓忌以樂慆憂者抑又遠矣茲者今春令序為世寬設弧之辰內外親戚欲吾言以張之吾與世寬於世為諸父不能諛又不可以訣者也所以言者益念吾先君平昔慎交於世寬始終焉且使其子若孫登堂頌喜之餘思致此之不假易以深其源而大其瀾培其根徐收其實則所以昌大其家者蓋不止於此也

代伯兄壽車學使太夫人文

今秋七月車太夫人七十之辰學使君先期徵文為壽吾聞之也古有令妻壽母修為降福之多抑必推本於保大

定功以為福不虛至今夫人於給諫先生為令妻於使君為壽母福盛矣吾且本其由來夫自古迄今選舉之法世更而學使之官多因而不改誠以上下登進才不才恒必由之是故其方學也德行道藝鄉師教之其升于國也師氏成之保氏養之而中設司諫一職以糾其德以強其行巡問而觀察之書而辨之故先儒謂即今之提學官所以扶樹正學長育人才者世之君子撫今閱古司其任而後知其難也士之不爲險易陰陽所薄者幾人哉大抵中才其始也砥礪之功必切其屢頓也因循之意漸萌盈無不

獻張無不弛所以忠信廉惠之師心乎國心乎才者採其英華而拔之當其暢茂而進之不滯人於已成之功不推人於必敗之業此非疚于感而回于利者之所可能也使君視學關中體　天子敬教勸學至心俗之擩私染情之事一不以攖意惟校文錄真飭正浮疎有古使之風士氣為之一斂而扃岫環郎之中子弟知可指取皆興於學然關使君始出典試給諫先生貽書以誡之及來視學也夫人又稱先訓以屬之父母高賢使君實奉以周旋地既世通家文不可辭亦不可虛故為攷詩書設官之意慨人才

遺逢之難感使君能自力以至於此而稱嗣德有繼必本其父生師教之恩以美其上而祝其熾而昌壽而臧者此古義之所可復也於是乎言

代伯兄壽富安人文

世言內行不可文稱非也吾嘗學春秋矣王臣霸佐名或不著於經而女士之淑言之重辭之複夫子曰是必有至美者存焉然則君子之文凡為五常立也何繫內外哉吾姻友富大夫之夫人今歲為年七十其婦吾女也請曰舅無稱尊之禮而奉晨昏已多歲月伏見翁之存也佐事祖父祖姑夙夜敬其宮事翁有前適兒孫有媵姊子姪夫人同仁均養親族不知異焉翁之妾御體而推恩是難及也數年來專家政肅其為容裕其為仁平居簾閤據几率所言所行皆中儀式願父之張之也將以為家榮吾曰我且一言自俗下之誨也男子有行者鮮失道於父母無禮於兄弟又醜然人面欲以立於州閭自知不可而推過于妻孚夫慈子嗜利陰之性也犯順逆長少年之樂也所以其妻子始也佯為受過其既也權乃下移妻子為政禍中其身悔不可追而家亦隨之削有婉義之婦孝愛之子為始

基者必將大有先業者則再造吾自少至老見五常之逆順報施以類蓋鈞不失黍丈不差絲也今夫人夫在配君子無違德夫歿得母道其詩云其類維何室家之壺類者何善也壺者何深肅之處神休之所凝也壺而類焉其景命未可以更僕數言如是其足以為壽乎西王母雖見爾雅而瑶池之談陋劣儒者不道也

代伯兄壽族嫂莊太孺人文

書傳所稱繼母與因母同因母之愛恩繼母之愛義貴於事父以事母其尊同其親同也見今世之母鮮知有子纔

帶之義而爲之子者亦莫謙於如母之禮其盡道悌矣吾嘗欲得其人張其事矜而誦之以爲世勸若吾嫂與吾姪其選乎吾與知武陵令姪爲覩年上下擧於鄕升於禮部皆一時嘗舟車於道路武陵爲余言曰甚矣吾母之淑也孝於舅姑順于夫子吾兄弟四季者母出也母撫吾三人如季焉食同席業同師病同憂同仁均養親族不知異也余曰甚矣其淑也吾聞之也孝己伯奇之所難何子遇之淑也雖然母之慈子之孝是何子之賢也武陵曰不知其内知其外不知其母知其子不知吾母飲食教戴之恩視

覩之少而獲長名而獲通可知矣余曰其淑也吾將執筆而爲容爾今年春武陵東京師曰甚矣吾母之淑也孝於舅姑順於夫子撫吾兄弟同仁均養不知異焉今年八十矣親朋有祝願叔之容之也余曰甚矣其淑也吾聞之也積善在身如長日加益雖然今又二十餘年矣何子言之無加於初也武陵曰不知其母知其子不知其始知其後不知吾母積善貞恆之美覩觀之進而獲諒於　君親退而免於人道之禍可知矣余曰其淑也吾今執筆而爲容爾夫吾之容也亦老生之常談耳雖然莫踰此矣嫂之德莫踰此矣嫂之福亦莫踰此矣孝于舅姑姑年九十以此壽嫂而加進焉壽莫踰也順于夫子夫爲令人是爲令人妻慈于其子子爲賢人是爲賢人母名莫踰也且有進焉武陵學成行立政修事治忠孝之心諒然頎然　君相之寵戩而跂之餘子敦篤諸孫擩染經史衆駿騰踏異日者翟茀雕軒如天之福則未知其所居也宗人艷之縉紳榮之余隸史氏孝子悌弟貞婦書之職也官於司馬孝子悌弟貞婦揚之亦職也嫂賢而慈武陵賢而孝以爲家範以爲世勸善嫂嫂其善也嫂善也

代伯兄壽從嫂洪氏文

立名之道不求於壼內稱道之辭不發於所親蓋名者非婦人之所宜而無文者親之以質爲貴也雖然苟合於宜則名大矣苟有其質則文生矣此吾伯嫂氏始艾之辰兄弟之所以不能已於言也吾伯父世母德盛而不有功多而無施仁於其親而愛及於鄕黨州閭如元氣包含是以庇覆吾兒孫伯父世母賢者也吾兄長於諸弟氣醇以方率之以敦詩說禮而極之於生死患難之中無德色而加厚焉吾兄又賢者也夫婦人無專賢必有從也從吾父兄

之賢可以賢嫂乎柳嫂之賢益亦有所謂賢矣嫂氏歸於吾兄餘三十年矣昔我先公年登大耋惟嫂及佐姑盡誠意焉至于今為母又為大母矣而所以朝夕乎伯父母者無斁於初也其希兄也不設峻容不形拂語惟以無傷兄德而亦不爲矯矯可喜之行此真所謂地道也妻道也媵下二子其所生者為鍾寧嫂氏不為世俗之愛而育之以恩規之以義今則嶄然見頭角矣幼者聰穎撫之如自出是不可謂難乎夫此三者皆民生彝倫之常樂之者以為老生之恒談耳是以吾立于内外親戚中未聞有擧嫂立

一事出一言若不知嫂者即吾兄弟幼而聚居長而異室其見嫂也觀其規為動作稱之無可稱焉其退居于家也以嫂為家人訓擧之無可擧焉語曰婦人以不見為德見非德也幽閒貞静美於國風柔順利貞配于厚德皆此道也所謂宜也夫有德者神全神全則氣舒長君子不修得天之厚不口希天之福而惟論此理於日用常行之中皐卿曰以至親祝至親吾不知文其玆以為文與

代伯兄壽族嫂林氏文

歲九月為吾嫂林夫人甲子周之壽日於前之數月從子欽文以書來曰親朋欲有祝也不以丐于市朝願叔之張之也姪將以為親榮余愧乎其言行念吾早知兄閒嫂之賢詳矣抑婦賢無專益必有從今日者吾其從吾兄之賢以賢嫂乎夫女工縫線之事為内子之常力此者未足多也嫂之可稱有三焉嫂之歸於吾兄伯父世母固在兄才而有文章多遊于名人達官間其調滑甘問所欲進以朝夕時養者則皆嫂也兄之上自曾曁祖及考比三世未卜扦兄為之嫂右之不均于弟不干于衆于諮于諏以慎以完又皆嫂也其待夫之弟易兩娣姒同處十年語無誶詬

視若四體有一兒欽文雖憐之然必課以勞學今則褎[illegible]文人矣凡若此者吾之所謂三可稱也善哉吾執貫傳焉子嗜利之言疎觀千古之女耳目今世之婦其間有甚有不甚未有不犯此者也而其所稱為名媛為淑女未有不去此者也然而不多於古少見于今其來尚矣如吾嫂者盡力於幽明尊卑不可謂愛於親歟不務私畜盡毁以克大禮不可謂從於義歟愛親而不徒慈于從義而不嗜利吾聞之福之興莫不始於室家則嫂之自今而七十而八十以至于百年欽文之由家而鄉而國以顯其親覲本知

末君子有以知吾嫂之能福也誦嫂者由前所嫂者由後
吾不能張之又不欲張之也質言之而已

代伯兄壽世寛姪婦文

吾仲弟追論姪世寛曰是其孝愛本行自先世來予以其
指屈至三四即彼也誠哉今歲陽月爲其婦夫人八十之
辰內外宗親祝之組就衣郎先以吾言抑吾言不可虛也
今世壽季女者曰媚內則曰㚤曰慈百善千祉然改其姓
氏皆可以頌凡壽者何取焉請枚言女道後徵之姪行以
彰婦順昔賈太傅言秦婦慈子嗜利夫子非不當慈利非

不當顧也蓋慈其子而忘父母不知彼即子之父母也慈
其子而忘兄弟不知彼之諸子亦兄弟也慈其子而輕兄
之子弟之子不知彼子之子亦兄之子弟之子也一道流
注無復反本推己陰性然也祖宗父母之役揣毫末於同
氣嗜矣而丐福於土偶木士則傾貲而猶少衣食所分絡
己僅見一二㒸德色不置嗜矣而子孫則任其焦爍而不
計親疎露餒雖殘瀋不舍嗜矣而巧妳媚奚則分挈而快
心是其秉德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家無女順故男事不
修所以俯仰今俗每嘗執翰輒息所操若婦者吾言可徵

矣方姪之修宗廟敬祀田𤋮及幽明芻及橋梁道路費皆
累百而出之如寄爲之有就知婦夫人之均利不中阻也
當姪之身有先配之姓有庶之生婦夫人同仁均養姪之
後諸子學成名加式好無遺行知其能敎不徒慈也若夫
禮於至親給於有求體姪之厚而持之以久所以屈指先
親推卜後祔念孝愛之有數知景命之將僕仲弟之言殆
合矣諸子達而朝紳備服以爲親榮百歲上期吾言猶是
也尚能爲婦復之

代友人壽泉郡陳司訓文

禮以鄉官司敎立學校師弟子以羣之書其睦姻有學攷
其德行道藝又時有天患民病則使周萬民之囏阨國有
大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攷司空之辟皆鄉師職也蓋儒
者文武之道合一平日校講張弛如銓衡如沆準及時舉
事肆應風集如素業故偉人世出衆莫敢以儒詬病焉援
古楷今知吾師之賢遠於人也周旬之朝某且莊言師所
居乃信齋楊先生之鄉叔父爲畿府名守師以名儒蒞教
吾府與諸生釋鍛脩之陋解文字之飲數年舉於鄉升於
禮部接武於春秋有燿焉某亦幸在得中者辛卯歲吾鄉

邑皆饑　皇上留滯舟天倉以賑於時同安缺令府守劉公檄師往夫賑之難也州縣初戒民未即知里胥與縣吏陰陽以肘為登下多寡之數詭而虛者十有三賄而得者十有三至偏僻窮飢與夭民無告者十不得三四及民皆知則名籍定矣迨周給平興之日强弱又別焉於無得者昔朱子巡賑人問之曰得一部紫綾册耳以聖賢之詳慎猶苦其詭也師之通才廉難矣均難矣神明之用則在飭諸都役察民貞貧無則補之濫顛連何限要在目見心存因時收救飢者可以數計乎可以籍限乎此書于荒政宜

著為經而長為式也廟之明倫堂自門至寢陊剝將盡師召工計材以公行至省揭積大木如數浮海而至逕始於甲午春堂廡之欄棟欂櫨門之浮思刻儼或修其故或易其新以千金不啻之費嗇而數百稱完構焉戊戌秋雨潦水過　文廟破其四周壝埒府守王公以俸錢倡檄師誥于紳士聚財約板百堵堅築計閱六月而功成善哉商校人士周藉攷辟動皆中禮師實無愧於前修矣夫活萬人者當侯師之功法宜上貴泮水思樂咏永錫難老師之功法宜眉壽河九折注海汧所渠千七百而流長者崑崙為之輸也賢者百節不死集千祥庶蝦而光裕者德義為之府也故上不緻箕疇之語旁不援佺彭之幻惟以師所自修而可自得者區區推表以致諸大夫君子鏤之文邸遂以為吾師壽

題安令孫侯壽圖

縣之八景蓋前賢所標以紀山川都邑之盛者邑父母孫侯來宰斯土敷政寧人民以大洽歲月為侯誕辰士庶相與圖是景以進之夫天保之歌日月也山川也松柏也於八景具之矣抑漁舍酒家則又美單厚者未之及也以是而追九如之義而又益之以豐年之頌進之以躋堂

之文壽之理何以加茲故推其意而序之

清溪李光坡茂夫甫著　　四男鍾份世貫校梓

書札

答宮坊陳介石先生書

昨者到郡荷姻伯先生提誨諄諄又不鄙其無似惠示以易說玩而復之奇辭奥旨實意外而在意中易本隱以之顯斯語先生可謂獨造其妙矣坡於說易之籍披閱頗多然後知是書之卓竊自量尊闡行知當不在後生之後顧愧未能卒業耳尚圖稍暇趨讀數月以竟其趣此旦夕所耿耿也回來以敝祖業事入山近一月未能脩候左右乃蒙手翰頒下奬藉逾涯愧歉良深小兒附泮回述先達大賢光顧載色載笑感不可勝春回律轉伏惟萬福

答王草堂先生書

去春謁敝邑辜父母稱道先生不啻口且言禮學精深私心忭喜即欲執經座下獲卒所業因病軀牽挽未能遠出及六月到省則尊駕已登程矣悵恨數日然聞有禮書梓於閩中遍處搜求竟不一遇方託友尋諸武林書市忽承遠頒喜不可勝山間無裝書匠即自摺自釘廢殘寢十餘

天讀之始細認一遍乃敢次以硃次以墨見其言古則酌法令使無情文不稱之患言今必本於古使無武斷蔑裂之處徵文攷獻刪繁補闕采是數十年玩心方能翦裁如此潔淨可敬可敬區區未見僭妄加評敢附尊稿以呈皆是平日所疑欲就正於師友者幸逢宗工故不禁傾吐惟望恕其愚誹去其非以祛其蔽感當何如示中所言防微一種並無須到大作淳意發高文古之作者正如是耳高足林君到敝州坡居去之百六十里有疎儀節罪罪天涯比鄰尚圖後會自託青雲伏惟道體安和

答曾石巖邑侯問丁米均配書

切謂當道有政事必集紳士耆民共議者葢以居官一斷於法而經生得引經而議也伏承就米均丁之令反覆思度竟不可行三代賦自賦役自役賦出於田役出於丁周官載師掌任地之征均人掌人民之力政明是二事然丁與賦所以相關者古者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故三歲則大比以登下其死生老幼之數此後世編審之所由倣也自漢以下唐租庸調㝡為近古法葢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故天下無曠土亦無游民所謂貴賤皆有事於王

室是也楊炎兩稅始因地而制賦因賦而制役大亂古昔盛時之良法炎身受陰陽之禍至今爲名教之罪人然自彼法一立歷代雖有更革皆倣其意而爲之今　天子仁聖發德音自康熙五十年以後編審有增丁而無增糧德至渥也福州府縣率意遠思欲將丁口糧額按田派丁通詳上官臬臺又謂就丁編丁而不計田均匀夫今之編審皆因米添丁則已計田矣何嘗就丁乎且富者雖田連阡陌不過一身貧者雖苗無升合亦有一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食毛輸稅賦既無容偏枯然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均履后土而戴皇天富者則責急公貧者必盡蠲其手足之烈除其公旬之義則役非偏枯乎今之丁銀既有定額與糧並徵何富可賣何貧可差何能脫漏何有加默坡請陳其利害夫米不一有屯米有寺米有民米有官米屯寺重於民民重於官今欲按田派丁將計糧額而均派乎則輕者依輕重者加重將計田畝而均派乎則廣狹有異瘠腴亦殊條緒轇轕百弊叢生此不可者一也且現徵之糧額有業去產存者現在之額尚且苦輸若就米加丁何以克堪坡不敢遠引即如今感化里十甲張家終歲敲扑官受

其累人至窮時亳釐莫措若更加丁折必有不可名言者以此類推之其不可者二也人之貧富不定則田之去來無常今就現在田多者增以多丁田少者減使少丁設使富者當身有事或子孫不類將田別售彼買田者買田安肯買丁賣田者賣田安能賣丁則一轉手間富者依舊田多丁少貧者依舊田少丁多矣此不可者三也若曰通計丁折之額銀勻添通邑糧額之內此切不可萬一行之既久大農之官方岳之吏忘乎此額是併丁於糧而以爲有糧未有丁再設科丁之條萬世之害實由於此名節可愛鬼神難欺昔袁了凡先生自記減糧一節神即許以萬[illegible]俱完斯事雖小足以喻大其不可者四也大凡利不百則不興害不百則不去今　朝廷清明大法小廉載其清[illegible]民自安樂不必更求良法矣仁人君子當計百世之碩畫不可顧一時之虛譽父臺明通公溥斯事必灼如觀火然所繫匪輕一隅之差或致弊於寰海晷刻之誤或貽患[illegible]百年是以特愛忘其狂愚娓娓陳之伏望採擇

答曾石巖邑侯問地方事宜書

伏承下問敬陳一一得安溪永春德化三縣在萬山中[illegible]

朝之初山民尚雨髮大袖喜亂抗糧如本縣感德大溪一
水直透漳州徐洲墟在水左是本縣轄對面之地就是漳
屬寧洋縣轄下去一帶涵口瓦山豐磨水坑是漳平縣轄
又下過華封嶺至壮溪是龍溪縣轄夾岸絶少人家山高
插天一徑如掌大在懸崖下臨深潭坡常經其處戰掉膽
慄既是數縣交界又陰森險窄利於藏奸又水陸行人商
賈必由之道所以盜劫歷來不斷今泉屬惟於徐洲墟漳
屬惟於壮溪扼其首尾每處多則三百人少則二百人實
心緝追互相應援自然不要各處多設防備永春縣惟於

白鴿嶺頭與仙遊縣交界處德化縣惟於黃村陳吳鄉與
大田漳平二縣交界處各置三二百人分防即可以控制
各處此皆康熙戊午年海寇圍泉州家伯兄與諸當道應
援坡等敝叔姪兄弟率鄉兵四出追賊開道以迎援師所
以山川險要頗諳其實非模糊意想者今賊之所以窩容
不斷有一大利害焉如某鄉某人拿得竊盜或鳴火盜到
官盜即妄曰吾非盜也某人妻女與吾通姦假此害我耳
不然則曰吾誠盜也某富家窩我某家受我寄銀貨若干
於是提女犯追窩贓盜反從輕而一鄉已糜爛矣目兵捉

盜觧千把處盜即扳曰目兵剝我銀幾百兩則千把不究
賊而究銀矣千把觧賊到營備處盜又扳曰千把得我銀
幾百兩則營備亦不究賊而究銀矣今似當四處出示或
鄉人或目兵或千把果拿是眞賊即扳奸情亦不干問即
扳銀貨鄉人則不干問兵弁還有加賞如此則狡計無脫
兵民無後患自然放心追緝然鄉棍藉此報怨騙財兵弁
藉此株連嚇民加等痛懲此尤似至要否至於鎔爐原是
輸　課官商但爐煽時則有礦夫炭夫一二百往來不煽
時只有汛事三四人守爐編甲之法難行惟出示諭各爐

招鄉人作炭夫不許上游連城上杭等處數十爲羣在各
爐燒炭嚴飭守口官兵見有結宗在路上走者盤明逐回
又不時到各爐寮查見異言面生者先戒爐商清逐如不
聽則報官拿究此法著實行之勿瞻情面自然弊端永絶
更有啓者寒族在此近三百年矣族丁壯者有千餘又居
各里之會且世有縉紳衿士自六世祖先祖先伯及家兄
數世皆與剿賊血戰明季有一二不肖子弟立會族紋原
於先墓之樹盜慣主人民惡其上緣此通縣側目皆有敵
毒之心如去歲陳五顯公祖父母中於飛語含忍痛心而

不以相責名爲蔕念其實皆家族之禍也願父臺以後凡
無大小一一下訊則有無可以立剖昔者未見時人皆言
如鬼如蜮之不可近今幸鋒車來貴山川風土已在高明
炤中不禁傾吐惟望恕其狂而錄其愚可勝銘鏤

上金總制書

公祖大人總制閩浙春生秋肅吏畏民安但憲府嚴尊耆
生循分不敢瀆爲小禮以煩尊上稟者延建有一宗寓籍
民戶皆係四處不逞之徒而敝府亦多有往上游以販木
爲名或竄籍彼處鱗戶者則踰垣穴壁雞豚爲空或爲工
放杉木者則結伍羣行瀕暮望鄉村小處十家八家遂聚
泊其下夜深登岸洗刧無遺或遇旦晚有單船孤旅則掠
財害命光坡常怪此輩徒手出門乃時節歸來則履絲曳
縞跟尋踪跡乃知其由屢欲陳於憲府恐事似率爾側聞
七月閩制府兵將於海中獲賊艘內有一賊名某而敝邑
羣不逞在延建者適放木到省自稱吏部鄉人連名致呈
以保之公祖大人好生爲心姑聽取領光坡聞知竊感大
人君子用意之厚而深駭此輩趨死無忌之膽私圖其宜
敢以實陳伏望公祖大人俯賜察納勿輕縱此賊更將呈

中有名奸徒拘提問以罔上黨賊之罪此則垂念家兄愛
之以德自此宵小屏迹草竊不興上游清泰千里誦義家
兄爲里拜德感且無既光坡臨稟惶悚

與曾邑侯書

景風向和伏惟尊候多福啟者恭聞審編理應趨候但老
疲免征之年計荷原諒父臺教誨生植戶口蕃息又奉
恩詔添丁不添征之　旨歡喜何極但一經尊審添注解
部則永在賦冊不除萬一年世久遠之後或兵或役需用
之急籌國計者或以爲出於一時之　恩命非可執泥必
按名起科或以爲　王言固出金石然權宜藉科事已有
免此雖老生迂陋之談但恃愛下敢布腹心懈懍已久計
在寬宥倘望垂仁則一筆噢咻生世頌戴高厚銘鏤豈有
有極

與曾邑侯書

數年來伏見父臺廉幹長才陽施陰閉士者懷義孫庶感
心而寔族子弟思咸竄罪使如坡等一二老輩得藉以免
於戾尤極銘鏤昨者聞告養之請忽忽然心若含梗即家
兄亦曰毅氣直道吾方仰賴是未可高蹈也今果得遂萬

衆扳雷之忱家兄喜動顔色坡數年辱知愛之厚復得典型日瞻心儀身被歡忻忘寢實倍常品緣有小事未能潔啓奉候但區區之誠想在原諒中所賜尊著一部久矣佩研至於前後示課士程文口繹其言心惟其義高文至理自不敢以尋常讀之然隙竅希光無能萬一何尊辯之過也抱愧屛營小序勉己撰就自覺醜惡惟父臺清閒時垂覽苟半辭可擇則掛之篇後幸托末光不可則削之以藏其拙尤幸

與伯兄書一

伏讀所教朱子繼道之功後學向背之故欽誦再三下世道人心將有大幸非虛諛也茲坡平日近閱有明治亂之效常勉後生曰成弘以前家尊程朱治幾三古嘉隆以後姚江學熾漸即流亡天地爲雖[illegible][illegible]明矣吾儕修身治世可不盡心乎後生笑以爲狂然坡知兄道之旨獨學而不苦者蓋世必有聰明過人而又有殊勳偉績足以震主絕俗如陽明先生其人者方可以反覆吾道狂呼衆生今主上神聖存誠主敬　天語諄諄吾兄功德蘊藉發揮還於姚江而契心孔周扶樹維關五百年治與道非異人任矣見今世後生學識尚無卓吾復所輩粗氣力安望有勝於此者之爲吾道深憂乎自吾兄視學之後天下學使即自祓濯貪風爲大變秉彝好德此其一徵數年之後定有知道羽翼之人尊聞行知不偶然也年譜四卷封交張文精思探討之教坡敢不盡心自通於後則所不敢但守師說尊吾道不貌是而心信者區區不後於後生也

與伯兄書二

此月望日接得姪安信知　天語慰藉林祖妣復得衸恩賜額夫旌表者循常之事耳此則異數也念前歲六叔夫人之贈不及妣見夢六叔形色艴然今日九京之下[illegible]善有歸而後喜可知也又知梅定翁　皇上賜坐縱談不罪其誤而嘉其書深爲加額思惟褒[illegible]尚賢　聖代之道德而追仁孝於數世發幽光於草澤伏　聖天子擴然無古今貴賤之限而有貪賢之美吾兄此量百世未艾也雖禹皐之贊二帝何以加茲然則坡之知者亦可言已況學臺視學吾州清節自勵今科歲畢矣慎終如始果無一毫之垢又甚和氣與諸生肖經講學勉以服古清而容物善不近名眞賢者也其公郎諱樹槐能與其尊府一心撿衛

異端爲佳子弟又甚慕吾兄道德性命之懿去歲道與佩言科歲事竣即欲假裝授業於門吾兄試與而進之眞爲善者自別方知坡言之不敢欺也坡老矣守訓自愛無親狎於形勢之心但善人多則世道泰前隨兄巡部今見其行事相類而吾州去京師萬里爲善者無宿資蓄貨以鈎晉勢是以敢私陳之

與伯兄書三

世元姪以前月十八日到家備稱吾兄道容清晬神氣輕健不擇鞍馬簾閣皆手不停披而奉讀尊訓猶慊慊於修

身補過不足日爲慮此眞與道爲體若既喜長者亹亹福又益以自勵恭接所摹　御書二本光芒照灼追念阿爹憐林妣貞而不顯以東皐祖伯有紀節詩因錄其墓報以享田今日同被　恩額若使親見不知當何如也求仁者之衆猶爲盡禮況邀異典發易世之幽貞率二人之遺孝吾兄之顯揚橫塞可謂至於斯極矣已於此朔日集同屬子孫鐘鼓以告於墓而肅藏之伏念　聖天子褒飾綱常無間久近吾三世祖妣林氏存三歲之孤劓鼻自堅以昌厥後而事當元明交際遂以黯黮竊意勿言遠祖只以尚有先妣苦節丐　恩同仁未知可否洪範定本久未得見不知改到如此精微易簡益除去前圖就經中抉出相天協民建極三意以經解經前圖雖好頗似立意綁定朱子所謂太極終在先天範圍之內者正坐此耳因思前聖卷書昭垂後人即見其自然之妙而不知其精心邃志涵詠條暢之神此古人之所以貴乎親炙之也和而後月生之解豈惟發前人所未發且使後生讀書到戾契難曉之處知中有與旨單傳不敢輕放此功不小兄上觀千載考亭夫子之後諸儒操戈入室如吾兄者誰乎五百年一人

夫復何疑世元姪述兄命令坡應舉坡老矣醜衣草履尋於塗泥二十多年人欺鬼侮非惟日閒意思不能專一即夜夢亦顚倒自度難如齊朔之自反而程朱之門附青雲而聲施者率多韋布令周禮畧知句解儀禮十七篇可以全文暗倍諸經溫習皆不過數遍念此輕微所邀於天亦已幸矣惟望兄以爲依歸求得所業無外願也朝夕得便即讀夜皆盡二三更既不敢偸閒望兄赦之周禮稾本已繕寫校對得妥即寄上

與伯兄書四

兄回奏數本辨而不露敬而有立至條明于公一疏中間不惟不報私怨而亦不酬私恩其所以杜羣枉之口發
聖主之衷者尤爲切當若夫高文淳意絶俗去晦上方韓
歐近代無比也有德者必有言信矣恐東萊先生教人專讀左氏及奏議者未必有此本領否所賜新註參同契諷詠數朝夕其高大隱密者未敢臆度惟見支分節解此章以証彼章此句以証彼句不待求諸繫風捕影之閒而惟得諸上下文義之密要在於羅列三條劃然理解所以振裘挈領言不苟造論不虛生而明白該括段段悉如朱子定性書後古之所謂先覺者殆如此與註示洞精乃信程子之云讀書而至於爲聖爲賢養生而至於延年益壽治國而至於祈天永命者此書大爲有功魏子有知當亦莞爾也千周萬遍敢忘敎益披自己巳一病隱微中自覺漸削思前後之事本分未有所立所以獨宿三年又不敢任情自損少年盛氣今則衰矣動心忍性柱下爲工至言至敎願以書紳

與伯兄書五

十餘日前郡中喧傳保署延火然言者末一尚在疑似至此廿日閱報見吾兄題明一疏是夜張寬亦有信與其子方知吾兄舊痛微發得姪全醫前接俱未至署廿一夜發火風猛莫當章英竟以災殤傷心溂淚寢食皆廢又慮兄體既怯痛加以祇惕重災憐悼骨肉未審平復如常恨不得插翅飛到永夜坐起旋思君子遇災懼而不葸哀而知敬以吾兄盛德至行萬不當有此然降任默成天心仁愛有非常情所能窺測者吾兄洞徹天人自然厚自保重盡仁孝以繼志豈如俗士無聊徒爲五行所制乎方稍定紛念求安關神得太平無事百無憂之語回與家人共慰知神明之佑眷也惟私念火之除布或如商邱大火是彼處定數但吾幼孫與於不幸恐是災或有所儆千里窮簷無幽隱貪殘多有安必惟明命盜二案仁人之所憫惻而俗吏遇必大嚼伏望留神振飭加意平反使仁至義盡不遺毫髮之憾則百福駢臻千祥雲集矣披愚昧值此不自聊賴不覺僭妄及此吾兄必不以爲罪也

與伯兄書六

奉接五月十二日手字舉家食且下咽盞細按十餘年來骨肉安否直繫於吾兄戴履之閒久矣深知其然又近驗

長幼變動適天意之少移所以憂怖失措形體驟癯及讀二義內省之訓慎滿溢密敬忌一番振飭則一番純粹以此召致天和可令世道蒙休豈惟一家之生全賴之甚矣鄙夫之見小也奉以周旋不敢佚縱所諭近看諸經見意味何幸之大也坡自受訓知學以來諸經註疏程朱遺言畧見毛皮執此以涉諸儒之流測其所至求深造乎實發千年未啓之緒而指示在几席之前未有如吾兄者推之而準傳之而信故以為五百嗣音舍是無適倘諸經關鍵得開生面於吾身親見之亦不愧乎空讀聖書安得子弟向

學者多而其知此樂也坡丙寅年集周禮註說今將二十年修改者八九次近儀禮稍熟參較節文頗少舛訛諸書講解隨所見到亦多採摭篇袠頗重未敢以上但念年已垂老智識短淺無所就正不自知其美惡今年重加禀定備人繕寫欲呈尊覽精力未衰望賜是正得再考訂[illegible]觀有少進不虛始為之勞它非所望也

與伯兄書七

恭逢吾兄七十佳辰伏思十年來道德之粹識量之富[illegible]長日加益銖積寸累至於若決江河真正學之的也坡還溫二程全書見說天人之際至深至切始信中庸大德必得之理益大德非性生而成則必得斷非有生而定程[illegible]所見之離合於此可見吾兄德至若此則眉壽自宜永綏既欣既幸又竊以自勉也觀象想又修得一番明粹可以付鋳以伊川夫子高第弟子之多猶患易傳未有能受之者今日更是雜言畧能粗識文義如坡輩不過三數人書行蓋有志願學者可以口授指畫不差塗轍正不當[illegible][illegible]未遑否坡無日不思省侍但今年老氣頻覺怯澀又無童僕之貞特遣僻拜舞階前家人尋常之物禮動不虛附以

致誠而已

與仲兄書

接讀兄所與傳姪札知已就職喜慰何極善哉世道休明士無閒人待世之感而天工人代 聖主亦不必借才於三古吾兄仁心至到經綸素裕生靈數十萬有福錫而無極凶勿嫌于百里棲鳳也坡作離尊前又不能追侍敢陳其素所聞知以當朝夕備俯擇焉一守令雖曰親民之官然扃戶深居所得與百姓父老相見者惟陞堂片刻耳[illegible]禮曰與老者言言使子弟與幼者言言孝弟於父兄草薄

從忠夫豈無術催科有用緩之道訟獄有勸化之方何必一坐堂皇之上便當有刑扑之聲與目見俗吏擊鐸將出吏民待事者面皆如土此何異虎狼憑高即逆知其有攫殺援搴之慘乎一天下州縣皆有常例可得之財至州之日胥吏必白曰此邑淡泊惟恃此為官衣食之費又白曰此等民輸已久入公無名若不取之便宜與他亦無益也坡謂此處切當理會葢胥吏欲藉以驗吾廉貪且將持吾長短試思是財非出於公則出於民便宜與公則吾應分也便宜與民則吾赤子也使之便宜不亦可乎一命案盜

案人之身家性命所係而俗吏反嗜此以為滋味遇之大嚼故坡前歲見龔禮寃死貽書與倫姪曰目今酒色貪殘之夫視民命如草芥每觀審命案者原告所引干證證曰是殺人畧問而無事被告所引干證證曰非殺人則嚴拷令之反招夫宜所據以定人命真假者惟原告干証耳若可以害人之生而已無痛楚則豈無朋黨挾仇以陷人於死與非親非故執途之人以決人死生有此直道之民乎此中必有曲折亦不可不嚴刑以訊也吾夫子三絕韋編特著讞獄緩死之象於中孚而古之君子亦盡心於一成

而不可變者焉倫姪未之復也故今日復為兄誦之一坡每到州縣必觀文廟見堂上猶可至兩廡位次今古既無倫紀且傾欹狼籍褻不可言二丁之祭陳設簡慢至山川社稷視牲之夕臨祭之辰又極無禮似宜肅恭振飭使神明顧享則災害不生葢大節也天下無道外之治紉而學之壯而行之顯晦有命躬行在我憶前與伯兄巡部至大名府屬吏有盛頗相脇者有善柔相求者伯兄沉吟片時決曰吾年六十矣今不躬行又將誰俟坡心偉之曰貴育不足諭也虛齋有言曰自古公卿多與草木同腐而卓魯

以縣令名萬世然亦何嘗不公卿也非凡高明其誰能信之行道濟時以遺父母令名坡老矣聞清聲惠政猶能興洗告于宗廟使先人榮之

與從子世得書

日以里中紛呇入大班覲可少靜數日前冒有書答姪所論二英祀事未知仲叔為封寄否也男孫八字吾正以為當扶掖詳在前書中矣勇南來得所須人參及壽汝季毋諸件尊卑垂念當日歡喜磊落綳繆珍而用之來銀八兩欲答族禮者不佞當特出請仲叔三叔行之另有後報姪

所問禮與左氏傳皆竊卻也不佞敢有所決聊誦所聞而
姪擇之大傳言禘郊祖宗鄭見禘在郊上以為禘重於郊
故解周禮旋宮節曰此三者皆禘大祭也天神則主北極
地示則主崑崙人鬼則主后稷其解祭其祖之所自出以
為祀所感生帝感靈仰蓋周火德感靈仰東帝木生火為
所自出也至陸淳春秋引趙匡之說斥鄭之妖妄朱子從
之而禘論始定然趙不言所自出者廟與主之有無朱子
謂設位於始祖之廟東向而以始祖配之不及羣廟程子
則以餘廟皆合食於前為異耳但觀昌黎韓公禘祫議不

為獻懿立廟而云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
帝宜從昭穆之列則所自出者之無廟而禘於太祖之廟
韓與程朱異世合符可以斷矣至左氏載魯為諸姬臨于
周廟下文別有周公之廟故知為文王也衛亦有之哀二
年蒯聵禱辭曰敢昭告皇祖文王列祖康叔文祖襄公是
也豈惟魯衛有文王廟哉大事于太廟傳曰鄭祖厲王則
鄭亦有厲王廟也豈惟鄭有厲王廟哉此上文廣言諸侯
相臨同姓於宗廟註所出王同宗於祖廟註始封君同族
於禰廟則諸侯皆有所出王廟也先儒謂左氏多誣今案

公羊傳曰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不言有文
王廟也果有廟必有祭公羊曰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犅
羣公不毛不別言文王祭牲也魯頌閟宮歌皇皇后帝皇
祖后稷享以騂犧周公皇祖白牡騂剛修言僖公郊祀廟
祭之盛及帝稷獨不及文王以詩與公羊正之左氏之傳
可闕疑也九廟之文不見於經惟祭法列七廟明堂位復
有文世室武世室鄭以二室在七廟之中諸儒以為通為
九廟然攷諸經鄭說為長孔子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不
言九廟一也禮器曰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

二也又曰周旅酬六尸益惟太祖之尸不與其六廟尸皇
行旅酬周人七廟此寵明徵三也周禮守祧掌守先王先
公之廟祧序官曰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若有九廟當有
九人今惟八是以註云通姜原為八廟廟一人故八人也
大司樂享先妣故知有姜原廟可徵四也鄭王紛爭夫有所決惟劉歆云
宗無數韓公云天子上祭七廟典籍通規祖功宗德不在
其數二子之言可以息爭矣班史稱劉歆博而篤朱子稱
韓禮學精深豈不信乎然則自出之帝世數荒遠似必無
廟左傳周廟非傳之錯則註之誤九廟偶據周制若殷有

三宗又不止九矣入深不多帶書卷得姪書竟夜默誦所記粗發其端惟推廣考之

與從子世得書

頻聞姪生男孫之信不惟欣幸添丁且喜元氣復回然細按廿餘載以來吾一家未有不多故於戾而漸息於和者昔讀書傳每輕視張之百忍陳之不聽婦人言以爲自然而爲者乃稱好善歲月既多體察身世盈減進反之道乃知前之蠍等好高皆速戾於厥躬也男孫八字日主高强特煞有制行運東南扶進煞氣重休襲祥於是乎在喜喜

姪言近日作文糾之密而改之複此于學乃審問之要也百鍊而出自別凡治過此以上尋向道遠吾姪敬讀朱夫子中庸或問博學之一節更覺路頭矣蓋恐一向如此必至虛怯韓公所云笑則喜譽則憂無難易惟其是耳孰信哉信乎己而已又不可不誦自壯也所論祭殤註疏誠是如此殤必適乃祭則王下祭殤五節其據也成人必宗子乃立後則儀禮喪服間甚明但程子有殤與無後祭之別位語類朱子論至此亦不非程禮也近代事與古異程子既以服制推祀高曾則殤與無後吾與有服祀之似可况

有後聖程朱之論可主張乎然則二英之事未失也吾因歎禮之難學又不可不學如韓公程子皆明聖之人而尚有數條當切磋究之者韓公小功不稅書善矣但降而在小功緦則稅明見於喪服小記不審當日李秘書質攷以答否程子論嫂叔無服疑姑嫂何嫌而亦無其實小功章爲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報姑嫂相服小功甚明也正叔夫子奪宗之法後學頗惑按儀禮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是雖貴爲國君無過得自爲宗猶不奪正統之宗况其餘乎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

其尸服以士服此爲宗子賤而祭者設法也宗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此爲衆子貴者設法也何必奪爲溫公之喪因明堂禮成謂慶弔不同日然大夫國體死則君爲[illegible]一時之祭故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見譏於春秋况溫公顧命大臣非尋常大夫者比且明堂之禮已成矣在保[illegible]中得閱萬季野所著禮論內一則據儀禮夫之所爲兄弟服妻皆降一等以証嫂叔有服當時甚偉之今家攷禮經則兄弟似指女兄弟也夫於姊妹在室期出嫁大功妻降一等爲服小功註疏甚明茍見季野以此就正之嫂叔[illegible]

功近王有制程朱有言據此足矣不必援聖經之似且闕
疑如何湖中紛沓入在大班希得小静無註疏可詳檢然
大意亦當近之姪有所得時以往復教我也

與友人書

去冬獲荷俯顧多年積悰一得傾瀉欣慰無既王父母五
學之立育才錫福殷斯勤斯爾時即爲家兄誦之今歲恐
又屈先生德器之重學問之醇深素日受益佩服良厚逢
人説項未嘗不以爲稱首也

與友人書

前歲京師獲謁座下先生俯接顧愛温文爾雅感荷無已
辰歲復覲光暉謙德厚道知必爲天人所益公郎果魁午
榜讀其文得筆於先正而加之以英爽他年羽儀　朝
輝映中外頃刻以萁賀賀先生優游望理想不久榮擢
九重秉要千里持節爲生民福

與友人書

解手背面將三十年老拙無似即時至郡城而會兄高[illegible]
遠邮既難相値欲致候道況又無緣可達少年樂新知[illegible]
暮思故友未嘗不往來悄懷也奉讀手翰迴腸感心不[illegible]

賴數日亦無可告語者此意會兄想心焰之試文高寫[illegible]
若撞金渺如抽蛹又是掄元奪魁絶塵而奔矣可敬可歎
家兄念伯仲二令兄不置見令姪孫撫愛特甚歷世肉骨
摯交今來復施姻好積悰傾吐尚圖面罄也令姪家兄敬
之愛之時舉諸口至孝友清淡弟知之素萬無不贊歎也

癸巳季夏示季兒鍾份札

大凡勞苦酸辛之事皆當以和平自責自修弭前此之乖
沴迫後來之永貞一室之内尤宜相慰藉更加和氣吾人
一生七情之事如環無端日新之謂盛德此惟勵志讀書

爲上次則思前日之所爲知非自訟日與家中人詬詈何
益於逕休集福之理乎粘此於坐壁以爲韋弦之佩毋忽

甲午冬寄三山示季兒鍾份札

兒此行爲覲者行然須相度要得身在井上方可以救井
中之人切不可貪穢使小人視爲奇貨簸弄以濟其私此
意兒當知之公車盤費曾領出乎兒建義不私其有盡推
其數與諸兄既見體父母辛苦美其歡心誠意之懇到又
見知義勇爲視利如土芥之猛力慎持此誠充滿此力異
日爲上爲民經綸錐手舉此而措之可也汝諸兒此行亦

其有達者以兒之和氣卜之吾與汝母深爲喜慰艾英清淑可愛餘平安

臯軒文編卷六

清溪李光坡茂夫甫著　四男鍾份世賢校梓

碑文

重修安邑文廟碑記代伯兄作

今國家崇儒尚道甲子年冬　天子過闕里親禮生師之處復大襃姬聖及周元公後世其祿秩　詔天下修夫子廟庭而凡先師講道明經書院官有司繼新之嗚呼隆學校師弟以勸學示敬道以嚴師世師保之官族以貴有德比三王四代所以反本修敎之禮也雖漢武姬嘉之封宋仁立學之詔墜典所舉遠有休光然皆曠世而後一行行矣又不能備以方　聖代一何遠也吾邑夫子廟年久敝圮邑侯孫公暨學師林君祇奉　明詔及官長檄首割俸倡鄉大夫弟子員共修之經始自明倫堂齋官既固以完則又新其櫺門茸厥兩廡門之工侯治之兩廡之費則出林君自是豆登之位講讓之所官有司之所栖憩望門牆者之所觀瞻煥然綦備蓋昔者地與前令李侯嘗有志焉文殿雨風初得蓋障而會有行役李亦去官非二公之勤且共則孰克究之工既訖功而請書其事於余伏念安雖

僻壤昔者文公朱夫子嘗至斯邑樂其山水類延建閒夫自龜山楊先生得伊洛之道而南傳豫章延平以至朱子師承授受而聖道修四君子者皆生於延也建州則若胡若蔡若眞名賢相踵百餘年閒傳經授業蔚爲儒宗故閩中有鄒魯之名由二州而得之二州之賢不世出也則二州山水之勝天下之不常有也吾邑庶幾類之則吾邑亦不常有也以不常有之勝安知無間出之賢如二州乎方今局岫林薄前之未習文教者其士皆彬彬然踐班行列庠序與上國齒山川之靈將鬱而發不有開於前者必有

開於後也　國家景運方昌二君之賢又能敏於奉　上意以惠學者將當振興遺教育成而作新之使鄉縣人士上喻　聖主敬學之勤追念先哲所以嘉許之重各相矜奮爲山川榮是誠百年之績也能無一言以紀其盛歟

重修福安縣文廟碑記代伯兄作

古者學有大小祭有專師故祭先老舞師於東序祭禮樂於瞽宗祭書於上庠近代以來崇祀夫子自京師以至郡國學制惟一無大小之差四配十哲七十二子歷代經師從祀於堂上下亦無分祭先聖先師之異焉所以明道無二統尊無二上而立儒官以領之設師弟子以羣之敎德養道補獎起廢人治之大者也今　天子尊禮特至新修闕里廟庭遣　皇子致祭曰今者使子拜師子於路於宿皆當齊戒其恭如此復大褒有宋六子示天下學者有所統紀以達於洙泗嚴師敬道可謂超今冠古矣福安頤閩名區也信齋楊先生實產茲土受業於文公朱子儀禮圖註校講詳明其有功於斯文甚大縣舊有廟學經兵亂外禮門義路內至寢殿及旁之明倫堂啟聖諸祠頹落將盡奎光閣三處則廢無存者吾甥孫君襄司敎此邦興文勸

學喟然請於督學汪公因出已俸爲舉本以倡州人士壞者修之廢者建之又新作文公朱子祠此秋淫霖流破民居官吏咸曰非此役後雖欲不可復矣工既訖功以書來京師請紀其事地夙景行前修而未之能至嘉孫君昔從余請業通經史善文章試吏於學能揚所職可歌也已歌曰

長溪之墟名產之地舊有廟學鞠于狂猘孫君之來以諏以筮自門及寢結搆次第图極之恩南面川祭犖聖從座千秋萬世登堂入室瞻拜鼓厲惠于生師以嘉來

裔紀其功緒勒之牲繫尚俾後者有承無替

重修宋太師丞相隴西郡公忠定李公祠碑記代叔父作

蓋三代而下爲臣者如漢忠武諸葛侯宋忠定李公其學皆知聖賢之道其事君終始安危不易其誠而經緯開闔變化於俯仰開其才又大學同也誠同也才大同也忠武與公吾何後先歟二公竝丁末造所肩險阻有邱山之重乃忠武獲推誠於二主二十七年之中雖敷施未究猶得竭股肱之力樹勳烈赫然奕世視公汩沒於庸夫孺子之口在位七十五日三謫去官往而不復者有幸焉而忠誠

慈愛之厚雖危起居猶伸其志者則固非屈伸消息所能異同也公宣和初爲起居郎都城大水抗言變不虛生將有兵戎之禍遣謫與一縣後七年金師南下蓋其應焉公刺臂上疏以決內禪力阻襄鄧之幸修守戰卻敵師定半濟邀擊之謀而舉朝方爭爲棄三鎭求和以苟厝薪無復慮遠者公亦罷去而國事不可爲矣建炎召公入首陳十策建遣張所傅亮以收河之北東疏南陽形便將以西連關陝東達江淮南通荊蜀北援王都繫中原士民之心又遭讒以去自紹興以後廟堂之上無意於公矣而一帥荊湖再帥江西悉有顯功足紀國家有大事則一疏繼至皆自疆自治之要辨正北面事仇之誣反復以終其身嗚呼宣和風雨之震靖康離黍之悲建炎偏安卒亦無所立公先事言之如執符節當事任之則立效後事思之而又不用用不竟終耿黃之脣舌紛羅不足辱非也魏公張浚亦顯有識彈豈非智之於賢固有命哉忠武慮漢賊不兩立鞠躬盡瘁歿於行閒公不爲和議惎急跋躓一生九死此先後同揆而古今所致慨者也日煜起書生當逆藩阻命爲姪光地達密封於　朝事平之後　天子加恩授姪學

士復賚辭表至　朝召見陳方畧　特擢今官副邵武軍事得拜公於祠下而祠宇頹落階級剝削不足妥靈謹修而治之俾民承祀永有庇依公系出有唐宗室有爲建州刺史者遂家焉煜之系則出唐江王元祥族氏蕃昌散處諸州顧代遠風微譜書淪落不敢自附梁公爲恥古人西區區之心念不至失身庶奉典型以無隕越者固不繫所親焉因伐石以記之

義建江西吳城八閩會館碑記代伯兄作

天下之集於京師而　皇都廣輸遼絕居止異道恭卒有

羇旅之苦吉凶之事求因依者莫得鄉井之親卽同鄉井者亦無由以相賙恤相救焉於是有列於朝與夫尚義知仁之士畀財築室以處于凡仕者遊者名曰會館十五國國自為別嗚呼此固古遺人委人之事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以待賓客羈旅以養老孤藉沍天子之所敎諸侯修之自邦中以至野鄙縣都莫不皆有豈獨王畿宜然哉江右名區也南昌會府也吳城國野之經道也毗於南浙閩粤大江之所出荊襄會焉故諸州之宦遊至市者相踵而吾閩為多道里既修遊者或靡

所栖託死則委翳荒郊往往有焉郭君炳潤等不忍相與請於督師許公諱貞為八閩會館之役公慨然斥其俸貲且為弁言以丐閫將牧伯與江右及吾閩之州長縣令皆有分財以成其美噫功今六年就緒矣昔者東南阻兵公為　天子出力勘勦戎馬間而能以其時餘仁及於父母之里宜乎功施而惠著洞庭彭蠡之間有遺思焉郭羅諸君彼以一身何所不安而所存若此觀其行誼固四海之士抑古不云人職其憂乃非所職而分憂至之如文武守土諸先生其仁心之厚蓋皆可書者也郭公介許公之弟欲余言以落之余曩宦於　朝嘗與吾郡宗伯富公國是舉於京師迄未有立既嘉郭君之能且念當時若有斯人者庶其成富公與余之志而又愧不如許公用心之誠以獲從文武諸公後徒至於今歉歉也故書于後以遺之

重修安溪縣城垣碑記代伯兄作

前歲被　命巡撫畿內諸州維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州縣垣堞因閒有崩陁者　天子慮周四極部檄曰至余承將於境内州守縣令有能培薄增卑不息者必嘉勞而首揚之吾州自封鯨波息里閭無犬吠之聲黎庶無干戈之

役垂三十餘年矣屬縣之雉堵低昂者狎於治平習實為常而吾邑尤甚雖時或修治然具具而完迨雨水漸則滑越有加邑使君曾侯至治承督撫之謌命周視言曰完則氣聚墮替如此殆宣洩矣民居將不寧抑頹若魁陵委若糞土奸且生心亦非所以綱維四境於是仞高卑賦丈尺出俸以屬役諸里之紳士人庶謂侯操廉而俸約役且繁費度當足者在揣寡為多皆放其財力以來佐助經始於春莅政之餘無寒暑勞逸必躬巡之凡譙六處必牢緻為上安或行飭八閱月而竣為名修舊實新築也且將新四

門浮思以休財息力故期及明年父老人士環觀而樂之
皆云嘉績茂哉請書其事夫事上者象時中者儀地下者
和民月令孟秋補城郭孟冬坏城郭故天無伏陰地無散
陽繁祉在人此象乎時也周官掌固修城郭溝池之固而
後司險守其五溝五塗侯人掌其方之道治周垣翼翼四
境恃之若防之制水此儀乎地也春秋傳曰其地足以容
人其民足以滿城而自守也故人無遠志守則有威居則
有重此和乎民也通天地人者謂之儒修文武之道者謂
之鄉材侯之斯役三善裕矣儒術既效行附之以令名揚

之以高位出而方岳內而台司文武之道舉此可措也既
以頌侯且顧父老曰爾其無忘之哉昔者山海交訌流寇
朱寅攻城者再吾與李侯血守攝圯追奔散其蔿衆惟城
完故也玩日愒歲圯隳且十餘年乃今百雉如故難易有
備爾樂其安吾思其始詩曰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小民爲
瓠使君垂旋而維之其何實非德爾其無忘之哉

京江張相國太夫人何氏墓表代伯兄作

康熙三十七年戊寅冬張母封一品太夫人何太君葬於
丹徒縣迴龍山祔先夫河南提學僉事封內閣學士兼禮
部侍郎湘曉先生之兆次三十八年己卯三月巡撫直隸
兵部左侍郎李光地刻其墓碑曰何氏出晉何無忌有功
劉宋朝厥後世居丹徒太夫人之考曰鳴素公治經爲諸
生有名能贈大夫兄曰鐵崖公者官湖州知府曰青綸公
者官督捕主事太夫人幼習女順寡言笑中儀式年十九
歸閣學先生篤於仁孝君姑錢太夫人疾篤醫餌筱芬劑
錢貴不可儥太夫人脫鈿易之毫無計茜君舅贈公歿閣
學先生以考功郎中請告未至自初喪含殮及終饋奠皆
太夫人主率如禮法佐閣學先生勸學乙酉冠於鄉旋成

進士文章爲宇內楷己亥六月海寇犯京口先生助城堅
守城陷先生走吳越乞師賊嗛之籍其家而累世傳器故
籍太夫人檢藏先出以得無燬甲辰秋先生視學河南至
今人士咨述公明內外之防太夫人有助焉長君登甲第
未究而沒次即相君初爲翰林得告省覲不數月滇亂作
先生與太夫人促之就官曰非臣子安居時也相君至
天子嘉之連歲遷次遂首百僚以贊便章近年邊寇抗戈
覘望風塵　天子三出絶漠行萬里討平之其地古所謂
繩行沙度之阸者相君每役扈從不顧艱險四子督學君

又佐輸輓以饋六師太夫人在家晨必露香稽首祈　天
子福不爲遊子睠懷也太夫人性和粹待族婣皆有恩意
守儉無珠玉之飾而好賙予養窮孤賑饑寒施櫝材行之
不倦又閣學先生登第以後諸子迆美朝紳朱緑相望鬱
紆而貴而能下肅門内皆就退讓先生既歿太夫人專之
整齊不失其初故親交無所悔望里閭仁其庇庥自初封
孺人累封至一品太夫人丁丑冬相君歸省　御書恩藏
五部以賜太夫人戊寅春太夫人來京師其夏卒　天子
命學士齎酒與茶祭之於位嗚呼閣學先生終始以禮稱

爲名臣相君立身治事兩有武文登槐贊元以忠孝擅聲
諸子諸孫力學行中科取名居官砥節竝爲邦家令人惟
太夫人之相夫能聽而義敎子能愛而方宜乎爲婦爲母
克享多祉年幾九十生有榮號歿見寵施其存也貴者顯
揚於朝居者御食於側孩者嬰者餕甘旨於下其窆也耆
艾之子少壯之孫垂髫之曾縈環攀號其往如慕其反如
疑百福之盛自　興朝以來鮮有其比太夫人生於年月
日卒於年月日春秋八十有三今相國家昆既以太夫人
之懿德位年子孫世次書而銘之墓矣相君以書來曰孤
母墓宜有表子其無所爲讓地受相君知遇又從主簿諸
君同服官僚於太夫人爲母道伏念詩之序曰君子積行
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
焉是故始於鵲巢終於騶虞歌諸鄉國爲聖人之瑞列諸
正風爲修文者所首稱則今日太夫人之醇行昭于金石
配于山川夫豈非宜故不辭而承重命次壹彝章婦順表
諸幽壙以垂後人

記

設祖祠東龕藏主記

族氏繁衍支裔各祀其先積世既多神主累十盈百一旦
或因事轉徙他鄉或嗣息不繼宗親情誼厚薄不一棄之
如遺若下西居先身死之後其上代祀主湮滅無存深可
憫傷今祖德方光尊長慈仁坡敢敬體厚意參之古禮合
以後聖之論蓋古者親盡祧於祖廟夾室此天子諸侯禮今
士人家安得有此故禮註有埋於祖廟兩階之間然古階
在東西則階削潔淨今階在中廉矣朱子故又有埋於始
祖墓側之論而近世忌諱滋甚苟行埋於階閒祖墓之禮
子姓盈千偶有一二壞財傷丁者則囂然以爲動土破塊

所致更增罪戾故今敢製大龕以備宗親不幸無依者送入於此水火不及風雨無驚祖先顧復尊卑相與猶愈於遂棄也但禮降情殺朔望不敢設香燭拜揖春秋祭祀不敢祝請祔享謹依古者七月祭厲之禮至七月間方擇吉設席焚楮聊存血食於不忘嗚呼長林豐草猶沾雨露豈德厚流光而使子孫有餒鬼度祖宗之意當不忍然敢酌大義陳於尊長永州鎮帥叔父首可謂然敢述而書之

修六世祖樸菴府君大溪施田事成記

庚寅冬至大深清執祖記上田段種聲傳集當管業戶以祖手書示之曰吾祖是此名其字跡如此汝所管契此名此字則吾無辭不然祖有五子一子賣四子不下號猶私售也況橫奪乎或曰遠矣曰如吳家欲佔杉坡契作景泰年間則吾天順何遠之有或曰吾授受有自曰吾祖非白搶者但田已施出不復顧藉道之云遠莫肯朝夕致汝五戶偃然奪去豎為施主其子孫私相典賣磨吾立碑毀吾祖位廢吾超度之祀吾族有田少糧多之產不知其自來昔時里役之困吾子姓有傾家仳離者今日不修舊恨念是先世負心非爾之為尚久假不歸乎於是按輿記上相

符者次第來還至辛卯饑壬辰春再入竟其事共姪世元謀曰始與清吾界首恢明祖心今可酌留多寡善在我亦在衆多界僧人何爲時適有英傳渙言曰此舉良厚但憫幽者餒鬼獨不念明者止此數畝乎坡再三謝曰是吾心也此子與陳岳郎皆有善心直氣言當其的可人也因畀姪成其事今事成矣所換契券十存三四列之如右其體當曲中繫姪之力噫百里長道客路兢兢雖有千區百井主人利之吾不以爲良但祈薪不克負荷吾等之恥也戾田者有罪攘善者無禮君等獨非過乎依違蓋覆何如岳郎之從容解紛露刃爭獰何如傳英之談言微中田不可移神亶其依福胙諸鄉登之鬼得所歸乃不爲厲安寧亦諸鄉受之子孫代代永爲公善山南水北傳世無窮若有族子不肖忘祖漁利諸鄉敗類依前丐奪者俾殄其家無克祚世及其孫曾無有老幼明神鑒之編次付梓成卷藏諸宗廟分之族中廣之鄉士付之僧寺以永其守

皐軒文編卷七

清溪李光坡茂夫甫著　四男鍾份世賈校梓

誌銘

擬代太倉王相國爲伯兄文貞公墓誌銘

公諱光地字晉卿號厚庵　賜謚文貞考惟念公生四人公爲長年甫四歲有紙剪忠義大字於關神燈上者卽伏地取灺炭摹肖之五歲入幼學讀書倍文功力過人有通才能詩八歲時季父指廳事幅畫令對曰一幅丹青繪盡古今來山水人物畫工化工公對曰兩道乾坤曲成天地

閒走飛草木陰氣陽氣十二歲公考命五題自辰至酉稽畢居然大篇乙未歲賊陷山[illegible]公兄弟四人及季父家俱爲賊囚鞭朴求金無虐日公以[illegible]長排拽絕食徹學刃擬尤劇然得間卽取賊兒書讀賊大畏之脫難後家破遂十畝爲居戊戌年公考病疝幾殆公讀深夜後卽露禱中庭一夜夢至廣村遇所識僧已死駭曰郎兒何來此冥居也曰正求至此問父疾且祈壽耳僧曰尊公無恙大期之疾在口非疝也問其年示以二指謂有二十年且曰主者未出子入觀乎遂入至堦惟一直吏據案立案有大簿厚寸問曰彼何也曰是陰騭錄名子視之揭而視之則已裒然首名也畧閱而出自是考疾漸損至甲乙亂日夜憂危心焦舌生皴皰不可愈衰瘠至丁巳而卒適二十年矣因感考病恐祿養不逮遂發憤無他當明季後講師不講戒愼恐懼而講所覩所聞之所者論爲文則曰修辭寧失於理而州有前輩專以鄙惡詈語姍侮聖賢奴僕法度士公考惡其書購六經性理蒙引存疑以爲課公於是手披心維日書萬言數年中充然若有得者斂衣冠謹坐起非程朱不敢言尊畀閒憚之至以相恐曰晉卿來則裸者衣讙呶

者息因喋爲假道學或面尤之公曰夫假者外然而中不然也若心知不可黽勉自持恐不謂假且亦儒者疏節耳何張皇及道學也年二十五舉於鄉二十九成進士官翰林因習　國書悟三代遺音授編修是年京察最其列天子特召見垂問以寵嘉之假歸未數月耿逆叛福州鄭氏又分踞泉州公自念窮巷一命遂蒙　殊恩無葵藿之心是草木不如也然行無捷徑動皆窘步因謀於六叔叔爲變服四行日倍百里經年既得愿僕又偵間道報公曰可矣乃繕蠟表叔又間關送至界上以達於將行數日懼

事洩禍重日夕惟自言曰須知禍不可以茍避既行之日
三日不下樓不笑語其氣甚肅時賊猶稽誅危言曰至百
口艱難丙辰冬耿鄭敗約自戰於汀州邵武 王師由仙
霞入蹋北追奔二千餘里至福州耿監降然鄭猶守泉而
其州吳越之商廷試之士接武至家喧傳密奏事漸聞於
鄭鄭大恨親疏皆恐公曰邵子云思慮未起鬼神莫知前
奏行時吾息念三日懼鬼神知而搆吾也今幸已達雖四
衆知無鬼神興而助之禍將不成旋諸州皆復將軍傳
旨親王奏報 特陞侍讀學士還 朝至三山而考卒甫

冨歸巷有蔡寅聚衆萬餘裹白頭爲號驀入泉州又兩攻
安溪縣公檄四鄉無資之糧以百餘人究掩其後衆潰實
遂走死戊午年鄭氏復攻海澄分圍泉州四郊皆壘三軍
之懼無時不警督臣節師羽書交馳公糾練鄉旅俾從凡
光斗由西道出迎將軍喇公哈達之師於漳南遣親弟光
埕由北道出路與賊遇三鬬皆捷奪白鴿嶺迎巡撫吳大
夫興祚之師於仙遊二救至遂解泉圍以功陞學士服闋
至 朝授內閣學士時施公琅爲內大臣因會項陳海中
離岸生涯甚晰言臺灣在東南風利於西北然冬月風惡

又多作於亥子夜半刮踔相失所以爲難若由厦島入銅
山由銅山平抵澎湖可以六月興師瞭如列指 上向意
討平而朝士或持鱗介衣裳之議公獨以爲可取且薦施
某能深合 上旨然八罩嵯石泊舟十餘日而風舒不波
環海水淡挈壺數萬衆而汲取具足季夏解東征之纜孟
秋薄僞國之郊此皆 皇靈遐暢殆天事非人力也歷翰
林學士通政使兵部右侍郎工部左右侍郎視學畿內至
官洗手奉職凡試命題之後屢擁座前爲之講解書義文
成來致爲之考評精粗又使能兼讀別經古文記無遺者

即與入學爲之背誦至漏下二三鼓不倦未嘗高坐絳帳
客將呼叱爲先輩違官之儀一日與諸生縱言俗學冐陋
宜進於古有老宿數生援手他顧因呼譬曰賢以學使教
人倍諷經文爲口耳之學不足貴奈賢輩空靈學使亦未
敢心折何堂上下粲然皆笑今北方人士多服古欲學進
江都昌黎之躅公實倡之科試未竟因改直隸巡撫察陪
屬修武事築堤扦流民去水患得上田時有識開畿南河
道并漳滏滹沱諸流爲一者公以爲費不可勝計破邑廬
宅兆尤衆抑流合奔猛害將莫大議遂寢居七年皆恭順

以稟　上訓和正以得吏士心所校講施罷其大者在令甲其細可畧也就遷吏部尚書召拜大學士薦進人士扶掖善類因事陳列或未識其人而其人亦不知公之實薦己也與政府同官論事知理無激昻事非私己故勇不動氣義不陳色公誠之心盎於顔面而非强爲者公自十七八歲卽沉潛於易自諸解外陰陽名象之書有涉於易者亦求其凡要後漸悟孔子之易卽文周之易文周之易卽羲皇之易鉤連條貫若窺其緒及祕　命承修　聖主口授單傳又敎之窮象渺微盡數毫忽削去疏冗無爲之談兼採漢晉以下精言意至公而善無遺文不加而理備足然後春融冰釋洞然知化工之神也其他所受成朱子全書性理精義皆精微是正裁自　聖心者今藏於秘府頒於學宫尚業四子他經及諸外解有得則書書而輒改十數易槁之後幾無前語故凡辛苦而僅有之者皆銖積寸累而猶未敢自謂卒得之也歿後有　旨取平生著述今悉以進　御嘗言曰老氏守氣釋氏存神吾儒本性又曰性之不明也虚齋翌菴欲於氣之曲折處見性姚江以昭昭靈靈言之皆難以口舌爭須知氣不過運動神不過知

覺而所發之理乃性也如見孺子入井而惻隱能惻隱者氣也知惻隱者神也而惻惻然發於不自覺動於不得不然此處非氣非神乃情之正而性之眞也程子稱形而上下爲截斷分明朱子言太極陰陽當離合觀可謂精切又曰命無不正如君命然授以當官職事此正命也其閒或仁或鄙既假之權正與不正皆其勢之所得爲者逮考績之時賞善伐惡則依然初命之正矣天賦以仁義禮智此正命也其閒或修或悖天亦末如之何至因材而篤傾覆栽培又依然正命也弟子有問五行各一太極不相假借請明指之公曰欲於寸鐵尺木使吾指全體則不能請以孝爲太極喜怒哀樂爲五行觀之如親有得而吾喜則孝心全體在喜不必夾以怒哀而後爲全也親有疾而吾憂則孝心全體在憂不必雜少喜樂而後爲全也無餘欠無彼此皆以此意求之有稱神化二字張子言以仁義朱子言以中和可謂實體公曰然以愛子言之只此愛心一神也而或飲食之或敎誨之則一神而兩在也然飲食此愛也敎誨亦此愛也均之一愛所謂兩化而推行於一者蓋自程朱以來神化性命爲儒者出入明晦之大限公深探力

取引而示之人倫日用之近冀知道來哲亦將有取於此也質怯自幼至老聞爆竹輒掩耳不敢獨行獨宿惟至利害決擇則誦程子云未能不動其心先須持其志禍患及前則誦朱子舉佛語云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蓋忍耐堅刻佩先師之至訓凜生三之大義不至虧體辱親曰幸唏已自通籍後以孤忠結　主知涉險履機切自摩厲不啻蔕芥范文正自言平生無怨惡於一人公其庶幾與嗚呼今其歿矣生堯舜之世遇知　聖主作之君作之師進德修業希日月之光自托於無极　天章所被

褒及上下握手溫言禮如家人存歿之賚聞者感歔位冠人臣年幾大耋獲老牖下歸完於先親皆臣願不及此而曲全之　恩至也公生於年月日卒於年月日春秋七十有七今以年月日葬於其鄉某山前葬孫清馥等以公之行誼歷官拜書使人北走八千里至京師請爲公銘刻之幽石於余余與公同年進士同官翰林晩又朝夕政府最爲知公者銘曰

生人立命端在六藝或至于今急名與利患去冠冕飾其聲悅或志于古當用則泥瓦釜黄榮不與情對遂使儒書目爲具贅美哉先生學卓姿異知德之本達事之制曲肱疏水金草萬務處之沛然道非有二　帝省竭心思顧無已成其所學誨其所至見而知之通微作睿允矣素修泉婁川祭單提直上脫焉超詣羣聖嗣音千秋萬世發堂入室精粗巨細契于聖師以質來裔高邸相阯中封孜筵河漢重泉　天光永貫知氣昭明陰晩委骸嗚呼已矣嗣德有繼

代伯兄爲忠勇王黄公暨王夫人李氏墓誌銘

歲丁巳闖亂既平　皇帝念嗣海澄公壽巖黄公能銜訓

嗣事抗志捐身顯有丕功惟父子繼忠孝宜示優異追爵爲王謚忠勇遣官　諭祭給墳塋碑亭銀兩有差又九年乙丑王兄今嗣海澄公諱芳泰王嗣子諱應纘以某月日奉王及夫人之柩合葬於漳州郭東門之外山曰厚望坐乾揖巽兼戌辰將葬介書於余曰先王大烈靡不聞然其詳且信者莫如子是宜銘王之墓光地曰唯唯昔者闕省阻兵地與王實同危事知王所繫安危輕重之故且得其造謀興師出入戰守城陷死事之由有槩有詳謹誌之曰王諱芳度壽巖其字也少遲重不戲偪偪自將狀貌瓌偉

沉塞軍民皆目之甲寅耿賊作亂王考忠恪公開府漳郡
時方病疽聞難疾益急以忠孝敕王遂薨於位王嗣事未
數月鄭氏復乘亂踞泉州二賊方連勢爲犄角王乃密募
精銳外與賊附好陰遣其標下黃藍詣　闕備以情上
達且乞大師接應自効　上大喜奇示朝臣命襲公爵促
援師速與王會居久之形稍外洩賊有至王城者見其戰
備畢飭號令申嚴歸謂其帥是必急圖無易爲少年乙卯
年夏賊傾師環城王乃誓衆曰無懾孤城勉戮力以待援
遂使今嗣公突圍迎救自與諸衆分禦四門易之曰二賊

畏我後是以不敢悉兵於江粵閩區區漳郡其所牽掣不
細令及援師至表裏擊之此賊自送死不可失也則又檄
火具於府中誓家人曰設有不利皆頸於此也且示諸軍
有必死志於是擐甲登陴躬親矢石賊輦砲攻城訇聲震
雉圮而附於隍五十餘丈王下火藥盡燒其緣城者立柵
舉土須臾而城完瞻傷察創撫摩備至三軍皆令人自奮
時又置重賞出輕師以躪賊營賊皆扶傷奔命血流波道
其良將精卒殆盡自此皆築垣自衛莫敢有蠟薄城下者
提疏上　聞　上又密勅獎樹拒戰凡六閱月前嗣公諱

芳世者以援師從汀州間道至賊聞將駕海遁去叛將吳
淑者故守東門二心於賊與弟潛開門延賊王聞變登北
門之山趣諸軍巷戰失利遂投井而死不及援師間二日
耳賊入遂葺王屍於時殉難者王母夫人趙氏世父贈按
察司僉事諱樞兄贈太常寺少卿諱芳名弟贈太常寺少
卿諱芳聲芳祐期功男女凡三十餘人諸將死者黃翼蔡
隆等九人家衆從死者四人皆感王忠義罵賊就戮無肯
降者城陷王夫人李氏命婢爇前所檄火具不及爲賊所
執夫人怒罵不已搶地毀形賊幽禁嚴防之得間竟自經

死夫人王在配君子無違德遇變完志節不負所天嗚呼
可謂烈矣漳之南則粵西連汀贛諸州北通省會與泉二
郡山海之要匯耿鄭二寇患王居中爲己不利畀身侵辭
求與王好加爵遣金使相望至既不可得則傾國決鬬以
逞兇心是役也使叛謀不就則天誅得振而鄭氏潛踪於
海外　王旅輪蹄驅馳無阻則耿氏脊尾既截亦將束手
待盡而又假王重節坐制嶺海之間又何至閩之一亂再
亂糜國家不貲之費輕悉無辜致義之士五六年而後難
平哉雖然不覩於此又烏知王之斯舉實制成敗呼吸之

機而不徒區區保孤城殉一身之節也銘曰
惟王列考策庸勲書上公授爵制有瘞墟傳序于王遭
特險嶇山狒海鯢互為驅驢顛獵鄰土幾何其餘臨難
蹈危感泣欷歔歸於一死前古有譽生備藻火没榮琚
璵嗚呼王者生死不虛相方視阯吉土既胥烝烝孝子
謂銘在余最此休烈後嗣保且

代佾兄為宮保撫督中蔡萬公墓誌銘

公諱正色字惟高號中蔡其先出江右祖初齋公始來于泉
之潯江居焉曾祖敬齋公祖心台公父懷璞公俱贈榮祿

大夫贈大夫生四子季為公方八歲母魏太夫人患眼瞽
者不效公吮之遂愈成童時贈大夫以非罪繫於官公請
代羈官嘉其孝皆釋之贈大夫殁哀毀盡禮於是以孝聞
公善治章句旁習三略有攬轡驅馳之志一日與太夫人
魏氏辭遂行以撫賊功得官閩總制李大夫率泰疏其能
於朝移屯曾竟之巃陽田居二年授興安遊擊久之吳三
桂反黔滇兩川荊湖皆相煽動甲寅年公從大將軍進討
為前驅至寧羌州是夏破羅僕關而賊衆譚弘猶據朝天
嶺公繞其後敗奪之乘勝遂北路擒伏賊與壯士衣其衣
以宵門于廣元入焉於是昭化蒼溪望風皆附時大軍深
入次于保寧賊邀我歸路糧且盡公率先潰圍跳槐樹驛
土地窩敗追者遂全師入漢中乙卯年遷晉之平曾參將
會興安兵亂殘其帥而脅公公撫定乃行用穆帥薦赴
闕廷見至四　上聞其善刀試之公操技甚良又所條畫
皆稱　上意　賜宴及甲冑鞍馬銀幣遷總岳州兵勞之
曰卿甚武抑今大將矣惟折衝在用人公對曰人固難知
臣知求已耳　上喜遣之以丁巳夏至岳自為前軍營于
七里山　上命使圖諸攻岳形勢視公營曰是誠為國者

其冬聞母夫人耄乞終制不許仍趣攻岳岳之左則洞庭
賊置樁湖中柵而守焉又保于岸為援公遣輕師襲岸保
自與壯士駕舠用巨斧犯其樁數刻盡拔岸上兵舉火譟
呼賊驚潰相殺時戊午年三月望夜也公既入湖念尚處
下流終不得岳率二十餘艘由駝河夾進賊帥易公迎敵
公與死戰盡沉其舟賊帥僅以身免遂進據湖中軍於兩
岸賊舟不得潛通無所得食困焉謀邀我且冀達所糧出
犯蘆席口公前突其舟敗而火之賊舟盡燬自拔水砦至
此凡十八戰斬其將劉大成李世隆張炳趙有庫等遂復

岳州余謂吳固劇賊而巴陵一州於秦漢時爲長沙要郡北通江漢諸水匯爲洞庭環八百里敵遮實常衡永諸州故賊聊其精銳百計死守以抗　王師而謀臣節將頓重兵悉心力凡四年矣莫得其便獨公乘時應會牙發機捷奪其所恃遂使辰沅湘潭之間土崩席捲賊無天險之恃我有破竹之勢昆明奏功長鯨授首論者謂興復之庸未有高於此者也公既平岳疏陳閩海事宜　天子印秩公太子少保督水師於閩公以己未年至軍與巡撫吳公議合其冬出師誓以無焚殺無淫掠庚申春由定海發襲海

壇破之斬裨掠民羊者以狥進及湄州吳公亦遵陸至公謂之曰敵氣奪必敦隊泉之崇武且取淡水公兼程絶其汲道吾背擊蔑不濟者平旦遇敵公麾舟進戰時敵得南風甚利公令曰少逡緩風且西矣果然風駛舟疾颿踔濞敵公立矢石敵大敗遂遁歸臺灣蓋自耿逆失勢鄭孽亦卷其所竊州郡然猶出沒金廈諸島中爲漳泉大害及是乃就廓清焉捷聞復授以世襲拜他喇布勒哈番嘉乃績也公又累疏請復濱海外界仳離得業至今思之辛酉移督閩陸師賞罰嚴明恩信並著親故無敢犯者山行海宿謳歌於道途　天子復思令移節於滇至治部將有恩公者公遂歸朝一引服無所辨　天子明聖降　旨原除且追序其戎績公形貌魁碩智勇絶人與士卒均甘苦故每戰輒克所至肘衛未嘗妄殺一人識拔將校多至大官敦篤本行立先廟舉祀田族戚内外皆有均惠性好施庚申泉飢公執奏外糴轉輸于他郡以甦之民無流亡修郡東萬安橋鉅費累千於京師作財立會館以待計偕者憶公嘗語余云在興安時三逆猶臣也忽梦天師下至敕吾討亂爲語甚多未大畧曰右牒將軍蕩其嗚呼標勳太室晉

名丹青爲　聖代鉅人固非常哉公長君際璋等以公之族出歷官行誼介泉州北走八千里至京師徵名于兵部侍郎李光地地曰公行應銘法吾又辱知厚敢不禮而銘諸銘曰

高卑升降闢氣固輪雨水于雲瀆水于坤是生大夫倚
然等倫乃作袒帥乃作冠軍乃握重符績皆有聞律以
御下廉以檢身藩落完安牛馬在羣甲于一終及于窆
窀我最其石以休雲昆

代伯兄爲宮坊介石陳公墓誌銘

惟陳氏遠有代序自淵泉公有卜居先卜鄰之意所以爲子孫詩書計遂從吾邑崇信里徙之郡治三傳至太河公登科官於學方實敦行遂有名生四子掌坊公其長也公諱遷鶴字聲士號介石幼有異慧入泮有能名於諸生間庚申舉於鄉乙丑會禮部闈是年 天子親命文題司衡者第公文居一 御定第三名 簡庶吉士四遷至掌坊事侍讀力學清修先後輩皆讓以爲巨人學者戊辰分校進士至今所及第者多大官赫然有聲常一進字書一試碑詩 天子亟嘉稱之累年内直 賜御書二尚方硯一

詩部一公内外行潔白家貧授徒致甘旨以養贈公無遺者待諸弟義以誠存姊妹撫孤窮能別而有恩憐夫人徵時相莊貴而榮賤不相遠遂不再娶二十餘年亦傍無姬侍是難也加意窮蔡穡里役之困除荒税之累完陳生之家直林令之獄歿者歸之寃者理之諸生淹者抑者白之析之多矣詳不可以一二舉身受者能銘其恩目見者能周其委嗚呼既貴不知貧賤之苦安逸不省災危之憂窮觀不切乃身之痌誰肯推心量己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爲之思有所不爲爲之未嘗不致其誠公于是乎賢遠於人矣公諸生時卽不以舉場之文自足沉浸於訓典合四於古之作者及官翰林又肆力焉儒先性理諸書漸次心融吾以尚書禮部侍郎掌院敎習謀傾公太極太虚論談喜爲吾老友僦屋既鄰晨夕必偕共溉經學之難也詩書三禮其精微可以共見其度數可以推尋雖不可猶至少惟易與春秋則多言天人之際學者治之易入於漂忽故謂京郭之術數董劉之災異而元明之演河洛推代運者抑尤荒焉謂王弼之膚啖趙之淺而疏析非關煅文周内者抑尤甚焉夫道在唐虞皐陶爲帝者師其陳謨也以秩敘命討歸之於天則春秋之旨也以視聽明威孜之於民

則易之要也康節先生亦曰元亨利貞爲變而吉凶悔吝應之又曰春秋王道之權非王通莫能言此執此意以讀二書惟公與我往復莫逆退而修詞日改月異今書成矣其鈎連該貫散見於褒次學者覯其書玩其用心當必有以自得之嗚呼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固以俟知者知耳公風度凝然竟日端坐無頹墮之容常曰攝以威儀常曰威儀不類訓子告人諄諄抑戒年幾八十堅悍不衰可謂有道銘曰

委魄萬原懸名天漢大夫之墳七尺其不朽者固別在
璀璨耶

代伯兄為海壇總戎尊一林公墓誌銘

康熙某年月日兵部奏故海壇總兵官林賢葬賜恩禮
上顧輔臣曰是克臺灣舟師先敵立功林賢否其以功狀
來即 詔加贈太子少保葬賜恩禮如有司所治子夢賚
在京師既得命遂請余曰先人休烈著矣雖然必有誌念
先人生學於先生歿願先生之張之其將以為幽堂禮嗚
呼吾鮮民也不羣立不貳事況敢文乎抑門內之親僚友

之情輕重禮不相厭於義庶可少保林其姓賢其諱也字
克命號尊一贈公茂田生四子少保為季魁偉沉塞少未
遇游東海閒操盈縮之計與海外諸國互市誠信著明其
人重之以東寇拒命因辭去而自歸於朝逆藩阻兵東寇
勢復振攻州掠郡飄風跌踼不可踪跡巡撫吳大夫立水
鎮以少保領之救泉圍出上竿塘擒章元勳等獲其軍從
提督萬帥下兩島功勞居多遷總海壇兵癸亥年六月將
軍施帥大舉舟師至澎湖澎湖者賊之門戶宿重兵為少
保一舟揚帆先進蓋海之戰艦雖部署卒伍然呈分[illegible]

非如陸地首尾相及賊見少保孤舟大師未集遂四面合
圍少保殊死戰身被重創縱火欲自焚以厲將士崩騰突
殺歷三時賊殆盡諸舟繼至遂克之長驅至臺灣賊平嗚
呼吾聞駕海者言茫洋無臬微風少鼓波浪泊天眞所謂
方登一去之舟遂作九泉之計者歷觀前史如路揚之下
南越馬援之平交趾雖有伏波樓船之名不過緣海而進
登陸而陳即舟戰之法亦不過爭風上下投命往來無鈎
舟接揖長短相及如陸戰也故為自古方行海表之勳未
有能高於 聖朝者古今文武之士立功異黨未有能盛

於斯役者然元帥最功與人容庸又未有能先於少保[illegible]
不必箕山之上漢水之淵高岸深谷勒其升沉而銘書太
常生色丹青以稱社稷之役又愧乎哉無也可傳也已可
傳也已策勳加世職有 旨召見延入正殿嘉勞再三
賜醴宴朝服歡焉適 上東巡令為陪乘咫尺顧問欵洽
如家人事畢歸鎮以某年卒於官少保治軍肅所至皆有
威惠處內外緻親疏能别而有恩銘曰
九攫受職孰荒不治靈誅旁魄草蔡一視而海窮天思
公之勤年之不遐名位未至 帝念厥功追秩是賁隱

卒崇絲於數甚異孝子思永謂余宜志鑽石列辭式垂
無斁

代伯兄爲海壇鎭林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章氏同安高浦止樞公次女年十五歸海壇鎭帥
贈太子少保尊一林先生入門而舅姑歿矣知祭爲追養
之義歲時嘉菜治諸北堂奠於牖下必內外盡之與二長
姒同室無閒皆美其歡心少保起戎間數以舟師摧東寇
有功自裨而專戰澎湖推爲首庸當是時畏創殺刃惟存
横草之心而家之鉅細無遺陋繫夫人之賴少保歿夫人

遂專家政凡男女已生者娣出者教養嫁娶如一不覺有
纖毫薄厚治生產爲之異宮皆有條次撫親疎御僮使能
別而順適祖禰之廟夫子未卒者竟之胥原得吉邀 恩
禮葬以寵夫子其營治勤劇皆自夫人手嗚呼少保立功
奉節居藩夫人能配其賢其歿也四壁蕭然歸女教男夫
人能守其法詩曰何斯違斯莫或遑處勸以義也夫人有
焉長子達季子夢松嫺騎射能治軍吾巡撫都畿達佐戎
於霸州吾薦之夢松以世職 召試吾又薦之仲子夢賚
工詩文有名能夫袞善而後知治焉箕調而後見弓焉少

保歿於今二十七年矣勤劬諸子兩有武文克世其家易
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妻道也夫人有焉銘曰
夫人在家禓有令聞爰娩少保壼舜惠純 錫封備服
以疇時勳婉婉夫人有籍宮門克成其後以嫁以婚單
厚卜爾有子有孫百年順福祔于夫墳

代伯兄爲外舅朗玉謝公墓誌銘

表叔謝公諱瑞字幼甫號朗玉祖泰宇公官滁州守生四
子其季少石公公皇考也爲南邑庠生生二子公爲長生
八歲而少石公卒母夫人吳氏辛勤鞠育稍長依從兄給

諫先生警敏力學爲諸生有名聲於朋友閒公之次弟遺
腹兒也少石公卒而乃生年甫壯又歿有二子 國朝初
公去諸生就闤計之術凡所以爲奉親撫幼弟計盡於弟
也而育之而冠之而婚之於其歿也而撫其二子而育之
而冠之而婚之悉家財如其子而均之比二世無異心嗚
呼吾聞諸賢者矣父子一體也兄弟一體也故父子首足
也兄弟四體也故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
私也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雖異宮而同財乃
見今世之人能盡道於父子者少矣況能盡道於兄弟乎

能盡道於兄弟者少矣況能盡道於兄弟之子同仁均養如父子乎嗚呼公於賢者所稱可謂允蹈哉其餘內行如修治故坊以存祖德務為厚道以收族人外行如還金於鷗湄黃方伯不以生死欺負葬先賢虛齋蔡先生之祠錙銖必誠至於樂人之善急人之難皆其卓卓可紀者君子觀其大知其餘詳其內略其外原始要終有質有文可書也巳銘曰

校本行徵聖言孝與弟萬善先公能然其不賢生依鄉下兮歿從母阡千秋萬歲兮有鬼有神嘉氣四至兮以利後人

代伯兄為仲母佘氏墓誌銘

世母佘氏其公之女年二十歸于世父以世父從進士貢為府通判得品安人生一子及見四世有孫三人曾孫八人年八十八以壽終將葬世父東地銘嗚呼賢母也行不可以一二舉其大者莫如吾母所稱與其所自言請誦而顯詩之聞之母曰世母多孝事君舅君姑曲折盡意又甚畏義汝父性嚴將自遠歸世母必重潔几筵除庭戶云叔至其可若等在難世父與兄治軍於外吾親無受夫慈子之私達神祈免如實己子今日之恩亦實父母也世母謂地曰吾君姑馭吾肅每令治穀吾與娣姒運輾夜深月下霜白盡乃就息若等在難吾入保面有關神樓間汝安危卒急不暇以登朝夕於下望而百肅汝世父入壘省汝吾義其行然吾懼也吾母有感言曰見尋常今婦於骨肉適其死喪則牽挽夫子拘以忌諱不令至漸何況金革無辟佐夫子以義克乎世父難世母是難巳地奉以周旋未嘗不敬斯言也世母從夫教子處內外莫不儀法見疎賤假與顏色不為貴驕自少至老婦工不倦嗚呼地非世父則

無以有今日觀世俗之所尚承親志之所樂東西南北祿仕以為家榮環顧黃髮凄然就車孰謂甫將八年熒熒斯民一為兄變再喪世母值稅服之日則為位而哭泣書券臺之文則望丹旐而流涕禮於旁尊踊而不絕吾世母實猶母也吾雖知之吾何文哉疾革四弟馳至世母執手曰爾伯仲惟汝及側吾當長歸致意諸昆吾孫弱也憂樂相累長如吾存復云後爾欲聞吾欲言卒不能矣則此一言終身也嗚呼夫何敢忘天實臨之銘曰

惟母之為實壼之彝維母之義可以險夷大年眉眉孫

子巋巃有邱持持將福來宜山川瀰瀰萬載于基綴其終始以示無期

代伯兄為季父季母墓誌銘

康熙某年月日時從父弟光謐等奉叔父叔母合窆于五閬山麓原曰大坵西距曾王父石室之兆登卯穿然一里而近從子光地observed其內外表著行而誌之曰叔諱曰熺字性甫號西岡為先王父贈公季子始就傅警敏多解辨王父異之逾冠入庠為諸生大名尤甚其學長於史書能以古今菁敗興耗英君才臣某損置張施創守得不得之故

千支百湊推說條疏山河棊上若列指也晚嗜漳海黃先生詩文酒後抗聲誦之口滿風集盡其編不厭前乙未歲吾父及叔二家毀於賊叔與叔母被縶焉在囚中得賊狀以柬仲父計行而賊奔家皆脫出無恙自後四十年優游閭里雖不以事自累而常急公義吾邑有孔子廟經亂圮剝且盡叔因地請於邑侯舉本聚貲身至邑眎工晝夜數月門堂寢室黝堊圭𥈭至今人士多之吾父建宗祠庀歷世先卿叔承之二十餘年仰瞻梁桷四望郊墟使吾先君無遺志族子無廢禮廟有時恩墓有歲展嗚呼仁哉娶陳

氏爲孟宇公次女叔母也入門事公姑得婦道處娣姒推甘讓夷不敢自多事夫子罔弛有無以佐啟友通賢名性本委和自賊歸益豁達於順逆待媵侍德度過人方叔母與先妣淑人之入賊也賊欲先歸叔母以趣贖幣叔母謂妣曰吾幸尚一子在父所而嫂與五男悉陷此也吾丐嫂挾幼姪歸而自留以待後贖妣曰吾歸四子存焉叔母曰第歸吾子撫焉於是妣歸叔母保抱殷勤二幼弟病亦身臥石幾殆叔母入豕檻竊草褥選乾者以薦之而自藉其腐者仲父兵迫賊壘賊憤是日將推刃一家叔母抱季弟

悲啼神化爲鳥投母懷嘿示無恐長嘆而去嗚呼婦順不章女德無極寧畀詞遜身于柔娟同己之人而必不假色笑於兄弟寧推財傳美于臧獲而必較潛淵叟餘于親族是故錐刀市色誰肯以死生相讓昔者齊義姑存姪而卻齊師今叔母大節卓越上感天和國史家乘將與義姑焜耀千秋無不及而過之矣夫妻配德內外行完孝子賢孫歸復于土可謂令終也已銘曰

叔才軼倫母承以坤令名千古豈惟家尊五閬之麓大卯之原中封啟莖曰無後艱神眷有德翳以佳宅大卯

之原五閒之麓上世兆域皆在方幅山川宮埒聚於一
簇我思叔行我懷母恩宜寵其胤以及雲昆佩服上衣
如炎如瑞嗚呼遠矣著以斯文

代伯兄爲五叔父墓誌銘

叔諱日升字南甫號巽菴爲先王父贈大夫第五子生而
神骨清擧目有光幼時讀書背文聰穎異凡兒稍長知自
課兼通經傳爲文卓越不常角技於郡城閙其譽藹鬱鄉
先生耆之諸老宿皆自以爲不及年十七受知於學使者
宋君爲南安諸生科試於孔使君爲第四人得受廩自後

試多居前而畢場中竟無遇者歲丁卯以例貢於鄉讀書
訓子退隱山治中自得也聞之吾母曰當家難時叔聞賊
中有幼姪遇害者未欲使家人知首淵外叚半胸目盡瘧
母見之曰叔苦饑乎對曰非饑數日知無恙然後謝母言
狀其時賊縶叔季男女十二人索金帛甚急叔復於仲父
曰苟出至親於死山田產勿問彼此盡畀之是所願也嗚
呼天未殄我家使諸父一心無他以濟斯難在文入口爲合
蓋和集而合雖危不害何可忘也何可忘也性恭順事兄
無犯年幾五十有子爲父有孫爲祖矣諸兄或呵詢甚至
加撻枸首屏營略無悔怒此皆其本卓卓大者至於美風
儀善縱謔飲酒舞歌瀟灑不羣人士喜其別操慕效之吾
於叔少長相優知叔能詳蓋叔才高辭美通達古今進欲
得功名於世庶幾遂所求爲及不遇知于上下時爲詼調
以消謝侮而寓意于列禦寇莊周之所謂道者假解南容
夫子之問答以玩說天人跡其生平春華秋實偶有所託
而然而小子後生不本其大徒雅慕於此殊失叔也銘曰
有文有質而不見施可富可貴何不丁時人皆與命偶
叔獨見其奇子孫多才以蒸以耔陵谷襆帶介爾後祺

代伯兄爲從叔三盛墓誌銘

蓋吾曾大夫舉三子季爲其叔祖叔祖生三子季爲叔叔
諱某號三盛生十三年而叔祖卒二兄皆不幸早世稍長
能自成立事母吳氏以無過聞撫孤姪有恩意性豪倔以
不若人爲恥凡博弈聲樂皆嘗一涉其流至於衣服輿馬
步時趨紛麗擬於貴人又善飲酒酷宗吾仲季二父嘗會
主窮日夜至醉復酌大斗羹羊豕之腴欲盡之友朋或勸
以止則曰吾兄弟歡固是也竭而示之嗚呼淑儻而無凋
祖澤豪恣自適而無害於物此固傲天之厚蒙祖之庇皆

足以長子孫而為保家之主巳叔之歿也所遺者衣食僅
克耳其氏母與妾撫諸孤勸旨畜戊辰葬叔祖母今又葬
叔與叔母焉比四歲舉三喪而厝之不費於親不丐於戚
豈不難哉銘曰
少而孤長而自立於里閭六尺之軀而心雄萬夫五十
鬻餘而歸于幽墟我銘其揄簡簡其雝
代伯兄為族伯母蔡氏墓誌銘
世母孺人蔡氏御史中丞侗凡公之女吾從祖父廉慎使
大夫懷璧公之婦伯父國子監丞二陟公之配年十八歸

於國子明女順事繼姑有婦道大夫稱之當是時孺人内
外家皆尊顯國子之伯氏又以年少登第而孺人執内職
有敬容佐國子交友勸學以故國子善文章推重於儕流
大夫卒官所自歿至葬以及春秋祭于州序孺人所以佑
相國子者竭情盡慎復盡財以為悅焉國子起諸生選於
鄉官於太學其進退從時無陰陽之患蓋孺人實挽而歸
之吾仲父嘗曰孺人知易契龜開兆若神故告國子莫晉
泉逝是然也國子既歿有三子孺人俊以佐國子者誨之
皆賢而多才前後受知於學使君標望絕人伯者季者不
幸早世於孺人未歿之前八年仲子寧泮司訓君又卒焉
嗚呼婦人從人者也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孺人
於此亦人道之窮哉諸孫繼立有列於庠有美於文撫五
世之曾而壽而康人皆曰嗇於前豐於後孺人之德宜有
衍也孺人奉祭祀潔蠲待族戚有恩意性好施値札瘥以
櫝材畀死者凡二百有奇又善神農子儀之術能察劑易
審合治之劑銘曰
孺人内外兮青紫魚鱗明章婦順兮克謹般申上承下
敬兮甚理甚倫徵名考行兮司馬修文郎封四尺兮翳

魄報魂佳氣旁霸兮以毗嗣昆
代伯兄為叔兄心惟墓誌銘
吾宗遠有代序至六世祖始大又六世至先考歲進士惟
念府君追孝祖宗崇正學開諸子以六經及濂洛書為儒
宗　贈吏部尚書娶妣　贈一品夫人吳氏生四子弟於
倫為第三弟諱光垤字阜鄉號心惟年二十三為邑諸生
戊[illegible]己未間以軍功大將軍親王授以府通判累敘於
朝得恩貢生且有紀録弟穎敏少師於吾倍五經文不過三
遍長為文方實事父兄順愿有膽氣闖自逆藩平後山海

負鄙唱和連亂不定吾持服家居比里伍丁壯爲　王師聲援屢命弟將弱卒深入賊界蹕數百里疏通關隅南走朱寅散其萬衆東奪白鴿嶺迎巡撫之師北追德邑南庭餘寇此其挺身大者而是時四境皆執二心吾肘腋羌戎弟晝參行伍夜警扞掫以簫勺陰奸凡所左右吾者則又未可一二言也難巳復修故業銳志舉場從長老敬祭祀收檢先人遺物無有失墜奉慈親色養盡禮眞賢子弟也徒以二十年中爲妻子離憂煩事湛酒蕤以蕩愁散志嗚呼遇禍以恩而弭哭以危故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言不

敬其儀則禍不又能敬其儀則禍亦不又也敬儀非他讀書訓子而巳故曰我曰斯邁而月斯征言讀書也故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言訓子也集木之恭臨谷之惴豈暇翹與蘖哉而集木之恭臨谷之惴德勝陽多豈復有傾與危哉吾旣遠宦弟又不來不得朝夕敦復斯義日月蹉跎九原難作長負此心是不哀乎今葬旣有日吾聞古之葬者役器用材實見開鄭先生曰明君子之於事終不自逸迷則幽冥之中所以寧神息宇迓休禔福之道殆亦必有事與故最弟行附以相勗抑無窮之心也嗚呼哀哉銘曰

嗚呼吾弟精敏能文遇敵先事則又能軍官不齒士年不周旬奔波棄去斯命何屯高原下濕姪胥季云考隃無悔宅爲佳墳淑氣旁霸煦魄咻䰟嗚呼巳矣望汝後昆

代伯兄爲從兄萊菴墓誌銘

歲二月吾母疾且殆洪氏嫂侍毋進之曰吾病急矣惟伯與姪多拯我危吾念終不忘吾苟生也幸而報德吾獲歿也且不忘旣數月伯以書來曰兄卜葬有期以幽文畀子地持而哭曰嗚呼棘人勞心尚能薦道善美操筆而爲文

哉抑伯與兄非尋常可比況本吾母生死之心今日之誌九原可作將徵信於斯焉又安忍以無言也乃誌之曰兄諱光斗字樞卿號萊菴爲仲父冢子於吾祖贈公諸孫次最佔長服事獨勞常爲余言祖性嚴昔山海多盜每有搶遣不問安虞使必違且徵期以待吾經營報當瀕危至屢若等今者逸矣事仲父母自傷無他兄弟多致故人召聲樂窮日夜爲歡恐父母之憐其單也時爲嬰戲以娛於前欲父母之忘其老也所謂孝子巧變者兄可謂盡道乙未丙申吾叔季二家陷賊賴仲父救免憶母語余云而兄在

行間操兵器履菲屨穿下砲起負痛不入私室者四十餘日而善念之吾祖父久殯兄不累諸父不均諸弟用金數百致吉土而厝之先君垂歿吾既趨朝諸弟又侍疾周身周棺非兄殺不能誠信嗚呼逝者如斯而莫能反始也以父母之孝猶衰於妻子而況自義率祖等而上之自仁率親旁而殺之故世俗之薄遇死喪之戚則永歎不如良朋值妣祖之役則乾餱較其錙銖使吾讀詩空慕棠棣急難之風讀禮徒懷昪功異室同財之義以為古道今不爾也若兄之變而不顧其身公而不私其財者其於古道吾何

後先焉此吾母生死之心所以不忍有忘於此也性剛斷有謀舊所置治在邑之下里里遠於州縣民多逋負兄告以食毛衣租奉法者樂誘其黠而佐其不能者於其所至其輸如歸官有司賴之戊午歲閩亂再作兄與吾聚卒以保路又親率團兵破劇賊朱寅道　王師於漳郊以解泉圍居恆施給置之不立標準惟其所求多寡無不遂心而去嗚呼兄亦可以不歿矣上治祖禰旁治親族以委巷書生而鄉國以為輕重生修之歿乃益有名自親及疏見有好義者則必曰似其見郁縮公事不即前者則必曰惜其不在也耆老之年獲正其終子孫賢而且多親朋追思無復怨望有彼此言者雖贏博先歸要之慎行其身以遺父母令名禮所稱焉以禮終者即父母亦可以無憾也銘曰

生人之行有原有裔患去冠冕飾其擧悅維兄本委得意川祭羣美焯焯由內至外翳毗之邱匪高匪銳彼宰伊突如縱如繪人事既得陰陽又會産祥爾後更千萬歲

代伯兄為從兄退菴墓誌銘

弟諱光謚字恬卿歿後六叔父本其志行追號曰退菴始吾父與季父避亂同保山砦故吾與弟少同塾行立必旅乙未歲二家陷賊吾與弟所屬皆獰卒吾儆弟挩尤遭其酷難後就師聲敏能勤季父性嚴四子易經朱傳數十萬言年中必課以倍文盡卷不錯吾弗逮也為文清拔嘗府試葉守第為二人儕流推服之顧季父豪縱不甚喜方領矩步謂弟凝質有氣可長才學文武因試於武美弓服矢房買名馬橫岡作數軌之涂里許延多技擊恩中之士校講張施破千金而弟藝果絕再試再屈人皆曰由命弟亦不樂遂棄去雅志邱園高高下下有奇卉雜葩聞而必求

得而必盡其致剪截為樛喬楷梢之勢宛有造化開亦稱
課什一凡所以為甘旨敎養者一子憐之曰勵以經書及
見其子登科出令巃邑有政事卓異旌見於　上居羣吏
前　特擢解州守弟得　封如其官嗚呼吾少長於弟其
幼也戲而不過其長也溫而有就其詠調醉呼似滑稽其
言高行逸似方之外其將公事構宗祠𡾼工度材甚孝其
紀自室愼取予皆有盻畫甚潔吾貲近靖華四十餘年矣
其子又貴而終始如一不踏武於公閫不失色於里閭人
之所趨彼之所難流俗波靡之中忍可能也久為難久可

能也卒為難弟之退也斯其所以為進也去年四弟報吾
曰歿矣支離數月旁無姬侍扶持者戰鬌之從子所清濺
揮盃者上旅至腰下齋及鄰之老圖六月重袍傾汗立詠
者蒼顏之郊叟生封大夫年及七十勸息不離婦人禮固
宜爾獨不曰男子不絕於婦手以齊終乎然則雖守匹士
之行而終得齊終之宜矣噫弟之善退亦及此乎遺命戒
其子勿狀生行曰虛則何欺實卽一二亦常耳文不足道
也謙哉此君子之言吾今論著以禮於幽後有令子孫歟
仁其先美得以信焉銘曰

力穡晩收命衣綴藻周旬及七壽亦云考佳氣旁魄墓
有宿草少昊司秋涼風戒道歸于其宮萬古是保

代伯兄為仲嫂莊宜人墓誌銘

孺人莊氏兵科給事中諱鰲獻公次女年十七歸仲弟生
五男五女佐事舅姑十九年及見仲弟與次兒先後舉於
鄉計上春官年五十四以壽終孺人旣名家女又受敎於
賢父母歸於吾家尚幼也聞之姒曰有賢行操作不均
勞劇事舅姑能伺早晩洒煥平居所嗜疾苦之所宜進張
施百用出與入給莫不謹謹知微節時飲食薦白賫財使

父母喜為加餐如取如携若已有也禮稱婦道問衣燠疾
以下無私貨私畜以上以為盡親之情絲子之身若孺人
者其於禮合矣歲在丙午吾將應舉選修業蕭寺仲弟婚
且七日負書從我三月而後歸愛其志知其內相之德也
後吾登仕自始至今家居朝著其閒治亂不一豐約不侔
而孺人相助豆籩處尊畀宜夫子率所言所事皆中儀式
嗚呼屈指離家十八年耳尊而年者不吾待少而壯者又
復中逝三月之內旣哭孺人旋哭叔弟悲傷憔悴無復加
麻兄公於弟妻則不能也然此禮也而哭親之情無閒也

況其賢者乎舅姑錫汝以孝兄弟悼汝以順族黨臧獲憐
汝以淑行教男歸女夫予成名歸復于土其不死也嗚呼
茲命也夫銘曰
婦笄係褵敎以四儀出恊尊畀入議醫酏事才强知乃
匪婦宜孺人委蛇當可而施行一何彝壽一何希孜致
要歸視其所貽章卯之壟考卜維祺日月有時送汝以
之山川如遺佳氣符離志以好辭以永於垂

代伯兄爲從嫂洪氏墓誌銘

洪氏嫂既卒未練之四月為康熙年月日時祔于先夫萊

庵府君之封前事其長子鍾寧以嫂之族氏內蹟壽年為
書兆抵八千里至上谷故郡請為嫂銘刻之幽壚於從祖
父巡撫光地曰洪氏族於泉之南邑世有衣冠於州為著
氏母庠生某之女也婉娩有立偏愛於外祖父母及歸于
父遠事曾王父佐祖母養謹謹致孝自壯至老朝夕上膳
問衣於祖父母必得其欲寒暑時至則加意飪鼎至於流
涕父以祖命畜庶母育幼弟母同仁均養準也成之與寧
異宮同財田宅奴婢未嘗有纖毫薄厚佑也哀之如實巳
出親族以為難乙丙家難祖糾族戮賊父在兵間母以孔

懷之恩出入相勗內外同心卒用有濟故從祖祖母吳淑
人之病執母手訣曰惟我知汝吾家非若翁與而夫子吾
無以終於衽席汝於時無亂其誠而多所助與賢哉婦也
吾苟生報德將長若獲没也亦使子孫無忘汝也不孝鍾
寧與聞斯言伏念母爲婦爲妻而得收奬於莊賢之大母
臨難如此常可知也大者如此細可舉也嗚呼地以戊辰
之歲趨　闕惜別出門顧世父世母大耋已躋懸車承色
之歡願而不敢期惟兄與嫂髮雖表白而年在艾耆堅悍
未衰異日東阡北陌暮年相慰庶可或幾倏忽遽今乃殯于

堂窆于野昝卽遠矣杜曲白楊未嘗不三復其悲也今葬
既有日思與嫂少同居壯同門哭危相憂康樂共喜歷五
十餘年而無違於親無過於室無勃無稽以禮于尊畀相
夫訓子享有成趾可銘也巳銘曰
惟嫂之宗鄉相立林蟻于先兄靜好御琴執彼婦順含
美如陰昔者急難感激沾襟谷風游泳無此敏深小戒
知義遜其微音母婦縮手羣女醉心方以古媛何媿于
今鵬陵之岡鬱然邛岑以子以孫世有華簪我銘不忘
琢辭是歆

代伯兄為從子世諧墓誌銘

季兒鍾佐字世諧地第三子也祖惟念公誠孝而文當明之季禪學張甚奴視閩洛書人士以故嗜酒廢學醉後謾宋儒爲無顧忌大語以便其私公於其時獨尊置十三經性理五經大全先正蔡林存疑蒙引諸書敎地與諸弟講切不得爲雜學地稟誨因以訓付諸子兒警敏甫成童誦五經通制舉闈記倍文日開月益凜然越羣年十三從地宦京師爲文以進令相國張公公奇之題曰是吾畏友也能極思與解西士爲　朝司曆傳其國賢所爲曆學及幾何數法其書指陳根商象譯浩汗萬支千湊不可極臆兒冥觀曉了披棘擢英追逐象外西法有運水車能逆軋井下水上出十餘丈揮灑灌注捷於轆轤兒戲截小管爲之置杯水閒吸入瀆張具如其巧西江定九梅君善西學嘗於吾丐兒欲其一至京師令可講說與盡而兒歿矣嗚呼其可惜也夫銘曰

嗚呼旣生而淑胡穎而拔豐殺減益誰職誰尸哭不摩棺堋不繞墳南陔負痛生死虧思嗚呼命也送以茲文

代叔兄為從子世裒墓誌銘

次兒諱鍾偉字世裒質慧而嗜學能背六經文雜誦傍史及時輩制義在篇者又千計為文修淑日成數藝樸訥不戲服玩飲食非長者賜未嘗妄取先妣淑人倍憐之先妣殁喪中佐禮哀檄無失得疾日加朘削以年月日卒距所生年月日春秋僅十九年耳今以年月日時葬于某鄉某山坐某向某嗚呼修短在命所悲痛者兒生十九年三遭母喪一為兄服一為祖母朞強半在哭泣之中吾入多病氣粉藥石加以憂恐兒體單薄常亦苦疾寒衣饑食人數語必曰家常而兒以哭泣憂恐之餘單薄多疾之軀裘葛朝夕備豎下戶所得自適者兒生在食祿之家而曾不得斯須如人焉吾疊見不祥神明荒觸不能以煦哺子不弔昊天又無餘庥以曲被子傳曰不免水火父母之罪昌黎公詩云致汝無辜由我罪百年慙痛淚闌干誦憶斯言未嘗不發慟也銘曰

人謂夭者多淑其夭兒質端重此其不然長短是命汝無以取兆于於卯北望二母前世伯叔多在方隅長殤之禮子祭孫止吾憐汝孝常祀無已

代伯兄為姪孫婦萬氏墓誌銘

長孫清機婦萬氏太子少保雲南提帥諱正色之孫太學生諱際昌之女少保立功江漢間致官節將爲上伐而雅尚儒學子孫多名能經書率立身教家皆有儀式丁丑歲吾視學畿内行部至廣平冢以婚事之成來告凡數姓吾擇萬氏婦而使布幣焉適長孫年若干其舅姑歿矣事祖姑有婦行其世母稱之曰順婦内外家皆通顯爲女爲婦未嘗挾貴以倨天資仁恕左右媵侍咸假與顏色程子嘗譏世人慎於擇壻而忽於擇婦吾思維宗廟之尊重内職之不易謂萬舊門承訓不失其緒而果得女順況焉決志

期殖世滋命而有遠休乃攖疾不永僅二年耳嗚呼其可惜也已銘曰

汝之幽閑和静人莫及之又暴以夭其然何爲修短減益克誰主尸悠悠日月憐汝無期今當長藏與一世違最此好辭以永幽墟

代伯兄爲卜氏墓誌銘

先少室卜氏生於年月日卒於年月日年十四母夫人命侍吾京師始至答尊畀安語有序次因嘉以特餽從吾宦於　朝出撫畿内入秩政府凡十五年有無一致恭謹寘茂竟得疾以歿嗚呼其可惜也已無出商所祀禮曰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乃高祖也然則猶是四代祀已禮之所宜俾世享之焉擇吉於本里以年月日遷柩而窆焉銘曰

豐土深脈面有台階左右鬱紆皆入吾懷汝歸安之佳氣無匪

外姑陳氏墓誌銘

陳外姑諱允娘父盛泉母王氏歸外舅文學謝公瑞爲次室生一女妻于坡外舅命之曰汝無男歸女故自庚戌至

今若干年歷治亂山居處與坡未嘗捐離佐女治家不啻如已奉坡父母盡敬待坡兄弟及親疎盡禮先君侍郎先妣淑人喜謂坡曰陳母賢吾不患子矣諸兄謂坡曰汝業薄與吾均贏一陳母耳其賀坡以有陳母者親疎無退一言如謀也坡晏年有男女之痛母與保抱悲傷遂得痞疾以痼至歿嗚呼外祖母也用情而至思之感心曷日其忘臨歿託坡以世祀坡凄然念母助治家鞠子之勤追外舅歸女之命緣坡妻愛母之情因通之曰禮妻兄弟之喪兄在哭於妻室使子爲主兄弟如此母可推矣有歸哭之無

歸祀可也不可以褫吾禰以妻室可也時享及世有使子之文爲應之曰諾矣今不可忘神實臨之銘曰

嗚呼陳母生於我養死於我祀安以即土勿以爲慮將使吾後無廢斯舉

族孫于侯墓誌銘

君諱鶯遷字于侯號守默文學默齋君之幼子幼慧長名能屬文又通於當世之務片言舉要張弛中宜一出以惠爽故其心可賴其言不疑尊畀閒有劇事咸倚以成謀無他也有本行侍父永日淡宵依遲几杖席茲定而後私息

朝夕奮善味以甘之爲貧故不竟舉選凡所以爲任力供養者兄弟四人相煦濡其和氣在意解吾每擧似親疏曰母稱古母賤目此令兄弟恐冠幕之倫或愧焉遠祖邸尉在鄰邑者土人以其狡悍丐奪漁傷君皆先身與衆共正之蠲同支逃賦之苦急凶歲周飢之役有原有委不知者以爲老生之常談耳吾交君四世矣自成童時翰林先兄不以吾幼常摩頂而撫之於默齋有會文之朋君又篤子弟之敬情至如同體延尊又與吾兒遊知君最深者父祖子孫世無遺行其將育立故不虛美不䘵大志吾知而已

銘曰

位有高下惟其所値善無大小惟積無虧君人則鄉而善不敵志雖然觀其所立可以長世高其上而坎其中歸休乎爲賢昆之福利

長女墓誌銘

李氏女專爲坡長女年十八歸太學生孫文球嫁甫二月而姑卒四年而夫歿立從夫兄之子于沖爲後寡守十二年卒女氣直有厚性姑疾七箸進養方藥皆親之及殆抱撫晝夜不離席既卒哀毀耋之如禮夫歿之後撫嗣子意

在爲善以培其支凡橋梁道路治其仳離利行者施穫以給貧之不能自發用西佛法作水陸會以福之親戚内外貧者寡者與夫單丁下戶窮者時節來告則厚卹之不能來負米餉之歲以爲常故其歿也孤嫠有出涕曰吾其如何戊子年秋坡恙困四閱月女露禱默祈日夜長跪又伏於床上下扶持抑搔未嘗少懈旣旣愈坡妻視其兩膝黑瘃未除也嗚呼坡自壯歲之前多兒女之悼始得此女倍憐之出顧入復雖男姓無以遠過孰知能愛汝而不能與命爭能長汝而不能以年延一食一飮思汝之所嗜而無

汝也寸縑尺帛思汝之所愛而又無汝也邇我之門無汝來我矣入汝之室無汝呼我矣三十二年滅沒等於風泡有知無知無以寄吾未盡之情形開魂交無影響以與吾為因依也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子于沖擇吉于來穐里半山中崙將以年月日奉壻與女合葬焉壻吾有前銘且女行又不忍略也故別誌辭各勒壙石以紓余哀銘曰

生之艱養之又艱念汝無期送子一悲而止於斯乎

孫陽童潛侯墓誌銘

長孫虬英吾長兒之滴也生年月日以年月日得疾而殤

十歲矣孫姿相豐碩有天性母嚴呵叱之必投懷泣呼至霽色而後去簟笞之人或右之不避然而趨人以乞憐焉辛丣夏吾以伯兄七裵命長兒北走八千里為壽孫將之里許歸來伏床掩涕竟日不食傷哉讀書倍文迴異俗兒作破句綽有心聲吾方買經課業期以大就不謂其竟歿也與妻哭之過時而哀嗚呼此程夫子所謂得氣之精一而數之不長者歟期年為之卜坐於五間之麓在曾王父先壠之右上以年月日窆遵禮字之潛矣不名神也銘曰

物土甚臧祖其照汝西窓極目窣然在壤嗚呼望汝成實取材而止於苗乎

修曾伯祖子萃公墓誌

曾伯祖諱九澤字子萃生嘉靖某年卒隆慶某年子伯字克欽亡其名亦不詳生卒辛亥壬子間先君侍郎自大演鄉收二骸於瓦棺葬本里田尾後經今三十年今歲某月光坡上墳見田下反高墳庭意四時沮洳將濡於骸改卜眠犬祖墳左臂之麓巳塡年月日及土方于新瓦棺蓋內矣某月日啟封壙內乾蓍惟曾伯祖瓦棺栁根穿破骨黃黑襆伯祖瓦棺罅折脛骨下黑五寸爲是水漬頭顱黃潤

生紫鬚餘骨盡然可驗地氣之美謹爕以火精以[illegible][illegible]諸新棺仍故穴窆焉舊有陰溝以通水行謹省而庇之[illegible]呼遺魄未嘉故啟坡心而氣不斷疏築作條理見先君之仁孝至誠至愼而今而後百世安此巳

清溪李光坡茂夫甫著　四男鍾份世賓校梓

行狀

仲父渙仲府君行狀代從姪作

某罪釁深重喪先子甫畢而喪祖母未及朞年今祖父又歿矣扱袵呼號擗踊莫逮淒風苦雨百卉具腓分不復覩息於世三日季叔祖命以水漿且謂祖孝友之羨無愧神明高文不朽次於太上家則爲子孫楷史則方諸古人亦僅也必序而傳之伏苫敬受敢含哀次其所聞祖諱日熚

字孫甫號渙仲爲曾王父贈學士念次公仲子王父將舉祖夢關神至而生形貌修偉敏記而辨於文年十八督學葛使君拔入庠爲第六人吾族世有衣冠派别而後吾支數世無達者王父愧之延致名人深切望諸子賢祖感奮爲學專經之外詩書三禮春秋三傳以逮莊騷荀楊史漢之書無不採實獵英別背舉揚文又數十萬言名聲大振庚午試於鄉旣舉而失郡士人宗之凡有所會文皆曰必得孫甫丹鉛孫甫知文者自後遇試常最其列十餘年至督學郭使君乃受廩於學吳青嶽陳石文二先生驚謂曰吾爲爾及貢矣而今初廩乎　皇朝受命相國陳百史宮詹黃鷗湄日發書來問欲其一至京師祖以親老爲辭甲午有　恩命登鄉貢乙未叔季二叔祖擧家男女爲賊所得曾王父積憂以歿祖奔喪自省來歸旣曰賊欲利吾財我且盡山田產夾以金帛庶其可釋即自從一僕敂賊壁省繫累弟姪并與其魁約魁姪故建義侯林興洙遮半道詈曰汝欲效入壘爭死乎今賊不古比汝歸若何祖曰吾辭先人來矣可則生歸贖幣以贖不可將俱死也遂入見其魁從容翔步俄弟姪至款語如平日無所畏怯魁宴之

遂與要言誠求歉獻魁爲感泣且曰人謂吾此來不歸度公英杰人也必歸吾魁曰惟公英杰敢此惟吾英杰敢成公義致禮甚恭明日辭歸至家傷弟姪寒露飢餒麨減午食作爲長歌其末曰朝至日中昃循環有三餐亦如吾昆友三雙唱塤篪隳無充饔計聊與子同飢祖以兄弟六人二當一食叔季居中故爲損中飧焉自賊歸悉書山田券貸多金以遺賊請歸數人爲信約金盡入則盡歸賊受產與金終無歸意祖大哭曰即盡吾財豈能屬厭於是有圖卒之意而季叔祖言賊中覘其欲大言張値祖疥疾陽致

劑藥潛書寸繭於中隱言賊意無極致死或冀生還善求
必無得理且恃險弛備可以計取祖啟方遂建旗成伍魁
聞曰是欲爲敵也夫何敢然使來詰問祖告以四出求金
恐被俘刼糾旅寶備他盜重賂來者俾歸報曰無他祖亦
每有添募輒報名目於魁魁喜不疑蓋賊入　國朝以來
方行侵暴數百里跨州掠縣人蒙其害擁衆數萬積粟如
陵依山立保其山名帽頂四絶爲蜀扈上弁下三面峭壁
惟𨂂微一道綴側逕於顚巖峻阻僅通賊又撒鐵蒺藜且
高爲臺置大砲以防祖懸千金厚格募人鄉導永人郭九

聞之以捕鼪名曰於峭壁下夷級之可拾標木之可緣者
以告曰足矣祖使與俱往果信遂宵選士二百餘人使行
發半道大雨霆浸列嶂澍流溪澗皆溢進退不可兵士扶
抱盡哭或請收卒俟霽重來祖曰吾今夜即退明日賊必
知之嚴爲防守何霽之能來且濡恨而置戮於吾親可如
何果退者血吾刃家僮二十八人相勵猱援而上及保已
質明會氛霧薄空咫尺不辨[illegible][illegible]使士各手截筒約擧吹
爲號至是分行四門并徼而吹聲動林谷魁率其徒巷戰
大敗爭先走死自蹴所設蒺藜偃仆枕籍死者數百人遂

尅其保祖駐數日盡燔其居積軍市而去後與贈學士叔
祖移師於龍通砦以迫賊時新得賊土人未附居民半爲
賊諜祖遣精兵數百接行糧於家僮留十九人自衛或馳
報賊曰二帥皆在而兵少弱自貽吾禽不可失也魁遂遣
驍將莊進率五百人倍道而來初祖始至鄉有李袞藩者
自立別保於道衝而與祖善祖潛約以有警辛戒鼓相聞
是日或告曰袞藩劇鼓何居祖默然即傳居人入室閉門
且曰窺戶者斬申闔守陴分十九人爲二隊從前後門命
叔祖統以出而自與客局甚暇賊至一砲折其蝨旗莊進

挾籐盾崩奔而上飛石斷其盾約且傷肱進圍闔墜崖下
棄甲裸體伏於草中逐北數十里擒殺殆半故祖東季叔
祖曰兵士自謂此役以少勝衆酣戰盡敵比於帽頂尤爲
慊心賊遂衰輒戰不利至親在賊者次第奪歸祖奉州府
文武之命糾里卒萬餘人以逐賊於漳郊賊窮蹙遂降是
役也四郊多壘窮無强輔内有骨肉之憂外有三軍之懼
走集之傳無時不警巡臬鎖帥羽書交馳祖渙然揮答曰
萬餘言莫不動中機宜華實並至錄爲異卷以行於世苟
在篇者咸可誦也前相國黃東崖以書賀曰台文文然畫

生耳豈知提師擊賊戰勝攻取居然牙鉞上選恨前日相知有所未盡蓋祖少時嘗以時務策干相國相國未及用故云賊平以　廷試如京師入肄國子祭酒楊公器重之第其所試文皆上等授府通判而歸吏部牒州敦致者數四顧自分疎老不敢就官居塾門教授優游里閭四十年學益修文益進聲號益大嘗謂自元明以來作者不及於古然理不背經言無枝葉雖未能方駕其中至者庶幾登堂嚌胾焉末俗一變以荒經爲自得以俚辭爲班馬雕篆小蟲多剽考工爾雅之書冀爲艱與有所成家使天下蕩

然無復方圓之可尋故其爲文極心繩削而不傷於氣其方質廉悍如金石之爲堅而慘舒出入圜盪不窮殆有鬼神嗚呼祖於斯文蓋瀰漫於嬴劉之閒而得其肖者矣祖氣仁語溫風度翛然雖臨金革倉卒言動不異於常暴慢之人見祖者莫不願說慕效自少至疾未病未嘗一日去書故刑部尚書魏環溪贈詩曰靜窓有月窺書卷野樹何枝掛戰袍實美其功成不伐清修力學而神交焉屬纊之日齊終事氣盡而逝介然不亂可謂成德祖生於年月日卒於年月日春秋八十有八其詞藝荒蕪加以憂亂百無條理伏望仁人君子採其文行以今準古賁飾幽明先祖不朽其死且不朽

　季父西崗府君行狀代從兄作

嗚呼痛哉不孝某等罪大不天喪先妣既練而未即顏今父又歿矣痛毒餘生毀瘠無以自存然忿愛以錄之敢以盡之先人之有善道功行雖不能自名敢忘稱道於是乎哭相止也而哀述其始終大者父諱曰熺字性甫號西崗爲先大父贈公季子少入塾讀書倍文功力兼人十一歲時大父自冶歸家笥將而坐之懷路上問以所業父出入

今古卓有端緒大父至家撫謂諸伯曰是子也才誦古義已能不逆自是愈勸學從仲叔二伯稟誨焉壬午受知於督學郭使君郡人士奇其文聲號益起交遊大附學無所不通尤淡於春秋內外傳班馬陳范四漢司馬綱鑑諸書與儕輩闊立談坐講纚纚乎洋洋乎前目後凡提要擢英盡其書靡所不能其志欲爲有用以樹知於當世其推表人物以王景畧慕容元恭爲稱首蓋自許管樂之意也歷亂多故未獲以文章成名於時乙未歲父與叔伯二家陷賊父亦被繫時仲伯奔王父喪自遠歸覲詣賊壘求贖父

與相見坐語夜深出門便旋見賊昏鼓之後自晨戒至發眴皆童子守蓺而扞禦無壯者父顧伯曰是可襲而取也伯曰止又賊之所依絕山阸道飛走不能迴旋父既知恃險不備因默覘形勢適仲伯有痒疥疾自賊中佯寄方藥托祝毒劑殺之劑隱運奇攻取之語伯用是募士開徑圖卒破壘賊遂就平家獲以完嗚呼身在賊中成未可知敗則俱碎而從容不攝先事獨運此豈倉卒之智乃其通古今達事變之實也脫難後遂不事制舉優游閭巷閒常語諸孤曰昔在賊蹀戲我者今難紓侮辱我者其人皆曰接於目怨不勝修念之㚖神吾惟習忘是以四十餘年刓觖以圜鄉人莫不歸其大度而服其忘怨家之宗祠燬於兵火叔伯承先志修之四時祭祀朔望瞻拜具如禮文叔伯既歿父繼其後二十四年祭於家告於墓必躬必親皆先人至後人歸族人憚而效焉嗚呼廟以志貌墓以思慕自仳離之後衣冠衰謝遺容寓於荒郊宿莽鬱於丘隴流連渙散豈緊有極吾祖用是覜而不含吾叔伯勤劇以終其身吾父承父兄之緒夙興夜寐尊祖修族古言春秋宅窆之事所以從先人於禰廟者父眞不愧克肖子弟矣家淡

貧五禮之行必從其豐親疏過之召會會必盡意未嘗倩餘子弟有及利者則歎曰書所業也今若此幾無行已身雖不顯及見從子貴仕登九列建節大藩長孫登科年幾九十堅悍不衰屬纊之辰沐浴歡咲笑語移日脩然而逝斯所稱精爽至於神明者可爲成德獨念不孝等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抱痛窮天死不瞑目父生於年月日卒於年月日春秋八十有五伏惟仁人君子綴其潛行爲筆爲光以蒙重壤不孝等感且不朽

代仲父爲仲母佘氏行狀

嗚呼爆今者不幸又喪先室矣百年大期聚散恆理吾亦老矣禮不責吾以情處瘠之時也哭而悲悲復自已但念七十年中自壯至今自險而夷內行壹修不忍終沒愛之斯錄之敬之斯盡其禮焉聊述行概將托立言君子而圖其不朽先室姓佘氏某公之女年二十歸于爆於時先君嘗治勤劇先妣課諸婦操作甚肅瑣細皆親先室奉將不怠嘗與娣姒婦冬夜治土礱脫粟礱耳夜深積霜如練必盡之乃休閒有私蓄舅姑或關知而取之不敢私不知則獻之不敢隱以爲歡至於平居柔滑之奉疾病抑搔之勤

既沒歲時之薦皆曲極其孝吾壯時見收於朋友日有故
逢至門每客自前入先室則自後質錢具食以窮主客之
樂至今值時節諸婦賀皆在階舉上服以戲曰今乃吾服
曩者賓來嘗循環於貧家也甲乙家難吾入賊壘省弟姪
先室力決吾是以果於入其後吾夜潛師擣賊巢先室搏
飯以粮諸軍飯熱傷手皮皆皴泡當是時日夜聞鬬爭金
革之聲呼吸有身家危亡之恐先室見則涕泣相勉勤無
援裾悲啼在原急難兄弟也孰無其心多每妻拏牽掣遂
至於濡忍失道吾於兄弟獲免於戾者追思往事未嘗不

感念先室也性和豈凡遠近長幼內外問遺至果蔬屑小
其人愧謝不敢出者先室皆極口稱美隆重其物使之自
忘菲薄盡意而去又善於施惠吉凶之求何有何無因親
疎等級之皆無所顧慊勤於女事夏縷冬紡日夜不息八
十時猶然比歲目廢尚授婢功及成布捆之以賜諸婦孫
嗚呼吾與之年皆九十相從內外七十年既獲陰陽之厚
今又正終於此而猶不足則誰為可足者但以冢兒先沒
悼其悲念成疾坐起一榻寬之不釋慰之多涕吾亦老矣
出入遲此猶足以朝夕 今又棄我而先七十年之中吾久
與之生也朝夕之聚吾時尚忘其沒也跡其始終繫以一
言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望反諸幽悲夫悲夫

叔兄心惟行狀代從子作

嗚呼不孝某等薦及凶屯先府君以月日時終於正寢攀
號莫逮懷痛窮天又念生身已晚不及詳先人之行誼巨
伯仲伯遠宦于官唯季父視諸孤三日乃敢伏請其卓卓
大者含哀抱恤以次而敘焉府君諱光垕字阜卿號心惟
先王父贈公生巨伯兄弟四人府君於第為三五歲陷賊
卽能為長幼市買米蔬赤體行雪中不言苦脫難後就外

傅讀書背文不過三遍如所素誦甫成童卽聞記四子傳
註易詩書小戴記春秋胡傳凡百餘萬言凜然殊異操筆
為文蘊藉有氣年二十二入庠有名能於諸生間甲乙矣
亂既平而東海未靖山寇恃以陸梁有朱寅者假號名擁
衆萬餘攻劫州縣時巨伯以學士持服家居練集鄉比命
府君隨永州鎮帥祖叔究掩其後躡北追奔三百餘里賊
雲屯鳥散以數十人遁入海東寇駕舫陷海澄遂乘勝圍
泉斷興漳橋道以遏援師巨伯命府君與功伯率二百餘
人由永春間道兼行路與賊遇三關皆捷奪白鶴嶺迎巡

撫吳大夫興祚之師於仙遊復爲兵道撫[illegible]已長驅而下
會祖叔亦以漳師至泉圍遂解僞以師撤海僞鎮尚踞
險爲暴在德化南庭者[illegible][illegible]行賊一聞其往望塵夜
遁府君追至漳郊餘黨遂平親王嘉之授府通判以疏於
朝總制撫軍交雅重之欲爲授官俾得佐藩府君以將
赴舉場遜辭不就前後累功敘得恩貢復有紀録府君以
諸生從軍父兄之命義不顧利害嘗自言追南庭賊時發
响之項火行砲不响蛆旗方前有蝙蝠投中刺刃而墜衆
皆謂不祥一不以緻意故巨伯功成之後朋親投賀以詩

許徵若會伯有曰愛弟先鋒銳儒衣戰血濺行人白先生
有曰最是一門齊樹德父兄子弟報　君恩其爲僚友先
達所稱道如此事先王父王母曲盡色養經紀公私奔走
辦護最爲有勞少授書於巨伯自長至老奉侍如嚴師處
兄弟中愉愉翼翼有服用分致之無所彼此先王父追孝
祖宗爾敬祀事凡所得先世故紙遺典一以付府君王父
殁於今二十八年而小大不遺鉅細有考手澤存焉嗚呼
何其仁也朔望入廟四時常祀必雞鳴而往日晏乃退雖
疾不改正月下旬[illegible][illegible]於不持矣王母忌日猶子夜呼不

孝與俱立於几筵以待旦事平居簾室據几手披口詠竟
日不息與衆言若無能者或有舉及其詩其書皆從容繼
盡之嵇折參伍如水注車馳然後知其異敏也嗚呼府君
文武有立行誼卓然其不至於達官命也亦何所恨獨不
孝等所煢煢在疚者自己未以來二十六年中三喪先母
四喪兄姊繼以嫂夭姪殤母之歿也孰兄之手勉以無悲
兄之殁也撫姪之首慰以祖存及姪之傷則殤不自解矣
三十而哭妻四十而哭子五十而哭孫朞功之服不脫於
身慘怛之意不絕於心重以疾苦支離負茲人皆獲其臧

府君獨迎其凶嗚呼先祖匪人胡寧忍予此所以百曲長
號而無以視息於人世也府君生於年月日卒於年月日
春秋五十有五不孝等不惠於文加之荒亂無以揄揚百
一伏惟大人君子垂採而昭賁之得託托華不孝等感且
不朽

代仲父爲從兄萊菴行狀

嗚呼日㬎不幸遘此凶閔長兒以疾終於正寢兒故有痼
患近歲尤衰憊爲吾二白者在常自力以示無恙及病而
負茲猶誡家人勿吾告語危而吾後覺則竟殁矣及老丁

此憐痛傷心百不省循抑念兒生平大節羣行顯有可紀
而不忍也爲之次其一二大者記諸以長詠幼之禮且以
遺諸孤兒名光斗字樞卿晚自號萊菴蓋弃其老而親存
欲附於古之班衣戲者幼慧稍長知自向學通習經傳二
十一歲入邑庠有能名於朋友閒吾先君贈大夫經營於
外兒以諸孫長每役勞事時方多故咫尺皆虞兒承命常
數百里返往一再得可而後已乙未丙申吾叔季二弟家
爲賊得吾圖書生情之所至不自知其不可遂興師戰賊
其出入先後之策吾僅舉其大者至於劘壘披險盡熸賓

攻以數百家僮閒其萬衆風雨毀室而取子無傷凡皆吾
兒上體其父區區之誠中篤諸父兄弟一本至誼自忘其
身操兵而屢菲食惡處野卒苦歲月以至難紓賊平吾以
貢如京師界遺之家事吾雙親猶殯兒徬徨求吉六七年中
專致其一盡用其財一日得兆於吾里有族子曰吾業也
遂書遺兒族子固窮兒素撫而衣食之因得其力自塋至
今爲楊廖學者咸云斯壤利庇麻將長嗚呼使吾之得盡
道於吾親者皆兒之相爲賜也丁巳歲補國學時諸亂就
平山海尚多出没攻州掠郡姪司馬致里閭之卒以爲扞

蔽皆兒合謀至於走朱寅通南道以濟將軍之師東解泉
圍兒則身在行閒厥有專庸性好施而不立名自親速遠
男女及時不能自行者死而無櫬梓者葬而禮不備者求
則與之闕則遂之不可枚數至多事吾夫妻自傷其無它
兄弟倍加孝謹爲甘旨一至他里營治祖產不移時即歸
念吾老無以得樂爲酒食多召故人子弟陳聲樂兒則或
坐或立或蹲或跌皆不離膝下至夜分乃去旦又如之於
其母將寢必就撫其面耳肖嬰兒求母者多致果餌瑣細
諸物宛爲赤子以取其歡更事既多德性加長身世事吾

幾不能忍者兒消容又曲寬譬以故少無怨惡多全恩好
事諸父如父封弟之没兒以諸弟侍養代爲周治棺槨而
下枕衾一物以上窮日夜覩之必誠必信處兄弟得友道
甚於娣僕有恩意將瞑屬其子曰吾棄二人抱痛窮天勿
備禮殮以疏布兒即孝後有貴者得章服爇以禮諸幽吾
則歆之嗚呼傷哉吾惟一子以兄弟故委之於金革以家
室故使之奔走羸乏不遂其榮名以晨昏故使之陟歷崖
谷朝於治而夕於里以孫曾故使之齒杖於鄉而猶不得
休暇於室少壯爲良子弟既老爲賢父兄勞勞乎不有其

享而竟歿矣念此傷心豈有去離兒生於年月日卒於年月日以次日殯嗚呼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故舉號以訃於朋親節以表惠善不遺私故録其順行以傳於後而冀影室之中幽堂之下仁人君子發其幽光以嘉惠其子若孫則老夫有厚幸焉

代伯兄爲嫂林夫人行狀

嗚呼地今者悉先室矣服重者其隱深而七十禮不以情致瘠之年也哭而悲悲而旋以自止但念少長相莊白首相失愛之斯録之矣敬之斯節其惠將托立言之君子而

圖其長存焉先室姓林氏世有衣冠歲貢進士華捷公之第三女先府得卜于祖而納吉焉年二十二歸于地家故儒素無兼婢之畜先妣嘗親井臼先室入門既廟見即代操作曰善朝夕飡後自尊卑衣服和灰浣治與有綻裂紉緘補綴蓋晨昏無休暇者若千年約己自力以體二人之歡水涼薄𨢊以佐地夜分之勤先妣亟稱之地既登第得

命服猶與諸介婦日直庖廚供上下餐無改夏則授紵冬則授縷躬課以先之凡自身及一家之服取足於是至病困時尚呼紡輪遶曲列於卧榻以修宮事也先叔弟實而多疾且數有妻子吉凶之費先室撫之何有何無資之以終其身兄弟歸義焉先妣之歿也自初喪以至於葬禮訪於諸弟費與仲氏謀之黽勉終事不敢渝吾愛族里稱仁焉嗚呼地昔以翰林請告歸而值亂將恐將懼幸及亂平馳驅

王官賢契濶之日多至戊寅冬以尚書兵部侍郎巡撫畿內辛巳春先室始來官舍從吾陟天官入政府恭被

恩命封一品夫人丁亥秋命歸理家俟吾抽簪歛汝廿蔡灌相期以歐公唱和之倫有日也嗚呼今其歿矣人黯極品而身受之

君恩其已至矣人稱古稀而逾三

焉得氣亦云厚矣備歷於先貧後貴之中周桓於[illegible]久故之內有朱紫之榮而無飾金玉有羔豚之禮而安蔬果蔬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其不敢以貴倨而弛其勤且儉者殆無間辭也徒以兒子早世酸辛於至骨洒淚於尸居感歲時雖嬉娛以招之而不至抱離褰雖外喜及之而不紓夫子制義彼則安能予念此傷心爲之永懷嗚呼婦人以不見爲德今則生事畢而鬼事始矣一言以紀其實亦情之不自已者也悲夫悲夫先室生於年月日卒於年月日壽秋七十有三殯以卒之次日命嫡孫爲主後

代仲兄爲嫂莊宜人行狀

鼎徵不幸遘此閔凶先室以月日時終於內寢禮爲妻服朞而有練有祥有禫服重則哀重悲傷之至尚忍狀吾室也與哉然伏念相與三十八年之中敬事父母鞠子立家殷斯勤斯死而誄其善行以遺諸孤以示於後嗚呼不可以不志也乃欽而述之先室姓莊氏先外父諱鰲獻以名進士起家官兵科給事中抗直立朝昭聲于後先室爲其次女年十七歸于鼎徵事先父贈大夫先母贈夫人率奴婢操作凌雜之事皆躬代之先父性勤戒旦雞鳴則起旦而朝飧先室必前時羹飪以待嘗一日晨寤未起聞先父堂上咳驚仆床下披衣理於庋閣供父膳後始覺跌踠焉冬夜欲脂滑肉以進慮羹熱乃注盆水以羹甃置於中手其蒭水溫輒易之越宿而凝先父食而善之蓋凡可以當父母心者皆不計日夜寒暑而爲之也先母晚患嗽疾卧則氣急坐則支離不得就枕先室以左右手更代承頰拄之以膝母睡足移時如是者至愈乃已鼎徵兄弟既異宮先母每至鼎徵家先室必偵其顏色所善勞逸所欲先而承之多得其歡心母歿後母之家中表兄弟至則加歛假

膳將去則命諸子挽留每誡之曰先姑歿未幾而踈情不繼如此若更爾子代後當如路人矣不可其事吾伯嫂如事姑每事必咨不敢有專事鼎徵盡禮少爲諸生時讀書夜分先室必鑪炭器水爲飲以供不懈今老而相莊未嘗失色勗諸兒必義嘗見其接俗子問曰何取於斯兒曰冀利也將資其力先室曰是爲金人猶不願汝曹交之也嘗見其聚語久問曰所言者書耶終不如諷誦得多歲月易幾玩愒可惜已性不喜燕遊惟吉凶巨禮雖冒風雨必往或以酒食請與偕者不爲一至治家精勤節有無計緩急凡婚四男嫁四女布帛笄櫛皆錐刀而積累歲而備以有資聚無間於鼎徵若夫祭祀式禮事吾世父母叔父母生敬歿哀待吾族戚弔死問疾有恩意自持畀一身歿之後舊衣數事無可以斂皆其內行表著者也嗚呼今其歿矣昔先父告終日前命曰婦孝吾誌之先母臨歿撫曰孝哉婦報汝代生賢昆父母之命孰敢改評誄而易名幽以寵於九原明以庇覆其子若孫死者如有知也春秋窀穸所以從君舅君姑於土中者亦可以自託於善終矣先室生於年月日卒於年月日春秋五十有四鼎徵哀悼情感不

文伏望仁人君子録其節憲光之鴻筆其感且不朽諸孤等亦感且不朽

從嫂洪氏行狀代從姪作

嗚呼不孝其等罪深孼積禍延先慈以月日時終於内寢奉諱之日號慟崩心幾於不自生矣三日脫髽伏念先慈有内美至行不孝少所聞於先祖父母及先府君者長而左右所習見者恐久遂幽晦故敢含哀而述之先慈姓洪氏其公之女沉靜而寬勤女事粥然若無所能至於承上撫下篤於慈孝處艱難中知急親之義侍姪娣有過人德

則雖圖書賢媛無以遠尚也先慈歸時曾王父固在堂能奉姑志謹謹致孝常見嘉美祖母性嚴百役之命莊厲之色於先慈之少而為婦壯而為母老而視孫待之一以婦道而先慈之執婦道也少而為婦壯而為母老而視孫不以先後異致惟所役之祖父臨食牲魚之羞惡其餒者先慈每至四月將徂暑時對饌流涕懼易腐敗而祖父之損飱也如此者終祖父之身乙未家難祖父將以兵夜擣賊壘負糧者數百人先慈立切大欝搏饋米手膚甲盡泡皮去血出先府素在兵間不顧戀以私恩而常敎以念亂故

諸伯叔稱乙丙間骨肉無恙家道復完雖先世流澤祖父誠孝而内德腹心之助亦有賴焉先慈惟育不孝其因為先府求少母得其氏生弟某未數日而少母死先慈憐之撫如己出稍長敎讀書長與娶婦生男同仁均養不見有纖毫薄厚去歲弟婦又沒先慈悲傷代理其家故今歲某直祭祀役先慈以傳家之年猶尸季女之湘蓋九月祖母忌日尚强起爲賦胙也屬纊之前凡其所衣服奴婢田宅召二子諸孫分畀之長庶如一人以為難仁於僕使先府常修三物報神夜舒鴈暴於鼠侵晨婢附耳告之先慈衣

不及帶令亟市以償終默不洩其寬假皆此類也嗚呼祖父母年高六十而猶有難鳴之膳諸孤長幼七十而猶有顧復之勤勞勩於晨昏鞠育之間盤桓於諸姑伯姊之内睨長既年而退讓在人後有子有孫而敬忌若少婦勤一生以奉所養而曾不得斯須逮兒孫之養焉懷痛窮天百身何贖先慈生年月日距今某年春秋七十不孝荒亂伏次薦筆語無條理伏望大人君子褒飾幽光以賁重泉不孝等死且不朽

從姪世元行狀代從姪孫作

嗚呼不孝等負娶罪釁父今其歿矣孤者顧也顧望無所
瞻見尚能狀吾父哉雖然漸卽於遠道揚本行知先業之
能淑而後嗣之有穀則在荒忽之中實不敢忘此愛敬之
大者敢含哀伏凷而述之父諱鍾寧字世元幼清重不戲
長而知學年二十八泮受學於從祖父季文數載一日示
以蒙引理先氣後之疑父對曰隱家不敢知但見尋常遇
事必曰理當如此然後或行或止則先後之迹也坐中稱
善受左傳文至曾爲諸姬臨於周廟父問曰魯立文王廟
詩書史有徵乎季文曰不曾別考它日誦皇皇后帝皇祖

后稷父卽喜曰魯所得祀上自郊稷下至周公皇祖無言
文王廟者季文瞿然謝之每授以太極西銘太義雅有深
得顧以親故友朋煦之時文謂可得章服爲父母榮未暇
卒業也丙寅春受知於學使趙公選拔得貢　廷試至京
師時例有以教習最受邑宰職者父念曾王父母王父母及
耋及耆愛日之養舍之來歸王父營劇於外命父侍曾王
父母質明而至人靜而休甘旨之慈不敢告勞癸酉王父
無祿父心絶志悲又恐無聊之色重傷尊者抑哀以致其
歡抱枕簟以趾曾王父之衽不就內寢者三年禮云堂上

不趨示不遽也此孝子之至也父之於禮殆合矣前後四
喪病則致其憂喪則居其瘠葬則盡其愼而誠若人之所
以羣居和壹之理禮與情也父於爲子爲孫禮得而情至
已蓋君子之所收也其愛仲叔父甚友田宅奴婢分之必
均合之如一油油翼翼終老無隙內外以爲難敬先祖自
歲時孝享朔望入揖晨興致肅禮無後者從伯叔長者趨
就幼列以白首有尊自喜而忘其艾耆之年也家尊皆悅
而重之去歲相國從祖父居里齒父輩老燕遊必偕愛之
踰等方父之初當室也門以內責其爲長門以外狎其爲

少父敎行析節族里中急紛難極憂貧力不足繼之以財
如王父志沈毅有成動中機會人服其識而歸其信以故
家道就平上至州牧邑侯苟知父者皆交而樂之癸未相
國擢授太宰以曾王父孝友平賊奏聞蒙　恩賜扁父感
先人殁貴俶裝北走八千里致謝爲恭旋家感念　主恩
訓不孝等日課月程無疾遽之色而義方反覆異萬一科
名庶幾塵露之忱上報山川以故自身棄擧不事學職不
就穿林過麓求衣食於重霧宿氛之下凡所以爲供給散
養者嗚呼伏計六十年中四十及前送往事居四十至今

兒孫顧念歐公所云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者嚴霜夏墜二弟繼歿父之不及年者命也不弔昊天泰山其頹不孝等之創鉅痛甚曷其能極父生於年月日卒於年月日春秋五十有九蕪言失次惟冀大人君子影室之光幽堂之勒將賜之不朽也

孫門貞慇黃氏行狀代塀作

嗚呼痛哉不孝其不幸生周月而喪先子孤露餘生撫於母且十八年釁深罪重溶及凶宅吾母復捐不孝下世矣蕩肺傷肝踊絕於地日居月諸誰無父母而我獨于罹也

苫凷殘息伏念栢舟見錄於聖書知仁獲美於四制孝子貞婦感動皇極如吾母之節行不負於神明事有光於鄉國非荒亂所能傳亦豈忍卒卒遂沒受命祖母敢哀次其大凡母姓黃氏刑部侍郎熙孚之孫高州太守志美之女家世象賢上下尊顯母胚胎內教習於女順年十四歸先府君府君有宿疾比母歸數月疾益劇母奉侍經年七著進養日夕不懈生不孝及帀月府君竟歿母擗裂攀號欲自引決其未忍卽死者凡為不孝也不孝少時不能記憶始微有知則見母撫不孝接內外色然而善若無所介者平居簾寢則灑淚闌干歲時不樂忌日必哀十餘年率皆如一嗚呼孝子忠臣悌弟貞婦彼一死存綱常者固無軒輕然而或難或易則以慷慨捐生死卽死耳至於事居送往亡者已遠生者日長枯菀異形時接于目夏日冬夜時變於心乃猶結情皦皦褎然丹赤故列黍離於國風為志義之冠者以其見稷之苗見稷之穗又見其實時物變矣而其悲傷感念不少改而迴深此其所以難也若吾母之十四歲而歸十五歲而寡三十二歲而歿為夫婦者甫一載撫孤遺者十八年盡古今未集之百憂母皆備嘗之舉

人世尋常之倫理母曾不得斯須有之未成童而[illegible][illegible]十八年中日月更久形單影隻金石表其幽貞風雨[illegible]其艱勤難竹帛所書丹青所畫伊昔貞媛吾母無不及而又過之也嗚呼痛哉事祖母謹謹致婦道敎不孝常曰人謂一子宜怜吾謂惟一子苟不類他無所望倍宜肅且正以怜之故過無大小呵撻不貸今夏不孝取婦母脫然育子之閱歸成府君悲喜交集不孝亦幸母年方壯依遲成事來日喜多嗚呼孰謂父生我而不撫吾成母鞠我而不待吾養睘睘惓人環視生世誰其似我彼蒼者天何為施此罪

賚以罰也豈不痛哉不孝擗踊呼號言無倫脊伏惟仁人君子閔其貞誠藉橋筆揚光賁飾幽明先親九原不朽不孝感且不朽

外兄謝亶文行狀代外姪作

嗚呼痛哉不孝某罪深罰重及於凶屯先府君竟以月日時歿矣心絶意慿殷殷田田窮天之痛幾不能自存祖母謂府君雖在委巷卓有過人之行念其幼也命叔氏其本委使其起叟之有概有詳將望立言君子而圖其不朽府君諱廷祿字亶文爲先王父八郎公長子生方十歲而孤

祖母煦府君及叔零丁相保育於祖伯朗玊公祖伯撫之教誨飲食婚娶均產不異其子親朋至今言者猶高其義府君少慧讀書倍文雅好及人以家貧不能卒業稍長與叔從祖伯貿貿於外誠信不欺而贏縮推移又甚有長才以祖伯愛之如子也與叔謹謹致孝亦如事父然癸丑歲以祖伯久淹於藕馳省晨昏甫至而甲乙亂作吳闆阻絶封疆將帥方嚴賊諜之法奸徒乘勢以祖伯閩人遂誣之與賊通告之於吳撫禍且不測府君進曰大人年老羸不任刑收掠妄服百口盡矣宜因此自逸苟法峻焉兒身死之猶止於一也祖伯感泣遁於友家府君遂懔慨赴獄獄詞連有越人往來於吳越閒交鞫寠辱百端曾耿精忠降浙制使武定李公曰其燃已赦此猶足訊乎因燒獄詞破械出府君而百口無恙嘗至湖山表叔郝卿跡其始末且問曰彼時何思府君曰亦無所思只揀一死嗚呼人有貴遯節無窮達故或身都榮顯而汙丹青或桑戶夫婦而感動皇極如府君者眞所謂此事今無古亦難者也府君孝友溫良念祖母執志貞持身苦左右就養不敢違其心朝夕膝下油油然翼翼然其於叔父愛且盡心有無同之其

分也如合其老也如少與親朋交恃一心毫無欺貳故自親疎遠近長幼內外凡有所急於事有所債於市者無大小必倚府君府君必冒衝寒暑悉心力得當以報是以皆信府君如左右手親府君如同室府君故有血疾因經營勤劇或瘳或作至去歲病乃甚入今年自知死日惟以祖母在上子道未終爲地方恨滾然而歿嗚呼痛哉

皐軒文編卷九

清溪李光坡茂夫甫著　四男鍾份世賁校梓

祭文

代伯兄恭爲　御祭告妣文

兒光地昔官翰林學士毋有應得卹典二十餘年幸無隕越升秩政府得假回家恭蒙　特恩遣布政司堂上官讀文致祭用兒今官錫毋舊禮牲牢酒饌加以侑幣禁于宗祖耀于山川實由吾毋秉德柔嘉貽訓敦篤所以　天心迴照久而彌光敬藉　九重之新恩聊慰三春之罔極敢奉神主以歆以享謹告

代伯兄祭京江張相國何太夫人文

嗚呼維邦維家將明將暾和氣窮暢始自壼門三辰秉陽契制于坤清淑流粹百福雲屯肅哉夫人有穆令聞四教既成以嗇德婚環佩有修酒食是論甘旨抑搔必謹朝昏授室自作嘉萊在笄相夫教子美問繽紛恭惟太翁學識崐崙高第亟登以冠人羣新篇競傳雷劈海翻揚歷中外鴻翔高旻是生相君以佐德元矩步夔皐楷德源原本仁抱義兩有武文自初侍從豈弟恂恂及掌清禁有師之尊小心愼靜無失寸分　帝省竭心　恩顧日申六典甫陟遂長千臣弘化經體治平既臻蠢爾小邦有醜其惛來矢邊塞彍弦颭罥萬里行師　六飛親巡怛感愧德失據渾奔星文寥廓山河無垠維　皇神武維相首勳三從絶漠奮不顧身忠孝天性匪獨經綸相彼豐川猶羨其源子有令德自本所親而況長君大庭高騫命雖云短其名已蕃餘子皆烋學行相宣登朝施績卓然大觀元孫早第瑞世瑤琨階前長幼盡是蘭孫五福具享誰不歎欣念昔相君迎養於官夫人往來文駟雕軒昨歲乞省　天語依溫　御書釋藏以祈加飱今者殁矣閔有　新恩芳茶好酒寶自九閽咨嗟哀榮古所僅云地於相君承德惟殷知我厚我情如不讓僚友親耄制服在倫首經錫衰朝夕與陳王事有厭走位後人悠悠我思實弟心熏列士感知刻余愚悴牲牢普淖以嘉明魂神乎來哉悽愴蒿焄

代伯兄祭忠勇王黃公文

四海受職　天子當陽叛臣阻命相效寇攘惟此閩醜亦逞怒螳海外小邦鼓柮揚檣兇聲大播孰有我疆王質松幹時則惟王乃受于考乃心于　皇萬里寄疏朝陽孤凰

繕甲修師虎視龍驤賊餌不遂有如背芒千萬爲犀環于
城隍王誓三軍利我鉞斯王誓諸衆分門致防王誓家人
以死相覆碚礐投笄堆堵低昂王冒矢石藥火下揚蘖堞
歔熺賊徒大劍淵出精銳東西突行生獰掣跌救死狂勦
復聞援師迅疾鶚颮酋膽郁縮反旆舟梁如何不祥叛將
隝張開門揖盜賸蹕犬羊巷戰不利將星墜鉈夫人守義投
命繯朊碁功男女劉裂死殤袒免麻緦亦載其殃死事之
烈孰與比量武颷拚除氣肅金商乾清坤夷肯事忠良宗
伯致控祀事輝煌　金書玉冊衮冕龍章褒功崇行以表

以坊分司卿貳逮于一堂生榮死哀其存固長嗣子承襲
春秋烝嘗歲月既吉宅穸又臧嗚呼備王者之禮褒錫特
而加惟荒黼火三列翬圭琳琅嘉魄名山之兆名垂天壤
之光地昔者蓋與王爲存亡終始之義寄哀一觴肩臑胉
胳辭以爲將神乎來哉上下洋洋

代伯兄祭天津鎮藍公太翁文

太武之山嶒崚發奇扶輿飛翀有美其羲是生太翁才長
力伍妝功厥後以有令兒惟是長君扛鼎之姿甫及壯歲
或尊或裨遇敵身先推剛入冞攻牢保危厥勛惟丕戰還
爲孝致果爲宜移以作忠則翁之貽以直去位不顧弁髦
我知長君謂必有施我歸自京爰度爰咨劇壘破強如指
諸斯天險可渡願假鞭笞元帥施公辟佐戎師大舉犁鯢
百萬虎貔蒼茫巨海波濤交馳怒水中裂驚電散曦長君
陷陣飛砲蔟藜性命斯臾奮呼瘡痍賊遂大挫失據離披
奪其要險天王滇霆岳侯神算可謂不差前鋒既執天區
地彌元帥歸治留君經營軋敵藉民靖我邊陲節義既致
身體不虧　君親之道子孝父慈我見元帥最功高畀實
謂君功邁於等夷　天聽既聰下照不遺行賞司勳銀勒

金羈旌節有韜豹尾神旗念忠教孝將錫翁禧胡不少留
際此大期嗚呼哀哉有子成名未享其褆物報其類積善
其籽追秩崇隆會報非遲吾聞之知生者弔知死者遂
有生交而不慰悲齋肅奉奠肩臑醴粢辭以爲侑神其有
知

代伯兄祭龔運使文

維公之先以儒代興衆俊避席名科軒騰遂爲右族載世
有稱及公之身耿介多能初入序宮則見風稜佐郡瑞[illegible]
其績乃升飛梲鼓枻天廩梱登報成於州牧伯交譽咸[illegible]

從軍賈勇氷堋最功遷次遂守廬陵魄給三軍士飽馬騰
賊返婦女猶紲於絙公爲多方破縶盡返河内再起詢苦
黎烝通波而艚前謠以徵　御馬歸閑安堵不堋蹐秩淮
使淡倉其燈軋弊蘊商謗者所憎脫身事韉悉意耕塍屋
辟不起加意後承先壠高畀堂防增崚優游餘齒五福何
詡令子服宦翰飛漠鵬政聲上揚可益十朋膝下三世鐵
氣如蒸維曾維祖維考之弘于爾子孫以繼以繩地施兹
邦持節中丞鄉情像誼意何可勝牢禮修奠侑辭于繪庶
幾有神右此赦胥

祭姻翁州牧富嶅上文

嗚呼往在宗伯肅肅温温得聽山斗稔爲于門君克紹世
名徽　九閽念昔風雨及我弟昆操筆伸紙文章講論聲
宏實大噩噩渾渾上窺兩漢下擬晉唐旋各分手山川阻
長余居僻壤君處仙鄉歲月會面未罄衷腸中年登籍屢
綏銅章大姚舊蹟遺愛甘棠數歲經紀綱舉目張政治修
理放懷詩章寄我佳句盈耳洋洋誅求蟲鳥杜老頭須最
續優擢炭得遂陽新豐父老感激循良長官敬愛道方大
行南北異宜水土備嘗七十曰亢不任雪霜解組歸里慶
受相望余在家居趨詢至止君已抱恙不能强起後且動
痊方錫蘩祉余聞君健躍然而喜孰謂今朝棄子遐逝兒
女締姻交情夙契捧覽訃章潸焉出涕述君生平載歌有
斐政在民心令德壽豈敢讓且和家庭韡韡惟余知君言
之亹亹積厚流光以榮以顯令子孫曾具國之選清酤在
樽牲牷不腆設祭君靈余子是遣嗚呼道里非遙羈縶莫
舍哭不躬臨奠不親弔望君傷情有隕如霧

祭姻姆孫門黃氏文

嗚呼吾於母家是親甥舅甥惠而夭毋婺未笄介介其[illegible]

保抱提孩歲及龘火避盜來山我有弱女通幣作婚我[illegible]
憐母童年失天我實憐兒孤子堪悕感心爲義非有其他
自是以來一十八年覩母志行閒諸親鄰孚尹旁達内外
潔清幽光潛行輝映山川嗚呼春雨端容秋霜刻慄朝[illegible]
冪林夕照寒壁四時氣候昏曉景色我於此時設想幽[illegible]
酸腸惻志爲之蕩魄而況身當何以爲情母之强忍實[illegible]
天成我是男子讀古人書每遇忠孝肅然加敬覩逢吾母
得不嗟咨嗚呼孝子忠臣貞女志士就義之日人悲且[illegible]
悲者哀良賀者完節人生百年時事難期小人曰死君子

曰終思母之苦我能不悲思母之歿我涕交頤思母全[illegible]
我又何嘻要歸必死修短無傷令子吾壻特達圭璋敢不
僶俛與同險夷望其立身揚母有耀念子永歸無復來期
哭祭殯前告心以辭

祭祖祠東龕藏主告文

維年月日世姪孫光坡敢昭告于諸伯叔兄弟姪藏主之
靈曰古禮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卽祖廟也又有祭厲之
禮鄭先生定以七月禮家說曰鬼無所歸或爲人厲祀之
者因氣類相屬不忍令其旻飢也坡役於宗廟閒族姓不

幸無後先主有委於壑者上體祖宗無窮之愛竊[illegible]二[illegible]
之文請命長老皆曰可行今已有主藏故設席焚楮自甲
申始歲歲無改嗚呼神不散非類此祖宗之分澤也拜[illegible]
者皆一氣之屬也敢告上世尊畀無後者皆來格來饗永
此血食謹告

祭大溪樸菴府君施田四寺中元告文

維年月日湖山某官某敢昭告于故沙尤陳亡將士暨諸
交鋒戕殺生有邪正死歸太虛一視同仁合席而享之[illegible]
代來有兵死者旅歿者絶世無主後者一切男女幽魂[illegible]

請祔食曰伏以天有震曜肅殺之威是蒐陰憑聖垂昭[illegible]
禬禳之事以釋冥愆洎自祭法秩修先師有七月祀厲之
解所以釋典超度浮圖爲中元施食之文沿習已長幽冥
亦格昔者沙尤倡亂朝家興兇誥之師爰是侯伯專征[illegible]
祖著方行之績威克厥愛雖體天吏之烈火而仁不遠心
姑修地藏之慈雲數百施田物有盡而意無已更業傳世
昨則是而今已非幸手澤之未湮賴同善之共濟存其所
有出其所亡四寺依然不至委先志于草莽六道或信[illegible]
可永幽魂于河山祭定其時物定其品其或彼敵而靡[illegible]

血于連阡其或我士也驕羣元于冒辟正而斃者[illegible]
會邪而死者鬼亦旻饑歷年邈哉靡室靡家何可異之[illegible]
食舊祀復矣沉魂滯魄庶屬厭於一餐又念來者不止[illegible]
者如斯自沙尤而推訪孤露無依者鮮可以飽廣氣與之
禮凡悽愴不散者式食庶幾或故或新無方無算歆祖[illegible]
意福我同人謹告

辛丑七月本鄉泰山巖祈雨文

伏聞人窮呼天感應一氣此鄉蒙上神庇麻凡遇水旱[illegible]
禱無求不得所以有禍災興而不恇懼者實恃山川[illegible]

呼吸可通今夏六月正致養之方乃經月無雨何草不黄
而炎威愈厲靡神不舉而杯珓皆欺凡所恃者至此皆失
公則萬衆之顛沛近則一身之憂危仰惟大師鎮山尊像
故老相傳有雲窩水窖之稱萬不獲已敬奉至山門結壇
誠祈必滂沱如響今不獲已矣合衆恭請萬望大師存神
索志與民同患憶暴身救旱之勤施翻手爲雲之澤人得
其性命神亦永有降依謹告

祭魁星像告文

伏以權衡居中斡運周天辰宿星斗是爲主静立極之宗
招搖在上正司四方龍虎龜蛇斯乃我戰則尅之叢惟[illegible]
狀之二節値明神之誕生杓直躔主覩文章之動天府樞
建角亢乘蛟龍以御帝車其等蚤結傾心同在甄陶之内
欣逢令節敢薦水草之菹

皐軒文編卷十

清溪李光坡茂夫甫著　四男鍾份世貿校梓

詩

臣光坡屢蒙
天語注問康熙五十四年八月伯兄宰臣光地
假歸
陛辭恭蒙
皇上特恩賜聯曰道通月窟天根裏人在清泉白石間感
泣之私不能自已恭紀八韻以彰

盛典
皇仁覆育九州英愚賤何修動
聖明扃戶永思先寡過投閒將步入汶衛景年祇耐貴
苦末路敢邀
雨露宏仰企
楓宸違咫尺頻頻
螭陛注虛名
九天寛大容干奏
御墨褒嘉冒

寵榮半字來經歷

乙覽

六龍飛白擲雙行校書謬採天根與隱几兼忘白石情喜

有

鴻章長對越昭回雲漢獻丹誠

御試翰林賦得為有源頭活水來敬占二律

活水由來何處尋唐虞精一是真心致知迴徹無纖介主敬工夫絶物侵回首彌加澄治力自然漸見一泓深直教壬癸神供薫好引象山證此吟

欲識朱詩向處尋萬賢千聖此傳心靜參天理流行體只被人為蔽錮侵孔歎如斯原不舍孟言自得即資深實知左右逢其樂好指源頭悟此吟

承京江張相國惠贈餞詩敬步原韻賦和二首

上宰聖賢資三才仰論坐鉅德本小心決機皆的破特達結　主知中孚感其和賡生性命理一力乃負荷念昔艱難初趨朝當軸輌三從絶漠征萬里同鼓卧持身踐恭儉豈願禮三个孜孜下白屋足以振頑懦尺寸感斟酌禮遑惰亦過仰槐斗山高忘身在泥涴

小生何足齒辱見又賜坐藹然春風中沒矇類癰破秋旻天河高朗氣實難和烈士猶感知微賤愧徒荷顧非求伸蠖寧敢辭轍軻所願見太尉未甘卯蟄卧有分厠三千無能酬一个墨硯桑幽光珠玉被袞慵殷勤鑱深忠伏誦歲萬過黽勉盡餘生報知非俗涴

家塾既集用昌黎符讀書城南原韻以相朂進

今日家塾立諸子念權輿先人勤何為望世有詩書謀道及謀食均要在心虛虛心且立志北溪陳先生曰人性皆善而鮮有能從事於知行與狀者一則病於安常習故而不能奮然立志以求自狀也二則病於偏執私主而不能豁然虛心以求實見也

聖賢同此初低首腐爛義所滋皆蕭閒闢萬別名試思宇宙內頂立何不如聰明在生質理道在繭魚從頭讀到尾究竟莫容疎朱子曰學者只在是白紙無字處莫看有一箇字便與他看一箇如此讀書三年無長進處則如趙州和尚道截取老僧頭去又曰讀書不可有欲了底心纔有此心便心只在背後白紙處了無益看來又認去意味得疎渠朱子曰今看文字未熟所以鶻突須是只管看來看去認來認去今日看了明日又看早上看了晚間又看飯前看了飯後又看久之自見得開一箇字都有一箇大縫罅自然涉筆好糞壤讓孤豬疾急不可恃金烏與玉蜍冬寧埋向戶夏豈恤蚊蛆但有無事須趂程莫懐居朱子曰今人做工夫不肯便下手皆是要等待如今日早間有事午間無事則午間便可下手午間有事晚間便可下手却須要待明日今月若尚有數日必

直待後月今年尚有數月不做工夫必曰今年歲月無幾直須來年如此何緣長進爭此陰陽候安
不趂詐欺跂立與跨行不如分寸儲日計雖不足歲計自
有餘既勤又不可欲速朱子曰某不敢自昧實以銖累寸積而得之一張時一弛亦莫禁
切且不見南陽公長嘯於揮鋤不見關中賢閑居喜聞驢
此誠得道趣餘外勿暫貪勤亦有游息時但勿安眞他雜以自放逸耳達袍屈
伸際遣物有乘除何人揣摩成而不曳朝裾誰附青雲士
而不盛聲譽沉船破釜濟棄死竊趙墟朱子曰如項羽救趙既渡沉船破釜
持三日糧示士必死無還心故能破秦若瞻前顧後便做不成莫言時與命通塞自卷舒
欲致明水火先齊燧其諸祖德方煦茂善刀待躊躇天命不欺
祖德可濟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勿平日懷安自玩至得失徒諉之時命也

賦得鳴鶴在陰其子和之

鶴號知時者孤鳴必及辰豈如爭鵲鬪穿逐䳺鴻賓斂翅
閒皐曲飛踪絶陌塵好音安媚俗淑氣可回春道在當肥
已遣奇且避人五鳩鳩正舊九扈扈民新紀鳥王官在衰
𪇆庶職頻纓冠還自分曳履喟吾真唱和希儔侶寔通有
鬼神樞機須其慎遣應莫依因集木難同衆荷薪即是鄰
幽棲謝我友勤黽不爲身

諸葛武侯

昔之王佐者卷舒繫亨否所抱渺無前持身恆有耻武侯
青雲士不求聞達爾幸逢雄傑姿寫誠趨帝里披棘其關
關臨危寄生死三古君臣尚伊呂差可比遇主既陳力爲
國能先禮賞罰感神明公誠不私己姸媸各自分無尤於
鏡水薄資餘田桑厚意泣廖李神龍惟有欲人得而醢已
偉公淡泊志經綸端此起聖賢心地高餘外豈掛齒山河
碁上等風流無休止我歌非他感懷古有遺啼

丁亥　京師即景咏懷

初夏陽德茂百卉雜柔剛長條晴散氣枝榦無老蒼春誦
又夏弦時脩業所當感此時節變計指迴我腸藝黍[illegible]
徒暍道甘所嘗衣冠坐深室閒蕩豈不傷往者知提耳矢
志無陰陽殷勤策前路方悃愊披倡謂言或庶幾老來[illegible]
覺長恨初心力分斗筲較炎涼念難悔既後舍旃行與藏
至今循墻走何由窺室堂區區負夙志趂隙愛流光重恐
之晚收終已徒飢康飢康出穀梁傳詩書安窮巷琴瑟調空桑得
便即修理且莫悲風狂無蔑草木姿乘氣有微芳

咏硯

斯研實異質涵泳盡星河側見霽月彩圓大可斜頗恍如

蒸遠氣蕩漾八維趾汀瀅一水亙青鯨日高磨上下宛相映影色共舒波木瓔與石暈皆言為物痾愛此質自然引袖屬之歌天潢富財寶是物亦豈多內官悲舊事劉子置而羅會揺沉徐研穆傳迷真譪希世喜不没著手日摩抄漬墨摛周孔非惟學揚何

路上即事咏懷

長兒稱伯壽辛勤為具餱叔季偕上計錙銖悉稱求指擬資生息迻選及建州陰晴不休歇水陸無停留此行多重陰寒氣日颼颸邵陵迎送出煙霏高下浮野甍占曉午雲物辨剛柔涼風吹宿露白日生東頭水芳綴行裾山色[illegible]平疇刻畫深淺樹交加蟲鳥秋容思無佳况即景散羈愁真樂不外得此趣亦逐流念昔先人貽架軸皆孔周强志排圻鄂精心驅夷酋倍諷無難易寒暑苦冥搜至今向中道行泊事卑陬捎舟嫌溪曲畢竟是悠悠將智而耄及[illegible]榆宜晚收吾老著讀書韓語余爾差

壬辰王正因大深施田再入成事重經巖水嶺作排律八韻

吾祖行閒殊亂負私恩公義盡綢繆經情四寺嘆飢鬼[illegible]

(呼神事也)屈指周星飽發流(訂天順七年祖書距三支真卑公正德六年拾田時尚未五十年)故老遺文詢似昨東阡北陌悵誰疇列峯攢介撐雲表一徑纔膚瞰絕湫(四十為膚)七世抱書求手澤孤踪緣壁凜毛鮹(行縣崖上有鴻毛之怒)人識遠代空辛苦我為先君豈暗投且畫嶺原知彼已方謀同善淡明幽多端揚抑皆神啓只顧初心莫豫猶

題五虎山

會府南山切水滑五峯稱虎肖金神當中蘊藉如天削其四軒騰亦逼真文氣冲踮[illegible]一字(城中視之如一字形言為科甲文明之山)蛟宮制伏散嶙峋(將至望之有五出其下江名為龍備道家龍虎相物之說)清剛異質名朱錄(虎朱子取清剛)正直感通豈韓倫(亦雨晴通此冥心偶開埽不甚真也)其道此山司火令(云山浑是石映州城南多有火災)須知作肅是恭人(肅虔秋主程子曰恭作肅便雍也)

過梅嶺題關廟壁

二府將交梅嶺頭開宮齋象祀神侯非因降止方裡擊但是掘泉即水流由己吉凶希妄決欽公來往或誠求殷勤垂勉關心事寡過未能耻素修

又題梅嶺關廟壁

鬢從鶴髮已盈頭虛擲光陰悔覓侯珍重　天章榮白屋
空慙瓦器注黃流圭璋特達應明試蕭艾何妨亦苤求感
念生三情至骨凛將餘日咎前修

咏西臺

爲愛山川西北好故將餘石作敎臺四圍目擊流光滿八
窓風來逐面吹留此醒心時一到勤當美業且千迴應憐
蓊閭無資者宵不居高耻罄罍

叔李二兒繼上春官

昔年文戰棘闈中人得我輸不挂衷六藝還修兼日力山
妻亦耐素時窮備令食德遨名早我爲具春旅色奴三歲
讀書吾尚愧歐公言三處好讀書路上牀上廁上勉知夙立實望戎

題族姪小影倣蘇公赤壁遊景卷後

孟德當年小九州江干一赤落雄謀泛舟渺作浮生論沒
賊高情蝶夢收猶子風流真遠俗工綃奇妙逼清秋蘇公之遊在秋
何須夏口西昌跡聊倣蘇公物外遊

雨用朱子原韻

大雨應時至月令季夏大雨時行陰旌變晦明百川和氣集萬籟[illegible]
風鳴賜道憐誰子甘津澤衆生寒門來爽塏天漢見濤傾

嘉願空千市煩懷却一清泰交長伏潤蕭洒樂遺榮立遑
同身被青雲自手營三國志高尚之徒抗心青雲之表　蒼顏羞事鞴歸老
舊沮耕

和曾石巖邑倅清溪觀漲

擁蒼陰旌劃地來元冥右使是黔雷聲無離合通宵注流
接高卑一片摧翻浪洗空都見暟傾濤排谷幾能臺字訓臺持也
共言砥柱撑千古着脚東瀾肯少佪

和曾石巖憂雨

高原禾僅偏此雨未稱霆伏潤知肥足甘津覺痛沉百川
桼遠氣千畒指長陰天道時羸縮持盈無淺深

舟回早發至龍灘沾濕舟工苴袽立岸上久之見[illegible]
江古樹二梅開放白花感懷口占寓贈灘神

臘月梅花漫品題貞棲良負素心期龍灘也是多情思故
揀二株纔片時

先君子嘗自言質本鈍魯讀書無百遍不能成誦至熟皆以千遍生平積久功深十三經漢唐註疏昌黎全集宋儒性理語錄數千萬言字字精熟益從勤苦中得者壯而嗜學老而不倦遂至胸羅萬卷其於三禮又最講究研磨融會貫通中年註周禮凡十餘脫稾必至精審而後已歲乙未秋八月伯父文貞公

假旋

朝見以先君子通經博學精熟三禮面

奏蒙

聖祖仁皇帝鴻恩

天章特賁光耀草廬舉家感激涕涔望

闕九叩謝

恩丙申歲修禮記註既成又註儀禮至壬寅冬三禮述註告成即先君子易簀半載之前也悲夫愧份兄弟家貧未能敬梓行世以信今傳後嗚呼亦會有期也近份敬搜先君子所著遺文得百四十餘篇筆力高古直追三代遺風大異唐宋以下文字詩集家家數十首皆訪昌黎公氣度謹分類纂輯菴付之梓以公之六宇海內名宿自有定鑒份不敢虛伪先人之美也

歲乙巳春三月既望四男鍾份謹識

晉水柯爲章刻

皐軒文編一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光坡撰光坡有周禮述註已著錄是集凡文二十篇皆發揮性理闡明經義之作其論學主程朱論禮主鄭氏論易則宗邵子而兼取揚雄太元以爲僭經雖有罪而存易則有功然必以太極先天二圖爲不出自陳摶則未免同護之見晁以道作李之才傳序述源流至爲明白同時之人當非無據非朱震一人之私言也

澄江集七卷

〔清〕陸次雲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澄江集無卷數》提要

序

昔者聖門分政事文學爲二科然仕優則學學優則仕未始不相合也夫詩者文學之一也吾嘗讀三百篇而論之有宰相之詩姬公之七月是也有將帥之詩穆公之常武是也有藩侯之詩武公之抑是也有侍從之詩康公之卷阿是也有執事之詩史克之駉奚斯之閟是也其他凡伯仍叔家父良夫之流皆以卿士大夫勤勞王事有所感觸則詠歌嗟歎以發之而詩之美且多者莫如尹吉甫

觀其自敘一則曰吉甫作頌穆如清風再則曰其詩孔碩其風肆好蓋儼然以詩人自居矣唐之詩人不足比數然如元之道州韋之蘇州岑之嘉州柳之柳州劉之隨州稱其人之詩而系以官系以地明乎其人之詩必官於其地而後有是詩也此仕學相合之徵也吾吳之有江陰亦一壯縣也吾友陸子雲士令於是予嘗過而問焉見其錢穀紛拏簿牒倥偬重以賓客往來應接不暇以彼其才固當勝任有餘乃於談讌之次忽出一編示予曰

澄江集受而讀之渢渢乎古今之體備焉雅頌之音興焉其詩不專於澄江而以澄江系之者以爲吾官於澄江而後有是詩也亦猶道州蘇州之志也至於以詩之餘工爲花間蘭畹之調又有玉山集附以傳焉其間開拓性情流連景物一唱三嘆均有合於風人之旨此雖世之騷人詞客劇腸鏤腎含毫吐思窮歲月之力未易得之而陛子鳴琴官閣遂爲斯道擅場信乎仕學兼優豈百里之才所可涯涘哉嗟乎陛子固今之詩人也而古之循吏蔑以加焉傳曰風以動之教以化之陛子之治澄江有如此詩矣予方欲爲輿人之頌以貽之其稱是詩也於三百篇何居我之業及召公之甘棠郇伯之黍苗矣

康熙丙寅臘月既望吳門治年弟尤侗拜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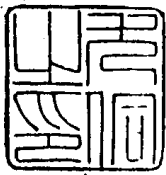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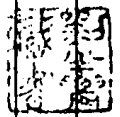
澄江集

錢塘陸次雲雲士

宋實穎既庭 選

吳門 蔡方炳九霞

樂府

君馬黃

君馬黃臣馬白君執珪臣乘璧君意臯皇臣翼翼四海會同來有繹和在鑣鸞在軾驕驕八駿不齊色馳驅不向崑崙陟馬胥良良以德

宋既庭曰直是二雅未許以漢魏相方

出塞吟

君行語妾妾語君妾爲君婦君爲臣臣則貴忠婦貴節各自努力家國身妾思無以揚君丁顯君及早靖邊塵君不見喪亂仳離悲四海鴻孤雁子聲酸辛賤妾豈足念勿教憔悴天下之婦人

蔡九霞曰此雲士乙未年作也尋涕潰沲早見盪斗氣矣

戰城南

戰城南戰無利兵不尚奇惟尚義尺霧寸雲蛇與

爲龍臣妾智愚心背身從何以伺耶備人爲檻妻人之妻累氣不揚於莬質矢齊落高岡翁虎戀南山虎向虞人泣當年徒恃負嵎威今投檻阱悲何及吁嗟乎今投檻阱悲何及

宋陸庭曰憑胡古言故自曾學更新覺前人設首者皆屬寫面蔡九疫曰此事爲一嘆面作較少陵記事更隱

折楊柳

折柳莫折長鞭馬恐致郎馬傷折柳莫折短鞭馬恐致郎馬緩馬傷難急去馬緩難急返願以妾身作楊柳不短不長在郎手不必鞭馬馬自知郎往郎來勿少遲

王阮亭先生曰字字清活古處在意而不在辭

飲馬長城窟

朝飲馬暮飲馬朝來秣行長城下昔我來時未有鬚人是少年馬是駒今日人同馬齒長馬類牯牸人類儒儒歸鋒鏑命爭須臾神助呼天邀一勝白頭猶得返故鄉歸田釋兵理農業縣官又恐相追呼追呼迫促反速死不若飲馬且在此

宋陸庭曰舒情激越

招飲歌

南山之南北山之北非鳳非鸞誰能振翼

又

北山之北南山之南不飲其水孰識其甘

又

南山生雲來自北山北山雲起相接開闔

又

南山北山參差作雨盛夏猶寒曷知有暑

李湘北夫子曰別有天地非人間

獨漉篇

獨漉獨漉水喧石轟起徹四危寄心在目足以當楫身以當舟蹣跚進卻亂此橫流搖神眩明復來射工沙鐵飲膚尋之無蹤樹偃疾風雲壓急雨波腹面鼉鳴蛟舞我行其間益險勿怖敢謂頻漸人可天怒涉淺避深待霽耐陰歸勞選日懦陷可尋燎我濕衣探懷出殷境與勞遲釋憂代喜

洪助思曰處用出坎之故寫入精微筆意復生古

枯魚過河泣

枯魚過河泣群魚往聚視枯魚破涕笑群魚忽悟還

宋既庭曰從泣字翻出笑字另開生面

將進酒

將進酒先奏歌仙仙舞帶翻素羅盼流艷思眾妍生舞有餘態歌餘情終白苧罷柘枝舞滅後月來時燈卿顏還卿心影雖潛夢可尋潮香依錦覆不

畏紫絲青瑣春闈深

蔡九霞曰鳳人雅奏

薤露歌

薤上露凝爲霜露華白霜葉黃葉黃漸萎孤墳左朽莖猶能化螢火

蒿里曲

蒿里地餘無幾新鬼重重欺舊鬼古穴泥封葬復開有時露出狐狸尾

鄧孝威曰薤露從人死一去何能還句脫出蒿里從雖保百年時意翻出皆共異致

烏夜啼

烏夜啼妾獨聞郎處笙歌嚮人喜烏夜啼妾獨悲玉指箏尊郎解顧烏夜啼郎自醉碎盡妾心郎枕翠一夜聽烏直到明曉看樹上烏成對

宋既庭曰李十郎讀此亦當回心

幽州馬客歌

賀馬向幽州乘買幽州女馬客本泰人能作幽州語

又

駿馬雕鞍琥珀上賜絨馬客馬上聽嬌女馬上彈

又

嬌女俏馬客彈出懊儂曲馬客不知音拍手醉醺酥

又

馬客意自快嬌女心自悲馬行亦回首時向幽州嘶

鄭山公失手曰此亦姜薄命一[illegible]之題目

長相思

天隘不足齊愁地淺莫能埋愛河當東下海竟西流首陽囚已拙柳下仍三黜時聖化清和暖席嗟無日

黎丸按口長相思三字寫得摩致

採蓮曲

採蓮採蓮歌與歛蓮下蓮花滿鏡瀬風起回舟喚小姑喚小姑舉桂楫雨欲來戴蓮葉

宋旣庭曰[illegible]

採菱曲

採菱採菱泛清溪菱葉菱花平大堤纖纖菱角刺柔荑刺柔荑翻自喜得菱多矜勝姊

宋旣庭曰此妙在情

劒客

劒客有長劒欲殺山中虎虎見鋏邪光戢尾藏深塢劒客有長劒欲斬水中蛟蛟聞匣中吼不敢起波濤猛虎在山蛟在水出爲人害猶無幾卒陸犇犇偏爪牙堪憐弱肉塗膏擴走上蒸臺尋劒客挽一語爲君策英雄果欲救蒼生且向南山覓白額

湯西崖曰虎蛟皆起波鬬蛟只收虎看人章法

鬬雞子

鬬雞有鬬性相安雞柵中飲啄適天和各自羽毛豊雞静人欲動引之搏下戰交持楚漢鋒睨目與翹足意館而悍虎兵畧在羽翮低昂相搏擊勇悍難爲客隣翅更裂冠小挫愈折衝一勝一敗死長鳴以報功二蟲又何知

爲人效愚忠勝者雖矜捷亦難保其終是誰之機長此鬬狠風恐非上帝心勿謂天情情

宋旣庭曰較呂黎鬬雞詩更有寄託

步虛詞

碧空爲水雲爲舟彩虹作梁霞作樓溯自星河下十洲十洲枯水清淺數齊州州九點

芳樹

芳樹芳樹其芳在葉致文而理碧交翠接芳樹芳樹其芳在枝條倡而秀穠協橫宜耑實出花枝中

柴底木峻変谷根蟠及水豈無兼葭畏不敢倚荊棘女蘿莫能緣耙皓鶴紫鸞斯容棲止天地之氣保合終始霜不可凋雪不可死孰云無情樹猶如此

蔡九霞曰通篇比興賦作其中洗竹西日令德明高吉自然正大

大垂手

大垂手攬霓裳霓裳何姍姍四座散清香小垂手翻彩袖彩袖何翩翩欹玉凰中秀手作垂還復起突光騁艷華鐙裏流自送情情未已君王醉心非酒醴吳人收越越人微越人翻勝吳人喜

幽蘭

蘭生衆草中草與蘭爭色幽蘭靜無言與草如同德雨露無所偏賦予有異質香氣自遊揚所爲幽人得採佩入空山豈藉春風力

浦鷗盟曰寫蘭身分最高與倚蘭操似同而異

行路難

行路難莫難於仕路鳥道欲崎險及天猜等康莊堪試步今公喜今公怒喜怒回旋皆有故宦途巧拙豈由天未必人皆賢召杜行路難豈能安莫言平陸無風浪浪起還勝十八灘

蔡九霞曰從古如斯爲之奈何

澄江集

錢塘陸次雲雲士著

宋實穎既庭
吳門　　　　選
蔡方炳九霞

五言古詩

古意

朝雲出朝峯莫雲還莫嶺窈窕碧雲中中藏神女影神女不可覿徘徊空引領疎雨瀟湘來朔濕衣裳冷

王阮亭先生曰有風騷髣髴之態

雜感

千古兩重瞳舜羽實相同千古兩烏喙禹踐曾無異衡之德與品懸絕如天地相馬徒以皮駑駘混騏驥

李湘北夫子曰奇情奥理如古異書近代罕覯

又

采藥得黃精服之能體輕誤采得鉤吻服之翻害生根株有異性枝葉不殊形寄語養生家宜知審物情

又

芙蕖不畏暑梅萼不畏寒古柏不畏濕蒼松不畏乾同秉天地氣各居性所安遂於草木中每為人所賢

王阮亭先生曰氣格高簡

宋既庭曰蒼莽一氣力厚思沉

又

文塋棲靈鳥其上生蓍草孔林森古柏其下無荊棘古之大聖人久居萬古宅盛德結幽扃物性猶為易

又

比目必雙遊比鶼必雙飛是威僅一明夔行僅一跡參差賦物形造物何好奇任天各自適悠然從所宜

蔡九霞曰古籍奇華從泛覽流覿摭取而得

又

霹靂能擊人獨畏操莽威鬼神能伺人獨於孔

遺今古無鑒戒禍亂相乘除問天天不言屈平空
著書
王阮亭先生曰此疑終古不釋
又
北地每若寒皴裂出天山南地每若熱絺葛生於
越人之所欲須天已預爲設大哉造化功於世何
所闕
蔡九霞曰雖與堯夫發出抽象之句同意而氣格迥別
又

雪中亦有蛆火中亦有鼠凉熠與溫泉變異難悉
數言及六合外天地細如許一寸主賓中曲士安
足語
又
赤鳳儀元嘉青麟游光和見之桓靈時禎祥何足
多側聞漢文世山裂陷爲河修德竟無殃災眚奈
爾何
宋旣庭曰與下篇意大同而調變
又

竇嬰旣失勢賓客盡歸田灌夫獨不附千古稱家
賢衛青旣失時衛客盡歸霍任安獨不然千古稱
高卓
王阮亭先生曰格尚甚
又
腐草化爲螢猶能照闇夜人心具智珠等閒多自
棄大聖惜分陰日殊而月異古鏡磨益明寶劍淬
益利
王阮亭先生曰似古箴銘

又
結水以爲冰無中生有形化冰以爲水有復從無
毀冰水相輪廻今古常如此放眼看清川吾何有
悲喜
董蒼水曰文字禪
又
未旱蒺藜生先雨菱芡出歲豐甘薺歲若茂苧
靈體物誠有心庶草可預識補救有全功[illegible]木
形日

孫月峰曰非功深格致者難以語此

又

蘼草枯炎夏薺荔挺寒冬陰陽互消息俱在盛時中在貧如在客吾道不終窮悲歡與雲歸悟然觀太空

王阮亭先生曰竟是化書
宋既庭曰大本領語淺人難道隻字

又

芝蘭出糞壤芙蕖生淤泥賦性自芳潔於此徵精

奇君子處濁世師惠以全夷何必登首陽高歌懷采薇

朱錫鬯曰師惠全夷雲士生平大得力處

又

蒼鼠嚙枯藤藤斷不知危青蠅窺牕牕破始能飛嗟哉之二蟲賦性抑何愚語言莫能通何從爲指迷

王阮亭先生曰雜感十六首如讀古連珠於副宗伯玉之外別出一奇矣

涉江

海月生東溆流光萬里同悠悠泛秋水習習來秋風扁舟江渚上隨意采芙蓉

李湘北先生曰高簡

黔遊紀行

昔遊夜郎已逾八載當時心苦不敢作詩轉溯故情聊陳所歷

膈下困欲死蓮遊志乃決辛苦大投荒無故同纍客菽水有可謀遐邇豈能擇五更風雨時起作萬里別

王阮亭先生曰極苦之境翻成妙語

又

堂上有慈親影外無昆季承歡賴妻賢委之以爲弟弱女方四齡初知離別意恐其牽衣啼深傷遊子意乘彼睡未醒溫存加絮被升堂不能言揖妻交重寄此際心若摧出門方悶淨

宋既庭曰真到極處苦到極處妙到極處

又

下輿乃登舟舟師發鼓行參差雞鳴中萬檣齊飛

聲偕行一二輩各懷離别情含悲不敢泣恐爲主
人惜相對强話言私處淚縱横羨彼相逆者撥棹
返家庭

王阮亭先生曰似東野

又

回首望家山漸遠山漸低側聽岸旁語鄉音已變
移放舟入大河烟水無端倪偶逢相識人遥呼心
依依無如交行舟倏忽已遠離

劉皮倫曰笑語未了風吹斷寫此傳注

又

行行重行行晨昏貪利涉每當郡邑來人烟漸稠
雜城闉未及覩往往先見瑜離愁恐隨身自覺遊
心法隨意覽風土泊船信行踏古人輕遠行相與
話遊佚

又

内河行已窮揚帆出京口放眼看金焦㕑秀遥相
友心目偶快然洪濤忽怒吼江豚拜逆風孤舟欲
側走安危事須臾忠信自相守當此顛沛時靜念

親知否泊岸頼神抃維舟得古柳斯時共濟人仰
天同額手

宋漫庭曰靜念親知否語乃十八首中扼中之線

又

逆風風已靜靜久又須風迎背帆其星光搖滿漾
中舵柄忽指西左右間雙逆船頭發水聲迅疾過
飛鴻蒼翠偏眼來不暇前面半雲生熟了機窮衆
難爲容天半落三山幽秀不雷同采石勢巍峩巍
然鳴萬松如聞鐵馬馳欲見古英雄回首眺金陵

路○來多少曲折

烟霧青濛濛二水不可竭六朝已無踪憑弔語同
儕空山傳暝鐘

王阮亭先生曰居然江山萬里之勢

又

數日得長風問途已達豫湖口聞石鐘大聲令人
怖小孤峙江心險秀呈奇姿望見彭澤縣因懷彭
澤句我行亦何爲媿爾孤松樹迢遞至潯陽竟與
匡廬遇巍巍出太清大靜無烟霧詩意生滿懷境
大不輕賦欲聞瀑布聲尋之不知處

王阮亭先生曰：生處拙處不可及

又

楚方名勝多，最勝推赤壁。古人不可見，登之生太息。千秋今日中，我亦來爲客。珍重此游行，題名書大石。

李湘北夫子曰：末句今日中二句抵得坡仙兩篇大賦

又

隱隱復隆隆，西望天際頭。如山如浮圖，浩蕩橫清秋。冉冉近武昌，知是黃鶴樓。登臨方一[illegible]，旋起鄉愁。蒼茫一氣中，何處是杭州。因風溯慈親，白雲向東流。俯視晴川閣，下及鸚鵡洲。洲中埋正平，草際冷烟浮。交集來百端，心馳不可收。安得鶴再至，乘余返故丘。瞬息去復還，離合任所求。

蔡九霞曰：一篇中三復額毋
錢礎石曰：昔四句寫黃雀樓可云神似

又

昔聞岳陽樓，我來樓已圯。放眼覽洪濛，大水去何已。心與境俱空，坐久忘悲喜。寂寞濟精神，移情吾

自擬

又

人茇說五湖，莫大於洞庭。時當夏受[illegible]，諸水氣蒸。仰視但有天，與波同一青。茫茫六合中，不見大塊形。三老許洪濤，汗湃意所輕。于此乃敬慎，風正始揚舲。同舟色俱靜，半帆容與行。此中有榆木，千載成英靈。出沒每不時，遭之多覆傾。忽然來觸舟，與響令人驚。老稚盡惶急，余默視以誠。舟婦散紙錢，徐徐乃就平。死生呼吸間，宴坐猶兢兢。吁嗟鄉中雖，測鬼神情。或問傳書事，心知不敢應。

余健菴夫子曰：寫洞庭神變

又

日落泊湖中，東陽起明月。窈窕下天沉，流暉映餘赤。廣輪升漸斂，悠悠始純白。清影散虛明，上下同照澈。鑒及萬仞淵，潛蛟與鱗昊。衆星就我手，愛之不忍摘。情至自成詩，高吟氣清越。鼓瑟感湘靈，奏曲來娛客。

王阮亭先生曰：萬仞四句寫景奇絕，又是杜公秦州後紀行所未道之語，想見[illegible]

又

出湖又入江乃歷滄浪水無端忽傷心思人弔楚
鬼鼓枻讀離騷齋歌不能已風雨颯然來前汀亂
芳芷

王阮亭先生曰章法
連貫數十篇如一首

又

武陵換小舟泛自桃源口犯險上百灘灘聲盡雷
吼夾岸皆老山山勢蔽星斗此內無全天日月暫
犇有麋鹿與猿猱跳擲自相友有時見猩猩向人

乞醇酒賴在水中央拒彼敢搖手峯巒態萬千奮
突競奇醜兢兢行此中計踰一月久境異引思奇
獲詩盈白首側問王龍標停向五溪走借問昔時
情與我相同否

鄭山公夫子曰爲人詩層
見疊出讀者應接不暇

又

澥溪舟楫窮水深不三尺捨舟就肩輿望望陟青
碧躡躋越山巔盤折度山脊一線繞羊腸置足必
踸石每當過峻嶺行者皆喘息下輿自徒步少息
輿人力俯首視下方雲氣鬱蒸積大雨行其中轟
然震霹靂我從山頂觀太虛自岑寂

王阮亭先生曰蜀道工曲
大雨行其中五字奇

又

崎嶇到牂牁風塵解縕袍已疑窮碧落覗天不甚
高豈不懷家邑且喜暫息勞問俗驚離奇峒穴見
諸苗聊烹異方物相慰傾醇醪

又

飲酒不盈升頹然已就醉積勞得初安伏枕即酣

睡夢見返故鄉險阻皆無畏萬里行須臾身自空
中墜老母方倚閭見之驚且慰弱女來牽衣嬌妻
意憔悴置酒話別離笑語雜涕淚僕夫臥床下忽
然喧夢囈驚返在家身覺來耿布被落月伴殘燈
悠悠不復寐

宋既庭曰第十八章結盡前
十七篇文字細剔每之自見

樵父詞

悠悠北關人去作南山客曲折翠微中泉清石復
白手中持斧柯寸心慎所擇愛殺歲寒姿豈敢斧

松柏負薪日暮歸高吟下寒碧間有車塵來尋行無迹

王阮亭先生曰可謂高潔

漁父詞

垂老待後車蕭閒說尚父嚴居動星文鄙與嚴光伍濁水鯉魚肥水清魚可數寧煩得魚稀濁流非所取鴻雁下江汀蘆荻掩江渚橫笛醉時吹一任蛟龍舞

李丹壑曰此漁父殊非等閒人物

牧童詞

雙髻策短鞭牧牛兼牧羊童子無機心任爾自成行歆臥覩芳草悠然入睡鄉夢覺拭雨腳梧桐留夕陽牛馴尚倚居了閒且戲言揮手遙相呼錯雜下高岡解蓑去破笠新月照垂楊

田父吟

身居沮溺地不知沮溺名舉趾向西疇與阡而同情願天勿久晴久晴苗不生願天勿久陰久陰稼不成雨來占布穀日霽聽鶻鳩耕餘無一事高臥

午風清懷藹不在古擊壤有遺聲

陳東陂曰起韓蘇王

蠶婦吟

采桑復采桑纖纖出素手細細切圓葉蠕蠕給衆口初眠及再眠不寐靜相守眠罷繭成絲蠶婦得衣否

王阮亭先生曰東野佳處

老僧篇

人皆呼老僧僧自不知老雙眉幾及唇頭上髮反

少每當禪寂時兩肩集飛鳥清悟生靜中月明澄水皎問道亦何言庭前視秋草

過米山堂見燕有作

去年燕子來主人開舊巢今年燕子來主人眠新泥主人自孤往燕子仍雙飛秋去春復還羨爾有常期

米既庭曰其意甚悲其詞卻婉

閒雲篇

一縷出寸膚遲遲意方濟奄忽踰數峯如波成泛

灩日照光逾明雨來色隨暗離群或孤行變化看
末厭清風自西來零亂吹餘艷欲盡未盡時依微
誠可念互向太虛歸所得是清湛

孫孝威曰天仙化人之語不可捉摸

塞外謠

髑髏悔夜啼因夢語其妻苟欲收吾骨掘取草根
泥生平血戰功夠出必建奇不知姓與名曾勒燕
然碑

徐西泠曰此似曹鄴

捕貂行

北隅有異獸紫毫溫且鮮側名群鼠中體微而仁
全塞外當玄冬雪積河冰堅道左有凍人惻然生
鼠憐啾啾呼其儔衆體衛嚴寒慰貼良且久僵者
氣漸還厥發轉陽和造化爲之遷悠然起死人乃
在呼吸間凍人謝鼠去鼠意始相安黠者見其事
故作衣裳單穢臥白草中息屏脊復撇鼠不知僞
誠相救復殷然臥者攫鼠去鼠悲人則歡取脈以
爲裘錢刀售十千群鼠四散奔隱蒼烟自咎

幾喪生相戒慎周旋後逢負凍者覞目遠相看愁
惘雖難持徘徊不敢前轉恨受欺者哀怨爲心酸
行此道途人生死由異人

王阮亭先生曰事奇筆奇人發我嚴窮出可畏

叫虎行

有客行荒陬萬轉入山腹亂峯恣跌宕高下互起
伏僥倖不逢虎追隨將見鹿一影自相將滴淚
幽獨忽聞呼姓名出自空山曲驚與此奧區何來
舊相熟回首絕無人接耳不接目但聞密箐中鹿

風吐虛谷行行重行行疑爲山鬼逐望遠得烟林
急投人處宿主人問客子子行何迫促得無有異
聞方寸駭所觸客子告以故氣懾語斷續主人慰
客心無憂進飦粥寢室設繩牀布衾覆草薦授簏
以爲枕几上然明燭但聞枕中聲汝可急開簏客
睡不成眠夜半風謾謾又聽向前音呼名繞茅屋
客意正倉皇簏中響剝啄啓簏見蜘蛛光輝騰紫
玉其去疾如飛奮身入林麓呼聲忽不聞風息氣
靜帖須臾復歸來斂身潛故簏客訝與主人主人

命儵倏然火出荆扉橫道遇大蟆破腹且裂腸昭然受斯戮百足本毒蟲用毒以剪毒龍德在微軀翅起虵暢族物妖作人言得倘夕日迷不見草根蚓安居自養福

王阮亭先生曰可廣見聞

鄧孝威曰下筆有神驚鬼動魄章法句法字法無不奇絕

澄江集

錢塘陸次雲雲士著
吳門　宋實穎既庭
　　　蔡方炳九霞　評

七言古詩

壯士歌

壯士佩雙劍雙劍雙青龍龍文不可掩當晝亘長虹徒步從軍來塞北可憐未爲元戎識彈鋏長歌氣不平攙槍出尾勢縱橫丈夫會有建功日夜夜原頭看將星

宋既庭曰豪而不粗慨而不激鴻章雅奏

鬭魚歌

嘗聞鬭鵪鶉羽族紛爭不顧身又聞鬭蟋蟀草際秋蟲能賈力不識人間有鬭魚池中亦自相攻擊新淦城北讀書臺臺榭延斜碧沼開凍解東風春水綠纖鱗始自穴中來魚長三寸花紋細金翠光搖情性異每逢同類愛相淩引得遊人爭聊睨此魚頓不前彼魚行欲郤相視各逡巡忽焉齊踴躍

舉首意軒昂掉尾氣揮霍潑剌起波心榮光交燦
爍抵觸鮮完膚敢死鞍強弱強者益洋洋弱者遂
索莫可憐顏色似項羽憔悴離披一時落強者矜
强鬬不休揚聲轉戰碧溪頭不知好勝還逢敵一
敗終為水族羞

梁若巖夫子曰讀昌黎鬬雞篇愛其摩擬入神覽鬬魚歌又覺後來居上

望廬山

廬山高高極天秀色縱橫象緯前雲際星辰半嶺
懸楚城豫城浮微茫江流九派分涓涓造物矜奇

用力全不知開闢是何年我欲賦此心茫然俯瞰
百尋不測之澄淵仰眺萬丈不竭之飛泉霹靂發
聲鳴碧日虹霓舒彩搖晴川東峯方作雨西峯返
照松頂圓前巖回暖後巖積雪冰尚堅更有琪
花瑤草紫芊芊石梁橋畔多神仙石梁橋余欲度
第八洞天徐試步匡君授我以丹經叟猛飲余以
皓露但知世外有桐洞不識人間何喜怒閒騎白
雀向青谿翹首碧虛看瀑布此日歷遊腸足慰生
平悰縱步下廬山又見廬巖在雲霧廬山高高極
天心欲棲遲未有緣他時布襪重尋勝散髮登霞
巔仍巔

李湘北夫子曰荻崎歷落足賦廬山

馬當山

山險莫若太行水險莫若呂梁呂梁太行猶未險
險絕相兼有馬當馬當山彭澤水水勢縱橫山嵲
嵲突怒奔騰截大江離天隔日州波裏山蟠潑霧
一縷生晴空咫尺風雷起天吳翺翔河伯舞奮躍
蒼龍騰赤鯉中見拜江豚翻白鼓變幻離奇波濤

市吁嗟乎北溟蜃樓應若此垂天忽下虹霓紫翠
後餘霞光似綺石鐘夜半發洪聲舟人恐怕書生
喜還聞山有神憐才鑒超越勝候敘滕王孤舟送
王勃我亦襟期駕子安願助長風泛新月

蔡九霞曰任華李白之間

冷泉亭

晝愛山亭亭上行夜愛山亭亭上坐獨行獨坐翠
微中偶然得句無人和風定蘭香習習生霽清桂
子紛紛墮靜聽鐘聲度水來豁頭楚鴨驚飛過

吳佑觀曰不作禪語恰是禪宗

韜光

修竹引泉竹斷續因竹尋源陟盤曲漸看高鳥足
下飛忽有亂雲懷内觸拂雲為覔雲所來雲合泉
迴雨無開漫將此意問山僧山僧笑指空山綠

宋既庭曰心空及第

靈鷲峯

窈折幽深窮異景能氣接人肌骨冷近諦時聞邃
合磬仙耶人耶疑有影絶塹猶傳藏禺書丹藥五

文沉石井峭巉丈人不可遇日暮松鳴得無禮

鄧孝威曰身到語方親

九里松

山草山花香滿道捫蘿攀葛窮深窈白雲路盡下
青峯謖謖風生九里松長風驅松何所來喬松留
風何所去風止風行松不知悠然月上前溪路

鄭山公夫子曰有信手拈來之樂

寶劍篇

鑄劍忘年年歲古千年出水千年土翠積塵封[illegible]

七星星光隱見餘三五空山虎嘯家山問夜夜虹
霓指碧雲野人望氣收長鋏持向將軍獻此君將
軍睨視殊輕厭鏽澁沉埋何足羨今將但貴雁翎
刀誰知復用蓮文劍余聽此言長太息世無雷煥
誰能識解囊購得日摩挲泉飛秋水生顏色古今
幾閱英雄手澤不剩庫留鈌否捉入西郊鬼母驚
攜將幽谷妖狐走將軍耳食于將在昔日棄之今
復愛黃金不惜買青銅佩之欲鎮廬龍塞夜夢神
人過[illegible]儒[illegible]言哦即是鋃鋙請從君子終為友不

顧風塵伴武夫

施愚山先生曰士為知己死寓意良深

長安遊子行

長安遊子何紛紛結伴朱樓擁肥人爭擲生綃酬
艷曲纏頭輕重意疏親為製舞衫裁蜀錦更市街
前相引飲一朝買笑乏黃金玉顏更侍他人寢不
念閨中有細君縞衣布被眠孤枕

蔣京少曰意則翻新詞更吟雋古人作者雖多斷推此篇第一

又

長安遊子何紛紛房櫱呼盧延雜賓辛苦得金擲一擲夜又繼晨晨又夕偶然乘興暫時羸勝負無常終復失金盡于人人不憐回思鄉邑自洪欽嗷嗷婦子悲懸磬不得家中寄一錢

王阮亭先生日二篇皆是欲覺晨鐘聽之者能訴省否

蟻塚歌

燕京三月春風起芳草初生南海子桃杏風前齊作花上林掩映紅兼紫紛紛乘春去踏青繞枝飛燕共流鶯異觀忽爾逢平野蛾蠓群聚動人驚

觀蟻蟻成五塚似封馬鬣分丘壟四角中央列峯星高踰三尺如蜂擁爭看元駒若堵牆為詢何故聚春暘蒼髯野老為余說此地金元古戰場金元苦戰城南陌勝負如環銜劍戟此中翻復覆三軍渾河血濺波瀾赤可憐冤鬼不能歸化作蟲沙感歲時每至清明恒出垤千秋歲歲在邦畿觀者聞言皆太息英雄億萬摧鋒鏑此時貴賤孰為分形體雖同無異色武臣何事好談兵請向城南古道行螻蟻紛紛皆衞霍何如文德佐昇平

鄧孝威曰雲士七古每作一篇必有一篇王論高言贊於篇末此辭爲經冠如星日

潮汐歌

朝乘潮夕乘汐海水不移驅霹靂文種伍胥猶似戟大浸稽天天地白每至桐江瀾即廻為吉羲對

嚴陵客

洪昉思曰妥聽妥言都有異趣

採薇歌

寄語伯夷休採薇採薇人即議君非寄語叔齊休採薇採薇人將譏爾失丈夫旣欲立清名何能獲

為餓諫食君不見於陵仲子笑蟒螬蚓而後可成高節

葉九霞曰有激之言抑何奇警

擣衣曲

金風颯颯西南起吹入朱樓碧牕裏樓上青娥生暮愁方寸一縷縈萬里萬里長征向白狼三寒三暑未還鄉露華又濕鴛鴦瓦霜氣亦侵玳瑁床中原此夜寒如此塞外寒威應不止雪花緊緊積天山冰氣稜稜凝海水龍沙露處豈能勝帶斷還聞

績以繩戍士不知弄刀尺自期衣褐寄邊城妻身
未製禦冬服爲君裁縫愁不速寧令妾冷嘆孤幃
勿使君寒傷野宿手持納帛拭清砧學發虛桐振
逆許作疾作絲心欲絕或歌或止口微吟夜闌力
倦還虛閣半月回看沉碧落挑燈又復度金針肥
瘦今來私臆度使發江南寄縕袍星馳絮祝勿辭
勞馬蹄須及三冬至莫待春風絲柳條

顧茂倫曰穩寫倚衣之情命意俱高出古人一
層不能高出古人一層此等題總不必作

放鶴亭夜坐

孤山山麓寒梅發散步披襟嘆清絕風吹半謝半
開花月照將殘未殘雪忽看皓鶴自西來高唳傳
聲入寥泬處士高墳自寂然暗香疏繞浮虛白

沅陵捕魚歌

捕魚捕魚向江滸或用絲綸或網罟府密臨淵尚
可逃得從北渚奔南浦沅陵捕魚法最奇輕舠數
葉集深波鳴榔鼓楫澄潭上能使纖鱗無孑遺船
頭載鸕鷀船尾載猵獺漁父持竿揮羽毛一時入
水同搜括兩穴深深萬丈桃花亂落生春漲水旋

低看忽沸騰翻銀跳雪波瀾上漁人得魚相顧樂
賣錢沽酒同斟酌婦子歡娛醉欲眠避風移棹依
林薄孰知夜半神龍吼風雨雷霆來北一怒天
心發殺機擊催舟楫無何有吁嗟乎人物同游造
化中胡爲盡殺犯蒼穹截流快意宜爲戒寄語溪
頭把釣翁

采蓮曲

鏡湖湖水明於鏡窈窕閒雲湖底映斷續香風遠
近來變奇初聯翩閑觀采蓮女兒移小棹妝成還
向澄潭照衣將荷葉比清顏面與荷花分巧笑還
乘撓過十錦塘繁華夏令勝春光戲捉魚兒招翡
翠亂攪蓮子打鴛鴦紛衣壓亂迷嬌眼露滴珠圓
翻翠蓋尋香更喜得蓮絲覓藕偏憐牽荇帶波心
忽見並頭蓮玉腕春纖競向前激浪驚濤爭摘取
頃刻殘覆木蘭船整衣始見羅裳濕日暗低看微
雨集笑姑舒葉滿西灣取覆雙雙當竹笠晚霽斜
暉照雨堤青驄青雀各東西蜻蜓散入六橋去還
聽歌聲漸漸低

王仲昭曰粉香
雲鮑泥勁色飛

洗象行

上天有星曰瑞光散精毓獸產越裳低艱難始
一乳彎然高望山谷谷耳豐下媚目纖細雙牙夾
出雄倍長聞雷驟見花紋發沉水旋令怪異亡沓
人誘役攔廣阱雄雌左設引彼狂蹤窮奔赴陷莫
出悲鳴四顧心傍徨因爲通言當救爾爾能伏我
不爾傷象乃點頭答以意一諾終身不敢忘飼以
芻菽飲以酒循循日習成馴良重譯迢遞來闕下

歷朝積累盈百房錦韉步逐夔龍隊金絡班聯鵷
鷺行賜銜次第膺榮祿入值氤氳帶御香朝罷遊
人群就戲請擊石鼓聲彭彭劇錢更爲作諸技圍
人買醉傾壺觴候逢伏日當休沐鳳城曉出迎初
陽喧闐道路鉦笳動塵霧旌旆揚鑾儀使者
控服馬冠軍雲兜騄上驤蹄躍入河轟磕瀘踏波
踹浪沸橫塘長鯨作戲瀚海六鰲互駭翻扶桑
轉側浮沉非一態窈窕女阿御隨低昂忽向深潭猛
一沒人皆失色爲吞咎俄頃衆頭舒喘息象始濡

頂人濡裳我聞象兮在昔日歷山爲舜耕所染又
聞虞龍宴凝碧莫爲拜舞目怒張知者知忠宜大
節披緋無慚立廟廊謝詔已發可憐祇能爲天地
扶綱常且聞天竺用以戰一象能當百騎驍方今
潢池兵四起猶盍進功在沙場將軍神勇誇然猛
何勿負之埒怒蜻泰蜀滇黔無梗塞閒暇再說來
遠方雖得之物雖不貴君來始見通八荒

李湘北夫子曰若止形容洗象風
斯下矣許大文章燕許未能及此

錢塘陸次雲雲士著
同學　宋實穎旣庭
　　　蔡方炳九霞　評

五言律詩

古意

春氣透流蘇春光漾鏡湖曉風開芍藥夜雨長蘼蕪處處鶯求友家家燕引雛不知南國景曾到玉關無

宋旣庭曰氣蓄神藏大曆以上

隱士

雲壑久逃名高風吹太淸昔時聞隱士此日見先生薇蕨三春富乾坤一粟輕不知千乘貴豈復有公卿

姜西溟曰旣走又復推重名以太白未盡名以少陵未盡

偶成

獨步淸川上悠然見數峯秋風鳴薜荔曉日醉芙蓉潮落沙痕顯山寒黛色濃只疑湘水畔錦瑟可

重逢

蔡九霞曰俱近自然

與福山令

爾我皆貧士看君已服官莫因今日貴忘却昔時寒識藴金銀氣知餘稼穡難故人離之絕不必寄猪肝

宋旣庭曰良友之言福山令謂濟予儀思也具見至誼

漁父

漁舟歸別渚秋水滿湖平楓葉霜中變蘆花月下明風寒先識避隱至不須驚醉後吹長笛[illegible][illegible]夜淸

李容齋夫子曰如咏張志和

誌感

人生當貴顯毋淡布衣交競宵居臺閣猶能念草茅朱輪來北闕士室訪西郊古道今還在淳風近有巢

鄒孝威曰高岑佳境

北征雜咏

揮手登孤舫回頭望暮津家山猶在眼色笑已離
親同侶皆歡洽秋衣自若辛皆人垂別淚默默自
沾巾
宋既庭曰此北征第一篇也分首尾聯而下
無一首不真無一首不與字字耐人尋味
又
子夜哭歌發風吹鴨嘴船雲歸鴛水塘月照太湖
圓短笛傍漁唱疎鐘攪客眠乘程過郡邑疾擬箭
離弦
又

晚從京口出橫渡過沙汀江滸遙連白金焦相
青因貪趨北地不暇汲中冷燈火揚州郭笙歌日
暮聽
鄭山公夫子曰金焦相對青月
照太湖圓皆是不琢不雕之句
又
邗關登大陸釋棹事征鞍僕老馳驅慣騾高上下
難草衰平野闊日落古碑殘楊柳隋家樹行人拭
淚看
又

小市爭招客勞人正苦饑炊烟交比屋酒氣出疎
籬入座方音亂奔槽腳力疲停鞭謀一飽草草復
分馳
蔡九霞曰許多
情景寫得宛然
又
蒼茫投逆旅暝色接殘陽灘面光呼水更衣次解
囊澆愁傾濁酒養力臥匡牀人定寒燈滅孤衾受
月光
宋既庭曰韓
歸神傍何風

又
正適華胥境群雞互報晨忽來籬畔响驚起夢中
人欲曙增清冷初醒屢欠伸馬蹄烟樹裏拭眼認
迷津
萬貞一曰
曉行圖
又
戒心臨險阻僻路復荒年暴客多鳴鏑貧兒競索
錢荻徑過雜樹僥倖遇炊烟杞思填膺切凝眸視
碧天

蔡九霞曰有心人語

又

馬行憑夜眼躞蹀暗塵中月暈先愁雨星搖預識風界途寒水白引眺蓬燈紅嘹唳哀中野傷心感塞鴻

鄧孝威曰前寫曉行此寫夜行俱各盡致然於曉行易於夜行難詩中而有勝於畫中詩處

又

壘雲奔萬叠浩蕩起扶輪日暗雞聲曙塵高不辨人黑林鳴衆樹白浪起通津烟得逢傳舍相呼寄此身

又

征途晨復暮塵土積衣襟老客歸攜伞孤童笑墜驢攀船喧渡水爭道互驅車羨彼安居者閒眠午夢餘

又

惆悵山陽路停驂向夕曛蠏熬京邸索皮酒煮芳芬漂母祠前月淮陰城上雲留連兼慷慨懷古思紛紛

又

萬里黃河水遥從天上來伏流綸地出新道任神開口決侵平陸濤奔撼古臺安瀾何日奏漂沒動悲哀

顧茂倫曰賦泰山只向極大賦黃河只向極奇而皆極確真是如椽之筆

又

攬轡遊東國觀風未有涯齊民珍蔺市俗依重蒙茶佑飲葱爲饌吹香棗作花郵亭饒伎樂紅袖理琵琶

又

宿霧收殘夜天高漸向晨曉星明似鏡初日大於輪朝氣逢連爽鄉人忽遇親並驅言疊疊忘卻走風塵

又

得過三觀下因上岱宗巔海吸長河遠天包大地圓五更先見日九點半升烟眺福方隅廣迴環睥睨前

十字中有千略字

徐健菴夫子曰泰山詩應推第一

蔡九霞曰天包大地圓五字抵得一篇六合賦

又

良蘇開賢主殷勤慰客思秦箏彈遊女羌笛弄燕姬特下尚書榻同看游子詩遲將歌伎扇索贈竹枝詞

宋既庭曰歌扇索遊行役中得意事

又

揖謝平原酒長征路復迷風來驅水撒雨至壓雲低並涉皆濡足交馳互濺泥山僧燃火炬喚客[illegible]寒棲

又

道出白溝河沉吟奈何古今陵谷變高下戰場多厲鬼依殘骨耕人拾斷戈烽烟嗟又甚搔首一悲歌

王阮亭先生曰如讀古戰場文

又

易水褰裳過猶然見白虹致彈長劍鋏懸弔古英雄自爾標奇節誰人有此風方知豪俠客多在幽居中

蔣京少曰堪與易水歌激昂千古

又

策馬至蘆溝人烟夾道稠虹長行不盡獅眾數難周叠巘朝京去渾河入海流照殘名利客曉月自悠悠

又

北闕凌霄漢觀光到廟儒公卿儀從簡瀟漢說文殊上死花如錦長安米似珠不知南越鳥得借一枝無

蔡九霞曰北征二十二篇只如一首其間有瀟似浩然秀如摩詰雖如太白老似少陵者一首郎刪不去見其精神凝聚處

五溪雜咏

共在人間世遐方別有天竹雞鳴避雨松亂避螢烟樹落山頭果人耕雲上田迷津無處問花片滿前川

宋既庭曰五溪詩二十首與北征詩另一境界北征寫景於情五溪寄情於景總皆不釋人道語故調古而意新

又

溯洄緣曲岸野戍大旗開破廟餘殘佛孤軍守砲臺曝罷驚犬墜走鹿猙人來日暮吹寒角邊聲動草萊

又

旅思惟儀逵宵征不暫停巳時飛剩雨將曉帶殘星龍窟猶存影鰍船特有形翻飛頻槳遠白浪破青冥

蔡九霞曰此舟中幾存斷語皆刻獲

又

絕巘迷蒼翠晨萬疊來山橫疑路絕境轉覺天開鬱鬱青楓繞翩翩白鶴迴龍標曾過此高咏擬仙才

又

海雲歸晚壑新月照前灘景幻成詩易逢低作字難村更鳴岸鈇蛙鼓鬧春殘了夜猶無寐高吟興未闌

又

崎嶇幽谷裏盡是碧雲阿神獨尊盤瓠祠皆祀伏波峒民遵漢俗溪女唱苗歌㵎種漁樵暇悠然臥薜蘿

王阮亭先生曰足敵苑花曳蔓坊諸作

又

澹蕩水盈盈風吹一葉輕斷虹收暮雨薄霧作春晴纜繞懸崖急船過亂石鳴波濤天上至滿耳畫松聲

兼旬行僻境晨夕不能知峽峻容天小林高下日遲游空多野馬夾岸聚蹲鴟早臥逢愁裏長吟遣客思

陳康侯曰三四精確

又

突兀叢巇漸縱橫出上游浪花渦擊面石齒恰容舟沒鳥浮湍水纖鱗泝逆流偶逢平衍地樵爨息芳洲

蔡九霞曰詩人心眼巨細不遺

又

閒情隨境易坐臥覽淸輝徧汦騎樵徑藤蘿拂釣磯隔江聞虎嘯出水見魚飛應有貧霞客深深戀翠微。

又

玉繩將易度斗柄夜來占晴亭蒸交夏山川楚入黔苔黃雲意變晴雨客途兼正病相如渴疎簾颺酒帘

又

洞壑饒幽邃行行涉遠途松搜巢木客槐腹穴山都震耳溪聲大橫空石影纔瞑多閃爍冰氣偶鋭鋙

又

土開翠微高山農燒帶刀火耕肥地力水稚伏人勞啄粟防烏啄輸不察蝗蝗秋成期慰勞拍舞酣村醪

蔡九霞曰前第六章此十二章謂之畫寫全黔苗俗可也不啻五溪之集

又

香風高下至芳芷偏淸沉水靜涵鬢髮山容應笑言日幾飛一鶴磯叶宿雙鴛嵐氣舒徐出俄看雲影紫

又

篁箐迷天地征途不可行虎眠樵父避蛇叫旅人驚仄境過三日微晞白數莖何時臨瀨水霜鬢恐將盈

又

夔烟青幾縷梟裊出松篁縣解過僧寺城高遊女

牆草魚臨古渡沽酒上橫塘點綴山容好溪花遠近香

宋旣庭曰奇奥多矣此偏以平淡勝

又

推蓬看野色夜氣接朝光霧重迷雙岸天低近小航山川生瘴癘薑桂代椒椰但得調生術何愁適異方

又

荒暾人迹杳異類聚花源狒狒攀枝笑猩猩坐樹

言藏丹投遠壑挾矢上高原一發驚殊族夯啼越斷垣

沛隅盟曰拂拂猩猩之句然耶否耶此與蚍蜉虎賦等語要以驚人為主

又

瀑布當空下飛聲響翠屏掛猿聯百臂浴鳥聚千翎纖棹逢奇樹登崖得小亭迴看寒岫遠水送不窮青

徐西泠曰恍游仙境

又

掛帆將匝月猶在亂流中野豕能飛箭江豚善弄風安危憑激浪行止信孤蓬影落南天外飄零羣斷鴻

宋旣庭曰羅浮諸篇悉是下溪真境未歷其地者不知其妙

遇友

回憶分攜處同君俱少年風塵今復遇鬚鬢各蒼然已到知非日何須再問天不忘車笠語肯讓古人賢

洪昉思曰似對非對古調自異

友人謫戍

送子投荒去何能不淚垂雲深蘇武廟草沒李陵碑雖作生還想難知後會期冰天須努力鷄刺侍青旗

慰友

君莫輕為郡須知秩位優於今稱太守自古號諸侯嶽色浮南郭河聲走上游潢池波正沸端藉濟川舟

蔡九霞曰慰而能勉洽道熟人

與友

詩是君家事君窮詩愈工絕非凡近籍宛有古人風錦席誇重奪箪瓢得屢空時時出金石聲徹碧雲中

湯西崖曰此雲士為洪子昉思作也儷美中絕無標榜氣習

誌感

長安推好士誰得似先生開閣無虛日憐才出至誠贈言金玉重推食桂珠輕孰謂龍門客誰稱在漢京

宋既庭曰此爲李湘北先生賦也雲士爲其皆注其感深矣故言之真切如此

去郷

父老何爲者爲余泣道旁視民悲疾苦返己媿銜艮祭臨三令依依進一觴倂將風木淚爲爾一沾襟

蔡九霞曰臥榻之情於此可見

過屠門

誅生多少事何事不堪爲好遣庖丁枝徒令君子懸牀豈辭倍憐牛畏淚盈垂欲致屠刀惰能誅戮著論

宋既庭曰著論心腸聖賢言語

澄江集

錢塘陸次雲雲士著
吳門　宋實穎既庭　蔡方炳九霞　選

七言律詩

金陵

龍蟠虎踞竟如何悵望新亭興廢多照過六朝今夜月洗空三國舊時波針樓址廢生戎菽玉樹花殘卌女蘿千古繁華同一瞬遠風吹送採茶歌

宋既庭曰不刻不虛不晚不中自成高調

黃金臺

百尺高臺欲就平昔年市駿集群英律溫寒谷三千頃兵下青齊七十城銅雀徒貽香履笑姑蘇但沸管絃聲何如此爲招賢設土平猶能動客情

吳傳觀曰斜者始蘇相形高古議論似無議論八句中見其關國

于少保祠

土木變生傾帝座安危大計此時分不辭北宋爲南宋翻藉新君返故君中夏再臨功孰致外藩誅

立語誰聞泰天火烈忠魂見千載靈旗傍五雲

李湘北太子曰詩多忠者論不若此三四一聯說盡無餘 蔣京少曰人知詩中着論便是宋詩試觀雲士此篇有論大議論是宋詩否

呂仙祠

邯鄲道上騎驢過僥倖廬生値呂仙夢入草茅登館閣覺來卿相失貂蟬百年榮辱珊瑚枕一曲悲歡玳瑁筵家家風塵名利客誰經祠下自遂然

王阮亭先生曰自是君身有仙骨

梅

步入孤山當歲暮忽驚到眼有寒梅香從草木萌時發花向冰霜冷處開幾陣晚風臨碧水一彎新月傍瑤臺夜來不寐還吟望始別神人大際來

宋既庭曰雪滿月明得梅之境暗香疎影得梅之神草木冰霜得梅之品而通首神境在其中矣與古可稱三絕

釣臺

大隱廿年臥翠屏清風此日思寒汀故人不羨作卿月天子豈能臣客星兩漢洛中久寂寂一臺江上長青青先生高致不可見幾片白雲歸小亭

鄭山公夫子曰雄渾沈雄

岳墳

賊臣和議善逢君忽下金牌散陣雲一將死生關二帝兩朝勝負繫三軍城頭萬里山河缺斧劃長江南北分欲識盡忠心未已但看高樹繞孤墳

蔡九霞曰與武穆滿江紅一詞頡頏千古

雁

蕭蕭敗葉下江皋颯颯涼風振羽毛前正孕生排陣變網羅不及盤身高寒離關塞銜殘月倦宿蘆

花狎夜濤豈爲稻粱飛遠地順時南北敢辭勞

鄧孝威曰寫雁身分絕高寄託自遠少陵詠物以五律雲士以七律七律難於五律苦心者自知之而其命意之工波瀾莫二

岳陽樓

上高城心目開萬千氣象獨徘徊大王風自瀟湘起神女雲從巫峽來與助山川思作賦心懷鄉國罷銜杯忽看漁父乘波至鐵笛橫吹響正哀

宋既庭曰此亦崔顥題詩矣令後來過岳陽樓者閣筆

文丞相祠

信國成仁西市日乾坤晝晦變風雲空中雷吼餘
元氣天上冤歸冕宋君痛哭釣臺早羽淚大招昝
井所南文我來亦復悲忠烈劍佩聯依惻夕曛

蔡九霞曰動人發心
不是詩常哭耶

黃陵廟

悵望重瞳泣湘湖連積愁寂對平蕪芥栖雲裏乘
猜衛斑竹烟中叫鷓鴣新水正生濤愈壯古碑雖
在字全無我來欲聽湘靈瑟數點峯青海月孤

湖西崖曰
哀心欲骨

劉司戶祠

不畏批鱗逢比凰肯求苟得恥雷同文章傳世科
名外膽識驚人殿陛中言聽可無甘露變衆行當
令北司空書生孤憤今猶在爭見呂平起白虹

陳康侯曰一直
寫來光焰萬丈

夜郎

盤迴鳥道陟羅施秀鏡千巖促賦詩雨罷龍歸諸
葛洞雲來神返伏波祠樣人苗女歌囉唄銅鼓蠻
笙舞柘枝萬里客懷當日暮蠻烟繚渺蕩游思

蔡九霞曰寫與
境皆成異致

雪

四野凍雲低朔漠一天密雪下江皐水成銀海冰
逾厚樹作瓊林山益高覓句潮橋迷浦淑懷人土
室壓蓬蒿清遊不畏寒成僻恃有凌風舊縕袍

湖西崖曰
老氣無敵

表忠觀

崛起東南具智仁州雄十四善交隣劍揮越壘鋒
難敵潮落胥江箭有神烟下昔遊銀蜴斷殿前今
臥石麒麟猶聞衣錦村中樹歲歲花開鬭番春

張紀望曰最雄奇之句出之雋
雅此係神骨天成非由倖獲

鶴

翩翩千仞薄高雯唳月翻風下碧雲仙骨豈堪充
近玩羽衣原不類凡群花邊顧步神彌逸雪裏低
徊影莫分遼海歸來華表上夜涼城郭又斜曛

馬

渥洼異産應天房神駿雖奇貌類常舉世但知歌
赭白於今我獨重驪黃踏花那得依天仗汗血何

憐人戰場歎爾安危皆可託木經一顧遇孫陽

王阮亭先生曰感激悲壯

馬嵬

搖曳吟鞭踏碧莎低徊不去馬嵬坡衣裳雲想淸平調鈿盒人傳長恨歌銀母香埃嬌粉面桃花紅雨艷春羅詩人說到盧家婦爭為傾城喚奈何

徐健菴夫子曰義山詩不及盧家有莫愁結本此

蘇小小墓

錢水淪漣十錦塘佳人冢畔宿鴛鴦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錢小三起三眠柳帶長金縷歌殘留艷曲同心綰罷冷幽香青驄不復逢油壁松柏陰中枉斷腸

蔡九霞曰晚唐佳境

鵓鴿井

漢高脫難走臨城背井深藏鵓鴿鳴小鳥大功同紀信困龍奇計異陳平碧梧葉落愁雲暗鐵騎塵遙宿霧淸轉念石欄回首望天邊已遠帶鈴聲

洪昉思曰紀信陳平以漢事點染漢季本地風光饒有興趣

青塚

千秋玉骨久銷沉芳草萋萋直至今萬里不忘天子意一坏猶見美人心淸風環珮游邊月冷琵琶奏漢音欲覓香魂當曲罷啼無深處杳難尋

陳其年曰不賦青冢不脫青字大方筆意

古戰場

日色無光落濕中沉沉殺氣尚橫空千群鐵馬谷風馬百代英雄作鬼雄雨夜青燐皆化碧霜晨白草蘸沾紅後來徧覓仍無限爭欲封侯建大功

蔣京少曰一將功成萬骨枯與此詩悲壯互出

樓桑村

綠蓋亭亭擬翠華赤輪初上隱朝霞兒童隊裏乘孫迹草木叢中帝子家位繼高光承正統勢分吳魏限三巴行人到此思昭烈共愛蒼桑尚作花

虹

西指長虹亘太淸夕陽疎雨放微晴偶然正氣垂天地忽爾流光變晦明氣似龍文衝斗起形同[illegible]架倚天橫夏畦望澤如僥渴又截陰霄使輟耕

王阮亭先生曰意甚遠

竹

琅玕透日碧瓏璁怒蟄龍孫出舊叢爲拔泥塗偏
徑直已凌霄漢尚虛中稱松借色還宜雪勁草同
心不畏風時見蕭蕭搖密影渾疑青鳳下瑤空

宋既庭曰咏虹咏竹命意遂深
有如許大本領諸方許咏物

冰

寒夜俄看廣澤枯堅冰萬里合江湖頓令大地成
平陸無復狂瀾起畏途負戴不須謀勝揭浮沉何
處絡鷗鳧懸闌曲岸觀明月一夜散珊在玉壺

天下大師墓

水關西出隱浮屠燕子飛來半月孤病虎無心看
北固潛龍有恨遜南都十三陵外餘抔土二百年
來失鼎湖一自桑田成海後總啼鵑血灑平蕪

李湘北夫子曰通篇
沉鬱結句之感更深

山塘

傾城名士每相思環珮珊珊集艷姿異曲紅牙翻
古調同心錦帶結新知雨香雲媚真娘墓水碧山
青短簿祠緩度吳歈明月下美人清怨寄冰絲

宋既庭曰
清新雋逸

鷹

奮擊雄心橫九州悲凌殺氣動三秋飛騫勁翮風
雲起轉側雙睛鳥雀愁去掠遠州荊草際來窺高
樹下枝頭頸逆青帝移君性好向春風早化鳩

沛鶚盟曰末句深
得風人溫厚之旨

望夫石

玉骨亭亭不計年使君一去杳難還春山靜鎖愁
芳草秋水閒凝聯遠烟似欲化雲朝暮裏如將行

雨晚風前應卸尸解遺仙質聆得齋郎上碧天

徐健菴夫子曰寫石人
有縹緲生動之致仙筆

思鄉橋

一旦蒙塵社稷傾河梁回首淚縱橫當時不解忠
陳璀此日能無恨蔡京梗斷風中悲北狩萍浮水
上羨南行可憐一著青衣後鄉夢難歸五國城

蘭

葳蕤九畹繡蘭芽春早叢生不御斜辨色未嘗殊
衆草聞香始覺異凡花風過曲澗滑陰動露返層

嵓秀影遮棘楚蔓生曾不礙揚揚空谷自為家

宋既庭曰僕
素傳幽貞

石頭城

棹撥蜻蜓入畫圖江花江草隔江鋪魚兒來去多
從婢燕子迴環共引雛弱柳半遮桃葉渡飛花亂
撲莫愁湖石頭城下聽游女水調新翻勝鷓鴣

劉震修曰
詩中有畫

妬婦津

髗毀芳姿渡水濱亂頭粗服改妝新難逃覺鏡

憐我只慮蛾眉不讓人楊柳纖腰韜錦帶櫻桃
曲掩朱唇須知涉世皆如此風雨何嗟妬婦津

王阮亭先生
曰不嫌理路

鷓鴣

吳江作賦題鷓鴣萬里憐君遠道過言語久傳天
下妙網羅遂致隴西多夢思鄉國嗟無及悵望蒼
霄喚奈何何似鳲鳩無巧舌柔陰安穩碧山阿

王阮亭先生
曰深於老氏

金山

破浪揚帆泛小舟登臨眺望正高秋根蟠滄海居
鰲背寺繞危峯學蜃樓花落花開浮水面潮來潮
去砥中流大江南北夾州虛遠隔茫茫兩岸愁

九思九日三四
奇矣後復起絶

汨羅江

離披江岸引蒹葭憑弔三閭問客嗟烏賊見人旋
吐墨射工過影即含沙貝何哀柳依寒水紅蓼青
萍映蒹葭一曲楚詞讀未畢漁聞嗚咽起悲笳

晴川閣

望遠誰云可當歸添愁翻為陽崔巍雲開暮嶺闊

猿嘯花落殘春見燕飛楚地不逢吳地客他鄉做
盡故鄉衣晴川閣上思無限滿目蒼烟起翠微

蔡九霞曰從古句中
翻成新話響遏行雲

易水

圖藏七首筑藏鉛慷慨悲歌出右燕但把死生盟
白水不將成敗問蒼天同揮一劍英雄逝共有千
秋姓字傳嘆息斯人難再見朔風四起捲寒烟

陳椒峯曰慷慨
悲歌足形荊聶

鐘

百尺高樓依古寺鯨音時吼震禪扉靜中忽動聲何壯有處旋無窮甚微散入空林秋葉下鼓殘落月曉星稀幾番清夢時驚覺太息猶難叅息機

宋既庭曰令人發深省

燕市

身居燕市作吳吟元夜行遊旅思親燈月光中孤客影笙歌叢裏異鄉心繖裘蹀躞馬彈長劍玉軫冰絃冷素琴剩得閣中當此夕詠懷織錦有餘音

陳葉生曰可不嫌多讀

鏡閣

王郎天壞摛詩名擲地時聞金石聲賈島生前先作佛伍喬沒後遂無星迎人習習春風散照閣盈盈秋水明三尺十年更宿草伤聽長笛淚縱橫

此余爲故友王于古所作也古直天才上金鏖詩玉樓早賦不勝退思附此於樓右之末見余之直以古人待王于也 自記

澄江集

錢塘陸次雲雲士著

宋實穎既庭
吳門 評
蔡方炳九霞

五言絕句

五人墓

五人五匹夫五人五君子埋骨在青山道名在青史

羅弘載曰讀之淋漓

宋既庭曰五人墓詩第一首

雪中吟

大雪燕山道堪嗟行路難不能守僵臥愧古袁安

宋既庭曰天然去雕飾

古意

思婦乘春晚閒觀溪水傍一雙是鸂鶒一對是鴛鴦

蔡九霞曰古甚含蓄無窮

隱者

雲從水上生水自雲中出弄水復弄雲山中無暇日

宋既庭曰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此詩註脚

書見

霹靂震空山萬物皆驚悸嫗砍枯桑株猛虎自安睡

宋既庭曰奇意甚深

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妾亦未曾歸不信看清夢何方不獨依

蔣京少曰起得陡然令人不測

題画馬

西北有壯夫徒步充行間驚喜見驊騮欲去還留盼

宋既庭曰不說破画馬善於題画

棲霞精舍

朝行翠微中夜宿翠微裏西嶺暮烟銷東山明月起

蔡九霞曰仙乎仙乎

贈楚師

辨水方停馬看山始下營元戎多勝筭更有問書生

宋既庭曰寫出名將風流

題貪山石壁

貪山名不美登陟亦徜徉孤竹來居此高峯即首陽

萬貞一曰眞味貪泉同意而並不雷同

書錢塘公署

皓月懸冰署悠然無一塵尚嫌楊震宅猶有贈金人

蔡九霞曰善翻

眞娘墓

把酒弔香魂墓上香風起吹落碧桃花片片隨流水

洪昉思曰是耶非耶其人斯在

碧玉歌

美人名碧玉艶曲撥紅牙南北東西客都忘各有家

團扇歌

手執白團扇下階撲螢火螢火光雖微孤幃能照我

宋侃庭曰無聊之甚歸意甚微

元夕看梅

梅花繞墓前向墓滴尊酒爲問墓中人亦知花好否

寄內

出門雖六月半載未離家夜夜成歸夢同卿話絳紗

毛會侯曰真情奇語

得家問

久絶故鄉書乍得心猶悸未及夜封函先看平安字

蔡九霞曰真極虐人每有此種偶作

婕妤怨

春風桃作花春雨桃成實昔院昔春衣寂寂過春日

宋侃庭曰可以怨

又

世自重新聲妾自彈古調心賞自相知何必求君好

蔡九霞曰此似不怨其怨更深

書見

釣垂垂柳下銀鯽上金鈎魴鯉方驚散旋從芳餌游

章天節曰嗟乎魚鳥相與萬世而不悟

偶成

泛棹若耶溪玉指持蘭槳採得並頭蓮閨中還獨賞

聞鳩

南山鳩喚晴北山鳩喚雨相喚互成群欲令天無主

澄江集

西陵陸次雲雲士著

同學 宋實穎既庭 孫方炳九霞 評

七言絕句

贈芷江隱者

十二峯迴十八灘漁舟欲上問津難山亭春盡無人過開遍桃花只自看

宋既庭曰別有天地非人間人境如是詩境如是

關呼只用南山老竹竿

宋既庭曰樸老

又

儒冠儒服委丘墟丈采風流化土苴尚有陸生坑不盡留他馬上說詩書

鄧孝威曰祖龍遺恨

又

刀筆何能具大猷特崇掾吏廢儒流謂言此内無豪傑偏有平陽共鄼侯

原缺

成敗原知不自由出師猶欲盡人謀大星不落秋風夜應使蒼天亦姓劉

毛行九曰天姓劉字語也以之入詩又奇而法

偶感

百戰酣時兵始休桃林散牧釋邊愁三軍半作沙場鬼只有驃騎獨拜侯

宋既庭曰千古如斯

咏史

銲鏑都銷燧火殘金人十二護金鑾孰知戍卒函

澄江集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陸次雲撰次雲有八紘譯史已著錄是集皆古今體詩蓋其官江陰時所作故以澄江爲名集中五言短篇及宮詞之類頗能自出新裁而蹊逕不免於太狹尤侗序稱次雲尚有玉山集附此以傳此本無之殆偶佚歟

北墅緒言五卷

〔清〕陸次雲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三年宛羽齋刻增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北墅緒言五卷》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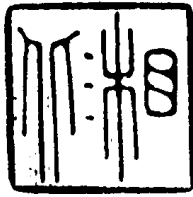
序

古人之詩曰令德嗚高言又曰醇意發高文余讀陸子所著書而歎其不爽也陸子生西冷幼孤立事親孝待友信在貧如客學主存誠與之交者無不有飲醇之樂發爲文章皆自性情流溢又且謙抑自下載酒余門余樂與之游幾二十年如一日也阮亭王大司成尤稱其五言古詩有漢魏意諸體卓絕逈不猶人其切劘于詩也如此而其爲文復化秦漢六朝八家之迹而神明出沒無美不臻

猶歉然自下不欲輕出示人汲汲焉惟以表章當世名賢爲事故於詩詞諸選一再不衰亦可以知其用心虛且公矣己未膺薦舉陸子摩空作賦已入彀中以溢於珥筆之數去而作令不數月旋以憂去至今客從郟鄏來者無不稱其邑中謳思不替父老猶垂涕而道其賢蓋去後之思非可勉而致者也其爲吏可知矣今復需次長安余因得重與握手勞苦之餘郎然其饒喜其著述益富多屬宦游所作夫古人所謂一行作吏此樂遂廢而陸

子獨於政事之暇努力文章其人何如耶澹人學士東川編修與陸子生同里皆總角交許其文之十一以問世謂陸子從余游久而問序於余余何以序陸子耶夫陸子讀書學道久著聲吳越間比游長安十年之中詩人也詞客也博學鴻儒也旦有司也上特達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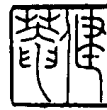
天子下傾動夫公卿不可謂無遇矣而其爲有司也蕭然之况無異平時依然一貧士也且中間坎壈困頓遇矣而仍不遇亦可慨矣然陸子曾不以累其心行將復宰百里展其時日其政化當過於令郟時文章漸老漸熟必更有進焉者余且與阮亭拭目俟之矣

康熙甲子季春望日朝霞友人李天馥譔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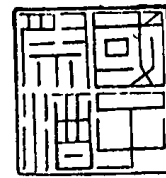
陸子雲士高才績學連不得志有司以詩人游輦下諸公聞旣而應薦試詩賦

天子殿前復報罷其親老矣遂捧檄蒞郟鄏爲令亾何以憂去旣除來京師需次銓曹出其所爲北墅緒言屬余序之雲士工爲詩尤長於五言古體王阮亭祭酒以爲得漢魏人遺意其他文章亦有原委自成一家言而北墅緒言者其所雜著文也夫以文爲戲始於漢人如王子淵僮約楊子雲逐貧漫溢於六朝則沈約有修竹彈甘蕉文韋琳有觛表近乎俳而實文之一體昌黎爲毛穎傳子厚題云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也其後遞相祖述日以益衆不可具舉蓋才人志士陸沉下僚不得與於朝廷大著作有時滑稽諷刺亦大雅之所必取也雲士此編類乎前之所云者爲多蓋其湛思經術之餘勤心政理之暇適然有感直寫胸情而與古之傳者同工異曲雲士洵可謂多才已然此特其緒言云爾嘗鼎一臠令人愈思其味之異窺豹一

班益令人愈美其文之蔚雲士其將奮鴻筆爲昇
平黼黻哉余企踵竢之
康熙甲子夏六月崑山徐乾學謹序

序

錢塘陸子雲士貌嫥而容寂歲丁戊間以鴻博徵
尋罷去作吏郟縣又以憂去官薄遊沅湘洞庭間
盛作爲歌詩古文辭以紀其歷覽見聞之跡余讀
之未嘗不歎其才之兼也夫坳塘之水置杯則膠
安望其發崑崙經底柱屈折萬里而放之海也枋
榆之鳥搶尋尺而喜安望其乘羊角摶扶搖去六
月息而將且圖南也陸子詩極排奡獨出新意寧
使人疑怪終不爲禿屑俗下之調而其爲文騷則

歌辨之遺記序則曾王之緒至其採風土之異可
以備輶軒述山川之形可以登
皇覽非僅文士筆墨祗以爲性靈陶寫之物已也然
則陸子之才顧可量哉夫誦詩三百非不多也而
授以政或不達闕里之堂人倫之所總萃而文學
政事不能同科陸子即工爲文章將無止爲文章
之士已乎然以余所聞郟鄏之政未浹歲百廢振
興綱舉而目張去之日郟鄏之民罷市走送累百
里嗚呼是其爲政非有過人者而能致是乎以文

章如彼以政事又如此信乎陸子之才兼也古稱登高而能賦可以爲大夫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於是陸子刻緒言成而其友濟南王士禛爲其序時康熙甲子夏五月

北墅緒言序

同郡陸子雲士少年讀書負奇氣著名鄉里間屢困場屋輙抱書劍走四方歷名山大川與寓內名公鉅卿遊以詩古文辭相切劘戊午之歲

天子右文徵天下博學宏辭之士試之殿陛布衣諸生皆得官禁近給筆札陸子姓名已在選中獨寥落不得超授顧以母老亟請捧檄知郏縣涖治數日以憂去今需次復來都下以枌榆之好相過存夜寒對酒發其囊出北墅緒言若干卷曰予前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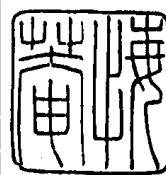
之所作也行將燹燬籌書兹事且遂廢矣余曰不然古之能文工詩之士嘗爲吏者亦多矣農桑教化本諸經術所以爲强教悅安也政成民理之餘覽其山川土俗而記載賦咏之此其所以異于刀筆筐篋之陋也君家士龍亦以浚儀宰表爲清河內史司空張華甚器重之今其集具在讀其書猶足想見其人何必長楊載筆太液從遊而後稱當世作者哉吾知子後此之所論著當倍於前此之工且多而治行之高又足以發揚其聲聞自有茂

先其人交相薦倂亦何患名位之未達歟陸子曰
諾君其為我書之康熙甲子三月朔日同學弟高
士奇拜譔

北墅緒言序

江陰陸雲士使君者系由吳會號雲間之士龍家
住錢塘似孤山之鳴鶴九峯三泖羅列胸中兩湖
六橋迴翔筆下集開府參軍之勝漁獵詩壇擷屯
田學士之標鼓吹詞苑曾應鴻儒之選待
詔金門旋從茂宰之班分符巖邑昔鳴琴於郟鄏今
製錦於春申既專政事之科兼擅藝文之志潘安
作縣寄題河縣之花謝朓居官每咏澄江之練探
其篋衍爰有緒言在昔立說之妙莫若蒙莊敘事

之佳無如腐史逍遥齊物而下復有馬蹄說劍之
奇世家列傳之中更以貨殖滑稽為巽蓋以意司
莽故洸洋變化而實獲我心以氣運斤故跌宕縱
横而適合於法不圖陸子并此二難至於賦材之
罷上視齊梁偶語之工下排垂拱碎諸青黃黼黻
雜五色以成章金石宮商會八音而度曲園自標
緗之富從事於斯何緣簿領之餘興言及此譜其
音韻便入絃歌玩此風華如添圖畫作者備矣欣
衆美之畢陳讀之爽然愧一辭之難贊平原公子

獨推北墅之才玄晏先生即是西堂之客
康熙丙寅小春既望長洲治年弟尤侗拜譔

序

蓋聞素絲受采非必染於朱藍大樂流聲豈獨遺
夫商羽推之藝苑文亦宜然細大雜陳無傷雅製
穠纖合度即是名篇故馬遷哲匠間弄筆而述滑
稽韓愈儒宗亦鑿空而傳毛穎枚皋嫚戲妙選金
門曼倩詼諧時蒙賜帛以古準今當無殊致吾友
陸子雲士崑岡積玉谷水迴瀾處士孤山不羨華
亭之鶴天隨舊宅還思千里之蒓每託跡於蓬蒿
時怡情於竹素智珠慧劍彼頂集其毫端楚奏越

吟絡繹奔乎腕下與余投分殆二十年風雨瀟瀟
鼙鼓晨鳴之響雪霜皜皜窅凋勁木之心或泣或
歌咸徵至性一觴一詠差有同懷今觀其近所爲
文若干首巧心濬發似出天然刻意雕鏤未離太
朴敘事絕蔓延之語體物多瀏亮之音箴取清新
豈必效虞人之補闕論期朗暢何用擬敷叟之微
言譬彼蘭茝適宜遊夫翡翠方諧幺鳳什自息於
桐花斯誠學海之支流抑亦詞場之逸軌而世或
拘於耳食漫以目論擯幼眇之新聲襲噌吰之凡

嚳賦名六合已是大愚序冠三都終難增價詆陶潛之閒情爲猥褻斥宋玉之神女爲荒唐斯則優孟衣冠依稀楚相虎賁面目髣髴中郎究何裨於典刑徒自矜其抵掌奚若性靈之陶冶冥契前脩意匠之經營旁參麗則由茲僞體迺彼眞源涇渭之分略可覩矣更有異者華門圭竇恒以述作自娛學士經師不惜仰鑽之苦雖多汗簡未足云奇而陸子既綰銀黃遂膺民社聽覽之暇挾文史而縱討論案牘之間觀古今而展戲謔莫不薈蕞成

書畀之剞劂豈非名教爲束雖物至而不攖神理彌超與天游而無累者乎余術慙薛燭詎識龍淵鑒匪孫陽安知驥足然而伏處敦金蘭之義登朝愛推轂之風三復斯編能無揚詡聊題短札俾附簡端敢言鼓吹之前導用作羽儀亦如升髦之始加幸無棄置云爾

康熙二十三年歲次甲子四月同學弟汪霦頓首拜撰

北壑緒言編次總目

總目終

北墅緒言目錄卷一

賦

騷

七

北墅緒言卷一

錢塘陸次雲雲士著
同學 高士奇澹人
汪霦東川 評

御試

璿璣玉衡賦 有序

臣聞學貴通天事恒應象五行非渺七政宜稽是以典載渾儀治先測晷第竭管窺之見罔能上識蒼穹惟藉器度之精得以畧窺碧漢既承明試敢謝無知謹上俚詞敬形偉製賦曰

帝治難名蕩蕩平平政隨時若健擬天行八紘盡舉六宇攸寧法人時而敬授製奇器以尤精爰（週）命羲和殫心稽古損益規模斟酌度數陸離璀璨等驪龍之抱珠一氣渾成如鶤雞之育卵循環無端（形似甚工）捷若轉丸軒轅鏡湛太極圖圓高敞靈臺之上可諦視而詳觀似身出六合之外可存而論可論而（極）議以為有中之巨物也有然以為空中之細物也（橫又極雅明絶非常筆可到）有然道里縱橫紛然可紀赤白異墳斯為九野（鋪敘館閣）弼環衛秩然圜旋尊卑異位斯為三垣若夫緯星宛如梭織各一週天或遲或疾至於經星儼同碁佈分主方隅無差無忒惟我

聖學首重敬

天萬幾之暇博覽天官仰眺蒼蒼豈謂遠而難問詳觀歷歷實惟近而可參（歸束到題）

聖德益修瑞徵益現慶雲既呈含譽復見載考含譽之祥實與景星為伴特異形而異名故光不類太陰之半是星一出彗孛旋消太白斂耀蚩尤遁逃含譽熒惑旗轉招搖四時迭運悉視斗杓是皆（敘實事頌而非諛）（都非泛語）

聖躬觀象警心建極承乾之所致孰云璣衡之設僅補于（收得圓足）

聖治之分毫 臣既呈小賦再拜而重進歌曰

聖不自聖兮聖日躋敬（清麗明堂之格）

天之威兮天與齊璣衡在心兮心相依衆星翼翼兮

紫微拱

省耕 附詩

丹詔下

龍樓乘時非逸遊青旗開
北闕苍輅適西疇萬騎衞郊野千官護
袞旒重農師古帝為度示諸侯甘雨霏霏潤和風
習習柔新枝栖戴勝綵羽拂鳴鳩擊鼓觀迎虎被
簑聽叱牛逶迤溝洫裏宛轉陌阡頭疾苦田家得
恫瘝
聖主憂窮簷嗟不足
御廪補能周父老歌康阜兒童頌豫休陰膏恒湛湛
禾黍自油油豈復愁無歲行將慶有秋祈詩何所

興夏諺實相侔
止犇卿雲集
廻鑾瑞藹浮杏花紅映日菖葉細承流婦子瞻
天表臣工擁
翠裘史官書
盛德嚎暖滿謳
雉尾遙遙去爐烟淡淡收
皇恩將愈溥愛戴滿神州
一字不浮衆美俱備有頌有規可為人告之法
潛人
此律賦體也言簡味長不同堆積星象如荻駱
駝無娬媚者應制體自宜如是○五律步伐井
然意圓韻足　東川

西湖賦

西湖賦者次雲之所作也次雲棲遲北墅游藝中原每逢四海之人必問西湖之勝難於更僕特為敷陳標建霞城擬選天台之勝樓蜃市蒲言溟渤之奇爰代繪圖聊當吹影云

（湖勢山發源）天目高倨天宇湛雙瞳懸二乳應龍飛威鳳舉舒（一句轉入）一氣之蜿蜒走錢塘之江豬其環焉而左顧者西湖也湖形若鏡鏡彼碧天涵虛以虛映圓以圓贉（絕勝秋水長天之句）三十里之積浪拆千百世之餘瀾郡治資甘險灌

六區皆井海昌輸賦遙滋萬頃會田鷗鳥浮沉兩水魚龍潛躍三潭浸稽天乎無時而溢熯赤地矣何日而乾玉虎負嵎武林之麓爰著金牛乘漲明（相形見美）聖之譽因傳遙洞庭彭蠡之浩瀚書榻雕檣凌風雨而不驚其險亞太史青草之漂渺文窗雅檻坐天漢而彌覺其安捨為池則五利失濟乃塞斯百（第一）（以賦湖之槩）族歡者為洋洋之大觀有湖無山湖雖清而弗妍（第二段由湖及山）（章法一變）乃舉巖與丹嶂又歷歷可數焉寶石寶蘊玉岑玉積獅踞一隅鳳擴兩翼松樂夜奏僧臥雲居之雲桂子秋零客候月輪之月南屏屏列夫西南阜亭（清絕）亭峙乎東北三台巍秀恒卜兆以開塋五雲高寒每臘前而進雪校場觀兵於帝子巨石排衙楸枰佈局於神仙崇臺遺跡孤嶼孤浮繞梅花兮三百（第三段由山及嶺）有山無嶺山雖奇而鮮景乃巍峻與平夷又難窮其幽迴慈雲朝麗棲霞曉紅歲寒巢鶴郎當蟄龍（忽變七言句聲覆金石）八盤金碧沉深穴萬松風雨響晴空石人聳肩欲笑語風篁音韻諸孫桐幽淙下與水國合搊壁上與天門通大麥小麥分髻壑而高低綽約小青大

青列眉黛而淺淡空濛有嶺無峯嶺雖秀而不工（第四段由嶺反峯）乃參差其多樣爻無一之雷同南峯高高何極欲陟其巔踏白雲而後出北峯高高何極欲下其巒（何亦好）披青靄而後入（峯多樣）春葉祈蠶降魔鎮石靈鷲飛來杳冥而莫測稽留苔蘚無行跡蓮花蔕萼青千尺月桂高懸照湖南之慧日峯固異矣洞更幽焉拒蛟（第五段由峯及洞）（章法再變）樹鐵禳火陡洞石門惠因濯蕙滋蘭十八應九溪響潺湲洞既幽矣洞復幻焉石屋水樂窈窈珊瑚（第六段由洞及洞）片穴一泓潛龍隱猿烟霞萃淸金鼓藏喧紫雲青

衣神怪凬傳匪惟洞幻且兼石靈片雲遺彩落星（第七段山洞峽石）
示形精魂再過期踐三生匪惟石靈又且泉清僕（第八段山石泉）
夫藝竹君子濯纓眞珠白沙走圓漾明六一瑩徹
參寥澄泓是種種者濟湖之勝或左或右或遠或（第九段總一束）
邇更僕難磬悉造物之奇儘天工㦲巧人力愈精
夌虛駕空就險稱平靈結幻構莫狀莫名使人弗
暇於應接者又足以亂顧盼之游睛爰有臺可以（第十段賦臺）
騁幽懷其偪烟霄而入者則有翻經看松初陽晳（臺敍法三變）
月玉壺芝雲大觀照膽之崔嵬爰有亭可以適閒（第十一段賦亭）

情其樸空翠而出者則有望湖問水柳洲放鶴遇（第十二段賦堂）
溪夢謝湖心冷泉之崢嶸爰有堂可以坐清光其
當爽氣而啓者則有秀石遠覽有美淸暉西嶺桂（第十三段賦樓）
子潮音宗鏡之瑋皇爰有樓可以極遨遊其干青
雲而上者則有五開豐樂歷農來鵲巢雲夕佳巘（第十四段賦閣）
然環翠之飛浮爰有閣可以縱娛樂其結蜃氣而
成者則有翠微雲漢數峯竹鏡巢居伴雲梵香四（第十五段賦堤津波四支）
照之綽約若夫白公南蘇公北放紫騮騁素展或
止行隨所適雙堤之疎越也柳絲青桃瓣紅與朝（第十六段賦堤）

霞貫彩虹烟景裡畵圖中十景塘之纖穠也步草（第十七段賦橋）
芳眺雪棧壓金堤鎖碧瀾疑月偃訝龍眠似壁判
若珠聯西冷段家十二橋之奇觀也倸所內六和（第十八段賦浮圖）
外映湍洄鎮溯湃顧雷峯夕照在三藏經伏羣怪
弔虔忌埋蒿蘋列浮圖之勝槩也瑤池華玉津綺（第十九段賦圃）
葯洲香半春卉梅岡梅水丘水小隱幽聚秀偉撰
蓬瀛去無幾衆名圃之秀美也栽沙棠琢木蘭泛（第二十段賦舟）
青雀浮紫鸞臥烟波坐水天諸畵舫之淸妍也元
夜燈秋夜月小春天踏陽節士女游淸夜徹兢龍（二十一段賦節序景物）

舟簫鼓熱鵲橋成蛛網結會盂蘭水照設䝐雪藕
飛玉屑染赤脂光可奪楊梅芳蓴菜滑剛龍孫歲
不竭菱芡疊菰米潔蓮可衣藕堪雪麯院幽花港
潤銀鯽鮮金鰻活土鮒肥潛黿穴會漁船圍陣列
洛文鴛樓俊鶻聚鷗鳧浮且沒景物佳皆可悅四（二十二段賦堤道）
序節華與物遷之彙集也至若三茅示幻蹤四聖
導先路十廟鬪雲霞六院棲烟霧雲鷹夜鳴鐘聲（院章法五變）
向空江渡海日瞰韜光金電扶桑露鳳林鳳未棲（滴遺）
虎跑虎嘗踞天竺小梵天慈愍莊嚴具貝葉高麗

積竹筵淨慈付聆慶逖社結五柳逃禪慕廣化祀
名賢大德居高處靈峯衡玉泉水石閱朝暮法相（佛〇生〇僅〇句）
及大佛眞僞胥堪悟盧舍逮放生樂土游魚聚翠
鳥振瑤天龍象馴花雨凡百仙宮梵刹之珠網星（結〇住〇中〇幅〇過）
垂璇題金鋪玳瑁鏵乎銀椽琉璃輝夫寶樹也然
（下另提起）
聞之人因地著地以人傳孕靈俊傑鍾秀英賢忠（慨〇太〇白〇能〇爲〇此〇句）
孝壯山川之色文章開天地之顏惠績高風累累
名卿逸士奇踪幻跡紜紜佛子神仙莫不輝煌簡（二〇十〇三〇段〇賦）
册照耀林巒胡可不備述於遺編不有夫萬弩發

（入〇物〇意〇法〇六〇變）
雕弧一劍霜寒劍伯圖知命歸誠而受祜者乎抉（天〇倫）
目視勾吳驅海水於滄溟伍大夫褚陸兩祠同負
郭岳于雙墓共濱湖金祝忠魂埋馬革施張毅節
截鼈跌銀瓶墜深井寒鐵主名都童子殉親投烈（欲〇供〇然〇務〇不〇可〇端〇倪）
熠星嶽流光匹宇乎有梅妻不寂有鶴子不孤我
琴高士傳前有許由後林逋鄭侯廿泌水牧之咏
梅實居易憇青蕪詠及而外稱范蘇了公事在乎
湖今日棠陰尚未枯謝廉吏可爲而不可爲乎周（古〇有〇餘〇情）
塡詞楊竹枝貫薩鮮于美且都楊載饒奇氣邊遜

汇東稱大巫文不在茲乎琴操歌樓蘇小墓猶有（文）
當年芳樹無汲葛洪之丹井撫丁仙之鶴雛啓閒（心〇更〇跳）
喜於幽龕忝永明於敞廬坐鳥窠以安禪過虎溪
而歡呼寘瓢笠於雲棲勾七筆而俱無事可得而（余〇推〇湖〇形）
聞也人可得而遇乎若天子貪偏安之樂宰相躭
半閒之娛二勝環忘而不顧兩河失置而不圖會
見枯魚泣釜而湖爲沼也斯不亦愚而不悟者乎（由二十三段至此凡三十段皆就人物指點）
古與今同此湖也不善處此者待淪亾而刳微詞
於西子善處此者雖割據而剎伯業於東吳是則

於此興也非湖功也於此衰也豈湖過乎泛斯湖（終〇歸〇要〇結〇作〇手〇用〇意〇如〇此）
者可當千秋金鑑余是以感而作賦也乎
有三都兩京之博贍而意象空明有阿房赤壁
之超軼而體裁閎肆賦心眞不從人間來　濟人
自有此湖便當有此一篇文字直至今日始待
雲士揮毫者盍大題目必大手筆爲之方稱也
盡態極研湖山生色　東川

琴賦

緊彼古樂爰有八音匏竹吹匏戛石敲金華響振暢土韻調陰絲木相兼惟瑟惟琴之製肇自羲皇嶧桐情柔文梓性剛調合中和元音始揚象天之圓法地之方龍池龍吟鳳沼鳳翔四序流遷（說得廣大）八風翕張三尺雖微造化蘊藏真返聖賢教敷帝（章法蟬聯）王是以堯撫絃而暢神人舜思親而格昊蒼襄陵操於大禹訓佃奏夫成湯周文歌乎玉門宣尼學（中有琴頌）自師襄穆穆乎渢渢乎時悠然而思時澹然而忘

一唱三歎並洋洋乎大雅之章傳之伶倫奏之廟堂損益屢更易羽移商五絃含五行之精九絃分（人不及此）九星之光一絃自清其一心無絃不鼓而無傷加文武而爲七惟萬世之可常桓有號鍾莊有繞梁水仙聽海上以移情神女理吳亭之明光齋媛寄貞心於思歸伯奇託純孝於履霜單父鳴而和樂雍門感而悽愴文君順耳憶綠綺乎相如文姬慧心辨焦尾乎中郎毀琴撫高節乎戴逵碎琴求知（典雅該博）音於子昂長清短清和長側短側之曲秦聲楚聲

擅秦人楚人之長佳話垂之奕世被簡册而芬芳泊乎後代南雅淪亡淫啟桑間響遏玉猕琵琶人懷絃索登場箏竽箜篌節蕩音任嗟莫砥其迴瀾爲君子之憂傷迴有莊生漆園之裔吸星斗而在（敘述處另開一段甚妙）胸吐虹蜺以成氣坐大隱於溪山走上仙於陸地說劍術其通神全儒修而游藝欲正樂而起衰紹先民之精意擒練絃以自隨道已進乎其技爾迺游名山歷大川訪奇書問異傳策浩然之驄足泛志和之畫船既周覽乎輿區過聖湖而流連余久

聞聲避邂相遇一揖情親片言神注風便方來日移不去爲余特奏高山慰十年之思慕於是出橘梧當淸秋寶軫旋瑤徽浮素指動逸韻流大絃洪小絃幽其始作也如山雲初起寸膚不合乍縷縷而油油其少縱也如大塊噫氣起青蘋之末窮碧（先生奇極我猜）落之表肆迴薄而颼颼其入於神不自知其然而然也如列子之御風蓬蓬焉而西蓬蓬焉而東與造物而同游其曲終也如喉收乎皓霍如羽毀乎鳴鳩調既往而猶復音已逝而仍留匪名言之可

傳有靜理之堪求作一聽兮心神清而肢體輕蕩煩鬱而滌百憂余既爲之賦而又爲之辭曰一奏雲起再奏雨施古有師曠其道能之一奏泉湧再奏芝出古有嵇康精乎其術今我莊生兼兩長而技絶超于晉之吹笙邁瓠巴之鼓瑟畢蕭史之品簫薄桓伊之弄笛譜琴學之心聲繼皇初之雅轍障鄭衛之頹波藉天吳之偉力余也拙思媿乎崔駰馳詞遜夫林奕既伯牙之獲逢登子期之莫識聊走筆以贈言誌千秋於一日

古調良自愛今人多不彈雍然穆然非近手之可及濟人

其調之高則陽春白雪其筆之化則流水高山琴德最幽文適相似 東川

鏡中美人賦

芳宴兮初回倦起兮篤催將曉粧兮剩懶臨寶鏡兮徘徊明星乍開夜珠方剖清虛湛然空諸所有偶爾相逢翩若驚鴻水晶高啓疑貴主之還宮齊然會見宛如飛燕玉魄虛懸擬素娥之出殿側身將去素影猶存是一是二同倩女之離魂半面偷窺盼流美目乍隱乍現等阿嬌之貯屋金谷深深銅臺杳杳軟玉交輝溫香互繞神光離合比媚分嬌儷膚素手不及纖腰香蕊荳蔻語和櫻桃皆梳

雲鬢齊整氷銷至若蛛縷晝垂鵲聲晨起傾耳同聽喜兮亦喜開窺青瑣獨倚朱樓脩蛾共結憂兮亦憂捧心孤處悵遠傷神凝眸靜對類有爲顰我見猶憐花容月貌莫逆於心笑有爲笑匪疵堪以爲屏何望之而無隔非銀鑰以爲扃何案之而無跡低徊其際兮臨秋水之澄波濟蕩其間兮照春風之靈液身前影後兮欲相見而難周無數容華兮空自知而何益旣拭明鏡重斂鏡而歌曰欲賦倦縈思偶憶唐人語獨有鏡中人由來自相許一

賦美人難矣賦美人於鏡中更難吹影鏤塵周昉入神之筆⊙雁樓集曾有是題今讀此篇應有積薪之嘆 滄人

佛光賦

峨嵋之山青懸天半雪積層巒氷堅疊巘松老成石水飛作霰清淨無塵幽奇堪玩選佛場中佛光時見當其未見霧起如霞浮綿滾絮渾渾無涯深藏古寺隱蔽山家白鋪平野世界銀花及其將見忽零法雨來自東峰去從南浦響振千林絲飄萬縷滌盡纖塵有如玉宇是謂洗岩梵王托處至於方見有鳥來鳴奇音麗質鳳羽鸞翎一聲佛見清脆如鸞觸耳舉目異境隨呈兜羅之雲氤氳四起

廻環若錦繽紛似綺中見一輪圓將月比放大光明鏡空水止外暈三重黃紅間紫光怪陸離莫能方擬人立山隅影攝光裡不可互見各見其已如是我聞皆大歡喜長風忽來幻境隨徙及第心空歸於無始依舊青山相對未已

此文字禪也足以啓人情悟一結化有爲無不使人眼迷金屑 東川

神燈賦

姚水之汀湜湜淸淸下有深谷上有高陵其境甚異況有神燈神燈之見夏初秋杪節候潛移寒輕暖小忽焉驟爇閃雲繚繞將雨猶晴夜光皎皎當此之時其來甚巧（一變）初看兩點出自高祠如懸足底其意遲遲（再變）漸作一行煌煌先路似導官人整齊鹵簿（三變）俄分二墜南北交來似揖似遜照耀徐闓（四變）或似高擎百尋竿末皓魄爭明一輪近月（五變）或乃下移旋遠旋低秋螢烱爍寒熠微微（六變）或渡江滸依蓬傍舸影入波心有如漁火（七變）或然幽處竹岑閃宵晝隱寂寞如爇蘭膏或見一燈其始獨立忽焉四射散而成十（變化無窮）或驚歷亂錯雜無章忽聚爲一無有餘光或隱或見或明或滅或起或伏或旋或折擬之列星其高難越擬之鬼燐其早有別神乎神乎其理難晰其盛矣乎令人恍惚朝旭將昇晨光漸𣸣澌盡鐘鳴忽焉盡沒（空諸所有）

此題因朱近脩先生有姚江神燈記余愛其奇韻而爲賦者也識此以明所自　自記

賦最佳矣讀雲士自記數言更見其不肯摸美若此然記有記之奇賦有賦之奇莊郭互註各不相襲　澹人

修竹賦

芳莫芳兮碧草秀莫秀兮佳木較草木而益美孰有踰於修竹竹胎於笋驚雷廼蟄龍孫錯起犢角互立素粉層苞細箬複襲會解籜而舒篁紛碧鮮於原隰脅拂漢以干霄越舊柯而莫及時而從風搖曳西東翱翔迴薄舞鳳吟龍時而帶雨迷離湘渚滴翠垂青烟絲霧縷時而迎月光移影活獨坐深林嘯歌清越時而積雪紛披玉屑凝眺黃岡襟懷高潔矧其勁挺不阿者高士之節虛中自牧者

君子之心倚翠袖於寒天宜美人之獨立看綠筠於客舍稱才子之入林生嶰谷而成材宜希聲於聖世出柯亭而爲爺呈妙響於知音萬箇猥玗莫罄渭川之蓊茸千章箇籜難窮仙石之蕭森喜夫昔賢誠賢古逸洵逸溪頭聚六林中訂七或則鳴箏或則鼓瑟或展畫圖或繙書帙醉醒無拘雅趣流溢篾勞鬱蒼篔簹茂密紬繹懸載之辭臥遊與可之筆我亦欲上友於千秋何可無此君於一日一展玩此篇如坐幽篁之下逸韻蕭蕭自雲士筆

端來矣　濟人

少陵作咏物詩尚有寄託深長之處况作賦乎

勁挺不阿一段尤見立言之妙　東川

新月賦

日隱西山月願前灣當其初起翻似將殘時值方(好新字)昏光如欲曉纖指留痕遠山弄巧銀鉤一曲沉寒(句調古遒)水以驚魚角弓半彎射踈林而駭鳥全遮明視罢吐蟾蜍珠纔孕蚌腦始生魚小啓清虛之府薄開(句法字法中無處不藏新字)廣寒之居七寶鎔成透寶光之一線三山影攝逗山影之一隅其在楊柳稍頭梅花枝上雪艷微鋪霜華輕漾爰引佳人庭前凝望倚竹影而沉吟依(因新月及拜月之人章法新妙)桐陰而惆悵爾乃篆裊幽蘭香生細語淺拜鬟低徐行帶舉露濕冰綃風吹綉縷怨飛絮之如雲傷(顧題)落花之似雨對蛾眉以顰眉歎良宵之獨處問此意於嬋娟奈嬋娟之不語

字字晋魏　澹人

賦新字或得於景或見於情或言其象或寫其意雋逸無倫　東川

春暖鳥聲碎賦

序入青陽律轉韶光(先賦春)春氷乍泮春晝初長既減輕寒旋生小暖(次賦暖)試步徐徐尋芳緩緩紅潤桃腮青窺柳眼杏雨香踈梨雲夢淺行遇花留坐將石選聽嬌鳥之群啼欲留連而忘返斜風燕燕弄日鶯鶯(次賦鳥)類分元紀字別鵓鴣鵪鶉互語鸜鵒交鳴鷓鴣喚雨鵲鴉呼晴鴨鴉頡頏鶺鴒縱橫獨來翡翠群棲鵜鶘桑扈彩煥戴勝音清護花宛宛啄木丁丁竹雞鼓翼山雀摅翎總輸反舌百和千聲共相求友(幾二句)各自呼名綿蠻道意睍睆言情生生酬唱嚦嚦分(妙極)明漫謗品竹不數彈箏無勞鼓瑟何用吹笙節促愈妙音繁益精(折碎)玉屑橫飛繞瓊林而繽紛不定珠璣亂撒走玉盤而旋折無停李青蓮雖善傳經恐譜之而未盡公冶長卽能解語慮辯之而勿勝洵天機之所發非人籟之可爭此吾攜斗酒雙柑沉醉而不能去也愛上林之鼓吹終日夕於虛亭(收括渾成)

寫碎字甚確甚奇　東川

春暖鳥聲碎題如春江花月夜句五字可分可

外祖織成文艳勝天孫機杼　澹人

鞦韆賦

淑氣融融高架凌空天桃枝上弱柳陰中佳人笑語出自簾櫳肆流曉日面露春風山君揚翠蓮頰紆紅整釵慮墜約釧愁鬆鞋挽纖指帶結酥胸步虛忽上索挽垂虹蜂滑葉底蝶駭花叢輕如掠燕矯若游龍隨風上下任意西東履危益媚踏險彌工人驚跌宕自逞從容猶能偷暇盼及兒童天女散花玉女傳香神女行雲青女飛霜晴空燦碧落翩翻珠光圓轉蘭咳芬芳千妍疊獻百態難藏場圓壓月襯暢騎牆影搖蟬鬢目眩霓裳多端擬議天際雲移歎美方喧共相嘖嘖俄爾停身如驚斂翼攀釋長繩立依瘦石手把鬢扶巾將汗拭返自金閨步循繡陌門掩梨花貽人寂寂如彼神仙還於姑射

暢飛暢舞盡態極妍拜任文長二詞僅得此中萬一　澹人

獼猴賦

有物能靈畧似人形生於磵戸長自山楹足無詳
步躃不停精笑輸彿彿語遜猩猩三峽嶔崎九疑
突兀天際樓遲雲中出沒石髓療饑澗泉解渴或
友或群相呼咄咄聚散不時飛騰跳脫行遇花爭
坐搿樹奪倦學熊經閒尋蚤撮甘露頻偷蟠桃屢
竊戲狎獐麋鄰嗔猿獺有時挨臂相引懸崖措攀
薜荔身倚莓苔何愁虎至不畏人來飡霞與逸孀
月聲哀溪頭洛罷復上仙臺緊爾之族曾爲供奉

出仕於唐祿叨清俸隊列夔龍班聯麟鳳特賜緋
衣君恩彌重忽逢篡逆易姓爲梁隨朝陛陛感憤
悲傷裂袍執笏擊賊明堂踴躍而絕見者斷腸鳴
呼噫嘻古今稱異無謂猿微能全忠義出非小草
處實遠智全生用奇知避讖避劍術能精神通游
戲無因楚人將其非譏

方如嘲諷忽作須言意致無端使人不測　濟人

表彰供奉處實歎入微唐之鴟鴞不堪讀此　東川

鴛鴦賦

羽族有鳥名曰鳳凰威具九苞儀章七襄梧桐作
居竹實爲糧聲聞於天鳴自朝陽生有定偶竝集
同翔貞情義性惟德之行嘒嘒娩美相與頡頏相
彼衆禽庶幾鴛鴦緊鴛鴦之賦形與凡鳥而迥異
鏤金縷以成紋拆冰絲以舒毳彩間雜夫琅玕斑
錯綜乎珉玥耀珊瑚之寶掌絳瓔珞之珍喙交由
茂以及深毫自粗而入細和聲發而互鳴美目盼
而交睨欲粗綉其神情恐金針其不易於何託處

於彼河洲芙蓉國裏蘆荻溪頭仰碧荷以爲蓋藉
粉衣以爲裯牽蕁絲而繾綣結荇帶以綢繆笑沙
邊之立鷺嗔波上之浮鷗徒役役乎纖鱗奚偕樂
乎春流惟此文禽唱隨恐後同夢是甘毋於濟畫
此翼覆左彼翎張右雙頸時交團花簇綉睡足初
醒神酣香透似欲將舉色意相授乍相呼而忽起
亦低飛而緩游甫凌虛以振翰旋顧侶而迴幹偶
饑人而分避俄遇食而雙留風日恬而齊喜波濤
作而俱愁見名花而共止得佳境而同休心無時

而少逆情何事而不投宛琴諷而琵可擬金閨之好逑設於不意或殞其一存者哀鳴如鵑飲血雖有彩鸞不容爲匹相思以死願與同穴弱羽雖微（譜有寄託）能操大節其類羽毛其光星日洵盛德之有隣兮（與嚴影雙絕）在珍禽亦不孤觀鵜鶘之貞一兮方裔裔而非誣颶懿姣於誣吟兮繪文章於翡圖思迦陵猶若此（天然佳句）兮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綉出鴛鴦從人細看然非啃度金針慧心人正堪領畧　東川

賦家作色相語易作不落色相語難篇中兩者相參洵是竿頭之步　滄人

傀儡賦

似是而非（宛然）具體而微亦有手足亦有鬚眉首亦巾幘身亦裳衣儼然人矣棣棣威儀爰有樂工結成彩幔臺擬凌雲樓方井幹簫鼓其中絲竹歷亂意傚梨園供人閒玩樂終三奏正末登場細酸孤但次第排行歡爲笑語悲作哀傷應聲舞蹈按節趨（字字精確）蹌隨腔揖遜逐板翱翔虛傳曲白代嚼宮商妙響停雲清音繞梁雖如歌歔有口徒張何殊凝碧劇演霓裳及其曲罷還於故處線斷索弛遂失意趣

提掇無人難行寸步（熱心冷眼）嗟爾木偶感余作賦

劉四罵人耶抑何雅令　東川

雲士溫厚人也此必非有所譏諷殆亦大宗師棒喝語　滄人

上赤壁賦

上赤壁嘉魚之赤壁也別於黃岡故彼名下此名上耳

發自鄂城延及武昌帆懸風正抵於沙陽見霞起（點題）而建標峙丹崖以舒光客子告余曰此赤壁非赤嶙也祭風臺在其上矣殊有異乎蘄黃（清、楚）仰視崇臺崔巍靜間山寒日潛江空浪激緬想當年㷀嵤有萬櫓千檣列旌旗而橫劍戟也而今蕭蕭焉淅淅焉惟參差之蘆荻於是與客同舉大白呼武侯而

弔之曰偉哉武侯伏龍見猶蘇曹欲失伊呂同儔（四語指武侯之大端一秋定論）有公瑾而無先生江夏不克奏鏖兵之捷有孟德而無先生華容不致貽宵遁之羞大塊之氣握於赤手群生之命赴彼清流斕額焦頭笑跟跄之國賊綸巾羽扇補纖緯之炎劉吳魏諸材盡出先生之下僅成鼎足斯實天命亦何咎乎人謀（下筆有神）每慨秋風遺恨輒夜吼夫吳鈎臺前致辭臺後風起忽送疾雷橫飛驟雨尾立雙龍箸暴群鯉白妓舞波見處女之神姿江豚吹浪拜彭生之怪豕舟人大恐急語余曰舟將危矣能使安乎余復釃酒臨臺曰古人來者呼吸可通不平之氣爾我攸同英爽不昧余既已知之矣盡收爾颯颯之雄風須臾天開氣和怒止喧者復靜懼者以喜縱目太虛風雨雷電俱不知其若所來若所往也惟有一縷斜陽返照乎寂寂荒臺而已（較後赤壁賦收意更妙）

坡仙前後兩赤壁賦超絕千古雖人復擁手雲士作上下兩赤壁賦配之斧弄班門不向公翰遜巧　濟人

下赤壁賦

下赤壁黃州之赤壁也人言非是吾則從蘇

夙聞赤壁即慕黃岡來遊楚水溯自吳江陟彼洲渚登彼紀堂試振衣而眺望驚變易乎滄桑清淺蓬萊漲爲平陸金波斂光銀沙耀目馮夷徙而深居潛蛟遷而遠伏求所謂縱一葦凌萬頃之奇觀杳不可以再復客有同遊者喟然嘆曰陵谷既改人事亦然昔讀兩賦宛轉流連茲尋其迹渺若雲烟欲聽簫聲無復聞其怨慕欲覩鶴影何從仰其

翩躚坡仙於此嘗致慨乎孟德後坡仙而至此者復致慨於坡仙陸子曰君臨勝槩俯仰情多坡仙來矣欲見之乎客驚而問其人安在陸子笑指之曰君不見芙蓉競青群峯突兀秀奪衆岑高偪天閶者坡仙之丰骨也星宿攄源汪洋奔赴浩蕩無涯澄清潔素者坡仙之襟度也魚龍出沒鵬鶚翱翔窮高極下變化無方者坡仙之文章也俄日麗以霞明忽風馳而雲駛局翻然而屢更境翛然而恒止者坡仙之金馬玉堂匡山儋耳也是耶非耶能遠觀耶傳神寫照豈在聲耶且青萍噫氣天籟謝刁欲尋遺響何必洞簫鶱鴻飛冥冥碧虛廻薄欲覓羽衣何須孤鶴今之明月古之明月照古人與今人誠用之而不竭來之清風去之清風吹來舟與去舟洵取之而無窮子將曰吾與子之遊與坡仙之遊有以異乎余則曰無以異也將無同

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不離清淨身長公禪悅語也以境擬人神情偪肖　潘人

說者謂上赤壁不如下赤壁之超脫以其落理障耳雲士會兩賦成一篇青出於藍明述昔人之言但覺新而非襲　東川

反悲秋賦

佳哉秋之爲氣也炎暑謝兮夏終時初涼兮不類於冬金商兮轉律白藏與青逵兮意似異而微同春光兮固艷秋色兮彌清撫鷹收兮令序足對景兮怡情輝莫輝兮秋陽皎莫皎兮秋月暴衆妍兮俱媸照千里兮擧白靜莫靜兮秋水明莫明兮秋山益澄清兮拭鏡轉蒼翠兮拖烟涼莫涼兮秋風清莫清兮秋雨起天籟兮西郊滌塵襟兮北渚湛莫湛兮秋露肅莫肅兮秋霜盤仰承兮仙掌兎微積兮鶩烈夫花在秋兮具冶容菊綻東籬兮佳作叢迎光風兮轉蕙草照淥水兮梟芙蓉樹在秋兮呈異色葉落高林兮間紫碧飛似蝶兮相舞黃紅勝花兮楓變赤秋鳥兮橫空鷹隼兮搏風別呢喃兮去燕送嘹唳兮賓鴻秋蟲兮在野蟬鳴兮瀟灑聞絡緯兮意驚鬬涉鷄兮心寫況乎七夕之夕兮針穿綺節臥看牽牛兮銀河夜涉中秋之中兮戶啓璇宮光瀬銀蟾兮香墜天風九月之九兮龍山集友攬勝登高兮茱萸佩肘更美景兮無窮雖悉數兮以口何宋大夫感此而生悲兮余獨以爲否否欲解其意於千載之前兮是以不啻賦秋辭之一篇與秋與之八首

非有意反古人誠見其佳偶爾賦此　自記

春秋多佳日反之可也賦秋翻有春氣故不覺其可悲能事與宋大夫正不相遠　東川

方圓動靜賦

昔李鄴侯作方圓動靜賦曰方如棋盤圓如棋子動如棋生靜如棋死佳矣余亦效顰假青蚨以爲賦

方如錢孔圓如錢廓動如錢流靜如錢積

又

方如大地圓如高天動如洪水靜如群山

小賦二章大小各極其致與鄴侯工力悉敵人㸃

五色賦

唐人有五色賦賦五章章四句今所傳惟赤白二賦未見其全余備其缺

青賦

枕石頭而高卧色冷松間理瑤琴而清彈峯浮江上

黃賦

咏菊開於楚郡滿地吹金賦家在於江南盈村落葉

赤賦

比河洲之錦翼纙繁鶯鸞汗大宛之神駒兎名騏驥

白賦

拭何郎之輕汗傳粉堪疑浴妃子於溫泉凝脂可玩

黑賦

轉睽去之秋波目如點漆理初興之霧鬢髮似拖雲

文錦燦然氣新色古 滑人

五色賦惟謝觀白賦雪滿羣山月明千里之句最佳冠豹赤賦所云火燎平原血流漂杵俗矣至於黑賦尤難措手文山曰祿臏衛枚達磨面壁升菴云裳如蟻陣鬢似鴉翎未免牽强雲士五賦每賦皆佳真乃寸寸皆香顆顆是實 東川

大言賦

梁王游於兎園諸臣既成雪賦酣飲甚適復顧相如鄒生枚叟曰昔楚襄王曾命唐勒景差宋玉作大言賦寡人壯之諸卿能各賦一言美出古人之上當以銀巵金巵玉巵爲賜枚叟前席曰輿蓋元黃身恰容鄒生曰輪軸日月八荒通相如曰乾坤十[illegible]虛空梁王悅曰大哉言乎一粟乾坤勝長劍倚天句矣於是以玉巵賜相如銀巵賜鄒生金巵賜枚叟

列子曰天地者有中之巨物空中之細物運而成賦覺冲虛之諸爲傾 瀟人

小言賦

梁王既閱大言賦復命相如賡再賦小言得佳句者懸玉箸犀箸象箸爲賜枚叟乃揖相如相如起曰鼠穴乘車汗漫游鄒生曰槐安羽獵講春蒐枚叟曰蟭螟蚊睫剝鴻㵾梁王曰小言詹詹幻而有則非若烹蝨腦切蟣肝之誕漫無稽也於是相如得象箸鄒生得犀箸枚叟得玉箸

昔人之言磊磊不如此之爲精 滄人

大言其大無外小言其小無内幾於莫載莫破語意可參 東川

大小言賦

梁王繹思二賦復持玉卮浮以黃流辭視鄒枚曰昔陽雲臺之所賦大言小言止矣寡人欲諸卿以大言兼小言合爲二賦所以獎妍辭錫秘思者有羔裘狐裘貂裘在相如請鄒生曰子宜創言鄒生曰方寸無多蘊五車枚叟曰秋毫直與泰山齊相如曰剖開芥子納須彌鄒生又曰天上銀河濺沫圓相如曰泰山巖下石如拳枚叟曰鄧林蔽日葉䠋繖梁王大悅曰言皆奇矣方寸五車其言更肯鄒生宜衣貂裘衣枚叟以羔衣相如以狐白此日之樂足以傲楚襄所未及

鷄籠書生出奇無窮有此異想 東川

九歈

九歈者次雲楚游之所作也余兩作楚游矣康熙九年歲庚戌嘗泛洞庭有五溪之役越十有二年歲癸亥又泛洞庭有三湘之役武陵沅陵昔遊之所經也星沙衡嶽近遊之所歷也巴陵江漢則一過再過焉覽境凝神詠懷故迹穆然成賦命之曰歈以僕本吳人來作楚客辭則楚辭之體音猶吳地之音不敢竊附離騷僭擬九歌云爾

辛女巖

似耶非耶兮形宛然亭亭獨立兮山之巔玉骨彌堅兮嶮萬年神姿綽約兮默無言長松兮蟠蟠幽篁兮娟娟居南浦兮冥冥眺北山兮渺渺造沉香兮以爲舟揚桂楫兮泛中流泛中流兮未巳寅巖畔兮凡幾秋寅巖畔兮凡幾秋神兮神兮幻影留

賦石人耳神情奕奕欲動　濟人

桃花源

春水兮悠悠宛轉兮東流溯高灘兮逆上乘逸輿兮扁舟扁舟兮一葉紆迴兮百折春山綠兮春草青亂落春花兮迷舊棹我欲學兮漁人覓紅樹兮前津障我目兮青靄蔽我足兮白雲吁嗟秦人兮爾處何方我欲從之兮道阻且長不見夭桃兮暗自飛香香風斷續兮引我懷壁

悠悠然穆然有如琴德　東川

不襲淵明之記不蹈摩詰之詩機杼自新音節自古　濟人

竹王祠

胎結兮修篁楚竹兮流光郊禖履拇兮何足異異莫異兮夜郎穉爲衣兮笥爲母其泣喤喤兮君是剖克岐兮克嶷長鬼方兮奄有山有虎兮溪有蛟胄有犵狫兮峒有苗王御之兮無蓍今千禩兮遥遥過王之廟兮孰敢驕擊淵淵兮銅鼓吹蘆笙兮調苦唱水曲兮哀以思泣蠻烟兮瘴雨繞祠萬本兮長松叫枝頭兮杜宇

艷哀秀異此真三楚精神　東川

洞庭

天存兮地失合兩儀兮爲一空明兮共色擬身遊兮太極太火流兮秋夜清秋雲盡兮秋月明乘扁舟兮四望同海上兮移情忽驚看兮雙皓魄上下爭輝兮氣相奪感蛟室兮夜珠來呈光怪兮蜻唇叩舷兮流韻乘長風兮星近風緩兮帆舒風疾兮帆迅乍履險兮如夷亦違逆兮俟順知遲速兮有期聊悠游兮安分洞庭君兮鑒余涉波濤兮忠信

涉水也而涉世之道在其中更上一層之作人

汨羅

渡汨羅兮覽傷聆蘭蕙兮猶芳嗟（字法）無人兮孰以爲佩徙萎謝兮溪旁弔三閭兮江浦問懷沙兮何所詢故迹兮莫知滋踟躕兮激楚卜去從兮詹尹諷滄浪兮漁父感凝滯兮推移寧獨醒兮何補落英飄兮香復香墜露下兮凉復凉欲取之兮致薦知靈稅兮何方（楚騷作處）誦九章兮歌九歌求水沚兮逝山阿仰文貍兮赤豹終渺渺兮如何啟離騷兮再讀引渤渙兮相續賦楚步兮長吟抗悲風兮當哭人與神兮雖異途心與情兮曠無擬今古兮相孚冉冉雲旗兮導鳳雛企來儀兮大夫驂劍珮兮開都通窈冥兮呼吸樹懷望兮菰蒲

雲士楚游詩有無端忽傷心哭人弔楚鬼之句又有風雨颯然來前汀亂芳芷之句其於三閭流連至矣宜其筆之神似 東川

雲夢

絶代兮風流曠千古兮誰儔寄情兮蕭遠感金氣兮悲秋從遊兮夢澤賦高唐兮艷絶爲王言之兮神姿似格何山無雲兮巫雲秀生自峯頭兮迷楚岫何山無雨兮巫雨香起自峽中兮灑楚江擬國風兮好色寓芳規兮衮職託靈鄉兮寄情洵無慚兮正則（則調者佳）哀正則兮作大招如獨寉兮鳴九皋白露零兮夜寂寥靈均至兮風蕭蕭長欽佩兮寶璐飄志氣合兮神明交君招屈兮屈不遙我復招君兮（本作情）豈徒勞

望古遙集宛似洋洋在目 澹人

瀟湘

盈原隰兮皆琅玕風擊戛兮韻珊珊意蕭涼兮白日來間紫翠兮燦朱斑斑何留兮淚迹歷千古兮不可滅唐虞世兮杳杳尚如新兮旦夕竹何託兮山限舟何依兮水潛湘流兮宛轉縱遊目兮徘徊雲乍盡兮九疑開望之如黛兮遼烟來雲旋繚兮九疑雨起自蒼梧兮至北渚帝子時從兮波上來引飛仙兮從毛女雨乍密兮還疎聲乍有兮還無哀莫哀兮杜宇憐莫憐兮鷓鴣夜欲闌兮與雨歇

忽聞齊瑟兮調淸越泠泠寫怨兮情不勝應有湘靈兮彈素月

江上數峯靑與此郭莊相註 東川

賈誼宅

痛哭流涕兮長太息洛陽年少兮萬夫特絳灌無文兮惜彩筆墜諸沉淵兮奪諸膝縱高檣兮入細流馳六轡兮登荒坵慨膠遲兮水滏悼委頓兮山陬復受徵兮宣室論鬼神兮歎勿及歎勿及兮當見親命逐臣兮再出巢翡翠兮蘋中棲鴛鴦兮木末發明珠兮彈鵲剖美璞兮礪石感憤無聊兮弔屈平惜屈平兮良自惜荒祠兮蕭冷尚有存兮眢井慕遺澤兮芳馨汲古泉兮修綆鵩鳥飛兮鵩鳥

鳴迫愁衷兮賦俄成知彭咸兮召友生代鸞鶴兮來將迎久徘徊兮故址荒脉脉兮凝情

空將哀些弔沅湘詠歎人情古今若一 潛人

鸚鵡洲

浩渺兮荊洲職延亘兮中流大江兮析派滙黃鵠兮磯頭洲合水兮水合天秋濤漲兮聲淵淵恍漁陽兮鼙鼓鵬奮翼兮蛟起舞若有人兮空際來欲往從之兮雪浪阻麟胡爲兮爲鳳胡爲兮爲肅龍胡爲兮爲魚鼠胡爲兮爲虎九苞被啄兮憯鷟鶚千載傷心兮悼鸚鵡吁嗟乎鳥隕於矢兮矢激○斗○符○人○出○人○漸○恨於弦怒小兒兮笑大奴恣淸狂兮索刀俎世憐君○爲○出○兮君不自憐○正○平○精○性○韡蘿滋兮梟梟廉蕪茂兮芊芊曠古丘兮不可見爾盈望兮寒烟烟寒兮日落舟楫靜兮夜寥廓忽三弄兮震長空傾耳求之兮歸冥漠

寡識胃天刑太白不爲正平諱也讀之方寸中橫起五岳 東川

七願

平山先生與止淵處士相携合志偕登乎靈鷲之巓選石倚樹雜坐參差抵掌披襟各言所願先生兀然靜處目眺八紘之中神游九旋之際若有所思低徊不語處士曰先生獨無願歟何默默耶先生曰人各有懷余寧無願余之所願未易爲知己道也處士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可乎凡人事業貴建非常取携金紫佩服銀黃入調鼎鼐致治廟廊出把旄鉞樹績封疆功銘彝鼎成遂還鄕先生之願得無在是乎先生曰是有命焉非可願而致也

處士曰意不在貴或期素封金砂積穴山窟滋銅珊瑚三尺與日爭紅明珠徑寸與月光同凶敎豊玉備暜無窮火浣之布衣及家僮貪啞猗頓窶笑石崇巴淸小巫陶朱下風源泉不竭敵國稱隆先生之願得無在是乎先生曰貴且不願何有於富也

處士曰富貴勿愛聲色堪娛豈無麗質聿有名姝

不須傅粉奚事施朱氷雪自艷花枝袅如既工楚舞又善吳歈彈箏畣響亂落明珠翠翻長袖香散輕裾巫雲閉月洛水沉魚永朝永夕其樂只宜先生之願得無在是乎先生曰余非絶情願不在此也

處士曰達士懐高罔同餘子不在聲色當在山水巍巍洋洋寄情無已五嶽窮巔百川竟委瀑布高懸奇峯峻起虹蜺神似芙蓉色擬布襪青袍環游盡美洞訪偓佺人求黃綺景以賦傳事將詩紀品題名勝可驚可喜先生之願得無在是乎先生曰此誠足願願不盡此也

處士曰山水可樂其樂未央怡人情性更有文章岣嶁蘊蓄瑯環秘藏金簡玉函昔隱今彰蝌蚪舒文蛟龍剖光書讀未見篋啓縹緗語雖佶倔意自琳瑯神智頓益喜愜越常古今著作家稱大方咸獲寓目默識不忘先生之願得無在是乎先生曰此更足願願不盡此也

處士曰先生風骨迥異時賢舉無所願或願神仙入驂皓鶴出跨彩鸞饑餌紫芝渴飲醴泉呼吸游戲徧歷九天笑看弱水淸淺滄溟或耽枯寂更願逃禪長齋繡佛座禮青蓮心同水月處處皆圓叅餘半偈滌盡塵緣先生之願得無在是乎先生曰是亦未可願而得也縱或得之僅成一己吾之願不在此也

處士曰吾擬所願半隨俗尚亦窺逸情干雲直上更僕更端舉不得當君不自言吾心曷亮請垂教言俾余曉暢先生曰余之所願不在一身登高望

遠杞思彌殷欲求上帝憫此下民陶鎔造化鍾鑪一新時無寒暑四季皆春俗無遠邇萬里皆鄰地無山岳不阻推輪水無濤浪何懼迷津惟生鸞鳳但產麒麟鴟鴞敢翼檮杌亡群草希稂莠木鮮荆桒野盤成畝足製衣巾嘉禾自秀足給饔飧士居於里罔有不仁民事其上罔有不親不須慕富無或憂貧天之所覆莫不尊君地之所載莫不稱臣無愚無智詩書盡閱無大無小孝友悉敦設有不類溢遂其人無須憫世始報前因俾民舉念即畏

鬼神以此待世世自還淳思將此意上達高雯高雯罔極安徹所云故雖不語抱志中存處士曰先生之志洵云大矣雖有其情恐無其理望猶河漢莫知其紀度盡衆生大士相擬余無所言爲君作禮

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氣象分明相似矣從來七體中一篇最開闢文字　濬人

北墅緒言目錄卷二

論

北墅緒言卷四

錢塘陸次雲雲士著

同學　高士奇澹人
　　　汪　霦東川　評

散宜生論

大人能格君之非小人善逢君之惡有時格君之意借逢君之事出之此術中之智非大人不能用也文王囚於羑里其不借比干而死者幾希矣設其時天王有命文固安於臣罪之當誅而赬尾魴

魚孰蘇勞瘁乎爲之臣者不可不急爲之救也散宜生救之無術乃以騶虞美女之屬請之於紂紂喜而縶釋玉門說者謂宜生之請是矣其所以請者非也紂方溺於色而復進以色寧不損文王臣德乎審如是周召宜阻之於前文王宜戮之於後矣而不聞文王戮之周召阻之者意者其所進女雖美女蓋賢女也非采芣苢之艷姿卽游江漢之麗質與夜飲於瓊宮瑤室之中者逈異以之在御色也而賢在其中使紂因好色而知好賢久之或且賢賢以易其色則殷祚可以不移六州可以復附是宜生之心也於何知之於騶虞知之夫世主所愛者異獸耳騶虞雖異獸仁獸也德與麟並觀其賦性可敵人主慈愛之心其進一獸且不苟若此肯使之盛女謟而加色荒乎以色遠色臣子之奇情也或謂子以所進之女爲賢其賢無所徵也然不聞其賢曾聞其不賢乎具遺世之姿逢溺情之主不聞其有傾國傾城之事賢可知矣或又謂所進者洵賢女矣何以不能袪受辛之惑殄妲巳

之邪夫正之勝邪亦何易耶箕微尚不能勝廉來蛾眉卽能勝狐媚耶特宜生之用心如此耳蓋散宜生所謂見而知之者也彼見文王且不可無聖后商紂又何可乏賢妃美女之進匡君德者在是脫主難者在是本關雎之意以行之此其所以爲見知歟

法律神奇水到渠成之境　澹人

一物足以釋西伯幾累文王盛德矣得此一番洗發方見散宜生是周召一流人物　東川

墨翟論

楊與墨皆異端而墨之教盛於楊佛與老皆異端而佛之教盛於老吾謂墨不得謂之賢其以兼愛之道教戰國得以稱賢於戰國佛不得謂之聖其以慈悲之道教西方得以稱聖於西方蓋墨氏之教在救弊於一時佛氏之教在補偏於一地也戰國之世人習兼併不相愛者久矣墨氏傷之故以兼愛示當世謂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之身若其身誰賊意主愛家而兼及國愛國而兼及天下此猶良醫療疾切中膏肓故人之從墨樂於從楊然用意則善立教爲無本矣孟子闢之以爲無父在墨氏未嘗無父也從其教者不知用愛之端不至於無父不止蓋兼愛之說可救於一時不可垂於後世也後世佛氏之教有類於墨而佛生西方荒徼之外其民以殺掠爲耕作弱肉强食莫可警也佛氏起而警以果報欲化其大戾歸於大慈此教在彼未始不可迨至漢世流入中夏天下知有佛而不知有墨矣夫墨氏之無父推言之也佛

氏之無父實去之也而佛教之盛幾並於儒其爲害也什伯於墨吾謂有佛無傷於儒也有其偏而見吾道之中有其小而見吾道之大彼從其無父之教而思作佛者原無幾耳其餘類多無告之民無告之民而佛收之此佛氏之兼愛與墨氏同類而稱可也而世儒不察猥云仲尼墨翟之賢曾墨翟也可班於仲尼也哉賢墨氏之爲賢猶之聖佛氏之爲聖可也

子輿並攻楊墨雲士攻墨勝於攻楊昌黎同闢佛老雲士闢佛深於闢老時爲之也禰禹同功足與孟韓鼎足　濟人

四皓論

古今真僞之辨辨之於其人不若辨之於其事之可信也四皓是也將以爲真乎枕流漱石於白雲青靄之中者誰其識之如以之爲僞而衣冠古穆輔翼於青宮左右者實有其人也或謂子房神仙中人滄海君赤松子且能致之何有於四皓或以爲優孟可以爲叔敖山澤之癯無難贋似也審是四皓之真僞不易辨矣吾以爲辨之誠甚易使四皓而真一出而無所損益於國事雖真無取也卽

四皓而僞能以一言移人主之心不得以僞目之也況乎既能持立嫡之說又能犯逆鱗之顏片言之下格君心而維漢祚此其人非常人矣使此四人者出於作僞漢高英主一見而知希有不膏鼎鑊膺斧鑕者矣其能翩然而來飄然而往如神龍之不可測識乎真耶僞耶從可知矣其以安劉滅劉識之者事後之變非當日所逆知也其以定儲爲多事而識之者詩人高寄之言不足以疵其出處也

每一段小文章卽是人一篇大議論短兵相接駁落無餘中間只以片言論定後將餘意二段帶駁作收此費長房縮地之法　濟人

蒯徹論

廣南有韋土官者淮陰侯後當鐘室難作有客匿其三歲兒投蕭相國相國曰中國不可居矣我當託之南粵趙佗佗重信義蕭之請養爲子（此一事佗足不朽）封以地賜姓韋用韓半字其族豪於海壖鄭侯青尉佗詔尚亞彛鼎客談此事深惜匿兒之客姓氏不傳余爲論之

天下惟異人能爲異事韓信死而有能爲信存孤者吾以爲非他人必蒯徹也（單刀直入）粵中之有韋土官雄（已下七留帶暗逆）

（敍而入法奇）據海壖等於大國自漢而及今矣韋土官者韓信之裔也當日者鐘室難作信巳族誅既無後矣而瘴癘之鄉復有爲之後者南粵趙佗存之也趙佗胡爲能爲信存後相國蕭何託之也其所以存之託之有徵乎何致之書猶在也佗賜之劵猶在也勒之鼎彝者可考也不姓韓而姓韋者存韓之半也（古人妙用）佗可謂不負何託矣而何之以信孤託佗者緣族韓之日有信之客匿孤以託何也夫存孤之事何義高矣佗義高矣而爲之客者其義更高而不知其客之爲誰吾以爲非他人必蒯徹也何也徹（斷入）蓋心乎爲韓者也使當日、相君之背其說得行信爲漢高徹作留侯矣（良然）而其佯狂以去去而爲巫逆知兎死狗烹之事將不旋踵去則可以不罹其難爲巫則可以出入王侯之第而無疑豈無意哉其（于此處見其用意）爲存孤計者豫矣且雲夢之游何與高后計之者反也其族信也何亦未嘗不與其議而爲之客者匿孤就何求爲存後此非有徹之忠不能非有徹之膽不敢非有徹之智辨不足以動何之聽（良然）生其

哀憫之心而遠託於佗也蓋文通子房之流也淮陰不能用之而高祖不能殺之者也（愈看愈得妙）咸陽就捕勢必受烹以跖犬吠堯一語全生無害能保其身者斯能保人之孤而不可測故吾以爲非他人必蒯徹也（遂成定論）借九原之下不能起相國而問之矣設能起而問之有不以爲然乎吾知信之門無二客也（一語收前三結）

奇論破空而來天荒獨闢　東川

不熟讀三傳者不知此文章法之妙　濟人

蘇子卿論

能全忠孝於不能兩全之中此臣眞忠臣子誠孝子不得以迂濶之辭輕議之也子卿邊庭遠使漢節恒持翰海久羈玉門生入千載之下孰不欽其大節者哉獨胡婦一事留疑後世或謂武責陵而陵誣之或謂漢待武薄詭疾之人託爲陵言以譖（先存兩說）之余謂不然（插在二說）屬國還朝義聲振於天地足以感乎頑儒疾之者誰哉李陵素稱有國士之風者也觀與子卿贈答之詩相愛踰骨月矣陵豈忌武者哉

胡婦一事武殆有之不必爲之諱也（承提胡婦）武盖忠孝人也忠固不可辜朝廷之恩孝亦豈可斬宗祧之祀所謂人臣之義國爾忘家非謂家之必當忘也（折入至情）亦處家與國不能共謀耳有如既爲國而可以兼謀家此亦聖賢之所許者也武當日者奉使丁年樓遲皓首聞老母之終（論中之眼）堂已足傷矣痛生妻之去帷又何堪哉矧其弱子復緣坐事以死意斯時也武念不能存其嗣于中國未始不可留其裔於遐荒氷天雪窖經百折而不回者臣子之心也春祀秋嘗懸一綫而不絕者高曾之望也爲無後計舜且不告而娶矣（有此大例）武非神明其意者哉迨宣帝思武之忠歎其乏嗣因得徇子無恙之言贖回通國（想當然）似六尺之孤武託陵而陵不負所託全漢恩而成友孝（餘）實賴少卿一書彼疑爲齊梁小兒所僞撰者不知（辨及此）漢史者也然古今使臣不一矣（此轉必不可少）與子卿並著者不有宋洪皓乎武之留十九年皓不留十五年乎未聞皓之在金一動室家之念盖皓有嗣而武無嗣故皓守經而武達權也娶婦之事吾謂有蘇武之

節則可否則寧爲皓不爲武也（不折但入就心）

昔人亦有娶婦辯未能如此闡發無以塞人聚訟今得此論臥起持漢節之心如薄蝕方更人皆見之矣 東川

楊子雲論

綱目特書楊雄爲莽大夫于秋所痛惜也當日者莽移漢祚爲漢臣者宜借翟義劉快以與討賊之師不則當如梅福之隱吳門逢萌之泛遼海以守箕山之節豈不毅然臣節也哉而不出此以恬淡寡營之子雲北面臣事篡弒之賊而不耻莽大夫之書無所逃於鈇鉞矣愛之者謂雄賦甘泉奏羽獵出而明日卒永始四年事也去莽篡尚遠矣雄字子雲谷永亦字子雲意美新之文永爲之而誤以爲雄歟吾意朱子作綱目必不稽之不詳而陷人以流惡也而人之責雄者以劇秦美新吾之薄責於雄者正以劇秦而美新讀其文見其心未嘗忘漢而寓罵賊之意於頌德之中也夫新取漢之天下雄欲美新自宜劇漢何以不劇漢而劇秦且秦之祖龍毒浮辛癸諛君德者謂美於勳華則誠美矣謂美於辛癸其得謂之美乎矧其序曰雄病瘨眴明乎瘨眴之言非由中而出也昔昭明之輯文選嚴爲閒情一賦且以白璧微瑕見黜而存劇秦之文意亦有見於雄之用心而錄之歟然惜也多此一美新也使雄不仕莽入于人謳頌之中無子雲爲法言太元與經傳並傳可也薄志節今念死難非莽大夫而誰之大夫歟嘲可解乎此則難以解也

不劇漢而劇秦一語說透子雲作意爲之出脫復不過爲回護一出一入悉準董狐　濂人

管幼安論

少非漢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天之逸民蘇轍之（超脫）贊管寧也（甚利）或謂管寧何得稱逸民哉其謝辟一疏稱丕陛下而已稱臣矣不能如謝枋得以聖朝稱元以遺臣稱已也若管寧者宜與薛方之謝莽同類共識何得稱逸民哉噫操是說者何責人之無已也夫邦有道危言危行聖人之經也邦無道危行言遜聖人之權也士君子不幸處無道之時言行以聖人爲法苟全性命於亂世雖稱臣而不臣

其人猶遺臣也（妙）以孔子而遇陽貨尚猶答以將仕之言（妙）將仕者不爲仕不臣者得爲臣乎且陛下之稱與稱聖朝者何異聖朝自聖朝不入其朝我何（尚快）與陛下自陛下不至其陛我何傷哉登山卻聘一書其立言固無弊矣若方若寧亦宜重其行而原其言使寧果可議則文山宜議之矣何以正氣歌（有此一證更無可駁）曰或爲遼東帽清操厲冰雪與子由稱逸民者無（確論）異然則寧僅逸民乎哉危行言遜雖謂之爲聖人之徒可也

幼安人品頴濱十六字已盡其中得此爲表彰好事者無復置喙　東川

文山歌雲士論或畧或詳皆足使遼東冰雪照耀千古　漁人

荀文若論

天下最難之事莫難於殺身有殺身成仁之人論者必欲謂之不仁似非仁者之所忍出也如荀彧之死是也夫以彧事操誠失身矣而操加九錫彧折董昭阻之不得飲藥而死不足以明其素志哉

以兩君子斷一龜山

故楊龜山謂文若道似伯夷涑水謂彧死漢室仁居管仲之上誠非無識而龜山乃兩辟之謂操爲漢賊文若寧不知之其議拒董昭豈眞有忠貞之節特欲以晚節蓋生平耳非惟不足以追蹤孤竹而且爲夷吾之罪人求免亂賊之名難矣余謂文若以晚節蓋生平非徒以其言也直就義從容而處（稍轉矣）以一死壽春之藥何媿首陽之薇耶管仲尚負歉於子糾文若又何慚於獻帝耶而丁氏引徵彧事謂其聞操子房之言卽宜引去又疵其勸操迎帝則比漢晉取兗則擬高光涑水謂擬失其倫此史氏之文耳南湖又謂史不可信則溫公通鑑一書又誰復信抑知溫公非爲文若覆過所云史氏指陳壽之撰記耳夫三國志一國之私言也通鑑天下之公言也天下之公言集大成而何有可疑一國之私言選浮誇而何足盡信彼陳壽者欲尊操爲受命之君故敘述所言皆似帝王之畧卽操初見彧稱以子房有之曰此吾子房未必然也誠有是語文若未有不拂衣去者（若此論）觀其後不欲操爲漢高於其始豈肯自命爲留侯乎至勸迎獻帝臣子之大節也稱晉文而勉以匡周頌沛公而美其尊義帝語皆忠藎言者何罪乎若爲用兵而証高光之事又不可以辭害志也余謂彧辭無失雖不謂之史氏之文可也況乎陳壽之史洵不足據者乎（著眼書人能）殺身成仁是文若之仁無可議也然不可與言而與之言雖免失身之憾若文若者謂之不智可也（文若心術）

總於文若一死表其心迹仁智二字判等南山

東川

謝安石論

人定勝天淝水之捷人也非天也（一語斷定）說者徒以符堅有投鞭斷流之勢謝安以寡敵衆以為僥倖成功歸其事於天耳不知堅有必敗之道秦自敗而非晉敗之不得謂天福晉而禍秦也（主論）兵法曰兵驕者敗且勝負何常之有堅未舉兵而先築宮除第以待晉之君臣其驕甚矣上有福德之占而不顧則違於天下有長江之險而不慮則違於地中有謀臣妻子之諫而不聽則違於人三者既違無一勝之道矣且其時贊其行者惟姚萇慕容垂耳是二人者利其敗而自為計非忠謀也（切中二人之隱）則內斷於心剛愎自用者惟堅一人耳安也坐照有餘慮之既審舉元石而將帥有人用劉牢之而偏師可任所以慮搖軍心動民志者惟強弱之形耳乃圍棋賭墅以鎮安之人心安則兵氣銳以逸待勞以靜制動（與兵法相應）故符堅見其部陣整嚴望而生懼卽有此亦勍敵之言未戰而心已怯矣迨夫前鋒少却後陣高呼數十萬之衆敗如捲籜此豈不繫於人謀而惟天（結完人字）是恃歟雖然逆天而動必至於亡寧得謂非天哉（天字收斷）夫成事在天武侯嘗言之矣歸之於天亦宜

要言不繁　滄人

昔人以淝水之捷為大僥倖此語誤人不淺雲士雖為安石洗發實為後世杜絕僥倖之門武備志中當附載此篇以垂不朽　東川

鄧攸論

爲吏之道其要於守大法而順人情其有矯枉不近情者皆不足以示官常而法後世也晉室鄧攸爲吳郡守載米以行不食朝廷之祿其自處以爲甚高非矯情之至者哉夫國家之制祿以養廉以不食祿而矜廉將食祿者皆不廉乎且載米以行不食吳郡之粟則日用所給皆宜攜於鄉邑之中亦難充類之事矣蓋緣攸慕漢之循吏居恒以苗時羊續爲師而羊續苗時乃不近情之尤者故其

一行作吏矯情益甚耳續守南陽妻子入郡而不納夫攜眷之官雖卓魯龔黃無不然也而續不爾是知有君臣而廢夫妻父子之倫矣至於時令壽春牛生一犢職滿而歸謂其父老曰此犢產於爾土吾勿將去不更可嗤耶幸所生者犢耳設於壽春或生子女亦將曰此産於爾土吾勿將去耶必不然矣是亦未能充類者矣爲吏若此殆汲汲於名者古不云乎汲汲於名猶汲汲於利也古之人堅持清操有清而不耀者矣有清畀人知者矣若

三君子者惟欲標清節表見於人似非大中至正之道然以之媿濁世之貪污可也

循吏之言最爲近情之論 澹人

唐太宗論

信義者君子與小人所共有者也（青得是）固可以動君子亦可以感小人不可謂天下之小人斷不可化而爲君子也唐太宗之縱囚盧陵辨之詳矣其曰太宗之縱之去也安知不意其冀免而必來余謂縱之者未必無其心囚之被縱而去也安知不意其（雙）復來而獲免余謂受縱者未必無其意受縱者有其意何所解於下賊上之言縱之者有其心何所（起承轉歟筆法）辭於上賊下之說推見至隱似覺山可移而判不可易矣然使自古迄今縱囚者獨一太宗則太宗（一證）誠難白其心矣乃前乎太宗有人焉晉之曹攄是也後乎太宗有人焉唐之呂元膺是也（又一證）攄令臨淄元膺守蘄州是二人者皆於歲夕縱大辟囚歸省（總敘）其親尅期悉至無有後者故攄有聖君之稱元膺之名亦得與聖君縱美夫守令之職微矣其縱囚（是）可以行其意而欲釋囚則不能擅其權方其縱之去也意其冀免而必來無是心也（是）囚之被縱而去也意其復來而獲免無是意也（是）其縱之去而復來

也千百年之間於楚於齊如合一轍豈上下交賊其情而爲此乎（總斷）此可知信義亦行於小人恩德入人故能移人之速如是也知曹呂之事可不必深求於太宗矣然則盧陵之說非乎曰盧陵何可非（要言不煩）也其曰殺人者不死不可以爲常法不立異以明高天下之至言也余爲原太宗之心者取其行仁於一時須盧陵之論者取其示誡於百世（仍與歐論並存最當）

意翻空而始奇奇而不失爲正　瀋人

能敬落縱囚論是獅子搏象手使盧陵見之必曰老子當讓其出一頭地　東川

郭汾陽論

臣道莫過於誠誠則上可保國下可保身以智術行其間而以爲明哲者非純臣之所出也史稱郭子儀曰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窮奢極欲而人不以爲非胡寅以爲以奢欲而處富貴小人之事也子儀安得有此方孝孺以爲此子儀之所以爲智也肅代狹陋德宗猜忌子儀不欲使己見疑故自汚以爲保全之計正學之所見微矣吾以爲此非子儀之心也子儀之爲人道則

周公太公才則方朔召虎其事君律己亦惟有一誠耳惟其誠也故有以動天地感鬼神勵將士收民心而克復兩京再造唐室僅回紇之衆而以單騎退其師聞魚朝恩之謀而以不衷甲釋其意三朝歷仕解其兵柄者屢矣及逢大變朝聞命而夕引道曾無纖芥之嫌其誠若此人主雖庸復何嫌忌頗以奢欲爲自全計耶且從來亂臣賊子至於犯亂不顧者皆起於奢欲之一念耳子儀功蓋天下位極人臣而以無欲處此庶人主相信無疑不

然貴既已爲王矣而猶窮其欲當不至更進於王而不止是所以致猜忌者端在此也豈得以自全乎然則史曷爲有奢欲之說吾以爲子儀聖賢而英雄也聖賢內存敬愼之心英雄外有揮霍之氣其殆非以富貴之奉待已而以富貴之奉待人大烹以饗壯士雅樂以燕嘉賓不惜金玉錦繡以勵有功之部曲故能收人心於無事之時得死力於有事之日大將用兵之權正在乎此而自人視之以爲奢矣要之其迹似奢而子儀何欲也哉

不辯汾陽之奢止辯汾陽之欲英雄賢哲之作用存心皆以一誠字和盤托出爲千古純臣之則眼光出正學致堂之上　東川

李鄴侯論

漢有留侯，唐有鄴侯，是二人者，固先後同揆者也。或曰鄴侯不逆留侯遠甚，留侯之仕漢也，翩然而來，飄然而去，出處之際，猶神龍之不測也。鄴侯之仕唐，始以白衣從事，堅辭相位，似高出留侯之上，輔成中興之業，遂力請還山，衡岳之遊，豈不符於赤松黃石哉。胡為乎既言歸矣，代宗徵之而至，德宗徵之又至，俄而為判，俄而為守，後方入相，雖其業有可觀，與留侯相逕庭矣。不知留侯始終為韓

鄴侯始終為唐者也。為韓者用漢高而不為漢用，故其志已遂，即可遠引以明高；為唐者於肅代德順之間，見其一日未安，未可以一日謝責也，何以明其然耶。夫李泌者，乃元宗使太子與之為布衣交，其於肅宗，分君臣而誼賓友也。君臣有無可逃之義，賓友有不容已之情。靈武之召，既已贊克復再造之功，又以黃臺瓜辭保護廣平，而使不廢，則代宗之得立，泌為之也。而代宗之隘陋，甚於肅，幸知徵泌，猶可為也，寧不念其祖父之恩，出而輔翼之乎。既也德宗之猜忌，又甚於代，亦幸知徵泌。泌不惜三出而輔德也，猶不惜再出而輔代也。故以之判而安於判，以之守而安於守，以之相而盡力於相也。卒之又引黃臺瓜辭保護順宗而不廢，然後拂袖而歸，遂其初服，其於五朝之間，始終於唐，何如哉。而可以不逆留侯議之也。要之，留侯之去漢非懟也，可以去則去，其去合聖人之清；鄴侯之仕唐非戀也，可以仕則仕，其仕合聖人之任。易地皆然。吾謂鄴侯薄卿相而不為者，亦有時不辭小官，是兼得聖人之和者也。

清任和一人兼備，說得鄴侯太高，然要非過情語。起結皆以留侯伴說，章法絕佳。　濟人

韓昌黎論一

以二成論爲綱

蘇文忠之頌昌黎曰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大矣至矣人如昌黎猶有遺議乎哉而亦有議之者謂其以博愛爲仁是不知仁也以三品言性是不知性也攻排佛骨僅在福田見佛淺而闢佛亦淺也夫仁之與性吾道之大端也使於此而失之烏足以爲百世師天下法哉余謂宣聖論仁有自內而言之者克已是也有自外而言之者愛人是也剏其言博愛謂仁卽言行而宜之之謂（善○教○原○道）

義乎不可與端木氏之徒言博施等視矣至性善之說雖子輿氏獨標其旨而相近不移孔子且言之矣（大○主○腦）中人愚智之别不昭然三品乎若空諸所有釋氏之宗人之佞佛者其意不在此也迎朽骨於禁中惟欲求福田耳（說○中○病○根）良醫之治疾治其致病之源名將之攻城攻其要害之處破其福田之說而君心可格矣其所謂空空者何足論乎（妙○論）以昌黎爲見佛淺者非昌黎之見佛淺人之見昌黎者淺耳或（三難之後又進一難）以爲昌黎之言固無弊矣其皇皇干謁於僕射宰

相之門豈盡道歟余謂驅車列國孔孟皆然雖或情隘辭廹語似失倫而泰嶽巖巖其氣自在也曾何損乎（又○有○此○大○歸○縮）又或謂其集中稱美如李實李愿鄭權于頔諸書文皆溢美及修順宗實錄又多詆毀不符文以載道宜如是耶（又出一難被駁無餘）余謂其與人贈答之篇有譽有試之言也隱惡揚善大舜之居心也至於修史作定評豈嘗顧其曩昔之言而爲之隱覆乎直（原○不○相○妨）道在是此其可爲百世師而天下法也蘇文忠之論人嚴矣其頌美非肯過情者而其言若是而謂膚庸之見有過於文忠者吾誰信哉

（以○拔○仙○壓○倒○衆○[illegible]○衆）

作如許題揮灑出之絕不費手有挾山超海之力　東川

以拔仙二語爲綱篇中五難五解解處叚叚歸到百世師天下法上去莫爲之後雖美不傳雲士之於昌黎之謂歟　澹人

馮道論

擬人必於其倫弇州謂馮道歷五朝而不死深得老莊之學不倫甚矣何薄視老莊耶老子之人宜聖且以爲猶龍矣莊子擴道德之旨著爲逍遙齊物諸篇富貴爲何物哉然老莊之徒又非重處而輕出者以爲丈夫不出則已出則必宜盡忠臨難不可苟免故與拔繡於廟不若曳尾於途也其於生死之間辨之審矣豈頑然無知若馮道者得與同日而語弇州何薄視老莊耶道之不死非有道

以處此也在昔五代之君始也利其販鬻也資其掌故後雖心惡其人凡朝戴諸臣咸道黨也不易加以顯戮是以五十載之中更十五主而安榮如故至周世宗能別邪正而道旋病死其得逃於鈇鉞者特倖免耳於老莊何與乎以之上擬老莊何異取甘腐鼠之鵷鶵方於鸑鳳哉

弇州一論幾使道德南華沉冤千古一爲駁正可見讀書難論古非易易也○雲士持論多平獨於長樂老不寛鈇鉞用法畧無僭濫　東川

周世宗論

齊東之語罔言以傳聖人之事者也桃應之問設言以測聖人之情者也乃千載之下竟有其人情窮於事嘆其不能以聖人之道處此致遺憾無窮也周世宗者太祖郭威之養子也柴守禮者名爲元舅實世宗之父也以之爲光祿卿是臣父矣其能免於北面而朝也乎說者謂世宗處此不善也世宗宜封郭氏後待如杞宋已則復姓爲柴以太上皇尊守禮則竝行而不悖也吾謂不然世宗之

立繼也非禪也爲人後者爲人子郎同姓入繼尚宜親殺本生況異姓之子獨有大物一旦改革不幾同於篡奪于情安于理順乎是改姓易號有所不可然天下無無父之子不謀有以尊之而徒事以元舅此世宗之不善處守禮也吾謂守禮尤不善處世宗爲守禮者子既登大位矣遂宜高蹈箕山示不得臣於天子世宗因迎之守禮固却之迎之不得而以四海之養養之於別館之中天子之父之尊自在也不優於稱元舅乎何戀戀光祿也

然守禮之不善處世宗乃周太祖之不善處守禮也太祖既以世宗爲太子矣亦計其踐祚之日將何以待所生耶不有改姓之圖必有臣父之事改姓則不利於郭臣父則不便於柴莫若預以國邑封守禮而待以虞賓而且使吏治其國則世宗既可以不臣父守禮亦不得有爲以殺人至於守禮殺不辜之人幸其時無皐陶耳設有皐陶執法其際爲世宗者將竊負海濱乎是全生我之父而負成我之父矣不欲兩負而至于廢法皆太祖無以處之所致也雖然太祖武人不能計及此也其時有王朴范質諸臣而計不及此是諸臣之不善令太祖處世宗與守禮也使當日者審處得宜則太祖可以爲堯世宗可以爲舜守禮可以不爲瞽瞍幾幾乎唐虞之美復見於周而不出此致五代令主竟與東魏靜帝以父爲司馬者同譏不可惜哉

文勢如疊嶂層巒蜿蜒起伏何異龍飛鳳舞 潛人

世宗臣父情窮於事矣雲士設身處地爲之想出一段可以不窮之理具見學術湛深於天下無難處之事彼操封郭氏復柴宗者眞謬說也

大破庸人之論不可不懸此論於天地之間 東川

韓通論

韓通死於周忠貫日月矣廬陵作五代史獨不爲之立傳或謂通固周之忠臣皆臣晉唐漢矣而獨死於周廬陵欲錄之於雜傳恐沒其殺身之仁表其殺身之仁慮掩其歷事諸朝之迹不爲之傳者待之恕而責之嚴也是豈廬陵之意也哉（是廬陵作史）廬陵之爲史也法準春秋通死周矣何妨傳其死周事晉唐漢矣何妨傳其事晉事唐事漢（家法）三代而下罕得完人一人之身瑕瑜不掩豈有欲諱其前竟湮其後其得謂之良史也哉且通之不死歷朝不必爲之諱也其于歷朝未有股肱心膂之托衆人畜之者也事周則爲侍衛親軍指揮使國士待之者也（仍待正論故足不朽）律之以仲連之義通之死宜不待於周信之於豫讓之言通之死當不在於晉唐漢盈尺之玉有微瑕焉不害其爲圭璧慷慨之士有遺行焉又何害其忠貞哉（春秋嫡派）然則曷爲不爲之傳其不爲傳者有感於史有闕文之言以闕之者存之也（拆出大旨）蓋洛邑之頑民亳都之義士也當日陳橋之變詔出袖而袍加身豈一夕之謀乎寡婦孤兒將何所憚意檢點之所憚者獨一通耳通起兵而殺通併殺及其妻子者果皆王彥昇之罪乎（太祖不得辭其責）廬陵而爲之傳將何以書之耶故不若以不傳傳之之爲得也何以知其然耶（讀史有眼）知之於其所傳者矣梁亾而敬翔死廬陵紀其實而貶其人晉亾而皇甫遇死廬陵載其事而黜其品獨於通死置若不聞非欲以不傳傳之俟定論於千秋之後也哉

從五代史梁太祖諸紀中得廬陵之作意　膺人

仲連豫讓雙援互証字挾秋霜立言無弊　東川

林靈素論

方士之於諫臣懸矣有時諫臣所不能爲者方士爲之尚得以方士目之哉宜擇之者且進之矣林靈素方士也幸於徽宗亦不過王志老劉混康之流耳乃於邪正之分辨之甚悉嘗諷蔡京謂天降魔君在世甚廣京曰其人安在靈素曰相公是也語雖荒忽而其諷京之意則已善矣斯豈媢窂相以求容者能言之哉至徽宗金書黨人名姓靈素對之稽首上怪問之曰是皆天上星辰焉得不敬

隨作詩曰蘇黃不作文章客童蔡翻爲社稷臣數十年來無定論不知奸黨是何人徽宗以詩示京京惶愧請罪斯豈媢天子以求容者能爲之哉蹟因星孛西方劉逵諫而黨碑碎不旋踵而京且罷去人以爲在廷諸諫臣之功不知實靈素一言以悟主也且以方士而退權奸不獨一靈素也嚴嵩播惡於世宗之時楊椒山斥之不得藍道行以箕仙之語退之此非所謂言微中而足解紛者哉使方士而皆若此雖與骨鯁之臣比烈可也

考宋史靈素先蔡京而得罪此必蔡京中之也讀靈素傳敘其多爲妖罔妖罔或有之未必非蔡京增加之也總之有此一詩其人之功足准過矣雲士特爲表章斯眞良史之識 潛人

曲端論

從來君子每不容於小人未有君子不見容於君子至君子不見容於君子使人歎君子之不仁深惜痛悼之下千秋傷我情矣君子不見容於小人秦檜之與岳飛是也飛主戰檜主和檜不殺飛飛必敗檜議其不容者勢也若張浚曲端皆君子也浚主戰端亦主戰端之與浚宜有芥磁之合且金人望端軍而號泣目爲啼哭郎君威譽不遜岳家軍矣何恭州之獄因譏致疑火熾鐵籠慘殪忠勇

以韓劉共擧之魏公與賊檜之殺飛同出一轍此何心哉浚不能爲浚解也且譏端於浚者王庶吳玠也玠與庶亦皆君子也庶主戰而不簽和議之文玠主戰而不失全蜀之利意玠庶遇端必相孚若一而胥譏於浚必殺其同志者而甘心焉此何心哉又不能爲玠庶解也雖然以衆君子而陷一君子浚與玠庶之過也吾以爲非獨浚與玠庶之過亦端自有以取之也夫端固忠義乃毅然自用而近於傲者也勝負亦兵事之嘗庶一敗而卽斥其

延安之失玠少卻而旋劾其彭原之愆浚方銳意恢復於端黜而復用而端過爲持重作遲久十年之計以致端之叛浚疑之玠庶譖而成之益實有意外跋扈之慮謂其因五鴿引軍而夙懷忮害此實深文非魏公所出也然檜以莫須有之案而殺飛浚以莫須有之案而殺端若魏公者非所謂忠有餘而見不足者乎乃吾於武穆壯閔之所遇而歎其不幸也飛恭順人也使飛而遇浚必能同心協志而成興復之圖端剛武人也使端而遇檜必

能藐將在外不受君命之義而建非常之業惜也不能易地使桓桓名將死於風波烈焰之中此飛端之不幸實有宋之不幸也前史曲護魏公欲解其盛德之累以諸葛亮擬浚而以馬謖擬端嗟嗟曾端也而同於謖浚也而得爲亮也哉

正案比案曲引旁參明允如皐陶使武穆壯閔諸公無不齊心服 東川

方正學論

論豫讓者復爲豫讓羇甚矣論古人之不易爲古人之難也方正學先生行文純正持論非過刻者獨於豫讓之死憐其志而稱其忠又惜其處死之道忠有未盡謂國士之謂謂其能濟國之事也讓既受智伯之知矣當其請地無厭縱欲荒敗之日宜爲力諫諫之不聽至再至三務伏劍之死死於是日使伯感悟保全智宗豈不勝斬衣死乎於此時而無言悟主其爲國士之報難言矣正學之論

讓是矣使讓起九原而對正學亦無以自解矣獨是靖難兵起讓帝遜荒元輔抗節抄同瓜蔓忠成一已十族全殃聞者傷心使人起違害潛身亦是忠良之數其足以愧爲人臣而懷二心者與豫讓千古同一轍也然九原之下設與讓相遇將何以自解乎夫讓與智伯邂逅之遇也非若正學之由太祖以貽之太孫者也智伯雖以國士待讓尊爲上客而已非若正學之位居宰輔也且建文之明不若智伯之昏也智伯之國在所必亡建文之天下可以不失盛庸諸將屢立戰功其失在恐貽殺叔父之名詔勿害燕王故彼得肆志耳正學於此宜正其亂臣賊子之名以爲非叔父矣殺之何傷而不聞有此至於金川之變戮及生徒此不同豫讓之忠而處死之道忠有未盡乎然正學雖以是論豫讓吾不敢以是論正學也忠臣爲國之心無所不至未有當諫而不諫者正學之諫建文與豫讓之諫智伯或史偶失書或言於密勿之地人勿知耳豈有不惜身徇國而反惜一言以悟主乎諫

而勿聽亦人臣之無如何者也且智伯之亡國建文之亡天下雖曰人事之失亦天爲之也唐人之詩有曰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豫讓正學雖忠而無如天何也天不我祐至於淪亡爲臣子者惟盡此一心以答君父爲萬世立倫常之則正不當於成敗之際論其得失也正學論豫讓而身實同之吾恐後之論正學者復同於論豫讓故爲明其氣運之出於天者以斷之而不可以輕議古人也

就論立論論中變體 東川

讀前幅似責備正學者讀至後幅方知責備正學處正其廻護正學處文情不測 濬人

于忠肅論

于忠肅之爲社稷臣天下後世所共許也或以其（明眼人自）不諫易儲一事不可以社稷臣稱之者（有獨見）不知君子之用心者也夫有明之天下乃太祖成祖之天下（如登高山所見甚遠）非英宗景帝之天下也英宗輕信王振變生土木宗祉幾危於二祖爲有罪景帝代立用忠肅之策撥亂返治得歸故君於二祖爲有功（判得極是）景帝既已立矣南宮遜避英宗自宜爾也或謂英宗固有罪矣太子見深何罪之有而見黜也余謂太子之廢勢

也欲太子之不廢必景帝能歸位於英宗斯英宗得傳之於太子（是）然景帝而堯舜則可是非堯舜自必不能而南宮之門且加錮矣南宮之垣且加崇矣南宮之樹且盡伐矣嫌隙已成子居青禁父鎖高墻太子於此將父景帝而遂忌英宗乎將不忌英宗何以處兩父之下乎（必然之勢）骨月之際猜忌必生非太子圖景帝必景帝殺太子賢如宋太宗尚不能善全德昭況見深又非德昭比乎金英太子生日之對諷擬魏徵而帝意不敢其不可以口舌爭明

矣所以不諫易儲者其欲保全太子之意甚深非庸庸所及見也或謂景帝雖不可諫矣爲大臣者不得於君亦宜引退晏然在位何以爲心余謂忠肅社稷臣也社稷之臣以安社稷爲悅誠有見於有明之天下乃太祖成祖之天下非英宗景帝之天下也宗社幾危方撥亂而返之治天下繫命恃此一身因易儲一事悻悻而去有釁可乘則內外之亂交作二祖之天下安知不復危如前日乎其不去者爲社稷非爲身謀也至於景帝旋崩忽焉

復辟忠臣遇難此造化小兒苦無定據而爲此者非忠肅之所慮得也易儲之事責之景帝則可何深求忠肅哉社稷臣之稱雖一夫鄙見欲爲奪之而天下後世自共許也

景帝廢見深而立見濟忠肅不諫侯朝宗論其僅可謂之功臣不得謂之社稷臣無識者不勝歎服得雲士爲之洗發推出如許深心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東川

明妃辯

塞草皆白葬明妃之地其草獨青秦草皆青斬淮陰之地其草獨赤其赤者昭淮陰無叛漢之心其青者表明妃不忘漢之志烈士美人之隱皆賴之草白於千秋則明妃不從世達之請其吞藥而死也明矣乃漢書所載呼韓邪死王嬙求歸成帝勑從其俗遂復爲後閼氏嗟乎作史者何不樂成人美而有是說耶吾謂成帝之勑有之其爲後閼氏必無是也明妃之請適單于欲爲漢帝釬北顧之

憂也其意以爲和親之舉以一女子足以代數萬甲兵亦何憚而不往與老死於長門永巷之中奚若建功興國之爲得乎故其秋木萋萋之詩婉而多風怨而不怒皆足徵其情性至和親之後數十年無烽火之警者誰之力哉良以曲奏琵琶而聲消鉦鼓也遠其殁黃芽白葦之中一坏之土長芳非而不歇天地不能易其氣山川不能隱其意寒暑不能移其情霜露不能變其色與文姬之著孔陵之檜徐君劍形之草仲卿連理之樹武穆向南

之枝同岧回於今古而謂從呼韓之俗者能有此說可不辯而明矣然則漢史曷爲有後閼氏之說其有是說者殆因成帝之勑誤以之爲奉詔否則或爲元帝解嘲附會以書之者也

唐人作明妃詩者不知凡幾大約皆爲寫怨雲士發出他一段忠君愛國之心千古未及潛人

木蘭辯

木蘭千古之奇女子也其代父從戎孝也爲王前驅忠也作氣而往勇也策勳而還智也功成而不受賞廉也讓也迄今讀雄兎撲朔之歌歎爲丈夫所不可及此其可信者也或謂尤有奇者當其欲至煬帝欲以爲妃蘭曰臣無媲君之理自矢以死帝爲立廟贈謚孝烈將軍此不可信者也何也煬帝艶冶之君也所愛者司花之麗質吹簫之玉人蘭雖女子從事疆場能使同伍之人不可識測其

非娥眉蟒首粉白黛緑之姿可知也何足供其妙選哉可信其必不然也設煬帝誠有是命爲木蘭者鋒鏑之事爲勞於前下陳之充及拒於後是彰帝有好德之思而蘭有逆命之失也蘭寧出此哉故以爲必不然也或曰孝烈之廟在譙其說豈無徵者余謂是說也緣有是廟而誤傳其事者盍木蘭奇女子也方其征戍混迹於戎行者一十二年難歸而上見君王下見父母無以明其心也告歸之後忠孝之事已全遂不難慷慨從容以一死而

表其節其節既著朝廷褒之故得謚曰孝烈若煬帝自致其死復以孝烈稱之其何以自謂哉

孝烈將軍一事聞所不聞論更發所未發 東川

前以可信不可信豎議一結澹然而收立論於論不論之間高出雲表 濟人

祭三蘇文

昔年受學即知有三蘇名姓漸長漸窺全集浩浩乎如乘一葉而泛滄溟以為安得起九京而親晤其人親其耳目鬚眉何所異人而若此此必不可得者也又聞皇輿一統諸書見三先生之迹或宦或遊所在而有以為吾雖不得親見其人得憑弔其所歷之處亦足慰意此可得亦不必盡得者也歲庚戌道出黃州因登赤壁振衣酹江亭上高唱臨風有千秋今日中我亦來為客之句覺與坡仙

相接在洪濤斷岸神光離合之中至今寒暑十有餘年而不去猶以未覽文公文定之迹意尚闕然歲庚申仲夏雲將旅仕前一日忽夢衣冠清偉者三丈夫顧雲稱賀雲詢之曰三蘇也驚而覺覺而思以為余殆從羈於蜀乎乃竟得郫考之郫乘三蘇葬焉雲乃喜甚非喜得作令喜得展三先生之墓而竟慰生平也不意涖郫未幾而悉生梧桂旋將受去何不乘茲塊之餘急以一瓶致奠於共峨嵋在蜀先生以此山相似故卜幽宮其性情之安

於斯也審矣今日雖不得起九京而重見其人乃覩在天之白雲足以想其丰儀聽瀉澗之流泉足以似其胸臆矧千章喬木廻薄長風動息有情去來無跡蓬蓬然襲衣裾而盤旋未已也是耶非耶（一何綿束精三段）三先生之神不在是耶所謂可得不可得者竟皆得之空言也轉而成悲悲夫擬於簿書之暇增築佳城重封馬鬣補松益檜洗植殘碑爲三先生作一日之主而不能盡主道於千載之後也（情雲餘於）何心哉（文）倘聯合有時服闋後邀三先生之靈重履茲土則斯言猶在泉石共聞與得再覩精英有如授易（餘韻悠然）於墓中也得非幸甚雖然寧可必歟一滴松醪派盈九曲矣鑒諸

無一點墨在筆頭無一點墨在紙上風行水面自然成文有此文方可以祭三蘇 東川

代文丞相謝王炎午生祭文

頭戴南冠身趨北地前擁健兒後圍驍騎三匝兵（寫生）戈以防不意余自巖巖浩然吐氣宿露眠霜隨緣是寄古驛長亭倦行少憇忽見鴻章向余生祭字大如掌揭之高砌到處見之俾余詳味零丁洋畔（是文山所行徑）作一讀而傷神惶恐灘頭經三復而隕涕細思作（知己）者知是何人端研體氣必屬王君非王君無此偉識非王君無此奇文非王君莫能勉我赴沸湯而盡節非王君莫能勵我蹈白刃以安身亹亹千言濃盡啼鵑之血綷綷百轉銷餘蜀魄之魂義昭日月氣塞乾坤藥石遙投良友無慚爲故友覆亾莫（況文）救罪臣豈得號忠臣吁嗟已矣萬事皆非舊家燕子將傍誰飛餘生何戀視死如歸還斯正氣宇宙（山意中之語）（卽用成語妙）相依孔曰成仁孟曰取義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君祭余兮余謝君文成搔首語高雯寸心願借風吹（妙句）去化作萇弘墓上雲

似文山集中逸篇試與正氣歌相參互讀必能泣空山之幽鬼 游人

無意爲文灑然而出如閒雲在望舒捲自如方
肯信國初白乃如飴氣像 東川

放生文

煦煦之仁雖大儒所勿尚紜紜之衆實上帝所好（得體）
生任意傷殘干天和而不覺恣情啖噬害物命以（非殺昔放生文中所有）
誰憐請勿言佛氏之慈悲敢畧道聖賢之惻隱湯
曾解網顏不茹葷弋不宿釣不綱宣尼之意
何居聞其聲即不食其肉子輿之心奚若牛將就
死齊宣王有舍去之恩魚尚餘生鄭大夫有畜池
之命深仁可法厚德堪師口腹之欲何窮刀俎之（夏妙）
寃可省非愁冥報懼靈蛇入夢而來豈冀酬恩望

黃雀啣環而至性原若此理亦宜然欲勿傷不忍（妙）
之心願充廣同仁之意禮非大祭奚必戒庖囊有（令人心動）
餘錢堪爲活命青蚨數貫遂能出羽毛於湯火之
中赤手一揮即可救鱗介於釜鬵之下爰尋樂國（令人情恰）
縱彼恬遊沉者沉浮者浮悠然海濶飛者飛走者
走曠爾天空水族紛紛不飲無聲之泣山珍瑣瑣（無此心者不能作此語）
獲全再造之身伊命無戕余心甚快敬期同志式
聽微言學道果在仁民推恩必思愛物無故不殺（大本領語）
幸無視爲老生之談有善即行切勿認作浮屠之

說。

仁人之言 濟人

一片仁民愛物之心於救生文於儒釋分途

較蓮大師諸篇大異大異 東川

誓廟文

祿叨五斗用報　君恩星應九旋宜求民瘼甫下車而徧廟爰指水以盟心敢告靈祇謹陳信誓 次雲

天中末寀浙汜寒儒夙欽三善之人素慕四知之節不圖溫飽敢欺頭上青天肯愛苞苴下虐眼前赤子實由衷悃非出矯誣生平之志難移此日之言具在若夫旱乾水溢神有過吏且得以糾神有如負國殘民吏有愆神豈不能殛吏氣通呼吸心貫幽明昭昭在上皇鑒我之精誠赫赫式臨期

（此語雖人收下）

啓余之愚昧鼓鐘震響人鬼同聞

今之作吏者亦皆有一篇告廟文矣有如此之動金石而感風雲者否由衷之言自爾直捷痛快 濟人

謝雨文

凡値亢暘禱雨不應者毋令符籙之家呵神索雨或觸蛟龍之怒俾雷霆電雹迅馳併發然暴雨不終日其涸可立待也雲之禱也不欲如是大田之（樸茂處得西漢之遺）詩日有渰萋萋興雨祁祁疏日雲欲盛盛則多雨雨欲徐徐則入土雲一禱於顯祐之神再禱於靈泉之神始而金風震蕩繼而密雲不雨至十八日甲辰細雨至夜至十九日乙巳密雨登高而望陰霾彌空四野皆周原膴胥潤如此得雨大異於强

求勉致者矣不足爲蒼生慰乎或日此天澤也適與時會令何得貪天功爲巳力雲日貪天之功令則何敢然并澤之沛正遇其時令不敢爲巳力敢（折筆有無窮餘意）没神惠乎且日有令如此竭誠以求尚能動神聽而格昊天若德之過於令者又當何如也明禋以祀於神以云報也於民以誌感也於令即是以知勉也敬羞蔬水其敢緩諸

歸德於天歸惠於神致禱於天神者令也立沛甘霖可云協應 東川

祭纛文

時維秋矣露結爲霜金天肅殺鷙鳥飛颺爰祭大旗我武維揚雖日下邑實關四方即無危亂居安（不可移用）不忘寓兵於農內政煌煌威惟神助彗掃攙槍備武偃武文德彌光波靜潢池太白收鋩邇由十室遠及八荒神之聽之鑒此馨香

是邑令祭纛文最爲得體 澹人

祭勾芒文

青旗肅事爰啓青陽於彼東郊敬迓勾芒勾芒陟降服農之服其意彌醇其貌彌樸上拉星精下爲黃犢驅之以來滋我嘉穀欲與禮義先期食足惟神是祈錫我昇福

幽雅之遺 潘人

每有祀典必特譔文雲士之事神如此字人可知 東川

祭牛王文

有勞農事迎虎迎猫剡賚巨力可遺太牢敬陳清酒敬列佳殽大武有王祀爾東郊王爲厥王宜福其芃俾伊馴擾其耳濕濕神其相之田功是集寧我婦子盈我百室

可補祀典之缺 東川

祭馬祖文

繄維騏驥上應天房星精所萃牝牡驪黃惟神相之旣調旣艮如錦如雲蕃庶永康兵戈不作勿事我行閑之上駟似放華陽僅馳郵驛以達八荒數之以對思馬思疆

善頌善禱　瀹人

祭厲壇文

王政之大於人備美無所或遺亦及於鬼生寄死歸人各有常或失其所肅月啼霜骨化而土血化而火哀哀若救餒而凄苦吏遵祀典爰爲設祭無主之主格以誠意厥飫馨香飲君以氣俾有所依厲勿爲厲

起得正大將厲鬼點化一番何異生公說法　東川

祭風雲雷雨文

天何言哉穹窿靜處何以資生風雲雷雨時而分行時而並舉惟神之靈請為神語是惟不風風必和風是惟不雲雲必慶雲以雷鳴春冬雷勿聞以雨潤物霑雨勿零罔勿時若惟天是律俾此下民同歡化日

元奥可思古質可誦　滄人

文不滿百言中有無窮氣象　東川

北墅緒言目錄卷三

傳

記

墓銘

北墅緒言

錢塘陸次雲雲士著
同學 高士奇澹人 評
汪 彩東川

廣德州守趙使君傳

趙使君諱景和字萬育錢塘人天啓丁卯孝廉也夙與相國史文忠公可法相友善居嘗抵掌時事相對唏噓每至泣下文忠曰方今滄溟正沸清宴雖期設遇時危常山睢陽吾輩事也使君曰儻遇

爽風敢不爲勁草乎初使君教諭於禾作人爲盛後授盧州州守張獻忠方躪蜀不得進俄而李自成犯闕鼎湖問至使君北向慟哭曰君死社稷吾將安歸欲自刎偕行者奪止之還赴留都時馬士英柄國引阮大鋮爲大司馬日與衆正爲仇史相國督師江北尤爲所忌有薦使君才可大用者馬知其爲史友勿善也久之調爲廣德州守時淮陽圍急寧南侯請清君側之賊大理姚思孝等請救淮南士英厲聲曰君臣寧死於敵勿死於左此皆

良玉死黨爲游說(此筆)不可聽也於是調黃劉諸鎭衛
石頭而北守愈疏文忠血書告急乘勿顧使君聞
邸報大憤曰惜吾友(再聯合)一腔熱血空付之馬革矣揚
城破史相國立城上拔劍自刎(一應)死時弘光已出奔
矣士英惶急懼寧南兵扼安慶將走浙挾母僞稱
太后道由廣德其兵沿途殺掠無復紀律皆衣婦
人衣紅紫綺繡重襲一身疊釧在臂簪鈿盈首而
猶誕州沿傳檄諭守出庫金以犒軍備法駕以迎
太后使君裂檄奮怒因下令曰有不奉詔而南軼

者(極是)毋許入士英於城下請守見誘以甘言使君叱
之曰爾爲元臣不思報主釀成覆敗(士英何辯)國家何負汝
而若是耶汝云保駕駕今安(狀極)在不保主上而保太
后人傳若母誰不知耶爾速去吾箭鋒耻飲爾賊
臣血士英命子都督錫腹背夾攻民心甚固州城
旋毀旋築後力不支爲其乘闉而入使君還坐廳
事士英至不起迎士英曰爾小吏敢抗我哉使君
曰爾蠻獠非人類廣德州守(三聯合)今日爲國死然恨不
死外難而死賊相耳吾今得與亾友道林踐久要

於泉下矣吾且爲厲鬼逐爾士英趨卒刺使君使
君挺身受創死其妾(應有此妾)秦氏死於井是時其子蒼璧
方九齡僕人(應有此僕)錢義匿之脫於難戊午登賢書壬戌
成進士其孫荃蘇詩文克繩家學人以爲孤忠之
報當馬兵蹂躪廣德時忽雷雨大作恍見使君毅
魄在雲霧中士英懼卽捲甲去去而武林不容會
稽不受(形並結)肯遁於閩卒父子伏法駢斬延津而使君(妙在相)
廟祀於州久而愈烈云
陸次雲曰蒼璧字晉襄吾友也有父風能讀父書

道父遺事其於張許子弟何如哉天待趙氏不可
謂不有加矣且吾觀士英流毒無窮倉皇逃死而
不免於死其死延津(數語斷然結議一篇除析無限)視死維揚與廣德者何若哉
以使君爲經以相國爲緯以瑤草挽合於經緯
之間雖所敘者一邑之事而天下得失具在其
中此之謂大手筆 東川

王別駕傳

王別駕潤州人字繭菴諱之佐明末以諸生上書言國是得用之從閩逆督京師未幾閩逆遁洪經畧入檢奏疏得其書大異之授以通判傑來試其治有政聲奇改補兩浙礅郡倅政聲益起清介自守困同寒士書無不讀見聞甚異善斷疑獄剖媚若神其尤奇者攝篆武康時有山我某姓者諭衆白事云其兄爲虎嚙傷曰屍何在曰焚之矣別駕曰既已焚之爾盍去其人洋洋出明日別駕集吾役命駕往視焚屍地胥役曰山中人死於虎[illegible]也其地在萬峯之中去當窮日且暮[illegible]止[illegible]奈何別駕曰無多言必欲往山我忽見別駕至[illegible]爲導至溪口見孤懸一屋爲我居焦土一區其焚屍所也詢其遂憐云其兄之死未見也其事我向某等自言之別駕潛令役人搜其室得半段鎗於牀下鎗點血別駕曰兇器在矣汝將逃弑兄之罪乎我色沮而辭不伏別駕曰無怪爾之不伏也吾當檢驗以示汝胥役曰無屍矣將奈何別駕命燃

炭於焚屍之地撒胡蔴於上而旋掃之屍脂出蔴膏入遂相融結而成人形首足肢體無勿具左脇下爆胡蔴數十粒腹臍要害所爆不一皆其受刃處也觀者駭異別駕顧我曰弑兄之罪今伏乎山我股慄叩首曰公神人也敢不伏遂盡吐殺兄狀邑中共以爲孝肅再見也

如別駕者雖欲不謂之孝肅不可矣誰謂古今人不相及　澹人

其事不朽文更能不朽其事留心吏治者當奉以爲秘術　東川

奇孝傳

順治癸巳四月初泰安州州守策馬泰山下仰視天嶺交氣尺五相懸忽見一片白雲自山巔搖曳而下中有一人端然正立守以爲仙也停驂道左輿從者望雲羅拜飄然墜地一童子也總角丱兮翩然如畫守驚問之童子曰兒姓孔曲阜人聞諸母氏云兒之祖是聖人兒十齡矣母病不可起私祝泰山願隕身續母壽母幸愈故來捨身巖上以踐夙言不意其至此也守不勝敬異以所乘輿載

童子併輿栗肉資送以歸此樵書所載徐仲光所記也而文瀫中又載有宋射陵鬼孝子事

鬼孝子閩中高雲客之鄉人也幼失父未十歲即能以力養母俾母安其室既長以養母餘貲聘鄰女未及娶而孝子死母無依有鰥夫欲誘而娶之夜半孝子忽環榻作聲止母勿再適母悲曰豈若母志耶無食何以生孝子曰兒雖死心未死也兒與母未相離也兒既死所聘妻當另字矣兒能索聘貲以給母其鄰駭異懼爲厲還所聘倍於前母得以自給久之貲且盡母乃望空呼孝子孝子應聲曰母又乏食乎盍往市中語擔者令其倍擔所市物吾當佐其利三倍母果入市語擔者擔者素知孝子之神如其言而勿疑也一人擔兩人之任擔加輕走加疾而空所市者加速也擔者以所獲之半歸其母日爲常勿敢欺母獲歌黃鵠以終老此射陵得之於余兄氷脩之言氷脩得之於雲客者也

陸子曰孝庸德也何取乎奇然有此奇行不可沒也孔孝子孝而近於愚者鬼孝子孝而行以智者乃人能格天鬼能動人孝之所至智愚又何別哉

傳奇孝事幾荒唐矣而立言不肯無據語皆轉轉有徵贊處反復抑揚並得大體 澹人

寶婺生傳

寶婺生忘其名順治初年師破金華寶婺生夫婦相散失生臥積屍中得免死婦行不知所向爲健兒所獲無何健兒移師駐華亭生覓耗於華亭不可得困乏無聊坐歎於旅館之側旅館主人鑒其貌（具眼）憐而問之生告以故主人曰若識字乎曰識習會計乎曰習主人曰盍留我館中勤若事而徐訪爾妻可乎生曰得如是誠幸甚生入館悉代主人勞（伏）主人逸甚而業加盛利倍入主人有女欲妻之而未敢也一日者旭始旦一人急遽趨而來至館飯飯畢酬值急遽趨而去生視其有所遺啓之燦然白鏹五十金也以告主人俟其返日停午其人復急遽趨而來汗漬衣息喘喘詳視几地茫然也生問之曰覓遺金生曰遺幾何曰金五十生曰何用乎曰持向營中往娶婦失之矣將奈何生曰金固在（寫得錢然出然）還之於子無苦也即出金其人受金拜謝去越數日失金者持二柬云蒙子還金事偕矣某日當婚此婚君所賜也敬請主人與君飲卮酒生固

辭主人曰吾勿暇而不可卻也生乘主人之命至（補此一句作意有無限妙處）期往往見失金者之家乃亦一著族也日未晡生閒步溪頭遙見一葉扁舟半篙春水中有翠袖雲鬟之人掩袖而坐云載新婦至生偶舉目視婦儼（四字寫出其不得已）然故妻也婦偶舉目視生儼然故夫也於是生一慟而僵於碧草之上婦一慟而伏於孤蓬之中舟（此時此際難爲情）及門促婦起不能起也問其故曰適見一人如故（妙在一語說盡）夫故傷悼欲絕耳問其人何若婦言其儀表衣冠宛然生也娶婦者急覓生見生悲臥不能起問其故不肯言固問之曰適見一人語未畢哽咽不能（妙在一語不說盡）續娶婦者憬然曰我知之是婦即君婦矣君既得（妙）金君之金矣還金而贖婦是天命我代君以完其（說出一段絕妙文求）偶也君無悲吾感君義敢不以此爲報乎生難之（誰是以費世）娶婦者請其主人以爲主主人曰還金者義士也還婦者義不在還金下娶婦而失婦不可也吾有女當妻還婦者所娶婦當返還金者聞者咸以爲（處得其妙例得甚當）善而兩從之更推主人之義與二義士相鼎立

墅子曰余讀懸山學士兒絲女蘿之篇見有商山

人失婦爲徤兒妻徤兒亦失妻爲商山人婦征途相遇各易以歸者歎其奇絕而寳夔之遇更奇亂離之際鏡破珠沉不勝數矣而徤兒以不吝使商山人認婦而得妻彼還金者亦猶是也天乎人乎雖曰天意而所以格天者吾以爲不在天也

敘述離合處錦簇花團末又以一小傳結大傳前不嫌煩後不嫌簡史家極致 澹人

讀過能令人感動有功世道之文 東川

篇中行文到最難措語處是失金人讓還原配

處雲廿只用生離之三字接下蘊藉無窮斯非作手不辨 又評

王翹兒傳

王翹兒奇女子也嘉靖間實有其人非烏有子虛所僞託者其事兩見稗乘漸失其眞吾懼其傳訛或致湮沒故爲敘其槩梗翹兒字翠翹臨淄人年十五工胡琴恨莫能超越俗奏讀冥音錄見廬江女於夜半受蓓奴新曲專凝想入神於夢中見一女子自稱澹仙謂之曰新聲代變終以古調爲佳吾感子之誠授子青陵一曲以助哀怨翹兒窮理其音響甚逸遒之別曲調悉變其父爲兩東委吏

倉被火繫於獄翹兒曰與父死而一家俱盡曷若鬻兒身而生父之爲得乎乃自鬻誤墮平康中鴇母之得熟衛華姓者措金贖之俾脫阱一時皆慕翹胡琴翹得纏頭以償華每爲客隔簾奏之而不可近二日者忽有一螺髮亂鬟丈夫來聽曲絃忽壯烈感激作霹靂聲其人歎息向檻外投珠一串去其時倭寇熾海上猝掩至翹避難爲其部所獲獻以壽觔鼓吹而前送渠帥翹懼甚閉目請死帥笑曰受聘而來何死耶翹覘之卽曩螺髮亂鬟投

珠客也葢所謂徐海號明山者翹素稔其人知不可拒勉從之徐海俾之主內政稱王夫人於帷幄中同視事時禦倭寇者總制胡宗憲宗憲遣使以招海海怒欲殺使翹視使者卽華姓也蓋華本百夫長故奉軍令而來耳翹急止之曰君奈何斬來使耶總制之意果誠返正邀榮上願也何樂爲倭老耶海領之乃釋華華竊視錦襜繡袂皓齒明眸而語於鷹揚虎視之人之側者翠翹也雙髻小鬟捧胡琴衣紫綃而侍其右蓋海嗜新聲翹恒藉此

融其好殺之心而陰爲福也華還以翹兒事白總制總制復使華通殷勤進珠於翹以達誠斷箭於徐以示信海謀於翹以爲可遂約降方受降伏甲襲海海出不意死總制亦素艷翹名設策勁宴宴文武召翠翹使與席欲窺其意而取捨之命奏胡琴翹方撚指撥絃彈未成音而激楚酸辛四座皁爲掩泣徐爲引聲高唱曰烏鵲雙飛不樂鳳凰甫八字而氷絲盡裂不能終曲胡知不可居而有也指一宣衛以爲配翹曰願一奠明山惟所命胡諾

之爲設祭江上翹縞素臨風呼天酹酒悲泣之下復彈其雨霖鈴之曲如九皐獨鶴清唳動人曲罷大呼明山妾負汝矣江潮適至遂抱胡琴奮身於怒濤以死總制嘆悔覓其屍葬於曹娥江畔後華姓夢翹氷綃雲帔踏波而來曰妾得與孝女爲鄰矣制總殺降譴且至予何戀此雞肋耶華辭謝職去胡尋得罪不考終人驗其言爲不謬方翹死天池徐渭作詩弔之曰雪浪銀濤葬玉膚焚香尚得返寃無從今浙水添新恨不獨潮驅伍大夫

哀動心脾感均頑艷　澹人

每讀紅線傳令人作出塵異想讀此令人神動色飛又迥出艷異廣初之上　東川

海烈婦傳

海烈婦徐人陳再益妻也陳質而愚海秀而慧康熙六年時因秋漲水沒荒廬無所得食陳有所知官雲間謀往寄迹海曰人事不嘗千里投親未知何似不如休矣陳强之同適毘陵而閧所知者徙於閩矣遑遑無倚僑儌於常有楊二者常之無賴也僩窺見海託交於陳因其窶濟以金陳甚德楊結昆弟海曰楊非善類無近也陳勿聽楊窺何多方海益閉影不得間林顯瑞者運丁之豪猾也素

與楊善楊遇之告以遇一國色不得近林曰子何不說彼再益者爲我掌書記而使其挈妻附舟以歸則我與若皆可得志矣楊以告陳陳悅其海不可曰楊非端人則林亦必楊之類也楊尚不可近矧就林以處乎陳慍曰非是便安能歸未見之人于何必其不善也又强之甫登漕艘而林遽邀陳適吳門矣海在舟正襟孤坐顏雖似玉而冷嚴過霜雪楊與林相計於舟中張樂演淫艷戲劇希動之命舟婦邀海海不覥是日命舟師藍九持牲醴祀河神藍至神廟牲血忽自濺躍盤盂外藍神怒林行勿享也林以爲藍勿戒甚怒詈藍恨之林誘海無如何楊勸以操刀往劫之至夜半林往劫海海大呼隣舟以爲逐賊共喧起林急遁海偪投臆臆並鑰閉不得出乃自縊林大懼楊爲匿屍米中欲俟人靜投諸河牀與藍九金求其濟往姑蘇謀再益約謀成當厚値藍夙恨林鳴之官令卽捕林隨於米中覓海屍屍出而察其眉宇見其愁瘁之中含正氣凜然肅然神奕奕衣裳襟帶之間密紉

層縫無少觖也其爲死計審矣陳歸哭悔已無及林定辟楊二猝思兎脫爲同舟之人擒擊斃於石陸子曰海烈婦禋祀毘陵宇內共聞之矣而知其名者未悉其事言或多殊將失其實余爲畧而傳之懼傳疑也

敘得簡潔形容處每一語勝千百語不漏不支

鈎銀劃鐵　東川

費宮人傳

費宮人年十六未詳其何地人態容莊麗懷宗諸
周后命侍公主主絕憐之宮人見上憂流寇昌熾
未嘗不竊抱杞人慮也王承恩者懷宗之近侍也
宮人私向之問寇警承恩曰若居深禁何用知此
宮人曰惟居深禁不可不知而預爲計也承恩奇
之寇愈熾懷宗憂愈深宮人之問承恩者愈數承
恩曰若何不詢諸他人而惟余數數也宮人曰人
皆泄泄孰是以君國爲意者吾見公忠誠故相問
耳承恩益奇之曰若云預爲計計安出宮人曰設
不幸計惟有死耳不可徒死耳承恩曰古人云使
生者死死者復生生者不食其言可謂信矣若能
之乎宮人曰請驗之異日有魏宮人者年差長於
費亦端麗素與費善聞其言曰卿計甚難吾不能
爲難者當其時惟一死以伸吾志耳承恩益奇之
甲申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破都城王承恩急報懷
帝與后泣別宮中之人皆環泣后自縊袁貴妃亦
自縊帝拔劍刃所御嬪妃數人召公主至曰爾年

十五矣何不幸生我家左袖掩面右手揮刃斷左
臂未死手慄而止隨與承恩至南宮登萬歲山之
壽皇亭自縊帝居中而承恩右承恩且從容拜命
而相隨於鼎湖也時有尚衣監何新者趨入宮見
帝不得見公主仆地他宮人悉散走費宮人哭侍
其側相與救之而甦公主曰父皇賜我死我何敢
偷生且賊至必索宮眷我終難匿也宮人曰請以
主服賜婢婢當誑賊以脫主顧安所往乎何新曰
國丈第可也主授衣與費而泣與之別新倉皇負
主出李自成射承天門將入宮魏宮人大呼曰賊
入大內我輩必受辱有志者早爲計奮身躍入御
河須臾從之死者盈三百翠積脂凝河水爲之不
流而香且數日也費宮人自送其死而還服主服
匿眢井中賊鉤而出見自成曰我長公主也若不
得無禮自成見其豐艷心欲納之而每壓御座輒
神搖目眩見白衣人長數丈者在前立又恍如帝
之辟易於其左右也心畏之而不敢以賜其愛將
羅姓者羅於闖衛陷攻取居首功故自成賜之以

酬勳羅喜甚宮人曰闖命吾不敢違矣然我帝子也爾能設祭祭先帝而祔從難太監王承恩於其側從容盡禮則從子矣羅更喜甚從其請宮人泣拜先帝畢併拜承恩曰王公王公爾能死而復生以驗吾言乎吾將踐平生言矣（應須黙之與日讀）諸賊大張樂爲羅賀羅痛飲大醉入內宮人亦具酒爲同牢巹酌又以大觥連飲羅羅曰吾得子欲草一疏謝闖王而愧無人宮人曰是何難我能之君盍寢俟我撰就語君也羅愈喜陶然就臥鼾如雷宮人屏去侍女挑燈獨坐聞中外之籟俱靜於是以纖指挾七首（讀至此當浮一大白）覘羅賊之喉力刺之羅頸裂負痛躍起屢仆屢躍而始僵賊衆驚聞排闥救之已無及時華燭尚明（自刎處又叙得如此）衆見宮人盛妝端坐而無語審視之則已刎粉項（蘊藉）而悠然逝矣聞於自成自成駭嘆而禮葬之遂以爲公主已死而不復索（一結真龍門家法）

陸次雲曰夫子云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女子小人宦官宮妾非耶宮妾如費氏宦官如王承恩郞丈夫君子何以過耶余傳之以愧天下之丈夫而不丈夫號爲君子而不爲君子者

文至此幾於一字增減不得　澹人

載鼎革逸事者亦嘗及於費氏然無此文恐終久而失傳妙手寫生使忠烈諸人含笑地下　東川

圓圓傳

圓圓陳姓玉峯歌妓也聲甲天下之聲色甲天下之色崇禎癸未歲總兵吳三桂慕其名齎千金往聘之已先爲田畹所得時圓圓以不得事吳怏怏也而吳更甚田畹者懷宗妃之父也年耄矣圓圓度流水高山之曲以歌之畹每擊節不知其悼知音之希也甲申春流氛大熾懷宗宵旰憂之廢寢食妃謀所以解帝憂者於父畹進圓圓圓圓棉君而入冀邀一顧帝穆然也旋命之歸畹第時闖師

將迫畿輔矣帝急召三桂對平臺錫蟒玉賜上方劍重寄命守山海關三桂亦慷慨受命以忠貞自許也而危怖矣長安富貴家胥皇皇畹憂甚語圓圓圓圓曰當世亂而公無所依禍必至曷勿締交於吳將軍庶緩急有藉乎畹曰斯何時吾欲與之綣綣不暇也圓圓曰吳慕公家歌舞有時矣公鑒於石尉不借人看設玉石焚時能堅閉金谷耶盍以此請當必來無郤顧畹然之遂躬延吳觀家樂吳欲之而故郤也强而可至則戎服臨筵儼然有

不可犯之色畹陳列益盛禮益恭酒甫行吳即欲去畹屢易席至邃室出群姬調絲竹皆殊秀一淡妝者統諸美而先衆音情艷意嬌三桂不覺其神移心蕩也遽命解戎服易輕裘顧謂畹曰此非所謂圓圓耶洵足傾人城矣公寧勿畏而擁此耶畹不知所答命圓圓行酒圓圓至席吳語曰卿樂甚圓圓小語曰紅拂尚不樂越公矧不逮越公者耶吳頷之酣飲間警報踵至吳似不欲行者而不得不行畹前席曰設寇至將奈何吳遽曰能以圓圓

見贈吾當保公家先於保國也畹勉許之吳即命圓圓拜辭畹擇細馬馳之去畹爽然無如何也帝促三桂出關三桂父督理御營名驤者恐帝聞其子載圓圓事留府第勿令往三桂去而闖賊旋拔城矣懷宗死社稷李自成據宮掖宮人死者半逸者半自成詢內監曰上苑三千何無一國色耶內監曰先帝屏聲色鮮佳麗有一圓圓者絕世所希田畹進帝而帝郤之今聞畹贈三桂三桂留之其父吳驤第中矣是時驤方降闖闖即向驤索圓圓

且藉其家而命其作書以招子也職俱從命進圓
圓自成驚且喜遽命歌奏吳歈自成蹙額曰何貌
甚佳而音殊不可耐也卽命群姬唱西調操阮箏
琥珀巳拍掌以和之繁音激楚熱耳酸心顧圓圓
曰此樂何如圓圓曰此曲祗應天上有非南鄙之
人所能及也自成甚嬖之隨遣使以銀四萬兩犒
三桂軍三桂得父書欣然受命矣而一偵者至詢
之曰吾家無恙耶曰爲闖籍矣曰吾至當自還也
又一偵者至曰吾父無恙耶曰爲闖拘繫矣曰吾
至當卽釋也又一偵者至曰陳夫人無恙耶曰爲
闖得之矣三桂拔劍砍案曰果有是吾從若耶因
作書答父畧曰兒以父蔭待罪戎行以爲李賊猖
狂不久卽當撲滅不意我國無人望風而靡側聞
聖主晏駕不勝眦裂猶意吾父奮椎一擊誓不俱
生不則刎頸以殉國難何乃隱忍偷生訓以非義
旣無孝寬禦寇之才復愧平原罵賊之勇父旣不
能爲忠臣兒安能爲孝子乎兒與父決不早圖賊
雖置父鼎俎旁以誘三桂不顧也隨效秦庭之泣

乞王師以勦巨寇先敗之於一片石自成怒殺
吳驤并其家人三十餘口欲殺圓圓圓圓曰聞吳
將軍捲甲來歸矣徒以妾故又復與兵殺妾何足
惜恐其爲王死敵不利也自成欲挈圓圓去圓圓
曰妾旣事大王矣豈不欲從大王行恐吳將軍以
妾故而窮追不已也王圖之度能敵彼妾卽褰裳
跨征騎自成乃凝思圓圓曰妾爲大王計宜留妾
緩敵當說彼不追以報王之恩遇也自成然之於
是棄圓圓載輜重狼狽西行是時也闖膽已落一
鼓可滅三桂復京師急覓圓圓旣得相與抱持喜
泣交集不待圓圓爲闖致說自以爲法戒追窮聽
其縱逸而不復問矣旋受王封建蘇臺營郿鄔於
滇南而時命圓圓歌圓圓每歌大風之章以媚之
吳酒酣恒拔劍起舞作發揚蹈厲之容圓圓卽捧
觴爲壽以爲其神武不可一世也吳益愛之故專
房之寵數十年如一日其蓄異志作謀恭陰結天
下士相傳日多出於同夢之謀而世之不知者以
三桂能學申胥以復君父大讐忠孝人也曷知其

乞師之故蓋在此而不在彼哉厥後尊榮南面三十餘年又復泯沸潢池致勞撻伐跋扈艷妻同歸殲滅何足以償不子不臣之罪也哉（甲寅後事只以數筆了之神筆）

陸次雲曰語云無徵不信圓圓之說有徵乎曰有徵諸吳梅村祭酒偉業之詩矣梅村效琵琶長恨體作圓圓曲以刺三桂曰衝冠一怒為紅顏（足不朽矣）蓋實錄也三桂齎重幣求去此詩吳勿許當其盛時祭酒能顯斥其非卻其賂遺而不顧於甲寅之亂似早有以見其微者嗚呼梅村非詩史之董狐也哉

一篇絕關繫大文字筆挾秋霜誅奸雄於既死

梅村詩雲士傳當竝峙於天地間　瀟人

圓圓事知之者少即知者亦不詳雲士曲為敘述將魑魅心事顯暴於青天白日之間使有目者得以共見其示鈇鉞之意嚴矣　東川

沈孚中傳

沈嵊字孚中居武林北墅不修小節越禮驚衆（伏）作填詞奪元人席好縱酒日走馬蘇白兩堤聲如戟矜未青不屑意也崇禎某年當九日攜酒持螯獨上巾子峯頭高吟浮白有僧濡筆竊記其一聯云有情花笑無情客得意山看失意人（意何清新）為之叫絕拉歸精舍痛飲達旦家人覓至曰今邑試郎君何不介意耶嵊方醉眯未開履無詳步扶入試院則已几席縱橫置足無地嵊乃積疊廣硯立身高級大

書登高詞於粉壁之上其首闋曰萬峯頂上險巔獨拈錘撐傲骨與秋塵天涯誰是酒同儕面皮雖老儘生平受不起青山笑（俗眼開闊）難道他辟英雄一紙賢書到儆了禁登高三寸封條題畢而下有拍其肩狂叫者曰我得一賢契矣嵊視之則令也滑視其後良久矣（原）令宋姓兆和名字禧公雲間名士不屑為俗吏態者（不俗）把嵊臂曰昔賀監遇李白為解金龜當酒我雖遠遜知章君才何異太白此日之事今古攸同盍拈是題與君共填散曲誌奇遇乎嵊曰

善令未成而嵊稿脫更復擊節擢之冠軍薦之學使者補弟子員聲譽大起嗣是非令醉嵊即嵊醉令交誼旣狎畧師生而爾汝更冠易服戲樂不羈嵊弟有訟對簿於令令佯爲研鞫嵊躍出應事大呼曰錯矣錯矣令拂袖起事閧直指以白簡斥令令恬然勿怨也明鼎旣移閣部馬士英挾其殘旅遁迹西陵嵊往談兵士英僞爲壯語云當背城決勝嵊馳歸語里人曰此地頃爲戰場矣里人群譁曰丞相宵奔將軍夜遁誰能任戰欲殃吾民爭擊

斃嵊燒其著書所存者獨息宰河緒春園傳奇二種緒春園尤爲詞場稱艷云

陸子曰余童子時嘗從道中見乎中策騎過有河朔少年風及長讀其詞而嘆其死語云凡人之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者乎中之死鴻毛耶泰山耶吾烏能論定之

傳乎中無過許之辭惜其死正重其死也贊以不論論之深得史家意外傳言之妙　澹人

闞將軍傳

闞將軍者楚大夫穀於菟之苗裔也生而尚勇肖其祖德早有虎將之目聞綠林之豪有唐郎者能奮臂以當車齊君回轅以避草澤中有蚳蠪者善怒楚王爲之敬式將軍曰是氣矜之隆烏足言大勇哉吾將學敵萬人戰無不克故或峙在野或時在宇或動股以超距或跋扈飛揚而大振其羽有常山大王者吞噬群倫莫之敢近獨將軍狎而視之與之共處人以是奇之兼聞其聲知其有遠志

遣河畔青衣引之出山入其籠罩不啻鐵網之獲珊瑚也處以雕牆游以朱戶食以籩豆飲以瓊漿將軍感其國士之待每欲爲之効死會有小敵將軍臨陣一戰而捷乃叱咤喑嗚以鳴得勝後屢遇大敵或徑取其元或折其股肱或剪其羽翼或屠其腸或抉其背終日轉戰氣愈辟易望見之者皆循牆而走從壁上觀者莫不神動色飛咸以爲飛將軍也將軍自負無敵於天下有齊女者將軍之同氣也性躭清靜好倚芳樹而長吟將軍懸其不

事女紅向之促織齊女曰妾雖寄跡塵寰不食人間烟火吸風飲露不織而衣無勞君見促也妾反有以促君者君勇已冠三軍矣急宜使人見首不見尾君之得志於時適乘肅殺之秋耳然氣運有時而移一旦天心厭亂恐不終用武也曷不從余辟穀乎將軍笑曰吾方欲力征天下豈聽爾婦言耶齊女曰兵法兵驕者敗古語曰強梁者不得其死豈不聞唐鄖見斃於王離蚳鼉併吞於白帝君不我聽悔無及矣將軍曰而不受我促無以不入

耳之談來相勸勉也卿用卿法我自用我法久之兵氣將消將軍亦且老猶自以爲矍鑠可用覩後起之將蔑如也後起者故爲畏葸以驕其氣將軍坦然以居昂然以待此一將者出其不意擊其中權將軍首尾不能顧受創歸從壁上觀者又莫不神動色飛以後起之將爲飛將軍也將軍歸而歎曰吾百戰百勝今一敗不可復振何足以言勇耶惜以一世之雄竟與奮臂之徒同歸於盡良足悲矣使早從齊女之言當不至此聞齊女且委蛻去矣悵望秋空安可及哉遂三躍三呼而死

雕蟲生曰若將軍者豈非所謂太剛則折者哉

自是君身有仙骨不然那得瀟灑出塵乃爾

東川

金衣公子傳

公子黃姓鸝名字倉庚先世仕少皥衣金縷衣故曰金衣公子云公子性喜歌以聲音之道與政通習之不輟每嚦清喉人從花外聽之其音瀝瀝自韻索居乃遷喬求友有白頭翁者與之訂忘年交聲氣感乎於臨皐羽士友其仙山和尚友其禪繡衣君友其文碧海舍人友其狎決雲兒友其豪信天翁友其忘機有客自烏衣國來者與之友則更密公子穿花織柳未嘗不與俱也一日見黃衣少

年爲元駒所困急排其難覓黃花藔之俠聲大振反舌鶗鴂皆欲結納公子一醜其音一惡其佞絕之鶗鴂怒而投於鷙靈反舌慚而走於蜀帝帝聽反舌言以爲右相居左相泰吉了之次諫議介士諫之勿聽綠衣使者採風歸致命於帝帝曰上林之士有如我右相者乎使者曰陛下未見金衣公子耳其人言語妙天下反舌非其倫也帝聞之雀躍命止大夫乘軒往聘公子集諸友議之白頭翁曰烏有佞人在內君子得安於其國乎信天翁曰

用之則行當無不可決雲兒曰先生盍往緩急余可用命公子曰合則留不合則去余行矣烏衣客更爲私語碧海舍人繡衣君聯章祖送山和尚無言臨皐羽士曰後期于於丹丘之下公子謁帝奏喜起之歌其辭睍睆反舌爲之無聲帝曰先生移我情矣朕聞治平之道先在齊家朕有妃思婦巧婦爲后帝女幽之別宮先生能移其情使遂下乎公子曰臣有薄技請爲調羹后食之和氣頓生召還二婦帝喜曰鼎鼐之任端藉先生公子敬辭帝

尊以客卿賜之雪衣娘子公子與泰吉了介士相得益彰反舌忌甚將鷙靈誅不軌鶗鴂爲之賂反舌進一壽耆者一提壺者帝酣提壺之酒樂壽耆之色浹日輟朝公子一再上書不報曰婦口出走此其時矣遂掛冠攜雪衣去反舌使飛奴賊之忽一金鐙之人磔飛奴免公子難公子曰君爲誰曰我昔困於元駒之黃衣少年也言訖去公子與雪衣擇居鄧林泰吉了追之不得介士極言反舌之奸帝怒賜之死反舌誘帝出畋陰約鷙靈鶗鴂乘

鬼車襲蜀左相秦吉了死之鵾鶵入宮巧婦僞衣后服脫后與思婦而自死思婦奉后隱借一枝帝聞變竄伏草間易名杜宇哀號流血公子物色得之請北見雁王假其羽林軍牽決雲兒將以救蜀（然出念奇）烏衣客聞蜀變亦將一軍助公子公子北使遂以軍屬雪衣名娘子軍娘子軍入援得迎母后決雲兒縋兵入蜀反舌方爲鸑鷟勸進鵾鶵驚相告曰將軍從天而下矣急遁爲娘子軍所獲並皆獻馘（奇妙）

公子迎帝后還宮帝策勳侯決雲兒遣使謝烏衣雁王二國欲王公子公子偕雪衣拂衣去過山和尚林皐羽士於泉石之間謂公子曰君憶丹丘之約乎（典雅）公子曰然余知止矣將何所止羽士曰止於丘隅山和尚授雪衣心經一卷公子遂與雪衣偕隱不去云（絶倫）

鳥官氏曰出處之於人大矣哉公子處則山梁出則若垂天之鵬搏扶九息又能功成身退鴻飛冥冥於詩稱於聖人有以也然多得於求友之力豈非翩翩濁世之佳公子哉（一篇絶構）

作假傳耳何得有如許與思奇方路史　濟人

葉公滑釐子合傳

春秋時有葉公其子孫繁衍別爲四族毎族昆弟或九人或十一人皆輕薄如紙有有面目者有無面目者大約有錢盈貫者皆無面目者也其一人在錢軚中稍有面目巳爲至没文矣其二十人雖亦衣冠面目宛然大盆而人樂親之謂可藉以致富染其習者卽親如骨月亦互思刼奪故人目其徒曰弔友謂其雖獲小勝必致大負宜弔不宜賀也濟葉公之惡者又有滑釐子兄弟六人皆以骨

勝徧身花綉紅綠燦然素與盆成括善出處必俱誘人以必勝之術人樂親之與葉無異孟子嘗斥之曰徒取之彼以與此然且不可又曰死矣盆成括惡其小有才也乃滑釐子曾受唐帝特賜緋衣又爲劉毅呼之卽至遂爾大勝爲人艷美不知人毋出孤注竟覆全軍者皆慕是說而偎之者也是滑釐之罪更浮於葉雖粉其骨何足贖哉聖人曰戒之在鬬戒之在色良有以也

篇約意長味之不盡　東川

雖是游戲文章乃以菩薩心借滑稽舌而說法者讀之爲痛哭流涕長太息可也　潛人

聖泉記

夜郎之水多異而莫異於聖泉聖泉亦名靈泉詢之土人所以名泉之義曰以其可卜故曰靈聖則吾不知也余欲探其勝約賓從攜轡榼乘欵段搖策而西去郭十有餘里而聖泉至矣泉仰出於兩山之間其境正方廣不越丈深不踰尺映地涵天中立圓石有先余至者數輩各有所占爭以所持之物置圓石中而俟其泉之溢泉之溢也每於一刻乍縮乍盈其疾而沒石也占則吉反是則勿吉

方其盈靜出無聲及其縮洩諸澗鏄瑱瑱然如筑如笙俄而斷俄而續矣余曰異哉以泉為靈泉洵靈矣以之為聖聖則何居起而循視見其碧欄四缺喬松半折殘碣橫仆漫滅莫識野坐露立喟然歎之有拚而雲者起於占者之中曰君既此泉無休蔭之地乎蓋嘗有高榭虛亭佛龕僧舍炎勝國之際有竊據者地器全黔自以為雄伯可圖鬼神許我嘗諏吉日擁三軍刑馬屠牛臨泉以祭再拜祝曰所卜可期泉其速溢祝罷而起虎視碧潭水

則鏡靜冰凝恬然澄寂日旭不盈至日中日中不盈至日昃日昃既久猶不盈也奮然媿怒然火器以擊之亭燬樹頹龕焚舍烈及其去而泉又涓涓至矣余聞之曰是可以名聖泉矣其泓然以測得聖之清澹然以肯得聖之和昭然以驗得聖之任介然以守得聖之時於是傾觴浮白以飲斯者復與同游滿引共醉馳騎而歸走筆記之勒諸蒼崖著泉之德

既有賦心更饒詩意　澹人

靈聖二字一篇眼目非徒作記傳體史法亦在其中　京川

神應泉記

聖泉之外有神泉聖泉有二一貴竹一平伐其聖同神泉亦有二一井泉一石泉其神異二泉名泉而皆無泉汲井泉者焚楮而祝之泉始汩汩然而來汲石泉者不假楮也取石而扣之泉應聲至各因其器之大小而給之挈瓶予瓶挈盎予盎挈壺與壺爲斗爲升爲筲爲石一黍不歉一黍不溢槪若釜鼓不過與以傷惠亦不使人過取傷廉似亦以聖德自待并以聖德待人者其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乎爲類記

簡而多風 澹人

神聖二字挽合自然曲折如意 東川

相見坡記

昔讀唐人詩曰行行千萬山山山千萬狀忽入白雲中忽出白雲上以爲詩洵奇矣設想然耳安有入雲出雲事哉及余過相見坡知其不爽也兩坡欵對中間大谷㟍谷皆山自上而下猿臂相引如旋折於螺殼之中步苦放而不留然不易窺其底以岡巒淺深雲與爲淺深望重重隔也自下而上魚貫相接磴級陡仄膝每衝口手恒助足又如迴繞於浮圖身苦進而屢却復不易眺其巔以雲繞重巖其不可仰猶之不可俯矣行其途者輿畀仆騎畏驟孱固惴惴強亦慄慄故乘輿者舍輿策騎者舍騎非惟息輿人之勞養騎足之力惟其顛不及防也而飄風忽來鳴崖應穴上下胥雲攪迴混合木沸水騰若龍將躍而虎欲奮者於斯時也莫不愳慄而又加以疲馬長嘶飛猱孤嘯鷓鴣杜宇互喚交啼客子之懷慘然莫寄而寄諸詩此余黔道難之所由作也

渲染雲山着筆都無痕迹 澹人

作記妙手首推子厚子厚之妙在奥在逸雲士之妙在幻在奇然總歸於高雅其一字不肯倣子厚處用意甚狠古人畏之 東川

白雲山流米洞記

何山無雲何雲不白此山以白雲著著其始也有明靖難兵起建文遜荒混迹緇流出亾西徼從難諸臣乍離乍接久之晨星漸落而帝愈孤矣行游徉徜托瓢廣順徘徊倚徙得老樹而愛之趺坐其下遥望一山翠爽可挹山之罅微雲忽起始而纖纖纔而綿綿奄忽互踰若雪舞濤翻而不可竭漸且變遷成象若蓋若幢自遠而近延及帝前帝悅而起雲若相引隨雲緩步不覺至於雲生之下將

登岡麓尚隔一溪溪水湍廻忽若雷沸激浪濺空有獸自湍中起兩蹄踞石向帝而朝頻首者三蹶然復没視之蓋水犀也蹄痕入石者至今在矣帝甚怪之越溪登山有老嫗自山而下至帝前寂然不動儼然人也悠然化爲石矣帝愈怪之仰視峯巔雲已收而日欲落松風迴薄林壑加清有洞廊然可以止宿帝入而蚊蚋蠢飛有若驅之出者後雖隆暑永無其迹洞之中鼎鐺具焉異昔避兵者所遺也帝心念之白雲相引其招我耶水犀來朝

其迎我耶嫗化爲石變有情爲無情示我以艮止之義耶吾其棲於此矣明日擇一幽境搆枯木以爲檻糾棧棘以爲籬土簣土階而菴就成顧欲飲無水有高坎焉濬之而泉隨出食無粟也巖之隙有蚓竅焉淅淅作聲尋之纍纍乎瀉若貫珠者皆黍稷也接以盂盂盈而粟竭越旦復然可不耕而食矣居之久久幾忘歲月至英宗時中歷仁宣夫文皇已遠乃動歸思於是留題流落江湖四十秋之詩命他僧守菴飄然而去至京內臣吳亮猶能

識之以老佛迎養禁中迨崩以天下大師題其墓碣事傳於黔守菴僧始知向居此者建文帝也地因得名菴弘舊制僧亦增倍第汲泉而泉向淺非持綆而跪不得也人名之曰跪井臣飲君澤不使之徒手得歟斯一奇也而粟之流猶舊也僧以爲粒粒涓涓不給衆飽持椎操柄奮然鑿之鑿甫加而米遂絕斯又奇矣夫建文艱難瑣尾所際多奇遘物似非無意於帝者乃使以暴易仁霸雪盈頭始得歸老猶難之忠臣盡族從亾之義士沉名撫

多少事了以數筆

成王之周公竟爲新莽而享有神器造物豈有意乎豈所謂殺運未除數出彼著彼着亦不能自主故莫能抑滅善類之燕王庇不殺叔父之慈后乎是皆不可解者獨白雲山流米一事遍紀不登廣輿一統勿載而州志存之故詳爲考輯以補前史之所未備

直是一篇遜國遺史妙處全在閒處細處敘得尚逸落後俯仰噓唏百端交集是龍門得意文字孟堅蔚宗尚遜未及　澹人

千里石鏡記

石名以鏡名其形也鏡名千里名其能也（疏爽有致）貴竹之屬平伐長官司有所謂千里鏡者去省治五十餘里余往觀之巖壁耳縱橫高廣約二尋其色黝然其光黯然時可以鑒風雨焉不得也烟霧焉不得也日午陽焰偏日昃返照激舉不得也其可見者在昧旦余之至也當其候殘星初落朝暉乍昇碧虛氣清閒雲若掃鏡則晶瑩舒采月展冰開若大書之懸於高齋可翹首跂足而詆也（八字佳絕）其視愈入其景愈出實質虛明一望無極土司謂余曰其指闢而高下者某峰也眉列而淺深者某嶺也垂若紛絲繞若修紘者某瀑流某澗壑也若丸若棊參差而錯佈者某邑某郡某衛之城堞其叢若薺竅若蜂房者某箐某苗某獎某猓獷犵猔之崗穴也指顧迴環而全黔畧盡矣（簡鍊）土司復謂余曰昔所鏡能及滇洱海崑岡皆歷歷後以宦此者時游焉土人不勝煩塗以穢光失矣漸復焉故僅及於黔以千里號之隱其能者半矣余曰是鏡之能豈特千里哉蓋千古矣人鬪鏡者暫鏡鬪人者久鏡止若水人逝如波前之所照已不復再後之所照又何所際乎余與若可以悟矣土司躍然曰聞先生言使我湛然若人鏡也請留此言以爲石鏡之附

本爲石鏡作記忽爾借鏡說法超然清悟開滌神情的是文人慧業　東川

沉香舟記

沉香舟者帝嚳高辛氏女之所乘也高辛之時溪盤負固帝深患之爰下令曰有能得溪盤長吳將軍頭者封其地妻以少女令下應之者寂無人也槃瓠者宮中之犬也初宮人病耳治耳得繭盛以槃覆以瓠繭蠕蠕然化爲犬五色備具非恒犬之可擬者帝異之畜之殿陛以爲壯勿左右離也令下之日忽逸去居無何而忽返乎循闕之前昂其首有所獻視之則頭辮之吳將軍也帝喜且慮謂少女曰烏有犬而必踐其信者乎女語帝曰烏有信而可失於犬者乎請與偕行溢其國生六男六女而瓠騰於郊莫知所往矣一日者帝女懷親乘小舟亂溪流登西崖而北望化爲石亭亭獨立而舟懸於蒼崖之際是說也載之荒史誼其言未有不詆之者及余渡沉陵泝武溪溢轉縈廻其境忽出三老告余曰此白龍巖也曷勿覽仙舟而弔神女乎余聞之急推蓬起立仰眺崇巖樹木冠天高不可及所謂神女石者渺渺然隱蔽於喬松疏竹

間雲返照之間莫可得而審也而巖之中得一坎級一舟孤橫於徒絕之上視其式則舫也隔舫乎柴使君共觀之使君曰異哉神乎短衣椎髻之鄉必無有好事而爲此者即有之亦孰能臨不測之淵置舟於緊徼之半即或置之自古至今豈能無毀亦孰屢更爲而屢置之使舟不虛於壁以實不經之言者由此推之則古初荒忽若所謂觸柱斷鰲驅山煉石之事舉在可疑可信間矣余曰不寧惟是古初之異多出於帝嚳之家若簡狄遇飛燕而娠司徒慶都感赤龍而孕放勳姜源履巨跡而育后稷昭然經傳殆亦不誣惟無據若沉香舟者故多辯之耳乃帝女與三聖皆出高辛三聖人治要服之內帝女治荒服之外聖人之逝無奇而帝女之終獨異得無以匹於異類其跡似汙故脫化時特神其迹以示出於造物之情而不可測歟宜爲屈子之言以問之不必爲宋儒之說以繩之也余故記之以貽好奇者若舟爲沉香不可知也余亦沉香之者姑從同

荒史失奇路史增典東川
人奇事奇景奇物奇紀述其奇處且敘且議何
法字法章法無一不奇眞乃奇文絶世又評
辯沉香丹處層叠數段皆借柴使君口中説出
自出一番斷論省却多少氣力非神明於班馬
者不知澹人

黎峨仙影記

出平越郭門行六七里徑轉崖横雲隔日有高（點畫字妙）
嶂自天而下水繞其前履石梁而西望見有人焉
頂笠披衣步虛東向冉冉乎其將下也遲遲乎欲（辨於絶影）
行而還止也驚以爲斯何爲者卽而視之則影也
有形模而無眉目遺世孤情翩然宛然也影之左
四粉字曰神留宇宙如雪艷霜華新燦奪人目行
者相告曰此明初仙人張邋遢跡也爲避徵名走
入石中特餘此影余徘徊吟眺詩未成輿夫促去

至貴陽得張仙傳讀之始知仙爲羊城人幼在塾
婢饋魚羹同學者匿魚而仙怒婢縊焉仙還得魚
悔遂棄家學道五十餘年而道成其師曰魚羹之
怨當償矣因詭爲閩吏詿誤戍平越平越有千戶
張氏子善奕仙屢敗之張凝神入脉憂老嫗教之
遂勝仙仙咲曰驪山毋大是饒舌人由是知其神（敘得斷徒）
而仙欲入楚矣將發張送之踟蹰把袂不忍去仙
爲張示葬地曰當封侯十年後會于於太和峯際
遂別去越數載靖難兵起張進表封隆平侯勑祭

武當是時張貴甚矣横玉懸金遇仙於岩溜之側仙則破衲支離穢不容鼻見侯至命坐侯亦坐探（相形得妙）懷得棗以食侯侯勿食懷之遽辭曰恐日暮當急去仙率訣語之曰能留此乎侯曰願與日前下山而棗長及尺驚悔返覓仙仙逝矣後朝廷詔求三（詳）丰得其弟子丘元清而三丰終不可得傳不言留（收合故）影事也余欲記而疑之且閣筆祇陵慎齋將使君（雖於心則幣）來守平越余晤之詢仙始末告以欲爲記而恐傳疑使君曰何傷乎影在壁言在耳非無徵也傳疑猶傳信也（是）更爲道三丰逸事曰有高眞觀者三丰脩眞地也觀有池池有桂仙去百年桂枯矣有羽士留題而復榮此羽士非三丰之幻化耶游戲幻化身後尚爾又何疑於當時之留影耶且聞仙與冷謙同學於沙門雲海得其字法則不惟影固仙（一筆映）影書亦仙書矣（前兩段）否則洪永歷今踰三百載粉堊微迹何不爲風雨剝蝕哉君何疑而猶勿記遂濡筆記之記成蔣使君曰有是記不負仙影有仙影不（收結）負是記

三丰留影於石壁之上惟過平越者得見之耳雲士寫三丰之影於尺幅之中能使足不出戶者亦得共見誰謂仙影不藉仙筆以傳 澥人

記一仙影如此詳慎不肯傳疑聞文必爲信史著書若此又何間然 東川

穿石記

天下之奇有過於穿石者哉穿石在武溪之滸拔水突雲破空矗立銳其末如穎脫囊豐其本如筍解籜雄峙其體如浮圖之釋層級斯亦奇矣更有奇者中開一穴圓若蟾窟鬼斧神鏤無痕鮮迹不知造物何爲設此時方水涸余仰眺徘徊咨嗟不足題詩石趾繞出其下而去越明年夏初水漲理檝東歸重至其境望之愈奇見石輪搖漾半沉在水若皓魄將出猶未離於衝濤激浪問者舟人撥

棹流急蓬飛瞬息無聲忽不覺入乎月而出乎月賈舶溯下流而上皆指余曰此客自廣來矣余亦縹緲凌虛忘其爲人間世也乃知造物多情此境爲我今日快遊而設

坡仙海外文字 濟人

三灘記

五溪之險何限而獨記三灘記其尤耳几渡洞庭溯瀞水者至武陵必易船船名鰍廣三尺銳尾銳頭肖形也操舟之夫力如虎驅樵瀨恃篙搶洞溜恃楫挺穿石縫盤芒繞角不失累黍惟棹是力沿仰溪流愈曲愈峻雙峽夾峙隘不容天亂箐披紛密不容日山橫路絕境轉波開甫寸晷而風順逆不時帆張收不一矣而灘時時越有有名者有無名者不可勝數其駭人耳者曰猛虎跳澗澗之勢

左鈎右突水因互折舟逆折而上如車負重而加遲順折而下如弩發弦而加疾超然徑渡始全一槳亂人目者曰滿天星嶕嶢上浮錐戟下隱象緯縱橫宛不可測非細認湍流巧迴曲避檣櫓所經鮮不爲其毀折者直至大王灘儼人鬼矣當晴日而驚雷聲遙震也濺青空而集霰沫遠飛也懸垂瀑布倒捲怒濤堅緪衆牽低遲危坐水忽裂舟舟遷躍水幾力挽而出於安瀾之上慶更生矣天乘風破浪快事也而不勝其險然不泛瞿塘不知灔澦

之異不浮雲夢不識呂梁之奇余好遊成性履險如夷亦惟忠信涉波濤而已何足阻少文壯志哉爲記以告來者

一幅五溪圖　澹人

水經注千古稱奇素篇中如許奇語亦不多得

東川

毋猪龍洞記

龍而猪未離乎蠢猪而龍已進乎靈洞以毋猪龍名或曰時見有剛其鬣者風雨而出風雨而入故洞屬之龍矣然龍之藏其窟深深不可得而見也洞中之可見者有象有獅有鷃鴟上有垂絡前有浮圖中有大士大士清嚴淨麗若攝象伏獅而調鷃鴟者像俱完好皆出天成惟浮圖之下鋸痕半嚙山僧以檀板補之詢之曰明末有竊據者常遊此洞顧石搶而愛之曰余罔中宜此搶可截去其

左右諫之竊據者瞋目叱曰吾取神器如掇壺瓶何有一搶立命匠役爲我鋸鋸幾及半風忽怒嘯雨大如掌石火熾飛猛震霹靂竊據者駭汗以走而匠役斃於搶隅矣夫一搶耳龍神震威使竊據者不可罔得足以消其雄視之心可不謂之龍哉然龍既神曷不大奮雷霆擊命截搶者而擊截搶之人龍也此其所以爲猪也歟

說毋猪龍在若有若無之間此用筆最妙處落軸後一抑一揚法嚴旨遠　澹人

鰲頭磯來鳳閣記

閣壓磯磯壓水水環瀉乎磯下磯逆溯乎水上亂石嶢嶫與飛流相激喧雷捲雪高下參差倚洪梁而望之海幄起於鯨宮蜃樓出於蛟室矣閣之前溪魚潛躍莫網難綸漁人乃載鸕鷀放獱獺羽彼毛猩此出彼沒鐵鱗各巨尾互舉神鯉騰波潑剌徑去相視笑樂不覺竟夕而月輪東上影入清波絕底空明螺蛤堪數又似玉宇瓊樓與水晶宮闕合爲一境而棲神物外也夫石魚湖杯流耳而次山矜其得遇鈷鉧潭坳塘耳而子厚喜其勿湮使見是磯更不知如何喜躍余可無以傳之與柳元較勝乎是爲記

用字最險最穩設色最淡最濃竪論最高最[illegible]

文品在元柳之間　東川

跳月記

苗人之婚禮曰跳月跳月者及春月而跳舞求偶也載陽展候杏花柳梯庶蟄蠕蠕膏處穴居者蒸然蠢動其父母各率子女擇佳地而爲跳月之會父母輩處於平原之上子與子左女與女右分列於廣隰之下原之上相讌樂燒生獸而啖焉操七不以箸也漉咂酒而飲焉吸管不以杯也原之下男則椎髻當前纏以苗帨袄不迨腰褌不迨膝褌袄之際錦帶束焉植雞羽於髻巔飄飄然當風而顫執蘆笙笙六管長二尺盎有六律無六同者焉女亦植雞羽於髻如男尺簪寸環衫襟袖領悉錦爲緣其錦藻繪遜中國而古紋異緻無近態焉聯珠以爲纓珠累累摻兩鬟綴貝以爲絡貝搖搖翻兩肩裙細褶如蝶版男反褌不裙女反裙不褌裙衫之際亦錦帶束焉執繡籠編竹爲之飾以綃郎絲毬是爲而妍與媸雜然於其中矣女並執籠未歌也原上者語之歌而無不歌男並執笙未吹也原上者語以吹而無不吹其歌哀艶每盡一韻三

登曼音以繚繞之而笙節參差與爲縹緲而相赴吹且歌手則翔矣足則揚矣睞轉肢廻首旋神蕩矣初則欲接還離少且酣飛暢舞交馳迅逐矣（寫至）是時也有男近女而女去之者有女近男而男去之（此合關者眼花撩亂）者有數女爭近一男而男不知所擇者有數男競近一女而女不知所避者有相近復相捨相捨仍相盻者目許心成籠來笙往忽焉挽結於是妍者（蠢態）負妍者媸者負媸者媸與媸不爲人負不得已而後相負者媸復見媸終無所負遡洄以歸羞愧於（極妍）得負者彼負而去矣渡澗越溪選幽而合解錦帶（總）而互縶焉相攜以還於跳月之所各隨父母以返而後議聘聘以牛牛必雙以羊羊必偶先野合而後儷皮循蜚氏之風歟嗚呼苗矣（四字是抓千言）

筆舞墨歌天花亂墜　澹人

結語只用四字筆力千鈞使一篇游戲文章遂足羽經翼傳　東川

徐菴古佛記

石佛菴在峽壁菴石壁之上一椽小梁壓壁之肩（起）徐庵在石佛菴之上一椽小梁較石佛菴稍寬壓（起）菴之肩石佛菴一石佛石佛之外無餘佛徐菴三（結）[illegible]之外無[illegible]佛之像高三尺垂目趺（再結）坐與世像同而古佛甚異佛身之高幾一尋中則釋迦求道像清槁貧削眘臥準軒螺髮結而不理盤坐一枯樹根若有所思而未悟者腹臍內吸若久不粒者肌骨稜稜粟粟若六花週繞强自撐耐者背僂若鳥巢其項者膝踡若藤穿其膝者右普賢身跨一灰象兩手平衡捧貝葉兩目不瞬注貝葉貝葉失矣手猶是目猶是也若從無字句處參（此句更快）觀而有得者所跨象眠齒突顧外雙目死轉善覞（寫無情爲有情其妙在此）人人亦與之左右覞徃徃人象相覞有久而不捨者左文殊與普賢雁行于釋迦之次一手持藤杖（妙）一手着膝上坐獅獅之狀龐然以伏貌猛而性善然人之愛獅不若愛象也及晦夜入佛堂爐香不（奇）紅琉璃火滅有兩炬炷燭射牕闥人即大恐退以

爲宅有虎也乃從壁隙諦窺審其所在炯炯者獅之目㸌獅目陽燧爲之也故人之宿於巷者愛象又不若愛獅（往得妙）

無起無結不衫不履画家逸品反在神品之上

澹人

靈泉祈雨記

仲秋之月浹旬不雨雲旣盥手撰文致禱於城隍之神矣是辰也徒步而往徒步而還宜獲甘霖以慰蒼生之望乃大塊噫氣盤薄太空日麗天晶絕無陰翳延頸四盼俛仰躊躇旣自咎其不虔復疑神之不我鑒也已而思曰神之愛民當甚於令豈令作疾呼而神置罔聞歟意者令職明神職幽旱乾是罰天實爲之（一縱）神不能得於天猶令不能得於神歟未可輕議神之不我相也爰考郡誌載有靈

泉其神甚靈有求輒應神殆龍神風雲雷電其所自主故欲施惠澤如發家珍取不禁而用不竭歟或疑司雨之神亦如守府陰膏欲沛待命上天雖（又一縱）有禱寧必得之云曰上帝以好生爲心凡爲神者體上帝以爲心者也世有循吏見民饑困有矯詔（說恃堅斷）發粟以活嗷嗷之命者其時之君不惟勿罪反褒寵之以賣祗用意豈不能如古名臣而上帝之德（一擒）或反出於世主下歟是惟無禱禱則必得可無慮也或又疑夔去之令有客信宿耳秦越之視且在

胥徒神何有於令而從其請雲曰以五日京兆視令者世俗之見耳曾聰明正直之神亦若是歟正（此轉更妙）惟五日京兆不自計其我躬不閱而爲恤後之請或足以動神之憐而聽其哀籲歟薊足荒山神意之與人情同異將於此舉試之

反復敷陳語近激烈然總爲民請命所謂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故能感孚立應　滑人

三蘇先生墓銘

蘇文公暨文忠文定節義文章載在前史無容再述長公左遷汝州團練游行郟野愛其峯巒似蜀（逢人佳句）因名其山曰小峨嵋遂題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之句貽書潁濱曰百歲後當葬我於是爾爲我銘繼而徙常建國元年卒於毘陵潁濱謂其子遹宜遵遺命來葬於此無何潁濱致仕嘗謂子遜曰我死當葬我於郟與爾伯同兆不使其（難兄難弟之言）青山夜雨神傷幽獨焉曩昔之詩招我矣政和二

年卒於許長子遲亦遵遺命葬於是焉左文忠右（可無可有）文定後人爲老泉增瘞衣冠於其中爲三蘇墓誌謂長公三子邁迨過俱葬於此尋其墓右得四冢有冢而無碑去數武有一碑題四世六公子名於其上曰簞曰符曰籥曰筌曰籌其一字漫滅不可識有碑而無冢夫以爲三公子則冢餘其一以爲（考致古樸簡潔高）六公子又冢缺其二烏乎辨之明季闖賊瀍陵破欠伐木前令章丘張君於順治丙戌重爲脩葺補（想見其境）種翠栢千章森然交蔭今日疑雲舊觀復大歲庚

申夾雲承乏是邑獲覲隹城自其常而言之三蘇先生爲千秋之主而夾雲爲客自其暫而言之夾雲爲一日之主而三蘇先生爲客可不爲增其封培其樹而銘其墓乎爰題石曰

眉山出三蘇而草木枯郟山得三蘇而草木秀天半峨嵋與之同壽

潔淨精微 澹人

銘三蘇墓幾於賦黃鶴樓詩無復着手處矣有此文方不欺佛頭着穢 東川

蘇公子邁梁夫人墓銘

蘇公子邁者文定公之長子也梁夫人者公子之原配也其墓在郟誌所勿載人無知者順治乙酉丙戌喬文衣諱鉢者名滿藝林來簿於郟猶崔斯立丞於藍田無所舒其鬱抱每放情於山水一日者悲弔蘇墳見去墓門八十餘武有二古塚將已就平其南塚爲盜所發探之得銘即邁所自撰知爲公子夫人梁太素先生曾孫女也述其孝慈誌完無缺文衣惻然於草礦中得頂骨三零骨三

十六屑爲之具衣冠重葬余讀文衣所記爲之歎曰文衣殆蘇氏之後身耶以軼倫之才而簿於郟殆爲收葬之緣來此耶不然古今人曠世相値抑何奇也余感其事爲勒銘於碣曰

歸藏而發者數耶偶値而瘞者豈無故耶俾永安於萬古之宅者非夫人之墓耶

高簡○篇約矣而餘情甚多全從文衣生波故是誌銘別調 澹人

杜康劉伶墓銘

古之善釀者稱杜康劉伶則善飲者也是二人者不同時而同地江邑城南之東有杜康橋由東稍北有池盈畝突起一丘宛在水中央相傳爲杜康墓有石盈丈遙望所題曰古酒聖杜仲寧之下一字沉水土中不可辨殆墓字云是杜康之墓誌載之碑記之無可疑也杜康橋之西有劉伶巷由西稍北亦有池盈畝其在水中央者猶杜墓土人指之曰劉伶墓記無碑誌弗載也豈當日荷鍤卽埋在此地歟未可信也誌康墓傳信也誌伶墓傳疑也以俟博識君子考證可也或曰是皆可以無誌儀狄作酒見絶神禹君旌醉人是則何取余曰否否康稱善釀罪爲狂藥千鍾百榼經史攸傳是聖賢既已飲矣酒經垂後老疾攸資伶著酒德頌一篇襟期高曠寄意於酒而非溺於酒者豈與沉酣麯糵者同日道哉可以致天下之飲酒者戾然何而不爲之銘天合銘非古地與其墓近不出里許而人相類故合之且一信一疑例以附見銘同猶銘獨也特銘康墓之右而虛於伶銘曰

康墓在斯伶墓在斯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應其世遠而沉湮也而兼爲之辭

古有合傳而無合銘合銘自雲士始也文人措筆無所不可　趙葉齋

千古兩奇人合成一妙題奇情異趣非此文不足以傳之也　朱玉汝

刻卷四而應在卷三每葉不計總數目殊不善此殆爲隨時增損耳

北墅緒言目錄卷四

書

序

啟

帖

北墅緒言卷四

錢塘陸次雲雲士著
同學　高士奇澹人
　　　汪　霦東川　評

與友論作賦書

足下謂阿房赤壁其賦愈佳其體愈降愚謂不然（變一字甚確）謂其體愈變可也謂愈降不可也賦體之始於兩都兩京也猶文始於岣嶁汲冢書始於蝌蚪禽魚也今之文有唐宋大家矣說者不以其不類岣嶁汲冢而鄙其卑也書有鍾王楷法矣說者不以其不類蝌蚪禽魚而薄其下也獨於賦體以不類班固張衡謂之爲降則文必連山書必倉頡始足見珍於世而柳州昌黎之鴻章右軍元常之異筆來在所黜也是足下不知有風會之變也烏可以言賦哉且兩都兩京之體可作於前而不必述於後也漢當秦火之餘典墳殘鈌故博雅之儒輯其山川名物著而爲賦以代乘志其體應詳其後載籍備矣使孟堅平子生於漢後再欲謀篇亦必不作

纍日一紀十年累牘連章之製剏又出其後者乎阿房赤壁滌盡繁蕪言淸旨遠卓哉西漢之遺畧貌取神謂風氣日上可也何云降耶足下又謂賦者富也宜以富麗爲工愚謂富於辭不若富於意也綴雜字以矜奇砌類書以翊博老生素習豎子咸能使人刺目不休展卷欲臥者其得謂之富乎若夫其篇彌約其意彌長童而習之終身味之而無盡者其中之蘊藉深矣孰富孰否足下於焉可自識也

論高文筆更高彼以矜駱馳矜工於人而謂之漢賦者何處生活　東川

與及門論學詩書

甚矣古人之大也泰山北斗有如昌黎之人者乎周情孔思生馬長蛇有如昌黎之文昌黎之學者乎以彼文起八代之衰學繼千聖之緒人爲百世之師天下之才宜無足當其意者矣時有李翺張籍宗其撰著依附青雲乃於二子盛有稱引若夫孟郊淸癯入骨而迸以詩序特推善鳴至於潦倒一僧頹唐跨衞推敲犯節甚可笑也知爲賈島引以同車又若高軒一咏李賀以童子操觚作賦摩

空歎爲奇絕夫文昌習之於昌黎具體而微東野浪仙長吉各分昌黎之一體而昌黎且愛之重之均以國士目之若此非數子之才本自庸庸或特爲標榜故相延攬也誠見長吉之光怪原於離騷東野之巉落嶔崎出自漢魏樂府浪仙雖瘦瘦而能腴文昌氷雪聰明習之根源經史皆屬狂狷之資故足重也然而各就一長不無獨管單絲之目而陳於大成之奏翕合諧和此誠岱宗不讓土壤故成其高滄海不棄細流故成其廣也後之君子

學就專家固守老生之談謂詩必大曆以上究之其所謂盛唐盛明而已珍濟南之括帖實北地之踣苍糟粕流腥性情盡死識者遇之往往欲嘔彼且大言於人謂足渺錢劉壓元白也後來之秀視爲宗匠從而問津彼則鄙棄一切密傳枕秘不過曰熟套於鱗則可貌似初盛而已至高明之家差語雷同必爲詆毀其故有二一則彼原不知詩法各有源流故少見多怪一則彼或雖有微明知其高妙而已不可及非深毀之無以掩其短也嗟乎

嗟乎此藝苑之鄉原其誤後生何極哉足下試取若而人者與昌黎較之幽谷喬木之間可以知所辨矣

以盛明爲盛唐一語托出明季諸家本領至以昌黎示三家村學究亦可以旋其面目矣　東川

與友論文書

快莫快於行文樂莫樂於交友得良友而論文意至適也近見論文之書好詘人而伸己鄒魯交鬨聚訟不休蓋祖韓歐之意而失之昌黎永叔之獎師表時之以文質者多出後生故其因材誘掖恆進人以未及非高占地步是己非人也豈若信錫北地互舒己說莽莽千言反復辯論各揭其短惟恐有遺幾如里媼交訴不盡許陰醜不止火氣鬱勃燥烈難親嗟乎嗟乎文章至此風雅淪亡矣後

之無識者謂欲成一家之言若無此種遂如缺典從而效之又如蟻學牛鬬其陋更甚誰爲厲階至此極乎然若濟南弇州故相標榜是亦文人陋習則又不可讀先生文溫厚和平之氣溢於言表論文諸書更足矜式既無於鱗元美之過情又不若大復崆峒之傷雅晴之唐宋無媿大家幸速梓懸國門以挽澆菱之習

排擠固謬標榜亦非解何李之堅圍破王李之習套後生聞此爲益良多　滄人

聚訟不休緣祖歐韓而誤一句說破千古文人
病根使人先得病便是藥鍼砭刀圭直驅二豎
東川

答及門児文集書

足下謂其先生善文自空宇內高自位置不輕示
人欲見其書不可得僕謂足下不必求其書也聖
賢之學皆集於謙其學愈深其心愈歉美才驕吝
遂不足觀未有聞道之人而侈然自肆者未有侈
然自肆而文得精醇者其先生高自位置驕矣不
輕示人吝矣僕謂其驕與吝皆僞而非真故作珍
秘妄自尊大以重虛聲耳僕嘗見其一二亦猶夫
人頗堪疵議豈足藏之名山者耶且夜郎自大之

人時時而有昔粱吏部柳信言自矜著作惟安成
王蕭佽相與齊名蕭佽死有客過柳見柳屈一足
呼跳而出曰獨步來獨步來客爲笑賀議者鄙之
今日有傳信言之文與知其人者乎其先生者亦
若是而已矣山不厭高水不厭深惟虛善受滿者
必損聖賢之書讀且未盡易盈之器願足下勿師
其人姑闕其文可也

借椎打落嗚鼓攻他似聽瀛洋三弄　東川

引柳信言一段絶肖夜郎自大之人使此先生

者若得見此可當晨鐘一震　虜人

與及門論唐詩解書

捧札謂唐詩解有功後學讀之豁然如少陵花卿一絶楊用修以爲刺敬定僭用天子禮樂而作胡元瑞謂花卿乃歌妓名用修以成都猛將當之誤矣唐仲言云杜集有花將軍歌亦稱花卿則無疑爲敬定駁元瑞而証用修似矣不知仲言尚有未(特倫有本)考傳曰誦其詩不知其人可乎按唐書花卿乃劍南節度使忠烈人也至德間奉命入蜀討段子璋後平寇亂單騎壓戰陷入重圍喪其元首猶挾馬

橫戈臨溪盥沃浣紗女見之曰無頭何以洗盥聞(一併斷定)言遂仆至今塚在丹稜聲靈赫濯花卿如此寧僭天子禮樂者哉天下姓名相類者多元瑞之言未或非是必欲深求杜詩以爲託諷不獨使受者屈且於作者冤矣古人何樂有後人耶意當時乘輿(意想狩抄)播遷梨園子弟散歸藩鎮少陵偶於坐上聞奏霓裳羽衣之音慨然興感遂有此曲祗應天上有之句以誌內庭之樂流在人間不勝欷嘘從絶非若舞佾歎雍所云僭也由此以推不當取强作解事

之言遽爲輕信卽其註釋支離頗不足覽足下省耳目之煩無爲所惑可也

說詩兼以論史有以自敬定之究逆少陵之志不作啞子觀場隨人啼笑善讀書者自當如是 澹人

答友人索汝石書

巒林藏石吾家之故事也雲從郏鄏歸來先就陛途求皆取此然汝石不足取也雲嘗無事遊彼汝濱欲求神禹疏決之功而衣帶細流巳非故道清流湍激不漾波中遙盻如栗如繭者似亦可愛捉而視之則皆黑質白文麤頑塊磊求其柔細華潤像物肖形者萬不得一人言有足充怪石之供者我未之見也安得似雨花臺下璀璨陸離如火如花者掇拾不盡乎汝以石傳浪得名耳因歎天下事大抵如此君如不信請探我袖中如有嵌空玲瓏若米老所珍愛者一任老兄攫去

此雲士自寫其兩袖清風也言多餘意 東川

雲士歸來併不藏巒林一石廉擬昔人何似人 澹

囑友人改正詩餘姓氏書

違越家山忽經四載棠寄西陵詞選一册啓函甚喜如晤故人乃展卷未幾忽見鄙人名姓所載有望江南蝶戀花賀新郎三闋急取讀之詞皆新雋然非廬山面目使僕既驚且愧豈足下愛我甚深故使捉刀人代增聲價耶抑傳寫者誤耶不知詞苑所錄如周秦蘇辛雖並齊名而各有本色使取諸公所著易氏而傳卽膾炙藝林知皆不願也矧延清竊希夷之句子元攘向秀之書如此陋習僕

久鄙之今無故而身自蹈之如顏汗何幸卽爲改正庶不掩作者之善釋僕襲美之羞如尚欲采尉容緒呈一二表章盛意當銘不朽揮毫切囑曷勝諄諄

不肯襲美是何等身分自處甚高　濟人

藝林中又添一則詞話　東川

與郯邑紳士書

古賢令不專以祠傳其以祠傳者傳以人非傳以祠也乃今無令而不祠也有一令卽有一祠令愈增祠愈積僭也濫也非所以爲訓也設有盤剝之貴豐碑廟貌廓焉一淸亦生平大愉快事惜也其未能也今令郯而受祠于郯是雲躬自蹈之重雲愧而貽祠雲者之羞也何也雲濫此僅分歲之半耳撫字有心莫與遂也無可祠而祠焉雲雖至愚知其不可也若祠雲于崇正書院尤大不可院所

崇祀非他濂溪也二程也橫渠考亭也大小蘇也以彼理學文章方駕史册雲何人斯敢濫厠爲薦紳先生諸文學父老子弟涓院後地另建一楹不過謂院圮已久自雲復之以復于雲者祠雲庶乎有當而不知不倫實甚七賢之主在前其肖圖又在于後使雲靦然居于其中雲雖至愚更知其不可也或者曰是役也不日落成矣不可止也雲則曰猶可及止也卽以爲不可止猶有不止而止之法在邑祀名賢及二蘇以墓在郯也墓之上文公

之衣冠痤焉亦猶之乎在郟也東坡昆弟並列红豆而公不與焉非爲父子不可比肩耶今請撤祠雲者祠公于雲爲改祠于二蘇于公爲尊祠爲别祠於郟之祀典則又爲補祠化無用爲有用確乎無遺議也　雲　且歸矣引耕先人之光榮舍甚田之鳳翔此憶郟城左右時時不能去夢寐所之縈繞于劉峯汝水間心斯注也神斯寓也豈沾沾焉須眷而姓氏之始有以彷彿其萬一也哉以彼易此　雲之誠也不然必以待凡令者待　雲　雲　不自安正不知爲

紳先生諸文學父老子弟能爲　雲　安焉否也

郟令之賢郟民之厚篇中具見○郟城爲雲士立祠雲士堅辭郟人不敢重違其意遂祀文公於中其父老題其柱曰庸爲賢令設祠讓老泉居如此舉動足爲千秋稱美　東川

層層叠叠寫出無數謙讓未邉命意立言如置身天半峨嵋非復小山睥睨可以遥望肩項有此一篇不朽大文勝千百祠多矣　辨人

適夜郎酒香山下寄兄書

别經改歲念切塤音兄當月照綺疏必有新篇懷遠弟客悰無賴時寄微吟爲約述之可想征途意態仲冬晦夜黯然乘雨隱泣登舟即有背人揮别淚仰佛護慈顏之句晚泊樓水回首神傷又有家山猶在眼色笑已離親之句過語溪幾篙氷舟貪利涉行不自由不得一哭程子古狂之墓有君必有靈知我過請從清夢話生平之句至姑蘇訪沈次雪師鄧尉靈巖不暇顧也有舉世不嫌相識少

終身爾覺舊恩新之句遶慧山而雪過慧山而霽白松素石潔秀親人有游子時時愁裏過客舟處處画中行之句挑濬長渠至毘陵歲行盡矣除夕無眠夢爲思奪有佇待天雞聲發後青瓊遥拜白頭人之句元日禮祝梵王矢音成偈踰旬日工竣堰開元夜抵鐵甕城明日登甘露寺一望長天跨地高峰俯江睥睨雙山疑縹緲三峯忽失其六而大塊噫氣自海門來震盪太空壯夫悚慄下坡買醉歸賦數章江南江北分天塹乘馬乘舟異土風

題甘露句也五更便得觀紅日一宿無緣住碧山
題北固句也花落花開浮水面潮來潮去祇中流
題金焦句也漕艘充途十八日暮始出京口波中
剛鬣群窴亂流方咏江豚疊拜迎風急之句忽震
石尤達晨斯定甫足前律抵舊港而又候風矣得
風達燕子磯愛其高秀宛如細画照過六朝今夜
月洗空三國舊時波情移於景矣晚過采石縱羅
淩空憶常將軍之神勇爲故國已經吏曆數行人
猶自說英雄之句以嘆之銅陵夜泛光怪叠呈燐

火神燈賦小詞以誌異蓬猍而經馬當湍彭蠡過
小孤泊潯陽望匡廬之雲容交合於天山承接中
均作長歌紀之不遑殫述入楚有道士泝灩突攔
江青懸天半較采石加雄燕子加秀名反不與二
磯共著異境之逸流歟將表以志幾文故幾詩也
歷黃鵠游赤壁振衣附江亭上懷公瑾之風流企
坡仙之瀟灑因口占曰英雄事業隨波逝才子文
章歷代傳豈右蘇而左周乎偶焉成慨耳黃鶴樓
武昌大觀也晴川閣漢陽名勝也望衙相面皆得

眺覽雲開暮嶺聞猿嘯花落殘春見雁飛爲晴川
賦之鬱蒼川嶽浮三楚虛白乾坤漾九州爲黃鶴
賦之崔顥笑人所不討也抵巴丘陟岳陽其樓圮
矣所謂氣象萬千者浩然在目大王風自瀟湘起
神女雲從巫峽來洞庭西眺望洋向若之言未縱
一帝非咏全湖也此其畧耳自覺蕪辭多累玷染
山川思諸兄懷佳句毎苦無題弟富佳題又苦無
句造物不均何令才盡叅軍乘風萬里驚人康樂
撚髭一室乎錄鄖一覽聊代萱蘇以釋艾蕭之念

三月朔後酒香山下書

此書爲古今創格大雷岸不得專美於前　濟人

一篇極排偶文字一篇極變化文字變化出於
排偶之中新甚幻甚　東川

皇淸詩選序 又名詩平

詩何以名平平者平衆說之不平也伐木之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詠琴之詩曰人心盡如此天下自和平是非平無以致太平而邀神聽平之時義大矣哉故溫厚和平詩之教也即或變風變雅不無孤臣孽子思婦勞人以及游女子衿懷思贈答之什大抵皆怨誹不怒好色不淫有美有刺歸於和平而止是以聖人刪之爲經躋於禮樂易書春秋之列所以正天下後世之性情使讀之者勃然而知所興也三百篇之後一變而爲楚騷再變而爲漢魏雖似異體其實同源六朝亦不乏錚錚之士大抵月露風雲其音靡矣迨至有唐聲詩聿盛一洗晉宋齊梁陳隋之弊至於大曆以後氣體漸殊似乎中晚之才遠遜初盛余謂未嘗遜也中晚詩人皆傑出之士非不能追蹤前哲而蘉語雷同故寧不得大家之名別開生面此亦猶楚騷漢賦異體同源其調雖似不平總歸於和平而止也宋室詩人歐蘇諸家而外矯矯者不多槩見元之

風承宋流而下矣有明之時四傑與前後七子接踵而出七子之中王李尤盛濟南更出唐詩一選菽苑宗之學之者每工於氣象歎於神明談笑衣冠儼乎優孟子夏之門有莊周此不善學之過也於是鍾譚起而矯之用心良苦不無過正始也厭王李者入鍾譚久之厭鍾譚者復入王李交譏互訴幾如南北分宗洛蜀聚黨不平之鳴非一日矣至我

皇淸文風丕變諸體咸盛詩律更精取所謂王李鍾譚之畛域而化之其軼元超宋溯美三唐及漢魏者皆自然相近匪緣規倣良由

聖天子雅意右文時揮

宸翰天詞彪炳象緯爲昭近又

詔取鴻儒行見五字之中英才蔚起以應旁求直將賡颺

喜起非止唱詠栢梁也余小子樂觀厥成輯而成集使全豹之采藉露一班威鳳之輝各呈片羽欲按圖而求駿大畧不出於斯亦可以消不平之鳴而鳴天下之盛矣

整而不板宕而不流洋洋乎大雅之章 潞人

以至明之眼看詩以至公之心論詩毫無偏向

能使八音竝奏五緑齊宣非集腋成裘食雞取
蹠者乎無惑具眼者皆有大成之目○雲士序
中表揚中晩似不趨初盛者及觀所選無所不
收能使中晩不纖盛初不熟猶屬調羹之手 東川

古今詞選序

歲甲寅寄迹燕山韓子于衡延余問字啟觀行笈
見攜所輯諸集玩而樂之因問曰先生於詩文非
古不録詩餘一種獨合古今何居余曰詩文氣運
視彼江河欲挽東瀾天吳無力故元明不及兩宋
兩宋不及三唐三唐不及漢魏先秦漢魏先秦不
及三古今之作者不乏大家莫越前人範圍之內
故可相置惟詩餘一道駸駸乎駕古人而上之不
見夫有專集者往往韻軼金荃香踰蘭畹使隱其

姓氏將新詞與舊曲襍書其婉麗者皆宜付艶女
紅牙雄放者竝可按銅將軍之綽板莫辨其孰古
孰今也所以然者何哉蓋詩餘爲技小而爲體難（讀出此中廿若）
小故游藝者不屑難故偶涉者不工此境尚留未
闢蠶叢讓後人出一頭地余合古今而一之彰其（隨新聽起）
盛抑以杜其衰也于衡曰旣云盛矣何言乎衰余
曰自風變而騷騷變而賦賦變而詞詞再變而爲（辨論入微）
南北調濫觴極矣然南北調之於詞錙銖間耳尙
一闌入其體遂失是宜辨者在格律而詩餘方昉

學步之家紛然鵲起謂短長諸闋專咏柔情嬌花嫩語競工桑濮之音芳草懷人爭染芍蘭之色大雅貽譏衰藏於盛矣子衡曰杜衰奈何余曰作詞者當以三百篇爲師選詞者亦以三百篇爲法（本領亦）使不失四始六義之旨則得矣詞選具在子曷不讀而見之乎（如此操選刪進同功）子衡低徊卒業悠然久之曰得之矣先生所錄短衣孤劍諸篇非蓼莪之孝思歟而北山之意則爲子死孝爲臣死忠諸詞有之若夫緇衣之好見夫揚旌擊鼓之言而八十一年之句在所不刪宛然卷伯矣其間與雅南相匹者不可勝數

而猶有疑者既斥淫哇何以多存艷曲將無蕕薪而止沸歟余曰余之所斥者（此意更妙）惟縟繪登徒之容刻畫河間之態者耳若空中之語好色不淫何敢議閑情爲白璧微瑕效小兒之解事哉子衡曰有是哉請梓懸國門以爲風教之助

大論是弘方與詩餘增價　濟人

評選詩詞之家未有不以三百篇爲說者幾於套矣惟此序於所選諸闋實見其寓美刺勸懲之微豈誇語耶花間草堂之音以之爲二南二雅可也　東川

古文怡情二集序

昔人云晉無文章惟淵明歸去來辭唐無文章惟昌黎送李愿歸盤谷序夫晉唐之文盛矣淵明自閒情賦五柳先生傳數篇而外不多概見昌黎起八代之衰文猶化工不可方物而各以其一篇槩其一代其說雖甚矯僻豈無會心而為此語哉要以奇心高遠足以移人之情如清泉白雲深堪怡悅故也錢子燭臣龔子肇權賦才雋逸得此意以選時賢古文小品問世其高華麗藻下方越石上擬昭明初刻已行一時紙貴又勤勤於二集授余讀之囑余為序余業其競秀爭妍別開巖壑而或不免目之以為小品余曰文何分大小哉小者見之以為小耳古人寓言十九每於游戲筆墨之中蘊蓄絕大文字一滴水具滄海味亦惟善味者知之不然何以永叔臨文必讀太史公日者傳一過長公讀杜牧之阿房宮賦每至子夜不休又何為哉世有廬陵看山其人見子見足選當必有芥子須彌之目不必求賞於僅知兎園冊子之人可也

起論有起論之端收論有收論之緒自然而來自然而去平淡耶絢爛耶各隨其人所遇　東川

似見篇序

似見篇者余繼室王之遺詠也幽顯分飛有如哀雁余故取少陵望畫似猶見之句以名其集嘹唳餘音其引人涕淚可知也余所居破屋半間穿風漏日益無儲釆析鮮重衣蕭寂荒寒王至不以爲戚日笑語於老姑之前使垂白慈顏於愁苦中毎生歡喜余問之于何樂而如是耶曰余何樂乎强爲歡以娛爾親耳越再歲舉一女余生計甚艱將應貴陽太守之聘而以道遠爲愁王曰君無愁上

奉北堂有我在爲丈夫而不乘長風破萬里浪與闤闠之人何異乎余乃行賦詩相囑有堂上有慈親影外無昆季承歡賴汝賢委汝以爲弟之句王曰君返當以三載爲期此外無一語也余至夜郎太守旋以憂去余不及二載而歸歸而出見懷詩相示詩盈帙雖辭旨酸辛而實其清雋翻甚快也居一載余生計益艱入閩總督自南歸將聘余而之北余語王曰浙之距燕較金筑之遠僅三之一且郵書之便雖三千餘里通若呼吸不似向之杳然也王曰然語雖然之而掩袂私泣與於昔至都制軍以衆人待余余不樂辭去復受偏沅巡撫之聘撫軍以國士待余余欲歸省親不即得家問時至皆母口授而王所書累牘洋纚無一私語也一日者於書中藏一札曰母病甚余欲君歸恐誤乃事止君勿歸恐誤大事事兩難君自酌之余方踟躇躊躕越數月而家問復至皆母氏之言云病愈矣毋遠返又不及其私也方耿逆造悖時人勸之曰寇可畏也盍遠避曰寇至死於寇避寇亦恐死

於賊設有急吾後戸臨流當抱女與沉以死止水當前勿去也其有定識而矢志如此歲丁巳余於元旦忽驚痛心甚憂五月初六日醒而若昏者朝及夕至夏杪而訃音至其長逝之時即端陽後一日也余歸而舉其喪於零香剩粉之中得其遺稿又復盈帙偶一覽之益酸辛而不忍讀閱今五年生死悠悠不來入夢豈長齋繡佛之人已生天上耶鴻都之客莫矣少君又不復生何能見之何從問之所悲者煢煢弱女失母無依吾序其詩而付

以讀之以當閨訓嗟乎潘岳悼亡見遺掛之在壁猶唏噓而不勝矧余展其手澤者更何如哉（安仁詩未能及此）

天下奇文只是眞眞到極處便奇到極處字字是珠亦字字是淚此一序可以作王夫人之狀可以作王夫人之誄以似見名稱哀多如更聞矣　濬人

五溪雜咏序

先陸子而遊夜郎者於唐得二詩人曰王龍標李太白夜郎天下之奧區也龍標太白古今之才士也以古今之才士歷天下之奧區觸趣成吟宜更盛於浣花叟夔州諸作而稽之兩集蕭寂無聞豈以蓋代人豪鬱鬱左遷頹唐無緒或憂讒畏譏咨嗟誹怨之思不敢託之聲律抑雖有所作湮沒失傳歟咄咄可怪矣余才不逮古人遊古人瀰洄之境萬山萬態千壑千容天日移光水雲易景或停橈或放棹或推蓬或扣舷或倚檣而立側背而坐計程二十四日得詩七十一首然或顧彼遺此瞻前失後又或醉或睡或風雨或瘴霧所失者多而已句不副題矣因思織蟲腐葉凡經李王所賦遂足生動千秋隨風直到夜郎西二君子後先至此何題識不槩見殆留以為汗漫投荒者狂歌淸歎乎黃鶴樓無白雲芳草之詞則放膽揮毫矣若易五溪為三峽過瞿塘灩澦之間有老杜在余則何敢

歐陽永叔之勝人佳處全在跌蕩此叙轉換處如遼壑幽巖奇峭不測使廬陵見之必當曰老夫亦讓其出一頭地　東川

重九祖園登高詩序

九月九日他席他鄉聚東西南北之人遭離合悲歎之緒率彼曠野成此勝遊眺紅樹而心目俱明俯清潭而神骨並徹五齊已熟雙螯正肥從酒無假白衣捧觴奚須翠袖醲醇醪於芳甸籍菊為之傾開奏妙響夫雕欄開雲因而不去知巳喜俗人豈解醉中趣醒者難傳樂此名園懷茲賢主位亭臺乎泉石見經濟於山林設饌喬松恍聽大夫之語瀟瀟修竹如聯君子之容酣矣登高曠然騁望躡履一蔟草上悟芥子可納須彌置身百尺樓頭小天下何必泰岱夫偶焉落帽尚說登龍率爾鳴鞭猶傳戲馬題餻之句何興竟作美談賜橘之事無奇已成佳話我輩言生珠玉氣感雲霞安知今夕之風流不繼古人之軌轍仰觀鴻雁崔惠童宜逞妍辭遍插茱萸王摩詰盍攄錦字

破盡拘攣字字筆歌墨舞　東川

湘潭草序

汝墳郟鼎王化所由興之地也古風不遠遺韻猶存遊劉山尾澗之間見芣苢甘棠之意條枚感物（好句）昔年女子能詩鐘鼓流音此日才人善賦如我翰公先生者系原天水秀插嵩峯千佛題名三湘出牧可畏可愛兼冬日夏日之暉一鶴一琴沛風人兩人之澤積載清風閣上碑留花石城中陶令思還松菊有懷三徑王喬邀迹雲霞忽返雙鳧靜焉樂幽超然高寄僕也因筮南國獲覲東山得事大夫之賢竊聞君子之德時乘政暇卽往式廬不敢奉以術所識其素志反每甘其牛炙謂我知音出示詩篇美踰珠玉居隣稚邑聲音協天地之和棹過巴陵文藻得湖山之助究追四始欲駕三唐擬高調乎知微殆於神似方淸標乎孟賴尚或過之題珂里之名區疑茁葭之遺什詠楚江之宦跡披香草之餘芬余且告歸公方屬序豈蟲彫夫元晏得重張衡幸驥附乎昌黎因傳李漢贈言臨別幾（高情古道）同蘇李情深期晤他年不減白元契厚矣

情深於文長於叙述以此贈別彼此聲價皆高十倍　潛人

若耶溪聽採蓮曲詩序

嬿秀爭千都聚山陰道上塋流競萬總歸鑑水波中既潋灩夫南塘復淪漣乎北渚三眠三起絲垂楊柳千條半卷半舒葉爛茨菰兩岸（花生彩筆）為鴛鴦之樂國睡穩洲邊饒翡翠之生涯窺餘枝畔齊看上下無數蜻蜓對作沉浮一雙鸂鶒（妙境）既多麗景更有名花香遠益清出污泥而不染色華非嬌挺素質而彌芳錦繡成堆雲霞作綺引采采輕烟之興動盈盈嬌女之思舟發烏蓬棹開淥水觸翻翠蓋露傾萬粒明珠搖落粉衣風送（生趣）一湍紅葉同舒玉腕交倚金波刺長莖以生嗔得並頭而致喜房苞蓮子數來的皪偏多蒂繞水絲折去纏綿不斷照新妝於水底半濕羅裙（詩香竝艶）避游子於花陰斜遮紈扇欲迴桂棹忽發清音將返蘭橈互賡雅奏樵風逕裏聞越唱而色飛沉釀川前度吳歈而魂動西家施當年艷曲此地猶存南國威昔日芳姿今時再見境雖已往情則難忘（絃不離弓）可無麗句寫三生會遇之奇當賦新詩誌一道歌聲之美

秀絶人區 東川

直是一幅採蓮圖有色有香有情有態 澹人

送燕子北歸序

青陽司令來自烏衣碧草攄芽繞於淥水依依認
主不嫌舊主之貧戀戀依人深有故人之意詳瞻（洗花詩法）
藻井小立梅梁避戊己以卜居齊雌雄而置力泥
啣繡陌偶沾花片餘香羽潔芳塘時帶萍根染翠
朝扉未啓語待開簾暮闥將扃歸防閉戶無何翼（體物得情）
卵未幾生雛教以上下之音生生似剪哺欠後先
之序歷歷如環相引數飛受輕風而斜穿弱柳漸（妙畫）
知乃掠照淡月而互織嬌梨相傍相親待余若友

自來自去視汝如賓候值秋臨時當北向爲憐住
久低徊欲別還停不忍將離宛轉瀕行復顧翩翩（一往情深）
宜慎金玉毋遐勿令應隼相猜盍藉雁鴻傳信返
於此日歌遠送以言懷約在明春唱于飛而敘濶

開府失新參軍讓俊　鮑人

說得燕燕多情宛似少陵賦物　東川

觀大娟小娟歌舞詩序

勝地不常況遇傾城傾國佳人難再眞看宜喜宜
嗔人號娟娟致皆楚楚太眞意遠還矜楊氏之姨
飛燕身輕更有趙家之妹春山低翠各似含愁秋（一語一合一美）
水流波爭如送媚盈盈解語香生並蒂之花脉脉
傳情恨帶三眠之柳同推國色尤擅吳歈盤中亂
落明珠萬顆圓轉扇後細鳴哀玉千種瓏瓏字字
安詳無從顧誤聲聲掩抑洵足銷魂旣已美於歌（技至此乎）
音矧復奇乎舞態嬌軀慢起初焉顧影徘徊善睞

徐凝纖也裊裊宛轉如推若引柘枝搖湘水之裙
欲去還留蓮瓣轉邯鄲之步曳彩袖而青鸞齊翥（樂府高華）
舉素手而白鵠同翔掠地回腰迎風舉袂散花天
女繽紛亂墜天花鼓瑟湘靈歷亂互彈琤瑟猶能
流目盼及周郎絕類行雲遜乎宋玉請高唐之妙（其情更悲）
手撰火鳳之新詞美人一賦無徒遜麗藻於相如
白紵三章願共和芬芳於明遠

披六朝之金粉當使色飛擷三楚之精神能無
魂動　東川

綺皆淌綺，艷皆濟艷，如月華舒彩，絢爛皆從素質而生，非尋常藻績可比。過人

謝薦舉博學弘詞啓

鴻儒特舉，入勤顧問之思；虎觀重開，多士際徵之遇。僭千秋之曠典，擢五字之英才。（擬之神動）上並樵夫，菁莪下不遺乎蒭蕘。（紙語亦不猶人）非恭惟閣下泰山拔地，北斗橫天，紅藥當堦，事判五花；璀璨紫微照檻，經題千佛；輝煌灑飛翰，而世掌絲綸；進讜言，而特爲霖雨。洵彝倫之模楷，誠一代之人宗。（方見玉公）某私淑有年，執經未遂；明河天表，曾無一面之緣；小草田間，竟有三生之幸。承山公之啓事，勉貢禹以彈冠；汲引書生，出之于賢大夫之口；揄揚末學，薦之于聖天子之前。捧檄驚心，返衷抱恥。喜宜形色，聲慮過情。十三經未悉其微，難云博矣；（撰得真切）廿一史莫窮其蘊，安得弘乎。虞翻之恨雖消，不無知己；黃瓊之實難副。何有遺謨題柱，無心敢希；題雁雕蟲，未就寧說彫龍。（字字跳脫）公是敬輿，愧小子難繼昌黎之軌；愚非蘇軾，羨先生能同永叔之風。起相如于賣酒，鑪頭摩空作賦；出馬周于傭書，幕裏託諷呈詩。知受一時感

踰没世豐城望氣雙龍遺雷煥而生光葉野容埜
入駿遇孫陽而仰首物猶如此士更何如（收轉更新）謹陳刻
骨之銘代作買絲而綉仰祈青鑒俯燭丹衷
即此一啓已徵弘博南金東箭不愧名流　東川
其轉換處廻風舞雪全得宜公奏議之神故是
雲士家學過人

七夕代牛郎期織女渡河啓

盈盈一水芙蓉艷隔金波杳杳三秋琴瑟聲疎銀
漢敢於碧落遥想璇宫夜靜當軒幾停梭而歎息
月明窺戶恒顧影以徘徊（先敘織女之情[illegible]）織成機上之花製就盤
中之字七襄與錦中藏萬斛相思五組奇紋倒讀
千行隹句出卿織手寄我解人死轉難周廻環莫
罷一字引人一淚閱罷沾巾雙星莫遂雙棲念之
搔首嗟軀黄犢無從語叩鴛鴦欲會靑鸞惟恃夢
成蝴蝶冬之夜夏之日幸已過矣漢之廣江之永
豈其然乎類引𩾃𩾃水宿俱來靈鵲羣飛肅肅夜
喈共集慈烏（情景俱至）既有虹梁何須桂楫曳霓裳而涉水
勿爪臨河踏鳥羽以凌波無愁行露尚期速速不
可珊珊磬絮語於清宵猶嫌漏短舒山眉於靜夜
正值天涼人各具私情未遑送巧（猜趣淋漓）余方有公事任
爾穿針

巧奪天孫疑出針神織指　東川

擬王勃謝馬當神送風啓

庭趨萬里孤征問交趾之途棹掇一航遠道出馬當之路心爭日月往預程期倖接神言得之淸夢謂余小子來格者伏波將軍道赴滕王去咏彼閣中帝子於焉噫氣起靑萍之末洪濤生淥水之涯石燕翻空射片帆而西指江豚吹浪逆小艇以東來靑惜峯巒萬重忽過哀聞猿狖兩岸頻啼方挹小孤之翠又接大孤甫尋湓浦之前旋聽南浦疾如走馬快乘風破浪之思迅似飛鳶適帶月行舟之興正逢勝餞獲與賓筵授彩筆以傳觴命之都督擲錦牋而作序任自飄生奚難對客揮毫勿事臨文起草旣堪此矣又何讓焉愧宿搆之東床句就長天秋水噪新聲於南國詩成畫棟珠簾若此之由伊誰所助敢忘冥德缺蘋藻之淸芬欲報洪庥之瓊瑤之羞薦遙瞻銅柱再拜水濱敬泐蕪辭爰銘石鼎

風送滕王是千古第一快事運筆亦似急流飛棹疾下江陵有坐穩悠哉之興　澹人

擬子安文客麗不足疎爽有餘其不及唐人處正使唐人遜爲未及　取川

爲天下寒士謝杜少陵萬間廣廈啓

無以爲家棄從彈鋏每思寄跡何處依枝地匪幽（雋奇古雅）風豈從陶穴之俗時非太古難爲有巢之民臥袁安於雪中不妨露宿置梁鴻於廡下寧是安居滿徑蓬蒿立錐何地一場茅屋託足誰門沐雨櫛風慘矣相如之壁上漏下濕傷哉原憲之貧懷夏屋而興嗟曾難得矣聆上林而作賦又奚益乎乃荷（寫盡寒士之苦）浣花僦爲搆木臨池側疊畫絕大之規模援筆引飛閣最奇之境界空中樓閣絕似凌虛鏡裏亭臺有如映水眼前突兀俄看鳥革翬飛頭上崔巍忽（字法清健）慶竹苞松茂求我寒士居此萬間歌於斯哭於斯誰云失所饘於是粥於是眺嘆無棲看屋梁而著書官安一畝啓衡門而飲水樂過千春變愁苦爲歡顏實願先生之志轉陽和於幽谷敢忘君子之（有此詩不可無此啓）風仰戴穹廬同銘工部

讀茅屋歌者無不頂禮少陵誦廣廈啓者無不歎呼雲士 東川

前幅寫得甚苦後幅寫得甚樂相照相形平增幾許氣色 澹人

擬雞林宰相上白香山求詩文書

雞林陪臣某謹拜啓大唐相公閣下天上文星人間才子賡揚喜起潤昭代之夔龍鼓吹休明駕盛時之燕許舉體絕無雕琢自成方璧圓珪臨文惟尚清眞隨意行雲流水是以明主之心不離佳句宮人之口爭誦新篇相傳野火春風聲動長安之聽賦就濤聲柳邑銷餘南國之魂長恨千言紙貴雕龍彩筆琵琶一曲人懷司馬青衫乃自中原達於遐裔時瞻直北遙想渭南悵望明河同在乾坤之內周旋屬國孤居井榦之間思昔飛而不能欲覩光而無自捐金買賦冀得驪珠以莠亂苗毋來魚目不求偉製孰啓朝心因貢使之揚帆向台垣而奏記謹上珊瑚一樹聊供高架如椽瓊玖十雙庶備臨池拭墨祈傾秘笈深慰調飢亦解知音敢竊比於老嫗必思敷教不鄙棄乎遠人敬望俯俞可勝仰企

使雞林果有如此佳文即重起樂天亦恐難於作答　滄人

評香山之詩無字不當頌香山之句無字不眞括盡生平該餘全集　東川

擬蘇長公招琴操叅禪啟

南國美人終有香銷之日東牆吉士豈無月斷之時滿月還虧無矜閉月彩雲易散莫恃行雲彈指以思須及綺羅之盛背花而去勿待管絃之終鸚鵡能言且知作偈蜘蛛細類亦解聽經我輩皆屬再來之人阿琴無昧未生之意余爲長老卿作學人指柏秀於庭前問幡搖乎風裏賓中主主中賓叅餘四位景中人人中景悟徹三乘文字禪宗見居士身而說法空花境界攝摩登氏以徵心鞍馬

將拂方歎水流花謝嗟無及矣笙歌正沸預防鶯老春殘不亦達乎拂袖而來支笻以待

實地指點文字禪老婆禪總皆三昧　東川

謝靈隱俏送月中桂子啟

白雲在足出自山椒青靄沾衣逢於竹院謂言三五之夜經行亥子之時籟寂無聲蟾光獨皎冷泉亭上繽紛忽似雨花月輪山中錯落還疑集霰皓露將珠璣竝灑清風飄玉屑俱紛渾是天香襲人袍袖知爲桂子妝我襟懷不敢自私獻之博物豈能無賦乞爲題詩氣韻何殊不同㮶栗丰標奚若問維蒼黃矜奇不異連城誇異曷殊照乘想被吳剛振斧墜下人間或緣法善遊宮攜來兎窟駱丞

不謬願和岩堯鷲嶺之篇張令還來欲薦縹緲瓊樓之迹

如此佳題得如此佳文方不相負　澹人

擬百晦處士賀空谷先生拜蘭臺令啓

僕駝石隱同心盟九畹之英君飲香名遣志抱三湘之秀徵於夔牖升白木天分蔉竹之淸輝居然君子竝紫芝之令譽宛爾幽人身在瀛洲籠盈仙藥心游秘監袖惹芸香賜綠衣以生榮引紅裙而爭看掌絲綸於鳳凰池上草視花磚動鈴索乎鵷鵲觀前麻宣策府行歸鰲禁照以金蓮酒醉鸞坡滋之玉露已見芙蓉鏡內染柳汁而非誣行看琉璃瓶中卜梅梁而不愧旋登華省遐想光風無人

自芳竟見珍於王者不采而佩何致歎夫聖人故交處百晦之間舊雨侍五雲之側空山寂寂與時須識歸根東閣巍巍此日宜防當戶

其臭如蘭 東川

約友品虎跑眞珠甘露三泉啓

中冷水推天下第一吾家鴻漸與季卿品泉又謂廬山康王谷水濂水味勝中冷余未飲二泉不知其孰是也吾杭名泉以虎跑爲最虎跑之右有泉曰眞珠其左有泉曰甘露二寺之僧各矜其美以與虎跑爭長久不下也我輩旣爲泉石宗盟可不操茗椀攜竹罏爲之細辨性情詳鑒香色區分甲乙不使如濂水中冷終無定論乎洵非君子之交不足與澹如之會也兩腋風生毋落玉川之後是啓

坡仙集中逸品 濟人

書可用偶體啓亦可散行正以錯綜見妙 東川

乞天目山僧寄白雲帖

開天目山中白雲泉窩窩其初起如絮如綿山中人掇取一片封之瓶盎以寄所知啓而視之則一縷餘氤悠然從座中起眞異觀也吾聞結廬其際有奇獨賞當不快心何惜攜來一絲自天上墜下人間一爽塵凡心目愼無日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也

如聽仙樂耳暫明 東川

即不必有其事只一讀過亦覺神情開滌 潛人

與玉峯女史牋

僕非曲子相公卿是敲詞娘子紅牙鮑友綠綺知音索我新詞不敢爲卿惜也第春來小病重積文逋參木方停踵門追呼者急勝官稅俟稍一了之當爲撰十二紅一曲相贈囑卿不必值絹酬金期於花明月媚時對僕一歌絕勝貽我彤管僕笥中猶有宋錦一端攜作纏頭之贈然須興會所至方得濡毫杜少陵有云能事不受相促迫也

不知玉峯女史爲誰消受得楚江情一曲否 東川

訂寫照約

能爲繪影宣遇名賢欲乞寫眞愧非佳士然虎頭再見倘交臂以失之雖龍尾堪濡將傳神其誰俟特開三徑先寄數行得荷添毫會見呼之欲出無嫌寢貌竟爾拓之不來設黛相違掃紅爰待

字句無多宛轉明珠九曲 東川

文止數言章法已足再添不得一字減不得一字 濂人

重建崇正書院碑

理學文章一也無文章無以攄理學之微無理學無以釀文章之直世之學者毎區爲二從事理學僅襲衣冠未行起塵言迂步濶於是文章之士嗤而鄙之以爲我輩典雅筆落搖嶽凌滄何有腐儒眞堪蟻視不知浮華迂遠君子交譏未逮淵源莫知宗仰故也夫理學莫盛於宋矣而文章尤盛周程張朱心傳周孔群言之美萃於眉山故讀蘇氏之文者怖其浩森汪洋瀾廻大海而尋厥端緒原本六經匡輿性理諸書未嘗河漢才子之嘻笑怒罵即大儒之咏月吟風也況考其父子兄弟生平大節炳然史策不愧聖賢來者不察析作殊途法和致流師清得隘善乎郡邸之有崇正書院取程氏兩夫子暨濂溪横渠新安東坡穎濱諸先生而合祀之以示後學同歸而一視歟意深遠矣惜也實故楹桷久燬於兵余蒞茲區欲重修舉賢稱紳郡人士咸欣贊之不足徵汝水流長古風猶在書院所設教澤未衰乎説者謂最者歌哭一語戸分

洛蜀同堂連袂似覺不倫不知賢哲談道要歸於是正猶韓范富歐爭當論事交爭互辯終不傷和故當日即有洛蜀皆君子之言黨人之目人自目之在君子初無黨也合祀誰曰不宜後之登斯堂者理學文章會通爲一庶有以識前哲之心啟來茲之悟歟

合蜀於洛迂闊者必生異論非此不足以發其雲霧滑八

講學者能說得出這段說話可與言學矣以穿月窟而透天心惟毫無扞格者能語此也　東川

石姥潮王廟碑

天下之患莫大于水而東南爲甚東南之患莫大于水而浙汜爲甚浙濵于海朝潮夕汐浴日稽天在昔江濤直抵吳山之麓秦　帝登西山而俯眺見洪波洶湧畏不敢渡遂以秦望名山海若之威足撫祖龍之鬼則今日閭閻託處之地半爲曩時魚龍出沒之鄉故會城之中有地猶稱洋壩其由斥鹵而變桑田也明矣按厥所由多出于石姥潮王之力按王姓石名瑰生于長慶憫民罹水患奮

力築堤功未就竟死於海隨誓爲神患因以息是神之功出於吳越王之前矣而誌乘錢塘者僅歸武肅抑知弩射馮彝先有誠同精衛者爲之地哉而神之功不特此也咸通中爲之廟祀以爲社今宜和間方臘倡亂縱橫兩浙韓蘄王方與列陣而忽起陰風聲傳叱咤石姥潮王旗幟飄揚於陣雲殺氣之中寇皆膽落一鼓殲滅神之爲靈何如哉且自南宋迄今又幾經變亂矣萑苻肆虐往往而有雖不見再顯靈旗之異而此方之民數百年之

中不被兵燹未必非神黙祐所致蓋陰受其福而不知也嘉熙間長堤忽潰潮復為災京尹趙與憲虔禱神祠尋復故道加封為顯德忠惠王是神之於潮始終捍衛而無時或忘矣承其庥者可戴天忘高履地忘厚乎廟在芳林鄉内山迎水繞勝踞東皋入其庭宇赫濯聲靈洋溢耳目莫敢不敬而廟貌既古久而將傾里人懼無以妥神而設教也爲合衆力而一新之屬次雲爲文以誌其事或問神土穀耳職與令等何稱潮王次雲曰系潮銘其功也稱王大其報也又曰姥婦人稱也神何云姥次雲曰姥者母也神能使一邦之人歷奕禩而不爲魚鱉猶衆母矣字之以姥彰其德也里俗善訛明其說而伍胥拾遺之淆無慮矣廟近東隅潮音時震父老子弟聽轟雷作響之時當思田野桑麻不爲天吳移易者伊誰力哉戴神恩者畏神威修悖之心可油然而生矣

開闔極大運掉有神作廟碑易俗而其文爾雅

進神德易質而其氣彌清三復猶難釋手 東川

有挺然之句筆力千鈞有悠然之句文瀾萬頃

於大家矩度神化無痕 濟人

季子廟碑

天下事治於讓而亂於爭唐虞揖遜化臻至理厥後塈智塈允以國讓而稱賢泰伯以天下讓而稱至德獨季子以句吳讓說者謂其禍貽家國訟聚千秋是者半而非者半春秋之義責備攸加噫斯亦賢人之不幸矣不知季子明智人也觀樂而知列國之興衰其於吳祚亦必卜之有素誠有見於天定勝人毒流骨月相殘不忍惟一去以杜相[illegible]無已之端其用心已明告於千古傳有之曰一[illegible]之市不勝異說焉必立之平昔宣父思見君子至不得獨題其塚曰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illegible]所及亦可以息衆喙之紛紛矣獨疑君子之總其被猶風孤竹能起懦頑柳下能移鄙薄意季子所至薰其澤者禮讓彌敦澄江其所託[illegible]者也而次雲承之是邢范南國之人勁猶北鄙好勇鬬狠[illegible]不斷身獷悍之聲謠於遠邇致疑易風移俗似[illegible]君子所能抑或季子之修不逮古昔聖人遠甚歟而思之此非季子之過也季子蓋隱者也雖[illegible]遯

其地身隱焉文過之者以爲尋常行路人耳孰從而師之哉在當世莫之師又安望其傳之後世哉矧是邑爲春申故域縱橫戰伐之習尚在無怪其爾闇也而幸也季子之墓在是也昔之人因墓立祠其示風教之意不淺乃世久而湮蚩蚩者過之僅視爲村社野廟而不知斯神之何所自余合都人士之力卽其舊而重新之春秋奉祀必躬必恪使邑之父老子弟過而問焉以爲此何爲者必有爲之說者曰此君子者何代人也何國人也何爲而至於斯何爲而孔子題其碣何爲而爲後世仰止景行而不忘亦必有轉相稱道百世之下聞其風而興起者化競凌爲和雅未必非風敎之一助也夫季子棄社稷如敝屣何有於一廟乎新之不爲季子急吾欲示禮讓於汀邑之民益甚急也

抑揚頓挫曲盡變化遁眞韓歐神境　夏[illegible]亭

十字碑題自是千秋定論至以讓國爲明哲知機直抉古人心事尤爲獨見　朱玉汝

按公羊傳云遂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則知其

隱處於此矣讀書論古可謂有眼 惠沛蒼

北墅緒言目錄卷五

策

山林經濟策

經

後覘經

詔

擬唐追賜方千等一十五人孤魂及第詔

制

戲册蠋之武為不夜侯制

令

花神令

狀

擬毛穎薦陶泓陳元褚先生狀

表

擬唐張九齡上千秋金鑑表

引

謀士引

論

跋

跋米元章字卷

跋西府海棠秋榮詩卷

評

玉茗堂四夢評

四聲猿評

品

菊品

言

代花言

彈文

蝴蝶彈蜘蛛文

檄

討蠹魚檄

露布

平蝗露布

說

敺雷說

判

畢吏部竊隣釀判

謝幼輿折齒判

王武子鑽李判

石季倫殺美人判

讞語

完配

鬼婆

雜說

神鑑三則

人鑑三則

物鑑十二則

錢塘陸次雲雲士著
同學 高士奇澹人
汪　霦東川 評

山林經濟策

問士人志高不任隱處山林尚矣然渴不可以無飲饑不可以無食交不可以無友居不可以無室內不可以無益於已外不可以無功於世徵辟若至何去何從均不可無策處此毋曰焉用文之不我以對

愚對愚聞爭名於朝爭利於市處山林者獨無所（卻此發端方于居山林者得體）爭既無所爭又何所策然無策之策未嘗無以處此也請陳其槩承問渴不可以無飲饑不可以無食飲食何足累人哉如思止渴不須鑿井也若欲（賦心詩意）療饑無事耕田也斷竹續竹引石髓可以烹茶上山下山釆黃精可以作餌況乎仙核千林無人作主飛泉百道任我來觀也哉承問交不可以無友居不可以無室隱處之室何室山林之交何交哉有巢氏之民不可爲也老死不相往來之俗無所（自甘○上○人）效也就樹爲門可容茶竈結茅爲屋足繫藤床白雲入戶來爲不速之賓明月穿牎去作忘機之友離索可無悲矣承問內不可以無益於已外不可以無功於世徵辟若至何去何從則亦有無益之益無功之功去從素所定矣又何復計哉叅同契於性情之內何殊（共○術○龍○乎）道授崆峒留詩卷於天地之間足當書傳關尹王於外臣可作堯許巢由逋客能爲漢客黃綺若迫之再四則南山之南深潛文豹

北山之北高鼎冥鴻仙人猶易見隱士更難尋矣豈致貽澗媿林慚傒疑鶴訝哉抑更有策焉市朝山谷皆形迹之分也能不去松風之夢則天子轂下可以隱居抱長策者正不予人以易測也（惟大隱能見及此）

題奇甚而文更奇返舊林者不當曰無長策矣

如此作用如此文字意惟弘景能之　澹人

狻猊經

會稽名經師曠浮丘曾有作矣康熙十七年八月西域進獅遠邁越裳之雉余因其瑞經以紀之

異域有獸其名曰獅旣稱白澤又號狻猊厥目似電厥聲若雷銅頭示武鐵額揚威鉤牙巘怪鋸齒呈奇毫含金色淺淡如灰頸項相擊烱焆隨飛光同石火烱鑠幾微其尾像拂纓絡紛垂雖常熟睡搖動無時以示不寐恐爲人窺百獸之王獨自徘

徊朝發進象夕飧用犀午餐隨意山獐野麋皮毛脫落用氣微吹虎豹尚爾矣問狐貍餘肉勿食委棄支離他獸因敢畧嗅其遺腐必驟野不處山陬以彰無懼俾世無疑目不邪視見物揚眥乞心寬大賦性仁慈人或遇彼蹲伏哀悲卽爲舍去保護其雛其產小獅藏匿深栖足之所履尾拂其跡虛人踪跡莫或能知彪或遠去盜出山谿返尋不得千里來追拔以彩毬見之甚怡全力摶取跳躍提撕戲樂良久忽憶其兒又復前進得毬再嬉如是者三暘烏墜西追之不及遙望長啼聲喧霹靂氣指虹蜺利未亞國吼怒空同獅蠻得獅調獅相依進於中土如鳳來儀騶虞仁並麒麟德齊黃帝之瑞再見於斯借擬曰經紀以俚辭竊比茵蔯召南之詩用光靑史以示來茲

旣正而葩復奇而法名之以經可云不媿前人狻猊之性情神態無一不出寫生妙手高山龍眠　東川

擬唐追賜方干等一十五人孤魂及第詔

制曰王多吉士盛世爲禎野有遺賢聖朝所耻求之者不興待鳳凰之藏羽應之者自宜同騏驥之空羣何鐵網尚漏珊瑚使玉田終埋瓊玖非不才而見棄明主難釋其愆（引皆得抄）有美器而勿庸宰相曷辭其過可無一命以慰九原兹覽同平章事張文蔚中書舍人封舜卿所奏已故名儒方干某某等學富百城譽㯹八斗擬十六族而止虛其一（確是十五人）較十二牧而且溢其三竟致潛鱗莫進振羽非愛少而又老非愛老而又少曷以相疎豈君未嘗擇臣豈臣未嘗擇君胡爲不過榷蘭足悼歎蕙堪憐收駿骨以千金亦已晚矣頒龍章而三錫猶可追乎特賜孤魂並皆及第乘其風馬導以雲靈遊宴夜臺看花幽谷孰爲鼓吹借邛山松栢之聲（窮得鬼趣俩人奇文絕世）疇作旌旗假墓門棘梅之影才鬼今爲官鬼共載一車詩仙實勝頑仙咸丁五字劉蕡之憤應洩杜默之淚當收嗚呼得榮名於身後之名弗謂冥冥何羨慰賞志乎生前之志豈曰寂寂無聞顏子淵職授脩文聊引下泉之例李長吉名膺作賦爰蓮上帝之倸宜此白麻焚於黃土（俯洲而聽抄）

一片憐才盛心婉轉而出賁志者皆爲吐氣古人有此奇事幾不傳矣得此奇文足爲盛唐生色　澹人

戲册燭之武爲不夜矦制

虞淵晦影有月以濟日之窮若木御枝有明以通晦之變俾乾坤無黯昧使造化有全功舜亮天工恒彰睨節咨爾燭之武勁草爲心凝脂作質中懷精白藴含珠玉之輝吐氣目明熌發珊瑚之彩不示人以稜角賦體能圓豈隨世而唯阿居身自直朕思問道即爲引出迷途臣善傳薪勿令時成長夜恒當漏盡猶侍讀而不休雖値天寒尚熱中而未巳可無高爵以報殊勳茲封爾爲不夜矦嗚呼

分符玉案之旁遠踰照乘列土金臺之上富等連城爾其益事明心堅持亮節洞如觀火光前之美何涯暉若升霞耀後之榮曷既夜即永莫銅柱高擎

燭賦無此精切　滄人

言言典雅字字神明如此草制洵爲華國之文

東川

擬毛穎薦陶泓陳元褚先生狀

臣聞輔車相依錄車之功者不可遺輔脣齒相倚收齒之力者不可忘脣有賢勿進不忠有人勿知不智有勞勿表不仁以人事君人臣之誼古人攸舉不避親仇矧在相須不爲邀恩一視乎有弘農陶泓者端方坐鎭介然有守磨而不磷涅而不緇以鈍爲用以靜爲體動者銳者恒借耕其田未嘗有倦容有德色若絳人陳元則道從墨者摩頂放踵不惜爲之又嗜老氏之學著太元守其黑然卒

能逃墨歸儒而未始廢兼愛也至褚先生生於會稽高節清風凌霄拂漢其未出山時有有斐君子之目又自伐毛洗髓變化氣質濯以江漢暴以秋陽潔白精純表裡若一無書不讀默而識之雖薄在形而厚在德是三子者臣與久要絜短較長穩知有日以言厚重則穎不如陶泓以言切磨則穎不如陳元以言博雅則穎不如褚先生且臣穎無褚先生不得暢所欲言無陳元何以濡其毫澤無陶泓則立錐無地而臣中山之俘爲大將軍蒙恬

獻之闕下陛下不以臣不肖待以不死賜之湯沐封號管城自見親幸晉秩至中書令而三入者曾無一命之榮是使陛下野有遺賢而臣蒙蔽賢之辜也臣敢引嫌不進乎謹列其狀伏祈名而試之如臣不足比魏無知乞加放斥以戒爲臣之言而不實者

足以方奇毛穎　濟人

通篇多類古文句法乃故用之非襲之也使假設文竟有眞𢀖此變舊爲新之法　東川

擬唐張九齡上千秋金鑑表

臣聞喜起興歌明良之嘉遇都俞誌典獻替之休風是以元老侍丹陛以進丹書碩輔伏青蒲而呈青簡豈敢言而市美要在頌不忘規古大人多有可師今小臣竊取其義茲當銀蟾攄彩之夕正屆玉虹誕育之辰在廷共獻方諸率土同瞻圓魄清光出匣期不設形而無遁形素影舒囊願無私照而無遺照羣工各存隱寓管見更有微忱盡聞周䯧有石鏡能燭妖魑漢有木鏡能徹臟腑隋朝

有藥鏡能療疾疫渠國有火鏡能燠寒涼然火鏡不過一室藥鏡難徧烝民水鏡不徹超高之奸石鏡不燭徐偃之亂是皆局夫一器尚未極乎偉觀臣請設天地爲洪鑪鎔古今於大冶以經史作菱花之質取帝王立漢鑒之模倣式不類軒轅監鑄無傾尹壽名曰金鑑標以牙籤凡往事可識興衰爰祖魏徵之意察前型能明得失實本太宗之言集翠成裘選狐斧腋注涓流於川瀆思增其廣捧纖埃於泰岱欲益其高倘採芻蕘必資神智丹臺

虎則銀海昭明是非易斯何難識面知心忠佞攸（作者何衙人哉）
區不異見形照膽貿在千秋之節期登三古之隆
聊代嵩呼以伸封祝謹拜獻以聞

不異九齡風度　東川

筆大如椽此脩五鳳樓手也可以聯鑣燕許　滄
人

課士引

文運昌明上關國運士風端謹下繫民風欲敎化
溢於閭閻必砥礪先平庠序郡鄢兩河勝地九鼎
名區劉山葱鬱從嵩岳以分支扆澗瀹漣自汝流
而紆委周召之風不遠成康之化猶存光騰奎壁
星辰耀七賢之祠山似峨嵋草木秀三蘇之墓菁
莪徧野桃李成蹊聯翩疊起名元小大胥爲譽髦（典切雅秀）
倅筮是邑獲與斯文爰擇吉期聿徵名彥載
爾如椽之筆酬余若渴之思各殫經營用披夕秀

同商甘苦務挽頹風以古文爲時文不流鹵莽本
經學爲理學必有淵源奇正相生方是大家之範
華實並茂斯爲先正之宗業就名山材儲經國至
於制科之藝固所宜精古學之典尤爲足尚其有
留心文賦如鄴枚董賈之人游藝詩詞若李杜周
柳之聲遇於一日更足千秋自信不爲五色之迷
相期無吝片言之教然孝弟乃立身之大節而文
章爲行已之外篇必敦實行鄙人樂奉以爲師徒
事浮華倖吏恥稱之爲友愚非言假未能追鳴琴

調鶴之踪君必濟臺始不愧投筮斬蛟之士望來
三盃錫以百朋
論文切中時弊末後一段尤爲得體從來試檄
無如此周匝者 濟人

戒屠牛論

推愛於人者不遺於物有功於世者莫大於牛春雨方零爰興東作夏畦同病聿助西成暇則駕以服箱車流似水閒且驅之旋磨石重如山食艱食者何窮代人工者無限勇能鬭虎忠反遭鞭是宜待若勳臣不可視同凡畜乃人情甚薄罔念其勞壽曰何饑爰食其肉老之將至不爲放在桃林病莫能興遂爾割之俎上提遲庖丁之技恬爲胡齕之牽難乞餘生莫辭就死眼知淌淚誰憐觳觫之形口不能言孰憫悲哀之意殺生甚夥貪利無多語及傷心見之條目○○特垂戒諭苦勸愚蒙是用放下屠刀讖除罪業若仍怙惡將來必墮泥犁如不遵行此日先予剃杖法嚴私宰律重囊頭前慾雖不深求後犯莫希輕恕

（有此雅致）（說至此人皆惻隱）（曉諭愚蒙不得不如此）

不俗不文甚痛甚切文告體是應如是 東川

修釣天臺教

具輿百廢非爲政之急圖特表遺踪亦維風之首務緬惟鄭鄖曾至軒轅道問崆峒不惜以南面之尊屈身北面書傳稱彖未敢主賓臣之說降志師臣是以能開堯舜之先克繼羲皇之後聿昌文治冠裳起禮樂之宗爰闢武功戰陣靖干戈之亂始基此地遂及遐方乃欲求昔日層臺惟見今時荒埠誌書雖載勝迹將湮盍鳩土石之功仍建雲霞之表聖不自聖俾來游者深思黃帝之風元之又元使望古者遠溯廣成之緒

修一古蹟說來有如此關繫與好事興作者大有逕庭　東川

烟雨樓上梁文

辛酉仲冬偶來武水雙庭沈夫子挈遊檇李烟雨樓適將落成此瀕陂季司馬任之當事君子縉紳先生勷之者也千年勝槩復自一朝因作斯文以頌盛美

昔𥚃高樓居茲勝地剏於五代傳及千秋自經兵燹之餘久失登臨之舊游人何倚惟席地以幙天衲子無依恒櫛風而沐雨都人士言之詳矣賢司馬過而歎之爰爲經營人情適合因而締造地理攸關絳樹千尋斲作珊瑚之棟玉樹百尺裁爲玳瑁之梁度此良材架於穀旦煥霞起城標之彩聳山來海上之觀等黃鶴之巍峩規模一二亞岳陽之灝瀚氣象萬千玉樹參差四時璀璨文牕窈窕八面瓌瓏綮室水中泛月如遊星宿坐船天上乘風似入斗牛五臺山遥見隔林宛成五岳三塔寺遠浮前浦疑豎三峯樵子行吟踏去買臣墓上漁人鼓櫂歌同范蠡湖中景幻難形境超堪賦至若雲陰互結嵐氣徐升巫岫朝飛噴瀑峽中雪水瀟

湘暮集糢糊樹裡人家色作有而作無林壑都成
（寫○樹○雨○宛○然○如○畫）
畫意舟或行而或止蓑笠皆入詩心故將烟雨爲
名遂向鴛鴦著美覩茲傑搆綴此巺言爰授工師（得體）
式歌輪奐
東黃鶴飛來海日紅一曲梅花吹玉笛樓高百尺
待仙翁
西神女能將香雨携行到樓前如可見珮聲響處
繞雲霓
南鼓瑟湘靈語碧潭嗔起夜珠來照乘落帆亭畔

崆鷺鷥
北清淺蓬瀛通澤國小語分明扣壓壺雙飛笑指
鵝鶴翼
上九野齊烟皆入望秤平衆木等凌虛去天尺五
襟懷暢
下屯雲宮室空中化凡音滌盡杭清流一泓笑指
杯中瀉
伏願上梁之後高天集瑞吉地效靈波不翻金濤
無漲雪竹苞松茂樹來儀鸑鷟之枝鳥革翬飛鎮

陂浪鯨鯢之影登斯樓也其有思乎必先天下之
（把○住○心○法）
憂而憂能後天下之樂而樂桃李成蹊勿使民悲
夜月桑麻徧野方令人笑春風鹿洲聚白鷗下有
怡然之趣斯舫乘青雀上移宛在之情惟相期更
（着○筆○緩○尚）
上一層非徒爲欲窮千里云爾

明霞護日華星出雲異彩煥人心目　東川

千百年一逢盛事有此好題目爲雲上做夫作
境作文相待而發　游人

演聯珠

蓋聞名山誌不載九華九華之秀反出泉山之上水經注不及巢湖巢湖之勝反超五湖之中是以花繁上苑探奇者獨采幽蘭材富鄧林好異者尤珍孤竹

先人事而後卦說侯生之卜以大易爲外書先寢膳而後針砭黃公之醫以素問爲註脚是以拘於用古談緣周禮一書善自師心得在魯論半部

初祖面壁初祖去而壁中之影長存王祥臥冰王祥遠而冰上之痕歲見是以定力所通山靈爲之酉異至孝所感河伯爲之效靈

李洞鑄賈島之形書生亦可爲佛魯直設東坡之像才子亦可稱仙是以情通禪悅奚取迹邁圜瓢心徹元機豈在身辭烟火

六合之外不可論又有謂言東勝西牛混沌之前不可知又有从酉駁高龍漢是以知遺編之無盡無論讀徧五車識故典之難窮漫誦萬餘千古

卉濃於色者毋借無香花繁於瓣者恒嗟不實是以絳灌在御無煩策以文辭脩陸賈前不必問其鈴署

讀三國誌無人不爲劉關南宋書無人不冤岳是以因乎衆惡可驗良知使孟德出阿瞞之後亦必屬瞞會之處賊檜之旁亦當恨檜

接木移天性能使苦者爲甘疏渠出石泉能變清者爲濁是以東西無定湍水之喻堪思黑白何常素絲之悲有以

始皇驅山牟州一峰獨不爲之俯首生公說法臺前諸石忽皆爲之點頭是以霸主揮鞭不可屈其強項老僧豎拂竟能化及無情

何方無草鸚鵡洲前之草見者傷心何木無波汨羅江上之波觀者墮淚是以人空不朽書貴堪傳興懷屈子尚憐澤畔之吟念及禰衡猶壯漁陽之弄

爵朱之才不如季布救季布而得與同傳無知之人豈及陳平薦陳平而因之並著是以龍門誌美皆緣善用一言漢史垂名遂爾各成千古

米元章之顛顛在其致之高淡者稱其拜石倪雲林之潔潔在其品之雋雋者逃其洗梧是以學壘智者當去隘而求淸師展禽者宜因和以懿介

玉屑霏霏語語堪銘座右 東川

令德唱高言金玉其章洵是雲間家法 滄人

窑變觀音贊

都門報國寺毘盧閣內祀有觀音瓷窑變也明神宗時李太后崇禮大士欲得一磁相奉之舉念間景德鎮窑中諸器化一莊嚴法像綠衣披體晏坐支頤兩膝低昂左偃右植手輪梵字篆法宛然獻之闕下懿旨命供於寺內俾都人咸知敬禮陸子獲瞻寶相因爲贊曰

無意陶鎔匪緣雕琢現菩薩身其人如玉淡遠脩省淸淨寶目人游燕市如登天竺皆大歡喜慶遊景福因敬生悟一空所欲我亦有身可以越俗身外現身胡爲桎梏露灑楊枝智珠滿斛人在紅塵心依紫竹

慧業文人語臻上乘 東川

大士法身小序中數言畫出何與道子寫生 滄人

盧生臥像贊

邯鄲道上有呂仙祠後殿內有盧生臥像爰爲之贊以題於壁

昔日盧生醒已久矣此日盧生高臥未起華胥國中黑甜鄉裏忽叶綵桐忽拾青紫忽升忽沉忽悲忽喜枕孔游仙關門怖鬼老之將至疾如流水尚寐無覺安得似彼

結語羨盧生之不醒正是獨醒人語　潛人

邯鄲佳話臨川一本不多雲士數言不少　東川

漂母贊

余過淮陰謁漂母之祠見其柱聯曰人間豈少眞男子千古無如此婦人其慨深矣感而書贊

吁嗟漂母本一女流偶因一飯竟爾千秋風塵物色能識王侯重瞳不辨姝勝沐猴殷勤進食哀爾垂鈎豈絲望報此意誰儔今觀母像靜坐悠悠猶垂青眼視客如愁漢家已矣母廟仍留人之念母奕禩無休寒霜瘦馬落日殘裘王孫過此無不回頭

昌黎祭孟嘗雲士贊漂母同一寄慨　東川

柱聯佳矣贊語更佳結意盡而不盡　潛人

留栢銘

庚申仲冬望前一日余夢一偉人向余拱立欲言不言而去明日有投牒欲伐光武廟古栢以資脩葺者余謂此栢歷年已久殆有神矣夜之所夢豈非是耶爲捐金贖留此栢以存郟邑之勝因爲銘勒石用誌其奇

山以劉名厥分大小高光駐師于焉征討赤符繼祚金刀再皎郟邇南陽首蒙清埽士人戴德形模旒瑧璇室雀巍神明縹緲閣縧雲臺衆星環繞栢秀堦墀映輝羽葆明飛移時豺狼出爪兵燹凋殘半爲茂草新廟圯貲莫能施巧式謀鬻栢以爲締造余夢偉人翠幘碧襖嵐嵐桓桓竦然天表似欲有言忽焉迹杳寤間衆說策馬就道仰視喬柯半榮半槁太息此栢歷年不少洵有精靈俾余預曉爲捐其値贖于垂倒急止斧斤栽培完好在帝之右霜酣雪飽儼似名臣錚錚矯矯人傳是事爭輸競禱堂構煥然歌臺頌沼咸栢之因厥功匪眇勒石鐫銘相期永保貽我子弟囑我父老

銘中點出數栢字皆見章法　澹人

此一古栢即名伯之卉棠矣即此一端可以見雲士慈愛及於草木　東川

半月泉銘

菰城臨溪之北有泉仰出於地名曰半月蘇長公題其上曰告得一日假來游半月泉誰人施大手劈破水中天言佳絕矣余復爲銘以附其後

（眞宋詩）

在天之月有滿而此月勿盈在天之月有落而此月不行吁嗟明水終古長淸

言近指遠寓意深長 澹人

竹數寸耳有萬丈之勢 東川

蘇詩恰是宋詩陸銘迥出宋人之上 又評

三古銘

三古銘者爲古鏡古劍古硯而作也書此舊物各予以銘劍銘室鏡銘背硯銘額

劍銘

文爲龍氣爲虎夜半七星光自吐室中鳴愁鬼母

鏡銘

入土出土閱今閱古勿滓勿明鑒予鑑汝

硯銘

勿動勿鈍壽計以歲問爾年爾勿對太古深藏柰石內

諸銘有奇氣有奧質不酤類汲冢所藏是以爲得 東川

鸚鵡箴

昔有鸚䳇畜於漢宮能將秘事𢗅達宸聰蛾眉見忌實不能容惡其多口掩瘞樊籠茲爾鸚鵡亦頗解語人愛其音翻鍛其羽反舌無聲悠游飛舉鑒彼絲衣毋將禍取

章法特妙　濬人

較金人銘更覺痛切　東川

書劉項本紀後

秦發難於陳涉亾於項羽收於沛公皆人傑也力量氣魄不無差等司馬遷未作史記以前三人自寫照矣涉曰燕雀豈知鴻鵠志哉羽曰學敵萬人沛公曰大丈夫當如是

探驪得珠　濬人

食雞者必食其蹠雲士讀史深得齊王之法　東川

書郭有道碑文後

蔡中郎謂盧植曰吾為碑多矣惟作郭有道碑文無愧色審是宜其文足以表章潛德而乃廓落迂腐語多失實是有道不愧碑文碑文愧有道矣郭林宗於建寧之間不受太常之舉不應司徒之辟中郎聞董卓之命立就尚書其有愧於有道寧特文哉雖以為曠世逸才不足多也況溢美之辭又蕩佚於東京之體製也哉

余嘗因雲士是說取有道碑文讀之見其良非刻意將中郎貶駁 澹人

書清平調後

鍾竟陵謂清平調太白一時高興耳非其至處或又謂其以飛燕擬太真更為失體余謂太白仙才豈不辨此其特以飛燕擬之者忠肝所發不懼披鱗雖止七言直是一篇剴切奏疏以之為龍逢比干可也寧第詩人哉使元宗早悟此言曲罷霓裳不為鼓鞞驚破矣彼沾沾以騷壇伎倆論之者烏足知此

紅碧紗籠伯敬猶且不免況餘子乎讀詩之難若此 東川

書潭王事補長沙府誌

余客熊湘偶閱長沙府誌見書明代藩封誌潭王之事甚畧云潭王名梓太祖第八子好學善文十五年之國二十一年以妃家坐事國除其本末未之詳也意在先朝言者忌諱傳之後世人且不知故失載歟而其事有不可遺者特爲補之

潭王名梓其次爲明太祖第八子其實陳友諒之遺腹子也友諒之妻闍氏方懷娠而友諒死太祖

曰我自起兵未嘗納人子女今友諒三犯金陵四犯太平心甚恨之沒其妻闍氏入宮掖未幾生梓長封潭王國於長沙瀕行辭其母母曰爾安之曰將之國曰爾國何在而爾之之乎曰在潭州曰孰封爾曰封於父曰爾父何在而封爾乎梓訝曰母言何異寧有誑乎闍氏泣語之曰明帝爾讐非爾父爾父漢王陳友諒也吾故漢妃漢王殂分宜從死而尚食息於此者爲爾故也爾其無忘復讐之志梓飲泣受命去後入朝故事諸王來朝例[illegible]

中梓在宮不自撿明祖怒潭王歸國遂舉兵反明祖遣太傅徐達子討之潭王大書銅牌云寧見閻王不見賊王擲城外自知兵力不敵被攻急舉火焚宮抱其子繞城疾走投隍塹之下死明祖深恨闍氏借言妖宿亂宮盡殲宮眷嘗考明祖雖滅友諒其待陳氏甚厚封友諒子理爲歸德侯友諒父普才爲承恩侯其弟兄皆錫爵何獨沒入闍氏意者悅其艷美託言有所恨而然歟此事明史不書余書其槩如此

隨手敘述都是先秦氣骨　東川

讀此篇見修志者大不易　澹人

題十八学士圖

此圖不知何人所作髮勒絲勾鬚眉精細率皆神思意致濟遠幽深大約房杜之流故都無俗韻然人當十八而數之僅得十七缺畧其一意者其許敬宗歟（明眼）夫瀛洲之選久有成數而繪事家亦得臨做春秋意爲乘取人品顧不重哉（味飲生者）

簡貴更有餘情　東川

作書者不言觀書者能探知其意有此玥眼㡯不負彼深心　濟人

題百丐圖

唐六如居士徉狂玩世曲唱蓮花固已現身說法（善讀）又繪爲百丐圖人止五十題其首曰而今半是长而今半是之詩爲贈綠林豪客作也移之於丐將謂半在彼半在此耶抑半丐於白日其半在昏夜（此轉更刻）故莫能盡見之耶然觀此種種或牽犬握蛇弄丸拍板皆挾技以丐則猶自食其力非徒作乞哀狀者人皆見之何光明而磊落也（能當此辨）（有）刻闇明鼎移時金陵百川橋下有乞兒題詩橋柱云三百年來養士朝如何文武盡皆逃綱常留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條赴河以死此其爲丐又何如哉爲語閱者曰恐此中有人未可槩以丐視之也

喜笑怒罵盡成文章　東川

乞丐題詩此事莫須有然妄言妄聽深足解頤滿肚皮不合時宜不妨借題揮發　濟人

跋米元章字卷

米元章天馬賦墨迹一卷頫雲師所攜示者玩其風格整飭縱横眞猶天馬行空踏雲蹴霧驕息萬里矯首長嘶聲傳碧落雖與神龍並駕而徙踪秀爽氣自馴良一洗萬古凡馬空矣〔評樹深致〕願公得此每於山房展玩足當支公神駿弟余僅得一見轉盼失之逐電追風之想不能不時往來於閒宵靜會時也。〔馨有餘情〕

形容處奕奕生動不可方物　澹人

評元章書法即以天馬相形本地風光拈來即是如此慧業人願公當爲付拂　東川

玉茗堂四夢評

四夢皆作於臨川而如出兩手邯鄲如雲展晴空南華之妙境也南柯如水歸幕壑楞嚴之懸解也還魂如鶯惜春殘雁哀月冷離騷之遺緒也紫釵掩冉支離目之無味其初從事於宮商之作乎何殊絶也或謂還魂艶情與邯鄲南柯迥别亦似出於兩手不知作佛生天之旨早攝入於情痴〔纖明通〕一往之中不有日生生死死隨人願乎不有日景上緣想內成因中見乎山僧讀臨去秋波那一轉何可以悟禪能讀還魂而後能讀邯鄲讀南柯也〔妙精〕

以南華楞嚴離騷配擬三書神致允合　澹人

四夢膾炙於人久矣忽黜其一非大詞宗不敢

東川

代花言

春花正開有客橫加攀折花如愁瘁似不能言者因爲假語以乞其憐

請君住手聽我陳辭我爲卉木之微君有仁慈之隱宜知愛物豈可摧殘當識憐香還期滋植念余縱蕋於四序之内止得一時俾爾看花在三春之中不過十日况愁妬雨零落胭脂更慮狂風摧殘粉黛幸逢佳日方舒欲笑之容不遇愁雲始釋含顰之態得佳人以晤對彌覺生香值才子而題詩如能解語護花鈴颺搖空際主人之用愛何深移春檻宛轉庭中游子之怡情奚極何來俗客好損柔姿匪月窟之吳剛似將砍桂豈宋桓之司馬竟欲伐檀帶葉攀來未酬厥志和根折去始厭其心蝴蝶尋芳難覓殘紅於樹底蜻蜓偷眼惟存剩綠在枝頭歎支解其形猶是可忍也悼離分其骨月於汝安乎納此一言雖往者已不可諫收還五指在來者尚猶可追似留劍下之餘生勝積人間之景福

花神有靈應向陸生頻肯爲人言之靈靈其氣如蘭錦城金谷之中各宜大書一通以戒俗客　東川

蝴蝶彈蜘蛛文

探花郎臣蝶稽首言臣聞光天之下共樂嬉遊化日之中同安食息故潛鱗善躍海淵從魚翔羽能飛天空任鳥旣得遂乎並育宜各適其資生胡有以物命作脊梁飲血肯爲酒醴網羅善類喫噬無辜若黑衣郎蜘蛛者包藏禍心翕張毒口工排圖陣巧列空門自矜滿腹經綸其逞遮天伎倆螽斯之羽被其網截而來蜉蝣之衣受彼束縛而去螢雖帶火莫能焚厥窠巢蜂卽有針無所施其擊刺蠅營可惜入咮何嗟蟬噪堪聽投羅足惜蚱蜢豈六足而罔脫蜻蜓具四翼而難逃細之不遺蛾蝶廣之畢收蚊蚋至於臣族尤受其殃適衆香之國中懼界恩之暗佈過錦官之城裡傷羅畢之潛施不幸相逢驚破蘧蘧之夢無端誤觸銷殘栩栩之魂傳粉誰憐貌同何晏含情孰惜魄化韓憑臣近固慮在一身遠實悲夫衆類陳其肆惡訴此沉冤知上帝之好生憫昆蟲之畏死伏乞邁飛鳳詔大肆鷹揚挼伊羅織之條加以併吞之罪絕其依附難復騰空去爾爪牙能無墮地下使食於螻蟻上俾啄於燕鶯庶蠕動之靈皆能咸若化生之物不受傷殘臣非敢越位而言誠出自切膚之痛琥皐花掖身伏青蒲曷任恐惶可勝激切

(皆構) (用字) (巧生意以) (渾成) (有此一篇甚妙) (有之快心) (仍還本色)

竹磬南山波流東海借小物以嘗大憝疾惡如讐可占與時風采 東川

討蠹魚檄

爾蠹魚者實非水族名竊鱗蟲不能變化蛟龍豈得追隨蝌蚪埋頭故紙寄身簡冊之中藏影陳編衕口縹緗之內自謂十三經盡皆詳味不願齊梁且云廿一史無勿貫通何須芻豢厭飫神仙之字咀嚼聖賢之書欲擬鞠通思成脉望按之已破萬卷卬之不識一丁（雅○言）致世疑胸羅錦繡者純盜虛聲腹飽珠璣者全無實用菲我儒衕由伊鼎階罔懼辟以芸香尚復躡於玉軸益滋蚕食逾肆狼飡啟

篋傷心傾囊指爰如呈汲冢竭殘帝典王謨似出焚炊零落周情孔思竟無全帙（妙○句）幾鮮完膚楊子雲聆失其奇無從問矣蔡中郎潛亾其秘何所資哉罪踰害稼之螟惡勝嚙人之鰐（箴○情○風○雲）是用命文壇之元帥統筆陣之雄師境掃百城車攻五乘選鋒而出磨礪以須搜其醜類屯於硯石之田搗彼窠巢灌以墨池之水殲瑣瑣之形於三寸之穎頭微微之（深○處○得○妙）命於三酉之山若能率所部而遁跡稗官庶得免加誅而獻俘柱下

孔璋賓王得此鼎足東川

蠹魚窮矣仍以他一條出路處置得宜文人之思仁者之衕[illegible]人

畀吏部竊隣釀判

酒宿垂天須識天猶愛飲醴泉出地宜知地亦沉酣無量宣尼嘗論誌美千鍾堯帝唐史垂休但須酌自沽來豈可往而竊取今按畢卓性躭竹葉渴慕蒲萄以著省之尚書愛青州之從事隣甕釀熟鑽穴三偷車下涎流穿墉一醉長安市上忌日出而高眠中山酒家任風吹而不醒雖為韻事實玷官箴難藉口不亂之辭試以酒而攻酒再加罰無算之爵仍將醒以解酲不知吏部能當此罰否

如此判案吏部必稱明允 束川

謝幼輿折齒判

從來名士必悅傾城須待佳人自憐才子便下斷語惟逢卓女可挑以綠綺之絃若遇羅敷難動以黃金之誘何為越禮致取撓脣妙今按謝鯤與狂似火膽大如天本緣癖類登徒竊附人同宋玉匪旋宮之誤入組織工雅强問支機豈織女之相期竟思潛渡許留舌在幾使唇亾狗竇新開用戒爾無齒之恥孤梁速去毋蹈彼宣淫之行態諧不虐

損一齒亦足以伏其辜矣不復重科為當 濟人

王武子鑽李判

月中珍寶且許分甘天上瓊枝尚容移種何樹頭之朱李視作明珠擬海外之交梨惜同美玉居奇愛獨他植深防（今按王戎）夙躭錢癖似飲貪泉不加一罪案弟當子夜而持籌又復向陽春而鑽核殺機暗用隱如代彼桃僵生意潛消儼若蛀猶蠹食事雖可笑心甚堪誅（當亦情阮意中所欲）豈宜身與七賢傷晉人之風味是用法加三尺增老圃之科條

鑽李之罪將何比例請質之名法之家　澹人

斥在七賢之外此罪難當　東川

石季倫殺美人判

衆香國裡須識憐香積玉圃中宜知惜玉禍因亾國方棠小白之懸咎在傾城始受扁舟之覆何將花蒞視作草菅（今按石崇）酒行軍法威攝歌姬不能勸盡三盃（何苦）即便輕尋一劍誅殘翠黛空生丞相之悲戮慘朱顏難強將軍之飲（醜詩語甚當）美人無罪太尉何心墜下綠珠漫說風流原解歸同白首須知果報無訛

季倫一身未足償衆美人之報爰書寬矣　東川

完配

王韓陳卿夙締瓜葛之親遂訂朱陳之好且憑蹇修納米十斛天齡二細方藐焉襁褓已居然佳兒佳婿今且頎而長矣壻家中落婦翁遂有悔心雖摽梅未賦蕭郎尚作路人而載咏夭桃紅絲豈可中斷本縣捐俸四金以助香奩俾村姑田舍郎合巹公堂之上兩家曲直平分俱邀寬政好事者或傳爲佳話不可謂非兒女之幸也免供存案

此真佳話然僅惠政之一班 澹人

鬼婆

江邑尚鬼鬼婆以鬼惑民之尤者也本縣於二月二十夜巡夜至南城僻巷見一嫗携燈而至詢之知爲李媽蓋鬼婆而視鬼歸來者也語之曰余獄中多厲爾盍爲我視明日詢之曰無見也又語之曰豈爾術未精乎盍盡報爾類名有某某者悉語之曰余獄中多厲爾盍爲我視明日各詢之僉曰無見也於是大集市人詢諸嫗何爲若此僉曰不過假鬼愚人以資糊口計耳乃褰其首撲其夫勒令改業今而後亦可以知其鬼不靈不必驚佁有而媚若赦矣仍榜示以曉群蚩

西門豹復見於今日 東川

北墅緒言五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陸次雲撰是集皆所作雜文而俳諧游戲之篇居其大半葢尤侗西堂雜俎之流世所謂才子之文也

耐俗軒詩鈔五卷

〔清〕申頲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七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耐俗軒詩集三卷》提要

耐俗軒詩鈔序

夏君範卿宰永年編錄申敬立先生詩使予門人胡景桂校而刊之既成屬予爲之序是集之得失與編錄校刊之原始範卿既詳識矣予讀集中諸詩遂覺則識解雋感物則體察精遣意則寄託遠大鵬鳳凰兩詠則節概超絕殷仲淑送路徵君諸詩則表揚忠孝里吏保馬詩以人存即以詩論亦不朽之作也郡邑之中必有一二世家以存文獻

而維風教於永年之申與柏鄉之魏簪紱兩朝族望甲於鄉里而節義文章彪炳先後繼南学者皆仰景行焉申氏自端愍以下诗文集及所著書採入四庫者甚衆閱時既久或佚不傳先生诗有云里巷通悲歌後先緒蕭索此固消長之理之常而故家遺俗流风餘韻之存知官師所宜加意者範卿之甄録是集其属望於申氏因以及邑人之觀感用意固良篤哉光緒七年八月朔日貴筑黄彭年序

耐俗軒詩鈔卷一

永年申頲敬立著　江陰夏詒鈺編錄

大鵬詠

阮宣子大鵬贊李太白陋之因作大鵬賦一篇以示宏達余以為莊生之奇能造大鵬而斥鷃竊笑意旨已陋蟓生甕中不可語天蜉蝣旦暮不可語歲彼斥鷃之倫翩翩自足正以間見不出藩籬外耳亦烏知有垂翼之翼扶搖九萬而竊竊然笑其大哉太白仍襲其旨狂士然乎至云獵釣之徒投竿失㸌仰之長吁棄擬如此抑更陋矣夫智超天

地之外始可談天身出萬物之上始可觀物余欲身跨鵬背驅策如馬盡逍遥之懷極宏達之觀此一作也可謂誕於莊生狂於太白崎嶇歷落可笑人也

蒙莊賦逍遥北溟生胸臆奇氣化為鵬扶遥渺入極寰中小世界誰覩垂雲翼我欲乘其背不使六月息迴翔與天處俯仰周萬億戯擲一羽墜壼屈人間力庶幾服愚頑汞絕戈與弋氣噓陰陽轉雨暘無忒忒超蹴山海平天下無傾仄兩爪握雙曜歲序無催逼我乃驅之游逍遥玩物色浩蕩無古今會何辨畛域

鳳凰詠

偶閱類函載歷代詠鳳詩十餘家大都描形寫態無殊凡鳥邇惟寄興不遂恒情若刪去梧桐竹實阿閣來儀等字幾於不識為鳳余甚惑焉因擬此篇非敢與古人抵牾也麐鳳比德至聖自不可託志卑猥耳

鳳凰不出世徘徊念九州必逢舜與文始肯一來游寥寥三代後無足當其求抱瑞層霄上下惘江河流孔子老刪述麒麐掩荒邱何關鳳德衰祇為天地變

箕亭坐月

月滿沙溪白流光搖竹樹逍遥晚鐘鳴聲落幽吟處尚有耦耕人煙中聞笑語

鄭子勉胡遜谷兩先生路徵吾姑丈晚酌小園

秋氣靜游氛頽陽下山隅一綫漏疎林明我林中襦雖無滿座客一二皆名儒比閭相往還豁達高義舒摘蔬充盤餚開樽當前除涼颸起林竹暝色歸巢烏微飲不及醉短歌聊相娛仰視遼天光瑩瑩月照襦

初冬過胡遜谷先生

三月不過君恍如隔三歲扣門手自開延入門還閉木葉黃未脫簷鳥鳴初霽君齒何時堅握手驚欲涕薄俗失炎

賢躋蹬成衰斂入山苦未能豈免塵緣縈新穀獲幾何長
孫就傅未館粥尚不充逋負償何計老境雖日艱新詩詠
愈細伏几兩悠然茶煙起竹際

西巖小樂落成怪郡中知交不至

孤村隱長堤高下居人住溪水走其傍兼葭倚微路塔影
下中流窈窕遠帆沒宛在巖之阿棲隱此其處曲折引柴
扉開軒就古樹經營十載間取足稱雅素登高亦有臺薛
蘿亦有圃移來花果栽一一遍森雨開襟對圖書高枕臥
藜藿籬根通稻田窗陰宿鷗鷺隣翁發此興農暇時來傾
科跣快晚風譚笑忘遠步遊遠眺郡城若若但煙霧笑問

塵中客何不一來晤

甯公元耆諸先生過我西巖

城郭乡悠尤屏跡西巖里躬耕有薄田田夫足役使違峪
當戶曬圖書羅素几夜食無外營餘粮到雞犬長與皆氣
清蟬韓聒吾耳荷鋤往東皋草露沾芒屨遙望白雲流日
色散浴螢忽聞車馬聲漸入垂楊裏光輝滿路衢近村喧
稚子將謂適誰門乃至吾廬止罷鋤且歸來一笑盡知己
相思勞魂夢握手有餘喜入門各脫帽茶甌手自理小童
溪上回荷葉裹鮮鯉烹鯉佐午餐沽酒向遠市箕踞各賢
中疏頑真無似雜亂語言多終不及臧否西山薄暮催照

我輩離柴望遠登長堤著花見城雉君輩各有營豈能久
留此蓮花折相贈持歸嗅其蕊僕夫整車待馬嘶相顧起
欲去更徘徊似念巢居士繚繞隔疏林猶復屢回視羣烏
噪荒林孤煙生溪水幽獨還復然柴門自徙倚

紀殷仲泓事四十韻

雜澤有諸生殷淵字仲泓其父鎮興安是爲大陸公（名太自字
大陸道御史）關南戰守兼惠養頗足慰兵凶嗣昌出視師剝削以
自豐三日軍無食群怒集負□借公減眾口竟以軍法從
淵乃大悲憤叩閽濱宸聽帝怒撓軍機欲誅憐幼沖赦歸
益自奮誓同仇入胸乃與其兄岳晦跡混樵農及聞嗣昌

死瞋目叱蒼穹賊不齧吾刃沒齒恨難終淵力猛如虎淵
才矯如龍痛父復慨國恨世無英雄破產集義勇移檄會
諸戎當時稱大帥蟒玉荷恩隆養賊以自固愚怯羞兒童
遂使失天險長驅太行東腥氣徧畿輔千里烟氣紅聞有
鼎湖泣奮袂思遺弓揮岳將母去避亂獅子峰淵乃倡大
義哭廟會黌宮遂此擒僞官（聞賊之官）鼓進討元兇有犬哭牽
衣長嚎淒以恫淵時亦心動眾志何怨怨是時肘腋間成
與賊眾逼當淵哭廟時賊騎已環攻從人皆奔散隻身攖
其鋒雙鍔縱莫當斬刈如蒿蓬苦戰無聲援圍合復數重
仰呼天亡我誰收再造功身被十餘創日昏歎力窮遂爲

賊所獲棄屍泮池中犬乃逐烏鳶偃死衛其尸亂定收遺骸兼為義犬封余每聞岳言慷慨仰英風求死孝不得乃竟死以忠捐軀在布衣姓字誰見崇美新徒有揚長樂徒有馮請看義士犬能不慚儀容

雨後登郡城南樓

端居忽不樂起登城南樓高敞縱人志恍欲凌虛游是時雨初晴萬象含清幽雲日互出沒雷聲轉遙邱溼田滿谿色蒸氣如烟流此中清泰久城郭居人周闤阓萬戶入市聲喧不休獨立四眺望望遠無朋儔天風吹我衣穆然如高秋浩蕩忽興感黃粱事有不啻呼馬服君明滅山峰稠

趙奢冢在紫山頂故又名馬服山侘傺欄干熱抗懷延冥搜窈窕長陡外淡光樹杪浮指顧毛遂冢縱橫亂禾疇惜哉君自薦足為好士羞脫穎聊一試壯懷豈盡酬重泉不可作風俗日淪媮回薄有餘恨英魂激暮愁念茲千載人頗盡身世由俯仰忘機括極目天悠悠

小園社集限偕字十韻

幽居頗自適況與君輩偕有時各歸家旦夕亦苦乖閒暇輒相聚共飲小園佳繞籬竹樹稠好鳥鳴空階飲餘隨時具科跣共一齋翻書晰疑義譚論間詠諧貧賤何足言丈夫事無涯莫論老與少但須同好懷肉食古所鄙名高為衆排獨此疏散意可以善形骸

永年八景

十里荷花

吾永在畿南僻小遠衢衢雖無多名勝水花近可娛滏水西南來引注城東隅是名為老灘瀰漫儼大湖出灘四分布繚繞遍城渠渠闊十二丈周環十里餘垂楊夾岸濃桃李相扶疎春雨添綠波紫筍折新蘆夏秋芙蕖開爛熳殢霞鋪隔城聞馥郁出城踐香蒲沿渠步細堰一綫徑盤紆回合城門橋車馬香中趨蒼蒼曠無際蒹葭滿郊郭水鳥不避人飛鳴繞衣裾行行鬧巷犬依依負郭居網晒月氣

腥菱芡侵比閭砧喧浣女伴孳生鵝鴨雛圖圖水雲中風光四面俱南臨準提菴敞豁好規模西郭桃花館笙歌雜艷姝逶遲北城陰臺閣枕空虛詩題滿素壁蟬聯過高車桔槔數畝園逸人東郭廬張復輿先生居曲折遊難遍選勝各分徒帘亭隨處有壺乾酒易沽徙倚拂花露碧筒代盃盂採泥起雪藕引釣上金魚漠漠長林外大堤雲模糊刷抱如崇岡歷落辨村墟遙眺遠山嵐明滅時有無風迴荷氣遠日落淡光殊霧靄擁城起投棲亂烏呼朦朧見戍樓殘霞耀鉛朱恍如滄海上蜃氣幻須臾暝色扶醉歸惆悵隔闉闍

千畦稻浦

永年水有三滏洺及衛漳洺水旱易涸山雨輙汪洋漳水不受渠遷徙難隄防高岸滙成谷深谷蹙成岡二水所經行百里粱秈植仁哉此滏水安流順橋梁發源神麕山逆漕助運航來往通舟楫貿易便農商網釣魚蝦肥利用蓋溥長隔堤引溜入遶環衛城臨餘分溉稻浦水聲百頃涼芊芊秋稻齊風動碧浪浪菱荷相雜生逐處散芬芳浸潤夏秋間亢旱不爲殃烟中聞欸乃近人鷗鷺翔曲折踏青泥衣履沐幽光日照林霧開雞犬鳴村莊門各横板橋浣女閒垂楊迤邐雲水秀宛在江南鄉夙聞滏雨岸斥鹵乏

耕桑維明嘉靖中高侯（名汝行 太原人）始開荒建閘隨地勢指掌授圖頁遂令不毛地永爲魚米塲霞散紅鮮美匙翻玉粒香隣封相則傚侯實爲首倡始知賢郡守不獨善一方里人嚴祠廟紀德滏水傍至今秋菰熟未薦不敢嘗水流日湯湯厥功何時忘

奎閣淩雲

郡城東南隅奎閣遏蒼穹八牕洞然開縈迤駕長風萬象低履舄枝撑摇心胸駭惑見龍象怒立當虛空豈有文明司而同魑魅容荒唐自古昔相沿誰能攻地近屢聘眺縱目四極通行山氣常紫漳滏流淙淙遥映借文輝晝夜現

晴虹皇天垂象訓大哉亘古宗二曜互動盪星爍東井巾縱横成經緯列宿相玲瓏未必神麻力但以助雕蟲里人紛禱祀侈言甲第崇豈如勤德業視息無慚衷百祥扶正直鴻業歸英雄瑣瑣得失端神其任咎功再拜伸微願惻惻黎元窮奎亦司水澤何不拯旱凶更激江海濤傾瀉排崆峒洗兵滌宇宙復使車書同君子慰亨運風俗還朴忠不願私吾邑敢求私我窮懍懍鬼神聽此願應我從厥中遡無應烟塵浩濛濛

龍潭飛雨

聞昔有烏龍鼓怒撼城闕洪荒怨歸斂平原現深窟郡郭

盤高堤至今愁衝決蛟怪躭奇險攢聚爭倏忽跳沫積昏晦烟中鬪叱咄波瀾黑的皪鱗鬣蕩驚哭兀浴日毒霧黃飛鳥不能越魚鱉做天頑孳孳任出沒非無網與罟不敢輕磨哭亢旱井泉枯終不減浩渟昔傳異人言有源通溟渤往往陰雲天雷雨此中發急電閃驚濤鱗爪辨恍惚一氣引鴻濛坤維宣鬱勃顏岸林木偃流汗草徑滑或見夜深時龍女出弄月清風纔舉羽霧菲烟黃鉞怪誕駭鄉愚建廟修誠謁泥偶森雜亂獰狰露筋骨對之白晝寒悚惕動毛髮歲時走士庶報賽陳肥牖徒介快陰欲滑肆鯨魚啟血食不作福水旱猶含猝富者無倉箱貧者乏糠覈不悟

事非宜但咎誠未竭我無神禹鎖蠶疑安可伐

冉塋古蹟

古稱燕趙間實產豪傑姿何遂無一人名附洙泗垂豈其
尙技擊不知儒可師惜哉魯中叟臨河感涕歸遂令慷慨
地終不被榮施我行瓜井村欵得冉子祠祠後高丘壟柏
柏蔭豐碑蕭然拜舞間反覆書上辭明明死于鄆遺塚何
在斯咨詢向父老言論多支離我聞孟津野亦有公墳基
疑信既無徵安可憑臆推且欣千載下聞風仰遺規廟貌
怵心神瞻對儼在茲卓矣孔門徒耆哭齊巍巍公列四科
首言行無可稽特以斯疾嘆常令學者思始知太上德無

煩表見奇聲靈感百王配享儼威儀世道有隆污俎豆莫
或虧如何崇典禮斯文日磷緇皇皇聖人訓徒為梯祿貲
致使青衿士雕蟲廢修為吁嗟名利厖烈于烝火危德行
非絕學繼者今有誰感激墟落中碧瓦耀朝曦履迎適如
何我胡增潸洟

毛塚高風

毛公爽豁士所向無危疑奇才不在眾得一足以威泛愛
失斯人變起空籌咨公若不自為發士徒爾為自薦豈忘
慚功名貴乘時可憐碌碌者空隨秋草萎公名留天壤公
塚長在茲長堤繞西南其北面城池其東車馬道其中長
蒿藜蘆荻烟寞寞古木叫梟鴟至今來英風沙聲颯踏吹
逝者不可作憑弔想威儀不信脫穎後更無再見奇得非
史遺失千載誰能追含嘆苦莫伸頻為澆酒巵昨走邯鄲
中曾謁平原祠相如及李牧亦尙有墳基精靈儼未散炯
炯回霜暉幽顯理雖隔誠感若可期我欲邀公魂共往結
心知聽紫青不改瀰溢流如斯誰謂燕趙間今之英雄姿
獨立荆榛久四顧使心悲

聽山聳翠

太行蜿蜒來鬱勃氣難止崿然躍衆丘礧砢無綱紀聽山
蟠其衝秀絕白雲擬神棟樓嚴腰飛橋欹凋猪勢逐狗兔

盤霞蒸紅紫起狗兔紅紫山名攢攣相背向隱映發奇理平岡吞
亂流沙田石齒齒穴土成村隣樹杪聞雞豕所向謐山谿
崢嶸遠能已安知數里還欵見臨洺市洺西山如尖洺東
地如砥從此到郡中沃野五十里嘯叫發嘯開登城展眺
覘西北疑無天目際但嵯峨千峰競夕陽近者聰與紫依
稀往所歷泉聲若在耳重遊苦蹉跎獨立空徙倚古有馬
服君羽化西山裡開闔一氣中不辨何者是吼吼晴風垂
幽光照城雉閃爍眾態殊頃刻不相似指點耕雲生吹面
淡如水舉頭謝山靈對君增愧恥低頭入市闤甘逐塵埃
子

滏水流虹

我曾尋滏源逆溯到磁州步屧凌神嶠曠望延寘撈亂泉
盤巖根衝激吼群牛未勞神禹功天然向東流百里過吾
衺紆抱東南陬兼欣遊覽勝非獨濯溉周去城不五里坦
步頗自由雨雪各有觀晴明豁心眸遠瀾乍明滅宿霧斂
平疇渺渺赤日高隨流轉行舟光輝泛物色群動含清幽
顛倒長林影蕩漾波中浮玲瓏夾岸間園樹何脩脩興來
不擇主隨意恣夷猶所向成傾倒絲歌醉酒甌時臨招提
境時混農樵儔徙倚天水光高下濺星球晴蜺一以吹撥
面翻龍蚪灔灔石橋彩回照大堤頭晃朗見輪蹄隱現荻

蘆洲比村蔬圃接香馥菜花稠處處聞轆轤時時聽漁謳
曬罾傍西匯流虹爛不收長影入窈窕水鳥去悠悠仰見
碧雲來下與浪花蹂著茫生滅間拘促感蜉蝣娟娟對弓
鐘風滿晚氣秋明霞忽闇淡皎月吐城樓君看園林主誰
復百年留慚愧西來水風光日無休

遣意

古禮辨親疏人情分族類有過當面責何忍恣背議伏自
念愆尤非汨昧所致魍魅生几席豈余能周備怪君不聽
察徒快流俗忌區區欲自明翻恐遭訕誶親朋雖滿座嘷
沓各自媚誰肯施一言為我展情義丈夫有本懷非敢矯
厓異守己雖見憎神明庶無愧瓶罄罍之恥木剝乘安倚
賢聖于尊卑常使有餘地中心苟乖離面目亦覺僞訑訑
而笑語哲者為憂惴
抱膝望天地豁達長風吹忘情任幽獨甘與世參差感君
拳拳意把臂訂心期最力効微勸箴訓剴恩思右方管管
絕貧之仰余資謂可相終始縮脉不相欺漸看君意別索
窮異鑿時我自種黍稷君乃種蒺藜蒺藜在君懷犁鋤安
能施低回揀書篋強半唱和詩念此前日好未忍即乖離
吐心存君掌有何不可窺掌覆自背君展轉成猜疑雙錮
雌雄龍報恩知向誰所以英雄人必俟英雄知

冬日西巖

嚴冬天地閉收穫報登倉偶乘風日霽過我西巖莊牛毛
寒蒙茸餂犢臥斜陽開門殘雪在瓦雀翔空堂肩人速掃
除熾薪溫我裳展席呼其兒奔走供壺觴雖非豭豕年里
閭慶小康敲冰出鮮鯉晚炊薦黃粱獨酌易成醉畏冷懶
登牀隔籬招鄰叟依依話夜長虛牖逼前溪爽犬吠燈光
始知疏散意所遇成羲皇

雨

自從四月雨金石鑠驕陽百蠶慘不舒極目沙塵黃川澤
亦乾裂況彼禾稼場去年傷霧霖今乃罹旱殃雩鼓日喧

聞眞龍竟渺茫八月行已盡晨起高雲涼秋氣漸清澀歡
聲細雨傍階土未霑濡赤日旋舒光親友偶相值含淒各
徬徨千錢易斗米百錢易斗糠糠且不足流離道相望
遑近理或齊樂土竟何鄉父老仰面啼展轉死空腸空腸
死則已于何辦稅糧饑饉亂所叢撫恤思循良鞭恐與焚
迅此事終荒唐請先輕徭稅整躬存紀綱不思召沴源遊
可怨穹蒼咄嗟彼司牧何以謝皇王

送路徵吾姑丈江南省募迎兄四首

煤山王氣歇天地盡烟氛殿陛存江左社稷未全湮豈少
諸大帥蟒玉圍腰身爵鎮終負唐列侯竟蹄泰爾時君先

公淮漕正撫巡捐軀先皇帝忠義激軍民出奇時制勝朝
野著經綸賊黨與賊壓斂跡避風神保淮一丸泥方略屢
上陳天子爲嘉嘆欽哉鎖鑰臣功成盟帶礪溫旨答忠勤
孤標忤權貴乃爲阮馬嗔矯詔奪公節大才不克伸遂教
半壁失東南化青燐是時少師史控兵維揚拌苦之猖馭
畧鞠躬徒忠酷表奏公爲副借箸共高勲吁嗟旋失利將
星中夜淪公乃棄家室跳身入鄭軍踴躍厲其氣痛哭速
宵晨偵騎如星流勍敵薄城闉三鼓士不進倒戈無反輪
公知不可爲孤舟盪海垠尚思一得當仰答君父仁感憤
結成疾此志空悲辛強起具袍笏顧罪向北宸乃與舟子
言爲我語家人棄此分所要毋歸故鄉墳言罷遂長逝汀

山氣嶙峋維君遵遺言卜地太湖濱鬱鬱松楸高風雨三
十春

君歸理舊業君兄留洞庭峭壁三千尺潛怪幻晶熒此中
藏萬戶風俗競奇巖咄嗟舊王孫羈孤誰見矜夢回聽四
壁蕭條無經營敝衣恆不完充腸藜藿羹朝泉汲山日夜
爇帶霜星歲月亦已多兒孫俱長成讀書與婚嫁憂思彌
縱橫老態近種種復爲疾病嬰君曾數寄書勸歸語丁寧
答云歸誠好伊誰守父塋悵惘集君懷每言淚泫并我聞
起再拜肅然恭敬生主道忘情欲殉亦大家聲千秋西山

薇忠孝有同情

惻惻復惻惻君思洞庭濱行期屆屢改出門今始眞妻子
牽衣啼憂君衰病身林壑廻春姿驪歌發清晨親友走相
送紫陌飛埃塵握手俱淒惻留行語諄諄烽燧滿天地間
君行何因君意獨晏然酌酒勸衆人但盡目前歡勿爲兒
女仁故鄉雖云樂詎可忘天倫夢繞先公塚心懸長兄貧
安居就晏樂坐見鬢髮銀常恐草木萎抱恨不得伸歸依
父兄處萬里等比隣況余少壯時竄身戈馬塵但行胸
臆夷險付高旻珍重視朋息反令傷老神間言皆欺服滿
斟奠車輪安穩送君去努力勿逡巡

屐指記君程五日黃河渡旬日下臨淮七日過瓜步五日臨閶門湖光引烟樹春風花草香邐迤洞庭路歷歷舊遊蹤新人多於故荒穨認舊廬齒髮驚衰暮君姪昔未婚姪孫今已娶歲序幾變更艱難一展瘞親葬吳越郊子家燕趙圖去留俱參差何時安窀穸遺命誠當遵人事有順忤莫若遂返柩歸與祖塋祔情理權其宜幽顯均康豫柩旣不能還兄必不反頎相聚暫相歡相別反增慼佇待君歸來庭槐花應吐

耐俗軒詩鈔卷二

永年申頲敬立著　江陰夏詒鈺編錄

過劉竺南先生高齋

所以常相訪非關居咫尺愛君古直人近之庶有益門外車馬喧庭中饒竹柏有言固欣然靜對情以適開樽瞋色低微風生肘腋令子抱書歸靑緗羅廣額向余欣拜揖應答何明晝對茲渥洼兒流慶看爲奕明月下高林疎影浮素壁言喧棲鳥翔意恐遭彈射寘行莫循牆隄防觸毒螫蚊蝱拂面來其勢更充斥擾擾爭奪中何處寄肝膈孤立良獨難停盃重嘆息

晚涼酌對妻孥

盛夏炎旱天日毒瓦石碎洒掃自偃息一月不冠帶落日過驟雨瀟洒蘇病肺悶心忽及洒歸家相聚會竹樹動微風滴露響荷蓋朱欄列茉莉隔簾吹幽馥揮扇厭蚊蚋垂燭向窗外搖影亂碧紗幃幙翻明霤呼婢羅盤餐薄酌靜相對䝰綦豪傑爲遂疎兒女輩所向旣無成始慶室家泰比肩兩嬌女朱絲絡文貝乳保抱持來望筵索果餈瓜李間雜陳雞鴨魚肉膾細君暗掩藏雛食恐爲害雛覺故索餐嗔喝聲猛大誰能卽遣責翻覺啼可愛抱慰出果餌笑生啼哭內心知父母歡乃復嬌頑最爭抱舊襟裂承歡過

無賴道字苦不正喃喃任天籟我醉耐此喧几席同狼狽
女好終非男天性斯保艾娛情正此時成長乃多艱

過柟姪新齋

柟姪書室在城西南隅地形高下如嶹壑曲樹
幽軒歷落烟水葭柳中茅屋數家參差掩映宛
然山林風致叉窗陰接城樓可共登眺山光野
色無不周覽余甚樂之每過臨輒竟日忘返柟
出數卷求言余曰僻地雖隘收羅甚闊得因之
道焉郎事遣辭成一百二十八句家君云可代
叙記亦千館端題五言律二首諸公咏歌相繼
棄書之卷紙遂盡云

志無可表見空言亦徒哆比年皆默默壯心苦無倚憂來
念吾宗城隅寄幽趾市喧隔溪光細徑曲迤邐柳陰三五
家參差共烟水隨流將百轉到門無半里阿咸知我來先
期煮若竢矚明天宇清灑然消塵滓坐我問所須殷勤隨
意旨中堂羅圖書南軒施床第豁達來遠風離根響葭葦
夙怪郡邑窄無地展遊屐此地亦嘗過縱橫亂雜豕欲攜
苦無貲清絕今如是萬家雲氣中不信在城市景幽心易
逸樂極感流㬉爾柟四十一有弟貲肩比相與承家學攜
策干祿仕等夷多貴盛寂寞今尚爾吾家忠孝家聲載

汗史士苟能自立不盡以貂珥多謫充聞見蔑交謝譽毀
週合信有天進修豈外已德在否亦榮困或生泰理爾翁
苦好學蹭蹬成隱逸所願見爾曹奮迅繼歸軌贊以時不
利爛熳自廢弛弱齡我何知為長良足耻過臨不辭頻兄
茲盧室邈毋為行㘴拘砥礪庶有裨留連步階除突兀見
城雉舊自有蒨蒨玉粒鮮纍纍亦有安石榴亦有蘋與杞
秋至實已齊蜂猶喧敗藥桐竹有清音余閑可分徙池宜
種芙蓉明年須記此點綴雖未畢天然固足喜展席供嘗
羞劇談破庸鄙朴素儒風存何必有華綺何必有粱肉入
饌畦蔬美舊醅味更醋一腥有乾鯉家貧乏僕從子孫備
驅使門庭無乖氣怡然見綱紀人情鶩聲援廣結忘端委
磬折簪組間談讌伏戈矢天屬古所敦相逈如得指起坐
無嫌猜樂與竟日齒郡樓頹返照丹黃沉波底水樹滿玲
瓏曈曈光華起隨風散龍蛇欻翻動窗几高臥一床間倏
忽改聽視振衣逸興生登高覽遙峙聰紫接太行峰巒臨
崵嵫山氣變明霞下映阡陌紫微傳秔稻香歲功收穫始
四海多饑荒江湖方戰壘吾邑適無虞人各慶寧止田宅
相徹鬬丹碧琳宮聳俯看此一隅人家獨阜康烏喧暮色
中大吹秋聲裡繚繞炊烟生亂雲相披靡月出夜色空宵
鐘近聒耳相對還復酌為樂亦良侈外此豈無樂其樂非

所擬

瘞馬

廐中馬數匹爾質爲最駑論功勞逆間爾生獨勤伽田園有耕作良邦爾崎嶇我家有營造土木爾運輸爾爲我眷穀爾爲我駕車親朋有緩急時復應其需努力爲向前曾不勞鞭呼年深筋力盡百病攢爾軀草豆嚼不盡骼突毛焦枯迎風酸淚落卧地日將晡廐人揚目屬驅策强步趨爾雖不能言中心豈遽誣我急將醫來猶冀爾病蘇見我發悲鳴聲斷竟長徂銜轡猶挂壁同群嘶囂匆顧視糞土中寘頑寔可呼家人鶩微利暗許屠夫人情感故物豈

以微賤殊勞多未可酬安忍生覬覦叱使還屠錢舁向城南隅化紙送爾魂掘土掩爾屍尊盡仍化人此理固浮屠擾擾夢幻中生死無停樞獨立蒼茫久荒林起噪烏

胡遜谷先生作戒殺文頗來譏誚爲廣其說以折之

丈夫遠大志食不羞菜根取足但果腹過此何多營萬錢不下箸徒爲識者矜從來驕奢人俱由貪所成飲恕爲輕肥坐見禍害縈奈何當代士口腹尙縱橫黄白委泥沙取快一時稱一姓舉婚姻庖廚萬命傾一兒生彌月闔巷士日腥尋常晏會間亦必品味盈雞豚雖效體不爲樽俎縈淫求滋討求瑣細難具名旣飽還蕭索厭去飫蛆蠅遂含

射利徒走險害有形屠沽夜殿殺剸無時停網羅遍水陸山川無時寧人利物何辜慘氣逆蒼穹故人胡大子讀書志氣清愉以養慈祥堪垂百代程人反詬其惑所以僞老名謂天繁種類資用佐宰烹吁嗟爲此言幽明質其聽仔天以縱欲毋乃不可懲神禹菲飲食孟子訓閭巷安可謂聖賢亦惑因果情豺虎甘人肉不食意不平安可謂造物人因豺虎生

贈表弟路延彥

我姑三男兒長者尤穎叔九齡通詩書十二服成筍十五列黌宮欲拔文壇幟爾稱表從閒逐藻眞出類從余遊京

華時方十九歲余課中副車爾乃攀蟾桂自是我學殊非爾時獨利屢視所爲文雄闊豁心滯余痼長六年對爾忽自廢術不以我愚鹵心納論議春花有秋實璞玉思成器經術自有源辭章非根蒂爾祖文貞公爲我祖深契其立懷宗朝慷慨危疑際我祖在銓曹爾祖當言位白簡陳雄辭浩氣鬱經濟三劾宜興相個仆略無避章疏多留中時或譴呵至炯炯目皆裂格天語彌摯權貴懼風威出建淮漕使三月足餉糧三月起凋弊白日纏妖氛孛逼紫微墜我祖從社稷身騎箕尾逝寄語囑爾祖莫以死自慰爲王屏翰臣保聚東南地君須爲其難我已爲其易爾祖哭廟

餘踴躍起自誓義勇集民兵威折跋扈勢賊黨望江逃殺
獲不可記福邸承大統論功屢褒異爾祖欲表請糾合各
藩鈌截河一大剡戮力報先帝吁嗟漢運終秉鈞猶奸媚
竟奪爾祖爵半壁遂虛寄貫恨滿乾坤千載爲流涕爾翁
及爾伯軒豁富才智少時從爾祖勳名各自致時移甘淪
落大矣採薇義山川世己成誰諒求仁志是非任衆口隱
忍就衰敝至今風雨中痛哭入夢寐所願子姪賢仍以韜
晦繼寧知嚴冬後萬物競榮翠從來節烈餘食報在後世
天之所欲與精華誰能閼勗哉爾昆弟不忠不富貴願爾
富貴時不負忠孝裔

觸言五首

遥騣日千里駑駘無百途奔馳同逐逐誰從辨賢愚致遠
戒勿速安車自徐徐雖無先登能庶免顛蹶虞

高賢衣百結大聖自飯疏衣食固不足中心樂有餘富貴
競奢豪美勝列華居珍錯滿賓筵絲竹間笙竽躊躇不下
箸意色鬱難舒乃知天地心分此貧富途非以困豪傑正
用辨賢愚

人命非金石戕伐何其酷竟日勞經營日落繼以燭形勞
鬚髮枯思苦神魂辱豈不念閒暇所願尚未足厥足知何
時蓋棺以相勗

山林韋布士心慕簪纓榮朝廷貂珥客而羨泉石清人心
喜更端常覺所履輕不知天地間何者快其情耕人望沾
濡行侶悵泥濘易地以爲處怨咨嘗復生造化本無私物
理難爲平大哉聖人道俯仰與時行

大道紆而坦小道徑而危始事失審度萬里總參差名利
繫人心行險不言疲明爲人所指暗有鬼神窺意急慮翻
拙福至禍亦隨躊躇歧路間欲退日已遲君子愼趨向智
士晰毫釐

胡以道先生增築毛遂塚黃公以詩請且謀建碑慨
然有作

周室既板蕩群雄樹恩私維時四公子各以好士推平原
有毛生三年竟不知激昂前自負衆目猶相嗤盛氣無全
楚叱咤懾辭碌碌十九人至此方低眉知己良獨難志
士恒苦悲懷奇不一試誰能鑒襟期吠聲古已然風尚今
愈卑黃金走公卿士庶競刀錐苟非利與名凡百不肯爲
孤墳空在此寂寂無人窺風雨頽欲平荆榛穴狐狸胡君
老且狂動卽爲世疵乃獨懷高誼荷鍤涉荒陂隆然成高
邱足令過者思安見一事誠不救風澆漓故人賢黃公寔
與共籌咨無可寵胡君請余贈以詩余聞與慨歎往謁酹
酒卮落日動郊樹閃爍見英姿明明幽冥理精魂信在茲

欲祠延血食苦乏創建資因與黄公謀且爲樹豐碑興起
有同情人應樂助施安可令胡君闡幽獨揚奇

閱甯元著詩畢漫賦復命

小子承家學趨庭篤舊緒餘力爲詩歌怡情不期傳謬爲
先生許詩成屬丹鉛此道不易知拜命心忪忪因思聲音
微古用格帝天彼豈有多才性情眞使然情繫性斯傷幽
咽類風蟬藻盛情斯隱外華中鮮堅性情人自具不隨氣
運遷濟南及竟陵調殊趨各偏新聲易移人爭趨等逝川
既久思奮臂仍不離垂涎作者自啼笑風化杳無關里謠
載國風大聖爲與觀會是士夫作反令里巷憐衣冠飾優

孟詩衰以依沿云何從法守體格遵古詮云何見性靈義
理立於先我玩先生作頗不墮雲烟英英恩自見浩氣滿
孤騫學益惜未充語調難爲圓披閱當秋夜挑燈渾忘眠
六義相推激任眞無周旋移心置我腹移神置我前代言
所欲言不啻心自宣說者怪余直恐遂招尤愆誠以先生
尊譽者何患千使我但從譽將與衆比肩何益千秋託而
敢作僞緣一誠吾所矢才智竭精研衆目異姸媸彈射集
求全先生揚正聲請自爲經權持衡有首歸酌諸三百篇

哀流民

朔風吹枯蓬數里聞號呼行行見流民狼狽紛路衢面上
多塵土身上無完襦逢人跪告訴欲語淚連珠豈不懷鄉
土恐懼急征輸頻年遭旱魃原野盡焦枯即欲鬻男女無
人能養奴盜賊食生人官司曾痌瘝性命無由保何暇念
田廬棄絕祖父墳扶持兼妻孥所過州與縣貧苦略無殊
年荒禁令嚴不許入城郛各村愼隄防不許棲簷廡白日
食草根黑夜臥榛蕪老稚不耐苦沿途死溝渠到此十餘
一充腸半粟無自然死不免或可緩斯須言久氣力絕伏
地但欲吁令我摧肺肝欲去更躊躕所愧書生癡能得幾
青蚨人各給數文聊爲一食需食已還復餓更將之何都
樂土知無地流離徙崎嶇不見吾鄉民亦多逃逋聖人

握至治備荒足倉儲賑濟行天仁詔下萬衆蘇請爲歌帝
德相勸返鄉閭

論古示年姪史徵兼贈春秋一書使得會通大義

孔子尊周室道行借魯侯仕侯已降志吾頗疑由求家臣
不可爲況於聚斂謀聖門羞新業管仲能尊周子輿說齊
王有當聖心不陶滔書紀晉詐爲出因劉鄙哉我何爲竊
經今白頭守已志誠臨途時道所羞晩節見史生虛已樂
從遊一卷脫相贈其名曰春秋是書人盡讀大義誰能酌
爾能深察識不義等雲浮

贈劉竺南先生

神龍奮雲霄霖雨遍阡陌不與風雷際斂精就窟宅公才冠羣賢坦懷無險僻靜觀屈伸間固可一笑擲祖父積德餘仙人始下謫灑落清癯姿逸氣不可扼忠誠溢日用交遊慎取擇弱齡壯藻思落筆摧霹靂何難脫穎去青雲劇勁翮數奇鬼遮攔頻下劉蕡策人生不得志何用名烜赫蕭條鬚髮斑辟廱觀古石歲貢數百人銓次循資格豈不懷天下進用羞黃白謪謪帝王都如雲冠蓋積得意相矜高誰從辨果碩扶持秉鈞疏草堂空歎息蒼生無厚福遂令得自適飲盡萬里心逍遙玩晨夕讀盡百家言聚精歸聖脈跡屈道彌敦在晦無困阨流俗喜雷同行高未指摘

公不以為非翻憎愛者癖小子深佩服世論溯自昔頗以闇劣才何足窮幽賾論交折行輩許我以肝膈居近往來頻談深胸智闊拜捧讀禮章圭復不忍釋光芒血與淚精感結成碧繁文失至性人自晉其迹我欲將斯文繕寫千萬册遍散都邑中當使風俗易遑哉託空言能為世道益滄海有沉珠荊山有抱璧不遇古已然生才良可惜

遣意

少年志未堅接物昧臧否詩書求高闊裘馬混城市每聞長者言塞耳輒不喜漸覺童心減始信其言美進德當以勇固學先勤止祖父備典型惟願式穀似簪纓被兩朝族望甲鄉里泰盈難久持素封安可恃淫朋蕩心神玩物志氣鄙昏然溫飽中有道所深恥故矜年力富日月疾于駛駑駘無停蹄致遠等驊騮良苗秀不實窮兆愧桃李古人雖云往天地存經史務華而忘根前言亦糟粃疎通得大意以茲悟至理善惡不在人窮達不在己所謂繼家聲未必在朱紫但當崇令德庶稱名家子

日入群動息日出群動作勞人失其常作息每逾格擾擾千萬端暫夢還錯愕勞人好為勞不勞意不樂伏思上古時人生熙熙若無得惡乎失無善惡乎惡誰令知識開乾坤歸雕鑿制作日益繁風俗日益薄無論義與利同陷此

束縛里巷遞悲歌後先總蕭索平生滿腹願畢命奚所託蹉跎我何為黽勉學酬酢志屈氣不伸人猶識倘略逆世終難工徒使朱顏悴思出天地外放形同野鶴拊手謝人群俯仰何其廓

耐俗軒詩鈔卷三

永年申頲敬立著　江陰夏詒鈺編錄

感物詩五十首

感物者或因物而有感或因感而及物余之爲此蓋竊取乎三書焉易之取象詩之比興莊列之寓言庶幾託物達意言之無傷歟至於損益質文抑揚聲律或工而離或拙而合辨離合於工拙之外求不愧夫古之作者知言君子其有以教我云

深山有奇樹獨立山之岡堅質如金玉黛色參天長工師求大木常材充棟梁幸以託根遠不爲斧斤傷孤貞默自

抱恐懼聲馨彰君看用而毀孰與不用臧

幽蘭自在山清荷自在水遙遙不相親芳潔有同美蘭雜蔓草中荷出菰蒲裏秉志寧孤生臭味安可擬所以君子朋心期在千里

蜂蠆雖挾毒遺之斯無害蚊蚤曲乘人其毒甚蜂蠆利口難周防倏忽矜狡獪誰能甘輕薄委身供所快紛紛暗昧中其黨寔難殺不謂寒風來寂滅歸一慨

中庭有高樹鴉鵲共巢枝人見同居處寧知各參差鴉性恆忌鵲巢成屢見窺欲去居已定欲爭惜羽儀耐其貪很性周防無寧時又復聚其友噪聒雜梟鴟入廚啄人食叢而翻匙時時銜穢腐狠籍徧階墀惡德遂人怨鵲應亦在疑遂恐遭驅除能不念同危

一木有曲直截直作棟梁餘材不受匠棄置糞土傍惻然念一本貴賤異宵壤才品原有殊人意何低昂寄語不材子努力勿彷徨

樹橘變成枳樹棗不結實徒勞栽培功滿目生荊棘念我松柏種微株介其側恐爲頑根侵何以遂滋植非無斧與斤伐之心轉惑早種桃與李何用翦除力

啄啄時爭食聒聒間作聲有愧頭上冠司晨牝代鳴胃勃終勝怠牝鳴君弗怪男兒既失業從婦莫自隘不見比隣

妻餓死無人提

李白惡白鷺畢其啄紫鱗爲言貌雖潔其心實非仁爾鶴況嗜蛇穢濁更無倫俗尚喜雷同論形不論眞譏其貪殘性清節擬松筠有奸必藏毒頂丹能殺人如何乘華軒尊貴無與隣我欲訴鳳凰不以爾爲臣

宵蟲愛顯揚燈張竟飛趨趨之如有益殺身未爲愚因光知螢度因聲知蟬處君欲遠禍樞莫向明邊去

一雞蒙厚飼羣雞氣索寞一雞莫感厚羣雞莫怨薄當其厚飼時鸞刀已霍霍人恩不妄施受者宜自度鴻飛高冥冥笑彼乘軒鶴

蜣蜋轉糞丸蠅餂爲人憐何時生羽翼置身庭樹巔穢濁猶在腹淸聲高自宣君勿窮底蘊浮名貴目前

鳩性柔且拙卑棲慴衆凌無端秋氣來羽翮化爲鷹聲變性亦異貪狠思奮爭橫空一努目鳥雀皆震驚不謂青陽轉依然返故形雄心思一逞始知力不勝咄嗟懸舊侶甚勿變平生

土人戲種橘纍纍丹實美何故江南栽移來遂成枳此可究人爲非關地力移明明枳棘根強承橘柚枝枳萌不知翦本盛客支萎物類各有種強合終見欺

吉事惡聞鴉鵲噪鬧顏色或欲矯衆情鬪鴉拜其直擬鵲以佞人聽聲思彈射好惡總由人微物何知識淸濁原自殊矯衆成大惑

我聞南紀暖草木無凋殘松柏處其中何以表歲寒常材欣得地貞操心獨難不辭霜雪苦恥與衆同觀

貪鳥急誅求饑雀草根伏其上又有鴟眈眈思果腹鷹爲百鳥雄聽聲生畏縮不能擊貪饕相濟噉弱肉肉盡亦有時且願存其骨啾啾呼鳳凰倘能鑒微物

撻狗惡升堂乃復飼之升狗貪不足撻撻去旋復登人性有如此善治貴絕萌苟不導其欲何用多政刑

騶虞飢不噬誰肯落一毛餓虎挾其威誰敢惜脂膏天道雖福善人心但助豪徹骨嗟廉士奇窮積貧窶

至寶無雕華鉛刀裝瑤瑛拙目炫美觀誰能識龍文利器默自珍不爭眞贋名逢時方一試笑倒世人□

月明必借日非能自爲明引對晴室中安能鑑已形大智不師心先民有遺程君看梓匠巧寸寸依準繩

良驥逸草間雄視輕九州長年不一嘶抱德日悠悠伯樂遇之喜收養待人求求者笑相謂聲價高難酬驅策供力役不及駑駘優吁嗟勿復言天胡生驊騮

惟蠶有絲兮胡爲乎蜘蛛蠶欲息機兮蛛爲之代□蠶爲謝蛛兮何用是區區網羅自利兮爾絲其智乎損軀利人兮我絲寔則愚爾我思旣異不用強躊躇

種菜不種花鋤莠惡妨苗如何貴無用伐桃接碧桃碧桃花不實桃實花復僊棄茲花實茂無乃情事拂人巧屈天工顛倒聽所適遂移碩果力叨彼花色嬌精實滿根株空逐春風消惆悵舊年時垂實已滿條

良苗雜稂莠魚目混明珠揮鋤辨苗莠早夜事物侮魚目誠可賤明珠亦何需眞贋總無補區別意良誣可憐珠一顆產磐十農夫安得□魚目兼使翠化烏庶幾造物力不爲兒女娛

虎豹勢雖雄骨碎高崖巔螻蟻如飄塵平險無不可輕重

理各殊勢極難爲禍高木無寧枝艮騏疲道左惟拙能安
卑全身託細瑣
人情無美惡恩怨較親疎知機憐柴燕就人得人娛蹁躚
華屋中任使雕梁汙百鳥遠避人反遭羅網虞明哲稱宴
鴻畏害資躊躇躊躇雖則苦野性樂有餘安能羨小鳥依
依廡下居
鳥以山爲卑層巢山之巔潛魚憎水淺穿穴向深淵如何
一餌微卽能引之前貪心苟不除避害徒拳拳
文彩憐孔雀言語善鸚鵡拘促樊籠中美好還自苦雖苦
亦輝光所貴異凡羽凡羽誠無奇亦爲網羅取君看烹臨

酷樊籠不猶愈
離離山上苗自幸植根高高處風霜早零落成衰草所以
歲寒松竟向澗底老地勢雖處下氣象干雲表居上苟非
宜英賢晦跡好
墨魚能吐墨潛處墨花浮自謂藏身穩寧知與命仇大智
不見智智見動人謀危機遍宇宙何莫非自投所以江海
人浩蕩不可求
鳥有信天翁嗜魚不近水直待飛鷺過誤墮啣來鯉僥倖
事難期得食或偶爾信哉天代謀時有魚到嘴翁鷺苦忙
忙一飽原非侈正爾費經營不爾饑欲死鬧忙有定數以
茲悟生理
黃鵠自高舉不屑人間世那知有燕雀營營口腹計羣聚
復羣謀不出藩籬地未識宇宙廣那知黃鵠異
秋殘菊吐英歲晏梅揚蘂徒然傲霜雪不受陽和滋春卉
休矜早寒花莫恨遲遲早理亦齊請看衰落時
我有一方玉聲價重連城見者咸嗟賞勸我獻彤庭以此
干人忌頓使瑕疵生惟心稱至信惟目稱至明讒毀忽相
加心目兩無憑撫衷我倘爾安問衆人情
蜂識君臣體烏有反哺思解荔鹿辨草避歲鵲知時物類
但率性至理契精奇以茲悟定命蠢蠢難可移

啄木能知蠹討求徧林木既有剔除功何嫌資口腹布穀
任天籟厲聲催播穀惰農作其氣耕犂起平陸微禽爾何
知天心示予育安民在去害富國在厚蓄至治豈外茲于
以易良牧
芒蝎生果核宛轉自成世寸餉泛蹄涔悠然亦縱意有生
皆自得秉性成位置大哉造物功曾不遺瑣細胡爲萬類
中人獨憾天地
蚯蚓化百合動物成草土麥腐蕩爲塵何由作蛾舞習見
不知奇語怪笑往古恆理難窮變耳目困環堵日可操戈
揮天可鍊石補何有鯤爲鵬自應人變虎誕莫怪莊列述

異自神禹陰陽參物幻山海謝陳腐平心驗鬼神至奇昧風雨枯草亦揚輝萬物從可覩

葵心常向日耿耿戀餘輝欝氣亂浮雲孤光忽無依感茲小草誠濯露待晨晞三閭賦離騷首陽歌採薇千秋懸丹衷流涕不可揮

食母有鴟梟食父有破獍化機亦何危成此極惡性惟人兼萬物稟氣分邪正陰陽消長中寂然任天命誰操立命權纖善得欛柄上智固難期强力勵吾行何爲甘下愚陷身極惡阱

誰聰一紙微能敵拔木風我心持一理何妨羣小攻獨誇

良足怡尚友古人中詭隨恥時輩比附如蔦蓬嚴霜日夕來始信有喬松

野狐挾媚術白晝肆妖淫獸心誰能識而貌居然人人類雜此物爲害難具陳綏綏求所欲楚楚混衣巾雷霆且不畏我胡逢怒嗔禍福姑置之邪行不可徇

弱蘿不自立因依喬木遊微時不翦除引蔓據其巔崇密枝阿掩束縛根株連勢借日益盛婀娜風花鮮可憐木漸槁無計脫糾纏請看百尺桐孤直絕攀緣

堯庭無佞人指佞草生庭讒之當杲日焉取爝火明後世趨榮利矯飾忠孝行賢奸惛莫辨此草乃不生指佞竟避佞何用存空名

我聞祇支國有鳥名雙睛解羽奮肉翮回翔祝不平力能逐猛獸激揚作鳳鳴一鳴孽惡散再鳴妖災消三鳴集其國害氣永絕萌茫茫隔溟海徒懷掃戶情拾遺記是鳥能驅諸惡彼國人皆掃戶望其來集

嚴冬當午霽暫煖豈能長凝蟲蟄復出依遲薄日光飛躍欣相得倏忽變風霜不如桃李枝斂華待春陽

神龍工變化耳目駭聽覩寧知所以神爲能致霖雨大道貴濟時無益何所取鳳鳥雖聖瑞不救蒼生苦只待治平時覽輝來仁宇

我有綠綺琴蠹之金縷織珍重不忍覩十載懸高壁惋嘆復徘徊默然感先德一彈再鼓時庭趨恆侍側聲容儼在茲淚下不可拭白晝風蕭蕭號烏淒以急響絕物猶存傳家示罔極

行雲不返山逝水不歸壑惻然感故物滿目生蕭索門前瓦礫場歌舞舊樓閣歷歷親知居半爲市賈宅老成無一存風雅久不作綳檢壁間詩字跡蕭剝落死者固無知獨生亦何樂有懷莫與言一觴聊自託

蓮花芳且潔胡乃出泥滓惟其涅不緇所以喻君子君子惜名節情白恆自矢有時冒大嫌忍垢納衆指不告娶疑

尋放君罪若侈豈樂蹈此行大義適如此處變而行權聖
人不得已

迷覺詩十五首

古之詞人多欲擺脫塵垢棲神玄覽遊仙步虛雜
見歌詠以血肉之軀强言餐霞辟穀以靜色之境
虛擬閬苑蓬壺志既荒誕辭乖馴雅大勞神竭慮
汩汩利名中不知此身爲寄者世俗之迷也知其
爲寄而懸思幻想若有術焉以不死其身者賢智
之迷也賢智因迷生覺而覺轉入迷其害有甚于
不覺者余迷人也俯仰身世偶與意會拈筆成言
命曰迷覺然而放浪形骸達生自適雖悟仙妄不
知已墮老莊規之聖賢理道不猶然迷耶聊識斯
語倘冀有覺

織女機中絲未可爲身華蓬壺海外山空傳斗牛槎何以
遂惑眤人心自虛邪吾道隨所受約己不求奢視履藥昏
旦藻德耀晨葩翛然塵世間隨處有烟霞

人生極百年旦暮戚蜉蝣蟪蛄同一盡於何分短修至人
稱不朽形化精神留卓哉仁義言萬世爲箕裘笑彼神仙
徒偷生向丹邱冥冥世無知何殊草木儔

老子稱無爲蒙莊慕達生要能完性命未嘗著仙名變化

窮九轉何人傳丹經金石傾人命黃白起貪婪紅鉛恣女
色淫穢肎天刑安得火其書永絕妖害萌

目能鑑人顔不能燭已面智能察人奸不能防已變好奇
驚耳聞厭常忽目見吾道與異端炳然隔天淵誰崇三教
名邪正歸一貫斯名不可刪長夜何時旦

李白不羈士自謂爲謫仙侈口言丹經謬云别有天縱酒
忘身命托志在狂顛江水没詩魂騎鯨誰見傳達生貴知
命荒廣古所憐擁蕊食色軀吾其順自然

形骸非吾有暫借棲神明奈何亟形骸使吾神不寧至人
輕萬物心內運黃庭未死而學死當生若無生形氣既兩

忘倦虛以受殆豈敢希大道庶無疾病攖

骷髏夢中境榮枯如隔世醒時之悲喜夢亦不相繼孰真
復孰幻欲辨已茫昧忽忽夢寐間微參生死際死將何所
歸生以誰爲寄神明我安知遺骸同蟬蛻

漢武與秦皇志願何仡仡富貴既已盈怕死心常鬱縹緲
海外山雲鶴辨髣髴不許事有無貪痴生仙佛人生自有
常壽夭理無屈神仙即可學不死亦頑物

形神暫相依如春在花梆崢嶸幾何時倏忽成衰醜浸愁
日月忙須念吾何有此身未生前此生已盡後茫茫大塊
間何者稱不朽縱使姓名留寂寞吾知否

鬚髮忽已蒼筋力覺漸殊眼昏羞細字默坐省微軀豈能還少壯莫借藥餌扶當世無盧扁參苓正可虞不如寡思慮神清心自娛庶幾達天命此意諒非愚

野性愛山居無錢買山宅城南借園林頗以快所適日月供縱放雲水託行跡忽不知老至春花笑鬢白久已能耆書不復擾精魄俯仰百年間從容課虛責

小兒已婚娶大兒喜抱雛仰懷祖父業晨夕嚴庭趨性情吾愛此賢愚皆可娛當笑向子平逃累如逃逋吾生果曠達豈必棄妻孥天倫苟無情神仙胡爲乎

臥龍稱名士五柳適疎野鄴侯骨自仙茂叔氣瀟洒日月行胸懷屈伸贍大雅超然得四公名義不相假始知出世人曾不關用舍風流難仰攀歎息千載下

詩書皆我隣何愁世無匹開卷如面譚爲古同居室隱見古達人歷指勳名失從來一賢生愚佞紛千出千慮積一身無戚法網密我謝無復言願請終衡泌

我夢太古人爲我譚古初誰令知識開大道始唐虞乾坤歸雕鑿孔孟陳詩書彌縫欲使渾詐僞更多徒智源不可塞勝之以一愚寥寥坐庭宇寘心如枯株

鳳鴉行

君子爲小人所憎宜也讒毀嫉恨俱所不辭必欲清濁混淆相爲比德則難堪矣爲作鳳鴉行

鳳飛九千仞非梧不肯息鴉無好毛羽處不擇荊棘鳳性自廉素非竹實不食鴉不擇穢腐腸肚日充塞梟族乃其黨羣類呼爲賊所在爲不祥猶不思潛匿惡鳳文彩殊鳴噪集其側鳳有千古思矯首望八極鳴噪雖紛紛何損于鳳德

雙鴈行

勸君莫羅鴈聽我陳其詞往有羅鴈人雄飛獲其雌可憐六翮損縱之不能飛畜之雞鶩羣顧影獨淒其不飲亦不啄日夜仰天悲其雄翔雲中嗷嗷覓所思聞聲兩感識飛

下接其頸雌鳴哀婉轉雄急不能持兩頸相交結纏綿死不離至今埋鴈地芳草日萋萋低回見雙影寧忘夫與妻

義鵲行

村童俯鵲巢竊卵易雞卵辛勤抱雛出鷙顧非己產雄怒毀其巢雛碎憤猶懣翻然入長空呼族討不與須臾衆族來聲罪氣侃侃搏擊亂相加時不容輾轉可憐抱冤衷蒙垢無由辯毛骨洒郊塵見者爲悲泣我聞訝事奇屢詢果非外幾希辨人禽人兮莫禽覗

救鴟行

我昔遊郊原適逢折翼鴟羣兒提以戲一提一鳴悲惻然

勁余慎遣僕爲抱持僕言此無見救之傷仁慈余戚退之言不忍乘其危携歸勤飼養無肉念爾仉驅僕捕蟲蟻家人更相嗤殺生以養生所養又非宜余欲終其惠屢諫意不移十日困稍舒十日毛生肌十日翮漸舉狰獰異昔時破吻復奮爪兇頑不可治既苦傷雞鶩又復厭喧嘶再俟爾十日力健任所爲恩則吾豈敢仇亦不爾疑東西南北去衆怒爾應知至今余豪詬人宜愼所施

耐俗軒詩鈔卷四

永年申頲敬立著　江陰夏詒鈺編錄

由西巖省稼過張啓菴村居

西巖余別墅高枕滏河灣蒼蒼望君廬近堤秋水環兩村共桑麻省稼時叩關蒹葭隱蓬戶鷗鳬飛坐間我來把青久午夢君初還開軒看稏稻啜茗對秋山薄收足饘粥願慰稼穡艱農暇還著書斟酌筆與刪來往庶無厭白雲盡日閒

世態薄耿介乃復輕貧老君更忘世態城市迹如掃我有西巖居經年不一造省稼偶然過訪君話夙抱流水到柴

門戲鴨啄殘稻感茲雲物閒相慰秋成早君前借我詩緩我多未考偶和苦僮僕來往索詩稿今日細與論不覺爲絕倒籬根菊正幽負暄坐藉草飯罷理茶甌隨意啖梨棗始知羲皇人稱意以爲好

登徘徊村之南山

回環隨巖谷不知徑所窮暫憩徘徊村仰見南山峯山形雖不廣秀削凌虛空興來不能倦行怪僕夫慵危欄盤細磴百折緣花叢石罅懸古木崩巖跨仙宮曲折巧趨就峯廻構奄逥近山多禿缺而乏位置工得此快余意眺賞忘日終遠嵐互明滅嘯歌來天風有僧負薪歸背帶落霞紅

啟扉揖余坐問余將何從下指投宿處蒼蒼烟霧中

武安至涉縣作四首

行色壯青山身伴白雲行雲岫迎晨光明滅亂秋晴佚夫沐空翠芒屐蹤霜英興趣不可拘山行非可程過有奇勝處淹留暢我情安知午未餐顧愛前山嶸奔悅方數轉樹杪聞雞鳴四望無村墟巖穴炊烟生皤皤見老嫗引雛學經營飯客黍米團兼之豆葉羹二飯雜沙石嚼嚼齒有聲我於世無功放浪山水情餉此亦已足兄有濁酒傾

向西山更多迤邐排雲密客路夾其中磊砢塞亂石石勢起不已平奇狀匪一欹危惜驢背徒步或竟日狹逼將崩

巖險臨澗千尺行人巧迂避旋轉如烏疾笑我拙攀緣足縮而神悚樂覩因畏生不畏樂不極喜見雲峯攢躋身履崒嵂不知身忽高驚呼徒侶失峯巔忽低徒侶雲中出山椒被兩崖凊霜染柿實收藏供賈客羌桃兼橡栗深山利澤長山居豈蕭瑟

涉縣倚山隅羣山相拱向峯巒森觚觚瓌詭不可狀古木互糾紛白雲自遐宕土人不知名行旅誰眺望我欲窮幽險天晚妨遊杖因思北土雄山川多奇狀妙理藏深寂孤高獸自況吳越多雕鏤位置堪盆盎標題分名目反使山真喪寵從此大觀自然任天放斯世無真賞多為詞人誑

冥心契山靈寥寥誰同倘投宿隔深林沽酒酬青嶂

高秋霜氣輕愛茲山日暖攀緣不辭勞取路快迂險我僕猶深谷我身已絕巘往往數武間相失隔回轉人聲谷響傳雲散巖姿展平岡耀丹葩亂石翳蒼蘚細泉行屐舃蕭籟鳴絲管山深日易昏投林鳥能返吾亦尋所依雲際辨雞犬山家少茆茨鑿崖開客館供食無兼味民情風俗儉飯罷呼主人挑燈話欵欵

黎城至潞城作二首

晨行覺衣單曉氣同朝暾漸看寒霧斂了了明山根松鼠嚙巖花石雞鳴短垣涉溪亂清淺履滑石子翻嵯巖閒平

岡高下勞扳捫山風四面至漳水聲何喧扁舟截浪過險仄搖心魂坦步氣始蘇復見亂石屯是名神頭嶺怒踞儼虎蹲一線紆迴路艱如跂劍門安知廿里還豁然見平原牛羊散空澤禾黍連比村田家勤力作男婦兼兒孫感此狼戾年因之憶家園農隱略相同家口皆飽溫庶無柴米牽遊覽任朝昏

昨夜山風急吹葉驚客館晨起聞雨聲未覺妨遊覽荷笠出孤村行行雨漸緩山峯與雲峯出沒渾不辨夙愛巖谷奇今喜道路坦高吟與悠然委轡任山蹇原野徧氤氳旭日遙峯展空濛隔疏雨眾壑殊晦顯山鳥高下鳴倏見晴

光滿雨氣蒸爲霞赤鐵橫絕巘恨無亘友俱妙賞誰余道

摩訶嶺

萬山突而起天意限西東斧鑿勞人力巉嵯一徑通到頂
千盤折禾半力已窮懸崖古木多霜葉夾青紅下視疑無
地極目盡巃嵸仰見先行人婉轉飛鳥同有僧居嶺腰茗
飲濟遂窮爲言山旅巖虎豹盡肆兇引視食人處尚有毛
血蹤行人色遽變我僕步先慵我以無畏懷坦然虎豹叢
擊杖叱我僕振衣凌長風行人壯我氣鼓勇相追從上嶺
日未午過嶺日已終同客事共濟無虎感衆功茆店沽酒
謝相慶話從容

觀晉山秋色寄懷姚扶東

晉山無奇峯巖谷自荒僻反以歷霜風山容增潤澤草木
葉不凋秋色雜亂積深紅間淺紅黃紫雜青碧爛熳夕陽
中媚茲秋雲白天然錦繡場娛我烟霞客遠思貽故人秀
色不可摘

屯留至岳陽作

山右山何多山多無可悅叢邐頑塊屯形醜而色劣近山
苦不盡遠山復羅列遙望若可觀逼之殊無別塡塞二百
里三嶺相連綴白草深荒涼古廟亦頹缺行人辨虎蹤陰
風號敗葉沙昏日慘淡澗東泉鳴咽偶來意難堪居人長
自得生當文明世棲同鳥獸穴耕鑿樵牧外兀然無施設
詩書藝忠厚榮利生盜竊嘅彼陶唐風一綫存朴拙地勢
實使然我胡厭山惡

過劉益公湖峽村居

與君兒童時嬉遊共竹馬鬑髮今已蒼往事情難捨細數
父兄行存者亦已寡念之熱中腸始厭形骸假相視長兒
孫飛騰孰高下詩書欣有託日月供瀟洒迢迢溪上村百
道溪泉瀉君廬在其中曠然適疏野齋日亂飛灯烟柳遮
疏瓦招我饗秋菰蝦菜兼魚鮓飽食話昔長荷香泛盃斝
愧我尙浮名於何當風雅新聞塞耳聾是非口欲啞百年

幾何時拘促何爲者願敦總角歡從爾雞黍社

聞姚扶東開化消息簡張啟巷

貧賤豈不難觀時辨順逆嗟哉垂白友含冤無由白當其
捧檄時苦爲妻孥廹悔余勸不力致彼有此厄天意競貪
風善人罹罪責遙知患難中肝腸憶夙昔故人吾與爾莫
能效一策消息隔江雲疑信驚旦夕安得生羽翰同往慰
憔悴

漫興二首

逃名以邀名取名術亦巧千古終南山不如長樂老爲事
宜從實情僞何容矯吾自任吾眞毀譽聽皆好鄙人非敢

高進取悔不早方今謀衣食爲計殊顛倒平心驗物情反
昔傷懷抱蹉跎勿復言倘期晚聞道
亦知不宜拙用拙亦吾巧無欲貧亦足無爭賤亦好世路
自崎嶇吾心平如道悠然隨杖屨所向成顛倒有時掩荆
扉悲几䠠歸鳥風雨過夕陽落花沾徑草兒子有隨來書
卷各在抱箕裘幸有託棲遲任吾老

續滄浪曲

濯纓固須清濯足豈宜濁同爲清白體不受濁流辱誰謂
此足賤能使加帝腹試看劉歆頭何如嚴光足貴賤總由
人志士甯高蹈我欲褰濁流一續滄浪曲

范增詠

張良爲韓讎范增爲楚爭功名雖有殊秉志均忠誠諸家
輕去就反戈非人情增豈昧鑑機臣子義難更五戕參幃
幕謀猷豈不精楚人自沐猴奇計遂無成明知不可爲隻
手猶支撐千載悲其志倔强凜如生論者循成敗是非何
能平韓彭多醢戮安見擇主明增知反閒疑慷慨辭君行
智能全骸骨義高忠楚名

喜姚扶東過赦歸來有望已開遠竄閩海簡張子政

庵

急湍無安鱗風林無定鳥時艱修士阨隱忍就顛倒斯人
在縲絏白日鑒寃抱不死感天恩生還育復渺更聞閩海
竄隻身寧自保吁嗟功名地土氣久梏梏始知汨溺徒蔑
名亦有道耦耕可樂饑吾與爾終老

同胡氏又下榻路叔寬高齋卜萬特安磐石彭仲崧

日夕相聚用壁間孫樹峯望米堆山詩韻

幽居對南城門掩興塽路悠然望遠空明霞斂宿霧晨昏
素心人契合無新故將譚共盃酌星月生竹樹迤床共翦
燭起行錯芒屨庭靜如空山稍聞飛鳥去苟有高世情此
即避秦處

曲安留別叔寬諸公仍用孫樹峯韻

久晴冬氣暖殘雪融微路揮手謝良朋驅車入朝霧相聚
豈不樂感慨亦何故珍重期許心努力愼所樹高齋數日
留暫息遊山履隔縣原非遙乘興自來去白雲滿西山知
我吟嘯處

落花感懷

未花望花開與在未花先花開旋復落惻惻春風前人情
淡所無旣有絕念難誰能齊得喪復作未有觀

腕推譜做

生知世路艱步窣及里閭不涉羊腸險謂可蹶憂虞夜昏
忘秉燭失足落階除腕推痛欲折竟夜惱妻孥一意偶不

慎庭前成畏途不知走險者何計善其軀

晚張宣公步乃兄楓宸韻二首

饑饉旣連歲豺虎并道傍畏害防有形何處避伯强該君
釋憂慮遊神無何鄉寧念後死人惻惻摧肝腸
生聚如浮雲散去不得將生形原暫寄死安歲月長精魂
苟不散終當聚泉壤惝至一驚呼落月空滿梁

甯漢章昆仲招遊南園撫今追昔慨然賦贈

平生詩酒地邀約無朝昏自公出山後烟水悵空村其間
閱易主十載閉園門何時返舊業賢哉有後昆風雨翦蒿
萊次第葺牆垣招我續昔遊展席臨前軒親朋又一時故
舊無復存何有修竹林古木已盡髡無奈閒花草向春開
正繁主人感式微舉觴聲復吞吁嗟令先公立朝建直言
擊奸計不就至死抱煩冤兄弟得生還有母勤淸溫回思
嚴譴日敢望守家園於此勸一觴何莫非君恩努力忠孝
業讀書課兒孫持以報先公餘事安足論

秋夜

蟲聲亦何急漏聲亦何長耿耿不能寐徘徊亂燈光啟戶
步中庭蕭蕭聞雁翔星河下平地風露滿衣裳壯盛難久
居催人日月忙惜費虛名徒令鬢毛蒼

伊尹耕有莘太公釣渭濱用之帝王師不用耕釣人耕釣
曾何傷天下事遂淪所以漢昭烈不辭三顧頻君屈臣道
重臣重君志伸惜哉賈生策痛哭以自陳
井牧廢弛後綱紀難重陳誰開利欲源傷此造化仁三代
有損益各隨時所因秦法蝟毛興禍亂乃相循豈無補救
方經濟無其人惆悵不能坐行歌嚮荆榛

夜過大慈村訪靳子衡

落日遠山蒼微茫辨烟樹遙聞溪犬聲漸近讀書處柴門
開夜涼棲鳥忽驚翥相見不秉燭坐共花間語

留宿叔寬高齋有客聚飲揮使移去展誦陶詩

主人愛飲酒留客强盃盃我心就寂樂靜夜苦喧呼揮使
移樽去開卷得所娛簾疎霜氣逼蕭蕭風滿廬偃眠冷抱
足微火宿寒爐起行視天宇星月下庭除徘徊無與言心
淸樂有餘
惡喧揮酒客展卷誦陶詩陶詩多飲酒胡爲愛其辭性情
乃相關忠義激鬚眉耕讀安時命心許白雲知斯人能不
飲名與古賢期斯人旣樂飲風流亦吾師吾豈惡酒哉飲
酒懼陶嗤黽勉娶俗中庶以慎其儀遙遙止酒心知余不
飲奇

呐呐愼默人刺之無可刺流俗所謂賢聖斥爲德累嘐嘐狂者流行踈不掩世聖獨有所裁列之中行次語願狂進取不爲愿取媚從來不羈才多負特立志雖爲下士非天良無矯僞學老鋒芒斂漸可幾純粹惜哉韓與蘇識高養未至就其性所流浩然已莫跂

漫筆

斯世能高蹈于吾豈不榮失身學干祿蹭蹬復無成進退總厚顏人誰諒我情遯心甚貧賤鐘鼎一毛輕仲連亦何人能全蹈海名

素絲亦已涅再濯豈能淸操刀不得割業已爲膻營隨世求利祿自甘腐衆情顧謂江海間豈遂乏賢英落日無聊賴蒼茫獨掩荆

答李策一

君家臨洛西羣山供眺仰去冬曾相訂今春必召訪倏忽今又冬尙未踐幽賞非關憚病軀亦非牽塵網咲我性迂滯於事但存想今日又明日徒悲日月往遂令無所成不獨好約爽君胡待我恕不罪翻褒獎復展明春約把酒山花長對書忽自笑欲答心悵惘靑山何負人因君生勉强

漫書

漫矜日月長我生漸有髮雖乏爵祿榮讀書守我儒禮義化宜家即事耳多娛蘇秦誠鄙夫黃金驕妻孥

省非

昨非今未知今非復盈前虛心受毀與是非總茫然毀我益我修譽我增我愆遐哉猶面牆撫衷恆自憐

茨藁

文章居高位矜貴使人仰文章藏名山珍惜使人想文章在我躬酬應只自惘執筆慚心顏迫促試勉强造詞先援蕊刻日戒勿爽逆之遺怒訕應之一笑賞我實慚人情未敢辭攫攘遊戲褻俗中遂害道寧枉稿脫還自焚事與浮雲往却笑諸名公以此爭雄長

耐俗軒詩鈔卷五

永年申穎敬立著　江陰夏詒鈺編錄

初謁肥鄉賀宣三先生留宿高齋賦贈

登堂一笑龍握手更踟躕尙有斯人在何言吾道孤問年
將八袠逸氣橫三都披豁當春霽浮名淡欲無

幽絕臨漳渚柴門積水瀕居環子姓齊俗有古風存老不
離書卷貧猶盛客殘平生蒿武意慷慨許重論

幸有今宵聚各言夙昔思余寧甞小友君實是良師花隱
孤村靜盃傳夕照遲追歡還悵別預訂後遊期

春日小園同魏靖甫賈允叶晚酌

晚酌逢春霽清風隔竹吹雨頻花放早林密月來遲適意
聊爲樂窮途易見嗤飲酣休問夜醉卽卧茅茨

游南泉山道隱

細磴盤空曲山扉閉萬松清磬時一擊餘響赴千峯任水
流雲去無人捧杖從道心眞不動門外虎行蹤

由府城村起行日昏過摩訶嶺行八里許始達河套
溝投宿

倏覺千峯暝驚疑路不眞風腥虎嘯壑月黑石欺人嵯險
愁吾道窮途仗僕親到村翻自惜相慰說艱辛

同陳宗文萬叔寬高齋賦贈

吾黨賢豪士君誠未易過肝腸歷霜雪身世入風波道大
文章細心孤感慨多何時同卜築朝夕話烟蘿

經胡棗一先生墓

蕭颯白楊秋經過感舊遊可憐魂逝遠尙許悲川求名垭
黔婁誄詩留杜甫愁玉樓知有未凄惻此荒丘

曾說無生理拋形如棄仇一丘君志得百歲我何求故宅
泉臺滿浮生日月愁自嫌俗未免排遡灑松楸

贈張明遠

小巷門常掩窗陰竹幾層貧憐裘志子老作在家僧苦行
逢人笑問心轉自憎抓盃時勸影明月是高朋

大名同胡魚叉訪張楓宸年兄因晤黃吉羽先生黃
元吉年兄卽事成詩

坐久開清酌庭寒起夕陰茶聲花徑轉燈影竹林深倜儻
成高會悠然慨素心大伾春正好乘與許登臨

送張敬菴赴古田令

丈夫不嘆別況爾握銅章淥水一樽酒閩江萬里航行裝
役水霧蒨路雜花香何地非王土仁恩及遠方

知交零落盡豈不惜分襟君但愼前路余將老故林行藏
吾道重用舍帝恩深未覺天涯遠相期共此心

送王撝齋詔赴維揚對獄

七十君餘五萱堂更若何承歡悲日短入世悔才多事往
身猶累途遙語易訛此行占道力勉矣慎風波
入遂林泉志寧堪法網攖遂觀輕禍福惜別戀交情詔對
維揚獄嵩呼聖主明懸知恩浩蕩莫自緩歸程

西巖

結茅淦水上千頃稻花秋惡氣牽雛入溪聲傍枕流貧知
農務急老畏衆人求時有閒鷗鷺忘言相與遊

贈渤海劉支莊

下榻憐公子崎嶇客路頻風塵催短鬢肝胆向何人道拙
寧安命家聲不礙貧長蘆歸舊業烟水待垂綸

連亭雅集赴冀建中約

野漲侵橋斧孤亭似泛舟香中群動寂烟外遠村浮節洽
雨花露茶清避酒歐坐看魚出沒樂意罷垂鉤
水氣兼殘照氤氳變彩霞乘涼看試馬散步踏鳴蛙臨去
還呼酒解醒更進瓜兒童輕法禁狼藉折荷花

池公由邯鄲赴任雲南過訪贈別

天涯知己恨一別渺難期尚有今宵聚敢嫌十載遲功名
猶寂寞客路轉淒其無計攀行轍何由慰我思
風雨邯鄲道滇南萬里程難忘舊履地應識故人情壁上
留題在樽前感慨生君猶羈薄宦行矣慎才名

草閣

草閣蓄書籠長林秋色明塵喧不到處庭戶若空山片雨
隨風過殘雲帶鳥還蕭然無所事雙手納懷閒

張明遠何佩仙顧君瑞以遊甯氏舊山閣詩屬和余

感懷元著先生步韻二首

寧忘山水勝感舊罷躋攀有客傳新咏為余話故山殘荷
秋雨漲荒徑夕陽間最耐興亡事漁樵自往還
名園思宿昔勝事已茫然此日門羅雀當年人擬仙死吞
憂國淚羹辭買山錢君輩能臨眺含情酹暮烟

清河道中苦寒憶張明遠

無端牽俗累道路遍殘年寒日淡於月遙田枯似烟脾寒
禁晩食指凍耐征鞭遙憶張居士擁爐望我還

張楓宸書來怪余辭職不就詩以答意兼訂社約

性拙防時怒無寧棄一官故人遙見諒憐我食貧難事向
忍中過心從足後安乘春思舊約遊編竹林歡

西巖新築書屋

雲氣生庭戶披襟夕照殘貧能成小築憫不就微官柳色
環隄密水聲入坐寒時來隣舍叟談笑有餘歡

人日南郭訪張性生

訪舊來南郭荒居春可憐高人無令節長日抱殘編話別

經年久論交許爾賢逃堪托老病詩酒罷周旋

贈錢塘汪屏山

掉頭不肯住邂逅拂征衣客路人情薄風塵吾道非心隨秋雨亂目逐白雲飛應切當年望西泠計日歸

送胡士瞻歸錢塘

豈不惜離別憐君有老親承顏宜愛日失計悔依人淼水留高咏吳山遍葬春屈伸天意在歸去且安貧

賢豪宜自信失志更堪論范叔袍何在張君舌尚存有懷吾共汝惜別酒盈樽不恨雲山隔相期古道敦

送史翼君年兄赴永寧縣令

壯心輕萬里垂老握銅章何地非王土忍言外鬼方傳經興禮讓買犢試農桑陋俗觀文物始知儒術長

甯元著侍御過訪小園

毀譽防無計潛居畏有名不因君古道亦懶啟柴荊落拓懷知己光輝接典型無憐幽處寂花竹有餘清

我有憂天淚君懷戀闕情行藏雖異轍締結已同聲道大何妨隱時艱漫不平且逢花對飲相勸慰浮生

過柚姪書室

一徑隨淡轉數家烟火連迎門看翠竹入座展殘編德望吾家重時名爾輩偏休同阮氏姪與叔共狂傳

迂拙原非傲違心事不宜地幽吾屢過夙尚爾應知道在文章細行孤世俗疑助哉同努力家自有清規

賈允叶過貧亭懷先舅盟公及張命士殷伯巖有作見寄走筆賦答

聞過西巖地曾臨舊草亭欄頹花竹盡柳倒薜蘿纏弓劍思三老音徽隔九淵空憐賢甥在衰白弔遺賢

池上閒鷗鷺都非昔日情難揮苛眼淚不盡白楊聲遺老關風運知交見死生余心渾欲折懶到此中行

贈天雄黃小重

憐君丞相裔決策少年時未拚毛公檄幾成太白疑詩傳

彈鋏草心許臥雲知肯以飄零故隨人嘆路歧

萬里衛戈甲扶衰返故林艱危增道氣孝友仗天心淚結川雲暗途窮友誼深說來聲尚咽揮涕客窗陰

凝碧池頭恨千秋志可嘆遭逢已如此出處勸君難失路將誰倚孤衷立命艱世情方浩渺安穩是漁竿

交道今難問居然有此人最憐慷慨意頻死亂離身孤寺連風雨狂歌動鬼神側聞庭訓在原不悔沉淪

何堪傾蓋日細話亂離情歷歷當身險遙遙代了鑑雄才寧久落時論本難平僧舍逢秋晚愁聽霜葉聲

殷子談君久君來殷子亡定交心已醉感舊意偏長且喜

樽前樂休爲別後傷天雄知不遠時可到山堂

遯山堂與遯谷論詩

夙昔從吾伯論詩每夜分故人今復爾回首忽沾巾園花當年藥花非舊日春明知相聚苦奠遇獨何因

贈胡遯谷

少頻遭患難老計樂閒身半掩茅庭竹高吟曠背春不爻爲用隱惟德始能貧薄俗徜徉裏誰知異衆人先伯嘗推重傾心我復然眼孤天地窄詩密鬼神傳淸議留吾黨餘生計石田西山來往數杖屐帶雲烟

漢章寧妹丈謫居遠方感懷有作

姻成吾鄉衆交情我豈眞那知歡會日頓作別離人家業隨流水顚危任此身所居里巷近嘯望倍傷神鮑叔遺薰沐范生擁素車慚非交道古空有故人嗟父死身何惜名高謗易加皇天如可問絕塞豈君家

堂成東鄭孝廉

我住巷南君巷北與君共臥南城鐘三日未聞疏來往一秋何忽闕過從乍喜堂成初剝啄旋聞病退可扶筇花間石徑閒頻掃幾聽人聲疑士龍

寗元著先生過筼亭有懷先伯父恩豈公作詩見寄走筆賦答

曾聞少歲長遊此仕宦睽離十九年今日經臨重弔問昔時耆舊半凄然我翁雙鬢悲難已屈指同人君最賢奇到新詩驚病眼秋風吹雨落窗前

寗元著過西巖草堂作詩見懷有云問道攜書長過此應多佳句詠秋風豈知塵土勞勞牛馬奔走水雲勝槩夢想不及讀斯句也始悠然遐想知有淸泠綠樹矣裁詩奉答卽以誌愧

欲謝塵喧伴野鷗西巖爲築草堂幽一隄柳色穿雲轉百道溪聲接檻流君昨懷余勞惠願年來人事苦淹留新詩冥兀傳城市動我沙村無限秋

題趙子昂所畫元人校獵卷

旌旗漠漠馬盤空雉尾花裾結束同滿目蕭森行殺氣高堂彷彿響沙風身翻鐙底鞭驚兔箭没雲中落過鴻今日披圖猶痛絕王孫貌此亦何哉

贈南宮張太史映纖

神交幾載今投紵一笑相看卽故人客裏連宵多聚飲雪中殘臘已生春醉醒隨意談方劇出處無心道始眞際會如君宜自奮休憐郭泰在風塵

避俗猶嫌俗未忘漫從知己較行藏青雲惟子仍貧累皁帽如余亦士常閱世徒然多慷慨論交不但以文章獨愁

同調歸思切莫訝燈前數舉觴

鄭子勉老伯客遊乾侯屢勞書問兼學寄詩索答

分携憶昨話深更老病供驅慘別情薄俗無援非異理怪
君何計得同聲減愁欲報書難盡背燭孤吟夜不明客館
此時能醉否多應對雪憶柴荆
修竹牙籤共一庭朝昏杖履接儀型敢從父執論交道細
把鄭詩勸座銘發願久虛長夜飲歸鴻遊共客窗聽始知
離索無退邇幾日相思鬢已星
聖代容君隱薜蘿千秋吾道向蹉跎最憐垂老擬貧累無
計分憂奈別何名下交遊推轂盛客中詩句寄余多歸鞍

風指當除歲春色園林且嘯歌

奉陪王郡司馬殺振開壇講學並序政教始終

昭代儒宗仰百泉孫鍾元先生昔講學蘇門于公今又得眞詮不愧宋
陸無同異不以天人較後先義利分時方見道彝倫盡處
始爲賢任教曲學矜才智遙望宮墻未敢前
聖主憂勤日旰衣人情猶自昧從違學干利祿詩書賤政
出刑名古道微不有深衷存獨是安知世俗已全非淸光
靜浥消諸念每自吟風弄月歸
堯何千秋運莫回霸餘風俗日淪摧天教絕學開吾黨帝
屈儒臣佐郡來體用全歸鄒魯業經權不是漢唐才試看

敷化方旬月氣轉敦龐士就栽
篤開還謫去漳河回首仁風數月過隨處有民皆道好此
方無福奈公何思從坦履攜家往擬說棠陰遺愛多不朽
已全三盛事里諸榮裡帶驪歌

元夕招同人賞燈寄懷路庶常元升表弟

黃昏歌鼓集比鄰雪霽朱欄月倍新千里華燈同此夕一
庭芳草又生春詩才華下今誰好交道天涯我最眞未省
故人懷故否相思不敢寄書頻

莫乾中招飲林園霽雨時至流連信宿而返

羨君棲息地偏幽攜侶躋攀作勝遊檻外孤亭臨野闊花

間曲水帶香流高歌入夜笙簫合細酌傾懷笑語稠放是
怡情歸未得滿天陰雨散春愁

西山作

巖畔人家樹杪棲閒憑正與遠峰齊滿山紅葉新過雨杖
撥晴雲渡碧溪

西巖草堂

西巖風景類江鄉高柳陰深是草堂百道淸溪烟外轉夢
中猶覺水聲涼

夏夜

欲眠不眠夜淸涼明月無聲入我堂童子亂摧花影卧微

風不動烟蒼蒼

夏日

塵喧不到卽山家夏日陰陰戀鳥譁昨夜雨聲來枕畔曉風開盡石榴花

南橋送客

飲罷溪橋折柳行隔林風送馬嘶聲斜陽脉脉輕塵外白鷺羣飛秋水明

右耐俗軒詩五卷永年申敬立先生所著也先生爲明太僕寺丞端愍公之孫而孝廉觀仲君涵煜之子世父鳧盟君涵光以詩雄長河朔與弟隨叔涵盼及同邑張𧼈與㠭趙秋水湛曲周劉津逮遂源雞澤殷伯巖岳相倡和號爲廣平六子諸人相繼凋謝而先生繼其後先生旣襲累世忠孝紹承家學不樂仕進以副貢生授唐縣教諭不就職居里中凡所蘊蓄一發於詩詩以眞摯爲宗指事類情能達人難達之意而意所不盡復往往託爲寓言

四庫全書存目稱其五言古體源出阮嗣宗詠懷陳伯玉張曲江感遇而逦思取徑出入蘇黃頗爲拔俗惟病其或有快縱纖佻買相之弊誠定論矣然卓識宏議扶剔精奧

奇氣鬱勃於行間棨中與寄元翁論詩之篇以性情義理爲先庶乎三百篇風人之旨此邪作者自鳧盟後未有或之先也余昔年修志之役搜訪遺書得見邑人張孝廉蓺逃中校本九卷諸體皆備與

四庫存目但錄五古三卷者不同先生平生精力專於五言他體未能稱是存者亦復寥寥當時採擇進呈不爲無見余病原編叢雜不辭固陋重爲釐訂少夫其應酬之作及不甚雅馴者存爲五卷屬邑孝廉胡君月舫校而刊之夫先生之詩與端愍鳧盟隨叔諸集同垂不朽不特一門

之盛抑亦邦邑之光也余非徒以表彰先生之潜德亦欲
後之讀是詩者知所觀感興起云爾
光緒七年正月承年縣知縣江陰夏詒鈺識

耐俗軒詩集三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申頲撰頲字敬立廣平人副榜貢生明太僕寺丞佳允之孫涵光之姪也涵光所著聰山集以杜甫為宗頲詩則惟作古體無近體古體又皆五言無七言大抵源出阮籍詠懷陳子昂張九齡感遇多托意寓言之作而其運思取徑又出入於黃庭堅蘇軾之間頗為扳俗然其間或有縱筆一往傷於快縱者或有故以波峭取姿掩抑示意傷於纖佻者或有太涉理語傷於實相者瑕瑜互見尚未能一一超詣也

一溉堂詩集一卷

〔清〕余光耿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一溉堂詩集一卷》提要

原缺第一、二葉

七虞

一溉堂詩集

率山余光耿介遵著

五言古

擬古十九首

行行重行行門外路千折東齊西入秦南燕北走越問君何所之躑躅意未決君行既無定君歸詎有期君夢尋妾易妾夢到君迷青燈燗長夜酉夢待君歸

青青河畔草冬萎春已生如何紅顏子一悴不復榮有酒且斟酌無藥制頹齡王喬赤松子千載盡

虛名

青青陵上栢佳氣何鬱蟠左枝巢伭鶴右枝集青鸞黃雀東南來哀鳴聲悲酸仰彼叢柯暖翙翙不敢攀涇河瀉濁流渭水激清湍由來既以異依託良獨難

今日良宴會歡娛世所無美酒傾銀漢金盤承鳳雛莊周唱清言黃石出素書賓問夜何其主稱燕且譽人生苦變迫百歲半憂虞況我同心人山中久索居相見不爲樂相思徒區區

西北有高樓玲瓏八面窗長天接遠樹樹外捐咸

踼咸踼遊佚地冠蓋日相望玉勒山子馬金珥邯
鄲倡門戸羅旌節中庭戲猕鶩良人泥歡娛一去
屢星霜離别日以久故鄉日以忘坐使愁思婦悲
高涕泿泿
渺江采芙蓉花稀葉顛頹閉君胡爾爲歲風昨夜
[illegible]霜華不自持逢人成棄置萬物無盛衰得時道
[illegible]攬彼芙蓉花慨然發長嘆
明月皎夜光燭龍耀濟昔代謝催人老逼迫不少
[illegible]少年頗好奇自許功立就剛成封祭澤且壞豐
甘茂飛矢下聊城罰與夬鼠門徒手奉尺素泰工

屏左右蹉跎計不成髭白面忽瘦少猶不如人何
況進暮後願言赴崆峒采藥延年壽揮手謝交遊
努力衣文繡
冉冉孤生竹植節一何堅與君爲夫婦恩愛本纏
綿君心不自固忽受旁人言人言多反覆妾意無
變遷青山長在地白日長在天浮雲積陰翳不[illegible]
蔽眼前
庭中有奇樹經冬色不槁十年始成材亭亭如[illegible]
[illegible]衆人矜捷獲競言桃李好一歲開花繁三歲結
[illegible]半[illegible]殘霜雪至靡靡同腐艸根株本不堅[illegible]零

何足道
迢迢牽牛星皎皎明如瑱隔河望織女一歲一相
見羅敷亦有夫遠戍他鄉縣寒衣寄秋風幾度星
霜變始知天上人别離亦堪羨
驅車鶩言邁函關路阻修遙裁見高塚知是秦穰
侯生憑母后威車前列八騶折脇誰家子微語逞
戈矛甥舅恩既絕母子亦成仇若被王稽誤飲恨
歸荒丘語君且勿恨造物巧相酬山東有匹夫頷
頤涕沫流
東城高且長何王手中築杵聲未及終守陴人已

哭況復城中客與衰若轉轂華屋他人寢美服他
人服有酒不盡歡公等眞碌碌
驅車上東門遙見遠行客問君從何來言自太行
北太行山崔巍登陟心惻惻虎豹晝咆哮冰霜春
鬱積失足一蹉跌千載喪魂魄人生斯世間忽如
駒過隙飽食坐高堂疾病尚相逼胡爲千金軀冒
險試不測
去者日以疎來者知爲誰聽言念疇昔使我中心
悲昔我同門友盛年美威儀高談述仁義璀璨志
渴饑皓首成久要相愛莫相違壽命苦不延一旦

兩分飛文籍空滿目宿艸已離離昨夜夢中來攜手若平時臨別再三囑醒記尚依稀勸我立修名勿隨秋草萎

生年不滿百蹙蹙苦日短昨夜鬢髮垂今朝衣帶緩憶昔安期生授我藥一梳云是瓊蕊漿飲此百憂瀞壽命固金石羽毛生纂纂當時謝安相亡羊補未晚那知下弦月一缺難再滿有藥不早醫攬鏡徒憤懣

凜凜歲去暮行行久未歸毵毵被裋褐皚皚胥霜威犹犹寡親故伥伥無所之道逢鐘鼓喧報賽集叢祠旨酒清以冽犉牡甘且肥雜沓坐童叟神既溥一巵一巵復一巵勸君且莫辭不識故鄉樂但視他鄉兒

孟冬寒氣至木落草蕭蕭嚴霜被中夜白日慘不驕蟋蟀棲床頭音響何寂寥貧者襲裋褐富者御黑貂裋褐雖云陋亦足蔽風飈輕暖黑貂裘非我心所要

客從遠方來貽我雙吳鈎晶光射日月炯炯照人眸我聞昔鑄此殺子邀重酬君王不識察一呼聲啾啾至今千載下白晝鬼神愁願因烈士心取彼仇人頭

明月何皎皎照我碧紗幃三載見圓缺良人不在茲月光老圓缺人生老別離安得天邊月一盈不復虧

富春道中

孤蓬破曉烟面面迎青嶼平川綠一篙怪石了未阻戍冷埋荒雲風急剪人語暖氣作霜遲汀樹列楚楚白鷺下長空飛鳴隨其侶本無稻粱謀逍遙應讓汝

釣臺

陳吳奮白挺雷俟事漢高耿鄧應赤伏先生臥蓬蒿丈夫志四海誰肯避賢勞纓冕既有人不妨善其刀要領請君房節朴氣何豪豈若商山皓出處等鴻毛我來弔清風寒江浪滔滔但記巑岏石千秋吳謝翱

西洲夜泊

小邑環清溪喧啾鳥雀樂烟火百餘家大僅敵村落枕山當城垣結艇通畧約客心爭前途揚舲不宵泊晻曖雲外日餘光澹蕭索霧重氣濛濛灘高石磊硌舵牙剨有聲欲發翻束縛一葦笑觸篙子

子中流閣寒雨暗疎燈狂風欺敗蒻江濤枕上傾夢寬失棲託遙憐鬼嘯悲警夜如孤鶴

古意

白日出扶桑流光乃在西迴轡轉濛汜返照落東谿男兒心無定不隨身所栖譬彼登嶺人過眼便成低莫以掌中花笑此路旁泥春風吹蘼蕪一歲一萋萋

二

灼灼園中花榮榮堦前草草長色依然花開不長好窈窕秦羅敷三十成醜老紈扇遇秋風棄捐在中道盛衰各有時逢君苦不早

錢塘江遇風

春淺雖驪龍天吳恣跋扈噓氣結陰雲腥風吹成雨孱顏兩岸山出沒在吞吐掉尾激海潮江行逆步武濤春天根掃沫濺雪花舞衆突無東西舟危強揹拄難招子胥冤未辨錢王弩心骨悸長年明神籲大賈履險慨依人衣袽猝何補浮休委自然忠信以爲主

哭易昉叔

別君曾幾日棄我忽長往歲運厄龍蛇靈夢良不爽白晝慘陰雲悲風嘯魍魎大廈誰支撐泰山失宗仰暑雨澒洞來不敢淚泱漭

二

吾門際中衰迷陽愁却曲饑寒不足論憂患相隨屬世情巧占風下石快所欲多君惟古歡肝膽明如燭借箸籌徙薪出卜商握粟但記烏當愛那知牛善觸可憐爲我家至死侘薄俗

三

伯鸞囊容死書來君語悲（希陶）中道昌谷歿（魫江）對我雪涕洟人材憐凋謝誰共璅支祁哀哉天夢夢碩果復自萎青衫斂黃髮長路泣孤兒日昨頻諗君鷄骨氣如絲坐我藥爐側片言不及私有若呂諫議張目司馬時綿力吾何堪冥漠仰佛仔

螢

大鈞播萬物糅雜紛難討丹鳥趐朱明含氣亦杲杲冷酸門青燐微光點睛昊簾溷影交加書帷迹如掃石火寧幾時宵行苦不早羅扇何足汚前身本腐草

老女嘆

妾有青銅鏡王母手中鑄腹背蟠蛟龍篆刻非常

庋酉照嫁時妝光芒不輕露荏苒二十年坐受紅
顏愧玉匣暗塵生繡鞶風日汚棄置獨關情拂拭
時一顧燭烱菱花寒團團月魄吐鏡面雖如新人
面已非故妾意先自慚那待旁人妒

送別胡浚城

山城春漸回小住爲佳耳問君何所爲匆匆戒行
李君言有老翁白髮門閭倚欲留勢不能欲別情
難已執手黯踟躕河梁悲風起丈夫志四方聚散
固常理去去無多談息壤方在彼

讀史雜咏

石勒布恩信祖逖歸擄掠華元登敵牀子反急然
諾人臣無私交硜硜在所畧商鞅虜魏卬天資又
刻薄惟有羊叔子蘇章齊槩䕶朝拜平吳箋鈴閣
暮饋藥

二

文士習夸毗虛聲互標榜附翼躡青雲意氣愈豪
上擘畫天下事掀髯而抵掌氷山一朝頹唾面成
罔兩不見何鄧輩誅夷爲曹爽不見八司馬投畀
走僻壤聽直問咎繇豈與亂人黨

三

欒黶方覆宗霍光隨赤族高明來鬼瞰貪黷相馳
逐慶之思懲羹動色戒輿服中庭焚塵尾清退史
所錄天道猶張弓到此忽顛覆二公雖誅夷千載
重卑牧

四

琥珀不拾腐磁石不引曲平居論正交薰蕕談杜
谷所得曾幾何肝膽忽相屬郿塢臍脊燃漢書不
可續劉惔却饔餐一語良忠告

五

二陸知名士况迺吳世臣晉逮不蹈海子犲不擊

秦廿共荀鳴鶴同望茂先塵國步既已改家聲亦
以淪豈獨華亭唳慚愧西風蓴

六

聖賢不語怪妖孽未嘗無人立啼貝丘被髮噪昆
吾守敍田蚡者魏其與灌夫赤章明禪代沈約遂
長徂豈眞有異物操戈相剪屠日暮氣醆衰弓影
現壁隅屋漏如可質周南任鼠呼

七

逃炎非逃富憂貧反賀貧胡椒八百斛元載坐焚
身虜利吾財耳遺憾石季倫達哉范少伯聚散等

屈伸用盡計然策始終手不龜不然至巨萬寧復
需後人

警夜

昔爲吳越遊輕舠常獨往兩岸櫂歌清荒榛逝魍
魎拳脚臥孤蓬心閑境亦敞豈知來此中連宵目
眴眴遶空鳴天籟鼪鼯萑苻響李涉苦無詩羲輪
扶早上

舟過金山次岑嘉州慈恩塔韻和程侶袮

石勢如秋菌盤盤矗鮫宮根孤不盈握縹緲泛虛
空周遶地脈絕扶持賴鬼工何代結構盡高標聳

佐穹水惟驚佛燈跋扈鼓狂風力欲驅巨鰲蹴湖
港向東那知八面窗安穩敞玲瓏憶昔蘸飛濤遡
詩半醉中揭來廿載餘烟水隔濛濛空聽江寺外
鐘磬闡禪宗停棹恣遐矚結想方無窮

重修報恩寺再與侶袮次前韻

羅刹飆火輪鬱攸繞梵宮九級窣堵坡彈指盡虛
空烟昏萬佛愁無靈名雨工奎藻散紅光飄颺歸
蒼穹名籓驚入告濱居隨巽風忍令厖桁闕西飛
不復東班爾搆瓌材危梯架玲瓏閃鑠金鳳矮蜿
紅人雲中六朝登眺處依舊俯空濛粥飯兩廊僧

南北浪分宗不有威靈護誰資覺道窮

舟行雜咏

吳儂誇使馬舴艋不容大凌虛縱所如東西受掀
簸碧浪響蕭蕭枕書聊偃臥夢入故山中風撼竹
千箇

二

櫂歌聲斷續因風來遠聽不知所云何長與鳴鷄
應波濤了不驚激聒亦清淨時復遇來船疾呼破
烟暝

三

曠蕩水雲鄉廿年長作客衣染浦烟蒼頭比浪花
白不待問篙工望帘早知驛勞勞復遠征浮生何
日隙

四

買醉傍漁舟餘錢及菱藕明月與清風舉目皆吾
友况復一帆懸笑言集曹偶努力事杯鎗浮名任
身後

飲壽春庵同程侶袮用杜工部玉華宮韻

竹影舞斜陽森森覆屋厖愛此空翠光遶石坐竹
下天風吹海濤浩淼當襟瀉響落秋磬聲梵唄助

瀧灑山僧舊相識一榻三年假重來[illegible]不[illegible]夜月
驚奔馬執手情依依深杯酒頻把笑指壞壁詩[illegible]
是君題者

扣舟行

舟行不畏泥陰晴良可聽昨夜晚霞明人言晴有
應起坐望長空雲消心亦净始知霽色佳絕勝千
山暝

春雨

殘春餘半月百花開欲了風雨忽生寒布袍怯清
曉巷口燕泥深陌上絳喧少愁絕採茶人柔枝一

夜老

過嶺

霜氣感鳴鷄市聲喧執冢疊石界中流滿船妨睡
美轆轤繫帆竿得錢先曳起裘輕挽不停上易下
彌駛艱艙走入船餘夢重料理似續不續間東西
逐烟水

雜詩

隴西有珍禽翩翩豊毛羽自負種類奇不與凡鳥
伍一朝陷樊籠千里斷齊管調舌學新聲依人寄
[illegible]廡遺客入門來爭先嘆鸚鵡人情空見憐誰識

中心苦

二

結友莫辭貧飲酒莫辭醇醇酎方入手滿面發陽
春薄酒不成醉空煩斟酌頻頻斟亦不恨所恨能
傷人君看張范交生死情相親羊勝公孫詭梁園
徒彬彬

五舍弟侍祖明府窮峽龍發脈處歸道其盛爲
各賦一章

船槽峽

夾岈列層巒扁舟爭欲上小槽復大槽如馬亦如
象河源不可窮陡地憑誰識為我覓長年乘風試
一往

角子尖

山怒蓄多年一發勢難抑直上末逾銳不煩真宰
削穎脫疑地穿氣盛任風掠日月碍升沉雷雨济
鋒鍔意在摩蒼穹豈屑爭頭角

重臺石

惟石何盤盤魚鱗相差次奇頓高且牢千載不頹
墜危哉巨靈手巧作累碁戲我欲陟其巔解衣臥
蒼翠夜半聽飛鸞中天發清吹

蝦蟆石

媧皇烹五石爲天壚漏牖脫然遺煨燼幻此形模醜溦聒苦不能公私爾何有努力鼓你明文河孕科斗

五星聚講

大鈞播萬物絪緼氣惟二岐之爲五行生尅互相嗣星辰麗乎天峯巒挺自地形象不同科一一配厥義森然五曜山羅列各依次不知講何書環聚但默識分明太極圖于茲洩其秘諸峯石纍纍點頭盡會意

文筆山

拔地秀崚嶒意態擬飛動大塊有文章空中任簸弄夜半海霞登往往花生夢腕力誰千鈞挈取隣池用

硯池

硯池何代物雲氣晝溟濛沙石鏤篆文靈源與天通可憐荒山裏有筆但書空墨汁無人蘸沉沉欲渴虹

月山

兒兔皎如盤流輝燭夜永人言七寶成有戶爲修祭那知清虛質瓴自荊山礦盼蝕幸無虧晶光掃己冷空留苔蘚斑髣髴山河影

日山

夸父追日馭宵旦苦代謝疾走閉崦嵫扼之無西下留燭淵界昏萬古長不夜只愁天鷄號暘烏近石鏃矯翼翔青冥羿弓不可射

庚午武林晤黃廉遠自餘姚來出其令伯梨洲先生詩曆見示且言先生垂念寒好意殊懇篤因賦長歌爲贈幷呈梨洲先生卽用詩曆中葉訒菴太史送董在中原韻

桐梢霹未聽剝啄聲滿門良友感羿淵觸熱背鄉園授我南雷詩蠡測見淵源韙心追大雅砭俗破巵言有如銜燭龍吐燄照羣昏煌煌一弓中日擊道已存鬪予負陋質詩書好從敦總角失庭訓緗靡討論冉冉歲月徂無媒近帝閽頻年逼飢驅長路苦崩奔斷梗委中衢愴惻念本根今也冬冽萎昔也春胡溫今也賤如土昔也貴如璠登言先太宰聲價重三君狂瀾手自障排奸舌忍捫感時憂天傾屹立等崑崙激彼節而怒蔽日盪妖雲含沙射人影鬼蜮毒無垠君家忠端公批鱗懍詭琅

元黃戰屢交涇渭涵不分生嘆同文館羅織獄紛
紛處堂巢既覆大廈棟亦焚至今兩家裔譚虎尚
逡巡偉哉梨洲翁薪火傳其真才名動黼座獻策
薄河汾閑情戀山水老癖寄典墳忠門有孝子吾
道訶功臣經師與人師四海歸一身況聞在留都
文酒集嘉賓金甌正全盛鐵鎖未沉淪當時交吾
父情好日以殷倏忽改滄桑僅能隔位纏項者聞
君言念舊意猶勤飈子何敢當庶幾慰亡親從此
羹牆夢長繞姚江濱

遊華原曲水

沿溪徑未窮怒石忽攔截剗然一罅通天人世界
別谽谺虎豹窟悄愴蛟龍穴潭深屯宿雨壁峭挂
晴雪噴日光生寒沾雲濕欲結萬恠眩心覔雙聠
飽饕餮渟蓄不知源澒洞縱一決空谿苦難容石
骸乘磯咽膨脝䟕盤雄促縮瓶㼜劣翁受不須臾
迸溢繞器裂或吼無射鐘或應蕤賓鐵或噫大塊
氣或中嚴鼓節急響奪人聲相對慴所說麾手招
童子指示觴壺列石床如掌平境淨纖埃滅溝水
判西東屈曲抱雌雄我來秋氣深輕裘須已挐坐
久轉蕭瑟酒酣耳不熱但覺吹面風時時飄玉屑

隔岈見腰鐮行歌樵歸嗅倘渴鹿皮翁好乞長生
訣慎勿貪看棋柯爛疉將醬

一溉堂詩集

率山余光耿介遵著

七言古

桃李篇爲宣城劉士希作

西園桃李密如麻東風一夜吹成花枝交葉亞紛搖曳平分春色競繁華桃性自甜李自苦無言對面隔秦楚辜負栽培青帝心煖共晴烟寒共雨古來李樹代桃僵而今桃根受李傷可憐度索神仙果摧殘斧斧若創吳剛何惟道旁斜爛人不食螬蠐猶牛棄其實

王都諫還姬詩

永州禮科都給事中王公連瑛字廉夫登康熙甲辰進士初授安肅令以廉能內召旋壬丁卯闈試因被議遂隱不仕久之夫人卒子覶慮無以承公歡乃走金陵買一姬歸侍公公怒曰是豈諭親于道者邪急呼其父還之父惶恐不敢應公笑曰若慮無以償吾直耳乃取原券大書其尾畀之且曰慎擇壻無再售爲人妾否者吾知且罪汝父跪捧券泣裂女所衣絳衣一幅書公姓字爵里懷之而去女姓蕭氏有殊色始至之日父獻女所弄琴及其詩畫冀以動公公皆屏弗顧嗚呼可謂賢者矣

西莊都諫返初服蕭蕭紙帳眠幽獨公子多方祈慰親慷慨揮金買蛾綠蒲帆一夜江南開清歌巧笑望門來都諫聞之賑且怒秋棠底用汚寒梅疾歸莫遣弔閨闥聘錢饮汝議媒妁由來薄命坐紅顏風塵勿使再淪落牘尾批成意藹如翁女銜恩淚滿襦從此溫公宵秉燭不勞拱手答尚書

治疲

火樹銀花射月光照人乘醉治行疲見輩竊言何處去海燕塞鴻歲匆遽看君惆悵色可憐誰相逼追棄墓田答云此意非兒識我若不行汝何食兒曹拍手反唇譏君行幾見載米歸東家生男哺用哺父子不解別離苦

觀武士騎射

霜氣洗天天色淨鵰鶚光寒禁弱勁漢家閱闕選麒麟壯士臨風歌兢病鵰冠氄模繞城阪中丞卓騎東方來五色旌旗飄曉日三撾鼓角隱春雷班聲洶湧素支下沙埒新開看調馬青驪玉靶逞豪

華魚服犀兕羞爾雅騑騑總轡突圍出決澗崩崖等剽疾怒耳披風影不停輕蹄踣鐵勢將逸騰身轉掣金僕姑兎起鶻落爭倉卒餓鴟叫罷聳心穿司旌告獲響塡塡前騎欻過後騎及倒戟紅塵障碧天須臾三周次第遍勒韁當眥目閃電猨臂崢嶸裂帛封印紋燦爛桃花片定知褒鄂屬何人登弧先登已一戰別有蹣珊笑欵段珊瑚擊碎馳驟亂還淳小駟僕夷吾蹟草杜回墜天半由基絕技何處施李廣數奇秖自嘆紛紛籍籍人聲譁變栢圖外夕陽斜巧拙無因逃耳目游揚不得借齒牙豈若腐儒憑暗索神駿無恣騁駑欒

行路難

陸莫坦於羊腸坂水莫坦于鬼愁灘長安九市平如砥蚍蟠斗折浩漫漫浩漫漫眼欲眩歸路不如來路便築壇未乾獵狗烹辭輦還宮詠紈扇莫將人面比人心人面團團那會變

二

有酒願人勿飲我灌夫罵座賈奇禍有酒願我勿飲人杜蘭懷餅拜表陳風波泱漭來無地談笑之間已殺身何待張耳佩劍收麾下頸血始濺泜水

溅爲君歌君莫嗔南山麋鹿善抵觸平居嚙草常甡甡

由吳山東麓登鎮海樓懷古

吳山山上烟雲暖吳山山下管絃亂凌空何代起高樓截住吳山山一半華榱薜幰架修椽俯瞰飛濤落照邊黃屋只今無握髮朱門依舊記朝天朝天人去不復轉芳草重承趙家輦更鼓遙連宮漏長空紗閉對禁門掩可憐春秋燕還去逝事茫茫海東注空有樓頭碧闌干閱歷古今如旦暮羸得登高作賦人問老吳山東畔路

山山唯落𠰔

西風吹山山氣淨閑雲歸盡白無影羲和叱馭過崦嵫欲下不下光烱烱流霞絢采滿長空萬壑千巖一照中試從西岫望東阜倚崖有樹盡丹楓却笑山靈不解飲酡顏向晚與人同

後白鹿山房歌壽春庵是青藤草表處最余僧爲作歌項與俗絲來遊山僧因言罷干少保而髡之者即此庵僧也因再成此篇

青藤山人氣岸㷀肇搖光㭬歷臺閣有才無命老風塵日逐齋魚飽飫飥山僧不識人中龍雷霆激怒吼晴空血肉淋漓流堦𠃉遊寬悔惜碧紗籠壁

毗蒂芥囤區區豕立人啼鬼亦愚劍樹刀山同幻
泡生𡿺況與才人俱試看西風過客弔青藤何人
不問杖鍫僧

打閘行

天庚朗朗輓飛急湏洞黃流恣東溢何年疏鑿起
新河歕薄衆流紛滓潏岸石谿谺結束牢戶限出
人防奔逸夏雪冬靁白晝交但少鬼愁灘崒嵂翻
翩舸艦影連雲上水偏輸下水伕長年醵錢爭募
工車絞轆轤人挽繂首下尻高背傴僂狀肖詔夫
拜私室邪許譁歷語不聞邀聆節奏應徐疾偶爾

中流捩柁偏進步未三退已七凌兢正苦上竿難
倏遇官船迹更尼鼓吹旌旗奪路來茂視旁舟等
螘虱前驅猛氣貫鬖髿白棒黑繩高訶叱截滿閘
高輓不前往往自辰幾至戌民船閘底相對愁未
知今日是明日倖上儼然戰勝還指麾各自誇妙
術我曹脫險亦欣欣排列酒盃雜詩筆舟人勸我
莫譁囂四十八閘今纔一

黃海歌

黃山崒嵂摩天起頫眎白嶽如孫子鼎湖古帝奇
丹鑪圖經靈異艷人齒神仙欵忽然不然但見羅

胸激目盡雲烟一峰變滅一峰湧十洲三島坐相
連硃砂流液石生松宮闕金銀蜃氣中木華縱負
賦海才難將勺蠡測蓬萊

割股歌 江寧陳天錫封股療親或有譏其過舉者李蘇也作長歌辨之屬余和焉

隴西才子今太白斗酒一傾詩滿壁長歌慷慨氣
飛騰美刺堪爲風雅敵楓落江寒夜聚首眎我以
詩飲我酒醉中流涕說陳生毒罵世情不容口吁
嗟乎天壤所重惟大倫巍巍堂上況生身披肝瀝
膽無至性柔聲下氣總塗人偉哉陳生孝純篤痛
親呻吟刲其肉濺血淋漓天欲昏擲刀從容看不

蹙鳳髓無髓抵甘芬梟鏡有腸知悔哭壯士頭顱
本報恩一臠奉親寧非福勸君勿爲陳生悲我亦
少孤依慈幃前年妄作安腸夢絕飛一訣負烏私
漫身有肉不及割桮成脯腊竟奚裨陳生陳生創
雖鉅何如我痛長决肌甚嘆人言枉刻覈鴻鵠之
心燕難度爾時若復計褒譏昆刀未提膽先落縱
侖刲得肉如山煮入銅桃亦糟粕

進香謠

敲圓鑼唱佛號婦女蹣跚丁壯導千里漫言路迢
迢身毒有人行尚到餐風沐雨犯星霜陸駕車馬

水駕航逆旅人家八九月蒸藜炊黍待進香去年
九華進香還買得孤兒負郭田今年進香何所祝
報賽前恩祈後福鵲爐煙裏一片心不敢告人敢
告佛休嗔佛意太慈悲紙灰亂撲郎低首空中之
轂如掣響九華高高無客上 世言山下靈官最神心跡不端者輒鞭之然卒未見有被殛者也

擬古鐃歌辭八首恭頌塞北蕩平

聖人出

鼉鼓鳴鯨鐘鏗戈矛耀日鋒稜稜呵風叱雨鞭雷
霆重關路峻曠莽沙平宸居豈不逸馳驅萬里為

蒼生聖人出天下寧

君馬黃

君馬黃臣馬蒼塞草青青夏正長君馬北出臣馬
西來臣馬隨君馬疾走夜銜枚臣從馬上彎弧射
天狼立落君馬下

遠如期

塞雲白茫茫一望萬餘里狐兎與豺狼何來復何
止偉哉吾
皇包勝算指顧之間窮終始誰言遠難期成功已
在此

艾如張

出關門坦以紆千騎萬幕布列平蕪黃鉞白旄左
右指變合風雲背孤虛艾蓬藋張網罟壯士稽怒
鬬如彪虎搏熊羆兕一劍之威何足數當為君王
攫取貔貅來釁鼓

思悲翁

鬼窟狡以深翁子相聚處探穴者何人縛子如縛
鼠子與翁離淚落如雨翁謂吾子勿潸然往事良
已誤今日復何言顏面不堪輿櫬要領不勝戈鋋
吾當作計伏天誅與爾相期在黃泉

上之回

上之回傳警蹕紅雲飄飄天半溢邊關父老臨塞
岐路昔喜聖人出今喜聖人歸旗旐翩翩四牡騤
騤將士凱歌鐃鼓鞺飛餘聲詰屈妃呼豨

臨高臺 時值太和殿鼎成

崒嵂天門開宮殿中間起華榱架虹梁磐石固基
址山龍煌煌負黼扆萬國衣冠齊拜跪誦聖德慶
成功願今
皇帝陛下三萬八千歲歲歲朝賀臨此宮

將進酒

將進酒娛君王君王謙謙讓未遑爲
朕酌秬鬯齋祓早升香還將餘瀝灑下方下方歡
洽
朕迺稱觴

一溉堂詩集

辛山余光耿介遵著

五言排律

恭頌 聖孝

泰運膺圖籙乾符握斗杓山川全貢禹雲漢競瞻
堯尊養皇儀備齋蓤聖性超宜仁凝宋祉太姒啓
周祧洩洩娛溫凊雍雍接暮朝方期壽域敞乍見
婺星搖祝冊陳珪璧郊壇蒳脾背帶圍長不解藥
餌手親調冥漢天門迥沉迷月彩銷瑤池歸翟茀
寰海遏英韶玉押東園出褘衣北首招苫廬晚獨
御溢米晝常栫淚逐宮花落愁隨朔雪飄宅憂正
怛怛伏闕已嘵嘵俯念蒼生重勉臨紫禁朝感時
驚改火䔥日聽鳴鑣蜃衛傳呼肅龍輴纚紼彯颻
風激楚輓松霧咽清簫撤奠銜哀切攀輀駐蹕遙
泉原規邃窨梧檟樹天喬金爵觚稜峻石麟蹲踞
驕眾恩待祔王鹵簿促歸軺鴻號熙千禩歡心洽
百僚窺斎神盼釁假廟與光昭汪濊霑遐邇馨香
達泬寥岐豐追懿躅嬀汭抗芳標至德堪來雉祥
和欲化梟遺羹看退食懷橘遍垂髫鷄犬家同乳
芝蓂歲茁苗綏邦隆孝治擊壤奏康謠

一溉堂詩集

率山余光耿介遵著

七言排律

三賢祠詩并序

蓋聞文翁化蜀聿隆禮教之振興國老巡吳不替仁賢之妥侑作祠堂于富春渚上小范載賡夫雲山勒碑記于揭陽海邊大蘇祇薦其蕉荔凡以高風足式由之立懦廉頑要必鉅典克修先以崇儒重道惟我三韓張老夫子氣鍾豐鎬胄列崔盧單父

揮弦宓賤之韶華正茂武城淬刃言游之文學旁敷稟暮夜之知四載懸魚如一日沛陽和之澤三春馴雉遍千邨固宜登崇政以說書　聖主賚其啓沃何止莅分寧而折獄老吏遜此精明迺于戴星省日之餘爰昇弄月吟風之趣謂星江爲鄒魯鼎峙之國洛水實濟其淵源而汴宋得孔孟薪傳之宗濂溪尤導夫先路尊祠合奠淳熙大啓于周侯卜吉升墟嘉靖更新于曾令前者開後者繼道術炳若中天士斯愿民斯淳聲名冠乎江左何居諸之代謝桑海以變遷訪禹廟之遺梁龍飛已久撫孔庭之藏璧魔去多時沙礫縱横空有蛩聲唫夜月黍苗高下曾無鴟吻門西風雖曩哲之芳徽不逐流波而迅逝豈累朝之壇坫甘隨茂草以俱荒俸裁冰餘期蠲火見鞠千尋之蟠木根柢離奇闢數仞之崇基規模壯濶罘罳畫敞秋嘗春禴增輝精爽宵臨霧蓋颷輪有赫天心應瑞光浮五色之雲地氣効靈芽苗再生之柏（彩雲獻瑞枯柏）

（重榮皆三賢祠在事）凡玆髦士競快駿奔越在寒門尤深雀躍蓋三賢陟降之地本先卿傳習之堂牛耳鷄壇麟鳳方嚮儀羽鷺湖鹿洞蔦魚頓入爰書姓字標題于黨碑根株搜剔乎講院（天啓初魏忠賢黨張訥疏請拆毀天下書院解助大工指先冢卿及鄒忠介馮恭定孫文介爲僞學四大頭目）桃僵可代任巢破以何辭果碩堪存卽辔投而勿悔（時三賢祠亦在毀中先卿竇產贖之）彌天謗讟燎原下逮季通（蔡元定坐朱子黨諭竄先卿罹厰時歙邑畢公懋良秋浦鄒公三俊亦坐罷后皆爲名臣）殁世輿評祔食遙同養正（張敦頤字養正爲京谿先生贖還祠）

田至今祔祀朱子家廟崇祀末哲學金公
蕭宋興諭以先卿衛祠有功特舉配享三
賢祠行諸當日出人心彝秉之公延及今茲
垂子姓宗祊之寵忝衣冠之末屬負荷含
愧于析薪覩榱桷之重光祼將竊榮于褒
家聊抽毫以志幸用拜手而揚休

煌煌五緯暎奎明文教昭融紀汴京儀象圖邊窗
草綠簞瓢樂處午風輕道州氣接呂平秀洛浦波
分泗水清短榻有人生夜悟侯師聖訪學于周子周子與之對榻夜談
三日大有開發皐比無喙遲雷鳴用張子事淵源遙遡雖師友
品望相權亦弟兄富美宮墻同祔食蒸嘗俎豆萃

精英數傳滴乳歸徽國一瓣清香出婺城周擲靈
叢功已鉅曾垂燕翼烈尤宏祥雲擁檻頻書瑞碩
彥登壇狎立盟父老到今稱慶曆兒童自幼淑周
程光熹代降佐黃亂崔魏交深水火爭端禮植碑
排衆正汝南鉤黨首先卿幾令風月弦歌地坐見
荊榛狐兎橫勉斥圭田輸內帑恐畱隟地待躬耕
蓋棺品定千秋論崇祀家沾百世榮物換星移經
幾度天開地闢事全更芹芽依舊羞明水蒿徑憑
誰問壽櫺過客登臨空想像韶光荏苒絕經營恭
惟茂宰崇明德大闡儒宗潤太平攬轡遺基三歎

起探甕廉倅一時傾流丹燦燦擬知樂例屢馮馮
犬不驚胥殿歸然欣再復孔門從此賴支撐堂皇
日朗威凌厲鐘鼓霜高韻送迎蕭艾烟升神肸蠁
琴書澤溥士嚶嚶錦屏桃李乘春艷繡渚蘭蓀向
雨萌象管臨池花入夢金閨脩跡醉吹笙胸蟠斑
玦勤追琢心擬旂常勒姓名風草化神緣樹幟菁
莪報重勝稱觥轎軒豈獨標材美黼座還看辨政
成惟有蚕蟲增惕息聖修祖武任難并

一溉堂詩集

率山余光耿介遵著

五言律

和桃花源記集字詩原韻（不足爲外人道也以前用平韻以後用仄韻）

垂髫船爲屋業從先世初溪緣捕卽有食不嘆無餘予出時隨犬人來率問魚南中山水足一路樂何如

二

桃是何人種花時草復芳行行欣境曠步步入林光夾岸乃無竹平田不樹桑窮源來絕地路遠欲相忘

三

水嘆林中盡逢山忽自怡何緣得詣此向並未知之口狹如無路人通儼有時停船扶岸入光處步相隨

四

旣入山開豁邨鷄便亂鬧桑田初日明竹屋落花紛土曠人知樂時良犬自欣此爲何郡邑欲往訊之云

五

南陌交村口言尋大路行逢人皆見異問語各相驚何處漁家子來隨芳樹英延還設草具酒欲與池平

六

率屬初來此數家具一船入山今足樂避亂自其先緣絕世間雜衣餘者後鮮通村無大小日種舍南田

七

今日初聞晉前時甚病秦漢高未數世魏武復何人各恍言辭異相要來往親無驚桑落盡並舍有餘津

八

往復人交訊云云未得終家家田舍悉一一語言通女間避花外子紛延竹中纔停便隔月衣食欲忘窮

九

欣此知交美辭還未欲論其如異土著終不忘漁村小作今時隔先要後日言至家率子女作屋並花源

十

見犬欲忘犬聞鷄不是鷄其間境自曠此外論昔
迷去作花前酒日恰舍下妻道逢親屬問無說[illegible]
桃溪

十一

美境一時無曠然忽出戶草交路欲迷花落地元
有蠹日率忘魚旣辭還嘆酒漁具著船中向屬何
人守

十二

欲去復停船一行詠一步源求亂雜花路訊芳[illegible]

樹世外得良緣其中自有數知交如樂聞問戶酒
先具

十三

美食與鮮衣世緣紛所向山高復水遠此樂無人
尚竹樹一溪隔田池隨處曠終爲黃犬嘆出自咸
陽相

十四

郡守世高人得聞知嘆美通津豁遠山交戶屬之
子捨棠遂來前爲言見若此尋源何日行船尚著
溪水

十五

聞之守果欣卽遣郡人至並水入前溪尋山隨向
誌欲從窮髮外得見扶桑異樂地有無中津迷忽
不遂

十六

曠朗數家村隔來無十日若云步伍亂乃有向人
率士女旣親逢言辭還具悉所聞如所見百不得
其一

十七

守也及其還聞言恍所遣秦人尚得來晉地乃無

見路嘆亂花迷山知曠世間儼如良驥足終絕水
中便

十八

竝世劉家子道高業自足百紛無所雜至樂便相
屬聞有山餘山言尋路外路何處是漁村扶船欣
與捕

十九

果得逢山人草衣今便著中男隨出入黃口與怡
樂世亂旣無驚時平還不若遺行欣有日百病忽
交作

二十

此人一去世世皆雜人處日落花無言山迷口不語何知溪水外竹樹足相與間見漁家船尋桃怡子女

和袁恒山補遺韻一律

說及桃源樂是家咸欲舍所云頁有之其地絕無也何乃高人論尚紛百世下極言鷄不叙此即迷津者

同程天咫登吳山絕頂因過丁仙亭遇雨限賦二首

石磴千盤上塵懷萬斛空湖天連草碧海日漏江紅城郭烟雲外昇平歌舞中重來應有日難得故人同

二

跨鶴何年事遺骸寄此龕洞深迷日月樹古閉烟嵐天意陰晴幻人謀泉石貪舐憐康樂屐苔徑滑難堪

即事

幽居人事隔一杖倚柴門水去疑無路山開別有村牧雲湧日影違樹綴霜痕寒氣宵來重呼童埋

酒尊

柴林 方有懷讀書處

遊軸勞覓夢幽棲慰此回山隨雲氣變窗傍水聲開恠石攢深莽長松護古苔兒童貪選勝茶熟不歸來

二

但有烟霞趣荒凉亦復佳房櫳新補葺詩畫舊安排采藥時逢鹿臨池不禁蛙初秋寒意重惆悵骨如柴

三

仄徑攀緣上盤旋地勢尊江聲來九派野色散千村霧重鴉難度林深日易昏青鞋吾有約到此愜心魂

四

小築成幽逈居然物外心鶯花違定候鷄犬識常音遠岫青排闥寒雲白覆衾終朝塵事隔抱膝足長吟

冬歸雜咏

咄咄成何事頻年費苦辛衰軀泥帶雪面瘦凍生塵母笑痴兒長年來兒建隨余遠出妻言急債嗔溺人偏有

問梅逗幾分春

二

好客聞風集衡門映日開暫歸惟兩月痛飲欲千杯茶蓼甘餘味蓬蒿稱不才躬耕如有地誓志守南陔

三

久晴懷抱愜丘壑任流連近事逢人問狂歌付客傳村烟寒薄暮市價競殘年屈指陽春到風光一倍妍

遊南屏山下別業

草閣倚湖濱蕭疎隔市塵濃陰紛滿袖烟火淡無隣惟石知逢怒鬧雲不避人泉聲欺醉臥汩汩濕衣巾

戴士純見留小飲

咫尺過從密清言愛夜闌忘形無主客隨意共杯盤月影花搖碎蛩吟露浸寒頻年羈旅恨一夕爲君寬

家慈壽辰喜方有懷姊丈枉過

客路輕千里肩輿帶雪痕君能行古道我未報覲恩俗朴貧逾儉天長誼更敦青燈依病榻此夕話

柴門家姊以疾故不得歸寧

紗帽洲遇風

孤洲水氣合星漢夜沉淪雲壓天低勢江空龍見身心隨南郭死命與左徒隣時制烏紗賤風波尚累人

兀兀

兀兀今如此頭顱已可知學緣中歲落病與秋風期有子變豚犬無家類顛鵰一尊空酹酎愁絕總難支

愁至

愁至渾無路乘虛不可防春隨花葬雨秋共月流霜故國關山夢少年歌舞場破除惟有酒偏爲盜齎糧

哭希陶叔

鶴骨擁羅衾疎簾暑氣侵淒涼三日話生死兩人心東野書纔發西州淚已淫原鴒空急難慟絕撫床琴方山先生王叔死已八日

二

心跡由來合鋒稜觸事生前身誇李泌異日許程嬰叔骨節珊珊以仙自命常憐余善病戲言當爲撫孤酒不甘人役棋偏惹

客尊黃泉無我在若箇可容卿

三

丹旐夫悠悠胥濤拍岸浮招覓雙蕭孁扶櫬一蒼頭日烈天何酷灘高鬼亦愁營丘重反本莫戀富春裘（吳太翁命書士爲畫小影杖言必位置我于桐江釣臺間）

立春試筆和家固齋兄

浮浮何碌碌寡和笑朱絃鬢髮長爲客囊空不貯錢家風留淡泊世路悞方圓窮老諸兄弟團圝又一年

程餇菴父執枉詩見懷次韻奉答

伊川樂道者早歲躡南榮圖史千秋業菰蘆四海名因風傳古調愛屋荷深情寂寂空山裏重聞舊友聲

二

槐宮驚昨夢樺蕚謝朝榮顧影羞淪落防人問姓名何當風雨夜不替歲寒情陟降音容在因君起嘆聲

三

兄弟都頗頷庭花慘不榮慈親朝缺養廉吏夕知名耕讀荒家學飄流狎世情樂安身後事相報亦

吞聲

四

山郭流鶯亂春深木向榮欵門將問字懷刺未通名塹坂風前恨江雲夢裏情幾時容北面聲欬接鐘聲

贈別洪大生仍用前韻

井邊曾種橘三世葉增榮業等山中相人專江左名披襟長道故握手倍關情桑梓無多路秋風聽鴈聲

閏三秋江舟泛次程餇菴韻

餘日積三三扁舟郭外潭祓除增勝事魚鳥入清談酒勁誰先北風和氣欲南垂將今昔感停櫂問羆龕

秋夜偶成

雲淨天如拭秋高氣已寒晚烟平不動凉月好誰看臥病拋書廢懷人怯夢殘蛩吟底事急作意近闌干

宋氏晪奎堂落成

晴敞南窗豁罘罳向日開山光穿牖入樹影度溪來沼曲知魚樂花雛護鳥摧探幽時有客掩卷[illegible]

逭階

二

千嶂樵歌合雙橋鄰浪屯天空流翠霧月近應黃
昏恠石當堦瀉岑樓拔地亭庭棍好封殖森立待
兒孫

晨餐口號

地瘠蔬芽健鹽慳鮓甕酸何須謀適口但欲取充
盤蒜力能增食椒香解禦寒飽來投箸笑一度又
朝餐

岑山巖徑不甚幽邃徒以竹木虧蔽引人入

勝而世俗擬之普陀殊不類也

傑閣俯波心嵐光四面侵浮空成世界借樹得幽
深梵唄傳村巷樵歌入遠岑只應山雨漲彷彿識
潮音

宿六港灘

客路記灘聲滔滔始此程時平輕夜泊篷破幸朝
晴有夢消吟諷無家諱姓名惟應沙上月來去照
心情

留別子愨貫柯諸上人

溪下憐三宿棲遲況兩年探花頻觸犬愛竹不憎

蟬苴與從頭闢窗明授意穿嘶無白鹿表只此仗
僧傳

二

偶得精藍榻幽棲恰一年敲詩宵乞火潑墨曉分
泉倦枕余方適塵緣世忽牽行裝君莫問生計總
風鳶

三

別酒正傳杯江船作意催春隨雨欲盡人與雁俱
回此日攜書去他時遣夢來雛僧方學句恨未見
成才

四

生計憐余拙歸心日夜勞那知挐別盞翻悔著征
袍路嘆塵中狹人憐世外高重來應有日著眼記
顛毛

錦覽

繞徑植仙葩臨窗映碧紗蜀江春濯錦瀛海夕飛
霞醞釀非關雨嬌嬈不是花西風經歷慣老去合
繁華

壽春庵偶作

地僻原依郭城高不礙江山形爭抱寺樹色亂歸

窗象敎何須問塵心夙已降只除纖芥累吟筆與
春俱

過吳峰嶺後窮溪流盡處

溪流行且盡勢轉壓于源一線穿巖泄千盤觸石
喧雲深躬老鱷晰峭慄啼猿不信叢叢外天開別
有村

次韻酬王汝山

青山容養拙一榻寄僧家日漏深深竹雨肥細細
花柴門無剝啄巷表任橫斜賴有君乘興能忘暑
路賒

二

不負南村約奇文許共評蓬心經歲亂倦眼一朝
明意愜時傾蓋宵攜更近樂山僧齊怪問昨夜忽
書聲

三

兼句頻把臂一話不嫌長病得故人減庭添秋雨
涼詩篇王給事書畫米元章叢桂風開近重來約
醉鄉

瞻胡天篤

藍溪清繞屋日有高軒來倒襲分詩卷盟心借酒
盃門庭忘近市兒妖解憐才愧我蓬蒿客亦逢青
眼開

二

謀身雖小道文士喜追攀贊短心如雪金揮氣似
山交能延四海屋不滿三間笑問南州榻由來可
得開

楊村莊喜程侶秝訪過

偶托芒鞵與逃虛不厭深病憐人乍起路恠客知
尋荒隴牛羊笛寒烟鸛鵲林一尊茅屋底相對試
初斟

楊村莊雜咏

前郁烟水外一杖怯橋危說鬼難尋客負暄聊當
醫市朝心不競稼圃學非遲只恐逢今歲西成已
怨吞

二

秋光連蔦蘿扶病過經過得意詩成少無心客到
多稻香浮碌碡霽色散坡陀老我孱顏骨何年穩
荷蓑

三

餐加薄粥煖放箸一開顏門啓霜中日烟消水外

山菜山分稜綠杓葉認林斑學篆晨征急農家逕我閑

四

俗朴因成俗村荒强號村雞鳩晨發晏酒暴夕尊渾但解操農器何曾到縣門相牛經一卷世世教兒孫

五

霜高葉落平阡陌失縱橫作客因人到尋山約伴行草荒無伏兎壟古有啼鼪晚發誰家急斜陽起碓聲

六

借得牛宮臥閑中與有餘茅茨雖造次蒿艾必芟除問齒憐人健埋名悔我疎郵童窺敝篋笑問此何書

七

偶來原不意欲去轉關心田父情喃別村醪細細斟雲浮山已隔路識夢能尋可惜無詩句留供老嫗吟

邗上九日同程侶𥟖作

不識登高路何妨着帽斜寒新欺白袷秋老說黃花客裏非無酒夢中各有家平生重九句又落楚城鴉

與陳蔚起舒寶田程侶𥟖晚酌

暮靄垂垂合遙天未了紅巷深難到月樹古易生風小飲何須醉閑吟不計工幽懷隨處愜況有素心同

雨後舟中漸有寒意

好雨隨秋至江風捲地來未能親短燭且欲戀深杯篷暗朝還掩簟凉晚怯開孱軀如滿貯一任別人猜

訪范尊堯不值

曲巷接清流當年記鳳遊我來方問字君去定尋秋堦葉紛初下庭書暴未收迎門有嬰子茗椀為淹留

極目

淮天供極目千里碧潺潺秋色全無樹斜陽不在山田廬依岈改香錮幾村閑惟得烟蓑底漁翁將亦斑

宿

霜月淨娟娟征帆照解懸地交齊魯界堤隔水雲

天寂寞憐津樹微茫認燹烟窮兵驚泊晚相戒慎
高眠

洪崑霞來索新詩書此答之

湯湯憐汶水晨夕一帆開雲爲經霜淨寒因得雪
催大堤爲見柳鄉夢早關梅此際無尊酒高吟何
處來

和友人除夕韻

流光老益促過眼等飛塵蹔短無方換尊深着意
親煖烟消雨雪鄉路隔參辰守歲休嗔懶明春未
是春

戲拆貧字成口號

微貧未得半入手早分開有分宜安分營財本乏
才清猶近貴相困莫結貪胎八面多逋負憑誰貧
貸來

次壁間韻贈萬道士

丹房春盎盎霞淨暖黃綿煮石晨催汲留雲醉擁
眠犬馴應舐藥梅瘦頻修仙檻外塵囂滿何曾到
眼前

江干雜興

掃捐傍江村雲深遠岫昏鳥棲朝怨樹犬曝午當
門有客催詩債無錢麼酒尊思歸憐病僕絮絮慰
方言

二

黯黯紅墻舊蕭蕭畫壁殘居人勤禁火道士不燒
丹草輭宵眠熱楓凋晝步寬只嫌親串過動輒問
長安

三

市語絕囂譁墻根一徑斜攤書時引睡對酒暫忘
家竈近塵侵硯爐深地煮茶今年雪意早竟不待
梅花

四

步屧過芳塘遷延不覺長狀迂人易識語雜性工
忘江岸新添市關門集遠商可憐梏葦外亦自宿
鴛鴦

五

木氣得霜收晴生隔岸洲物華時改換鄉信幾沉
浮老悔依人誤貧添失路愁何如蘇季子尚有黑
貂裘

六

杳杳復匌匌殘年鐘鼓聲潮梏鷁夢狹葉盡鳥爭

平細雨人收渡斜陽客出城端居無一事到處得
詩情

七

野色鬱蒼蒼人家夾岸長泥堅冬後路橋滑日中
霜魚價南風賤菰茅晚筍香江鄉吾舊習久任更
精詳

一溉堂詩集

率山余光耿介遵著

七言律

送家長兄之官富順

廿載林泉岸角巾御屏重紀姓名新不嫌去路如
天險長願居官似我貧戶口無多租易辦瘡痍初
起俗難馴下車定有中牟異早及春江放錦鱗

秋暮同方公執姚玉璣劉觀七湖樓眺飲和
公執韻

凌虛一葦共尋秋疎柳長堤卷書樓且復登臨舒
嘯傲何妨身世任沉浮草侵淺渚湖光破風捲殘
雲雨勢收聚散百年經幾度酒杯爭肯負良遊

挹青亭眺飲和姚玉璣韻

壘塊全消酒一觴況逢知己共他鄉秋風染樹山
腰紫海氣蒸雲日脚黃菊老多情偏爛熳亭孤有
客亦荒凉興酣落筆爭題咏石上淋漓墨幾行

登靈巖絕頂眺飲和玉璣韻

暫得浮生數日閑不辭杳屐屢尋山隔江潮落船
移岸遶寺鐘沉僧閉關酒覩平分霜葉戲苔痕散
作客衣斑登臨滿眼傷陳蹟指遍寒烟衰草間

秋夜獨坐

薄醉消殘已二更兒童熟睡任呼名貪披好句防人和直委空堂付鼠爭枕簟交秋涼入夢琴書過雨潤無聲鄉心不似窗前草吹動西風分外生

九日易昉叔招侍家外父及諸同人登高限工部藍田莊韻

入檻烟雲萬頃寬一尊破涕暫爲歡人從多難聯袂酒澆窮愁欲溺冠徑淺秋花遲晚節霜輕木葉戀新榮茱萸未用憂明歲烽火天心已厭看時外家爲賊所破避跡舍下

自金陵偕方絃長玫士鞭上過訪虛莊適有懷送素北下柴林將返菱湖因坐退一步分韻拈得六魚時絃長鞭上已先歸矣

經年風雨獨愁余萍梗他鄉慰索居世路自憐終見放貧交且喜未全疏持螯醉倚霜千樹擁鼻吟殘月一渠可惜燈前人易散離筵接日幾躊躇

素北別至蛟臺阻風而返再集贊存堂限賦一東

潤遐天外下遠鴻山色湖光一夕同烟艇已迷葭蘆白雨窗重剪燭花紅藏鬮送酒人爭巧扣鉢催

詩技欲窮遠道前期知不易牽衣還祝石尤風

固齋兄頌繫皖城賫故書分餽諸友余至適與僕遇發緘漫覩忽得　先冢卿小影于冊中驚泣捧歸口占志悼

燕別烏衣巷幾年今番手澤訢家傳罡風烈過咸陽火患海飄殘宛委緗不分尚書遺典後驚逢太傅似生前傷心迸洒千行淚頰上三毛亦泫然

宿沙埭

風塵飄泊誤儒冠路入千山去轉難裘敝恰經霜信早囊空不耐酒腸寬孤村月上人爭店長夜燈殘鼠嚙鞍最是寒蛩知客意床頭相對訴辛酸

哭曹子勉

惜別尊傾白露秋相思三載卜刀頭誤將肝膽期流輩頓使琴書負首丘塞北春風傳伏枕江南暮雨滯歸舟搥床有恨何人見五月周身仗敝裘

二

漠漠蒼天不可呼廬江乍喜已捐軀傷人最是憂思酷劇病那關醫術麤東野使來疑二日西河淚盡爲雙珠故衣兒女招魂祭路黑楓青識得無

醉後題壁

原缺第五十五葉

一曲悲歌酒一觴啞壺擊碎氣鴟張雲含雨意窗
先黑風作秋聲葉欲黃欻去處翻終抱恨生前阮
籍且徉狂丈夫有胆不難破可許庸人輕易嘗

江郎晚泊

淅瀝西風送晚凉殘荷雨後發新香數間茅屋環
秋水十幅蒲帆下夕陽倦鳥歸雲深滅跡流螢綴
蔓暗生光青帘接日標高價也趂槐花一度黃

城河初浚同查伊載宋鶴隣諸子夜泛

新綠涓涓照麗譙百年人語上輕舠迎風笛譜無
心合門月燈光作意驕慢轉蘭槳防輿盡微聞薌

澤欲覓銷魂詩一枕清宵夢知落西泠第幾橋

烟村渡

羅羅山鎖靄中天欸乃西來境豁然兩岸人家紅
樹外一溪殘照白鷗邊鄉心滿似將盈月詩思遲
如上水船眼底風光渾不異短帆重挂又經年

鍾山拜明太祖孝陵

金爵傾攲石馬斜橋山弓劍舊京華衣冠南渡香
烟斷警蹕東巡禮數加早見長陵非漢土固應淮
水絕王家傷心滿眼白楊樹落日西風噪亂鴉

二

自歎

孥浪搏風事渺茫年年鐵硯鎖空囊妄期燕雀知
鴻鵠坐使麒麟變犬羊筆上有花隨淚落門前無
路抵愁長東風漫道能融物不爲勞人散鬢霜

和家固齋兄踏青原韻

滴翠浮光滿澗阿東臯選勝集羊何春衫軟稱迎
風柳蠟屐青粘覆石蘿門巷人圍香徑窄寶花聲
傍畫樓多平川漸煖鳧鷖覺浴能雙雙戲淺莎

二

薺暖輕寒氣候更春從芳草穗中生霏霏樹隱紅

無數汩汩氷融綠有聲布穀曉催農器出鑽榆晚
散墅烟明兒童解愛韶光媚高引風鳶天外橫

三

睡足交疏射曉霞起隨鷄犬過山家貪搜野色扶
筇緩怕挂低枝著帽斜酒瀉玉船香泛蟻詩成金
谷墨如鴉綠章火速陳青帝罷遣東風上楝花

四

遲日融融卵色天風光何處不堪憐吹殘豔曲鶯
如和舞倦芳叢蝶欲眠社鼓聲酣疎雨後巾車影
散夕陽邊獨嫌酒渴增悵惘人面桃花憶去年

湖上踏青仍用前韻

條風吹暖鳳山阿笛裏寒梅剩幾何小艇乘流輕似葉遠烟縈樹碧于蘿六橋簪屐一春艷三竺香花二月多子野深情閑不得杖藜隨意踏青莎

二

踶事浮雲已代更豪華又逐太平生珊瑚夾道搖鞭影絃索因風合遠聲伍相山頭春色膩陸公祠畔酒旗明弓靴辮髮歸何處銀管齊嘘香霧横

三

繡閣朱甍爛若霞三吳都會萬人家共防奸鳥催

春盡爭借長繩挽日斜彩筆書卿詞吐鳳油車蘊小髻盤鴉至今寒食南屏路猶唱當年陌上花

四

莫爲勾留笑樂天桑陰三宿自生憐地隣滄海春先到雪滿招堤醉任眠雉堞平臨青嶂外鶯花新照赤欄邊龍驤萬斛塗金碧長記東封望幸年（湖有御舟年來新造以備巡幸者）

聞楚警有感

細草新蒲乍賣刀中原重見海鳧毛故人地接瀟湘近（龍眠姊家）逐客天愁灃顧高（家長兄尚羈蜀中）世亂無家心愈棘年荒有象目長蒿（時已彌月不雨）布衣不中封侯相坐對欃槍咏石壕

歲暮家固齋兄追用前韻復此奉和

[illegible]謚年華賦大刀故山寒雨結霜毛共憐患海彌天闊不見炊烟出屋高士到末流兵止芥人如我輩竟蓬蒿連朝券契徵收急更浚愁城百尺壕

雪夜月下觀梅

玉樹葳蕤玉屑霏平添林外兔光肥佳人對鏡調鉛粉仙客凌雲拔羽衣絕愛幽香添冷艷頗嫌瘦影礙清輝敲冰待續廣平賦梁苑南樓事總非

紫塢館中偶作

竹栢陰森綠一村層樓入夏尚春温水聲流去月常在山色壓來天欲吞載酒無人過問字買茶有客慢敲門閑心坐對初長日舊業丹鉛細討論

方甥虞律程表姪文三同集山齋小飲

山鄉土鼓樂年豐坐對秋堦菊數叢村釀出甕香帶白地鑪煨芋餤微紅親朋零落[illegible]貧後歲月銷磨聚散中話到蟬聯燈剪盡布袍蕭械不禁風

舟過金山有懷舊遊

宿雨濛濛結曉陰南徐烟樹欲平沉山空依傍一

夸豎風捲波濤四面侵曲檻連雲新點綴夕陽扶
病舊登臨翠幢最余所寓庵名秋色知何似載酒歸帆次
第尋

送別金龍友遊廣陵

鬢毛如雪氣崢嶸生計相憐草草成我為無家長
惜燕君今擇木忽還鶯舍霜岍柳枯難折映月邨
醪濁易傾後夜相思何處寄浙江潮不到蕪城

山意衝寒欲放梅

摵摵霜威晚襲衲南枝苔潤色重新山靈有意還
催雪風信無憑不待春隱躍暗香宵破夢玲瓏疎

蕋預傳神虢吟處士休高臥好對寒窗憶遠人

青蓮燈和廖蓮山夫子韻

層層側理剪春燈父老攜來意不輕細擘平分青
蓋艷寒光似映碧波明憑將十丈菩提舌難紀千
秋茂宰名此去朝天金作炬宵衣好為達輿情

二

渲染溪藤細結燈翩如綠蓋舞風輕一枝巧發初
春艷千擬長含片月明太華晴峰連翠色廬山刻
漏共燐名餘光莫惜分精照好慰寒宵靜屎情

壽春庵館中

紗廚輕度水沉烟小榻當風豎一編入檻山低將
出霧排簷樹密不遮天無人乞藥僧閑臥有客投
詩犬預傳咫尺紅塵宵漢隔初長端的日如年

再過岑山渡

如此烟巒儼畫成何須更附落伽名刹年突兀波
心動法鼓琳琅樹杪清偶語傾知人不俗頻來山
笑客多情憑誰兩岍鞭驅合阻我東遊一葉輕

睦州

瀧瀧高灘瀉浪渾日來風雨飽前村十年客路多
陳迹一片春蕪長舊痕附郭樵漁人語鬧撐天塔

帶水烟昏就船買得鄉黎嫩晚餚封柔到酒尊

楊溪

旋收篷櫓罷鳴榔入耳方言又一方渡口人閒看
客泊沙頭草嫩雜泉香落花風裏愁春暮歸鳥聲
中帶夕陽盡日烟邨來幾擊晴天不信影初長

贈吳[illegible]兼寄懷申令

雙槳搖搖附伴行春花春鳥共關情尊無可滿談
消日帆不能張浪喜晴氣壯何嫌鬚鬢改交疎郤
悔別離輕傳聞小阮才名艷此際因君意已傾

橫石灘

青山墜霧失嶙峋暖氣仵騰汙池巾滾滾清溪流
亂石疎疎碎雨餞殘春曉烟一抹雲生樹村舍三
家米貿薪到處淹留吾敢恨此行原不是歸人

街口

低篷八尺穩攢身異客譁嚚意亦親春水一江山
兩岸西風連日緯三人方言換盡聽多誤村店沽
頻認易眞惟有蘐巢飛倦鳥年年笑我到何因

京口友人留飲

楓蓼經霜不斷紅尊罏客輿滿江東金山月落潮
初上玉笛風高酒易空四海論交憐刻鵠廿年獻

賦愧雕蟲揮杯明日天涯路回首烟雲隔夢中

遊玻璃泉和壁間韻

高下亭臺枕碧山長淮千里落闌干泉聲瀉老苔
痕潤碑字磨平石髓乾逕轉箬枒愊力怯身當高
曠覺風寒此行自笑渾無賴好景應須特地看

再賦玻璃泉

細脉逶迤瀉出山潺潺瀉碧繞闌干千巖石瘦春
分潤萬竈瓶香晝不乾醉裏曲肱驚夢爽漱餘高
咏助詩寒何當把向磾碶徹底通明一色看

袁令尹招同李重五程香升丁晟臣遊玻璃泉

宴集再用前韻

半爲探泉半訪山翩翩裙屐照河干長廊送目天
迴闊暮色侵人酒易乾蛩語冷催燈影瘦馬蹄醉
踏月華寒天涯聚散非容易莫把良遊造次看

再和丁晟臣

石磴拳跨徑屈盤聽泉洗酌近闌干雅旅浩浩粘
天濕秋氣蕭蕭落葉乾客愛搜奇凌絕險風生蕭
暮作輕寒賓僚不減錢公盛燈火歸鞍夾路看

奉和張大中丞龜山原韻

御風仙袖喜憑虛雲氣烟光匝笥輿驚極何年分

禹足鯨波到此限門閭天空有客乘槎至島曠無
人列柵居待勒懸崖歌化日東溟蕪筆不勝書

二

砥柱中流俯碧虛騰空淑氣遠扶輿波濤日暎蛟
龍窟天迴雲連海嶠閭吳越涵濡沾大澤東南襟
帶拱王居卽今聲教弘無外會見榮光獻洛書

子愚招同庚莊看桂

名園傷晚報花開拄杖招邀破綠苔殘日遠隨湖
勢落香風暗逐酒杯來偷閑氣與秋爭爽客久心
憐燕易回新月今宵攜滿袖林端不怕暮鐘催

孤山探梅

積雨初消暖氣回輕彩攜手一帆開謾言葛嶺春還淺爲憶梅花客已來小飲易成當午醉疎枝未受晚風催今宵枕上羅浮夢識有新詩到綠苔

鼓樓嶺

躊躇策杖指林梢迢遞平岡勢一坳水不見來何處去山將行盡欲相交雲開脚底浮蒼嶼衲老天邊結翠巢小憩莫嫌成坐久詩尋境外費推敲

過沂源山勢復廻合如向嶺并誌以詩

出谷纔看路似弦那知咫尺又迴旋山如惜別頻頻返月不勞分處處圓疾走人誇盤上蟻孤飛鳥樂甕中天彩虹萬里誰能挂斷續雙環一綫穿

送吳山僧受戒靈隱限十四鹽

坐老蒲團意未厭芒鞵重踏鷲峰尖香飛鉢底人三匝花雨空中月一簾世味拋同桑落酒禪心淨過水晶鹽歸來應共庭梅笑春色今年似倍添

二

不踏靈山意不厭吹衣一任晚風尖半龕佛火宵懸榻萬徑疎鐘晝下簾過眼俗塵輕土芥悅心至味勝齏鹽庭前宿樹陰森久從此幽香分外添

李位公招同李蔚也王雨臣江樓小飲限賦七虞

草閣臨江列酒鑪招攜不惜解青蚨秋高氣暖成蕭晚水潤天空落日孤人到醉中忘失意交論眼底剩吾徒更闌剪燭還分韻投筆知誰早得珠

次韻留別李蔚也

浩蕩天涯百感生憑君尊酒破愁城青燈照影憐同調白眼高歌憤世情縞帶何堪交乍合蒲帆又是客將行從今一路相思夢夢裏逢人說姓名

南陵阻雨誦示李位公

遡風恰喜江程盡寒雨蕭蕭夜又闌莫恠長途多失路分明天意惜離羣茅柴價賤貧堪醉榾柮烟濃被易熏珍重今宵清苦趣他時回首隔重雲

天長道中

攏斷分岡草色迎奇荒父老說今年春塢未送深耕雨秋畝重遊晚熟田米貴遠商難應集橋關征騎屢迴轅使車指日聞輿發可得千家起爨烟

始至都梁令尹以公事他出旅舍獨坐酒不堪飲漫賦此詩

媿面何心汗漫遊臨邛訪舊偶淹留幾場幻夢江

溯老滿眼西風天地秋草枰空堦蟲語碎蘆荒遼岍鴈聲愁芜盆擬問青帘路怕向平原見督郵

雨

病骨經冬戀久晴蕭蕭細雨薄寒生山愁漸匿雲中影風暗難逃樹裏聲剩藥開囊分礎潤晚書移眼就檐明小春消息梅知否試傍南枝著屐行

花埕山

登蹐未倦徑平鋪萬壑中開展畫圖正欲尋僧僧恰遇著心覓句句便無秋雲散盡晴光潤霜葉飄殘樹影孤世外由來堪遺慮爾人況復有醍醐

過庄村訪李御六不值

一杖穿雲石逕斜儵然勝地足烟霞當門水淨樓臺入隔岍村深竹木遮客到風傳鈴上語人歸秋老砌旁花新詩賦就將題壁怕有園丁笑畫蛇

次汪沐滄韻贈農家

武陵何處問仙鄉雲水居然天一方老去漸經棋局熟談深任放酒杯長春風夢落扶犁路夜月歎生戲彩場世外塵緣都不染海鷗相對亦機忘

再和前韻

[illegible]合山迴共一鄉東西衡宇各殊方人因地僻來蹤少鳥樂天空去勢長古木霜中還戀葉秋禾晴後日登場平生舊有躬耕約對此偏令意不忘

贈程調陶

長徑紆迴落葉中溪光踏盡有船通廿年老友今投刺半世塵蹤舊轉蓬話久杯添檐上月宵寒衣添燭邊風再來雛鳳堪留客好聽清聲戲乃翁（時詡閏新舉子）

張紫佩中尊名王義塾置宴三賢祠恭賦誌謝

講幃高張擁瑞雲足音空谷喜重聞李光映戶秋

偏麗道氣蒸人酒易醺下邑流風仙吏唱大庭賓禮暨儒分旁觀父老誇殊遇爭向金臺鶩馬羣

二

寵命恭承意肅然衣冠彷彿見當年松陰散帙晴千岫月下研硃露一天幸借鼓鐘宣德化敢懸壇坫說家傳從茲下里巴人曲譜入西風亦管絃

雨中病痁臥王公聲家

槎枒瘦病傲寒梅屐齒連朝謝綠苔病為晚鐘催暫去雨隨街鼓轉還來關心老大貧交切入夢詩[illegible]旅思哀遙想牛衣人正臥一般傾頹對寒煤

擬元日立春早朝應制

金闕凰稜日月新東郊淑氣轉洪鈞袞衣聽朔朝顓帝顓頊以元日立春是爲曆宗綵勝談經集漢臣促漏曉鐘和應律迎年仙佩暖宜春自今風雨依時至喜覺天顔分外眞

二

仙仗初齊紫氣開千官玉帛集蓬萊共誇歲自今朝始况復春隨曙色回一紀重逢希世瑞先是丙寅歲亦以元日立春萬年願上聖人杯龍墀拜舞心徒切内顧慙無奬理才

春暮過昉溪村

一川烟景媚遊人白袷初裁穩稱身老[illegible]幾花香未斷廢餘古碣澤猶新弄晴鳥語嬌成樹漾日波光靜有鱗太守風流今在否行春想見舊車塵

二

錦繡文章字字傳一麾出守憶當年鳴騶下駭花間鳥問俗慣聽溪上泉士女到今思舊德山川千古屬名賢追遊此日心神豁漫向東風怨杜鵑

賀江梓聲歲薦時方五袠

金門曉日浴霜清使者弓車勁駕行漢代明經原得士江郎彩筆夙知名春浮驛路梅邀笛人待弓風林外笙獻佩入官年正稱好從天際問蓬瀛

虞律甥過存山中與諸弟姪夜集追感存歿不勝悽愴漫賦一章以志歲月

荒榛寒雨十年餘舊宅重看過魏舒回首幾多人事改傷心何止鬢毛疎山高叫月樓無雁水落含霜筋有魚杯酒易乾燈易灺未曾分手已躊躇

枯樹

槎枒歷遍幾星霜庾信傷心寄興長此日共知生意盡有人曾蔭翠陰凉風吹雨潤穿求活腹裂皮

皴不肯偃漫道夜深容鬼嘯猶能一怒閃雷光

辛巳除夕恭侍熊蔚懷太夫子守歲

父子相看祖禰存曳裾何意侍高門五辛易辨他鄉味一榻難銷國士恩氣暖無風搖短燭宵長有句入深尊盡嘗幾度逢羈旅最是今年笑語溫

恭和熊蔚懷太夫子元旦用韻見示大作

列炬流輝燄尚存洪鈞氣又轉朱門鳴珂影麗占家學曳履聲高載主恩綠野春風娛舜日紫宸舊事醉堯尊鋒車指顧承宣召零露重親燕笑溫

再用前韻示藝成繩武

香山老去一經存蘭桂森森集德門綵服春風同
啓宴芳年秋榜早承恩迂疎謬忝三冬硯匏落深
慙五石尊上苑看花期下逮駒陰莫負小窗溫

再用前韻懷諸兄弟

斷續原鴒強半存東風全改舊家門謀生誰得詩
書力投老方知凍餒恩閭巷一般懷短刺江湖幾
處隔深尊何年樺燭椒香裏姜被重聯徹夜溫

和熊蔚懷太夫子元夕原韻

秦淮燈市鬧連朝江月重圓第一宵且劈短箋乘
醉咏不勞急管向筵飄風前玉漏頻催夜輦下金
吾正放朝東閣深沉容侍宴腐儒渾欲忘簞瓢

送夏稚宗還西江

正喜交深談笑洽羈愁倏忽被君牽且傾濁酒酣
今夕再剪寒燈定幾年兩雪風交黃葉岸江湖潮
縮白鷗天承歡話到金陵日記我無家亦粲然

祝大司農李醒齋夫子

龍門迢遞影嶙峋紫氣朝來入座新日咏南離天
正午光騰中嶽世生申阜財曲奏頻催酒壽國謀
深屢樹人竚看紗籠符夙卜揚休千載誦儒臣

二

鈞幄雕弧次第張笙璈風送韻鏘鏘榜花彩射萊
堦艷墨汁濃分　御筆香十載尚書頭尚黑更番
甲子紀初長從今六字躋仁壽豈獨門墻仰末光

三

正學西江一派延縹緗大業況家傳謝安風度標
儒雅伊陟功名美象賢赤舄宵閑披禹貢黃扉晝
敞按堯天泰交日拜南山宴麟脯何勞學偓佺

四

廬陵門下舊多才料引鸞車逐隊來筆繡五紋欽
禝㓹心丹一寸海榴開共誇鳳曆方調燭願齊龍
光數舉杯惟有菰蘆霄漢隔遥從雲外禮三台

守風朱家嘴偕程侶秝登岸小飲

犢莽荒洲雨氣屯江豚吹浪快崩奔隔蘆處處通
漁艇映柳家家列酒尊上木帆高風借勢下春潮
落岸留痕狂歌莫笑吾曾醉行止區區數亦存

平山堂用王都憲壁間韻

虛敞簾櫳入眺烟一庭松韻瀉如泉雲邊鳥識高
低埨檻外山分吳楚天歌舞幾番悲石火文章無
月變桑田登臨顧笑遊人謬競訪鐘聲隔院禪

上祖明府

帝里南城第一程圖書滿架氣幽清假琴自昔[illegible]
分竹匍徑于今幸識荊聽雨懷人心萬里論文耆[illegible]
酒夜三更素衣更切風塵慮相戒無標處士名

二

浮雲冉冉嘆羈孤剪拂旋教意氣殊不是彈歌容
下士可堪聾瞽著迂儒狂來禮法都忘却老去深
恩得報無翹首瓠稜三爵覘山城早轉舊飛凫

寄親舊

醉別秋風上箭輿殘冬送盡又春初花開雪裏全
憑火味過江南但有疏世事大都緣偶爾故交不
必問何如艱難萬里長安道依舊生涯是教書

歲暮招又舟飲

鼕鼕戲鼓走村儺一度流年又暗過曆黑書催天
上瞑鑪紅氣轉雪邊和浮生自算閑難得世事安
能愁許多君不詣人吾客少逆來相對共酣歌

天寧寺

江潮帶雨浸城根古寺平臨賜額尊安石墅荒慙
弔絕昆池劫老剎竿存諸天有地樓凡客法海無
波洗俗喧不爲鐘聲清不斷遊人爭信是空門

與陳蔚起洪崑霞王廷贊舒寶田程侶紓諸

同年聯舟北上和侶紓韻

帆影初懸夕照侵半江秋色一尊臨芝蘭共喜人
聯袂蒲柳私憐雪撲簪前路豈能齊出處素心應
不隔升沉君聽野外投林鳥嚶嚶相求盡好音

金閶懷古

東南都會古金閶端委雍雍記讓王血冷劚鏤濤
尚白風吹茂苑菜先黄舟車有路通芳草歌舞無
愁到夕陽試向岱宗舒望眼當年白練可留光

梅花嶺下拜史閣部祠

一死酬恩古所難更憐時局迫衰殘宮中玉樹宵
行樂床下羽書晝厭看碧血無功留帶礪白楊有
地葬衣冠溪蘋月日香風起不待梅花放曉寒

寄五弟

兩月鄉書幾到君還將近跡報知聞僧房日冷鴉
爭樹淮浦波寬雁泊雲無事短筇攜弔古有時高
燭照論文天涯不少同羣樂只恨樓頭棣萼分

上新河遇鄉人自都還

荒江旅舍蔭菰蒲南去北來此一沽客裏逢人憐
故國燈邊把臂問前途周原何處豐禾稼秋水可
堪泛舳艫最是長安居不易平生詠草句偏無

餞汪方劉兄弟寓齋

病葉飄蕭墜晚楓沉寥天外過賓鴻三年違別舟初繫一笑留人腹已充屋白莫羞貧士相眼青猶剩故家風與君兄弟原同調況復姻盟六世通

淮陰懷古

旗鼓堂堂大將過難將帶礪指山河狗烹有恨留淮水漁唱經今作楚歌炊後不勞恩蒯徹生前應悔識蕭何空餘漂母祠前路一飯千金感慨多

過別范尊堯郎署小飲

閉門靜掩畫蕭森舊約今朝喜再尋小雨正逢留

客候深杯還照贈言心當途縞紵貧偏少驛路風霜老不禁試問荊高沽酒處迂儒可許覓知音

九月廿七日雪

凍結江雲慘不流寒威一夜滿汀洲濕沾篷扇全非雨影亂蘆花尚是秋塞雁久虛青女信檣烏早抱北風愁笑他遠岫應如我未到殘年已白頭

拜商文毅公祠

四朝青史業崢嶸瞻仰彌深慨慕情舊有祥光干氣象育將溫飽累科名祠荒易代衣冠古地近空門鐘磬清咫尺家山溪水外中宵何處相雲旌

瓊花觀

檜柏淒清日影斜香烟漠漠繞簷牙功高過寘九州土開敞平連百姓家舊額凋零隨蔓草後人辛苦憶瓊花蕪城千古登臨處不獨垂楊有暮鴉

賦得玉環飛燕皆塵土

憑將傾國悞君王回首金閨夢渺茫襞褶不留風裏影綺羅空認土花香野田荒草悲無限碧落黃泉恨正長可似一編嫫母傳千秋星日想容光

過黃河和洪崑霞

九曲奔流秋氣橫曉鴉聲裏客遄征天低平野雲

垂岸浪賽空江潮打城疏鑿頻年關國計澄清無力笑書生一壺此日麥虛度白葦黃沙盡有情

二

蘆花漠漠曉烟橫從此征人漸北征萬里高原分積石一天秋色接彭城日臨五兩風都靜船到中流淚自生不用乘槎逢織女浩歌已快壯遊情

仲廟

劍佩嵯峨意氣豪年年鐘鼓享牲醪客從艤棹詩篇滿人到升堂地位高海水西風無復去田家落日有鷄號佩予一事稱私淑萬里長安只縕袍

過德州追悼曹子勉

故人回首廿年遥，曾向龍宮鎖寂寥。卅白經今無草宿，楓青滿路仗衣招。門庭荒盡鵰空泣，妻子餓類鼠亦楞。多少蒼京身後事，不緣夾別始覺銷。

下相

河流迂徙路全更，背日猶看下相城。鉅鹿沉舟兵乍合，沐猴衣錦晝公行。風高半入悲歌韻，淚吼如聞叱詫聲。一事堪銷隆準淚，乃翁俎豆未曾烹。

聊城

霜濃月淡夜何如，遠客經過夢破初。權底鷄聲秋

熟後，烟中雉堞力征餘。將軍自合嬰城死，高士空煩約矢書。惟有鐵公英氣烈，風雲千載護儲胥。

首夏夜集張克慎齋頭同陳仲恪金馭千汪虎如限韻分得二冬

棋勁簫清酒琖濃，華燈照席影重重。春歸紅惜花如雨，氣暖白看雲起峰。交是下投偏易密，詩絲索句苦多廝。朱門高會尋常事，不識荷衣得幾逢。

和汪[illegible]

案積殘書壁倚燈，官如高士客如僧。迂疎自合山林老，閙達空煩詔命徵。鄉路夢中曾屢識，歸期去日始堪怨。旁人不解覊孤況，猶學元龍諭養應。

洪節母壽詩

綵袖迴環玉笛清，畫堂深處等蓬瀛。八千春裏梅初放，五十年中月獨明。天以白頭成晚節，人干彤管卜長生。卽今問俗東南近，彩悅行看紫綍榮。

留別宋若華兄弟

祖帳尊空午影移，十年研席一朝離。秋中秧蔣猶吹暑，雨足河通任解維。底昔不須頻戀我，歸求是處有餘師。前途只慮沙鷗笑，遲暮征衫忽化淄。

港口留待宋聖從逾日不至

山港初通浪正平，蒲帆縹緲御風輕。中途客有連床約，小泊人羈數日程。秋熟荒村容爛醉，午凉僧寺任閑行。去留等是天涯路，沙鳥何妨試結盟。

吳宮綺邀遊海塘

天外虹垂蜿蜒形，迢迢萬里赴滄溟。飛空石想蛟龍怒，過雨風傳蝦蟹腥。地脈南條從此盡，海門東下不容扃。魚鹽踏穩秋濤白，肯信書生眼未經。

挽江門汪烈女

漫將竹帛詡鬚眉，彤管新標節更危。生未宜家身有後，没甘同穴見無期（立嗣同穴皆烈女遺命）。松堅不受冰

[illegible]閬何妨歲月遲烈女矢志半載度終不從能得之于親乃赴水死
此聰橋庵下路香風夜夜繞流澌死後香霧彌空三日不散庵烈
女王母所築也

寄汪紫滄太史

凌雲儁望著當年姓字生香達 御前日耀觚稜
親名試風搖屈戍屢傳宣校書蔡暎三更榻視草
花騰五色箋借問青綾宵醉臥懷人可到雨聲邊

二

陟岳行邊萬里遙鄒枚隊裏匿仙軺槍圍路坦晴
馳馬豹尾內調之槍圍帳殿寒深夜賜貂無限關河供彩

筆幾回贈望隔青霄玉堂芍藥春開近又聽賡歌
出早朝

試燈夜作呈同署諸公

節近兒童與沸騰銀花撲地紫烟凝風生霽後機
舍雪月匿雲中意讓燈何處尋梅家在夢終朝閉
棘客如僧巾箱細檢東京錄勝事知今續未曾

癸未除夕

又見辛盤客裏挈飄蓬真欲老餘生臘將送[illegible]
先到酒未消時歲已更亥時立春座上詞人紛投[illegible]
前鄉語各成聲故園兒女應憐我說遍蔡淮[illegible]

城

元旦

爆竹飛空達五更牙門鼓吹動砰訇春回大地晴
偏麗燭散餘輝曉尚明短什粗供題歲月長箋幸
不費逢迎層蘇飲罷渾無事閒賭樗蒱起笑聲

燈夕和劉士希

絳蠟烟高徹紫垣月華凌亂氣溫暾發花舞門諸
兒健朱元晩本有五花費令秋歌正似此火樹春歸一夜繁漫向鼇
鹽翻舊夢且安萍水昵深尊梁園此夕鄒枚盛得
句何人定壓元

虎踞關次宋嵩南太史

興衰六代等閒看王氣千秋想屈盤故壘不聞喧
戰鼓雄關依舊指烟嶺帆迷遠樹春江闊鳥度長
天夕照寒邊草鐘山青蜿蜒雲端相對日嚬岏

春日同汪于烈劉允蕃汪造周過莫愁湖水
閣次允蕃韻

沄沄淺水碧于藍春暖魚苗種已甚堤草乍肥吹
檻雨浦帆遙挂關城嵐黛憐盧女空啼樹莫愁湖本不在
江南然訛已久承瓜訪青門但有庵庵本山中別墅偶對高僧談
刼火無端憔悴滿江潭

壬寅仲秋先司馬罷官余兄弟奉母南遷舟
滯任城半月日追遊南池之上韶光荏苒
倏忽三十年對景傷心聊成短什
蕭槭寒催雨後霜滿城風物寫秋光笙歌客散池
邊綠髫齔人來鬢已蒼任昉遺孤偏失路杜陵感
舊易沾裳只應汶泗雙流水曾照樓船繫夕陽
同張青傳踏青孝侯臺臺下即舊院故址
古寺荒臺野色連東風相對聳吟肩千家紅簇鶯
啼樹萬里青浮鴈去天寂寂枳籬低暎戶蕭蕭茶
竈淡生烟閑心漸老躭幽僻不向繁華憶昔年

和友人除夕韻
椒盤香動暮鐘催倦眼全憑燭照開殘臘任從杯
底去他鄉宛似夢中來探花有約期近矣裂竹誰
家聲壯哉待學閬仙陳酒脯囊空無句意徘徊
送汪掖蒼州牧遊邯鄲
一肩行李兩征輪萬里關山驅策頻月落正逢杯
在手雲開又見堠迎人鶯花驛路風光爛竹馬兒
童笑語眞（掖蒼曾宰邯鄲）轉欲因君銷旅恨原來簪紱也
[illegible]貧
同張青傳夾滋萬能繩武遊秀野園分[illegible]

字
[illegible]衫短策拂晴霞細草蒙戎路未遮雨減池昏搖
[illegible]浪樓高香入隔墻花重遊不受迴廊誤偶憩偏
宜石磴斜最是踏青鄰女艷紅妝幾隊映窗紗
同張夾熊三子步出南郊市樓眺飲再限花
字
江山到處競繁華步屧從容不厭賒耀日金浮雲
外榆飛空碧落雨中花一窗醉眼迷春望六代風
光屬酒家此去郊園櫻筍近長據酩酊趁昏鴉
秋試罷後假寓佑聖道院候熊司空久而不
至

京華塵土滿西風萬里鄉山入夢中歸計已先辭
社燕閑身猶作附絲蟲淒淒日影漸移北淼淼江
流但向東煮石厨荒吾敢恨浮生原自是飄蓬
二
濃霜萬瓦散晨烟古廟淒清寄一椽世味飽更[illegible]
玩世仙書借讀不修仙家如弱水千重隔月過[illegible]
河四度圓肯信尊鱸乘興後臨風日戀析津船
三
[illegible]塵失路豈無因世事由來苦認眞夜半授詩曾

有約中流拖枉此何人江荒屋老寒生易樹賠窗
昏雪作頻不耐窮愁翻嘯咏壁間嬴得老奴嗔

四

芳塘寒碧浸柴扉竹柏經冬葉脫稀估客帆檣迷
落雁水神簫鼓動斜暉詩求稱意才偏盡酒最關
心病亦違羨殺上書裘敝者擔囊竟得去秦歸

友人屢許見過詩以促之

每惜良辰不易逢如何折簡費重重吹乾夜雨曾
三日望斷晴雲尚幾峰齊滿春疇挑正嫩酒開臘
甕瀉初濃鳴堦早晩聽雙屐莫遣孤吟到暮鐘

送鄧煥若

星斗羅胸氣鬱蟠琪花爍爍出毫端幾年聽雨吟
燈火此日乘風振羽翰馬首春光千里簇墻頭曉
日五雲團匡時對試臨軒策多少人彈貢禹冠

絕欄

壺盧已絕仁祖炙㧺盡蕭條奈汝何亂後料無蟲
可變門前算有雀堪羅腸鳴氣盛增兒怒穀辟方
奇歷病魔不是西山逃世客等閑莫放採薇歌

同姚玉璿方公執劉觀七城樓登眺限賦

百雉城堅聳碧霄龍飛鳳舞望中迢江天勢盡雲
歸海鼓角秋高暮應潮過客重遊知幾度居民曾
到憶前朝時平樂事雄都會眼底齊紵夾路驕

于忠肅公祠祈夢同慶章鶴儕諸子賦

復辟誰論曹石功九重天語已憐忠荒堦露冷雲
欺月壞壁香殘燭颭風碑淺難鐫當日憤津迷慣
發後人蒙半生自笑渾如夢翻把行藏决夢中

舟中感贈程聖遴表兄

舊夢關心二十年布帆漁火此流連當時少壯成
衰老無限升沉付海田濁酒不消愁脈脈寒江如
瀉淚涓涓風前對影休輕擲聚散人間劇可憐

走筆示家五弟

頻年溝水判西東老去團圞忽客中一雨面成三
日隔半衾夢更幾宵同號寒有鳥催長夜繞樹無
鴉噪晩風聞汝團爐方醉博歸心可到燭花紅

汪于烈招陪熊司空朱園賞花旋過靈壽道

院次司空韻

西園飛蓋道旁看瀲灧金尊照玉盤花滿香能迷
燕蝶城高翠不隔林巒疎疎日逗春衫薄細細泉
鳴石磵寒蝴蝶不須頻放筯加餐獻議有鑾坑

二

籃輿屈曲陟層巔壺榼重教擔上懸小闕雲開宵
洞達澄潭雨過草芊眠風高鳥樂深春後酒半詩
來落照邊幸際良辰陪燕笑韶光真不負今年

三

洛社文公老輿豪主人珍重勸醇醪清談遠勝笙
歌艷久坐微防杖屨勞身似閒雲消物累天留碩
果須吾曹從今李杜光芒筆聯入台星睒益高

賦得春城無處不飛花限花字

濛濛紫霧蕩春華香滿重城酒易賒羯鼓催開能
幾日東牆吹出定誰家高飄慣爲蜂銜亂綴揆時
防燕掠斜天意似憐人薄倖故教紅雨繞香車

木胡兵吾首夏漫興原韻

頭顱蓋老幾叢茅爲拙無端偶寄巢節過暗驚身
落拓才慳枉費句推敲禽言易地聲相似樹影參
天望欲交漸喜雲容工變滅平看成壠缺成坳

二

麥穗高抽寄若茅家家乳燕護新巢可堪白眼看
春去不見紅牙向月敲花落慘添微雨送簾疎怯
受逵風交流光老惜推遷易況久消磨似硯坳

三

官舍朋簪慶拔茅同安筆格擁書巢茶因晝暖頭
頻潤火向宵深石自敲學道相期忘世累題箋分
路慰貧交閒窗從此添清興柳外新蟾漸有坳

四

浙水源邊舊結茅風淳俗悶類僧巢課耕鋤傍村
農荷把釣針憐稚子敲春盡猶餘花未放筍肥正
及夏初交何年布襪同攜手煩爲王維賦孟坳

用前韻書懷示圖表索和

飄泊餘生似捲茅年年華屋換新巢燈花屢爐書
難盼碁局將殘子罷敲時家問久絕而張侍御聰耆病汴署將課請假
傍孔方稱介弟且留毛穎固窮交糟丘老覺芳堪
戀引滿無嫌齒半坳

二

措地誰議藉用茅曾看風雨覆危巢愁來東比金
湯固事去茫如石火敲濁酒且操唇一濕故人[illegible]
得臂重交春還夏代休頻恨鏡裏朝來頰有[illegible]

三

謾誇秦晉陋邢茅蚊蟯公然亦有巢屋比鷄栖頭
可伏書攤牛背角堪敲及盆爛醉輸田父金谷同
歸嘆石交少不如人衰更甚閒身只合臥山坳

四

瓟果藜羹首戴茅羡他巢父穩栖巢窮應有命船空縛佛本無靈磬不敲（圖表依佛晨興必誦咒故及之）中酒落花春寂寂呼晴喚雨鳥交交更闌多少懷人夢散滿荒山與水坳

大梁懷古仍用前韻

坐誦終朝顛草茅朱門聊借憩人巢倦遊贅惜風埃誤弔古心驚曉漏敲（宋時不打五更）梁苑燕歸春又夏隋堤絮舞散還交閑中細憶前朝事滿眼斜陽映樹坳

二

代遠蘭荃盡化茅只餘城闕任烏巢汳河春淺漁舟散艮嶽峯頹牧豎敲尚有鄒陽堪作賦寧無朱亥可論交何當一杖攜村叟歷遍平蕪指凸坳

三

當年銅馬挺前茅林木村村綴燕巢洛浦烽高天盡暗誠齋曲艷板停敲（明周憲王著有誠齋樂府）誰穿蟻穴堤千里不待魚麗陣一交地下至今聞濁浪哀聲猶自繞城坳（崇禎壬午流賊決河灌汴一城漂沒）

四

參差碧瓦間黃茅運轉昇平各構巢書擬夢華應有錄碑殘端禮久難敲七篇仁義千秋在歷代興亡百感交借酒憑誰澆壘塊且抛吟筆步墻坳

劉士希見和前詩隨事各賦一章再次其韻

虔籍同時記錫茅魏喈重此締新巢擇言莘負鶴頻舉棄甲貽譏鼓亂敲燐化雨中悲愛子幣馳境外慕虛交至今曲洛荒蕪盡麋鹿成羣散野坳（梁惠王城）

二

夷門古道瞻蒿茅處士廬空燕不巢貧到暮年頭

可斷世無公子創徒敲原嘗浪結縱橫客毛薛差堪爾汝交荒土一抔斜照冷何人麥飯薦墳坳（信陵君墓）

三

河山表裏壯分茅一簣平臨鸛鵲巢晉代笙歌雲外按梁園版築月中敲（臺爲梁孝王增築）燒殘刼火臺空在閱盡滄桑隄一交野鳥不知今古恨咿嚶長自囀林坳（吹臺）

四

花竹蕭疏殿蓋茅夜深大內鳥爭巢鼠翻雲染金

[illegible]潤雀背風微玉磬敲煉藥鼎成烽已暗還轆路絕質空交只餘艮嶽谺谺石雨洗苔痕似淚坳艮嶽

歲杪過武林宋聖從見留度歲

風風雨雨水程賒鼓枻聲中送歲華意外乍來八似夢樽前一笑客爲家嶺梅白剩迎春蕋湖草青抽覆雪芽到處淹留吾不惡只愁兒女怨燈花

一瓻堂詩集

率山余光耿介遵著

五言絕句

題畫

樹石含深秀一尊儘可開如何亭子上不見有人來

二

雪暗前溪遠冰結亂鬚愁怕遭人物色不肯著羊裘

登大鄣山

鳥徑上千盤烟霞夏尚寒不辭登涉險但畏轉來難

題畫

際天虬枝蟠覆地濃陰布空谷少行人何年匠石顧

一瓶堂詩集

七言絶句

率山余光耿介遵著

題畫

閬苑花開照檻紅曉鶯聲裏日初融憑將滿眼嬉
春意件入香腮一笛風

二

暑雨初收菡萏肥芳塘坐久失炎威小鬟不用輕
攀折留取香風上畫衣

三

明河烱烱月涓涓梧院秋光似畫妍誰向銀盆偏
掬得今宵影爲一人圓

四

嶺雪全消海日晴文犀簾外曉寒輕麥波試問西
園路怕有棋花綻玉英

白杜鵑花

輝輝素影傷春開謝豹聲中對舉杯彷彿鶴林重
九近含霜月裏美人來

寄陳子基

風雨江鄉記離羣幾年消息斷知聞要知我老今
何在只借青銅自照君

興教寺

僧房蕭寂偶栖遲歌吹繁華竟不知消遣閑心今
得計日尋名勝夜敲詩

和張中丞咏物詩原韻

榆錢

何處青蚨撲滿地數銖時借柳絲纏春光買遍終
難駐始信東皇不愛錢

柳線

細緯輕抽宛似眞淡黃淺綠色猶新葭灰舞後頻

添線繡出人間萬樹春

燕剪

祀罷高媒試女紅呢喃聲細掠東風半江吳水時
分綠不羨并州有巧工

鶯梭

金衣相對坐調笙軋軋曾無機杼聲誰信上林春
雨後千紅萬紫織都成

蜂針

想是當年磨杵人藏鋒猶見舊精神探花遊女莫
相避我亦停針試踏春

蚓笛

泥蟠屈曲本無心何事關山恨滿襟楊柳凋零梅
落盡餘音空向鼎邊尋昌黎石鼎詩有蚓竅蠅鳴之句

蛙鼓

芳草池塘徹夜譁武餘怒氣奮三撾等閒莫比花
奴曲不屑催他解語花

蟻陣

絳幘玄衣各一軍堂前審兩忽生嗔止齊步伐公
然似蝸角蠻爭定有人

蚊雷

一羣白鳥語嚶嚶隱隱千峯送雨聲夜久凉風生
暗樹蕭然惟見月當庭

雁字

龍堆鹿塞慣曾經題帛無勞屢寄聲會得懷人書
裏意橫斜幾筆勝標名

荷蓋

田田翠影舞風凉曲柄攜來樂未央漫話桑陰如
葆事且隨竹馬擢兒郎葆陰用昭烈事今世畫竹馬兒童往往擎荷爲蓋

不寐口占示聯舟諸友

村荒水濶曉風悲鈴鐸蕭蕭客意疑倦枕頻欹君

莫恨好將鄉夢換新詩

八閘

水勢灣環不受風溯流朝暮異西東誰教片席懸
終日似有樵夫遇鄭公

戲柬吳聖默

一唱何妨響似雷只應社酒日擎杯黃鸝幾樹柑
雙顆曾見兜佉鬪草萊

贈張四

問路看花不姓黃東西南北客殊方魏三若向尊
前見應恠風流減半狂

春雨和胡員表

暖氣融融入夕曛風聲一夜隔窗聞分明天意如
人意收罷華燈始作雲

二

淅瀝宵分答漏壺麥苗千里乍回甦只嫌催遣梅
花盡此地梅花恰又無

祖明府命和人試筆韻率爾口占

險櫱側理紫霜毫少小周旋到二毛漸欲與卿成
莽濶酣歌市上和荊高

答友人

幾抛殘夢下匡牀又被人催著屐忙日裏看花宵
病酒幾多詩債不曾償

睡覺

濁醪無力過三更枕簟初凉夢易驚窗月半斜蟲
語亂隔墻何處起書聲

杭州竹枝詞

薰風一夜轉朱明蓴菜櫻桃滿路聲新果鏤成無
一事笑推肥婢鬥身輕

二

畫舫笙歌散夕陽湧金門內影成行太平莫道兵
無用猶爲人間鎭酒狂

候汪贊弓不至詩以速之

伏枕驚看燕早囘蓬門半月待君開那知病得高
人棄落盡秋花竟不來

汪贊弓和詩以病爲解再用前韻

落日思君首屢囘今朝錦字喜緘開極知吟瘦登
躋倦斷藥尋盟也合來

汪贊弓欲因病戒詩用前韻戲之

笑口人生日幾囘心花何事不容開君看藥市門
前客若箇緣詩得瘦來

讀汪贊弓賦戒詩詩用前韻戲贈

結習知君挽不囘休將戲口向人開戒詩依舊題
詩戒法自劉伶止酒來

贊弓復以貧爲解再用前韻

生平屢空似顏囘慚愧憂端撥不開若使醫貧能
有藥長鑱豈復許君來

喜贊弓見過用前韻志謝

紙帳綀衾昨夢囘殘燈忽見一花開心知不是無
憑據眞箇人隨舊雨來

贊弓復用前韻追悼固齋惠庵二先兄賦此

志謝

炊黍光陰夢易囘總維無主任風開才名死後人
猶妬驚有新詩帶淚來

二

酒伴騎鯨去不囘棠梨幾度傷春開可憐昨夜黃
壚夢又逐山陽賦裏來

一溉堂詩集一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余光耿撰光耿字介遵婺源人康熙初諸生江南通志作康熙乙酉舉人案光耿之父懋衡爲明萬歷壬辰進士距康熙乙酉凡一百一十四年斷不相及非順治乙酉之譌即別一人同姓名也懋衡與鄒元標馮從吾等講學同罹黨禍光耿承其父教淡泊自守故詩格亦朴實平近不尙藻采其拆貧字口號所云有分宜安分督財本乏才者乃里巷字謎之詞尤不宜入集也

尋壑外言五卷

〔清〕李繩遠撰

吉林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金氏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尋壑外言五卷》提要

尋壑外言自序

余幼與亡仲武曾共學武曾讀書一過輒背誦無遺余則三讀而後能之天資固已駑下矣成童以還先君子頗令襍誦詩歌古文辭不專事制舉業也十八歲而先子即世比承多難之餘横逆未消罹是嫚疾投間抵隙者益蠭起鷙擊方庚辛之際凶饑洊臻米石三四金家門食指猶數百計外而禦侮之莫助内而謀食之不遑學殖更落盡無餘矣夫以駑下之資當落殖之學尚堪附文墨於作者之林乎且也簞豆之弗繼尋而客傭於四方汩簿書而淹法律所趨向愈殊間有筆札或自爲或爲人大率應酬俚俗之語至庸極陋一無足觀而以友人之從臾兩經就梓既成睎之實大慚故旋梓旋燬未嘗以問世近十餘年來感身世之荒忽有所會心買山於西泠幽曲處既遯雲棲樂親其所教屬余男長策點檢平昔雜稾固已什軼其五其存者悉使焚之適反綴輯成編而以告曰年來攝心内典一切詞章斥爲業習蓋謂自今以往之不復爲耳若昔之所有定非一撥存之而名以外言不亦可乎夫無義綺飾言詞與造世俗文筆贊咏外書皆釋典之所禁故華嚴謂綺語之辠亦墮三惡道豈非作繭自纏而業重者有難轉乎然如蘇子所云候蟲時鳥自鳴自止則與世固無關而鼠嚙蟫蝕等於飄風斷雲非久變滅所謂凡亡而楚存而存

者何必其不亡也則亦終歸之太虛而已矣若云詩歟文冢猶然繫戀留此葛藤則非余今日之情也康熙丁丑日南至

原序

往余讀杜詩至庾信文章之六章則引聲高誦若忼慨動中者久之或聞之笑曰是感少陵寓言自況之旨何其意氣激楚也嗟乎余何敢余蓋迴環不薄今人之語庶幾吾生之會旦夕遇之也余嘗見學士家往往遭今人之所爲作輒睨視曰此何爲也得一殘篇則肅然曰古人古人此其心豈所謂愛古人也今之人特自取其薄耳杜甫之自述曰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其所學何如也而尚爲不薄之論如此今人號稱著作有如少陵乎余以人誠能自小學以至壯老致力於古人未有不相及者矣況崎嶇遊覽取山川之形勝以發其高涼麻鞵重跰奔走萬里又如少陵者乎比者讀李子斯年之集夜起不寐者旬月如去年讀寧都曾子庭聞書時也或者謂余手大著作流覽其所造倘古人之能推服驚心不覺其至是耳當吾世益見好學之侶方篤古人若此忽忽愉快交慰也予聞李子所自出忠孝文章之族東南實推焉李子既世掌儒林又早爲昆明牂牁百粵遊徘徊水西用師之地求蕃落峒長鼯十風俗之故越六年而後返噫嘻李子自用其學如此其所成安得不如古人也風騷漢魏下逮齊梁王楊盧駱上追班馬具體合作無一遺恨誰謂今人不及古人哉曾子之先都諫大節與李子先刺史前後同杖策河西出入朔方

賀蘭觀赫連元昊之迹還居西夏又絶似李子故其文若詩亦如李子之無不用其極余讀李子之集而因及曾子也益望世之人肅然敬奮然起見吾徒之如古人者不一不敢更自取其薄耳李子他日塞下逢庭闓並轡詠鯨魚碧海幸舉此語之始知余今者之愉快也候官高兆雲客 屬雲閣稾

楊子雲言讀千賦則能賦此猶索粉本於紙上者耳天地之大物彙之衆能者以其心手耳目之巧取之不窮而豈賴於賦哉往未識李子斯年時聞與其兩弟武曾分虎各爲萬里之遊心私異之比者相見五羊既讀其詩論其家世而竊意君之遊固有托也嗚呼自昆池灰

見君之王父殉節東牟而尊人間關行遯終於嶺嶠千秋而下猶將聞風太息況君爲之子若孫者乎而又弱冠遠遊閱及強壯足跡周於九土所見窮山海濤峯峷洶湧驚沙增冰古塞戰塲慘淡蕭瑟名都之雄麗園陵之興廢戈甲旌旗奔車驟馬日交於前皆與胸中磊磊落落者相觸發而才力足以赴之故其於詩緣物附情纏綿婉麗不爲怒張號呶而茂草黍苗之思絶絃聞笛之哀隱然言外讀者可以知其志之所存矣夫南方天下之積阻也奇植異產靈祕幽怪多古傳記所不及載而近事尤爲闕畧意每恨之今斯年既在粤而武曾分虎分客滇黔庶幾逖稽窮討出詞賦之餘力別成一書續名山之藏更爲後人援据之地邪斯年二十載前以奉檄來嶺南今剩其詩斷自昔游爲始而使余嶺南人序之不忘感慨所自也復將去我而北吾何繇覩其著作之全乎順德 秀攬亭詩

嘉興李子斯年余友武曾之伯兄也耳其名既久而未及目其所爲文去年秋武曾以一編示余則儼然陳梁之遺響而徐庾之後勁也方爲之紬繹數四而或者用綺靡少之余曰否否蓋自輓近以來凡抗聲藝苑者類皆以起衰復古自命而後儷偶之言詘焉雖然言各有當也攬山川之搖落撫陵谷之變遷挐舟曳杖悲慨交深燭䟦杯闌情文並至讀斯編者未嘗不歎其才思之

雋逸音節之呿唫辭旨之哀豔也儷偶其果可盡廢乎余交天下士多矣若松陵吴子漢槎陽羨陳子其年以東南之秀並擅斯長蓋特千百之一二耳今有李子角逐其間夫豈獨不媿而已辟諸武事搴考叔之旗用士鞅之劒抑亦可謂先登者與予老矣櫜弓改服無復能勉進於此矣願得從李子焉軾而寓目焉其可無一辭贊之乎於是卒讀而爲之序長洲汪琬苕文 屬雲閣儷體

尋壑外言目錄

第一卷　詩一

第二卷　詩二

尋壑外言目錄畢

後學金　珏校字
元孫　春華同校

尋壑外言卷一

嘉興　李繩遠　斯年

詩一

桐君山

仙人被霓衣。皎如芙蓉華。手引雙赤龍。飛上太清家。雙龍兮蜿蜿。飄舉爲朝霞。下有攝生客。餐霞挹瓊葩。瀰瀰桐廬江。鮮雲蕩春波。桐君杳已去。丹藥遺山阿。林鳥相和鳴。關關自成歌。昔遊九琳室。玉妃導兩娥。授我龍脣琴。囊以鳳文羅。彈琴發清嘯。羽士紛來過。石髓甘如飴。海棗大如瓜。白髮還童兒。終古長婆娑。

出西陵渡遇白下韓子

越金鑄耶溪。色與秋霜同。豈伊剸割利。變化爲飛龍。子房昔破產。報韓成奇功。一爲王者師。飄颻從赤松。游戲蓬萊闕。姣服被春容。下顧世間人。濛濛盡沙蟲。潛虬必深淵。棲鳳必高桐。懷寶不自惜。毋乃非英雄。

信州再別王四

朝霜本易晞。飄蓬本易離。良會自有日。分別亦有期。攬轡出郭門。撫劒臨長逵。親宴不足陳。絲竹增我悲。鴛鴦違故梁。飛鳴亦東西。詎非鶼鶼翼。誰能戀俱棲。令德洵久要。在遠情弗攜。矧余名山約。蘿葛從爾躋。並邀青龍羽。一瞬絕丹梯。（時約遊天台山）

弋陽溪夜發貽兒徵

自我役西江慆慆未東還鷄鳴中夜起解纜不及餐衆星羅雲關明河亦闌干矯首邁往路荒途但鬱盤百里無人居荆棘自糾攢樂往會有極憂來豈無端徂暑待秋節零露淒已溥鷹隼方振翮玄鳥特戒寒春華奄遲暮守身良獨難勿以桃李姿及此年歲殘

豫章逢方十三孝廉

十年岐路汝從征把臂難論塞北情秋盡湖花徐孺宅夜深江雨豫章城大都爲客同遷放未敢逢人計死生明發孤帆仍遠別南天淒絶暮鴻聲

自萬安抵贛州

天風何蕭條吹我西南行十日滯舟檝途險不能征羣崖阻朝旦連山鬱縱橫孤猨有哀響激湍無留聲漸迫贛州路返眺南昌城淼淼章貢水交注靡由平羇旅難久託云何慰此情

送潘樂會澹若改攝河源

汝去鳴琴花滿堂眞同潘岳試河陽不愁嶺外如遷客共惜蠻中總異鄉江縣烏啼官舍晚山城月起戍樓長那能遙聽哀笳曲舊國風煙易斷腸

雨夜泊英德縣

春雨暗孤城淒其客路情夜深樓上角遙作斷腸聲蟋蟀吟三月潮雞報二更莫愁風景異明日更西征

投贈張葵軒總戎

南越舊橫行登壇擁旆旌瑚弓閒射虎玉帳坐論兵楊柳春旗暗桃花曉陣明此邦征戰地應比伏波名

喜閔雷州浮樽丈至羊城

久絶南中信時危瘴癘間他年垂死地今日是生還兵甲西來壯音書北至艱故園應未返歸夢及吳關

即事

椰酒香清海鏡肥日高風暖趁虛歸落盡木棉榕葉暗子規啼罷鷓鴣飛

珠江

五羊驛外江水波江畔行人送別多津鼓逢逢船去急一時回首唱離歌

程周量宅陪袁特邱方伯何紫屏太僕晝飲

晝日城西館酣歌引興豪月卿東海望星使汝南高果釀傾椰子河鮮摘蟹螯不辭留晚坐圓景在江皋

端州同黃廣文馮少府分得微字

野店橫江上秋風吹落暉亂山圍郭小疎樹隔河微古驛花深處滄波客到稀誰令沙塞鴈獨向嶺邊飛

峽中早行

一夜清秋雨鳴榔客思驚不知沙上月重向樹間明孤鴈南天度雙江西水生三朝復三暮眞比峽中行

張總戎席上醉歌留別

嶺南八月秋風淸連江秋雨波濤橫我浮南雲上西粵

幾日得度端州城端州城邊月初見端州總戎夜開宴金屏美人如花容趙舞吳歌坐深院酒闌月落城西樓銀河搖動空江秋將軍好武幷好文高吟白雪令人愁今夕軍中會刁斗催夜分明朝挂席去遙望蒼梧雲蒼梧桂水隔千里主人奉觴情不已更奏離絃曲未終銅壺漏盡哀鴻起

蒼梧

淒涼荒徼外行客罷登臨郡勢浮炎嶠山形接桂林苑花秋草沒官樹夕陽沈淼淼滄江水東流日夜深

送別張九博士

鳳凰去孤桐不爲枳棘栖神龍困泥沙寧與勺水謀變

詐爲英雄志士義所羞申徒旣抱石鮑焦亦沉流彼姝者誰子金鞭控驊騮日暮沙場側停鞭奏箜篌嘈嘈對明月發指如雲浮陰霜殺白草野黑風飂飂回車舍此去萬里黃沙愁畱我金胡瓶奉君紫綈裘禦寒豈足尚所貴展綢繆夭桃結春陽芳蘭思凜秋英華自有日咄唶亦何求策馬歷層坂馬蹶多覆輈百折心不迴懷安誠我尤

發端州

西水連天客欲行峽猨啼盡夜來聲莫道五羊三百里秋風一夕下江城

與李都閫袁少府珠江望月

明月今逢十五圓珠江寒水不生煙尊前罷舞青樓伎坐裏揮毫白雪篇醉去渾如河朔飲夜深重泛李膺船誰堪三弄橫吹笛落盡梅花庾嶺邊

早發東官答王長寧燕菴

繫組陟京華剖符謝鄉縣茂宰揚仁風夫君實邦彥馴雉匪異能鳴琴豈遐羨翰墨縱橫披不遺末士賤而我去邦族踟躕負親串嶺嶠多迍邅物候屢遷變茲言發東隅浮槎越海甸驚飈闇逾疾明星曉猶爛擾擾哀路長靡靡迫時晏三復瑤華音引領有餘眷

李翁源相送至始興路中言別

誰謂秋夜長愛此明燭光天漢忽西傾別酒不盡觴與

君結相知憶在陽春時梅華何紛紛楊柳復絲絲讌賞難久處幾日成分離分離竟何從蒼梧日南馳巒中少冰雪歲晚亦淒其況此旋故都執手臨路岐一爲送遠曲絃絕聲更悲引君玉壺漿傾此金屈巵壺罄巵亦空綢繆安可持迢迢南海月東滿必西虧但得垂光景千里繫長思浮雲自泛泛嬋娟終不移

大庾酒肆韓將軍彈琵琶行

君不聞琵琶之聲聲最清工之者誰有王生西遊關隴北燕趙彈得琵琶與秦箏相從弟子十數輩惟有扶風韓祐傳其聲大庾主人賢且豪芳尊會客青樓高紅妝勸飲不辭醉玉簫金管紛檀槽夜闌酒酣客欲起當筵

更請韓夫子停歌罷舞聽琵琶悲風蕭蕭滿人耳將軍少年入燕市狗屠劒客情何已今來大庾三五春河朔江南心萬里因之彈作別離聲離情寫入琵琶裏此聲有意誰人知願因朔鴈寄相思大音寥寥小悽蹙繁絃促柱春風吹春風吹去繞行雲梅花落月正紛紛酒家寄宿盡征客一曲誰堪向夜聞

出庾嶺卻寄鄭南雄兩爲

日落殊方水氣涼津頭官樹迥蒼蒼風帆乍指歸程近霜鴈空聞別思長庾嶺幾年春草碧秦城千里暮雲黃清秋卻憶鱸魚膾好泛輕橈及故鄉

泊贛州城下

城上月沒星欲低黃榆葉脫烏夜棲帆檣歷歷斷人語墟落杳杳聞鷄啼古道天寒積冰雪巖關歲晏催鼓鼙生平失意每如此飄泊風塵東復西

同趙公受司理宿盧陵

月出江城江水平城頭哀角動邊聲行人愁殺關山曲一夜孤舟萬里情

章江放舟將下彭蠡

七月違嶺嶠九月次南昌驅車滯都邑迴舟限津梁勞役改故期登涉靡定方當秋感涼候夕露朝已霜逆旅平旦發天雞促晨裝沙晴水色秀日出山氣蒼漁樵尚求匹鴻鴈亦有行睠彼遠遊子獨行自徬徨矧將涉彭蠡風波轉難量顧茲萬頃澤誰云一葦杭路阻每經宿客久恒戀鄉鸛垤有遺怨悠悠使我傷

過盧山

盧山一片月曉挂香鑪峯飛瀑下千尺石梁横幾重綠蘿如可駐黃鶴憶相從杳杳雲中曲仙人降七松

湖口縣

江水渾無極湖流清若空楚天秋落木吳渚晚遵鴻龍嘯千谿雨猨吟衆壑風高皇開國日一戰此成功

將出湖口還望玉京山

溯遊謝艱險乘風迅洄沿薄陰散初旭涼霽滅朝煙巖岫迭顯晦湖波蕩澄鮮楚江日奔會濁清互潺湲迴谿

極前路轉憶名山緣玉洞方杳冥金庭坐纏綿春雲旣霏霏夏雷亦塡塡石門帶遙麓匡廬蔽層巔維予慕巖穴束髮懷神仙塵跡苟未屏佳期遂多愆韶景豈我俟金石良匪堅守眞即遺俗含靈寂忘年偕隱契往喆肥遯違昔賢候鳥欣可托松蘿詎能牽千載猶少別何時復來旋

金陵城西贈別吳含山赴洛余將下京口

滇南吳郎眞狂士舊令含山今不仕挂冠西逃楚粤間已經十載風塵裏與余傾蓋曲江頭當壚解去千金裘舉觴對飲盡十日狂歌醉倒韶陽樓樓上春風坐銷歇榕葉紛紛徧城闕此時相留不忍違此地分攜怨超忽

經歳辭君策去程雲帆日夜思君情倦遊遠出漢陽樹隨波直下金陵城金陵城西月華白江流杳杳横空碧對月攜壺問酒壚忽見吳郎共爲客昨日江天飛雪花蕪閣憶汝更思家方期渡口愁風雪卻到金陵見月華月華沉沉夕將半積雪浮江影陵亂登樓未盡三百杯萬里寒光落河漢寧知此會與君同問汝何爲亦向東欲訪嵩山從洛下再尋隴水到關中洛下關中舊行路西北湯湯隔煙霧邊霜朔雨繞征人我行竟指吳閶渡吳閶京洛兩依依況復秦川幾歳歸還將今夜金陵月送爾驪駒北岸飛

秦淮畱別

金陵斗酒三百錢吳姬壚畔醉還眠春風不解畱人住吹盡桃花客肆邊

同王仲暉侍御宴西湖

檀板試吳歌霓衣舞越羅明河臨座落華月捲簾多仙樂隨鸚鵡天香發芰荷庾公有清興莫問夜如何

答胡天岫

高閣斜通暗水流登臨渾似泛虛舟山中自許陶弘景市上人傳韓伯休舊國定思陽羨好哀時長作武原遊年來潦倒悲生事見爾詩篇意轉愁

宮詞五首

珠簾風起暮花香水滿金壺清漏長前殿月華宮樹暗夜深歌舞出平陽

琉璃宮闕望霏微侍女窗中暗卷衣複道槐陰春滿地歸鴉常帶夕陽飛

佳人顏色如花紅十五盈盈初入宮未解承恩事天子晝長金屋下簾櫳

鞍馬鞲鷹錦繡裝天家羽獵在長楊明光美女三千騎盡著戎衣換舞裳

長信宮中烏夜棲昭陽殿裏蚤鶯啼君恩一似銅溝水盡日東流不向西

與沅思

及此不快意容華能幾時曉來青鏡裏愁殺鬢成絲

奉寄王邁人觀察

益部行臺重單車刺六條錦官纏井絡蠶市逼星橋別候春花換離歌夜酒邀嘉陵天上水直欲望青霄

寄朱五芬秋濟北兼呈令兄尚書

與君初別時吳閶徧芳樹別去又經年煙花暗行路昨夜長風吹海天夢隨月影到君邊月華離離照東國覺時枕席仍南北君不見濟州城頭明月光昔懸李白酒樓傍城頭明月去還出酒徒狂客俱已亡君家賢兄操冰雪坐控燕齊擁旌節畱君官舍凡幾時使我離羣怨長別黃河清濟兩悠悠安得與爾重尋李白之酒樓壯觀近指岱宗路悲歌遠思易水遊玉壺美酒嘯春月一

夕能消萬古愁

明懷宗御書四十韻

昔際屯蒙會維皇御八鴻謳歌歸聖瑞宗社亮天功文物千秋繼車書萬國同經邦自神武與世實熙隆側席徠賢俊臨軒達帝聰石渠紛史籍蘭省盡詞雄奏事親桓典儒生進馬融天顏恒肅穆睿想獨謙沖揮翰淩黄竹當歌嗣大風瑶章誠翥鳳彩筆欲騰虹稽古淵源得論文夙昔工闕前頻獻賦柱下久呼嵩嚴樂才偏盛淵雲秩已崇燃藜重閣上持管掖垣中郎署青縑帳臺端白雪騣賡吟應有頌殊錫定均蒙眷顧雖儒術憂勞屬聖衷羽書飛隴右烽燧起京東枚卜思良佐專征拜上公一丸矜設險五利失和戎羣盗方乘勝諸臣特内訌廟謨眞惜惜時事日恖恖宣室嘗移坐綸言每責躬朝班誰薦鶚戰士幾如熊捲甲昭陽殿鳴笳長信宮翠華無復幸丹禁忽聞終葬鼓連雕輦塵沙暗綺櫳瑣闈虛侍從宸極想槐楓花擁鑾輿散香飄講序空茂陵書已出湘水怨難窮翰墨從兹見威靈或可通至今留御筆何地哭遺弓園寢沉雲黑松杉落照紅珠邱春滚滚銀棄夜濛濛一自攀髯慟多慚貫日忠勳庸看奕葉歷數任玄穹紀述非孫盛棲遲羨葛洪西山今寂寞北闕舊龍從帶礪猶盟府乾坤若轉蓬南陽逃淑氣□□總夢夢

得倪玉繩別駕都下書

京闕風煙近斗杓北書重寄馬蹄遙歸心晚憶江花發去國寒逢朔雪飄何處酒樓多縱飲舊遊燕市一相邀東流無恙盧溝水明月依然冷畫橋

朱子葆丈山樓

疎林獨鳥還幽徑羣芳歇人閒掃落花樓空墜斜月、

送番禺王震生孝廉之燕兼寄程五舍人

王生北行不稱意四海誰憐作賦才沙柳黄河愁繫馬郵亭清夜獨銜杯途窮淚下鄉關遠歲晚歌闌雨雪哀儻遇故人燕市上酒酣何處共登臺

逢錢柏園廣文話舊

夏木陰陰鳴早蟬舊遊檣纜此洄沿君家卻望如同里別路頻思易隔年自有詩名高白雪不愁官舍冷青氈相逢醉酒眞難得且向黄公貰十千

懷朗詣臥病

冰霰日夕至苦寒及兹晨瑶草颯已歇含情思佳人積水渺難踰何以展殷勤荃蘅爲時棄蕭艾乃見珍首陽斃夷叔江潭怨靈均妍華不待期榮悴實相循凝睇芳園路哀此桃李春

孤山晚步逢陳太常

菱芡仍秋實蒲荷對晚酤人歸鶴亭夜山轉柏堂孤停策逢遺老賒錢問酒徒還登舊遊艇來棹月中湖

西陵即事

春鶯喚春酒湖柳繫湖船簾閣城西夢相邀明月邊

查韜荒歸自漢陽宴集得魚字

漢口初歸棹湖邊舊草廬籠攜隴州鳥盤鱠武昌魚美酒能淹客高言信起予春城二更月相對碧窗虛

題吳巨手隱居

林塘小築興何窮吾愛吳郎結宇工松菊宛然陶令宅田園眞比漢陰風晴湖畫槳春常見落日清尊晚更同自有鹿門妻子在高踪千載寄牆東

吳瑟黃齋壁觀魯孔孫畫竹歌

吾鄉誰人寫竹枝今推虎林魯得之瀟灑翰墨有奇趣

興來落筆不肯辭近畫吳郎高齋之素壁抽梢接葉長岑寂風吹欲動如有聲煙霧空濛若涓滴雖然在咫尺卻有千百尋門前蕩漾碧溪水疑是渭川清且漾吳郎昔日手種萬竿竹四圍森森今遠屋魯生解衣一顧盼手拂修篁更神速能事不必十日五日工寫出竟與生成同六月對坐不知暑惟有清風蕭颯來其中吳郎吳郎今日且閉關橫琴拂石未應閑袁尹之官幾相識子猷乘興何時還直欲招尋嵇阮輩與君吟嘯共追攀

與吳江沈茂弘建芳兩表叔

林屋仙書夙昔探垂虹橋畔幾停驂亂餘親從多相失客裏棲遲轉不堪清夢數回過阮巷扁舟今擬放江潭只愁搖落春楊柳悽愴何須在漢南

從蘋公晚出石甑山

清淺澄潭秋逃離芳樹晚攜手眷朋知行國寫憤懣撥異興每遷尋幽跡忘返澗絕迴急流峯轉値層巘霽景滅復舒夕陰布仍卷蘿薜方未逢人境非在遠但得賞心契居然想遐遯

寄方十三

聞君發漢陽離思復三霜昨夜空山雨高齋秋夢長猨聲斷巫峽木葉下瀟湘萬里西飛鵠何年歸故鄉

竹枝詞四首

白帝城頭秋樹黃白帝城下月如霜行人到此愁不盡

腸斷中宵思故鄉

巫山十二巫峽長行雲行雨下高唐不知雲雨歸何處夢冷空祠怨楚王

瞿塘三峽水湯湯上下行船不忍看灩澦堆邊船上下下船那比上船難

山城日暮起炊煙少女紅妝出負泉家近琵琶峯下住解吹湘管弄吳絃

答曹徵之

東郭寒華雲滿川與君同繫木蘭船剡中不盡王猷興鄴下初成子建篇忽怨春風經歲別漸看明月幾回圓於今夢斷溪南路憶汝行歌晚未眠

思匡廬

瀑布飄銀霧香罏出紫煙杏花仙藥種桂樹玉杯傳雲起龍精見風生鶴馭旋東西林下路棲息定何年

思羅浮

磴削三千丈山羅四百峯鐵橋分曉霤金闕斷霜鐘朱草麻姑拾丹砂葛令從何當畢婚嫁高步向平蹤

延陵月夜寄牧雲和尚

昔别知何地天涯徧鼓鼙遠書今未達征馬夜空嘶積雪山城暗寒花驛路迷離心與明月同落大江西

送懸公尋武康山居

吳興一郡皆有山清幽獨推武康縣高峯狹水斷雲煙誰能到此招尋徧筏公生來愛閒棲杖藜不計東與西臯亭結廬十幾載重來築舍梅花谿春風谿上寒梅早落花紛紛人不掃吾師對此憶山居風景仍思武康好昔余還往苕溪流泛宅淹畱經幾秋巖穴搜奇不得盡愛君眞作名山遊武康名山自無數汝訪精廬亦難遇石城銅官相望間知君閉關在何處槜李城南正月春雪花連雨覆通津送君最憶前溪水他日相期好卜鄰

與徐白榆祝庸菴過金粟寺得蛩字

良辰勝侶從方外得奇蹤晴岸游絲繞春陰佳氣濃飛流斷滄海空翠削芙蓉初地迎香象澄潭隱毒龍座湊時聚鴿砌冷欲吟蛩白業論三乘清言契五宗伊蒲香積饌脫粟野人供對酒期元亮雙柑憶戴顒翻經曾拂石採藥更攜筇縹緲畱殘照遲迴度晚鐘應知棄簪紱秖合臥雲松明發東林約還來谷口逢

南湖春詞四首

鴛鴦湖頭翡翠樓鴛鴦湖畔木蘭舟幾度相思隔春水憑欄日暮不勝愁

范蠡湖中春草生西施臺上春禽鳴落日憑高見煙雨蘭橈空蕩水波明

畫船簫鼓夕陽遲美酒新香金屈巵簾內女郎能度曲座傍狎客善彈絲

倡家門巷柳陰迷吹管調箏和曲低曉帳春寒人未覺城烏聲起畫樓西

送謝七之天台

謝客攜短筇遙尋華頂峯夢遊曾到處余意欲相從飛瀑千巖雪秋聲萬壑松赤城如可度應訪石橋蹤

九月十四夜望月

迢遞河洲月蒼茫海上來遙看若煙霧倏忽滿樓臺露下砧聲急風清角吹哀關山方戰伐那復照龍堆

十六夜對月有懷

明月出湖水還同昨夜圓素華如積雪欲泛剡溪船寂寞瑤蟾冷婆娑桂影懸相思若千里應與共嬋娟

十七夜同諸公山亭望月

桂子落紛紛遥天散綵雲清輝不可攬高咏惜空聞寒鴈沙洲聚秋花石磴分諸君發佳興尊酒未離羣

十九夜待月

待月空山裏秋陰暗幾重須臾出雲海飛上最高峯我欲浮槎去明河安可從迢迢鳷鵲觀霜露夜瀼瀼

二十夜待月有懷

高霞縱復横殘月二更明玉笛青樓思金笳紫塞聲秋潮動滄海寒露滿孤城遥憶長干客淒涼此夜情

西陵雜詩四首

飛閣臨馳道重樓夾大隄輕風來翡翠晚日映虹蜺雜奏天人伎驕行駿馬蹄西陵桃李下芳草暗成蹊

白鶴初迴市青鸞早降書瑤姬分玉佩素女下香車桂觀仙人宅花城大士居綵雲飛不住天樂在清虚

桂棹移斜日蓮舟出晚晴佳人行進酒狎客醉調笙錦瑟徵歌緩霓衣試舞輕相思有華月永夜向君明

夜夜隨清宴朝朝倚畫橈楊花紛酒肆桃葉覆溪橋曲水聞横笛空臺引洞簫不愁天路遠青閣坐相邀

武林送客渡江

秋潮吹下固陵煙送客津亭落照前獨向鏡湖經幾曲從遊天姥是何年謝公往蹟憑誰訊仙尉高風賴汝傳後夜月華江岸雪知余遥泛剡溪船

秋夜宿南公菴話舊

遠隔淡公二十年相逢衮衮話從前往時耆舊嗟零落幾處林邱惜變遷仰視星河明半夜坐聞鴻鴈度長天人生最易愁離别珍重今宵莫放眠

答周青士

一水相思地渾如萬里遥故園同見月滄海暗驚潮念汝多佳句憐余日寂寥何當吟夜雪乘興發蘭橈

篆書歌贈徐士白

近時摹印誰最能嘉隆之間推絶筆茂苑文氏多擅場父子相師總無匹後來傑出神宗朝新都何震嗣風標兩家已往筆墨廢秦章漢篆何寥寥當時名公亦無數未能傳神空學步縱令刻畫存其形欲逢好手眞難遇

飛龍蒼頡幾變遷籀文程隸虚相傳嶧山遺碑久焚滅此事千載徒茫然吾郡徐生特神妙正書初摹王逸少專精篆隸尤絶倫筆跡直與前人肖字畫遠遡皇古風諸書變化靡不工大都步驟準先輩有時縱横體亦同聞君歷年五十幾溯流尋源方到此世人秖識刀錐良寧知此中有神理八體雖變異九勢應莫殊無論江東稱獨步即今中原誰並驅由來能事最難得書法淡微安可測嬴秦丞相漢中郎遺跡荒唐竟衰息晉唐以還千百年羣公藝苑如蟬聯但求陽冰徐鉉輩幾人解此能比肩吾邱子趙王孫篆書元代俱專門名家尚爾易零落其餘紛紛寧足論羡君師古得風骨接武文何有

超越長卿之後君一人不然茲理竟銷歇君於六書誠賢豪世上齷齪嗤兒曹才妙恒遭俗眼怒況君自處還孤高爾來到處留眞跡東吳數郡爭相索雖然散著在人間名山不藏殊可惜客路悠悠盡衆人交情爾我自相親何知棲遯終邱壑但覺書成泣鬼神還攜妻子入三徑高臥松雲絕世塵君不見古今名士困荆棘坎坷終年長苦辛

懷懸公山中

清時迫歲晏飄風晩鳴悲華月夜中皎牀帷薄餘輝蟋蟀吟在宇衆芳颯以萎之子去天末音書與我違別路阻且右嘉會何當諧願言將尺素託彼鴻鴈飛

同禹聲宿蒼若宅

雨歇桑野開霜零石堦淨密篠羅爲屏澄溪轉如鏡幽人坐招邀虛堂忽已暝金尊促長筵瑤瑟緩清聽賞眞遂忘疲接物每袪競永夜聊徜徉晤歌有難竟

懷一公客山陰

謝公曾宿處之子臥雲松近與朱游輩錫邑遙尋白社踪春晴剡溪雪山曉石門鐘欲泛王猷棹樵風定可逢

寄朱錫邕兼與一公雪竇

二月空江水春潮絕泝游思君蘭渚曲結客鏡湖頭魏萬辭王屋支公在沃洲赤城知有約天姥坐相留

送朱人遠入蜀二首

鐵甕城西江萬尋煙波三月暮流潑看君此去六千里夢斷巴渝日夜心

故人西上水雲閒望盡嘉陵何處山萬里橋頭明月夜幾回鄉思繞吳關

悼友二首

望別郊門思不禁山陽哀笛轉愁心蔚宗去日還書扇叔夜臨年獨撫琴妻子平陵歸未得松杉雒下夢難尋昔遊回首俱搖落無那清猨晩更吟

相看短髮已成斑豈料生年遘此艱但說著書從地下猶傳遺曲到人間函關自識青牛去華表虛聞白鶴還桂樹即逢花盡發小山今日有誰攀

送王滋萬南昌省覲因呈尊人藩伯

昨歲君西去春水遙尋漢陽渡今日君西行孤帆遠指南昌城三楚江流繞江樹洪厓絕壁飛煙霧兩地皆經我舊游因之重憶南昌路南昌故郡章水潑彭蠡連空幾萬尋王喬梅福不可即使我悵望生愁心君從大江去泝洄出江涘吳天十月北風高送君一日應千里千里南邦惜路長君家嚴君此疆理西江臥治天下推清風坐嘯傾人耳寂寞音塵三載餘滕王新作近何如前年寄我栽看句藩伯先使任西川今來應得豫章書寧知書信久離絕天外征鴻斷江浙君去當爲一致詞道余問訊愁遙別此時別君何時還煙濤茫茫隔河關我欲飛度君

前不得到徒然夢入匡盧山匡盧峯高信難陟石梁瀑
布情安極君能乘興登此間夢寬長欲隨君側

懷鍾廣漢客山陰因傷朱魏二子

六月荷花鏡水香扁舟遥接海天長山陵終古疑神禹
臺館虛傳自越王異代風流懷禊飲當年歌舞憶明妝
故人頻感鄰家笛不聽柯亭已斷腸

七夕宿爽溪禪房

昔歲河津客浮槎信有靈人間傳七夕天上度雙星珠
樹香風起金支法雨零漸聞笙磬繞空際和清泠

九日同休公集分虎莊適吳汝納至

霜葉疎籬映黃花曲徑開相從遠公社不數孟嘉才藍

水虛高會仙臺數舉杯卻逢吳季子孤棹入林來

尋壑外言卷一終

尋壑外言卷二

詩二

嘉興 李繩遠 斯年

奉送曹秋嶽先生赴大同副使四首

仙曹舊倚司農望烏府曾看憲節開豈意玉珂辭闕下
卻令青簡借邊才星軺晚轉明妃塞沙柳春生都尉臺
別有神泉聞太乙昌容應見數飛來

丹書重見紫泥徵岐路飄風思不勝別館行旌開曉樹
隔河驅馬候春冰漸經天險分三晉卻望中原阻二陵
乘輿迥聞清嘯發月明樓閣幾回登

白草蕭條去路賖鴈門東首近京華河流細遶居延曲

山勢横趨北嶽斜騎馬再逢童子竹寨帷俱識使君車
官亭空憶寒梅好愁聽關西笛裏花

股肱西道比河東幕府旌旄動朔風從昔羽書紛塞下
只今烽火靖雲中鴻飛杳杳秦城隔榆葉蕭蕭漢樹空
金風白羊零落盡拓邊還數冠軍功

九月風雨憶去年宿賢谿精舍送別羅浮上人還
粵因簡岑公

昔日孤城送客鞍江河冰雪渡皆難三春折柳知時變
九月飛鴻又歲寒仙鶴晚回支遁席雨花晴散遠公壇
西林共有幽棲約及爾芳年與未闌

寄程周量

憶昨初爲五羊客聞道君名未相識廣州太守同見招當筵把酒坐清宵朝來卻泛城南渡晚日中流忘歸路香浦停橈待月華珠江倚棹橫秋露此際登臨佳興長離羣幾夜促離觴肩輿一送梅花嶺還放扁舟去武昌荆門微茫隔天闕淼淼滄江分楚粵黃鶴樓前厭朔風越王臺上空明月昨歲逢人薊北來前年有客海南回兩度遙傳尺書去昔從嶺外今燕臺君在燕臺定幾時長楊獻賦動京師金門石渠待君早校書卻到鳳凰池後會何期但相憶關山綿邈心難極天際黃河日夜流江南塞北殊消息相憶相期冬復春黃雲萬里暗邊塵易水蕭條燕草白向晚風沙思殺人

送許巢友

當年許玄度自放蕭然山吾子繼高轍長依林壑間朔風去水疾落日孤舟還梅信隔芳歲春香誰爲攀

觀王無頛畫竹

丹青能事已難期王宰高名自昔時賴有家聲傳爾輩即看圖畫亦吾師秋風汴水疑梁苑落日湘陰想漢祠客路儻從三峽裏可堪重唱竹枝詞

別山子

清景南湖秋夜長林花霜冷暗飛香與君同醉舟中月莫惜來朝是異鄉

丹陽縣南門是句曲山大路

昔余從秣陵沿流溯句曲仙路究非一舍舟便登陸近在丹陽城車馬並迴復南郭方戒途窮日恣遐矚羣峯自週遭衆壑屢傾覆草樹披夕暉煙霞斂朝沐吾聞昔賢夢遺蹤載仙籙南極洞庭口西出羅浮谷雲陽與曲阿茲山況連屬始信神靈居宅奧非遠俗伊我家檇李咫尺望銀屋籠鳥戀飛翻轅駒感局促三茅誰爲攀一許竟安續貞白徒結想瑯琊難效罬何當躡朱陽揮手謝邦族

建業六首

鍾山王氣古神州五馬曾看下石頭彩仗經過連戚里朱軒遙啓列公侯軍移細柳旌旗散殿鎖長楊省署幽寂寞清溪橋上月秦淮春水夜空流

禁苑迢遙分九衢上林春近帝王都三千宿衞銷金甲十二高樓散綺襦桂闕雲深秋駐馬蘭宮月滿夜棲烏御溝流水年年出還似當時太液無

明光行幸幾人從紫詔遙聞出九重歌扇風輕開翡翠舞衣香暖試芙蓉瑤池選伎應同輦金屋承恩數舉烽宮館空連三十六至今遺恨景陽鐘

封樹淒淒霜露繁遺弓何處憶軒轅吹臺羅綺晨香斷行寢松杉落日昏北渚秋風思帝子西州春草怨王孫蔣陵佳氣今蕭瑟玉匣珠襦不可論

珠簾高捲暮煙清銀燭初燒向水明夜月青樓空度曲

春風紫陌罷彈箏長隄柳暗嘶歸馬深巷花開聽早鶯
南國佳人消息斷莫愁湖畔不勝情
參差臺榭暎蒼蒼江水東還遶鳳凰雨冷銅駝虛輦路
雲横金馬卧林塘烏衣巷曲迷芳草白下城陰照夕陽
滿目關山愁往事新亭杯酒淚千行

廣陵對月

今夜高樓月遙從碧海生秋風吹幾日獨住廣陵城隋
苑花空發邗溝人未行歸心若飛鴈渾欲向南征

江都梅花嶺下祥符史相國墓

梅花舊時嶺樹樹笑春風一飲平陵恨空餘松柏桐

重登湖口縣石鍾山

上下鍾巖夾縣河昔年行客此重過自來樓觀巢鴉鵲
依舊松杉卷薜蘿蠡水遠從岷水濁吳山高接楚山多
登臨不盡江湖思引酒乘風一歗歌

出潯陽郭由東城阪入廬山

始離潯陽郭言向名山行逶迤陟泉坂遼越瞰江城匡
廬望猶遠四山已縱横顧指心目豁披拂襟袖清巖長
密林亘天矗高霞晴陽崖翠葉暗陰壑丹樹明絶石路
始轉入谷身已輕奔澗互流響棲禽換鳴聲幽趣昔所
愜放曠從此生宿痾眞可捐俗累豈我攖誓當卜田舍
將母來玉京游嶽挈禽慶勅家疑向平跏躋待婚嫁豈
非兒女情

雨夜宿東林寺眞公房

匡君勝地枕江流風雨來過興轉幽白社林泉多往蹟
吾師高雅亦千秋溪雲嘯虎諸峯暗嶺樹歸猨萬壑愁
廬嶽舊遊俱夢裏相逢那惜重淹畱

虎溪放歌贈眞公

廬山之高跨兩府面倚星湖背溢浦晴嶂盤旋多白雲
風來散作千山雨零雨濛濛欲愁殺寧惜今朝馬蹄滑
迴蹊轉磴不覺遙尋僧近到東林剎晉時遺剎開林東
老僧笑接禪房中竹窗猨狖嘯陰麓石牀蘿薜吹秋風
吾師今年六十七幾蕭然白髮垂雙耳精廬結得好煙霞
流杯涉遍佳山水對客圖書披不了平生撰注知多少

一夜高談未得眠燈花落盡疎鐘曉曉雨初停斜月光
煙籠早日更蒼茫攜笻出看虎谿跡聽得山泉一倍長
虎谿來往人俱見卓錫繙經坐畱戀遠公高節已千春
吾師繼此令余羨今住東林下明陟天池邊香爐五老
雖背視諸峯歷歷羅眼前雲中縹緲驂白鹿衆人望是
匡廬仙仙家揮手凌霜霧昔人遺社今人慕但得追尋
畱陸蹤何須問徑空回步石鏡難窺瀑布飛蓮花蕭颯
漏聲稀亦知此路殊伊洛欲學吹笙竟不歸

西林寺

晉代永公寺西林竹樹羅高風滿邱壑遺愛獨巖阿塔
影尋雲直泉聲過雨多翠煙飛欲散娟娟拂松蘿

黃鶴樓望漢陽歌寄查三

客行秋江水黃州見黃花洄沿武昌岸山城啼亂鴉伊昔西征違故鄉遙登黃鶴悲路長我歸一年滯吳越值爾攜家上漢陽此時相聞不相見江魚塞鴈空懷羨天末誰題錦字書桃花洞鎖沌陽縣縣外花飛催客還綵蘿芳草遍江灣轉眼三春權初發看君雙槳到家山與我相從臥邱壑縱飲高吟恣行樂兩醉春陽懽宴多那知揮手仍離索汝作新詞送我遊堪嗟來去盡江流蒹葭彌岸淒淒思覽舊重尋黃鶴樓樓邊回首風煙夕隔岸臺池迥千尺只有晴川萬古潑巴巫上下堪頭白渡口連船夾浦沙須河迴合漢河斜佳人雲端望不得會

難別易愁天涯旅店客眠殘月早長年一曲滄浪好杯酒難畱夏口城片帆再度巴陵道巴陵岸倚洞庭波便入湘南弔汨羅懷沙鵩鳥空詞賦滿目煙濤奈若何岳州樓館相思路落日蒼茫對雲樹轉見岷江接漢江大別山頭憶君住君住君歸經幾年江波連郭復連天輕颸欲借東流楫一夜吹迴及汝前

夏口

夏口烏啼客路長漢江秋月夜來霜遙吹黃鶴樓中笛多少行人欲望鄉

岳陽寄林於二首

巴陵秋草洞庭霜五兩風輕上岳陽客路把杯驚楚塞當筵譜曲思周郎月殘陰岸黿鼉黑露冷晴沙橘柚黃無數江天來朔鴈儻宜佳訊及沅湘

別汝曾傳一紙書汨羅應此弔三閭驛分荊沔官樓隔帆接瀟湘水市虛舊事酒闌多入夢新詞吟罷復愁予仙臺況是吹龍笛轉使離人悵獨居

君山十二峯

水國晴陰木葉乾君山曉落洞庭瀾俱傳堯女於今在何意秦皇濟此難斑竹幾逢人淚盡碧雲猶護鶴飛寒徘徊十二峯頭雨不比巫陽一樣看

桃源縣放船下武陵城南對月

幾日武陵城下住今宵重放武陵江即看華月高銀漢

轉使潑杯倒玉缸寒影自流山郭水澄輝俱映酒樓窗欲將故國書東寄盼殺長天鴈字雙

宿洞庭湖聽鴈聲竟夕旣過湖西不復見鴈

昨宿洞庭水遙天鴻鴈迷聲流雲夢闊影散岳陽低沅口今方度衡陽未足棲已玆風候別何必到黔西

自沅陵達鎮遠溯洄兼旬一路迴峯湍瀨層匝不已於時冬初霜林晴壁丹翠流映風帆上下宛在畫圖觸興有詩七首

水行厭晨暮看山喜淹泊乘風固所忻石尤豈云惡登眺恐易窮遲迴當棲薄平生巖穴情玆焉恣揮霍臥遊徒室中結廬僅一壑寧能舟檝間悠悠遍旬朔

夕雲已歸岫曉月猶照潭疎樹藹蒼翠遙岑幻青藍寒
颷起東北俄焉換西南滯我游子程日夕坐溪嵐溪嵐
何窮極林樾互相参懸霤儼滴乳垂厓冒飛龕泉瀑每
奔激虹霞亦長含陡澗無方舟隘陸難並驂神靈有遺
窟千年復誰撲
滔滔武谿水夏潦復秋霖青草發炎瘴此溪何毒淫行
人那敢涉飛鳶不能侵微霜凜孟冬山川始蕭森居民
處巢穴竄突若驚禽村圍杳虛寂榛莽蔽溪沉猨啼應
巖隙虎跡互峯陰悲風一以至獵獵撼長林豈無遠征
客惻愴起歸心
千嶺接萬岫迴合盡蒼青神工未開闢此石故頑冥柯

條無翦伐巒障但崩傾野火燒山頭苔草積已盈仙掌
劈太華終古尚傳形誰言賞卬壑奇秀盡天成惜哉謝
公屐玆路昔未經鑿澗冒險塞疏厓出英靈無人繼此
蹟徒泉安足驚坐令美泉石萬載絕聲稱
溪風無常期東西忽然殊高檣挂帆席起落在斯須顧
彼後來者得風已先趨四山緬圍塞我行盤且紆衡縱
澗底石巉削立中途輕篙剌石罅怒湍疾驚呼噴壑竟
數丈注瀉若懸壺空舲豈不易牽輓諒難徂想像戈船
衆何由奮舳艫
灘險畏夙夜叢箐轉幽峭曉日始放舟夕曛已停棹迴
光虛壁間松林絕炷爝餘霞卬清潭疎星耿層嶠迢迢

望北辰相違萬里照涉沅江苦溪經黔路彌奧酒滿卽
傾觴月來屢還眺彝歌不娛心巴曲罕同調聊結青山
緣庶遇蘇門嘯
楚南十月交天氣涼始新薄霜不偃草疾颷不揚塵天
桃發蹊磵梅花吐江津衆鳥載飛集鳴聲若陽春勞人
感於役奄忽即盈旬暖日悲易徂冬宵怨難晨南朔改
風候舉首變星辰念彼苦寒地炎瘴豈復親而我獨何
爲坎壈羈一身
黔沅舟中雜詩六首
細瀨圍園曲晴峯面面彎𠘧飛明鏡裏人坐畫圖閒上
水經旬路迴舟一日還自來谿谷險天意扼諸蠻

洞比秦人避蹊應晉客傳好花多倚路幽鳥解迎船黔
嶂日多雨蒼雲時在天隔溪樵唱晚一曲坐忘年
山映水逾綠葉疎崖始青鷄鳴關口店人度驛邊亭風
草含宵露霜帆帶曉星催程雙槳急終日在空冥
黔陽三澗合九派自渠陽併入辰河駛遙添楚水長東
奔連武敘北去轉湖湘若有浮槎客尋源問夜郎
鳥道三冬出漁梁十月乾晴嵐消晚瘴陰壑動新寒過
雨諸灘急迴颷萬木攢尚聞峯下路寥歷梵鐘殘
盡溯西南水黔麻更北迴直勝三峽阻不遣五丁開日
月陰巖洞烽燐變劫灰當時傳笛吹山響至今哀
貴竹客舍贈別譚子上廣文使滇

奉使軍門節誰憐鄭廣文詩傳五谿險名過百蠻聞客
市同寒雨山城對夕曛碧雞金馬路惆悵亂峯雲

白水河瀑布

遙邁無憩鞍佳景亦停策早出安莊城霧散日氣赤遙
見白水河素練亙田陌漸近瀑布聲颯沓衆峯坼懸巖
耀丹黃注壑粲藍碧覘源窮千尋飛挂竟百尺鮮雲映
晴暉潭光換朝夕孤禽嘯山梁疎花靜崖隙撫物興自
存觀化念彌適周覽在行游何言倦遙役

贈胡皃菴

歸去何殊范蠡舟秦檣吳市總難畱桃花自有漁翁渡
春草多驚謝客游銅柱雨雲終古暗鼎湖煙水至今愁

瓜田湧說青門種誰識東陵舊日侯

水西紀事

南徼烏蠻裔千年國勢豪天迴羅播接地限蜀黔遭銅
券當時襲金祠奕世叨從來膺漢爵無復獻周獒問罪
頒符竹陳師假節旄連峯纔起幕掘水暫通濠箐雨濛
濛墮嵐雲漠漠高奪圍聊決戰堅壘竟分曹帕錦紅藤
簇裙花綵線條摯搏愁隼鶻身手捷猨猱響動連枝弩
光沉百鍊刀攀林危夜裹拨徑窄秋毫板寨懸崖峻繩
梯斷壁牢馬騰思宿草士渴想投醪月暗營相失風驚
樹復號樵蘇迷尺路飛輓絶千艘啓事虛喉舌徵書急
羽毛賢王親豹舄上將展龍韜轉敗雖羣力成功在獨

操騎初分馬援城已入蒙驁拔幟旋空壁浮鬮即過壕
追亡盧鹿震乘勝白狼嗥直似奔封豕還同翦巨鼇種
人俱欲盡渠帥亦何逃俘獻聞鳴鏑軍回詠伐鼛曉裝
輕薏苡春椀醉葡萄橫野新停堠沉舟舊泝濤即看苗
俗定無乃甲兵勞列郡分形勝諸蠻靜繹騷夜郎今臥
鼓應及簡書褒

灘江之水歌題銅仁劉氏三烈女祠壁

灘江之水何濆薄下注蒼梧轉山郭昔我舟檣遠泝洄
炎風苦霧迷旬朔江外紛紛煙草滋援幽不厭久棲遲
行人盡說昭州道本有劉家烈女祠由來烈女名殊絶
皎皎光輝照冰雪會計碑銘識妙辭犍爲圖畫眞高節

此際尋游意不堪經今十載度黔南還騎西馬銅崖路
轉愛雙江匯碧潭碧潭翠嶺東西岸人代遷流幾回換
城闕空聞猨狖悲繁華可惜逢離亂亂餘榛棘湧經過
野殿欹牆暗薜蘿猶聞劉女遺祠處往蹟蒼茫思若何
始知昔日昭平水烈女三人本劉氏梧州別駕館舍捐
兩姬一女年相似白馬牽旒歸去難輕舩遙泊莞藤灘
寧期擾路驅青犢攜手俱沉江水寒盈盈寒水空江曲
懷沙負石驚人目御史封章入九重褒題祀典崇華屋
瀘州舊州守別駕之賢孫投簪解紱已高臥東山巖壑
開蓬門逢余約契稱相厚家世遺塋幸討論銅江守令
持清議俎豆重新事堪記館榭蒼苔夜月湲簾階芳樹

春風醉貝菡蛾眉兩地愁南黔西粤總千秋莞藤灘水今如昨那比香名萬古流

喜崔二魯珍至黔

嚴冬忽接武陵書聞汝沅南度歲除三楚不堪從旅舍五谿那復送行車風流吾黨多遙客景物他鄉況索居江館醉談殊未臥夜窗燈月在清虛

陪李少保觀獵

雪淨春郊遠軍容動水西前驅行帳接後部控弦齊赤羽規如日青旌捲似霓坐鞍明翡翠馳甲映文犀野色桃先吐川光柳暗稊彎弧沙草合飛鞚箐林低疾轉黃金埒輕翻碧玉蹄神鷹殊奮迅狡兎失端倪花氣迎營散香塵夾路迷直疑雲夢澤卻在武陵谿杯酪分鷃鶘鋒膏試鷓鴣健兒驕綵角歌女艷離題玆地經戎馬今年靜鼓鼙曾揮三尺劒員請一丸泥威重宜畱鎮勳崇本執珪流傳襄漢曲爭此和銅鞮

錢陸涼池館晚集

刺史新移宅黔陽郭外谿園梅逢雪盡池草入春齊野唱愁花徙幽啼響竹雞未嫌諸酒伴頻挈板橋西

至日度關索嶺

客倦猶登歷淒其歲已闌亂峯餘萬點曲磴有千盤風定烏鴉噪霜深木葉乾羊腸古來險經此亦同歎

曲靖城西對月

旅館仍華月淒然白露漙激輝滇海接清景石城看守野明如晝南天夜不寒有懷殊未寐鄉路總湯湯

澂江夜集贈別馮再來太守

河陽城南餞歸客澂江主人二千石兜羅織綿纔覆筵吉貝褰帷旋橫席梁王山高初月斜緬童按曲彈琵琶排簫蹋鼓喧和匝片片吹落空梁花當歌進舞俱垂手僰彝車里爭先後扶畱細子送客嘗康郎小魚可人口漸覺金壺寒漏催銀筒臘酒又傾杯繁花愁對山茶好故就離人別夜開

臨沅沈简臣守使筵送別

使君衙舍全瀟灑竹梧庭館清泉瀉過客恒畱數日停彈棊縱酒花下醒寒塘柳色幾堪折忽聽離聲送君別當年北闕初上書看君入謁承明廬紫宸鳴佩還仙室青瑣含香待石渠視草西垣曾幾日將軍幕府需才亟夜奉丹書賜近臣曉聞清禁推儒術盧溝橋南霜月明六詔從軍萬里行五兵卻戰夜郎國單車始鎮楪榆城昆彌兼控瀾滄水觀察威名動人耳不向姑繒問白狼已傳蒟醬收金齒自是功高賞再膺俞元旌節坐相仍挂冠卻羨陶弘景歸興何如張季鷹此時洗盞浮醽醁紈扇羅裙良夜促緬女能翻漢樂歌巴童猶按蠻笙曲定有林泉向客誇故園歌舞足紛華江梅落徧孤山雪湖水香逢五月花以玆遠謝滇池去片帆獨泛滄洲趣

衆客堂前醉送君紅亭早放茶花樹余亦南鄉思北旋杖藜那得在君先明年歸路愁孤客今夜悲歌滿四筵

昆明東郭別趙臬副叔文

驚風薄季冬妍花笑陽節行子戀故遊惆悵不能別枉荷使君誼城闉降華轍密親並攀追祖帳已陳列清醑酌屢盈庶羞屏還設韃馬戒中衢前途緬迴折滇黔本同方晴陰異炎雪宿心謝時名秉志佈前哲臨岐被嘉言中懷永不滅

滇池歌留別陸四左城

西南巨浸稱梁州滇河之水如倒流昆明城邊映花樹炎天風日同清秋憶君往醉燕臺酌走馬南黔事如昨

獨向滇池託勝遊不辭萬里尚書幕公府逍遙水戲多畫繞錦纜棹童歌文章爭羨鄒枚侶詩句驚看沈謝過池流渺渺迴芳甸彩雲何日重相見金葉銀花滿翠稜雙河空繞春池偏興廢千秋不可論上林水戰晚池渾漢家宮觀飛塵黑此地澄波今尚存嗟余北去與君別洱海晴風夜郎雪金馬重關斷碧鷄隨人獨有滇池月

再宿曲靖新橋

驅馬長悲往路賒遙天晚日靜風沙再眠寒寺初更雨五見炎鄉十月花醉去有時忘作客夢來無夜不還家高堂兩鬢今垂白轉使歸心怨歲華

寄益州得武曾宣府書

今春已接延陵字知爾將從上谷行此日再傳宣府信憐余方度宛溫城南鴻晚到書仍達朔霰先飛酒易傾共數歸期良未卜清宵那不涕交横

劉尚書山莊

何處尚書宅溪橋接斷厓拂衣仍賜祿卜築已成齋到壑水光秀開窗山氣佳渾忘新結搆那訪舊津涯蔬圃兼行藥籬門半縛柴樵童敲石火浣女斲荆釵庭喜翻飛鵲池驚鼓吹蛙碧蘿春嫋嫋黃鳥暮喈喈剖竹泉初引移林雨細排錦花來自蜀瓊酒挹如淮每遣幽人與翻增旅客懷當時杜陵怨灑淚憶麻鞵

在漢口作

漢陽行客歸未得北望潯陽思故鄉飄風發發夜飛鴈獨樹蕭蕭天雨霜夏口孤軍催鼓角荆門秋水下帆檣將尋黃鶴樓中約還與扁舟渡武昌

登范叔林園

吾家三名園鼎列梅花谿遙林接館宇飛橋帶町畦霽雪春園開遊人競攀躋溪水碧如玉曲折迷東西瞬息三百年時事傷睽攜田廬震鞞鼓華堂換離題主人行不還空樓閉雲梯手種桃李花今與樓簷齊我來荷畚鍤掃石刈蓬藜落景浮綠樽鄰叟饋豚蹄麻麥醉新壠雞犬惑故蹊興感在疇曩悠然念巖棲

己酉九日過仙霞嶺

漸入甌閩鳥道開物華天景重相催十年九日他鄉過
千里三山獨客來林樹晝昏棲虎豹雨雲秋淨見樓臺
江關南北驅馳地遲暮驚心野吹哀

林涵齋考功山堂觀畫漁翁圖引

藏山先生畫山水草堂高結榕城裏婀婀飛花覆綠蘿
碧窗涼月松聲起閑來染翰常閉關宋元諸家伯仲間
近代尤追相城法每看寫出眞雲山昨時自畫漁翁像
十幅滄波寄清賞五湖四海情安窮七澤三江氣偏爽
一從放艇復還家處處煙雲自足誇就中渓意人不識
但觀墨妙空咨嗟先生舊住佳泉墊石鼓名山好亭閣
春嶺梅花似雪開秋巖桂子如珠落此地高眠二十秋

閩江到海日東流歌聲款乃蒹葭岸不信生涯一釣舟

候官客舍逢史蘧庵翰林 祥符相公令弟

三十升華舊秘書風流想見奉恩初揮毫晚出金門迥
聽漏晨趨玉殿虛頭白縱遊多汗漫簡青往事一欷歔
無諸城下榕陰暮拚醉清尊忘客居

曾惟闇孝廉席上留贈

幽居近城郭亦自遠塵凡籬下花堪把階前草未芟主
人銘短鋏稚子荷長鑱曲徑過羊仲空林從阮咸求仙
丹藥竈攜客白雲巖壁畫遊金闕牀書祕玉函澄陰虛
枕簟清景落筠杉簷果留柑嫩沙泉出井鹹火寒催臘
酒風煖試春衫脈脈愁添燭匆匆惜挂帆星潮晨漸吐
弦月夜初銜欲寄相思字題詩手自緘

答黃處安

修塗限容輝羇心間晨夕投分在茲方嘉筵奉清讌絲
竹暢高音豈以繁會適所期同調諧安歌乃無數夫君
青雲姿遺世獨岑寂引商雜流徵衆耳反不懌顧我蓬
藿人惠然降三益辭篇揚新聲翰墨屏陳迹追惟慕羣
懷已爲年歲積肆好任來章傾情慰疇昔

武夷吟酬別彭爾仁入山

武夷之山週百里三十六峯雲外起九曲洄瀠水浸山
洞天雖衆應難比漢祀秦壇共杳冥昇眞歷歷有仙靈
珠裾戲水澄空鏡玉袖迴峯轉畫屏吾聞籛鏗在初古

堯封彭城號彭祖茲山坐隱七百春次子籛夷長籛武
以此山名萬古尊彭城遺裔傳清門候官彭郎好骨相
此中疑是眞曾孫當年綵屋空梁宴笙管淒哀偶然戀
世人只記幔亭歌何由得與眞仙見彭郎結交天下希
武夷同好舊相依謂崇安藍子素修高吟一曲河梁別往日歌
師今是非邀余並訪眞人關可憐歸客鳴榔發醉裏遙
尋玉女花夢中解看天壺月信是名山不可求天宮咫
尺汝應留寒梅仙掌春堪折遠寄西陵雪夜舟

林孔碩先生談石鼓山居之勝

見說佳泉石閩中自昔稱全過霍童好未必武夷勝樵
客迷來去仙家日降升山公竹林約留恨不同登

贈別高雲客

君家池榭閩山曲畫檻雕昇映銀燭盧橘堆盤晚更黃垂楊覆酒寒仍綠一時會客紛滿堂露華飛墮月蒼涼嚴城緩箭聽初落高館停杯醉未央看君意氣眞無比才名到處傾人耳棹倚春風檇李船簾開曉日秦淮市游覽經時歸舊山中丞幕府復追攀陳琳阮瑀相雄長淥水芙蓉羨往還我來三山孟冬日散帙論文興非一晴展看花傾盞遲寒燈聽雨歸帆疾便挽空舲出浦橋仙霞冰井暗霜飄相思若泛山陰雪別恨應添螺水潮

史遯庵先生屬和榕城七夕韻

閩鄉猶是古揚州物候依然動早秋天漢浮螺傳素女

江祠沉鎖問金牛即看飛鵲今宵渡無復穿針舊日樓坐使乘槎河渚客夜闌憑檻獨搔頭

延平舟夜懷沈武功

遙下雙溪入浦長城陰燈火繫江航誰言建嶺寒無雪已見延津夜有霜朱橘美留行客供黃螺鮮憶故人嘗洄沿竟日知何際夢去蒹葭水一方

尋壑外言卷二終

尋壑外言卷三

嘉興　李繩遠　斯年

詩三

寄分虎滇中二首

碧雞金馬度牂牁六詔煙沙我舊過長夏不知三伏暑深冬還似九春和須憐物候勝交廣未厭民風雜猓玀汝到昆明經歲月新聲應解僰童歌

知爾梁州道路諳文章幕府定相參朱門入夜瑤琴靜淥水浮春綵筆含異地每愁飛雨鴈（武曾客長安）故園重見起三蠶同看秖有天邊月猶恐晴陰變朔南

送南樵入燕

獨臥平林曲水阿情深何止愛高歌軒岐任試功常倍書劍兼成學豈訛名字早流京國遠塵沙今入薊門多長途憶解征鞍候行李春風滿橐馳

過茅匡餘兄宅

翻悲昔別去京華重此虛堂醉日斜渾識舊巢雙燕子春泥銜過玉欄花

送徐初鄰之金谿

汝訪金谿路丹林與翠巖秋辭吳岸草晴挂越溪帆詩卷他鄉重家書隔歲緘梅峯聽吹笛應解隔仙凡

盛奕雲席上聞笛送別王白民還慈谿

皎皎明河初夜橫南城烏鵲繞還驚王郎幾日愁歸去

勸飲今宵空復情楊柳折殘閶別曲梅花吹落盡離聲若耶溪水相思路欲採芙蓉寄遠行

遙送朱方庵司理改任蜀省

我住黔中久深知蜀道途西邊蟠越嶲東壤出夔巫羣盜當時劇生民不易蘇原田新黍稷閭井舊榛蕪何意川南路偏於劒北殊雖驚連斥堠未許竊兵符邛雅諸州迴松潘列衛扶地形原不類天意或相須卻借賢司理今從邑大夫（朱以東昌司理裁改）風煙迷白帝星候轉黃姑臥鼓三朝發牽船百丈紆曉尋巴虎跡晚聽峽猨呼到日看凫舄行車及雉雛琴邀綠綺靜花種海棠敷冰雪畱空鏡溪山入畫圖雲林秋淅淅霜角晝嗚嗚峩嶺羣峯斷岷江一道徂禽聞啼格磔酥暖醉醍醐井火征鹽筴畬田訟麥租春洲魚舅穴炎竹夜郎都近訪支機石空聞賣酒罏古來餘景物此日待追趨最惜余畱薊方逢汝去吳燕雲行眷戀荊楚望虛無白舫違瓊樹青門悵玉壺去程依僰爨遠畧定包蒲颯爾煙花亂淒其明月孤寄書憑估客何日上巴渝

正月十五夜宿泰山下

今年元夜經東嶽卻憶層冰苦涉淮漸覺輕陰回晚雪即逢華節動春街簷飄火樹芙蓉蒂門倚花鈿翡翠釵雲闕祠香紛士女中宵天樂散重階

蒙陰路中

細草黃沙路清泉白石村迴遭羣嶺出搖落幾家存棗樹春成巷梨花晝掩門誰邀驅馬客投館及黃昏

濟南郡樓對雪

今歲長寒異昔年雪花飄暗早春天來登官閣宜高坐恰對林亭好晏眠窗裏晚峯華不（入聲）注甕頭新釀杜康泉齊城風景原非惡更泛澄湖北郭船

滹沱河逢雪

寒經樂陵北雪度阜城南沙片春鹽簇冰花曉鏡涵白添棃葉葉青失柳毿毿爲問河橋黍新醅可易酣

宣武門遇沈馨闇

宣武門邊三月春玉溝風柳散輕塵年年憶汝淮西客今夜翻憐別恨新

送高念祖表兄入閩中

建水予曾汎閩山好畫圖春峯玉女並炎草霍童孤不少尋仙侶重來問客途離尊易州酒惆悵薊門烏

贈衛爾錫檢討

早年清譽起燕臺曾爲憂時抗疏哀晉地仍尊洗馬望（衛猗氏人）漢庭終愛洛陽才玉河曉月鳴珂入金殿晴花聽漏開館閣風華人並羨只應仙史醉蓬萊

柯岸初給事筵送別吳岷培少府之河東

汝到長安幾歲前一時相見卻茫然渾忘笑語曾何地渴憶追陪是往年禁柳昏鴉催入晉掖梧晴月帳辭燕

黃門愛客頻畱醉況復今宵對別筵

慈仁寺訪閻古古孝廉

海棠開盡錦城花古殿松陰散早鴉昨夜酒人花底醉
春眠高捲碧窗紗

孫北海侍郎齋觀法書歌

崇文門西連巷陌退谷先生著書室長安日出塵滿城
風吹不到先生宅幽窗花落春草緐何用蓬蒿謝賓客
家藏圖史十萬卷更愛前人好筆跡上自晉唐迨有明
千餘年閒見消息諸本鑒別手題識能使墨妙生顏色
觀者一過驚心神應是人間未曾識憶從關洛戎馬來
十載煙沙暗南北寶函玉軸成灰塵斷碣遺碑總淪匿

燕山笳鼓動地愁藝林無恙眞難得豈非妙物如有靈
特借先生護金石感此徬徨意轉長不禁惆悵殊今昔
伊余先世皆好古珍秘重樓藏翰墨嚴霜一經蘭艾零
得見名書同故蹟自恨行車不暫畱那得追攀永晨夕
楊柳晴沙沒馬蹄一鞭南指臨淄隔春天回首薊邱雲
如何不令長相憶

畱別王阮亭戸部

昨上廣陵橋蕩槳梅花路還經射陽陂繫馬清淮渡雨
地徬徨踏雪行逢人爭說使君名算船江浦畱清節司
法揚州起頌聲卻憶仙郎才望久詩句文詞滿人口二
十年間良會稀遙違京闕空搔首以此驅車歷下來尊
前相揖黃金臺重簾乍捲晴花合淡館頻邀夜月開城
邊官柳漸盈陌旋挽長條送行客細雨盧溝煙水生回
看上苑春相隔往日中儀署轉高度支新拜領三曹（王自儀曹移農部）
祇今財賦東南詘國事休辭掌計勞

條侯家兄席上贈別青藜

一入京華欲晚春從君欣賞及芳辰論詩當代看誰匹（曾子方撰詩選）把酒同心得幾人豈意乍逢仍送別可堪遙客
倍情親啼鶯三月晴花裏愁向東風驛路塵

寄酬榆林譚舟石郡丞

長安三月天金溝遍芳草我從濟水南驅馬長安道燕
地寒多晚雪飛今年二月已春衣玉河風暖橫橋口催

放晴花映落暉錦陌誰家滿園樹繫馬纔畱十日住經
過不謁公卿門回鞭卻返齊都去何處空香撲岸塵紅
樓珠箔捲陽春百壺美酒城門餞獨憶西垣譚舍人舍
人舊直清華坐朝朝視草還高臥雙魚寄我黔中詩幾
年未得相訓和啓事由來亟備邊鳳池鳴佩數才賢武
冠遠佐延州地出駐榆林紫塞連吳郎昨夜西邊至能
說榆關下車事（時帳培自榆林至都）祿米先分種秫資虛堂嘯傲
軍民洽黑山水草舊雲中堠火稀傳玉帳空五原不見
東飛鴈目斷黃沙萬里風

歷下亭

明湖朝雨氷初添夏日虛亭勝事兼早泛琴尊催畫舸

遲聞箏管隔青簾蟬吟遠樹移晴晝魚動新荷散晚炎歷下舊尋花草路七橋歸興轉相淹

簡顧寧人

崑山蘊奇秀顧陸多英賢先生振芳軌繼跡千載前一輩謝時俗飄拂雲窗眠曾來濟北住聊稅山東田余從歷下客薊門一停鞭春風笑桃花楊柳如翠煙酒亭白玉壺換去青銅錢橫橋跨盧溝馬首行自憐芙蓉艷六月期泛明湖船濟流七十二趵突爲名泉掛瓢酌杯水中情亦已宣毋令負良覿坐惜芳華年

出魯郡寄徐方虎兼簡嚴存庵學士

宣武門前柳條碧繫馬旗亭送行色夜夜離心明月邊隨風曉挂長安陌汝去高眠學士堂新詞京國和琳琅還山儻憶同懷客兩地煙花春夢長

單父渡河

邑過金鄉遠河經汴水淺解鞍沙岸月移艇石塘陰往碣尋題句空臺憶鼓琴年來歌瓠子景物更銷沉

宋中

炎旱經十旬濟兖枯兩麥渡馬單父南蒼莽見河日新雨梁宋郊稌黍蔽疇陌訪古平臺蹤原野暮蕭瑟孝王去千載音徽被金石修竹如有聲遺風動行色況在當時遊詞賦盛賓客何爲後來人經茲轉悲惻

陳州北郭

陳州城北店籬巷隔花開早黍炊酷熟春蔥和餅來土風淮汝別客騎宋梁催不見宛丘子青楊日暮哀

辛亥夏日河上作

龍門幾曲到三門萬里河流注壑渾未遣冀方從上策翻留漕輓接中原桃花自汎年年水蒲柳空徵處處村瓠子金隄愛不細祇今誰比漢王尊

淮甸疏渠報最難千村野哭起哀湍徒聞河內先持節卻喜朝中實命官京口春漕餘晚粒海陵秋委散晨餐時有發賑之令只愁田舍猶炎沴斗粟能炊及歲寒

汝南城下懷左羽客桂陽

蔡州昨夜雨炎雲捲朝風馬蹄溼沙草踏過城門東門南濠水綠水北荷花紅板橋煙景誰堪賞車騎紛紛日來往官柳成帷曉路陰女蘿如帶春陴長佇憶夫君此舊遊年年銷暑醉城樓湘波一送郴江晚夢隔淮西汝水流

客居齊城與山陰呂四紘績期登泰山余旣西走梁宋不果此約途中有詩卻寄四十韻

歷下相依日寒淺未泮冰一從覩渤澥不復辨淄澠晤語同晞髮論交舊服膺亭泉春檻醉湖雪晝船凭游嶽向平愛尋山禽慶能岱宗連咫尺霄漢起崚嶒脯酒神巫薦珪璋祀典應三祠殊鎮瀆四望比耆烝樂聽韺賓奏千從夏舞升靈宮雲氣結仙掌露華承冉冉鸞旗載

飄飄孔葢乘風霆畱棟宇星斗會觚稜衣帶瞻河水書
函指越陵篆餘丞相字松有大夫稱玉策揆朱草金牀
閟紫藤古來封禪跡不記歲時增科斗秦碑蝕蛟龍漢
時騰井香鍾乳沫芝艷石泥凝涇翠盤千曲空青落萬
疊常思窮汗漫高舉入凌兢不分頻勞役猶然載寢興
去齊從魯辟過宋失曹滕蟻泛行廚甌螢流客舍燈芳
池遺竹樹離黍被溝塍水涉衝湍悍郊居散鬱蒸窮途
逢阮籍清嘯和孫登往路終難極前車未可憑長沙憐
鵩鳥東海弔青蠅斷絕音書屢躋攀夢寐曾遐心期勝
地夙約藉良朋遲暮嗟何及先秋思不勝人情疑鑿枘
吾道握鉤繩采葛寒常棄吹虀熱更懲幾時重蠟屐還

與共擔簦火棗投仙客青精飯老僧高山惟仰止晴嶂
不騫崩峯月蓮花粲祠霜柏葉澄蘇躭聊化鶴支遁儻
調鷹林壑今誰賞文章世已憎遙傳別離恨尺素手緘
滕

客夜有懷烏程吳右公明府董芑章參謀兩表兄

一送滇池草重行楚岸花故人俱遠宦遙夕倍思家沙
暗三秋鴈河明八月槎天風洞庭葉蕭颯墜霜華

曉過平越

曉霧歸山溪凝華似積雪旋作輕雲飛林端屢明滅行
人戒寒雞徒旅侵旦發我來猶孟秋芳草聽鶗鴂茲焉
絡緯吟俄驚雨踰月嚴霜漸宵零離憂變華髮去去陟
重峯前途及平越

陸廣河寄吳保山青要

陸廣河頭啼鷓鴣酒家相喚舊當壚尊前一樹蠻花笑
萬里思君夜月孤

陳綠崖糧使席上逢童孝廉

十年重泛武溪舟黔徼逢君感昔遊是處風塵憐久客
異時鄉國共滄愁天涯細雨黃花夕官署疎燈白露秋
醉語不辭畱五夜麗譙頻轉漏聲幽

訓魏樸庵黔中贈別原韻兼送還青州

山亭斗酒別況此對高秋始覺離羣苦俱滄去國愁漳
流寒渡馬湘岸晚迴舟炎雪殊南朔相思易白頭（余從湖南

赴粵）

贈別王黔西綸如兼示張程二子

陸廣渡西水飛疾金雞閣鴉舊官驛東壤初開郡郭新
人煙蠻部全蕭瑟使君本是巴渝才竹馬迎從滇水來
辭篇絕愛好賓客休澣頻過行省臺昨朝邀我程番市
錦席金尊照晴水坐中程郎最善文山陽況有張公子
憶我曾依幕府行笳簫喧絕水西營羅鬼春歌換秋月
瘴草蠻花歲幾更總戎（李君）故壘旌旗改別駕（楊君）歸休不
相待零落知交數曩游白頭惟見王公在正是煙霜九
月天官亭芳菊照離筵且尋今夜看花約未惜來朝貰
酒錢中丞轅門曉吹角馬頭醉語匆匆數就此垂鞭返

郡樓音書最苦違南朔余蕩輕橈出五溪霜花晚繫武陵西黔峯日黑沉雲樹愁送清猨夾岸啼

望湘陰

落照湘陰白空江楚望賒雲沙全似水霜葉宛勝花鴈度看山遠船迴挂席斜黃陵祠畔月樓亂晚林鴉

喬口

草涘喬口綠木落洞庭黃月白今宵露江清昨夜霜西浮沅水闊東引汨羅長搖蕩碧山意滄波日渺茫

泊長沙

湖外沙晴昨夜星曉風吹斷榜人停城迴嶽麓峯前樹帆下湘西渡口亭山氣北來橫紫翠江聲東轉瀉清泠

荊南十月煙花暮悵望春雲起洞庭

湘中五首

古殿蕭森薜荔垂湘妃遺像肅空祠明星曉映寒沙色靈雨春回碧樹滋一自翠華愁望幸至今斑竹動悲思澧蘭沅芷徘徊盡還見霓裳下九疑

放逐靈均潊浦遙江潭遺感未全消懷沙一去增荒忽哀郢千年共寂寥北渚過雲秋冉冉東風行雨暮飄飄驚心楚國興亡事回首青春泣大招

去國眞傷賦鵩心賈生才望絕儒林淒涼舊宅虛寒照搖落空臺鎖暮陰漢室文章留映帶楚天雲物未銷沉清江曉夜東流急行客邅迴幾滯淫

衡峯不與衆山羣九面沿湘望裏分天斷蒼梧炎海月風迴星渚晚春雲絃歌自響虞廷樂科斗曾摸禹代文太史南浮登嶽去江波清激到今聞

杜陵築舍浣花溪晚歲行吟出瀼西蜀道艱危餘涕淚湘川遊涉幾留題傳聞往事遺碑在指點孤墳遠樹迷惟見耒陰江水畔日寒沙草鷓鴣啼

嶽麓寺

湖南嶽麓寺近接長沙西湘水映空落衡峯逼岸低晚花蝴蝶過寒日鷓鴣啼苔蘚碑陰色蒼茫識舊題

昭潭

水泊貪高枕舟眠畏夙興浦沉風葉暗潭映日華澄荻

岸宵防虎楓岑冷嘯鷹昭山懷古意好借石壺憑（湘潭縣壺山有石壺）

湘潭

盡日停牽纜湘潭縣郭門霧寒沙舸靜風午市橋喧渚鳥吟陽谷谿花笑晚園南鄉冬候好不待早春暄

淥口

古驛迴湘渚萍川此路東天霜呼野鶴沙日響寒蟲負水銀釵婦牽罾綠髻童楚風看漸隔湖外是南中

昭陵灘

篷底聽灘聲昭陵宿霧晴石腰迴舵穩沙觜峭帆輕瀨急涓涓瀉波明細細生瀟湘遊覽地何惜滯郵程

衡山縣

衡峯七十二千里望迢遥城堞浮蒼翠江沙走寂寥遠煙畬火疾疎雨嶂雲飄定識神仙路朱陵幾見招

衡州

湘波落桂林烝水合流湊秀奪酃湖色清連衡嶽陰迴峯朱鴈羽開殿玉琴音城郭凝寒望千山翠欲沉

宿前溪渡

捲幔依蘋藻憑窗狎鴈鳧河魚渾欲釣村醞不堪沽喚渡晚航急懸燈寒戍孤衡陽殊未別應寫嶽遊圖

湘上寄蔣大鴻

城郭暗春雨相別鴛鴦湖吳舲不暫繫鼓舵山陰趨此

別復幾日三落金井梧思君鏡水曲荷花笑冰壺耶溪載酒還曉夕樵風殊我行涉湘川江景清欲絶周覽日苦短徒歌候明發夙契徵君風丹砂秘仙訣安得同玆遊荆衡掃晴雪逍遥碧窗雲衾枕臥山月

瀟湘路中

昨乘湖西舫來換湖南船雲帆洞庭日霧柁瀟湘煙雙檣出喬口人家帶溪柳便飲湘潭茶卻貰空春酒汀渚飄寒花空舲繫長沙天遥度歸鴈林疎亂棲鴉江流清不歇水苔映綠髮搖艷丹城霞瀟灑碧溪月曉日青芙蓉半滅嵐陰重衡峯何歷歷早見朱明松前川定何處杳渺零陵樹瀟水落九疑東迴急沿泝日日南風晴幽

懷曠然生願借浮湘棹因之遊嶽情

湘南寄徐初鄰盛奕雲

故園猶憶挂輕帆此際寒花雪滿巖別酒未邀君一醉鄉書不厭手重緘曾過燕趙春冰渡轉見湖湘冷月銜近日殊方風土惡好畱三徑託長鑱

郴州

北向鴻將去南征路未央炎鄉趨五嶺水國度三湘欹枕郴船雨停鞍粵樹霜平生俱遠客那覺歲年長

過郴州寄桂陽盛文仲來

郴江東斷楚峯陰花下春聲散玉琴地僻嶺雲迷咫尺官閒池草倦登臨孤帆憶別三秋日獨客驚迴萬里心

昨過瀟湘來粵嶠緘書遥寄碧山岑

下樂昌瀧水

韓公廟前愁下瀧八瀧行盡水淙淙白浪回看上天際嶺雲潭月暮船雙（空章縣小艇日單船至瀧換艇差大日雙船）

自衡郴入粵中憶與庚清舊遊卻寄一律

沙舸衡湘十月春煙波炎海更愁人湞江水下三瀧險嶺樹花開百粵新舊客宴遊還想像他年風物總沉淪明珠翡翠遥回首腸斷當壚玉鏡塵

入粵路中聞姜定庵給事遷京兆奉簡二十四韻

內史稱難治除官必重臣東郊周尹貴中尉漢庭親五馬銜金勒雙符換玉麟風流眞不墜擿伏定如神韓辟

才兼理邊延政絕倫諸卿班始峻三輔俗還淳往者爲
畿縣初令元城欽哉事拊循會朝蒐自舉行陌雉方馴竟厎
防河績俱依折獄仁畫圖升梓社函詔落楓宸紫闥徵
遷秘青規拜奏頻省垣誠肘掖典職寄喉脣宴侍雕壺
數恩分素几新進言何謇謇退食自恂恂句曲祠砂竈
柴桑漉酒巾辭華元麗則經術尚紛綸㷄草無舊事開
尊有衆賓坐斜青瑣月眠穩綠窗筠此別三河隔殊方
百粵鄰珍禽巢翠羽珠甲綱文鱗嶺嶠趨南海京華拱
北辰書堪傳塞鴈途欲問津人煙柳盧溝夜晴花薊館
春何時重解榻談笑奉淸塵

珠江喜逢郭皐旭

相違不記年相見一淒然且共南天月梅花嶺上眠

重客嶺南寄内五首

早歲扶先櫬來經五嶺南雲山今并邑風木舊溪潭二
十年華過三千客路諳親知如枉問同此尺書擭
老母竟白髮長齋繡閣湲風塵游子路日夜故鄉心賴
汝供新粒遲予返舊林頻書安健字來寄粵江潯
墳下新栽柏先子墓道今應幾尺長霜天須好護炎月最宜
涼密種牆陰竹勻條水外桑昔人廬墓意還待結茅堂
近買溪東舍纔添八九椽巷春花蓋屋畦暑秫侵田筍
蕨穿籬嫩魚蝦出水鮮幽居吾意愜歸去只高眠
爾病何時已吾衰近日增夜帆三楚月寒騎兩河冰藥
物須交寄書郵亦暫憑待將婚嫁畢偕隱去朱陵

嶺外寄贈吳江顧丈

□□親交失音書只暫揆先生龍躍久吾祖鴈行參夙
忝姻同附時邀駕並驂人倫稱郭泰易學重劉惔風雅
誰當繼巖泉昔所躭鼎砂縈姹女堂草帶宜男鶯脰湖
如雪虹亭水似藍雖非五柳樹何異百花潭長物應晉
篹諸生或舁籃往愁池館別今覺道途諳夏序纔盈九
秋期已過三枝寒驚越鳥綿薄思吳蠶縮地違江楚遙
天暨朔南空餘夕陽陌榕葉暮毿毿

同[illegible]東溪集梁藥亭孝廉亭子

三月炎生嶺海天瓶沽美酒晝陰眠依風榕葉綠如洗

映日蕉花紅欲然蒲㵎幾邀仙侶夢珠江不繫孝廉船
東西愛說二樵路目斷重峯晚樹煙

廣州送別朱子蓉

憶子出門江路遙經年獨客遊興饒春陰石鏡廬嶽住
夏月朱草羅浮邀歲華荏苒復秋氣舟楫遲迴還暮潮
庾嶺南頭正花發若爲攀摘比蘭苕

橋南

横橋春巷水流斜翠葉陰陰種枇杷記得晚風晴月夜
夢𩇨同倚石牀花

庾嶺別皐旭

梅花臘月鬧欲盡又見嶺邊春到時逢君幾日愛傾倒

送客中宵勞夢思車馬東西渾未歇鄉關南北定何之
繫人何處堪腸斷江岸新楊向晚枝

尋壑外言卷三終

尋壑外言卷四

嘉興　李繩遠　斯年

詩四

信步

信步精藍一里溁斷鐘疎磬出幽林石梁曲曲難移艇
泉溜泠泠只和琴圃外偶耕栽雜藥臺前分供落諸禽
山中亦有人間事留客茶甌次第斟

語溪宿徐二允韜宅（徐歸自上黨）

路遶秋林橘柚青客船一繫女陽亭疎簾月起渾如夢
野館烏啼醉未醒雨雪兩河憐獨返風煙三晉想重經
極知邊塞傷心地橫笛哀笳不忍聽

晚步

輕衫小扇晚風微步入林東約伴稀好樹遮村塘護水
野煙迴徑月當扉鐘鳴欲定烏俱下船繫還開漁未歸
歲儉春桑愁繭箔家家刀尺畏縫衣

九日同諸公登橫山作

藤蘿暗攬諸天逼松桂斜分細路牽常苦秋陰逢九日
只看晴色是今年異鄉幾歲云誰思舊國茲遊轉共憐
鱸膾蟹螯情久切茱萸休便促離筵

夜集盛葵園齋分得明字

匡牀銷暑夜簾清憶與周郎醉月明（謂青士）南朔重爲五
年別浮沉還借一樽評坐添佳客春前至（西侯學山續宣諸子）花

故寒梅雪後晴燈灺故催城漏急莫教醒眼負淺更

城南四首

門前烏柏板橋西樹下春流繞岸齊還記昔年橋上別
女牆依舊早鶯啼

新蒲石上委新苔浦口荷花並蔕開十二鴛鴦飛水曲
青陵長鎖舊時臺

畫梁紫燕本雙飛玉枕金屏往事違湧說江臯投雜佩
秖今空卷越羅衣

青驄油碧自同心紫玉韓重夢幾尋不信舞回吳市鶴
郭西芳草墓門深

簡蔣丹崖表兄二首

籬菊庭松次第聯分明陶令解纓年曾無歸俸添林屋
賸有藏書理硯田荻岸先風醒晚酌竹窗遲日耐朝眠

秦關近話傳何似可信安危只任天（兄解伏羌令歸關隴相繼被兵）
猶記名園水竹邊亭陰常醉午罏煙往來旋隔千三路
出處相違二十年花塢拂衣今日遂板橋行屐故人便
先生許續西莊約便引笻枝刺釣船

集蓼園限韻

昔年相傍小園深竹葉梅花酒細斟遠客經時同弭棹
故人良夜復論心榻邀徐孺（皆山）常須下屋並周郎（林於）不
費尋正愛看花頻有約好隨秋思托長吟

姚耕三屬題畫竹二首

濃淡分明處高低掩映閒灑然林下意不違世人攀

和煙千葉萬葉帶雨三竿兩竿空際蕭蕭無暑林端脈
脈生寒

秋宵玩月王邁人先生有詩見貽次韻奉答二首

明月連宵見南樓賞素秋庾公留逸興吾黨愛同遊促
織當軒急疎螢隔檻流瓊華貽贈好誰有夜光酬

一汎雪川水（余自苕城還）蒹葭零露寒丹林迴棹遠白雪和
歌難月落還留照杯深爲合歡臥來思擁絮應是怯衣
單

送徐皆山游關中即省令兄山陽邑署

別筵情話素心同酒盡頻斟夜未空吟愛棣華行獨遠

歌殘楊柳句誰工關門控馬商南雪驛路披裘渭北風
去日預將歸信促莫淹詩思灞橋東

江行遇風

沙口停橈只待風寒飈忽送海雲東開帆十幅天無際
吹浪千堆雪滿空煙岸欲迷瓜埠綠（瓜埠口連六合縣）霜林如
醉秣陵紅船窗收攬江鄉景已覺龜茲入望中

和州河下見鴈

歷陽秦縣昔名湖拊扼江淮鎖舊都夾岸風帆相對落
長天沙草望中無陰陵野渡迷秋樹濡口懸軍噪晚烏
霸楚與吳渾往事年年飛起鴈行孤

儀眞至白下乘風夜行二首

坐待東風十日船今宵江纜始停牽水聲不斷霜篷底起看金陵到枕邊

沙明寒月浸雲天哨鼓沿墩喚泊船不信大江風浪惡淡更有客尚憑舷

鄭文谿歸里次受玆韻

鄭生磊落姿聲譽在人口文追盧駱前詩逼沈宋後十載京雒塵投縞契石友要結豈愛名傾蓋同皓首別我已七年霜雪耐長久肯念蓬蒿人耕必沮溺耦輪蹄日擾攘笑彼轅下走一與麋鹿違傀儡無不有鉛華衆目炫夷光比嫫母希世不在大薄技進九九寧知吾所親困學師魯叟蔬水亦枕肱無量不廢酒惟畏忝所生身

名難獨守鄉里稱善人豈曰老戸牖蓋茅十數楹灌稻百餘畝歲事聊可完猶勝昔徒手

所見

畫樓三五掩窗紗日映簷楞靜不譁碧瓦長齊萬年草青盆新吐吉祥花

吴山半榼廬贈永公

爲僧只合半榼棲手闢孤峯頂上蹊廚裏畫常供客玩壁間詩不怪人題寧教絕米慵持鉢惟有看花肯杖藜日伴湖天好風景未嫌城郭近林西

贈蔡九霞二首

結想才名夢館娃相逢官廨一茅齋碁枰賭勝雙征穩榜字摹神小篆佳輪葢豈終淹石戸芝蘭應早上庭階開元有客談遺事留恨邊沙激壯懷時覽魏叔子撰忠襄公傳

亂石堆牆當碧巖亭虛幽草未教芟圍爐枕夢寒初覺翦燭罇醅晚對銜舊約游踪違涷雨豫牽歸興屬春帆吴梅燕柳將遥隔清問能忘鴈足緘余將有燕役

送顥功暫還邗溝仍期之來胥口

解纜何之廣陵岸平江水色乍澄藍此程雖遠不千里攜酒獨傾常半酣媛信一百五日近春光二十四橋掞折梅玄墓勝官舍待汝來尋著意含

題陳書崖半碧山堂圖

短牆四尺五尺疎樹三行兩行掩門即斷塵市對客堪

話耕桑有時簾捲暮雨盡日軒開畫涼南面擁書猗頓北窗欹枕羲皇

題笏雪松樹圖黄山叟吴長文筆

昔經大庾關前路不見梅花見松樹幾處清陰夾道深暑月行人倚松住後來一入長安街慈仁古寺淹朝暮又對參天幾樹松嶺頭蒼翠如相妒平生愛此兩佳景圖成尺幅聊題賦挂置茅齋近十年祗今客裏空追慕黄山畫師手筆健點染霜毫落縑素寫出孤松贈笏雪煙雲到眼開奇趣蕭疎影可驚鶴覩攫□勢與蛟龍怒鬱鬱淡巖自有情挺生豈賴長林護見此令余想曩遊竊愁三徑今非故涼飈吹帷月上軒一展玆圖重迴顧

絶勝眠生腹上枝巡簷卻笑難成句

送筠雪之京

前年春晚吳渚綠柳邊余唱雲州曲君說風光數舊鄉寄情只戀存松菊昨歲梧桐園葉飄錦帆君亦動蘭橈一回竟放中泠水便訪蕪城廿四橋爾時遙指盧溝去卻斷黃河半天樹邗上風花足幾句餘皇還倚胥臺住纔過寒雪載陽春不覺山橊照眼新驪駒門前三唱徹送君欲發猶逡巡芳年難挽如流電兩歲行行重相見不信眞成離別時匌蒲今日銜杯餞憶自追尋皖伯臺素心投分無嫌猜俄經六十迴圓月闔閭城邊去復來寒鑪對雨燒銀蠟暑簟邀風敞虛閣論詩不放一字寬

作書那許摹新搨君箴才名我倦遊同方合志期千秋雖然少別便千里寧與世俗俱悠悠君情不肯干仕進富貴浮雲等閑瞬只恐厤宣尺一書致身敢計華生鬢田園三徑誠足誇出處於我何損加含眞養璞洵能爾鍾鼎豈必違煙霞彼時罷官歸亦好餐英之堂秀瑤草筠雪將築草堂題曰餐英堂前盡種菊也邱壑風流君擅場故人相看成潦倒水戲今朝蠡口船晴湖簫鼓遠連天浮巵一醉昌陽酒欲寫離歌何處邊時庚申之重五日

送馨聞攜令子往西江二首

訪道如將入左擔尚愁南客路非諳平生愛是神仙侶一袚金堂舊閉龕裁及中身杖早扶蓬頭堪遣伴清癯輕舠換坐肩輿窄好寫歸來一蹬圖

宿湖上聞公房梅花正開念不看此花十年矣口占示慧湘上人

候過驚蟄雨猶涼留得庭梅放檻旁榦長婆娑憑斷石影斜零亂過低牆曾經雪壓開偏久未著風催韻故強爲是孤山最相近一枝爭比一林香

答人問病絶句

乞火嫌炊藥竈遲病來消盡有情癡幸依母在不言老非是頭毛未有絲

送蔡鶴舫遊華亭即次留別原韻

鼓枻汀沙送晚曛盍簪重惜此遙分山違鄧尉娟娟月浦斷春申脈脈雲客舍短歌聲變徵侯門長揖意空羣黃花有約閶亭醉莫待書郵再遣聞

臨江路中口占

曉樹晴沙望裏通村村煙柳間桃紅此鄉昨幸無兵火耕鑿安然是舊風

甲子九日陪泰巖中丞子實公牧衡在方和諸子登嶽麓峯和韻

舊違衡麓謝同岑詎擬南浮此再臨人事未安懷土夢旅行猶繫入山心寺門經亂俄成昔邑井重收卻自今不有登高庚開府清新誰賞和歌音

胥門晚歸

獨汎溪林去歸與興不窮斷橋船向背矮屋樹西東漁火春塘草僧鐘晚院風郭門猶未闔殘月上煙叢

題曹希文廉讓圖

直似廉泉讓水間堂成宜就此名顏松筠翠倚球巖靜簾幙香飄盡日閑徑有落花時卻掃門非謝客始常關主人底事銷多暇一架圖書手訂刪

晚春即事

歸去便經月寧無惜歲華早眠常接午溪步忽忘家雨過小塍麥日斜深巷花今宵希酒伴餅罄且遲賒

病起村居小憩

近圃柴門啓復關灌蔬行藥此畦閒過從野老非迎客層疊林貿似入山休憶少如黃犢健且貪今共白鷗閑午餘初了村莊事宅在溪南未擬還

題史卯君華橋水榭圖

十畝餘園半綠筠層陰若與衆山鄰凭流更築虛房靜只恐山樓尚有塵

參覃喬木倚河漘春水桃花便隔津卻惱橫橋日來往不然眞作避秦人

晚泊七里瀧

暄涼霽雨嚴灘道過此平生已七回昨日江風富春渚今宵山月子陵臺溪巒似畫隨明滅花鳥何心任去來卻有村翁如往識晚酤添與舊家醅

貴溪舟中二首

白版船遮綠篛篷長年誇指撫州工下灘寒水日百里翻讓湖艘易趁風

三番雞唱欲明天舟子依然打鼾眠戴星搖艣五十里只憶吳江鴨觜船

瑞洪鎮過鄱陽口

鄡過春漲滿今到冷波平蘭槳三支急蒲帆十幅輕鳥翻沙外影漁蹤舍邊聲彭蠡全消落惟餘岸草生

湖水漁家占官租諒已輸過船歆竹響浮架引罾紓價賤寧論稱錢餘即換酤尚堪供婦子取醉一歌呼

南昌

三年三度歷江鄉節物參差晝短長春草曾浮南浦碧冷雲今卷朔風黃湖鮮入市羸魚蟹野熟比鄰足稻粱歲歲東還章貢水一迴客鬢一迴蒼

登滕王閣（余自順治間入嶺道出南昌曾登此閣嗣是屢更燬建余數過之皆值未葺之時獨今年重建再得登覽康熙丙寅冬十月也）

江渚頻過閣有無高低憑眺總堪圖地非臺榭原居勝文自傳流更覺殊丹碧幾經新締構榱楹重識舊規橅惟應雲雨長飛卷不換光陰在此都

新喻路中連日風雨

寒雨朝通夕篷窗鎮日眠直愁冬有晝非恨夜如年尺

水灘應長東風艇易前去程還幾驛能到月當弦

清江縣

幾折山非峻而當江水邊人家便汲爨行路接雲煙溪
塢聽雞唱遙林見果縣豈煩漁父引能往即眞仙

臨江道中

十月吳山驛下航行程已涉二旬強峯巒失翠緣恒雨
林薄遲丹秪待霜沽酒肯投村市僻泊船多趁戍樓傍
來朝風色更何似臥聽灘聲入枕長

袁州化成巖

極愛林園李衛公南鄉遷謫地猶雄行吟蘿薜滿巖月
臥攬松筠衆壑風石筍短長成壁戶板梯斜直帶房櫳

春花散盡平泉樹千載留題只此宮

經衢州南昌至湘中答友人訊問

浙嶺章流一月程筍轝沙棹幾番更亦知江漢乘風便
老畏波濤不敢行

送范自牧之梧州司馬任得廳字

紅螺高館把遺經自牧先人忠貞公築紅螺館賞應重勒鼎銘露
冕早褒州作長先任遼陽州剖符權轉郡分廳行驅郎火寒
花笑僚人役屬其村老號曰郎火憶醉吳歈晚簟聽壬戌吳中事卻恨湘
南亦霜霰玉驄難繫柳條青

湘上送丁桓士入都

昔年吳苑數追歡雨洗清尊別二難謂浮弋筠雪季子肯留

撥玉笥五官重趣上金鑾江臯折柳春芽坼驛路逢梅
雪暈乾連騎更持司馬節同行爲梧州范郡丞使星俱傍九霄看

湘川

楓露蘭霜岸浮湘意不窮溯沿無曉夕吾愛石尤風

春晝過錢子湘表叔半完園留飲話舊二首

石屛花墅雨依然樂數過從不記年昔別秪憑宵夢到
今來重引晝杯連時平卻話傾危事戊辰五月江夏兵譁之變歲早
相謀灌漑田三徑將蕪歸去好長吟慙對五雲箋翁有七言古風貽贈
學圃人爭識半完不祈多積去聲即身安春泉百斛花開
釀翁有百斛春泉釀花時只醉眠句夜鼎雙囊火後園事至總堪忘得
喪客來慵與答暄寒幃屛髩鬅新添恨時甫喪偶玉樹盈階
意自寬謂公卓兄弟

雜詩七首

小樓低趁竹枝斜一巷居人十數家不飲酒田希種秫
慣偷閒日獨栽花四時最好惟春暮五夜難逢是月華
此景莫教虛擲過浮生雖晚亦何嗟

躬耕猶欠買桑禾且理荒蕪託嘯歌借樹仍須撥蠹穴
疏渠先計逐貛窩村地多貛穴每夜出侵食蔬筍最害園圃徑邊花草栽宜
稱籬畔荊榛翦勿多營構得留眞趣在郊原何必讓巖
阿

招提三五望中淺不閒溪田便隔林徑古每相通出入

僧閑堪與討登臨暄涼花樹有無色昏曉鐘魚斷續音
共此幽期塵事外更從何老乞安心

閤傍溪林曙色遲獨眠常到日晡時緡蠻野鳥朝聽好
爛熳庭花午看宜苓粥畏稠教婢煮萊羹須軟任童炊
若除高枕原無事況復扶痾事不支

病起堪閑不任忙簾櫳清晝掩虛房紫茸湯試新瓷茗
黃熟風迴小篆香廢卷眼仍終日暗看花足肯暫時強
盤桓秖欠孤松伴隔岸先畱一樹蒼門外隔溪喬松一株矯然特立慧華
僧舍之後圖也

一年節物幾堪思寒食重陽雨最宜冷不怯風暄日永
晴堪攜杖雨舟隨綠陰乍長將濃候黃葉初乾未脫時

此意雪堂傳話久蘇長公言一年節候唯寒食重九不可虛度解人休待鬢
成絲

鄰樹高低岸接渠石梁行過即吾廬圍牆映翠瓦連竹
曲水瀉清灘出魚屋角蔓垂瓜豆密港頭苗長芋藷疏
村莊豐嗇從天辦秖願三耕一有餘

負痾村屋有以書索文者走筆答之

紛綸逐世久依人乞得年來一病身醫謂欲痊心且息
藥如有效飲須頻因之硯積塵三寸但可杯添酒數巡
俚語憑箋聊作報君能相信勿生瞋

獨居故園思西溪山舍急未能往

磵曲峯迴十畝餘數年前已結吾廬一從湘漢遲還艇
幾負湖山早荷鋤梅柳故園拋未得筍茶新圃興何如
曉猨不用驚違約改歲真應伴爾居

竹垞以詩索取紅梅綠萼次韻答之

紅梅三五本俱長一尋強綠萼原無樹眼花興已忘
一榦江梅小新條軋芴初移栽如不惡趁臘好攜鋤

念祖兄索題圖冊

最憶從游各壯年車驅誰是著先鞭書憑六詔稀回鴈
夢隔三河仰墮鳶淶雪對浮燕邸醉離支重擘嶺頭鮮
於今白髮同盈首須更傾尊畫燭前

湖上

段家橋外柳枝垂門掩春陰半碧絲四十年前湖上夢

不堪回首記當時

山居雜詩

面面風篁綠掩山纔通一徑許躋攀人間自少尋幽客
設有柴扉晝不關

一層山裏一層林竹樹層層抱壑深靜久始諳林壑趣
暫來相賞莫論心

屋背層巒迴接天欲窮登陟苦攀援主人自買山來此
十載何曾上嶺顛

山中秋望

淡描濃抹總難刪樹裏羣峯畫一般最愛秋空青滿嶂
翻嫌春蔭綠遮山行看不厭頻拖杖歸步誰儔獨掩關

人境本無喧寂異此中差別在忙閑

曾姪孫集編錄

後學金壽彭德輿校字

尋壑外言卷四終

尋壑外言卷五

嘉興 李繩遠 斯年

雜文

怨賦

人非太上疇能忘情情之所極紛錯迴縈感雖萬族怨實難勝或以恨結或以憂并或緣愁而心折或迫哀而思驚或冤沉於萬祀或感繫於千齡恆因事以託意旋倚物而傳聲蓋如咸陽被刑齊君去國與金牀兮永辭望臨淄兮旋隔歌空輓於霜露恨終垂於松柏營芳樂兮乍成締臨春兮甍畢青衣早更臺城晚迫景陽之鐘未曉華林之陰長夕至若趙國如意上郡扶蘇新城刎

首壺關上書酌杯中之賜酒悔湲宮之胙餘乍傳尺一之詔遽摧隔垣之袪別鶴禁兮今日瞻龍樓兮故都雨暗歸來之榭煙銷博望之居乃如當年金屋此日長門玉階增思紈素遺恩入甘泉兮圖畫春永巷兮晨昏悵城南兮莫訴幽柘館兮煩冤春晝兮行吟泣影秋宵兮撫調慭蒐蛾眉已謝傾國安論三千道遠命盡何言又若夷門向風田光授體白志君前銜信泉裏函奉於期身輸仲子擲匕首於秦柱毀顏面於韓市浮遺感於淡井響悲風於變徵事甃舉而未畢雖壯心其長已至乃丹書始王天水稱雄傳乘雒下揖巘江東賓客兮五百楚聲兮數重拔劍兮共盡悲歌兮帳中懷耕壠兮如昨

方丸泥兮未封西城一出往事遄終更如豐功旦成誅
夷晚及或志辱於諫君亦名冤於降北已發陽周之使
虛巡雲夢之澤履往轍兮杜郵藏良弓兮鐘室都尉穹
廬鷗夷岸側空怒波於吳江徒懷報於漢德若夫思牽
犬於上蔡羨唳鶴於華亭河陽之花早悴金谷之園已
平舞裳減兮綺與羅歌曲罷兮琴與笙散姣童兮情何
及別美女兮寃獨驚行路兮絫息平生兮涕盈遂有中
郎下吏北海見囚范蔚宗之送市稽中散之被收鑒覆
巢兮寧子遺繼青史兮復焉求書團扇兮情惻引素琴
兮忘憂廣陵兮散絶白日兮難留至夫湘渚三閭長沙
太傅寄情鵬鳥託懷漁父桓郎調丞李君對簿宣室之

徵不再雲臺之言偶赴夜騎還兮被訶懷沙賦兮奚訴
顔駟耄兮未遷馮唐舊兮誰顧折青雲之壯志感榆景
之即莫或如南征馬援北去班超摻手兮妻子贈策兮
親交陛辭兮闕下帳飲兮河橋行復行兮殊域去復去
兮天驕身罹絶塞心還漢朝異大夏之奉使同北海之
持旄涉武溪兮溪何極度玉關兮路何遙燕山未勒銅
柱空標亦有錦帳佳人明粧寶髻(入聲)駿足雕鞍香輿華
轍漢北遥征隴頭遙訣明妃撫案文姬生別從玆役兮
返無期望漢庭兮渺難越障翠幙之吹沙蹋天山之積
雪朔鴈不飛音書長絶及於青衣半臂翠袖雙蛾樓空
石氏舞歇陽阿繞楚帳兮意盡閒王郎兮如何朱檐投

兮永謝佩刀引兮和歌羞紈扇兮顔憔悴顧燈影兮淚
滂沱更至吹鳳管於芳榭舉玉案於蘭房調嫺琴瑟帶
綰鴛鴦一旦割袂東津北梁解瓊琚而晦彩贈羅帕而
沉香驚寒蛩之夜織慙春草之晨芳迴文兮婉轉展屧
兮淒傷儻有三千灞水雨泣相持隴西萬騎剽姚出師
擊劒辭里分妻置兒方凝神兮別頃復歛目兮去時匪
蘭山之箭盡亦公孫之路岐馬逸兮長城窟身棄兮交
河潛湮紫臺兮終古掩黃沙兮何期復如驪山生徒長
平降士負戟從營攜經譚禮禍迫新安寃浮睢水潛恨
壤中沉骸泉底河流兮湯湯草衰兮靡靡陰飈兮晝呼
羣寃兮宵起襲永夜兮千年邈鄉國兮萬里迺至齊殿

來風鵠亭聞哭投衣兮江波袖劒兮車軸河涯繫珠之
囊祠前女貞之木五月兮霜飛三年兮雨續亡句注兮
涕泬瀾旋磨笄兮情哀促及夫紫玉遺音英臺墜心吳
郊鶴舞清道松陰同飄香兮青瑣況緣綺兮奏琴異陌
上之贈曲豈桑中之思淫投明珠兮淚欲絶俯梁墓兮
情逾泫已玆生兮重隔期泉下兮懷衾爾乃南冠縶晋
越音羈楚川迴路修山遠林阻登城樓兮賦已畢思江
南兮心獨苦眺西塞兮巴隴覽中原兮齊魯離故國之
星霜厭他方之鼙鼓爰有銜憾飄風之木增悲蓼莪之
篇懷負米兮無及攀青松兮泫然知毛侯之捧檄非銀
黃兮色遷況伯奇之孺慕踐晨霜兮五弦已違皐魚之

志還假王裒之年列鼎兮不逮哀迫兮絡天亦或玉京瞻燕金枕貽辛竟雙飛於灞水暫寘嫁於三秦西眺東平之樹迴泉舒氏之津青陵徒望韓憑尚鄰鴛鴦鳴兮晨與昏文梓交兮秋復春蒼梧遠兮帝南巡淚垂竹兮湘夫人出衞郊之雙雉酬楚宮之玉鱗甚且望帝冤愁思婦情託啼月明兮懸枝盼夫君兮變魄傷桓山之析羽戀湘東之舞鶴馬悲號於岐途猨長吟兮月峽游子感而腸斷窮士驚而淚落若其漆園之譚終寢高山之奏莫追畦夸未沒崔公夜臺西州宛在涕泗徘徊巨卿至兮輪動左伯逝兮竟萎山陽笛兮慟長絕彥先琴兮音已摧國士遇兮今誰屬知已往兮已矣哉所以敬通

罷仕袁閎閉關張衡歸去潘岳居閒崔駰失意桓譚卒官孝章愁苦王粲無憀劉峻著論羊祜興歎辟公墓上秦帝陵間翟廷尉之門下衞將軍之任安歷千秋與萬古咸鬱結而思緜設逢韓娥之曼曲加以雍門之罷彈有不聞聲而橫涕促席而悴顏仰天而長太息拊髀而摧心肝者乎

在蒼梧與李翁源書

離別以來光陰驟易始焉炎夏玆及高秋雖嶺外林皋尚含春氣天南風日不見霜飛而陽鴈仍過候蟲輒變登樓而望自所不禁窮路而還誰能無涕椰杯進酒曾何解其愁心彝唱成歌適足纏其鄉思是以頻過三水漸遠五仙逐宛轉之風帆對蒙茸之草樹羚羊昔阻還聞刺史之營錦石未封難築大夫之館遂得鼓舵西浮鳴榔東別蒼梧在望桂嶺非遙遊絕河津嘗懷白馬遲迴險峽便想黃牛周侯之舉目哀傷洗馬之形神顦顇葫蘆銅鼓入耳俱煩靈藥丹砂輕身可就若乃撥幽而往忽閱歲時攬勝不歸無虛旬朔啼猨唳鶴宛爾親人轉壑驚泉鏗然成韻田間倚杖元亮以之遲留巖下得書叔夜從而迷惑所以玉虛之洞有葛令之家交州之庭有稚升之署門下愛留於冬日調絕於陽春抑此長才稽於下邑栽花滿縣橫琴在堂延賓則投轄井中好客而分車驛路夫身非仲叔何敢累人而義比少卿寧

當去舍眷曲江之水彌切環迴瞻韶石之峯恒思反顧況復南飛繞樹永嘆棲烏北首依風增勞去馬豈能峽過湞陽關分大庾堪追行旅遂詠歸來托此短章聊宣近狀若從嵇呂方命駕於空林言謝尹班莫罄談於長夜

答吴含山書

昨者秦淮雜戲青溪醉遊盧女晴湖蘭香極浦柳花彌岸吳姬酒肆之樓芳草橫塘王孫馬蹄之路玉笙金管緩滯輕裙曲倚鴛鴦杯流鸚鵡虛簷月落高捲羅帷淺巷烏啼頻勞銀箭而畱連不極行役遄催僕且歸吴君當赴洛瞻之天塹湛湛增愁坐以新亭勞勞送別豈非

韓娥改調樂往而哀盈孫息拊弦始歡而終歎長千曉渡直爲長瀨之津桃葉春波方似桃林之館驪駒一唱黃鶴已翔十里徘徊三山望遠流風迴合空邀曲洛之神人密雪飄揚定有平臺之賦客雖異陸機之去儻同司馬之游昔者隴首梅華還逢驛騎河梁瓊樹尚想飛鳧永念昔情兼期來信心馳吳坂目斷邗溝岐路之懷書辭不盡

爲王別駕報陳司馬議婚書

諮議張君實東楚之琳琅南湘之杞梓而羇同王粲雖見託於荆州慢若禰衡豈眞留於江夏時不我與早奪其年委以白楊逝同秋草煢然弱息始在髫齡北海孤

兒或無完卵領軍諸子還得生全與僕南行叁踰十祀幸以智齊顏子歲及終童方選玉臺之緣未値荆釵之配而遠承來訓實獲我心昔阮郎不娶處仲是以歛錢陸女無歸思遠爲之擇嫁足下兼綜於斯誼度越其高風遂使少君之賢得從於鮑子鄭游之好長結於王家仙洞採桃異天台之舊識石田種璧非無終之自媒但以越嶠蹐攀秦川夐絕天孫且渡塡河渚以成橋神女將過出巫峯而行雨玉門吹葦忽轉萬重海客浮槎自經千里仲春始會不待飛凰之占三星在天已兆令狐之夢及彼桃花之早候佇聞玄鳥之先鳴使其燕婉瑟琴雍容房闥且晝眉而走馬終挽鹿以歸鄉庶中散所知雖負戁於廷祖而巨卿所護今獲報於長沙旣遠山河彌勞信使嘉禾香草即附行裝宋子齊姜期之改歲眷言回首重用增懷

謝惠紗扇啓

昔之山陰六角特擅高名丁氏七輪咸推巧製章臺白鶴之羽塗修丹鵲之毛割水稱奇蔽塵足重未有永嘉仙竹齊郡輕羅細細絲花團團明月譜之歌曲還比婕妤之聲圖以河山即是王孫之筆旗前指畫定使回船鏡裏踟躕曾羞障面雖值炎邱夏至猶可借其清涼恆井春分非止逢其蕭瑟空冶亭之祖席而輒奉仁風儻中宿之歸裝而堪增往價

謝惠新荔枝啓

西園石密徒聞魏帝之辭南國林檎何羨劉楨之記若此青華旣謝朱實方繇挺龍目而爲奴比蒲萄而非匹置珊瑚之市定有奇觀盛水晶之盤應無殊色攬斯芳氣如傳㚟道之枝摘彼繇星似入羅山之路乃笑左思十年成賦空志其名西川七日來京寧同此味

謝惠棗子啓

安邑之鄉始聞千樹江陵之縣忽見三花旣五丈而敷條或百年而垂實東家不伐得留少婦之行西海相逢曾同女郎之戲安期之謝歸亭下便采如瓜方朔之射覆上林偏承賜帛

謝惠太和鷄啓

處宗窗下近接玄談祝氏山中遥棲碧樹譬彼月氏之羽不事司晨方諸越嶲之禽兼知潮候異陳王之鬭市非齊客之聞鳴或在於桑顚聲空聞於天上竟使遥山草木如望八公之丹夾岸桃花渾疑武陵之渡

春湖士女圖序

宗少文臥看衡嶽遂欲撫琴吳道玄心記嘉陵方能繪壁若乃錢塘之郭昔尚風華明聖之湖由來佳麗新都吳子每移情於遊賞早擅譽於丹青畫此溪山會計之千巖萬壑傳其宮室建章之萬戶千門況復紫陌晴陰岸花纔合青樓曉日簷柳差長明月帳中乍起巫陽之

夢菱華箧裏新裁金谷之妝苑外班車隄邊彩鷁裙飄蛺蝶微步輕而不任帶綰鴛鴦纖腰怯而難舉從風羅袂暗卷胡香照水花鈿明分越翠亦有輕盈舞雪似出天仙綽約凌波畧同神女咸來結伴並得從行遂有烏衣相映無非王謝之家紈袴爲羣盡是金張之客值彈丸之公子遭射雉之中郎學走馬於章臺見如龍於京邑齊牽玉勒倒跨雕鞍倚芳樹而停車爭看洗馬過畫橋而連手競擲河陽既而緩轡差池柔篙歷亂汎前溪之九折迴廣路之三條非入武陵望桃花之夾岸疑從鄴下逢榆莢之同流門闕縱橫亭臺甲乙遥尋桂觀得攀仙子之居一出蓮峯俱繞法王之殿偏著圖扇寧足避人自惜輕橈那堪爭渡至於風來衫袖便欲飛回花落髻鬟渾如插就三月則采蘭水上九春而鬭草津亭錦纜雙開珠簾對捲傾城傾國羌非協律之歌行雨行雲絕擬荊臺之賦尊前買笑未足投壺醉裏含情無由倚瑟相邀隔浦彌不盡其洄沿望別中流亦何窮其惆悵廼有玲瓏綺館便接迴廊迢遞朱闗卻臨馳道散棠棃之數匝暗楊葉於重樓河間數錢之工已應成市蜀郡彈琴之妙最解當壚蕩子依投親承玉案王孫列坐自挈青絲復如浣院牆陰狹斜路轉有莫愁之少婦況碧玉之情人忽過東家還尋西曲未燒銀燭即懸不夜之珠始爇金鑪全飄反生之樹若夫春淺於妝閣晝永

於閨房隔葉流鶯坐來還見棲梁乳燕飛去仍回靜鎖銅鐶長垂繡幙蛾眉掩鏡本無力於春遊紅粉當窗曾何心於水戲於是晚暉斜映暖日初涼歸騎蹁躚舞衣零落湖中兩槳如送石城之西隄上諸郎似宿襄陽之下雕輪錦障擾擾難前侍女狡童紛紛無數雖復劉裒妙手坐披河漢之圖凱之寄情初成邱壑之象若使承斯翰墨志彼流連猶恐難勝方愁未合而以聲高畫蝶技絕點蠅矜慎比於王孫咨嗟重於宣子豈非白門起電獨見其飛龍齊國賜錢居然而對婦者哉

查韜荒江漢詩集序

登高能賦昔紀毛公對酒當歌遠懷魏帝況復三湘可

涉賈傅之弔靈均七澤雖紆長卿之言雲夢靡不寄情郢曲托興章華查子韜荒蓋其徒也自星隨軫翼遄征不窮路指襄樊沿流無際周郎散花之處惟有空洲仙人釆隶之亭虛傳故里加以楚宮迴眺巫峽遙看戍鼓猶鳴林猨自響每起畱連之思非無賸答之辭至若往日長楊依依夏口晩春芳樹萋萋漢陽青雀頻開還應理櫂野鷹初唱時復登臺既而轉柁滄浪之水分帆湓浦之城峯迴廬嶽香鑪宛然湖匯宮亭石鐘如昨羊叔子之興悲峴首周伯仁之灑涕神京無假思蓴彌同擊檝豈惟馬當風險序本王生牛渚月明歌聞袁子昔參軍羇旅之日臨川遊覽之年並有高吟俱裁新製若以

方斯麗則譬此雕華遙集之見賞特在弘農士衡之驚嗟良由記室要使銅鞮綏曲終宛轉而難前佔客新詞幾徘徊而不盡而荆門西望無悵陽雲漢水東還長思解佩

蔡玉賓鼓琴序

夫琴之爲用也散之巖壑而不病其幽登之廟廊而不矜其重古之善手若尼山抽軫龍邱引徽孫息之令悲榮期之自樂松泉相貫蘭陵所以高懷臺池已平孟嘗不無垂涕大抵棲神澹泊審志沈冥激之則酸哀和之則怡悅遂有霹靂箜篌之響楚妃衛女之愁桓氏議郎曾令給事石家小吏便從中涓牙生輟流水之絃臨卭致酒罏之巴月華淡帳宛轉當歌燭影橫牀明光變曲凡夫節士貞姬羇人離友幽明生死之異君臣夫婦之閒無不借是以托情感兹而成遇彼淵淵鼓樂四坐改容嘒嘒管聲三枚迭唱曾能寫綠桐之髣髴效朱絃之一二哉今鹽官蔡子名瓆者家同鄭朴褒中自有稻田志在韓康長安豈無藥市而以取椽於屋知竹韻之堪揚聽鐸於塗辨金聲之空用既工於解律故樂於鳴琴從學蔡邕字之以元歎和歌阮籍對之以公和高尚不違風規絕俗王門所名戴公豈其伶人客坐所張杜子猶其難色是以郎中結構環堵棲遲一詠先王恆衣野服臥遊圖畫盡登山臨水之聲風尚神仙即玉八金牀

之思吳音清宛楚琴悽愴兼美并長諧鐘合呂造爲五部未得槩其能播以八風靡不欽其妙雖或郭門三奏猶遲野鶴之翔樗里一彈未邀天馬之步而縱橫古意綿邈新聲比於昔人堪師來學若使刺船而往不返旬時入山而居還畱三歲必且忘情於鬼谷寄歎於蓬壺捨羣鳥之悲號顧清溪之迴轉値彼會稽之客傳諸西洛之亭何止元康神爵惟調溫室之散音白雪陽春但勝巴人之雜弄已乎

送朱人遠入蜀省覲序

若夫蠶叢所開高懸白帝之戍鷩靈所鑿直望烏蠻之河梯峯不盡其危浮毛未窮其阻固地勢所難天險爲

最者也而朱子人遠以其嚴君司法敘州於是有省覲之役陳元方之色養昔見表於百城袁夏甫之徒行非辭勞於千里且以嘉陵西斷巴水東迴湘纍已行絃歌之祠猶見瑤姬一送雲雨之臺既空百日縈盤有黃牛之峽三朝往復即黃龍之灘況其分襟六詔遠帶雙蛾青衣舊江朱提新穴交通邛筰之所逼居黎爽之中而益部王尊不驚九折之坂成都廉范即與五袴之謠于公自無冤民齊臺豈其疑獄爾迺荆州遺絹益勸其清高田禾在官自同於羈旅寧非至行及於三君家風推於萬石者乎然而道里云遙梯航伊始嘉賓集送祖帳連開零雨晨風如陟陽之亭候落花芳草猶南浦之迴沿遂輓空舲彌攀絕巘竹枝晚和青絲早牽憐杜宇之遺聲豈無懷土引清猨之屢嘯誰不霑裳夫懸霤名山恐違親而不去河梁岐路託離友以陳辭且鴻鵠之高騫與關山而並遠別絃方促渝歌已闌餞酒頻行巴鄉未醉巫陽秋樹相思十二之峯瞿峽春流幾越千三之路

劉參軍遺集序 代

夫永絕賞音流水之絃不奏始違冥契漆園之說已終雖復酣暢酒罏尚想黃公之肆生存華屋猶見西州之門而神理不傳風流彌遠寒泳感賦無以寫其悲憂朝露興歌不足文其悽愴若參軍劉子者生長梁園推北

州之彥羈愁嶺表比江左之英論其勇畧則越石辭其譽語其儒術則更生遜其長而年不逮於公明患有同於文舉司馬茂陵之著述終見取於漢朝豫州刺史之碑銘獨增傷於魏主豈有遺編不挍往籍靡追泉壤一歸身名俱泯者乎方其龍躍西秦之關鷹揚河朔之地心期僇力長懷擊檝之風志在澄清恆多攬轡之槩加以青旗轉戰赤羽交馳九錫撰文方憑宿醉三軍傳檄遂起沉疴一過蓮花之池彌爽西山之氣豈惟畫籌能射舉坐盡驚彈箏自歌當時見重聊城飛矢直推燕將之師楚國捧盤即定諸侯之從既而長楊西狩細柳南移看牛斗以宵征聽鷄鳴而夜舞陳寵之勤心庶務遂轉辭曹桓階之席勝千里裁爲主簿故綰銀黃之綬不辭保障之難新鄭千鍾足供桑椹河陽一縣惟種桃花而以平津侯之故人大將軍之揖客禰衡列於薦表貢公喜其彈冠夕拜瑣闈還簪綵筆晨趨畫署儻伏青蒲畫地成圖對烏桓之方畧聚米爲勢包隴坻之山川堪資箇亮之謀甚有矜嚴之望而靈臺之議桓君山之已遷宣室之譚賈長沙之不名猶以暫離京邑特佐州端征北則遂總文房平南則夙嫺兵革金貂換酒無廢綂軍白馬立祠眞能論賊豈謂伊川野祭早識敗亡之機枉矢宵垂獨著招搖之象仙掌鳳飛哀滾轉轄鼎湖龍去泣下攀弓申包胥之倚牆無秦庭之可哭鄧仲華之

走阪非回谿之可奔特以聶政母存羅威家遠已謝西山之粟未漂東海之波虞卿之窮愁著書文甫之憂心泣血蓋河橋棄甲慙恨不終巴岸燒船追亡何及轉入賓蠻之俗踟躕瘴霧之鄉如聞江表之謠而北人俱歎非見隴山之石而東首沾衣寧得合浦徙珠尚希還集日南標柱更想驅除以是生平追惟如昨雖彼蒸牀永坐雪路高眠曾何以過其堅貞加其風操爾乃採藥非逃名之市種瓜無終隱之園蜚語忽來閔凶旋及無爲霍謂之代理不顧鄒陽之自明賓客遙憐詠寒風而不送妻孥望別怨零雨之無歸長夜工書虛畱團扇太平奏引無復琴聲亦有巨卿弟子申屠友人不避請喪躬

爲推輦青松列矣何當西靡咸京玄冢曠然豈得南觀伊洛海隅放棄預悲長沒之情久容思鄉難表歸來之夢嗚呼痛哉在昔獻衣行役便已定交傾蓋殊方忽焉投契每畱林下輒醉平原而遊宴幾何仳離遄告一違臨賀再別蒼梧藐爾飄零已成疇曩登牀鼓曲不獲賞於彥先素車撫棺眞有慙於元伯言從舊徑修竹檀欒一望平陵梧桐蕭瑟況復山陽客路頻驚吹笛之聲辟公高門不待聞琴之涕自有德音之念益增文采之思荀彧之臨年悉焚諫草隗禧之臥疾未寫諸經錄此散亡旣少中郎之女子徵其軼畧實維鉅鹿之門人雖累紙遜於陸機而簡章何殊潘岳湘羅去國多放情漁父之詞勾漏乞官亦托跡仙人之興夫枚皐之筆止辦飛書孔璋之才不嫻辭賦若斯並美可謂無雙乃以滄海成田高岸爲谷世序更遷典論之文不載人風搖落懷音之報無聞而獨對琳琅但稱金石英華靡謝重報秣陵之書哀愴不勝如尋廣州之宅

高雲客道山草堂圖序

若夫山陽之宅已墟故老言竹林之地武陵之家旣遠行人傳橘樹之洲自古勝事流連名賢寄託青瑣赤墀之佳麗華門蓬戶之蕭條無不塵起飈迴煙飛燼滅而百年以降憑弔欷歔千里相過追尋疇曩猶且考遐踪於往籍詢已事於傳聞是知延壽賦詞尚見恭王之殿

雍門琴曲空悲孟嘗之臺地以人傳名由事顯不朽之故要有所存此高子雲客道山草堂之圖所爲作也高子先人鍾陵公以天啓之年策名燕闕佐郡延陵邦國不空有海沂之謗貂璫見忌如司隸之風遂乃神武挂冠都亭祖帳謝客登臨之興亦返舊園陶令歸來之情旣辭行役就無諸之南郭依烏石之西山緣水爲塘不引谿而得澗因巖作室非壘石而成樓果樹交陰蘿含小洲之上芰蓮並富徐勉東田之中林下過其賓朋籬間醉其杯酌可謂松風滿院比華陽之高竹實在庭踐蘇門之勝者矣旣而遯世無悶益厭籠樊棄子如遺奄捐館舍高子承斯堂構慟甚居廬楊雄草玄之亭一廛

猶是蔣詡招遊之處三徑依然然而東郭千年啓佳城而無地北邙孤櫝尋空槨以何時謀及臺池用襄窀穸崔子眞之營冢賣宅以從秦幼起之歸喪市居而葬由今追昔抑又何殊惟是安道所經還起萬緡之第文靖之德不畱五畝之園廢南山之蓼莪哀歌罔極攀漢陰之楊柳悽愴何堪此則孝子憂心路人悲歎者也然以林皐無遷煙霞如在衡山畫室猶得臥觀羅浮夢遊何須身歷於是摹之尺幅肖此名區使鷄犬雲中不驚新市笙簧天際時降前山豈必西城柳條始尋萬章之舍東家棗樹方看王吉之庭余寒孟來閩冬中且去預觀斯卷使綴兹文固以陵谷增哀巖泉可眷亦聊陳其梗

槩曾無當於宣揚落日悽然感賦眞慙於向子層城遙望賞情應異於江陵況夫妙畫揮毫如顧陸者不同其手高文作記擬應劉者不一其人要令水碓魚池仍逢金谷茂林修竹想見蘭亭豈止零落山邱羊曇起州門之慟徘徊岐路李陵申河梁之別而已哉

送陶石公序

溫陵陶子石公博覽羣經精研百氏揚其風概堪比節於松筠播其歌詩可齊聲於金石慨自八體遷訛六書棼僞籀文斯篆大小迷其指歸程隷蔡書秦漢混其規度嶧山既火空遺棗樹之文汲郡已開靡解竹書之記於是追維纂製肆考前章簡冊門題要異今時之變體蟲魚金錯必撥往哲之眞傳玉石並良豈待昆吾之鐵器辭兼美如驚瓦屑之碑大抵法元人吾趙之規以工朱字幷漢代官私之妙以著白文斯大雅藉其起衰實滚心乃能傳世頃者秣陵曉市宦官之飲客千人茗水春城中郎之看車萬兩因返甌閩之駕猶托無諸之城巷陌相過遂連晨夜圖書共賞不記星霜兹余且北歸陶子亦將西去孤燈客舍轉覺酸哀杯酒河梁寧無贈答以此暫離之感屬陳相送之辭雖托荷於湊東竟靡宣其別緒亦以碑陰繫馬空邀信本之眠壁上酬錢方博巨山之醉而已

舞象序贊

洛水浮橋仍聞送越楚船移火竟欲奔吳西域固已名王南部因之表郡由來大象亦致中華不惟林邑贍其跪拜日南驚其涕淚而已也余於廣州都護營預觀舞象賀齊遠適方當按樂而陳鄧王冲齡遂可剌舟而試低昂風轉躑躅波迴似習蒼梧之耕曾接昆陽之戰葉中靈鳥既隨羅樹之遊壒下天龍還逢雜花之供寧必梁山之美僅與文犀並稱海外之珍定使巴蛇所得是以諸蠻盡伏國俗咸乘九眞未擅其奇身毒非誇其盛爲之贊曰蕃王所習越獸堪嘉珠裝照日彩障飄霞橫蹲自軼直跪仍斜節隨銅鼓拍應金笳鉤撩擊額帶捲纏牙側灑香水迴看落花曉霧錢文豹春風玉鼻騧値

茲場之圖伎豈當筵之並誇

雙鶴序贊

祝刺史有白鶴一雙皎焉玉潔颯爾霜華同紫蓋之峯而迴翔不去異青田之穴而生長俱飛釋子養其丰神仙家愛其毛羽攬而爲服實結王恭之裘借以承風虛搖唐勤之扇若以警明星於中夜悲零露於秋晨半嶺唶然若聞狂嘯餘音不絕似學酣歌堪驚泥水之心尚想華亭之涕對羊公之客輒欲凌虛非師曠之絃偏能逐節轉從風際看迴雪之繽紛翻向月中并素華之零亂遂得交棲渚上並起松間晨夕長依春秋彌歷雖彼琅玕九鳳匹處相將文彩雙鴛成行不散而以譬茲靈

質猶遜仙禽寧有獨唳湘東單摧上苑五年別娶牧子譜其離聲三載翾成方生吟其愁思者乎至若遙尋羽箭即贈明珠對語橋邊孤飛帳裏未旋孫冢之使忽送陶家之賓雖幻化之無方而去還之仍在豈如甲子三百纔返桂陽城郭千年方來華表刺史以好從支遁道比蘇耽賞其鳴也則家令有詩狀其舞也則參軍能賦顧余同愛屬使撰詞寧非撫掌於浮邱貽譏於王粲者哉贊曰天門寥廓衡峯接連對翔金穴共戲芝田負冰憩潔照雪同妍近迴射的遙登緱氏西去仙人南征君子入衛從軒居吳送市山迥臨海樓危武昌介象遺坐庾域虛堂帳空畱怨琴彈即傷偃蓋巢松潭臯飼粟化自金精名高羽族始夏聞聲漸寒改宿壑巖晚合揭鼓晨歸玉籥並握錫杖齊揮不愁早寡永羨雙飛

長笛序銘

竽以濫吹篪堪節應鶴迴伊浦随笙曲於浮邱鳳去秦臺畱簫聲於雍祀若夫始出咸京之琯新裁夢澤之枝石氏歌兒尤工變調謝家舞妾善學新詞秋霜則細柳俱飄春月而寒花並下彌年官舍不無鄒縣之情一送征人言從武豁之路況復易水悲風惟邀宋意山陽晚日轉嘆嵇康以是言哀絲聲有不足喻者矣乃爲長笛之銘曰柯亭仰見衡山遠送水奏雙吟車迴三弄石婥桓奴羌人洛客響絕離梁哀盈瑤席

韓將軍琵琶序銘

烏孫一去即爲離別之聲青冢不歸彌工哀怨之曲琵琶之器由來尚矣韓將軍家於隴坻客在雲中舊寫相思新翻入塞謝鎮西之風度乃據胡牀石衛尉之文辭既傳金谷而渺焉斯世知者誰人於我相聞實從大庾惟時月華春靜酒罷歌停聆其緩也則斜陪流水轉瀉隨風及其緐也則橫嶺梅花俱飛如雪摧藏掩抑往復纏綿雖阮咸之獨醉林中范曄之和歌殿上要其所好何以加茲是知清廟琴弦特供雅奏涼州箏柱或變秦聲斟酌緐殺之間調和纖巨之際則琵琶何讓焉若乃柯亭取竹始聽奇音嶧陽采桐方成異響凡諸伎樂類

足移情實以材良非惟手妙由是屬余爲銘焉爾銘曰

叀文貽婦遠寄閨情參軍對客便學禽聲昔依阮放今謝朱生玉柱金華懸星抱月馬上彈成樓頭弄歇愴矣心驚悠然思發

吴徵士竹林序銘

亡友吴徵士名周瓚者世在秣陵遷於槜李謝玄暉之罷郡樂青山而願居戴仲若之依人從吴閶而即住乃於北郭之外買竹林一區以爲居宅爽池開館枚叔有兎園之辭雙闕構亭吴筠有鶴唳之羨千竿委拂不待親栽十畝葳蕤無勞再種歷九冬而靡變雖六月而長寒故得載覽其圖書怡情於魚鳥開花杜陵之徑刈秫

柴桑之田北海清尊未聞虛坐西林白社每送肩輿而玄晏之疾已逢漳浦之憂不遺人非金石奄謝星霜以視王濛之年纔過四十同於管輅之卒更少二齡天道無知重可悲矣且其少時遊屐壯歲乘風常從河朔之杯益奮江中之檝而將軍幕府幾辟而不前丞相故人恆招而不去豈非林宗之望堪東國之人倫文舉所稱比南方之竹箭者乎何期蒿里一歸泉門永閉孀妻弱子弔影傷䰟已非椎髻之從夫但有蓬頭之對客長松之下行殯即其挽歌孤櫝以西空槨爲其葬地若逢司馬方切江潭之愁一値安豐遂起山河之恨況復鄰人吹笛繐帳横琴門徑蓬蒿依然曩別池臺風月不異當

年昔者追陪俄焉夢寐荷華覆澤能禁涕泗滂沱流水鳴聲豈不肝腸斷絶嗚呼哀哉因爲銘曰渭水疑衆梁園比淡當春逃密入夏蕭森月華起霧風散成音籬高澗黑路狹花侵結館延客開軒醉吟人生何幾已矣驚心樹委埋玉牀空痛琴檀欒仍昔悽愴從今涉王猷之舊徑悲嵇康之故林

石佛禪庵碑

育王初創即有千八百寺須達所布遂已千三百區葱嶺蓮河鴈堂鹿苑緣諸色相競集僧徒而菩薩樓皇持鉢亦於貧里導師方便險道猶聞化城豈必棲霞往剎定建名山孝義新成縣稱上國然後衆食可依孤情獨

擅哉嘉興縣石佛禪庵去郡郭三十有餘里自昔就李之鄉記從越絶長水之市表自秦嬴蓋其遺也先曾王父博士公以萬歷丁酉之歲倡諸檀越爰捨原田慧斐之結托匡山王導之寫經西國雖永興推宅事讓許詢而安壽聞鐘家同荀勗沙門寂亮首營紺殿經始香臺必鉢之林當聞鳥度菴羅之樹忽已花開甃置旃檀皆鏤文石雪山羅漢咸鑿太行之英鷲嶺天人無假休屠之像於時分巡浙西道按察副使郃陽車君大任嘉興縣知縣武進鄭君振先等並資裘馬旋解金錢蔡議郎之撰文當年特重何尚書之造寺遂爾衆封迺因石佛之名用表禪居之跡須彌蘭若即號青鴛洛下伽藍仍

稱白馬斯有由矣於是鄉閭賢者高坐門人共舉宗風載廣前業相輪雖闕閶剡縣之飛來浮圖已移尚東萊之可見況復竹中鸜鵒杳杳瓊音樹裏珊瑚田田寶葉桑麻迴路飄珠蓋而俱陰蒲柳垂溝散銀花而不定至若春郊耒耜乍囀倉庚秋日田園先鳴鶗鴂瞿谿靈粟定水明沙盡繞惠恭之壇羣歸馬鳴之戒既而金棺或送檀槨屢焚支遁不還法虔長去實有梧桐之慟不勝松柏之哀傳大士之已亡見雲横之尚在旻法師之既遠惟莊嚴之獨存今嗣禪師成淇與其徒正慧等早慮瘞銘於山下預悲沉碣於江中克嗣風期彌精談議欲使傳燈不滅清梵時聞星池夜雲燃香欲徧天門廣樂

零雨爭飛雖復海水横漂邊烽遙至猶且不移魯殿無恙吳宮遡是本源要余作記比於雍州無量之寺恆照雙花石城彌勒之碑俱棲四鶴乃爲銘曰蘭陁喜捨毗耶即成詞驚七辨法演三明淡沉月殿宛轉香城金沙自捲銀草交縈水現魚王花尋鹿女伏檻無寒空林謝暑樵李南鄉武原西墅舞象長留毒龍潛處

儲潭廟祀龍神文

竊以浮橋觀海城陽有鞭石之靈方舟濟湖宮亭有分風之客沮漳爲望無廢陶匏淮濟既祠時修脯酒若乃壺中吹轉遂足興雲田際飛來偏能照樹以斯著迹寧畏豫且之弓用是表祥不獨樊川之飲伏惟儲潭神廟分職溪湖特司章貢諸灘險絶靈叢方喻其難泉鑿環趨馬當未驚其險空同灩澦亦聞如象之謠言異歸巫而聽哀猨之嘯是以圭幣來同之地梯航交會之區列像昔標專祠永闢縹碧鴛鴦之瓦玲瓏朱鳥之窗九柱仙樓纔通雲氣雙門靈闕每見珠光冠佩從容異清淵之游戲几筵肅穆非葉公之画圖榜人之擁楫而歌遊子之奉璋而獻豈止金陵紫氣實祀蔣侯越水素車方崇伍相某等邅迴於岐路羈旅於河關曾無晝水之能既少浮杯之術於是從兹吉旦達此明禋坎坎鼓聲淵淵磬樂迴鸞舞袖逐節而難終赤鴈歌詞繞梁而不散況復蘭肴載奠椒酒徐傾零雨灑於金尊輕飈轉於瑤

席參差羽蓋離仙宅而來歆婉約笙簧佇清虛而應響所願勞役無稽遄征不害渺然星漢乘槎者即通逖矣蓬瀛淩波而已至何況我行本無遐念雖使天吳不靜猶借安流南箕乍張終能緩渡若有焚犀夜照致貽水府之驚畫鷁朝飛欲使江神之愳此之明罰要自仁威故瓊海之潮東西易候耶谿之路南北殊帆即日程途咸欣利涉雙橈且駕佇看石燕之翔五兩漸輕長假銅烏之便

放生文

若夫菩薩化身即表魚王之象世尊憫衆已成鴈塔之緣含血茹草之流飛羽潛鱗之屬長依火宅若戀迷津

然以定業相遭咸成惡趣夙因旣覺悉解眞空而世界衆生冥是思惟增其罪力平原冬獵走馬調鷹曲滏春漁香鉤桂餌雖復空桑越里不䍃元緒之烹攀木涪陵無救玄猨之哭豈知明珠徑寸實昆池之謝恩白玉雙環乃華陰之報德牛哀變虎黃秀爲熊展轉相因曾何窮已玆者慈雲彌覆甘露方流拔苦海於現前迴法輪於無際足令魏帝釋其弓矢彭君絶其彈射豈直維摩居士施鉢於娑婆阿閦世王燃燈而飯食金多羅樹匣撥摩花眞珠散垂天香錯布鐙幢飄轉長繞護於經壇筌磬空虛方徘徊於講席爾等有生之類仰彼慈威承斯利樂如浮定水俱隨般若之舟或擾空林並息菩提

之樹鷲嶺不殊其喜蓮河非喻其遙緣臂之鴿方可入懷出井之龍無能留毒定使飛蝗越界猛虎浮江益好生者不違斯傷生者不至芊綿芳草儻入祇園蕩漾迴波即登蓮乘寧當別渡流沙轉尋樂國頻伽宣唱偏聞舍衛之城鹿女覆花獨見辟支之佛

祭王千明文

嗚呼郃陽雨雪羊哀亦以捐生汝南素車巨卿因而慟絶㲉臣之好匪直生前叔向之仁徼於旣沒無不撫孤而下泣思舊而傷神未有羇旅平林之營飄泊萑蒲之澤劉平竟去江革無還如君今日之變者也君少登儒術之場長延鄉曲之譽伯淮共臥兄弟著其家風叔治思親閭里爲之罷社青箱之學早歲馳聲縞帶之交當年推長太邱門下恆齊彥方之稱中郎枕間自比仲任之秘楊子雲慙其墨妙郭有道遜其人倫旣而函谷上書黃金已盡靈臺非識青雲已違蕭遠有運命之悲孟堅有幽通之賦已知吳祐自牧澤中足使崔琦長耕隴上爾乃銅馬時驟蒼鵝乍飛溟海波遙非止橫流之色桃花岸杳方愁峽口之逃張嬰未伏於揚徐龔遂不來於渤海黃巾擾路何論仲彧之門青犢驅車不問康成之里公超舊市忽犯風沙潘岳閒居俄驚鋒鏑猶謂南冠之去終返鍾儀西土非遙定旋陳軫而乃景純之命方盡孝章之齡不延待信經時還訛彌歲包子良長拘

海上寧得歸來張思光高詠洛生空憐不返嗚呼哀哉管輅無年顏回早折金刀遽掩玉樹先零梁太子所以悲傷何揚州能無感悼雖瑣闈遘疾遠過輔嗣之年而犀柄著棺曾無長史之歲遂使蔡亭之下求夜哀思君子之津平生悽愴竈飛灞涘難尋新市之家夢繞長沙不辨邛山之路東平松檟向咸陽而何期湍水碑銘記軍司而不見五日有曹盱之痛三巴無女絡之求嗚呼哀哉張堪已亡孰淮南而可託梁鴻不葬非扶風之可歸冬月西華實傷劉峻平原幼女虛聞紀瞻惟友生之負愧亦君懷之永慟黃公壚下悲搖落於林間向子山陽怨纏綿於笛裏當歌引柩未識何年懸劍空墳竟知

誰地白綿漬酒彌甒徐孺之高青石為碑徒效謝鯤之
哭嗚呼哀哉昔郗超之沒為誄者四十人張劭之喪會
葬者千餘士方之今日能無憾焉所冀笙閩洛浦還來
緱氏之峯鶴去靈墟思返遼東之柱嗚呼哀哉尚饗

補黃村農生壙誌

吾李本自常州之江陰當元末有千四提舉徙居嘉興
縣之梅會里遂占籍焉提舉公五傳為明勅贈文林郎
東泉府君六傳為誥贈奉政大夫承泉府君七傳為國
子監博士霽巖府君八傳為同知寧海州事郵贈尚寶
司丞奩庵府君九傳為國學曉令府君則余考也自司
丞公殉節寧海先府君又值喪亂之會園田廬舍斥去

者殆半順治丙戌戊子兩罹非望之禍一遘凶訟生業
益蕩然庚寅出游嶺表以疾客終是時豫章以南地方
新定行旅船車諸費倍蓰於常謀扶櫬貲不易集而辛
卯壬辰間粟斗五百錢家之内外長少共炊以食者猶
數百指責逋滿門每憂日闋故逡巡至於甲午始從一
蒼頭徒手入粵頗承故人作函書抵嶺外為官者謂當
有贈賻及徧叩無所應則淹留廣韶梧肇間稍儲旅貲
多由不意遇新知者得之乙未冬方克舉柩而返初先
府君不令余兄弟應試事而余自粵還亦且廢佔畢躬
農販以養母然外侮沓至而族婣之親愛者咸謂時有
不同非違先訓也歲丁酉提學僉事豐潤霖蒼谷公應

泰考補縣學弟子員進謁時顧曰若文筆是能作古者
吾將有事纂述行且召子已而公被蜚語坐著書觸諱
落職不果庚子暨康熙癸卯余兩見斥於有司之試甲
辰乃因人走黔中就幕府於貴陽銅仁平越及黔西之
鎮郡間（時初平水西分建黔西府設重兵置道帥後改為州其總兵官亦裁去）戊申一過昆
明己酉歸家尋入閩中庚戌辛亥由淮濟至京師復從
梁宋出江漢踰洞庭再達貴陽即下沅澧泝湘衡經郴
嶺韶石重客於廣州及癸丑先妣顧孺人六十誕辰時
兩弟艮年客黔符客滇先以書相期同時還家上壽而
雲貴告變廣東西亦用兵余兄弟咸在不貽吾親倚閭
之憂人謂若有先見焉至乙卯軍旅猶未罷余復客皖

江按察之幕丙辰遷藩吳苑余亦引例入國子學丁巳
秋以特行例試於鎖院仍被黜自念年已逾強為客無
已時欲就微祿以事親戊午投考吏部今少宰河陽王
峯趙公士麟時為尚書文選郎分閱余卷謂余曰子文
豐潔典雅何以不利鄉舉而淹詘至此豈主司之弗明
抑固命也既白其長授州同知第七凡試是職者雖童
丱亦沒齒不得注選其時余客江蘇行省而皖臬廣寧
泰巖丁公思孔實為布政使謂曰今事例捐納先用即
得官子豈有意乎其貲吾可措也余謂士之進身也雖
抱關之卑亦當以義如以利即枉尋耳然踟躕未能辭
乃壬戌之秋吾母遽以疾棄世則已無所用其祿養因

決意〻為癸亥公遷撫湖南駐長沙戊辰改河南以武昌裁兵之亂再調湖北亂平拜兵部侍郎總督湖廣余皆從幕中而疢疾不可支遂以己巳還里門先是有日者蕭山王生國相推余命數曰遷移在丑有華蓋而已垣紫炁與立命酉宮三方相峙其以仙釋之道終乎近代方先生以智金先生堡陸先生圻皆以是出世聞子其繼起矣蓋五雲之學自童年慕之特未多見其書且慮塵鞅之非易脫徘徊迄於垂老一聞生言若有所開悟丙寅冬再入長沙時道出武林適有僧廬在西谿之右數里而三竺之陰也其塢曰龍歸其庵曰徑竹負嶺臨壑高下十畝環以茶竹清泉出於石罅瓜徑疎籬杳

然人外輒捐金買之將於是焉投老己巳楚返葺其朽敗而新之所奉古佛一尊經卷蒲團朝香一炷夕燈一盞禮誦有常課共住一老僧而已余固未嘗學問幼頗效為文章歌詩自十八歲而失怙多難之餘學殖尤廢閒從理學諸先生遊聞其緒論亦竊有志焉然卒無以自立三十而後率以依人所與偕者簿領期會是亟未有及於文詞者昔龍舒王虛中博通羣書訓傳六經諸子一旦捐之曰是皆業習非究竟法矧若余之迷罔乎故凡筆墨一切棄去若利名之兩途非性所近惟俯仰事畜所須似亦從人馳騖於世然于謁與營樹之習立志不蹈得喪通塞一任於天未嘗纖介有所希求斯則

自謂可洵於衷而不祈見知於人人也既不幸二親見背男女子娶嫁畢便營草堂於故居後之補黃村桑圃亦盈十畝小樓低榭倚水為廬叢竹雜樹花葉映發出檻即田野過從者惟農談漁話而浮屠之宮三五錯列鐘魚梵唄之響晨暮相續尤所會心每春秋入武林山中寒暑率在村屋耕桑秋筍以給衣食與世不復相關蓋如是者十年所矣自意多病久衰六十歲制古之教也故於甲戌之年杉棺布衣髹飾縫紉兼時月之制焉非曰豫凶事也然若王孫嬴葬皇甫蘧篨以及張奐沐並之徒無不以去棺親土為安而余慮後人之弗從未免猶徇時俗之舉不仰愧古人矣乎余娶於烏程閔氏

明禮部尚書午塘公如霖孫邑文學英齊公璿超之女十七歲而來歸事余生祖妣及先妣具菽水養盡其歡余諸弟妹娶嫁遊送更易與祖姑三年喪暨子女殤者吉凶事凡十餘舉能盡情禮無闕余居貧常質服珥以贍賓友余出遊則持門戶以撫兒女舉無廢事蓋自甲午迄辛酉妻亡之年有如一日也其中歲樂閱內典晨起必諷金剛般若經二遍及他課誦不以間冗或異歿之頃猶手梵書不置隨以是冬葬於里北之前車浜虛其左壙以竢余終余生於崇禎癸酉今康熙丁丑六十有五年矣瞬息長逝戒吾子弗妄乞銘狀於人故自言其梗槩若此自今以往或再稍延時日要之無復可道

者姑以是誌之生壙云爾先子命余名繩遠字曰斯年自號樵嵐山人旣皈禮牧雲老人命法名曰靈表從洞聞和尚字派也又以宛平孫退谷先生題余補黃村舍曰尋壑亦或以尋壑稱焉子長策女一適仁和沈元瀚孫二枝升枝復

先伯祖尋壑公自撰生壙誌成於康熙丁丑越十年戊子冬十月初五日卯時卒壽七十有六先是石佛菴僧求題丈室扁額公題曰棲盤處命菊房往懸竹坨朱先生分書予於初四日請朱先生書竟日方中攜至補黃村屋公喜曰吾事了矣復與菊房絮語移時薄暮辭歸次早驚聞公訃亟趨視知公夕膳如常

天明時呼老僕嵩明曰起起吾將去矣遂端坐而逝所題扁額已於昏黃時給菴僧矣姪孫菊房附識

曾姪孫集編錄

後學金壽彭德輿校字

尋壑外言卷五終

先伯祖尋壑公集凡三鋟版其初刻曰秀擥亭詩續刻曰屬雲閣藁最後手自刪定曰尋壑外言詩文尺牘皆統焉公晚而耽心釋典目詞翰爲結習不欲印行惟一二知交得見其本及公棄世而版旋毀棄金子秀升以昔有三李之目而尋壑香草二集未見於世欲仿阮亭先生集附見西樵東亭之例庶稱全美余感其厚意命兒子集及大孫旦華編錄外言其持擇商榷則朱子吉人之力爲多存詩四卷雜文一卷而公之菁英畧備矣公自丁丑以後欲斷絕文字緣然間一涉筆有裨世道予向於從弟枝復所見外言續集一冊雜著中有旌表節婦宜示寬大之典則苦節皆彰欲廣厲學宮宜增秩

加俸則廉隅自飭茲二事者公言之數十載前乾隆初當宁行之若合符契焉惜予未及鈔錄從弟早歿止一女嫁禾中田氏向索之不可得矣公著書甚富有獺祭錄五十卷正字通補正二十卷及注釋內典數百萬言從弟枝復字愼行工五言詩惜多不存附識於此姪孫菊房謹跋

尋壑外言五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繩遠撰繩遠有姓氏譜已著錄是集詩二卷文三卷其詩格意頗清文亦謹飭近人集中之有法度者然東於邊幅未能凌踔古人

陽山詩集十卷（缺卷十）

〔清〕陳炳撰

蘇州市圖書館藏清雍正九年陳氏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陽山詩集十卷》提要

余以脚疾息影窮廬者踰數年堂[illegible]塵封硯床孝廉陸子圃玉時挾其詩文過[illegible]忘疲快談更當七發圃玉以公車徃自春迄夏余復臥痾將起圃玉尊人漢岑來視余病榻間慰勞欵語外出一編示余曰此吾友虎敘陳子所著詩也徃常共遊展互倡酬其人與詩皆古處今雕版成以書來道遠未獲走謁欲請一言弁之時猝未及展竊心喜曰爲陸也友者其爲詩也必工恙旣却秋凴凭几作半趺坐爰取虎敘詩卒業焉山川顧眄朋舅讌遊訪古探奇懷人賦物罔不出其沉鬱之才纏綿之思吮毫揮灑油然躍然旣已高涉風騷亦惟性情自澤不禁爲之心折且聞其食貧善老从不得志而盈帙所具曾無一感愴欝伊寫其抑塞怨憤之態斯則居懷曠以達冝其吟情之恬以永也至切兩親之卜兆以冊陽范舟遠盻故交不憚險歷危濤曲走五千餘里崗嵐蠻雨灘觸石谿撼雷一葉萍踪托命於長篙短檝而茀頋茀怫則虎敘之仁孝什佰尋常又漢岑所亟爲稱述者圃玉

既歸頻來晤語幷共話虎紋詩圃玉曰陽山佳集甚夥大約神追魏晉而以王孟爲宗𧺫遊諸篇格力益遒上余曰誠然然其詩正未可以一律限往余有湘南之役嘗經岳陽篷雪夜燈寒檣孤咏輙憶燕公昔守潭州鼂氏評其詩謂悽惋得江山之助是名山大川實足使才人盪胸而彌發其奇虎紋川塗歷涉道亦經此則其詩風格之彌進宜亦類此又況詩例得窮窮則愈工虎紋一老布衣不求聞達不計生產專意悉力而爲詩其詩之日益工亦何能限所至哉夫虎紋孝親篤友我儀其人當於古人求之詩復絕去町畦力追正始其詩當於古詩人匹之而益嘆漢岑之與虎紋爲吟儕爲良友其得朋允也圃玉驚才飇發博物罕儔而獨服膺虎紋之詩其服膺尤允也圃玉再三過促余言言不能盡詩聊書以附之簡端

七十二老人茸城弟彭開祜拜題

余年十七客嘐關始遇陳子虎文時同坐十餘人惟陳子周旋有禮余雖口訥不能申以曲耤殷勤然而心識其爲人其後音問希濶至二十餘年徒聞其善爲詩而已歲己巳陳子來訪余一見歡然道故遂忘形骸若相聚已久者迄今相聚復二十餘年矣又若未嘗久者顧其詩則日益工蓋陳子之于詩也其亦勤矣憶方纔見時陳子已孑然一身四海爲家而陳子不自悲其窮也所口詠而心維者則惟詩今年垂七十齒髮日衰而陳子並不自知其老也所遭與所寄意者亦惟詩夫人竭一生之心力而從事于一藝未有不極其至者余觀陳子之詩其始也上下今古激擷芳腴務爲爭新鬬巧之言繼則吐棄一切而一以少陵爲宗故其言蒼古朴至有奇氣邇年以來又參諸陶謝王孟以挹其氣韵故其言淡而不枯醇而能肆凡其屢變而益上者非好之篤而用力深固不及此然余于此竊重有慨焉古之詩人有以一篇一句之善而遂傳誦于天下名聞于後世者彼獨何以得此

哉豈非幸而遇其人故耶歐陽永叔稱梅聖俞詩謂二百年以來所無又謂世徒喜其工而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以爲惜今陳子之詩視聖俞誠不知何如然聖俞列官于朝所交皆當世名公巨卿其窮未甚而老亦未至歐公顧惜之如此若陳子之窮困以老使其得遇歐公不知當若何惋惜也或謂陳子性耿介不屑苟合故宜無相知有氣力者爲推挽夫士貴以禮自守使陳子而惟脂韋淈没以干一時之譽雖能詩亦安足貴然則陳子之不見知于世在陳子祇自成其高而其所以可慨者固在彼而不在此也要之珠藏于川玉韞于山雖其棄擲埋沒而光氣之輝然者終必不可得掩陳子之晦于今日者安知其不大顯于後世歟予既與陳子交有素而盡力以張之遂喜諸同人之爲刻其詩也于是乎言時

康熙壬辰秋日同學弟黃中堅拜撰

昔吳公子札聘魯請觀六代之樂爲之歌詩乃辨其聲容覘其風氣而知盛衰之所由分後之說詩者遂推札爲鼻祖漢魏六朝代有作者洎唐顧況張籍輩出洵足踔厲一時宋元以來詩雖噍殺靡敗而朱樂圃范至能宋子虛袁子英諸公皆卓然傑特者也勝國若高季迪楊孟載郎廟之三唐名賢中亦復何讓吳人之能詩蓋自昔然矣山人陳虎谿先生詩聲獵獵者四十餘年吳下後起莫不希風問業於先生而先生之論詩謂必有格有律有聲有韻頓挫魁壘盤旋一氣始可爲詩余讀先生詩句以意勝意以氣勝諷之有遺音挹之有餘味包括漢魏奄有齊梁具儲王李杜錢劉之精英上下數千載罔弗得其格律聲韻之美豈獨陵轢時輩直欲抗衡前喆乎嗟夫今之所謂掉鞅詞苑者類皆承襲宋人麤厲生澀之習橫流陸沉強者險僻怪幽修飾繪藻以爲新奇弱者空疎狂易聊且率畧以爲沖澹彼雖盡心力而爲之然傖父伎倆究于格律聲韻何有焉乃末學膚淺不能規橅

先生之詩反欲抵隙蹈瑕痛加訾謷以與先生樹敵多見其不知量也已先生性甚傲兒甚臞孑居絕俗終身貧窶其樂陶然於書無所不讀工書法尤精漢篆先生誠高世之士寧僅僅執騷壇之牛耳哉昔歐陽公作五代史陳師錫序之半山譏焉余雖吳人然不工詩不盡窺先生之根柢先生顧忘其年而下交傾倒于余且以余爲知言而命余序其詩得毋來半山之譏乎序則我豈敢聊述其所知於先生者如此先生詩凡數集集各異名詳載自序故不及先生名炳世居長洲之陽山學者稱爲陽山先生云昔

康熙龍集壬辰秋中華亭後學王聞遠書於采蓮涇之孝慈堂

陽山陳先生既歿之六年其高弟陳君貫山以徐太史葆光所撰墓碣來謁且徵向所爲先生詩集序蓋歲辛丑余以文爲贄見先生於天池先生奬而進之謂可教以學古既往還久心念余貧太息言我老矣無能爲子謀相慰勉者甚至余甲辰省試罷歸先生屬余序其詩迫促再三撰稾以呈而先生病不起矣余友李君客山向余論先生之詩曰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手披口吟無間寒暑其爲詩始學杜少陵中出入於王孟晚化其迹而卓然自名爲一家汰其酬應者什之二垂後無疑也又嘗於天池山脩古求處見客山所與先生書論詩謹嚴一字得失反覆辨難於先生爲諍友又其詩學甚粹其人伉直不回蓋非阿所好者而折服先生如此余益以知客山之言信而可徵而先生之詩爲足稱雄於近代也然余奉教先生時先生年已老孤孑一身寄居蕭寺左圖右史恬如宴如自邑中前輩爭重先生高行下至鄉曲細民頑鈍無禮讓者聞先生名亦莫不肅然起敬謂守道君子

也夫以一老布衣而至賢不肖嚮慕若此非其行義甚高且潔而能得此於人乎則先生之見重於人者又在乎素履之潔清而不專倚於詩也詩以先生重而先生不以詩重也僅擬先生於詩人之列者其無乃見淺歟余既以懶不自收拾所作序稿隨手散失而先生歿後篋中所弆亦什不一存感先生之知我爲更補而序之以授賓山無虛昔日見命之意焉賓山將梓先生遺稿并請徐太史表其墓其事師之誠亦庶幾不以生死易其情者哉

雍正九年五月望前三日洞庭後學蔡家駒拜序

陳陽山先生小傳

陽山先生者吾友陳炳虎文也[illegible]郡長洲縣之裘巷裘巷在陽山西二里許故先生自稱陽山人而人稱之爲陽山先生陳氏故素封鼎革之際遭寇盜破家先生生於前弘光元年時本朝未下江南弱冠丁外艱困甚不克竟學已乃教授村塾寒暑一衣衣垢則俟人定後自澣之旦復衣之課蒙之餘苦志讀書然不樂習舉業而惟肆力於古詩文尤愛杜工部詩其爲詩必奉以爲法有松頂紅裙拖綠上山腰白鳥破青飛之句傳誦於人由是其名日著又好鐫篆頗自負或告之曰摹印須用漢篆宋元人法不足學也乃一切棄去博求古法書及漢印譜心校手摹者久之遂精其技而草篆書體亦並工世以其詩及二者比鄭虔三絕云性伉直狷介不肯一毫干人亦不肯一毫拄於人怒則口吃嘗曰吾寧餓餓死斷弗弗受人憐也遇有道者必虛己下之一言之益佩之終身不忘其意所不合雖王公大人望望然去之若恐浼常送其親戚

葬姻黨會葬者率多豪子弟語不相得怫然欲去是時天甚寒風烈積雪沒脛歸途且二十餘里主人意其必不能去也遲晨竟去矣鎮守京口圖山某者聞其名延爲塾師一日偕其賓佐弟姪遊金山方張樂設飲羣衆嬉笑先生乃獨立崖間西江水大哭人驚問故不之顧也亦不言所以於是人皆以爲狂然先生實非狂也甫四十喪偶遂不復娶人勸之曰吾方欲供甘旨以養老母此非吾所急也且吾有弟可以生子續先人後吾復何求哉

晚年學益進其詩積成集未授梓而人多願助之梓者時過余舍見輩出紙筆索書書輒拍案大呌自喜然每越數日則曰吾書今又善前者猶常境也雖一飲食間亦以指加膝作豎畫狀蓋其篤志若此所得束脯及四方餽遺半以供琴書筆墨之費餘悉以周其弟姪窮交有急不惜典衣相贈無寶愛一硯刻其陰識之且日吾將以殉葬余笑曰唐太宗欲以蘭亭敘殉葬尚乞諸高宗君何以得自擅耶先生亦笑曰吾身之不知何有於硯但令後之人知此硯爲陳虎文所愛斯可矣余於先生六十時許爲作小傳又四年乃克爲之并係以贊

贊曰余年十七而識先生聞其爲人蓋峭厲難近而與余獨久而無閒何耶然每風雨聯牀縱談今古輒躍然有遠舉之意吾知其胸中之塊壘良多也陳伯玉曰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金山一哭其以此乎若曰生乃與噲等爲伍猶其淺焉者也

陽山先生小傳

蔡家駒

陽山先生今之隱君子也居陽山西二里故以所居地稱陽山先生先生少孤授經以奉母妻俞氏歿不再娶年八十餘卒無子以從姪嗣賓友葬之於珠環山先生吳中老布衣耳無勢力聲援可以奔走人然士無賢不肖不敢呼先生字若名而曰陽山陽山云者豈不以其德哉先生事親以孝聞待弟以友聞與人交以誠信聞有自力於文章者屈輩行下之其於當世富貴顯者睥睨視之岸然

不屑也親喪未葬走五千里謁一爲守故交甫至守適罷官困而歸杜門不復出先是守京口固山某聞先生名幣聘爲家塾師暇日邀先生遊金山賓佐咸會張樂設飲先生立崖間面江水仰天大哭一座盡驚先生既以不能爲脂韋態益困於時家益以窘自辰州歸負土營兆葬不能具朝餔與先生契者延致先生於家其子弟薰先生德而聞其論議者皆爲善士無何又謝去居天池山之寂鑒菴山中人咸知重先生曰此陽山高士也而先生亦老矣先生於學無所不窺讀書靡間寒暑常至丙夜工詩有集若干卷行世善草篆日書數十紙時於膝上作暨畫狀得先生贈詩若字者片紙寸札輒衒於人以自矜蓋重先生德也昔商邱宋公撫吳時日親禮於風雅之士士以詩被知遇者聲望赫然起後或擢巍科通籍登仕官以去而先生早負詩名中丞意中亦知有先生矣少自表暴必不湮沒老而卒窮餓於山林寂寞之墟蓋先生之德內重而無求於人中刻苦而不苟諧於俗也

先生姓陳名炳字虎文病劇時力疾歸陽山曰狐死正邱首吾其羈客邸耶於雍正三年卒卒之六年而徐太史葆光表其墓

蔡家駒曰孔子美狷者有所不爲而孟子惡鄉原議其閹然媚世士有志於聖賢之道者將何取法哉董仲舒有言曰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如先生者其知自貴者耶余家篁邨去天池不三里嘗以文章受役於先生昔人謂執鞭所欣慕者余於先生亦云

陽山陳先生墓表

陽山先生諱炳字虎文姓陳氏本梁谿人九世祖諱臻贅壻陽山裘巷里繆氏始遷長洲八傳至玉符公諱篆生二子先生其長也少孤性至孝無師自力學授徒以養母娶俞氏先卒時先生年四十無子人勸爲置續討曰吾供母菽水力不瞻俟弟有子可也及母喪未葬故人守辰州許具貲冒暑五千里謁之守適去官困而歸旦夕銖積負土成詩集自名始閉言此身先惟以葬爲事也撫弟士

元成立爲娶婦先卒嘗葬母塋旁中歲脩脯餽入頗饒旣葬親後一身贏餘率爲周䘏盡已有時乏不妄丐萬一有求人知其誠必諾無貣則典假應之客詞色少倨輒拂衣起時面折人過一出於至誠無或怨者余少於程子湘亭所識之癯然古貌少髭口吃談詩則滚滚不自休工篆初學趙寒山宧光後出其上摹印章法秦漢與顧苓相上下尤自矜惜每日吾鐵筆不妄爲俗人下平生不雜交交則終身不變與尤太史西堂惠密雲硯溪施考功覺菴諸先輩爲詩友皆器重之嘗遊京口及楚金焦洞庭諸勝得詩分卷輒自序以名其集晚年屏迹堯峰天池竺塢諸山寺中與高隱衲士商論古學康熙戊戌余奉使海外過家先生爲一出山贈詩爲別時年七十餘矣雍正丙午余以艱歸求葬親地山中過簋邨遊西諸刹僧少長率工詩其篆刻宛然先生手摹入其室几上一編必陽山詩集也先生居山化澤在山設友教鄉國所施寧止此耶先生器蘊宏遠恥爲章句學不樂以詩名有

句云四海無家眞釋子一生何意作詩人嗚呼此可以窺其志矣簋邨張君墨岑陳君簣山爲道先生山居事尤悉嘗曰我葬親儉我死棺三寸足矣其老友震孫黃君好事爲如寸度削製一具且爲作小傳惟肖今不贅入略書其大者以表諸墓嗚呼先生闇修八十一生以乙酉乙巳卒雖固窮介行無匹自知死日歸其室有女無子子以姪遺文容山自作述生徒請表詞無溢隱嗜吃吃著書人間出

雍正辛亥四月

賜進士及第奉直大夫翰林院編修加三級

聖祖實錄纂修官徐葆光撰

墓表

陽山草堂詩集總目

陽山草堂詩集 青桂巖稿

陽山 陳炳 虎紋

吾高祖處士恩山公之書齋曰青桂巖在陽山草堂之右庭前累石爲小山山上下植桂樹二十餘本故名二傳至伯祖寧宇公公以貲爲郎官京師時魏奄當軸國是日非遂拂衣還里與江浙賢士大夫觴詠于此其名藉甚至今陽山　耆老猶能言之也再傳至從伯父諸生元範公公没歸于先子余舞勺時先子日課予誦書其中己亥秋燬于兵屋盧竹木翦爲剃莽時猶棲遲其傍己酉至戊辰二十年間餬口四方蹤跡靡定愴怳之懷藉詩歌以自遣回憶故盧眞歷一小刼矣甲午春點檢篋衍十九散佚僅存[illegible]篇名曰青桂巖稿者盖不忘先人之澤云爾陽山老人識

酌酒篇

莫說世途險莫說結友難滄海忽揚塵泰山把戌

瀾且盡一尊酒酒中天地寬阮公賢達士千載寫
交懽

有所思

冥冥有所思所思無今昔中庭夏履綦雲去無留
迹酌酒以自寬酒盡思復劇開鏡視顏儀稀髮霜
點白

當窗織

寒夜天不明孤燈當窗織五更月欲墮霜落十指
直良人遠行邁辛苦誰見惜我欲遠從之何以有

羽翮僶俛理殘機心寬受矢石

上伏象山巔

入雲上危峯險徑屢旋轉所歷千尋高萬象隱復
見亂山列劍矛明湖浮鏡面新黃間蒼碧高下一
葱蒨遠村樹若薺孤烟起如線回風撼叢木恍惚
雨軍戰家園銜白雲矜茨不可見健翮有飛鴉去
來疾于箭歸心未能已聊復恣遊衍

喜沈莊懷見過

山深無過客花落晝紛紛非爾憐同調何人叩白
雲鳥鳴閒靜境酒尊助論文詩罷行幽澗泉聲處
處聞

澗上閒居

谷口柴門外斜陽倚樹間有心歸鳥逸無意嶺雲
閒樵子銜煙去林僧帶月還偶然與相值言笑向
前山

同沈莊懷伏象山蘭若訪宗立上人不值

春山處處好古路草芬芳步壑攜良友看雲到上
方松門花自落苔澗水流香報道入間乞歸來每

夕陽

晚色

閒門秋色裏葉覆百蟲鳴暮景亂山碧寒流一澗
清夕陽鳥已息松嶺月初生獨立蒼崖際東林發
磬聲

宗立上人院

精舍在深谷看山來復頻清風方丈室坐對梨花
春流水通禪寂孤雲識淨因遠公能愛我一語破
迷津

夜雨

暮雨來何急空山早閉關孤燈耿幽寂一夜響潺湲不寐寒聲裏含悽久客間遙思故園際曾否沒漁灣

春日省　親

一月山中住春風此日歸去家慚旅食爲客憶萊衣柳暗清溪曲花深白板扉依依拜　親後少婦罷鳴機

訪沈莊懷

出谷路蒙密入村同幽人茅齋臨澗阿圖史縱橫陳歌吟適情性林巒闃清真日暮言歸來白雲生衣巾

由唐家隖至白巠嶺

寒氣凝肌膚仲冬風日冽行邁雖已疲敢辭歷氷雪暗壑蔽荆榛狹徑數十折犖确無安步扶策恐傾跌薄雲翳天宇寒日中漏泄嶺石載厚地怒立千尺鐵陟巔一眺望羣峯東南缺城郭渺蒼蒼修途烟一缺驚颷劃然來皮面幾欲裂田家秋禾登

盡室並歡悅寧知旅途苦我輩更羈屑

送沈莊懷歸湖上

君去吾留獨愴許一帆相背向湖濱空山九月無楊柳惟有寒花贈遠人

狀象山山居詩

偶愜此山情而非隱遁跡林嶂紛迴互茅茨在深碧豈曰吾井里一廛爲寓客澗流叢薄間窈窕環其宅境靜人亦閒物我曾不隔萬象秋沉素百卉春尹拆一悟造化理覺此身遠適謨心乎妙中竊歌自悅懌

高抱絕人事偃息岩穴中觀書知變化秘精道彌充曰予媚林壑耿耿懷高風操殊境則遍淡薄非所同亮乏周才姿聊此息微躬磷緇既已免賁心復何窮白雲宿崖谷幽鳥語花叢眺聽一以杳散帙遊溟濛

平生協幽期看山心欲騁出戶聽流泉瞻雲越脩嶺秋容日共淡寒渾客同靜徑轉入孤村數家成一井男女並怡然有老髮垂領邀我坐中堂濁醪

出俄頃三爵既適然言語亦清警人疑羲皇民地非桃源境古風宛然存令我一深省日暮謝老言歸心耿耿

朝看雲出岫夕望鳥還谷朝夕茅齋中南榮洽吾目常探物理源展轉卻倚伏倚伏苟華晦出處皆偏毅至人全其天執理情不顯

古人由安分不以貧賤羞所以鄭子眞谷口自優游躬耕既不替畢命無怨尤高風被百世道大輕王侯余性乖俗尚野情愛山丘及兹契幽絶未能操勑擾賾世慕斯人斯人不可求惟能養吾素庶足追前修春秋多佳興與雲鳥共悠悠

別澗上諸山

欲別青山與白雲三年相望一朝分更憐澗水如相送嗚咽潺湲不忍聞

晉陵夜泊寄淮上故人

去去舟帆杳荒荒暝色侵青山晉陵路明月故鄉心淮海知何處夕陽北望深悵然城下泊沽酒散煩襟

舟次雲陽

束書出里門乘船指江路雨宿過毘陵朱方隱雲霧偃帆傑閣下篷窓來暮雨生未涉遠途離家始辛苦飲食未諳時貧逰徒侶忤終宵少安眠側聽雨傾注悽然心寬絶欲言向誰吐前途事茫茫斯行恐迷誤

雲陽旅次贈汪芝斗別

貧來自笑事遨遊一束殘書一葉舟行到丹陽古城下花前旅店坐春愁花裏逢君旅館春共將心事話風塵秖知萍水相爲樂誰道情深似故人君住黃山我住吳憐予老大在窮途孤雲此去還巖谷何處他年再遇無

毘陵旅店逢永嘉林天木

艱難思變計顛倒信斯人去國空懷剌窮途枉問津島啼江店月黑濯草衣塵剪燭憑君話天涯共苦辛

夏日同惠聖芝袁右文俞用沃黃紀南集

趙方仙書齋得花字

之子皆風雅招尋趙報家新詩賡樂府美酒飲藤
花風竹搖寒玉岂荷蓋裊霞清涼肌骨健吟笑自
無涯

贈楊復菴先生

諫官真不忝直道見斯人苦藥忠君疏浮雲去位
臣江河飄短褐琴酒戀風塵折檻賢名在先生可
共論

春日之琴川

涕零辭　阿母漾漾出柴門風雨催春別雲峯共
斷魂斜陽迷客路何處問山村去去川途杳鄉心
誰與論

贈宗人緒先

三年言笑隔今日復相親掃室安吾榻知君似古
人燈明看昔貌酒淥話芳春窓外寒梅樹依依數
朶新

夏夜集宗人劍浦兄山與閣

瞋色延山閣清言集夜涼竹風侵夏簟荷氣挹羅

裳片月銜松嶺孤雲渡野塘景清人地好把酒與
何長

憶弟

無端去鄉國琴水作羈人定省勞吾弟萍蓬愧此
身鶺鴒依野岸鴻雁背湖濱毛羽嗟零落心書安
可論

與高錦濤夜話

剪燭秋宵永空堂晤語深却將遊子怨亂入故人
心世路垂幽抱生涯在苦吟與君同此意何計散
煩襟

立夏日溪上思家

地僻書難及一封直一金碧溪流客淚青草亂鄉
心花落催時序春歸成古今朱明風景好惆悵二
毛侵

送友歸湖上

相揖不得語悵然此送君蒼蒼一帆去江上逐孤
雲丈人家在湖濱住忘機久矣羣鷗鷺絲鱸鱠
敵素侯長安貴人何足慕

秋懷

久別鄉閭怨此身秋風蕭颯鬢毛新已疎定省慚人子何日旋歸慰老親遠夢醒流雙眼淚乖時計拙半生貧長廊徙倚歌誰和颯颯窓前落葉頻

慘淡秋容氣不和洞庭木落客愁多飄飄旅雁來邊塞泛泛沙鷗狎水波南楚風烟悲鼓角（時楚南兵孽未竫）東吳花月沸笙歌側身天地看長劍半落荒江可柰何

長川汩汩北流寬水國秋深日色寒九月清砧霜下急三年蒼鬢鏡中看鄰僧每與同棊局溪叟相逢把釣竿以此閒情聊寄興更將心事托飛翰

過莘莊廢寺

雙樹無人境松門風自開蛛絲緣古佛鶴跡徧香臺蔓翠山厨草衣青講席苔行吟殘照裏雲鳥共低徊

破山寺

古寺三峯下千年金碧開法雲從殿出海氣擁山來不見天花落空聞仙梵迴行行秋色裏清磬出香臺

秋暝從虞山郭泛舟至莘莊里

山澤互明滅桂檝移秋陰泠然生夕風蕭蕭驚喬林歸鳥亂餘暉啾啾覆孤岑村落暗不辨遠聞漁歌音以茲旅遊意復此月下琴曲終悵然思江水流遠心

題無念上人蘭若

招提隱村曲窅然深谷中灌木亂千章林林抱禪宮入門禮諸天廊殿生清風亭午見白日彩翠飛空濛老僧坐沈寘松竹幽蒙蘢吾道昧所適于此托微躬

陳宿源見訪

白石常支兩板扉秋深水國到人稀不緣上客攜詩草來共羇人坐釣磯霜菊滿籬差可翫蟹螯作饌正云肥一尊酒盡頹然醉醉睡藤床莫便歸

歸舟曉發

荒雞唱罷動歸舟曙色蒼蒼蘆葦洲天半月殘人北向海涯雲暗水東流煙開翠碧千山曉日照丹

黃萬樹秋風景依依。鄉國近前途不用賦登樓

送客之武昌

晴雲滿郊甸揮手送君行千里春江路孤舟望郢城汀花飄客淚岸草亂離情此去南樓夜誰同醉月明

宿西山蘭若

蘭若雲林好清宵對老僧數聲松項鶴半偈佛前燈靜境此中住浮生鬧未能明朝驢背上脉脉憶三乘

俞竹友內弟見尋客邸

草色迷三徑孤村雲水深荒江人不到何意爾相尋妙語開幽抱芳尊話宿心今宵虛館月相對共清吟

長相思

花落無還英急絃腸斷斷何日罷相思直至白石。爛

買兒樂

鵠子斷絲繩貪利長爲客君心在錢刀冶容將何益

河滿子

十年著戎衣望鄉渺河漢莫唱河滿子征人心腸斷

望遠曲

夙昔擔囊行見說臨卭去臨卭有麗人或恐留君住

絲髮久不梳裙帶日已緩慊慊望歸舟情思江中滿

和黃紀南經舊遊 紀南善詩工溫李七言體予亦效庭筠格和之

小園石路碧苔滋廊廡經行異昔時何處好花今並蒂此中有樹解相思雨侵朱檻生朝菌水泛香渠卧柳枝無限荒涼在眸睫江生悲感托新詞

過賀九嶺

連山夾蒼嶺躋險氣力弱捫蘿升雲梯一步復一却移枝拏猿臂鐵色壁如創荒澗流細碎疑是管與籥羣峯眼底秀孤鬪拳石拓封狐蹲我前俊鶻當面落平生行邁情未始今日惡况當仲冬交短

窄秋衣薄狂飈蔽白日砂礫浩漠漠偪仄層崖間
愼勿一失脚

石壁

山行一日程到此耳目變石壁天斧劈𥔵勢若屏
翰下插不測淵倒影垂瀰漫仰看交劍戟俯覩風
雷散陰陽相蕩摩萬古錯昏旦險峻行予疲幽修
松竹善其中結僧廬怒虎蹲四面不知誰好事鑿
此臺云三霞欸窓扉梅杏列几案包山東南美
顧此亦壯觀

石樓是夕止宿于此

衆山羅高下起伏且向背突兀標一峯攀登上煙
霧鑿石駕危樓人工自前代後惟倚霞壁前値銅
井對羣岫雖殊狀秋氣元一渠大壑亂松篁暝色
歛其內寒月生林表孤光忽破碎上人心妙明客
子意瀟灑夜半猶未眠谷風起滂湃

萬峯臺

昨宵宿招提中旦獨登眺羣籟猶寂然晨鐘破淸
曉臺没餘故基萬山尙廻繞蒼壁仰猙獰石洞窺
深杳煙霏散初日峯峯秋自討震澤前蕩潏元氣
殊浩渺碧峯七十二浮浮螺髻小金庭不可即靈
笈終難討

圓墓

寶刹中天近登臨翠幾重煙霞開絕境樓閣抱危
峰湖勢浮坤軸鐘聲隱蟄龍春風妙香下瞻仰靜
三宗

垂虹亭夜泊寄陸蒼亭

昧旦出金閶衝煙破江浪風橫行復遲日昃猶蕩

槳聽歌尋轉綠蘆灣天地晦昧江潺湲須臾風靜
棹聲寂漁燈一點汀邊閒停船繫纜垂虹側篷窓
悄坐歡悰隔不知何處鐵笛聲吹起澄波孤月白
因之動遠情迢遞思陸子子也淡蕩人氣直稱佳
士昔年邂逅蓉江濱開心寫意平生親典衣沽酒
醉吳市一賡一唱悲風塵自憐蹤跡乖時俗短衣
席帽栽君宿春花秋月年復年倒却芳尊悲擊筑
此時參商水雲鄉孤亭亭下心蒼茫嚴城戍鼓更
籌急幽夢安能上草堂

大石寺

曳笻披榛莽梯徑窈窕上招提望不見巳石山半壯威遲躡嶔岑裂缺松竹障茲石天匠斲怪奇難名狀修廣無測度積鐵崖百丈鶚蹲幾何年虎化空汪想其根盤千尋其形如盂盎逸獸度不及殿閣中所藏遙瞻勢岌嶫入口平如掌初疑神仙窟俄驚古佛像窓扉萬景集潭洞寒氣漾穿穴披煙靄行廊聞梵放不知何年構臺畔多羅長剔蘚看古碣字跡失偏傍奇葩莫知名巖溜滴方響清涼

洗煩暑淨業悽塵坱冋思火宅中肌粟心惚恍

春日寄懷魯友三

春風一披拂樹樹含新翠村曲有離人懷遠心如醉花際孤鶯鳴亦恐相思意吟成五字詩道達誰爲寄

南山遊

組抱適吾體芒屩納吾足懷抱無異營觸歌南山曲管吟春澗鳴仰觀山嶽獨清風掃雲翳峯峯秀綠縟密葉爭蜂房清池戲白鷗物性本盡然人豈

一無欲

古詩

蘭蕙生幽谷花葉相新鮮結根得厚地雨露全其天不畏霜雪零所悲蔓草遷繁香誰爲惜樵牧安見憐不如桃李姿行旅相攀牽

秋日閒居

青林減暑氣萬籟聲颼飀南榮枕琴書臥對前山秋遠雲未還鳥歸易喧林丘得識自然理何用慕王侯

秋日

雰絮白雲松頂浮山田黍稷自油油幽人閉戶忘寒暑黃葉滿林知是秋

送魯友三期以再至

相顧溪橋悵別顏風吹黃葉滿秋山從今莫學離弦矢一著庭時便不還

路逢王松齡

卯酒花明傷路岐故人相見各驚疑問丁別後愁多少溪水東流無已時

呂城夜泊

忽別高堂作遠遊犯霜一鴈唳清秋呂蒙城下夕陽盡楓葉蘆花客共愁

古戍繫舟行于怨寒宵更鼓旅夢驚怪他一片中天月照破鄉心到曉明

潤州城上思歸

江城寒日下平蕪戍角淒涼客望孤風挾濤聲歸大海山浮暝色入中吳晚香留砌思攀桂秋水臨門夢釣鱸美事滿前歸未得夕陽渺渺一歌呼

出遊歸過程子雲怡書齋留宿

又欲尋朋舊巾衫未滌塵久遊憫我倦片語見君眞自喜心知在無辭酒盞頻殷勤忘夜寐寒月半簾新

閒園秋日 已下四篇效陶弘景徐陵體

濛雨翳遥岑薄雲狎風輕枝間泫泫珠輕明珠輕明珠光淨青林煙抹秋妝靚海棠艷發牆陰冷秋思又紛然秋光復可憐江山迴複晚相尋望鄉千里目遥淚自涓涓

秋夜怨

風旣清月亦明淒冷空齋傷客情夜鴻聲夜蛩語幽音怨調愁幾許徙倚復傍徨遠思來無方雲漢杳杳亘天長撫絃指繁促調苦不成曲漏永宵長跋華燭

離夜

中庭月出泛蘼蕪堂上華燭焰焰多絲竹乍歇唱驪歌離客停杯眼橫波眼橫波斷還續秋夜沉沉漏繁促斗轉參橫天欲明門外嘶風征馬鳴主人復勸盡一尊欲行不行愁屛營

集張師民齋中

芙蓉老鯉魚風木葉辭條飛塞鴻主人投轄意何窮雕盤進綺食玉斝泮深紅賓主獻酬禮意同禮意同樂何極蘭蕙流香風砌側客醉乃言歸歌詩以頌德

秋野

搖落千山色風霜萬里秋情隨流水遠心共此身浮白髮悲前事淸歌倚暮樓何能荷蓑笠海上狎

沙鷗

溪靜修鱗伏林深倦鳥歸細微生有托衰白失憑依客久諳交態時衰憶釣磯秋風故山下霜倒藥苗肥

趙壹囊空在潘安抱恨深（時值悼亡）芳蘭前日佩香澤此時心愛酒從醉貫無衰擁被吟彫林覩乾鵲怵惕感浮沉

陽山草堂詩集　潤州草

陽山　陳炳　虎叙

歲戊辰己巳授經于潤州將軍幕府主人麟然朱公及公子培書喜詩酒諸賓客四方名士皆從之遊酒酣賦詩宵子夜不寐暇則聯翩騎從挾妓徵歌歷覽金焦北固招隱諸名勝故于二年間稿累五十餘篇名曰潤州草自此二十年來人事變移山川如故朱公與公子相繼徂謝余亦衰老日甚感念疇昔殆難爲懷己丑秋同社盛子巖士邀余下榻齋中相與話舊遊評騭詩文追泝風騷源本余因出是編請政巖士日此固三唐之遺音也屬辭立意工而有法況江山名勝賓主雍容者哉宜急付棗梨公諸同好庚寅春王二月二日識

同諸公登金山

載筆追陪御史驄言登玉柱亂流中不須擊鼓驚龍窟丹要騎鯨上閬風萬里孤山分氣象千江支

派瀉鴻濛古今世事多遷變大壑長留此地雄

牡丹 效李義山

團團嬌艷媚春明翠幙風微香復清静苑掌中舞有態朝珠屏内笑無聲九枝燈繁紅相向百寶闌杆影半横際曉露凝酣睡足呼叙呼佩總傾城

宴集仙樂圃

深下書幃留幕府綠苔點點襯殷紅今朝好事相邀去走馬西山花陽中

綠滿春山花滿林啁啾絲管送仙音無端詔奏思

歸引撩亂天涯遊子心

撥却鄉心且盡歡當場翠袖氣如蘭清歌宛轉雲留影妙舞低徊掌上看

東嶺蒼蒼早月生酒人詩客醉還醒斜陽歸騎青山下蹀躞聲中畫角聲

送人旋里

高閣離愁起分携正此晨自憐羈旅客洲送故鄉人岸草無窮碧江花有底春歸心將別意先爾到湖濱

小雨

細細春江上蹠蹠水閣前蒼茫低野色漸次失山巔翼重遲歸鳥篷輕過釣船隨風時遠近縹忽亂雲烟

竹林寺

我愛林公寺孤笻度夾山松篁蔽初地蒼翠暗禪關僧入松龕定鳥鳴花鳴閒平生棲息意于此坐忘還

夾山

獨往夾山遊幽深徑盤屈借問古松年云是南朝物谷鳥亦鈎輈石泉猶滭沸孤笻領佳趣巖岫起霞蔚

招隱寺

連岡抱黃鶴路入戴公山高士清風盡雲林紺宇閒千花松石下孤磬夕陽間我亦思招隱誰能與共攀

鶴林寺

悠悠入林奧松老標千年一徑何幽寂諸峯方悄

然香臺隱清梵石磴瀉春泉乗景吟歸去鐘聲破
瞑烟

落花

紅墮芳林欲盡春香消樹樹綠初勻文章誰惜施
黃土粉黛空憐冷翠茵蛛網有情留艷跡風烟無
賴送江濱飄飄是處悲遊子南浦西溪倦問津

春盡日

香艷全銷綠野風忽驚身世等飄蓬甕中事業針
鋒小鏡裏光陰水沫同西第歌鐘光焰內北山猿

鶴寂寥中誰人更唱無愁曲慚愧衰翁總帳空
日落荒江晚景清天涯有客感孤生袖中筆墨餘
豪氣谷口烟霞憶耦耕花覆小闌浮白墮鳥鳴幽
谷斵黃精可能得向仙源住煮石飡霞世外情

北固山

長江乃天塹雖固分三吳龍虎相啖食精髓殫此
區版籍幾何年轉瞬仍虛無登頓此山嵌冥搜古
今殊百王昔宴游遺跡隨荒蕪江海無異流榮華
忽凋枯陰陽鑠精氣萬物銷爲爐靜者順茲理不
以世網紆
車馬息山岡游宴當朱明浮雲邈無意江流安得
平荷衣對金紫把酒凌雲亭俗情藐大歆動止乗
乎經迅風徧城郭高棟鴞飛鳴縣組自照灼懷芳
有山情一飲十餘觴既醉心則醒長嘯宇宙間爽
然悲余生念彼千載上賢聖何冥冥一慟陵谷暗
天地爲之驚
崇岡負樑棟殿庭肅高軒不知何神像巍巍南面
尊香火既輝煌侍從面目屯不與斯民德何道以

自存大帝深九重亦知濫沾恩泰伯與伍胥忠義
古所敦時享或有無頓靳祠宇奔遊侶行太息躑
躅向黃昏

懷陸蒼亭

水亭仙袂裊餘芬銀箭聲繁子夜分竹葉杯深吟對月桐花香煖醉眠雲霜飛秋野裘氈薄水落寒沙雁鶩羣撫景暗傷前後事可憐瘦盡沈休文

甘露寺

伯業銷沉祇樹稠野人經此暫淹留休嗟刧火餘禪室尚覓行宮履故丘蔓草牽裾荦路没寒花入檻法堂秋不將梵唱論釣集惟聽鐘聲送客舟

秋夜

夜窗殘醉醒燈影半空床竹氣侵帷冷花魂入夢香亂蛩秋思急孤雁怨聲長月是鄉山至寒光滿客堂

送余鈍菴

憔悴孤臣白髮翁前朝忠讜更誰同傷心虎觀論新樂回首銅駝看棘叢猿怨有聲詠香早去來無跡類離鴻秋風又鼓山陰棹笑指閒雲西復東

避風館懷戴芝房

旅思茫茫不自堪江樓[illegible]望[illegible][illegible]南愁從江水來岷蜀情入烟霄接蔚藍巫[illegible]此時空把筆戴逵何處隔晴嵐閉關知爾窮經義憶得相從盡日談

戲呈朱水部

元和才子最風流製得新詞贈莫愁曾記个人垂手舞菖蒲花發醉賢侯

遊焦山

出郭討遊豫桂檝越洪濤[illegible]竹激清響賓從相招要京風吹巾裾飄緲凌山椒四顧失坤維遊子心搖搖江流歸澒洞奔迅長怒號境絕浮居尊江迥黿鼉驕千載清磬音泠泠送汐潮竹木秀而雅堅之渣滓消昔賢瘞鶴所石亂饒确磽碑版不可讀高蹤建孤標借無徵士居山名不日焦鶴雖意念狹散誕心神超憶昨幕府中一枝[illegible]鷦鷯跼蹐傷樊籠故園夢迢迢斯遊洵快意尊酒共[illegible][illegible]登仙都外此皆喧囂誰能棄簪紱卜築長逍遙

登潤州城有懷

襟抱蕭騷鬱不開高城遙望暫徘徊雁投平野雲間沒帆帶殘陽江上來楓葉山頭愁淚跡菊花眼底憶傳杯故鄉迢遞羣峰外夜夢猶能到幾回

送袁士旦歸姑孰

高岑白雲與長隄芳艸歇蒼然離人歸勞歌送君發當途渺何處波上出復沒牛渚與天門舟舩浪掀揭君櫂歸此中孤鴻共飛越楚南踏浪兒視之安穩窟蝸蝸秋風高一帆愼莫忽

晚泊毘陵

柝響城頭夕照殘亂鴉作陣入林寒歸舟好就漁村泊蘆荻蕭蕭月一灘

訪介上人有贈

狐啼鷹搏揚黃塵風悲雲暗迷通津子春抱琴向何處葛巾來訪休上人茶爐生烟開淡黯墨花瀟灑含意遠上人辛苦画與詩不似庸庸但吃飯

對雪效李青蓮體贈內弟俞鶴年

早起罷盥潄俞子叩門至坐立無檢束淸談發玄

秘雪花亂我目頃之失天地紛紛入軒檻筆墨生幽致見君騁逸藻瀟灑含淸淳舒文振頹靡中正歸彝倫奈何未豹變韜跡會覊辛嗟余氣激昂壯心向誰陳學書未獲就抱琴趨風塵欲求鍾與呂當世難其人棄擲絃與徽靑門學隱淪我心不必問君心亦莫嗔爲君吟詩出新篘不須更典綠綺裘古來聖賢不可見脫帽赤足揮吳鉤且歌且飲莫停止一醉豁我千載憂

秋晚冶圃喜用沃方仙右文紀南諸兄至

圃蔬遶茅屋秋晚刈其繁小犬忽奔吠諸兄並枉存釋鋤出迎坐把酒復淸言日暮分襟去寥寥原上村

出里門作

出自里門就水程雲昏鳥語總離情美遊未若惡歸好何事扁舟又遠行

息塵軒宴集

春風吹雪入簾看綠酒明燈夜不寒車笠相逢今舊雨一宵喜得罄交歡

春林燕集

東風挾雨來微微沐樹杪春芳並喧妍幽禽囀林表高館集朋僚芳尊傍池沼爰以文字飲獻酬無煩擾樂燕蕙香中清談得深窅心賞固悠悠羣動亦悄悄晴霞收輕埃花叢蜂蝶繞客散返照間林際月皎皎

息塵軒宴集

小苑春深百卉殘古槐高柳蔭雕闌素衣載筆陪朱履紅袖吹笙倚紫蘭錦席留連風日美清歌婉轉酒杯寬夕陽移座人皆醉猶聽鶯聲戀客歡

立夏日同諸名輩重登金山 得雲字

四面銀濤隔世氛重陪名輩擁紅裙江山此日聆清曲節序驚心變夏雲天上鴛鴻紛接武人間琴劍惜離羣可憐千古英雄淚流盡江聲不忍聞

月下與朱培書公子酌酒同賦

揚子江頭月清暉照兩人與君對秋館灑酒脫山巾淺酌豈云已深杯莫笑頻醉來伴金魄到曉共相親

雞鳴曲

天未曙雞先鳴遠漏急殘燈明紅垂繡帳芙蓉輕佳人閣泪傷別情再鳴窓牖下膠膠角角催上馬征夫躕躇行不行落落踈星辯原野閩山萬里都崄巇慘月愁風苦難寫吁嗟乎人生百年能幾何見面日少離別多千騎儲胥居上頭高樓春鎖愁雙蛾新懽舊愛都無據却恨雞聲促郎去

為方子題胡生山水圖

山絡繹水蒼茫吳頭楚尾長復長三尺絹素千里

勢浮空積翠連大荒山重水複眼迷眩漁舟不動如相忘忽然崖斷瀑泉出縈林激石如奔怵下有佛刹林間藏參差殿閣金碧光漁山梵唱亦何有只疑風動金琅瑠吳中胡生心手好營丘粉墨差低昂方子愛之如拱璧乞我題句書其傍為君作詩書細字白波青嶂充高堂

喜吳眉顙魯友三至

漂泊江關白髮新寥寥荒館更傷神幾年客路隨碁局千里鄉心戀釣輪日下長鬚來二美尊前笑

語共三人秀公亭畔殘陽盡莫猒今宵醉酒瓶

歸舟

幾度舟船來復去蒼茫殘臘又南歸此身彷彿蘆
叢雁秋向南州春北飛

雲陽道上

雙丸出復沒下燭苦奔廹憶昨抱琵辭齊門江邊
趁船一歸客西風剪人膚欲破手足僵凍如生鐵
丹陽路險宵獨行狐啼鬼齣月無色虀鹽在家貧
亦好何爲勞擾事行役豈意今日復踐此絺衣猶

含舊霜雪濁流南下沸湯黃飛塵撲撲風獵獵窮
冬晦昧失白晝怪鵶叫嘯角鷹擊行人相顧鬢髮
變豈特眼眩心怵惕茫茫前路更如何平我意氣
頽頽逝

歸

肺病殘冬客寒歸白屋貧山村低返照梅蕊報先
春失母憐癡女單衣拜老親入門頭欲白死憶下
機人

送王鶴亭北行

歆粜龐馬走風塵北向金臺苦問津雪裏題詩相
送去不知何處著君身

春日重遊夾山至戴公山披榛一見路漸逢
深奧徘徊久之轉入招隱寺

稍疊城西山低昂不盡數娟娟聚罨鬟錯迴復
互往者輕策遊獨領烟霞趣茲晨風氣佳芒屩欣
重赴夾山與戴公巖嶺如逢故古松摩雲霄拏攫
虬龍怒天清含烈風恍疑神鬼護再行歷幽奧慳
乎昔未度犖确幽徑窄躋攀側足步丘壑勢參差

靈異此時遇峭石插紺碧竅穴出烟霧懸溜急繁
絃仙葩變朝暮金碧開禪關叢密覆竹樹泠泠起
梵唱于以發蒙痼世路慕悠悠白首焉能悟處靜
心暫明遇事輒抵牾予秉恬憺姿每爲藜藿誤萍
泛轉何時人情輕布素對茲黙無言悵悅如覺寤
明朝遂借隱樵采此中住

渡揚子江

江源由岷山衆水亦會聚萬里歸于谷奔迅長吞
吐[illegible]花早渡客窮老且辛苦浩蕩天與水渾漾致

柔鑄洸洸波神匿海日生東土何爲涉此險鐵驅不自主空囊似阮孚筆扎當資斧賢者愼出處行止中規矩今我多悔吝曾不鑒諸古中流欵惡浪竊恐蛟龍怒同舟有壯夫色喪戰兩股人命天所司禍患安足懼欵忽靜洪濤氣淸接天宇爪步嘈雜聲邠原爵𪆀𪆀秋風槐柳間天雞爲誰舞

廣陵懷古

攜及龍湍來訪舊扁舟隨水到蕪城隋家遺蹟難尋覓滿地烟莎弄晚晴

二十四橋璧月滿夕陽遊子不勝情可憐一息亡家國何止迷樓劫火生

珠簾十里號繁華舊苑蒼凉半酒家回首錦帆樂未罷寢園遥對玉鉤斜

一笛誰家怨九秋不堪惆悵古揚州黃花細艸紅橋路半逐人歸半引愁

昭陽道中

飽飯發揚州朝旭尚未春逆流走邵伯過壩日已中獨立喚本船此鄉以小船爲本船船聚如豸虫舟人皆詭譎心許伴不從常價且倍之欣快遂征俗頃之十數里指顧失西東昭陽水天遠孤征破溟濛水淺不勝棹巧力逞篙工荇藻浮細波駕鵝亂葦叢青青菇蒲際芙蕖點綴紅曠途饒野趣幽事耳目供長鬚赤脚者截流百丈篊村落稻登場男婦相磨礱忽然溪曲折引領疑不通回斡得水脈受授首尾同操持愧三老問程愁天空徘徊發長喟噫氣噓長虹風餐與露宿辛苦疲我躬田家足衣食戲嬉狎兒童綵尊娛親戚藝植相折衷那知行旅苦

豈解世事蒙今我違本性四體悲龍鍾乞食奉慈幃趨走足繭重應損天和干謁非吾崇莽莽乾坤内去去如萍蓬安得一頃田耕耘學龐公

俞竹友丙弟見過

塵顔兼愧色悄悄還山阿誰想同心者相尋慰薜蘿看花繞籬落把酒話風波何日漁磯上同君披綠簑

過蓮花寺介旭上人房

吟行坐村曲水木澹淸秋一徑入古寺孤雲成獨

遊上人遠風度視聽識湯休散帙黃花下茶瓜笑
見留

尋馬山人不遇

一壑冷雲白山家何處尋忽逢采樵者遥指梅花
林古雪吠寒犬短籬鳴野禽柴門閉幽寂獨立聽
泉音

陽山 陳[illegible]

語水僧舍書懷寄袁雪緣許錢山

鄙夫朴而愚生理一何拙賣文奉慈幃侶仄走南
北淄塵汚旅鬢俗態相磨涅亭亭故山松不與共
高潔歲晚旋舊鄉破帽拜垂白糗糧空床頭敗絮
禦凜冽何以奉親歡柔椹供以黑內顧裂肺肝殷
憂自斂飾春風東胥薤漫刺又適越越中薨文藻
塵軌非所愜漂零語兒溪僧房誰爲借寒雨滴殘
更佛燈破幽寂緬彼故鄉士卓哉湖上客閉關袁
雪緣苦吟徹晨夕茶灶松濤沸精床紅雨滴淡蕩
澄懷姿矯矯孤鶴立倜儻許錢山爽爽見標格好
義乃天眞每見急人急才高志不伸荊山未剖璧
惟彼兩素心結交松與柏風雲隔兩鄉脈脈長相
憶何當奮飛去把酒傾肝膈

吳孟寀舍人招飲橙齋走筆奉謝

銀燭金尊四座歡名花嬌壓碧闌干（時庭中大紅牡丹盛開）
東阿門下多賢俊七子斐然似建安（是日與席共七人）

夫子工文絕世奇元和字腳放翁詩宸憐作者心
偏苦前輩風流後輩師

上通政勞書升先生

太史當朝傑經綸歷世傳氣收河嶽正德抱聖賢
專黃帕題名早紅綾賜餅先尒壺人似玉史局筆
如椽數飫蓬池膾頻分御座蓮風光小有洞鈞樂
大羅天才海翻溟渤詞瀾倒蜀川新知溫比玉古
道直如絃文苑推孫綽儒林禮服虔清南沾喣沫
江左荷陶甄撫惜眞難及栽培出自然一時欣瑞

雨幾處悅廉泉聲價雲霄逼襟期日月懸八埏仰
夷惠一客想神仙遊旅攜書帙居貧薄硯田飛塵
悲紫電新句怨桃箋王粲才終屈江淹恨未湔龍
門容杖履鶚薦看騰騫尺五天非遠魁三象不偏
鹽車大行道伯樂倘相憐

村曲晚望懷許祿甫用李太白安州般若
寺水閣納涼喜遇薛員外乂韻

悵望西村曲晚色漾斜光木花兼水草凌亂同一
香白雲停高岡剪之欲爲裳美人不可即織月生

微涼美人恬憺姿佩此蘭茝芳余生苦紛濁丹液
營無方嗟彼縮地術虛懷費長房

夏日過李文若小齋用李青蓮過汪氏別
業韻

披衣向東村夕陽下林丘牧童綰雙髻橫笛驅黃
牛晚色靜門閴草亭延清幽君[illegible]曠士懷不以貧
賤羞清詩發古意閱俗悵雲流一笑窮古今颯爽
夏如秋

山居述懷奉寄太史惠硯溪先生

寘棲陽山麓茅宇三四椽躬耕奉慈幃俛仰鄭淵
饘饑寒不可道習性百鍊鉛徘徊林莽中慷慨慕
前賢分效晏平仲排難魯仲連二公豈不偉名與
日月懸昔我氣灝瀚志亦期飛騫蹉跎二十載萬
事皆迍邅壯心已零落日就南榮眠奈何髮易霜
年命無百年欲隨廣成子吸景蓬萊巔此意又誕
妄淪蹇空林泉有時行歌去長嘯淒雲煙或與樵
牧狎或從道者玄此是野人跡朋舊誰爲憐惟我
惠太史古義相周旋懽顛進旨酒窗花笑春天太

史懷抱靜氷壺照晴川文章較披靡奇正凌馬遷
詩歌發元氣二謝差比肩芙蓉出秋水標格乃天
然嗟予茅簷下草木為因緣恐負誦君詩難和紅
樹篇相思不可即登高望北燕何時旌旗歸笑拂
松風絃

秋日許祿周攜詩酒過訪

荒村遠城郭經歲少人來有客隨秋色攜尊過草
萊蕭疎𢹂短髩蘊藉見雄才吟罷高軒詠霜花入
坐開

贈許五培

憶昔總角時與君同居隔一垣中外接聲息言笑
共晨昏君能綴文我初學我少七年君為昆人言
通家世弗棄何况比屋同丘園吾年漸大君學富
君徙寥闊我有故家業摧頹兵燹中心摧腸裂難
堪誇東西播遷無定居青天白日迷前路粗衣糲
食不自謀麻鞋席帽頻年遊北渡江淮南涉越蛇
神牛鬼驚吾眸我身坎坷氣骨在不肯低頭下王
侯巳知世上呂安沒且抱短琴歸去休此中二紀
餘聲氣長隔絕失意得意皆不知往往相思肺肝
熱忽然今日見君顏驚定還疑各黯然面皮黃皺
鬚髮白不似當時美少年君問我所為風塵澒洞
身顛連吾問君所為蕭然四壁愧硯田一回問答
一回歎浮雲冷落臨晴川人生離合重可慨垂老
相逢更相愛暮景飛騰莫可留此後二紀知誰在

山居秋夕酬惠仲儒見寄

夕陽下磵谷爽氣涵清秋木落露山骨
茅齋息群動但餘風颼飀灑然虛我襟恬憺何

所求高吟李白詩戛戛如鳴球希聲泣鬼魅琤琮
五花裘卓哉惠仲子（時仲儒亦步趨李白）千載與匹儔寄我
長短篇字跡盤銀鉤一讀欲輕舉再讀凌滄洲空
中聞琅璈鸞鶴聲悠悠東壁生海日天雞舞丹丘
滌吾塵土氣明我昏花眸快意不足言出戶踏月
遊白雲冷岩際萬壑藏虛舟復寄此短章孤鴻唳
高秋

上朱大將軍

世德雲臺盛華宗遼海長簪纓標奕禩忠孝數聯

芳高步驤騏驥賢聲走鳳皇襟懷涵藻鏡風雅照
琳琅武略推羊祜文模得魏相江淮悉節鉞宇宙
奠金湯璧玉藍田秀芝蘭九畹香曳裾朱履遍列
坐絳帷張王粲憐漂泊禰衡侍放狂登龍思執御
捧袂快升堂鍛鍊心何切吹噓意不忘飛蓬此時
節搔首正茫茫

白龍寺　志先上人房

古柏標溪谷濃陰冷殿中山圍龍母穴雲擁象王
宫啼鳥閒春晝寒花倚晚風脩然人境遠啜茗對

休公

山遊歸興

幽尋興未已又欲理舟還丹壑辭春院白雲望舊
山水流蒼壁靜花落晩風閒歸路煙霞暝遊禽深
樹間

懷竹友

三浙迢迢雲漢間微茫時見鳥飛還那知一夜相
思夢行盡吳山是越山

秋日遇張子于寒山寺中

秋染疎林一半黄天然圖畫好江鄉披襟散髮吟
來去忽遇幽人遊佛場濁水污泥清路塵相逢一笑是前因蓮花臺畔跏
趺坐細酌行厨竹葉春

文采風流迥出塵翩然裙屐晉時人卷中樂府工
無敵補入南塲曲部新

送施大之上都

柳暗春堤弄曉鶯聲聲聒我別離情自憐不及青
青草一路隨君到薊城

舟次七里灘

垂老猶爲客桐江天一涯亂山孤棹入急水上灘
遲白髮傷萍跡青鞋歎路岐蒼茫子陵瀨涼月照
荒祠

詠七里灘水

瀉江灘過子陵灘灘轉波平腥且寒一片黒琉璃
莫測抱珠應有老龍蟠

過睦州

亂峰高下夾江流一艇沿洄客共浮三浙波濤歸

溟渤數聲雞犬過嚴州青山應笑非青鬢白帽多慚對白鷗心氣晴消皮骨在短琴追憶壯年遊

蘭谿至古塘作

崎危山路輿夫苦五月陰晴行子勞只覺心隨雲共遠不知身與嶺俱高黃猿引子投煙樹白鳥將雛下野蒿物自得情人役役炎風暑雨灑征袍

郭偲寺

無邊積翠倚天空有客來尋雲際峰望去只疑山合沓到時方見石玲瓏岩花檻外飛紅雨澗水簷端走玉龍倚遍禪宮歸路晚淡煙輕罩碧芙蓉

雨夜得歸夢

鄉關吳岫遠書問斷秋鴻一夢寒燈下千山過雨中園荒長蕙竹親老怕頭風未曙啼猿切悽然浙水東

東山秋望 次徐硯峰韻

雲物蕭蕭天宇清孤峰有客上崢嶸水敲石實悲琴筑風撼空山戰甲兵塞雁失群鳴異域嶺猿向晚叫秋聲誰堪盡是鄉關思越角吳頭千里情

秋夕旅次

客子愁無那驚秋一雁哀樓高涼氣入燈暗雨聲來家遠書難及年衰心未灰猶憐一長劍拂拭越王臺

客夜

葉落林塘晚蕭然客思侵更聞寒雁度難遣此時心明月人愁坐青山猿苦吟燭殘猶未寐離緒撫瑤琴

蘭陰開帆旋里途中作呈徐硯峰

蘭陰城外刺歸舡水送山迎不覺長秋雨一帆過建德素琴九月下錢塘帶波野鳥飛寒渚裛露汀花媚晚香景物依依鄉漸近征衫從此近萱堂

謁嚴先生祠

高尚此丈夫道大輕台輔天子不能屈獨釣桐江滸宵冥蘊元化百世稀儔伍我棹過此間再拜薦酒脯清風生雙臺群岫皆仰俯天開鴻濛色山與水萬古

桐廬夜泊

日出辭蘭陰疾風吹帆席建德達俄項快意此行
役青山夾清流倒影千重碧宛如明鏡中雲去無
留跡高歌至桐廬秋葉黃策策于焉繫吾舟夕陽
帶夕汐何處清猿聲蒼茫雲水白

夕次富陽

群峰夕陽盡夜宿寒葦中大聲從東來怒潮挾秋
風猿吟樹蕭瑟月出煙朦朧終宵眠未得歸思逐
離鴻

度萬松嶺

清曉乘籃輿海門日未吐策策鳴丹楓草根滴秋
露幽澗咽繁紆蒼山飛白羽紆徐上修嶺輿人戀
腰胯頃之聲颼飂漸作寒濤怒何以有此聲風吹
萬松樹陰晦失青葱行子屢迷誤蒼茫有神物徘
徊出林莽

西湖雜詩

雲淨西泠綠翠巒水禽飛起葦花間湖光一片開
天鏡娟妙勝于西子顏
南渡衣冠不復憂君臣于此競嬉遊可憐歌舞旋
消歇山色雲容慘淡秋
玉盌金凫人不關長堤爭自說蘇公棕鞋席帽踏
歌去映水芙蓉深淺紅
柳媚桃妍別樣姿錦塘十里萬千枝今來葉脫無
顏色不是嬌紅嫩綠時
湖波三尺碧粼粼楚練越羅萬幅新湖裏遊舡皆
褊小但須着我兩三人
一聲啼鳥靜林隈林際招提水面開羨煞禪那清
供好南屏山色滿經臺

雉尾蓴羹醉午餘亂山高下入窗虛他時重過休
相問記取湖邊五柳居
六橋行徧畫圖間又得湖心片刻閒欲別聖明還
佇立恐貽無限夕陽山

山居 偶閱東坡山谷諸公詩因效其體已下六首

澗洗頻年鬢面塵空山今作老遺民野麋尚喜交
游在瓜圃方營產業新戴笠三春把犁客披裘五
月負薪人閒來更愛閒書帙秋水篇中樂性真
山田寸畝廢春耕去國依劉王粲情今喜收身操

耒具尚憐人俗閲棋枰揶揄路鬼難描畫拏攫狐
妖可駭驚世上冠裳真假面笑看燕蝙慣相爭
水山相湊境幽絶中着忘機白髮翁自與禪那參
解脫任他烏鳥問雌雄扶衰雨後尋雲木情景溪
邊理釣筒此是生涯老我事固應與世不相同

夏日

半寒半暖行朱夏乍雨乍晴送夕曛綠樹結陰鶯
語老碧溪新漲黃魚肥孤桐自覺乖時調尺牘誰
能問布衣石髮繡門碁跡少繩牀獨坐欲何依

寓天衣禪院酬王季夫在莫釐峰

洪濤中峙勢崔巍翠隱禪宮山抱迴松影月高移
硯席磬聲秋靜出經臺香飄古殿寒煙結泉落蒼
崖匹練閒有客淹留彌勒座暫將書劍一徘徊
形骸骯髒氣崢嶸老驥趨逡媿後行短髩我餘豪
士意熱腸君辦古人心偕寮慧業增寒素客路慈
航仗老成獨坐蒲團思友道巨鄉彷彿敵王生

歲暮還山

客子如浮雲飄飄無定所平生與遊好貴賤或間
阻歲暮歸何從傍徨空延佇同氣有弟兄相依慰
愁緒
天涯窮獨叟浩蕩何所歸舍弟谷口耕歲荒値阻
飢何忍分爾食益令生理微水深魚自樂水淺魚
不肥

寄莼山上人

近離煩惱似頭陀未脫輕舟泛海波何日了然丘
井喩獅王座下作維摩
大地師能付入選千聲偈了指彈間無言獨踞毘

羅頂徧歷西天不下山
西望青芝落照時東林惠遠最能詩詩家亦有金
針訣爲問拈來付與誰

送金超乘之蜀

西望浮雲引遠情入千江水一帆輕憑君攜取江
生筆逢著名山詩記程
灔澦瞿塘東峽門高吟聲雜冷猿聲春明何處煙
花好過盡崎嶇見錦城
少陵遊處留題徧千古風流傳誦新君去追尋吟

好句後人亦復羨今人

留客山蔬飯

儒素家風幾甕虀欣然供客當驢蹄論文明日還
來否仍欲留君飽糝藜

春日積雨

雙允久韜匿積雨歎沉淪花事經仄刲春明付夢
魂苦聲催㝵改濕氣中神昏三麥將無望憂心莫
可論

懷徐研峰

寂寞五湖上相思未有涯鶯聲官柳際蛩語月明
時木落秋山瘦花飛春院遲心旌長似此寒暖不
教移

冬日留楊魯友山館齋述懷奉呈

入門作繭蠶出門驚弓雁一步一徘徊平地履雲
機
北風厲弁刀勁氣飛繁霜小兒貂鼠裘遊子單衣
裹
咽氣時惆悵冰雪衣稜稜且叩故人廬對君心凌
兢
呼酒坐君牀三爵徑酣醉拔劍舞復歌季心奈何
耳
人心十九盲賢愚那能辨請看劉穆之未達衆所
賤
銀釭翳不明夜半共談虎空階寒雨聲滴破愁心
苦
天明欲拂衣揖别將何之天長道路窄遊子心煩
思

冬日懷鄧尉會謀孫用沃徐賡載諸子暨
㦸山長老

獵獵北風急荒荒寒日低雁投平野去星聚亂峰
西七子才名重千篇詩格齊東林有禪藻應共手
相攜
禪伯與詩老空山青桂林能將風雅事一洗俗塵
心不作干時計應多抱膝吟天涯有遒客早晚重
相尋

黃子震孫約友朋數人于人日舉詩酒社

余因風雨未與作此寄贈

鍊石補天推妙手圖香切玉羨名家別裁風格空前輩笠澤諸生未敢誇

蘊李天然謝庾新開元朝士更精純建標吳地今誰是邦羡風流騷道人　震孫別號騷道人

七子騷詩各一家盍簪人日事堪誇無端白道迷風雨負我分題詠棣華　其書堂曰棣華

喜徐子充直見過

拙訥交遊寡閒門久不開如何青草徑喜得故人來愧我朋仙苦輸君子建才試歌白雪唱佳氣繞林限　時有新詩見示

送姨弟吳開雍之粵東

忽作遠遊興番禺何處尋涉江青雀舫過嶺白雲心百越連韶惠殊方異語音到時須自慎山氣莫教侵

挽汪在初

舉世尚浮靡在初得靜莫人皆飫鮮肥在初食藜藿鄙夫錢一囊在初守空橐此境衆不堪在初能

自樂朝飢書可療老病吟富藥秀句出飢腸絲絲貫瓔珞人高意自遠相對欽鋒鍔與我結綢繆文酒共盤礴落落一襟期十載藏舟壑哀哉秋風前雙君淚雙落音教嗶宛在淳風赴冥漠敝篋有遺墨欲歌悲先作他時魂歸來恐是遼東鶴

夏日吳貽來暨鳴昆季熹集綠蔭亭同惠師厚顧履咸

季重招朋好開尊宴此亭自慚頭半白相對眼俱青荷氣涼絺綌茶煙暈硯屏只緣人地好狂醉在忘形

賤子

故居不可問賤子久迷方旅食顏猶厚生涯硯已荒哀鴻下煙渚殘菊帶秋霜苦思誰能會全憑付醉鄉

贈醫者

舉世尚譎詐而不率其德子乃反其好亙可為人則岐黃有至理道以濟物得今人多心疾醫王恐難識

旅邸得酬友人

地僻秋先到山深寒早知幾年淹客鬢今日把君詩謬亮幽琴響盤旋舞鳳姿高情兼古意恍惚見光儀

陽山草堂詩集 楚遊草

陽山 陳炳 虎敘

予拙直無能行且老謀安厝先大人宅兆交遊中惟辰州守朱公立山慷慨好義可以語此癸未春會友人陸漢岑有楚南之役遂欣然偕行既至朱公歡甚三人剪燭話舊公知予意在謀葬因慨然歎息曰子能留至冬我當以俸緡一二百金爲助留二十餘日公因他事罣誤被斥漢岑尋往薊門予亦踉蹌别去三人相顧涕泣嗚咽不得語悲夫予十餘年經營葬事迄未有就今朱公既許助葬而人事錯迕遭際不偶如此復何言哉既挂席自五谿順流而還萬山絡繹兩岸奔騰中激一水時作怒雷聲哀猿與子規相叫嘯令人悲摧泛洞庭下長江天水混茫比昔來時勢益險吾舟顛簸出没于浩渺間斯時也良友分攜孤吟蓬底山川風物觸緒生感凡往返六越月得詩七十六篇序而存之名曰楚遊

草明年甲申秋別謀以葬十餘年之恨于是稍釋庚寅辛卯余讀書譚子毅伸齋中毅伸蓋風雅士也素好余詩見此帙謀剞劂之方謝未遑而毅伸則遂持去以付梓人

同漢岑之楚留別親故

士有不得志棲棲何所投偶因朋舊好同作辰陽遊出戶揖親戚挾書刺江舟飄然乘風去長嘯武昌樓

晉陵城

東風吹暖漲晴霞屋尾鱗鱗一萬家窈窕九龍環縣邑參差百雉俯烟花露珠凝頰含桃艷香霧籠腰細柳斜銀鸛鈿車人盡醉書生席帽向天涯

京口朱公故第

鐵甕城中此重尋夕陽攬轡歎荒林衣冠袞袞追遊地霜露凄凄感慨心絮語低徊巢幕燕亂泉鳴咽斷腸吟奸他亭館摧殘後蔓草叢叢兎穴深

眞州

潮去潮來江岸斜眞州城郭水之涯板橋橋畔君須記桃李參差映酒家

夜深篷底覺蕭騷江水東流江月高我抱殷憂眠未穩隔船商婦撥檀槽

舟過秣陵望沿江一帶山色

適遠過建業挂席迎滄波滄波一萬里源自岷輿沱坐愛肘左山臨江青峨峨一峯復一峯萬峯其透迤高者障霄漢秀者盤髻螺變化無端倪詩筆云誰何雜沓三百里首尾蔚嵯嵯呼酒斟酌之醉泊銅斗歌青蓮有佳句山似洛陽多

過李太白祠下

江中望青山

江上清嶂峯翠寒蒼茫行客杳難攀夕陽浮動青螺髻小謝風流想望閒

天門山

博望崔巍楚水頭征帆渺渺鏡中浮梁山相對爲
門戶一束長江萬里流

晚至蕪湖

遊禽歸巳盡夕照雨餘新風景非鄉里滄波愁旅
人江船依戍火關月照殘春聞道今征稅方將及
釣綸

自蕪湖關放舟至荻港驛中途風雨舟幾
覆溺記之以詩

日午始放船關吏乃謬誤商旅苦橫征天高何處
訴來往似亍亍留滯人含怒帆開銜尾行過此如
脫兎我櫂亦泝洄泛泛若鷗鷺俄頃風稍正先後
亂馳騖黃帽氣揚揚語笑無他顧一瞬陰雲生忽
然漫天霧衝飇柁後來挾雨若傾注高浪簸吾舟
倉卒令人怖拜舞欣豪豬迎濤不盡數恐恐遭覆
溺柁師失擧措嗟哉同舟人性命輕毛羽歎息左
右船亦各愁顚仆借使關尙鍵或可免斯懼須臾
滂沱歇盲風亦稍住不爲魚龍食皇天眷愛故荻
港近在眼莪莪市聲聚驚定心怦怦繫纜日云暮

春晝

千紅萬紫飛飛盡一客孤帆悄悄行護以南郊爲
令節却將杯酒戀殘鶯陰成翠幄過西澗在滁州城外
雲作奇峯望皖城自惜暮年猶浪跡每于修景倍
傷情

安慶城樓

昨日瑯琊谿畔過今朝繫纜皖公城雄風尙欲思
橫槊山岫猶能覓廢營義士千秋悲落日勞人萬
里怨江聲凭闌引睇還惆悵一片殘碑空復情

呈陸漢岑

憶昔朱方弭櫂過華筵歲晚泣風波笙竽難愜愁
人聽氷雪潛傷遊子歌今日浮舟同楚塞幾時投
老臥烟蘿莫蹬縹緲堪垂釣相約他年共荷蓑

華陽鎭晚泊

征帆帶微暝亂鴉歸作陣江月寒照人宿此華陽
鎭男女輟耕作欣然來問訊覩彼質朴風愧我多
悔吝

華陽鎭阻風

盡日狂飈楚水頭萩叢閒繫木蘭舟雪飛白浪翻江去雲冒青山送客愁世路嶔嵌慚計拙文章蹭蹬笑身謀自憐襟抱違時俗亦逐凫鷖事遠遊

途中自傷

未妥　先靈魄心摧骨欲枯妻孥雙淚盡吳楚一身孤營葬思賢士因人赴旅途飄飄向荒徼搔首仰天呼

彭澤

小姑山

一柱江心起遙看似髻鬟渺然白波裏秀出小姑山石壁水禽語鈎梯衲子攀夕陽遠行客吹笛杳冥間

石鐘山

亂水交流此流㳽石鐘諸峯列天仗渾元蘊結山石奇峭壁拔起飛濤上森然積鐵勢欲怒似與萬派爭雄長昔聞壁下多竅穴風水擊搏鼓鐘響噌吰鞳鞈信有諸三十餘年結遐想有時變作琴筑聲嗚咽之中又清朗不知天匠何年鑿萬古留與人幽賞吾生吳頭適楚尾漾舟昨日停雙槳瑰奇巉絕渲漫急耳目一新遊不枉楚南見說山益奇揚帆急去無惝怳

江州日暝

向晩潯陽郭扁舟吳客過山昏歸鳥盡日落旅愁多高士今何處漁翁想逝波琵琶亭悄悄獨立一悲歌

道士洑

長江忽又曲洑流勢如箭無風鼓怒濤飛灑散雪霰巨石高千尋突出瞰江面行舟泝其下黃帽亦色變篙櫂相作力心受目不眩手腕或不齊欲上反致殿攣環一里程半日稍安便向予坐書堂出遠惟郊甸及茲涉險途心與身俱顫山林性久適行役心先倦明朝歸去來雲蘿親筆硯

蘄陽地夜泊夢　王聲弘郁子畏

孤篷日晩傍江宿夢中相見王與郁情辭似相能

拒金用郁瑞卿事漢南獨步遥相逐三人拉雜語未休醒來仍是青蘆洲天涯游子更惆悵一片離心隨水流

黄州

天濶孤帆遠滄波斷水頭客行爭白日山暝赴黄州讀賦思前哲高吟羨雅遊髯蘇盤礴處丹壁揷飛流

漢上

楚國江山古維舟望渺然山盤青入蜀江遠勢吞天樊口上寒月漢陽生暝烟欲辞抱甕者小別夕陽邊

黄鶴樓

昔讀崔顥詩遥懷黄鶴樓迢迢吳楚隔欲往從無由玆行愜所願繫纜漢江頭遂呼雙飛燕江中渡船最狹小一人操兩槳疾行如飛名雙飛燕徑渡不少留飛梯白雲中長嘯凌上游鸚武與漢陽歷歷明吾眸仙人騎鶴去不知幾千秋欄前百川水萬古長悠悠巴江貫洞庭一氣歸滄洲吁嗟世遞更人情日以偷聖賢久不作習俗如斯流吾欲謝紛囂跨鶴向丹丘往來瑤臺下而與韓衆儔

漢陽渡

江上言懷

鷗鷺羣飛怪客身荷衣遠問洞庭津不緣買地安親魄肯向遐荒累故人雨挾斷雲合楚岫日銜古戍淡湖濱孤帆觸處堪揮淚羨殺漁師理釣綸

同漢岑暮泛洞庭湖

洞庭西望水烟迷[illegible]不去一聲寒角夕陽低

瀟湘西北水連天一片孤雲杳渺間乘興與君窮遠目夕陽影裏上君山

渺渺烟波一鷺飛水天無際客依依雨絲飄拂風陰冷疑是雲中帝子歸

風雲歛盡細波寛寂寂魚龍夜水寒柝響巴陵漁火暗城頭捧出水晶盤

宿鄂渚懷王涉柏

頽然心歷亂風景更悠悠白日楚天遠青蘋鄂渚愁殘陽蟬響樹古戍柝鳴樓今夕應無寐那能夢子猷

渡洞庭湖

侵曉衝波去蒼茫四際空水天涵一氣風雨信孤蓬漁靜依沙渚鷗閒戀葦叢獨慚衰謝客辛苦路西東

酬陸漢岑見贈

粗心徧性故人知鼓櫂高吟適遠時愧我形骸原土木輪君談笑却熊羆（昔漢岑浮海被倭蠻所得羇留五年始脫歸）炎風吳楚同移棹絶域山川共賦詩一紙瑤華何限意青松猶見歲寒姿

常德

歌罷過滄浪山川風日美橘洲枕後遙郡郭舟前起朗江連夜郎南望水瀰瀰蒼茫游子心愁入雲峯裏

桃源洞

畫裏桃源路淺深扁舟今日問花林篙師指點依稀在萬壑千峯不可尋

舟次桃源縣

縣城寥落似荒村縣尹門前谿水渾不見一株桃樹在路人空說是桃源

沅江日晚

何處殘陽泊短篷朗州南去路何窮杜鵑啼切蘆聲裏客子舟行月色中戍角飛來風縹緲漁燈明處水空濛自傷不及持竿叟垂老飄零似斷蓬

沅江

扁舟南土五谿濱疊地偏令耳目新明月山前悲杜宇桃花洞口想秦人萬峯嵐翠開屏障百谷陰幽秘鬼神錦繡重重看未足灘聲響似馬驍驍

明月山

昔結奧區想今來沅水邊千山皆拔地一石欲擊天丘壑既靈異禽花亦幽妍月明聽猿嘯悽切在雲烟

明月山禪室

山頭有禪室門對千山開萬壑搖松籟一灘奔怒雷流泉激石骨古佛冷蒼苔寂莫遊踪斷僧驚過客來

五谿

萬山阻前谿何來水如箭移特尊篙棹劃然開一綫奔湍觸石下羣虎刺眼見絡繹兩涯峯青蒼望猶妝

天設蠻方險艱危過五谿上灘舟詰屈臥水石高低落日江猿嘯中宵蜀魄啼客心正哀絕及此意

都迷

清浪灘

兩月舟行盡洄洄青天此日忽驚雷亂山中貫一谿急觸石灘聲萬馬來

子規

一鳴一血滴毛衣月落燈殘恨入幃以我還鄉心最切無勞君勸不如歸

麻陽船竹枝詞

麻陽艇子兩頭尖四槳咿啞那用牽若過急灘篙在手篙篙撐去向天眠

谿中灘響似鳴鑼谿面堆堆亂石多手把竹篙行石隙彎彎曲曲去如梭

曉起操船直到昏一盂生韭媚盤飧上身只着汗衫子下體何須鼻犢褌

五谿登岸行入山坳深邃非復人境作詩紀之

竟日上灘行斜陽引登眺忽爾轉幽深所得亦微妙上乃夷人居下惟哀禽叫異哉此壤奇回舟發

長笑

銀壺山 有序

銀壺山在朗州桃源縣南界一百許里右臨五谿巉巖聳峙峯頂斗絕莫可攀援一谿急箭萬峯翠拱奇花怪石璀璨繽紛眞奧區也予舟過其下問諸野老云昔有羽士修煉于此道成仙去乃遺一銀壺于巔頂故曰銀壺山凡行役是谿者皆得見之予引領遙睇宛然銀壺

也又有丹竈棋枰蒼崖石室兩扉長閉在山之陽半嶺間乃命舟人覓路攀蘿而上忽烟霧濛羃似有鬼神呵護之者余毛骨寒悚急尋舊路而還按是山僻在遐荒輿圖所失載過之者稀而詩人之題詠亦不及是以世莫得而知之也因紀之以四韻

銀壺那可把足躡銀壺山披草凌峭崿憑誰問乎關于峯互回護萬壑非人寰道遇騎羊子方瞳好

容顏

辰沅山色

到處羣山劍戟攢淡黃深碧赭猶丹輕烟疎雨新秋景小李將軍畫亦難

辰谿驛

日日風帆破大川雲烟蒼翠滿江船武陵南去銅安驛一路青山叫杜鵑

辰州朱郡伯官舍夜宴

官署山深夏似秋凉欹錦席傍林丘風前揶折桓伊笛月下杯傳庾亮樓孤鶴舞依吳曲士叢蘭香泛郡諸侯情高子夜猶泥飲未省銀河西北流

朱郡伯官署話舊後作長句奉呈

關塞炎蒸鬱不開涉江一艇泝縈澗野吟蓬底同詩老（時與漢岑同舟）待月磯邊數酒杯水漲洞庭浮溟渤山高衡岳望崔嵬不因訪舊過三楚那得探奇冒暑來

一從躍馬金臺去雲路飆飛憶省郎五馬遠蜀臨楚望六衣今喜調黔陽尊前話舊襟情適世外論

交心肺凉我是中吳老巖穴君侯幾度借餘光

俗化風移裀汭間一將詞賦數盤桓每携琴鶴遊吳會更有篇章歷建安薊北弟兄今冥漠（時令兄培書凶信至）楚南官署共悲歡自公莫切鴒原恨須張當年詩酒壇

自笑身如不繫舟聊將文字涉江遊筆端妙悟終虛語夢裏歡場總是愁落落貧窮同趙壹飄飄清峻愧周球一生心跡君侯識未敢逢人擊蒯緱

沅陵城上

斜日遐方晚孤城望百蠻邊聲起畫角秋色淡蒼山路入龍標險雲歸銅柱閒伏波有遺烈古廟枕潺湲

望二酉兩山

寂寂雙峯斜照間滿空飛翠望中寒玉函金簡如仍在願與山神借一觀

伏枕

公鉛經旬廢簡編只將藥物作因緣荒雞叫罷還鄉夢寂寞青燈對客眠

辰州旅次懷唐鑄萬孝廉尤西堂太史宋既庭學博蔡九霞徵士

殊音異服接龍標毒霧蠻烟藉酒消三楚倦遊思故里諸公高寄近漁樵江魚越燕書難及沅水巫山夢已遙白髮飄飄留異域琴尊空憶互招要

贈崇川宗人

宗黨相逢沅水濆他鄉欣笑倍殷勤寧書零落君憐我賦筆縱橫我讓君才似不羈馳坂馬身如無繫出山雲衰遲壯盛俱萍跡散帙投壺送夕曛

立秋夜

風掠梧桐打院牆忽驚暑氣減藤牀不知白帝行新令只覺青奴生嫩涼四壁暗虫如怨語一庭素月似繁霜披衣起覷迴簷下斗柄橫斜更漏長

憶黃蕃齋

故園已蕪沒旅食仗良友良友文章伯巨筆聶蘇偶傢慨安我居掃榻堂之右寒暖爲檢點豈不愧老饕穹窿高崢嶸比似君情厚分襟來雪溪沈冥日月久爽風與蠻瘴相思每搔首高齋昔賡倡羨

君筆如帚詩文相研磨藩籬先我剖茲留蓮幕下夢在君前後吁嗟郡守賢忽然變生肘解組親危中南楚望北斗身外惟琴鶴所事余否否秋風韜巋燕京雨洗塵垢余亦從此辭綰囊去二酉明朝還棣華復游文翰藪

與朱立山刺史別

三年化民俗罷斥路人哀執法無容恕明時自受才風悲伏波廟日落楚王臺此別銷心骨無言撰色催

與陸漢岑別

鶯啼燕語春悠悠白頭二老乘松舟不辭荒徼五千里訪舊徑作南楚遊長江浪高一千尺洞庭拍天天欲浮漢水蜀波連九派匡廬衡岳明雙眸爾我脫巾坐篷底斗酒相樂紛賡酬是特春去方卉盡朱明氣煖當麥秋朗州以南耳目變萬峯䠶突來蠻陬青蒼夾溪水如箭奔騰勢欲迴萬牛寺林夜黑叫杜宇丹崖月落啼猿愁辰陽郡郭山半起郵搃入見今諸侯使君欣快展齒祈促坐話舊羅

芳羞庭中側翅舞白鶴簷下緋紅燒石榴汗流三伏不知暑投壺六博飲與優忽然使君被斥逐清風滿袖今歸休三人氣咽不得語縱橫涕泗交相流須臾人事多錯迕天之薪我何怨尤悲哉與君草草別鼓風惻惻陰雲稠江邊龍鍾相向立不覺金氣司蓐收君騎瘦馬向冀北我操烟櫂歸長洲來時襟期共瀟灑去時緣緣皆哀憂可憐二老僅皮骨似白瓢泊嗟道周人生離合不自主更于何處營菟裘

朗州日夕

晩色起平陸德山夕照橫朗州落帆際江月向人明夜火米鹽市榜歌楚蜀聲歸心似流水曲折到吳城

宿龍陽地懷程湘亭

橘洲洲邊蒲葦青夕陽已盡吾舟停悄然不寐思湘亭披衣起坐篷窓下明月一片來娉婷湘亭才勇少通經氣如結絲新發硎功名富貴投足取何意幾番遭剪翎二紀同君稱莫逆飢寒困辱兩悽

惻只今半載言笑乖與月低徊情默默空江冥昧水悠悠楓葉蘆叢千里秋東征藉雁傳吾信庶慰他鄉此際愁

阻風洞庭湖島中憶顧來章

濤聲如吼風天昏吾舟顛簸篙師驚幸有幽島可棲泊登巔遙望懷吳門顧雍之後多哲士彥先清操君堪比仳離今日遙相思浪花飛雪愁并起

過湘浦懷黃蕃齋因誦其古文遂作長句

鷓鴣格磔鳴湘浦湘浦茫茫客去稀衡岳山高雲

路遠洞庭水濶旅人歸烟霞成性思何點情理爲文羨陸機直與前賢才力健行空天馬脫金羈

秋日登漢上樓懷金天山

殘暑忽已退涼生漢上秋歸舟萬里客念子一登樓目倦離鴻斷心隨楚水流不知從別後詩句爲誰酬

歸途有述

有道恥干謁吾何遽遠行悲哉 親未葬揮淚乞朋情不惜羸老軀來問三楚程吾友忽遭斥弃組還燕京吁嗟願未遂買船趣歸征依山復泛水洶湧兼崢嶸辛苦焉用說怪事其難評山魈避隱見路鬼相咿嚶我前虎叫嘯我後狐猙獰咆哮與揶揄變幻莫能名衆醜弄旦夕目駭心膽驚况當秋暑灼毒熱如中酲坐臥不自適憔悴瘁吾形倐茲道路惡閱徧世事更他時安 親魄播然學無生

宿野戍懷顧簡齋

野戍歌微雨夕陽在山腳江靜波沄沄秋空烟漠漠漁戶與酒家蕭然一村落于焉止吾舟暝色一赴林薄悄悄憂思生新月漾廣澤至夜懷故人優游顛文學何當被素風琴尊共磅礴斯時轉蕭索飛鴻寥廓

舟中對月

歸帆夜泊潯陽濆清暉一片憐旅人蘋風裊裊動輕葛與月凄冷常隨身娟娟相對如靜女揮袂不去微含嚬白頭吳棠楚遊客依依無侶傷秋夕寒光滿船我作歌歌罷將愁付大澤

陽山 虎紋

余以甲申秋始舉　兩先人室俞氏弟士元之柩祔葬于長洲縣珠環山九世祖墓側九世祖諱臻距胡公滿九十二世矣三十年負疚一旦釋去心始安閒雖貧老不能自存竊喜無一事縈懷乙酉丙戌授徒南園遂多吟咏得詩六十八篇名之曰始閒吟第詞句淺薄音節衰弱擊轅之歌尚不能及安能覩人

東發家弟見之取以付梓然而吾心殊多慚怍也

南郭外僧院

溪風洗殘暑巾舄生微涼細路入村曲瀟灑問法王禪庭何幽靜竹柏蔭迴廊碧潭清我心鐘梵毀經堂天花與窓花廻風爭飄揚燕坐度小刼物我俱相忘平生悔吝心滌然月[illegible]光

題畫

秋風蕭蕭偃草木秋雨霏霏灑平陸平陸盡處水復山半晦半明陰曉伏片帆勢與鳥爭先千日萬日不轉旋溪廻路盡杳莫處一峯陡揷蛟龍淵須臾雨散風亦定靈異彷彿君神仙尺幅之中勢莫比咫尺應疑千萬里幽奇夷險一堂中山白蒼蒼水瀰瀰

秋至

已覺炎暑減午簟生微涼陰霞屢與滅將蟀鳴寒螿秋風忽而至清氣凝衣裳煩襟一以滌𤼵快未可量邦笑庚子山作賦徒自傷

舟行

村外平田田外水棹聲咿軋漾中流天然淡遠倪迂畫古木寒鴉一片秋

珠環山省墓

路入珠環松檜深墓前拜起淚沾襟肅然　先子神靈在知我勞勞一片心

珠飄清淚眼茫茫一段離魂散夕陽山鳥不知人

抱恨白楊樹上久回翔

舟次青浦

歲晚滄江上孤城水氣浮獨行萬安客陽山西面名萬安山落日此停舟明月霜中苦哀鴻雲際流通宵渾不寐沙上愧眠鷗

過五茸城途中作

林島散曙色日出滄海東吾亦從茲發挂帆漾西風川途犯霜去渺渺泛寒空水清魚可數游泳明鏡中烟村當浦溆漁戶互相通鳧鷖曝晴沙雞鳴

竹樹中淙流過三泖蓄翠擁九峯因人地乃靈今古殊不同機雲嫌淺識張翰知始終昔賢逝已久誰能繼其蹤蕭然此進艇琴酒誰相逢

登城

言登春城上懷望舊山扉一島向寥廓片帆相逐飛雲容淡將夕野色媚殘暉釣浦渺河漢此心徒欲歸

懷陸耘松

所思不可即向晩登高丘白雲泛遙岑美人渺滄洲參差烟郭樹歷亂沙汀鷗望望不顧返新月生余愁

謝宴嶺禪室

給孤境僻寂羣岫繞松扉雨意合林壑詩情在翠微山深得身性渾靜悅禪機從此迷方客問心有所歸

春日同象輿弟遊吳山

春山過雨如新沐若比夷光麗更殊試上層崖看不足笑呼鸞榼醉醍醐

同遊最好兄兼弟靈運前行後惠連愛聽流泉坐佳處笙竽一部入詩篇

大吠雲間玉洞深石爐烟靜晝沉沉仙壇寂寂仙人去一樹碧桃閱至今題道院

幾株高樹妥紅香亭館深深繞苑牆語笑隔花呼不應朱扉悄悄鎖䨓藹

度謝宴嶺至龍池

捨舟上修嶺越嶺下山脚面面青芙蓉諸峯環巨壑曲折路屢迷水石紛相錯神龍去何時碧潭在

叢薄逶迤轉靈境庶遂幽尋詣蒼壁翳鮮霞幽巖笑丹蕚跂足長林閒樵人共盤礴

華山

諸峯饒奇秀杖策探幽勝白雲生道場長松夾修徑古殿梵貝清香龕僧入定紛吾多迷誤幾時寤方醒獨立妙香中漸覺心初瑩至道無二途一言竟誰證默然繞廊行空外一聲磬

送陸耘松還陳湖

故人向我別言返湖之潯忽見火榴發遂懷漁浦深田歌靜茀宇僧磬出長林佳趣不時得溪雲淡素心

西郭外

偶遊西郭外秋氣西山岑幽賞得所趣靜然霜葉林殘陽滿詩思欲語無知音歸去掩關臥惜哉丘中琴

送王賚弘之燕

才高境蕭穎五十未成名白髮遊何地青緗伴獨行燕山關戍遠故舊別離情惆悵孤帆去風霜一川程

送宗人還京口

客舍青草歇離人思舊山送君胥江渡一棹南徐還寒雁向空急夕霞宿岫閒不知從此別何地更追攀

西郭訪程雲怡值其病歸江村悵然而作

與爾情不淺忘形如弟昆相思出西郭叩此原上門報道掩書幌負痾歸江村悄然獨來往愁思憑誰論

歲晚自望亭之郡城

無家久爲客況今成老翁吁嗟二十載展轉如飄蓬新得知侯命不使憂患蒙殘冬積陰晦載途號北風孤舟蕩氷雪辛苦疲我躬誰念征裘薄天涯無是公郡郭出雲際差可慰吾衷投契在親故去棹追飛鴻

懷陸漢岑京師

三楚昔同適孤舟江漢行浮雲中路別流水幾年情夢越關河險愁連鴻雁聲天涯頻悵望雲樹渺

燕京

野泊

雁下前溪荒葦洲廣川寒日没中流輕橈蕩漾不歸去麗網灘邊一繋舟

菱株臨水小梅花香泛漁村三兩家入夜最宜和月色伴人吟嘯倚灘沙

送竹友之江右張輿國幕中

著作河陽令 陳述古令河陽富公日此著作手也 求賢遠見尋看君載銀管入幕佐鳴琴春水嚴灘漲寒濤彭蠡深追遙孫楚去悵望一長吟

可惜

心抱氷雪清惜哉落塵網鍾儀特楚吟仲宣寄慨惆嗟彼卓識士遇否遂則兩雖云外情靡內鑒乃晃朗

山遊

自笑依城市無端三十春今朝好風日出郭履芳塵綠水浮舸棹青山得故人徘徊松石下有愧百年身

支硎山

支硎巖谷畔春暖治遊多芳草資輿馬碧雲戀笑歌仙裾迷蛺蝶佛髻碎幺麼誰惜支公去千秋荒薛蘿

天平寺

松檜天平嶺芒鞋步綠莎翠微開淨域花隖隱人家客過齋廚靜僧歸山日斜范公遺像在瞻禮意無涯

法螺菴

松竹石披路延緣澗水聲精廬翠微際縹緲白雲橫香閣闃清梵蘿軒對落英翛然塵外契趺坐得閒情

千尺雪

水石天然趣招提扶策香諸峯嵐翠合半嶺瀑泉寒蒼壁飛晴雪跳珠下激湍更宜新雨後天半起波瀾

寒山報恩寺 寺爲高士趙凡夫先生故宅

樹石思前哲香巖改桂叢尚憐高士宅長與法王

宮魚鳥天人際先生篆書為世所珍薝花世界中芒鞋春殿裏愁立白頭翁

回舟

舟辭靈境去回首尚依依白髮饒春興碧雲猶暮歸岸花迎棹發水鳥帶波飛風景宜人意春江共夕暉

李方平見尋

江上歇微雨故人天際來入門只一笑解帶坐莓苔好句子所得幽懷吾始開何當卜室近永矣共徘徊

送俞周緒內姪之興國張公署中覲省

虔州佳山水金精最奇絕怪峯列十二峯峯遞變滅爾行此經過可試尋仙穴爾父閒世才直道氣不折佐幕此鄰邑與我三載別爾亦跡定省爾心常切切今此刺江舟載笑辭蹇拙計日至公衙未往心先悅況乃覲省時樂事難具說山林洵有待從是開蘊結題詠滿錦囊卷坐斯一揭待爾奉親歸研丹為披閱

夏日惠師厚見尋客舍

青草蕪三徑羈孤失所親誰能冒煩暑來問白頭人一笑心相得無言情更眞論交君有道于世離風塵

贈蓮石上人

宗風久皺蕩眞子常咨嗟蓮公棄家室慷慨歸袈裟一夕了禪義千江共月華于吟過丈室如對青蓮花啜茗讀公詩妙義其無涯我亦厭塵俗來問白牛車

過外家舊宅

昔日亭臺長綠莎管絃聲絕鳥聲多西州門外誰相問只有羊曇歎逝波

訪郁子畏

皂蜎藤枝出小園椰絲踠地落英繁行來巷北尋朋好翠竹清風孝子門

圖書半榻紙窓明薜上茶爐細作聲一局殘棋片時話便應消得世間情

懷東發仁洽兩弟

端居懷兩弟庭院步青蕪聯璧華吾黨繁花愧老夫野雲歸嶺岫水鳥下菰蒲甫里春波遠斜陽離思孤

懷王賚弘南皮

悄然羣動息旅舘欲三更輕風動書幃微雲流月明孤鴻犯霜露野外一悲鳴旅人坐擁被悵矣愁思生有懷在薊北搖搖心懸旌南皮遊樂地不如返吳城浮世重聲利有道何足榮

荅林舜階見過兼贈佳詩

荒居來好客袖裏出球琳白屋生佳氣碧雲羨雅吟疎籬帶鮮蔓叢竹語幽禽歌罷行花際相携情更深

宿施硯北齋中

高齋秉孤燭入夜復論心白髮久忘洗清言所得深風簾清冷月蛩語短長吟漏永猶忘寐秋聲起桂林

有感

離鴻無意羨流鶯物類參差各自情芳草不分喧寂地更無人處亦萋生

古意

劒棧羊腸處處難漂車平地有波瀾等閒招隱淮王賦青桂林中偃仰安

楊柳枝詞

處處柔枝綰別離灞陵道上綠參差憐渠好是郎歸騎莫放長條着地垂

仙衣葉葉解相思濯濯王恭處處宜如許風流眠又起啼鶯占斷最高枝

朝含晴霧晚含烟如笑如啼劇可憐最恨清陰三十里送郎一去不知還

宿石樓

石架危樓開梵宮諸天寂寂月當空人吟山桂秋聲裏僧向松龕入定中

寄懷薩漢岑

松風蘿月夜忘眠迢遞思君北斗邊猶記五谿揮淚別孤鴻一去已三年

荷衣席帽滯燕京野鶴逢人不肯鳴有客相思似

秋草夕陽何處不傷情

秋夕留嶰盛巖士齋中酒酣奉呈

蕭齋日相對入夜還嘯歌風月滿庭院精彩絲辭轟中厨出名酒香泛鸚鵡螺戶小不勝杓我顏已先酡君量如曼倩斗石不同科半醉發幽興起舞凌姮娥清光與主人相向情何多愧我坎壈人此心感則那顧彼夸毗子賢哲爲傴僂荆璆棄不用燕石時摩抄羨子何磊落由來心氣和氣和元善養地美生嘉禾自憐樗散客彷彿病維摩

題王蓮逕望龍池小照

予生孤僻寡徒偶秋水一編老戶牖今朝有客款蓬茅太原叔子王季友手提畫卷乞吾言龍池一株支硎右謾云妙繪多遠思叔子超絕世稀有叔子風懷與俗殊九河翻倒起談辭千金購書數四庫牙籤縹軸光陸離今人奔走聲利場家饒貲産即病狂狐裘蒙茸擁婢僕叱咤鄰里如驅羊豈知叔子禮自守温粹其質如圭璋平居讀書一萬卷上下千載窮事變縱橫筆勢推賈董辭意嚴正古而典南窗著書皆實錄所著有蓮逕隨筆十卷起隱與賢意皆善矯矯孝弟追古人鄉閭觀感頓稱羨素交與我二十年披肝析胸兩貞堅秋風飄撇予爲客片語深衷慰白顛風朝月夕邀歡讌石榴紅瀉花間筵有時論文與講德微妙使我心欣然龍池之圖一展軸危峰突嶂皆廻複煙霞縹緲接杳冥翠栢青松淨如沐蓮花峯下有幽宮親魄旣安閟邃谷白雲悠悠烟淡淡叔子永矣含風木讀禮之堂在何處欝欝徵露山之麓叢叢花草不辨名石泉淙淙伴幽獨王今五十年髩侵鶴唳風號共一心

別沈莊懷

舊遊君獨在相見各皤然心氣非前日雲山隔幾年停杯還惜別不語向清川垂白難爲思合棲秋晚天

早行

僧磬發何處扁舟乘曉行月殘籠宿霧風冷起秋聲嶺樹望猶暗川雲氣漸明誰憐旅遊客來往似流萍

首夏集友人林亭

齋林旣蒽蒨首夏猶清和綠陰布瑶席關關鶯語多况以集文彦觴酌行不苛凉風滌煩慮幽賞雜嘯歌天際雲淡淡窓中山峩峩斜日散朋侶流光泛烟蘿

小園雨霽張師民見尋

小園客過雨初晴嫩日暄妍簾箔明未盡清言又惜別竹林啼鳥兩三聲

許允文招賞池荷同黃蓄齋作

丁卯橋邊舊子孫築居薊水樂丘園園中一畝清漪沼泉裊裊芙蓉出水繁

臨波翼翼瞰書堂的皪分枝林池中生荷名分枝芳香與凡荷特異檻外香得似羊家開錦幔珊珊釵佩盡紅妝

疎簾高捲坐詩人茗椀書籤樂事真清簟午眠香入夢起吟好句贈花神

高朋環視爲咨嗟香泛杯盤猝絳霞棠李寸瓜河朔飲邪能及此對名花

倚醉吟成七字句幾回欲去惜雲翹微陽淡淡花

垂露無語合情別樣嬌

李客山至

當秋尚煩暑竹戶掩荒苔不似襟情合誰能觸熱來爲憐青玉案有愧白雲隈老病交朋散惟君問草萊

過全宜堂蕉雨閒房雪中把酒顧澗西宜堂同作

北風惻惻雪稜稜酒壓寒威盡數升多爾詞豪分紙筆歐陽白戰我何能

陽山草堂詩集　寶華山稿

陽山　陳炳　虎紱

丙戌秋予適館寶華山中淹留此山一載有餘其間地僻寡侶或春鳥哀鳴秋風乍起每動予中用吟一篇性以自適辭醜義陋亦所不顧藉茲吟咏忘其爲偶影獨遊也積累至五十餘篇遂名爲寶華山稿巳丑夏六月望日識

過越來溪

十里越來溪上路秋風孤棹客經行水聲半屬夫差怨千古北流流未平

寶華山中寄黃蓄齋

鳳鳴樵者春殘別芳訊詩郵久隔絕山空鶴叫秋雨飛離情蕩漾心飄旋愁來看雲亦獨行折盡荒隴牛羊鳴寶華荒寒日無邑一來往不聞人語聲此中衰俗異人寰兒方變地居難安語言兜離是何物每于樂處損我歡君居樂土郎仙府況擁奇書列文圖豈知有客愁思長山巔悵望迷惘歔

顧宛山移居堯峯山莊

幽人厭喧競本愛丘壑芙邨顧堯峯亟淳朴憬斯里于焉止山莊柴門絕塵軌清風灑簾箔石泉洗心耳世事了無聞一枕碧雲裏俯仰精廬間點筆修山史

鈍翁居堯峯人與山俱著寂寞數十年山莊認題署昔役宛山經宛山學存遺址古無妄樓宛山上其處子雲雖已往侯芭多爲助師友相後先文章並聲譽

宛山見過

客居似遷謫深谷掩荊門誰道白雲外翛然來弟昆因悲我憔悴轉望子飛翻此日清言罷春杯莫憚煩

上長嶺

落落無與偶信步長嶺頭不惜樵路遠獨愛前山秋湖勢寒森森松杉碧油油回瞻舊來處林杪樊烟浮

秋日過堯峯寺

松搪抱紺宇竹逕入禪關一片白雲合滿林黃葉
閉靜然空臺上始見飛鳥還一悟無生理淸涼意
處閒

二 歲暮

遷謫亦如此孤琴歲晏悲斷鴻鳴向北羈客轉何
時古調誰能賞風流俗見疑異方衰颯地文字欲
何爲

歲晚集宛山堯峯山莊以寒衣寬穩長爲
韻得長字

閒情誰似我歲晚過山莊愛此雲林勝能令野興
長鐘聲出樹靜月影入窗涼幽意旣已愜宵吟對
羽觴

尋幽偶出顧宛山同顧展大袁雲裳見訪
不遇

故人領佳客度嶺欵柴關予亦尋幽去雲深失未
還空勞曳蠟屐徒使返荒山良晤竟虛爾松影抱
影閒

寶華山寺

滿徑蒼苔少客過遊人小坐藉青莎黃鸝不識山
無主猶向春風作意歌
古佛橫陳生綠苔一春風雨又相催寥寥禪榻殘
僧去孤兎公然作窟來

松徑獨行

夾路青松萬樹齊春衣來去夕陽低猶憐幽鳥能
留客故作歌聲不盡啼

僧寮小坐

過客携節問化城山窗竹柏閒紅英諸天寂寂息

羣動惟聽泉聲似管聲

留別俞竹友內弟

去留任野性眞意見古今感予能知我所交無此
心浮雲生別浦分手惜前林一步一回首空山獨
往尋

別黃蓄齋

別去亦爲客深山天一涯頻來還信宿可卽是吾
家地僻遺親故心孤遠物華林泉非舊里回首一
興嗟

堯峯東山下禪室

精舍堯峯下靜然深谷間遊筇無路覓初起白雲閒不覺塵心定空餘夕鳥還坐深忘日暮樵響下西山

澗上獨行

旅人無與偶摭里獨行遲倚杖澗聲裏看山斜日時白雲起蒼壁春意含枯枝對此益無賴每多身外思

過穀𪃯嶺

篋轝探奇歸冥冥度嶺際側足歷嵚崟咫尺迷陰翳嶺西烟霧深嶺東何晴霽明湖分翠遠野花迎日麗一嶺界中天陰陽乃不齊行行近村落松頂禽聲細明霞映蒼崖隔斷彼陰曀

堯峯方丈晤碧蓮上人

方丈羣峯下來遊識已公客過梵聲裏僧占妙香中有法何須戒無言卽是空問師師不語松頂動微風

寶雲寺

古寺孤峯頂羣山相向青法雲時冉冉遠翠霧冥冥萬象森廊廡諸天肅殿庭泉聲與清梵花外韻泠泠

過露蟬寺見堂殿弃圮凄凉感人乃有是詩

中峯舊蘭若寂寞掩松門不知何年搆荃殿皆傾弃莎草生經臺摩挲汚世尊吁嗟古道喪今日徧苔痕長松笙竿起榛莽寒花繁僧寮閒無有一老坐樹根見人惟嗔然不復知寒溫法王亦興廢塵

世何足言誰能不惆悵令我傷心魂

客至

去郭客此山索居誰相過蒼然君始來苔痕屐齒破簷端榮木中春鳥鳴箇箇對茲興轉濃忘已老坎坷莫便賦歸歟相與商農課

雨中懷顧宛山

故人居嶺西松徑三里許扶節相過從寒煖豈我拒道義感之深非復世相與莪云文字交由來素心侶別來風雨作行蹤兩見阻寒窓灑素絲強半

屬離緒不知君子心亦有詩遺于山雲歛夕陽明
日過花墅

館娃宮

麋走荒臺肯記取百花香裏管絃催夫差醉泥西
施笑不覺越兵溪上來
已見故宮悲刼火旋看巖石長青苔尚憐當日綺
羅月偏照山僧去復來

訪赭山上人

依山復泛水杖策訪休公見說清溪外來過青嶂
東柴門老樹下茅屋落花中羨爾能眞悟禪兼詩
思通

春日同赭山上人集顧宛山梨花書屋以
杜少陵風床展書卷爲韻得風字

宛山讀書處遥望青林涌取路携僧入叩若花墅
中樹陰緑苔蘚尊酒談虛空半醉聲壑響冷然生
夕風

同顧展大吳難鳴袁覲光雲裳昆季集顧
宛山梨花書屋詠牡丹

平章宅裏昔曾誇妖豔今看名士家舞袖迴風映
書幕翠鬟臨檻剪明霞湘妃微步疑香霧神女行
雲隔絳紗相賞最宜邀墨客賦詩縱酒興無涯

郊行懷施同叔

江郊行處晚硯北望中春芳草憐君子碧雲思美
人遥知虛室裏應與琴書親延想已徒爾夕風吹
葛巾

待山人陸壵松不至

荒山僻徑荊扉敞望枉軒騎昨傳芳訊來云是今日
至曉起開柴關振衣出瞻覗起坐林麓中日入簷
前何歸鳥投林暝還雲合雨意歛會知空言且就
山窓睡

旅居荒僻潘箪功敎諭見過

十年思風規曾未一交臂每多覩舊遊皆云君古
義以兹慕益深接袂無由遂向來謀面難況茲屢
僻地草延廊廡新苔上荊扉翠忽爾剝啄聲翻然
軒車至雨心喜相得談笑忻前意豈料半日閒洗
却俗心累林端鳥圓滑牆頭花嫵媚從此具扁舟

還往兩無棄

懷王聲弘

巖棲雖得性雲臥隔交親曉起高林外登崖思故人春城鳥邊遠芳草雨中新極目蓮涇杳還慮一愴神

山村春晚

花盡春亦盡荒村衆木陰聊尋佳處坐獨得靜觀心澗水流高下琴絃知淺深巖棲感物變悶裏看升沉

送隆素歸

地遠人難到朋來意欲仙正憐爲樂處又苦送君還芳草征途雨落花春晚天離情無可遣掩戶抱殘編

贈施澗松壽

憶昔相遇胥江濱風襟淡蕩如春雲黃鶯作歌好花驗把臂語笑相殷勤呼我坐牀酌君酒意氣豁達超人羣半醉向我吐胸臆朓骖分宅今始聞幾回濟困揮百鎰他人莫覺我知君時于憔悴不可

道君能下榻意何好典衣遺我養親貧慰我窮愁母耗毬此情荏苒十五年中間意義數周旋友籍列等居第一餘子雖好未及肩晴霞結綺多變滅世事反覆莫可測拙生無家似蘋蓬舊交得志誰記憶君復延我居高堂美食旨酒過所望又命令子爲弟子說詩論文相翱翔尊前燭下共歌笑眉橫髮豎心慨慷冱寒毒熱悉檢點使我老耄常安康春花秋月相馳騖前後深情難比數若非君是賢者流肯將我輩幾回顧感君拜君爲君壽嵩華高高永同固

贈盛四兄嶶士

盛季子御史孫襟期淡遠春風温作人有常學有道爲文似得歐陽神昔曾下帷究經義花月美滿忘冬春吳中諸生多莫數文忠提敎誰及君嘗與論列古今事剖析微妙由經綸君才卓絕堪世用何爲甘作尋常人吾聞君祖爲御史挺然以道司權衡時有大事關國紀抗言闕下氣嶙峋秋霜忽下不少屈朝野交口稱直臣君之風槩頗有似遇

事果敢亦直身何乃淡然御樵牧優游物外惟保
貞嗟我癡狂背馳客少年往往欺輪囷近來舉世
尚巧笑青天頃刻成風雲拙生由是寡投合惟君
與我同襟情每逢君善我當勸君過我過須君明
杯酒言歡不足道相敬相愛如弟昆人生結友此
亦足何必更求雷與陳盛季子御史孫霜凋百物
留松筠

早秋山居懷程湘亭

空山窅無人虛齋繞叢木涼生秋意早適體輕裳

服晴雲自蛀裘幽禽響深谷于焉念故人出戶傷
羈獨故人西郭外抱道能雌伏卽事秪校文才高
尚白屋眞爲素心侶契濶我心憂登巔望北隅蒼
然曠平陸不見芙蓉涇雲樹遮遊目

題馬　畫竹

玉峯馬子善寫竹捉筆不讓文湖州看取數竿如
鳳尾風欹雪壓江之頭

逆次遇惠師厚

槐椰夾廣路南郭晚悠悠青山斂暝色蕭颯寒林

秋衆鳥歸未息孤雲去不留淸風動襟裾徘徊懷
匹儔忽有席帽者顧我凝雙眸握手一相笑草坐
傾離憂談言形性表理趣愜滄洲往者多悔吝從
此忘身謀乘月且爲別後期香水頭師厚所居名香水灣

登長嶺巔懷李客山

曳笻出西村谷風秋颯爽長嶺徑險絕硍硌側足
上萬象一氣中陰陽自磨蕩杳冥不可測四顧心
懭怳崖石鐵削成天矯松千丈袷提鐘殷沐樵唱
下蒼莽覩此鴻雁行羈孤愧勞攘幽人在何所天

際窮遐想得爾同躋攀高吟飛逸響試歌囦山篇
乾坤任俯仰

道上作

朝發陸墓山晚卽胥江渡閒裏渾自得城市無安
步泉石愜幽抱喧競那可騖世事向紛拏人情逐
寒燠孤芳慘淡姿百草承朝露大猷已渺然邪郭
迅風度悄悄行子心商歌日云暮

南城訪王沂柏

叔世寡投契通衢何所從南城有好友乃是歲寒

松僻巷草叢碧幽齋花幾重往還無俗侶惟是羊
求蹤
輕薄世相向愛君心獨真予生抱微尚喜得對幽
人高興琴書墅清觴花藥春遂令尔逆予結字願
爲鄰

贈盧希哲

簡珠潛深淵淵水圓折流學人有根柢心氣醇不
浮羨子承家學經史日校讐郎事既果敢覃思追
前修年與張驚同筆力可挽牛誰能與激賞吾得
共優游論文嫌短晷琴酒每淹留予雖業昧姿識
爾荆山璆

丁時成精于繪事得崇嗣正叔之意作詩
贈之

濟陽丁氏子閉戶辭紛綸立志在進修筆硯長隨
身怡情事翰繪瀟灑能忘貧觀其欲畫時意逆氣
乃淳一羽兼一卉理趣妙入神昔有邊與徐沒骨
起常倫寥寥幾百年惲王得其真丁子今繼起心
與氣相因毫端出萬象爛然天機新此意奪造化

悠悠見古今

題乘槎圖

萬里秋濤聲河源在何處獨愛乘槎人滄波自來
去

鷄鷄嶺

一嶺蒼蒼起天半修蛇天矯烟雲畔行人跼步凌
險絕四顧茫茫眞壯觀湖山繡錯間平疇青黃椽
雜殘陽秋故林摧敗何處是極目荒凉烟水流

陽山草堂詩集　蕉雨閒房寓中稿

陽山　陳炳　虎紋

金子天三讀書齋曰蕉雨閒房蓋與其師程子雲怡友人顧子來章詩酒歡讌之所余亦嘗過其地相與盤礴其中丁亥冬天三邀余下榻于此三人者既盍而爲四忘形聚首酣嬉淋漓焚膏繼晷有時賡倡頗相樂也傾倒襟情已及一載戊子冬又將别去天三朕余稿將授之梓得詩七十六篇雖其中往來贈

遺之什居多而與三君子酬和者甚少然皆在斯齋時所作因遂借其名以顏吾稿云

郊行遇雪

黄雲塞四隅北風寒惻惻稜稜雪初下亭午日光匿俄頃萬物變青山改素色饑烏忽噤聲旅雁亦歛翮有客策孤笻悄然欲何適衣濕骨酸寒風勁絮欲拆前途既非遥我行如帶索紛紛勢益猛茫茫失阡陌悽愴傷我懷舉眼乾坤窄

殘冬夜思

搖落南樓夜殘冬獨臥時故園悲切火何處寄相思柝響霜中月燈昏枕上詩悽然愁不寐強起步遲遲

返照

殘陽四角有無閒傑閣踈窗低映閒幾處先昏雲擁樹秖留一片返銜山

聽王生鼓琴

成連妙技遺身世今見王郎得此心嘗與鵾溪坐磐石月明彈出水仙音

擬古

丘中有飛樓窈窕青雲端窗牖何瓏瓏銅鈴八角懸中有一麗人綠髮垂霞冠玉顏映朝日皎若芙蓉鮮端坐抱綠綺感之常一彈音響自酸楚聽者皆失懽但言妾意苦不隨衆所憐又恐彩色奪零落歸野田何當偶君子相與乘飛鸞

江中多荷花嬌好若處子馨香滿江濱采采良有以同心渺天末感歎何時已采之遠寄將物微意甚美

季葉道茫昧志士何適從心馳錐刀末千世誰彌縫聖人逝已久萬物如飛蓬泥沙濛簡珠風雨摧青松我欲披紫烟笑向崑丘峯欲求保眞訣長揖浮丘公

丁亥除夕金宜堂書樓中守歲

寂寞殘年客天涯寡所投如何海陽士招我上吟樓一歲杯中盡深情世外求明燈相對語遠慰老人憂

酬顧澗西見贈

春風入欄檻悠然開我襟凭高一遐睇時鳥歸平林夙契有幽客迥然清遠心能詩優五字惠我寒松吟自愧苦寒子何意得兼金拭眼一再讀如聽龍門琴古調久衰歇今特鬧雅音雅音能鼓物輕雲冒孤岑聲意不復言江水清且深

金宜堂惠龍光墨作歌謝之

宜堂金生我朋串早年瀟灑弄筆硯清詞有聲麗而則楊椰遺風時婉孌家藏萬笏烏玉玦仲將廷珪世稀見我貧學書用竈煤秋蛇春蚓相牽纏盼

廉獺髓識未曾一朝宜堂分百片晴窓好爲試端溪忘我朝飢兼午滕谷簾一滴細研磨快哉立圭如鏡面睛光射人眩雙目熒熒點漆浮素絹貧兒暴富信有之金聲琅琅詎不羨自愧既非揮翰手空擬太史占星變怪彼宜堂才思强使我學步心轉戰感君拜君作此歌春雲澹淹臨江波

送施硯北之京師

昨日清溪與友別今朝江閣送君行西山月落催征騎去住都含不盡情

暖入春風歸雁聲東吳有客尙孤征征途芳草三千里縈繞江南江北情

家近吳趨世有聲才華卓絕冠諸生羨君匹馬金臺去應有通門抗手迎

楊花落盡早鶯鳴薊北江南兩地情舊里交遊已安在君須更莫緩歸程

題畫

濃纖得法似邊鸞活草生花倍可憐最是關情枝上鳥無聲有意訃春天

酬贈程湘亭

榮賤交道乖貧富親故離奈何守轍者未俗祝棄遺棻粲程湘亭抱德與衆殊結交二十載纖介曾無欺范張與尹班終始何嘗疑青松晚逾妍白石無轉移惠我隋侯珠照灼我茅茨風雅久衰颯大音闃于茲纏綿意何深感歎無已時德厚氣乃昌于君僅見之郊生一弄管寒谷回春姿懷此濟世才蹭蹬猶未施六翮既豐健飛鳴自可期答君詔濩音愧吾巴人詞

贈黃顯成

梅杏凋殘芳草新扳歡何處惜佳辰雲霄異路乖寒士松檜同心有故人每羨風懷饒逸韻却憐吟檻隔飛塵多君詩思清于我百徧相過不厭頻

訪東莊施吏部

冒雨東莊問隱淪高酣亭上靜無塵自爲空谷烟霞客來訪中朝侍從臣竹石緣深能閉戶琴書興遠自宜人赵朝龍尾相忘久花落鶯啼樂晚春

春日同黃蓄齋訪東莊施一山吏部酒閒

贈詩

葑溪有偉人韜光欣薜荔瀟灑謝朝參永然羲皇意城西黃叔度沉冥在文字相與問東莊林盧聯步至竹木蔭古亭琴書靜浮翠少焉呼香醪促坐論詩義先生招隱篇言言得正始三人喜相得觴酌無行次春風微雨來簾箔添幽致鳴鶴似留人硎花相娬媚主人興未已野客寧辭醉揖別輕埃中昏鵓接歸翅

懷朱　隆素

山人隱處白雲深煑石燒丹物外情一日一回思不盡幾時賣藥過春城

懷顧宛山

水滿胥江花滿林堯峯何處白雲深雞鳴風雨相思日城北山南共此心

顧來章新居九龍山澗上以詩贈之

我羨羅含好遷居澗水濱已聞巖壑趣來問草堂新得句憐明遠揮絃悵子春悠然多古意況復離風塵

跡近漁樵侶幽居稱隱淪林廬饒竹石花藥自冬春以我息機子愛君嘉遯人今知九龍下求仲可相親

溪上獨行

草色媚天遠緣江人獨行夕陽立野渡花落亂春情水鳥掠波去山雲冒嶺輕迢迢村畔路惆悵旅愁生

懷俞竹友郴州

少壯同君好相將占薜蘿那知衰謝日長使別離多夢斷衡陽路心連郴水波幾時還北郭倚杖共婆娑

病中俞毅能內姪至

客舍逢衰疾寥寥枕簟閑微君抱眞意誰爲叩柴關期俗交薄縈心藥果艱牀前覽明鏡驚絕舊時顏

懷黃蓄齋

見面寡言語平居每憶君美人在天外悵望隔風雲文字誰傾倒高懷世莫羣此心在文囿花落共紛紛

久雨忽霽閒耘松欲過寓齋欣喜之際抑陰望雲開晚霽出戶聽車音有道斯來也歸鴉投遠林

傷老懷因賦

老來惟念舊頭白各虛襟嗟此同爲客相將困積

春盡日

惜春春去欲何之寂寞孤生有所思無那愁端似楊柳風前萬縷與千絲

題顧澗西落花詩後

澗西才捷如翻水頃刻千言一揮成看取落花三十首香魂字字可憐生

讀顧澗西澗西草金宜堂蕉雨閒房集漫成二絕句

挑燈細讀兩君詩紫貝明珠盡陸離山岫崢嶸澗西草桃花浥露宜堂詞

蕉雨閒房今體好百愁集裏雅音存碧空雲盡月無洋翠柳牽風春斷魂

贈黃崙發

古人重意氣結交比天親苟非松檜性中路失所因爾我風塵間慷慨滑悲辛我既爲世棄憂來多此身寧與榛莽没不隨桃李春羨子懷珠玉于道日以新攻文不世用白首抱經綸會面誠則難別易條睽貧膠漆本同科誰云非其倫顧彼習俗士巧笑意未眞青蠅集棐几營營亂情純君子堅貞姿畢世誰能悛美哉莊惠遊千載褱斯人

秋日過立山先生於金閶亭下喜而有作

兼復送別

至人守繩墨斥逐不容假時予遊辰陽眼見攀轅者悽悽與公別淚併五溪瀉悠悠天一涯渺渺隔風雅回首念情慷愁焉未能捨忽過金閶亭握手亭之下胥宇茲一開懷抱兩傾寫世故莽蒼蒼君子則在野何時起東山蒼生賴陶冶輕風靜埃塵秋雨疎簾灑幽鳥窺檐端宛然作歌也歡來殊未央且謾秣去馬悲哉又解攜相看涕滿把

待顧澗西不至

詩人顧澗西迢遞十日別相期茲晨過憂心差可悅啟關登高城秋風自騷屑望極橫塘路心與溪百折數盡去來船日出旋日減接翼投高林素士斷行轍旣阻握手歡復使吟聲絶徘徊返室廬魂夢今宵結

同顧澗西過慧業寺聽遠山上人琴

遨侶出西城遙望西南郭行行秀色中遠峯紛沃若忽見青林中紺宇臨流著入門逢法侶三人共磅礴上人支遁流瀟灑非羈縛爲我揮絲桐空庭

秋寂寞孤松吟細響幽磵寒泉落淡矣咽殘蟬劃然唳秋鶴低昂似有情喧寂變澹泊妙手羨上人心空有樓托怪彼浮世音箏琶互舛錯欣吾聆希聲冥悟得玄漠悄悄青桂叢商風灑香閣曲終子亦去夕陽下山郭

題黃蓄齋文集後

組織六經星斗光高才灝瀚羨班揚行文看取如

天馬蹀躞秋風下坂長

題章氏園僧宇 同黃蓄齋暨令嗣顯成備成文萬通遊

素士三四人披榛覓微路精舍蒼翠開齋閣松竹
護秋氣靜以佳淡日籠花霧寒潭淸心魂幽谷響
鳥羽既得香巖心復値閒雅趣怡然坐忘歸山僧
送茶具
坐久心氣曠松韻颯然起境與人相忘頗得淸靜
理芙蓉寒露浥桂花晚窓裏天空萬籟寂雲際落
巖木悠哉微妙意物我無彼此

支公放鶴亭

石磴盤旋如鳥道上來側足步玲瓏支公没後高
僧少千古猶憐放鶴亭

趙寒山故居

淒涼喬木下感慨亂峯開不見高人宅空憐秋滿
山留寂遺像在書屋白雲閒草篆中郎後先生獨
可攀 共

法螺僧院

石徑何窈窕短墻生女蘿蒼崖暗泉落寒岫白雲
多亂竹森秋氣半池折敗荷幽尋欲紀勝斜日奈
愁何

過文萬通時大昆弟竺塢山房 即其高祖文肅公歸隱處

草堂舊通隱竹木仍山園兄弟眞聯璧風流繼相
門閒心寄詩筆留客與琴尊話久境猶寂松風歛
夕昏

同黃蓄齋遊尋竺塢宿文萬通時大昆季

山齋紀典以贈時蓄齋令嗣顯成備成同
遊

山人與山谷舍事討巖壑逶迤越修嶺始歷蓮峯
脚峯下竺塢中杳冥桃源若扣門主人迎携手與
轉躍推昔文肅公投老此棲託令君紹祖德詩禮
悠然樂昆弟皆詞豪會心時復作風雅追高曾天
倫照棣蕚愛我閒散人相與形骸畧殷勤出盤飧
嘉果佐觴酌欒欒幽桂香淙淙鳴泉落論文兼講
道莊語雜諧謔窓外雨淒淒齋中燈灼灼山谷發

幽興吟詩付管籥博文黄細字顯成善書楷法最妙人稱之曰黄湘字圍棋互擊搏刼勝算鬭鬭子慚後一著主客歡未已雞聲散林薄就枕滅明釭簷霤灑書幕

程湘亭見過

沈冥誰顧問寂寞舊交疎惟爾關心者頻來慰索居此情難與道言別即愁予無負知音意淸貧不願餘

江上遇施澗松

悠悠三月別離緒日紛紛何意胥江上蒼然得見君蕭疎鬢添雪慘淡水連雲悵矣又分手遙山正夕曛

南樓秋夕與顧澗西對酒言懷

心言把酒夜清景在南樓月好如君意菊憐似我秋授衣誰復念取醉詎良謀話入情逾切天高雁共愁

登城懷蓮涇王聲弘

客旅絕歡悰登城聊瞻覜秋容靜以肅秋氣殘日裏遙山翠帶寒白雲時復起遠憶詩人盧蓮涇何處是蒼茫望不極行行獨徙倚雁引心迢迢月生水瀰瀰何時把君酒相與論文史

宿袁雁亭齋中

銅鉦欲墮西山頭浮雲滿天戰高秋胥江渡頭爭渡舟予尋故人且歸休故人雁亭袁伯子溫語款款慰我憂烹葵剪韭煮香稻春盎滿盌香浮浮其餘深情難細數更理枕簟重衾裯嗟我陽山老措大竊弄筆硯忘身謀得君厚意莫可及世上交侶誰同儔惜君有才無處用壯年貧困淹林丘當時

工文號文士意氣軒豁非常流只今落拓不可道亦能蕭灑忘窮愁感君待我似師長使我懷抱長含羞

秋夜聞笛懷王泝栢

何處長笛聲悠悠散城郭淒颯颯然起秋意生林薄萬籟已寂寂天空一鳴鶴月色當軒明羈客轉蕭索引我懷遠情依依繞南城南城不可即惆悵坐深更憶昔過君堂棋酒興縱橫日昃不遑止吟詩歌復賡寥寥傷此時欲語復爲誰何況商意苦

吹盡楊柳枝

客次閒居酬金公宣春茗松烟見餉

客子性閒閒每安枯寂境外慕犇形神斤斤心莫馳止水深千尺湛然能清靜塊然何以娛文史欣得領有時煮澗泉揮毫相與永叩門使者來一器惠佳茗未擘手先香恍惚疑蒙頂函封署松烟劒脊得兩挺其質玉似堅易水法相等二物欣吾懷得之在俄頃烹瀹與研磨良可破沈冥君也能雅吟妙句陰何並我詩雖云顰不敢君清警

黃西士善畫梅以一扇遺我作歌酬之

黃山山人黃西士愛畫畫梅妙神似殷勤惠我一障面使我懷抱忽生喜一枝屈曲臥藤溪仰家背子世莫比霜花幾點最蕭爽脩脩遠韻疑仙子當特畫苑有幾人范寬粉本稱絕倫元明以來誰第一好手惟君摹寫真嗟我踢山稱散者飄飄髮霜中新承君此箑荷君意出入懷袖日以親

題顧倫序書齋

蕭齋隱城市靜即似山居閉戶能超俗開心惟著書螢聲出蔓草竹影掃庭除凡慮自茲釋悠然樂有餘

客舍逢倪形文處士

吳淞眞名士相逢客邸時往年吟異句今日抱風規螢響秋生砌松高月掛枝一番清絕境助我共論詩

同竹友訪堯峯顧展大

不憚程途遠空山一訪君澗扉斜對水竹墅半藏雲樹老藤垂蔓牆陰苔繡紋阿瑛此中住吟嘯送斜曛

送魯友三之浙江

君是吾鄉風雅士老爲游客向天涯輕舟此日西冷去處處霜楓帶晚霞

秋光潑眼好徜徉水秀山明愛古杭天竺南屛最奇絕吟將好句付奚囊

和顧宛山山莊十詠

精廬山之隈蒼翠紛其處時見白雲生清風歸不去

鋤雲堂

幽人何所樂終日把書卷吟嘯上飛閣蒼翠來四面

環翠閣

妙蹟留長廊龍跳與虎踞空山雷雨來竊恐破壁去

墨香廊

素花倚書帷雲來殊恍惚晦夜無色聲都疑滿樹月

梨花書屋

翼翼兩三楹東軒上頭署何以為此名幽人歡歌

處

東軒

湜湜其方池持竿魚未得任公寄乃心詎云斯釣國

羨魚池

巑岏上高岡明霞翠欲飛道人躡輕屐剪取作春衣

留雲岡

疎梅夾幽徑花發倚書檻翛然絕塵蹤來往惟何范

梅徑

一谷環四山修篁此中翠叮嚀莫剪伐恐有千霄意

竹塢

偕隱何所樂英華萃圖裏孤直世難容息心而已矣

萊畦

周緒穀能兩內姪攜詩草見過

西風歙吸日色寒羊裘不暖慘不歡孤客縈憂正無那板扉剝啄來二難誰道今朝開笑口溫語慰藉坐良久老人難入少年場得君心氣古人偶兄弟能吟調復清一編嗣響聲琤琤請君從此益自勉何難得抱機雲名

冬日留別來章

欲別不忍去暫時立城闉殘冬徧霜雪何處是陽春揮袂又回首前途猶問津衰年尚漂泊辛苦我為人

將之胥江與天三別

高情語難竟未別此心淆杖策憐遊子琴書去故交離腸感君意草履踐霜郊行矣愁無盡西風剪草茆

杪冬別雲怡

同是失歡客分攜又此晨感君高義士憫我路岐

人風雪寒郊甸衣裘歷苦辛蒼然向城郭何處問
通津

得來章書以詩奉答

雨雪殘冬候沈眞抱病時書來破寥寂情重感心
知白石雲巖古青松歲晚姿交期眞不忝嵇呂無
無疑

送竹友之海虞幕

雪晴雲散深冬候日淡風寒放棹時此去幕中為
上客一枝斑管好題詩

樓閣西城記往還劒門曾與客躋攀此中舊友如
相問為道衰年但閉關

陽山草堂詩集簷鈴集

陽山 陳炳

庚寅迄壬辰讀書于譚子毅仲齋中四氣往
復庭花榮悴優游多暇日與毅仲流覽載籍
討論六義所作詩歌若干篇時秋風爽襟涼
生野興偶與毅仲步古寺商飈西來殿角簷
鈴鏘然悅耳雖未洽宮徵而泠泠清響得自
然之韵余謂毅仲曰是可以名吾集也夫鈴
本無聲觸于風而有聲人無言觸于情而有

言不相似而相類者耶毅仲曰唯唯遂名其
集為簷鈴集云

題畫蘭

楚山參差兮深窈幽谷叢生兮香草沐日浴月兮
凌霜綠莖素花兮娟娟蘼蕪蘅蕪兮左右亭亭獨
秀兮物表左徒逝兮誰盻寒泉聲兮悄悄海濱大
兮嫉之有美寫兮纖縞顧九英兮繽紛四時芳兮
長好羌莫慮兮摧敗飡霞人兮永保

送楚遊客

送遊子兮出城闉雲承天宇兮湖水混淪君不行兮悄悄山與水兮杳渺問予楚澤兮廣復深洞庭瀟湘兮愁人心

春日山行訪僧不得

皂帽行歌去春風霽景晴烟雲漲澗渚桃李繡山村不識招提路空聞澗水喧雲居未可即獨立向花源

過清隱蘭若省愚上人房有贈 時牡丹盛開

訪僧南郭外清隱名禪宮左右林木暗門前翠幾重殿角棲白雲松房絕塵蹤師能忘機括心與水月同不知世路窄秖云人法空我來春晼晚名花發深紅清香奪薝蔔國色著烟中上人供客具茶臼就花叢妙語言筌外禪悅有所宗余將謝時俗於此息微躬

長歌贈顧宛山

宛山顧子呂堯峯心超寵辱多古風梨花書室潤嵐翠歌吟偃仰于其中庭前花木媚人意逸興霞舉心融融時有妙句誦人口雅音往往發愚蒙昔我漂泊此山左一嶺障隔細路通花時來往忘寒暑酒尊詩筆情何濃有時相與躡青嶂碧天一嘯送飛鴻吟情飲興方未已浮雲如我身向東與君取別何草草胥江鶴市追秋蓬山人之廬彷彿在悵望莫至如仙宮雖有尺書及寸簡搔首難覓寄詩筒羨君氣大年四十愧我衰疾悲龍鍾雪顛豈頻復相對綠窗花藥幽叢茸

獨行春郭有感

霽日城南郭徘徊適所親乾坤容白髮花柳自芳春流水趨川急浮雲變態頻悠悠衢路側曳杖獨逡巡

黃偁成日事篆學爲作長歌贈之

江夏書生黃仲子孝弟承家百行始定省之暇惟筆硯不顧執笏與拖紫史籀鍾鼎今紙牾秦相李斯獨擅美君能嗜之時復書學叛堆案數百紙有父能文蘇長公有兄結字右軍比析疑辯體得父兄人生大快此已耳余欲效之力未專腕力衰弱勢披靡請君示我微妙法日事不律娛暮齒

南軒月夜與譚𣪍仲清話同作

氣迴南軒夕清言共素琴秋聲幾點雁明月兩人心促織催寒急流螢入幔深更殘語未已白露灑衣襟

王蓮溼攜酒餽招同郁于畏及子就高齋申齋中賞菊

有客破愁來一笑攜吾手行行出南巷巷北尋君友云有霜中花相賞挈清酒入門主人迎五彩爛左右叠羅兼紅紫錦心交繡口種種難强名皆非

人間有頃之開王瓶先爲花神壽清香和杯斝能益頹齡否春葩雖云麗開落豈能久此與羣卉殊冒霜秀陽九譬彼君子姿恐非凡材偶細酌兼雅吟羣賢厠老醜賓主皆陶然自午已及酉燈來影上屏美人步窈糾賦罷愧薄才不敢君八斗

送冷秋江歸潤州

語別江樓上秋風雁影頻憑高送耆舊望遠悵歸人物役征途晚圍林叢桂新江冷堪俯仰相待有情親

苦寒行贈譚𣪍仲

歲云暮矣多煩憂天地閉藏河不流風吹雪花大如掌繞簷饑雀聲啾啾老夫身計亦繆悠泛泛直似滄溟舟窮冬坐窮飢膚裂敗絮豈與湖綿侔古來賢人多困辱奸雄惡少皆封侯一悉時俗呼牛馬豈能變作繞指柔古譚仲子哲士儔抗志潔行追前修文章卓犖掩髦士日攤經史汗漫遊恐我索寞懷羇愁時出論古同冥搜虛襟謙抑不草草此意難與尋常求有時當杯話情事脫帽離席撫

吳鉤譚仲子哲士儔北風凄凄寒雲稠慘慘日月精光收爾我闔戶且暫休幾時收雲止雪開天眸與君高歌大笑吳山頭

歲暮懷陸耘松

天晦昧風稜稜黃雲塞天陰氣凝欲雪不雪寒凌兢無衣老人倚杖立悵望城闕愁思興南城有老陸績孫廿年與結詩酒朋朝吟夕飲風懷適經旬之別即生憎佌離茲獨歲週兮使我心如轆轤之無所憑昔何爲乎雲龍之易合今何爲乎日星之

不見往者文酒流連年復年二老相扶並歡宴今君懷道走四方我遭衣食頻驅遣風蓬無定去復來髩髮飄絲眼迷眩不知君子輿何如手足還似昔輕便一東一西信杳然使我離心日春戀歲云暮矣胡不歸關河東合行李稀歸來歸來兮與爾狂吟豪飲娛樂暮齒毋使違

燕譚毅仲堂中

雲黃風緊雪漫漫絳蠟瓊杯夜不寒我是吳中老措大每蒙清宴盡情歡

夜漏迢迢酒復深嵇康乎論伯牙琴知君古調原離俗世上誰人是賞音

送霜洲上人主席寒山方丈

世路日已窄宗風亦沉淪霜公慨然起袈裟䬸淨因一指了禪義月映千江濱寒山高士宅（寒山高士趙凡夫故宅今改爲禪宇）化作天宮新吾師飛錫去飄飄無礙身誰能保眞性嗟彼皆迷津羨師如辯才瑜法覺羣倫閒居寒山中與山相嶙峋山水青蓮花何曾滓一塵佳句不時得花擲搖風春道䘵去已久今

復見斯人

題綠陰垂釣圖

臥起漁汀唱竹枝水鄉風味幾人知鱖魚飽飯無他事垂楖陰中把釣絲

同毅仲出村口散步

高天散雲雷清氣在郊野聯步出村口嘯歌何瀟灑處處桃與楖迎人自閒雅百卉自榮敷賴茲春陶冶孤峯青直上亂水流爭下爾我千古懷藉草各傾寫

寄懷內兄俞竹友

東風吹地綠漸勻半晴半雨愁暮春鶯歌燕語感離羣飛絮點溪亂白蘋溪邊昔日送所親一去三載吾無鄰杜鵑花開庭際殷對茲暢內旋車輪吾兄吾兄高士孫（竹友人世祖貞木高士載在郡志有文集行世）詩禮繼世稱名門三百餘年風義存承家見吾志殊倫少時讀書志朝餐雄才灝瀚氣如雲文章十上昔輪囷空抱濟世之經綸燕秦楚粵常駿奔欲覓升斗資宴貧洞庭彭蠡淼無垠衡廬泰華山之尊烟霞綬

幻筆底新裁中體兼寶主人可否識君心氣眞不
使抑欝默寬論翰林潘公如鳳麟文章卓犖世冠
軍輿國小邑徒逡巡操割何用郢匠斤羨君今爲
入幕賓賓主契合龍得雲佐公治理民平均公憐
君貧遇殊恩能令枯枿含芳芬待君還歸話此因
斯時盼望渺風塵

譚毅仲設醴高齋　作

高齋晚對酒天際宿雨收欣然文字飲齊景上簾
鉤灌木轉時鳥清波庭下流十觴各酣適脫巾我
歌謳君子信高曠揮中有荆瑯揮筆如振藻札翰
徐庾儔天人策不獻泉石自優游顧予老巖穴相
與結綢繆清言尊酹裏日夕慰孤遊此意恐難及
世路莽悠悠

送俞周緒盛希哲赴試

三十無祿養俺卷飯咨嗟二子抱經術青雲路不
睽揮筆湧海潮又疑關天葩聯鑣同往試送子江
之涯主司愛人才識別龍與蛇明朝彩服歸秋水
泛仙槎

行路難

君不見蓮蓬士采秀行歌樂何似君不見木槿花
朝榮夕悴休咨嗟屠沽市販一朝貴馬銜金勒輿
龍紗玉繭文杏作宮室指揮如意矜豪奢有客舊
是鐘鼎家失勢茫如墜泥沙青蛇黯黯時一吼黃
雲塞天道路睽行路難在平地行路難愁軒輕意
氣相傾尊酒前若比羊腸更非易
黃鶯聲老春欲盡百花辭條溝水流人無百年命
如何長坐千歲憂請君裁悲減怫鬱酌此桂醑之
金甌揮絃一歌路難曲淒風五月離堂秋

烏夜啼

樹上烏子夜悲豪家宴飲正及時滿堂絲竹相娛
嬉人悲人怨總未知東家寒女貞松操玉顏娥娥
善窈窕孤燈織綺猶未眠素月流輝冷相照不辭
機杼守空閨只怪林烏夜夜啼

將進酒

撫長劍巷交遊一貴一賤水分流憶昔相逢逢旦
語死生相保兩心許須臾得意則大行棄故如同

敝屣輕青松寂寞凌霜質不附夭桃笑春日歌且舞臨高臺急須進酒莫徘徊古今聖賢不可見阮公沉醉意良善

猛虎行

飄風起深山深山嘯猛虎家家編竹作籬門出入帶箭行參伍目光熚熚張兩牙慣食人肉誰爲數皇天好生養下民此獸何爲在中土猛虎雖猛猶可防縣官苛政更莫當

漁父歌

竹竿嫋嫋江水悠悠蒼波淼淼一扁舟是非不著飽飯垂鉤風濤起釣綸收恬然繫纜青蘆洲不知貴賤焉識王侯王侯適志多慾尤不如漁父之自逸得魚換酒斟尨醆不聞參商日夜尋丈牙歌一曲我無愁三湘與七澤處處皆安流

春草

先春動根荄青雨旋發榮日月所照燭處處皆叢生大運有興滅秋霜悴其英惟彼蘭蕙姿終始獨菁菁

題文南雲山水

南雲傲睨相公孫潑墨能令肖李成路轉蹊廻崖谷暗萬山合沓一人行

亂山馳突如羊馬萬壑千峯失水津記得昔年楚南道孤笻盡日不逢人

上山歌

百川知向東萬古流不息哲人守一途游泳道之域如何營營者已溺猶未極我欲友古人上下四旁求不得聊上山兮寫惝惘石嵱崒兮仄足上八埏杳冥兮指顧中神遊灝氣兮精警爽嗟浮世兮在渾屯謬步趨兮肆飛翻舉頭日近兮足躡雲將聳身兮叩九閽

雜詩

屏居謝喧囂遂性掩蓬蓽岸幘聆流霞卷舒長自逸倦隱烏皮几興至操紙筆所樂與俗殊冥冥偶書帙

有生孰非寄營營亦何爲曠士達斯理淡然心神怡冲襟浹氣化翛翛野鶴姿豈同外物擾慊慊復

迴持
天人既茫昧萬事亦軋沕富貴天道伸貧賤人理
屈達觀有莊叟畢生無怫鬱寄謝世上人通塞莫
充詘
灼灼原上桃亭亭山頭柏索索聆者誰艷艷人爭
惜炫燿易近情素質物殊隔恬憺君子心守一不
能易
出門臨廣路躑躅不欲前但見飛騎來金勒施香
韉貂冠與錦衣玉顏花爭妍知是安陵君逼衛肆
迴旋
男兒貴立身併優衆所賤鄉里不屑名一朝冒寵
眷裳茸狐白裘出入每乘傳吁嗟當路子抗顏相
與善
欝欝幾株樹惡木易成林君子抱渴疾誤疑息其
陰端人貴潔已毋使霜露侵事往悔何及喟焉傷
我心
南國有佳人玉顏長美好不嫁近耄耋屏居織纖
縞娥眉衆嫉之無鹽反見寶舉世稀識眞含酸向
蒼昊
東風扇和柔雜英滿春甸艷陽不私物貞脆一蕙
蕎氣化轉相尋秋霜奪婉孌素士得此理窮達不
少變
棲遲遠市廛虛室少塵想青陽變朱明園林草木
長矯首望前山停雲覆莽蒼躧履行歌去巖谷恣
幽賞
丹葩吐芳條鮮雲出苔石參差奏羣籟清濁同琴
筑境幽神已超要妙棲心宅念慮一以清物我豈
乖隔

楊大瓢山人孝義文章卓然不羣當世賢
人也以黃冠圖扇題予乃道其學與行爲
作長歌贈之
大瓢山人氣嶙峋孝行卓卓誰同羣大瓢山人才
絕倫文如班范繼龍門總角日記書千言束髮廻
環貫典墳紛綸經史羡井丹揮筆如覩鸞鳳騫氣
昌德厚理文醇發潛斥惡功不泯餘事作詩比典
尊建安諸子相比肩近體雄健稱冠軍風格踸踔

開天均其才縱逸其家貧名則籍甚心含酸乃翁
義感　天怒嗔長流寧固厄其身先生哀號叩
九閽灑血草奏陳其寃　天錫俞旨歸深仁先生
蹁躚行跋跋短衣種笠出榆關飛砂漠漠白晝昏
狐鳴虎嘯當路蹲萬里迎兩親母子猝見如
夢魂抱持白骨慟先君神氣消沮淚汍瀾比似木
葉凄霜林 叶 挽車奉歸吳江濱邊城漢月隔山寒
僑居蘇臺一丘樊愉愉容色奉母歡事異曾閔同
一純澆漓世俗忘本根心在妻妾子與孫嗟哉子
職誰能全先生孝義感鬼神先生文詞最雅馴片
言隻字重璵璠排蕩衰俗風一淳南金東箭世共
珍四方書幣徵求殷不使閉戶長養源南遊羅浮
西三秦洞庭彭蠡蛟鼉尊扁舟破浪追飛仙黔陽
雲嶠連昆明 叶 天嶠飛珠蘸筆新屬辭予古起古
人一朝歸歟謝風塵翻然乎悟在保眞笑謂人世
如浮雲身被野服頭黃冠問誰圖者云觀生 叶 長
髯豐頰異人風 叶 仙耶人耶莫可分今我題句雖
紛紜其中妙理難云云心期落落羨長川斯文崔
嵬未易攀高風凛然當世賢

奉酬張損持翰林見寄 時出宰贛州興國

陽山山人守環堵一生襟抱向誰吐白馬小兒氣
驕橫種菜英雄麋鹿伍高恢落落巖穴中孤標特
立離塵土予生退讓寂寞姿老作書蟲閉柴戶階
面青膚綦跡稀自倡自酬樂樊圃忽然上客遣使
來佳篇一紙抵瓊瑰雅音微茫久不作忽聞鼉鼓
聲崔嵬玉堂仙人宰劇邑刑寬政簡民嘗怙絲桐
歌咏調其心古之仙吏今難及如何賤子遺眷顧
銀鉤盤盤意義洽倚天長劍新發硎愧我鉛刀亦
云答

次韻奉和張翰林遊覆笥山

贛江江上青芙蓉仙宮福庭稀遊踪烟開巖岫形
如癡誰能飛步雲舒卷玉堂美人愛此山欲探仙
笈尋嫏嬛瑤章昨日郵筒至公餘僚佐陪登攀蒼
崖懸溜滴鍾乳紛然玉蕊無草萱白猿紫鳳守石
室寥寥翠壁閉兩銀子生句吳身不至三復美人
詩與記斯時若得涓高術使我飛身躡覆笥

張損持賦詩記巽松若與僧次登鬬仙女
潭石溪建于東厓而西厓之重巖亦平治
可登坐屬予和之
章貢疊萬山仙女秀平罔想見兩高峯雙鬟綰雲
霧嵯峩上霄漢羣岫低莫數逸獸愁攀援飛鳥安
能度下有不測淵蛟龍此中聚渟泓晝冥冥腥寒
毛骨懼太古斷遊蹤樹石四森布就中好事者鑿
石剪草樹兩厓隨高下相望可安步重巖雖巉巖
登陟不迷誤飛流灑蒼壁天晴散霧雨泉清可烹

酌惜未逢陸羽邑侯似謝公山水每馳騖公餘領
幕僚流連得佳趣精靈契心胸浩然發詞賦吁嗟
此谿壑萬古始遭遇予生巽會間不識章貢路按
圖得此境復接公寶璐于以和公詩終焉愧武庫

貧交吟贈盛子巖士

一歌鹿鳴篇便欲慕交呂貧困無顏色貴賤此深
阻組綬貧時交誰能不我拒何況衢路間相逢面
相許回想昔遊好真堪一笑侮澆風散淳源吾道
則齟齬荏苒成老翁天涯爲誰伍叔向感一言下

堂揖宗語林宗義茅生藻鏡得中矩古人愛賢心
令人棄如土曰余樸魯姿嬾散莫比數寂寞草澤
中無心羨軒冕一編契聖賢異世爲儔侶西郭盛
季子經綸具今古泊然忘仕進風流照穎汝與世
雖混淪津涯畫靈府豈如叟叟夫捷行不知所以
茲秉鈞軸變化爲霖雨今亦竄菇蘆琴酒狎牧豎
芸如禾中稗衆棄君則取意趣頗亦同還往忘寒
暑蒼然遣使來招我就花嶼遂安管寧榻半載共
廛廛殷勤把春酒慷慨下庭廡時或共詠吟調高

比冰柱時或操畫角分棋壘時或論道術本
末辨絲縷所業非一途崇朝至列炬我已忘頹齡
子正健如虎或可繼張范友道差可覩顧彼諸少
年反覆似簧鼓今日刎頸交明日爲燕楚

贈黃顋成

青青天龍鱗幾時徂徠古松千歲姿作絲纖履亦
何益予霜朔雪焉能欺江夏黃生强學士治經能
測陰陽理下帷董生圖不窺治亂興亡究終始阿
翁讀書今白顛下筆直似龍門砥柱之水歸大川

飄風驟雨高堂上萬言頃刻眞坡仙黃生學問由
家傳百川倒海一氣連滄波杳冥文思壯急宜對
策漢武前漢武求賢方側席誰薦吳趨未剖璧圖
屛悄悄坐書堂左圖右史窮朝夕黃生黃生爾似
包頑夫萊衣娛親不出遊古今祿養第一義捧檄
之士非常儔我與君交十五載我是人中之贅疣
惟君愛我比天屬意義直是張范流從此且暫割
綢繆請君攖身關健關北向排風秋颯颯射策金
門賜第一歸來迎君看吹律

郁孝子詩　名璽授字授一　太倉州人

聖人逝已久教化日變替孔門有純孝後世誰能
繼寥寥二千載書史可數計人情尚媮薄季葉倫
常蔽吳會氣偸偸斯義誰揭厲婁東孝子千古人
侍親愉愉色養眞孜孜生涯儤微薄早暮進饍須
兼珍時雞嚴親眼翳眼明窓攤卷難云云孝子蒼
皇計不得日以舌舐瞳重新旋遭萱堂病莫療經
旬斷食號晨昏孝子遑遑與婦泣願減已算禱天
神兩人叟祝三旦夕母忽起坐言紛紜一誠自可
感天意何況夫婦同孝純扇枕溫席日不替但適
親體忘苦辛轟然閭里皆驚異言此大孝今始聞
傷哉母氏壽已沒孝子不食時號泣面如墨色氣
如絲絰霜木葉秋颯颯一朝改容慰父心父亦勸
子相嗚咽三年蔬食讀禮經不入房幃侍父斯一
朝顙折山摧頹父兮遽爾赴泉臺肝腸迸裂神氣
喪麻衣號泣時悲哀潛悲歙泣營葬事但有勞悴
無旦暮又有大父兩世哀共窆幽宮永同到中郎
廬墓今再見精誠感物馴狡兔松楸手植鬱森森

三年寧家忘寒燠雖陽湯公請于　朝　表章
優錫下　九霄巍巍坊立胥關內行人咨嗟仰孤
標皇天無私與有德門閭應高孝子乞子孫振振
廊廟器季也共推文章伯（孝子之季子名桂以文章顯于時）人生
百行孝爲始孔孟群論羅經史乎澆穀俗乖倫常
薄親厚友焉有此衣冠與裘意氣豪自省能幾人
子逕高堂蕭瑟愁歎聲妻孥歡笑房幃裏詎知
慈烏反哺細物之性况乃爾人情利在衆所趨劬
勞之詩有若無孝子之孝曾閔俱高風拔起世皆

模

酬彭椒巖先生爲予作陽山草堂詩集序

壯年困頓學未成青氈一片長依人雖云濩落氣
不屈朝吟夕詠忘其貧長篇短句不中律禪吟挂
閣非韶鈞又如脫羈馬馳驟吳歈巴曲差同論刪
繁去蕪成一帙四紀游泳徒苦辛華亭陸子陸子漢岑
我好友見之歎賞意良厚且言前輩彭夫子文章
踸踔追韓柳清製風流金石間爲君乞取弁其首
時予老病難淋起試取一編授君手此心休惕未
肯休園林木葉吟高秋嫫母衣錦見之唾魚目混
珍識者羞先生汲引異時俗不病聲不諧絲竹番
然賜我不朽文夜光恍惚炫人目昌言獎借聖哲
心焚香再拜百回讀六經之後推賈董元氣淋漓
意雖穆先生雄筆照天壤扶類斥惡何曾枉正始
之評何敢然狂來自擬接餘響

春夜集王蓮涇書齋 同李客山俞澗者

季友拔俗姿操持風雅柄妙句驚詞場天然得競
病緣尊邀朋儕春燈月窺映梅香襲巾裾語笑皆

清勁淡蕩塵外蹤相與全真性半酣詩興新毫墨
相涵泳郎事美無度雅吟覓篇致如予衰颯奇愧
君才華盛

贈涉尚甫

世德羡君家孝弟承相守高曾皆行仁富比陶朱
厚當其歲屢凶發粟賑黔首鄉里感恩深活人幾
萬口父子轉相勗郡志光先後事載郡志吁嗟今世薄
富室有某某深居坐高堂推算計子母前年亦歲
凶餓殍不時有誰能啓其仁懷復給升斗君心頗
悽惻如身有負負君祖德既傳君貧豈獨久榮華
信有待莫以時俗狃

夏日黃蓄齋招賞蘭花與繆虞臣施覺庵
楊大瓢同賦即次蓄齋原韵

觭陽禾黍焦農夫苦遭厄幾時翻天瓢不耕亦沾
益南郊吾淫滯相知久乖隔耳聒枯蟬聲目倦炎
精已忽爾蒙嘉招蘭開九英格趾步躡華堂西座
芬香劇諸公縱談笑妙擬松風石呈角集祥烏畫
翻啼啞啞芳氣襲絺衣銀船泛瑤席客頗飲辭社

天雲釀雨黑遵彥幼明經（楊愔六歲受史書十一受詩易從兄昱器重之）肩吾道不逃（施肩吾字希聖舉進士退隱洪州西山後遇許旌陽得仙術）夙儒與主人文字工無極瀟灑一風懷日晚各酣適江上鳴風雷天將霖雨錫

贈張師民

一鶴生青田霜雪潔其羽張子有古風守身無外慕詩禮承家學居貧不改度阮孚避一錢襟抱原如故與王弄粉墨得之重寶璐宿昔與予好胸懷兩傾吐慰藉相往還曾不間風雨美哉朴直姿入世則乖忤怪彼市販夫狐裘常闊步亦有井中蛙高居矜質庫如何賢者流饑寒走衢路有才不獲騁每爲群小惡咫尺異榮枯嵒折言難屢特命多舛咎人情藝布素爾我松檜質夜寒當益固

酬謝譚毅仲

憶昔初逢更入林三年燈火話更深詩篇及賞發人意藥物須仁者心秋月登樓頻跳戀春山載酒遠招尋逸情雅興飜同調愧我疎狂老病侵

晚至南郊懷楊大瓢

步出南郭門郭門俯江路江水去迢迢遠心共愁暮憶昔楊伯起喝棟此中去江波木初脫秋鴻始南驚君歌遠行邁我抱幽獨慮一往三五月杳杳忘返顧方惕時序易復覩冰雪迈結念日憔悴搖搖被風樹君才卓不羣無心龍鳳翥登陟美承嘉春草多佳句戢世溯海闊達音有知遇乾坤寒崢嶸霜郊履芒屨川途斂夕光林薄息鳥羽何當輕車歸攜手言情愫

採蓮涇懷古

越王卧薪吴王驕吴宮美人花並妖朝歌暮舞猶嫌淺瓦甓一涇通春潮紅葉嫂嫂涇水滌王與美人在花園絲絲作襯錦作帆隨風蕩漾樂何極誰知肆志正無窮越軍忽入吴王宮可憐昔日流連處變作桑田落照中

杪秋山行贈山中老人寄施八同叔

黔虞震山谷吹我衣裳單微徑被嚴霜客子行未安重岩呼蒼鷹鷲砂書漫漫碉流泉已涸浮雲無定嶺四顧慘不樂肢體疲且寒傍崖一村老揖我

少盤桓攜手進茅堂晤言下肺肝心知避俗翁鄭
樸信所難瓦盆出白杜脫粟勸加餐知我意泊如
存拙非嬾殘仲冬氷雪至栩約同悲歡寄與素心
侶耕岩無患干

陽山　陳炳　虎文

郊外春日懷施考功覺庵

東風綠徧天涯草繡錯芳郊春浩浩晴雲甥絮野
重巖百花呈露如啼笑紫蝶黃蜂各有情枝上流
鶯歌自好流鶯歌好引情深令人馳想高酣亭小
山叢桂盤旋地清風卓立高路名昔年射策即飛
舉十載郎官留粉署一朝蚤　命試黔中遂令多
士逢知遇燮理陰陽龍滿■朝先生辭祿去清霄
林泉婉孌無榮辱疏廣歸來髩二毛歸來買田封
水曲含傍羅植花與竹先生偃仰樂事多詩成樂
府凄琴箎問奇昔我曾造門緇流羽士同酒尊先
生應對轉尤疾娓娓不盡搜天根先生文章元和
格漁洋山人近同列德尊道大誰比肩異代風流
陶靖節

送竹友之興化張别駕幕中

七閩山水海澨頭欲行南指雲悠悠今君往應崖
州辟束書佩劍乘松舟閩江春水碧于油亂峰嶒

岏森劍矛閶江如矢離弦急等于三峽之奔流篙
工舵師目不瞬首尾授受心相伴轉帆又喜得一
境倚天巃嵸金碧浮武夷窈窕忽開豁三十六峰
眩雙眸奇花異果識難徧茘枝飽啖[illegible]煙霞
蕩滴慢亭在恍如夜與曾孫遊乃知中土惟五岳
別有奧區在蠻陬茫茫一路千萬狀羨君都向筆
底收崖州見之重汲賞意義傾倒心相投

旅居南郭霽堂上人周子欽萊見過復以佳什枉贈即次霽堂韵答之

去郭旅村墟清陰蔭書屋碧蘚繡版扉幽禽亂森
木心閒生虛白窅然在空谷書卷欣自怡往往忘
梳沐自顧老病侵誰能問幽獨寂寂蓬蒿間二妙
忽相逐責休好遊覽周朴遺塵俗各枉碧雲詞思
深言逾曲君心與余懷瑕瑜亦連屬從此具扁舟
來往無寒燠

答庭望見寄

吾弟文章伯千言思不窮却將青玉案一寄白頭
翁我意雲林合君心鵷鷺同獨憐詩酒興共惜古
人風

夏日爲仍孫王子題王侍郎寫黃王倪吳四子法冊子

太原侍郎奉常孫　國朝毫墨第一人平生已畫
大父法又窮妙理更精純一山一水得其境一石
一木超常倫黃王與倪吳妙處各不同今觀侍郎
四幅畫五指具有四子工楚峰重沓吳峰遠瀟湘
震澤波凌亂山耶水耶幅幅殊陰晴濃淡煙靄變
文恪後人有賢者一生能畫亦風雅侍郎寫此以

贈貽明珠白璧真無價王子乞我題片言斂袂書
此七字篇時維炎蒸坐堂上恍惚冰壑生雲煙

旅次言懷贈同館金子堯被

南郭蒼蒼背城郭綠莎粘天眩雨霽我今垂白復
漂蕩此心衰颯如驚秋十年爲客不稱意南冠憔
悴非楚囚鹽車上坂駕駛驥孫陽何在赤汗流書
堂忽然坐怫鬱安得素士共優游有客逜然來一
室欣同館忘機共旦夕情高言論善破愁豈料得
知音小庭花發鳴幽禽君賡吾倡日復日春花秋

月酒同斟君之意氣古人匹文章浩瀚工無敵當知似舅郎賢甥莫以今貧歎傾側君不見蛟龍騰躍須風雨高陽酒徒亦知遇君不見劉穆之親戚往往來相譏他時衣錦早還歸

寄李文若

兩村望衡宇南北見楊林來往無朝暮情懷知淺深晴雲聞太古流水引長吟幽賞言彌極分攜歎至今

乖離三十載一見又分攜誰有相逢地猶嫌道路迷秋霜凋碧葉春樹語黃鸝總是思君處吟成日欲西

送王仍孫之南昌

東溟日未出相望曉雲秋忽鼓南昌棹離爲送客愁殘蟬吟別浦幽興向滄洲朋舊嗟何極依依隨水流

送金子堯被之維揚

新秋動遠興訪舊向滄洲送子邗江去離心逐水流片帆蒼葦隱叢薄夕陽浮搔首柴門下雲山對暮愁

贈魏耕應寧都人

乾坤牢落正氣無荆玉不產生碔砆寧都大賢魏叔子出入孝弟經綸俱伯兄季弟相師友講易垩微節操殊一時就學雲龍合南州士子皆沾濡卓然三魏見頹俗文章禮樂歸鴻儒後賢耕應季之子少隨諸父受經史東浮淮揚與江浙交徧東南奇偉士家學相承有特識簸揚古今去糠秕巍巍獨立人與文頹波之中拔然起予生貧賤陽山中藜藿作食常不克石泉淙淙自吟嘯惡詩今亦坐詩窮毋欽三子不可即一生恨事抱吾躬不圖耕應來訪舊獨快龍鍾垂白叟飄飄君秉鸞鶴姿應知三子神人偶文章德業先後間千秋萬歲齊不朽

懷王蓮涇

秋風生竹墅獨坐想高情不見故人至空聞落葉聲才華驚北郭文字羨西京甫里雖多士誰能與細評

歲晚喜庭望至

村僻如空谷疎林向水隈不虞荑草徑忽共白雲來契濶言彌盡詩篇手自開喜心無可已籬落共徘徊

霜雪凝郊甸淒風滿目時關心爲客日相顧歲寒姿君已文章重予方老病悲自今頻會面莫負此心期

寄省愚上人

眞僧在何處南郭憶愚公已得人天理併將覺路空夕陽孤磬裡流水萬緣中欲問三乘意明朝就桂叢

贈東皐草堂王沂柏

東皐草堂王先生種黍釀酒自傾日飲百杯半斟適意氣浩瀚才縱横往昔聞君少小强誦書一日千百行壯年經史能貫串大義了了明倫常今人疾義愛勢利荊玉不辨等秕糠灰滅公道一私意心雖知識口雖黃焉能似君得眞性骨氣洞達多慨慷遇事臧否不枉曲古人誰可與低昂陽山有老背馳客與俗齟齬異趣遭已知富貴是浮雲却笑猖狂行不蹟自甘飢凍守風規羞看抱瑟候王宅以此與君結交好情眞道合豈草草君家我往尋寂樂高歌擊筑開懷抱每回列饌草堂中急觴醉倒天爲小羨君能吟五字篇風格自老思纏綿清宵酒後歌一曲宛如鸞鶴鳴高天王先生磊落士王先生不出仕擁書萬卷敵素侯盡鴻草堂竟誰是

望歲詞 新正四日喜齊裕飲秋華堂中同參眞見施覺庵楊大歌諸公賦

勾芒開青陽辛盤招佳客華堂燕積素休徵驗三白主人綴清詞望歲心彌劇三吳昔富庶郊野阡連陌前年旱且潦農夫愁煎廹井稅將何輸官帖日切責有司在守官胥子肯顧惜饔飧剝榆皮餓殍倒路側富家酒肉臭貧家多菜色去年遊歲收豐黍稷倍蕤蕤十風與五雨天其卹民力高下皆毯毯堅好復狼籍二米同一稃倉庾家家實郊甸徧謳歌我輩亦蘇息

䴵梅　亦棣華堂中作

新年春動寒梅萼坐對書堂聚德星鐵幹一枝來庾嶺霜花幾點覆銅䴵香疑白袷人遺逸影入清尊客醉醒共指群賢詩格妙吟將佳句鬬娉婷

送庭望之端州宋太守幕中

不憚端州遠慇然念舊情一言向我别萬里送君行過嶺羅威里停驂陸賈城就中多感慨詩思更縱横

譚恭近邀飲牡丹下

叔子情何重招尋集晚春名花低拂席香豔哀宜人餽進江魚美壺傾桂醑醇飲中吾尸小飛蓋莫頻頻

齋前雜花

書齋前庭植花數種四季芬菲差娯心目主人毅伸請賦■詩寻各種成一絶云

蘭

碧葉叢叢傲雪霜綠英歲歲發幽香一從三閭沉湘後無數詩人佩此芳

紫牡丹

洛陽名種碧闌前徑尺團圓别樣妍玉白猩紅皆識得何人相賞紫姑仙

杜鵑

蜀帝幽魂恨不窮化爲小鳥托微躬春宵啼泪皆成血洒向枝頭幾樹紅

鳳仙

本枝纖細妥花么粉捻紅妝别樣嬌閨裏女兒春插髩兩行小鳳球雲翹

天竹

誰琢珊瑚纍纍圓數竿墻下雪中妍䙡庭青瑣俱無意合向幽人几榻前

秋葵

嫵媚風前秋浚深黄羅彩[illegible]出中林怪他草木知何事亦有勤勤愛日心

秋海棠

合婿合態素秋天露哀[illegible]可[illegible]落[illegible]人

不顧枉令花史贈花仙

七十言懷有序

之士也于是托文詞以抒寫藉筆硯以泳游遣時送日惟此而已茲年逢七衮朋舊凋貧與病相尋序屬三春鶯花笑

影與形相弔將逃塵世欲禮空王用寫一幽懷聊吟長句

鬖鬖白髮尚輪囷七十平頭愧此身四海無家真釋子一生何意作詩人已嗟五字成寒乞莫怨孤芳窮棘薪辛苦自全衰朽質漫將歌詠歎沉淪

哀哀遐憶舊吾廬流水青山猶似初骨肉後先供涕淚園林輾轉付丘墟已悲往事歸蒼莽恐看浮雲忽有無從此靜參莊叟意一編齊物變欷歔

先業悠悠煙散風殘書長伴白頭翁百年襟抱悲歌裡半世生涯筆硯中飯有五芝方綺季居無一舸愧張融聊將風雅供遲暮已放愁心似蠹蟲

十年衰病更無家常感心知慰怨嗟禮重幾回須藥價交深一世結雲霞高歌共躡登山屐遐勝頻浮載酒槎更憶關心移我榻與君吟嘯意無涯子往因貧棠黃菖齋深情纏綣不次餽遺又下榻高齋尋遊山水極文酒之樂

折衝文墨獨徜徉却笑時流較短長桃李競將呈艷色松筠已分被嚴霜高飛鶴鶴嫌腥濁爭食雞豚飽稻粱物類參差齊未得春風各自幾迴翔

憶昔飄飄水上萍招遊二友眼俱青歲癸酉徐硯峰招遊子陵釣臺甲申陸漢岑同遊洞庭因過五谿訪辰州朱太守立山頃之朱公星誤罷官黯然作別故後四句及之三秋紅樹看嚴瀨五月黃濤過洞庭漫說使君遭罷斥却瞻王路各伶俜平生惟此難爲別愁入瀟湘破窈冥

木落江郊雁影流病身憔悴不勝秋頻年藥裹縈心切盡日雲山相對愁只合長吟消積恨却將濁酒散煩憂從今早赴東林約杖錫禪燈伴惠休子與清溪蘭若省愚上人約將過其處參學

與陸耘松集張爾賓四佳樓

賓主相忘愛舊遊杯盤今日好淹留泥高看盡青
山色彷彿東陽入詠樓

二老歌成白日低香醪相勸醉如泥夕陽浮動歸
節晚幽鳥林中不盡啼

題黃山人尊古獨往圖卷子

山水膏肓畫有神關荊董巨似前身何因有此靈
奇筆歷徧千山萬水津

昔從塞北歸來後又向西秦躡華峯劍閣峨眉天
設險憐君還往一孤節

琴川高士少同儔席帽芒鞋歷九州五嶽攀登如
李白一生好入名山遊

懷李方平楚中

淅淅風鳴柳輝輝月下廊一宵眠未穩念子路何
長蛩語驚殘夢雞聲冷早霜遲憐作賦客早晚達
瀟湘

秋日譚子毅仲招遊虎丘與張子于石金
子羌祓顧子宗維

吾黨譚仲子襟抱如松筠放情丘壑裡卓然見古
人今晨風氣佳招侶攜荀陳諸兄意飛動予亦振
衫巾山尊在雀舫棹入菱湖濱少焉海湧峰聯袂
上嶙峋劍氣沉黑水美人為黃塵林藪啼鳥靜石
戴秋花新磬聲搖梵刹煙霧破天垠夕陽明復暗
欲去還逡巡邅舟月皎皎寒塘波粼粼列筵復促
坐與豪忘主賓誰能文字飲沉醉亦精神鳧鷺眠
淺沙星斗映江津美哉仲子意鄭莊差同倫

送王賓弘之緇雲幙

結交貴有道磐石無轉移苟非至性質中路忽棄
遺與君四十載潦蕩同襟期不學幾李顏持此松
檜姿脫略世所習寸心免磷緇庶可追古人于焉
不復疑濟物累君懷蒼然起遐思緇雲渺千里發
棹胥江湄嗟我遠相望顧影獨含悲是中山水窟
歸意莫遲遲

送孫曙昭遊閩復之粵

春草綠未歇公子西南遊懷才覽八閩更欲尋羅
浮千山萬水壯逸興歌吟嘯傲乘松舟就中主人

青雲各霜臺御史皆諸侯通門相顧豈草草汲賞
文筆驅應劉九仙峰翠可攬擷番禺山勢森戈矛
西風淡淡日色古雁飛不到嶺南秋明朝揮手送
君發離思遥從江水流

一　送譚明遠之蘭谿
不可一朝别其如千里遊送君南浦曉掛席泛滄
洲潮滿富春急峰高建德秋蘭陰江路好香草徧
山丘

送盛敬士應桂林錢明府之辟

吾友盛季子磊落古人風平生事交朋盡意忘其
躬所親宰桂林辟書寄郡筒初無畏荒服念此朋
情隆片語就予别握手立春蒙輕裝書一束萬里
揚孤蓬行盡章貢灘度嶺望粤東稠疊蒼梧山低
昂青龍從高吟壯逸興計日歷花封殷勤話昔别
秉燭情彌濃黎民又一振賓主謀猷同如予抱衰
疾惆悵意何窮

頴子宗維招遊尭封
顧子少歡妙往往過人姿總角誦六經六經貫串
之且今年十九下筆多奇思吟咏得正聲不爲俗
體移楞散愧我老南郊聊暫羈感君日慰勞相與
談文詞以此三四年禮敬彌里知兹辰招朋儕蘭
舟泛漣漪玉壺提美酒肴核紛陸離傾尊對衆賓
歡樂良在兹秋高萬物静爽氣清心脾風吹片帆
疾日午尭封陲山危磴道險籃輿上崔嵬翠靄連
諸峰樹石相蔽虧湖光映山色鏡裡淡修眉黄花
垂曉露丹葉辭霜枝鐘聲白雲裡梵唱息塵機游
賞既已徧入舟杯重持東嶺月皎皎主人請賦詩

卽事成五字擊楫復言歸

輓顧宛山
歌曲追風雅經綸得異材一生空抱負萬恨掩泉
臺素幔慈親泣青山予客過何心幽澗水嗚咽不
勝哀
疇昔論文地三年未到時雲山成久别生死一交
期今日長廊下寒風共客悲所欣有令子能誦父
遺詩

秋日懷趙飲谷維揚

墜葉庭除蕭雖居歲月侵三秋無雁信千里憶君
心雲際揚州路霜前楓樹林幾時還北郭把臂話
煩襟

歲晏言懷留別譚子毅伸

白鶴斂逸翮徘徊于林丘昔我抱微尚跼步望大
猷蹭蹬不變節貧賤忘身謀方朔苦飢寒阮籍懷
百憂嬴老七十餘尙自托歌謳比似廣漢樗强葉
綠深秋回首廿年前載筆厠貴遊謗謗侯伯座瀟
酒相拍浮半醉乞我書粉箋爛銀鉤到今氣衰颯

呼嗟歲月遒古譚有仲子特立古人求往者延吾
至春氣方和柔高居埽塵榻醼時成獻酬樂飲無
俗侶羈棲事亦幽小梅初發花新柳綠漸稠殷勤
論心素明燈對更籌詩則討六義賦筆驅應劉襟
期何淡蕩經史日泳游取與見操持非復尋常侔
寒暑有餽遺纖絺與羔裘頻頻惠藥物宿疾今獲
瘳賤子窮至骨感荷情意周奔于文場中說項勤
不休風霜歲闌刪翔雁東南流欲別慘不樂執手
還復留關悵向北郭回首雲悠悠

留別金尭莪

傾蓋與君好三載同爲客一堂介白板東西受一
室來往由意興風雨無乖隔吟聲輙共聞燈影漏
簷隙情深無違忤相顧且相惜嗜酒量無常淳于
可一石吾戶素稱小三蕉面微赤秋水共浮舟春
山爛遊屐幽尋無限好瀟洒無拘廹登臨發賡唱
佳篇君破的我老霜葉姿君才眞大敵關險與出
奇往往輸一格三年文字樂庶以慰愁寂堪嗟事
何常翻雲有倦翮捆縛書五車河干抱悽惻扁舟

背君發夏覲期再得

懷黃子尊古 時在中州宋中丞宅

知爾情懷忙亦閒行藏每與興相關半年留住中
丞宅徧寫江南江北山
吳山積雪宋臺雲河水中流兩地分惆悵塞鴻書
不及等閒猿鶴共思君

重過西城樓閣

城圍樓閣翠微間三十餘年未得攀今日重登起
惆悵故人惟見夕陽山 [illegible]人南浦錄浦緒先高鄉濤[illegible]倶徂謝

客次李逸田黃煙村見過

老耄無歸處交朋照末光（謂下榻于東皋草堂）一身愁自劇二妙喜相將耆舊文場俊（謂逸田）才華春物芳（謂煙村）清談兩賢並憂慮忽消忘

爲沙上婧題黃尊古雙松圖

天下何人畫古松只有虞山獨往客兩株屈鐵交枝幹翠葉扶蘺氣融液堂上忽聞竽籟聲眼前風雨隔咫尺君之筆法顧長康價重不減荊文璧以此遺我同學人千秋百世永朝夕

喜顧子倫序至

積雨傷幽獨心期鬱不開今朝明霽色好友載歌來遠樹分斜照寒籬著小梅催歸怪暝鳥煙際語林隈

庭望遊粤東未歸適許子子遜亦往其處作此寄之

詞客遊南粤衰殘自不禁三年睽別意萬里弟兄心何日還鄉里銜杯共醉吟同袍有才子此去重相尋

春日懷王蓮涇

來往無厭斁交期義所宗欵欵古人心金石相始終嬝嬝楊柳質艷艷桃杏容盛衰在斯須敢泝凌霜松寻本寘寂士君息交園中結遊篤斯義微尚頗亦同既感尹班跡敢希前哲蹤探索萬殊理廣唱■何窮昔者采芝去芳訊久不通出門望南浦煙樹春蒙蘢還廬閉幽獨脈脈寡歡悰末由寄情愫抱膝理絲桐

同黃獨往至上沙訪陸元功明瑟園

名園抱叢谷靜者居此中水木欣偃息悠然謝樊籠寻也久聞之欲往苦羸瘵靜者素耆好剳翰傳飛鴻因之擕好友西指揚孤篷捨舟造書堂語笑與不窮嵐光兼樹色濃淡寫簾櫳當暑却羽扇颯颯含清風

其二

覃鏊起泉籟清冷漱芳谷參差几榻間大樹蔭書屋房房俯清流森森亂梧竹曲廊通幽奧在處怡心目佳景狀難言斜陽澹喬木幽軒列尊罍促坐

意雍穆觴政殊不苛量小致徵逐作詩記斯遊多慙吾筆禿

明瑟園中贈徐伯吹

言入硯山陰停橈翠微際蔚蔚明瑟園幽人得所憩賓榻有南州與予心夙契快意此相逢攜手緣非細聯步歷深奥泉廬遠氛翳把酒話深衷亭照可淫滯歎閒借未能暫此堪揭厲明當返城郭迨迨德青桂

題尤若韓秋林宴坐小照

秋暑不可耐心煩氣拂逆展此秋林圖山山霜葉小忽忽忘鬱蒸清凉生肘腋宴坐者為誰葑溪一詩客瀟洒物外遊身與道俱適宜□志招隱篇悠然見高格世事了無聞風泉響岩石

夏日與諸子訪黃獨往於滄浪亭留飲即事

蒼蒼林色古窅映滄浪深前哲尚存蹟孤亭自古今歲遠屢易主房廊為梵林山人黄子久于此暫棲心追凉予亦至忘暑坐桐陰詩人四五輩相與解冠巾溪靜見魚躍午餘聞梵音清風颯沓來空拂無弦琴

脫畧世外交相見忘禮數踞石與倚梧幽賞得真趣顧彼通籍人々縛多違忤豈如冥々士放浪不失度主人列山尊肴核紛然布臨風捲白皮疎簾酒急雨罷酒風雨歇開此林巒霧斜陽照城郭悠悠指歸路

原缺

陽山詩集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陳炳撰炳字虎文長洲人居陽山裘巷里因以自號是集分青桂岩稿潤州草風蓬吟楚遊草始間吟寶華山稿燕雨閒房寓中稿簷鈴集仙人塘上吟竺一隝遺稿凡十集大致妥帖而頗乏遒警黃中堅作傳稱其少時有松頂紅裙拖綠上山腰白鳥破青飛之句由是知名然二語實卑俗非詩家上乘不知當時何以傳誦也

黃葉邨莊詩集八卷續集一卷後集一卷

〔清〕吳之振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後集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四年覆刻本配補）

附《四庫全書總目·黃葉邨莊詩集十卷》提要

黃葉邨莊吾友孟舉學古著書之所也舉
家在江南黃葉邨孟舉好之而名其所居
也天下何地無邨何邨無木葉木葉至秋則摇落
變衰黃葉者邨之所有而序之必信者也夫境會
何常就其地而言之逸者以爲可挂瓢植杖騷人
以爲可登臨望遠豪者以爲是秋冬射獵之場農
人以爲是祭非獻羔之處上之則省斂觀稼陳詩
采風下之則漁師牧豎取材集網無不可者更王
維以爲可圖畫屈平以爲可行吟境一而觸境之
人之心不一孟舉於此不能不慨焉而興感也覺
天地之浩邈古今之寥廓無一非其百感交集之
所得於心形於腕於以爲詩而係之黃葉邨莊意
有在也孟舉於古人之詩無所不窺而時之論孟
舉之詩者必曰學宋予謂古人之詩可似而不可
學何也學則爲步趨似則爲脗合學古人之詩彼
自古人之詩與我何涉似古人之詩則古人之詩
亦似我我乃自得故學西子之矉則醜似西子之
矉則美也孟舉詩之似宋也非似其意與辭蓋能
得其因而似其善變也今夫天地之有風雨陰晴
寒暑皆氣候之自然無一不爲功於世然各因時

爲用而不相仍使仍於一則恒風恒雨恒陰恒晴恒寒恒暑其爲病太矣詩自三百篇及漢魏六朝唐宋元明惟不相仍能因時而善變如風雨陰晴寒暑故日新而不病今人見詩之能變而新者則舉之而歸之學宋皆錮於相仍之恒而不知因者也孟舉之詩新而不傷竒而不頗敘述類史遷之文言情類宋玉之賦五古似梅聖俞出入於黃山谷七律似蘇子瞻七絶似元遺山語必刻削調必鑿空此其概也不知者謂爲似宋孟舉不辭知者謂爲不獨似宋孟舉亦甚慨蓋孟舉之能因而善

變豈世之蹈襲膚浮者比哉世之尊漢魏及唐者必以予言爲抑孟舉世之尚宋者必以予言爲揚孟舉悠悠之論非但不知孟舉實不知詩然則讀孟舉詩得其係之黃葉邨莊之義則思過半矣橫山葉燮序

黃葉邨莊詩集卷一

州泉吳之振孟舉

石竹花

内家藤紙榻新圖玉作連鈎襯紫羅記得凌霄蟩石下麝香眠處尋成窠

憶相州舊里二首

偶話山莊好因思舊隱居回塘隨水折老柳隔林疎比户同炊汲邨童供野蔬夢魂吹不盡猶解到吾廬

夾水花成岈當門樹作林往來無異類怒罵亦同

心劍佩猶如昔逢迎自不任白雲何浩渺今我貴幽尋

高旦中以詩索畫竹次韻答之

風流舊蹟費尋思筆墨同源畫即詩身外只供千載論眼前猶喜寸心知爲君淡寫蕭蕭篠莫訝春生曲曲籬攜入亂雲何處去明年莫負看山期

輞川圖

輞川藍田陰丘壑饒幽蹟麋鹿相周旋煙霞時出没雜樹護松圍平皋引山色陰晴境屢遷窈渺景難即摩詰抱眞隱卜居南山側幽禽共翶翔野叟

恣樵汲往還無俗人倡和一裴廸長歌倚高岑俯矙臨白石悠遊忘仕宦耕鑿亦怡逸几案盈琴書漁釣樂朝夕高情渺難窮素志堅不易哲人逝烟霞山川變今昔展眺圖畫間俯仰長歎息

題詩卷後

青濆城中碧羽君詩情寂寞淡秋雲但看滿紙塗烏處盡是滕公碑上文

寒食口占

鶯語周遭惱客眠起看花落小窻前今年病裏逢寒食禁得厨頭一日煙

雨中至西園

輕風急雨欲何之行看楓林墮葉時遠近溪山摩詰畫青黃橘柚少陵詩蓑笠解籜留新粉蕨筍抽苞長石脂最是西園幽絶處短垣纔斷接疎籬

次韻答自牧姬

狂吟鎮日遶堦行不見連朝太瘦生阿鹿崢嶸能讀賦（自牧長郎小名阿鹿）小同嬌娜學呼兄（大女名小同）雨餘石鼎煮添火寒到銅篝自炙笙納納雙輪留不住秋風慣與鬢毛爭

紅入花房柳眼明銜杯一笑又愁生殘身只供人謗罵病骨猶憐少弟兄奴子家生能漉酒青衣新買解吹笙鼠肝蟲臂從人說藥裹開心嬾去爭

咏物詩七首

象鬲

一鼎入泗水不作秦嬴瑞小鬲亦奇光中有龍文字

龍潭石

寒潭一片石奇質含玄精拳石自足貴不貴米顛名

笙

巢居十二簧吹作穿雲響華表佇歸期空青發遐想

錦雞

飲啄不自飽文章致殺身鷦雀莫相誚皮毛猶世珍

古玉規

玉規如月鉤色浸土花碧莫去戟池頭中有蛟龍泣

蟲蛀硯

澎湃破石堅不假斧鑿痕鳳咮與龍尾對此敢言

時

鐵簫

溶金當截竹中諧鸞鳳聲堅卧石房裏天鼓如雷鳴

墨竹

筆墨紛披矗足覷枝枝葉葉畫來難與君攜入山房裏風雨聲中仔細看

攢三聚四總乖離淡抹濃描意所施坡老湖州俱是假西園數畝是吾師

高士風流醉墨斜脫離畫苑自名家胸中逸氣毫端出俗眼爭嘲蘆與麻

布葉安枝嘔肺肝鷺鷥綉出任君看他年孤笠應相識老去溪頭作釣竿

狼藉烟雲卧筆端枯枝老葉儘高寒天眞到處無人識抱向空山獨自看

盛子聲名先著鞭梅花菴裏耐高眠銅瓶寂寞慚妻子笑指床頭買酒錢

一幅琅玕百韻詩參差排偶總乖離故園花木猶無恙更向南前種幾枝

以錦雞贈阿鹿

翠羽朱衿映綠紗讀書堂裏日光斜文章焯爓他年事慰眼還看五色花

次自牧韻

黃梅雨濕落花鬚怪底雙鳩鎮日呼心似寒灰燒不爇空房閒殺博山爐

過官郵看菊

別花無識費商量品第南榮作等行晚種正宜霜下看繁枝已趁桂花忙蜜蜂屈曲尋香入巴虎經營覓蘂藏不向籬根傾酒盞好留醒眼看斜陽

再咏輞川圖次韻

膠澄水碾青螺細手指經營眼難寐意中欲作山居圖生來不識山中事淡描粉本焦墨改下筆惟恐人竊視山如堆灰樹如薺間置人物疑木魅有時刻畫學金碧又與董巨法不類東莊一見笑捧肚今我短氣頓顚頷示我初陽輞川圖頁於元四大家置一位餘生未了筆墨緣請從此卷窮精義畫家俗賴呼浙派故作蒼奇成累墜初陽脫胎黃鶴老鬱盤横出反無忌還思東莊從祖雅山翁收藏鼎彝金石靡不備其中豈復少神奇何爲傾倒初陽獨深至古今互有短長處莫問源流某其自

叔明尚有未到處知非大言設劉季此圖展轉流
人間識與不識居奇利縹緗籤軸漸剝落鼠嚙蟲
穿同毀棄天生神物終當合輞川卒為東莊致吾
今願借十日觀佳畫因人又加異石几當窗共展
看不耐諸公今昔喟請看樓下叠石作小山萬丈
峰巒尺寸始竹樹逃離破蔚藍攢頭磊落堆青翠
何須藍田幽壑奇已勝與公水墨戲踈踈溪口著
釣船隱隱山腰藏古寺凭欄朝暮生煙雲別有天
地欲往寄君不見殘山剩水莫悲歌朽縉敗紙為
身累不如與君領略盆池山沃君醇醪拭君淚郡人
張南垣辨土叠石為假山高下起伏天然第一又妙作盆池小山數尺中峰巒變幻溪流飛瀑淵灘森茫樹木蓊鬱點綴寺宇臺榭石橋墓塔頹牆敗欄皆一一生動令觀者坐游終日不能出亦從來所未有

人日

依舊春風到草堂熏爐茗椀自評量釵頭彩勝童
心在盞底屠蘇酒力狂蓂莢入年應七葉梅花醉
我有千場南前閉戶無新咏屋角熏天餅餌香

過東莊看梅

迤邐東莊路春風繫板橋前溪通竹樹比戶足漁
樵谷口風猶在南陽興未遥青鞵從此辦不獨為
花朝

嘯傲梅花裏今朝定有詩軟香春暖候冷豔月黃
時坐久渾無意風來每自疑遊蜂莫相惱付與出
牆枝
北戶新除徑相隨傾竹登周遭鶯語滑蕩漾水痕
增過雨移茶種添流間麥塍無心堦下草散髮任
鬅鬙

春日雜咏

棗果堆盤餅餌新團圝羅拜紫姑神書生不足關
休咎枉向靈乩乞笑顰
雷火餘威到爪牙東皇借去赤輪車蛟龍也被春
風管驅入城中富貴家
畫鼓銅鐃動地廻縣官絛例探春來城中萬戶無
花萼郊外先開一樹梅
牌譜新刊劫火餘機關巧設不如渠春來也藉東
皇力纔得牀頭幾帙書
兒童全學內家妝直粉遺朱徹路香何處春陽腸
欲斷桃花愁殺野鴛鴦
火樹千家照夜闌低佪非斗正闌干歸來矮閣燈
檠底一卷蘇詩獨自看

東莊看梅分韻

出郭少閒地芒鞵任短筇不須驚世路聊此豁心胸行藥幽人至尋詩好景逢東莊花信早正值社醅濃

喚起催春曉梅花正此時園亭堪寄咏主客復能詩亂石填樵徑頹垣補竹籬遊蜂趂香氣飛入最南枝

曲檻枝堪折危欄客倩扶香魂愁黯漠病骨笑清癯水長增魚子風高叫竹姑寒林添幾筆重展草堂圖

半畝王孫宅林泉屬典型狂吟書一卷因飲酒三

經計簿捐花稅園官報鶴丁終朝梅樹下不用綴金鈴

團圞復低亞索笑正巡簷險句撚鬚得閒情信手拈野蔬挑紫甲村店識青帘人背斜陽去歸途興未厭

集飲水生草堂分韻

傍水軒窻逐處開山榴如火照青梅不因勝地看花至自愛高人送酒來三疊放歌聽曲變十分飛盞作詩媒樹顛點鼠當風立巢窟經營苦竹堆

新茶活火鬬松聲石鼎銅缾對短檠潑刺魚跳星影亂迴遮鳥語樹頭清眼前俗物憎應死書裏名山看欲生愛殺輞川風景好相將直合此中行是日出觀輞川圖

送黃晦木東歸 次旦中韻

相送城隈溪水濱帆檣出沒總傷神却因此日情懷惡轉記當年意氣新木榻睡甜誰較樂松肪釀熟莫言貧知君就月凭闌坐也憶挑燈夜話人

收拾吳頭越尾魂一肩襆被返柴門山深木客通名字日煖慈姑種子孫老屋漏添新篆跡桃花水長舊江痕白沙翠竹縈紆處指點黃公賣酒村

和旦中移寓四首 次韻

藥裹詩囊伴病身蛇神牛鬼境常新貿中直是橫千卷眼底何堪著一人賣字得錢容我醉立錐無地笑君貧往來城角茅檐底鵝鴨池頭是比鄰

李白桃紅送此身春風已算一番新無多甕底澆書酒幾箇牀頭打睡人玉版甜時剛卧病金錢落盡不支貧槿籬屈曲通精舍燈火青熒好結鄰

月窺牆角故遲徊漸度窻櫺入座來好句不追銀燭影夜深猶撥石爐灰一瓢有酒堪歌哭三徑無人任草萊春盡催歸啼不歇鄉心又逐晚潮回

輕風細雨共徘徊拂水穿花次第來蝸斗篆文封
硯匣石衣懸溜濕爐灰松圍幾尺供樵采鶴阜三
間没草萊留得一池春水在莎衣夜棹酒舩回

奉答黃坤五太史集飲尋暢樓六首 次韻

穿雲拂石靜衣襟南里高風世所欽依舊籬邊來
對酒黃花能識此時心
妖紅艷綠罷搜尋白板雙扃草樹深過眼煙雲都
摒當竹牀聽雨夜橫琴
除地焚香靜裏方酒錢詩債又參商朝來獨往西
岡路烏桕丹楓葉葉光
巾車岍憤數相過莫問牀頭酒不多牆角雞冠闌
紅紫出門秋思更如何
藥種花栽引水澆籠頭百舌話新調龜錢蚓字猶
無數莫道書齋太寂寥
登高昂首與天齊極目關山尚鼓鞞策杖何年重
到此蒼苔手撥和前題

九日集飲力行堂分韻

風雨當重九題詩與世違舉頭羞落帽對酒只沾
衣手帖車渠軸茶煙木板扉相看猶未厭慎勿減
腰圍

蠟屐隨人去銜泥過市街蟻封窺石迸鵝井破雲
排勝節多幽事良朋盡好懷香秔初入甕留貯土
中埋
如此江山裏歌呼送酒舩人情雖廹促好語自清
妍金橘猶如豆銀魚不取錢呼童看蟹舍已過稻
花天
點綴猶從俗餳糕小鹿粘踈狂高士獨細瑣草堂
兼賣藥歸藤笠分花認竹籤閒書隨手讀日午正
垂簾

題如此江山圖

今年釀錢作重九相約題詩窮好醜羣公不畏雨
與風著屐銜泥從飲酒長魚斫鱠銀絲飛筍鞭脫
殼和青韭黃雞紫蟹堆滿盤缸面新芻傾五斗黃
子酒闌出畫圖裝潢妙手天下無金粟箋標雙玉
軸吳綾蜀錦重摩挲開卷煙嵐鶯戶牖重岡叠嶂
相逶迤河陽劈斧營丘樹礬頭細碎填青螺山陽
亭子小如笠四面闌干來曲屈中有高人載酒過
停車立馬松杉側紫衣紗帽雜黃冠杖屨紛然難
物色卷端題字紫芝生鴟頭小篆何精明匡廬道
士山中去從此人間無姓名後幅長箋題某某蠅

頭細草間眞行此中只識宋金華八言七字排鐘鑽其餘諸公碌碌耳吞聲欽泣空悲鳴展卷未完寒具設雙眼如花心欲折軒窻四面秋風來堦前亂舞娑羅葉江山總作煙雲觀瀾翻跋尾勞脣舌宋人遺墨元人題王孫玉樹長萋萋吾儕賦詩看畫亦不惡丁香閣内夜半醍醐啼

以舊藏山腧綢贈晩邨并賦長句致之

篠簵收藏三十年古香時復透青氈憐余俗骨難消受持贈高人莫棄捐據案作書宜廣袖韝燈坐讀更加縣少陵錦段多佳咏不惜明珠報一舩

題三龜圖卷

寶龜不降錫火德喪南辰宜和好筆墨藏僞徒失眞

瑤星二百五參差列南漢失職在春官天府遺其半

金粟生古香龍文印斐亹安知藏六箴却復露頭尾

太乙列高壇椎牛祭野豕畫作靈光圖百拜獻天子

送九煙移居海昌

爛熳尋幽事相期了舂年未終陶令酒忽放米家舩掃當煎茶具鍼滕種樹篇洪崖圖畫裏細碎總堪傳

巢父掉頭往孤雲向極東故交存冷面新釀策奇功晩汐書添潤寒灰火失紅夜航來往便莫忘寄詩筒

次韻答旦中

東莊花木近何如相約春陽講學初敗葉舞風還片片老梅放蕊已疎疎細舂黃土泥茶竈旋剝青藤榜竹輿滿眼殘年行樂地出門何用太趦趄

歲暮雜詩六首

世事相驅使殘年不放閑官租忙似火詩債積如山母病支牀泣兒嬌索栗頑滿盤堆酒果難得醉時顔

驅疫緣常例儺儺意未闌莫嫌塗面目還著舊衣冠鬼亦看爲戲人猶號作官憐渠升斗志今日減盤飧

歲暮留難住渾如赴壑蛇癡獃論擔買問學隔年賒酒引憎騰夢梅開冷落花殘燈挑未盡街市已喧譁

故事剛杷值椒盤白阿戎鱸魚飛鱠白臘酒潑缸
紅重子慇懃意還存古厚風相違只里許猶恨各
西東
分歲無宅祝惟祈老者安未能開笑口甓得放肴
端擊鼓催年去哦詩盡夜闌妻孥不解事猶報鵲
聲乾

春日雜吟

金翦栽蘆管家家祀紫姑稍能言禍福已復走賢
愚婦慶蠶花好農愁麥種蕪村巫前拜賀今歲長
雙雛

簫鼓連宵畫東鄰婆婦忙竹篩懸寶鏡柳矢射天
狼俗例金科重新翻翠曆長三朝通笑語嫁得是
王昌

同晚邨東莊看梅

隔歲心情似死灰梅花堆裏甓肴開吹將王冕横
枝下鍊得林逋斷句回已分色香難品第不煩桃
李作重臺落英和雪圍成片研入春醪飲一杯

過新菴

避竹因成逕編荆亦當扉荷鋤童子出乞食老僧
歸白板臨殘帖青氈補衲衣喜無蔬筍氣言笑各
忘機

晚邨約過靜容閣看梅以老母病劇不得
往走筆復之

相期著屐過城隅已辦春盤酒一瓶萼綠綻枝應
破蕾玉龍沖面更飛絲銅爐藥裏關心事刻燭催
觴負昨期獨倚烏皮呵凍筆今朝又欠咏梅詩

力行堂看雪用東坡遥知清虛堂裏雪正
似薝蔔林中花為韻得清虛字

枯藤瘦石有餘清人在王維畫裏行十日春風還
退舍一壺臘酒正多情火爐積炭當裘暖雪片堆

窓甓眼明燃斷凍髭吟未穩座前促拍又飛觥
連朝白話耐空虛醇酒肥羊不羨渠身後難尋高
士傳尊前且讀異人書梅花隔舍隨蜂覓菠菜成
畦帶雪鋤此地自饒朋友樂相期吾道未全疎

七月一日子刻復舉一女内子有怨怏之
色詩以廣其意

中夜生兒舉火看婦眠牀角淚闌干房櫳也聽啼
聲好閨閣何煩福相圓五字添丁休琢句三朝湯
餅亦堆盤小名乞與椒圖字補綴明珠第二丸

以元人集易旦中香盤

草獸宫盤樸亦奇開書十册換應宜君方木几研
朱處我正爐煙裊篆時紙楄透風聲細碎松棚漏
日影逃離南前往返成佳話爭似松陵隱士詩

次韻答萬貞一夜話尋暢樓見贈

拳石盆池畫裏看草窻開處護闌干柔柴火爇銅
獅鬲魚眼湯吹小鳳團醉後狂言傾玉屑夜深軟
語落金盤羨君詩律交秋變流轉渾如下坂丸

過西錦董載臣不遇用前韻寄之

小邨客到聚羣看幾處笭箵傍水干隔岸遠山如
墨滲低簷枯蔓綴黄團平岡射雉穿籬脚淺碓𩊱
牛上磨盤中有幽人高枕卧白雲深鎖一泥丸

過沈孟澤邨居分韻得鮮字

攜笻踏葉出門去愛殺初冬景物鮮十月白傾缸
面重小春紅放樹頭妍主人候客竹籬外溪水橫
舩社廟前相約重過留信宿雙螯須趂稻花天

集飲分韻得天字

連朝痛飲如泥醉更有新詩當酒錢四五良朋脟
作隊團圝雜坐不論年木奴試擘濃霜候鳩婦初
歸細雨天共翦燭花留白話空拳退舍亦欣然

力行堂醉歌

君不見凉月一輪照茅屋樹葉打窻風卒卒餅傾
𡒄恥凍欲僵那得雅懷生鬱勃又不見高堂會客
沸笙歌揚州秋露波光滑重雲疊疊吹不開短檠
燭淚愁紅蠟今宵有酒復有月月正當圓酒不竭
主人賣藥頗得錢脯果時爲良友設團圝雜坐生
面稀細視方知半吳越狂吟怪叫非酒徒亦能一
飲盡百罰藏鈎亦六何喧騰往返輸贏看顔艴有
時硁易多先聲羣峰萬騎來排突戰酣出沒遊刃
餘平岡兔起落蒼鶻湖海元龍百尺樓餘子下風
堪結韈余獨退舍袖手觀兩賢相避如蛩蟨阿買
真能張吾軍下駟當之已張蹶遂令東莊歎絶奇
斜倚交牀書咄咄翦燈捉筆記盛事腧麋細硬蒼
龍骨紙團分韻共闔探各從冷淡尋生活客辭出
門月轉東細落霜花浸石髮

丙午八月八日沈㛃挈其妻子歸郜村舊
業余以入省赴試不及送行口占絶句
二首贈別

十年共對短燈檠那忍今朝見子行耕讀兩家期
努力五更記取曉鐘聲
相約他年祝壽來堆盤餅餌薦春杯胨蹄滿願兵

吾樂汎埽蓬門爲予開

泊舟自慶菴贈僧研菴

煙雲長爲護幽居白板雙扉許客窺芳草綠深閒不借木樨香好滿軍持山中已埽高人跡壁上還題逸士詩（壁有徐昭決題句）留得靈砂風味在香爐茗椀總相宜（研菴爲繼和尚弟子）

宿望亭

十里横塘得得行孤蓬去住笥浮萍平蕪滿眼雙牛背蘆落驚心一望亭官路舟車還歷鹿人家燈火半青熒斜陽故作殷紅色襯得陽山分外青

常州歌八首（并序）

常州岓脊高如山桔槔三步相接水始得上溉農夫學耶許聲一唱百和桔槔戛擊與歌聲相雜惜有聲無字情意未能宣達余爲作常州歌八章述其終歲卒瘏不敢惰媮慰以收獲伊邇無萌尤怨欲使易爲傳誦故辭句近於鄙俚庶幾采風者一留意焉

下車容易上車難水到田頭漸漸乾莫憚苦辛齊著力十分收得總輸官

早喚兒孫上壠頭一車十軸數難周阿爺不喫閒常飯充作（去聲）長年到晚休（吳俗呼傭爲長年）

縣官祈雨築高壇彩塈泥龍屈曲蟠燒盡降真無鶴降大家翹首望雲端

官糧擗當早冬前社長騎驢去掠錢愛殺城中好官府催租不見下鄉船

風風雨雨怨皇天造化無私也偶然新穀登場滿倉舍雞豚只去謝田官

蘧篨幾扇日頭遮風颭絲絲雨脚斜速趁晚涼齊上軸明朝打算要逃車

垂楊飾日水痕低茭稗青青與稻齊昨夜傾盆牛脚雨誰知只在此村西（諺云夏雨分牛脚）

祁寒暑雨委天時補救誰人莫浪爲笑殺阿儂無氣力終朝哦得數章詩

登金山寺

收拾煙巒四望攢山腰斜處一凭闌筆端已挾風濤壯眼界方知天地寬低亞女牆圍佛院丁冬齊鼓隱經壇轆轤不汲中泠水何用豐碑被汝說（江心水已不可得寺僧于山頂鑿巨井別碑亭中題曰第一泉嘗之味甚劣）

宿瓜州

打叠閒情不憶家偏惱歸夢遶天涯眼前兒女爭梨栗卻是鄰舟語笑嘩

寄內二首

舟泊黃河口中宵兩夢君只愁多疾病故爾夢慇懃及早添衣絮何妨嬾繡紋重陽過十日書信得相聞

兒女真無賴嬌癡惱阿娘好花當檻折新黛濕頭妝不去爭梨栗還來索酒漿小同麤解事描字幾成行

黃河夫

河水逆其性橫怒無安流皓旰失故道須洞馳犇牛黑雲捲黃沙白浪吹不休遙矚枯楊蘖人煙聚一丘日暮猶乞火夜半無停舟旋溜改嶇岈盤渦長沙洲屋舍蕩蘆葦平野迷田疇崩雷擊砰磕老蛟饞青油支祁掣鎖鑰天吳擁旌斿燗爍眩萬狀光怪騰簸蹂金堤一朝決勢迅誠難收社長不敢慢步傳如星投文書十五通到縣復到州州官上督府當食停珍羞急騎召僚屬軼會遲遭遛行背互支倚反脣撐雙髀尻高頭拄去聲地欲語聲嘶喉再四導之言衆論俄啁啁或上追禹力或下咎陽侯或陳滙蓄策或開宣洩謀或言休氣積或謏榮光浮崇朝到昏黑聚訟徒喧啾一官頗然至高論壓輩儔自言諸公等碌碌難與籌水經不記憶何道窮探搜治病先治標去害去其尤隄防弗早築泛濫蹦九州宣房既應塞酸棗誠堪憂四瀆彙趨仰奧府神所陬割鮮陳白馬列幣偵黃球人力不足恃謦咳通淡幽拯救是爲亟外此宜何求上官然其言毋煩費諮諏鳩工審面勢岡阜雲煙伴延亘數里強傑閣連重樓甃甓疊高亞榱桷工雕鏤占日從祭祀靈風飄颸颸妖巫前致祝揖讓三獻酬堂上列官吏堂下排倡優牲牢既肥腯鼓樂暢歌謳翦綵繪旂旄鎔金製兜鍪鏤刻像舳艫檜檣事事周榜人倚闌櫂黃帽踞舵樓臺隷擎朱旛女侍彈箜篌禮畢申再拜紙錢號松楸轟然散幕屬符檄下胥鄆十戶出一夫丁役憑官抽鍬鍤牟夾縛筐筥盈車輈淇園千畝竹斬伐無一留椿楔泊釘橛殃禍到薪槱柳樹鬱葱翠取爾枝條柔老翁鬢髮禿行步半傴僂伶仃剌霜雪猶擔土一梧不敢自愬苦寧與官府讎自從河水決三載廢畊耰遠賈走行資出入徒悲愁家住黃河邊田畝西隴

頭龍頭疊石磴下築千丈溝溝水響活活濁血浮骷髏民命不足惜飄忽如蜉蝣河伯胡不仁廟祀空千秋水旱無刑誅豐稔書勳猷大呼兩耳塞甲視兩目瞀對此黃河夫亦知慚愧不

桃源縣

茅屋闉傳舍譙樓傍土垣蘆燒燈影亂紙翦酒旗翻小集無常價銜官有獨尊荒涼寧過此何以曰桃源

渡黃河二首

四宿黃河口魂驚夢未安風欺燈焰短雨咽鼓聲殘淚急舟頻撼沙廻岈漸盤只愁遲歲月那怕路途難

岈白連天遠山青入望踈洶河欣轉翅鷹虎巧窺魚織箔當風戶編笥抵溜渠膏粱登舍後還把一犁耡

九日

天教別做一重陽故遣詩人寂寞鄉隔水黃花驚細碎傍谿土阜踏低昂村醪官醞參差飲藍篴椏槽取次張堪笑江南好山水不逢佳節使尋常

炊煙一縷界斜陽雲脚垂邊是故鄉紫萸已開今日皺黃花可似去年香眼前風物添詩料病後情懷減酒狂遙憶南陽詩酒伴檀欒應得念吳郎

見菊花

偶然失脚走天涯剩眼風塵撲面沙不報重陽消息早今年端的負黃花（小黃菊開最早者名報重陽即金消息）

過嶧縣

草木殊方域魚鰕亦異科西鄰爭撲棗少婦去收禾山頳無松柏湖深足芰荷枯蘆與衰柳最是得秋多

萬年閘逢浙僧

開口逢僧操浙音鶴人偏攪故鄉心歸來獨對油缸坐費盡蓬窗幾苦吟

韭行二首

韭青菘白味如脂鱸鱖堆盤細斫絲漫淚韭行何所為只緣魚菜亦相宜

深慚官醞漸空尊剩有魚飯伴瓦盆此是春秋齊魯地如何郷莒饋盤飧

嶧山湖

熨眼蒼茫到水鄉浮嵐暝翠簇湖光眠風稚柳涯無力烘日殘荷尚有香欲展衣冠瞻泰岱且將圖

並東瀟湘鷺絲灘灘原相識慚愧溪頭白一行

食蟹懷晚邨

色畏初筵豈老饕狂歌痛飮儘麤豪湖頭郭索盈筐買恨不同兄把巨螯湖中蟹殊賤十錢可得數十

謁仲夫子廟

兩行松柏靜威儀屏息登堂敢佈辭莫道聖賢難比並即推豪傑有誰追碑擎贔屭藤蘿繞宇篆夔龍韭薤乖堪笑蚍蜉撼大樹小儒猕壁漫題詩

憶蟲蛀硯寄章成姪

朝夕情親石隱君齋塗林冊功勳提攜恐震蛟龍睡韞櫝還愁劇客聞筆陣迎風聲似雨墨花破日氣如雲傍堦井水時頻汲更爲臨池寫八分

重次前韻寄懷喬三

來鴻去燕兩徘徊午夜霜鐘抵死催我出已乖藜藿志君歸空滯廟廊才圓當桂魄書應到劃盡沙痕首重廻欲報平安多致語東園新種幾株梅

登玉皇閣次碑刻原韻

紅蓼黃花細作叢巍峩殿閣野田中雲連象緯排天闕日射琉璃矗梵宮壁陷土龕留廢像宇追頹草想遺蹤遙看煙樹皆西向掛席明朝好受風

舟行連日得順風

深閨剌剌苦相留瓜果堆盤禱石尤學道已無兒女態滿颿正好聽颼颼

鄰舟饋松江鱸魚

不用移文鑿巨碑阿儂供狀在新詩朝來細嚼鱸魚味可似山頭聽子規

武城

土城數簣斃婆娑民俗敦龎笑語訛宇内繁聲殊聒耳自應此地廢絃歌見說鳴琴尚有臺登臨不及思悠哉囊刀穎脫憑誰試直待躊躇四顧回

懷晚邨

襆被倉皇走異鄉深慚教語慰披猖霜團白練侵衣絮月放銀盤照屋梁吾黨自應嚴出處此心原不滯行藏箇中只有兄知我藉藉譏評恐未當兄患瘍疽勢正嘩夢中語笑報平安幾回共把書編讀兩月真同晗嚥看可語兀誰那對酒埋愁無地況尋歡耦耕再復踰前約如此黃河箭激湍舟中頻夢用韓

寄自牧姪

別來研北共誰商鎮日伊唔遶畫廊那使精神專會計致令詩句失清狂尊空竹葉襟期俗坐有梅花笑語香待得槐黃楓葉落也敵霜帽策寒韉

武城道中聽雨

行脚方初便擬歸故園花木正紛披何年小閣篝燈夜細勘蓬窻聽雨詞

桑園

細路危橋別有邨萬枝楊柳護柴門牛開引犢眠沙壠兔點窺人隱樹根風到池塘摇淺碧日斜樓閣做黃昏齊民要術秋來熟歸買犁耡教子孫

連兒窩

小憇江村蹔息肩青鞵隨地足留連吟魂直到鴉翻外句子收回夕照邊高塚麒麟閒卧草荒阡松栢暮生煙臨風底事摩挲久却憶紅霞好墓田

二月十六日自崇文門出城車二兩載書籍襆被借馬騾各一頭秘驢三頭隨車行是日風日和暖便於閒適以車行甚遲策馬前驅約行數里許候車停路隅馬已解人意在車後則不待疾行先車行必鞭策馳騾車到亟尾之疾徐緩急與雙輪相逐挽其左首右顧挽其右首左顧初不省識後亦解馬意無強悍勇驁之氣力以奪之亦聽之而已世之巧於婾惰以自愛其力者豈獨馬哉舟行無事戲作與馬問答詩四章

責馬

汝弗用汝力弗緩汝羈靮朝與暮暮不得片時息旋歸告僕夫䕷豆減汝食

馬答

周道平如砥往來千百羣執策獨之子大聲空云云車亦不能先馬亦不能後莫後與莫先何用苦馳驟

再責馬

小車聲砳砳大車聲磤磤重載致遠道弗以蒴軼開物物各異用不得同功勳陂陀石礫确伶仃刺霜雪冰堅錯齒牙十步四五跌鞭策不蹔停誰念汝駑劣如何馳康莊亦復蹈前轍

馬再答

飲啄有素分勞逸無定時智士殫心力鄙夫常熙

熙長安十萬戶間殺游冶兒驕橫恃門戶寧復受
鞭笞

春半風怒甚三日不止

已作冶春意頻風忽怒號巧尋窻罅入偏激浪頭
高沙白堆銀屑山青湧翠濤孤舟苦搖撼繫纜可
堅牢

舟中得家信并得晚邨書

刺刺潑閨苦勸歸慇懃老友念同衣誰知尺素烹
魚腹正及孤蓬繫釣磯春水江湖容嘯傲軟塵京
洛供癡肥閨中未肯狂夫信還悄簾前雙燕飛

舟行第一日

蘇堤新柳未毵毵撲面和風意已酣我賦歸歟遲
蔣子輸他社日到江南

過陽邨微雨

雙眸重見雨跳珠漠漠輕烟卷畫圖遠客舟橋依
渚岸人家并臼閒菰蘆魚鷹浴水衣偏濕楊柳擊
風眼尚枯好買簑衣須稱體桃花新緣到江湖

行船號子 并序

自張家灣至天津通惠河二百四十里
沙渚壅塞行舟甚艱長年三老高聲呼
唱使齊其力弗後先斂其氣弗騰躍專
其心弗散佚一夫唱字羣夫和聲名曰
打號子其聲酣喧徑率弗若吳歌宛轉
可聽也因作號子四章俾歌之卧而聽
焉

春漲方生未没篙冰稜初解利如刀舩頭套子纜
撐過沙嘴横斜舵鬧牛 舟人呼沙渦爲旋處爲套子
盪漾河洲浴鷺鷥傍舩偏要立多時短蓑獨速歌
銅斗儂是煙波踏浪兒
鷁首嵯峨壓浪開旗梢風腳舞高桅官人不會行

舟苦只道婆娑打鼓催
波面風微鏡面平浪痕淺淺記分明漁舩一葉輕
如紙妒殺東西任爾行

桃花口看落日

暮日黏天欲墮時波光搖漾浴胭脂舟中也有閒
公案領略斜陽一段奇
雨過殘雲次第收偷閒一線闢雲頭連朝不見渾
相憶為我蓬窻片刻留

連日不得酒飲殊苦戲作長句自解并自
嘲也

余性不嗜酒酒味頗領略一盞意和暢兩盞氣騰
躍三盞更陶然瞠目視杯杓融洽雜醉醒醉醪等
糟粕斟酌不受喚聊以寄所託舉頭送歸鴻得趣
在寥廓有時聚搴從百錢供社釀酸甜飣棗梨寒
具間餅飥愁韭膾魚羮椒薑燔兔臛桃花注叵羅
醽醁傾甆落飛觥羽㩁投觴政恣剽掠赤六繼藏
鉤勝事未爲虐狡獪趨機先長厚困束縛小戶難
張[illegible]單偏師氣力弱上堂吐錦茵叩閤乞扃鑰歸
作連月卧中酒非湯藥病起鑒前車三章與酒約
汝如顛狂士只可供戲謔數見殊不鮮曠濶亦作
惡招來汝弗欣麾去汝弗怍從兹五六年與酒無
厚薄去歲游京師漫浪乖量度尖風刺老眼軟塵
陷雙脚三百青綾刺窄換疊盈槖遨遊多新歡車
笠失舊諾白晝喧街衢黃昏鎖簾幙就月登南樓
覓睡到東閣肯索鄭虔錢空荷劉伶鍤長箋通姓
名素心終莫莫昔賢戒乾餱志士守藜藿胡爲輕
此身進與飲食搏歸計決翻然揮手别京洛乘流
盪雨槳不愁春水涸繫纜菰蘆鄉人家留小泊月
落黑前溪更殘咽鈴柝羈懷少夢寐閒情如中瘧
市虛無酒沽倩師供非酪氣味辛辣殊柔脆苦煎
焞觸臭已顛躓詎足煩啜嚼遂令生趣絶千歎鮮
一噱猶幸故鄉近弗厭久離索屈指春夏交息肩
釋芒屩高吟歸去來此計定不錯大熟傍衣裾雞
喧啼膈膊開戶草木光達簷烏烏樂閒閒桑者閒
買田在西郭茅堂麤布置泥壁新塗堊嫩垂鵞黃
絲粉脫龍孫籜餅盎麴米香糟牀響竹笮折東招
晩郄惠然弗我郄木榻陂前檠解衣槃盤礴淨洗
萬斛泥疑滯寫各各今人不足云古人猶可作同
首車馬塵魂夢已如昨

津吏餽泗州舟中酒盡

白衣盡槳溯舩同誰遣青州從事來細剖泥頭官
印赤旋傾瓦盞乳花開長檠爲爾燒椽燭矮鼎休
敎撥冷灰童子預爲三日計只愁羞澀對缾罍

宿靜海聞歌聲有感

酒力難禁旅夢成轆轤衝擊未能平起挑明滅油
缸火卧數參差野戍更一曲琵琶江月黑數聲觱
篥塞鴻驚無端觸耳增悽絶淚激微風也解鳴

題都下人寄姚文初詩卷子

息影空山碩果餘儒衣僧帽卓菴居樹梢瓢動嫌
多事肯展京華一卷書

曉泊青縣

棗樹藂鴉鬧曉更周遭小市簇孤城倒流水激魚兒上過渡人稀艇子橫歸去詩情殊跌宕春來酒量亦崢嶸个中便得江山助可是工夫次第成

津吏餽酒適盡一親戚官于滄州者餽酒一甕次前韻

鍊得淵明句了回步兵吏部總呼來牀頭只恐童偷飲甕面還須手拆開日暰南榮欣被纊春歸寒谷動葭灰酒懷想像終難似禿頂蹣跚笑鼎罍

州倅餽鵝次前韻

舟中酒盡適有餽酒者肉盡適有餽鵝者是行頗褸口腹之利可發一噱也

一湖新綠棹船回聞見何緣莽去來酒榼豈因奇字至鵝籠不爲法書開豬肝巳辦燒泥佛雞肋寧教爇死灰屈指春餘家釀熟細君爲我倒尊罍

陳生行 爲同舟友作

陳生研北恣畊耘摩挲帖括何堅勤晝夜歷肮煩心君氣鬱肝鬲火熾焚兩耳作惡聲殷殷初如閒室聚秋蟁忽若鐵騎馳中軍庸醫不解漫云云艾葉縛束灼且熏遂令疾痛無埃垠三年藥裹辭功勳俗儒哆口亂大文同器不辨犧與蕭淫哇喧聒何紛紜雞鳴咿啞犬狺狺蜉蝣搖撼千百羣元音雅樂孰剖分道聽塗說目徵聞薄喉欲吐露齒齦人如中酒時酣醺自謂剽賊逮典墳我欲與子斷寒簧鼓碎箎籥埽除惡札礪斧斤狂呼細語鎮不聞雷霆戰鬬空磤磤出門大笑等烟雲

見道傍新綠

風雨連旬奼病身纔舒青眼到江濆我從堤畔驚新綠草向窗櫺識故人茅徑橫斜圍土埃燒痕依約沒車輪歸期數徧江南北花發酴醾已殿春

連日阻風悶甚

昏昏非嗜睡脉脉只緣愁生計真難料安居未可求濤聲山雨夜風信荻花秋不道陽春日重縣襞兩裘

薄暮轉風至連兒窩

小泊真成悶乘風便破愁挂颿吾事畢此外更何求沙暗連天黑苗青諗麥秋扣舷容嘯傲何用著宮裘

重過連兒窩次去年題壁韻懷自牧

吳吟鎮日聳雙肩草綠池塘記阿連懶寄尺書真

意外（新年衕不得白收否）重尋題壁恰愁邊颺風桃李枝枝雪
籠日棠梨樹樹煙卜築西園眞勝事肯容癡叔共
求田

連朝不得好風喜作長歌自慰

連年鐵鑄九州錯萬事休休與莫莫襆被蕭條歸
去來紙鳶一葉隨風飄孟婆何事太顛狂駭浪驚
飈長作惡黃沙滾滾正如煙那得柔風軟勝縣繫
纜只愁枯柳斷解纜還愁矴力偏故鄉春漲桃花
綠欸乃聲中飛箭速如何此地水黏天篙師無事
閒摩腹闌干袖手立移時白葦黃茅盡日吹寄語
來舩休笑樂風轉橫塘篷脚落我亦晴驅趁飽風
安流直到桑園泊

重過桑園

重來不記舊柴門徙倚移時到日昏土竈熬沙飛
練白地爐烝酒賽泥渾難移風俗衣裳古好寫豊
年笑語喧一樹綠楊雙野鴨亞絲鼓翼共忘言

清明雜感

柳眼初開未吐絲江南剛是踏青時紙鳶正滿兒
童意那得顛風鎮日吹
紙帖旛錢墓道開攜兒挈女踏春來天涯遊子歸
何日淚灑東風首重回
小住橫塘社廟前布衾深擁且堅眠長年也解供
寒具點綴清明過一年
野塘花發柳條垂蛺蝶蜻蜓撩客衣此日紅霞邨
畔路年年領取瞎香歸
纔過上巳又清明餞盡雙九節序更畫棟家家爭
插柳長條留取好啼鶯
千年縣上燒痕斜石咽泉聲草不花一飽也知蒙
帝力功成何用泣龍蛇
邨邨賽社鼓聲酣日暖風和好浴蠶我亦種桑三
百本繰車聲裏燕泥喃

嬌兒癡女鬢髿髿解憶長安也不堪不是風光近
寒食如何抵死戀江南
愁似楊花墮渺茫舟如萍梗任顛狂乞求九萬搏
風翮沖破雲霄到故鄉

將歸寄墳丁效唐人離合體

舊種松柏儼成行新種松柏如人長去年手自勤
糞漑只愁病蠹枝條黃山前楢柞勢參天山後桃
李花穠鮮正須果實備俎豆弗令攫奪樵兒顛魚
梁蟹椴蒻如麻南鄰北舍爭魚蝦頓教拔取無一

剩回瀾屈曲犇龍蛇墓傍左右溝渠流雪殘氷解潦氣收雀蒲荻葦塞兩岸剪代細縛寧遲留堦除叠石瞰清池歷歷荇藻鑒鬚眉爾供朝汲弗浣濯轆轤長繫青繩絲二間丙舍村道傍猪圈雞柵羅兩廂門前日色剛到地便爾埽除打麥場桑秧新插生意微莫折柔條嫩葉歸春服未成春蚕半已見蠶蛾叠翅飛田塍錯繡菜花黃豆藷垂垂烘日香主人歸日不多日可有糟牀壓酒漿

舟行雜咏

地入閩巒迴荅茫盡日逍遥知郵落近鵞鶩浴前溪

小疾縈春思銅爐煮藥香不須憋肺腑損益頗精良

吹鐃知岸改打鼓識船移我獨轟騰坐工夫在小詩

舟檣同小泊相傍即比鄰明日東西路回頭一愴神

好友栽春服輕羅稱體勻那知風雨過吞盡已三分

薆偕表兄范棐如過友人茶話天色晴好紙窻晶瑩約略在城東河曲少小戲遊地也醒來船窻日光正漏一線矣

少小同兄逐戲遊紅橋曲曲抱城頭當門皂角樓姑惡夾岸楊花叫栗留茶話移時聯竹榻酒醒今夜宿孤舟春殘喚覺京華夢爛醉東園一破愁

次前韻懷友人

不是君來我出遊玉溪溪畔市梢頭巾箱抖擻無長物便了癡頑肯小留田舍經營三兎窟江湖勲業一漁舟（四語皆交人近日事）清譚弗自嫌羞澀艾艾期期好破愁

泊武城微雨

藕蹤蘆葦旅魂驚風雨冥冥過武城（去年過武城時頗有戒心）今日重來聽舊雨蓬窻不改去年聲

將歸寄内并寄雞舌香甜香各一簽

未退春寒少女風低垂簾幕護房櫳歸期剛值黃梅潤親炷熏籠獸炭紅

雛鶯學語正顛癡騃子初生不受羈惱亂阿娘心力盡見楷字檬女催詩

淡泊家風叢塾師練裙椎髻總相宜鹿車共挽行歌去緣是風流未足奇

殘年事事付青冥胃氣難除半醉醒開閣何妨傷
減德緘縢蓑笠要樵青
年來家計轉辛勤餅缶蘯鹽賴細君窮乃工詩余
所樂君緣何事爲平分
井甃梧桐落葉初藥牀茶竈伴幽居叩頭蟲擊窓
櫺碎紡績聲中夜讀書
一个軍持半篆香賟生菌閣逗晴光歸來擬似龐
居士相對跏趺不下堂
畫簷乾雀語惺憁十幅蒲帆我已東嫁女明年須
買犬酸寒莫笑舊家風

懷二小男

天柱雙雙插兩顴生來骨相頗清妍殘年禱頌無
它語書卷青燈望汝賢 寶林

寵妾安能產俊兒癡頑應讓阿兄奇他年劚藥山
中去肩荷長鑱定汝隨 後庚

六憶詩 并序

候開闢不得又無遊覽地兀坐舟次耳
目所及口腹所供殊少歡趣遥思故鄉
時當暮春勝事多矣物有極細事有最
微縈繫於懷便不能去因作六憶詩用
述鄙意山野朴陋無大志願農圃之誚
適所樂矣

桑椹

野塘浴鶬箔盪漾池水清吳蠶正三眠遶屋鵓鴣
鳴茜裙采桑女三五陌上行摘葉不摘椹一飽非
所營羣兒恣掇拾亦復供父兄色並荔支房味敵
杏花餳莫嗤口吻饞食之移性情

梅

萬香國淺塢孤標不肯雙一枝弄踈影綽約照寒
江自領幽趣足寧受羣葩降素娥曳縞袂玉女窺
明窓詩人難比似得句無好腔清芬供茗椀喧濁
辭酒缸徙倚興未愜爲我燒銀釭

風箏

草木鬱不發鼓盪資和風欣欣盡萌茁不知造化
功花朝多勝事亦復及兒童翦紙作蔦鷄挽以青
竹弓舉翩百丈強迅速摩青空一放不得收線斷
隨飛蓬舒卷有妙理雲霄寧可窮

黃鸝

人由多冷熱鳥鳴無新舊遥想故園春萬卉青紅
鬪交皆黃鸝聲百囀圓如豆延膽見主人十過不

一覩花瓣舞閒堦蟲絲罥虛牖杜宇弁醍醐弗復
愛口味爲勸主人歸山田待鋤耨

筍

兀處羨壯遊羈人思故廬故廬亦不惡繞舍竹蕭
踈琅玕千萬个重陰淨堦除春雨蟄蟲怒犨龍一
夜舒脫綳稱了肥不用長鑱斸芳馨鼎食貴寧獨
慰饑虛咄嗟曳稛客對食歌無魚

海棠

湘梅飄玉屑桃李散錦裀造物不愛寶色香競芳
新灼灼海棠花婀娜嬌陽春乞栽南窻下疊石護

嶙峋前月鄉信到柯葉殊蓁蓁蓓蕾勿早拆含苞
待主人花前發歸思慘淡疲心神

閙蛙

百蟲有口總能鳴詎獨騷人叫不平莫誚江鄉無
唱和鼓吹一部送新聲
池塘荷葉小千錢閤閤𪓰聲喜欲顛今夜菰蘆深
處聽燈昏香冷雨淒然

栁林觀射

春來芳草無處無繞堤嫩綠連平蕪水流閙口轉
清駛摇風楊栁千萬株舟檣到此定小泊我亦行
飯停須臾人言堤道平如砥試較騎射堪馳驅虎
鞲菼幹般房簇各誇能事爭騰趨朔方少年好身
手結束精悍如生駒窄袍繡褶螭帶纈一雙秋水
黄虬鬚操弓挾矢目審視欲發未發行踟躕鷹飛
鶻落已破的觀者壁立齊歡呼我慙兩腕無氣力
毛錐三寸空咿吾對此咄咄發愁歎終身齷齪爲
小儒且研丹青搨東絹畫作栁林觀射圖

挂劍臺

取予義必當分析差秋毫季子輕祿位詎獨名節
高至其所重時一劍如一國死生隔黄壤然諾鏤

胸臆嗟彼蹻跖子簞豆露顏色縷羅鎮不休横經
侈聖則

遠山

遠山如好友終日挹清風忻轉遮前嶺豁回露側
峯夕陽烘淡靄細雨罨輕濛便作濠梁想凭闌興
未窮
昨向舟中望浮嵐豁眼明今從山脚過還欠嶺頭
行水淨侵衣綠風和入座輕留連隨地足那復計
歸程

南旺河

極目蒼茫破蔚藍水光雲影互澄涵遠山直向清
波插小艇還從暮靄探不欠黃鸝幷綠柳只無斗
酒共雙柑舵樓高處堪凭眺一任長年笑客憨

不道

不道官河衆流泉徹底清從來別涇渭豈獨異淄
澠混物原無稜忘機任爾行織雲披盡處月印萬
潭明

南池 次工部原韻

杜老高唫地相尋早放舩叢祠迯野馬殘砌榻輕
蟬憑弔依陳蹟徘徊廹暮天池荒風雨集久佇憶

寒氈

經過

經過南旺後觸目撩詩情麥秀連畦綠山青照水
明浪花團復散颿力重還輕倚檻堪歌嘯吳吟次
第成

雨

一雨非無謂西風倩勒回移牀甘漏東覓火到寒
灰破夢瓶盆瀉驚心澗壑猜水痕添幾寸釣石長
蒼苔

造化無心運篙師說順風笛聲橫翠靄旗腳舞晴
空湯餅鄰舟具歡喧客子同（鄰舟求一丁邀作湯餅會）閒中還促
廹到處索詩筒

於詩

荒圃地閒正思播植適買豆種頗夥喜形

豆種多區別長鬚細討尋耘鋤饒隙地撿校破囊
金應見舒新莢還須布綠陰緣牆東舍缺鄰圃莫
相侵

雞鳴

春睡正縣邈雞鳴真惡聲啼殘鄉夢促響徹旅魂
清我已忘行役汝寧識性情十年茅屋底堅臥到

天明

雜興三首

衣裳如雪染塵沙那得麻姑背癢爬白酒滿缸堪
接家朱門何地不啼鴉（無處無鴉鳴見宋史鮑正傳）起瞻水鶴煙雲
陣嬾趁山蜂早晚衙癡腹近如瓠樣大可曾識字
到聱牙

風雅推頹門戶衰獨留渟樸可嫌癡嬾尋麥飯過
丘嫂肯哺藜羹飼兩兒寒乞自應刪譜牒逍遙別
作一宗支中郎阿大如公等車騎喧闐總隔籬

老大方知事變更騰那黑白混碁枰英雄定作欺

人語稱子空留身後名修禊蘭亭傳上巳禁煙緜上說清明舟中不記開時節只解唫詩餞此生

洛馬湖

破除塵萬斛柔櫓劃空明心入千峰遠身飛兩翼輕閑花籠淺絳馴鴨盪新晴安得移家住煙蘿到戶庭

初出黃河口效楊誠齋體

逆風撲面颿仍掛舨柂當頭船倒行兀坐篷窻渾不解青山送我似相迎

新月

舟中兩度看新月還滯黃河破急湍倚檻遥憐背黛曲歸家約及扇輪圓計程燒燭翻官曆行藥挑芹具小餐莫遣閒愁縈短鬢爲邀橫笛破清寒

效香山何處難忘酒二首

何處難忘酒盲風阻去程鄉書愁檢點歸夢識分明雁宿沙洲穩烏啼斗柄橫此時無一盞塊壘鎮難平

何處難忘酒荒堤泥小舩銅鉦敲五字檀板促三絃（附舟者能三絃度曲）餠恥消愁物囊空買笑錢此時無一盞白日似長年

淮陰侯釣臺

霜鬢蹉跎廹暮年籌䇲行李釣臺前算來定少千金報一飯生平懶乞憐

道傍所見

石闕雙擎古岈傍千章老樹間枯楊何人偷取營丘法濃潑胭脂畫夕陽

買得斗酒復獲巨螯急邀鄰舟燒燭共酌

平原督郵昨日到便喚無腸公子來擘臍旋露白玉碎剖筐忽見黃金堆小戶拚作長虹飲淺杯安用急雨催雜騷痛讀緣底事吳儂那得楚些哀

食黃甲戲作

嚮來食蟹嗜團臍紅泥滿腹瑩玻璃輪囷郭索堆几案招呼兒女無留稽蜯居澤國頗難致那得殘炙波僮僕泖湖所產頗圓小鮮嫩不今淮蟹躋田塍簖根亦網得筐莒每愧谿翁齋未能大嚼懷耿耿徒役饞口飽膻齋今行舟次殊厭飫飣盤寧復數樹雞一雙黃甲更俊偉螯張目突不受針始知渠定作鼻祖彭越細碎曾玄齊潑墨爲圖蟹族譜憲章食物常提攜（宋使僕炎越有一代不如一代之誚）

新塚

道傍新塚堆纍纍到岍人家星散居人家轉少塚
轉多我行到此長吁嚱蒺藜苗青薺花白枯楊蕭
瑟啼茅鴟蹇驢齕草踏殘骨血瘢隱隱猶瘡痍人
生一死同朽化富貴貧賤無等夷狐狸窟穴蟲蟻
食老鴉啞啞饞膏脂（吸入聲）君不見黃金千輦賂沙
漠賸取燈檠敗革皮（楊璉真伽掘宋欽宗陵止朽燈檠一枝累以牛羊皮而已）蘭亭真
蹟乔玉匣至寶無脚萬里馳（悅生堂所藏蘭亭墨蹟云是昭陵舊物）藏機
設弩亦何謂笑殺千年掘塚兒

中流舟幾覆泊舩定東鄰舟黃崑瞻

風撼橫塘決巨豬天哭出沒舞蛟魚憐君宦海愁

如許笑我征途計轉疎幾作騎鯨追太白可能投
石弔三閭一壺不啻千金貴黃帽休誇柂力餘

泊揚州有感

千古興亾一歎嗟那堪回首聽悲笳傷心嗚咽邗
溝水血淚斑斑幾道斜

把月吟風是也非千年化鶴定來歸凭闌自有無
窮意不向紅橋弔落暉

昭關（在玉山北有伍大夫祠）

萬古長江脉脉流蘆中窮士在扁舟天涯無限傷
心地訴獨昭關解白頭

踏月虎阜同舟友與殊蒙

小憩橫橋卓瘦筇繚垣屈曲嘯巖松石當檻外如
相語月過亭來恰可中（可中亭背有巨石俗傳爲點頭頑石也）支鼎煎茶
殊瀲灩倚樓橫笛儘玲瓏登臨不及遊山俟發興
誰能爾我同

抵舍日作

燈花重疊綴銀蟲檢點行程笑語濃月曆頗依欲
九樣只慙詩律欠精工

曲徑簷低欺粉牆傍陰叢薰護青梅谿頭鷗鷺休
猜語不改當年面目來

黃葉邨莊詩集卷一

黃葉邨莊詩集卷二

州泉吳　之振　孟舉

自天津舍舟陸行

逃離草樹露成團雞唱殘更欲曙天爭日星芒猶崛強侵衣風信巳尖酸騎驢野店尋題句繫纜枯楊數渡錢詩卷奚童行脚樸蕭疎堪作畫圖傳

抵書升寓即席口占并懷裔三

三年不見較書郎今夕欣同燈燭光旋拂征衫驚瘦削細傾詩橐笑疎狂（行笈無長物止攜詩稿一帙）情親不作寒溫語酒釅濃澆塊壘腸朱子方歸余始出負丸真似兩蟯蜋

同郭寅客陳謝浮家長庚集飲勞民部齋頭次前韻

銅縶無語笑潘郎滿屋名賢戶牖光好月登陴殊綽約殘花入室尚清狂攜來詩卷供奇賞話到神仙愧俗腸角勝自應三舍避可堪當轍學螳螂（是日角勝非非）

贈郭寅客水部

十里相違僅識名翻從異客說高情詩章蘊籍能圓玉官舍清閒只飲氷榷使歸來新買鶴公餘無事夜譚經藝文補綴留殘稿不愧箕裘屬典型（水部之大父諱子直官主事督學使者所著詩文甚夥能作八分小隸去年徵詩見藝文志得其遺墨數十幅）

柬徐方虎

呂五南陽笥尺書慇勤白也近何如緘縢藥裹秋陰薄擗當詩囊夜雨疎東國舊傳修禊事南州新說聘賢車論文共買燕都酒定有長篇慰歲除

贈姜定菴給諫

當年曾讀子劉書幸綴微名較訂餘早向虞江瞻氣象今來帝里傍車輿扶持世道衰頹後旋轉文章太古初寄語後山休崛強蘇門何事曳長裾

定菴晉秩京兆次前韻走賀

橐筵緘縢只諫書焚香簾閣在公餘清譚發興還前席貧士無家載後輿重寄自應三輔地薰升恰是一陽初長安豪貴爭傳誥莫事奢華剪錦裾

送友人南歸

八月十一日與子下吳舩西風飄撇餞殘暑草樹蓊鬱籠輕煙煙飛一縷散成雨𥈬眼嫩日弄柔妍予時力疾強酬接支書作枕長高眠闈棋數局亦復爾勝負不計時欣然内熱止苦欠觴飲郫酘味薄多聖賢吳趨月色更圓好泊舩恰在楓橋前霜

鉤幾杵催落葉客愁病思滋熬煎推篷四望老眼
豁衆峰羅列爭娟娟朝來發興遮不得挑包擔簦
裳屢褰青鞋未踏虎阜脊詩思巳到浮屠邊無端
俗累泥游屐興盡豈關雙足蹎山靈譏訶僮僕誚
步趨俯仰多牽纏丹陽崖岈盤屈曲行人懊惱如
痁瘨桔槔咿啞雙耳聒渴虹下飲犇晴川繫纜京
口無事作攬勝獨登金山顛山根浪脚互吞吐搖
撼激射聲潺湲題詩正愁筆力弱豐碑何用煩雕
鐫過江舟楫殊不惡艇子偷渡糢糊天黃河水面
平如掌一十六閘相鉤連掛颿直上弩脫彀如從

空際墮飛鳶打鼓祀神神亦樂桅檣烏雀來盤旋
嶧山湖水百里瀾溶潭集網排笭箵歡呼舉網欣
有得輪囷紫蟹槎頭鯿仲里巍峩雙石闕玉皇高
閣臨陂田塗鴉疥壁壁窠字蜿蜒蝌蚪形聯拳馬
馱被襆到輦轂京塵刮面無停鞭息足僅討蔽風
雪矮屋湫隘連郊鄽銅鐺折脚吹濕火長鬚僵凍
涕泗漣喜逢端復共燈影貰酒不惜錢十千闞門
洗脚飽喫飯聯牀夜話空堂懸（謂勞君升民部）延陵公子多
逸思過從車騎常連緜酒闌絮語及細碎哀絲促
拍張三弦（謂家長庚太史）孟公招飲時投轄傾筐倒庋愁初

筵藏鉤角勝鬭便捷爭辯百罰舞蹮蹮（謂陳謝浮太史）兩水
亭中一尊宿巘立聳矗撐朝堧虞江衣鉢肇劉子
強項肯學磨兜堅清譚忽憶余鍊師鶴啄華表何
時還（謂姜定菴京兆）玉峰嫌媚映雙璧臨風皎皎疑神仙扶
踈花影照素壁高軒椽燭燒紅蓮國子先生坐皐
比譚經帳後無妖嬛屏置皮毛卉顏色意謂買駿
空冀燕（謂徐健菴太史暨立齋夫子）大王蘊籍復靜好小王秀色殊
翩翩詩筒往返煩急足塗抹紕繆施丹鉛深情淡
泊托豪素朗如明月停澄淵（謂王西樵鈴部阮亭民部昆弟）座中快覩
程不識律嚴刁斗誠精專清臞直與癡肥絶恢諧

談笑趨機先（謂程周量職方）南樓老子興不淺梁園小閣飛
觥船明珠璀璨堆滿屋遂令瓦礫辭光鮮（謂宋荔裳觀察）廣
陵小鳳更崛強上遡韓孟師眞詮梧桐百尺倚慈
翠錦瑟歌成泣杜鵑（謂汪蛟門舍人）清溪徐子吾舊好文章
道義窮磨研下牀定作東野拜雲龍合傍箏差肩
（謂徐方虎）瀾翻倡和日稠疊冷落不作豪貴緣君厭交
遊石支戶咿唔斗室鳴秋蟬白雲瞻眺動歸思酸
風料峭欺寒氈掉頭長往不肯住脂車朝發何喧
闐江村日暮酒旗卓征衫旋脫剛新年余獨何爲
滯京洛行止偪仄羈逈邅羨君直是一蒼鶻摩空

兩關忩騰騫，鄉人相見問消息。嬾歎弱腕書長箋，借君口齒代余答，近作新詩幾百篇。

東謝浮

銀河横射玉蟾蜍，午夜清光照直廬。駒子已能傳兩賦（座間見長君已露頭角），阿翁猶自實三餘（近翁課諸郎讀書香草亭，請誦不輟，如諸生時）。風揺鈴角鐘聲近，日轉花磚樹影移。幸忝絲蘿償喬木，可從中秘乞奇書。

讀宋荔裳觀察安雅堂集題贈二首

香爇南豐宿火灰，廋山拂水想徘徊。曾經滄海波瀾闊，早識匡廬面目來。乍踏京塵三尺軟，可撐醒眼一雙開。巾箱忽展驚人句，喚得吟魂午夜回。

安雅堂中一卷詩，風流蘊藉是吾師。驅除王李牽牙句，摒當鍾譚吽囈詞。清絶梧桐秋露落，蕭疎楊柳淡煙披。形容標格終難似，直譜方書療俗醫。

贈汪蛟門舍人

軟紅塵涴入肝脾，慰眼梧桐閣上詩。力屏陳言作芻狗，獨標新致嚇黃鸝（宋金華評陸天錫詩如春谷鶯鳴）。伊唔不厭巡簷讀，屈曲還憑卧被思。擬效雲龍相傍合，四方上下肯敎離。

蛟門納越姬戲作絶句調之

嫩日柔和弄小春，輕移恰試越羅新。只愁凜冽風欺帽，半臂頻攜故惱人。

斜嚲金釵鬛髩鴉，額黃輕涴藨飛霞。鏡湖春色能多少，壓倒揚州樹樹花。

大小姑山十五峰，彭郎磯在兩山中。相逢不用尋舟楫，桃葉桃根總一藂。

爐煙馥郁護窗紗，銀燭通紅夾道斜。莫唱房中舊歌譜，舍人新句滿京華。

旗亭限韻送周雪客歸金陵

勝事不多有君言，吾欲東白門詩思裏。烏帽夕陽中旅店，愁聽雪征鞭。喜背風明年修禊日，此會與誰同。

木落已無際，霜威近暮天。叩門難索飽，諛墓可論錢。才自逢人賞，名還與命連。愁余方作客，語咽在舭舩。

東嚴存菴太史

小樓燈火照參差，酒餞茶鐺與太癡。奇骨崢嶸評水鏡，新篇唱和總天隨。君方百鍊雕龍技，我正閒騎竹馬時。輦轂相逢愧車笠，肯爲吾道共扶持。

步月長安街

長夜不得睡起踏中庭月月光未穿雲我意已蓬勃所恨中庭小徙倚僅捫際纔窺東牆升便向西舍沒雙脚旋出門情思轉超忽紅塵倦不飛羣營亦枯竭車輪與馬跡得此片時歇我本澹蕩人高懷寧汩沒猶嫌霜雪濃寒威薄肌骨銅爐火力微為我添榾柮

次韻答謝浮病中見簡二首

失脚塵沙未得醒慚將淺術叩皇扃青松與我原投分（鄉下無游嘆地止慈仁數松下頗可嘯咏）白眼於人自逕庭心似春蠶絲易老身如秋樹葉先零君猶不作皮毛相飣餖時時乞（去聲）剩馨

枉向山靈強買身鉤金寧換一輿薪蕉花半墮心方卷鶴翮初籠性未馴我縱狂言供鼓掌君嚴酒戒懶沾脣玉堂戲寫清癯句便作江西社裏人

後偪仄行贈師左珣舍人

古亦愁偪仄今亦愁偪仄予剛居巷南我剛居巷北所居雖同巷顏面不相識民部齋中一尊酒燒燈共飲只長揖鯨吞虹吸缾罍空酣呼寧問汝與儂轟騰支枕不復辨南北但覺耳根鐃吹鼓角聲舂撞夜半醒來稍記憶座間對我是何客鉛華埽

盡致心親爛熳天真無粉飾朝呼平頭挾半刺出入懷袖字磨滅叩君之門登君堂埽除屋舍羅酒漿堆盤細碎飣梨栗銀絲斫鱠炊紅香飲君之酒感君意酒闌相顧忽愁語道吾徒步何自苦有馬許借乘此風真太古暮騎來看慈仁松攫拏枝幹盤蒼龍曉騎去踏蘆溝月月照霜華浸石髮君當入直鎖省闈我坐一室兀兀送斜暉晨星欲落未落君始返馬未食芻人未飯便來借蹴京市塵不問東郊路近遠從此里巷相過從日日清談常到晚胡為長安雨雪凍連朝狂風撼屋恣怒號曲身僵臥被如鐵寒威故作欺吾曹我欲出門不敢出街衢氷滑馬蹄蹶我非焦較書我非王司直不愛板齒無不畏左腰折只愁君家老馬無氣力一步一鞭行不得噫吁戲此馬既不能錦繡絡頭立仗下長鳴定被官長罵又不能犇馳騰躍並入龍超光越影雲霧中春明門外柳如線金勒珠韉迷寶鈿相逢那得九方皐五陵年少徒相羨也思蹀躞砂礫蹋寒風刺骨塞草荒將軍好文不用武學為博帶寬衣裳騏驥負鹽長太息駑駘芻豆常飽食噫吁戲我獨寧為此馬惜我獨寧為此馬惜

夜集喬石林舍人齋頭次前韻

踏雪鴉翻樹窺人月向東羮魚憐白小爓栗剝黃中壁淨堪摹畫簾踈亦禦風諸公饒飲興小戸豈能同

笑語團欒夜星河破碎天蔬香挑紫甲燭燼落金錢勝事因人得狂歌與酒連西湖徵昔夢還記好樓船

贈友效孟東野體

吾友抱奇氣口吐五色絲手持修月斧來斫桂樹枝曲直就繩墨俛首寧他辭譏評恐未當尺寸當

自知兩鏡互光輝形影無定時水清勿自鑒泥濁涵深池長安多妖麗巧態爭妍姿寒家薄衣裳蛾眉空爾爲呼天不得嫁笑殺輕薄兒

次韻答沈康臣舍人見贈四首

吟藥書巢屈曲藏花翻日影想方羊鼎彝細碎追秦漢筆墨侵凌到晉唐只許詩翁供嘯傲不愁稚子色淒涼艸堂尚欲尋遊屐肯放昏衢一線光

未從車蓋瞻標格先向郵筒疊唱酬賦就長篇剛擊鉢喜逢大敵欲沈舟欽歆君自憐同調爛熳誰能壯遠遊笑殺西街歌錦瑟梧桐一葉辦新愁門（打蚊）

休嫌寒乞慣羞藏對客猶憨鶴姓羊露肘挺襟多補綻亂頭麤服總頹唐紙窻較字朝陽暖竹榻橫琴夜雨涼忽訝明珠堆滿屋頓教敗枿失螢光

轟騰不是陶元亮直愛高情再舉酬慘淡羈懷橫短笛飄揺身世觸虛舟鏡中白髮憐新好枕上霜鐘憶昔遊藉得休文饒雅興春醪餽我翦春愁

辛亥除夕

三十二年同水泡重來輦轂聽霜鐘故人慰藉原非客樽酒慇懃不放空細剥春葱飛鱠白旋添獸炭撥爐紅妻孥守歲團欒坐飲到屠蘇說阿翁

壬子元旦次書升除夕韻

酒醆奚囊餞此身韶華別作一番新山中宰相誰前輩世上神仙有幾人欸乃江舩吾欲買咿唔圖史暫相親莫愁簷溜垂冰筯日煖瓶花已漏春

過陳說巖學士索酒對酌

潑缸春醞正流霞堆案春餳尚膠牙把酒此間誰可共論詩今日幾成家風揺鐵馬偏饒韻燈綴銀蟲自作花惆悵離情消不得街頭畫鼓莫頻撾（余擬）

月杪南歸

城上斜陽促暮笳簾前氷筯落銀釵細傾白墮容

吾輩爛醉紅裙定幾家北海高懷留笑傲丙清新
句領風花自慙餅年非韶濩解襪全憑羯鼓撾

送衛爾錫太史給假歸里

小慦蕭齋恣討尋竹牀聽雨靜披襟十年力學爲
何事一日高名豈動心丹陛抗顏慙食祿紅塵立
脚幾知音太行山色相朝暮薊樹燕雲發苦吟
襆被蕭條不滿車晴和天氣好還家溪橋官柳開
新眼野渡江梅試早花吾道非耶横兕虎伊人歸
去想蒹葭征衫到處長回首猶爲蒼生一念賖

上元觀燈長安市

客愁無計餞芳晨消得狂呼惱四鄰月讓燈光舒
彩艷人隨馬足蹴香塵倚闌羅袖能招客壓鬢梅
花已弄春只少清歌催象板當筵爲我破朱脣
兒童隊裏競良晨遊伴堪呼恰比鄰少婦弓鞵憐
素影内家油壁鬬芳塵風花挽住千場醉笑語鎔
成一片春南酒鵞黃幷蟻綠故鄉滋味好沾脣

爲高念東侍郎題文衛山寒林積雪卷子

細侵驢背拂鞭絲密灑茅檐壓酒旗身入畫圖難
著句翻來紙背苦尋詩

踏雪成泥路不分車輪馬足惱吟魂山中風雪關
門坐誰印青鞵第一痕
開篷艇子弄寒江送盡凝雲漏日光繫纜菰蘆最
深處蓬窗親炷小宗香
玉骨輕輕點翠微山腰一帶抹斜暉只宜著个閑
亭子袖手闌干看雪飛
松雪齋中一瓣香停雲館裏發奇光米家墨戲誰
收得摒當山林屬侍郎
杖屨春風入畫圖暖融殘雪草芽蘇燕雲薊樹模
糊裏可有梅花點綴無

次韻答王西樵吏部

凝雲不散吹成絮殘雪初融釀作泥東閣能船供
爛熳西山蠟屐負招攜西樵招遊西山不果高譚孰解抽金篳
棒喝還應倩杖藜我是二蘇門下客秦黃以後可
肩齊

春思轟騰逐馬蹄不須中酒已如泥苦吟敗絮猶
堪擁覓句奚囊漸嬾攜邀得高軒過巷曲慙無官
燭照青藜朗來忽訝瓊瑤贈顆顆光華是火齊叶

鬬鵪鶉

生來耿介性難齊何事翻成樂府題爭向君前鬬
身死可甘飲啄共卑棲

水車

井汲朝來發乳花天壇路遠可能賒詩腸枯渴直燒死早立門前聽水車京師甜水以天壇爲勝

鞭陀羅

絲鞭不定打陀羅磨轉塵沙旋作渦究竟陀羅無損益鞭絲斷處奈儂何

蘆溝橋

煙霧蒼茫欲斷腸半窺新月白如霜蘆溝橋下桑乾水直笴閒愁到故鄉

鬬紙牌

本是當年胠篋徒藏名直畫作青蚨手談二字還堪借博戲流爲觚不觚賓客相邀諱其名以手談代之

鐵哨子

霜華月影闇殘更街市人稀哨子鳴心正春撞蹂鐵騎那堪重聽此時聲

報國寺集

鼎彝青綠無真僞畫帖旁唐孰古今破碎[illegible]琴寧著眼波斯空費萬黃金

土地廟集

月月逢三聚貨郎社神冷眼看人忙錐刀利謀轟

騰散不爇神爐一炷香

餑餑

何須鼎俎厭芳芬一飽還從僕隸分慚愧山中徐處士幾奩麥餅讀歐文

跳鍾馗

倒持笏板舞街衢紗帽襴衫學步趨新鬼厄羸難下筋一齣著著定揶揄

煤黑子

驅策寒騾蹴曉霜萬家煙火仰輸將功成辛苦甘黧黑飽食輸他白面郎

金魚池

冰融一片碧琉璃白白紅紅鬐淺池我欲乘風騎赤鯉釣竿先爲繫長絲

靈佑宮燈市

雕鏤綺縠綴珠璣靈佑宮前燈作圍日落昏黃冰凍合看燈人踏暗塵歸

盆花

樹樹梢頭蓓蕾勻銅爐火暖氣氤氳東皇也被人驅使強勒梅花作小春

盆梅低亞復團欒偷發清香笑客寒惆悵故園千

樹雪誰人爲我倚闌干

打神鼓 即太平鼓

氷融簷溜雪消痕里巷喧閴歲事繁打鼓於神亦何與藂祠敲擊鬧黃昏

天燈

深閨底事記分明曲曲闌干細細行寄語東皇相料理阿儂親爇絳紗燈

打花鼓

盤旋故作轉身看鼓播中央似跳丸博得當場人喝采朱門誰爲減盤飧

僦錢

舟行五十有一日廡下寄居三月餘誰是主人誰是客把茅蓋頂計全踈

子錢

郎騎驄馬蹴金鞍妾住紅樓倚畫闌稱得子錢儂摒當笑他措大作卑官

踢石毬

邨童放學恣嬉遊磨石爲丸號石毬不用翻身爭便巧也須捷足占先頭

獅子猫

褎盌欲向鄰家乞踏瓦常從屋上看收斂爪牙長不用盤盂仍費大官餐

非酒

雪酒微甜淶酒清窩兒白酒味如錫何如手爇茅柴火細聽糟牀壓酒聲

紙頂棚

布簾不捲點塵無白紙週遭四面糊何月山房晴日暖明窓深炷博山爐

春聯

兔園本子漸無奇不用冬烘費巧思除却宜春方勝樣家家傳寫盛唐詩

唱秧歌

茜裙青袂學搓挪拍板頻催語半訛爲唱農家多作苦閨中錯認懊儂歌

走橋 即走百病

春陽踏盡轉前溪十里香塵路不迷獨倚闌干人靜後儂家只在畫橋西

摸釘兒

感損弓鞵欲倩扶還攜遊伴踏城隅歸來爲說城門樣渾似香奩百子爐

探春花

閒愁無著遠天涯矮屋寒燈餞歲華雪未全消氷未解城中已賣探春花

高麗紙

高麗繭紙白於縣畫得新篁欲剌天潑墨還愁塵萬斛硯池何處乞清泉

風鐘

鈴鐸無風不解鳴鐘鏞挺擊倩成聲么麽一物關何事也向人前話不平

琉璃廠

崔巍鳳闕映紅霞古木籠煙噪暮鴉不是琉璃燒五色如何妝點帝王家

西河沿

善和坊裏李端端省識春風馬背看愁殺畫工描不得欲施脂粉劇難安

紙旛錢

四角瀾翻颭紙錢中央福祿字鉤連吳儂致祝無他語只願春流早放船

氷船

御河抱城曲四角相周縈春水漲綠波汩汩流泉嗚咽風蕭微沫水面如鏡平市兒不愛惜滙蓄泥滓并但取供浣濯不見舟船行冬至前十日寒威漸錚鏦河氷鐵薄膚雨雪飛珠霙積累益堅厚鑿之聲鏗鏗觸物成高亞朝曦照晶瑩好事鼓肓愚刳木爲舟形椅櫓無一備強之以船名方廣四五尺修綆繫其楹一童作前導羣童競喧爭氷滑勢犇馺欲住不得停十錢買徑渡受擊仍驪駢北人笑拍手南人心怦怦余家語溪上門前語水清平橋架低呀枒下艇子橫篙師㕮歎乃兩槳趁晴明中艙安几榻鼾睡甜如餳開窻挹遠山諸態畢獻

呈船頭堆酒缸船尾皮茶鐺蒲帆翦十幅滿掛飛鳥輕此樂何棄置驅車學長征對此發愁歎因之寄遠情爲我語盲愚天道忌滿盈履氷古所戒安步防欹傾尺蠖蟠盤曲中夜蛟龍驚綢繆須早計弗使事變更已見南枝上交交啼春鶯

作景物詩竟東書升索和

我因河凍滯歸期君爲官閒喜問奇寄語長安千萬戶幾人倂日苦吟詩

次韻酬朱旣庭孝廉

呷·唔咩角競風詩孰向源流費苦思赤鯉乘來元

是幻鯨魚掣得本無奇披帷真覩千秋業瀕首寧
爲一字師百罰不辭街鼓碎麤豪還想鄭當時

中秋泊舟虎丘山下

花氣薰人未覺寒登臨凭畫石闌干醉餘記得坡
仙語明月明年何處看

擊鼓吹鐃總不知黑甜白墮是吾師二鄉亭記眞
須讀爛煨今朝一中之宋荔裳觀察作二鄉亭記甚佳

吳江朱長孺徐松之過草堂投詩次韻寄

答

空堂莞秸掩衡門好客時來共倚軒泥酒豈如澆

茗飲探奇不是爲名園深衣人到白蓮社問訊書
存黃葉邨汪鈍翁時寄書相訊論史別詩燈見跋撫牀一笑已
忘言

次韻答汪晉賢

詩律如禪不二門慚於無佛處稱尊廿年温卷堆
書屋一日春風破藥園君自氷壺融玉雪我無金
鑑拭塵昏入秋擬學楊通老未敢猖狂濫贈言

寄雪客

燕山風緊飛霜雪櫪馬喧譁正著鞭魂返青楓春
夢穩春日夢與雪客豪飲鴉翻紅樹素書傳遥聞木稼傷耆舊

賸寄生芻哭墓田歸獻尊親曾舉似迸將掬淚灑
重泉在都下時以宋詩鈔贈雪客答云將歸獻先親也
明年擬蠟匡廬屐便道過從一見君烏兔生憎來
得得寒温不辨寄云云酒狂我受三章約詩好君
空萬馬羣春樹江雲慰離索潑缸應待細論文

種梅第二日得小雨

乞得江梅三兩枝横斜恰好照青池今朝小雨如
酥潤慚愧天公與護持

橙齋夜坐

燈花怕寒吐焰短卷簾獨吟愁思滿支屏小婢屈

不伸銅爐未親先意煖蹲鴟瘦項樗里子腷膊瓦
盆燒豆稈老妻解事憐苦吟手飣梨栗雜餅餤欣
然一飽鍾鉢鳴茶香更作晴雲盌人生口腹亦須
計高言性命多夸誕豆羹簞食露天眞眼中之人
何足算

種竹四絶句

新堊泥牆如截玉剡溪藤紙白難渝鐙前倩得湖
州筆潑墨摹成十幅竒
隔昔偶生移竹意朝來得雨淨埃塵不須檢曆尋
龍日醉竹先應醉比鄰是日邀王溧飲甚適

支戸每嫌來熱客論交那得此君同高懷勁節蕭
踈意只合低頭拜下風
夢入菰蘆放棹行踈簾微撼一燈明五更更作愁
懃意篤出蓬窻聽雨聲

埽除

埽除百慮坐蕭齋桴炭通紅陷宿灰身後定蒙稀
古力眼中誰見齊時才酒香甕面如聞雨芋熟鐺
腸正轉雷莫笑油缸光黯淡吐花也解作樓臺

讀宋史有感

盛氣如山不可摧燎原猶復發寒灰瀾翻古本悉
君說平旦工夫檢點來
憎蠅彈蝨好文章筆力全憑氣燄扛何似胸中無
隻字結繩偏得傲羲皇

為尖趨表重其題負母看花圖次宋蓼天
學士韻

卷壓牛腰裹鹿皮詩囊坐臥鎮相隨喻麋和淚題
霜哺一夜青銅照鬢絲
茱萸黃菊黯斜陽躅忿忘憂葉葉長寸草有情含
雨露標題應作答春堂
血淚斑斑染素衣傷心十載在庭闈羨君養志無
餘憾愧死萊輕與馬肥
法曲歌終進壽觴天風裊裊珮環涼玉清名字書
真誥可藉人間口吻香

再次前韻贈重其

不作桃花好面皮煙波情性擬天隨晚香零落憑
誰賦末路從君感素絲
百穀翁公老孟陽風流文獻並稱長布衣直是靈
光殿十里對田卧草堂
樓裂雖慚百結衣肯將麤糲奉慈幃千鍾不復供
垣下梁稻從他鳥雀肥
韝冠荔服把霞觴椰酒分瓢沁雪涼手製尖歛親
按拍研光帽側舞山香

同謝浮飲汪氏嘉錫堂

三日光陰歌吹海及時行樂得招攜紅香膩板催
金縷黑暗浮杯映火齊莫笑聚蚊燒樺燭也勝騎
馬聽朝雞狂言不是陳驚座肯為當筵換舊題（酒半出歌賣甚都）

癸丑除夕雜詩

二老風流甚藹然共拚關一尊雙白髮萬竹幾青
山造物多虛假天公讓老頑唐虞如可作合向此

中還
紅蠟情偏厚慇懃巧作花祥雲翻絮葉芝草艷奇
葩洒餞浮觴溢詩箋瀋墨斜殘更重秉燭所惜在
年華

黃葉邨莊詩集卷二

黃葉邨莊詩集卷三

州泉吳　之振　孟舉

山脚見石竹葳蕤花

石竹葳蕤間復斜摩挲雙眼撥根芽不知隔歲曾
留種忽訝巖邊見異花

玉峰徐太夫人榮壽詩 用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八字爲韻

婉孌玉山陰交加蓁桂枝本根鬱暢達花葉光陸
離鸞鳳棲其顛芝草產其嶠粲粲盈圭璧奕奕羅
珣琪羽儀垂世範捍術識所爲
江南盛甲第鮮華鬭紅紫失脚聲利場得彼每遺
此曷瞻徐公門弗異寒素士鉏經爲稻粱進德若
衣被亦有無厭求遷善不知止
露重月華滿庭戶爛如銀壽星禀兩曜朗景會斯
辰雲氣徵瑞應輪囷照四鄰管絃鼓雅奏淡樸融
天真安得扇仁風萬物同和春
張燈篔綺筵廣座集僚友致辭阿母前長跪進斗
酒聯翩桑榜登奪標芥拾手流覽前後史盛事得
此否阿母笑而言固吾分內有
摳衣歷高堂須禱慎所以鋪張等巫祝俳優笑滿
紙北門悲健筆南邨羞覽史紫誥書玉清肯羨殘

汁[illegible]胃氣真難除乞言猶爾爾
天風吹步虛雲璈震清籟雙成從板輿飛瓊作僎
介園飯撒砞砂麻姑弄狡獪玉七進玄霜桃核盛
沆瀣欲博阿母歡齊諧姑語怪
玉堂三學士古道照鬚眉汲引勤奬拔降德互等
夷斯文二十年吾黨憑扶持平生一瓣香敬事不
敢私仲也唉承接同聲寄相思
寶筏涉津梁達觀棄敝帚不知雪滿簪那見柳生
肘大年倒三松金石不足朽滄海納糠粃泰岱等
培塿吾儒黻一言曰惟仁者壽

阿金詞四首 爲休陽汪周士悼婢女也
追涼庭院綴殘詩藥裹茶烟颺鬢絲怪底開緘懷
抱惡荒園剛值落花時
蔓裹波濤海樣深空花無路得追尋瑰奇不是塵
埃物懊惱當年字阿金
肯將一顆博明珠非樹非臺總不知胃氣未除真
實相六年小劫抵軍持
聯璧雙珠合並肩一林腸斷白蘋前花繁子結應
無數吹折柔條得不憐
祝劉坦菴

七十年來看奕棋楸枰白黑半盈虧結殲事業從
人說咬菜工夫許爾知藥種西園開杏眼詩遺東
老寫榴皮江鄉自壽圖橫卷名士風流不可羈
種菜
粱肉寧如藜藿尊將軍負腹手空捫憲章食物真
多事只合籬邊譜菜根
苦蔓周遭石徑斜手編虎落護根芽閒人休作東
陵看只種菘葵不種瓜
遣歌童
白蘋花折贈將離一種銷魂語阿誰燕欲去時留

不住月當圓處恰須虧懶尋檀板敲新譜還向三
絃理舊絲百計驅愁驅不得竹涼僧院看圍棋
聽覓裳唱牡丹亭
酒釅茶香雜醉醒簾疎燈灺逗星星清歌得似何
戡好一曲臨風仔細聽
自和種菜二首
藜莫一盞自言尊慣鼻禪中蝨可捫長鑱短簑吾
事了生兒那用識金根
雜植蓬麻正復斜薰蕕須要辨根芽年來百事多
求益論擔街心買大瓜

有感次前韻

廣筵褸臂笑支離尊酒英雄定是誰蒼狗輪囷終變滅赤烏旋轉有盈虧薫香易盡成膏燼點泚多端感素絲莫怪九州空鑄錯刀頭猶累最高棊

别燕

秋來忽秋去譬彼梁上燕寒熱節乍更颺去不一戀還記相識初闌干護深院結巢玳瑁梁高亞得穩善銜泥多點汚未忍略呵譴飲啄計及時糧稍手親遴臨風梳翅翎毛羽光如練或慮蟲虺侵怵防風雨戰金鈴響鏗鏘驚烏目敢眩暇日集嘉賓堂上開華宴淒迷楊柳絲匼匝桃花片萬喚復千呼簾櫳巧遮面啁啾弄好音肯遜流鶯囀清揚白雪詞的歷明珠弗愛護縛紅綃品鑒題黃絹鸞凰不發聲美譽一身擅雙輪倏犇駛流火若閃電絳帷卷桃笙檀篋悲團扇蛩寒修綆絶撥促繁絃變閒情薄秋雲去意同飛箭去去爾何之他鄉復異縣何以贈將離欲語氣先嚥留彼歲寒操明年好相見

猗蘭亦去

一曲歌成字字金宮移律換費推尋侯門箏笛如雷沸那識工夫底樣深

秋夜

西風一夜逗輕寒愁緒無因集萬端攲枕難尋殘夢續披衣時取舊詩看蟲吟隱約來床下桐葉依稀到井闌惟有油缸相對語猶能吐穗作團欒

重遊青松菴

泊舟蘆葦小徘徊棋簟追涼雨度來竹院秋容齋鼓靜畫檐風影講堂開一甌不得趙州供半榻全凝庾士灰最愛青松名古澹邦將瓦礫換瓊瑰[菴易名其俗]

遊憺園

玉山勝處買滄浪金粟風流各擅場閒撫烏皮琴意靜時招白足道心長平橋曲檻菰蘆繞矮閣疎簾菡萏香我亦把茅成小築板輿最羨侍高堂

次韻贈筠士上人

舊雨聽不厭燒燈照石龕鉗鎚應自攉拏笑許誰參買竹栽千個栽詩寄一函把茅堆敗葉息影屬瞿曇

君方勤白業我亦辦青鞵樹色入秋老山容得雨佳新詩剛慰眼奇石恰盈懷風急放船好琳瑯在

舫齋

鳳樓應擇木龍去不成龕休作蒼天哭還尋玉版
叅千峰雙屐踏萬諦一針函好種青松子虬鬚似

老曇

卓杖丁東去苔窠印雨鞵薾芽雖假借標格自清
佳白月照高屋涼風入素懷慚余方泥酒可學太

常齋

重其索題秋林詩思卷

亂堆紅樂護松圍詩思高寒道貌肥丘壑安排真
妙手畫圖只欠一深衣

題画靈壁石卷子

研山遺跡寫精工猶藉南村心賞同紙背已看真
面目不須攜杖打玲瓏

西園

綠徧西疇稻葉香一甌誰與話新涼詩成漸近誠
齋格果熟還同朱老嘗滿眼好山容嘯傲半灣秋
水問行藏蟲吟木落寧關汝肯放閒愁入醉鄉

雞冠

毿罽殷紅簇錦裝霞冠矗矗炫朝陽酒闌記取開
元事供奉當年屬賈昌

鳳仙

素手纖纖掠鬢鴉羞將銀甲按紅牙黃姑星底敲
靈藥偷摘中庭幾瓣花

老少年

簪花橫笛笑清狂雪滿華顛逐戲場常著斑衣娛
膝下不辭衫袖舞郎當

錦纏頭

一曲涼州舞未休阿蠻弟子要纏頭紅綾萬段休
誇逞爭得新詩抵徹俟

夾竹桃

閩粤移根向漸中栽紅暈碧護房櫳天寒翠袖人
何處斜舞修篁倚醉紅

移石

怪石移來膚葡林愛他磊落復崎嶔不須薰沐塵
埃質只要磨礱躁競心一炷佛香供隱几半簾桐
影靜披襟悠然相對真吾客可向平津閣裏尋

錦雞

標格翩翩上繡屏臨池照影嘆伶仃斯言當代文
章手休愛樊籠自剪翎

野鶩家雞是也非隨時飲啄漸依依不緣毛羽推

類甚豈惜開籠放兩飛

書投贈詩卷後

廿年霜雪枉披襟道路修長底用尋冷熱驚心催節序烟雲過眼看升沈人如菊淡終難覯誼比餳甜誤到今數見不鮮真解事五湖偏得鑄黃金

贈歌曲女童

盈盈十五露華浮金粟香濃倚畫樓未解目成通笑靨已將眉語寫歌喉箏排雁柱調銀甲簾掛流蘇襯玉鈎莫怪新詩太涼薄明珠百斛當纏頭

次韻答徐德雨見懷二絕

未卷波瀾入小詩塗鴉疥壁總無師疑君直艷東鄰子擁絜還尋十日思

蕭疎蘆葦滯扁舟十幅蒲帆理舊遊一醉垂虹感君意酒醼歌好月當頭德雨佩酒甚佳

西園雜詩

蕭然環堵似僧寮名字無慙西郭樵接葉陰濃藏碩果傍籬土厚長新條架纏瓠子多強項牆穴蜂兒總細腰滿眼蟲魚真妙理寓言不是擬莊騷

點染秋光又一家荆關老手寫槎牙草堂合著高寒士茅舍難栽富貴花新栽牡丹畫枯死　芋乳旋蒸供午餉

橙香細擣壓齋茶木樨纔了茱萸發揮手誰將去日遮

拋梁詞爲賡虞二弟作

拋梁南北復西東錦簇宜春百福中琴瑟和平調雅奏肯將箏笛惱歌鍾

玉露金風景物鮮三秋端正月輪圓博山不用燒檀麝自有天香落綺筵

厦庫安閒井竈宜藥欄花圃亦清虛綺疏幾曲開高敞日映油牕好讀書

高融績濬是真儒薄俗嚚傑一點無不許外家誇

非阮賡虞外舅說不琅先生者溪清高士也　肯容阿大占東吳予居舍在東偏相去牛鳴地耳

得性爲場定厥居垣牆鳥鼠樂攸除移楹易棟能師儉不忘先人有舊廬

花是蘭孫草是芝金昆玉友總魁奇同聲合唱兒郎偉正值郎君鼓篋時長郎適補州學博士弟子員

十三日篘士過黃葉邨莊用雙樹容聽法三車肯載書爲韻分得容三字

得得來餅鉢君言自九峰燭華燒爛熳茗椀鬭從容章句都依律詼諧不露鋒相看成一笑自打佛前鐘

獨抱看山癖來尋落葉菴樓䅗攔雨兩藥徑剛三
三急響催歌板清光斂鏡匲木樨香破蕾得句好
同參（是夕無月）

十四日同自牧青壇飲孟澤齋庭中畜一
鵝聲甚清越用鵝字各作小詩

蓼竹斕斑翠作窠庭空不礙小婆娑罳罳四客穿
嫌小壁壘三人孰最多（主人不能詩用東海三何事）月窩暫開敲藥
兔（是夕無月○有以贅招孟澤者不赴）行厨還乞聽經鵞臨風肯愛孫郎
笛一曲玲瓏欸欸歌

十五日獨飲朱老亦爲鄰人邀去

高梧涼露怯登樓把盞橫經亦唱酬邀得清歌翻
子夜苦無好月負中秋嬌兒涴壁塗蝌蚪小婢添
香望女牛還藉桂輪圓未足車公不惜再淹留

十六夜大雨集飲守愚堂

雨聲如瀑落簷花亦六藏鉤語笑譁千里酒徒來
劾敵（邵雅公新自考歸）一時詞伯總名家寒蟲有恨憑誰訴
戍鼓無腔信手撾雨者借爲餞錄事鼓殘蟲咽送
銀槎（後四句俱見詩不成者罰依金谷酒數例略謂其詩耳罪過罪過）

十七日同自牧集飲橙齋友人誦予舊詩
即用爲韻

大白邀遊厭酒槳（座上四客）銀河射角斂毫芒流年過眼
燒羊胛舊事傷心譬蝌篚雲蹙魚鱗凌玉井梧飄
蠹葉戀銀床破除未盡頑風月捫舌深慚杜五郎

同朱老步郭外人家留飯西疇草堂

西疇詩老話幽居一笑扶筇興未疎郡市經過殘
劫後草堂重醉落鐙初定知魚樂能千里巳辦農
忙共一鋤底用榜門堅謝客霜寒誰肯問蘧篨
樹排青嶂遶溪迎稻擁黃雲照眼明路雜難尋官
道合橋欹不礙小船行社神香火尊於帝郡學規
條亦有程笑我塵顛誰畢似隔籬花豹兩三聲

集飲小月泉

城隅竹樹儘蕭騷挈榼提壺破寂寥蝦菜不辭來
几案招呼失侶到漁樵半醒半醉芙蓉面乍起乍
眠楊柳腰邀月正歌將進酒波光何事動招摇

九日

雲物晶熒護草堂不風不雨亦重陽羞將故事欹
蓬笠喜作間人對酒床稻滿魚梁行郭索草枯蟲
窩鎩類當瘦篠傲兀看山去撈當風流獨擅場（自牧入武林會帀）

釀飲西園答茗溪友人

烽火郊原正陸梁萍鄉風物自舒長攤書紅日三
竿竹澆飯流霞十羽觴隔岸牛羊來躑躅傍溪鵝
鴨點微茫明年茶社尋桑苧好作新詩寄夜航

兒子寶林畜鷓鴣兩頭戲作小詩煩魏里
蔣開三補圖卷端寶林他日讀書有成
開展此圖便爲竹州一段佳話使嬾惰
無匹流並庸劣泉明有云爾之不才亦
已焉哉庶知我者知此詩非爲百草憂
春雨也

阿林剛八齡領質亦不惡未解義理微頗識文字
樂橫逸恃小憐嬌癡成善詐所以損督促嫌乖氣
體弱朝日就鄉塾偃僂苦束縛放學離中堂如馬
脫羈絡梨栗索不休物類雜抄掠捉雀窩雀窠牆
壁恣塗堊疊石狀嶙峋草樹種錯落飛奴架屋梁
銜蟬振鈴鐸熏籠翠絡緯絲繩繫郭索歷數難具
名造意無定著呼來面發紅百嗔付一噱有客遠
方來雙鳥弄囊橐其名爲鷓鴣毛羽竹雞若葳蕤
疑鵂鶹聯拳擬鷄雀生命脫膳羞掌股肆鳴躍時
作戰鬭容不復計強弱飲啄穄稻糧喧鬧厭閨閣
盆盎戚滌除截腸懸樸擾展轉懷袖間宛若中狂
藥金距郈氏鵝秉軒衛公鶴儀同與郡君豢養遊
榮爵五坊鬬雞長祿食倖衛寵莫言一鳥微其禍
甚酷虐聖賢戒前車凜凜垂桀犧詐無夏楚嚴何
不略忖度汝來聽翁言與汝三章約日出温典墳
研討得精鑿上春閱史書經緯相會屬說岳切篝燈
熟文選心志寄宏廓伐榛藉斧柯開鍵探鎖鑰或
爲鳴岡鳳或爲搏空鶚弗爲長樓樓咫尺戀蒙薄
二蟲彼何知及時付燔灼園蔬摘盈把酸鹽和羹
臛朝來食指動摩腹互領略細君倖紡車啞然應
聲作夫子爾所云抑復別有託不然紛紛者豈弗
自愧怍一言讀書好又言得官樂胡不勤帖括遨
遊長落拓胡不早奮飛自致高官爵長客如長饑
避名如避瘧肩荷一長鑱腳啟兩芒屩黃葉擁柴
門青蘿牽竹箔魚鮮砍銀絲麥香蒸餺飥姊歸炫
春花鳥男聲秋籜巷無犬𠼪吽塒有雞膈膊形影
絕軒冕辛苦共藜藿何事忽變計披猖美糟粕阿
林慎弗聽翁言定是錯

哭王西樵吏部二首

話別梁園笑語溫海沙清淺已無痕十三世向鄒
陽算五百年從魯叟論阿母追隨差不惡平生撿

點更何言荒唐莫詫斬鯨事紫府仙曹在杏園海內向以大蘇擬先生故采用坡公事實

拋官東海隱修鱗越尾謠傳信未真赤牘幾翻驚入手寢門一慟竟無因香奩詞賦塵蛛網壁壘郊原泣晴燐遥想夜臺沽酒伴也應宋玉在東鄰謂荔裳觀察

見落葉偶作

朝來卷書坐中庭萬感無因相并發南榮簌簌葉自雨枝條槎牙類翦伐塵沙堆案凍不飛氷華崚嶒露石骨昔時少年今已壯頭上星星見白髮鄉里小兒學歌媚好語薄喉苦唐突眼中之人知我誰起視摩空兩蒼鶻

次山中友人韻壽西錦董兩舟

不用稱觴載拜前董徵胥夢總悽然花圃錦席春遶壁雪滿横塘夜控弦脚底峰巒愁縮地眼前富貴笑熏天唾壺擊碎蟠龍口破褐空山鼾小年

尊前爛在可如吾十畝桑麻即壯圖矮鼎茶香看蟹眼圍瓢草綠戀蝸廬偶營錢穀終無策細註蟲魚亦自娛燒燭浮君相對舉瀾翻一笑恕狂夫

次汪鈍翁種菜原韻

太師筵中包子局椒辣橙香葱葉絲饑腸不慣羊蹴踏誕謾自誇秋菜熟轆轤無聲雨水滋南榮白醉摩腹時端為菜把合甄別苦苣嘉蔬共論之

次韻和范道原臘梅

梅氏雲仍譜牒聯逍遥一派別争先檀燒僧鉢衆香國蜜熟蜂房小有天黃面優曇藏粟顆金衣仙子濺珠圓撩詩破睡逯嫌汝攤絮開人舊姓邊

州泉舊鄰沈九枝貧且老力學不倦課子弟有方其仲子昂補博士弟子走筆奉賀并誌勉焉

小築溪山丙舍傍兩家燈火共垣牆十年殘夢悲横笛一日春風記草堂綠水源頭還地脈青蚨眼裏破天荒後生可畏吾衰矣攻苦虀鹽自較量

次韻答鹽官查夏重

支戸温經可雀羅揭來好友共編摩探花不惜衝泥去問字還期載酒過藥裹關心春事少詩囊壓擔客愁多論詩別藥吾無讓其奈難留十日何

次韻答嚴潔菴侍郎

別裁僞體正多岐風雅源流起我思薄海煩冤尊豹脚滿城蘄摋鬭蛾眉論文屈指輕餘子把酒臨

風屬阿誰忽剖雙魚驚老眼鵝谿一束四章詩
堆屋琳琅慰索居持衡合轍信權輿幾回卒讀無
遺憾近擬諸家總不如紫蕙香清巢翠羽錦塘春
煖綻紅蕖箇中直見匡廬面芸榔谿堂幾卷書
把茅息影對寒塘雞柵牛欄偩鹿場牖戶綢繆同
燕壘管絃零落倩鶯簧（時新遣歌童）策勳農圃功何薄靜
翫枯榮趣自長濯足谿頭成一笑桃花春水漲滄
浪
京華遺事總風流腸斷蒼梧怨九秋騎蹴芳塵聯
北闕酒翻紅袖並南樓（先生為合經介于同年友）夢殘佛火魚龍
國月落漁窻蘆荻洲肯許通家陪末乘不辭把袂
比浮丘

次自收咏西洋餅二絕句

縈波調蠟倩黃黃試手青油透甲香不托牢丸多
退舍宮奩新樣出西洋
鏝女盤盂不計貲一筒持送更瑰奇消除福罪翻
公案慎弗拳拳向阿師（遺漢子看小岡婿家得餅法于都下因製以見遺）

自收以蜜橘見報重次前韻

味半酸甜色正黃幾回包裹透籠香十年未快屠
門嚼尉眼霜苞笑望洋

飣飯往還佳話在松陵疊韻未為奇渭城高唱吾
能事心計年來媿餅師

再作二絕句

玉屑霜花蝴蝶粉松黃蜂蜜鳳凰衣銀盆印就金
鑼樣漆盒還籠朱彈歸
當筵愁絕玉川子食既俄驚漸剣膚摩腹為傾茶
七碗惱他赤脚與長鬚

三次前韻

色勝宮廚爍栗黃味踰私醞凍醅香山齋客到宜
頻設細瀹松蘿煮綠洋
糗餈花飲鬭清詩賦餅遺甘一段奇舉炬中宵嚴
壁壘張軍阿買有偏師

次韻答晦木

推篷執手慰殷勤雲雨瀾翻豈足云笑我支門研
帖括多君註易娩皇墳共憐白髮宮娥老未脫青
衫弟子員檯眼看山殊了了話頭重舉續前聞
木榻銅鐺歷酒尊詠諧觸手露天根春陰黯淡遲
鶯語蘊夢轟騰記鶴言早韭晚菘新事業吟風弄
月舊精魂莫言會合尋常事細撥鑪釘照眼昏
綠水迴環好草坡經旬門巷斷經過怕聽舊雨深

杯少歷數前塵絮語多滴歷銅龍催短晷玲瓏鐵
笛倚清歌壯心已分銷禪觀未必當場盡折磨

黃葉邨莊即事二首次韻

梆梢小市接城郛春動園林萬木敷歷雨鼠姑含
凍蘂鬭晴鴉舅接新雛詩非易學從吾癖論不求
高亦自娛舊業十年成棄置寒巖枯木有根株
身似塗泥尺蠖潛阿香春睡故淹淹一錢不值駡
程尉三語得椽笑阮瞻楚楚衣裳雙鶴翅踈踈風
韻老松髯荔枝占斷梁溪夢高會還期四美兼庭中荔枝去歲試花

贈胡階六次朱人遠韻

雪打竹窻意瀟灑遲君未歸卜簷瓦天機動我濤
泊中相士不妨如相馬三橋絹素煤蛛塵君今咄
咄能逼真銀鉤玉筯猶蹤跡不作琴川第二人

橙齋南榮玉蘭盛開同立谿辛齋坐其下
各賦小詩

瑒花玉蘂互矜誇諸家聚訟如亂麻百不一遇空
聱牙神女何曾下鈿車點染怪誕降搴葩何如此
花抱奇質光華掩映鎔月魄玉雪精神肉勝骨乞
取滇茶與如匹紅厭珊瑚欺粉白詩翁愛花不肯

出苦無陪幕蔭風日小樹鬱勃大樹僵俯首羞作
丈人行未忍落瓣委路傍膏油劘和糝蔗霜纖纖
折裂透甲香座客詩成方與嘗瓦瓶正熱蟹眼湯

再次玉蘭韻

榆鬛春草未足誇文無丹棘鬬胡麻迎春兩株出
檐牙懸藜結緣載滿車雕鏤跗萼舒晴葩搔頭弄
姿笑凡質摩圍吾伊動魂魄風流二老花作骨淋
漓東絹寫盈匹唾棄妃青與儷白門前泥滑不得
出懊惱春光無幾日銅黃咽雨箏柱僵隨人著屐
蠛蠓行踏青女兒愁道傍玉英一夜飛鉛霜瓊肌

膩滑沁齒香詩清韻穩合得嘗不須更覓黃昏湯

菜花四十一韻

春風動衣袂遊思生階除況復出西郭百步即吾
廬細路沿窈窕町畽別芊區和氣扇百物欣然不
待扶麥苗與菜甲鬱勃胎榮荂未見綠浪翻先覩
黃雲鋪鎔蠟傾河漢範金鼓洪壚桂蘂綴低亞菊
英漫平蕪紛葩披閬苑布地疑給孤撲面忝篤耨
薰體飫屠蘇蜂羣進浩蕩鶯唱時闢闔光耀眩朝
日徹馨斂夕晡散飯行田間披襟留須臾飲此百
和香如入賣酒壚新句未蒙寵裙擣豈虛無城中

游治子白日苦躊躇未厭春事繁酒徒相與俱問董張博綦藉草施擢褕聯翩走蒼頭咄嗟敕行廚妖姬唱豔詞尺八調笙竽道傍扶杖叟歎息語吾徒君知看花樂結伴互招呼不知種菜者其意與爾殊西成頗有收盈箱急將輸官府徵夏稅敢辭手足瘏凌冬播菜子氷雪龜肌膚還慮烏雀啄桑灰淺土敷陰潦苦烝濕旱暘愁焦枯兩歧養嫩條層臺承華柎老葉摶虀羹掇拾無精麤計畝所刈穫兩斛慶有腴未敵一筵值況復纏頭需勞我終歲力爲君一日娛君勿浪飲食對此應歔吁再拜謝老翁君言誠楷模慚愧頗識字齷齪爲腐儒慣麻賣歲月豢養雜賢愚學圃持長鑱何曾嫺步趨中道策長短不啻鶴與鳧但識稼穡苦得免凍餓虞作詩和風謠補入豳風圖

同舜江黃晦木寧都曾止山飲西園次晦木留別韻

長晝攤書轉木陰揭來好友共登臨不漸名字依劉表合有溪山著慶禽賣履織簾高士傳綠樽明月故人心何年踏浪追潮汐一夢江頭柳才尋

紫薇花和道原古燈

好殿葵榴百日紅蟠拏屈曲在牆東搔爬欲倩麻姑爪駘蕩剛迎少女風太乙宮中光黯澹通英閣裏氣龍葱何如折取一枝去醉壓烏雲倚繡櫳

寄酬宣城梅淵公

幼鈔都官詩光燄橫海望古澹出雕鐫氣壓歐蘇上到今宛陵梅芳躅逐幽唱三復雪廬篇清芬齒頰颯我本磊落人椎樸無善狀如玉未離璞抱質求大匠生駒脫羈絡更駕苦跳蕩正樂屏淫哇寸懷歸雅尚努力共扶持千里慰惆悵

蓮苑森如麻俗賴塞四望千載倪高士卓立萬仞上當軒轉便面慰眼叫絕唱苔花滋霧鮮竹篠迎風颯松老皴蒼皮石古獻怪狀我亦事塗烏拙斧慚巧匠青紅苦束縛草柎雜莽蕩瀕首識所歸顛躓得相尚零落感素秋開篋一怊悵

施愚山大參寄惠敬亭綠雪走筆奉酬得十絕句

鈎筐旋摘試春芽檜雨松風颯紫霞五字尚餘肉食相未堪消受敬亭茶

山自青青雲自閒蕭然林木鳥飛還而今翻却青蓮案只舉茶甌不看山

温酒雙鬟喚煮茶擎來玉盌鬬霜華玉川七碗麤豪甚赤脚長鬚未當家

活水盛來活火煎花甆蟹眼濺珠圓好澆舌本資雄辯攜向松根讀太玄

羊酥牛乳伴胡麻王李鍾譚并一家莫笑州泉太寒乞愚山詩卷敬亭茶

癡兒未辦公家事洗脚關門隱八時一盞唤迴黄葉夢婆娑且復了殘詩

三月頭綱早薦新江南驛傳苦頻煩他年若到三公地弗畫圖經獻至尊

焚罌屏爵律初嚴木榻風爐靜掩簾好伴清齋壓蔬筍肯緣俗客點薑鹽

細讀封題旋拆瓶乳花雲脚散清泠儂家只愛愚山好爲愛愚山愛敬亭

衡門如鐵鎮常關百事何曾得破顔今日開緘成一笑却緣茶好話愚山

橙齋雪夜小集次韻

兒童隊裏逐顛狂玉屑珠霏滿斛量盞底羔兒方建策庭前獅子恰呈祥寒嫩點染塗宫粉凍墨淋漓榻硬黄獨據槁梧長不寐𥦗楞欹㞧看朝陽

黄原明故居爲有力者所割止存其半頹日半壁繪圖索詩因憶與尊公復仲酬詠之樂已如昔夢次韻作二律復之昔

竟不覺潸然

急雪跳珠注瓦溝酒痕墨瀋怨三秋浮雲過眼桐花夢駭浪驚心竹葉舟撈當籤題聲乍咽經營牖戸計難周玄禽築壘承塵慣還向烏衣說舊遊

鳩雀分巢南北枝半間茅屋賦新詩移牀護竹苔痕迸乂袖看山月影隨蕪穢不須除一室精專工要屏多岐眼前突兀何時見簾幕清香慰燕私

同止山載臣自牧雪夜集飲分韻

兩板堅如鐵登登喚未譍不羞抱關吏還作住山僧橐栗隨時設蟲魚爾客徵論詩同異在泚愛子多能

雪月耐清泠更闌意轉豪披裘笑王甯赤脚蹴琴高偵火仍龜手椎氷未没篙禦窮憐婦子痛飲藉吾曹

次載臣韻

倔強吾猶昔狂呼未肯降頹顔憑酒挽倦翮借風扛貢藥得中隱烹鮮比大邦只慚甬澗老雪笠釣

寒江

健者今誰數相牽到講幃鈍辭含瓦礫酬句得珠璣博雅鄰東壁光華隱少微把茅堪秘駕游詠未須歸

黄葉邨莊詩集卷三

黄葉邨莊詩集卷四

州泉吳 之振 孟舉

次韻答梅里李武曾

王李鍾譚聚訟場牛神蛇鬼總銷亾風驅雲障開晴昊土蝕苔花露劍芒爭詡三唐能嚌胾敢言兩宋得升堂眼中河朔好身手百戰誰來撼大黄

鈍翁類稾讀題詞遥想尭峰倡和時莫道外間殊不爾且容吾輩共論之爲招好友支茶竈旋引新桐浸墨池九十日春遊約海棠一夢雨如絲

與友人論書法戲作

杳拖莫作唐公鼠庖丁解牛貫神似誰辨虎兒扛鼎力蒼鷹脫緤鶩兎起蹴踏龍象未雅馴縈綰秋蛇落繭紙渴驥運駕苦跡弛老羝羸藩亦委靡山中猴王踞獅座直以家雞輕野雉續貂犬尾元祐腳多肉墨豬有妙理

讀衡陽周令公杭游雜詠得四絶句

別詩論史鬬分曹花事瀾翻酒戸高悔惱春殘親藥裹不將簑笠傍吳舠

岳王墳上草參參摘葉攀條總不堪滿眼國香零落盡阿誰與唱望江南

摒當湖山入小詩龍文寶篆壘離離蘭亭真蹟冬
青樹杜宇聲中有所思
鍛鍊經旬黄絹辭𤦪更新樣寫烏絲他年若撰中
州集不忘溪南老子詩

同令公過晚邨小飲 次韻

略彴緣溪到社南笭箵襏襫恰同𠔥石牀偃蹇容
吾懶瓦鼎彭亨笑汝婪未礙白頭依緑髮何妨絮
語雜高譚酒徒底事轟騰甚太白光芒隱劍函
騏驎墮地便空羣木是琅玕草是芸 無黨漢光弟在坐 莫以
乘時收鹵莽還期卒歲力耕耘錙銖積累爲尋丈

風雅源流在典墳萬頃琉璃融水面不應此地著
纖雲

和令公贈歌童霓裳次熊元獻原韻

歌吹終宵旅夢醒明珠萬斛散瑶星儂家不唱尋
常調頭白周郎始解聽
太白遨遊醉不醒酒旗芒角動雙星女陽亭畔枯
楊柳三疊陽關仔細聽
吾曹喚㜸獨君醒高卧南陽處士星記得三絃親
度曲廣場月白萬人聽 謂呂五晚邨
玉樹堅埋不復醒交遊零落數晨星笙簧手炙銅
鑪火纔唱伊州不忍聽 自牧指絲竹之長更善巢居兵當合曲抑揚頓折妙絶一時

湖上絶句

閒來湖上小婆娑春事匆匆櫻筍過我是酒狂狂
不得夕陽欲動奈愁何

次晚邨贈令公韻

竹滚庭院月華遲喜佰君過慰我思雲水光中撑
老眼雞豚社裏見新知明瓊燭跋成奇彩紅袖花
圍乞小詞鼉鼓不嫌同瓦鉢井泉甘冽滿罌持
誰區渭濁與涇清馬肆牛欄混姓名海外也知蕭
夫子人間詎識傅先生八乂鬭韻真無敵雙髻簪

花倍有情秋老湘江蒲十幅野航燈火記分明

送令公歸衡陽次留别原韻

索郎千斛酒餞客泛銀槎未卜蝸牛舍先尋蚱蜢
家三年留澤國一笑隔天涯菰蔣花如雪江湖客
夢遐 令公風流不減老鐵故五六及之
險易在翻掌君悲行路難正欹聽雨笠休岈切雲
冠急唱催殘照輕緜禦薄寒呼童炊脱粟挽袖勸
加餐

過仙潭題祝箖山齋壁

君歸我出如相避雙杵空懸兩地情何日對牀聽

舊雨茶煙一縷煮孤燈

再過仙潭兼山復以瘍疾堅卧不得共飲酒快談次前韻紀事

偶拏艇子尋端復信宿高齋也過情仍欠清歌鬬尊酒藥鑪長伴濁油燈

三次原韻荅兼山

酒場花事醉還醒鏤月裁雲殢客情豹脚嚼膚長不寐紗幮遥看鼠窺燈

旛竿失脚徵前夢風火輪頭徹世情麩餅幾奩堅似鐵歲寒還許共青燈

辱贈新詩句子清園花溪島最關情㯕頭大好秋山在莫負香巖第一燈（兼山受業於曉邨故及之）

寒巖枯木翻公案解賦梅花恰有情我似江魚成懶婦長年不照讀書燈

雨效東野體

雨聲無新舊空堦歷古今亦作琴筑響亦作鉦鼓音如何羈旅士披衣起長吟一點不到地點點刺人心迷今千古雨此夜愁獨㴱

喬三寄示游九嵕圓明寺詩屬和末章自嘲并自解也（次原韻）

軍書蒙薈等於山桃漱何妨水石間爲惜馬蹄緣蘚徑不驚僧定掩松關擘窠題壁吾猶健蠟屐捫蘿尚可攀記取鐵槍遺跡在泉聲千古說潺湲

欲向山靈借一廛峰圍嶂合隔堯天官倉稅足桃生櫓南畝耕餘水拍田偃蹇蒼藤團翠靄撩人幽草鬬鮮妍丹砂勾漏君休羡吏隱名區即地仙

丁東拄杖卓溪橋踏盡雙峰路轉遥貽我画圖堪慰眼驚人詩句欲摩霄琴堂酬和都風雅蓮幕賓朋絶叫囂何日山行尋勝事輕裝小隊得連鑣

清高肥膩兩差池鑄錯嗤余見事遲柱笏看山聊爾許整冠拜石未爲奇暫來種菜閒雙手不礙微歌譜十斛他日功成同一笑南園乞作醉鄉時

壽臨奇母夫人六十

南郭黔婁舊隱居還誇苦節足宗師能供阿母青精飯不羡仙人白玉芝畫紙盈筐傳研北佛香縈篆伴軍持今聞賡譽須勤學莫負篝燈夜織時

己未歲暮雜詩

蕭齋書卷正縱横倦且眠時夢亦清酒力未能支午夜霜威偏欲鬬殘更漸成老態依銅鐍漫學兒嬉覘雪燈信口哦詩隨手散空慚蚓竅發蠅聲

二九巳過只薄寒偶因使節出江干嚴冬尚喜行炎令冷面何堪見熱官檢點藥欄花醞藉剪除藤蔓竹平安一枝自分鷦鷯足不向雲霄借羽翰

埽除黃葉積空階門巷縈紆靜不譁兒背新書瓶瀉水婢完殘繡燭生花銅龍滴歷催毛髮鐵笛玲瓏挽歲華龜兆明春春事好好騎款段玉鈎斜

細嚼瓶虀讀杜詩歡呼只許阿咸宜全牛未得供饕餮一臠何曾恣朶頤（朶頤亦係羸蟲）黃雀壓糟封蠟裹白魚剥鱠斲銀絲江鄉安穩依鴻雁鄭重椒盤自子貽（來廣亭以黃雀白魚見貽）

筆牀茶竈亦紛紜榾柮爐頭漸策勳斗室護花萌箭茁疎簾映日動波紋老夫喜見黃縣襖稺子爭書白練裙我法未應卿得用年來不是舊知聞

殘冬燈火又闌珊四十年華轉眼看權令未行先止酒歲凶難禦怕加飱漫尋詩卷慚雞肋去學神仙悔馬肝熏鼠築場吾事了夜舂脫粟早輸官

一線初添日漸長惜無幽事對晴窗媻姍隊馬嗟髀肉樸樕騎牛送眼光小學不嫺村夫子卑官也綴較書郎力田若復依前例定有蒲輪到草堂

謝浮喬三寄書見存

鵝鴨舫鯉意何如鵲送新聲到州廬底事燈前頻發噫今朝連得故人書

羣從以果餌餽歲走筆謝之

空倉嗷嗷鼠雀悲十日不得一伸眉花豬肉嫩飽糠粃歲儉真須啖肉糜今年仕家尚不惡兄弟團欒共醻酢南珍非果屢見貽細飣椒盤殊錯落身憂天下自有人吾儕支戶安賤貧高車駟馬來衮衮轉眼笑嘲生怨嗔短衣射雉南山腳得錢買酒相斟酌明年官酒索價高一春痛飲能幾遭夜半作書呼其曹

寒夜讀書歌爲陳大始作（疊前韻）

寒夜讀書書聲悲文心杳渺攢雙眉飢腸慣作鐘鉢鳴瓦盆十字劃冷糜隔牆高歌故作惡書聲絃聲亦酬酢風爐茶熟滿院香油燈焰短玉蟲落晚邨弟子什百人春風盎盎道不貧女貞羞作時世粧亂頭麤服俗眼嗔百尺竿頭還失腳濁醪不注黃流酌沾沾自喜舉趾高力田歲熟時相遭兆今稊稗笑爾曹

題相士周君小像

莫漫逢人罵老兵五陵裘屐只平平暗中摸索今

誰是試問當年耿聽聲

手劃爐灰意嗒然琴心會處在無絃老夫猶怪君饒舌浪許公卿換酒錢

庚申元旦 次韻

農家自有閒家具蠟燕絲雞事事新整日送迎殊束縛隔宵煙靄尚橫陳細君解作椒花頌老子拚傾麯米春沈謝曹劉供摸索也應區別眼中人

二疊前韻送董載臣謁襄陽郡守

養親無計游子悲春山爲蘭開修稍庾郎鮭菜二十七大肉硬餅羞粥麋苦竹岡頭叫姑惡姊歸夜

斗聲酬酢蕭騷百丈飽風力拗子江心如箭落弗飾竿牘謁要人董公健者窮久貧清香妥寢森畫戟一日三見鈴下嗔襄陽女兒赤雙脚短箋銅斗勸君酌南飛烏鵲星月高空城閉寂山周遭紛紛陳迹嗤孫曹

用十二生肖體送顧蒋文歸吳門

鼠鬚縛筆軟無骨牛毛繭絲行勃窣虎頭最妙真絕摹巧奪天心穿兔窟畫龍不得真龍似鞭草作蛇半偃蹶馬既龍媒十萬匹肖學羝羊肆蹄齕（子昂畫羊卷子自題云余生平畫馬不畫羊今畫羊亦類馬矣卷藏嘉禾姚氏）獼猴昂然上麟閣何事

棲遲戀雞肋柴扉大吠送客歸花豬斫肉酒盈甖（叶）

同楊玉符太史及家青壇飲勞書升大叅齋中是夕大雨雪以少陵燈前細雨簷花落爲韻得前字

已動輕雷十日前如何雨雪更連天頻燒樺燭催花信嬾鬬清歌送酒船南北衡文堪接武後先通籍足差肩慚予東海持竿手羞袖龍鐘綴此筵

寄宋喬三郡丞

與君別十年相隔渺河漢一官落楚尾戎馬劇宵旰糗儲委糞其軍書迸羽翰每讀君手書對食發

三歎歸馭指黃鶴去去不待旦貳車雖閒曹錢穀費籌算職守要周詳出位思漫漶蹴步窘夷途徐行歷崖岈蚳蠅互鳴聒妙義得靜觀朗月掇在手團疑釋冰泮君才百事能似少此一段芻蕘冀可采君其書几案

涼風閉戶牖松影逗月光卷書坐中庭簌簌葉鳴廊緬懷朱公子清輝不可望厚意如飲醇薄醉未足當藕花生濁泥含葩自芬芳嗟余薑桂性螫口豈得嘗時取予之短或補君所長披襟視寥廓大度江海量何時一樽酒共此折足牀排雲叫鐵笛

沈脚臨滄浪

吴江顧樵水雨中拏小艇過黄葉邨莊留
信宿譚詩盡甚暢次前韻奉酬二律

水漲春江把釣絲衝波忽見小舩移虎頭墨妙推
前輩魚腹書傳話舊時（宋既庭寄書見存）詩到大家寧易辦
酒雖小戸不須辭老夫計日占爻變澤動輕雷定
得隨（是日雷雨）

挽鬚摩腹一軒渠中酒朝來動左車剩水殘山都
入畫散花落藻未成書人歸釣艇夕陽外香潤熏
籌春雨餘爲我寫圖丘壑裏顛當到死戀蝸廬

題友人小像

張侯酒量窄飲不滿升合如何畫圖中樽罍寫重
沓想其披襟時意思放頹嗒泉明琴無絃張侯亦
空榼但得靜者趣自與琴酒合椎氷鷹脰湖一舟
餞殘臘送君苦無酒雪花飛颯颯

吴閶舟次晤馮方寅太史譚飲甚適

烟覆江城霧氣濃畫舩簫鼓破鴻濛莫嫌狂態猶
生面久挹清暉在篋中（數年前曾以尊詠便面見貽）屏置蓼莪因苦
節分疏蘭艾出芳蓀摩挲飽飯吾儕事好雨連朝
祝歲豐

顧子苻文葺草堂于維亭山中顏曰碧梧
翠竹慕玉山之風流慨志力之不逮因
作此篇以廣其意且志勉焉

顧子作草堂碧梧絫翠竹寓意繼阿瑛雲仍傳鄗
墊玉山全盛時豪華眩俗目臨流軒楹敞繞澗蘭
艾簇危亭踞岡阜細逕轉林麓肆筵集賓朋吴會
事徵逐迂瓚偕老鐵尺簡不用速妖姬調素箏聲
歌間竹肉新詞脫手傳牋版侍史錄風流難殫述
異代杲芳躅苻文住江邨風雨三間屋賣畫亦街
錢婦子飽饘粥客過炙敗葉松肪代膏燭今昔量

短長不啻斗與斛夜半披衣起魂夢相怨讟襆被
走女陽過余語僕僕子坐且弗譁子論太瑟縮試
誦玉山篇音韻殊碌碌標榜處士間菑遇得方幅
錢刀要清謇委宛趨世軸諸郎事戎行弓房箭在
箙早晚志趣殊出險求厚福含尺取諸寸東食而
西宿吾子年力壯筆墨天機熟囊有琴可彈甕有
酒可漉桐華雨踈踈竹葉風謖謖更讀千卷書下
筆車轉轂健翮摩蒼空寒蟲出幽谷泉臺金粟老
下拜心折服招呼鐵笛仙大笑共捧腹

道畊以盆荷見貽作此奉酬

方塘幾十畝萍瑰粘浮苴蟬噪始停聲聒耳叫蝦蟇荷葉雖田田六月丕著花吾友有盆罌𧑒理形紙家戲授蓮子種忽發四五葩盈盈濯秋水灼灼明朝霞何來洛浦姝脫此纓臂紗櫂舟遠相將不憚道路賒一片氷雪心菲屋生光華方塘深且廣不及一尊汙因之感物理展玩與歎嗟取業貴守約志大徒矜誇盆罌爲物小僮豎便擎拏寒以敗褚擁暄以蕭箔遮播爬謹蟲豸護視周根芽人力之所到如田勤菑畬不期鹵莽獲所得厭望奢喜子十日留幽事及茶瓜秋氣入戸牖星漢照銀槎

盛頹易凋謝霜露摧蘩葭相期各努力歲晚多風沙

次晚邨觀稼樓韻四首

買山而隱把菲遮又築危樓屋角斜莫誚寒蟲猶守戸略依秋燕一歸家晴餘急雨翻菱角霧後涼風放稻花羨殺南陽眞富貴蟬箏蛙鼓鬬諠譁

闌迴檻繞嶄然新几案何曾著點塵點勘田園饒樂事主張風月屬閒人陌錢斗粟輸租吏盂酒豚蹄呪社神拄杖丁東行藥去江鄉安穩不資身

收拾峰顛泊水涯臥遊不用辦青鞵烏犍宿處看帆沒白鷺翹邊得句佳玉井秋寒苔上砌石欄梧老葉傻皆臨風一吐欺邨釀鼻撼春雷倒客懷

豐歲郊原四望同截肪泥壁畫豳風三層未許供殘客十笏何堪著鉅公計畝林泉存舊德及時雨露有全功青腰赤箭煩淘揀飽飯摩圍媿此躬

咏庭中葡萄

老夫追涼趁朝日竹樹扶踈窓牖黑葡萄一架密如織蟲蟻鳥雀喧相食果盡鳥雀啄蟲蟻展轉攘奪窮氣力羽毛脫落嘴爪傷清晨到晚互偃踣主人一顆未得嘗起視葡萄三歎息農夫種田多苦

辛耘苗車水少寧刻肌膚煎熬赤烏渴潑浆流汗沾胸臆吾儕尺寸不見功高坐飽食作蟊賊何異鳥雀蟲蟻儔聊以一詩寫慚德

次韻荅中州崔兎牀

綠陰圍小市逶遲入江邨健席隨欹側危橋勢吐吞燕低粘濕毳水壯失沙痕燈火有無處漁童早候門

老子剛歸棹先生已促裝十年欽壘妙四律發清商海月如可掇瑶華未貴償黃閒躡飛電肯向弱弓張

蒲輪方下士雲漢待盤旋去矣何其亟招之未肯
前寒山團翠鶴老樹濕蒼煙飽飯摩便腹吾儕正
力田
略彴依樵徑菲堂西郭西非關學高蹈只是戀卑
棲僻巷新羅雀閒塘舊鬬雞山花堆帽重拍手唱
銅鞮

蠟梅

癸丑孟春買此屋埽除糞壤刪汙萊屋中樹木只
兩本南榮辛夷非蠟梅辛夷半活半僵死蠟梅經
歲長條枚洪爐範金團衆顆蜂房割蜜溶珠胎幽

香喚醒詩老夢日來花下千百回迎梅送梅兩兩
月濃雲濕霧晝不開陽氣閉鬱少舒洩阿香夜半
轟怒雷暴晴幾日苦焦灼熱風炙面揚埃灰柔花
纖草皆渴死遂令此樹亦凋摧護持浸灌生意絕
枯荄敗葉委莓苔花身么微百錢直何用攀條苦
相憶不難再種四五株別有芳馨好顏色巡簷覓
句春復秋新歡舊好長憐惜癡兒翦伐束作薪瓦
鐺沸湯聲唧唧

池上三絕句

池上偏干晚景宜刺舩弄水學兒嬉篙師展側如
翻掌博得旁觀叫絕奇
蒲葵紈扇鬬精工爭似清涼北牖風龍骨轉車車
轉水籧篨遮日日當中
桐雨脩脩絕點埃石欄橋上小徘徊慇懃重與涼
風約卷取荷香作隊來

送西疇詩老遊大冶

意行無前期興至作遠游況復江水濶六月如涼
秋舳艫高若屋蒲颿挂颼飂舟行二妙偕雅志追
羊求洞庭莽烟樹瀼足凌滄洲倡酬多新句好景
共雕鎪兼此丹青手刻畫摹營丘豈獨入口討區

區為食謀楚俗半猺獞出沒同猿猱叶頗聞織巾
帨光滑逾潑油黃州竹扇子巧便更莫儔弗謂道
路遠能為致之不追涼廢寺中碁簟依松楸散飯
西岡路望遠凝雙眸秋氣雖零落永言結綢繆

製茶甌子寄都下故人以詩代柬

四五詩翁聚玉堂團欒也復話吳郎雪溪一丈支
雙膝牛糞堆邊煮芋香
團沙製就茶甌子渾樸中間寓巧思京洛競誇官
樣好雕金鏤玉鬬新奇

次錢子璧贈臨奇韻

服匿偏提入畫圖弓衣細碎簇天吳齊庭不濫吹
竽客燕市曾尋賣酒壚野鶴依籠同飲啄芳蘭委
谷總焦枯歸歟莫忘魚竿手踏浪乘風戀五湖

夢

至人因無夢愚人夢亦少吾豈季孟間一夢幾絕
倒
睡熟夢亦甜布被芸朮香展轉天已明紅日照油
窻

次韻答葉星期

吞灰飲醋共君醒石甕猶存野史亭開闢未聞翹
士館勒銘終媿少微星人從落葉堆邊去山在斜
陽斷處青路絕樵蘇橫略彴雙扉如鐵鎮長扃
荒林隊殿意蕭森流水高山覓賞音二十年前于鐵雲遂齋中聽先生鼓琴
碁簟留連貪佛日酒船兀傲挽童心朱繩繫晷
量遲速拄杖探波計淺深莫笑老狂狂轉甚爲君
擁鼻作吳吟

連日感寒疾閉戶治刀圭葉星期以二律

問訊次韻奉答并寄吳友鯤

養疾閒堂絕好音隔垣妙技費推尋月吹池面原
非相歌徹樓頭定有心樓子和尚句難繫朱繩驚日短乍

翻紅藥訝春深鄰居牡丹忽大放茅柴杜酒攜罏榼還向君
平問易林
響雪流泉互賞音碧梧翠竹各千尋扶床綠鬢成
名士排闥青山話素心余初識友鯤時纔入家塾流轉誰知詩律
細波瀾不怕酒船深寒巖一夜添幽趣微霰新妝
蒼蔔林

星期以禪語疊韻見示復和二首連日濃

霜如雪石頭路滑奈何奈何

蠻語何堪敵大音廿年江海老侵尋且拋東國看
花眼來試西川競渡心兩頓茶瓜新稻熟六時魚
鼓暮雲深賣針莫向針師說失腳還愁到棘林
莛擊鴻鍾也發音不辭寸管撼千尋饒他缾缶參
公案只向風幡辨此心倚杖曉霜侵絮冷刺船秋
水沒篙深到頭瞞却風魔漢大地旃檀是肉林

疊韻重贈星期

人言十語九知音畫譜鴛鴦仔細尋點染花鬚并
栁眼騰那月脇與天心句聯石鼎吟哦苦芋熟牛
欄語笑深此處只容君共解不堪熱客到荒林
牛車鳴鐸辨宮音瑱耳如聾헌討尋笑我鶖鶬空
割肉憐君蜉蝣只旋心燒燈土坐夕何夕放棹寒

江淺復淺隔却堯峰四五里橫山一帶入長林

疊韻再贈友鯤

鵜鶘廿載斷聲音蘆管葭灰尚可尋歌社酒場成昔夢詩囊藥裹總關心丹旐夜泊長淮冷石馬秋嘶宿草淺（友鯤外舅郭寅客水部卒于京邸余經理其喪事以歸）燈影徘徊論往事謾從朝市話山林

連旬歌唱有餘音枉策菰蘆許見尋棐几淨琴高士韻銅缾寒貯美人心雙鈎蠆尾量分刌八字蛾眉畫淺淺詩版流傳千古事莫誇名字噪雞林

疊韻送星期歲暮歸山

空山鶯囀激清音蹔斷雲連咫尺尋老去貧交難聚首眼前生客怕輸心長鑱劚處霜苗短柔櫓聲中落葉淺萬頃菰蘆堆碧海星星漁火入香林

擁絮俄聞擣練音挑燈一笑破幽尋禦窮且作虀鹽計庀棗聊歡婦子心扨竹補籬花信早典襦泥酒月痕淺江湖不少魚羹飯話盡山居記鶴林

埜鶴篇次西疇詩老韻

鴨鷺偕春鉏水陸商出處計其得失間不啻如累黍野鶴雲中翔翩然集枉渚照影憐素衿四顧絕儔侶忘機鷗自下色動雉斯舉秋風足稻粱蘋藻沙蟲語好爵挽復推挺身未肯許飲啄固么微升豆慎所與霜寒激清唳寄聲謝公墅

贈吳山程鍊師

舉俗尚浮薄百語無一真措大如鯽魚紛紛江上鱗結交裙屐兒暮好不及晨疊石支雙扉形影自為鄰取友到緇黃此意殊苦辛程生鄉黨秀學道吳山濱宴坐覯要妙餘術能活人秋風吹瑟瑟逍遙蚚葛巾煮石非道開飢驅來逡巡酌我壺中酒洗君面上塵君其速歸去弗為俗物嗔

招王鍊師飲酒鼓琴用前韻贈之

學技如學道售偽不售真鍊師抱琴材蛇腹初脫鱗檏梧一再鼓慰此花月晨形神旣無累雅奏相為鄰嗟余守迂拙瓦鉢自受辛築廬官道傍剌船河水濱人固不求我我亦何求人摘蔬盈竹筐煮酒漉葛巾鼓琴未終曲飲酒已數巡胸無萬卷書亦無一點塵強子為我飲不飲吾意嗔

送林石來含人敕封琉球二首

天節光華左輔東蘭輿赤轂駕艨艟時平不用洗兵雨日暖剛乘舶趠風橫鐃短簫愁急吹奎章蜃氣闢長虹過家上冢逢新臘蜡飲休嫌父老同

漁洋學士論詩格箭括車箱未易通行卷乍開驚手眼辮香細認識宗風朱輪不恃金閨彥蠟屐閒尋桑苧翁奉使歸來傳秀句未應春忍冷江楓（尊集）

（爲阮亭學士批點）

贈四明鄭禹梅

汾亭一曲鼓音希往事輪囷作絮飛脫手新詩催韻速堆盤硬餅鬬茶歸（謂黎洲先生）稻粱安穩依鳧渚霜露凄清憶蛄碕今日重逢門下士琱戈共約挽斜暉

泱漭山堂戴帽西讀書螢死厭餅虀鷓鴣聲咽猶

啼雨蘭蕙香清不著泥講座幾條傳白鹿摩崖大字走青猊弓旌十載喧名姓客到留門媿品題（通體）

（歲用君家故實）

再疊前韻送禹梅還四明

泥滑江城合歛希詩篸冷淡墨花飛橫枝有信春將到落葉無言君又歸出浦簫聲停暮靄椎冰艇子渡寒碕藩籬未許聽鸞嚙一任鉤輈叫落暉

曾娥東去女陽西芥辣菘甜總作虀過日只消三頓飯住山端合一丸泥磨盤晝夜猶旋蟻弩箭弛張且縱猊挂起壁頭雙拂子幾番公案待君題

爲旦復題畫竹

小築西郊近十年竹洲居士坐枯禪松圍漸長腰圍減肉食無緣便得仙

筍籜堪裁隱士巾枯枝聊供煮茶薪竹根屈曲虬鬚古徙倚斜陽閣病身

題自畫墨竹

畫竹不賣錢種竹無筍喫延簷义手行仰屋三嘆息頻首舉乞憐籃篕惜餘瀝竿牘謁要人不齎刀頭淅咄嗟鄉里兒氣勢貶霆霳青紅遮手眼雄虹閒雌霓方類非吾曹趣向若仇敵大石支柴扉伏

處牛馬櫪天亦憐迂癡橫福自天錫荒園老籜龍怒筍透牆壁朝來喜動色起視四五適呼兒具午餐流涎對盤鬲筆墨無寸功種植有殊績吾不如老圃妙理從此覓

次前韻

纍纍土饅頭餡子不得喫生死轉手間行役有時息戀此一杯酒糟牀響滴瀝更聞桃花紅（秫米名）竹笮米初淅醉飽得安眠鼾聲動霹靂老眼眩玉蟲五色訛虹蜺左車忽作惡防疾如防敵始快驟康莊終困伏皂櫪閉口羞括囊忍痛類三錫（陸四括囊對王三錫）

卯見笈林赤脚唤不膺嗔怒起趆壁連服大黄湯朝來
強自適努力進粥糜果腹巳如禹尸蟲甘清虛醫
師失功績空腸盤轆轤厠圊亟須覓

醉後戲題墨竹便面

峭壁懸崖長竹枝擘窠誰與再題詩立身自向蒼
茫裏正是漫山風雨時
西園昨夜怒龍生拔出千枝玉筍明堪笑非人煮
竹簟將軍應得傲公卿
作意三年畫堵牆也知一日寫瀟湘可憐萬柄蒲
葵扇不值貧家破籠藏

次韻荅平湖沈客子

廿年社事劃鴻溝投老蘋鄉絕輩流盱罷西疇時
戟手詩逢東野一低頭溪山逸韻憐同調渤澥翔
鱗笑直鉤年少起予狂論在酒闌餘勇尚橫秋
枳籬蔬圃綠粼粼嫩薤甜菘滑勝蓴逗壑晚香吟
露葉出闌寒翠飽霜筠交遊不藉黃金重詩句偏
從白髮新拼當青綾三百刺為君區別眼中人

為陳鳴遠題畫竹扇子 鳴遠製茶甌子妙絕

塗鴉作三篋各各自許可鳴遠先攫此便分爾與
我筆墨有損益得失如幺麼語君君不知但解懷
袖裏清風兩腋生竹葉動婀娜攜君老瓦盆日向
竹間坐不見筍籜長惟聞竹葉墮

題階六墨竹便面

脂粉休誇點染工淋漓醉墨寫玲瓏素縑秋氣悲
零落莫忘提攜在篋中

為酉巗七姪畫墨竹

芝蘭偏喜種階除愛子亭亭百尺姿珍重霜條并
雪榦歲寒藉爾共扶持
蟄蟲培土待時鳴一夜龍孫見怒生披拂雲霄萌
寸管肯依弱草問枯榮

啖蘋婆果絕句

病胃遭旬始霍然肯將口腹累殘年堆盤飽啖蘋
婆果不忘酸梨一點酸

次韻答海鹽周白門

聯臂曾過蹋踘場夢華遺事總銷亾身依枯柳猶
衰颯心似寒星逗角芒英妙驚人來袞袞年華驅
我去堂堂吳綾光滑西臺字肯學雙鉤搨硬黃
幾叠天香倡和詞相逢叢桂恰開時碁行四五中
分者曲誤參差一顧之偏惱老夫翻學海欲傳兒
子付裝池漫裁錦段酬明德羞殺貧家尺寸絲

琴鶴清風圖爲李鄰園中丞賦
日級天梯上建州東南一柱控咽喉簿書綜核如
充國裘帽風流類武侯露布已看書盾鼻雲屯方
慮淅矛頭寒帷喜見葉公面底用犀兵護碧油
霜寒月白夜登陴談笑橫揮百萬師偉績偏從野
老記寸心還喜聖朝知鼎鐘永勒功無忝耕鑿都
忘事始奇使相相兼眞不媿攀車留寇渤人私
權輿造化在弛張弗使旁觀露角芒日射銀濤聯
海舶風開繡帳走降王戎樓烽息烏烏樂邨社人
歸鎛飥香指顧江山來几牖籌邊樓迥極蒼茫
清風江浙稱于李較論纖毫稍异同才似精金須
煆煉質如璞玉待磨礱勲名泰岱猶謙下襟抱江
湖更渾融奏疏詳明條議切文章誰復並宣公
詞壇已壓鵷鶵軍理窟還空萬馬羣𠥽戟風清朝
見士博山香裊夜論文卮言誰識三珠樹妙墨爭
飛五朶雲灑埽何年陪下乘不辭樗櫟望揮斤
一琴一鶴師清獻爲寫未標入畫中玄袂縞衣追
健翮幽蘭白雪寄孤桐九臯清唳排閶闔三奏疎
弦破溟濛琴鶴六章章八句采詩也得俪豳風

祝陳子執學師六十壽

呼船百官渡襆被就寒氊宛陵誚鮎魚一官十五
年女陽風氣厚羣彥來聯翩鼓篋叩洪鐘大小隨
所便余時借晚邨蹣跚弟子員青衫如敗荷出入
相差肩時過官舍飲亦乞去聲司業錢酒酣脫苛禮
捉肘張空拳移官祁奚鄉百指共一船打鼓催儲
糈摩圍視突煙蔓有羊蹴蔬堂無鳥銜鱣騎馬事
送迎短後衣裳穿落身簿書圍拄笏浮雲天惆悵
苦行役歸計如風鳶燒燈照顏色絮語不得眠睇
我巾箱書詮次殊精專相戒勿淚出睠此負郭田
秋風吹鬢絲絡緯聲蟬連怱怱宦遊興未肯安林
泉祝語喜貢諛稱觴再拜前補官得善地胥椽弗
撓權小民媢官府珉石相雕鐫大吏考殿最不啻
龔黃賢丹砂燒黃金綺席羅妖嬛從此四十年重
賦歸來篇爲歌百歲詞字句清且圓開緘定發噱

好語脫手傳吳生向狂騃故態今復然

林天友招飲虎丘舟中分韻得手字

舉首視浮雲世俗賤士久毀譽失妍媸吾儕自澊
厚寓公囊無錢入骨愛朋友隔昔僮戒賓長箋書
某某以余擬諸公學山等培塿沙明秋水濶扁舟
落吾手平疇稻穗齊一兩洗氛垢隔溪招遠山夕

陽逗踈柳對景不能歌負此樽中酒

病齒戲作新竹

左車作惡已三日盡取新篁袪病魔苦筍味甜堪
吮食流涎無奈齒牙何

次前韻贈潛江朱悔人

公署笑折腰借席坐未久癖也驚余狂披襟意良
厚眼空天下才胸中有此友要津多熱官氣力如
某某呵噓為雲霧吹塵成土塿貧賤藉推挽未肯
一出手感嘆賦君詩清新雪賸垢秀色凌鮑謝真
氣自陶柳放船鶯脰湖三日飲醇酒

留贈青藜移居再次前韻贈之

炙燭黃葉邨一別三年久葉侯(星期)昨寄語謂我待
子厚漸逼衰暮年戀此貧賤友雜遝車馬馳甲乙
泥某某松柏高千尋詎肯安培塿平生江海心把
茅未入手僦屋阜橋東泥新堊牆垢定交在杵臼
藏名載廣柳慨世無斯人舉杯屬君酒

四疊手字韻贈楊可師

王李摶泥沙詩竅塞已久不鑿心孔靈但裹皮肉
厚土偶偕翁仲方類相師友淮南自言尊屈指某
與某鵾鳶嘶鸞鳳泰岱擬培塿意欲障狂瀾區區

笑雙手昨讀楊郎詩千字無一垢瀼露炫秋花和
風颺春柳何日過阜橋痛飲尖市酒

五疊手字韻贈歌師許鶴西

少賤多技能聲韻探討久曲譜鈔烏絲巾箱三尺
厚廣場微及脣嘆息無快友周遭經緯幽呼張指
李某虎丘一片石千年笑培塿市樓聽君歌旁觀
多縮手沈老(如悔)守學精一洗箏笛垢隔簾辨秦楚
撫石識魚柳君其勤往學歲月逝漿酒

六疊手字韻壽平江朱老

君歸握粟卜鎔辭得久久十年黃葉蔓饘粥不得

厚出門衢路雜拱揖多面友東阡哭張翁非舍錢
李某堆錢等泰華送死只培塿何如郭西老一杯
長在手水熟鄉瓦鐺關門洗腳垢我媿齒髮衰彫
零類蒲柳蟲恥識所歸斟酌空瓶酒

西疇詩老貽白魚一雙七疊手字韻謝之

黃犢長子孫放浪谿山久江南千石魚利較力田
厚簑笠乞網師笭箵結溪友相逢菰蘆間不復問
誰某女陽西郭西古城上培塿(城西有土阜申人云古何城址也)一卷
氷雪詩得自錢鏺手未許掩瑕瑜底用飾瑕垢貽
我雙白魚柔條貫檉柳君弗厭食饕伴楂須斗酒

黄葉邨莊詩集卷四

州泉吳 之振 孟

讀沈平遠汾西詩八疊手字韻寄贈

廉吏不可爲羨君七年久押榼吏無權噢咻民所厚作詩擬次山千載得尚友晉州指臨汾圖經註某某水既笈蹄涔山亦絶培塿落身簿書圍吟哦不去手巳扶長慶髓自滁西崑垢陶鎔得模笵杯棬出杞柳頗笑楊子雲問字須載酒

送家青壇游粤東兼寄梁藥亭孝廉

吾友梁藥亭詩懷壓太白揭來金閶門劇飲念疇昔風雨蕭寺空篝燈照頭幘角勝呼梟盧高下無定格縱荒(音)氣豪邁勢如鷹轉翮梁侯時遜行孤注在一擲輸贏翻手間未嘗面發赤斂袂就危坐衣冠瞻靜莫么微小技爾一可驗什百巍峩東諸侯清香凝畫戟邀請日過從去去無陳迹袖中青綾刺肯踏豪貴宅聲名三十年冊車苦行役推挽鮮寸功爲此交游惜子其往見之倡和得晨夕才力稱兩雄辨難互主客旗鹿相戒嚴弓弩乖彈射五羊花事繁殷紅纖手擘哦詩噉荔支不負此游屐

附荅詩　　　　　梁佩蘭藥亭

語溪豪宕人肝腸雪霜白飽聞巳畦論巳畦嘗向予述君爲人念想成夙昔提持愛紅袖倚傍早綠幘往予在虎丘果得見丰格鶖鴆起槍榆有此長離翮南山未爲高萬事可輕擲張燈夜闌飲飲醉顏面赤狂來呼闔閭劍池出千莫風流得似君有一可廢百還將綠沈管把當長枝戟山僧精舍間書滿龍蛇跡千年短簿祠萬古耶舍宅非無良讌會誰能有此役嶺南四千里阻隔遥歎息彈琴抒懷人花落芙蓉

夕草堂生秋風正爾送歸客瓌瓏玉盤子何時復相别紫蟹思共嘗霜柑憶初擘徒烹龍頭鐺日著桑柘屐

題畫絶句

畫得雲山興不孤黯黯春雨漲春蕪寄聲西郭西溪老結伴尋詩在酒壚

自題倣米元暉畫

米家父子鑒賞殊宣和翰墨亦自娛御府寶紛美且姝塵沙漲天入汴都金題玉軸同束芻奎章博士落江湖淚展楚天清曉圖坦率宋五筆墨麤不受物色同招呼雪花如掌銀模糊釣艇安穩眠菰蘆

舟中題荇文畫

梅雨連旬未得蘇天公併力長平蕪虎頭墨妙通靈幻點染晴光入畫圖

題宋初陽畫贈平遠九叠手字韻

初陽學元人叔明並子久淡赭擘斧硬焦墨麻皮厚我蓄寒谿圖得之茗溪友萬曆到於今年月記某某雲氣入溟濛積雪蓋培塿中有尋詩翁杖藜不出手張君讀書堂縛帚拭塵垢堂前玉雪郎秀色濯新柳阿對巳扶床買紅纓缸酒平遠令嗣撫廣虞弟第三壻

爲荇文畫扇竟與未巳再賦二首

風雨匝三旬尸斷俗客履小姍爇爇篝香瑑煙霧起破睡一卷書瀾翻雜經史補學如亂絲一一尚可理把卷坐南榮流水到階戺鬱勃蓬與蒿花葉光纚纚不惜蓬蒿長所嗟蘭蕙死

門巷鶩腷膊小艇繫籬傍喜覯快心友埽地安竹床甕罌貯梅水活火煎新湯閩關名欲居槍生暗香興酣自銜枝筆精硯亦良爲君寫叢竹參差風葉長妙墨如佳茗未許俗口嘗此意誰復解披

衣相徜徉

題呂子敘畫草蟲便面

泥中水馬兒跳擲俛復起江水日東流行行戀厓涘草蟲族類多蚊蚋差比擬晝夜飛瞢瞢羅網蛛蟵喜鼓腹當車蛙閣閣聒人耳足趨目怒張殺機發如矢一往不可收惟義擇所止婀娜蘋蓼花媚人鬭紅紫秋風霜露繁蟲化草枯死團扇藏篋中推遷悟物理

野菊蘩邊紅蓼花水蟲飛躍鬭喧譁浮萁斷梗緣何事也向秋風戀物華

當年魏庶常草蟲擅墨妙芳草怨王孫零落悲同調

次星期韻贈徐明府

周廬覆蔭萬間優惠政和風敵大裘簾閣調琴追靜賞飛觥炙燭許同遊挽輸未敢勞民力粥粟還應借箸籌舟檝羨君堪利涉笑他樓上幾安樓

兩載心期爾獨優公餘搖曳紫茸裘訟庭草色傍行跡晝壁泉聲足卧遊且共辛盤傾瓦盞也勝丙夜握牙籌主賓鼎足聯茵席未許牀分上下樓

感舊三首

琢句難尋一字安雪風氷酒地爐寒秘書弗漫誇行笈破屋窮儒出鶡冠（贄師朱德與）

策杖西城餞夕暉月泉花木記依稀每從細事思偏切鬭謎藏鈎孰解圍（自牧姪）

零落交遊意轉親無端棖觸總傷神藕花蔣葉溪橋路不見狂歌使酒人

次韻荅楊玉符太史并以茶甌子贈之

雪花如掌堆茅屋凍壓簷梅氷（去聲）墨光詩律畏君嚴壁壘酒懷笑我轉頹唐弗誇官焙頭綱早自領寒巖句子香草木尚容區别在重過今雨爲評量

秋晚與馬錢侯泊舟閶門談飲甚適爲畫扇頭畧竹并綴二絶

竹亭散髮受風輕便想孤篷掠水聲今日舟中玩風水蕭踈疑向竹間行

雲絮水紋相俯仰菰花蔣葉互縱横孟婆慚媿酧脅願一日蒲颿兩日程

錢侯會弔入城乘風先行再次前韻

兩船相去只數丈風急不聞歌嘯聲篷脚忽從城曲轉船頭招手送船行

弔喪問疾聊爾爾百計驅人胸次横白馬素車吾

爽約高桅風正且貪程

答三乞詩次原韻 十五年前答友人三乞詩稿已遺失十記三四今從友人集中見原唱補綴和此憶水生草堂友朋文酒之樂不啻昔夢死生聚散殊多今昔之感矣

崑崙投曉乞新詩篘籠緘縢索報遲名士出山鬚騷變歌驤幻術性情移思尋雲窖難填塹欲墮愁城徹守陴休計策勳當戚巢嫠時暄煖亦相宜 答乞炎

嬾眠無暇惜居諸梅潤熏籌正羨渠鳳翅戲花圓帶銙雷文梟篆朵雲書話殘蠟燭昏鐘後夢破梨花午枕餘不分荳𪏭煨榾柮銅爐區別問何如 答乞西脊

酸釃相兼酒一瓻蹣跚好伴老經師休從講座誇爭席誰辨書笥可質疑高櫃障錢眞俗物牛毛寫字亦癡兒街頭厭擔論斤賣曾費丹鉛勘陸離 答乞書副本。

爲子敘畫竹石

筆墨等閒儈上市插標賣頫首屠酤兒過門鈌媒介絹紙壓牛腰不塡柴米債落身亂書圍仰屋發長嘯矜愼稍自好同聲吠所怪君之曾大父墨竹得正派披衣眞寄亭虛懷絶機械君畫折枝花鮮艶色可噉鉤染枝葉工擘劃風雨快位置古人中未肯畫疆界若取俗目憐便今心手壞當其會合處搔爬向瘡疥貪味莫浪傳一壺倒沆瀣吾言不足徵口向壁頭挂

竹葉葳蕤棘刺長平陂盡處礙山岡何緣喚起倪高士割取寒谿一段涼

讀晚邨病中贈金陵徐子貫詩有感次原韻

廿年求友江南北睒眼黃金著黑沙宿草迷離高士塚殘書零落故侯家微吟病榻詩猶壯欹筆寒藤力轉加秋氣無端搖木末空山猿鶴動咨嗟

爲子貫畫竹再次前韻

淸晝松寮各鬬茶篔簹小景劃圓沙湖州點染無多法浙派紛挐別作家嘯雨欹風愁俯仰攢三聚四苦交加起予賴有新詩句潑墨圖成在咄嗟

次韻答輪菴禪友 輪菴在桑經戊幕中十年

搴旗建鼓扼天門瀝血珠盤記酒痕夜草軍書經絶塞晚依僧鉢老荒邨千尋竿頂飛鴻跡四脚床頭鬬蟻喧習氣未除詩癖在更燒殘燭共君論

戲題西錦董載臣墨竹便面

董生下帷苦呫嗶屏當工夫閒弄筆枯槎瘦石亦可人不事畫苑縛科律興酣飛動風雨疾塗抹東

絹盈丈匹何事崛強畫竹枝用其所短計頗失有如雞毛縛帚用更類馬尾束蠅拂蜘網蟲蝕老屋破乞取三四糞塵積弗嗔嗤笑面發紅卷藏懷袖不肯出怒雷一聲蟄蟄動龍孫訴冤啼唧唧

偶作

天公抵死忌才名潑悔從前識一丁敧枕虛堂容熟睡不須重勘溷油燈

鋤頭六尺等身長戴笠腰鐮割稻忙飽飯摩閑無一事世間安穩是蘋鄉

殘年生計樂生涯新稻收成兩倍加布被厚翻堆

絮冷東鄉爛賤木棉花

老去情懷怕怪奇哦成詩格十分低旁人擬作寒山偶欲倩冬烘一品題

題墨竹

志氣轉頹落筆墨就簡易竹石自成家發興隨所寄本無求工心焉取六法備十日五日畫松石疲精耗神色憔悴不過唐宋千年間標榜畫苑豈一位卷束絹素皮高閣布被蒙頭足美睡

贈寫生王公釆 閻泥像生更佳

形影相依孰是真今知爾我總陳人鏡花幾幻空中相土偶還呈現在身名媛香閨聯妙句老禪破竈拾殘薪功名不上麒麟畫莫向西鄰學笑顰

得孫志喜兼寄兒子寶林

停箸貰酒泊金閶尉眼家書喜欲狂湯餅此時喧里社棗脩何日拜姑嫜 新婦尚未廟見 雲雷小篆鎔跳脫戀鳳奇葩刺兩當慎弗輕言爲父易兒時教養要周詳

我年廿八方生汝十七年頭汝誕兒好繼門風還樸魯能成宅相定魁奇被除災難依三寶鄭重寒暄記四時汝母篝燈勤致語書中還絮汝應知

老去年華似日晡布衾無恙戀菰蘆安心兩月低詩格病胃經年斷酒徒抱子弄孫吾事足求田問舍汝能無郎當老態人應恕拜跽從教禮數麤

西疇詩老餽白果茶菊賦此奉謝 茶菊菊之最小者叢生石間以其可點茶故俗以茶菊名之

璀璨珠霏盛白果芬芳蟻蒂摘黃花十年轉眼交遊盡幾度過君禮數加頹面老妻調粉澤 以銀杏塗面可致光滑 點茶兒子壓薑芽延年益智非吾事飽食閑樂一笑譁

以氈褐子荅西疇并綴小詩

西鄰有客自三秦氄褐攜來穩稱身力並吳緜微較薄功同越布頗加純雪霜歲晚存交道簑笠冬閒伴隱淪再著邨醪融脚氣煖烘烘地太平春

雨窻破悶同諸友偶疊題畫絕句

考槃幽事在山阿今雨邀同舊雨過只印高人雙屐齒百回來往未爲多

甄陶羣品道非阿舩掉中流待子過竹葉松梢詩訣在解人會處不須多

鸑鳳吟爲學人程公遷題畫

德輝未可攬鳳鳥來何時雲霄思渺莫戢影西海陲畫圖頗貌似花藥殊紛披朝霞照素壁五彩光陸離盛世重文章六經相鼓吹子其勤學術皇路振羽儀弗爲籓籬鷃棲遲戀一枝

喜晴

中酒情懷倦不飛晚香零落怨芳菲雨如惡客方麾去日似征人乍遠歸冷氣漸侵塗北牖朝光可愛啓前扉芝蘭末利須遮蓋剗截單衾製布帷

友人疊阿宇韻詩招至東花塍港看菊次韻覆之

冷蘂寒香隔澗阿看花何地得經過待晴幾日不爲晚敗意一人便覺多花塍名好在巖阿殳社風流㳂酒過攲脚危亭摩醉眼炊烟斷處夕陽多

胡甥羲臣補博士弟子員次星期韻走賀謝公破賊屐齒折喜見兒曹共發硎我已頹唐踈研北青箱羨子足傳經

洋哇聒耳不須猜急雨飇風鬧忽雷白雪幽蘭踈韻在孤桐預種作琴材

扇頭見兼山詩次韻寄之招之來

五載過頭無隻字斜行慰眼念同衣出羣鸑鳳凌空去樸所蜉蝣作隊飛研匣有情留竹素草堂無恙長松圍斜陽倚杖三叉路南北東西望遠歸

酒痕燭影雨霏霏幾度紅牙泥舞衣壓砌晚花低自照傍簷幽鳥倦還飛菜羹莫怨仍三韭肉食無緣長十圍黃葉滿街秋月冷相招簑笠棹船歸

題畫牡丹

草堂種牡丹十種九摧折畫向圖障中繁華照霜雪洛陽全盛時姚魏闘閬閬春風飛塵沙朱欄幾蹀血蓬蒿遮老眼對畫轉悽絕

偶作

禨襶紛紛觸九衢熱風偏笑鄭雲逵世間孰是乖宜者辨得癡肥即可兒

題茶邨壁

乘興而來興盡歸孤篷小泊釣魚磯蜻蜓欲側眠菰蔣六月湖亭御夾衣

邨居雜詠十三首

地氣鬱不發秋陽若炎蒸紛然桃李梅婀娜綴繁英不知霜雪近百態呈輕盈寒暑敘節序榮落互變更春華奪秋豔造物何欹傾一枝黃菊花頩頗如不平傲骨倚東籬颼颼風葉鳴

一城如斗大比屋排魚鱗市肆競錐刀晝夜揚飛塵紛紛遊譚士聲氣通要津奢華張閭里勢力欺交親既福相倚伏不啻車轉輪挽歌唱蒿里死者多貴人咄嗟土饅頭餡子何酸辛

夏蟲聲漸稀秋蟲聲轉急歲暮霜雪多把茅須早葺篝燈溫經史舊學煩掇拾游思墮渺茫百義不得十如以尺寸絲供此寒甃汲學人慕浮華千里來負笈老僧不下牀笑指牀頭笠

今年秔稻熟農事及丙戌所恨晴日多鋤櫌劚丁丁土堅薙枯草龜兆縱復橫連日膏雨降菜把鬱勃生活活白漲溪甽甽綠滿塍饑饉兩不憂力田吾所能飽食誇婦子悠游歌太平

卜商不假蓋居然列四科竹林多曠達奈此鑽核何障簏較蠟屐得失如么麼膠擾名利區百歲同消磨一錢未爲少千鎰未爲多取與在兩當吾其法丘軻

溪友蒔甘菊採摘盈筠筐粲粲白玉英作書遠相餉上云代藥餌久服身康強下云釀甘醴氣味殊芬芳展書載拜讀嘉惠不可忘慙余多病苦齒脫頭髮蒼思慮相熬煎嗜欲併戈斨鼎鼎去日速譬

彼熠燿光豈乏大藥資何事日披猖酒熱不能飲留客擎空觴對此甘菊花愁焉心自傷

南鄰初罷職北鄰薦賢書東鄰鬧鼓樂西鄰出喪車歌呼聲未息旋復聞欷歔我適居其間慶弔亦紛挐歡樂來無根意緒慘不舒所以古達士避世逃空虛

盜過五女家棄而不入焉余生又逾二應爲盜所憐賣犬有家風至今清節傳婦子寧解此細碎煩金錢首面巧裝束粉黛爭鮮妍嬌癡難理奪敎化慚無權

乍涼忽復暖十月未隕霜初日淡桑柘野渡烟蒼
茫築場如鏡平人家曬稻忙磨聲轉輕雷摩腹餺飥
香農事都可記邨居意味長
疥癬不足病醫師無專家嗜奇憶劉生班班落瘡
痂酒餘襪繫解兩手供搔爬一搔一掌血禪子叫
絶寧咨嗟聶訇雷霆聲聽之如鳴蛙馳突戰鬬咨
視之若蜂衙形骸類死灰外物靜不譁惡疾得要
道斯言吾豈誇
守戶賴三犬亭午忽焉鷙勇禦盜所讎今爲盜所
制僧以敝帷裹幽穸得潑瘞未足酬勳勞餞送哀

出涕籓籬無遏防晝夜嚴啓閉狸奴蹈瓦翻中夜
失安憩譬之治國家將帥須猛厲當其無事時豢
養如豕豢善飯老廉頗長城墮道濟幾微讒譖行
葉脫秋瓜蔕一將勢危疑全局成僵斃小物可喻
大微言得潑諦
荒陂茅葦盛非風野雉驕俛仰得飲啄稻熟餘穗
饒雌雄隔田隴鳴呼遠相招意欲彈射之逸與飛
林椒斯念胡不仁痛過意自消世路多險巇人情
漸薄澆跬步蹈羅網機動時相遭羨彼孤飛鴻舉
翮凌青霄

僧徒震鈴鐸乞食闤闠中市肆供飲食蔬筍甘且
豐排日遞主賓西去又復東食罷具餕施白金間
青銅僧食所棄餘飼其姑與翁麤糲不充腹裋褐
難禦冬朝夕供驅使不啻酒家傭
西疇詩老乞畫竹許家釀潤筆次韻答之
意盡誰何兼抵几與酣爛熳且塗牆人言竹葉欺
桑落每到臨池憶酒漿
東絹縢縫梵志襪空壘慚倚趙州牆窮年太歲猶
辛酉試向西疇一乞漿
刺船詩老氷爲骨隱几先生肉作牆底事舍人寒

乞相且假紅袖送霞漿
五十學詩不爲晚努力來傍東萊牆箇中甜苦須
嘗遍諫果嚼餘飲蔗漿
次王顓菴宮坊韻送筠士禪友游閩并速
之歸
短篷拍浪催行脚越鏡分明照晚潮寒涕君休呵
嬾瓚醒狂我已戒寬饒乞漿烏石溪頭姥問訊雲
門洞口樵愼勿浪游拋歲月禪宗詩律兩寥寥
次松陽張明府見懷原韻
吳山越水莽蒼蒼土俗民風使各方野草入廚羹

玉糝濕薪照屋爇松黃黝山遮眼詩逾好風雨懷人意自長凍壓官梅遲驛使魚鱗六六恰成行

次東陽姪春日雜咏韻

閒情冷眼玩年華世味從教薄似紗老子工夫在詩卷春風消息到梅花雨晴舊驗東西黨豐儉新占早晚霞人日已過燈節近拍浮甕面不須賒

魚淰方塘靜且漣刺船漁父早會緣換書人挈籠鵝至乞米僧隨放鶴還自有津梁開晚進肯將訓詁誤前賢山空月白飛雙鷺不落匡廬第二泉

苦竹寒藤絕點塵眼中份物總堪嗔衣裳假塞吾

猶嫩應對麤疎伏亦真璧合珠聯五字句風饕雪虐百年身誅茅織槿無多地只著樵漁一輩人

桑長柔條麥兩岐豬圈雞柵亦相宜壓霜菜甲痕初迸傍暖松窠節漸移形影三人分主客鼓吹一部判公私畢棲自分鷦鷯足不種桐華引鳳儀

再次前韻

江城節物並京華蠟燕絲雞裹絳紗比戶招攜傳座酒沿街唱賣火蛾花螺紋淺酥烘稍掌面藥添妝印臉霞回首舊時行樂地所嗟筋力十年賒

花朝上巳鎮相連妓院僧寮兩結緣村鼓鼕鼕圍社去紙旗點點踏青還戲翻綵選區榮辱酒按圖經別聖賢旋摘旗槍茶信早頭綱活火試新泉

當筵妙曲動梁塵平視應知丞相嗔依約夢魂差得似流傳屏障總非真絲絲柳絮風前句葉葉雲衣掌上身江岸琵琶商女怨較量我更不如人

社南社北路分岐燈市毬場處處宜火樹千枝邀月住錦圍十丈借春移牛心割炙行觴快雞舌含香背語私勝事消沉賓客散漫從田父講威儀

用蘇老泉送裴如晦韻送霆發由山左之山右

語別朝叩門執手問所爲故人官千里尺一遠相期文章契真賞發揮得新知簾閒了公事倡和同游嬉無異短燈檠課誦究乎而太行東西嶺暗雪鞭影垂獵獵蘆葦翻非風捲牙旗遙岑送白雲引領長相思

次西疇詩老落梅韻

虛堂敧枕數飛英墮砌敲窗朶朶明却笑隨州詩句子閒花落地聽無聲（原詩有鐵騎銜枚之擬語 花聲不應如是作此調之）

花逐東風只向西香泥抵死戀芳堤朝來尚有尋詩者結伴丁東趁馬蹄

翠袖成團玉作花賦成名字動京華天寒月冷羅
襦薄腸斷當年繫臂紗
喚起清圓百舌驕殘枝啄盡意寥寥返魂乞向長
生殿茜血裙拖話玉簫
譜入哀絲曲未終篆烟斜動一簾風夜闌重與燒
銀燭醉墨淋漓寫素容

次張閑存送春韻二首

昨夜春歸未當歸苦寒無奈楝花飛風添團扇剸
新樣雨潤熏籠尚夾衣酸蹙遠山梅豆小香黏畫
棟燕泥肥東皇春去猶饒巧占盡清芬是野薇

送春送客兩茫茫驛置邀賓藉鄭莊昔夢不堪思
故國羈懷渾似在他鄉剩餘落瓣填荒徑故逗斜
陽出斷牆酒伴博徒都散盡逢場何處可彷徉

次雨後城望韻

流泉高下彙成瀦活活田頭夜上魚登眺自欣蘇
脚力歡呼便慶足儲糈孤城小市饒幽徑獨郴低
篷憶故居逝水頗同濠濮想肯隨羣動一趑趄

次步黃葉邨莊韻

卜築谿堂傍水偎柴扉剛對稻畦開風搖苹塊魚
生子雨破苔痕竹長胎游女自隨蜂蝶鬧高人也

印屐綦來登臨不盡平蕪恨極目斜陽尚有臺
錦石青泥疊矮垣高梧翠竹護西園披衣自愛臨
風檻散髮還來傍水軒奇字嬾尋楊子宅交情重
勘翟公門與君同作樵漁侶百匝過從不厭煩

西疇詩老送梅子蠶豆苦笋附以二絕句

卉乞管城子次韻荅之

繞屋新陰樹樹妍變聲鳥語更清圓匆匆櫻笋作
時節茶話西齋記舊年
青梅碧豆滿筐筐只欠村酤恥瓶甒吳蠶二眠待
蠶忙屏當閒工入城府

綠沈拔土竹胎壯彈丸蔭葉梅子圓黃栗留啼春
去盡雨雨風風年復年
杯名鸕鷀杓鸚鵡貧家瓦盆戀瓦甒漫山躑躅紅
可憐底用傾資買西府
宣城諸葛有遺法兔毫束縛健且圓蘭臺供奉蒙
上考未到禿冠求引年
鋪紙作書走風雨捷如出水注瓶甒趁閒抄得相
牛經還寫田家新樂府
壯時恥學模稜手老去真同芡實圓放翁語敧枕不
知春已去鶯花有約待明年

尖綾蜀絹盈尸屧截酒何人鈚雙甒笑殺俗書蔡
少霞天上神僊足曹府

開存示新詩復讀尊公西山集次前韻奉
贈

明窻卒讀久低徊舊集新篇次第開野史秪應藏
鐵匣一星已見露珠胎謂令孫薺花自作清明節麥
飯誰呼甲乙來擊碎珊瑚吹玉篴東風飛雪遍西
臺

寒藤牽蔓補頹垣安穩西郊種菜園如我少長寧
用短于人無軒又何軒分枝布葉原同派覓路尋
谿未入門自笑衰年多習氣話頭舉處尚頻煩

戲題東鄰枇杷樹子

兒時戲種枇杷核金彈纍纍已壓枝寄語東鄰窻
下樹可能見汝試花時

課蠶詞和桐鄉何相如明府

趂閒結伴去燒香過了清明日日忙阿囡今年新
上學十錢擔裏買文昌

孤虛旺相驗蠶符浴種還嫌風色麤記取東南蠶
室利算來把火是三姑術家先期鬻蠶符有大姑二姑三姑把蠶之別爲豐儉之驗

火盆低簇半溫涼晴日融和暖透窻舍下秀才蠶
上考須來官紙白如霜俗以官給紙糊窻蠶必大利

三日晴和兩日陰初生蠶子細如針家家禁忌行
人絕吠犬鳴雞亦斷音

桑葉團團蠶二眠暄涼饑飽要心堅白頭巫媼談
休咎消息今年勝舊年

芹菜泥乾燕乳兒鯉魚風動楝飛絲交皆遶屋啼
桑扈正是吳蠶出火時蠶三眠須涼爽去火盆故俗名三眠爲出火

三起三眠日夜忙早蠶將熟恰清涼爭傳葉價俄
騰貴兩槳如飛去采桑

食葉移筐捷若風蜿蜒頭角宛如龍叮嚀小婦休
傳語速買豚蹄謝五通龍蠶頭生兩角較常蠶大三四倍作繭如甕

翦苗襄樓翠彎環高簇山盆蠶上山社肉分攜鄰
舍散荻簾支枕片時閒

香暖薔薇簇簇花沿邨比戶響繅車辛勤一月離
粧鏡也折斜枝插鬢鴉

並頭繭繭兩綢繆簡出同功各籠收雪白吳綿輕
且煖禦冬不羨紫貂裘兩蠶並作一繭謂之同功繭絲理紊亂但可製綿不得繅絲願作同功繭生死不相離身憐儂歡

西商幾隊出長安颭颭紅旗插羽翰最喜年來絲
價好京槽小顆儘完官

下路桑枝著地低杭城都用採桑梯算來總是三
吳地物土相宜已不齊

出繭新蛾勝粉搓翩翻接翅鬬雙蛾小姑偷向傍
人問贏得旁櫳語笑多

麥收蠶熟百無憂酒釀茶香挽客留底用催科惱
官府八分秋稅已過頭

稀稀密密散珠霏白暈中央黑點微雪壓鹽灘終
不死幾經煅煉出生機蛾生子紙上斑剝如雲霞冬間用鹽滷漬一二日復置大雪中壓之懸屋梁風乾否則先春發生無用矣

黃葉邨莊詩集卷五

黃葉邨莊詩集卷六

洲泉吳 之振 孟舉

題友人像

蔣花如雪柳緜飛依約洲泉舊釣磯我是江湖把
竿手十年閒却綠蓑衣

麥風花氣引吳舠綠漲前溪水沒篙酒盌薰爐容
偃蹇讀書定解讀離騷

次園表游黃山留別韻

養親無計破牢愁十口驅人作遠游鷗鷺舊盟留
我住江山新句倩君收烏篷水長桃花圻白袷春
生杜若洲礫确莫嫌行李惡竹轝藤杖儘清幽

次韻詶嘉善魏禹平

遠寄花間遲握手朅來雨夜共燒燈相看尚論多
奇犖未肯依人得著稱慰藉新知憑綠酒挽留殘
歲繫朱繩招攜同入江西社俗眼何曾別愛憎

白髮黃雞奈老何荒墳宿草故人多已同圓照通
諸觀不礙方回唱好歌鄰借招提饒竹樹溪沿略
彴隱藤蘿軟紅三尺京華夢倚櫂迎船佇子過

習氣年來盡破除鉤繩相準詫麤疎早驚長史真
竒士自喜中郎得異書泥酒情懷將別候養花天

氣落燈初十年薫沐翹賢館得失相關一引裾

次司農公新齋落成韻送禹平北遊

簷端遥望出修椽春動園林樹樹妍邀得髯君尋宿約重聽舊雨對床眠（謂令兄州來）

逋家不隔絳帷紗小摘情親自煮茶執手道傍留苦語莫隨時習戀春華

千杵豨膏沁雪涼剡溪藤紙白于霜朝來戲寫官奴帖未剖雙魚透古香

軟紅三尺動春暄偃蹇籃輿輕復軒細碎䕺華煩掇拾更將餘事記名園

李蒙山二尹署石篆多惠政疊前韻贈之

擘窠縛帚大于椽颯諾雲書兩鬬妍衙鼓無聲春稅足黃䌷被底儘高眠

白話晴窻日映紗瀉山槌餅趙州茶摩圍了却公家事只合吟詩餞歲華

莫誚前人作法涼相期朝夕凜冰霜女陽萬座逋桑柘嫩緣陰中煮繭香

頓令冬夜變春暄暇日搴帷候使軒慰眼畫圖尋故事東園載酒到西園（東園載酒西園醉爲石門張氏故事蒙山寄箋時得紙于聪兵跡正畫此詩意亦一奇也）

次陸敬峰侍御韻（三首）

野史亭空未可依論歸寥廓賞音稀功成廝養圖僥倖力護城隍計隱微十丈豐碑留佛屋千秋碧血照園扉夕陽繫馬蓁祠下冷燄酸風蝙蝠飛（宿于忠肅公祠）

把茅此地可相依獨木爲橋屐跡稀寺近重泉寒翠濕山經宿雨曉光微探奇客去多留偈乞食僧還自啓扉誰據香巖獅子座轉頭芳草落紅飛（遊靈隱寺）

鷗盟鷺社舊因依冷淡襟期覿面稀粉本我慚摹道子高懷君遠過探微打包行脚迄爲曆飽飫支頭鐵作扉結習難忘三宿在夢回京洛軟紅飛（遊緋光）

次韻答海鹽曹石間大行

驊騮得路尚蹉跎蹣跡丘園許見過一笑青衫行輩少弗嫌白眼世情多椒蘭入座香同調宮律相旋韻自和橫槊建安慚季重月明誰爲發高歌

橙齋聽歌次禹平韻

輕撚鳳尾星紋碎小播花腔雨點催誰是開元李供奉忽驚法曲在蒿萊

擫笛休嫌出字遲絛腰聽取換頭時較量分刌無
多子移轉宮商只一絲
賭刼爭碁笑觸蠻小詞偷學擬花間赤憎桃李傷
春思留取青梅蹙遠山
紅牙膩板約清歌唱徹清宵未覺多可是後身劉
快活花簪雙髻醉中馱

再疊前韻

今徵前事傳觴速詩限蘭膏擊鉢催蝸強遺山仍
下拜紫薇元屬小東萊
東皇約勒放花遲二十番臨風試手時紅袖正圍年

少客椰家新樣寫烏絲
螺紋矮几出烏蠻翠琯椰壺壓兩間煖炙笙簧輕
點字密排箏柱遠離山
詩人老去戀新歌低拂簾旌燕燕多不惜當筵呈
一曲纏頭蜀錦十千馱

次晦木韻二首

莫訝知音雁下傭賣漿屠狗得相從臨風小閣聽
珠串踏雪平橋記屐蹤鎮日哀鳴憐謝豹長年辛
苦笑黃蜂饑驢只合山中住石廩車箱待啓封
秋士悲秋弗怨春熱腸冷面可相親只愁米貴嫌

童僕莫倚詩成動鬼神禪榻鬢絲縈昔夢佛燈經
卷話前身春禽百囀催歸切雪澗冰谿浣俗塵

次張鹿牀韻題顧莳文畫

此事外間殊不爾莫言尺幅只尋常展看龕了圖
中意乞得還貪袖底藏著我谿橋尋屐跡憑君筆
墨破苔香鹿牀苦語各努力鼎鼎驅人歲月忙

題禾中僧冊子僧事母孝善治目疾　為畫竹師魯孔蓀

少小塗鴉畫竹枝魯山一見嘆魁奇煙霞眷屬原
同派香爇千爐記本師
哦鶴語鳩怨東風慈竹春依子母藂惆悵涪翁詩

句子白頭重話荔枝紅
六時拂拭淨塵埃冷砌閒堦長綠苔自寫此君相
對坐可曾闌入俗人來
春來老眼苦昏花好事人從乞緬茄閉目不觀公
案在金篦撥盡舊根芽
曹葉文章世所宗瀾翻舌本笑雷同甕虀嚼斷真
滋味欲贅筌蹄媿此翁

同社友飲安隱泉次碑刻坡公韻

官舍茅亭成小泊舟檣南北正紛然披榛窈窕經
丘壑撫石依稀識歲年底事欒車喧里媼臨平人汲泉纔綠色

監光澤饑時喧爭如市　更煩詩版借蘇仙東坡集中無此詩疑後人假託也　臨平山勢俗如許不解塵區得此泉

寺幽日冷松子落拾得枯枝活火然人事相牽成此集山靈貽誚已三年一瓢沁雪能蠲疾兩腋風生便欲仙安得佳人竝佳茗花甆法盞瀉名泉

贈女較書次扇頭韻

幾度當前未肯前金璫玉骨兩珊然紅兜鐵笛前因在一曲臨風話小憐

南榮把袂共紬書鬬謎藏鈎我不如画取吳綾思乞與幾回筆曡再躊躇

九畹芳馨喚小名幽蘭入調泛絃輕綠樽紅燭相依處白髮深漸我泥卿

不唱吳歈唱越吟倚歌攏袖待知音徐孃半面風簾下欵向眉端問淺深

重九前一日集二棄艸堂用昌黎醉贈張秘書韻

横塘去官道柔櫓聲相聞百度經金閶今日始過君直上德公堂狂呼略具文堂前老椰樹濯濯倚秋雲疊石蒔花藥細蕊舒清芬方池水漣漪蕩漾

壘成孤軍是夕禾郡止四友　主人振雄辯飲醇使酣醺酬義復條暢意洽仍氤氳所喜臭味合君云我亦云外間殊不爾喧呶日糾紛如經屠販肆清齋斷腥葷更歷游冶場正襟謝舞裙隻手力撐住八區轟蠅蚊轉喉成抵觸蒿艾凌椒薰細碎鄙飣餖聱牙獵典墳研田苦磽确予明我助耘弗期鹵莽穫討策千古勳酒半剌船去郵墟已夕曛

九日登楞伽山用昌黎城南登高韻

盪舟石湖水清駛恣摶弄登涉風色麤摩挲石理凍籃轝利腰脚芒屩適體用旣愜酬唱歡何妨絲竹從筐筥二妙倩糗餈遺老共接翅歸鴉翻極目孤鴻送冷艷綴寒葩夕陽動枯葑歌聲歇不飛人語歛復縱初筵未傾倒去意已倥傯後會知何時執手語鄭重

再疊前韻贈顧子迂客暨雷子遠度

顧侯金閶彥弱小屏戲弄好士急推挽搜奇出寒凍美疢與惡石斟酌慎所用豐醲既雜投方隅分類從吳會聲利區舟車哇吵共竿牘來翩翻粟肉嚴饋送蕭艾雖敗羣載拜歌采葑叶　緣噎而廢食此意不可縱因君見雷子吐辭絕倥傯取友俄傾

間然明一語重

度曲竟復覩雜劇三疊韻

酒半度清歌一快臨風弄撚軫調阮絲炙簧破笙
涷黃鍾纔發音衆律旋相用紛然琵琶箏束縛類
傔從少賤多藝能招呼得參共長嘯墮飛鳶響遏
歸雲送絮語韻寒聲刺切出敗葑突如鐃吹沸蹴
踏旌旄縱旗仆金鼓咽歸騎忽倥偬磦砢襄陽播
掉尾聲轉重

次曹正則放船横塘韻二首

鴟夷門外郭南郵得得横塘傍水濆官渡盡頭雙
槳去市橋廻處一燈分衣單漸覺風爲祟詩渴還
思酒策勳稗子侯門閧笑語諠譁櫪馬亂鵝羣
堆盤餅餡未嫌多大嚼從君卷白波燭影低徊還
信宿山容窈窕似經過青腰沙市炊香稻紅豆江
南記舊歌亂插菊花霜鬢滿及時行樂弗蹉跎

題曹希文康懷擁書圖次星期夏重韻

莫嫌生面便輸心予初識希文早辨丹崖路淺深炙燭看
君兼看畫燈前卷裏兩知音
園扉截斷往來賓棐几縹箱也可人却似少時鄉
塾裏早完經課樂雙親

僧孫筆墨頗稱雄界畫軒窻事事工我道此中還
缺陷雙鬟合著在屏風
丘壑縈廻咫尺間不須雲樹寫荆關放翁詩句翻
公案蘊藉人如平遠山

喜鍾子靜遠自江山歸同葉巳畦曹正則

胡圓表姪有原東陽小飲橙齋次坡公

韻

酒徒未合坐詩窮一吸千瓢類飲虹宿草故人猿
鶴怨指用晦沾泥舊事馬牛風尚誇鬬彩雄心在偏
許徵歌雅韻同樺燭慇懃知客意玉蟲斜放十分
紅
鐵龍長嘯興難窮鏡隱虬螭劍吐虹珠剎千尋呈
妙技香爐一擊見宗風騎驢墮岍朱公叔負耜横
經鄭小同吾郮二三同志士弗隨時習鬬青紅

再疊前韻送靜遠之江山

西疇學圃嘆年窮夜驗星河日驗虹秔稻芒垂黃
雀雨芙蓉花老鯉魚風較量身事嗟余晚約略心
期與子同安得招他查十八酒邊按拍對羞紅

題禹平山水便面

彈丸終日轉蜣蜋帽影鞭絲笑客忙不是水郵真

靜者何緣消受一爐香
功成身退計何時不作場師作釣師究竟南園曾
乞否只吟詩句是元之
千巘蔽影殘年事未合高華著此身黃葉堆邊牛
糞火爲君燒芋話前因
浙泒止堪供俗眼蕭疎此幅類荆關千章老樹圍
茅屋尚欠漣漪水一灣便面爲武林人筆脫去浙泒
車輪馮足日紛馳袞袞諸賢廊廟資安得招他泉
石手與君倡和水邨詩
笭箵襏襫可過從路轉官塘屈曲通莫怪老夫瘖

不語一溪黃葉墮秋風
同啇三夜坐海石堂次壁間韻
留髠客散見高情短褐踈簾泥酒觥月遲中宵明
剩覞烏依佳侯變新聲曹藏石室歸何晚花戀江
城笑此生長劍依空押闔在雄談誰爲解縱橫
次韻答祝兼山
六七年間見面稀燭光池影嘆鬚眉我衰君老尋
常事慕地相看郄一奇
多君篆學益精工笑我衰遲道轉窮把酒浮君須
痛飲百年容易又春風

門戸東西判越江幾家黒白總淪亡汾亭罷講元
經絕高第而今數董常
女手拳然貍首斑合將狂士儗癡頑猶龍比類雖
相戲道在神奇臭腐間
疑屬弓蛇本易消讒成貝錦不終朝長鐃合向空
山老黃獨春來發早苗
記取仙潭闘曲時畫屏深處喚來遲空梁燕去歌
聲歇炙燭重尋壁上詩
艇子還尋舊雨來銅鐺水熱共茶盃梅花百樹竹
千个黒板橋邊首重回

粧點湖山近十年方塘不復聽潺潺傷心大庾嶺
頭路話到重逢巳惘然
靈臺各各有真吾筆墨都緣俗學蕪欲向蘭亭換
凡骨眼前能舉一人無
行藏踽踽笑纖兒博帶褒衣老塾師此去舌頭應
掛壁從今閉口不論詩
次韻答湯西崖
相逢狂論氣憑陵細數時賢握虎膺撑柱波瀾君
自足躋攀裁兼我何曾明瓊闘彩誇能事花飲分
曹記耦朋是夕西崖闘彩大勝酬句不辭相迫促旋呼小婢爲

篝燈

郭南看牡丹

鼠姑孏熳近城隈消得詩翁兩度來花更嬌娆相
掩映人當衰暮重徘徊惜無翠幙朱欄繞聊借和
風輭日陪見説南塘饒異種招攜還掉酒船迴

丙寅九月同慮修泊舟閶關出便面索詩

臘盡檢篋中書册爲呵凍了此公案詩

語雜出無倫次不足供一笑也

扁舟蕩漾欲何之危坐停橈若有思此處不容名
利想眼追雙鶩定尋詩

蕭騷菰蔣近凉秋傲兀江天得自由我作画師添
底物酒鐺詩卷著船頭

幾家皴染法河陽畫苑流傳翰墨香不向嶢巆誇
刻畫惠崇平遠寫蘋鄉便面爲羽士張素行畫頗有南唐風致

竝船吹篴泊閶門劇語連宵記燭痕今夜雪窗呵
凍筆秋風團扇已前因

次韻答南昌丁景呂

文情勘出瞿公門薄俗難于古處敦鷗鷺羣中堪
作隊雞豚社裏儘稱尊歌傳村調巴人曲梅點横
枝楚客魂時採梅入鄉 赤脚裹鹽城市返驚聞騶騎到江
村

寱語讕言並擅場刀圭誰爲藥膏肓泉源近市分
支濁蘭種荒巖特地香春草輸贏須品第狂瀾傲
兀待舟梁幾人淹雅窮詩解不礙緇衣例采唐詩傳

以采唐等篇例作友朋贈處立解

次當湖鮑桐石五十自壽韻

彈棊握槊閒投壺朗月清風興不孤大杓分泉殳
社約幅巾攜杖道州圖舉頭天地同包括揮手蟲
魚任散殊若道此中饒詿脚鴻鈞合舉示潛夫
叩擊無端任刺譏鼪鼬蓬藋暫相依箏絃不起歌
聲咽劍氣能令燭影微旭日初升未亭午壯遊方
始肯言歸慚余也近知非歲共擬琱戈挽夕暉

小集橙齋次東坡王定國送酒韻

驚心蒲柳髮先秋不敵春寒百結裘皓齒清歌回
一笑綠樽紅燭散千憂世情舊嬾同聱叟酒戸初
高抵徹侯臂踝不仁詩思弱譬寒還喜力舒鉤
自誇老氣尚橫秋突兀千間萬丈裘久與周旋寧
作我思之爛熟肯同憂劇譚導引通禽戲廋語瀾
翻破鵂侯未用佳人呵凍筆倩他紅袖學藏鉤

圓表送山藥次韻答之

莫怪狂言太不根詩書口腹總同原殘年投老雞豚社坐位應推老圃尊

藥市曾沽千歲苓乳花勝雪滌羶腥筠筐包裹提攜處風度依然憶九齡

次青壇丁卯元旦韻 三首

土厚風淳水一鄉笭箵稏穲自成行若逢熱客惟長揖便遇豐年嬾乞漿自問胸中無愧怍不須身外巧周防歸來好共團欒話折脚鐺邊豆莢香

林泉若箇是全人只算陳情早乞身過眼年華何鼎鼎驚心物態已陳陳一雙芒屩無容借百衲襴衫尚可紉底事呑他三斗醋故園梅子已生仁

跚跚呼雞也有辭招攜鵝鶩浴方池雨晴蟻垤機先動涼暖蜂房聖得知藥種已從千里致橙材未用十年期賣餳節近催花信打鼓吹簫祝聖時

次韻答楚友

客舍無魚彈鋏歌熱腸冷面笑誰何也知燕語鶯啼巧其柰箕風畢雨多貞白三層堪嘯咏維摩十笏嬾經過瓜田芋壠歸應晚問訊東陵有舊坡

題孟澤小像

鐵篴長攜不解吹無絃焦尾也相隨水風梧影依然在辨取心聲語阿誰

赭面方瞳奕奕光隱囊書卷儘方羊却嫌怪僻驚時俗不作懸壺賣藥裝

風酣日輭總熙怡忽凜嚴霜又一奇老眼摩挲區別在可曾輕許蔡充兒

張子輕毫擅寫真吳郎斷句與傳神他年蕭寺相逢處石甃茶烟話舊因

黃葉邨莊詩集卷六

黄葉邨莊詩集卷七

州泉吳　之振　孟舉

圓表以詩留別再叠前韻答之

天都頂上探天根更向汾河問水源底用游山須作記便饒脚力也稱尊圓表步游黄山匝旬而返余近苦脚疾行不四五里便困憊不前矣畚糞和泥種茯苓不須區別到羶腥送君戲作虛仝語留得青山養伯齡

答潼州趙二火次原韻

女陽亭子傍城河新栁毿毿有客過旋著春衫裁白苧難尋去日挽琱戈殘燈古寺留碁筭今雨虛堂話茗柯㢴𩑈牛腰誰擗當紛綸苦海正愁多二火有近詩之選

題友人小像

笑我咿唔老一經華顛如雪竟何成少年只合尋裘馬底事攤書傍短檠

去年兩槳泊龍山午夜燒燈記叩關今日披圖相對處軒渠狂論可躋攀

橙齋靜存軒聽雪作

天靜無風雲四垂雪花點點似跳珠木棉裘煖乂雙手正是雞寒上距時

次宗人志上初度韻志上初度值私忌作詩以代眾義之咏有感於中故和此詩

𪗈齡頭童歎寂寥慚無一善報劬勞讀君初度詩真好今我終身意未銷葉落空庭聞夜雨鐘鳴古寺撼秋潮烏頭雙闕他年事馴雉靈蛇尚可招

傳貽書院家課即事次有原韻

曉瞰林隙映窻紅長幼襜如步屧同翫水不殊濠濮想披襟真似舞雩風游神萬仞馳天闕揮手層雲落彀中收斂文心歸淡漠肯將穿鑿擬雕龍

濟川誰著祖生鞭媿我顛毛一日先探索不離章句學精微還藉語言傳堆盤魚菜寧求飽壓架𦝫膆也闕妍滅裂未蒙稽古力自躭餘習對殘編

書驛亭壁

紛紛榮落往來頻蕉萃憔愉併一身我似道傍官堠子年年著眼看行人

次韻答臧喟亭舍人

不羡金甌貯姓名滄洲重理舊詩盟若同䓗客攀躋上肯向寒山劬犖行圍扇風清麾暑氣瓦鐺茶熟話高情時以茶扇見惠楝花吹盡黄梅雨百舌無聲好聽鶯

戲題畫蘭便面

國士從來比國香只宜巖谷靜幽芳朱門攜去盛筐篚俗客時來對酒漿此日伶俜憐小草幾年屈曲誤逃陽當門鋤却渾閒事留取枯荄伴雪霜

次韻答崑山王甫瞻

炙燭相看倍眼明潑衣社裏早知名茶煎白乳同迂癖刺挾青綾亦世情笑我華顛歌醉帽倩他纖手擘新橙亂堆黃葉牢扃戸弗怪過從嬾送迎

謾道無涯却有涯爲招明月寫襟懷著書只合求吾好鼓瑟何緣與俗諧執向横流成砥柱即論跬步有梯堦滄浪持律分諸體也及誠齋與簡齋甫瞻

詩學尊唐貶宋故末句戲及之

次韻答錢唐馮文子

慰眼欣逢陳五經瀾翻舌本寫清泠攜囊蘸雪題燕市擁檝高歌泛越舲尺素幾番詩跌宕布帆無恙語丁寧不嫌麤糲過從慣爲鼓汾亭一曲聽

芳規接踵歎因循形影雖殊意自親翠幙朱絃成獨響紅蓮綠水隔經旬能描摩詰詩中畫俏作江西社裏人粧罷臺前問夫壻底須女伴話周諄

湘牢種蘭甚茂邀飲索詩

處處朱欄護簟紋偶過斗室更芳芬幾年茗椀還同命三日香爐可待薰誰解孤絃翻白雪且攜並蒂插烏雲輸麤春草癡兒女弗使薰蕕得亂羣

飲開雍齋索題齋中建蘭

日日扶藜出看花西家爛醉到東家騷人底事相區別國士何煩借齒牙不語臨風同衆草多情並露領秋葩清香宴寢徵蘭兆玉藥還抽第幾芽時開雍有夢蘭之兆

讀惠元龍詩

填青法盞出宫瓷廟后茶香水熟時石磴藤陰容偃蹇一編細嚼惠郇詩

張扶南郡丞攜酒黃葉邨莊同勞書升司馬家青壇侍御分韻

語水東西判越江城郛盡處卓漁莊攜來闘韻追重九不礙提壺話夕陽幽澗晚花還的爍高樓横笛正淒涼更闌浮白饒公等小戸轟騰已醉鄉

射角銀河傍斗南蕭踈雲物客停驂風流裘帽餘樽俎雜遝觥籌入笑譚菜摘露芽調蜀豉飯流雲子點吳柑拒霜幾樹紅欄外傍水依人色正酣

疊前韻贈張扶南郡丞

風度依然憶曲江經丘尋壑到溪莊却緣送酒過

彭澤肯爲游山僊孟陽蟲語傍堦蘆管咽露華侵
坐苧衫涼打門近絶催租吏容我安眠泥腄鄉
辨晰毫芒得指南康莊緩策駕驚駿登壇底用三
升酒揮麈能傾一座譚白雪新聲翻淥水烏絲小
様寫黄柑蘋鄉藥谷無人事也被恩私草木酣侯琴
學書法俱妙絶

次友人游姑蘇韻

追隨衆妙入姑蘇星聚珠聯絶代無龜父文章挾
風雨虎兒筆墨寫糢糊閒銷旅思尋歌板偶訴前
塵記酒爐記與太冲聯木旦中用聯噉餅於此已廿五年矣好凝韋郎雕五字非

今風雅落榛蕪

虎丘舟集用蘭亭讌集韻

聯翩畫舫集銜尾繫水濱勝事若有待雜然笑語
陳披衣幽興足命酒逸思均嗤彼徵逐子交遊徒
貴新
良儕慰登涉倚策楓葉林舉頭數歸鴉接翅入遠
岑横笛激哀響隔溪有餘音夕陽呼渡去招手山
之陰

次寓虎丘僧舍韻

一望藤蘿石徑斜便區塵市入煙霞僧燒蔬筍能

留客我愛巉巖欲住家日暖尚遲霜後菊秋深重
試雨前茶墻頭可許過鄰釀爲剖椰瓢當酒槎

次宿支硎梅丈山居韻

點點村墟散暮鴉漫尋牛矢覓人家不辭此日風
前酒來對他鄉雨後花側耳笙鏞呼白鶴舉頭星
斗盼銀槎山中宰相君應是也把臚傳向客誇壁懸貴人文字

次支硎曉發韻

江村牢落稻粱微斷續荒林抱釣磯殘月閣山螢
焰冷寒煙羃戸蔣花飛烏皮几穩高人卧鴨嘴船

輕估客歸蹤跡明年休識路壁窠題字在柴扉

夜泊榆亭

幾樹枯楊得繫船荻花漁火散寒煙十分秔稻不
歸去辜負臨溪二頃田
雙螯入跪腹填脂黄雀羣飛入網時漫浪出游成
大嚼莫言發興爲尋詩

舟中口號次韻

載妓尋山趣可同蒲帆未許飽西風霜螯不治河
魚疾破帽茸裘吾欲東
拚當游人作隊廻扁舟好趁夕陽來沿溪小肆知

人意曲檻紅燈傍晚開

促坐投瓊小令拋朱顏玉蘂笑顛毛歌喉直似明珠滑唱徹終宵調轉高（較書陳鳳色藝俱絕倫）

畫船秋水沒篙深弔古憑闌一再臨載去五湖功業在黃金難鑄美人心

次韻答查夏重黔中見懷之作

讀易閒工可織簾暫勞心力得相兼撫躬我已違時好開口君應避俗嫌才士風懷原跌宕天涯詩律益精嚴驅車弗歎棲棲者爲語前賢突不黔

次惠元龍紅豆書屋圖韻

周遭竹樹點紅亭依約倪迂水墨屏若道畫師嫌語病眼前誰復解丹青

蠻童了了出應門載酒攜琴客過存劃斷市聲吹不到幾家阡陌自成村

黃葉邨莊小市東招提略彴也相同兩家畫卷相匿別輸我漣漪水百弓

𧷤女門邊秋水多十年兩槳幾經過披圖重憶聽歌處其奈霜寒月落何

寒巖逗却一分春渠雪蘆臺萬斛塵風雅忽成真會合招邀同作卷中人

尋暢樓夜話次韻

詩家壁壘各縱橫瓶盎羞爲城下盟重擔定須雙脊硬昏衢誰繼一燈明眼前景物堪驅使海内煙雲幾變更同據槁梧茶味永起予正賴有諸生

次青壇謁甫里先生祠韻（并序）

魯望爲長興人僦居甫里作甫里先生及江湖散人傳自言性狷急遇事發作輒不含忍至怪松圖贊復自擬怪魁胸中磈壘憤懣之氣無所宣洩而寓之於辭亦如嵇阮之徒有託而逃焉者也嘗

以高士召不至李蔚盧攜素與善及當國召拜左拾遺詔方下魯望已卒皮襲美爲蘇州從事與相倡和不聞陸爲郡從事也皮詩格去陸遠甚而酬和特夥詎亦以當事相壓耶襲美陷黃巢爲翰林學士唐史載其事陸放翁老學菴筆記爲辨白甚詳

笠澤風流在荒祠廟貌新人情區毀譽吾道有升屯溪藻誰爲薦山花不待紉一甌澆茗飲所得在清醇

百里吳淞近非關道路窮未能袪俗累底事覓高風怪石蟠松幹名泉遞水筒紛綸盧與李一笑等沙蟲

倡和從皮陸松陵勝事存低徊鴻可篡狡獪鴨能言瑰麗持文格支離見性根通家能雪謗筆記述聞孫

次韻酬嚴止峰

撩天鼻孔詫虛名雞柵牛欄見典型麤糲正逢鮭菜賤鬅鬙能寫海山青種蔬荒圃晴還雨養疾虛堂醉復醒折得松枝重舉似枯桐未闋爲君停

魯山支派幾雲仍末絕風流子獨能漫道蘭亭堪換骨且依馬埒自分朋任人罵取風魔漢老我真爲粥飯僧此日蘐材誰栟當十年辜負剡溪藤止峰

題綺崖師像　畢竹學魯山近似流入武林派故此首及之

七十年華鬢未斑畫師底事寫巉巖五禽妙技無多子只在躭書靜坐間

兒時函丈日追隨逃學書堂學闘棊畫裏執經誰辨難還應貌我雪綏綏

題繡餘殘稿後

凹硯磨殘墨半規錦囊氷霧怨秦絲蕭來蘗汁題魚繭燭跋香銷綴此詞

此日詞壇執占先掃眉才子本翩翩齒牙漫道相推許未必香閨要護前

佛香半篆誦金剛梨棗堆盤屬小郎先嫂沈宜人即彈隆九祖姑也指烟雲三世事曾孫生子已扶牀

家世流傳住相州即趙忠定公生賢里桑畦麥壠繞溪流四婆六甲猶輸失用楊朴處士及義山衆師詩語井臼操持到白頭

次黃葉邨莊茶話韻

賓公來杖錫巉鑿益清幽但喜山遮眼何妨屋打頭榜題真樂國人詫小瀛洲黃葉埋雙膝屠蘇老一丘

一人持一藝方類各相從座中皆擅書畫篆刻之技艾作三年蓄匏堪五石容曩時愁月落此地快萍逢斷絕聲聞外誰攜六尺笻

次石芝亭韻

守雌含垢學蒙莊產得神芝寶夜光句曲第四芝爲夜光芝吹笛江城還戀酒桃花不換九霞觴

花枝惹膏榔絲柔長閉春風嬾出遊要作問津劉子驥殺雞爲黍更何求

身落黄州夢已非滄浪亭上一披衣不須位置分
韋蔡若有南園便合歸
香山高會老人星次第官階算鶴齡紅粉丹砂成
大藥引年何用笈稀苓
次韻送徐顯若廣文之官處州
木落紅亭夕照翻聊將尊酒挽離顏一官底事因
人熱十載其同作客閒雙鶴漣漪吹霧縠九姑攢
簇露烟鬟籃輿只算尋詩去未用移文誚北山
咫尺梯堦孰可捫謾言九虎扼天門凌雲作賦心
猶壯炙燭紬書目未昏莫笑凝塵堆敗絮也須留

客薦芳蓀藕花豇葉裙腰路還記臨溪釣石温
次韻贈陽羨陳鳴遠 余許鳴遠詩已二十年矣
廿年通縞紵索句若雷同偶讀新詩好因思摶製
工雕鏤無俗氣烹滌挹清風巧取兼豪奪嗤余心
尚童
次韻酬常州鄭宣成
經句踏遍浙西東無計隨君十幅篷爲說好山如
黛綠肯將老眼犯塵紅作家畫本須尋路立部琴
聲笈未工喚起雙騶還痛飲相攜位置古人中
送靜遠之官陳留

翩翩墨綬綰銅章百里分符屬望郎若對好花應
命酒弗令圖畫進姚黄
涪翁惆悵荔枝紅白髮蕭騷意趣同難學老僧翻
著襪百年麤糲媿茅容
軒轅寶籙秘千春澗下纍纍白石新煉得黄金成
底事丹爐還對葛夫人
廿載西疇學種瓜嘉蔬苦苣互根芽翻堦紅藥非
吾事乞取河陽第一花
次韻送鑒微上人入山
百弓城曲地借此散羈幽水滅么荷出風清宿霧

收怒黿嵯石斷絮語繭絲抽日說林泉好如何便
掉頭
竹林容偃蹇茗椀儘盤桓莫倚披衣慣翻愁作客
難溪山吾自得詩卷俗爭看息壤鷗盟在心期未
許寒
次韻送學人汪虞輯歸新安
食報贏餘在硏田笈余作繭未成縣少年好趂長
風去莫學灘頭逆水船
一逕桐陰暗綠莎虛堂今雨少人過十年河渚琴
聲絕老屋商聲發嘯歌

經句夏潦漲方塘嬾廢鉏耰草樹荒手爇銅爐澆茗椀源頭活水與君嘗
千頃白雲萬樹松風煙騰踔化蒼龍君歸重訛黃山好今我山遊興轉濃

次止峰橙齋小集韻

钁頭長卧去不復見高淡偶爾懷畸士悠然寫素琴愛睛花自舞惜别酒頻斟屐齒過從慣還來話此心
麥穗登場候桐華覆瓦時未能捐俗累聊與賦新詩脚氣吾猶劇羇愁爾獨知不來飛酒醆何以慰幽期

次韻送范廣文性孚之官天台

君不見浙西社事稱名勝蜂窠蟻垤分門徑變滅煙雲頃刻間無異危欄攀曲磴士衡譚笑獨登峰把袂牽裾嵇吕同（謂實若用晦）高堂行炙燒銀燭哀絲急管歌玲瓏余騷未燥駒脫齒曳履長吟亦來此清酒三升壓座賢賓筵雜遝識君始語兒溪畔歷危亭殳山脚下尋遺址搴旗犨鼓捧珠盤大言轉服擭青紫口燥脣乾行路難射虎歸來數箭瘢乘車戴笠人何在淡悔當年出肺肝求田且問桑麻計蝸廬蟹舍恣盤桓方麴障塵洗袍袴鄉魚江上紛無數鹽虀百甕走蠹魚我已白頭君遲暮一官入手弗嫌貧巧黠應知勝樸眞羊蹴蔬園遺社肉闌于苜蓿愁空樽君行若向清溪道定有高人把釣綸

沈宿東蔡友蘇兩廣文遺泮池荷花次韻賦謝

槐陰夕照隱紅牆書買船移水榭凉好待夜深花氣靜獨攜碁簟領幽香
莫言官舍冷於冰梨栗堆盤間芰菱一逕荷風披拂去不容几案集青蠅

食蓮曾感豫章詩清濁紛綸彙一坻種類正須區别在爲嘗甘苦早秋時
平山高宴酒波紅折得荷花日正中（歐陽文忠公宴平山堂每至邵伯取折荷千枝分送座客）吾輩清吟眞冷淡碧筒今合作詩筒

以蘋婆果佛手柑貽書升叠前韻

對面煙雲似隔牆白衣蒼狗變炎凉抽身且向雞豚社飽喫家園麥飯香
書法誰能紹李冰屈家誤薦紫花菱筠筐未敢親題寫瑟縮臨池笑凍蠅

跳珠急雨正催詩上下蜻蜓點淺坻且撿殘編驚
小陸喜無熱客瀾當時
芳鮮不entity荔枝紅品第酸梨也下中從此松陵佳
話在好將珍果伴詩筒

送鄭司直先生廵撫偏沅次韻

聖主臨軒舉直臣廿年鈎黨一翻新逢時正合行
吾道報國還應重此身遠地音書仍欵曲分岐笑
語總清眞谿山歷歷丹青在記取西湖共釆蓴
茅宇旌麾幾度臨通家末座最知深崔嵬紫翠瞻
山色寒碧縈回見水心卷拂晴窻如覿面承賜蔹朱子學歸

琴調孤韻想披襟明年若鼓湘潭棹定把吳歈變
楚吟

孚東送建蘭三疊前韻

熏穴糊窻并窒牆春宜暄暖夏宜凉種花幾許辛
勤事贏得蕭齋十日香
華堂斫鱠縷銀氷重倩纖纖剝芡菱今歲梅天愁
擁絮纔完彈蝨復憎蠅
同心箋寫合歡詩翡翠鴛鴦共一坻倦倚繡床人
未起烏雲斜插半開時
兒童隊裏鬬青紅老去情懷要折中近以血衰躰

建焙復緣胃熱戒郫筒

聞蟬次書升韻

夏蟬不停聲聒耳喧塵境秋蟬鳴悽愴聲與愁俱
永而我最憐渠老樹叫孤影汙濁噬寒號強武逐
怒鼃物情牽游思呼童具舴艋出門任所之幽意
吾自領蒹葭秋水明落日溪山靜潑刺觸笭箵迸
邀踏機穽類彼膠擾徒昏衢燭誰秉勞佚眞靜者
放懷絕盱盻近哦百篇詩橫拓邊幅窘露浥朝華
披風歘寒籟隕空山振鸞嘯雅音正龍笛長慶得
古澹石湖兼深覩揭來廣座間聽蟬發清憬蟬聲

閱古今過耳寧復省如坐洪爐中灌以氷雪冷復
如大熱時修綆汲寒井感歎成和章迫促愁畏景
揮汗書一通字畫半斜整

題李籌像

質當千箇靜無塵筭也蕭然果軼羣爲語畫師多
抹刧形骸脫盡見天眞
從來富貴總癡肥何事神清貌亦癯我亦要圖丘
壑相青銅慚愧白髭鬚

次灌花韻

築圃西郭西計工宜早起赤脚倩長鬚森然百餘

指臂促煩老妻亦復課兒子東陵徒自豪槖駞差
足擬編蓬十笏強綷䋣不盈咫大石支雙扉結夏
今日始地荒斸磔确藥種護鬚蕋朝凉勤糞溉薄
暮勞未已自𢧵生意足寧復艷紅紫雞黍招我儔
瓦盆潑浮蟻酒酣短篴横歌聲亦旖旎聽者不須
解解在个中矣下不學嵇阮上不慕黄綺一卷種
樹書瀾翻羅妙理枯膝龍骨乾破屋钁頭倚弗忘
弗助長其義本乎此

海螺盃歌次韻

去年有客來南海遺我海族紛可駭車螯捧劒何

槎牙細碎水蛣兼石蟹更詫蕃錦如旋螺織組纔
鳳間黿鼉今日見君螺盃歌睄窻卒讀感慨多干
戈殺伐森天網四海英雄爭攫搜亂後空堂少燕
飛春殘荒壠無人饗宣和秘玩落江南睿思小印
珠斑斕廷珪香劑古松段郭熙蘆鳥秋水灣趙家
龍種天日表閒向圖書恣探討詔覓梳頭内裏人
文犀壽帶窮𩑶島(宋高孝兩宗故實)蘭亭真帖久荒唐夜雨
冬青泣石羊羅衣寶匳吹塵土玉椀金魚供上邦
羽書如電催郵騎不上官家上大吏八尺珊瑚徑
寸珠纖纖伴捧夔龍觶一朝失勢走趑趄射虎將
軍逢醉尉富貴莫忘貧賤初酌君之酒𡍼君鬢朝
爲虎豹暮爲狗金閨籍上名姓除紛紛官堠歸丹
旐鼎鼎雙丸歎白駒君不見農家父子相爾汝但
有歡呼少悲楚西疇稻熟早輸倉催租底用煩官
府百年䀢酒老瓦盆醉倒扶歸不知所

次韻送許氏昆季之官

鷙鳥凌長空舉翮風雲俱鶢鶋安枳棘志趣不同
符執戟非吾願出處長躊躕許氏賢伯仲雄才爲
世須司會列九賦權衡衆與謀今以剖粒餌獲此
盈車魚送君一尊酒執手盡區區九折不敗軫蹶

步在康衢卑辭復屛息寧學志與蜍辛托骨肉親
弗嫌言語疎

題水墨紫薇便面

種菜西疇閲歲華鋤頭六尺餞生涯金閨執戟非
吾事只合微吟對此花
染月烘雲意未窮羞將粉黛寫花容東皇不敢誇
顔色併入臨池慘淡中

寄贈劉毅可(劉善鼓琴擊劍屬嗓公乞詩)

朝起課阿段汲井灌園蔬雛角烏帽窺惠然湯休
徒舊雨記夏初今過巳秋杪握手笑發狂寒暄殊

草草平頭出綃素一一羅瑶華且當理盥礩未及
計茶瓜羅縷紙兩番云是劉侯札曾讀黃蘗詩膠
漆早融洽昔人嗜昌歜不分鹹與酸女貌無妍媸
目悅心所憐贈卷壓牛腰中列曾與魏（青藜叔子）觀人
視所與歎賞良不偽藏弆古印章字刓髯丈人不
惜倒皮贈髯也果軼羣百里隔風濤與髯未識面
贊公向余説十日得相見相見定開筵君當具纓
頭小鬟善鼓琴銀燭明清眸載拜曹子桓盡當棄
故技秦聲雜楚聲抽繭得妙緒酒酣拔劍舞月白
霜露稀燭跋歌未闋西風吹客衣話別出門去門

前語溪路指點黃葉村夕陽照枯樹

祝載臣母夫人

塒畜雞豚澤種魚千株橘柚繞幽居紡車不廢三
冬課丙夜篝燈伴讀書
刼火洗灰剩此身江鄉殘臘歲華新只看此日稱
觴者疆半浣衣社裏人
翟茀雕軒炫里閭百年遺恨在牽裾朝來行散茅
檐底不要安仁奉板輿
藝苑騷壇借齒牙牽連尺幅總名家尖斂也入笙
歌調底用箋詩補白華

次友蘇立春韻

那得攤書照眼明百年辜負短長檠驅車策馬了
人事飲酒哦詩亦世情殘曆怕看聊檢點名泉遠
餉且煎烹（槖餉半月泉）梅花欲動東風急試手高樓第一
聲
沿革年來禁倒明山亭不復見高檠晴簷攤絮裘
翁態矮盒攢花小婦情九九消寒慚麗句紛紛餽
歲欠華烹勒回春意知何處憑藉兒童爆竹聲

曹樸園新居落成次韻

鼓鐘籩豆盛威儀揚觶初筵雜頌規莫以庭堦難

旋馬要令儉德子孫師
斗大城如尺五天烏衣馬糞總相連（金昆及友所居都在城東一帶）
錡不改槐陰古棨戟罘罳是舊傳
雉堞周遭帶女蘿巖扉詩板待鐫磨衰狂倘許過
從慣清簟踈簾話茗柯
傍水軒窻逐處開沿堤跋馬幾低徊誰知短後輕
裝隊尚有褒衣入座來（謂正則令叔）

雪夜同書升青壇橙齋小集次韻

淵翻世事一摩尌坏戶寒蟲也息機招得酒徒來
痛飲拘人禮法討余非

餅餤紅綾勝事傳玉堂僳直徹金蓮也來共此茅
檐話粥滑餳香似社前
玉山未飲巳先頽懷抱今朝爲子開駱馬楊枝都
摒當雙荷闗入小詩來
虀鹽冷淡笑吾儕少長團欒此夕偕壓雪蕪菁堪
大嚼不煩持受八關齋

次仁山叔見贈韻

蕩槳菰蘆葉落時蕭騷風味却相宜推排時輩翁
猶健噗點前賢我不辭帶水遠同千里道殘更剛
和一篇詩月泉舊社荒壇圮歲晚氷霜共護持

景夏邀飲樸園叠前韻

牽率狂夫縛禮儀便當方麴障元規只知梅熟還
同喫不用擎拳向阿師
排日招邀遊好天花朝上巳鎮相連張軍阿買波
瀾潤脫手新詩禍口傳（肯堂詩早成）
絡石縈林薇綠蘿窺人妝鏡待新磨登臨尚覺雲
山礙欲向仙人借斧柯
酒社文壇幾度開毎題詩處一徘徊歲寒亭上周
遭樹曾識松圓處士來（婁江程孟陽曾寓恭曾於此）

次鹿牀題姑蘇張氏泛月樓韻

繁華盛吳會徵逐念疇昔咿啞柔櫓聲經過越阡
陌彈指勝事空春風吹燕麥冠蓋沒短蒿輿皂竚
高情張公老眼明種德如濬澤噗彼陣籠兒胸次
一錢窄築樓丙舍旁夕陽秋水碧周遭軒榭縈絲
搆意轉劇歎歔黃葉老披襟幸未隔何時一樽酒
笑言永朝夕

過語溪見叠石拒越處不得（小試題代學人作）

金精炎炎銷石髓苔滑寒骰酸屐齒凝龍守戸醉
不醒靈巖洞杳開青紫老桂蟠拏護講堂還是當
年舊宮址竹風蕉雨響空廊彷彿笙歌簷外起布

颿十幅挂西風百里官塘語溪水昏鴉點點歸虚
村酤酒繋船枯樹根憑欄弔古夕陽沒荒烟鬼火
揺精魂人言此地界吳越叠石周遭號石門麗譙
井幹杳何所女牆雉堞無一存感慨興亡浮大白
無端棖觸來胸臆紀月坡前好種瓜由拳城外看
收麥漫滅蟲書斷甓磚猷面弩牙土花碧牧童拾
得相詫問藏弆蕭齋伴書格宛轉西施白玉床綺
疏夜静流螢光珠盤釃血凌上國黃池高會誇雄
強梧桐秋冷蟋蟀怨中宵噩夢悲彷徨家國有忠
兼有佞員也未誅嚭也進纍囚怨楚昔同仇恃寵

爭妍死不休脫今廟算無遺策潑宮燕好終無尤黃金鑄矗亦何益吳固失矣越未得轉眼六王恣併吞甌閩七十二小國自古與亡合有時弗將罪案歸蛾眉女陽亭上垂垂柳歲歲春風恨別離

花朝後三日景略招集玉蘭下再用樸園移居韻

初茁蘭芽解禮儀中單錯繡玉雙規阿翁他日分經學可許匡衡作導師（出見令孫已露頭角）

繞廬老樹勢參天壓架奇書與屋連藏弆石齋真蹟在不緣書法也流傳（景略藏黃石齋先生手蹟甚夥石齋書法不入中品獄中所寫孝經道緊整書忠孝之氣鬱然真天地間不貲也）

荒墳寒碣隱藤蘿海內才人半折磨吾輩經過能幾度十年定見出牆柯

如鐵雙扉喚不開追隨詩老得徘徊茶香酒冽谿堂靜不是花時也合來

立夏日次青壇韻送青升北行

寸筳何當發大音每來鸞嘯伴損吟（兩年詩次青圃升韻者居半）爐聽雪簷牙折倚石哦松屐齒侵老去自知歡趣減春歸更覺別情潑臨分不唱刀環曲急調高張為鼓琴

戲次苦雨韻

長晝愁霖無計銷一盃卯酒暈春潮近盛簷溜諳奴嬾亂插山花笑婢嬌木榻高眠聽鳥語石梁閒倚看魚跳築堤捍水非吾事也要開塍救藥苗

邨莊木樨將殘香氣未散邀素心諸友小飲次座友韻

種菜西疇餞此生時招閒客此間行花尋晚種香逾好話到忘機意自迎白鳥入秋猶跋扈舜華當午歷枯榮雄心強半消磨在底事看雲一輟耕

壽汪母吳孺人

曾哦壽句祝初筵犇駛雙丸已十年盤匜總瞻閫壼德詩書益見子孫賢篆香佛火知龍護暖日萱花有鹿眠風節延陵千古在烏頭相望兩巋然（吾家舊譜新安一支亦自州來遷去）

壽高澹人學士

藏弆巾箱菊磵詩（寄菊磵集補入宋詩鈔中）幾回把讀想風儀高懷自愛林泉勝　聖主難違猿鶴期隻手撐持當世重苦心調劑少人知晝屏致語瀾翻甚闌入邨農祝嘏詞

次洋瓜韻

蠶窟蛟宮媿遠將開緘未許惡賓嘗茶瓜肯共齊
廚飯矮屋甌香煮綠洋
星河迢遞斷銀槎織女星士瓜果綠蒂黃花事已賒巖穴不
留居士餚海門合種故侯瓜
羊酥牛酪壓江南食譜誰將異味添新語流傳多
謬誤尊羹底用點吳鹽

贈匡廬心壁上人超淵

連旬作惡坐棃牀藥裹詩籤伴隱囊笑我舌頭乾
挂壁不將文字對支郎

贈星士

斗柄闌干箕口張浮沈渾似觸藩羊鬢毛蕭颯親
銅鏽書卷闌珊傍紙窻我已低心同糞草君猶高
譽比鸞凰江湖不少魚羹飯底事成都八百桑

讀壁上人游鴈蕩詩次介山韻贈之

登涉資籃轝襆被難草草旣乏濟勝具浪說看山
好低頭坐甕牖自少壯而老閒居侈卧遊東絹濫
懷抱雲樹募蕫巨峰颯竊仝浩舳艫泝湘江驢馱
貌蜀道兵燹類轉瓖烏能討壽夭皋舉銳頭郎白
業升堂早瓶拂記所經披衣都絶倒貽我雁蕩詩
開緘恣探討朗月照踈桐潑溪漾寒滐疏筍畫屏
除迅如落葉埽濃鮮出淡泊勾萌茁枯槁晴窻豁
雙眼宿疾蠲煩惱我詩不足存君其爲削稾

次道原刻近詩韻

紛紛惡習災棃棗崗冷於今尚不禁玉軸牙籤終
割棄塵煤蛛網得幽尋千秋論斷誰知已一字推
敲見賞音自媿新詩多漫興衰殘難鍊五更心

道耕六十初度疊四十時韻寄之

不堪相對鬢毛蒼湖海襟期斗石量莫以功名成
馬角也知艱阻歷羊腸笑余種菜無他術羨爾傳
經有義方彈指百年同一吷前塵欲話已茫茫

次青壇庚午除夕韻

十旬九支牀藥裹餞殘臘熊經力未勝烏吻性難
合簷閉虎踞關暴下舟脫閘熬凍厭餳黏瀹汁罷
羹啜更兼三日雪滕六肆騰踏窺簾欺敗帷透瓦
積塵榻櫨踈射尖風桀短逗寒燈守歲集翁媪晴
雨遞酬答或云兆禨祥伏陽氣罷雜饑饉先村墟
災沴遍都邑或云土芒神禿頂提雙鞁占書載記
詳此段劇酸悒仁人用意殊未可常步趿嗤彼饕
餮徒堆垛朝暮濇示我除夕詩終篇語噂沓雖斥
田野間民瘼計周匝當宁念直臣疏草諫蚶蛤旦

眺　詔書下兒童走喧蹋且復事春遊梨棗飣鑾
榼花溪盪畫船歌院披舊衲弗用苦著書枉智闕
押闔公叔既墮坑子雲亦投閣何如雞窠老事事
甘頹颯畫被成和章捃摭誚桅蠟

次青壇辛未元旦韻

老人敘歲心暗驚銅龍滴歷時一鳴朝暾射隙光
閃耀斷氷流瓦聲鏗琤擁絮堅臥得搜句游神六
合窮荒溟脬中閉溺嬾夜起強呼赤脚提瓶罌經
旬鍛鍊欠慰貼傾筐倒庋無時停晴窻開緘谿病
眼揭來高唱砰春霆聱牙硬語艱卒讀璨璨珠璧
聯日星不緣工詩厭塵網胡爲解組棲巖扃馳道
敗車愁炙輠當食熱手思懲羹腐儒訓詁課冬學
兩家子弟能趨庭昂霄聳壑爾儕事勢拔千丈萌
寸莖少年失學如失路身墮雲霧遭狂酲登堂拜
跪羞老醜隻雞斗酒覩提挈榜門紅箋斷生客過
末封胡總弟兄

人日

世與君平屬兩忘題詩誰復話江鄉村農握粟來
占歲溪女提魚出乞漿赤脚芒神仍故態華顛老
子正逢場梅花抑勒西風惡欲訴東皇爲主張

青壇貽風鯽

蘋鄉風物重盤飧絶少分甘見歲寒每得鯽魚遲
永叔苦無佳句餉都官

再次風鯽韻

飽食重裘未敢安悠悠薄俗笑酸寒虀魚半片盛
筐篚遺事東華載史官（西涯執政時同鄉小達缺賀禮檢廚中得剩虀併一詩致之當時不以爲怪也）

和詩及濼鯽三疊前韻

當年風雪旅長安濼鯽萊雞餞歲寒却笑詩人宋
觀察俊豪倒合作麤官（適宋荔裳先生寓見驟馱[illegible]載海瀕珍錯貽京中親知分惠萊雞濼鯽之屬亦得飽啖其豪舉也）

青壇以止貽一尾有誚少之意四疊前韻
答之

胥玉霏珠字字安好將冷淡敵風寒飽嘗寸鬱家
鄉味肯博閒曹費太官

十日雪次韻

十日總陰霏雲封白板扉也思蘇病骨翻覺肆寒
威墮粉留妝鏡殘霙戀舞衣當風呈素質待月闘
清暉擁鼻髭還斷蒙頭髮未晞陽春聲續奏萼綠
信全稀謝院仍飄絮梁園有剩輝三農愁積沴五
出兆生機蔬壓羊虛蹴冰堅鱉養肥茶煙縈矮屋

樀影閑荒磯煮藥重支竈遮𡵃更補幃老懷甘寂
寞逸興佇芬菲寒衛探梅去偏提貰酒歸茅柴浮
大白不用玉巵揮

次有原除夕韻

掩關何事動經旬衰病支離實怕春歲晚定希雙
屐到更闌尚有短檠親毎看智士方營鬬若見愚
公願卜鄰逐伴兒童成一笑癡猷論擔未全貧
風光相隔幾由旬未放梅花不算春屏却阿奴同
絡秀招來無著伴天親長鑱土軟尋幽徑破阮霜
清絶四鄰相對愧無些子贈閑時富貴見時貧青壇

不喜禪悅余實有乖于任山之願非戲語也

次韻東青壇并寄芥舟

慰藉羣賢在無勞歎索居茶瓜頻檢點農圃足乘
除山氣晴還斂花情煖漸舒青綾三百束漫滅子
公書
巷陌過從慣冰霜話歲寒舉頭時序改跬步道途
難折餅謁牢九提魚識鱠殘深慚表伯𤏲病脹把
書看

次芹菜韻

長鑱雪後劚江干細劚春芹巧簇盤三寸冰芽難
比似纖纖素手出中單
竈婢羼於食譜諳衰年養脈藉薑鹽休嫌放箸饒
辛辣菌類輸他味外甜

賡虞二弟向不作詩新春忽示一章殊有
真趣與泛泛吟咏者迥別喜甚再疊元
韻贈之

牛神蛇鬼幾波旬淡泊門風轉益親陋巷自堆三
尺雪靈臺已逗一分春休誇老去才無敵何意當
前德有鄰靜者定留真性在工詩從此不須貧

友人索次灣字韻

竹樹千株水一灣編籬補屋幾曾閒蒲葵嬾學東
西晉蘩桂分栽大小山放眼定過青嶂外箏詩只
在綠波間狂夫自愛幽居好不用知名況往還

顧甥田仲喜學書乞予行草刺促未果今
游天津起居其從兄栗巖侍御於其行
也書此餞之

書法未應輕野鶩臨摹勝處轉多姿因君綽約風
前柳媿我衰殘雪後枝驛路好隨鴻雁序津亭仍
賦鶺鴒詩魚蝦入市春燈亂還記檥船夜泊時

送少逸

幾載不相見相看倍黯然人情憐舊雨天氣入新年白髮殘燈裏清樽古驛前計程翻日記重爲老夫傳（以尋暢樓用行日記贈之）

題閨秀査惜小像

人情方廹促世路復巉岏不意閨中手能歌行路難（見所著吟香閣集中）危絃驚别鵠促柱奏猗蘭我亦棲棲者披圖載拜看

送方岱瞻非行

風和日暝好驅馳祿養應於少壯時臨水正逢修禊日登樓恰賦送行詩士元展足宜專閫公孝泥車佇一麈驂褭過都同躡電綠楊影裏餞鞭絲

嚴存庵宗伯招同陳丙齋官庶游茗溪丙齋以詩見約次韻答之

睛雨評量一笑譁朝占蟻垤暮占鵶蔬枰土潤拋龍骨巖腳苔封迸虎牙斷簡我應鈔非戶軟紅君合夢東華如何泉石眞成癖不泛崑崙貫月槎

屋角長檠吐燭花摩挲眼力十分賒乍驚書法垂銀露卒讀詩篇麗彩霞百斛定饒桑落酒一旗剛試雨前茶作書爲報嚴夫子壘瀋魚鱗六六斜

再疊前韻寄存菴

菰蘆深處靜無譁柔櫓波心蕩軋鵶碧嶂迎船開病眼銀刀入饌豁殘牙藂篁壞壁摹毫素寒甃銅瓶汲井華不到茗溪今十載重尋昔夢一乘槎

早春招我共看花更許疎狂禮法賒已遣宦情逃麴蘖自應詩格到煙霞（寄示尺五堂集）種成梓澤千頭橘拋却蓬山入餅茶好約騎鯨東海客（謂丙齋）綸竿簑笠任橫斜

種梅

江梅幾樹種東牆凍壓遲開也不妨雨打風吹緣底事不容細蘂略商量

次落花游魚疊屑韻

岌業龍門折角過漫言赤鯉撼狂波年來怕殺風濤險白小盆池看擲梭

紅愁粉怨墮縱橫我欲臨池爲寫生輸與游魚眞愛惜泳芳吹沫却多情

介山游洞庭歸過橙齋疊還字韻見贈即席奉答

十載郵筒記往還今朝杖屨得躋攀人來萬壑千巖裏詩在三唐兩宋閒數遍藏書推拂水偶思快友話橫山（皆座中語）瀾翻幾換輸贏局袖手應誇我輩

開

留介山不得疊前韻

留君不住送君還，搖颺歸心未許攀。爲問低頭華屋處，何如仰腳非窻閒。珍珠泉活攜茶具，甘露菴新博研山。鄭重貞居張外史，梅花堆裏識閒閒。

來詩及歌伎三疊前韻

永豐坊裏餞春還，盡日依依尚可攀。已忘尊前和扇底，漫誇天上與人間。嗔他洛下劉公幹，愁絕江南庾子山。踏踏自歌還自拍，藍衫換却舞衣閒。

題曹子清工部楝亭圖

畫舫聽歌記夜分，深盃絮語藹春雲。文（兩船尊公於背關諱欽其暢）章重見波瀾潤，駿裹行空更不羣。楝子酸辛楝葉濃，楝花開處餞春風。追涼大好茅亭坐，強半尋詩到此中。司馬傳書稱令德（書升），容臺屈指數奇才（伊在）。條桑樹底親提唱，更向橫塘勘驗來（星期）。牆東紅杏色芳敷，老桂梢雲不待扶。手澤幾年都翦伐，那堪重對楝亭圖。冊中查老詩書畫，三絕今堪比鄭虔。紫鳳天吳顛倒在，裝潢好手爲重編。

夏至日雨霽（次韻）

麥秋已過任漂淪，戴笠腰鐮媿此身。莫厭雨多思稍霽，漫言夏淺却勝春。病餘未合投詩社，泥滑時來乞藥人。水檻平添四五尺，正堪趺坐學垂綸。

疊昌黎韻答借山上人

近代盛詩家，瀾翻各機軸。引之就翦裁，頹韜意根觸。行卷每叩門，高庋不敢讀。偶爾嘗寸臠，失笑到捧腹。妄解耳成三，微知鷁退六。學語辨唐宋，踞坐稱老宿。鈍根守舊蹊，巧徑誇捷足。搴旗氣蹶張，當敵勢瑟縮。往時蓮社徒，高下相齒錄。曾數借山詩，不點俗人目。披衣尋菰蘆，把臂快所欲。青藤白羽扇，雲中下雙鵠。嗤我類寒號，答句窘邊幅。

題查夏重蘆塘放鴨圖

十丈京塵撲面吹，黃金絡馬待朝時。畫圖點染爭題句，誰是煙波踏浪兒。蘆塘放鴨查夏重，藥圃澆蔬吳竹洲。閒對溪山成一笑，人嫌邨殺却風流。

謝靜遠寄銀酒觥

知交老去漸無鄰，藥裹爐熏餞病身。已分銅章跡久（勹）疏，攜來銀觥照青春。哦詩花下酡新句，結襪尊

前有故人（謂巳畦先生）我與梅花同寂寞江城難寄一枝新

次韻答寒泉老人

塵事苦束縛未肯安肥癡緬懐山中人昔昔夢見之餅鉢偶過從候門惟恐遲亭午脱苧衫高譚日落時語語出枯澹我獨驚瓌奇横經既折角説詩能解頤如蹋泰華巔俯視培塿卑外間殊不爾悠悠復語誰何當渡錢塘方船秋水移願爲雲與龍上下無相離

寒泉復寄二詩次韻答之

亂頭麤服儘蕭疎要挽頹風返太初朱雀航前曾挂笠白牛賦外未成書世情自與年俱減道韻偏於我獨殊何日挐舟尋惠子披衣濠上共觀魚

去年大雪壓褰橙枯樹槎牙草滿庭脱屨虛堂剛十笏瀹湯璟餅得千層鈍根茗帶機誰辨硬脊桄榔力尚能木落斜陽行脚去可容添我打包僧

疊寒泉韻柬介山幷寄嵝公

事事年來歎濶疎總緣豪氣不如初未堪拜跪聊支戸難免譏彈怕著書獨笑每嗤兲語病衆咻今覺楚音殊（殊字出韻寒泉楚人故戲及之）多君雙鯉勤郵訐今我真成嬾婦魚

不餽酸甜霜後橙漫勞宣紙榻黃庭近於俗學知三變尚較前賢隔一層研北墨香吾行在江南春好惠崇能眼中落落誰堪語不意衰年得此僧（嵝公）

（山水岀吻直逼華亭戲作花草亦漸入白陽之室至篆學尚讓介山一頭地介山以爲然否）

次公遷如圃韻

聞于屋隙架精廬點染應逾野老居日暖陽坡堪種术風凉北牖正攤書嗤余偃蹇如蓬累藉子過從慰駆虛解得桔槔機械在不辭抱甕理殘蔬

畫扇送無黨北行

女陽亭畔青青草把酒送君離思多京洛故人如見問爲言鬚鬢兩婆娑

黃葉邨莊詩集卷七

黃葉邨莊詩集卷八

州泉吴　之振　孟舉

立夏前二日陳丙齋宮詹招過閒園話别即席次韻八首

隔昔紅箋戒盍簪長年識路到鄰林風來欂背鶯欹側水長蘆根劃淺深高座也容狂士襪劇談方見古人心新篘缸面堪浮白底用華筵敵一金

蕁滑芹香簇饌新風花別作一番春彈冠自為清時慶牽袂偏于老景親寸草向榮滋露葉千章長蔭飽霜筠市壚記取山塘約旋典春衫算酒緡

烏絲小欅寫新詞禪榻茶煙杜牧之惜别不辭酬險韻送春贉欲把深巵浴蠶已及初眠候煮筍剛逢上番時應為家園風景好脂車秣馬故遲遲

推君壇坫挾雙鞬寧鼓寨旗送倡酬未減風流同射雉本無機械不驚鷗車乘薄笨時相過剌挾綾紋肯浪投此去玉堂清夜永也應燒燭話西疇

還往長鬚記叩扃瑶華幾度落青冥絳帷屢換調笙譜藤紙朋鈔放鶴經寂歷虛堂今雨歇蘢蔥丙舍暮雲停平蕪送眼知何處春草坡前舊有亭

濁油燈暗坐清宵老屋如僧退院寮尋壑經丘雖異派安枝布葉總同條瓦鐺側注煎茶熟璽盒提攜啖餅焦千絹漫遺皇甫湜可容文格到孫樵（昔年與近翁論文巷南書屋煮茶啖餅每到丙夜）

櫻桃含豆瀉勻圓鄭蹋酴醾也鬬妍哺子學飛鶯百囀吹緜匝地柳三眠園林自領幽人賞節物都因好句傳有興提壺留信宿斯言欲踐已經年

行藏未許俗方隅雲出無心不待呼聯騎軟紅吹野馬一帆殘翠映檣烏紛爭白虎誰翻案解唱黃麞得濫竽近日廟堂資格重好從講幄進訏謨

次韻答汪璞霞舍人

江城小泊得相親未及同傾麴米春行卷羨君叅活句華顛笑我作陳人十年往事翻雲雨一座高朋間舊新有約聽歌黃葉畔笙簧箏柱為調勻

自咏四十初度以詩索和次韻贈之

世路爭機巧不留些子餘癡獃吾自得狡獪爾還踈甘作拖腸鼠羞為黏額魚無煩著客難且復賦閒居

袞袞諸年少翩翩亦斐然寄生為宴藪杞柳作桮棬風雨夕何夕咿唔年復年高談輕訓詁精義在陳編

君年剛四十意氣肯銷磨駿馬初銜勒春蠶未化蛾工詩應作祟病酒不須瘥頌禱從來嬾嫌他語近阿

自昔輕流輩結交半老蒼座中餘皂帽屏後少紅裳八案存先澤圖書發古香贈君無長物五字伴壺漿

題希文祓蘭圖

丁字簾鉤亞字闌紫泥玉屑護芳蘭折來不向釵頭插品第花容仔細看

情懷老去絮沾泥綺語憑君畫卷題開閤定知傷盛德文牀還合倚青藜

輓顧雪帽太翁

姻婭過從歲月長兩家婣媼得叅詳幾番書札供南果每見提攜到北堂孺慕偶然徵細碎頽風誰復輓綱常蓋棺一慟無餘事不爲褒嘔姓氏香

九十高堂七十兒不殊鐙蠟意錢時衰年躃踊原無節此日追隨若有期紀異應伻馴雉賦補亡重釋白華詩新阡俎豆雲軿降猶見靈風滿素旗

次友人見贈韻

漫滅青綾恥自媒毎論交處幾遲徊偶來曲巷紆廻地却對幽人瀲灩杯世自雕搜諧俗句天教鎚鍊不羈才郭郎飽老休相笑作隊蹣跚上戲臺

次韻答盛宜公

昏花老眼矚秋豪獨立蒼茫四望勞萬事不堪成免角千金空擲等鴻毛紛紛壇坫誇名士滾滾江湖笑此曹短綆幾年慚汲引門風詎敢學孤高

湮波去住本何求聚散渾如泛水鷗羙子有方能治疾嗟余無地可埋愁韶華入眼仍衰謝世路驚心轉謬悠所喜新詩堪慰藉經旬鎚鍊近隋州

耻將褊性敵深衷肥膩清髙可許同已辦小兒呼德祖定當俗物數安豐雲衣變滅成蒼狗劍氣輪囷吐白虹話到燭殘還痛飲觥船須放十分空

息影寒巖薇蕨綠蘿久拋書卷廢唫哦摩挲好句波瀾濶觸撥閒情感慨多菌閣潮添梅正熟花房紅斂酒微酡外間此事誰能解壺口敲殘奈爾何

竹洲精舍語溪南白足黄冠盡盍簪毎詫騎鯨追李白幾時化鶴返蘇耽黄芽爐裏曾同煉柏子庭前也共叅如雪顛毛成底事好留枯木伴瞿曇

江郵澤國斷知聞舊話瀾翻畢似君枸杞盤根穿敗壁冬青慘雪繞荒墳黄葉邨莊西有土阜俗人名爲何城蓋南渡時驛官墓道也黄金

氣可騰霄漢白璧辭原幻雨雲籬脚且煨蹲豆熟桑麻爇火儘氤氲

祝孟葵邨廣文

紅葵邨同黄葉邨一江南非漲潮痕我方箕踞長松下君正讀書秋樹根絳帳高文關氣運青烏妙技轉乾坤葵邨精于堪輿家言堆盤苜蓿人休笑也有茶鐺間酒罇

次東陽庭梅韻

沿溪曳策覔幽香又渡橋闌轉曲廊一片梅花遮屋住却疑身到白雲鄉

氷肌玉骨露天眞抹粉塗朱總不倫愼勿折來將驛使素衣也涴洛陽塵

暖日和風次第回討春車子轉輕需一枝自領幽人賞不用詩催不肯開

虀鹽冷淡舊家風笑指梅花可禦窮更恐花神嫌醉眼不將麴糵泥無功

次韻答宜白上人

捉麈誰堪語悠悠笑此生座中人淡遠窗外月分明詩卷供幽課茶瓜了世情莫嫌滋味薄一酌語溪清

次魏環極司寇贈傅郡守韻

芳規接踵話循良善政傳家有義方一笑陽橋麾道左水盂虀本訪任棠

荆棘枝梧事事難中宵只問此心安何妨虛席迎寒士不肯低頭事上官

詩書勳業總天眞撑柱朝墻第一人七字哦成箋華袞縹緗遺澤見先民

金城草木感殊恩老樹交柯犢長孫種德百年應食報高車駟馬須于門

次寒泉老人韻

探梅趂殘臘節氣今年早椎氷寄尺書匆匆不暇草隔江斷往還柴扉跡如掃揭來城西庵偶印泥中爪語妙脫玷翳開襟許精討如轉九府錢輪廓都淨好閒臨乞米帖骨格到蒼老新詩清而腴酸寒笑郊島晨鐘發深省聞道不爲夭種瓜已得瓜底用安期棗

壬申秋杪暹盃齋别駕過草堂奉邀小飲未果即次集中訪羅飯牛韻却寄

不辭衝雨踏泥沙得得經臨野老家痛飲已拚傾緑酒高唫未許對黄花曲江曾嘆詩才迥張夏鍾稱之以其味妙絶

語水應留醉墨斜蟹眼注湯澆茗椀清風兩腋不
須賒以蘭芥惠泉奉贈

再疊前韻柬益齋

紛綸世事笑團沙小試牛刀屬當家野興不妨尋
漫叟高懷元合伴寒花連村社鼓風帘畫隔港菱
歌兩艇斜何日停車黃葉路拍浮缸面爲君賒

祝友蘇即次見贈原韻

詩情合擬謝玄暉首蓿闌干道貌肥小樣蘭亭親
搨字臨池時見墨花飛
月吐銀蟾桂吐香新芻蟻綠蟹脂黃共君小戶難

浮白不敢當筵進巨觴
躡影追光駐小年讓他駑蹇策先鞭試看青瑣金
閨客誰讀南華第二篇
門繞清溪春復秋襟期淥雪與天遊名山雜遝來
簾幌何事憑虛羨十洲

益齋許過黃葉邨莊仍次前韻奉速

惡客難麾眼著沙君如過飲欲傾家晉人所謂見何次道令人欲傾家釀猶云欲竭家貲以釀酒飲之也故魯直云欲傾家以繼酌至以家釀對瓊漿者非見老學菴筆記　好攜天姥峰頭
月來種河陽縣裏花粘塊蟹筐行勃窣摩霄鷹翮
任欹斜閉門投轄愁無計小住懸知十日賒

撒米當筵巧作沙低頭合拜大方家凌晨急足剛
傳語隔昔長繫巳吐花玉骨羨君同鶴瘦霜毛笑
我受風斜青松白石心期在莫謂天涯把袂賒

次韻答桐鄉二尹劉南村

霜晴天氣早春如岍憒篷窻識面初績學方知尊
祖禰虛懷不肯鬬華裾頭銜曾見昌黎集風土依
然越絕書却羨閒曹無俗事正堪長嘯野人廬

東郭看菊五疊前韻

竹護茅亭水護沙秋光偏落野人家周圍半畝無
多地辛苦經年得此花灌水澆畦愁日炙編籬插

棘畏風斜好留醒眼酧高致不是東鄰酒嬾賒

送閻復庵郡守歸淮安即次留別元韻

擔飯提壺送使君樂兒亭畔悵離羣經過霜後無
黃葉今年霜少楓桕葉竟無黃者　持贈山中只白雲分手詩情還跌
宕掉頭世路任斜紛歸舟合傍枚臯宅弄笛斜陽
話舊聞

六疊沙字韻再答南村

幾道寒泉走白沙村梢郭外是儂家長鬚打戶踏
黃葉老眼開緘墮黑花瓦鉢蔬香雙穗坼銅瓶茶
嫩一旗斜見貽珍珠菜六安茶　藤箋鈔管閒家具欲報瓊瑤意

總賒(以箋筆來答)

題張文一採芝圖

踏磴捫蘿逕屈盤杞苗甘煖菊苗寒筠籃采埒多
靈藥能輓親顏勝渥丹
松喬曾寄一編詩把讀霜顛變黑絲懷袖金丹堪
換骨何須更覓九光芝
穀城黃石麻姑酒稅猾留侯幷鄴侯若要神仙兼
將相幾人得伴赤松遊
水蛭蟲蟲亦性情煎熬煅煉釜中鳴(孫真人千金方以多殺物命不得早成仙道)
知君定笑嵇康陋掊拾肥甘論養生

薙草刪花老漸更殘年勳業在躬耕山中雪後多
黃獨肩荷長鑱作隊行

祝宋牧仲中丞次家志上韻

台輔光華射斗南十年吳會兩停驂剛稜氣節人
爭重調劑心期世少諳好士定知尊禋禓尋山時
復到精藍春風已動梅花信準擬隨公逐處探
氣足神完道自凝扶攜底用一枝藤歡呼聲裏荒
年穀熱鬧場中六月氷幸舍客同麤糲飯虛堂書
對蜀油燈清標曾識佳公子韋布蕭然笑五陵(長公)
(曾過黃葉邨莊)

長淮廬舍接炊煙殘臘驅馳雨雪天聯袂鵷行招
舊友搖頭驢背得新篇癸庚豫算盈虛數甲子都
忘大小年他日河防成載記周詳碩畫羨公賢
魚鱗六六到江濱兩度傳書重主臣(兩蒙公寄書注存)掣臂
鷹騫思俊格倚軒鶴立見長身開攜陸羽煎茶具
醉墊陶潛漉酒巾好躋公堂同致語十風五雨太
平民

題徐道沖觀泉圖

披衣石上寫泉聲逝水回瀾太古情坐斷千巖松
子落可知人世有逢迎

皺却雙眉撚斷髭松陰亭午了殘詩神遊八表難
安處未許丹青聖得知

次則峰上人遊黃葉邨莊韻

風雨三間屋桑麻十畝園種魚堪入饌舞鶴不乘
軒自愛清言迥非關勝事繁柴扉高插棘正爾絕
攀援
閒攜雙不借覓路得谿橋已識鬚眉古應知脚力
饒門庭雖廣大徒衆漸紛囂安軫張絃處煩君好
手調

癸酉花朝發與遊元墓以風雨中阻漫堂

中丞留飲署齋即席次遊元墓原韻六首

未能成小隱蹤跡類張含野興隨春水詩情入曉嵐西溪曾獨往鄧尉約重探辜負梅花信終身抱此慚

風雅久淪喪知交半陸沈偶來開府席重話蜀州琴味以眞方永情緣淡轉深悠悠盛冠蓋誰復數同心

路轉珍珠塢橋通練瀆河幾重青嶂繞一望白雲多並樹鈎輈語連舟欸乃歌山靈應笑我風雨嬾經過辛未春同韻伊在宗伯三舘珍珠塢丙舍此後欲發輿一游每爲風雨所阻

公餘隨杖屨小圃覓幽香落瓣黏苔徑低枝護藥房雨還留夕照老更惜春光喚醒羅浮夢歸途嘆望洋

擬學華光老孤行潑墨花難描姿綽約只寫骨槎枒品格誰區別譏彈一笑譁因公眞解事振藻發天葩

如入琳琅圃光華照座間座中喜晤令嗣山書同和氏璧歌欠白家蠻拜跪忘拘束郵筒許往還頹唐吾較甚借酒靦衰顏湘老與予年齒俱少于公而予衰頹更甚故及之

次心壁瓦鉢韻

贊公來說法花雨曼陀羅瓦鉢添包裹青銅待琢磨泉香堪洗濯飯滑重摩抄更把軍持贈垂垂老澗阿

次韻送心壁歸廬山

女陽亭子北把袂送將歸討及投蓮社行當換葛衣經函魚繭滑詩板墨花飛贈語藏吾拙呼兒誦采薇古人賦詩言志不必拘泥作者之意主賓酬酢燦然可觀今人累牘連章讀竟不解其意趣所屬與古人相去遠矣

略彴依蘭若鐘聲話舊游臨流思濯足望遠一登樓秔稻三年計芙蓉萬頃秋天涯雙屐齒莫忘草堂幽

題濯足圖

暮春天氣日徐徐楊柳風來酒面初洗脚臨流眞快事滄浪清濁不關渠

題公遷小像

叉袖江頭倚竹枝樓鞋短後老漁師古今多少垂竿手若个躊躇罷釣時

次介山韻送鳴遠歸陽羡

來從苕溪來去向語溪去柔櫓聲咿啞爾汝如相語鼎鼎夏忽秋能復幾相聚

呼童理茶具說君不去口相識十五年戊午到癸酉悠悠眼中人輸心幾良友

倉卒成主賓哨壺酬枉矢孟夏草木長際此風日美俗事㪷如絲屏當不須理

習俗尚華巧有力推輓之款識雕篆隸雲雷閒蛟螭茀笂吕生陋巾箱摹贋碑宜城吕建侯琢研精絕其所研錦藏荈余謂茶甌子銘亦妙若亦可慕捐也

藝事多勝流傷昔不期會縛䅃菰苗香壓簷桐葉大何事君獨歸繫船柴扉外

次漫堂後園行散雜咏六絕句

舟車南北路出處慎所與高人有幽期披襟得深語

小草不知名繞砌當春開紛披遮老眼不看牡丹來

廿年種菜把策勳老圃右小詩儘波瀾讓公泉石手

昔人譜花事未蒙寵命加自公吟賞後品格並瑒花詩中乍驚瑤雪在零落繡毬花句最為絕絕

春半飛柳花小池萍嶮匝爲愛雨鶯鶯竹弓休打鴨

埽地靜焚香清風千載留擾擾彼何人鑄錯窮九州韋蘇州所至輒埽地焚香

次陳石雄廣文見懷韻

曲曲城隈淺淺溪柴扉低小與肩齊雨侵苔壁題猶濕月落楓林路不迷欲寄尺書無白雁每思斗酒共黃鸝蕭然樊圃清新句山靜日長似子西

煮芥茶再送鳴遠

不用春前摘露芽麤枝老葉儘槎枒宋人漫說頭綱好莫把旗槍辨芥茶

枊縣吹盡不成絲活火烹泉當酒巵日淡風輕天氣好山中剛值焙茶時

次韻寄答丙齋

離合寧於出處分青山紅樹動吟䰟衰遲敢謂知希貴閱歷眞成養拙尊非戶竹床容我嬾前溪釣石待君温雞豚湯餅過從慣計日軒車指篳門

老去麤勝泥醉鄉不知誰短復誰長幾看時輩因人熱一展清言沁齒涼學力已窺詩格進宦閒合遣宦情忘帽簷定插黃花滿笠倚烏雲雨鬢霜

邀定山彈琴賦詩甚適次韻奉答并寄岕老

十幅蒲颿正飽風翩然南北復西東早知餉米無
仁祖弗漫依人比伯通鱸鱠毋嫌三泖隔蟹螯今
喜一樽同虛堂丙夜聞清奏月白霜寒有斷蓬
尋章摘句幾詩人家具酸寒我較貧點染太多寧
取拙聲華未盡總非眞溪南老子誠無敵橫卷新
篇更絕塵空向驚凫吹舞鶴正聲此外總漂淪

送鄭肇修宮諭還朝

少壯過從成老大華顛相對各淒然不因冷暖更
花葉自信風霜飽歲年記按清歌吳市酒重聽今
雨越溪船巾箱一笑酸風在長物無多只舊氊

鹿淋遠寄新詩并示佛蘭絕句次韻奉答

敦槃耆舊數同心脫畧形骸意轉深兩地故人悲
宿草謂晚邨廿年黃葉夢寒林嫌他竈養來爭寵笑
我針師怕覔針麗句佛蘭香透篋翻愁華髮不勝
簪

和漫堂中丞深靜軒韻

黃州無愠齋文字載碑陰貽戒後來者弗使厩庫
侵彈指數十年碑石庋刀碪俗吏不足誚感嘆閱
古今惟公退食餘步屧得幽尋荒池鑿翳薈老屋
架嶔嵚時把一卷書跂脚發清吟桐露潤棐几竹

風戛絃琴不重昔人跡實獲靜者心脫能從公游
當軒一開襟

子瞻論政理治民如養性不假藥石攻飲食得寧
靜築堂祀蓋公善言寶龜鏡此中分刌殊太簡實
滋病閙茸起紛擾張弛各互應宋公才識優藏鋒
宇泰定東南財賦區事事順甲令即此一室閒履
屐見緯經軒窻開疎豁竹樹亦明靚搱衣靜不譁
賔客肅然敬大書倡和詩爰告屬吏聽教誡銘盤
盂詎獨富篇詠

題禹尚基自畫卜居圖卷

炙燭相看形影親不須攬鏡自傳神寫眞定要尋
佳士誰是風流第一人
危樓矗矗樹踈踈四面湖光鏡不如寄我草堂新
樣子好依粉本築郵居

和漫堂懷西湖次東坡元韻

名區不易遘亦貴地主賢人境偶相值勝事難兩
全西湖比西子房老成棄捐山川不能語榮辱由
乎天憑眺與咨嗟寂寂逮百年但取點俗目載志
空流傳豈乏紈袴子彈絲烹肥鮮白骨塚纍纍過
眼飛雲煙雨洗修容閒依然弄春妍刺船菰蘆間

湖山相對眠何用結遐想轉側滋熬煎明年乘傳遽王事得所便尋我黃葉邨一了泉石緣拍浮缸面熟不費青銅錢

題査聲山太史寫經圖

珠函寶藏記前因恰有龍眠爲寫真紙淨墨香親拂拭客臺重現宰官身

雲封土坐靜無煙馴鹿呼兒傍母眠丙夜梅花香透屋經聲應徹九摩天

誓墓三年寫一經如椽十指竟何曾笨工老去難驅策畫作澆蔬擔飯僧

細馬輕絲沙路軟六更漏徹趂朝歸圜闠頭說無生話不礙朝衫襯道衣

昭玘何緣謗佛書嫌他騎馬却尋驢若將誦讀爲干櫓萬語千言總緒餘

題漫堂松溪洗研圖

點綴鉛花雜假真多聞原甫世無倫巾箱㝡寶新坑石不染香姜閣底塵

唼唼游魚娖隊回墨花雲影兩徘徊休嫌一研如拳大曾寫軍書破賊來

取研爭如取友難儇風俗樣總須刊三橋石子雖麤惡可爲吳郎拂拭看曾以文三橋研來贈

題邵又節小像

仰觀與俯察隨地得心畫未許手眼追一過了無迹

買屋乞題榜寫真索賦詩入市評價值君應兩失之又節爲余八分書蒼南書屋額

閒見前後錄識大亦識小不易得解人一覽殊草草

盤礴太古心偃蹇泉石間口哦泉明詩悠然見南山

有所贈

壯士傷遲暮寒林日影斜一聲結襪子匣劍隱金花

次種菊韻

幾年種菊槿籬邊遍乞名花肯浪傳老去心情同槁木嬾隨紅紫鬬鮮妍

客到邨醪也禦窮不煩太守遣龐通閨闥日向花前飲羞殺軒車拜下風

高枝踈葉耐霜寒不與凡葩一例看若遣青紅供俗眼任他牆角鬧雞冠

天桃人面艷陽春翠袖天寒別樣新白髮婆娑堪
慰藉看花仍是去年人人面桃一種甚妖艷
西風不隔庾公塵一帶頹垣即比鄰若把種花同
治國東籬應化葛天民用放翁東籬記意
蘧蒢朝蓋夕陽收灌溉臨溪不外求爲問安排華
屋處蕭踈爭似草堂幽

題宋中丞西陂魚麥圖

沄沄洛水天上流東滙隋渠入宋州桑麻梨棗莽
無際極目四望皆平疇城西數里閼伯墓村居幾
簇成鄉聚蒹葭蘆葦水迤邐南湖映帶相泓浤宋
公于此得小築高懷淡蕩盟鷗鷺堆垛乾茅屋打
頭蜿蜒枯藤草塞路猪圈牛欄結比鄰魚池水碓
若棊布精廬時見高僧來略彴止容樵子渡向予
指點輒欣然毎欲移家此中住曰歸曰歸胡爲乎
身爲形役忘真吾易進難退古所戒松菊荒落田
園蕪篇章流咏意未愜更屬禹生畫作圖圖中偶
摘元子句意與漫叟相合符平沙枉渚點鳬鴨藕
花菱葉間茭蒲披衣石脚肆盤礴波光蕩漾射清
盧一童持竿坐船尾閒靜不類豪家奴歸田上計
巳堅決哦詩讀畫相招呼余欲酌酒浮大白謂公

比擬非其徒春陵賊退示官吏時值唐季多艱虞
跬步窒礙豺虎橫賢人在位如顓愚當今天子重
耆艾委寄心膂莫名區東南民力雖疲弊撫摩三
載凋瘵蘇老手正需握鈞軸廟堂高坐資謀謨鴻
文大篇勒彝鼎豈肯細碎學猗玕皇甫湜詩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功
成定蒙南園賞不向君王乞鑑湖客聞余語笑掩
鼻癡人前説夢中事農夫耕穫漁種魚與公治民
豈二義網罟臨淵禁鯤鮞九州千里族所聚長稨
薄翼周四時來牟嘉植供委輸昔人理國喻烹鮮
清瑩毫毛苦紛鶩蝦蛌螟蟘種類繁耘耔藨蓘去
蟊蠹神龍妙用不可測乾坤出入恣游戲朝衫蓑
笠傀儡塲廊廟山林同所寄君不見深淨軒前水
一池游鯈潑潑柳絲絲悠然會得西陂意何異方
船傲兀時

綠牡丹

雲容月魄闘精神素袂臨風染麴塵此日凭闌邀
一笑筠籠不貴洛陽春
金鯸標名事巳非僧寮詩版餞斜暉姚黄老去風
流滅好殿春光舞綠衣

次青壇觀王補雲畫壁韻

紛綸畫苑如亂麻規模形似神理隔調研朱粉漩
綃素但解烏黔與鶴晳語以六法目瞪視何異瞶
中強摸索補雲時輩推老手更喜淋漓畫牆壁見
我歘欻忽傾倒潤筆不煩千匹帛運管盤旋風雨
疾疑君雙腕有神力崇臺傑觀費經營細葉蘂花
同剪刻勒回沙渚意蕭閒烘出烟雲氣烜赫雨岓
萊葭鷗鷺明千峰霜霰斷山白危檣岌危天上來
萬馬犇騰勢辟易軒窻禍固深護持未許俗人恣
吮唶郄笑高貲買蕭寺得失誰為辨尋尺悠悠嗜
好閱古今無異障錢幷蠟屐

疊前韻贈章遜來

琴燕堂前共君飲親串牀分上下隔伊唔弄笛呼
阿戎團欒說餅記東皙此時即欲攫君畫廣筵四
座難求索侍郎屬寫人瑞圖東綃淋漓張素壁正
值廟堂下明詔里閭父老賜粟帛吾儕把鉏老南
畝飽飯摩圍歌帝力酒闌別去忽三年彈指前塵
如片刻今年七月暑氣清瑟瑟金風埽炎赫低蓬
小泊王家溪橋影溪光秋月白聞聲尋我菰蘆中
炙燭驚看鬢髮易舉頭星斗漸闌干過眼烟雲同
吒唶男兒意氣劇可憐出門跬步凜繩尺補衲行

纚踏葉來弗著元章高齒屐

黃葉邨莊詩集卷八

黃葉邨莊續藁一卷予叔父橙齋先生丁丑以後六年間所作詩也前集八卷皆先生所手定自丙子季冬卧閤遺絳雲之爐先生跳身烈焰中支體潰灼僅而獲全自時厥後先生見彌超學彌邵世事不復罣眼常擬築別業讀書歸老顏之曰補衲菴雖不果就而平居坐卧一小閣蒲團棐几一鑪一編優游其中未嘗輕出也四方車馬造謁與交遊過從問字者輒戒門以絕即詩文一道平昔所深知篤好者亦嫌于炫露幾欲焚棄筆硯然海內詩筒詞版往來徵索者無虛日先生不欲過絕人

情亦時時牽率應之愷嘗侍側見案間側理填委客坐廳事相促趣先生率爾援筆疾書不移時悉發遣去初疑倉卒應付不經意之作已而迴環吟咀各有意理而辭句之工格律之細又無論已此不獨挾兎園冊剽賊獺祭以誇多鬬捷者無從望其項背即作家宗匠刻意雕鏤亦有攀躋不上者矣然每不自愛惜收拾甫脫稿旋棄去頻年所作都流散于門人親友間其甚者或落長鬚赤脚之手以為窻糊藥裹予每見輒掇取之積之既久頗亦盈帙蓋半抄于友人筐衍所貯半搜之敝楮渝

墨之餘而其散亾遺佚無從蒐輯者已不知其幾矣良可惜也歲暮無事料簡巾箱因盡出而彙集之客見而憙曰海內仰望先生近作久矣而恨不得見也盍付之梓以慰其飢渴乎予曰此非先生意也今世操觚之家所謂未有長卿一句輒災木費紙投贄于時馳逐榮利之塲集止津要之地附末光而分餘潤先生方愁焉傷之故年來匿影邨莊深悔姓名落于人間即偶然酬應之作亦如浮雲太虛過而不留窺其心且不欲以詞章末技與學士大夫騷人墨客鬬新奇較工拙以爭長于詞

塲吟社之間況鏤版流播迹同衒鬻不幾與釣名譽進者同類而共道乎故知非先生意也客曰雖然歐陽子不云乎聚多者終必散苟不及今為可久計異日者保無湮沒淪落之患乎夫纂輯家集無使隕墜者子弟之責也曷不刻之塾門垂示子姓并使鄉邦晚進有所矜式考問以庶幾于大雅之克繼所得孰多乎予感其言因謀之武岡瑞卿兩弟亦各出所藏并甲戌元旦及乙亥春正兩雪喜晴公宴四詩合之得古今詩二百二十餘首相與排纘編次釐之為若干卷因請于先生而授梓

焉讀是編者當求其義蘊之弘寄托之遠與夫沉浸含咀之深斯得之矣若徒于抽黃對白章絺句繪間賞之非今日編纂之意也刻既成因記其緣起于此姪棨淳謹識

黃葉邨莊詩續集

州泉吳之振孟舉

甲戌元日

五十三年待得過殘年光景轉蹉跎知交驚比晨星少詩卷刪同落葉多罷講不須尋退院探春何處覓行窩風風雨雨支門好底用糍糕禱孟婆

次青壇乙亥春正雨雪韻

蒼龍秘駕鞭不歸玉龍跋扈橫空飛陰沴沍寒氣慘裂赤烏凍縮怠炎威虛堂寂寂頹簷瓦潇渠滚璫發芬平野吹火土坐燒濕薪擁絮哦詩思靜者農青水旱仗未論夏稅所賴麥與蠶乘船入市語聚驗諺云春甲子雨乘船入市撐持門戶愁丁男推窓檢曆映朝旭但見三白失紫綠衰遲飢饉劇可憐鼎鼎殘年難把捉

附原詩

吳震方青壇

破臘迎春春欲歸蟄龍鼓鬣雷電飛甲戌臘月二十八日立春廿一日大雨震電河流倒傾朔風緊三陽之月增嚴威皚皚積雪氷膠瓦啾啾饑雀睇平野蓂葉三十落復開白去冬雨雪入春一月未止新年賀歲無行者農家旱潦老更諳不傷麥豆不傷蠶雪水看看浸

圩岸畚鍤封築煩中男翦破同雲露紅旭春花桑眼一時綠但願今年雨水平不怕踏餐吏來捉

喜晴疊前韻

洒徒結伴乘醉歸纜簷緣勝瀾翻飛火珠掀舞魚龍隨爪牙鬚鬣張怒威星斗闌干月仰瓦生意欣欣動四野雨便戲額晴伸眉忻戚紛然陋儒者田官須稽吾亦諳兩岐秀麥瓮繭蠶餅大如盤絲勝紗今年嫁女復婚男絃管聲高喜晴旭蕾紅衫子裂拖綠郭即飽老擠上場夜半迷藏何處捉

公宴演鳴鳳三疊前韻

身騎箕尾天上歸碧血化作星芒飛青詞固籠黨援盛鈐山貶謫猶餘威不將碎玉傳全瓦公論千年滿朝野蒼狗白衣頃刻間齒冷笑殺旁觀者戲局輸贏各飽諳利名蠱毒如金蠶邯鄲盧生病瀕死猶乞緋衣賜小男父雨雲翻轉晴旭花殘蕊脫失故綠黃金不買續命湯焰冷高堂鬼揶揄

次冲陽子和老是菴頭陀韻

葛衫團扇早秋前箴伎行觴記十年半硯可曾囊褚挈（曾以小研奉贈）雙聯仍向草堂懸（爲寫梅齋二聯）披衣長往輕流

輩叩軾狂歌見昔賢其甲此中殊不會牯牛渡水正須鞭

何妨問舍復求田蔽影空山意自堅幾載課詩知力學六時念佛是真禪看雲倚杖時長嘯聽雨關門正打眠最是懷人惆悵處杜鵑吹血柳飛綿

題心壁萬里一歸人卷

油然一念動天真席帽行滕總苦辛馴雉靈蛇慈竹暖斷裾長往彼何人

兒時淚滴蓼莪篇手種松楸五十年將父重君游子意畫圖一展一潸然

囊空何物獻尊親餅鉢飄然萬里身一匹寄君機上絹淡衣安穩紫絲綸

輓陳白懷

六書沿襲轉紛綸吳市欣逢井大春短後自應輕我輩淡衣猶復見先民來尋舊雨無行跡偶視遺編一愴神摹取石經留屋壁墨花雲氣吐嶙峋

題胡氏寓壁

至人桑下不三宿小住西軒十日餘獨有清風如念我時時牀上一翻書

此來連日轟騰醉豗癖搔爬手不停卻似兒時鄉

塾裏比鄰恠殺讀書聲

次青塍韻送道勇周萬關外省侍

拈得池塘句恭寒雨雪天離亭看帆影急水託裙

湔白分應遺渠過知不受憐分張無一語且共酒

杯過

細碎家鄉事叮嚀慰老親濕烟縈敗灶涼月動幽

筂吾董襟期在兒曹歲月新科名隨地得重此不

貲身弟關外為民籍於丁籍入籍送試

題荔支安石榴畫扇

十八學士十八孃安石榴鮮荔子香南北驅馳負

為口作華鼎鼎笑人忙

題友人拐琴聽瀑圖

飛瀑濺濺一派開雲巖霧簇翠成堆如何裝馬作

公子不怕高寒也獨來

蕭蕭木葉水淙淙流水高山寫未窮滿地潛哇聒

雙耳枯琴端合處囊中

次書升送顧栗巖廷尉給假省墓韻

長安翻覆幾公卿筍括羊腸路不平驟褭奔騰多

捷足布帆安穩是歸程緣君勁節應投栗笑我酸

風合種橙覓眼家鄉風景好離離阡陌點蔬秤

十年往事記班班驚看鬚眉失舊顏把臂可能尋

白社搖頭儘好話青山酒釀便合歸家蚤稻熟過

憐索米艱何處吳歌催曉夢數聲柔櫓語溪灣

酬倡諸家過馬卿新詞麗則復和平舵樓風雨嵗

文課娛子聯雙記水程雀腦正肥炊玉鱠盤筵初

綻蘸香橙黒甜我已完殘局何日虛堂共一枰

銜告提携宮錦斑珪璋特達照清顏青驄晝暖施

行馬叢桂秋風發小山上冢正欣逢社近停車時

復問民艱鬱葱佳氣西郊外丙舍雲封第幾灣

題舞劍美人便面

旋轉縈迴絕點塵雙丸斜拂紫綸巾馬鞘橫絕粗

能事漫說王郎是可人

垂手譜中分大小折腰勢裏辨高低應知渾脫原

非劍弗把蒲葵漫浪題

東軒叠石次工部韻

卷石盆池小高懷便不羣鶯梢花作雨魚唸墨成

雲篆帖趁朝旭論詩到夜分下帷勤灑掃香氣自

氤氳

黄葉邨莊偶占

不須岐路辨西東隨分生涯寄此中舉子當年嗤

坦率先生此日號冬烘三間老屋梅千樹十畝荒
園水百弓九九已過殘臘盡更番花信數春風

次韻答常州徐學人

合并何時共一堂蒹葭秋水夢魂長蘆鴻自畫清
溪館裴廸冰題輞口莊非以掉頭容偃蹇翻嫌兒
面便分張他年若啟重尋處屈曲城邪傍石梁

疊前韻贈箏師陸文生

生憎烏兎去堂堂南北紛馳道路長却扇新篇驚
小陸刺船清嘯得蒙莊細傾官署三升酒亂抹宮
箋十萬張燈灺更殘追昔夢簫聲還記壓釵梁語四竹同文生十年前舊事

題芝巖垂釣圖

奉母歸來從板輿春風消息在菰蘆阿儂會取持
竿意直爲烹鮮自釣魚
綿津魚麥夢西陂樹綿津山人未許芝巖早賦歸此處只
容黃葉老一生占斷綠簑衣

題尤滄湄小像

掛青亭上早春餘堅坐蒲團課佛書雲影池光相
漾處喚花都是放生魚
方咏芝巖垂釣詩滄湄又欲混漁師如何大有滄
浪興合併烟波踏浪兒

次韻答李明府

■總名家籍了■意轉除過末當年曾
熾鳳雍端此日也塗鴉年來巳作拖腸鼠老去真
同赴叡蚍託取木蘭花樹底花腔細鼓學摻撾
進羅酒醆遠梯航樂部新聲出未央入座呼茶情
自遠携筩領客句難償水黏萍塊聽魚唸雲開楓
林見烏頭佳話流傳詩版在正須讐較費丹黃
頹垣斷岍也清幽枯柳殘荷點綴秋不厭蕭條近
載酒爲扶衰病一登樓半篙秋水知魚樂百斛蘭

膏散客愁丙夜露濃休跋馬畫橈還擁鄂君舟
馳逐雙魚剝啄喧開緘熨眼解吟昏才優更覺詩
書貴德重方知祖禍尊東閣龍蛇題榜去李侯竹書村莊堂
額西園草木畫圖存藤蘿■摩挲處百里棠陰
記■

淘井

井灶農家事敢先更兼此井勝甘泉功施夏日炎
敵退澤及比隣灌汲便細慘雄黃縧碎惡偏栽枸
杞爲延年儒生事業多如此盡信方書恐未然

題尤太史早朝圖

肥膩清高兩背馳歸心已動早朝時火爐頭向裏

翁說弗疑唐人應制詩

得得雙丸晝夜馳歸來兩及歲寒時北山大有閒

人在慎弗揶揄漫咏詩

病中口占

上下牀分上下山相呼邪許渡閒關目光似豆無

三尺心火如焚有萬端老屋那經連夜雨敝裘不

耐五更寒内知鍛鍊詩人骨莫作尋常譴謫看

婣婭旁觀語未詳迷句痛楚勢難當去皮割剝同

犀兕登俎煎熬類犬羊庖廚向來輕性命寃帝從

此廢雌黃蕨拳菜甲龍孫鼓三韭還須問庾郎

除夕

從前五十七年過只有今年惡趣多兒女關心愁

藥裹饑腸難料賊風波已拚華幹堂堂去敢學癡

獃拍拍歌轉眼春光天氣暖可容老子畧婆娑

守歲

經旬不寐坐藜牀假寐支離背項强銜鼓鼕鼕無

紀律寒宵畢竟病夫長

年年守歲何曾守小飲亦騰騰到睡鄉今夜支牀愁

不寐閨人相對話燈光

人日寄各菴主

自從元日到人日日日何曾把酒巵土坐似憐人

卧病草堂不見客題詩梅花索笑東風惡栯子黍

禪妙悟邏羅鼓場中隨分好阿師終是木腸兒

病後

病後詩篇盡放空嬾將殘句繪春風斑鳩自共雌

雄語強把陰晴試老農

食櫻桃 時丁丑閏三月十二日後二日立夏

冥冥細雨殿殘春又見櫻桃入座新節物相催如

乞婦那堪料理白頭人

題文休承畫卷送心壁歸開先

流行坎止兩蒲鞵也踏紅塵得得來要識廬山眞

面目今朝老眼爲君開

三牲五鼎笑橫陳救水誰能供老親將父美他方

外士悠悠都是斷腸人

茂苑當年數二承規橅芳躅世何曾敗縑零落風

流在領取文家最上乘

朗月清風無定相蒼松翠竹照高原今朝誰上開

先坐不是壁公是定園

次趙仲符太史韻題書升令嗣摩頂詩冊

子
老態入鬚髯把鏡每自驚籠中閉鶴雌候至時一
鳴荒墳搖宿草同社半晨星所喜勞侯歸招坐竹
間亭剩譚畫達夜茗戰間酒兵令窮幽事出句險
巧思生樺燭燒熠熠簷花落冥冥細碎逮鹽米瀟
泓溢滄溟膝上着文度磬折解送迎阿姊相肩隨
蘭茗把菊英誦詩瀉瓶水句讀聲鏗鏗婣媼通古
語閨房娛閒情殘臘亦衆子添丁笑頹齡祝我老
瓦盆浮君乎兒觥聰明勝愚魯蹉跎且勿評安則
將睟盤牙牙學呼兄

題宋山言學詩圖
儒家詩格自清眞鍛鍊哦成五字新雪作精神冰
作骨肯將門第去驕人
温柔敦厚傳詩教處事臨民總得宜堪笑吳儂誇
學術一生精力數篇詩
頭觸屏風意自如阿翁教誡果甜餘誰丁蒿戟清
香地丙夜篝燈對讀書
梧陰把卷坐黎牀𠍴兆旁唐發古香笑我諸兒凝
且黠攤錢纔罷挺逃藏
聚訟蘭臺各異同紛綸撦拾欠精工三家已自無
專說小序何須辨衛宏
豐碑岌業總荒蕪斷縑殘縉共撫摸文獻他年徵
故事中州采取學詩圖

贈星士倪引年
詆訾河洛歐陽子門下蘇曾便不然倘愁虛堂聆
快論自携瓦鼎煑名泉已知占驗同沖晦不用神
奇擬半先笑我寒崖倚枯木推排合在九摩天

題外孫陳勉之乘風破浪圖
九萬鵬程志豈賒秋高銀漢泛星槎看成宅相他
年事老眼摩挲尚未花

出門底用卜干支吟嘯中流任所之寄語長年牢
把舵欹傾正怕順風時

題鍾靜遠遺照
紛紛越影與超光墮地騏驎却自傷玉輅鹽車同
阜櫪漫將神駿試支郎
少年酒社並攤書入座春風共羡渠半臆交遊零
落盡自應老子泥樵漁

次汪柯亭悼子詩韻
慰藉來君彥瀾翻各一辭但知誇妙質不復見英
姿蔓斷三生石魂銷五字詩恐傷王母意偷淚過

庭時
添丁癡老子兩月舉三人（余前年連舉三子）士稱當年識金
環再世身詼諧聊翫世系竹且怡神妙諦非相戲
君來可卜鄰

次韻答劉在園觀察
詩情磊落復嶙峋更有襟期抵海寬休問王前與
盧後應嗤島瘦及郊寒緝成翡翠爲棊簟網得珊
瑚作釣竿叫絕改之新句好爲排閶闔拍闌干
曾讀郵籤數卷詩野航踦履慰相思何妨杜集編
聱叟可許韓門綴呂醫狂從青藤閒不律老依黃
葉一軍持錢塘小阮風流甚貰酒高歌共論之（謂賓崖姪）

次行田詩韻
簞食壺漿小結緣江城使節正行田羲皇澹泊日
何月虞芮紛爭年復年不事威嚴閒赤棒足徵廉
儉冷青氈輟耕南畝牢扃戶啼鳩聲中只晝眠

疊前韻酬賓崖姪
小池卷石疊嶙峋不礙虛堂十笏寬水鏡幾人堪
月旦氷壺何地挹清寒奇文快讀驚窗牖妙伎隨
身現剎竿乘興偶來來便去出門何用卜支干

殘縑敗絹補亾詩冷淡交情耐久思耻作相如依
狗監好從叔度覓牛醫（賓崖前來以叔度擬于頃故及之）尊前時輩供
嗤點身後高名要護持乞寫壁窠君弗讓肯綠野
驚重羲之（賓崖書法最高妙）

次韻答魏幼漁
團坐辛盤傲鼎鐺共于蚓竅發蠅聲消融雪片已
無跡抑勒梅花太不情歌爲夜闌催短拍酒嫌戶
小却淺觴朝來歎桃讀新句亂墮黑花笑眼盲

送吳岷夫歸濮川
梅花香好竹風清尋暢樓頭午夜燈此景此情誰
舉似憑君試取讀書聲
雪壓梅枝韻更清只嫌牢落上元燈春餘綠遍梧
桐葉來聽東軒舊雨聲
蔬筍休嫌味太清十年辛苦短檠燈五更蹴起披
衣聽漫道荒雞是惡聲
虛堂相對意淒清手注閩茶餞佛燈白日莫言歸
路遠夜航柔櫓兩三聲

以廿露餅餽沈進若三疊屼字韻
多君詩骨儘嶙峋只欠饞涎沸戶寬徑闢三三遊
甲拆句聯九九正消寒推排廊廟輸餘子位置烟

蔴譏一竿乞得紫芝歌道由好隨漁父問長干
糾紛壁坫各論詩執向源流費苦思白馬辨雄終
是幻黄昏湯好不須醫莫揮麈尾登高座且就烏
皮啜薄持舉世吹竽還建鼓爲呼將伯共鞭之用浩
翁語意

沈蒼鹿過黄葉邨莊話别次韻畣之

畧彴城邪渡小溪荒榛收葉隔東西主人偏自過
從嬾淋洛眞應咫尺迷隣院老僧同駭鹿應門童
子似生黎君來不用通名字解語紅鸚記舊逝蒼鹿
曾以鸚武見贈并賦二詩

披衣把臂入疎林狂語相看每不禁酬唱多時詩
學減周旋熟處世情淡風來楊柳開新眼月到梅
花見古心乘興而來來便去眞如雪夜訪山陰

次韻再柬逹蒼

語兒都鄙剖桐川只隔邨墟數點烟載酒每將紅
箬裹提魚重把綠菰穿三間老屋曾投轄八詠高
樓兩結緣謂逹蒼駒縣好士眞應如好色泥人佳句也情
牽
刺舡小泊水之涯再鼓琴聲遇子期幾載石頭乾
挂壁今朝哆口快論詩已從百丈黍前柰莫向多

岐問本師我似溪南辛老子長鑱短後更無奇

九里塘看牡丹次呂無黨韻

棄條初發女兒秧十日不雨邨路香游絲搖颺春
晝長酒徒招携山與王呼來急足如風扛忽然茆
舍墮我傍礡如少長登其堂煑茶飣果童僕忙東
西戸牖開蜂房高搴簾幙遮幽芳髮鬌不用巧梳
粧手姿綽約靜且莊頹顔難于射朝陽誰爲題品
追蘇黄紫薇不狂詩乃狂鎔金躍鑪百鍊剛座中
諸客都堅强森森武庫周巖廊曲張出箙箭脫囊
吮毫抽思休閉藏得句不酬眞面墻

附原詩　呂葆中無黨

渚蒲抽笋魚生秧落花釀成春水香横塘九
里風縴長相携酒伴尋花王溪邊略彴手可
扛畫船直繫桑籬傍入門乍見花滿堂雄蜂
雌蝶何其忙别有一株闗淡房含苞未吐心
已芳恰待麗句催新粧雖殊梓澤藍田莊看
花何處非洛陽花前滿酌鵝兒黄國色微酣
人更狂西河老手推吳剛吟詩愛鬬韻脚强
時時又袖廵廻廊腹中疑有古錦囊我試爲
花發其藏榴皮蘸酒書東墻

飲花下有感

十年前記看花至耆舊當筵興轉豪曾同鍾玉行大關絲花下豪飲彩碁聲驚膈膊飛觴酒政肅旌旄高阡乂已吹荒草禿頂何煩嘆二毛今日看花重結伴夕陽回首倍蕭騷

沈希道魏幼漁重過九里塘看牡丹再疊前韻

魏子頳發如新秧沈郎秀句古墨香就中棄短取其長侈大弗作淮南王偏提手挈不受扛看花艇子官道傍雙井老人絲晦堂捉搦香氣背觸忙庭花黯淡漸退房慶雲紅獨壓羣芳蘭膏出浴誇新粧辟疆開府城東莊年年許我踏春陽乞取一枝姚家黃歸招博徒携酒狂大肉硬餅齒齶剛臨風筋力猶堅强擘窠大書東西廊淋漓醉墨灑懸囊主人戶牖休遮藏詰朝觀者如堵墻

牡丹雜詠十二首

一春花事付高眠長雨閒風日放顛準擬青詞煩好手乞將半月養花天

簇簇青帘賣酒家邨邨鷄犬護絲麻矮橋小逕縈紆處偏種名花占物華

杖藜徐步任西東懶困春光泥醉翁老去風情還未減愛花偏欲愛淡紅

堪笑香山太過情强將花事滯王程誰能拚作閒蜂蝶坐臥花間了此生

青蓮一笑擲春風三首清平試殺儂押客兩朝相比並也應赤鳳勝豬龍

畫譜宣和事有無翟瑜春暖睡花奴日當正午開銅甌恐取徐熙沒骨圖

五字風行勅化工氷心傲骨惜雷同如何直到開元日幻出楊家一捻紅

休嗤劉訓邀賓賞却笑坡公屬句新會合此中真富貴宵將酒琖對閒人坡公有甚花詩

一叢翠碧暈淡房相對無言自吐芳五色近添培壅法不須幻術學韓湘

長篇斷句總紛披也有秦皇沒字碑只恐花神嫌齒冷狂飈一埽倩封姨

垂垂烏兎走雙輪彈指光陰已荏春爭向藥欄鬭紅紫眼前誰是別花人

芽含風光儘折磨牡丹十種九焦枯返魂乞得長生藥不惜千金買一窠

花翁以農桑爲業種花其餘事耳三疊前
韻歸之於正讀者弗以殺風景誚之也
大麥剁穗茅針秧海螄燒酒新茶香（大麥茅針海螄燒酒皆農家立夏日所承）
桑陰啼鳥日舒長黃蜂綠蟻爭假王花鬚鄂不
拳趨扛落紅狼藉滿路傍游塵雜遝汚草堂糞除
又費兩日忙雪白官紙糊蠶房野薔薇揷門簷芳
阿婆把鬆嬾梳粧胥吏不敢窺邨莊家家戶戶拘
陰陽突如繭簇白問黃阿圐逃學鎭日狂剪箬裝
䉛堅且剛大圓小圓打伯强繅絲咿啞坐兩廊小
姑厭勝繭縛囊東南蠶室謹葢藏蕡祀稻堆高出

墻（遍篇皆用諺語）

巷北洪氏白牡丹一株奇絕賦二絕句

架竹編茅斗室寬藤梢棘刺護闌干一杯自把南
榮坐種得名花只獨看

白玉盤盂逞色香紛紛紅紫歛殘粧縞衣素袂人
何處徙倚風前欲斷腸

次韻畣壘林上人

不解參禪不學仙把鋤種菜自年年休辭蒭嶺三
生石錯認齊州九點烟菰蔣縈廻行藥去（石菴蔡氏蘇州德慶菴曾往訊）
一簀當刻畫有詩傳（北隱和尚坐福嚴時曾題詩留翠亭竹間）西林安穩

蘸鹽飣吼徹鯨魚丙夜懸

有問黃葉邨莊風景者四疊屼字韻畣之

麻皮劈斧疊巉屼亂簇礬頭學范寬未肯金膏誇
富貴只將水墨寫荒寒斷垣低亞梅千樹傍水周
遭竹萬竿關得雙扉堅似鐵不容俗物浪相干

年來閉口不論詩也少良朋繫我思艸木形骸堪
自笑烟霞錮疾最難醫打頭屋底邨夫子折脚鐺
邊老住持鼎鼎顛毛將七十空囊敗帚更何之

和漫堂中丞六境圖詠（次元韻）

洗墨池

偃蹇落江湖未肎損强梗南榮把卷書淡漠味餘
永刈草拾瓦礫豁苦得甘境泛泛沮洳間清池紆
浮荇墨瀋貯盈斗美筆餞備景術仰尋遺蹤荒菲
類風影彷彿雪堂基瓦盆薦寒茗郡倅官事簡遂
能事幽屏招手隔江人兩槳蕩漁艇

忘歸巖

講道得精義此外屏嗜好臨流探脩源登高踞絕
嶠誰謂天地寬不足供一眺尚論千載上幽懷通
廣浩徙倚釋疲勞經尋得孤峭松聲韻笙簧竹影
搖旌纛文成題詠處歷歷契大要飛鴻破冥濛放

眼窮窈窱人境巳两忘微言託長嘯

潞亭

潞水南北津三輔傍京畿憧憧往來者都為名利
鞿炎歊畏日烈沍寒濃霜霏築亭得小憇倚笑延
清暉廿年絶西笑道路記依稀歸來一把鋤敢言
識先機鳯皇千仭岡翺翔覧德輝摶風九萬里意
豈矜飛翬下視鷦鷯枝飲啄相因依

鵲華秋色堂

鵲飛委雙羽華跗綴瑜環澄湖照青鏡白髮羞烟
鬟仙人駕白鹿時時來山間良藥奪造化貽我廻
頹顔金元两妙繪遺蹟難追攀讀書哦秀句格老
思愈艱老屋羃槐根官舍同柴關爽氣來几牖公
餘且看山（鵲山烟雨圖見元裕之詩）

烟江叠嶂堂

章江山水窟雲霞開叠嶂蒼翠有無中精藍踞其
上恍若丹青手筆墨幻萬狀昔年賞心亭卧雪懸
詩幛至今嫌齒冷清濁辨趨向何如綿津公政閒
賡雅唱遂令名勝區游覧推獨創癡兒了公事醉
夢墮滉瀁鼎鼎簿書閒年華付官様

滄浪亭

自公撫吳會淳樸根禮法既斷俗士緣何妨野老
狎得閒登斯亭細雨點消雲倚檻數耕叢歴歴荷
谷鍤世事閱浮雲一笑理葵筵無問賢與愚朽骨
瘞銀匣蘇王道非傳章蔡藏名壓吊古踵新篇好
句亦不乏典故紛史乘細不漏毛甲咫尺臨頓里
載紀能言鴨

送徐友之江右

鴈臣秋出逢春去襆被西歸正此時两世論交如
剡淡六年聚首似星移深杯蠟凍春前酒小閣燈
昏夜半棊笑我低摧同鷃雀招呼何日起藩籬

題過墻猫畫扇

腥羶逐逐走輿儓醖釀豪貪作禍胎大雪袁安正
高卧不容闌入此中來
周遭虎落更何施蹴踏機關竟不疑我築門墻堅
似鐵一枝宵借與猫兒

次宋玉山韻贈金星岩

把卷應同識面初衣冠步屧想徐徐自慚衰老難
勤學毎見英才勸讀書筆法定知摹小令琴心早
巳澌相如支公飲馬橋邊宅酒洌茶香記埽除（廿余四五時同貝巾游木飲令祖飲馬橋寓齋）

倂以豬羊肉牛乳餅㪉粥戲作

將軍負腹手空捫安穩無如咬菜根今日太牢供㪉粥㕧他亥卯未餛飩

次韻送心壁遊黃山

得得來尋黃葉老行縢束縛欲何之何如洗脚𨵦門了坐破梅黃雨濕時

誰打寒巖午夜鐘紛綸塵事擾心胸十年前有黃山約夢到天都第一峰

送麗周之河津

兩年契濶方携手三月團欒又索居莫笑闌干堆苜蓿正須勤苦向詩書桃花水長聽柔櫓楊柳風清策蹇驢好去龍門問消息不遭點額定何如

陳傅巖副憲招飲適園即元之樂圃也

次集中原韻

卌年披褐過君家絮語前塵一嘆嗟馬埒草香紅叱撥酒船燈燼玉葱花外間人事如趨影吾輩心期類聚沙東閣重窺陪末乘清標天半落朱霞

平泉杜曲各名家過眼烟雲底川嗟繞屋輪囷都古木點階蒼翠總奇花綺疏闢戶通幽徑略彴緣溪露淺沙剩有嶢巖倦登陟再扶柳櫟踏丹霞

集顧芝巖侍郎鳳池園疊前韻二首

碎甓元屬大方家羨爾園成在咄嗟拍瓮細傾家釀酒巡簷開遍手栽花下春霧氣猶炊黍過雨星苂似撒沙不速朋來成邂逅可無新句敵青霞

摴蒱明瓊自作家輸嬴冷眼一興嗟行分玉壘乎三道子落金錢散五花入座瓜香來遠舶傍人鷗慣宿圓沙聾棄倚醉還題壁吳市喧傳蔡少霞

題朱莊伯廣文鄧尉看梅卷

堆盤苜蓿淡生涯枯木寒巖是當家眼底悠悠豪貴客可堪輕許看梅花

戊辰曾到山中住巳及花殘子結時話取明年追舊約爲君把盞重題詩

題張文一小像

蕭騷鬢髮湛清臚危坐匡牀不用扶更羨終朝梅樹下好哦新句傲林逋

雪蕊氷花秀色重階前流澗響淙淙[illegible]書定驚枕中秘未宵輕剔訴阿儂

送陳友之晉

有緣行輩不相侔高卧君家百尺樓卜夜共[illegible]遂臈膞餞春花影尚遲晒風輕驪背重分手雨濕逬

稍記打頭賣餅壚前新句好懸知倡和有唐求

過滄浪亭次尤悔菴太史韻

爲惜春殘雨歷遲藥欄猶剩兩三枝扶藜未必因花至也趂遊人雜遝時

亟到滄浪亭子上看花更要聽琴來古音淡泊能移性鬱結塵懷可暫開用子美詩中意

過福嚴訪璿鑑上人

攤絮仍堅坐蓬窗鎮不開烟籠前夜雨鐘殷肦溪香夏淺還宜麥春殘已作去聲梅相期桑下宿祈彼幾徘徊

夜渡江

潛船銜尾𨀺行舟那得金焦理舊遊夜半潮平風脚順片帆安穩上揚州

早發

岓草堤花半褪紅一年春事付匆匆朝來底事差堪喜傍得鄰船使順風

泊揚州邗汪蛟門王亊

兩過郇莊辱賜詩夜闌尊酒慰相思琴聲無復鍾期在徙倚紅橋月落時

次韻送唐友之河津

壚𡍼元不點烟霞著甚源流是大家力學多君雄萬卷鈍根笑我獵三車病餘餞客囊無酒夜靜論文燭有花喚起舵樓橫笛手臨風一爲鼓參差

衰暮筋骸只自憐扶藜重上渡江船瀾翻笑語有今日風雨清明又一年皂帽少年聯騎去黃紬老子挾書眠臨岐好寄兒曹話治國眞如烹小鮮

鳳池園雜咏十二首

武陵一曲

方舟盪枉渚屈曲山之隈欸乃有餘響桃花何處尋

梅嶺

曾游大庾嶺不見嶺頭梅喝來花下坐鳥語勸銜盃

桂亭

雙井參晦堂妙諦吾無隱秋山桂子香心境兩俱泯

御書樓

六龍幸吳越　奎藻滿人寰扶藜望雲氣光華牛斗間

康洽亭

昕和歲屢昼畚囷有餘粟逍遥池上亭摩圍吾事足

桃浪

桃源在人境故作杳渺觀笑殺劉子驥鑿空受汝謾

槇香榭

虎落緣周遭青紅蔓樸樕不作兒女花清氛媚幽獨

岫雲閣

夕嵐山幾疊清嘯竹千箇孤雲自往還主人日高卧

古樸

世風習澆僞鎔鑄返淳朴老樹彼何知寧復事雕琢

陸舟

陸居既非屋水居亦非舟歌舞間殽簌吾儕共沉浮

芙蓉淵

秋深紅拒霜灼爍臨池開采采寄遠人不語長徘徊

栢岡

小憩栢子岡藤花傾寒壁倚策心自遠蒼翠呈古色

次韻答錢塘仇豫菴

詞壇詩坫知多少咿唔聱牙堪絕倒銅鐃書鼓琵琶箏前驅郭郎後鮑老嫣然一枝許目成晶瑩氷雪肌骨清逋仙蛻去簡齋死梅花從此無新聲珊瑚鐵網笑寂寂却向汚泥尋海月天吳紫鳳蓋袒裼肥瘠何殊秦視越虫魚箋釋强解事不作涪翁辨天闕

題徐學人雲溪草堂圖次朱竹垞太史韻

轆絲拋却利名場圖史雞豚共一鄉負米夕葵誰舉似紡車聲裏讀書堂

溪光雲影護漁磯淡泊襟懷世所希春漲桃花凫鴨亂可能閒掛綠蓑衣

簫聲記取過行雲小户觥船破十分重踏城西黃葉路傾家新釀定浮君

岍夾東西任宅偏沿堤穩泊釣魚船青蒲翠荇縈紆處彷彿谿堂是輞川

三子寶芝得孫次袁舒雯題喜報三元圖

韻

不須玉果與犀錢菜壓金虀布畝綿莫怪老夫頻
致語詩書直望後人賢
門閫底用掛桑弧兆叶能娸掌上珠敢望銜環徵
故事朝來雙鵲噪庭株
繡褓珠襴鬬錦襬老人熨眼少年叢尊開竹葉傾
重碧階繞櫂花試小紅
家書笑拆語瀾翻貫酒狂呼動隔垣此日僧過厚
囱頂他年客到賦高軒（金闕寓齋接得孫信）

喜瑆周南歸叠前送行原韻

倚閭念切賦歸歟計日行程到里居捉肘且傾千
日酒伸眉底用萬金書漳河濁水埋銅雀華嶽輕
風跨紙驢乘興出遊興盡返丞知題柱薄相如

祝沈掞生七十

我方髫齔君年少尋暢樓頭共讀書靜按琴徽聽
落雁狂呼酒盞煮乾魚時過令子傳眠食懶踏荒
園欠掃除今日登堂爲君壽白頭相對嘆居諸

書升圓表京邸元宵雅集酬倡中有見及
之句次韻和之

當年情事畧追尋節序經過總素心今歲元宵支
方始靜聽衙鼓到更深
京國紛綸座客多自應英少笑婆娑玉浮梁並金
盤露竹許鄱醪入網羅
文社詩堄儘破除白頭親串漸無餘酒闌偶觸松
圓句不及情人我不如
午夜鐘聲吼鉄鯨團蒲枯坐敵心兵身前酒熹擲
抛却身後何煩記姓名

叠前韻

枉直誰區尺與尋相逢當面總輸心汪倫情比桃
花水未許旁觀計淺深
雲雨長安劃殺多郭即鮑老兩婆娑炎炎炙手公
卿第彈指門前可雀羅
硯北家緣盡屏除多君白首費三餘染鬚鴉翅貢
難似摹字蠅頭更不如
力搏怒虎剸長鯨指屈羣雄罵老兵不向曹劉爭
座位甯從傖父博詩名

謝分水廢文方又良惠稉粉絲

稉粉烝淘揀擇精筠籠遠寄自山城光紫菜芼銀
絲鱠滑膩湯浮玉糝羹叚氏惡草多品第茹家鼎
俎費煎烹何如苜蓿盤中味好伴醃虀對短檠

題美人唤蘭圖

雲鬟初整曳裙拖為愛清芬蹴淺莎底事風前渾不語偏於無處得香多

苔階綠淨石欹欹靜聽幽香比斷金却笑西陵閒草木漫隨紅紫結同心

簾前雙燕蹴飛花斷送光陰九十春許語深閒休浪摘惜花正惜看花人

青研背不有眼不孔明了下巖之中上也

萬山木落風凛冽欲墮未墮寒蟾滅東方太白光睒睒殘星半點銜嵓鈌破屋老儒手皴裂麻沙渾本鈔不輟詩書發冢粪食報軒車駟馬高門開白頭如雪何所求仰天大笑冠纓絕

次韻答蕭肅齋并送蒼巖姪再游粵東

向說羅浮山水窟經丘尋壑有清音不同河洛門中賦聊學南陽梁父吟把酒怕逢生客面攤書歷見古人心歸期若待梅花發作報真應抵萬金

次韻答蕭節俞體仁

湖海當年賦遠遊乘車戴笠總牂求憧憧阡陌紛如織讀書舊有欠箸傭

落葉堆邊小結邨往來大半爲閒人枯枝自對寒巖雪未許梅花放早春

謝老揮毫寫舊圖綠簑青篛盡吾徒謝文侯畫子與倪郁綱時圖重披老淚沾羔袖眼底悠悠孰與娛

虎跑龍井各名家手挹清泉自煮茶莫怪吳趨啞浙派酒家墻壁趙昌花

論到源頭心眼開埽除蓬藁淨氛埃哦成七字荆山璞漫道賓山空手回

蕉味真應老境嘗雙丸莫厭去堂堂宣和畫譜區高亞合向龍眠較短長

心畫心聲畫裏詩面牆合費十年思肩挑拄杖空山去清嘯寒損聖得知

菊潭雪後小飲黃葉邨莊賦長句四首次韻和之

尋詩也擬踏城隈衰鈍慚無倡和才已辦掃愁同徑草未應索笑到庭梅久嫌陸羽毀茶具更怪劉伶覆酒杯底事朝來成一笑新篇卒讀重低徊

不辭冷雨出城來杜酒茅柴解凍醅蛱蝶懶隨游客去軒窗不待主人開高歌按拍聲猶壯險韻重闡與未頹我欲提魚就君煮何妨勝事繼歐梅菊潭屢招客飲高齋而不見及故卒句調之

連朝風雨捲塵沙畫出城郛野老家微雪逡巡誰
跋馬夕陽點綴有歸鴉清吟已屬張平子殘碣重
摩蔡少霞棗地楓天黃葉路共撏柳標覓三义
蕣折周旋總具文飲人醇酒已微醺稻畦餘穗遲
冬盡僧院殘鐘過夜分落葉幾堆堪蔽影晨星數
點嘆離群紛綸英少看騫舉自愧當年出岫雲

題顧秋濤石鼎聯句圖

南榮展卷雪光浮妙墨爭看顧虎頭擷拾枯腸無
隻字差排吾輩作劉侯
器具紛綸伴鼎鐺竹牀書卷儘縱橫倩誰翻却昌
黎句牆角猶應畫短檠
團坐虛堂逼歲除屏風頭觸黑甜餘一丁已辦誇
時輩從此神仙解俗書

寶芝作詩自勉志可嘉次韻示之

飣餖供擷拾楬膜足禦窮抵掌譚性命論議落下
中每笑河渚徒師席推王通鹵莽與滅裂紛綸計
近功老子年紀衰事事付聾聵雲歸鴻影没風迅
桐葉空兒曹篝燈火吚唔類童蒙稻穗將登場轉
眼已歲終

附原韻　寶芝　瑞草

家大人授稗史彙編一冊曰此書非學人
正業然亦可資見聞共與爾爲游息之
學退而披覽竊識以詩

方恨讀書少敢言聆命窮朝來奉庭訓游意
群書中格物徵細碎識解期名通寸陰兢尺
璧良非旦夕功束髮逾十載茲然嘆瞶聾退
息古有學雜博勝空空初筮得山水正始在
童蒙青箱有舊業勗志慎初終

送慧日上人遊秋雪菴 菴在武林城外水渚蘆花入秋一望如雪余欲築精舍其傍屬芝兒補圖戲作二截句

萬頃蘆花一釣舟三間老屋擬菟裘油衣席帽長
安道潑面紅塵客正愁
破屋遮茅小似舟西風蕭瑟木綿裘曉窗錯認梨
花雪惹起春殘一段愁

次韻荅楚雲上人

雪後尋君薝蔔林衰殘已負歲寒心漫言没字堪
參句好向無絃一鼓琴十笏開堂原似舊三义認
路已非今松聲竹響皆提唱未許逢場便賞音

老妻生日戲用芝兒韻

熱客紛馳宵勸回衝寒踏雪幾人來年華已分凋

澥柳仕宦何曾夢棘槐舉案老妻强飯在奉觴稱
子好懷開頭童齒豁眞堪笑更笑猷凝意尚孩

附原韻

家慈誕辰恭賦小詩爲壽　寳芝

澥城瑞雪報春回得得陽和動地來（時立春且前十日）
喜親年逾一甲還憑祖德植三槐簪裾色映
門闌盛燈火光聯棣蕚開（諸姊丈及諸從兄弟俱在坐）戲折梅
花供壽酒周遭婁尾到嬰孩（次侄蘭同手折臘梅嬉戲膝下故並及之）

題提鞋圖　有小序

前軸諸君詩香艷旖旎已極閱小周后
遺像一則刺服楚齒不得不作唐突話
弗以殺風景見罪也

繫因索縛上艨艟重入深宮錦繡叢點點桃花紅
淚染不堪憔悴話東風
弓鞋舞袖泣秋霜月暗雲迷總斷腸（時有亡妻之戚）欲買吳
綾描粉本壽圖不復見周郎

送顧芝巖侍郎奉　召入都即次留別元
韻

鼠姑綻後送君行梅子黃時到　帝京自是忠誠
蒙　聖鑒也知學術冇鄉評
片將出處與心違未許旁觀較是非笑殺鷦鷯甘
飲啄舉頭萬里羨鵬飛
櫻桃結子柳飛綿綵蝶雲𨒪伴樂天自有畫船來
載酒不須高挂杖頭錢
祭封丙舍露溥溥墓祭仍如菽水歡二字褒崇
奎藻麗山塘雜遝萬人看
鼎鼎雙九歲月更輸瀛幾局閱棋枰戲拈一子從
君轉冷眼閒情有舊盟
花信風和第幾番鞭絲帽影餞長蓁稟征自宅甌
的地盤礴扶輿御化亓

次韻畬談未菴銓部

煩言底事忽間閻贏得東鄰一破慳（先赴東鄰之席）挑菜巳
過修禊日探奇好在讀書山年衰正怕酬高韻酒
釀猶堪挽病顔光耀吳綾摹海嶽青華碧瑮斕
斑
流傳藝苑互爭雄聚訟紛如各異同莫謂斷碑沉
井底應知眞帖落江東幾番響搨聯遮眼小本麻
沙儘禦窮賞鑒不逢姜白石拚將聾瞽作家翁
握粟占辭未可憑青山獨往究何曾當年宦海憐
原淡此日詩壇價倍增登頓自提高齒屐吚哦仍

伴短檠燈相思不待飄楓葉山逗斜陽見一稜
勝事不須尋令節高賢命駕即芳時馮陵燭跋分
曹速傲兀舟行得句遲（舟中奉和三日方就）世路正愁千疊嶂
豪門誰絡一鉤絲雅音淡漠忘言處幾載囊琴待
子期

附原詩　談九乾（未菴）

武丘長憶餞鱸時月落空梁會面慳（丁巳曾遊虎阜）
我十年成白髮輸公一着穩青山几陳舊器
摩周漢字辟生綃備栁顏更闢城西烟水地
浪花飛醮石苔斑

詞場旗鼓角羣雄宋格唐音派未同競擲圓
毫濡硯北誰撐孤杜障川東人惟不俗方堪
拜詩到真工那在窮百里一溪雙碩果白蘋
黃葉老邨翁（白蘋爲徐少翁先生別業）
由來文福強難憑如此先人得幾曾閒覺世
情隨處淡老於花事按年增粉綿小鏡紅牙
板龍爵新煤白角燈須識名齋元有意燈香
纖手破霜稜
枉名瘦影非生客夏淺春深正好時栁岸挾
風新漲潤桐梢閣雨片雲遲喜嘗鶯嫩頻飛

年惜値饑荒定減絲珍重撩零經一卷迴帆
敢負聽鶯期

次未菴絕句韻

猶龍檣拾律全疏新樣章程也掃除長日花陰無
一事輕毫描取彩鸞書（闕頁子）
衰殘無計却心兵最怕焦桐昧太清項領少年催
按拍柘枝添譜十三聲（打十番）

題墨竹

錢唐墨竹論支派各各師承未肯降我獨門庭歸
廣大不分南北爲低昂諸標岱頂千層雪晉逗曹
溪一滴香誰似梅花庵主在揮毫日月共爭光

家青壇侍御　特旨起復再疊丁卯元旦
韻志喜

促膝欣同燈燭光送君重返舊班行包魚自昔嚴
筐篚斗柄何煩挹酒漿春雨桃花急輸輓秋風瓠
子重河防歲寒不改青松色種作千年琥珀香
精甚清時第一人也應鄭重不貲身機當中綮須
微諷義在批鱗要直陳四馬駕車嚴覊靮千銖織
錦待縫紉臨岐載拜君應恕臂踝年來半不仁
袞袞諸賢黃絹辭郵筒寄我爲裝池（曾寄送行詩屬爲裝裱）碁

枰黑白翻新局畫卷烟巒半舊知癡叔定應嗤武子惡賓愼弗涸當時功成乞取南園日倚櫂高歌與子期

口占書家塾

纓架柔條十姊妹學人嬌語八哥兒閒中景物皆堪惜莫使兒曹取次知

記廿年前曾題詩南郭斗菴壁往尋之不但無詩并壁亦不可得矣

廿年塵事馬牛風零落詩題古院中敗壁殘僧同破籠不堪重話碧紗籠

菴中老僧手鈔二詩藏弆篋中出以相示疊前韻謝之

緘縢擕拾笑酸風半付秦嬴一焰中深媿老僧藏弆在幾番殘紙出筠籠

癸亥題斗菴壁舊作二首

周遭女陽城不下千萬戸藿肉與漿酒生作天地囊衣被君父恩終朝只癡坐半夜一聲鐘回頭失歸路

息影黃葉邨顛當羞守戸鑽研故紙間神仙出書囊行藥倦即休暫乞僧寮坐領取一杯茶不識趙州路

外孫胡希賢著錢譜据拾周詳足供博雅之助為賦三截句

依稀曾識開元字滅裂誰參平準書莫笑腐儒鹽米外魯褒一論費居諸

吳市曾過買錯刀黃金塗抹巧鐫琱一錢不值揶揄甚眼見多藏是物妖

一夜飈風萬樹霜紛綸南北互披猖多君頗近遺山句野史亭中記阜昌見元好問集

題雁蕩圖

浙東浙西數百里慚愧蓬船隔一江却羨丹青真妙手收羅幽秀入晴窓

疊壑寒松繞澗藤孤停傑峙集仙靈山川豈獨緣科第莫怪涪翁笑錦屏

黃葉邨莊詩續集終

州泉吳　之振　孟舉

次韻題宋漫堂中丞聽泉圖

烏兎推遷覩兩空尻輿神馬歷寰中西陂魚麥追
隨處補我溪邊一釣翁

舉世共矜開府貴抱經無異老書生如何燕寢凝
香地擬鑿滄浪聽水聲

栩家新樣貌清癯（畫史栩姓故借用之）不染鵶青點鬢鬚極目
雲霞飛鳥外神遊八表運扶輿

勳名事業已無邊悃愊無華尚歉然遮眼湖山勝
圖畫便應平地作神仙

次韻畣寒泉老人

十年不見寒泉子披衣一笑仍如如砭疽誰復識
痛蛘泉明未免爲饑驅嗟來可棄謝可食西隣陶
汰庖厨餘悠悠世眼摠皮相何妨取櫝棄其珠

再次寒泉老人韻示芝兒

少年意氣撼牆壁追風逐電我不如惜無實學饜
朽腹麻沙鈔錄供馳驅果熟大嚼有剩味敗葉硬
梗皆唾餘偶憶亾書恍隔世消閒聊把記事珠

方壻簡庭每至丙夜不能熟睡賦二絕句

以廣其意語拙詞鈍深愧樂令矣

有心那得似無心世路機關萬丈深得買癡獃眞
種子悠悠誰復是知音

君家三世摠知禪手熱爐香繡佛前鈎取牕蛇須
盡力虛堂安穩得高眠

題天女散花便面

紛綸猿鶴與蟲沙方麴遮塵靜不譁多病維摩方
丈室也無天女也無花

畫竹二首

脆弱氣更衰筆墨何草草作熟須還生味外得幽
討可與解者言難爲俗人道久雨忽晚晴放眼天
地小

太常一株竹江南一定金近時筆墨賤投贈絕好
音蕭條篔簹谷黯澹蒼筤林空山有高士異苔而
同岑雲中少鴻雁把酒成孤斟

生日寒泉老人以詩見祝次韵奉謝

頭童齒豁眞堪笑歷數殘年近古稀茅舍定無賓
客到西園剛摘枇杷時（東園載酒西園醉摘盡枇杷一樹金爲語溪張氏故事）探奇廣
座吾猶健屏跡荒山悔已遲賴有阿師全舉似人
還盡處覓便宜

州燒筍飽噉花猪肉

次寒泉老人歸來菴韻二首

四大揔來無實相曰歸何地覓生涯茅蓬遮屋門依舊畧彴沿溪路不斜幾響木魚聽膈膊一條篠杖任丫乂自煨土坐桑柴火不許閒人浪乞茶

老去何妨穩睡鄉百年閱歷幾風霜閒挑菜甲光陰速靜話松根意味長心借殘燈同一照身如敗屣揔相忘如何爽却前期約黃葉邨中葉半黃（十年前曾訂歸老黃葉邨中）

叠前韻

生寄死歸方了事甕雞窻馬各生涯生薑門外風頭惡赤莧山前雨脚斜解槖投江拜宗杲攫錢爲壽笑劉乂六時課誦參新句未飯鐘聲巳飯茶

到處隨鄉便入鄉炎天暖日冷天霜着衣喫飯無他事寫字哦詩只寸長世上機關何足料眼前葉障詎難忘朝來一筆勾除却喜動眉間便發黃

題墨竹

鄙儒但記篔簹谷畫竹胸中有成竹不識畫家落筆時雨篠風枝無定局興到揮毫若有神如鳥投林㲉脫鏃補之梅花子固蘭詎當俗派相束縛衰年腕弱十指僵隃麋脫膠毫頴禿生平未識文湖州燒筍飽噉花猪肉

次韻題射獵圖

校獵眞如赴敵場霜花日彩鐵稍黃頭鷹射得兼金賞撇眼飛騰馬脊岡

紫冑金鞍錦縛腰弓衣細碎簇葡萄腐儒偏要誇能事夜寫軍書興轉豪

再次前韻二首

長圍合却便登場幽薊健兒挽大黃十矢一時纖手發癡人笑殺卧龍岡

雉兎盈車付炙燔琵琶哨遍醉葡萄拔圍解取從軍樂不會吟詩也算豪

送馬佳山歸姚江

殘臘匆匆又送君草堂舊事與君論讀書廂巳東西隔落子牀應上下分把盞毎邀松際月思親時望嶺頭雲百官渡口歸驅急回首江城數雁羣（余讀書榕齋東廂佳山館於西廂余與佳老手譚皆低極而余累勝一先故三四借以奉調）

次照甫韻題寶芝墨菊畫扇

紅紫紛紛頓放空一枝肯入少年叢高擎附萼堪承露低亞藩籬儘禦風畫譜幾翻添粉本詩人一語重黃中不如挈伴登高去醉酒狂歌鬭戲融

次韻贈王瞻嵒

讀君詩句識君遲流水高山繫我思弗整冠裳笑嵇阮漫塗脂粉詫嬙施凉風叢桂初開徑細雨低篷巳解維當世文章誰解得波瀾曹植共襟期

再次墨菊韻

殘緡敗繪揔成空方麴團花自作叢嫩蕊輕描含玉露横枝老筆倚金風不容崔白論高亞只許徐熙品上中近日鼠姑矜墨本東籬何事亦通融戲用劉訓黒牡丹故事

舟中以鰣魚餽丙齋并賦小詩

河干小泊勝吾廬情話連宵味有餘食譜定應翻舊案鰣魚未必遜鱸魚

丙齋畣四詩再叠前韻

把鋤誓墓老田廬西笑何緣戀賸餘湯餅雞豚詩句在好尋前約爲提魚舊畣丙齋詩有前溪釣石待君温之句

池塘活活護周廬倚檻臨風樂有餘十載相逢仍故我君應知我我知魚

曾依蘭若築精廬種菜蒔花總緒餘一覺黒甜眞實相安心不復聽齋魚

胃約燈殘到草廬茭青葑緑巳春餘釣鰲歷盡風波惡從此盤飧供小魚即鯶䰿魚也相訂覔鯶䱱老故及之

附畣詩　　　陳　論丙齋

畫舫行厨小結廬金虀玉鱠午餐餘我今分得鄰舟味結綱無心更羡魚

船窗拳縮一蝸廬餉我鰣魚二尺餘儉腹十年吾負汝碧山悔不早焚魚

人生大地揔遽廬兄徒浮家兩月餘楊柳畫橋呼賣酒厨娘船尾薦銀魚

狂呼痛飲舟爲廬卜晝未巳卜夜餘無怪連宵食指動黃魚入饌又鰣魚

戲次丙齋韻二首

行役三年孰許儔花殘子結共淹畱奇方那得追彭老聊借朱顔慰白頭

船窗戢句喜君儔逐逐金閶五日畱飽飯摩圍聊自適倩誰搔癢與扶頭

附原詩

戲作東橙齋　　　陳　論

縠紋波細緑陰稠繫艇山塘信宿畱賸有閒情聞拾翠斷腸詩辦作纒頭

舟行東南風厲甚

嫌他風順千颿速怪我船橫百丈遲南北東西難預料小留底用計歸時

芝郎話渡楊子江作此

巢居穴處自年年一望金焦別有天未許長年誇兩槳南風輕送絕江船

登煙雨樓

殘春已盡東風惡猶剩餘寒戀敝裘曉日漸升烟霧散偶尋遺碣一登樓

虎邱泊舟尋洞明上人次金于靜韻

忙中且向青山住老去眞於白足親句裏幾曾翻舊案眼前誰復筭閒人黃柑霜後香逾好玉版春餘味轉新不是曹溪同滴水十年未許往來頻

徐宸望沽酒飲憩雲草堂次韻

吳舠似葉幾過存長雨闌風去打門九老會中誰是主此君軒裏自言尊敗縉何事煩藏弆一飯從今費討論不速殘更成雅集良朋勝地豈能諼

鳳亭亦携酒來

上巳初過日漸長無端一雨換暄涼扁舟我已安攲側長揖君應恕老狂瓦盞細傾知酒釅石欄閒倚得花香紛綸南北人如織逐隊衝衝爲底忙

見新柳有感

霏微細雨發新條池面風來似早潮忽逗朝光相掩映周昉描出小蠻腰

枯桐咽處㝷歌譜幾叠緗囊絕妙辭每向春風長挹渡那堪重對柳垂絲

登顧園東樓

吹盡浮雲逗日明凭欄西望揜層層樓高信美非吾地憑藉春光一再登

對鏡

染固無方鑷也休蕭騷鬒鬢不禁秋自嘲自慰拋銅鏡未許兒曹笑白頭

小住

桃花人面儘盤桓小住虛堂十日閒借得坡詩聊自解故鄉無此好湖山

宿山塘

傲兀扁舟泊道傍風絲雨點助凄凉何如矮屋團圞坐榾柮通紅煑芋香

花朝蚤起

重裘幾叠待香熏今日春寒覺十分起視南檠霜似雪定知絕少護霜雲

靜存軒偶作

霏霏微雨挽陽春滿地飛花絶點塵默坐虛齋無一事宴中還未筭閒人

題三緘齋圖

樺燭燒殘棄短檠虛堂寂歷戶牢扃三升清酒緣何事據座高談孰解聽

世態紛紜辨假眞當前欲語輙逡巡舌頭掛壁曾何益不怕狂言怕反脣

以椶櫚盤貽陳宋齋辱寄詩謝次韻奉畣

畨舶西來餉木盤一緘郵寄報平安自誇老大雙

眉廼欲話前因萬慮攢扶荔宮中挏馬酒浣花溪畔腐儒餐休嫌風味非倫類且共狂歌到夜闌

次宋齋韻

邨莊支戶霜葉落身似律詩苦纏縛判榛莽鹵遍西疇圖籍荒蕪泠東閣親知寸步斷往還文字經年慵述作野航一葉浪出游暝眩乞求治(平聲)老藥故交把袂喜欲狂眼底紛綸都鑄錯忝肶煑酒暫掀騰鬬彩戰詩餞鴻鄺不學涪翁穿木盤漫擬昌黎餽飲爵盈槀珍奇肆應繁肯以早官廢酬酢當年絮語君豈忘我未開言君大噱許尋赤脚伴衰殘無取雲鬟巧掠削雙箋好寄錦沙魚莫忘酒闌事輕諾

閒園叢桂盛開丙齋以詩招飲次韻答之

馬通薪換辟寒香合伴西疇泥草堂巧宦定應輸拙效春陽元不敵秋光圖書插架吚唔慣松菊編籬歲月長弗訝歸田年太早自嫌鬚鬢類傖荒

欲追前約已遲遲暴下中乾兩不宜曹掾正思蓴菜日晦堂剛勘木樨時江湖嘯傲堪容嬾泉石膏肓也屬私汗簡扶犂同老手新篇全擬劍南詩

附原詩

招橙齋看桂　陳論

小山藂桂巳飄香肯爲尋幽到草堂百歲得閒惟晚境一年最好是秋光知交不鄙周旋久老健猶堪笑語長郁郁菲菲紛在眼石田茅屋未全荒

歸來陶令豈嫌遲抛却頭銜早自宜北里花枝尋嬾後南唐葉子鬬殘時溪山是處爲盟主魚鳥居然亦燕私憑仗吳剛修月斧蟾光桂影共題詩

次勞介巖韻

左遷未敢浪拋官細字題箋擬彩鸞蜉蝣紛如過
隙易鮎魚眞是上竿難胸涵巨海風波少目送孤
雲天地寬去就此中關𫟪運從來浮論出旁觀

以栗餻餽丙齋辱寄二截句次韻答之

桂如房老罷殘粧續命嚴花逗晚香把盞持螯容
嘯傲定教日日作重陽

團圞兒女得羣居壘趾瓶罄敢餕餘欲借題餻誇
險韻故將餅餌博軒渠

附原詩

同瑞草婿洎諸兒池上看芙容適橙齋以

花糕見餉走筆代柬　　陳　論

芙容初試美人粧池畔風來餅餌香錦簇花
攢甜似蜜始知佳景近重陽

餦餭遥餽野人居製出金閨味有餘充腹大
能勝軟飽白衣持送不煩渠

次韻答武塘魏禹平

柳州表陰記先友碑傾麗牲傳永久嗟余交好儘
雜遝上自廊廟下郊藪盈囊赤牘壓牛腰蛛網蟲
穿盡灰朽邨莊葉落榾柮紅突兀瓦盆伴衰叟皈
心淨土聽鐘魚一笑談空與說有大半樵漁共往

還未許時賢爭匹偶水邨魏子吾舊好精勤不事
雌黃口東籬菜熟待熏蒸屋畔橙香堪削剖三秋
病胃苦膨脝止啜清茶絕飲酒爛斑鴨脚耶伸眉
堆垛蟹螯難入手君今策蹇上京衢弗忘書來問
安否

附原詩

冬日與竹垞吳門夜話約新春過橙齋奉
訪先之以詩　　魏　坤禹平

竹洲先生吾畏友女陽亭畔別來久五花懶
判不作官嘯傲寄蹤在郊藪日磨徑寸香除

麋黚窳書史垂不朽每當黃葉吹西風獨聳
雙肩着吟叟年來耆舊論江鄉落落晨星漸
希有白頭無恙述作健君與竹垞乃其偶寒
燈昨剪獅子林遥夜話君不住口爲約早春
赴語溪各抱疑義向君剖因之回思廿載前
橙齋闌入輙命酒嚮從簾底發清謳亂靚箏
絃自纖手世間花月眞無邊老去風流尚能
否

園中手植花木四種各賦截句

扁舟一棹入江鄉點綴坡公句子香秋盡尚嫌黃

葉少偏栽鴨脚護邨莊銀杏

碧甃花下話匆匆拊掌東軒一夢中記取石闌斜倚處殘繒三尺繪春風碧桃

品第花香孰與儔風寒月冷倍清幽山中舊有尚人約茶具親携一笛樓梅

秋林何事一停車雨脚蕭騷夕照斜霜葉漫誇紅似錦北人不識杜鵑花躑躅花

啖菜餡饅頭次山文韵

病餘神氣自澡雪肯學倪迂事高潔庖厨蓬勃扇芬馥齒豁流涎如箭茁薑辣橙香煩剔抉肉縷魚

羹屏一切弗忌荒殘厭麩屑卅載酸心苦焦熱厖盆湯餅笑薄劣銀盃羽化酒羞凸諸君飽啖恣饕餮勝事眞堪描畫頁泉縈玉淨山骨裂㲉脫黃中果剝揑霜風澌緊茶具設却類伊蒲供禪悅不托牢丸懶區別饅頭聊補起溲缺東皙餅賦春設饅頭秋設起溲君詩要駕肆蹄齧我類加餐廢一噎雲山韶濩發清音虛堂寂歷小絃絶

附原詩　徐　煥山文

街頭白麪白於雪以水溲麪勻且潔酒花作酵香氣馝蔬甲青青霜後茁園中菜把細挑抉厨婢持刀紛縷切餖飣鹽豉殊瑣屑麤籠大甑湯沸熱肥皮厚肉未爲劣堆盤相餉形高凸饒口豈復嫌饕餮寒具長防汙卷頁蒸餅還須十字裂粔籹空煩纖手揑此物原爲伊蒲設繡佛長齋心所悅況復菜根滋味別年來牙齒雖半缺一舉數枚猶善齧不用傍人爲祝噎但怪作詩常帶酸餡氣摩腹一笑冠纓絶

附和詩　勞　嵒倫嶧雲

將軍捫腹恥未雪朝夕飣餖慚雅潔擣橽燒

薤香馥馝黃雀披綿脂壯茁好奇食譜細剔抉束賦字畫辨反切饔羹下豉糅玉屑張軍作氣餑饎熱體製圓整豈乗劣歎温微作胸乳凸縮葱加肉笑饞饕渾朴可紀太古頁中藏生意無破裂似畏羊蹴巧裏揑秀州市肆頗盛設祗比餛飩鴨可悅方虛谷詩秀州城外鴨餛飩左氏公羊終有別撿點平生須補缺憲章品類資噉齧搜腸得句喜失噎試教傳與賣餅兒渭城曉唱更須絶

再作絶句二首

揷架編籬枳橘香蔬青芥白野蒿黃卅乍種菜綠
何事眞味今朝得飽嘗
久拋酒盞儘清幽陽羨茶香點瓩甌不用腥羶園
餡子怕他刺眼土饅頭
友人餽餹三種味絶佳作截句二首
中乾兩月怕加餐涼暖酸辛摠不安遠饋麥飴調
胃氣衰年無事蔗漿寒
落葉寒窗酒半醒堆盤餹果餞閒情追思輦轂更
殘後壓擔街心叫賣餳
次東坡韵謝友人黃柑

橘柚紛然摠可珍重尋藥譜別君臣霜濃未久牢
包裹蜜炙初調尚苦辛作賦定當煩老手郵書正
好伴閒人木奴底用千頭種照眼黃團便不貧
次韻答夏麗亭
石鼎爐中煨榾柮劉侯酬唱挹丰儀湖頭風景如
相約貴同年費巽泉適至釭面香清正此時百里種花天上客
荒園鋤菜老農師終宵共話莛廬夢一段風流更
足奇曾於開先寺心壁上人處見余詩集
邀麗亭小飲次韻
護霱雲重覆寒林坐擁青氈老態侵連讀新詩知

律細不嫌村釀見情深黃金難買斜川集白髮重
題漢上襟肯踏女陽西郭路扶藜相伴一登臨
麗亭以詩留別再疊前韻
千枝萬葉匝霜林未許紅塵俗客侵已見乘車多
面冷便知傾蓋得交深博山香爇携纖手白越春
遊展素襟以銅爐家織奉贈聊借新詩成別賦英華還向日
邊臨
次韻答毘陵楊古度
兩宋詩篇古墨香刪除幾滌俗人腸與尊公並有宋詩之選一朝
眼界開瓊海廿載心期倚太行不晤尊公已廿年矣正苦雲頭

吹黯淡聊將麈尾共披揚不辭老態催頹甚筆力
還能壓卞莊
次韻題蘆雁便面
菰蒲水漲樂灣洄霜雁橫空得得來柔櫓聲中聽
欸乃枯枝蹲處記毰毸虛堂同氣千卮共絶塞知
音一信田莫向江湖戀荊棘高飛好傍上林隈
題破鏡重圓圖
銅鏡難花剖零星碎布錢亂離重聚首義比月團
圓
已作他人婦形顏異昔時飄殘紅紫盡重折舊花

枝

感懷絕句七首

冰雪窗櫺透月光銅尊親炷小宗香三升已發詩人興夏屋嫌輕倒大房

金波玉塔與銀船千古題詩有百千秋夜憑闌閒把盞忽逢新月一潸然

炎炎三伏火龍蟠已過初秋暑未闌鎮日南風吹不止舉頭西北望盂蘭（唐人詩句有過盂蘭盆會則天氣漸凉矣）

詩品誰題黃葉句秋來風雨滿邨莊病餘不盡閒心力那得高懷並子蒼

越羅楚葛兩婆娑羽扇雙揮暑氣多日有蒼蠅夜白烏轟騰吪吶奈他何

有月無花還冷落有花無月欠精神花殘月暗虛堂裏一盞油燈伴老人

風花雪月揔飄零漫道無情勝有情作隊閨房歸淨土荒園遍築六如亭

杜鵑花

二十四番花信風紛綸題句徧寰中若從俗眼相區別安石榴花一謎紅

梔子花

挈伴空山採藥行山蔘六出倍多情翻嫌七七誇奇術遂使瓊花返太清

禿鶖

漫畫天然性不同泥沙並立倚春風經營一飽非難事愁殺溪頭老禿翁

次鍾井男竹亭韻

種竹築茅亭清風自怡悅高賢提屐來朝夕談不輟春闌桺絮飛霏微點霜雪進君酒三升爲君開一說靜趣歸醋朴萬巧不如拙世俗如汙泥根枝立高潔舉目覓同心艱于九肋鱉把卷坐南榮支戶交游絕

附和詩三首　　寶芝（瑞州）

小圃築宅偏荷鋤聊自悅繞亭千琅玕清風來不輟高寒擬孟郊腸肚恣澡雪烹茶和玉版禪味妙難說會心得句圓笑彼推敲拙階除落葉繁呼兒助糞潔亭中讀書人不已跬跛鱉行看高頡頏坐令攀躋絕（張籍詩呼兒掃竹亭）幼讀篔簹記心解神怡悅文畫今罕傳坡文手不輟直如藐姑仙肌膚乃冰雪成竹在胸中法已爲人說槎芽蘖肺腑不復揣腦拙喻

糜屑既濃鷺溪涑復潔礚礴此亭中泥飲狂
效驚薔筆追所見彭城泒未絶
象外恣寘搜恍辭驗怫悦枯坐對此君視聽
有時輟夜闌僮觸屏書幌白疑雪琅玕戛微
風幽境邈難説薄猴吐新句邪復計工拙奫
澄比清泉披讀塵襟潔（昌黎詩清泉潔塵襟）余詩如搯鼉
遠慚東海鷩戶外遥擲君行見冠纓絶

次丙齋韻

别泒分枝總一家衰年筆力肯欹斜未傾廣坐三
升酒且毁虛堂七碗茶令節光陰餞風雨名園草

木護雲霞詩壇莫詫長城在陣脚朝來布五花

附原詩

晨起移菊適燈齋使至拜芥茶園杮之惠
走筆賦謝　陳　論

艅艎頻來野客家一帆細雨任欹斜蒲筐滿
貯園中杮彩筆封題廟後茶正喜晝眠廻午
夢更宜卯飲散晨霞風光雅稱幽棲意課得
村童菊始花

寶芝讀書閒園次閔旭晨韻示之并柬旭
晨

小戶安能中聖賢追隨空羡酒中仙隱囊欹側休
思睡半臂奇温定屬綿種菜笑余仍舊業搴雲望
汝着先鞭朝昏課誦無他術本地風光有閟鶱

題顧霖蒼小影次趙仲符太史韻

去年泊舟山寺陰團圞陸博皆同心笑予小戶怕
飲酒牛毛蝸角離塵垢春殘花樹尚鮮妍高歌把
盞恣狂顛别君忽忽幾兩載開卷面目仍依然曠
懷不隨時俗換鳴石仙人來作伴若無妙筆點染
圖君形那得梳風洗雨輸閒情

答宋念劬二首次原韻

詩囊藥裹記當年曾載容菴卷册前種得好花須
待價（念劬以杭蘭見惠）釀成濁酒也稱賢肥癡我正慚徐浩
瞀最君應擬鄭虔留取清香霜雪後歲寒亭畔正
鮮鮮

三唐兩宋費營思誰辨推敲一字師滿眼交遊如
夢寐衰年筋力藉扶持巳隨鱠鯉同游泳未許鵾
鵬刷羽儀肯向个中精格律浮聲切響少人知

用寶芝韻送寶林補官滇南

分得雄雌解守溪一甌釭面餞羹齊弗嫌老子拈
花笑還記兒曹攫栗啼白屋閒身同早晚青雲轉

眼各東西滇中秀色昂霄漢遙寄家書補舊題

仍叔嶧雲和詩俱風雅可喜再次前韻

豪俊紛綸遍語溪清江詩派孰能齊家雞野鶩無區别朗月愁雲浪笑啼偶得新篇鈔研北爲携尊酒飲城西弗嫌老馬昏岐路炙燭揮毫一品題

次韻畣金颺言

兩宋三唐派絶倫工夫盡處總須眞脂膏脱换生還熟雲霧翻騰敝作新識面未傾千日酒論詩已共一園春沿溪鐵脚城西路底用奚童再問津

論詩偶成

初學誰知絶句難瀾翻刋本遍寰閒半山論與誠齋合未透唐人第一關

奪胎換骨義難羈詩到蘇黃語益奇一鳥不鳴翻舊案前人定笑後人癡（鳥鳴山更幽語意高妙一鳥不鳴山更幽便無味矣）

年來詩畫重虛名買到殘編價倍增誰識笥藏近蕭索零丁漆碗摠飄零（晏叔原之妻指書籍爲乞兒漆碗）

少陵五字不須删八表神游意自閒捫蝨挾書吾輩事青山黃鳥豈相關

攫金弗復笑劉乂友誼紛綸欠等差偶讀范公雙鳥賦不須更辨碧雲騢

一寸風波一尺天瀾翻雙槳渡晴川若於熟處尋生趣詩思何妨上水船

殘花剩葉點清江稊米紛紛溢太倉一字換來無骨力慚將詩格擬蘇黃

童年曾賦海棠詞偶遇天隨歎絶奇誰向西陵尋舊派小長蘆選得三詩

長慶集中詩話在夢餘酬唱得新詩神交往返尋常事識面無因更足奇（寶應喬　未嘗識面夢輿余酬唱賦三詩刋其集中）

子夜前溪各等差高歌翻出竹枝詞篔簹簬無關涉何事重叅玉版師

語能達意欠彎環一段高情未可攀自有櫻桃同笑語强將老嫗伴香山

屬對無須語太工逍遥朗月與清風冷齋解事勤摭拾未辨酸榴一滴紅（僧覺範著集前人詩話前後不倫至與山谷應酬皆出傅會可笑也）

與陳丙齋顧芝巖兩親家於虎阜相聚巳十六年矣今復團叙賦此

聯舟情話此山前鼎鼎雙輪十六年世事舉頭如夢了吾儕把手且欣然老梅盆底香依舊嫩柳溪邊色巳鮮相約重來同一醉莫教辜負好春天

次韻答章豈績

詩話滄浪世共稱紛綸後學各爭能欲尋杜若羞
空腹且斲葫蘆笑爛蒸格辨上乘君自足藥醫下
劣我何曾披衣記取湖山寺褒馬應知遍五陵
茶具休嫌品別新衰年得友倍情親雙旗過節香
仍好滴乳流泉色轉勻把盞伸眉翻舊案扶藜跛
足現前身玉堂巳辨風流句七碗嗤他蟣蝨臣（連日醉酒更苦足疾）

渡江作

三老招邀作隊行輕風暖日浪花平挈瓶自汲南
濡水解事難尋李季卿

道中書所見

春風人面隔天涯鬱勃鉤輈度歲華疊石成山如
度朔繞園處處種桃花

竹枝詞

桃花水長儘逍遥早過鴛湖北里橋不學前賢脩
禊事萊羹麥飯並兒曹

余有亡姬之慼章豈績太史以詩見慰次

韻二首

舞袖輕攜繫短簫烟雲漠漠夢魂遥未傾苦釀腸
先斷快讀新詩意漸消糟壓槎頭香淡遠松園鴨

腳葉蕭騷扁舟不憚邨莊遠共坐西堂聽雨飄
不倣紗籠畫裏人團圞消受四時春涼颸幾扇來
高座香蕋堆盤列下陳埽逕暖寒追勝事穿針應
夢記前因雙輪鼎鼎過駒隙老是軒頭剩此身

陸鶴亭赴孝豐廣文任次韻贈之

衰年往返轉荒踈隔歲何曾報尺書羨子功名來
滚滚慚余頹放去如如詩無快友為酬韻地有名
山好築廬聞說諸生勤課業弗忘帖括愛三餘
遠遊正苦費尋思（林兒補官滇南數月不得家信）把讀新詩計所之巴
算離家剛百里更聞食俸尚春時蓬船咿啞啼批

頰竹轎彎環話竊脂苜蓿蕪菁交種處花叢定發
上林枝（曾贈友人詩有莫笑空盤堆苜蓿也勝隙地種蕪菁之句）
韓杜南山並北征學誠齋後費屏營（謂張介山）一關未許
過前輩三絕今應讓後生路入蒼雲追昔夢溪連
叢藹數歸程風流定繼天隨子片語何煩送遠行
青山碧水舊知聞酒釅茶香觸鼻薰力屏西泠刪
俗派功摹北宋張吾軍（尊作全類具茨集）休嗤大盎堆梁肉
不礙高冠柱惠文枳棘雲霞區別在何妨鵷鷺暫
同羣

舟行戲作二首

扁舟渡閘夜旁皇刺促沿溪血肉香方信江湖多
白鳥當年文字怪豐坊
硯材向數香姜閣銅雀珍藏笑腐儒避暑應知重
冰雪好因新婦覓蜘蛛

丁亥夏日苦旱

睡餘偶記唐人句梅子黄時日日晴水涸桔槹難
着力老農袝手歎餘生

早起

蚤起屏閒事攤書坐小樓黄梅無滴水百舌任啁
啾

題友人觀舞劍器圖次青壇韻

紫羅襴剳避風襟老去干將不受銛年少羊欣正
掀舉錦茵舞袖看摻摻

荳腐詩

數年前武陵盧友寄荳腐詩八律意欲
和之稾忽失去今冬家青壇侍御賦截
句十二首霜寒支户應酬屏絶得盡次
其韻不知與盧詩况味得失相去何如
也

籬邊種荳近南陔結實秋殘滿擔來鹽滷酸漿嗆
竭力濕薪破竈弗嫌猜
傳香肯羨連沙梡煮飯惟依折脚鐺不托牢丸同
一飽堆盤莫笑大官烹
碎除腥臊定芬芳五味調和有異方再過西陂容
飽啜細抄食譜載筠廊（宋漫堂中丞得煮腐法妙絶）
穆氏諸昆別酪酥何如朴實得膏腴伸眉暫辨褒
年樂堆梡黎祁興不殊（蜀人名荳腐爲黎祁見陸放翁戴石屏詩）
荒村飲饌笑無多品味難調可奈何煮腐不同包
子爲研磨粗糲捴由他
調勻布種得萌芽秋晚凉生雨荳花却笑邨莊無

揀擇蕪菁萵苣亂如麻
飲啜誰區巧拙分日光高爽更昏昏休嫌淡薄難
收拾八角空中走瓦盆
積雪連朝興不孤老農潑散儘歡娛只求荳麥明
年熟禳祝休忘酒一盂
飢饉殘年歎有無西風葉落往來疎瓦盆滋味誰
區別飽飯摩圍即丈夫
煙霞鐵石總無分傾蓋相招作主人煑腐蒸羊傾
午酒團圞齊現宰官身（初春同青壇於吳趨晤韓敬一少叅園生皆屬知交庖廚者荳腐燒羊肉最佳）
調和氣色羨肥甘屏當腥羶戒再三莫道厨娘絛

理慣淮南妙術幾曾諳
空飯摩臍手下停眼前白雪開青精紫陽自得閑
中趣肯買虞家醒酒鯖

題寶芝書扇

南北休分弱與強有花開處便芬芳衰年自得偕
庭樂領取芝蘭一種香

扶持老態一春強十畝荒園百草芳濃雨連旬蠶
事薄沿村難覓豆蘇香豆蘇辟穢氣最妙諸香不如也
詩韻當年弱鬬強牡丹十絕欽奇芳五年前曾與無黨九里塘看牡丹各賦七古其押強字韻妙絕又次予絕句韻十首轉眼間無黨已修文天上其絕句藁遍覓不可得可歎也滿園徧插尋常

果入座休誇異種香

舟行送家口之河津寄示寶林

老態蕭騷已倦游扶藜何事一登舟五年不見癡
兒面聞說年來半白頭

為友人寫古詩十九首因題其後

紛紛海內董容臺重壓牛腰聚䕸材三寸羊毛猶
崛強輸贏春草任君猜

次陳丙齋飲晚宜軒韻

隔年別後費尋思村釀留君喜不辭滿地芹虀聊
自設連朝風雨豈相宜閉門屏絕紛綸話支病難

調倡和詩此日耆英剛會合鬢眉衰老定期頤

次丙齋飲靜觀堂韻

團坐休嗟雨與晴卅年舊事記縱橫忽聽雙鵲林
前噪話取羣鷗水上迎開韻定多標外句舉杯弗
忘歲寒盟盦嫌鹵莽為農苦方寸荒畦且力耕

附原詩

留別靜觀堂　陳論

暫破春陰一日晴百壺名酒夜縱橫簪裾並
集忘賓主衡宇相望簡送迎邑中親知並居而相距不逾咫尺息
影固宜依竹坐書齋額曰坐竹閒情正合與鷗盟漢庭

早已思黃綺未許東臯學耦耕

留別晚宜軒

一笑相看慰夢思平原十日不教辭花鬚柳
眼留春久簾閣簫燈坐晚宜喜與故人頻對
酒懶聞時事只題詩歸橈餉我多珍味攜入
山厨盡朶頤

附和詩

次丙齋過語溪留別韻　勞之辨介巖

苦雨連旬暫放晴客來屐齒響縱橫初歸倦
把蓬門掃久別忺披野服迎幾載相思煙樹

結一朝重話水雲盟從今白首同君老種秫

鋤瓜買犢耕

次丙齋留别晩宜軒韻

信宿陪君慰我思啣杯未肯遽言辭落花覆

屋春將半細雨挑燈晩最宜豈意歸田焚草

日重看出塞紀行詩（簪蕢有余戊子夏出口詩）一生飽吃黃粱

飯索絶儒冠祇控顧

次東坡撤覽詩韻

嗜藥香泉小注鹽再傾青果味清嚴衰年滋味全

區别不怕酸辛却怕甜

次寶芝種花韻

地脉周遭護水鄉延陵圃集在南陽只求厚德存

家法不愛閒花種國香瘠産尚同殘册在衰年留

與

聖恩長隱囊徙倚南榮坐領畧清芬伴曉粧

附原詩

草堂種蘭花水仙家大人話先大父手植

此二花極茂賦呈家大人　寶芝

十年䑣僻滯江鄉手荷長鑱灌夕陽空谷秋

深芳可掇寒巖春到玉生香三間老屋槐陰

舊一飯金虀日影長世德自來耕與讀肯隨

桃李倩新粧

黃葉邨莊詩後集

先六世祖孟舉先生自編黃葉邨莊詩八卷又續集一卷後集一卷則五世祖武岡公及五世叔祖瑞草公所輯板藏家塾閱二百年庚申之變付之一炬康壽兄弟避亂滬上購得印本欲謀重槧而力有未暇閱數年服官于吳稍有俸入復構祠宇乃以此本付梓人又黃葉邨莊圖冊及 國初巨公題種菜詩原本經同邑蔡硯香廣文刻石者亦以重資購得復得漁洋鈍翁諸老送行詩墨迹竝附于末先生學行箸海內無俟論述獨是數百年手澤經兵火蕩析之餘巋然尚存若有神物護持俾得再槧以餉後學則誠小子之所深幸也工既竣謹書緣起于卷尾

光緒四年正月　　六世孫康壽謹志

黃葉邨莊詩集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吳之振撰之振字孟舉石門人以貢生授中書科中書嘗選宋詩鈔行世故其詩流派亦頗近宋

八